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子部
第一五八冊



魯新登字 07 號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478-0



9 787533 304782 >

EB367/07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一五八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46.875 印張

1995 年 9 月第 1 版 199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478-0

Z·27 子部定價：78300 圓

子部第一五八冊目次

子部·雜家類

硯北雜錄十六卷劄記一卷

〔清〕黃叔琳輯
北京圖書館藏清漢陽葉氏鈔本

一

查浦輯聞二卷

〔清〕查嗣琛輯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清刻本

一九一

範家集畧六卷

〔清〕秦坊輯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清同治十年重刻本

二五七

閑家編八卷

〔清〕王士俊輯
浙江圖書館藏清雍正十二年養拙堂刻本

四〇四

訓俗遺規五卷

〔清〕陳宏謀輯 華希閔補輯
北京圖書館分館藏清乾隆五十五年含英閣刻道光增補本

六〇一

硯北雜錄十六卷劄記一卷

〔清〕黃叔琳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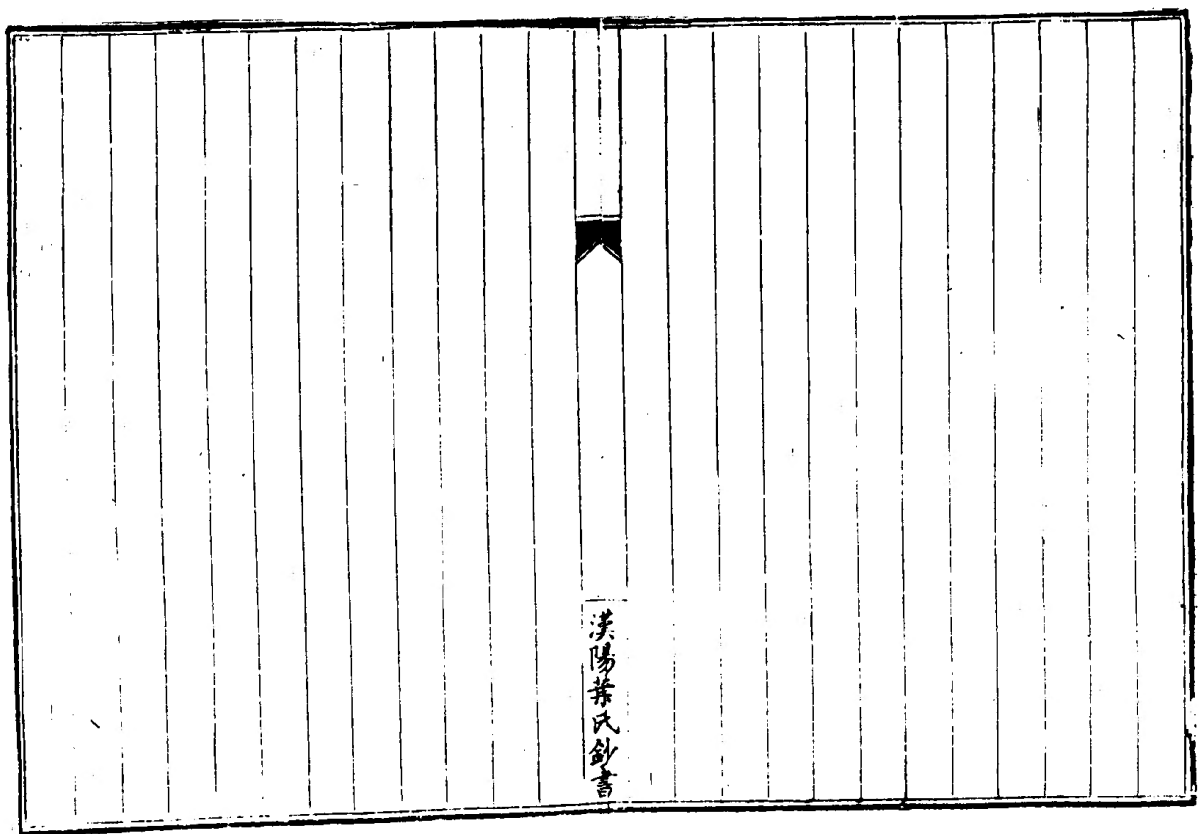
北京圖書館藏清漢陽葉氏鈔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硯北雜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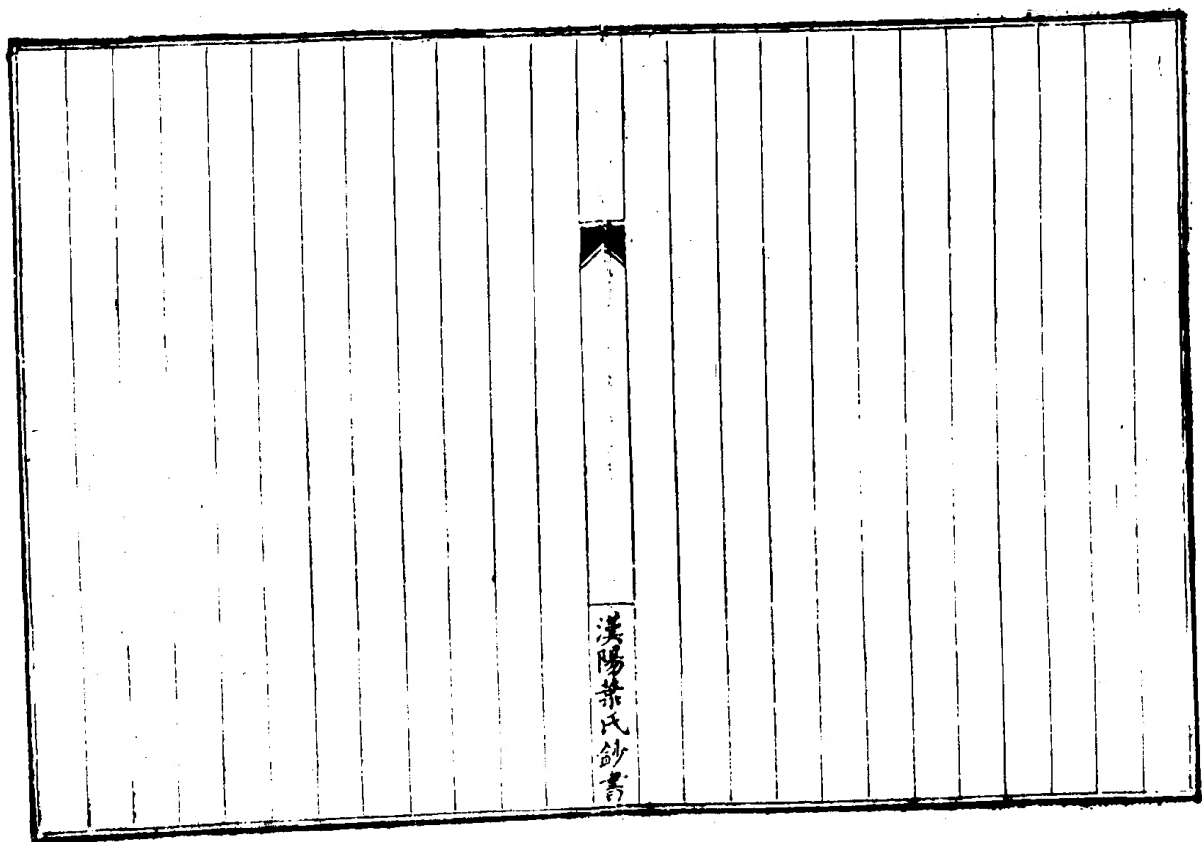
無卷數》提要

硯北雜錄十六卷劄記一卷此平黃氏圖叔琳著四庫提要載入存目此從石御史承藻藏本過錄石本即進呈四庫者面有鈐記乾隆五十六年翰林院編修勵守謙交出。硯北雜錄一部計書肆本第一葉序文有翰林院印一每卷標籤者多有此亭印者有先生晚年自記者并命鈔胥錄出其有此亭印者以未點列之

漢陽葉氏鈔書



漢陽葉氏鈔書



漢陽葉氏鈔書

晉傅休奕有言年八十而不倦於書籍者吾於胡孔明見之蜀志亦稱向巨達年踰八十手自校書刊定謬誤積聚篇卷於時最多開門接賓誘納後進但講論古義不干時事此二人者以視曹孟德袁伯業之流則又過之矣哉藉中如此者亦不恒有吾乃今得見之於龜圖先生先生今年亦當胡孔明向巨達之年矣而其學亦無不相似吾竊於先生之行事而知先生之學非近今之所能及也先生任山東提學時於潛德積學之士亟亟表章之唯恐不至若安邱劉直齊源淶之讀書日記濟南張縵若兩岐之儀禮句讀鄒平馬元斯曠之釋史皆宇宙不可少之書今皆盛行於世而其源則自先生發之又嘗主江南試到者通以憂歸先生一人入關各通場萬餘卷而偏閱之初得任翊聖啓運卷若不可於意已從其捷者請取而覆閱乃亟稱善卒拔之至今人士以為美談噴

此非識之精而心之虛者能然乎夫識不精心不虛則是非鮮當而有固執之患學雖博君子亦奚取焉先生師友皆當世名流然或各持一意格不相入而先生獨能不執一見唯善是從是先生之學之博皆先生之識之精心之虛為之而非夫人之偶有一得沾沾自喜者所得而炫其美也今諸老先後相謝而先生獨歸然使在優游歲月恒手一編是諸君子之青英不盡泯滅於斯世者皆於先生是賴然則天之獨昌其年於先生者豈無意哉適先生屬文昭編校硯北雜錄竟遂漫綴數語於其後云乾隆十六年五月後學盧文昭拜識

叢錄以博其趣也而考核之精又得見於硯北雜錄蘇文忠有云秦漢以來書益多學者益以苟簡游談無根鶴山先生亦歎二千年間憑私臆決周聞於行帝號官儀郊祀廟室衣冠樂律學校科舉刺兵授田多承秦制而踵漢誤六書之法小篆僅存士亦不服問然則求為有用之學非學之博無以盡古今之變非說之詳無以萃事理而折衷於當且二者之功大矣有致力於此出其所得以相餉遺非至幸歟古之學者其處也不以文詞聲韻溺其心必於理欲去取日用纖微窮萬物之情態酌事理之正中養心志之和平其出也不以功利權謀隨時苟且必量而後入上不負所事下不戾所使使國家有興事率作之效而民人有風俗醇茂之休皆素所蓄積也夫有書而不觀宰相所以伏臘也泛觀而不的肯苗之謀於國服為息也硯北雜錄者北之彙書說部而已乎試見

漢陽葉氏鈔書

盡無報之談不可以利用也昔張華著博物志四百卷武帝命刪補十卷今所傳十卷無高文鉅義或指為贗書北平先生於口相傳以熟者弗錄也其所考據於十卷而得一於萬卷而得一於有意無意之間而得一皆有益於大雅不致等之無稽學者當研經勘史之餘高挹羣言猶嫌漏義則此書當在拾遺補闕之班矣

硯北雜錄目

卷第一

渾天儀象

分野辨

北極

南極

帝車

日蝕

節氣

三命

十二辰

十二子

三家歷

一行

西洋歷

歷代所用歷

李文貞論歷法

梅定九論天重數

修觀象玩占等書議

中星解

卷第二

州域

形勝

險要

江西

江河

山西山東分省

揚州

函谷關

長白山

兩紀

六詔

長城

山川名號同異

輿地難考

開河

畿南入海水道

營田水利

高家堰

濟

汶

沈

漳

江漢朝宗

泉源

隋渠

井田九河壞於管仲	四海	中國夷狄	都邑	市井	既脫	卷第三	經學傳授	大經小經中經	明周應賓九經考異	連山歸藏	周易本義	尚書	歸震川洪範傳	二十八字駁	劉歆竄入之書	卷第四	詩	詩序	詩亡解	安漢詩亡解	儀禮	張爾岐吳氏考註駁	方望溪論周官非偽作	禮記 <small>唐陸德明曰記二禮記之遺缺故云禮記</small>	應嗣實駁草廬周官說	春秋	春秋戰國形勢	湛園論何休公羊宜廢	論語	孟子	五經	石經	十三經注疏類抄	卷第五	歷代史本末	史記	漢書	後漢書	卷第六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三國志	晉書	宋書	齊書	梁書	陳書	魏書	北齊書	後周書	南北史	隋書	卷第七	舊唐書	新唐書	五代史	宋史	遼金史	元史	明史	史記	資治通鑑補	史記	卷第八	王公	御史大夫	尚書	太常	太史令	僕射	博士議郎	衛尉	大鴻臚	少府	水衡都尉	九卿	執金吾	八校尉	司隸校尉	戊己校尉	射聲校尉	十三部刺史	侍中	三獨坐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李固	白居易	李李	韓柳	富鄭公	元豐諸老	元祐黨碑	洛蜀黨	許洛	楊龜山	蘇文忠	朱子	李東陽	名賢風軌	風俗	乘輜	既好	居喪	跪坐	納拜	前輩風範	父執之禮	牋啓	批反	信	勿勿	門狀	從吉	卷第十一	九族	族姓源流	魏晉重氏族	袁恭兩世家	家學	世官視事	賢子弟	不類	父子兄弟避嫌	父子別立門戶	一如父年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漢陽葉氏鈔書

父子同說	父子拔元	父稱子學生	兄弟邪正	婚姻各從其類	名字	一字三字	以姓為字	避諱	生諱	避太后諱	應避不避	臣下私諱	稱君	先生	稱謂	漢人多重姓名	韻前人名	父子祖孫聯名	李杜齊名	姓名屬對	漢四王生	兩長頭	姓名同音	兩唐伯虎	兩廉蔭	兩道遠公	奇章公	顏平原	萬石君	兩朱買臣	李龜年	李益韓翃	夫人子孫曼倩	名位相同	居士	私謚	方正學	卷第十二	游夏	班固	王筠	張華	文中子	唐文三變	昌黎詩古文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漢陽葉氏鈔書

穆伯長	陸游蘇轍	外制之難	文章遲速	忌押販	賣文	碑銘	皇祖皇考	禁立碑	銘系事實	碑誌不相似	僧臘	朱弁	樂府	詠物	題畫	歇後	句讀	蒼叢	讀書法	卷第十三	感應	識緯	神仙
蘇東坡	虞伯生論文	大手筆	戒雜	代作	潤筆	銘法	勒石題名	額碑	四皓賜碑	叙先世事實	慧遠	明詩人	集句	土風	歌曲	選詩文	章句	渠枯			占候	歷家	道家流派
漢陽葉氏鈔書																							

道有南北宗	符籙	醫學源流	脉	宋名醫	扁鵲雷公	養生秘要	卷第十四	沿誤	列女	曹子建	丁約劍術	曾子固	朱浚	李廌	吐握	下榻	廢蓼莪	反錦	穿角履	卷第十五	人蔘	桂	菊
全真教	釋	醫必三世	神醫	元名醫	六不治 四難	附潛邱劄記論一則		客星	荀氏八龍	盧循	元昊	蘇叔黨	雲谿友議	事蹟相類	龍門	鴈帛書	東山	武人能詩	笑疾		茯苓	香	松鬘
漢陽葉氏鈔書																							

蘭	蘭蕙	鐵樹	蠟	蜜	糖	茶	蠶	木棉	山滿	煙	無實葉	五經	三雅	白墮	屠蘇	精舍	酒令	饅頭	豆腐	水厨	上元燈	寒食	端陽	除夜	小年	土牛	社酒	燈囊	銀	龜貝	錢載年號	錢陌	鐵錢	明錢法	滇銅鼓鑄	鈔法	銖兩	廿卅卅	若干	斛	數名	人地	真贋	龍種	天祿辟邪	抵槍	狼筋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漢陽葉氏鈔書

視肉	鵝鳥	鵝髻	魚形	牛耳	卷第十六	六書	吾行論字有七變	論鍾鼎文之謬	字	蝌蚪文	識文之異	篆隸	分隸正書不同	草書	章草	載酒問奇	字數	署字	押字	帙	裝池	帙	弓縛	題答	裝潢	傳國璽	印	告身	紫泥	印章	辨明字法	配合章法	落墨之法	奏刀之法	脩製之法	隨處適宜	刻書	附劄記一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漢陽葉氏鈔書

硯北雜錄卷一

北平黃叔琳崑圃手輯

渾天儀象

馬融有言上天之理不可測知天之事者惟有璇衡一事則求夫得天之實者惟渾天儀近之矣蓋璇衡之制起於高辛氏正開曰得天之實者惟渾天儀近之矣蓋璇衡之制起於高辛氏正開曰玉為管而橫置其中是之謂衡璣以定天體衡以齊七曜即今之所謂渾天儀也秦火之後其法蕩然漢洛下閎洛下閎又作洛下閎長公明曉天文陰符洛下閎始經營之鮮于妄人又度星之至耿壽昌始鑄而為之象轉而望之以知日月星辰之所在唐李淳風因之而為三重儀在外曰六合其內曰三辰其內曰四游而一行復益之以黃道儀為其為論亦密矣靖康之亂儀象歸於金元人

漢陽黃氏鈔書

襲之而規環不協難復施用于是郭守敬乃創為簡儀仰儀及諸儀表其說以為昔人以管窺天宿度餘分未得其的乃用二線推測于餘分纖微皆有可攷又當時四方測景之所凡二十有七東極高麗西極滇池南踰朱崖北盡鐵勒古人所未為者其法具載元史而儀表至今用之

萬歷野獲編云今京師異陽逼城觀象臺之額有渾天儀其質皆銅有四柱以龍承之懸儀于上製作精工銅亦古潤作紺色傍另有一儀式小不及其半交道亦減又有玉衡如尺又有銅球象天圓體外列二十八宿上刻正統七年御製銘予按此非本朝人能辨意必元時舊物按宋沈括存中云司天監銅渾儀景德中韓顯符所造依劉曜時孔挺昆宗斛蘭之法天文院渾儀皇祐中舒易簡所造用唐梁令瓚僧一行法至熙寧中括監

太史局受詔改造渾儀置之天文院而移天文院舊銅儀於朝服法物庫蓋宋世渾儀有三金人入汴諸法物俱北去此固叢古得之完顏者耳至正統間而重修則有之且銘有昔作今述之句知非初矣

分野辨

古今人屢辨而終不可辨者莫甚于分野之說矣天與地精氣相感地有是形天即有是氣故在天為分星在地為分野是亦理之可信者也自周禮保章氏以星土辨九州之地後世儒者莫不宗之但星經既亡今所據者止班固所著漢志鄭康成引十二次之分以相屬而魏太史令陳卓更分繫二十八宿悉載郡國各所宜宿度可謂詳矣然即其言攷之其可疑不止一端陽在東而星紀則在北雅在西而鶉首則在南冀在北而大梁則在西齊魯俱在

漢陽黃氏鈔書

齊魯之界乃在西齊魯之界乃在北是疆次之參差可疑也衛在河內與并無涉也乃衛不屬豫而屬并魯在山東與徐無涉也乃魯不屬徐而屬并晉在太原與益無涉也乃晉不屬冀而屬益是州郡之錯互可疑也夫州郡錯互則地與地不相合疆次參差則地與天不相合夫既不相合若此尚欲泥其書以驗災祥而決休咎豈有當乎論者以為分野占驗自古不棄當時必有所據而然或云封國之年其歲星所在之辰即屬分野則同歲受封者必多唐一行則云星之與土以精氣相屬不係乎方隅其占驗以山河為界不主於州國其說似矣然不過意為揣測耳又安能取夫參差之星錯互之地條分縷析一一相配而錯銖不與也哉且不特此也夫以下大矣廣矣決不止于中國也雖郡行之論迂誕不足

天之結帶紐之內外三十度許為日月五星之行謂之中規三垣者北極為紫微垣在尾者天市在翼者太微紫微為宮寢位蓋本居所之義太微為朝廷位蓋取嚮明之文天市為明堂位蓋因出震之理此或其意之可推者也若曰某星為相某星為將某星為后太子則吾不知也二十八宿分四方者蓋以雲漢升降定之雲漢陰氣也列宿天中也雲漢之氣與列宿始交於中勢極于亥降交于寅沉化于己潛明於午陰氣循環於是為著故四維之限因以定焉陰氣之升為西為北陰氣之降為東為南天道也古今知列宿之分而不知其所以分或者乃以日躔所次而目之不知軌轍東差斗分易位即復南至長在虛危而祖冲之所謂春躔義方秋麗仁域者亦不可得而強說也宿象分列則東者發生之象南者文明之符西者兵刑之屬北

漢陽書以欽書

者冥亡之鄉抑或其理之可求者也若曰某星為箕中之糠某星為房中之鍵則吾又不知也星土之文見於周禮雜出於內外傳諸書其說茫昧不可究窮至一行而始有兩戒河山之說蓋水土之精上為雲漢雲漢之經乎天如山河之經乎地故以山河為限而後區域可分以雲漢為章而後分野可名列宿之在天中猶九州之在地中也列宿者日月五星光曜經焉九州者禮樂五常人文萃焉故列宿者九州之配也江河之首發於岷蜀秦隴之堰尾沒於渤碣楊吳之境故雲漢升氣交於井鬼為秦蜀分雲漢降氣交於斗箕為燕吳野此又或理之可通焉者然至於晉魯衡齊以負海而跨河得乎雲漢之升宋鄭楚周以四達而弘衍會乎雲漢之降語其鑿然者固不可得而盡知矣又况南疆日辟而宿度不移河道既改而星土莫遷則分野

之書吾又安敢以殫而信之哉

北極

北極五星在紫宮中其紐星天之樞也天運無窮三光遞曜而極星不動故曰居其所而衆星拱之賈逵張衡蔡邕王蕃陸績皆以北極紐星為樞是不動處也祖暅以儀準候不動處在紐星之末猶一度有餘蓋辰天壤也凡天無星處皆曰辰北極紐星末一度有餘適無別星可驗故遂以紐星為衆動之樞耳

南極

方輿勝覽交廣間南極浸高北極浸低圓規度外星辰至衆大如五曜者數十皆不在星經

帝車

斗為帝車運乎中央說者謂斗君象故謂之帝運動不居故謂之

漢陽華氏鈔書

帝運動不居故謂之車又古者造車之初有取於斗柄下攜龍角之象則所謂帝車者豈非因其象而名之與唐有北斗賦王伯均復為帝車賦實一題也

後漢書輿服志曰聖人觀於天視斗周旋魁方杓曲以攜龍角

為帝車

日蝕

漢尚書令黃香曰日蝕皆從西月蝕皆從東無上下中央者右見南齊志此可考日月交道之數按圖書編曰月出入黃道內外而有九行九行止是一道其道與黃道相交如赤道然黃赤二道相距遠處二十三度九十分而月道距黃道六度二分而已其相交也交之始強名曰羅侯交之終強名曰計都自交始至交終月在黃道外名陽歷乃背羅向計之處也自交終至交始月在黃道內

名陰歷乃背計向羅之處也月猶水道日猶陸道而羅計猶橋其歲歲改易者由日行歲差之故也

節氣

夏小正曰正月啓蟄故漢氏之始以驚蟄為正月中雨水為二月節氣與今互異其改易當在後漢時易緯孝經緯所次已與今同又案蔡邕月令問答云問既不用三統以驚蟄為孟春之中雨水為二月節皆三統法也獨用之何曰孟春月令云蟄蟲始振在正月也中春始雨水則雨水二月也以其合故用之據此則後漢已有不行三統法者矣特司馬彪續志尚沿前志不與今同而後人輒以耳目所習妄為更改故不可引以為據云

三命

三命通會曰黃帝命大撓探五行之情考天書三式以十干十二

漢陽華氏鈔書

支衍而成六十取納音聲而定之為納音即甲子乙丑海中金之類是也風后釋之以致其用而三命行矣按禮樂法七祀曰司命鄭康成注曰司命主督察三命孔仲達曰援神契云命有三科有受命以保慶謂年壽也有違命以譴暴謂行善遇凶也有隨命以督行謂隨其善惡而報之三命之說自古有之而作書與序書皆未之及

十二辰

榕村師云十二辰有天地人三統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地統至日中自冬至至夏至陽生至于陽極是也午未申酉戌亥地統也自日中至夜半自夏至至冬至陰生至于陰極是也卯辰巳午未申人統也自日出至于日入自春分至于秋分品物生成人物作息是也蓋天之終乃人之始地之始乃人之終故人也者各用

天地之半而參乎天地者也

元史歷志曰日出為晝日入為夜晝夜一周共為百刻以十二辰分之每辰得八刻三分刻之一無間南北所在皆同

十二子

史記律書以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為十二子古人以干為甲支為子文選陳琳檄吳將校部曲文年月朔日子注云子發檄時顧亭林謂漢人未有稱夜半為子時者注俱周禮職內注云若言某月某日某甲詔書或言甲或言子一也余按唐開元禮載皇太子釋奠于孔子祝文云維某年歲次月朔日子豈可亦以為子時乎今常言稱日子南方人亦或有稱日甲者此亦古之遺意也

三家歷

古今善治歷者三家一曰漢太初歷以鍾律起二曰唐大衍歷以著策起三曰元授時歷以晷影測就日影測之毫勿微眇不可得而遁者元史所謂自古及今推驗之精蓋未有出于此

一行

僧一行姓張氏鄒國公謹之孫為僧隱嵩山詔造新歷一行于是推大衍數立術以應之撰開元大衍歷道士邢和璞嘗謂尹愔曰一行其聖人乎漢時洛下閎造歷云後八百歲當差一日必有聖人正之今年期畢矣而一行造大衍正其差謬則洛下閎之言信矣

西洋歷

明李之藻請譯西洋歷法疏伏見大西洋國歸化陪臣龐迪我龍化民熊三拔陽瑪諾等諸人慕義遠來讀書談道俱以穎異之資

洞知歷算之學獨有彼國書籍極多久漸聲教曉習華音在京仕紳與講論其言天文歷數有我國昔賢談所未及者凡十四事

一曰天包地外地在天下其體皆圓大戴禮曾子曰參嘗聞之夫

其道曰方道曰方圓曰非形也皆以三百六十度算之地徑各

有測法從地窺天其自地心測算與自地面測算者皆有不同二

曰地面南北其北極出地高底度分不等元天文志北海北極出

十五度其赤道所離天頂亦因而異以辨地方風氣寒暑之節三

曰各處地方所見黃道各有高低斜直之異故其晝夜長短亦各

不同所得日影有表北影有表南影亦有周圍圓影四曰七政行

度不同各自為一重天天開圖則九重層層包裹推算周徑各有其

法五曰列宿在天另有行度以二萬七千餘歲一周游于六曰上

百三十五年差一周天此古今中星所以不同之故不當指列宿

之天為晝夜一周之天六曰月五星之天各有小輪原俱平行特

為小輪旋轉于大輪之上下故人從地面測之覺有順逆遲疾之

異七曰歲差分秒多寡古今不同蓋列宿天外別有兩重之天動

運不同其一東西差出入二度二十四分其一南北差出入一十

四分各有定算其差極微從古不覺八曰七政諸天之中心各與

地心不同處所春分至秋分多九日秋分至春分少九日此由太

陽天心與地心不同處所人從地面望之覺有盈縮之差其本行

初無盈縮九曰太陰小輪不但算得遲疾又且測得高下遠近大

小之異交食多寡非此不確十曰日月交食隨其出地高低之度

看法不同而人從所居地面南北望之又皆不同兼此二者食分

乃審十一曰日月交食人從地面望之東方先見西方後見凡地

面差三十度則時差八刻二十分而以南北相距二百五十里作

一度東西則視所離赤道以為減差十二日食與合朔不同日食在午前則先食後合在午後則先合後食凡出地入地之時近于地平其差多至八刻漸近于午則其差時漸少十三日月月食所在之宮每次不同皆有捷法定理可以用器轉測十四日節氣當求太陽真度如春秋分日乃太陽正當黃赤二道相交之處不當計日分凡此十四事者臣觀前此天文歷志諸書皆未論及或有依稀揣度頗與相近然亦初無一定之見惟是諸臣能修論之徒論其度數而已又能論其所以然之理蓋緣彼國不以天文歷學為禁五十年來通國之俊曹聚而講究之窺測既核研究亦審與吾中國數百年來始得一人無師無友自誤自是此豈可疎審較者哉

榕村師亦嘗言西歷有理奇而法者數事一曰天圓而地亦圓

漢陽葉氏鈔書

四方上下皆人物所居各以戴天為上履地為下也其說與周髀召合且渾天之術本謂如卵裏黃鳥有卵圓而黃不圓者乎一曰天有九重最近者月天也稍遠則日天與金水天又遠則火星天又遠則木星天又遠則土星天最遠則恒星天其外則宗動天也楚辭天問曰天有九重孰營度之然則九重之說舊矣一曰惟宗動天行有常度不獨日月五星各行恒星天亦右行也其說則歷代歲差之說是也一曰日月五星各有天而行皆有輪雖望之麗天而實循輪而行其理如珠逐盤旋隨水去雖急轉長逝而復自作迴環之勢蓋日月五星所以有贏縮遲疾者此也一曰月與五星有本輪又有次輪蓋本輪以從天而次輪以法日在小輪之極遠者月疾而星伏在小輪之兩際者月紆而星留在小輪之最近者月遲而星逆蓋日尊天月與五

星尊天而又尊日也一曰金水與日同天而其兩輪包日蓋二星之行異于三星去日極遠不過數十度耳不能與日相望也古人莫察其故今言其輪包日則理通而法得矣一曰月有倍離蓋五星一合日而遲疾一周月則一合日而遲疾兩周又五星之小輪跨本輪之內外月之小輪切本輪之邊其法皆以實測而得之凡此數事初若創見然或符于古經或執于自然之理數其說不可易已至於有赤極又有黃極有最高又有最高之行理尤微妙事愈難明愚嘗妄意不獨黃有極爾自恒星以至月天皆有極也蓋樞紐長繫者惟宗動為然觀極星之離樞漸遠則恒星又有極可知矣日月五星則其明著者也最高者古謂常在夏至而已然自元至元辛巳作歷之前實未至夏至也今則又過夏至而東矣郭太史立為歲分消長之法而亦未言其故愚又妄意夏至最高則冬至最早最高極遠則最早極速今言歲分者斷自冬至終始其日之日軌速而周星易則見為歲分減耳非真有消長也辛巳之前最高向于夏至而未至故郭太史以為日消自時厥後至于今乃漸長蓋最高又過夏至七度矣然則太史之術其疎乎不知消長之根在最高之行故也

漢陽葉氏鈔書

歷代所用歷

歷象之法稽之上古黃帝起元用辛卯歷顓帝用乙卯歷虞用戊午夏用丙寅成湯用甲寅周用丁巳魯用庚子前漢志所推測尚有殷歷魯歷然其詳不可得聞周以後秦用乙卯歷漢用太初四分三統歷魏用黃初景初歷晉用元正始合元萬分歷宋用大明元嘉歷齊用天寶同章正象歷後魏用興和正元正象歷梁用

大同乾象永昌歷後周用天和丙寅明元歷隋用甲子開皇皇
極大業歷唐用戊寅麟德神龍大衍歷元和觀象歷長慶宣明歷
寶應歷正元歷景福崇元歷晉天福用調元歷周顯德用欽天
歷宋太祖用應天歷太宗用乾元真宗用宜天仁宗用崇天英宗
用明天歷已僂用崇天熙寧用奉元歷元祐用觀天歷崇寧用占
天歷金天會五年用大明歷大定二十年重修大明歷後宋紹興
五年用統元歷乾道三年用乾道歷淳熙三年用淳熙歷紹興用
會元歷慶元用統天歷開禧三年用開禧歷淳祐十年用淳祐歷
寶祐用會天歷咸淳用成天歷元用授時歷明之大統歷仍元之
授時也崇禎中議用西洋新法而回回歷始終隸于欽天監與大
統參用此歷代之歷之大凡也

李文貞論歷法

漢陽黃氏鈔書

歷象之法成周以前尚矣而其法之詳不傳自漢以下作歷者七
十餘家要其立法之大端則定氣也定朔也步五星也推歷元也
蓋氣定則太陽之躔冬夏之晷不差矣朔定則閏餘之分交蝕之
度不失矣五星之步明而遲留伏逆陵犯之期可覆而知歷元正
而七政交會之本可坐而致此其立法之大端也然去聖既遠道
業殘闕故其術以推測而彌精攷究而彌密蓋至於今而歷學無
餘蘊矣定氣之法古謂天周歲終而已不知所謂歲差也至何承
天始知之而立為歲差之率然其年數則或以七十五年或以五
十年或以百年迄無定論惟郭守敬謂六十七年者近之今新歷
則不謂之歲差而謂之恒星行度蓋自有宗動之天萬古不變而
恒星亦行乎其中故不能以無差也郭守敬有歲分消長之法然
非歲分之真有消長也日行有高卑有遲速冬至之日適值速度

則是日之晷刻減而見為歲分消耳新歷推得最高之度不在一
處自至元年已以後歲漸過夏至而東故其歲又已自消而長
此則郭太史之所未知者已定朔之法古者案日月常行定為經
朔而已然月有本天高卑遲疾之行焉又有去日遠近遲疾之行
焉其變尤多故新歷之立法尤密步五星之法古者以遲留伏逆
別為段限王朴謂其遲速也須以漸故破段限而立衰次之法當
已然五星有本天高卑又有去日遠近蓋與月行無異故新歷謂
七政終古平行本無遲速也但日則但有本天高卑月五星則有
本天高卑又有去日遠近月則高卑遠近之分微五星則高卑遠
近之分大故日有贏縮而其遲疾不如月之甚月有遲疾而無所
謂遲與留者此則其所以同異之由參差之變又古但有五星經
度新歷則并緯度有之凡皆古人之所未講也定歷元之法自漢

漢陽黃氏鈔書

前後志始而歷代沿焉然歷代之歷皆數十年而遂差而能使萬
年之前千載之後入其軌轍乎故郭守敬破而不用而新歷亦然
此豈非直捷簡易不事支離之法哉至于里差之說具于周髀而
其學不傳已數千年郭太史分方測候二十七處其于里差詳焉
然終局于地平之說故其法不能通于四遠新歷以地為圓體南
北東西隨處轉移故南北則望極有高下東西則見日有早暮望
極有高下而節氣之寒暑因之矣見日有早暮而節氣之先後因
之矣推之四海之外四方上下可以按度而得其算揆象而周其
變其說與周髀合不獨自漢以下為渾天之術者之所未到而實
則聖人之意乃千載而一明也然而法既妙矣而神明之者存乎
其人故隨時修改損益求中者人事固爾天道亦然今有三角八
線諸法固已極測算之精微又得其人而觀候修正之欽天授時

之功有不超越前代者哉

梅定九論天重數

西說有以天為九重者則以七曜各居其天并恒星宗動而九也有以天為十二重者則以宗動之外復有南北歲差東西歲差并永靜之天十二也有以天為層層相裹如葱頭之皮密密相切畧無虛隙者利氏瑪實之初說也又有以天雖各重而其行度能相割能相入以是為天能之無盡者則以火星有時在日天之下金星有時在日天之上而為此言歷書之說也又有以金水二星遠日旋轉為太陽之輪故二星獨不經天是金水太陽合為一重而九重之數又減二重共為七重也然又謂五星皆以太陽為本天之心蓋如是則可以免火星之下割日天是又將以五星與太陽并為一天而只成四重也一月二天三太陽五星共為其說之不同

漢陽葉氏鈔書

如此而莫不持之有故其可以為定議乎天一而已以言其渾淪之體則雖不動之地可指為大圓之心而地以上即天地之中亦天不容有二若由其蒼蒼之無所至極以微其體勢之高厚則雖恒星同在一天而或亦有高下之殊儒者之言天也當取其明確可徵之辭而畧其荒渺無稽之事是故有可見之象則可以知其附麗之天有可求之差則可以知其有高下之等如恒星之有一種之行度知其有一樞紐如宗動天無象可見而有行度此皆實測之而有據者也而有常動者以為之運行知其必有常靜者以為之根柢與地相應故此則以理斷之而不疑者也若夫七政恒星相距之闊天字遠濶或空澄而精湛或細縷而彌綸無星可測無數可稽固思議之所窮亦敬授之所緩矣

修觀象玩占等書議

乾隆九年監臣請修觀象玩占及靈臺儀象志二書下和碩莊親王等議其議奏畧云觀象玩占一書大抵雜採經史百家所言災異分類編輯誠為混淆今監臣等呈請改修一稱舊書所載陵犯多離黃赤二道極遠之度所當釐定查月五星行度距黃道南北不過十度斷無行至北斗及在黃道二三十度之外者但魯魚亥豕自古而然月無入北斗之理而字未必不本為南斗至於數目字樣尤所易訛應令考校務得其實又稱占書載日食於晦及當食不食此推算之訛當修改查西洋法日食皆可預定以及月五星陵犯莫不皆然非朔必無日食非望必無月食所以有之者以算法之疎所謂晦者非晦所為非望者已望耳其為占法自應刪除至於推算之法自有日躔月離等論已經修纂刻在欽定歷象考成後編無庸復纂其占書內日食之占有太不近情

漢陽葉氏鈔書

者亦應刪汰又稱石申甘德荊州京房之占或數人而立一說或一事而互有異同所當增修查甘石為七國時人荊州占者蓋楚言也京房在東漢時其書不傳于世久矣往往散見于史策之間甘石之說其可信者具在史記漢書荊州占京房雜占並見于荀悅孔穎達輩所引用以注他書世並未見其占書也今欲攷其同異意為析衷如果得實甚善如學不足而強為之徒為後人所嗤不若逐條查考根由取唐宋以前人書所曾述及者存之否則刪之不以臆斷其是非况同異有不妨兩存者於南為水於北為旱古人或有深意未易一語輕定也又稱我朝幅員廣大應分星度以符天象查九州分野上應二十八宿其度分甚廣難改舊說而強為增設所請無庸議又稱星家有常占有變占常則為歲占變則為兵占後世混而一之於太平之時遇天垂變象不知為歲

之水旱凶歉妄逞胸臆指為兵端故從前禁習天文試恐昧天象而惑人心也所當分為二占復參考歷代史冊徵應以及風角鳥占雲氣彙為成書以備稽考古先聖王敬授人時其於日星之異聞係農功者祇視所掌必有成書遵秦之燭不可復見而月離于畢之類猶時見於詩書而後世玉燭寶典四民月令等書傳其梗槩應如所請輯為占書以便民務但安不忘危治不忘亂兵占亦應纂輯特是日星雲氣之屬其本在地而上發于天必水旱之變關於民命者大然後星象有所垂示為兵為灾出於事之維持運旋使當垂象之時即可定其常變則事出一定無可轉移天人之理不符矣至於風角鳥占雲氣之屬此與奇門六甲之理不甚相殊特者察其妙機見於眾所不見惟可用之於兵而于農無用即如營頭星此即大黑雲挾雷火壓敵營耳非真星也在敵兵為

漢陽葉氏鈔書

大不祥在我兵為大利若在平日不過暴雨或風雹而已有何可占應今纂修官務求根柢無為膠柱至怪譎奇異曠世一見之事縱不敢謂之必無要之無益于用應盡刪去又儀象志成於本朝西洋人南懷仁大抵解釋儀器用法及測量考驗度數之書今監臣等稱每歲星展循黃道行畧差五十一秒今與康熙癸丑年所定已差一度查志成已七十年理宜改定又稱黃赤二道相距度分與表不符查歷年測驗黃赤二道南北相距漸近此即如東西歲差之理其修改之處如一改為二八改為九之類至於宏綱巨目無可改移又稱三垣二十八宿以及諸星今昔多寡不同應以本年甲子為元釐輯增訂查三垣二十八舍中所有星宿無名者甚多古人不傳其名一則隱見有時有普隱而今見者一則名由用著無其用則亦不著其名歷代俱依晉書天文志及步天歌

為法自西法入中國測得天星不止此遂有增星載於靈臺儀象志但於考測非所必須者也似可無庸續纂奉

旨依議

中星詳

日中謂春分也陽氣自此而中也宵中謂秋分也陰氣自此而中也日永謂夏至也自冬至之後日自北而南陽漸以生則日影漸以長至此而始極也日短謂冬至也自夏至之後日自南而北陰漸以生則日景漸以短又自此而始極也春夏冬不言宵秋不言日互文也星為其形也星火其次也星虛星昂其宿也於春言其形則夏為蒼龍秋為玄武冬為白虎可知至夏而見於東方之宿為白虎者西方之宿至秋而見于南也冬於夏言其次則春為鶉火秋為元枵冬為大梁可知於秋冬言其宿則春為柳星夏為心房

漢陽葉氏鈔書

可知亦互文也經之言約而該簡而盡者也按史記天官書有四宮星蓋南宮朱鳥為鶉火之次井鬼柳星張翼轸七宿其形如鳥故曰朱鳥春分則見於南方東宮蒼龍為大火之次角亢氐房心尾箕七宿其形如龍故曰蒼龍夏至則見於南方北宮玄武為元枵之次斗牛女虛危室壁七宿有龜蛇體故曰玄武秋分則見于南方西宮武池為大梁之次奎婁胃昂畢參七宿有白虎體故曰白虎冬至則見於南方也何以獨指南宮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嚮明而治故取南方以為準也何以獨指四仲言聖人不能朝夕察候乎星度故取四時之中以驗之也然則堯典中星與呂不韋月令異者何也或曰月令舉其初朔而尚書提舉一月故也或曰非也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歲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天度四分之一而歲歲日四分之一而縮天漸差而西歲漸差

而東也自秦莊襄王元年上距堯之甲子共二千二十八凡差二十六度蓋七十八年而差一度也

漢陽葉氏鈔書

硯北雜錄卷二

北平黃叔琳崑園手輯

州域

孔安國曰禹治水之後舜分冀州為幽州并州分青州為營州始置十二州馬融曰禹平水土置九州舜以冀州之北廣大分置并州燕齊遼遠分燕置幽州分齊置營州金履祥曰分冀州自衡水以北為并州盤無間之地為幽州碣石以東接青州之北為營州是為十有二州焉

周公職錄曰黃帝受命風后授圖割地布九州祭法曰共工氏霸九州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此九州所由始

爾雅九州上與禹貢不同下與周禮又異禹別九州有青徐梁而無幽并營是夏制也周禮周公所作有青并幽而無徐梁營是周

漢陽葉氏鈔書

制也爾雅有徐幽營而獨無梁并疑是殷制

孫炎曰爾雅蓋殷制賈公彥曰爾雅所云蓋夏法詩譜所云蓋

殷法則亦無定論也

胡朏明云以後世郡縣分配禹貢九州自通與始杜氏博洽絕倫然間有分配未當者如冀之信都當屬兗荆黔中以下七郡及雍伊吾以下四郡皆不在禹九州之限是也漁仲謂禹貢以山川定其疆域與後世史志專主郡縣者不同故為萬世不易之書此至言也然後世河日徙而南則兗之西北界不可得詳河南之濟亡則兗之東南界亦苦難辨華陽專主商洛則梁之西北界茫無畔岸黑水與雅通波則梁之西南界何所止極是向之不可移者今或移之矣非研精覃思博稽圖籍其何以正之

春秋時縣大而郡小秦并天下郡大而縣小漢有郡國皆統於州

然州乃分部之名或十二或九及南北分裂彼此相冒各立僑寓
名色至百餘州而郡即帶焉隋并天下廢郡存州州即郡也煬帝
改州為郡而州之名廢唐又罷郡置州而郡之名廢其實一也宋
元以來設府於州州即府也明府州並存但州有直隸者有屬府
者以此稍異

形勝

錢牧齋曰昔謝莊分左氏經傳隋國立篇製水方丈圖山川土地
各有分理離之則州別縣殊合之則寓內為一吾每嘆之以為絕學
幽燕自昔稱雄左環滄海右擁太行南襟河濟北枕居庸蘇秦所
謂天府百二之國杜牧所謂王不得不可為王之地楊文敏謂西
接太行東臨碣石鉅野亘其南居庸控其北勢拔地以峙嶺氣摩
空而崩芳又云燕薊內跨中原外控朔漠真天下都會桂文襄云

漢陽葉氏鈔書

形勝甲天下展山帶海有金湯之固蓋真定以北至於永平間口
不下百十而居庸紫荆山海喜峰古北黃花鎮險阨尤著會通漕
運便利天津又通海運誠萬世帝王之都

天之象以北為極則地之勢亦當以北為極易曰艮者東北之卦
也萬物之所以成終而成始也艮為山水為地之津液而委於海
天下萬山皆成於北天下萬水皆宗於東於此乎建都是為萬物
所以成終成始之地宋中興興天志曰北極不終於北而終於艮今
日京師居乎艮位成始成終之地介乎震坎之間出乎震而勞乎
坎以受萬物之所歸體乎北極之尊嚮乎離明之光使夫萬方之
廣億兆之多莫不面焉以相見則凡舟車所至人力所通者無不
在于照臨之中自古建都之地得天時下得地勢中得人心未
有過此者也

險要

紀陟有言疆界雖遠險要必爭之地不過數四猶人六尺之軀要
害亦數處耳大江之南上流之要害江陵武昌襄陽九江是也江
水源於岷山下夔峽而抵荆楚則江陵為之都會諸家道漢東流
為漢漢流之上則襄陽為之都會諸葛亮謂荆州北據漢沔利盡
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國也沅湘諸水合洞庭而輸
之江則武昌為之都會豫章江西與鄱陽之浸匯於淞口則九江
為之都會晉人言天下之勢秦蜀為首東南為尾中原為脊周喻
語孫權曰據襄陽以威振北方可圖也庾翼謂襄陽西接梁益與
關隴咫尺北去河雒不盈千里進可以掃蕩秦越退可以保據上
流岳飛謂襄陽等六郡為恢復中原基本此用荆襄以制中原之
策也孫氏起有公安江陵都武昌鄂州江南已定遂定都建業江

漢陽葉氏鈔書

左以來但有揚荆湘江梁益交廣荆揚二州為天下根本陸抗有
言無江陵是無荆州也無荆州是無吳也江陵有急當傾國爭之
是故江淮所恃以為藩籬者江陵也江陵所恃以為唇齒者襄陽
也此用荆襄以固東南之策也

江西

潛邱劉記江西之名有三顧寧人僅知其二謂六朝以前之稱江
西者並在秦郡今大歷陽今和廬江今懷遠之境蓋大江自歷陽斜
北下京口故有東西之名唐乾元後則以江南西道省其文曰江
西乃今豫章等處是不知三國志吳王傳曹公恐江濱郡縣為權
所累微令內移民轉相驚廣陵等戶十餘萬皆東渡江江西遂虛
南史文學祖皓傳大同中為江都令後拜廣陵太守侯景陷臺城
皓在城中將見害乃逃歸江西百姓感其遺惠每相敬慕是今揚

祖皓逃歸江西當是渡江而非必其地名江西也觀吳志皆東渡江西遂虛則江西亦謂江之西也

江河者二水之名與淮漢一側今北人凡水多稱河南人凡水多稱江此起於後世秦漢之間尚未多見故地理志水經等書但謂之某水不謂之某江某河兩山墨談云長淮為南北大限自淮以北為北條凡水皆宗大河未有以江名者自淮以南為南條凡水皆宗大江未有以河名者此亦但據近代而言耳

唐書天文志河源自北紀之首至太行分而東流與涇渭濟瀆

相為表裏謂之北河江源自南紀之首至荆山分而東流與漢水淮漬相為表裏謂之南河程泰之尚書日記江為南河河為

漢陽葉氏鈔書

北河亦皆近代之言不足為據唯天文有南河三星北河三星是據河而分南北耳不可謂南北之水皆河也

山西名司自太行山而山東人無解者按山東之名起於金本宋之京東東路京東西路金以都既不在汴易京為山而不知山字無着也湖廣之名起於元本宋荆湖北路荆湖南路上當沿其故稱不必如孫休分交州置廣州名以廣蓋廣字涉虛也

東漢歐陽歆揚州牧張禹揚州刺史東漢揚州非今揚州也今之揚州在東漢為廣陵郡屬徐州西晉猶然此後僞置更易不一隋開皇九年方於此置揚州總管府故煬帝泛龍舟曲云借問揚州在何處淮南江北海西頭其分畫疆域之精無踰此詩

武帝時徙函谷關於新安以故關為弘農縣弘農去新安三百里可見漢時函谷已非秦之舊矣今陝之東門以潼關為險當河華之間一夫守之萬夫不得過又非漢之函關矣不知秦漢之關其險阨何以過此

漢武帝元鼎三年冬徙函谷關於新安以故關為弘農縣三體

詩注曰自陝州至靈寶縣南十里秦函谷也自靈寶二百餘里

至河南府新安縣東一里漢函谷也武帝時改楊僕移此關作

璵函谷關賦實隄防之樞轄茲造化之絃騰建領百二之區扼

長白山在烏刺南六百里峰巒綿亘山巔有潭南北五里東西八

漢陽葉氏鈔本

里淵深莫測南流為鴨綠江北流為混同江唐書列傳有黑營水出靺鞨之北色若鴨頭水經云大遼水出塞外衛白平山東南入

塞即此山也。白平山志注山海經作衛平今案山海經廣雅滌水出

泉東郭注
 作云
 出塞外
 水經
 山陰
 作
 銜
 未
 知
 其
 元
 人
 華
 隆
 禮
 志

志亦云長白山在冷山東南千餘里

于此舊為粟末河遼太祖破晉改為混同江

祖宗發祥之地遣侍衛往探其勝春發秋還其言嚴整清疎松

翁爵國靈仙之窟宅山嶽之神秀也今國家有大典禮必遣使

祭告每於此望祀焉

自三危積石負東北地絡之陰東及秦華北抵常山東循塞至朝

鮮是謂北紀自岷山嶠冢自西南地終之陽東及秦華南踰江漢東循嶺而至關是謂南紀

六詔

今雲南稱六詔不明所出按成都紀南蠻六郡本無統屬天子每下詔各分一封謂之六詔唐開元末節度使王昱受將乞合為一乃封大酋蒙歸義為雲南王始獨稱南詔既感遂為邊患

按南詔蒙氏本哀牢烏蠻別種其先有龍舍者自哀牢將其子細奴邏來姚州西北自立為奇王號蒙舍詔其時渠帥有六通謂之詔蓋夷語王為詔也成都記之說未足為據

長城

秦始皇築長城起自臨洮終于遼海延袤萬里其實非始自始皇也秦昭襄王滅義渠始龍西北地上郡築長城以修胡越武靈王

漢陽華氏鈔書

破林胡樓煩築長城自代並陰山下至高闕為塞燕昭王破東胡却地千里亦築長城自造陽至襄平是燕趙皆築長城以修庸秦并天下因其故址築之耳初齊畏楚強秦長城以修楚起自齊西防門東逾泰山穆陵關至大珠山海濱而絕則齊亦有長城

皇輿全覽圖

康熙五十年二月二十日學士蔣廷錫奉

上諭皇輿全覽圖費二十餘年心力始得告成山脉水道俱與禹貢相合爾將此全圖并分省之圖與九卿們細看倘有不合之處九卿有知者即便指說者過面奏欽此臣於二十一日遵

旨將全圖及分省之圖并山脉記一篇尚書今釋一冊傳示九卿逐一詳看會云從來輿圖地記往往前後相沿傳聞傳會雖有成書終難考信或山川經絡不分或州縣方隅易位自古至今迄無

定論我

皇上以生知之聖殫格致之功分命使臣測量極度極高一度為地距二百里晝夜之長短節氣之後先日食之分秒時刻郡邑之遠近方隅皆於是乎定天道地道兼而有之從來輿圖所未有也南北兩大幹一幹自崑崙東北歷西番境至興安嶺達于盛京南折入朝鮮境入海一幹自崑崙東南歷雲貴廣西湖廣江西境或東或北折至閩浙入海凡兩幹以南以北之水大則名川靈瀆小則泉澗谿潭莫不順山脉以分流隨地形而轉下紫迴盤帶刻鏤繡錯而尋源溯委條貫井然從來輿圖所未有也閩門塞口海汎河防村堡成臺驛亭津鎮其間扼衝險環衛交通荒遠不遺纖悉必載星羅密布比鱗次從來輿圖所未有也東南東北皆際海為界西南西北直達者回諸部以至瑤池阿耨絕域之國

漢陽華氏鈔書

黃流黑水發源之地皆琛寶所寶寶版輿所隸屬舉其土壤驚為初見之名湖厥道途即可按程而至以六合為疆索以八方為門戶幅員該廣靡遠弗屆從來輿圖所未有也

皇上精求博考積三十年之心力核億萬里之山河枚宸宇于尺寸之中畫形勝于几席之上臣等荷蒙

皇上教思不倦得以瞻仰披尋昔曾經過之區宛然什陌身所未歷之境不啻鄉閭而于禹貢所書古今圖誌所傳平日有迷莫指有惑莫祛者一旦豁然貫通渙然水釋此真開闢方員之至寶混一區夏之鉅觀昭揭日月而萬世不刊者也懇求

頒賜俾得細觀

山川名號同異

聖祖名聞部諸臣云朕于地理從幼留心山川名號考之典籍兼

采方言務得其正嘗遣使至崑崙西番等處大江黃河黑水金沙
瀾滄發源之地皆由目擊載入輿圖今大兵所至諸番歸化遠近
三藏阿里之地其間名號同異不于此時逐一改正何以傳信後
來中國之水皆發于東南大幹內外或源或委其畧可得而言也
黃河之源出西寧外姑爾坤山之東沮洳渙散望之燦如列星蒙
古名鄂端他拉西番名蘇羅木譯言皆星宿海也匯而為查靈鄂
靈二湖東南行折北復東行由歸德堡積石關入蘭州岷江之源
出黃河西巴顏喀拉嶺察七爾哈納番名岷控探漢書岷山在西
徼外江水所出是也高貢導江之處在今四川黃勝關外乃褚山
古人謂江源與河源相近高貢岷山導江乃引其流斯言實有可
據自黃勝關洩瀉而入至灌縣分數十道至新津縣復為一東南
行至敘州金沙江自馬湖來合之金沙江之源自達賴喇嘛東北

漢陽華氏鈔書

番言烏拉烏蘇譯言乳牛山也東南流喀木地縣名母魯斯烏蘇
衣又東南流中甸入雲南塔城關名金沙江至麗江府亦名麗江
至永北府合打冲河東流至武定府還諸土司界入蜀合岷江
出三峽入楚漢江源出陝西定羌州北嶓冢山名漾水東流至白
河縣入楚東南流至漢陽縣漢口與岷江諸水之來自三峽者合
此東南大幹之內源發於西番委入于中國者也瀾滄江有二源
一源于喀木之葛爾幾襍噶兒山名襍諸河一源于喀木之濟魯
堡他拉名教母褚河二水匯于察母都廟南名立克褚河入雲南
境為瀾滄江南流至車里宣撫司為九龍江入緬國瀾滄之西為
哈拉烏蘇衣即高貢之黑水雲南所謂潞江也其水自達賴喇嘛
東北哈拉腦兒東南入噶木界又東南入怒夷界為怒江入雲南
大塘隘為潞江由永昌府之邊界入緬國潞江之西龍川江發源

喀木所屬之春多嶺入雲南大塘隘西流由漢龍關入緬國此在
東南大幹之外故皆入南海也雲南邊界有檳榔江者發源阿里
之岡底斯東打母朱喀巴珀山譯言馬口也流而為牙母藏布江
從南折旋而東至藏危地過日噶公至兒城旁合噶兒詔母倫江
南流公布部地入滇之古勇州為檳榔江出鐵壁關入緬國岡底
斯之南有山名即干喀巴譯言象口也有泉流入馬品母達賴腦
兒又流入郎噶兒兩湖之水西行至桑納地岡底斯之北有山名
僧格喀珀譯言獅子口也有泉流出西行亦至桑納地合而南又
折旋而東至那克納拉蘇母多地與岡底斯馬珀家喀巴珀山所
出之水合馬珀云云譯言孔雀口也又東南行至厄納忒克圖為
岡噶母倫江梵書之恒河也佛國記載觀法顯順恒河入南海至
山東之渤海入口意即此水梵書言四大水出于阿耨達山下有

漢陽華氏鈔書

阿耨達池以今考之意即岡底斯猶言衆山之根耳岡底斯之前
有湖連接土人傳為西王母瑤池其諸阿耨達池歟又梵書言普
陀山有三一在厄納忒克之正北海中山有石天宮觀自在菩薩
遊舍是為真普陀一在浙江之定海縣中為善才第三十八叅菩
薩說法處一在圖白特今番名布達拉山也亦為菩薩現身地釋
氏之書本自西域于使地山川宜可徵信焉高貢導黑水至于三危
舊註以三危為山名其山何在不能知也朕考其實三危猶中國
之三省云爾打箭爐之西南達賴喇嘛所屬拉李城之東南為喀
木地達賴喇嘛為危地班禪呼圖克圖所屬為藏地合三地為三
危哈拉烏蘇由其地入海故曰導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然歟
否歟諸番名號與史傳不同而亦有可據者今之圖白特即唐之
突厥唐太宗時以公主下降公主供佛像于廟番名詒詒譯言如

來也其像猶在傳自中國馳去明成化中烏斯藏大寶法王來朝以車駕由傳送之內監獲其行至四川邊界阻險不敢前盡留儀仗于佛寺至今往來之人多有見之者其戴明寶錄爾等可持山川地名古今同異之處詳細改正具奏

末學小生與一二好奇之士稽記能幾似此六合之外千載之上以使臣所目擊而折衷至是其同其異曠若發蒙非天縱之至聖而能然歟

輿地難考

王伯厚曰禹之九河班志僅得其三商之八遺孔疏未聞其四漢水東西之分積石大小之辨荆山之於荆豫梁岐之於冀雍潛存判者未見蔡在圻內者未詳三江九江五邦三毫則書之說異焉運之為營福之為坻以著為齊地以韓城為涿郡自土之為自杜

漢陽華氏縣書

倭邊之為郁夷彌廣之為梁鄒二南之為南郡南陽則詩之說異焉楊紆在冀而爾雅以為秦盧水在濟北而康成讀為雷澤水之為潞吳山之為嶽五湖混於具區潁湛列於荆浸此職方之疑也豫章在江南而江北之地未知中牟在河南而河北之地難攷許田魯地而非近許鄆鄭邑而非鄆陵穀小穀之有別父城城父之不同此春秋之疑也二地而一名者若王城葵邱酒泉目邱鍾離之類一地而二名者若白羽夾谷夷婁發陽之類方城細柳丹水之有三塗山歷山東陽武城之有四瞻彼洛矣與東都之洛異導洛自熊耳與宜陽之熊耳殊首陽空桐新城石門石城丹陽白沙碣石之屬其地非一單萬之魏為河中之永樂而以元城為大名失矣自廬振廩為襄陽之中廬而以合肥為廬國失矣潘兵賦西征不知成師之曲沃在河東韓章論廣陵散不知魏之揚州治

壽春韓文公南陽人在河內之修武而誤曰鄧州史記鄧州在漢中之長利而誤曰洵陽杜子美詩三奇氏在彭州之導江而誤曰三城荀卿蘭陵非常州也孔明渡瀘非瀘州也公琰也浩非浩州也公瑾赤壁非黃也元規南樓非鄂也鄧都白雲誤于鄧州東海二疏誤于海州以塗山為會稽以蠶桑為采桑以大別為安豐以東陵為廬江以楚邱為成武以街亭為南鄭裴詵踵繆不可殫紀漢馮一也而或二之吳會二也而或一之江統誤鄧于沛郡皇甫謐誤商邱於濮陽顏師古誤邱都于邛州青衣於嘉州南陵于宣州注文選不知夷庚注本草不知沙苑博見強識者猶或失之舊蹟湮沒如濟絕于榮碣石淪於海昆明鑿而鎬京為池隋城立而漢都為苑南北偏置如青有太原豫有廣陵六合之為秦郡項城之為林陵王門之為會稽尋陽在蕪而移柴桑當塗在淩而寓

漢陽華氏縣書

姑孰郡名非古如雲之雲中平之北平薊之漁陽縣名非古如京兆之武功豐州之九原皆非秦漢之舊也馮山公云輿地之考實難古今異名因革失實其歷代州郡之名同於古昔迄今不改者不過如衛侯燧滅邢而燧子入陳今之齊師滅萊而齊子圍鄭之類齊侯伐蔡而齊侯伐蔡之類此其崖畧也春秋之際鄉亭邑聚之名見于經傳者不啻千數而存于今者百無二三其有地不徙名不更如彭城鍾離酸棗長葛諸城迄今不易者才十數而止耳至有已非其地猶存其名者如春秋吳師入鄆近于今之鄆州而非也古鄆州在東去鄆州三百里楚人滅黃近于今之滑州而非也古滑州在東去滑州三百里楚人滅黃近于今之黃州而非也古黃州在東去黃州三百里楚人滅黃近于今之黃州而非也古黃州在東去黃州三百里楚人滅黃近于今之黃州而非也

也徐州今在泗州縣之傳稱允姓之戎居于兗州近于今
之兗州而非也古兗州地今在沙州有西毫南毫北毫而皆非今
之毫州也西毫今在偃師南毫今在東魏西魏南魏而皆非今之
魏州也東魏今在鄆州北魏今在考城魏今在東魏西魏南魏而皆
非今之魏州也東魏今在鄆州北魏今在考城魏今在東魏西魏南魏而皆
者古之酒泉在河南今之酒泉在河西左傳王與公酒泉之邑
西泉在微外古之丹陽在荆南今之丹陽在江東
在荆南古之豫章在江北今之豫章在江南而
皆吳楚之境也古之澶淵在河南今之澶淵在河北而皆宋衛之
郊也春秋二十二年諸侯會于澶淵宋古都所澶淵聚者即其
府也古之南陽在河北今之南陽在河南而皆晉地也
南陽古之東陽在淮北今之東陽在浙西
而皆吳地也漢書以彭縣東陽縣封地理數更混淆實甚觀者
于此幾何而不誤哉甚矣與地之難考也

閩河

上諭朕于河務留心宸切從前屢次閱河嘗親乘小舟各處周覽
水泉源委知之甚悉山東運河全賴泉流蓄微山諸湖以濟漕
運今山東多開稻田截湖水上流以資灌溉上流既截而求其濟
運譬如治病者或吐或瀉必其人尚有精神若已中槁又焉能使
之吐瀉乎地方官未明水之源流一任放水灌田以為愛惜百姓
運河有不因而大悞者哉若不許民間偷截泉水則湖水易足湖
水既足自能濟運有餘矣今不講究本源但見湖水日少河身日
淺徒事開濬假使河水日深泉水不繼雖費百萬金錢有何利益
且將古人所置南北諸閘不幾無用歟古人置閘其遠近疎密皆

漢陽黃氏錄

因地形高下水勢緩急以為蓄洩計或一地二閘或一二十里一
閘確有一定丈尺不可更易分水龍王廟閘座尤緊要當時宋禮
用白英老人之策築戴村壩以遏汶水導之出焉河口入南旺湖
然後分流南北以分水口為水脊蓋山東登萊諸山之脉自閩東
末結為泰山是北幹分支之一在黃河東若黃河之西山脉自終
南太乙南廟淮安汝為中幹分支之一黃河行于兩支之中故昔
時河自天津入海以後漸徙而南至淮安入海而登州以上馬如
山以下從無黃河入海之跡者山脉限之也分水口之水脊又為
泰山分支之分脊處白英積數十年精思確有所見決為此議宋
禮從之因勢均導南得七分北得三分增修水閘以時啟閉漕運
遂通此等胆識後人斷斷不敢亦不得水平如此之準也今茲二
閘最宜斟酌啟閉若淺于南則當閉北閘使分北之水亦歸于南

漢陽黃氏錄

畿南入海水道

按順天保定河間正定四府及任邱縣之水凡七十有七皆至天

津州東南葛沽營之北同入于海此七十七水分為五支通州之
潞河上受白河七度河沙河清河南流入海此五水為一支也豐
潤縣之漢水合沙流河水西流至玉田縣南上承連化薊州寶坻
之沙河河黃崖川河湯河白龍港河南流分二支入海此七水
為一支也順天之水俱會于會通河者十五廣陽水深水范水
溝水桑乾河胡良河拒馬河挾河琉璃河沙河龍泉河玉帶河磁
河沁河霸水此十五水為一支也保定之水會于瓦濟河者白溝
河梁河土尾河徐河方順河長流河溫義河馬村河紫泉河五里
河拒馬河白溝河唐河沙河滋河淳沱河雄河瑞免河道欄河祁
水易水女思谷水濡水涑水雷溪紫莊溪清苑河石橋河一汴泉
鵝距泉此三十水為一支也河間水會于易水者四正定水會于
潞沁諸水又有任縣三水為潞沁河滏水西韓水甘洵河綿蔓
水松陽河衛河衛河燕支河當城河告河濁漳清漳天河恒
水倒馬關水漕河高陽河長豐渠五官定此二十一水為一支也
悉自霸州文安東至天津入海

營田水利

雍正初年畿輔一帶大興水利怡賢親王奉
命總理營田水利諸務經始于雍正三年至四年十月各工告竣
繕疏入奏今節錄于此一白河衛河漕運所經今挑挖磚河與濟
河又于靜海縣權家口開挖十餘里建築石壩其水皆自岐口入
海一西淀之趙北口暨築堤身陞高舊橋八座并疏濬廣惠等橋
下三河其白溝水舊由大灣口入柴火淀今改導舊流柴火淀四
十里之間皆為營田一東淀之中亭河下流之脈芳河皆挑挖深
暢三岔河水道由張家嘴北行不令侵逼長堤其甸內支河石溝

漢陽縣志

臺頭一帶淺壩俱加疏治今中亭河岬洞出田地一千餘頃皆已
深耕一永定河自武家莊挑引入王廣坨北之長甸河橫堤既流
使淀池無開填之患清流得朝宗之路一欽堤一道迴環十里為
田廬保障安州新安霸州文安之堤兩面皆水尤為險要今自保
定之清苑起至河間之獻縣連股分修完工數百里內木柵杭橋
盡得收獲一南泊之穆家口淤河四十里疏濬寬深修築橋堤任
縣隆平今有寧字又展挖北泊之黃免營營上村等處使泊水暢
流入澄南北二泊迭相傳送積滯日消不至旁溢一潞沁河于第
四清開引導河水入木邱尋隔舊河由焦岡注于澄水潞州東鹿
之間不虞沖決一武清縣之汎河自高各庄分流至縣上村時故
道引入淀池野水藉以清洩武清沮洳之區已成沃壤一蔡河
縣之牛牧屯堤使香河無運河之患一寶坻為泉源所歸通州之
窩頭河夏店之箭桿河為害尤甚今皆疏導分流各依縣治南北
而會于八門城達于薊運河積淤全消汙萊可藝一灤河河源峻
流紆屢年沖決今於劉欽王木匠等處曲之處各開直河沿河堤
岸展築堅濶無虞沖潰一疏導深州淤河自廟山繞城南東入深
水負郭今皆為沃田凡營治玉田遷安深州薊州安州新安任邱
保定霸州大城文安十一州縣稻田七百一十四頃九十三畝凡
添設天津永定通永清河四道所屬同知通判州同州判縣丞主
簿吏目二十七員專司營田水利

高家堰

潛邱劉記山陽縣西南四十里曰高家堰堰不見史而僅見郡志
為漢建安五年廣陵太守陳登所築余因考三國志注登曾任典
農校尉乃巡土田之宜盡鑿溉之利益精于水利者當時廣陵太

守江表傳以為治射陽則此堰尤其密邇為登所築復疑獨怪
自建安五年至明永樂平江伯陳瑄修治時凡一千二百十五六
年中間並無有人云及高堰者豈湮廢無迹與抑堰止受洪澤諸
湖黃淮尚未合而不聞其有潰決之患與及讀宋史楚州司戶參
軍李孟傳加葺境內徐積墓修復陳公塘即今高堰也堰固不乏
修治第史文不備耳同時真州東有陳公塘一名愛敬陂漕臣錢
沖之修復門下李道傳為作記何一時而並舉與予于此別自有
感矣史稱陳元龍才兼文武志在濟民其時吳寇壓境蓋岌岌矣
乃能興屯疆兵保障江淮一南一北水利永賴今平江伯既有專
祠矣吾謂上當冠以元龍下當嗣以潘李馴為三公合祠蓋皆勤
于高堰者或亦此地食安瀾之福者所宜動心也與

濟

漢陽縣志

大清一統志大清河在歷城縣北自齊河縣流入又東北入濟陽
縣界其上流即古濟水也小清河在歷城北即古梁水也臣按自
自漢至隋唐惟有濟水杜佑始有清河之名宋南渡後始有大小
清河之分于欽齊乘以大清為古濟水而以小清為劉豫所導後
人皆沿其說其實非也以水經注元和志異字記諸書考之濟水
在南梁水在中河水東北今者小清河經自歷城以東如章邱鄒
平長山新城高苑博興樂安諸縣皆古濟水所行而大清所經自
歷城以上至東阿固皆濟水故道而自歷城東北如濟陽齊東青
城諸縣則皆古梁水所行蒲臺以北則古河水所經蓋唐宋時河
行梁川其後大清兼行河梁二川其小清河所行則斷為濟水故道
也

汶

元和志兗州乾封縣汶水源出縣東北原山西南流經縣理南去
縣三里又有北流汶水崇汶年汶浩汶述征記曰泰山郡水皆名
汶按今乾封縣界凡有五汶皆源別而流同也

沈

禹貢導沅水山海經作澗水郭璞曰澗沅聲相近即沅水也
孫汝登曰史記夏本紀兗州作沅沅沅當讀如兗今大沅沅尹非

漳

書疏云衡漳衛即古橫字漳水橫流入河故曰橫漳鄭康成亦云
橫漳漳水橫流也深州志黃河北流漳水東注之河縱而漳橫故
曰橫漳衡非水名也

漳河源于西山由磁洛州南入冀州新河鎮與胡盧河合流備錄
河在寧州縣東南二十里迎大故漳判然二處在
新河縣又似一處一云胡盧河大故漳之俗名其後變徙入于

漢陽縣志

大河神宗熙寧三年詔程昞王廣惠相視四年開修
榕村語錄某省漳河閘惟雅有治河之書訪之其子說築堤斷
非良策漳水來時初不甚急至深不過五尺人畜概得遷避若以
堤障之一決直是所向無前人畜俱不能保且漳水東行則西路
退出西行則東路退出退出之地皆極肥美反得數倍收成只勿
與爭地隨其所行之地獨除其糧可已某遂據此奏請施行後有
言漳河現分四股當併歸一者某奏云禹疏九河殺其勢也天分
為四正使勢緩便是世運將泰不應併而為一奏上遂蒙許可

江漢朝宗

書疏朝宗是人事之名水無性誠非有此義以海水大而江漢小
以小就大似諸侯歸于天子假人事而言之也詩云沔彼流水朝
宗于海毛傳云水猶有所朝宗朝宗是假人事而言也老子云滄

海所以能為百谷王者是百川以海為宗鄭云江水漢水其流過疾又合為一共赴海也猶諸侯之同心尊天子而朝事之荆楚之域國有道則後服國無道則先疆故記其水之美以著人臣之禮

泉源

明上虞張文淵本奉命濟理山東徂徠諸泉著泉源志序畧云天下之泉皆泉也惟山東之泉為盛而且濟於用因類志其支派之濟漕渠者有四焉出於汶水於東平於平陰於肥城於泰安於萊蕪於新泰於蒙陰之西寧陽之北者同入於汶而會歸於分水漕渠出於滋陽於曲阜於泗水於寧陽之南者分播於沂沭漕泗而會歸於濟寧天井漕渠出於鄒於滕於濟寧於魚臺於嶧之西者分播於河於湖而會歸於濟以南之漕渠出於沂水與蒙嶧之東者同入於沂而會歸於下邳之漕渠故導分水必自汶上始導濟

漢陽蔡氏鈔書

寧必自滋陽始導濟以南必自鄒滕始導下邳必自蒙沂始反是則非水之道矣自分水以北者北與衡水合而東入於海以南者南與諸水合而亦東入於海其歸一也山東自充達於濟南地勢寂高諸山蜿蜒宛如人身之脊骨泰山峙於東宛如昂首諸泉潄發或自山趾或自平地或自石罅初只七十二泉時埤時闕今增至二百四十要不過舉大凡耳數實加倍不止也

金史食貨志黃河已移故道梁山梁水退地甚廣遣使安置屯田自是為平陸矣今東平州西十八里有積水湖尚其遺迹

鉅野縣東五里有大野澤今涸為平陸其東偏為南旺湖在汶上縣西南跨寧陽濟寧之境七十二泉所匯也

隋渠

隋煬帝開通濟渠自東都西苑引穀洛之水達於河又自坂渚引

河水達於汴又自大梁東引汴水入泗達於淮又自山陽至楊子達於江於是江淮河汴之水相屬而為一矣煬帝又開永濟渠曰沁水南達於河北通涿郡又穿江南河自京國至杭州八百里蓋今所用者皆其舊迹也夫會通河自濟汶以下江河淮泗通流為一則通濟之遺也漣沱衛漳則永濟之遺也自京口開通於浙河則江南之遺也煬帝此舉為其國促數十年之祚而為後世開萬世之利可謂不仁而有功者矣秦皇亦然今東起遼陽北至上郡延袤萬里有邊城之利皆非長城之墟耶嗟夫此未易與一二淺見者談也

魏州御河即隋煬帝所開永濟渠也今在大名界中東合汶濟之水會為運河猶稱御河

井田九河壞於管仲

漢陽蔡氏鈔書

世儒罪秦廢井田不知井田之廢始於管仲作內政已漸壞矣至秦乃盡壞耳元陳孚題管仲井詩云畫野分民亂井田百王禮樂散寒烟平生一勾漢汙水不信東溟浪沃天可謂閭幽之論又九河之壞亦自管仲始緯書所謂移河為界在齊呂是也

鄭康成曰齊桓公塞九河為一河今河間以東平原禹津往往有其遺處春秋緯寶乾圖云移河為界在齊呂填關八流以自廣言關八流拓境塞其東流入支井使歸於徒駭也是曲防之禁極自犯之又為百世之害由於重好利輕愛古也

四海

潛邱劉記胡朏明執爾雅四海鮮以鮮凡云四海者曰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郭璞註九夷在東八狄在北七戎在西六蠻在南次四荒者某按古書所稱四海皆以地言不以水言故爾雅

此條繫釋水虞書州十有二外禹貢九州之外皆即是四海不以水之遠近為限說范辨物八荒之內有四海四海之內有九州是也自宋人撥棄舊詁直以海為海水而古書所稱四海之義始有不可得通者矣余曾以書往質孟子放乎四海禹以四海為壑此得謂不以水言耶肅明不覺所然大抵四海之義有二有宜從爾雅解者四海通密八音是却少有宜從康成周禮註四海猶四方也解者家多如上云天下慕之下云溢乎四海上云中天下而立下云定四海之民蓋四海即天下字面也猶古書百姓有二義六藝亦有二義當如朱子所云此就就此說彼就彼說不得執此以礙彼者斯得之

中國夷狄

大學唯仁人放流之進諸四夷不與同中國中庸聲名洋溢乎中國施及蠻貊孟子莅中國而撫四夷又東夷之人也西夷之人也得志行乎中國左氏傳成七年季文子曰中國不旅旅蠻夷入伐昭十七年仲尼曰天子失官學在四夷昭二十三年沈尹氏曰古者天子守在四夷天子卑守在諸侯以上經傳所言其曰中國與諸侯者即禹貢甸侯綏方三千里之地其曰四夷及蠻貊者即要荒二千里夷蠻之地也今人言中國必盡九州之域言四夷輒以為夷狄戎蠻不登版圖之區失其指矣誠作是解則四夷安肯為天子守蠻貊之下何以復有舟車人力等語流放竄逐皆在九州之內又何以云授諸四裔耶

都邑

邑有先君之廟曰都出莊二十八年築鄆傳然都與邑古多通稱如商邑翼翼四方之極既代於崇作邑於豐此都稱邑之明徵也

趙良曰君何不歸十五都孟子曰王之為都者此邑稱都之明徵也

湯誓率割夏邑盤庚先王不常厥邑是天子之都稱邑也鄭風在浚之都毛傳下邑曰都是諸侯之邑稱都也

市井

後漢劉寵列傳拜會稽太守山民愿朴乃有白首不入市井者父老自稱山谷鄙生未嘗識郡朝郡朝太守聽事也此可證市井指在國都言風俗通義以井為井田則在野矣張守節云古人未有市及井若朝聚井汲水便將貨物於井邊市賣故言市井

甌脫

史記各居其邊為甌脫又曰甌脫外棄地章昭曰界上屯守處索隱曰服虔云作土室以伺漢人又纂文曰甌脫土穴也又云是地名故下云生得甌脫王正義曰按境上斥候之室為甌脫也

漢陽蔡氏鈔書

經學傳授

北平黃叔琳崑園手輯

漢宣帝詔諸儒講五經異同於石渠閣初書惟獨歐陽禮后蒼易田何春秋公羊列學官至石渠諸儒論五經異同蕭望之等平奏上親稱制臨決立施孟梁邱易大小夏侯尚書大小戴禮穀梁春秋博士按石渠閣師古曰在未央大殿北藏秘書黃圖石渠閣蕭何造其下礎石為渠以導水若今御溝目為閣名所藏入閣所得秦之圖籍翟醜傳宣帝論經石渠學士滋成弟子萬數

易自魯商瞿子木受之孔子五傳至齊田何及秦禁學易經為卜筮之書獨不禁故傳受者不絕漢興田何授維陽周王孫梁丁寬寬又從周王孫受古義號周氏傳又作易說寬授同郡碭田王孫

漢陽蔡氏鈔書

王孫授施讐孟喜梁邱賀施讐為博士與五經諸儒雜論同異於石渠閣時梁邱賀為都司空令坐事免為庶人侍詔黃門數入說教侍中以名賀賀入說帝善之以賀為郎

書傳自濟南伏生以教齊魯間授同郡張生及千乘歐陽生歐陽生授倪寬張生又授夏侯都尉夏侯族子始昌始昌授族子勝及其兄子建是謂大小夏侯寬又授歐陽生之子世世相傳至地餘為博士論石渠又齊人周堪與孔霸共事夏侯勝霸為博士堪譯官令論於石渠經為最高後堪為太子少傅而孔霸以大中大

夫授太子經封閭內侯奉孔子祀

禮始於魯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而魯徐生善為頌同孝文時徐生以頌為禮官大夫傳子至孫延襄襄善為頌不能通經延頗能未善也襄亦以頌為大夫至廣陵內史而瑕邱蕭奮以禮至淮

陽太守諸言禮為頌者由徐氏孟卿東海人也事蕭奮以授后蒼蒼說禮數萬言號曰后氏曲臺記授梁戴德及德兄子聖沛慶普為東平太傅德號大戴為信都太傅聖號小戴以博士論石渠

漢初春秋左氏傳未出止公羊穀梁二家瑕邱江公受穀梁春秋為博士董仲舒善公羊通五經江公於口與仲舒論武帝前不如仲舒是以穀梁不立宣帝即位問衛太子好穀梁以問丞相韋賢少府夏侯勝樂陵侯史高三人皆魯人言穀梁本魯學公羊乃齊學也宜立穀梁於是召沛人習穀梁者蔡千秋擢用之千秋病死徵江公孫為博士江復死又徵蔡千秋同舍生周慶丁姓待詔保官與五經名儒議殿中論公穀同異多是穀梁而學遂大盛六經自秦火後獨詩以誦誦相傳漢初言詩於魯有申培公於齊有轅固生燕語音不同訓詁亦異故其學往往多乖石渠平論時

漢陽蔡氏鈔書

獨不及詩後毛詩家傳

按鄭諸魯人大毛公為訓詁傳于其家河間獻王得而獻之以小毛公趙人為博士其學術源流出於卜子夏其釋鵠也與金勝合釋北山然民與孟子合釋昊天有成命與國語合釋碩人清人黃鳥皇矣與左傳合序由庚等六章與儀禮合當其時左氏傳未出孟子國語儀禮未甚行學者未甚信也惟獻王博見異書心知其精以其書獻天子大毛公名亨小毛公名萇萇授同國貴長卿長卿授阿武令辭延年延年授徐敖然不列於學官其後魯齊燕詩不傳而毛詩家後出獨傳

建初四年詔諸儒會白虎觀議五經同異帝集諸儒會議最善賈逵之說帝特好古文尚書左氏傳使逵發左氏大義長於二傳者逵摘左氏合於國識者三十事奏之賜布五百匹衣一襲逵數為

帝言古文尚書與經傳爾雅詁訓相應詔令撰歐陽大小夏侯尚書古文同異達集為三卷帝善之復令撰齊魯韓詩與毛詩異同并作周官解故遷達為衛士令八年乃詔諸儒各選高才生受左氏穀梁春秋古文尚書毛詩由是四經遂行於世皆拜達所選弟子及門生為十乘王國郎朝夕受業黃門署學者皆欣欣羨慕焉

大經小經中經

唐書選舉志凡禮記春秋左氏傳為大經詩周禮儀禮為中經易尚書春秋公羊傳穀梁傳為小經通二經者大經小經各一若中經二通三經者大經中經小經各一通五經者大經皆通餘經各一孝經論語皆兼通之凡治孝經論語共限一歲尚書公羊傳穀梁傳各一歲半易詩周禮儀禮各二歲禮記左氏傳各三歲

明周應賓九經考異

漢陽華氏鈔書

九經者合四書五經而名之也夫經湮於秦而復出於漢其間簡編之利缺語音之齟齬固已家異而人不同矣况夫古文變而篆篆變而隸隸變而今文其為魯魚亥豕之誤夫豈少哉余取許叔重說文披覽之見其所引論語詩書多與今文不合遂取石經殘碑及十三經注疏摘其同異者纂而次之已又旁采漢書史記以及唐宋諸儒論撰凡有闕于經文者悉彙焉晚乃得應城陳君五經異文讀之則知昔人於此固已先得我心之同已然其所道尚十有三而陳之所有者余或末之悉也乃知討古之難有如漁獵竭澤以漁而魚終不可盡焚林以獵而禽終不可盡也况陳君所輯止于五經而四書不備猶為缺典余遂竟成此書以示後學庶使廣聞博見無專門之陋焉

論語凡三家曰魯論者魯人所傳為篇二十即今所行篇次是也

類子八篇
入孟子前

曰齊論者齊人所傳為篇二十二蓋多問王知道二篇其二十篇中章句頗多於魯論曰古論者魯共王時孔子壁中所出也章句與魯論不異惟分堯曰子張問從政以下為一篇名曰從政或曰兩子張共二十一篇云其篇次亦不與齊魯同漢成時安昌侯張禹素傳魯論晚講齊論問其善者從之號曰張侯論當時重焉自張氏論行而齊古之論亡矣王充有曰論語自古文二十一篇外又有齊魯及河間九篇凡三十篇河間論語漢藝文志所不載今不可曉意必河間獻王所得而充曾見之者也今說文所引有逸論語或者其遺文乎

漢陽華氏鈔書

世云古文大學原無經傳之分其章次亦與今異見禮記來儒疏有錯簡各以其意更之即二程子定本亦不相一見二程而董槐葉夢得王柏則謂致知格物章未嘗亡欲還知止物有本末二章於聽訟之上於是紛紛之議起矣今所定蓋本伊川程子而經傳之分則朱子為之也近出石經本又與古本異郭曉頗信之而許公序遂揚公時僑力詆其誤未有定論也

中庸亦小戴禮也漢藝文志有中庸說二篇附於禮經之後晉戴顯嘗傳中庸梁武帝亦有中庸講疏一卷宋仁宗天聖五年以是篇賜新第王堯臣等高宗紹興五年復御書中庸賜注應辰以下蓋重之也朱子為之章句或問與大學並行遂為四書之一近有傳賈遠石經中庸者亦附見焉

孟子七篇凡三萬四千六百八十五字秦焚書以其書號諸子篇

連山歸藏

漢陽葉氏鈔書

山名易君臣民物陰陽兵象始明於世荒誕不足信也 又按黃

爾

歸藏隋時尚存至宋猶有初經齊母本著三篇其見於傳注所引者如榮榮之華徽徽鳴孤離監監燁若雷之聲有鳥將至而垂翼上有高臺下有雞池有鳬鴛鴦有雁鵲鵠有白雲自蒼梧入大梁

漢陽葉氏鈔書

子青羽人面馬身曰羽民之狀鳥喙赤目而白首曰滔滔洪水無所止極伯鯀乃以息石息壤以填洪水曰鯀去三載不腐剖之以吳刀化為黃龍一作龍曰昔彼九寔是與帝辯同宮之序是為九歌曰不得竊辯與九歌以國于下此啟筮之文也太平御覽載說筮文曰夏后享神於作瑞臺曰夏后啟筮御飛龍登於天吉曰昔者羿善射畢十日果畢之此鄭母經之文也隋志謂歸藏漢初已亡故班固藝文志不載又謂晉中經簿有之斯景純得授之以釋山經也又按太平御覽引歸藏文曰耆耄大於本為上吉耆耄末大於本次吉荆末大於本次吉箭耄末大於本次吉竹耄末大於本次吉耆一五神耆二四神荆三三神箭四二神竹五一神筮五祀皆藏五筮之神明皆聚焉當屬本耆篇中語又按歸藏六十四卦其名或異然亦皆依反對為序以謙作蕙而分次之則分為豫也以蠱作罰而馬徒

次之則馬徒為隨也以損作賁而誠次之則誠為益也林福在觀之前則臨也欽在恒之前則咸也體在家人之前則睽也萃斷在未濟之前則既濟也唯規夜二名不審當何卦非共始則噬嗑責當之矣

周易本義

崑山顧炎武曰知錄曰周易自伏羲畫卦文王作彖辭周公作爻辭謂之經經分上下二篇孔子作十翼謂之傳傳分十篇彖傳上下二篇象傳上下二篇繫辭傳上下二篇文言說卦傳序卦傳雜卦傳各一篇自漢以來為費直王弼所亂取孔子之言逐條附於卦爻之下程正叔傳曰之及朱元晦本義始依古文故於周易上經條下云中間頗為諸儒所亂近世范氏始正其失而未能盡合古文呂氏又更定著為經二卷傳十卷乃復孔氏之舊云洪武初

漢陽葉氏鈔書

領五經天下儒學唯易兼用程朱二氏亦各自為書永樂中修大全乃取朱子卷次割裂附之程傳之後而朱子所定之古文仍復散亂象即文王所係之詞傳者孔子所以釋經之詞也後凡言傳者倣此此乃象上傳條下義今乃削象上傳三字而附於大哉乾元之下象者卦之上下兩象及兩象之六又周公所係之詞也乃象上傳條下義今乃削象上傳三字而附於天健之下此篇中象傳象傳之意以畫乾坤二卦之蘊而餘卦之說因可以例推云乃文言條下義今乃削文言二字而附於元者善之長也之下其象曰象曰文言曰字皆朱子本所無復依程傳添入又不知何年何人以場屋文字義當歸一請廢程傳專用本義果行其說即宜尋朱子本義舊本翻刻乃又從大全中提出本義仍是散亂之書其初則屈朱以就程久則忘之而以程之次序為朱之次序惜乎朱

子正定之書竟不得見於世豈非此經之不幸也夫

按通考馮椅厚齋易學條下載中興藝文志云椅為輯注輯傳外傳蓋以程沙隨朱文公雖本古易為注猶未盡正孔傳名義乃改象曰象曰為贊曰以繫卦之辭即為彖繫爻之辭即為象王弼本象曰象曰乃孔子釋彖象與商飛卿說同據此說則是朱子本義雖依古易立象上傳象上傳等題目其象曰象曰仍未削去也今寧人顧子以為朱子本所無不知何所考証周易序次有古易今易之異程子因今易作傳朱子曰古易作本義後世以本義附於傳而一之故今本義之序亦今易也秦化教諭成矩謂世之讀易者先本義而後傳故獨刻本義行於世讀者便之

漢陽葉氏鈔書

梁人焦延壽自云嘗從孟喜學易京房以為延壽易即孟氏學翟牧白生不肯皆曰非也至成帝時劉向校書以為諸家易說皆祖田何楊叔丁寬大詁畧同惟京氏為異黨焦延壽獨得隱士之說託之孟氏房明災祥授東海殷嘉河東姚平河南乘弘由是易者京氏之學

榕村先生曰漢以來說易者直以聖人作易特為道陰陽消長造化之妙耳雖知其資於卜筮然不以為本指也至朱子始以伏羲作易止為卜筮而設其時風氣未開民俗淳樸未知趨避吉凶則第使之知所趨避而已暨乎中古淳質漸漓而詐偽滋趨避益巧但知有吉凶而不知有義理則失伏羲教人之本意故文王周公作彖繫又示人以中正仁義之歸故曰其衰世之意即蓋因俗化之衰而彌縫之使其淳也然文周之編莫之能發是以易象雖存而大義垂仍浸淫於術數孔子於是推極文周繫辭之至隱發揮

道德性命於十翼之中然後知易果非占卜之小數而義理之微言也由此言之伏羲教人趨吉避凶之心即其教人舍惡從善之心文王周公中正仁義之教即其使人不迷於吉凶悔吝之教夫子發文周之心闡義理之微即其所以洩義皇之秘極前用之道也世更三古教以時施然其為心豈有二哉自溺於文辭者既不察夫立象之本拘於象數者又不適乎典禮之中易之道泯泯於焚而幾乎熄非周程發其理邵子傳其象朱子推其筮之指以還易之本教則雖欲知四聖之心其孰從而求之然至于今尚有執朱子三聖之易不同之說而欲各以意求之者其蔽比於肆且拘者而滋甚彼蓋不善觀朱子之說而以言害辭辭害意之失也故紫陽述旨贊序三古源委相接而卒之曰四聖一心此可以為朱子之定論矣

尚書

漢陽葉氏鈔書

湛園劄記衛宏定古文尚書序云鼂錯受尚書於伏生之女錯齊人語多與頴川異錯所不知者凡十二三畧以其意屬讀而已按漢書伏生得藏壁書二十九篇即以教於齊魯之間齊學者由此頗能言尚書其後有張生歐陽生伏生孫亦以治尚書徵據此則伏生雖老何必使其女傳言教錯即傳言而證明者有人亦不至以意屬讀也明是好事者為之說

見錯傳古文尚書於伏生之女河間獻王得周禮於李氏女子秦焚書後易惟失說卦三篇得之河內女子又得書泰誓一篇獻之六經聖人大著作而三經以女子而得傳斯亦奇矣

孔安國尚書序云伏羲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言大道也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言常道也八卦之說謂之八索求

其義也九州之志謂之九邱邱聚也言九州所有土地所生風氣所宜皆聚此書也楚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邱即謂上世帝王遺書也諸儒之說孔氏近之劉向以中古文校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文酒誥脫簡一名誥脫簡二華簡二十五字者脫亦二十五字簡二十二字者脫亦二十二字是伏生所藏之書與孔壁之書其竹簡字數相應也古文非孔安國所造明矣又諸書所引尚書今文有者皆相同古文有者或有異蓋伏生相傳有所本孔書出壁中安國隸古於時蝌蚪不行已久未免有誤若是偽造直以古書所引竄入必無誤若有所不知則應都不同亦不當小異其文章與今文亦有難易之不同恐安國當只取易通者傳之其不可解者蓋闕之也所以只得其半若是偽造不妨全作一本不肯有闕也宋人雖多疑然亦未敢直言其偽近代則故言無忌矣

漢陽葉氏鈔書

漢成帝命謁者陳農求遺書於天下詔光祿大夫劉向校經傳諸子詩賦步兵校尉任宏校兵書太史令尹箴校數術侍醫李柱國校方技向見王氏權位太盛上方嚮用詩書乃作尚書洪範五行傳上之欲以感動帝意帝不能用向之回事納忠如此洪範五行傳之作借經文以規切時事其不能一一與聖經比附無怪其然猶之胡文定春秋傳作於南渡之後意有偏注辭亦目之致後儒紛紛指摘要當原其立言之初意若何耳

方望溪云先儒以古文尚書辭氣不類今文而疑其偽者多矣抑思能偽為者是誰歟夫自周以來著書而各自名家者其人均可指數也言之近道莫若荀子董子取二子之精言而措諸伊訓大甲說命之間弗肖也而謂左邱明司馬遷楊雄能為之與而况其下

焉者與然則其辭義不類今文何也嘗觀史記所采尚書於群經
東后則易之曰遂見東方君長太子朱啟明則曰嗣子丹朱聞明
有能奮厲熙帝之載則曰有能成堯堯之事者如此類不可毛舉
曰是疑古文易曉必秦漢間儒者傳其書若其與漢而稍以顯易
之辭更之其大體則固經之本文也遷傳儒林曰孔氏有古文尚
書而安國以今文讀之遂以起其家遂書而安國自序其書謂以
所聞伏生之書考論文義定其可知者增多二十五篇夫古文既
不可知僅就伏生之書以證而得之則其本文快漫又字體為伏
生之書所不具者不得不稍為增損以足其辭暢其指意此增多
二十五篇所以獨為易曉而與伏生之書異歟然則遷所云以今
文讀之者即余所謂以顯易之辭通其與漢而非謂以錄書傳之也

二十八字歌

漢陽華氏鈔書

書之古文固不可疑其偽而今所傳之辭典首二十八字則非古
文也馮山公駁之云漢書儒林傳司馬遷從孔安國問古文尚書
故遷書載堯典禹貢洪範微子金縢諸篇多古文說此可見安國
止名堯典與舜典自姚方與之二十八字出始析而二之以迄於
今不易無論其字字剽竊經史如鄭曉胡渭生所云即橫隔二十
八字於中間試思帝曰欽哉何以厥然而止慎哉五典何以突如
其來不可通者固多矣景即遷書五帝紀而論二十八字之為偽
造其當然去無疑也何也帝紀于舜鈐下二女子嬀汭如婦禮堯
善之下即云乃使嬀汭和五典五典能從乃編入百官百官時序
實于四門四門穆穆諸侯遠方賓客皆敬堯使舜入山林川澤暴
風雷雨行不迷文氣連注不能截之使斷便知安國古文堯典
止一篇合舜典在其中無此二十八字明甚切遷五帝紀尚難采

春秋國語孔子所傳宰予問五帝德及帝繫姓孟子百家語成文
所謂書缺有間矣其缺乃時時見於他說者是也夫他說尚來之
信堯典有此二十八字豈反則而不錄耶遷明云余并論次擇其
言尤雅者著為本紀書首如此二十八字出入經史猶謂其不雅
邪自塗廋穿并以及思舜鬱陶瑣瑣事蹟無不畢載豈有古文典
冊又并舜典之首削而不錄獨何心哉知本無此二十八字決也
大都依託古人書出自某人者即其人自誤無疑予嘗為之說曰
張霸之獻百兩篇即霸之偽造也梅賾所上之古文尚書託始鄭
冲即冲之偽造也姚方與所得之舜典二十八字即方與之偽造
也甚矣方與之陋且固而其為禍實大以深也或亂後世為莽操
筆藉口其害匪細孔子曰天無二日民無二王堯在而舜帝其謂
之二天子與其不謂之二天子與吾今而知此二十八字也者乃

漢陽華氏鈔書

魏晉六朝革命之秋陽稱禪讓而陰行篡奪之獲身符也禮地常
典君在即真彼將曰虞舜實然嗚呼禍萬世之心易而問之定
位克塞仁義而公行亂賊自此二十八字始矣邪說之害烈於洪
水孟子之功不在禹下豈不以此也與堯老而舜攝也非帝也曰
帝舜則非攝也舜既為天子矣又率天下諸侯以為堯三年喪是
二天子矣孟子有以斷斯獄矣山陽劉廣文程亦言從堯
偽古文詩自二十八字始
韓子有言讀書當先辨古書之正偽今尚書周官左傳禮記為
後人所竄入者甚多使因此而盡疑其偽則又不可也王魯齊
并疑大誥之文而復辟之解反沿舊說疑其所不必疑信其所
不可信非詭經之善者也近世如顧寧人閻百詩應嗣寅李榕
村馮山公方望溪諸人之論多皆賢所未發余故就所見摘錄
於此

歸震川洪範傳

洪範之書起於禹而箕子傳之聖人神明斯道垂世之大法此必天佑於冥冥之中而有以啟其衷者故箕子以為傳之禹而禹得之天漢儒說經多用緯候之書遂以為天實有以異禹故以洛書為九疇者孔安國之說以初一至六極六十五字為洛書者二劉之說以戴九履一為洛書者閔朗之說閔朗之說儒者用之箕子所言錫禹洪範九疇何嘗言其出於洛書禹所第不過言天人之大法有此九章從一而數之至於九特其條目之數五行何取於一而福極何取於九也就如儒者說洛書之數縱橫變化其理甚妙禹顧不用而姑取一至九之名其亦必不然矣夫易之道甚明而儒者以河圖亂之洪範之義甚明而儒者以洛書亂之其始起於緯書而晚出於養生之家非聖人語常而不語性之旨也洪範

漢陽華氏鈔書

之書以天道治人聖人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不通行所無事少私智於其間即繇之汨陳其五行也讀洪範者當知天人渾合一理吾之所為即天之道天之變化昭彰皆吾之所為宇宙之間充滿辟塞莫非是氣而後知儒者位天地育萬物之功初不在吾性之外天陰陽下民天錫禹洪範九疇與五紀之天稽疑之天庶徵之天五福六極之天其天一也九疇並陳若無統紀而義實聯終通貫皇極居中而以前四疇會為皇極後四疇皆皇極之所出五行天道之常敬之於五事所以修己厚之於八政所以治人叶之於五紀所以欽天皇極之道盡之於是而後以五事施八政而時用其鼓舞之權則謂之三德謀及乃心卿士庶人而命龜策筮則謂之稽疑察廟又哲謀聖之應則謂之庶徵以皇極欽福則有福而無極前四疇責之於已治天下之根本要會後四疇

取之於外治天下之枝葉緒餘箕子於皇極而言五福於庶徵而言五事此其可見之端也敬農協建又明念嚮威各以一字該一疇之義下文不過敘其目而演之要無出此九字之中矣敬者一心之主宰敬則五事之則見而為肅又為哲為謀為聖不敬則五事之則失而為狂為僭為象為急為蒙敬之用非在外也得其恭從明聰睿之則而已八政者所以厚民也為之餘食為之貨賄為之榮報為之居室為之交好所以厚之也至於斬代咸劉陳於原野肆之市朝亦所以厚之也期於胥匡以生而已矣人主不達乎厚用之意則建官立政漫無可據此官方之所以錯亂也五紀者以歲之數協月之數以月之數協日之數以日之數協星辰之數以歲月日星辰之數協歷之數治歷明時隨時占候期於協而已矣建用皇極者天於兆庶之中獨命皇以治之則皇之一身

漢陽華氏鈔書

罔斯世之取則既為斯世之所取則不可無道以觀示之而所謂道者又皆斯世之所同然特彼拘於氣稟狃於習尚遂不知所以自立而皇亦不必屑屑焉求治於天下而惟自盡其所同然者以立於此而風動之則天下靡然知所嚮方矣建者立於此而則於彼之謂也又用三德者正真剛柔弛張變化當正直而正直當剛而剛當柔而柔視物之所宜而無取必于其間此又用之道也稽疑者有所疑而不明故稽以明之事之明者無待於稽事之疑者聖人亦不能不取決於神汝則有大疑而卿士庶民羣言並興將誰適從此卜筮之建聖人所以齊戒以神明其德者也人之於天其精氣相感捷若影響況人主為天地之心一念之善善見於天而和氣應之一念之惡惡見於天而沴氣應之故欲觀己之善惡當觀天之所以為應者以驗之而暢燠寒風之時則知其為肅又

哲謀聖之應而暢燠寒風之恒則知其為狂僭象急蒙之應驗之
為言如孝子事親日候其顏色以為憂喜此人主事天之誠也猶
用五福禱之而惟恐民之不得乎壽富康寧攸好德考終命之福
威用六極畏之而惟恐民之或罹於凶短折疾憂貧惡弱之極世
之人主知棄極取福矣孰能禱而威之堯舜在上比屋可封民無
凶荒天札者此嚮威之實也潤下炎上曲直從革稼穡聖人察五
行之性如此誠苦酸辛甘聖人察五行之變化而無所不在如此
聖人之治天下不過因其下而為之下因其上而為之上因其從
革曲直為之從革曲直因其稼穡而為之稼穡是以天不失時地
不失利物不失性以五事則敬以五紀則叶以皇極則建以三德
則又明於稽疑則有言而無凶驗於庶徵則得雨暘燠寒風之時
禱於五福則有壽富康寧攸好德考終命之應八時言用而五行

漢陽華氏鈔書

不言用直言其為五行者如此而聖人之用可見矣禹貢一篇不
過水曰潤下之一語如此而箕子以為彛倫之攸叙者此也人在
天地之間有此身即有貌言視聽思之五事貌之體本恭而可以
作肅言之體本從而可以作又視之體本明而可以作哲聽之體
本聰而可以作謀思之體本賡而可以作聖故五事之言恭從明
聰審者猶水之言潤下也此所謂有物必有則形色天性也能敬
用此五事則聰明審知由此而出篤恭而天下平矣所謂皇極雖
兼總八時而其綱又在乎五事之一時也八政唐虞則屬之九官
禹則有六府三事周家則謂之六典即此八政離合不同治內之
政六而司寇最後治外之政二而師居末蓋食之居之教之如是
而後麗於刑則刑之可以無憾邦交之禮不失撫字之恩常洽如
是而不順則侵伐不為續此順施之序五紀雖五總之實歷數之

一紀此亦王者之政不序於八政之中所以尊天蓋人主繼天以
子兆民俯察民情而為之政仰觀天運而為之紀以此與八政相
對故不列於八政之中堯命四子舜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虞夏
之間羲和之職重故能征以椒擾天紀誓師周官歸之保章氏
後世益輕太史公以為近乎卜祝之間也皇極一時言錫福何也
富壽安逸人主所欲致之於民而不能得之於天惟其使民作善
而期於回天地之氣此其錫福之微者也福者天下之所共欲顧
昏迷于行不知所則效顛倒悖謬以自取戾人君建極以示之使
知所則效而為善以日圖致福之道是乃聚斂眾福以敷錫於民
也庶民得於觀感之間皆於汝之極保守不敢失墜以應汝而錫
汝保極矣凡天下之無有濫明此德者皆皇之化也夫皇之化斯
民惟是立之則以示之使之順治于不識不知之中而無假於聲

漢陽華氏鈔書

色之末此皇建其極之本旨然而鼓舞振作長育成就之功亦時
行於其間於以扶掖引誘以發其攸好德之心於其有為有猷有
守者則愛念之而不忘不協於極而不罹於咎者亦受之而康而
色而不拒所以發其攸好德之心民曰予攸好德則錫之福而知
歸於極矣唐虞獨而畏高明政之不平而人心之所由以不服皆
起於此皇極之君必無虐斂獨而畏高明又於其有能者與之以
官使羞其行展其材猷以昌吾之國又能厚其祿使之好子而家
亦所以發其攸好德之心蓋人而無攸好德之心則雖欲錫之福
而彼不受徒為汝之咎矣攸好德者人之良心動而歸極之機也
人主作成一世之人在於發其攸好德之心而已攸好德之福錫
而五福皆錫也曰皇建其有極欽時五福明以建極為錫福之本
曰予攸好德明以攸好德為五福之綱遵道遵路即可以見蕩蕩

平平之體言皇極之化大善於世利用出入莫非是道之昭著也
皇極之道其所以致民之化如此是皆天之理天之訓而人主無
絲毫智力於其間知所謂蕩蕩平平正直者則知所謂帝之訓矣
凡厥庶民是訓是行天子之光如日月之照被日近日親而日尊
也近天子之光萬物熙熙之景象也歸極之民蓋如此平康之世
以正直治之強梗之世以剛治之和柔之世以柔治之隨世而為
輕重易之所以有小過大過也然一代之習尚多從人主性之所
近高明者多於用剛沉潜者多於用柔此治體之所以不純故在
矯而克之強弗友變友稱其物之所感此剛克柔克也高明沉潜
制其性之所偏亦剛克柔克也威福玉食之柄不移於下則正直
剛柔之權在于上矣古者尊天而重神不敢自信而待於卜筮以
取決而至誠無私之德常與神明通是以鬼神應之各極其理之
所至而無毫髮之爽故卜筮必可信而禹以為治天下之一時擇
建立卜筮人而命之卜筮蓋其重也如此卜之體色墨所有兩齋
蒙驛克之五兆占之變化往來有貞悔之二體於其差忒不齊之
中而衍之以觀其從違金縢卜三龜大誥朕卜并吉士喪禮卜筮
卜者三人古者卜筮皆用三人蓋吾之所甚嚴而信之者僅取衷
於一人時或不能與神明會故詳以求之龜從筮從筮卜筮兼舉
如龜筮協從大事先筮而後卜晉侯得阪泉之兆越缺遇水遠火
又筮之是也又有獨用之者卜稽如台夢協朕卜卜河朔黎水予
得吉卜卜筮不相襲是也龜筮共違於人雖於卿士庶民有不恤
夫既謂之大疑則固有人所不及知而天知之者著龜之理微矣
而暢煥寒風者天地條舒之氣而繫於人主視聽言貌之間蓋天
人相感之機有不可誣者故箕子以意類明之五者來脩各以其

漢陽華氏鈔書

敎所謂時也極備極無所謂恒也雨暘燠寒風之時不同其為休
之微同也故以五事之修類屬之以為其當如是而已矣求其所
以肅之必為雨又之必為暘哲之必為燠謀之必為寒聖之必為
風者不可得也雨暘燠寒風之恒不同其為咎之微同也故以五
事之不修類屬之以為其當如是而已矣求其所以往之必為雨
潛之必為暘豫之必為燠急之必為寒蒙之必為風者亦不可得
也漢儒不原箕子之意規規然務離而析之所以流為災異之學
庶徵以天道人事相推較故又借歲月日星為王與卿士師尹庶
民之喻蓋旁衍及之非本時之正傳歲以統月日以統日歲與日
月運行不息而成生物之功王以統卿士卿士統師尹王與卿士
師尹勤職不懈而致天下之治積日成月散月於日而月不見積
月成歲散歲于月而歲不見君臣上下大小繁簡之致見矣歲月
日時無易者王卿士師尹不失其職此百穀之所以成人之所以
明俊民之所以章家之所以平康而為治之徵也日月歲時既易
者王卿士師尹失其職此百穀之所以不成又之所以昏俊民之
所以微家之所以不寧而為亂之徵也治與亂存乎其職之失與
不失而已矣王卿士師尹以職言庶民之可言者情也如星有好
風好雨有所好者庶民之情也庶民不能自致則固卿士師尹之
責耳日月之行而有冬夏月之從星而有風雨上之舉動繫乎民
之休戚者如此也月入箕則多風離畢則多雨宿軫則雨宿井則
風風雨以其氣相感故謂星之有好風好雨也福極天之所命者
而人主制其權故養之而可以使之壽厚之而可以使之富節其
力而可以使之康寧教之而可以使之攸好德不傷之而可以
使之考終命然有養之厚之節之教之不傷之所不能及者故必有

漢陽華氏鈔書

潛移默奪於冥冥之中此所以為位育之極功而居九疇之終也
震川自記其後云昔王荆公曾文定公皆有洪範傳其論精美
遠出二劉二孔之上然予以為先儒之說亦時有不可廢者曰
順折衷之復為此傳若皇極言子攸好德即五福之攸好德而
所謂錫福者錫此而已箕子丁寧反覆之意實為深切古今注
家未之及也不敢自謂有得箕子之心於千載之下然世之君
子曰文求義必於予言有取焉矣

劉歆竄入之書

經文有於人心不可安者方望溪以為皆劉歆所竄入可謂卓識
其論尚書云書說之謬悠莫如君奭篇序稱召公不悅及周公代
成王作誥而弟康叔自唐以後眾以為疑朱子出其論始定然折
之以理而未得其情也余既辨周官正戴紀然後悟曰是二者亦

漢陽華氏鈔書

劉歆之為耳蓋歆承莽意作明堂記奏定居攝踐阼之儀而戴記
所傳無是也故預徵天下有逸禮古書周官文字者今記說於廷
中以示明堂記所自出而又多為之徵於文王世子之篇竄馬周
未諸子言禮者莫篤於荀卿而網羅舊聞莫先於史記故於荀氏
司馬氏之書亦竄焉秦稱周公踐阼而召公不悅所以探漢大臣
之心而多為之變以攜之也而於記無可附故於君奭之序竄焉
而並竄魯燕世家以為之徵莽改元稱康誥王若曰朕其弟小子
封以為周公受命稱王之文則當是時尚無篇首周公作洛眾會
之文也歆知其說為天下所心非故復竄此以設疑於後世爾蓋
是篇乃伏生之書博士弟子所誦誦也若早竄焉則眾譏然而辨
其非矣蘇氏謂康誥之首乃洛誥錯簡羣儒曰之亦非也其地耳
時實與多士篇相應而見士於周義亦近焉蓋五服之國各登其

民治而貢士於周故公因而告之然大義無存焉雖存而不論可
也

又云西伯受命稱王而斷虞芮之訟及以是年改元自歐陽氏辨
其妄羣儒然若發蒙矣然特謂司馬氏孔氏毛氏之妄耳書之
傳詩之序自前世多疑其偽惟史記為完書遷知六藝必折衷於
孔子文王服事殷武王未受命周公成文武之德而追王孔子之
言甚著而敢妄為異說乎蓋莽既稱康誥以為周公居攝稱王之
文故復為此以示居攝稱王而復臣節者周公也受命稱王而不
復為人臣者文王也紂君天下數十年西伯斷二國之訟諸侯卿
之遂以是年改元制正朔况孺子襁褓劉崇潛翟義滅宗室王侯
公卿大夫郡國吏士同心相推戴乎詩書之文曰文王受命惟中
身謂繼世而為諸侯也曰文王受命有此武功謂受命為西伯而

漢陽華氏鈔書

專征伐也以受命稱王自史記始而後為書傳詩序者因之耳史
記宣成間始少出而未顯今所傳乃歆所校錄而可據為信乎未
子謂史記之妄歐陽氏所辨明矣惟九年大統未集實為痕瑕焉
呼武成之篇古文也古文尚書毛詩皆自歆發為三統歷考上世
帝王以為文王受命九年而崩則武成及周本紀之文為歆所增
竄尚何疑乎嗚呼歆之偏竄羣書以曲為彌縫乃其妄之所以卒
發於後世歟

詩

王應麟詩考序云漢言詩者四家師異指殊賈逵撰齊魯韓與毛氏異同梁崔靈恩采三家本為集注今惟毛傳鄭箋孤行韓僅存外傳而魯齊詩亡久矣諸儒說詩一以毛鄭為宗未有參考三家者獨文公集傳開意妙指卓然千載之上言閨帷則取匡衡柏舟婦人之詩則取劉向室詩有聲無辭則取儀禮上天甚神則取戰國策何以恤我則取左氏傳抑戒自警昊天有成命道成王之德則取國語陟降庭止則取漢書注賓之初筵飲酒悔過則取韓詩序不可休思是用不就彼岨者岐皆從韓詩焉數下土方又證諸楚辭一洗宋師專已守殘之陋學者誠永涵濡而自得之躍如也

漢陽葉氏鈔書

文公語門人文選注多韓詩章句嘗欲寫出應麟竊觀傳記所述三家緒言尚多有之網羅遺軼傳以說文爾雅諸書粹為一篇以扶微學廣異義亦文公之義云爾

又後序曰詩四家異同惟韓詩畧見於釋文而魯齊無所考劉向列女傳謂蔡人妻作米官周南大夫妻作汝墳申人女作行露衛宣夫人作抑柏舟定姜送婦作燕燕黎莊公夫人及其傅母作式微莊姜傅母作碩人思夫人作大車新序謂伍之傅作二子乘舟弄閨其兄作憂思之詩秦離是也楚元王受詩於浮邱伯向乃元王之孫所述蓋魯詩也鄭康成注禮記以于嗟乎驪虞為嘆仁人以燕燕為定姜之詩以生甫及申為仲山甫申伯以商為宋詩維鵜在梁以不濡其翼為才上天之載讀曰哉至于湯齊讀為騶注周禮云句讀與惟禹陟之之微同康成從張恭祖為韓詩注禮之

時未得毛傳所述蓋韓詩也賈誼謂騶文王之囿虞虞官也歐陽子從之章昭注國語謂采薇王賜諸侯命服之樂黍苗道召伯述賦勞來諸侯與朱子集傳合太史公以薄伐獫狁至于太原出車彭彭城彼朔方為周襄王時之詩班固謂靡室靡家之詩懿王時作城彼朔方之詩宣王時作白虎通以相鼠為妻諫夫之詩趙岐以小弁為伯奇之詩漢儒言詩其說不一如此閨帷正風之始也魯齊韓以為康王政衰之詩揚子云傷始亂鹿鳴正雅之始也太史公云仁義陵遲鹿鳴刺焉聖人刪詩豈以利詩冠風雅之首哉揚子又云正考甫常晞尹吉甫矣公子奚斯常晞正考甫矣正考甫得商頌而以為作商頌奚斯作新廟而以為作魯頌此皆先儒所不取許叔重說文謂其稱詩毛氏皆古文也而字多與今詩異豈詩之文亦如書之有古今歟併擬而錄之

漢陽葉氏鈔書

湛園劉記孔子曰誦詩孟子亦曰誦詩誦者抑揚高下其聲而後可以得其人之性情與其貞淫邪正憂樂之不同然後聞之者亦以其聲之抑揚高下也而入於耳而感於心其精微之極至於降鬼神致百物莫不由此而樂之威衰莫逾焉當時教人誦詩必各有度數節奏而今不傳矣詩之度數節奏既失則八音之器雖設亦具文耳於是後之說詩者泛泛焉無所主而專求之文字之間其說支離畔散理義多而性情少此詩所以益亡也

詩序

戴氏埴曰詩序舊以為夫子子夏所作然鄭康成解詩于煙謂箋箋重也以經文既有毛注鄭則重為發明于序則直注之使序非毛公之言則毛公豈得無注毛苟有注則鄭亦必言箋緣衣序云高子曰靈星之尸也與定之方中注云仲梁子曰初立楚宮也閔

官注云孟仲子曰媒官也無以異一係之序一見之注講師附益可見十月之交兩無正小宛小旻四詩序謂刺幽王鄭謂刺厲王燕燕之詩序謂莊姜歸妾鄭於禮之坊記為定姜之詩使序出于夫子子夏康成其說為異同之論乎經傳既混而為一其間或夫子及子夏之辭亦不可辨梅菴解詩純用正經蓋有見于此

詩亡辨

金華王柏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孟子之言實二經始終之要義理之所關也解者謂夫子止因雅亡而作春秋則雅者自為朝會之樂春秋自為魯國之史事情潤遠而脉終不貫且孟子言王者之迹熄而詩亡非曰王者之詩亡也且言詩風雅皆在其中非獨以為雅也王制有曰天子五年一巡守命大師陳詩以觀民風自昭王膠楚澤之舟穆王迴徐方之馭而巡狩絕

漢陽華氏鈔書

迹諸侯豈復有陳詩之事哉民風之善惡既不得知其三百篇者又多東遷以後之詩無乃得於樂工之所傳誦而已至夫子時傳誦者又不可得益不足以盡著諸國民風之善惡然後因魯史以備載諸國之行事不褒貶而善惡自明故詩與春秋體異而用則同

安溪詩七解

時解謂邶鄘以下多春秋時詩也而曰詩亡蓋自秦離降為國風天下無復有雅而王者之詩亡矣愚謂畿內之地亦有風謠雖西周盛時豈能無風王朝卿士賢人閑時念亂雖既東之後豈盡無雅只可以正變分治亂不可以風雅為感哀也觀二雅體製不進於頌東遷後猶有魯頌况雅乎然西周不見所謂風東京亦復無雅者意畿內醇美之詩悉附于二南以為正風而衰亂之音則別為王風而為變至雅之無東則序詩者失之也今觀所謂平王之

孫齊侯之子赫赫宗周衰如滅之周宗既滅今也日盛國百里明是王幾有正風東遷有變雅之證而說詩者穿鑿以就其例此正如成王不敢康噫嘻成王惟彼成康奄有四方明是成王康王緣說者謂皆周公制禮作樂時詩遂以為非二王而別為解釋耳其可信乎此三百一大義不敢附和先儒而不閱所疑也况風詩是王者命太史採陳而行賞罰之典於春秋所取之義尤切奈何專以無雅為詩亡乎

儀禮

教繼公儀禮集說其序云魯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即今儀禮也生之傳既不存而王肅袁準孔倫陳銓蔡起宗田僧紹諸家注亦未流傳於世今自注疏而外他無闕焉豈非昌黎所言文既奇奧且沿襲不同復之無由學者不好故亦不之傳說耶夫以周公之

漢陽華氏鈔書

著作三代之儀文學者有志繼古禮文之事乃以其詞之難習遂無以通其義非有志于學者之所為也元大德中長樂教繼公以康成舊注疵多醇少輒為刪定取賈疏及先儒之說補其闕又未足則附以己見名曰集說蓋不以其艱辭與義自委者已宋相馬廷鸞生五十八年始讀儀禮稱其奇詞與音中有精義妙道焉繼公字君善悉曲折中有明辨等級焉觀于繼公是書不信然歟繼公字君善聞人而家于吳與居小樓日從事經史吳士多從之游趙孟頫其弟子也以江浙平章高彥敬薦為信州教授

王守溪鑒曰今經惟禮最繁亂惜不一經朱子緒正朱子嘗欲以儀禮為經禮記為傳經傳相從誠千古之特見也若士冠禮則附以冠義士昏禮附以昏義士相見禮附以士相見義鄉飲酒禮附以鄉飲酒義鄉射禮附以鄉射義燕禮附以燕義大射禮附以大

射義聘禮附以聘義公食大夫禮附以公食大夫義觀禮附以朝
事如草廬所附亦得矣然其餘有不可附者亦無如之何姑循其
舊而釋之庶不失古之義朱子晚年著儀禮經傳始家禮次鄉禮
次學禮次邦國禮次王朝禮秩然有序可舉而行然其間雜引大
戴禮春秋內外傳新序列女傳賈誼新書孔叢子之流合以成之
乃自為一書非以釋經也至勉齋續喪祭二禮草廬纂言割裂經
文某亦未敢從也

又曰漢興高堂生得儀禮十七篇後魯共王壞孔子宅得古文禮
經于孔氏壁中凡五十六篇河間獻王得而上之其十七篇與儀
禮正同餘三十九篇藏秘書府謂之逸禮其後劉歆欲列之學官
諸博士不肯置對而止孔鄭所引逸中當禮禘于太廟禮王居明
堂禮皆其篇也唐初猶存諸儒曾不以為意遂至于亡

漢陽黃氏錄

亡續今弘傳可見 草廬撫拾殘缺合為逸經八篇其投壺奔喪禮
取之小戴公冠禮諸侯遷廟樂廟禮取之大戴中當禮禘于太廟
禮王居明堂禮取之鄭注雜合以成之亦愛禮存羊之意乎

張爾岐吳氏考註駁謬

愚讀儀禮自鄭賈註疏外偶得吳氏考註稍一涉目輒掩卷置度
間以其註皆來自鄭賈往往失其端末至其自為說則大違經意
故也及儀禮鄭註句讀成乃取考註為之勘訂其不用鄭賈者四
十餘事唯少牢篇尸入正祭章補出尸受祭肺四字為有功子經
餘皆支離之甚不須拮擗疵病立見疑其書殆庸妄者託為之不
然草廬名宿豈應諫謬至此後得三禮考註序讀之又取其書與
之覆較遂確然信其非吳氏之舊也序云忘其僭妄輒因朱子所
分禮章重加倫紀其經後之記依經章次秩序其文不敢割裂一

仍其舊附于篇終今此書則割裂記文散附經內矣序又云二戴
之記中有經篇離之為逸經禮各有義則經之傳也以戴氏所存
兼劉氏所補合之而為傳傳十五篇今此書十五篇則具矣士相
見公食大夫二篇但朱則禮記之文以充數求所謂清江劉氏之
書無有也至于逸經八篇序則又詳列其目矣公冠遷廟樂廟取
之大戴奔喪投壺取之小戴中當禮于太廟王居明堂取之鄭氏
註逸經雖曰八篇實具其書者五篇而已其三篇僅存篇題非實
有其書也今此書則取大戴明堂列之第二蓋不知王居明堂之
與明堂為有辨也三者與序皆不合其不出于吳氏也審矣序又
云正經居首逸經次之傳終焉皆別為卷而不相紊此外志以歸
諸戴氏之記朱子所輯及黃氏喪禮楊氏祭禮亦參伍以去其重
複名曰朱氏記而與二戴為三草廬本書次第畧見于此數言今

漢陽黃氏錄

此書朱記了不可見而又雜取二戴之書名為曲禮者八篇龐雜
粹會望之欲迷與草廬所云此外志以歸諸戴氏之記者又不合
矣何物妄人謬誣先儒至此真可恨也 又何喬新書儀禮叙後
錄云三禮考註近刻于吾野廬陵楊文貞公以為此文正公所考
定而晏壁彥文掩為已作者也竊嘗考之文正公考定儀禮正經
與記一仍其舊今考註仍于朱子通解經傳雜然無倫其所註釋
徒取鄭康成賈公彥之文而綴輯焉亦與易書戴記纂言之文不
類決非出于公手豈晏氏不見公本而以己意為之耶考注一書
前人已判其為偽而猶流傳至今者以此經習之者鮮人不及深
考遂致坊間流布不已耳愚為拈出庶不使後學受其疑誤將以
暇日準吳氏所序次第訂為一書當亦禮家之巨觀也
吳氏三禮考註于儀禮諸篇皆以記隨經而取二戴公符投壺樂

廟等篇繼之曰儀禮逸經又名射義聘義等篇曰儀禮傳蓋略做朱子古禮經傳通解之例而解處多誤當時何不據朱黃成書表章之而又自生枝節為也如冠禮角柶以角為四升酒器柶為楔齒皆謬甚

方望溪論周官非偽作

嗚呼世儒之疑周官為者豈不甚蔽矣哉中庸所謂盡人物之性以贊天地之化育者於是書具之矣蓋惟公達于人事之始終故所以教之養之任之治之之道無不盡也惟公明于萬物之分數故所以生之取之聚之散之之道無不盡也運天下猶一身視四海如與作非聖人而能為此乎然自漢何休宋歐陽修胡宏皆疑為偽作蓋休耳熟于新莽之亂而修與宏近見夫熙寧之弊故疑是書晚出本非聖人之法而不足以經世也莽之事不足論矣熙

漢陽書氏鈔書

寧君臣所附會以為新法者察其本謀蓋用為富強之術以視公之依乎天理以盡人物之性者其根源較然異矣就其善者莫如保甲之法然田不井授民無定居而責以相保相受有尋奇義相及則已利害分半而不能無拂乎人情矣修與宏不能明辨安石所行本非周官之法而乃疑是書為偽是猶懲覆轍而廢與馬也是書之出千七百年矣假而戰國秦漢之人能偽作則冬官之缺後之文儒有能補之者乎不惟一官之全小司馬之缺有能依倣四官之意以補之者乎其所以不能補者何也則事之理有未達而物之分有未明也嗚呼三王致治之迹其規模可見者獨有是書世變雖殊其經綸天下之大體卒不可易也若修與宏者皆世所稱顯學之儒而智不足以及此尚安望為治者篤信而見諸行事哉必此之疑則惟安于苟道而已此余所以尤痛疾乎後儒之

浮說也

方望溪周官辨偽

凡疑周官為偽作者非道聽塗說而未嘗一用其心即粗用其心而未能究乎事理之實者也然其間決不可信者實有數事焉周官九職貢物之外別無所取于民而載師職則曰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市官所掌惟屨布與罰布而屨人之紋布總布質布別增其三夏秋二官毆疫檜蓋攻醢蠹去妖鳥毆水蟲所以除民害安物生肅禮事也而以戈擊墻以矢射神以書方厭鳥以牡犗象齒殺神則荒誕而不經若是者按之于理則不宜驗之于人心之同然則不順而經有是文何也則莽與歆所竄入也蓋莽竊六藝以文蓋言而沒民之政皆託于周官其未篡也既以公田口井布令故既篡下書不能遽變十一之說而謂

漢陽書氏鈔書

漢法名三十稅一實十稅五則其意居可知矣故歆承其意而增竄閭師之文以示周官之田賦本不止于十一也莽立山澤六筭權酒鑄器稅眾物以窮工商故歆增竄閭師之文以示周官征布之目本如是其多也莽好厭勝故妄憑証為天下訕笑故增竄方相壺涿智族庭氏之文以示聖人之法固如是其多怪變也夫歆頌莽之功既曰發得周禮以明因監而公孫祿數歆之罪又曰顛倒五經使學士疑惑則此數事者乃莽與歆所竄入矣矣然猶幸數事之外五官具完聖人制作之意昭如星日其所偽託按以經之本文而白黑可辨也古者公田為居井竈場園取具焉國賦所入實八十畝孟子及春秋傳所謂十一乃總計公私田數以為言若周之賦法不過歲入公田之穀并無所謂十一之名也又安從有二十而三與十二之道哉閭師之法通乎天下又安有近郊

遠郊甸稍縣都之別哉載師職所以特舉國宅園廩漆林以田賦之外地征惟此三者耳今去近郊十一至無過十二之文而載師職固辭備而義完矣周官之田賦更無可疑者矣周之先世閭市無征及公制六典商則門征其貨賈則閭市征其廛蓋以有職則宜有貢又懼所獲過贏而民爭逐未耳肆長之歛總布蓋總一肆買賒官物所入之布而歛之非別有是征也若質布則本職無是歛布則通經無是也今去紋布質布總布之文而廩人職固辭備而義完矣周公之市征更無可疑者矣方相氏之索室政疫也庭氏之射妖鳥也若族氏之覆妖鳥之巢也乃聖人明于幽明之故而善除民惑也害氣時作妖鳥夜鳴人之所忌其氣焰足以召疾殃故立為經常之法俾王官帥眾而政之引弓而射之則民志定其氣揚而天厲自息矣夫疫可政也而家熊皮黃金四目與莽之

漢陽葉氏鈔書

遣使負驚持幢何異乎卜得吉兆以安先王之體魄而入廟戈擊四隅以政方良與莽之令武士入高廟拔劍四面提擊何異乎妖鳥之巢可覆也而以方書日月星辰之號懸其巢妖鳥之有形者可射也不見其形而射其方猶有說也神之降不以德承焉不以物享焉而射之可乎水蟲之怪可政也而其神可殺乎神無形而有死神死而淵可為陵其誰懼天下與莽之鑄成半錫銅人膚文挑湯精觀觀瀛屋壁異事而同情今于方相氏去家熊皮黃金四目及大喪以下之文于若族氏去以方書下之文于壹派氏去若欲殺其神以下之文于庭氏去若神也以下之文則四職固辭備而義完矣其他更無可疑者矣凡世儒所疑于周官者切究其義皆聖人運用天理之實惟此數事揅以制作之意顯然可辨其非真而于莽事則皆若為之前轍而開其端兆然則非歛之贏入而

誰乎昔程子出大學中庸于戴記數百年以來莫有異議朱子作詩小序雖有妄者欲復開其味而信從者稀矣惜乎是經之大體二子斷為非聖人不能作而此數事未得為二子所菲笑也雖然理者天下之公也心者百世所同也然則姑存吾說以俟後之君子其可哉

又云媒氏仲春之月大會男女奔者不禁近或為之說曰是乃聖人之所以止佚淫而消閹辨也每見此庶之家族者改適猜嫌叢生變詐百出由是而成獄訟者十四三焉豈若天子之吏以時會之而聽其相從于有司之前可以稱年材使各得其分願哉管子治齊以事媒合獨猶師其意則斯乃民治之所宜也審矣嗚呼管子生政散民流之後而姑為一切之法是不可知若成周之世則安用此哉自文王后妃之躬化遠蒸江漢至周公作洛道洽政行

漢陽葉氏鈔書

民知秉禮而度義也久矣又况周官之法冠昏之禮事黨正教之比戶之女功鄒長稽之凡民之有表惡者雖未麗于法而已坐諸嘉石後諸司空任諸州里尚何怨曠陰私暴詐之敢作哉管子合獨之政乃取嫁寡而官配之若會焉而聽其自奔則雖亂國污吏能布此為憲今乎蓋莽之法私鑄者伍坐沒入為官奴婢傳諸種官者以十萬數至則易其夫婦民人駭痛故欲增竄媒氏之文以示周官之法官會男女而聽其相奔則以罪沒而易其夫婦猶未為已甚也莽之母死而不欲為之服歟與博士獻議周禮王為諸侯總衰弁而加環經同姓則麻異姓則葛今周禮司服無弁而加環經三語則媒氏之文為歟所增竄也決矣嗚呼聖人之法所以循天理而達之也聖人之經所以傳天心而播之也乃為悖理逆天之語所混淆至于二千餘年而不可辨則故誠萬世之罪人也

余嘗病班史于莽之亂政妄言纖悉不遺于義為疎于文為繁然周官之為故所備亂者乃賴班史而脩得其微豈非聖人之經天心不欲其終晦而既蝕復明固有數存乎其間耶

應嗣寅駁草廬周官說

女祝一官草廬以為非禮宜刪謹按六官之大不容無祀記曰追者老婦之祭又后享先蠶皆不容無祀况古者大雩逐疫通乎上下不可謂禴禴之事非禮大司馬之職吳氏謂并冢宰司徒宗伯司空之職而兼之恐不得如此謹按夫冢宰車輦馬牛平日皆屬于司徒有事則發而用之若非出車蒐狩則司馬原為無事之官至若辨論官材論進士之賢者以告于王正司馬職也先王設官犬牙相制或末可議乎

吳氏以為古不聞凡有獄訟皆入矢與金于官然後受而聽之者

漢陽葉氏鈔書

鄭康成云訟以財貨相告獄以罪名相告夫民之爭辨皆訟也既訟而累繫者皆獄也先王之時為弓矢自有官戎器又不許弔于市民何從得東矢以入于朝貧者又何由備鈞金而後與人訟哉謹按兩造者兩爭者皆造于廷而面斷之也兩劑者兩訟所歷之辭也訟方爭曲直獄則曲直已判又復告理也夫小民之訟閭閻族師黨正州長鄉大夫既聽之矣此則敢煩司寇者苟非大族則刀民豈患其貧而無告哉果貧而無告則履舄石而號謁路鼓而鳴豈患其不能自達哉先王之為此法亦善矣先王之世士民無不習射者而吳氏乃謂民何由得矢甚矣其固也

吳氏以為大祭祀不用犬牲未有其據而犬人亦無大祭不用之文

應嗣寅名撫譙杭人學者稱潛齋先生經說極有開發此數條

亦人所節鈔者惜無由覩其全也

禮記唐陸德明曰記二禮也者缺此云禮記

周官儀禮為聖人之遺經而禮記四十九篇則漢戴聖所刪馬融所定即儀禮之傳疏也宋熙寧間王安石經義罷周官儀禮而專禮記朱晦翁怪其廢經用傳請修三禮而未成書至明亦置周官儀禮而獨存禮記一科終不能改熙寧之舊

郝京山云禮非夫子原定之書矣後儒各記所聞致相矛盾違觀自能折衷其有不知存而勿論牽強附合失之愈遠如王制云公侯國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而周禮云公五百里侯四百里伯三百里子二百里男百里王制云天子三公九卿下至元士百二十人而周禮官職且多至三百六十若其不可勝數也王制云次國三卿一命于其君小國三卿皆命于其君而周禮云諸

漢陽葉氏鈔書

侯之卿大夫士皆命自天子月令封諸侯于孟夏而祭統云出田邑以秋禡記云公圭九寸侯伯圭七寸子男圭五寸而周禮云子執殺壁男執蒲璧聘記云諸侯朝天子圭繅皆九寸三采諸侯圭繅皆八寸二采而周禮大宗伯考工記皆云天子諸侯圭璧長短各以等差禮器云天子堂九尺而考工記云堂崇三尺王制云諸侯于天子五年一朝又云天子與諸侯相見曰朝而周禮大宗伯云春曰朝夏曰宗秋曰覲冬曰遇然儀禮惟有覲禮無所謂朝宗遇而大行人又有九服分六歲來朝之說禮器云天子席五重諸侯席三重周禮司几筵職云天子席三重諸侯再重周禮典命禮云各視其命數天子大夫四命四牢而檀弓云大夫遣車五乘諸侯之卿大夫與天子之卿大夫命數異而廟制與相見之贊小斂之衣几筵云席諸侯與天子卿大夫士又無別曲禮王制月令皆

云五祀惟大夫祭周禮亦云五祀而祭法云王立七祀諸侯五祀大夫三祀士二祀庶人一祀王制天子七廟或云九廟士二廟又云士一廟祭法自天子至于士廟外各有壇墀而王制但有五七等數無壇墀王制祭統皆云夏祭曰禘郊特牲祭義云春禘明堂位云季夏六月禘禘記又云七月禘然則禘者常祭耳而喪服小記大傳皆云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而不禘則祭無復有大于禘者矣祭法天子泰壇地于泰坎周禮國丘方澤樂舞玉帛天地各異是祭天與地分也而詩周頌昊天有成命為祀天地之樂則是尊天地本合也祭義云郊之祭大報天而主日以月配是祭日月與天合也而祭法又云祭日月星與四時水旱同郊用饋日月同少牢周禮亦云禘祀昊天上帝實柴祭日月星辰則是祭日月與天又分也月令仲夏大雩于上帝是五月也而春秋傳云龍見

漢陽葉氏鈔書

而雩是四月也郊特牲云郊用騂尚赤而周禮大宗伯以蒼璧祀天其牲各倣其器之色是郊牲又用蒼也祭法天地皆騂犢而周禮陽祀騂牲陰祀黝牲是地之牲用黑不用騂也曲禮云大饗不卜表記亦云大事有時而周禮大宰祀五帝卜日祀大神祇亦如之是又無時也郊特牲云郊用辛而月令云擇元日是又不定于辛也社用甲日而月令仲春擇元日命民社周書召誥社以戊日是又不定于甲也曲禮大夫祭以牽牛而儀禮大夫祭以少牢也是以侯禮也禘記云士弁而祭于公冠而祭于己而論語云宗廟之事端章甫為小相章甫冠名是祭于公亦冠也玉藻以玄冠為齋冠玄端以天子燕居諸侯之祭服而士冠昏與卿大夫聘享上下通用玄冠玄端周禮冕衣裳五等皆祭服而曾子問云冕而親

迎樂記云魏文侯端冕聽古樂則是亦衣端也周書顧命成王康王臨朝君臣皆冕服則是冕服不止祭也禮器云天子龍衮諸侯黻士玄衣纁裳而周禮云侯伯鷩冕子男毳冕孤希冕大夫玄冕士皮弁服玉藻云國君帶朱綠大夫玄華士緇故士冠禮三加帶皆緇而禘記又云諸侯大夫帶皆五采士二采祭義云君用玄冕夫人用副幃而周禮又云王后用副幃喪大記云復衣不以衣尸不以斂而士喪禮又云以衣尸喪大記云士小斂陳衣于房西領北上大斂陳衣于序東西領南上而士喪禮云大小斂皆陳衣于房皆南領西上而周禮云天子舍用玉而禘記云用貝喪大記云君于大夫疾三問之而禘記云卿大夫疾君問無筭喪大記云公之喪大夫俟練而歸士卒哭而歸禘記云大夫次于公館以終喪士練而歸奔喪云大功望門而哭齊衰望鄉而哭禘記又云聞兄弟

漢陽葉氏鈔書

之喪大功以上見喪者之鄉而哭士喪禮小斂朔奠皆陳鼎遺奠陳五鼎皆具牲牢周禮牛人亦云喪事共奠牛而禘記有子以遺車視牢具載饌為非禮喪奠脯醢而已喪大記云四鄰賓客弔其君後人主而拜蓋君為臣主君拜則主人拜其後而曾子問又云衛靈公弔季桓子之喪哀公為主拜季康子亦拜孔子謂喪有二孤季康子之過則後拜又非也曾子問云金革之事無避也者伯禽有為之喪大記又云既卒哭升經帶金革之事無避也曾子問云慈母無服儀禮又云慈母如母服檀弓云天子之哭諸侯也爵升經緇衣而周禮又云天子為諸侯總衰檀弓云祥而鴈是月禘從月樂則是祥之月不作樂而又云孔子既祥彈琴十日而成笙歌雜記云批用桑儀禮特牲又云批用棘郊特牲云鼎俎奇邊豆偶鄉飲酒義云六十者三豆八十者五豆是豆亦奇也檀弓云

孔子惡野哭者又云孔子哭伯高曰吾哭諸野曲禮云卜筮不相襲而周禮又云大事先筮後卜王藻云天子日食少牢月朔太牢而周禮又云王日一舉是日食亦太牢也射義云天子教駒虞周禮亦然而儀禮鄉射亦歌駒虞是士庶人與天子同樂也周禮司射云王射六耦三侯儀禮大射諸侯三侯射三侯周禮王虎熊豹侯諸侯熊豹侯卿大夫麋侯而鄉射記又云天子熊侯白質諸侯麋侯赤質大夫士布侯畫虎豹麋侯如此之類錯雜紛拏師說相承言人人殊雖使考證詳確古今異宜亦難盡用而鄭康成輩好信不通執此微彼及其不合牽強穿鑿請張百出初學為其所眩惑隨聲應和莫知其謬世儒所以苦于讀禮也

月令

錢氏歆云月令于劉向別錄屬明堂陰陽記則是篇本古明堂遺

漢陽葉氏鈔書

制呂氏從而錄之秦有天下不聞有事于明堂蓋非不韋所撰而蔡邕王肅張華皆是言周公作必有所據呂氏錄明堂陰陽記舊文于首以為網附以八覽六觀為日中間雜入秦官無足怪也且言太尉為秦官者據漢百官表之文也然晉語公使祁奚為元尉韋昭注云中軍尉也鐸過冠為與尉韋昭注云上軍尉也管子分州以為十里里為之尉又曰莞菴藏于里尉則尉之稱不自秦始亦周官之名矣

春秋

春秋一書皆史舊文即當時史氏先後重輕悉從所告授之成律不得意裁至于仲尼毫無所益如亂臣賊子最所先誅乃趙盾之罪定于董狐崔杼之名章于南史鄭之髡頑齊之陽生赴以暴疾隱弒書卒其他郭公夏五竟爾闕如書字書名咸非新意所以云

詩亡後作知罪惟斯者正以春秋國史不藏于家朝典野修似居作者之實因文取義難辭罪我之名旨有要歸文無別報故韓起觀書史氏曰周禮具存孟子去聖未遠曰其文則史後世拘求一字漫擬刊書甚者謂南面假之匹夫事同改物夏時冠于周月義失從王春秋之晦非一日矣

春王正月周之時以建子之月為春此尊王第一義非以夏時冠周月也行夏之時乃夫子答顏子為邦之問以為邦者常用夏時穀輅周冕韶樂耳非遂以之作春秋也即經文所書月如僖公夏四月不雨至六月雨者若用夏正則三時不雨六月乃雨春不得耕夏不得種為災大矣是知六月為周建巳之月得雨可以耕種無妨于農事故是年不書旱亦不書饑左傳凡諸侯有命告則書不告則不書杜註承其告辭史乃書之于策若所傳聞行言非將

漢陽葉氏鈔書

君命則記在簡牘而已不得記于典策此蓋周禮之舊制按策書存國之大體故宜畧簡牘載四方之傳聞故宜詳二者之史缺一不可後世實錄則策書之類也而簡牘無聞焉實錄所書又不實然彼野史以興究其原亦簡牘之類與

春秋戰國形勢

齊桓始伯天下莫彊焉齊衰而晉彊晉衰而楚彊楚衰而吳彊此邵文莊之言春秋形勢始于此王澤之新自秦併天下始秦併天下自三家分晉而力不足以禦秦始此尹起華之言發明初命晉大夫魏斯趙籍韓康為諸侯者戰國形勢由于此金仁山曰春秋之所憂在楚史記之所憂在秦二者居天下之大勢矣真皆天下名言也

公穀二傳之不同于左氏蓋當時實未之見也仲尼與左邱明同

觀史記而作春秋春秋之經綱也在傳其目也讀三傳者必當以左氏為主

漢國論何休公羊宣發

公羊穀梁俱受春秋于子夏公羊鮮引戴宏序云子夏傳與公羊高見字下高傳子平平傳子地地傳子敢敢傳子壽至漢景帝時壽乃共弟子齊人胡毋子都著子竹帛與董仲舒皆見于國獄是也楊士勛穀梁釋云穀梁子名做字元始魯人一名赤也受經于子夏傳孫卿卿傳魯人申公申公傳博士江翁其後魯人榮廣大善穀梁又傳蔡千秋宣帝好穀梁推千秋為郎由是穀梁之傳大行于世是則公穀皆受經于子夏故其言大抵相同而又有相抵忤者當是流傳之異二傳皆是口相傳授至漢始著竹帛傳公羊者以為孔子懼衰世之禍隱晦其文故不著竹帛而學者徒

漢陽黃氏鈔書

私相授受而已此何休之妄說也漢書藝文志亦曰有所隱諱貶損不可書見口授弟子弟子退而異言即明此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故論本事而作傳明夫子不以空言說經也春秋所取損當世君臣有威權勢力其事實皆形于傳是以隱其書而不宣所以免時難也是說也予未之信孔子作春秋上紀天時下明王道所以正人心而抑邪說也欲正人心而抑邪說必昌明其說于天下而使天下人喻于吾之說然後可以開其愚蔽而革去其邪心若徒與其弟子私相授受而已天下何由知之知之者獨其弟子則春秋可以不作善乎杜氏之言曰制作之文所以率往考來情見于辭言高則言遠辭約則義微此理之常非隱之也聖人包周身之防既作之後方復隱諱以避患非所聞也孟子曰子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又曰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孟子之好辯即

周身之防句疑誤

孔子作春秋之意也使孔子自諱其辯隱秘其書而不出亂臣賊子何所見而知懼哉作春秋則禍非所避欲畏禍則春秋不如弗作懼威權勢力而苟避之是班氏以小人之心度量君子也何休因班氏之說遂詆春秋黜周王魯又曰春秋黜杞舊宋而新周引誠文云某覽史記援引古圖推集天變為漢帝制法陳叙圖錄又云公羊五世至漢胡毋生董仲舒推演其文世人乃聞此言去孔子卒後三百歲矣何不全身之有何休之說皆公羊傳所未有也其所云黜周王魯為漢制作豈獨詆春秋哉其為公羊之累亦已甚矣況其鮮傳不由傳意蓋空立義辭晦意滯凡一例而前後矛盾不可通者難以枚舉使春秋本意若此學士家猶難于尋覓後亂臣賊子非盡讀書知文字者也欲其一見而知懼理所必無者矣愚故謂何氏之從祀不可不廢而十三經註家唯公羊傳不可存也

漢陽黃氏鈔書

論語

馮山公云論語二十篇孔子七十以後之言居多矣何也史記孔子去魯年五十六凡十四歲而反乎魯其為七十無疑所云歸與歸與以裁吾黨小子答問于是為多七十從心假我數年之語可徵也又考家語七十二弟子解及史記仲尼弟子列傳其載數數特詳惟子路少孔子九歲其曾閔樊卜顓孫澹臺皆少孔子五十以下而子淵子羔子賤子游及原冉公西端木之徒皆少孔子四十上下此鑿然二書可考者孔子七十時曾子才二十四歲耳而其書尚成于門人且記曾子啟手足語曾子沒時孔門弟子畧無

孝經

考經當秦火之餘頗乏之子貞出之河間獻王上諸朝長孫氏江翁后蒼翼奉張禹之徒皆名其學凡十八章所謂今文也武帝時魯共王得考經與尚書論語于壁中以為秦時孔鮒所藏昭帝時魯國三老始以上獻孔安國為之傳凡二十二章所謂古文也劉向參校古文省除繁惑以十八章為定鄭眾馬融鄭康成皆為之注專從今文古文不得列于學官而安國之本亡于梁隋開皇中王邵始訪得之以示河間劉炫炫遂分庶人章為二曾子敢問章

漢陽葉氏鈔書

為三又多閨門一章以足二十二章之數且叙其得喪講于人間時議皆疑炫所自作而古文非復孔氏之舊矣唐開元間詔諸儒集議劉知幾請行孔傳司馬貞力非之獨主鄭說元宗自為之注用十八章為正先是自天子至庶人五章惟皇甫湜標其目兕于章首至是用諸儒議章始各有名如開宗明義等類為之疏者元行冲也至宋邢曷為正義訓詁益復加詳而當世大儒司馬溫公范蜀公則皆尊信古文司馬公為古文指鮮追朱子謂刊誤為經一章傳十章而臨川吳氏復以為隋時所得古文與今文增減異同率不過一二字文勢曾不若今文之順以許慎說文所引桓譚新論所言考證皆不合決非漢世孔壁之古文爰因刊誤重以古文今文校其同異焉夫今文最先出自劉向鄭康成等以及唐世臣皆知表章之其書固已通行古文出稍後而安國之傳既亡劉

炫之本又非真豈其顯晦各係于時之好尚哉

馮山公景文謂孝經古今文宜並存以待學者之自擇則真偽不可掩奈何專以顏本為定閨門一章出于孔壁唐司馬貞獨以為隋劉炫偽作而黜之豈非有見于當日閨門不肅而為國諱邪于是乎馬嵬之禍不旋踵王安石謂春秋斷爛朝報不列學官而宋遂北轅鳴呼唐則閨門之教廢宋則復讐之義亡也小人侮聖人之言其害如此

今又有為考經說者以毋念爾祖聿修厥德為天子章之首一人有慶兆民賴之為諸侯章之首自此以至庶人章皆以上章之末所引詩書冠于後章之前于文勢既不順于義理又非有加且無論紛然割裂大失咏嘆淫泆之旨即以兆民二字言之天子曰兆民諸侯曰萬民著在左傳古人別嫌明微立言必非苟而已也夫

漢陽葉氏鈔書

庶人之賤禮可從畧何必以獨缺引證為疑若如所定以無忝二字歸之母亦談何容易耶何文定有言諸經既經朱子訂定學者但當謹守至哉斯言當書諸紳

孟子

周密齊東野語曰李昉伯著論非孟子後舉茂才論題出經正則庶民興不知出處曰吾無書不讀此必孟子中語也擲筆而出晁說之亦著論非孟子建炎中宰相進擬除官高宗以孟子發揮王道說之何人乃敢非之勒令致仕鄭叔友亦非孟子曰軻忍人也辯士也儀秦之流也戰國縱橫捭闔之士皆發冢之人而軻能以詩禮著也余曰孟子何可非昉伯所以非之者謂不當勸齊梁之君以王耳昔武王伐紂舉世不以為非而伯夷叔齊獨非之東萊先生曰武王憂當世之無君者也伯夷憂萬世之無君者也予于

泰伯亦然至于說之叔友拾其遺說而附和之吾無取焉

金臺子泰伯上孫寺丞書云鷄鳴而起誦孔子孟軻聖人之
言纂成文章以康國濟民為意進孟子與孔子並且曰羣聖人
尊之至矣集中特引用七篇特多謂李不喜孟至于不讀妄也
宋人葉紹翁亦力辨之

明姚福曰溫公平生不喜孟子以為偽書出于東漢因作疑孟論
而其子康乃曰孟子為書最善直陳王道尤所宜觀疾革猶為孟
子解二卷福按司馬氏父子同在館閣而其好尚之不同乃如此
雖父子之至親而不敢苟同其亦異乎阿其所好者矣見青溪暇
筆按余隱之有尊孟辨朱子獨取之而改其未當者見文集

趙氏曰孟子通五經尤長于詩書程子以為孟子云可以仕則仕
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遠則遠孔子聖之時者也故知易

漢陽葉氏鈔書

者莫如孟子又云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與春秋
無義戰春秋天子之事故知春秋者莫如孟子然終未及孟子之
知禮也觀任人有問屋廩子一章可謂知禮者莫如孟子矣

五雅三蒼考

五雅者爾雅小爾雅廣雅續爾雅埤雅也爾雅周公所作劉向云
史佚教其子以爾雅三朝記孔子曰爾雅觀于古足以辨言矣元
命包曰子夏問夫子作春秋不以前載首基為始何以是知為周
公也楊雄答劉歆謂游夏之徒所記謬矣自漢世雖有說其
業乃顯疏注雖夥惟郭璞邢昺傳至今小爾雅陳涉博士孔鮒撰
有廣詁廣言廣訓廣義廣名廣服廣器廣物廣為廣默及度量衡
十三章見孔廣雅魏博士張揖撰凡不在爾雅者著於篇隋曹憲
為之音釋避場帝諱改名博雅續爾雅劉伯莊撰見唐志埤雅宋

陸佃撰書藏蟲魚鳥獸草木名物喜採俗說而不專王氏之學此
五雅也若楊雄方言劉熙釋名劉省要雅李商隱爾雅劉溫潤
范爾雅羅願爾雅翼皆沿其名耳三蒼者蒼頡訓纂漢書也秦李
斯作蒼頡一篇或云七章楊雄作訓纂易蒼頡重複之字凡八十
九章漢和帝永光中郎中賈逵作滂喜篇為蒼頡訓纂之下卷曰
三蒼此一說也說卦傳釋文以李斯蒼頡趙高爰歷胡毋敬博學
為三蒼又一說也隋志言郭璞注三蒼而張揖埤雅樊恭廣蒼則
又沿其名者云

石經

唐文宗開成二年冬十月國子監石經成劉昫曰時上好文鄭覃
以宰臣判國子祭酒依後漢蔡邕刊碑立于太學創立石壁九經
諸儒校正訛謬上又令翰林勒字官校字體又率師法故石經立

漢陽葉氏鈔書

後數十年名儒皆不窺之以為蕪累

鄭覃石經只有經文每經之下皆書某人注如儀禮則曰鄭氏注
蛇足之甚至有司徹篇亦有誤書字豈當時未及檢正所謂強努
之末者歟監本十三經注疏萬歷十三年間某人奉旨校刊謬誤
甚多儀禮經文至脫去一兩行今人較書多據監本監本何足據
也近日人補石經字亦據監本有司徹篇有石經闕處違當監本
脫處者幸于剝蝕中依稀辨出三字乃知書以舊本為貴也吳氏
本經文差處少亦似明初舊本若一落今日坊間不知作何狀矣

十三經注疏類抄

十三經注疏類抄四十卷吳郡陸翼王先生紹元與其友王周臣
挺同輯並官陸嘉淑冰修為之序曰名物器數之繁莫倫于經考
覈形狀制度比類指象探賾窮變莫詳于漢唐諸儒之註疏蓋漢

唐諸先儒窮理之學故雖一草木一禽魚工人祝史所創述方名
經志所載列無不竭智畢慮盡其纖微曲折而後止嗚呼名物器
數先王禮樂之本而治天下之具之所托也且使萊菔齏斯之義
不著則此興微矣壇壝堂室之制涸則宗廟朝廷之禮訖矣祝故
管磬鼗萬舞登之數不存則無以降神靈通肝鬲矣揖讓進反粉
畫行綴之法不詳則禮不勝其慢易矣如是而徒欲以詰訓之空
言滌盪天下之情志漸摩斯世之習俗三代之治之所以不復見
于後世也吾家翼王讀書王太常烟客家與中含周臣為友相與
講求先王禮樂之具與其所以致治之原慨然謂讀書必自窮經
始窮經必自漢唐注疏始然注疏之文汗漫難出紛臆隱奧苦于
考摭別識之難也于是發凡起創為之疏通裁斷部分族居大而
郊廟朝廷之制禮器樂數之品章以及一事一物禽魚草木之微
無不綜以網維歸之條列于是羣經之所有一披籍而了然皆可
指掌而盡焉本末兼該精粗咸貫世有知而用之者可執此以往
而下亦可備文人賦家之考索其用精矣其致力勤矣每念北地
歷下自詭不讀唐以後書然所誦習皆子家莊騷賦傳之流于經
無所考覈故為文往往不免舛戾夫亦苦經之注疏之汗瀚而難
尋而不知其不可也讀書如用兵連百萬之師而不為之列部曲
分伍隊雖精而不可用也淮陰用兵多益善只分數明耳翼王
周臣此書可謂明于分數矣翼王家礪城先輩多經學之士如張
公路張茂仁邱子成唐叔達徐女廉之流指不勝屈翼王又親為
黃陶庵先生入室弟子宜其學有師承而著書足以垂後也周臣
相門子弟讀書績學有意用世僅以蔭叙入官而今竟已矣後之
讀此書者以之備一考索一鈎稽之用固得矣然無僅以為文人

漢陽葉氏鈔書

賦家之所資焉則翼王周臣著述之意庶其不泯沒乎余故序而
論之以質之吾翼王

琳年十歲從嘉定陸澹水先生遊即翼王先生子也是時已知
有此書未幾陸先生南歸此書數十年訪求不獲近年乃得華
索一大束視之則紙墨已漫漶又多為蟬蠹所蝕暮年目昏又
苦無力不能糾合同志之士增訂而刊之亦余憾也錄此序庶
前哲之苦心猶不沒于世云先生又有類編若干卷蓋七畧七
志之流搜羅最富可以補經籍志之所未備安得假諸本以公
同好乎

漢陽葉氏鈔書

歷代史本末

古者世有史官其著見於今則自堯舜二典始周之諸侯各有國史孔子因魯史記而作春秋左氏為之傳鄭志宋志晉齊太史南史氏之事皆見焉更纂異同以為國語漢司馬談自以其先周室之太史有述作之意傳其子遷紬金匱石室之書問羅天下放失舊聞述黃帝以來至於元狩馳騁古今上下數千載間變編年之體為十二本紀十表八書三十世家七十列傳凡百三十篇而十篇有錄無書元成之間褚先生補缺作武帝紀三王世家龜策曰者列傳張晏以為言辭鄙陋今雜於書中而藝文志有馮商續太史公七篇則泯沒不見司馬之書既出後世雖有作者不能少紊

漢陽葉氏鈔書

其規制班固父子以為漢紹堯運建帝業而六世史臣追述功德私作本紀編於百王之末廁於秦項之列故探纂前紀綴輯舊聞以述漢書起於高祖終於王莽之誅大抵仍司馬氏第八書為十志而無世家凡百卷固死其書未能全女弟昭續成之是為漢書而後人稱前以別之荀悅漢紀則續所論著者也後漢之書初命儒臣著述於東觀謂之漢紀其後袁宏有紀潘瑒謝承華嶠袁山松劉義慶謝沈皆有書宋范蔚宗刪采為十紀八十列傳是為後漢書而張璠以下諸家盡廢其志則司馬彪所撰而劉昭補注之也三國雜史至多有王沈魏書魚豢典畧張勃吳錄韋昭吳書孫盛魏春秋司馬彪九州春秋邱悅三國典畧貫半十三國春秋虞溥江表傳今唯以陳壽書為定是為三國志晉書則有王隱虞預謝靈運臧榮緒孫綽千寶諸家唐太宗詔房喬褚遂良等

修定為百三十卷以四論太宗所作故總名之曰御撰是為晉書至今用之南北兩朝各四代而僭偽之國十數其書尤多如徐爰孫嚴王智深顧野王魏澹張大素李德林之正史皆不傳今之存者沈約宋書蕭子顯齊書姚思廉梁陳書魏收魏書李百藥北齊書令狐德棻周書魏鄭公隋書其它國則有和包漢趙紀田融趙石紀范亨燕書王景輝南燕錄高閭燕志劉昫涼書裴景仁秦記崔鴻十六國春秋蕭方等梁書元帝世子方等其方等即晉及通鑑誤去等字非武敏之三十國春秋李延壽父子悉取為南史八十卷北史百卷今沈約以下八史雖存而李氏之書獨行是為南北史唐自高祖至於武宗有實錄後唐修為書石晉時劉昫撰集上之而猥雜無統宋慶歷中復詔刊修歷十七年而成歐陽文忠公主紀表志宋景文公主傳今行於世又梁唐晉漢周謂

漢陽葉氏鈔書

之五代宋初監修國史薛居正提舉上之其後歐陽文忠表為新書故唐五代史各有舊新之目宋史為元臣阿魯圖脫所撰述其實歐陽元之筆居多計本紀四十七卷志一百六十二卷表三十三卷列傳世家二百二十五卷自有史冊以來未有若是之多者也其自謂辭之繁簡以事文之今古以時蓋欲自成一代書而不敢強附昔人是也但有紀一事而先後不同一人而彼此不同者由修之者非一手也遼金二史雖元脫脫阿魯圖各主其事而實則遼選朝臣徵聘隱遼共為之者也初世祖立國史院首命王鶚修遼金二史宋亡又命史臣通修三史延祐天歷之間屢詔修之以義例未定竟不能成至正三年命脫脫為都總裁鐵木兒塔識張起巖歐陽元呂思誠揭傒斯為總裁官修之或欲如晉書例以宋為世紀而遼金為載紀或又謂立國先於宋五十年宋南渡

以後常稱臣於金以為不可待制王理者祖謝端之說著三史正統論欲以遼金為北史太祖至靖康為宋史建炎以後為南宋史一時士論非不知宋為正統然終以元承金金承遼之故疑之各持論不決詔遼金宋各自為史凡再閱歲書成上之凡例論贊表奏多元屬筆云元史則明宋瀛王禕裁定者也洪武初議修元史乃詔李善長為監修宋瀛王禕為總裁而汪克寬陶凱等佐之取元經世大典諸書以資參考閱歲而書成因順帝無實錄可徵其事尚闕尋遣使訪求元統以後事實還朝仍以瀛禕裁定之於是續進元史并前書釐分而附麗之共成二百一十卷方編纂之初明祖諭史臣以傳載事實則人品自見不當復加論贊較前代為不侔矣

本朝修明史開局於康熙十八年己未

漢陽黃氏鈞書

聖祖特選鴻博之士入史館纂輯至

今上即位之四年歲亦在己未書始告成與明修元史迫以時日者相勝遠矣据王鴻緒史稿以為本而分訂之書成大學士張廷玉等表進其歷志內有圖亦創為之蓋歷代未有若斯之詳核者也

朱錫堯云歷代之史時事不齊體例因之有異班固書無世家而有后戚傳已不同於司馬氏矣范蔚宗書無表志後人因取司馬彪續漢書志以為志又不同於班氏矣蓋體例本乎時宜不相沿襲故漢之先武唐之孝明宗之真宗皆嘗行封禪之禮作史者不必效史遷而述封禪之書也德星慶雲醴泉甘露器車龍馬嘉禾瑞容一角之獸連理之木九莖之芝不絕於世作史者不必效北魏南齊而述符瑞之志也此志之不相沿襲也班固第言今人表

上及於皇初歐陽子紀宰相世系下逮於子姓遼之游幸金之交聘他史無同焉者此表之不相沿襲也史記列傳有滑稽日者五代有家人義死伶官宋有道學他史無之此傳之不相沿襲也至若皇后一也尊之則附於帝紀抑之則冠於臣傳公主一也或為之傳或為之表釋老一也或為之志或為之傳餘如天文五行或分為二職官氏族或合為一然則史蓋因時而變其例矣

昔于寶勒晉紀先立凡例凡例既立然後紀傳表志相符合觀撰等則授之以紀傳治平撰通鑑先編叢目草卷草責之范夢得積之四丈裁為一卷於是兩漢則授之劉攽三國六朝隋則授之劉恕唐五代十國則授之范祖禹以故事無闕漏而文不繁複是史家之遺法也司馬遷續其父談之書以為史記班固續其父彪

漢陽黃氏鈞書

之傳以為漢書李百藥續其父德林之紀傳以為北齊書皆再世而就至姚思廉梁陳書曹叡謂其歷三世傳父子數十載而乃成隋書始於王劭次以顏師古次以魏徵等其十志成於高宗時歲月更久蓋史之難成如此

史貴世官官廢則貴世才司馬談之子遷劉向之子歆班彪之子固尚矣後尚有王銍之子隱姚察之子簡李太師之子延壽劉知幾之子鍊以後更無開矣

史記

程伊川云子長著作微情妙旨寄之文字蹊徑之外孟堅之文情旨盡露於文字蹊徑之中讀子長文必越浮言者始得其意起文字者乃解其宗班氏文章亦稱博雅但一覽之餘情詞俱盡此班馬之分也評史漢者獨此語為靈張輔以文字多寡為優劣此何

足以論班馬哉

子長不絕也其書絕矣千古而有子長也亦不能成史記何也西京以還封建宮殿官師郡邑其名不雅馴不稱書矣一也其詔令辭命奏書賦頌鮮古文不稱書矣二也其人有籍信前鼎原嘗無忌之流足摹寫者乎三也其詩有尚書毛詩左氏戰國韓非呂不韋之書足資叢者十四也

太史公句奴傳贊曰孔氏著春秋隱桓之間則章至定哀之際則微為其切當世之文而罔褒貶諱之詞也子長深不滿武帝而難於顯言故著此二語可謂微而彰矣班祿元帝贊稱其鼓琴瑟吹洞簫自度曲被歌聲分判節度窮極幻妙成帝贊善修容儀臨朝淵嘿尊嚴若神可謂穆穆天子之容此皆稱其所長則所短不言而自見最得史臣之體

漢陽著氏錄

陳明卿云太史公作本紀有二體五帝三王紀編世也秦漢紀編年也帝紀中兼採尚書左傳孟文以備異說非自為抵牾也亦是一種慎重之意

周事獨詳以周書之多存故周紀文有三體幽王以前多采國語其文與平王以後多采春秋其文簡威烈王以後多采戰國策其文肆

桓譚云太史公三代世表旁行斜上並效周譜旁行者橫書也斜上者斜曲而上以墨然繫屬其世次也今本世表有旁行而無斜上蓋失太史公之舊矣

唐虞三代之系皆出於黃帝周歷夏殷千餘年傳世十六此太史公之疎畧也先儒固已辨其失矣善乎金履祥之言曰遷為漢史紀漢之初已不知高帝世系父太公而亡其名母劉媪而亡其姓

況三代以前二千年所傳聞者尚足信乎

封禪書譏武帝之好神仙平準書譏武帝之好利也其寓意深遠矣敘事最善有血脉有綱領

歷書凡兩言大餘小餘前所列者朔之大小餘後謂歲氣大小餘也正義具列推算之法而今本率皆謬誤故算皆不合惟陳明卿所考者得之今具列於此正義云歲有三百五十四日三百四十八分除五甲三百日餘有五十四日三百四十八分故置大餘五十四算每年加五十四日滿六十日除之奇算留之每至閏後一年加二十三算陳云當作三十算亦滿六十日除之奇算留之若纔足六十日明年云無大餘無小餘也又明年以當作置五十四算如上法置小餘三百四十八算每年加三百四十八分滿九百四十分成一曰歸大餘奇算留之今本脫若至閏後一年加八百四十七

漢陽著氏錄

分當作四百亦滿九百四十分成一曰今本脫歸大餘奇算留之今本脫明年以當作三百四十八算如上法也其餘校訂脫誤尚多今內府刊本亦沿前明監本之誤而不知取陳本本校為可惜也

方靈皋云遷序十表惟十二諸侯六國秦楚之際惠景間侯者稱太史公讀謂其父所欲論者也故於高祖功臣稱余讀以別之其他書傳篇首及中間標以太史公曰則諸少孫之妄耳

禮樂律歷四書或曰諸少孫所補或曰蓋子長為之而未具皆非也其序禮樂用意尤深蓋太初所定改正朔易服色已具歷書及封禪書至宗廟百官之儀則襲秦故不合聖制者漢之樂自文景以前習常律舊而已武帝所作十九章文雖爾雅然自青陽朱明西睟元冥而外多譏誕且非雅聲其甚者如太乙馬歌則汲黯所

謂先帝百姓不知其音者故止序其大畧而不復排纂為書蓋傷漢之興幾無所謂禮樂也故於四時之歌明著其指曰世多有故不論則非為之而未具明矣其續以載記荀卿之文或乃少孫所為耶漢之樂既無可次而律則往古成法故獨著其通於兵事以為法戒武帝改歷雖由公孫卿札書而洛下閭運算日順夏正於歷術則無可議者故直述其事凡此皆著書之義法一定而不可易者非故欲如此也其後四書論繫於書後亦各有義焉蓋河渠平準非若禮樂律歷可前序其事而以名物度數次列於後者封禪書所載諸時諸祠雖有方色牲幣之數而皆秦漢間妖妄不經之制且與封禪無與也故其事並詳於書而畧見已意於後惟天官宜與律歷一例特家世所掌有獨傳其精義者災異之變有親得之見聞者諸家之占有考之而不合者故列次衆法於前而以

漢陽著氏鈔書

己意詳論於後所由與律歷二書異也七書皆通古今而平準則漢一代之制故獨以古事附論於後而志慨焉樂律天官三書之末及律書序前後各附贅一節意義無可推者或亦少孫所為然秦紀亦別載襄公後二百餘年事豈子長撫拾舊聞始將米用後復置之而錄者不知而妄附與是未可知也

封禪書所譏武帝事義皆顯著獨雜引古事則意各有指武帝名為敬鬼神之神祀而以封禪合不死郊時秘祀不遇與祠神君寔鬼同意耳蓋好神而實比於慢矣故首載夏孔甲好神三世而亡殷武乙慢神三世而亡復大書始皇封禪後十二歲秦亡示無德而潰於神為亡徵也殷二宗遇物變懼而修德國以興歷年以永示寶鼎一角獸不足為符應也其詳秦先世事及史記史僖語以雍之諸祠興於秦而敦僖妄稱符命以啟二君之汰為方士怪迂語

之微兆也蓋弘欲以物怪致諸侯無救於周之衰而身為僂則以方祠詛幻奴大宛者可知矣秦穆公病寤而世傳為上天穆公死年有徵則黃帝鼎湖之事乃此類耳管仲能設事以止桓公之欲而漢公卿乃拘方士以從君於昏是可嘆也夫孔子論述六藝無及封禪者則非古帝王之典祀明矣傳所言易姓而王封禪者七十餘君姑無論其有無信曰有之亦功至德洽而告成於天如成王乃近之耳豈以是為合不死之名接仙人蓬萊士之術乎所謂羣儒不能辨明封禪事者此也故其發端即曰自古受命帝王曷嘗不封禪蓋謂非以是致怪物與神通耳天官書論曰自生民以來世主曷嘗不歷日月星辰蓋以太初改歷乃以辛巳朔旦冬至合公孫卿札書所云黃帝合而不死故用此贊饗而頒歷之詔復布告天下使明知之古之歷日月星辰者固如是乎其義蓋與是

漢陽著氏鈔書

書相發也

封禪書既著武帝愚迷而自序其父則云是歲天子方建漢家之封而太史公留滯周南不得與從事故發憤且卒又記其言曰今天子接千歲之統封泰山而余不得從行命也夫余少讀而疑焉及讀封禪書至羣儒不能辨明封禪事然後得其意蓋封禪用事雖希曠其禮儀不可得而詳然以是為合不死之名致怪物接仙人蓬萊士之術則夫人而知其妄矣子長恨羣儒不能辨明為天下笑故寓其意於自序以明其父未嘗與此而所為發憤以死者蓋以天子建漢家之封接千歲之統乃重為方士所愚迷恨已不得從行而辨明其事也

盧舍人云史漢三國題目與蔚宗以下之史迥殊乃後人無識反依後漢之例盡改三史之目此必起於趙宋始有纂本之時故明

勅不好文學每召諸生說士東鄉坐而責之趣為我語諸家本皆於責之處句絕非是而責之趣為我語當為一句所謂責者即責其趣為我語耳如淳曰勅自東鄉坐責諸生說士不以賓主之禮如此解責字過泥

內有異姓大夫所以正骨月外有同姓大夫所以正異族此是親疎並建相維相制之意如索隱之說判然限隔將母以為天子家事異姓可不與聞乎汲黯田叔之流異姓而正骨內者也朱康東牟之流同姓而正異族者也

史公記諸子有老子韓非列傳又有孟子荀卿列傳申韓之不得與老子並也淳子騶夷之不得與孟子並也史公固已彰彰言之特此皆世所謂諸子者也故類次焉耳且史公題目但著孟荀又可知其所崇尚者有在矣

漢陽秦氏錄

史公避其父諱凡該皆改為同如張孟同李同趙同之類是也而亦有未盡改者如晉世家桓叔生惠伯該該生悼公周李斯傳亦有宦者韓談

縣布初受楚封為九江王隨何往說之時未為淮南王史即以淮南王九江王間雜稱之後乃云四年七月立布為淮南王史公於小小間目處多不經意

叔孫通與弟子共為儀因請於武帝而官之此當為後世奉勅撰造子以議叙之始也

言九州山川尚書近之至禹本紀山海經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此太史公疾當時上書言外國奇怪者皆虛妄故云爾所以杜人主之侈心也

漢書

劉元城安世嘗言古之史出於一人之手故寓意深遠且如前漢書每同列傳者亦各有意楊王孫武帝時人胡建昭帝時人朱雲元帝時人梅福成帝時人云敬平帝時人為一列傳蓋五人者皆不得其中然其用意則皆可取叙傳云王孫裸築建乃斬將雲廷許禹福逾注云刺鳳是謂狂狷敬近其衷注云言此五人皆狂狷不得中道獨敬近於中耳此其所以為一列傳

司馬遷項羽本紀載起兵時及鴻門事千載以下歷歷如見班固多從裁省似少脫畧矣高祖本紀亦然城下之戰孔將軍居左費將軍居右諸語勃勃有氣色而固刑之如此類甚多此班之不逮馬者一也表者興亡理亂之大畧而固之表則猶譜牒也遷諸侯年表以下以地為主故年經而國緯以觀天下之大勢高祖功臣年表以下以時為主故國經而年緯以觀一時之得失漢興以來

漢陽秦氏錄

將相名臣年表以下事為主以觀君臣之職分而固皆變其例此班之不逮馬者一也班固欲以整齊勝遷之誦讀如魯國諸生褒衣博帶言動規矩而彼大人者方遊埃壙之表其不同可知矣且其所謂整齊者亦有可論劉知幾謂神聖在握火德猶存而居攝建年不編平紀之末孺子主條成書莽傳之中此何以云也張湯之後有大司空純故不以湯為酷吏并杜周皆從未減歟此班之不逮馬者一也更河渠曰溝洫夫溝洫非漢制而班以表其書名實不相當矣易封禪曰郊祀而不載原廟薦享之事宗廟迭毀之議母乃太簡乎易平準曰食貨以弘羊均輸罔民之術而此成周泉府之法母乃剝謬乎此班之不逮馬者一也更天官曰天文兩曜之運行羣星之錯布非閭漢朝一代之事古今人表自伏羲以來分為九品非係漢一代之人而八表中姓氏多荒唐悠謬或一

人名字分列兩處此司馬氏所無也班之不遠馬者又一也徐健

楚論班馬異同其言如中有治舊說而末是者須

長洲何此瞻云景帝紀書文帝崩下即書下未太子即皇帝位

案文帝紀以乙巳葬既葬乃即位也史記云太子即位於高廟此

皆典禮所微不宜削畧

武紀書衡霍斬獲之多下即繼之云兩軍士戰死者數萬人書功

而必并言所喪戰士之多以見雖幸而勝得失僅足相償所以為

良史明年復書馬少亦以終前事也

更有三品其實二也踐更即是代人卒更但以月計私得顧直過

更則是總代人繇戍以戡計人輸戍邊三日之直於官官為給與

久住之人也過更即是顧役之法

後漢張衡以為王莽本傳傳應載其事而已至於編年月紀災祥

宜為元后本紀此說非也居攝以後莽不復秉承元后非產祿當

呂后之時可比若元始五年以內雖曰元后臨朝政由莽出然平

帝非子弘等可比速以元后著紀又奪漢太速有所未安惟云更

始居位人無異望光武初為其將然後即真宜以更改之號建於

光武之初斯則為編年之史者當參取焉孟堅於律歷志大書更

始帝於光武皇帝之前固已不沒其實矣然更始倉卒本因伯升

光武之資光武非假更始之爵位士馬以立基本昆陽既摧百萬

之眾三輔響應誅莽而迎更始更始不克負荷以致赤眉復亂故

都焚蕩國陵殘毀光武綏輯河北辭不赴徵卒能興復炎作為克

家之子以高文為重則不得不貳於更始可以告諸皇天后土無

慙德也

王子侯年表上卷但書號謚名而下卷則書號謚姓名此姓字乃

漢陽蔡氏鈔書

衍文蘇氏洵求其說而不得遂謂加以異姓之例示天子不能有

其同姓以戒權歸於莽不思莽偽褒宗室侯及王孫班氏固云非

正帝錄無在此表者也况此表自孝昭以迄哀平前此者安能曲

傳私說哉

百官表載莽官名如朕虞作士即以朕字作字并為官名莽之可

笑如此然地理志及前論中云益為舜朕虞是固當日經師相承

之失

張晏所見古今人表田單魯連蘭相如俱在第五寺人孟子在第

三今之所列田單在第四魯連相如在第二寺人孟子在第四知

皆為後人所淆亂如老子本在第四而宋徽宗置之第一是也

食貨志不敢言輕賦法矣輕史記作擅謂常法正供之外擅取諸

氏以管給所過軍也徐廣注云擅一作經謂不顧經常法則此刻

輕者傳馬誤也

星者金之散氣其本曰人漢者亦金之散氣其本曰水今西人竊

金之散氣一語謂雲漢者乃眾星所聚而成固未必非然忘其本

曰水四字遂目天河之說為古人之誤則又妄矣

初一日五行以下六十五字皆雜書本文安漢先生云雜書本文

四字須善看即為洪範耳或指在龜背者以文害辭也

閻百詩云論衡正說篇云孝景時魯共王壞孔子教授堂以為殿

得百篇尚書於墻壁中武帝使使者取視莫能讀者遂秘於中外

不得見至孝成皇帝時張霸偽造百兩之篇帝出秘百篇以校之

愚謂成帝時校理秘書正向歆父子及東京班固亦與其職豈有

親見古文尚書百篇乃楚元王傳劉則云得古文逸禮有三十九

篇書十六篇班於藝文志則云得多十六篇乎論衡或得于傳聞

漢陽蔡氏鈔書

傳聞之與親見固難並論也惟云孝景時魯恭王壞孔子宅較班志武帝末三字則確甚何也魯恭王以孝景前三年丁亥徙王魯徙二十七年薨則薨當于武帝元朔元年癸丑武帝方即位十三年安得云武帝末乎且恭王初好治宮室季年好音則其壞孔子宅以廣其宮正初王魯之事當作孝景時三字為是又史記孔子世家云安國為今皇博士至臨淮太守早卒于嘗疑安國獻書遭巫蠱之難計其年必高與司馬遷所云早卒者不合然馬遷親從安國遊者也記其生卒必不誤竊意天漢後安國死已久或其家子孫獻之非必其人苦無明證後讀荀悅漢紀咸帝紀云魯恭王壞孔子宅得古文尚書多十六篇武帝時孔安國家獻之會巫蠱事未列於學官於安國下增一家字足補班書之漏而大序所謂作傳畢會國有巫蠱事出於安國口中其偽不待辨矣

漢陽華氏鈔書

酷吏傳贊云杜周從諛以少言為重張湯死後因察事董云云固已不為少諱矣其云湯周子孫貴戚故別傳者以事多故當別為傳耳非於馬氏有所改易以避回張純之徒也蘇氏洵以此識班讀此贊不詳審矣何氏評校諸書極精細以上諸條皆其語也今內府所刊兩漢三國亦多載其語云虞舍人云以文之煩簡定史漢之優劣其論創于千寶張輔而後人多述之李方叔著於師友談記馬貴與又米入通考然非通論也今以劉知幾史通之言正之其煩省篇云于今昇史議歷欲諸家而獨歸美左傳云邱明能以三十卷之約括叢二百四十年之事靡有遺斯蓋立言之高標著作之良模也又張世偉晉書作偉著班馬優劣論云遷叙三千年事五十萬國叙二百四十年事八十萬言是班不如馬也然則自古論史之煩省者咸以左氏為得史公為次孟堅為非余以為古今不同勢使然耳當春秋之時諸侯

力爭各開境相拒其有吉凶大事見知于它國者或因假道而方聞或以同盟而始赴苟異於是則無得而稱至如秦燕楚越群諸戎故載其行事行多有闕如且其書自宣成已前三紀而成一卷至昭襄以下數年而占一篇是知國阻隔者記載不詳年湮近者撰錄多備此邱明隨聞見而成傳何有故為簡約者哉故論史之煩省但當求其事有妄載若於榛蕪言有闕書傷於簡畧斯則可矣必量世事之厚薄限篇第以多少理則不然知幾此論庶足以祛學者之惑又正義識班固父修漢書而固蔽之案固于韋賢翟方進元后等傳贊中明稱其父司徒掾彪云云於叙傳中又推崇備至何嘗掩父所著獨彰己名邪此皆妄分軒輊非為論也漢書不必冠以前字至謝承薛瑩諸人所撰乃稱後稱續以別之在孟堅不必豫題前字以待後人之對文也

漢陽華氏鈔書

顏氏叙例有云近代注史多引雜說攻擊本文乃効矛盾之仇譬殊乖粉澤之光潤今一遵軌轍閉絕岐路甚矣顏氏所見之卓也自明代監本摺入雜說良足噴飯而今本所錄又數倍過之今畧舉一二如公姑常欲奇此女與貴人朱子文云欲字宜在女子之下子文所改淺直無味大夫本文語妙高祖乃書帛射城上今本乃云宋本作書帛射上城為是是真不知文字今古雅俗之辨矣至文章之妙未必簡定勝繁而宋子京朱子文輩往往輕議刪節此等議論何若逐條採入大為此書之痼瘡乎律歷志云通以前歷上元泰初四千六百一十七歲至於元封七年復得闕達攝提格之歲注云此為甲寅之歲也考證云四千六百一十七歲不應于支重達此不可解竊按四千六百一十七歲乃元法也十九歲為一章二十七章為一會九會而復元故志又

云四千六百一十七歲與一元終經歲四千五百六十災歲五十
七合經歲災歲而計之一元之數也元封七年即太初元年歲在
丁丑前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復得上古甲寅之元耳豈謂干支
重逢哉自劉貢父欲改一十七歲為一十一歲不復辨前後文推
尋謬妄可笑且即如其言亦甲辰非甲寅也古書之不可輕易議
改如此

律歷志分段多訛如云距其公七十六歲皆當於此句斷下乃另
起蓋七十六歲者四章之數也志是推朔旦冬至之日意專主於
明歷並非紀世紀年乃諸刻或以易代為限隔或以一君為始終
皆各以私意紛亂何氏於此等處更改亦多誤惟汲古閣本誤處
差少

二劉在宋時極推該博然觀刊誤諸條直無理而好立異耳其辭

漢陽華氏鈔書

之鄙陋誕妄宜不待識者而後知也不知今書何以盡載之如注
云能本獸名堅中而強力故人之有賢材者皆謂之能劉攽駁之
云能雖獸名安知非此獸有能故以名之如劉之意不謂能之
名先物而有耳然云安知非此獸有能鑿空妄說此何異僞父抵
攔語也亞父如淳以為尊敬之次父猶管仲為仲父而攽又駁之
謂仲父自是管仲字耳言敬之次父是妄說夫古天子稱同姓諸
侯為伯父叔父則諸侯稱其大臣為仲父以殊異之亦所應有後
漢鄧綰云未聞師相仲父而可為更位也以仲父配師相言之豈
是字乎高帝詔云兵不得休八年萬民與若甚舊讀與為豫而攽
云當讀為歟又此東西秦也攽云衍西字此全不諳文理至如逮
捕二字攽謂逮者其人存直追取之捕者其亡當討捕也又一
云逮徒呼名召之捕加束縛矣何此瞻云張敕未嘗亡命何以言

捕若如後說然則貫高首謀乃不加束縛耶斯妄生穿鑿也其餘
所說率皆此類律歷志於木火土見中法下孟堅自注云見數也
金水見中法下云復數也以金水俱有晨見伏夕見伏故重復計
之而劉敞於後壹見壹復等字俱疑為後人妄改皆率臆妄說疑
誤後人至宋祁之說更為怪誕如地理志霍大山在涇縣東冀州
山以周禮冀州其山曰霍也而祁云一本作冀代山鐸成下本注
潭水東至阿林入鬱鬱是水名故云入而祁云鬱下當添林字夫
阿林是鬱林所屬縣豈可云至阿林縣入鬱林耶乎他如代陽當
作易陽部成當作印成彼此貿亂無一足據考明之監本皆不採
入不知今何故悉登之可怪之甚

今本音字之訛如銅當讀師古明云當時所呼別有義矣而
今乃謬增二字為音村紅反地名之蕃音皮今改為音反又顏注

漢陽華氏鈔書

每云次下亦同者謂次比相近之下文有此字亦與之同音也而
今普改次下為以下不知次下者附近之稱以下者總括之號何
可同也又古人音字多假物為喻如痿字注云音踰踰蓋謂與
踰踰等之踰同音也今改云音踰踰之踰字則字不替甚乎又
如萋音四月秀萋萋音湛湛露斯今本改云萋音四月秀萋之萋
萋音湛湛露斯此皆由不知古法也如何此瞻詩書極細心然
於縣名莫艱下注云音切怛遂欲讀莫為切不知注自音艱為切
怛之怛耳何嘗音莫字也此如史記鮒生之鮒注音淺鮒者蓋當
時之語有所謂淺鮒者故舉以相況而後人乃謂讀鮒為淺者字
書者亦爾沿訛夫傳音亭傳音亭負擔此例甚多胡不一考而致
有如斯謬誤乎

禮樂志中句誤以消選休成在天地並況之首肅若舊典在日出

入安窮之首故茅廬門幾匡丞相亦侈欲專說近安溪先生失於不考亦有此說而今本改置在下此則遠勝舊本者也

顧寧人目知錄云杜周傳周為執金吾逐捕桑弘羊衛皇后昆弟子刻深按百官表天漢三年二月執金吾杜周為御史大夫四年卒而衛太子巫蠱事乃在征和二年周之卒已四年又十一年昭帝元鳳元年御史大夫桑弘羊坐燕王旦事誅史家之謬如此此條考證中亦載之然此乃寧人之誤而非史家之謬也此所逐捕者乃桑衡之昆弟子姓犯法者耳正以桑衡無恙而周能不避權貴故帝以為盡力無私也若巫蠱謀反事覺孰敢不盡力討捕者何待於周此理之極易明者而寧人先生失其句讀致有此論甚矣讀書之不可疎略也

後漢書

漢陽葉氏錄

何此略云光武紀大書更始元年莽既破滅光武又未建號不書更始事無所係故也

和帝紀既不冠以穆宗安帝紀首恭宗二字當為衍文恭宗志云安帝以譴害大臣廢太子及崩無上宗之奏後以自建武以來無毀者故遂常祭因其陵號稱恭宗故此紀雖仍前史廟曰恭宗之文未及刊削然獨無尊字與前諸帝紀迥異明是不知者謬加也

冲帝年號永嘉乃永嘉之訛宋史慶長以邛州蒲江縣發地所得石刻作永嘉定為永嘉之誤然左雄傳中有迄于永嘉察選清平之文則當作永嘉為是

獻帝紀書曹操伐孫權權將周瑜敗之於烏林赤壁案此役紀實當註書劉備操亦未涉權境不得云伐權至操既敗還之後備據

四字疑因字之誤

荊州上劉表子琦領牧上孫權領徐州由此三分之勢成此皆當詳書者而紀顧略之

東京皇后竇鄧閭梁實何臨朝者六其間殤帝北鄉侯冲帝質帝皆未嘗親政鄧后既立安帝復臨朝者十六年遂終身稱制作皇后紀為得其實雖後人所不必效然范史自合史家之變未可議也

漢諸劉共起誅莽以順討逆豈商周可此而聖公傳論乃以武王觀兵孟津退而還師為喻不倫甚矣至以事成歸諸幾運之會使止由幾運則何必定歸劉氏乎

隗囂傳論云功全則譽顯業謝則讎生回成喪而為其讎者或未聞焉若其會符運敵非天力雖坐論西伯豈多嗟乎案范氏所見如此故終以叛誅

漢陽葉氏錄

元二之災章懷注云古書再讀者即于上字之下為小二字此元二即元元也趙明誠金石錄據漢司隸陽厥閣石門頌有日中遭元二若讀為元元則不成文理疑當時自有此語如陽九百六之類是也

宋仲先之名當作祐注云東觀記祐作福避安帝諱案安帝名是祐字本紀及說文可據則此作祐者傳寫誤耳

郭僕傳及高祖父解武帝時以任俠聞案解已族矣安得有後尉宗之疎至此楊震傳則云八世祖善封赤泉侯高祖敬昭帝時為丞相案前書楊敞傳不云是善後諸家譜牒附託者多安得據此便大書於史乎

黃憲何註之流不當列之酷吏李章亦惟在平乘時錄新盜賊過激非任喜怒多誅滅也而范首及此三人蓋以建武吏事刻深上

好下甚則必有入於酷者明中興之美坐是未盡耳然竊謂東京酷吏傳可以不立

范氏世有經學其言多有根柢故傳儒林言衛宏作毛詩序馬融作毛詩傳鄭康成作毛詩箋後儒但據此言詩序之出於宏而不悟毛傳之出於融何也或疑融別有詩傳亦非范氏明與鄭箋連類言之矣康成親受經李長以箋為致敬亦得

續考證云先武紀贊有曰先武誕命靈貺自甄沈幾先物深略緯文案具仁傑兩漢刊誤補遺云當從文選作深略緯天此說是也古甄讀如堅音正與天字相協注引謚法經緯天地之語可知唐時本皆作天字緯天與先物屬對正切也

光武紀封皇子輔為右翊公馬為左翊公右翊左翊相對為文紀中如此不一而足必非訛誤傳中作左馮翊公者乃劉貢父輩所

漢陽葉氏鈔書

妄加并右翊亦作右馮翊前漢左馮翊右扶風何嘗有右馮翊耶范史論贊多承用舊文如孟堅序論亦有本子長而稍加潤色者不必皆自己創造也班固傳論前皆華嶠之辭祇結二語蔚宗所增贊是謝儼所作沈約宋書載儼本辭云裁成典墳蔚宗改為帝墳然則論後加贊世頗以此譏范而實亦不始於蔚宗如蜀志載楊戲諸贊此皆在范之前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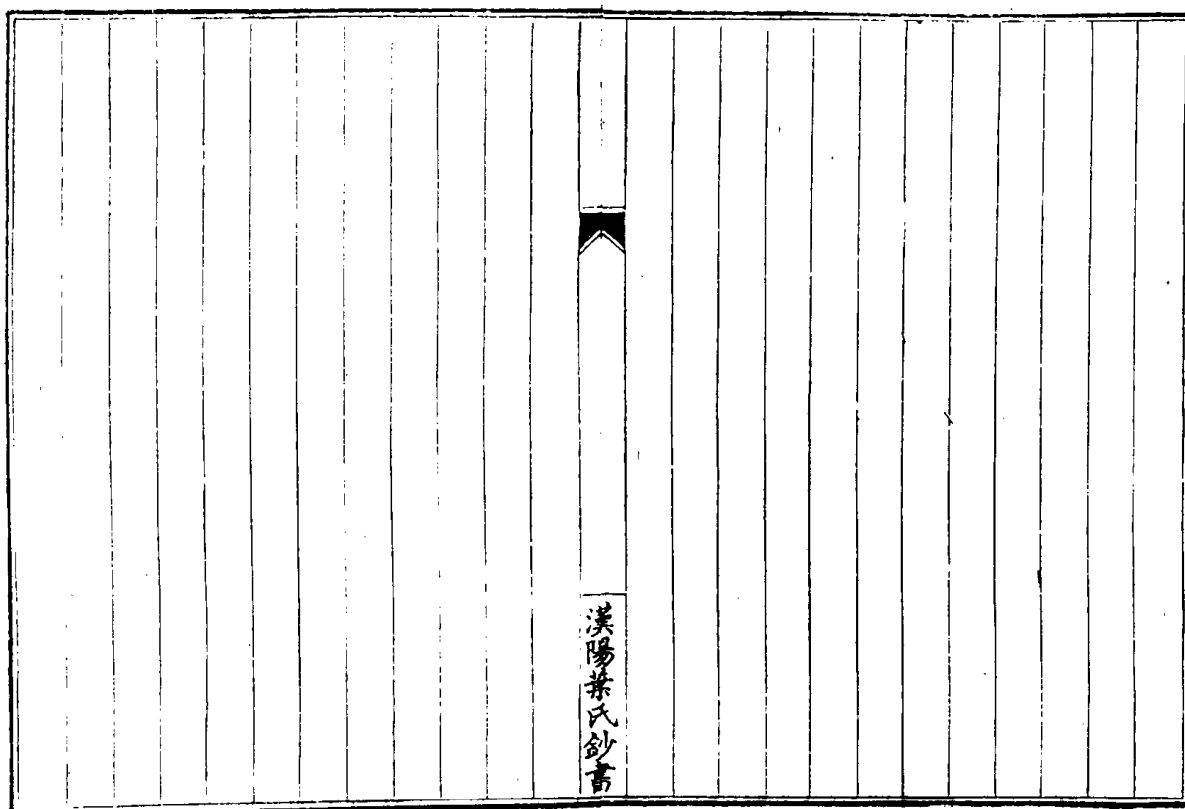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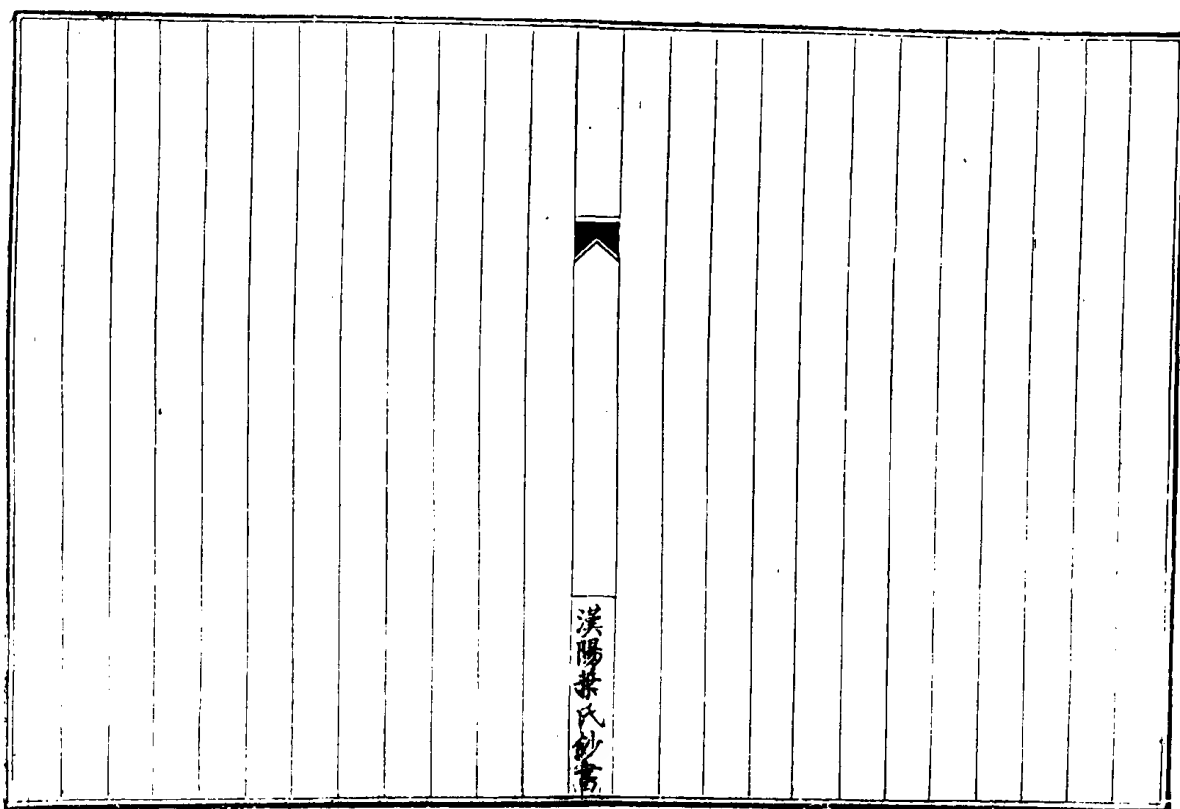
後漢書中八志乃晉司馬彪所撰梁劉勰劉照注補毛氏汲古閣本附于范書紀傳之後是也明監本欲與諸史體例畫一乃列之本紀之後列傳之前參雜相間不學者竟直以為范氏之書矣乃今本之誤更有甚焉前一行大書梁劉勰劉照補并注竟似昭撰志而又自注之無復知志為司馬紹統所作者朱錫鬯云相傳宋孫宣公爽判國子監校勘官書遂以司馬氏志入之范氏書中然

昭序有云借舊志注以補之則不自爽始矣續漢書已亡八志賴入范書得存今宜別為分卷附紀傳之後兼以熊方後漢表附之則有條不紊一代之史大備予謂當內府刊板時惜未有知朱氏此說者既未能改正前明監本之失而又益其謬焉慮難免乎後人之論矣

六十律相生之法上生者三分益一下生者三分損一人多知之矣但下云六日律八寸九分小分八微強又云準八尺九寸萬五千九百七十三人或未能盡知也蓋律以萬九千六百八十三為一寸以千九百六十八有奇為一分以百九十六有奇為一小分於律為寸者於準為尺則律之所為千亦準之所為萬也色育十七萬六千七百七十六律八寸九分小分八於數為十七萬六千七百五十三有奇除之尚餘二十二有奇不及一小分故云八微

漢陽葉氏鈔書

強也準則自寸以下但著其數與色育相符無所謂強弱也下故此續漢志極多舛錯若無善本雖通典通志所載亦然知沿訛已久矣



三國志

朱錫鬯云陳壽良史也世誤信晉書之文謂索米丁氏之子不獲竟不與立傳又輕諸葛亮將畧非長無應敵之才以此訕壽至宋尹起莘又以帝魏而以列國待漢為譏案當時作史者王沈則有魏書魚豢則有魏畧孔衍則有魏尚書孫盛則有魏春秋郭頒則有魏晉世語之數子者第知有魏而已壽獨齊魏於吳蜀正其名曰三國以明魏不得為正統其識迥拔乎流俗之表且夫魏之受禪也劉虞辛毗華歆劉若輩功德李伏許芝上符瑞先後動百餘人其文見裴松之注至今遺碑在許大書深刻而壽盡削之以登載至先主王漢中即帝位武擔蜀之章臣請封之辭勸進之

漢陽葉氏鈔書

表告祀皇天后土之文大書特書明著昭烈之紹漢統予蜀以天子之制足以見良史用心之苦矣街亭之敗壽直書馬謖違亮節度舉動失宜為張郃所破初未嘗以父參誤軍被罪惜私隙咎亮至謂亮應變將畧非其所長則張儼袁準之論皆然非壽一人之私言也壽於魏文士惟為王粲衛覲五人等立傳梁取其與造制度覲取其多識與故若徐幹陳琳阮瑀應瑒劉楨僅於梁傳附書彼丁儀丁廙何獨當立傳乎造此謗者亦未明壽作史之大凡矣噫綱目紀年以章武接建安而後得統之正然百世之下可爾其在當時蜀人於魏魏禪於晉壽既仕晉安能顯尊蜀以干大戮乎黃汝良序三國志云壽書具紀傳而缺志表竊意易時之際天造草昧運祚日淺稽古禮文之事或多闕畧宜壽所重在此而不在彼歟三志所載惟蜀為簡壽歸咎於相亮之不設史官似也而後

安溪先生改格附錄

主祀乃云史官言景星見豈是時史官主機祥不司記注耶史通云周之重父季歷晉之仲達師昭位乃人臣跡參王者追尊建名此諸天子可也當塗所出官官攜養帝號使加人望不愜故國志所錄無異匹夫應書其人直云皇之祖考而已陳氏直筆類子元而著也

何此瞻云魏公之命及平禪投之際但錄冊書而不著其偽讓永祚之微詞所以殊於他史者也

武帝紀二十三年春正月漢太醫令吉本從漢書作平親自避父帝姓故改本為本與少府耿紀司直韋晃等反陳季方云書反而曰漢太醫令則非反矣此隱語也

史通云古者天子廟號祖有功而宗有德降及曹氏祖名多濫必無慚德其惟武王故陳壽國志獨呼武曰祖至於文明但稱帝而

已此論亦足表陳氏史法之嚴而核也

季方云文帝紀書授楊彪光祿大夫彪不書漢授不書讓責備之意嚴矣又紀書蜀大將黃權率眾降書國書官書衆惜之也雖曰降吳不可歸蜀無路即不能死之報任遇之隆獨不能散遣師徒挺身歸命乎此史法之所不得寬也案季方所論甚峻未必是陳壽本意然有功名數

安溪先生云三少帝紀載尚書何晏慎近習奏一篇晏之言自可傳編惟曹真何鄧一案蓋亦詭始勢成之後而錄其取甚其惡耳當日是非之實未必爾也案史家於平叔等既於曹真傳中附見不能為之平反特錄此奏於紀使百世下因其言而知其人不欲盡沒其實於異同之口耳

齊王芳臨御數載非若昌邑始微若果君德有闕播惡於眾師何

難執以為辭今稱太后之令發林第之私有以知其為誣矣
高貴鄉公幸學問難皆詳書於紀蓋亦深致嗟惜之意

公羊傳曰公薨何以不地不忍言也書高貴鄉公卒其猶有良史
之風歟抽戈犯澤者直書之則反得以歸獄於成濟今公卒之下
詳載詔表則其實自著而司馬氏之罪益無可逃所謂微而顯順
而辨也史通議之蓋未識變例之深旨

三少帝紀評云陳留王仰遵前式揖讓而禪遂贊封大國作賓于
晉比之山陽班寵有加焉君以此始亦以此終評語可謂較而婉
矣

季方云魏祚之亡始於曹爽之誅而終於高貴鄉公之弑與義陽
淫七族輕薄其致敗有由至於李豐夏侯元之獄則子元子上逆
萌已兆諸公雖身沉族滅然不可謂非魏之忠臣也故以許允王

漢陽葉氏錄書

經終之以見皆亡身殉國者而皆貶其過滿取禍則庚詞以避咎
也所謂世逾近而言逾隱固作史之法也

荀或傳於其沒後書明年太祖遂為魏公矣予或也安溪云考或
本末誠不宜深貶由其前事蓋管子之於桓公推其晚節則龔勝
之於王莽也朱子綱目於子雲之論允矣至進懷英而退文若則
恐二公互有優劣夫漢魏此時與唐周革命矣似九錫之加未至
如七廟之廢也或見其幾諫正而以身殉之亦云可矣當平登壇
之項王朗華歆之徒如有能引義深規仰藥不臣者君子猶將許
之况親逆節於未著者乎然則管寧荀或雖題勉於亂世其行必
不見絕於春秋也

承祚評或清房通雅有王佐之風然機鑒先識未能充其志蓋謂
如魏武者豈能終為純臣恨文若辨之不早也有王佐才而必欲

自見遂不服於擇主此文若志之卑狹不如孔明潛見皆合於龍
德耳

季方云袁張涼國田王邴管為一傳蓋以諸人生於亂世或不志
故君或甘於苦節其仕於操者皆因緣託寄非其本心也况皆未
入黃初篡奪之事彼不染焉故以管寧終之以見隱見不同臭味
別類而因以見志節必如幼安斯為最上耳邴原末所附三人皆
曹貴仕者管寧末所附二賢皆能終逝者義類謹嚴皆非無謂寧
與張璠胡昭皆書年與其完節且見皆更歷世變最久能峙然泥
而不滓者也

崔毛徐何諸臣皆以丞相掾起家典選則盡公拔才傳儲則一心
國本所謂邦之司直魏雖以詐力與智者運籌勇者宣力然此眾
賢經營草創相定規模功不後矣而不父于忌忌不戢則廢本先

漢陽葉氏錄書

撥矣祚安得長故史特列之於勲庸之先既表直節亦以見魏運
之促負臣既盡故邂逅禍變無復有東志不回之士也

鍾繇華歆王朗傳引丕三公一代偉人語以見合傳之意而先書
先世名臣四字則不待貶絕而其敗節已顯矣注引華嶠譔稱
文帝受禪歆以形色忤時故不進爵此蓋華嶠之歸詞歆不取為
魏相國又何忤哉發壁奪后誰所為也

程郭董劉蔣劉合傳此皆魏之謀主也運籌決勝功効卓然至於
翦漢之跡始自董昭賈詡之禍由於資放列叙諸人而以孫劉終
見智計之士見利忘義臨大利害不可保信以此始者亦以此終
著戒甚深不然以諸人之謀略且與二荀比肩矣賈詡雖地望無
可言然觀其處人父子之間勉平以孝答操其忠則優於人人雖
之此而合之彼其為例審而微矣

安溪先生云董昭之罪既明或心可不為代諒乎論操當日功果無倫勢堪改步僅僅上公之爵而或猶愴之此誠人之所難言也操後雖稱王而未敢遽移漢鼎未必非感於文若之事今人但歸功北海固非稽實之論也

劉護諸人皆名則史為一傳任峻諸人皆名守為一傳各以類相從

序魏諸將但以註記所載稍集括其略非經意之文徐晃之解樊圍一時奇功而惟存一令亦安得謂之條詳也序張遼合肥許褚潼關差勝耳

任城陳蕭三王以母弟故別為一卷武文世王公傳亦以母貴賤為次其猶春秋之教歟

鄧哀王冲傳載孫權曾致巨象冲置象於船刻水痕而知其斤重

漢陽華氏鈔書

案孫策以建安五年死時孫權初統事至建安十五年權進步為交州刺史士燮率兄弟奉承節度此後或能致巨象而會舒已於建安十三年前死矣知此事之妄飾也能改齊漫錄引符子燕昭王大承命水官浮舟而量然則置船刻水疑算數中本有此法劉劭傳受詔集五經羣書以類相從作皇覽類書當以此為祖然案楊俊傳注中所引魏略云皇覽凡四十餘部部有數十篇通合八百餘萬字乃王象一人撰集與此互異

李方云此書於易代之際有貳心以邀功者必加微辭司馬氏勢雖逼主然師死於淮昭方在許亦時事之危也傳假專心奉戴擁眾還洛大柄已得魏祚傾矣故首列王象書其勸琮納土之謀中傳衛覲特著還漢助禪之事終之以假則奉馬傾曹此始此終著鑒甚明故評中特表徐幹示譏切焉稱假以才達顯意以節不足

爾松之謂其題目為拙蓋未明作者之九也

桓二陳徐衛盧傳此以八座合傳魏之始基權在東西曹掾關國之後則任尚書令僕諸人在公之節畧與崔毛同風亦其亞也孫禮傳爽誅後人為司隸校尉案今之人字古入字入字古人字也

漢後主建興八年當魏太和四年魏延破郭淮於陽谿延傳云使延西入羗中魏後將軍雍州刺史郭淮與延戰於陽谿延大破淮等而魏志淮傳則諱之王昶傳亦諱東閣之敗

李方云或謂王凌等五人皆以亂終故列於末此知其耳諸人惟鍾會可加以逆名鄧艾有功無罪至於三賢乃心魏室事連不就而與午之勢益重諸人之終即國之終也故次於此焉

安溪先生謂鍾會移檄蜀將士吏民文殊不工不知史臣何所取

漢陽華氏鈔書

而慈載之案會以逆誅而晉受魏禪以平蜀為大功德故不得不鋪陳其事文之載當由此史家頗審輕重鍾會在蜀亦矯太后遺詔故評不斷之曰叛也

方枝傳載華佗治郡守病威怒則差似依托呂氏春秋文勢齊王語為之至杜公良當與王仲宣同傳不當雜廁之方枝中

二牧不從董素羣雄之例而列蜀志首非夷貊烈于割據也王者之興先有驅除評云慶鍾二主即以漢家故事明統緒所歸天祐其主即二牧猶不得以聞干耳其文則若霸國之書其義莫非天子之事遺臣故主之思淵矣哉

序吳事則正禮不先於討逆承漢統則二牧乃冠乎興王變其例遜其辭所以待後之人自遇其旨於參錯迷謬之中故非當時所測也

安溪先生云亮集不搜後出師表陳氏之疏如此案趙雲以建興七年卒散閣之役乃在六年後人或據此疑表為偽非也以元遜傳觀之自明第此表乃劇論事勢之盡非若發漢中時所陳得以激厲士眾不妨宣洩於外失之蜀而傳之吳或伯松寓留箱篋元遜釣致之於身後耳集不載者蓋明武侯之慎非由陳氏之疏若趙雲傳七年字當為六年雲本信臣宿將算谷失利適由兵弱既貶離號將軍以明法散閣之役使其尚存必別統萬眾使復所負而不聞再出其必歿於是冬之前矣

武侯實兼仁義節制王者之師壽以為短於奇謀此其識見之差非有所憾

注所引趙雲別傳類皆子孫溢美之言故永祚不取如駁分賜諸將田園議甚忠正然經國之務有諸葛公在必得其當未應反待

漢陽葉氏鈔書

武臣駁議其謀伐吳則又諸葛公所不能得之其主追思孝直恐散號列將非所及也別傳大抵依仿諸葛子瑜書及孫權稱尊號諸葛公不明絕其僭之議為之至云雲有軍資餘絹亮使分賜將士雲曰軍事無利何為有賜云云觀諸葛賞罰之肅雲猶貶號其下安得監賜又足以明其不然

出師表已載孔明本傳則董允向寵傳中可勿重出孫盛謂蜀少人士故許慈胡督等並見載述案慈通大經四小經三即在中土亦烏可無述

譙周傳周為太子家令諫後主游觀案延熙元年立于璿為皇太子至八年冬蔣琬始卒然則自琬之存後主已荒縱矣故傳于建興十四年大書至溺看汶水旬日而還譏其不恤國事盤游於外自此始也傷大臣不能正書以示譏後不書者不可諫則不足譏

也

周傳末書周長子熙字元彥此皆裴注之文元彥之去承祚遠矣十字當為裴注無疑且上既云周三子熙賢同矣於文義不得云周長子熙也

承祚評琬瑋費禕謂其未盡治小之宜居靜之理裴松之以為蔣費為相克遵畫一未嘗徇功妄動有所虧喪外却駱谷之師內保寧緝之實治小之宜居靜之理何以過於此哉今譏其未盡而不著其事故使覽者不知所謂也安溪先生以裴論為是然壽意蓋以公琰有意圖魏之故耳此皆其在晉之遜詞

蜀事以葛始以姜終十卷實相首尾其末卷則特為揚戲之贊而設也蜀都賦云匪葛匪姜時能是恤

承祚身入晉室奉命修史彼自謂三禪相承同符舜禹不得不以

漢陽葉氏鈔書

魏為正乃於蜀書之末記文然之贊假託網羅散逸陰著中漢季漢皇統斯在躋蜀於曹氏之上大書贊昭烈皇帝則已之所述曰先主傳者明其遜辭實以文然所贊代已序傳也張茂先能譚史漢而為承祚所面欺千載以下吾猶取其區區乃心辨正聞惡真舊也

孫堅孫策稱破虜討逆者漢之所命也標建魏國策封吳侯皆建安之舊以名其書則隱然劉氏之餘矣壽謂劉據江東策之基兆而權尊榮未至于止侯爵於義倫矣孫盛則或稱權正名定本防微慮難之意譏陳氏為未達安溪先生云陳評自是情理亦何必累紙贊頌如此使權果能防微慮遠亦無子孫相殘之禍矣裴注引吳書稱諸葛瑾才畧不及弟而德行尤純妻死不娶娶有所愛妾生子不舉其為慎如此異哉史氏之言瑾弟孔明未能純

於德耶大夫禮無再娶理之不娶古人所皆然者愛妾生子之不舉何居瑾惡夫多子即可無有所愛今不忍絕其所愛而絕其所生悖亂莫甚焉以此為爲慎未之前聞瑾之德當別有在史氏之言其失不細

吳制長吏遺喪皆不得去而數有犯者權患之使朝臣下議此事已載權傳又於胡綜傳復出乃刊削未盡

讀諸葛恪傳雖孟堅當無以過之吳書中惟陸伯言事似稍煩冗他傳亦篇篇可觀想周韋華薛之徒其書本勝經其整比乃遂違前良耳

吳志末卷以王蕃接元賀紹章曜華最爲一傳李方云直亮既盡國祚亦亡史以是終所以垂戒

晉書

漢陽華氏鈔書

史通云晉史所采多小書若語林世說搜神記幽明錄是也重千兩紀孫檀二陽秋皆不之取其中所載美事遺畧甚多晉書之千兩紀孫檀二陽秋皆不之取其中所載美事遺畧甚多又云唐修晉書作者皆詞人遠棄史班近宗徐庾亦

本紀第一卷末即載明帝時王尊侍坐帝問前世所以得天下導

乃陳宣帝創業之始及文帝末高貴鄉公事明帝以面覆牀曰若如公言晉祚安得長遠孽報冤對天人間一種幽顯之理妙在即

從晉家兒孫口中明白說出方能使亂賊悚然亂賊不過爲子孫謀而不知反爲後代孝子慈孫之累然豈不在孫謀哉

元帝紀太興元年冬十一月乙卯日夜出高三丈此書法不及漢書遠矣漢書武帝紀建元二年則書有如日夜出楊用修云曷言乎如日光如日也曷不言日夜出日夜出夜出非日也有不宜

有也曷爲書紀異也晉書則遂日之矣若班氏所書春秋不能易也

晉元帝爲牛氏子其說始於沈約而魏收高夷傳因之唐貞觀史官修晉書亦取馬王劭謂沈約喜造奇說以証前代劉知幾亦以爲非而胡致堂乃謂元帝冒姓司馬過矣據史宣帝因元石圖有牛金而恭王紀是後氏竟通小吏牛比而

餘冬序錄云惠羊皇后失節劉曜所與曜言者於司馬氏恩義絕矣羊爲賊生二子而死其室爲獻文之諡偽諡也而史以列之

晉后妃傳何居然則羊氏祇可附載賈后傳末其陷於虜後事於劉曜傳中及之可也

衛玠云人有不及可以情恕非意相干可以理遣此可觀玠之養知王敦之非忠臣此可觀玠之識其得爲名士以此若如本傳前

漢陽華氏鈔書

後所稱玠但一美少年作態者耳又云杜又膚清叔賓神清膚清二字是極俗人面目可憎者若如此又之去玠又豈止其間可容數人乎晉人品藻取致口角而不確如此

張華傳豐城二劍事出雷次宗豫章記所謂孔章者即雷嶠也蓋次宗之族此劉知幾所云莊子鮒魚之對賈生服鳥之辭施於寓言則可求諸實錄則否而唐史官之撰晉史者取之後人因而信之誤矣

賈充妻郭槐以乳母形影之嫌連殺充二兒天假手妬婦斬賊奴之後自是快事充死無後槐輒以外孫韓謚奉充後一甄字寓出妬婦精神

酒人如劉伶畢卓之倫無關於理亂興衰而晉史載之不知何所取於是

晉世祖以愍懷太子英妙不廢惠帝然惠帝立而愍懷廢蓋有天
意焉愍懷狂悖恐亦不至如本傳所稱之甚殆賈后與其黨文致
其說而史遂承之以著於書也自漢昌邑以後每一廢立必有一
篇文字羅立罪狀如彈章然相沿久矣後太子與其妃告離違書
言賈后羅織煅煉始末甚悉史備錄之似借此一書為太子分訴
也

周處少時膂力絕人好馳騁田獵不修細行縱情肆慾州曲患之
處自知為人所惡乃慨然有改勵之志謂父老曰今時和年豈何
苦而不樂邪父老歎曰三害未除南山白額猛獸長橋下蛟并子
為三處曰若此為患吾能除之處乃入山射殺猛獸因投水搏蛟
蛟或沉或浮行數十里而處與之俱經三日三夜人謂死間里相
慶始知人患己之甚乃入吳尋三陸遂勵志好學云云曰自知為

漢陽葉氏鈔書

人所惡曰始知人患己之甚此二句正寓智勇人回頭重檢處具
為惡之才人雖若之而不敢言其始若不察之以情知人之惡已
其究若不試之以事信人之患己而必待人之我告焉終無為善
之時矣

困學紀聞載東坡謂劉壯與曰陶威公忠義之節橫秋霜而貫白
日晉史書折翼事豈有是乎陳忠肅亦曰陶公被誣以晉之刑政
不行于庾元規也元規以筆札喻王隱折翼化鶴之事隱與杜延
業共為之也二君之為士行辨至矣而鍾伯敬猶云使侃居劉裕
之時則亦為裕所為耳此輕信晉史之失

洪景廬云王逸少晉宋間第一流人也遺情軒冕擺落世故蓋其
生平雅懷自去會稽內史遂不肯復出自誓於父母墓下詞致確
苦予味其言而深悲之又讀所與謝萬石書云坐而獲逸遂其宿

心此當與安石東游山海嘖餐閑暇之餘欲與親故時共歡宴街
盃引滿語田里所行故以為撫掌之資其為得意可勝言邪常依
依陸賈班嗣之處世老夫志願盡於此也案是時逸少春秋纔五
十餘耳史氏不能賞取其高乃屑屑以為坐王懷祖之故侍之淺
矣予觀右軍乃極有經濟人却渾然不露不肯自尸其功始終以
山水田園自娛誠江左第一流也景廬所稱亦復未盡

陳壽索米之事虛妄殊甚文帝誅丁儀丁廙并其男口安得晉時
尚有子在徐陳而下文章經國悉從附見彼儀廙何獨應立傳乎
千寶論晉之創業立本固異於先代後之作史者不能為此言也
可謂直矣

漢陽葉氏鈔書

忠義傳可削者三人韋忠不見裴頠辭張華之辟初節亦足稱矣
而仕于劉聰為之討義而死非為晉死也謂之忠義可乎王育仕
於劉淵劉敏元仕於劉曜舍順從逆皆失節者也忠義安在哉庾
之修晉史也許敬宗李義府與東筆馬是惡知蘭父黨之辨
文苑傳趙景真年十四遊太學遇嵇康於學寓石經徘徊視之而
請問姓名康異而告之後乃亡到山陽求康不得而還觀其人蓋
所謂識密鑒洞精神落落然在流俗之外者文苑傳首載其事見
文章之道非一往至性人不能深詣而微入也

齊王恭被廢遷於金墉城范粲素服拜送哀慟左右時景帝輔政
召羣臣會議粲又不到遂稱疾閤門不出陽狂不言寢所乘車足
不履地年八十四不言三十六載終於所寢之車此親之忠臣與
王褒終身不仕志趣畧同一篇於君一篇於親似不宜入晉隱逸
傳鍾伯敬之言云爾王伯厚嘗言嵇康魏人不宜入晉史所見正
畧同然以補前史之闕正不必以失於限斷為譏也

此修訂句大願究明

晉之聲胡皆以寇虐中原犯順僭號互相倡和惟慕容廆以王室為名不失外臣之職與名始於其子幹勤王一語成於魯昌說之勸進教宣帝命以代有罪忠勇恭讓內治其國而外能砥石勒破宇文志獨官以助顯朝廷之威法令文章雍容可觀寓書陶侃以遠臣荒服責中朝文式以復仇雪恥之義生氣勃勃始終得為晉完人此何遜於張軌史表出之入晉臣輔中為忠順者之勸不宜繫入載記也

宋書

沈約撰晉書百一十卷齊紀二十卷高祖紀十四卷俱不傳獨宋書百卷存耳約之先田子林子以下世為宋臣武功文藻宏聲爛然故其撰宋書最為詳瞻然約之前何蘇山徐諸人俱有述作惟缺承先至禪讓十餘年事非約之才不能刪其蕪穢補其脫略

漢陽葉氏鈔書

寢然成一代之史姚察稱其高才博洽名亞蓬童誠然

隱侯嘗云文章當從三易易見事易識字易誦習此語真文之正則也今觀所著宋書信能從其易矣

章山堂考索云沈約謝靈運傳論全說文體備言聲律此止可為翰林之補亡流別之總說耳李元振論學如父諸史傳實為垂越

館閣書目及晁氏讀書志俱謂宋志兼載魏晉失於限斷陳振孫云按以班馬史體未足為疵唯所創符瑞一志不經且無益愚案志取相承且補前闕唐修隋書而志備五代正不必以限斷為拘也

崇文總目缺趙倫之傳一卷今本有倫之傳而到彥之傳卷末殘缺

隋陽松珍八代談藪云沈約脩宋史書裴子野父祖殊無令譽云自松之下無聞焉子野乃撰宋書沈約家世備有醜聲又云盱眙太守沈璞新於建鄴市璞約之父也約見之乃削宋書子野見之亦削宋書崔浩諱事狄君曲為和說稱拓拔之祖本李陵之胃當時衆議相作事遂不行或有竊其書以渡江者沈約撰宋書索庸傳仍傳崔浩所述凡此諸妄其流甚多

傳占衡永初甲子辨謂陶淵明十題甲子皆是晉年不著晉號史文本集歲月炳然前後可考胸次磊落隨意書年陶何必藉此為佳話乎

休文自序以汾川之沈為即平與之沈非也案春秋平與之沈屢滅屢復至定四年蔡滅沈以沈子嘉歸蓋至是始真滅矣又昭元年傳金天氏裔孫曰瑩貽封諸汾川沈似尊黃實守其祀此與平

漢陽葉氏鈔書

與之沈兩不相涉而休文序其本系乃混而一之証其祖矣門人徐位山文靖著管城碩記中有辨極詳

齊書

梁蕭子顯撰六十卷今存五十九卷亡其一而其存者復多脫簡蓋學者於史漢而外多不留意故一任其殘闕至此也

史通云子顯雖文傷蹇蹇而義甚優長又云事不師古變通合宜明於斷限定其折中惟子顯近之

曾南豐南齊書目錄序云子顯之於斯文喜自馳騁其更改破析刻雕藻續之變尤多而其文益下王伯厚云子顯以齊宗室仕於梁而作齊史虛美隱惡其能直筆乎

江淹受詔著述以為史之所難無出於志故先著齊志十篇沈約復著齊紀時吳均亦表請撰齊史乞給起居注并羣臣行狀有詔

齊氏故事布在流俗聞見既多可自搜訪也均遂撰齊春秋三十篇其書稱梁帝為齊明佐命帝惡其繁燔之史通謂其私本與蕭氏所撰並傳於後又檢馬氏經籍考無之知宋時已不存矣子願齊宗室而北面梁者也惟齊宗室也故於齊之始基多溢美惟北面梁也故於齊之末造多溢惡且以時尚瞿曇希合世主區別九流黜儒崇釋其是非大謬於聖人殆不翅如晁氏曾氏所譏已也班氏序傳有述系於終篇自范氏綴於每卷之末而子願因之唐修晉書亦然此皆人所以識為贅說也齊書固最劣矣然議論亦有可采者祥瑞志云今觀魏晉以來世稱神物不少而亂多治少史不絕書故知來儀在治遠非前事見而不至未辨其為祥也此與歐公五代史天文志之所論祥瑞之見治日少而亂日多何以異哉

漢陽葉氏鈔書

史以恩倖名篇大抵若鄧通韓嫣之流耳而南齊倖臣傳以紀僧真首列劉知幾謂僧真祇節礪行終始無瑕不當入之此傳予考蕭氏編錄此傳之旨殆以其皆出自寒門擢居要地故耳與前史所載殊不類然則此傳題目有所未安也

梁書

唐姚思廉撰自昔沈約與周興嗣鮑行卿謝吳相承撰錄已有百篇值承聖淪陷並從焚蕩何之元劉瑤以所聞見究其始末合撰梁典三十篇而紀傳未作陳姚察有志修之其功未就唐貞觀中乃令其子思廉續成之思廉受詔與魏徵同撰乃採謝吳諸家史刪次為紀六列傳五十徵惟著總論而已筆削次第皆出思廉之手但其為祖父揚名而言多失實纂其衰卒業而事亦不真知幾有安在為史之謂云

凡傳論有其父察所云則不更加論斷亦漢書稱班彪之意也觀察父子文辭尚為簡質至其創為止足之篇不著酷吏之目亦可謂因時變通而普人率譏之殆所未曉

陳書

陳書亦姚思廉撰遶固俱於篇終叙其先世至思廉之父察在陳為吏部尚書後入隋為員外散騎常侍終於大業二年而察為陳書以其父與江總合傳稱其稟令德而光百行可以厲風俗可以厚人倫至於九流七畧之書名山石室之記汲郡孔堂之書玉箱金板之文莫不窮研旨與編探坎井故道冠人師楷紳以為準的其稱美先世若此至標察史論亦但著陳官夫察始梁末隋歷事三代何獨書陳官也傳中述其遺命云少時受苦薩戒後後每日設清水六齋日設齋食蔬菜又稱察讀一藏經竟將終曾無痛惱

漢陽葉氏鈔書

夫其為臣不純為學不正而云行可厲俗道冠人師此之虛美寔同於誣造固難意在揚親未有斯之拙者也

梁陳書皆有孝行篇以行莫大乎孝也諸史或名孝友或名孝義此即獨行之殊稱耳

姚察父子史論皆醇雅可挹而氣體亦多有舒緩之失但尚不涉駢儷此為優於晉書多矣

魏書

魏史官初有崔浩浩刊所撰國史於石立於郊壇東方所書魏先世事皆詳實北人忿恚相與譖浩暴揚國惡魏主大怒遂族誅浩夫浩修國史直筆乃其職耳惟是刊石衢路若為可罪然何至赤其族哉及閱宋書柳元景傳云柳元世為索虜折衝將軍河北太守其姊夫偽司徒崔浩虜之相也虜主拓跋焘南寇汝頡浩密有

異國光世要河北義士為浩應浩謀世被誅河北大姓坐連謀夷滅者甚眾然後知浩受禍之酷自有其故特因史事發耳後更有李彪崔鴻等書自收書出悉焚舊史故今無可考也

史通云魏世鄰國編於魏史者於其姓名之上又列之以邦域申之以職官至如江東帝王則云僭晉司馬睿島夷劉裕河西酋長則云私置涼州牧張寔私署涼王李暠此皆篇中所具又於卷首具列必如枚意使其撰兩漢書三國志諸盜賊傳亦當云僭西楚項羽偽朝寧王阮翼自餘陳涉張步劉璋袁術其位號皆一一具言無所不盡也蓋法今滋章古人所慎若茲題目可謂滋章之甚者乎

魏本出於雜種竊亦自號真君其史黨附本朝思欲凌駕前作遂乃南籠典午北吞諸僞比於羣盜盡入傳中但當有晉元明之時

漢陽葉氏鈔書

中原秦趙之代元氏膜拜稽首自同臣妾而反列之於傳何厚顏之甚邪又張李諸姓據有涼蜀其於魏也校年則前後不接論地則參商有殊何預魏氏而橫加編載此皆遠不師古近非因俗雖復刊諸竹帛終罕傳於誦誦也

桓劉諸族既咸曰島夷是則自江而東盡為卉服之地乃劉昶沈文秀等傳敘其爵里則不異諸華豈有君臣共國父子同姓而夷夏頓隔者乎其不可通甚矣

瑯琊小吏路氏醜聲難皆本之沈約而不加甄擇承其說妄重加誣語尋其生絕息嗣死運割斷蓋亦陰過之所致也後之採史筆者尚其慎諸

宋書載魏主燕之入寇蓋皆實錄而收於事有可恥者則加減隨意至如劉氏獻女請和太武以師婚不許此言尤可怪也江左庶

姓入魏者尚皆與拓拔連姻具載魏史安有宋主屈已求婚而不納者乎斯言殆未可信矣

畏揚遼彥之勢則撰其家傳甚美受介朱榮子金故減其惡識史之機所由來也即其自序云漢初魏無知封高良侯傳其某至收無知於枚為七代祖而世之相去七百餘年其妄如是則其述他人世系與夫事業之舛謬更不可枚舉矣

北齊書

王劭齊史劉知幾稱左氏亦不是過後又有李德林少仕鄴中多識故事在齊預修國史創紀傳書二十卷至開皇中奉詔續撰增多三十八篇已上送史官藏之祕府唐貞觀初勅其子李百藥仍其舊錄雖採他書演為五十卷凡諸帝廟號避唐朝諱即稱諡焉至如聖世祖為文襄改世宗為武成苟除茲世字而不悟襄成有

漢陽葉氏鈔書

別又若武定臣佐降在成朝河清事迹擢居襄代使讀者驚亂此其可議者也

序論魏收云若使子孫有靈竊恐未扼高論又云足以入相如之室游尼父之門志存實錄詎許奸私於介朱暢傳又云收受暢財賄為榮傳多減其惡良真邪曲三說各異則言無準的豈可謂之史哉

齊書例云人有本字行者今並書其名依檢如高慎糾律光之徒多所仍舊謂之仲密明月此拉非言之難行之難也見史通

邢劭辟雍一表竄取李文孝昭寢疾手書有率顏訓張景仁建由八體亦號儒林章仇他諫死僧尼不傳忠節見舊唐書條其跡落非止一端而已

後周書

蘇綽東周政軍國詞令多準尚書牛宏為史尤務清言德業因之以成是書故多非實錄其中如詳言沙苑之行師畧寫芒山之失利史臣記註體固宜然獨其比令綽於周公制作管子山為詞賦罪人裁贖褒尚猶可議史通譏其書文而不實雅而無檢字文一代之事尚散見於王劭齊志隋書蔡允恭後梁春秋杜臺卿齊記等書而了不兼採獨以牛書為本則其所闕畧者正多矣周書不立志故八柱見於獨孤信傳依周禮新定官制見於盧辨傳錄用元魏之後見於元偉傳周世祖保全元氏分布庶職是帝王威事備運周鼎宇文之後靡有子遺作史者寄慨深矣元偉傳末稱太祖天縱寬仁性罕猜忌而於帝紀則稱茹茹歸命盡種誅夷雖事出權道而用乖於德教二理不同言無準的以手陷盾將何說以處哉

漢陽葉氏鈔書

太祖本名黑獺故有樵犁狗子之謠周書以言非雅馴故不登載於伊婁穆傳首既著其字奴干既而續云太祖字之曰奴干作儀同面向戎也上書其字而下復曰字則失之重複矣夫重耳黑臀名之鄙也豈必佳稱方可入史至於漢李陵傳稱隴西任立政陵字立政曰少公歸易耳因上不言立政之字故如此云云今誤效之失本意矣即一名字之聞其違戾如此

南北史

唐李延壽撰初延壽父大師欲擬春秋編年刊究南北事未成而歿延壽數與史局乃追述先志起承永初元年盡陳禎明三年謂之南史凡八十卷起魏登國元年盡隋義寧三年兼自東魏天平元年盡齊隆化二年謂之北史凡一百卷十六年始就書目稱二史刪煩補缺過本史遠甚司馬溫公云延壽書亦近世之佳史也

雖於機祥故嘲小事無所不載然敘事簡徑比於南北正史無煩冗蕪穢之辭竊謂陳壽之後唯延壽可以亞之至劉道原則譏其言辭卑弱義例煩雜朱文公亦謂除通鑑所取外其餘只是一部可笑的小說要之瑕瑜固不相掩也

李延壽為南北史於北則前儒林於南則冠以循吏劉知幾作史通數十篇譏評古今史氏絲髮無遺而獨於此書儒林次序了無所及有謂南本禮義之邦儒學本無足異而後之者亦臆說也序傳載此書寫訖呈令狐德棻改正後表上之表云凡所涉獵千有餘卷連綴改定止資一手除其冗長据其菁華若文之所安則因而不改不敢苟以下愚自申管見其採摭勤而用心慎可知矣乃以本書參校或事辭整備處認見刪改殊不如其所云困難免於點金成鐵之譏矣

漢陽葉氏鈔書

論陰子春有曰子春戰乃先鳴幽通有助幽通有助指石虎山蛇神事戰乃先鳴考傳竟無事蹟獨同傳王琳將張平宅乘一艦每將戰勝艦乃有聲如野猪故琳戰艦以千數皆以野猪名移王琳之事以贊子春史家乃有此謬

崔鴻傳云鴻二世事江左故不錄晉劉肅之書延壽唐人而予魏抑晉誣妄如此蓋以世為魏臣也

循吏行事本人情而不泥乎大法於訓誨之中每存寬厚之意漢卓茂之所行所言者是也南史載循吏第一人吉翰累遷徐州刺史時有死罪因典籤意欲活之因翰八關齊呈事翰省訖語令且去明可更呈明日典籤不敢復入呼之乃來取昨所呈視訖謂曰卿意當欲有此囚死命昨於齊見其事亦有心活之但此囚罪重不可全貸既欲加恩卿便當代任其罪因命左右收典籤付獄殺

之原此因生命其刑政類如此謂之後吏可乎

隋書

隋書自開皇仁壽時王劭著書八十卷以類相從定為篇目至於編年紀傳並闕其傳唐武德五年起居舍人令狐德棻奏請修五代史五代謂梁陳十二月詔中書令封德彝舍人類師古修隋史綿歷數載不就而罷貞觀三年續詔秘書監魏徵修隋史左僕射房喬總監徵又奏於中書省置秘書內省令前中書侍郎顏師古給事中孔穎達著作郎許敬宗撰隋史徵總知其務多所損益務存簡正序論皆徵所作凡成帝紀五列傳五十年正月壬子徵等詣闕上之十五年又詔左僕射于志寧太史令李淳風著作郎章安仁符璽郎李延壽同修五代史志凡勒成十志三十卷顯慶元年五月己卯太尉長孫無忌等詣朝堂上進詔祇秘閣後又編

漢陽葉氏鈔書

第八隋書其實別行亦呼為五代史志

案魏徵本傳貞觀七年為侍中十年五代史成加光祿大夫進封鄭國公俄請遜位拜特進今諸本並云特進又經籍志四卷獨云侍中鄭國公魏徵撰無忌傳又云永徽三年始受詔監修疑當時先已刊脩無忌因成書而進今紀傳題以徵志以無忌從衆本所載也紀傳亦有題太子少師許敬宗撰案敬宗傳貞觀八年除著作郎修國史遷中書舍人十年左授洪州司馬龍朔三年始拜太子少師與今錄年月官位不同疑後人所益房喬志寧初並受詔又李延壽傳云被詔與著作佐郎敬播同修五代史志案延壽貞觀三年與顏師古同被勅脩隋史其年以內憂去職今諸本並不載喬等名位天文律歷五行三志皆淳風獨作五行志序諸本云褚遂良作案本傳未嘗受詔撰述疑

祇為一序故今本畧其名氏

隋書志題長孫無忌紀傳題魏徵後歐陽公不欲與宋景文共事而分纂傳志亦本於此

五代史志成即入隋書故隋書志兼齊周梁陳之事而李百藥令狐德棻姚察父子遂不復贅四代之事於其史中當時發凡起例必有成說也

隋志誠緯篇云賈逵之徒獨非之考逵論奏屢引圖讖並未有所非也范史論云逵能附會文致最貴顯隋志並未詳考本傳而誤讀張衡疏內遠摘讖互異三十餘事諸言讖者皆不能說之文以為逵首非讖不知逵第摘其互異而已豈有所非乎

鄭夾捺稱隋志極有倫理本末兼明可以無憾良由當時區處各當其才然至以為遷固以來皆不能及則過矣

漢陽葉氏鈔書

唐撰隋史煬帝未終而已編恭紀原其意旨豈不以恭為唐氏所承所以顯義寧而隱大業與梁脩齊史東晉猶在而遠列和年亦以為梁王所立故也苟欲取悅當代遂乃輕侮前朝行之一時庶叶權道播之千載未為格言

王頴文章不足武藝居多躬詣戚藩首階逆亂宜與楊元威並列否亦當附出楊諒傳中今乃編入文學不類殊甚他若劉臻還宅訪子方知王劭思書為奴所侮此而畢載煩碎之至非史體也

現北雜錄卷七

北平黃叔琳崑園手輯

舊唐書

以良吏次宦者以忠義次酷吏是先小人而後君子也以陳子昂之諫諍劉蕡之切直而槩之以文苑以吳叔之忠義而槩之以外戚以陽城之卓異而槩之以隱逸以孫思邈之高尚而槩之以方技是棄大行而取小節也循吏有功於民而無贊以揚之宦者澆掃之俊反有贊以紀之獨孤之才行皇甫湜之文章皆不得見之於傳而僧神秀一行之徒道流王志遠吳筠之輩或傳於方技或傳於隱逸皆舊史之失也

唐史發潛曰姚璹唐之佞臣諂事則天以取宰相舊史乃與狄仁傑同傳豈其然乎

漢陽葉氏鈔書

韓退之傳初言愈常以為魏晉已還為文者多拘偶對而經詰之指歸不復振起故所為文抒意立言自成一家新語後學之士取為師法當時作者甚衆無以過之故世稱韓文而又云時有恃才肆意亦豈孔孟之旨若南人妄以柳宗元為羅池神而愈撰碑以實之李賀父名晉不應進士而愈為賀作諱避令舉進士又為毛穎傳譏戲不近人情此文章之甚紕繆者撰順宗實錄繁簡不當叙事拙於取捨頗為當代所非裴晉公有寄李翱書曰昌黎韓愈僕知之舊矣其人信美材也近或聞諸儕類云恃其絕足往往奔放不以文立制而以文為戲可矣乎今之不及之者當大為防焉爾晉公謂人不當以文為戲是也舊史并以諱辨為紕繆此則溺於習俗而不自知也

舊史以退之為昌黎人此自是著其郡望耳劉知幾嘗自言修史

時纂李義琰傳琰家於魏州昌樂已經三代因云義琰魏州昌樂人也監修者大笑以為深乖史體遂依李氏舊望改為隴西成紀人知幾以為言竟不見從後著史通於因習篇復論其誤予因以考晉隋諸史多有如此者新史乃改退之為鄆州南陽人近毛大可又考之韓文定為懷州南陽人云

李太白上安州裴長史書辭旨哀苦予謂白以白衣入翰林其蓋世英姿能使高力士脫鞵於殿上豈拘拘然怖一州佐者邪蓋時有屈伸正白不得不爾大賢不偶神能困於螻蟻可勝歎哉白此書自叙其平生云昔蜀中友人吳指南死於洞庭之上白揮眼慟哭炎月伏屍猛虎前臨堅守不動遂摧殞於湖側數年來觀筋骨尚在雪泣持刃躬申洗刷裹骨徒步負之而趨寢無持無軼身手遂旬資營葬於鄂城其存交重義如此又與逸人東巖子隱於

漢陽葉氏鈔書

岷山巢居數年不跡城市養奇禽十計時嘗就宰取食了無驚猜其養高志機如此而史傳不為書之亦未為盡

新唐書

新舊唐書互有得失而論者謂舊史所得為多歐陽公撰五代史劉昫傳無一字及其脩唐書且謂其不習典故改易語詞援引失當豈賢如文忠竟欲掩前人所著耶

宋景文筆記云文有屬對平側用事供公家一時宣讀施行似健快然不可施於史傳余脩唐書未嘗以唐人一語一令載於傳者惟拾對偶之文近高古者乃可著於篇大抵史近古對偶宜今以對偶之文入史策如粉黛飾壯士笙匏佐擊鼓非所施也

歐陽公進新唐書表曰其事則增於前其文則省於舊夫文貴於達而已繁與省各有當也史記衛青傳校尉李朔校尉趙不虞校

尉公孫戎奴各三從大將軍獲王以千三百戶封朔為涉縣侯以
十三百戶封不虞為隨成侯以千三百戶封戎奴為從平侯前漢
書但云校尉李朔趙不虞公孫戎奴各三從大將軍封朔為涉縣
侯不虞為隨成侯戎奴為從平侯此於史記五十八字中省二十
三字然不若史記為朴贍可喜

宋景濂云新唐書事多舛誤如紀中載膠東郡公降封縣公而傳
中乃稱郡公傳中叙天平節度四人而紀中則云七人宰相載於
世系表而于惟謙相中宗鄭駱相昭宗武什萬相武后皆棄而不
錄繁者失於支蔓畧者過於簡率以致渙而無統緒而弗彰吳鎮
糾繆蓋不得不作也有若李泌在唐建謀猷輕爵祿彷彿漢之留
侯新舊史皆略其事且譏其好縱橫大言以鬼道媚人主取宰相
何其悖耶明晉王府長史朱右伯賢乃做前賢則正陶潛諸葛亮

二傳之例而重為必傳一通云

史記前通曰狡兔死走狗烹而漢書改為野禽殫走狗烹此新唐
書以孫駱易竹馬迅霆易疾雷之濫觴也

李邕傳不言其能書此豈可略者耶

容齋隨筆中論新史之失云史思明陷河洛元正父子死節事平
詔錄仗節十一姓而正為冠唐史不列之忠義卓行中但附見於
其祖萬頃文藝之末使正之名寂寥不章顯為可恨也又太宗初
即位直中書省張蘊古上大寶箴凡六百餘言舊唐書全載之仍
再立傳不知新史何以削之但附見其姓名於文藝謝傳末而
已

韓文公傳載其進學解招諸生立館下改招字為名既言先生入
學則諸生在前招而誨之足矣何名之為障百川而東之改障為

停跋前竟後改為蹟後爬羅剔抉改為把羅焚膏油以繼晷改焚
為燒取敗幾時改為其敗幾時吳元濟傳載平淮西碑亦有滅節
處多不穩當柳宗元傳載其文章四篇與蕭純許孟容書符懲咎
賊也四者次序或失之通鑑但載梓人及郭索馳傳以為其文之
有理者其識見取舍非宋景文可比云

唐懿宗咸通二年二月以杜悰為相一日兩樞密使詣中書宣
使楊公慶繼至獨悰受宣三相起避公慶出書授悰發之乃宣
宗大漸時宦官請郭王監國奏也且曰當時宰相無名者當以反
法處之悰反復讀復封以授公慶曰主上欲罪宰相當於廷英面
示聖旨公慶去悰謂兩樞密曰內外之臣事猶一體今主上新踐
昨固當以仁愛為先豈得遽贊成殺宰相事若習以性成則中尉
樞密豈得不自憂乎兩樞密相顧默然徐曰當具以公言白至尊

漢陽葉氏鈔書

非公重德無人及此三相後來見悰微請宣意悰無言三相惶怖
乞存家悰曰勿為他慮既而寂然及延英開上色甚悅此資治
通鑑所載也新唐史云宣宗世變王處大明宮而郭王居十六宅
帝大漸遺詔立變王而中尉王宗實迎郭王立之是為懿宗久之
遣樞密使楊慶詰中書獨悰他宰相畢試杜審權將仲不敢進
乃授悰中人請帝數國奏因論悰劾大臣名不在者悰語之如前
所云慶色沮去帝怒亦釋予以史考之懿宗即位之日宰相四人
曰令狐綯曰蕭鄴曰夏侯孜曰蔣仲至是時唯有仲在三人者罷
去矣誠及審權乃懿宗自用者無由有斯事蓋野史之妄而二書
誤采之混公以唐事屬之范祖禹其審取可謂詳盡尚如此信乎
脩史之難哉

舊唐書目錄書房元齡而本傳云房喬字季齡新唐書列傳房季

齡字喬而宰相世系表字齡字喬松三者不同趙明誠金石錄得其神道碑諸遂良書名字與新史傳同又得于志寧撰房碑一冊乃字齡字喬松

來濟傳云初濟與高智周郝處俊孫處約客宣城石仲覽家仲覽行于財有器識待四人甚厚私相與言志處俊曰願宰天下濟及智周亦然處約曰宰相或不可冀願為通事舍人足矣從濟領吏部處約始以瀛州書佐入調濟遽注曰如志遂以為通事舍人後皆至公輔高智周傳云智周始與郝處俊來濟孫處約共依江都石仲覽仲覽傾產結四人驩因請各語所期處俊曰丈夫惟無仕仕至宰相乃可智周濟如之處約曰得為舍人在殿中周旋吐納可也後濟居吏部處約以瀛州參軍入調濟曰如志擬通事舍人單降階勞問平生案兩傳相去才一卷不應重復如此可謂冗長

漢陽葉氏鈔書

本出韓琬所撰御史臺記而所載自不實處約傳正觀中為齊王祐記室祐多過失數上書切諫王誅太宗得其書擢中書舍人是歲十七年癸卯來濟次年亦為中書舍人永徽三年拜相六年檢校吏部尚書是歲丁巳去癸卯首尾十五歲若如兩傳所書大為不合韓琬之說誠謬史氏又失於不考仲覽鄉里一以為宣城一以為江都皆不足信

洪容齋云嚴武傳房琯以故宰相為巡內刺史武慢倨不為禮最厚杜甫然欲殺甫數矣李白為蜀道難者為房與杜危之也甫傳云武以世舊待甫甫見之或時不巾嘗醉登武牀燈視曰嚴挺之乃有此兇武銜之一日欲殺甫冠鈞于簾三左右白其母奔救得止舊史但云甫性褻躁嘗憑醉登武牀斥其父名武不以為忤初無所謂欲殺之說蓋唐小說所載而新書以為然予案李白蜀道

難本以譏章仇兼瓊前人嘗論之矣甫集中詩凡為武作者幾三十篇迭其還朝者曰江村獨歸處寂寞養殘生喜其再鎮蜀曰得歸茅屋赴成都直為文翁再剖符此猶是武在時語至哭其歸觀及八哀詩記室得何遜船鈴延子荆蓋以自況空餘老病客身上

魏晉縷又以自傷若果有欲殺之怨必不應眷眷如此好事者但以武詩有莫倚善題鵲賦之句故用證前說引黃祖殺彌衡為喻殆是痴人面前說不得夢也武肯以黃祖自比乎王伯厚謂此事出於雲溪友議宜其不實也

楊用修云南園張公澠錄中以舊書證新書之謬良快人意余又觀姚崇十事要說此其大關鍵而舊書所傳問答具備首尾照映千年之下猶如面語新書所載則翦截晦澁良可慨也通鑑亦不取此事

漢陽葉氏鈔書

五代史

歐陽氏之作五代史記也上下五十餘年貫穿八姓十國事各有首尾人各有本末而其經緯錯綜瞭然於指掌之間則史家之法倫焉本紀以謹嚴為主而瑣事斯語於家人雜傳發之朱梁之家事見於家人傳所謂不可道也唐莊宗弑而書崩而其詳於伶官傳證而不沒其實也晉出帝之北徙詳於家人傳而於爾子晉王之冊著於四夷附錄為中國諱也有列傳以為之區分有雜傳以為之隱括而一行之次於死節死義也所以勸忠也唐六臣之次於一行也所以貶六臣也義兒伶官次於六臣而雜傳又次之也所以著類也上下五十餘年如一年貫穿八姓十國如一國舉其一二其全書可知也

歐陽公五代史其持論正於史遷然史遷會萃左國及西京名家

文章以為楨幹而公獨擬拾殘文斷簡於兵戈燬燼之餘其為力固自有難易也

歐公作史嘗有五代無全人之嘆蜀王行秦州之幸節度判官蒲禹卿叩馬泣血上表累千五百餘言僅見於太平廣記而五代史不之及亦缺典也又同家人傳榮后邢州龍岡人世宗紀為堯山人拓跋思恭乃思敬兄弟也而誤作一人

歐陽公五代史吳越世家所以述稱武肅王之英勇幹略亦至矣而其後裔錢世貽大不愜意且謂歐有宿怨故痛毀吳越蓋恨不止往往於詩話小說中誣公陰事至錢氏私誌內遂肆為十分醜語所不忍言者以自取快然則揄揚何似而後愜其心耶史筆欲不招怨羅謗難矣

十國世家序云嗚呼自唐失其政天下乘時黠兒盜賊亂其武魏

漢陽葉氏鈔書

吳暨南唐最豪竊據蜀險而富漢險而貧閩陋荆楚開墾服剝剝弗堪吳越其尤牢牲視人嶺蠻遭劉百年之閒並起爭雄山川亦絕風景不通語曰清風興羣陰伏日月出燭火息故真人作天下同此文豐約中程精彩溢目歐文第一篇也李耆卿謂公之五代史比順宗實錄有出藍之色楊用修云五代史本學史記非學韓也

本紀於天文變異一辭不載雖曰具於司天考而與行事了不相屬王蜀世家黃龍甘露麟鳳白雀之瑞纖悉具載觀公之論著自謂取法春秋夫豈不知春秋書災異而不書祥瑞之意乎

紀傳所載時有不同梁之殺崔嗣子于京師也紀以遺朱友謙而傳以為遺朱友諒楊涉之相梁三仕三已而歲月所具紀載實異至其末年之為相但書其罷而了不知其所入之歲月豈史遺其

入獄或誤書其罷歟唐明宗在位七年餘耳而歐公之論贊乃以為十年其誤明矣

史稱周世宗用法太嚴羣臣職事小有不舉往往實之極刑薛居正舊史記載其事甚條而歐陽公多芟去今畧見於容齋隨筆中如樊愛能何徽以用兵先潰軍法當誅無可言者其他如宋州巡檢供奉官竹春璘以捕盜不獲左羽林大將軍孟漢卿以監納取耗刑部員外郎陳湜以檢田失實濟州馬軍都指揮使康徽以橋道不謹內供奉官孫延希以督脩永福殿而役夫有就瓦中噉飯者密州防禦副使侯希迨以不奉使者命檢視夏苗左藏庫使符令光以造軍士袍襦不辦楚州防禦使張順以隱落稅錢皆抵極刑而其罪有可不至於死者

漢陽葉氏鈔書

宋梁之惡最為歐陽公五代史記所斥嘗然輕賦一事舊史取之而新書不為拈出其語云梁祖之開國也屬黃巢大亂之餘以夷門一鎮外嚴烽火內辟汙萊厲以耕桑薄以租賦士雖苦戰民則樂輸二紀之間俄成霸業及末帝與莊宗對壘於河上河南之民雖困於輦運亦未至流亡其義無他蓋賦歛輕而邱園可戀故也及莊宗平定梁室任吏人孔謙為租庸使峻法以剝下厚歛以奉上民庶雖竭軍食尚虧加之以兵革因之以饑饉不四三年以致顛隕其義無他蓋賦役重而黎庶失望故也予以事考之此論誠然有國有家者之龜鑑也

宋史

宋遼金三史其文辭爛然可觀而於史法皆不能無憾史之有本紀一史之綱維也今舉駁雜細碎志傳所不勝書之事羅而入之於本紀如郊禘廷試之屬尤所謂常事不書者而皆從編纂有類

即抄古之為史者本紀立而全史已具矣今之為史者全史具而本紀之規摹猶未立也發凡起例舉無要領紀事立傳不辨主客互載則複累而無章述舉則錯迕而寡要此三史之同病也宋史在三史中卷帙最多而闕畧亦不少如韓琦傳不載儀鸞司撤簾之事狀青傳不記與曾公亮論方畧之詳考一代家傳別錄有不可勝書者矣又如史彌遠之傳但序官閥兼載奏章而未綴數語適其奸邪首尾兩截獲刺失據不已陳平作史者既無要領則紀載不得不煩凡竄身邊事掛籍實人者人立一傳浩如烟海而才人志士參列其間者類皆冒沒於枯竹汗簡之中不已偵乎秉筆之臣身在勝國有烏夷索虜之嫌內憂外夷安擬恢復之大義皆未敢以訟言至於靖康之流離淳熙之屈辱皆沒而不書則何以著臣虜之羞嚴事等之討乎他如崖山之故事桑海之遺錄與宋

漢陽葉氏鈔書

之遺民故老哭西臺而樹冬青者一切抑沒而不書雖曰定哀多微詞不已過乎此宋史之失也

華豫原希問云宋史一書卷帙繁重觀者有望洋之歎明崑山歸熙甫有志刪修今惟論贊一卷載於別集臨川湯若士祥符玉指仲各有刪定之本亦未版行於世若柯氏新編之陳俗王氏史贊之函葬識者無取焉吾觀宋一代之史所由與諸史異者其故有四宋沿禪代故事將相大吏仍五代舊臣碌碌因人曾無表見徒以名位既顯掩抑為難一也一朝實錄甫成旋修國史歲月尚偪聞見逾詳前者樂為鋪張後者難於刪削二也仁廟以後門戶浸分每入主而出奴各黨同而代異披根引蔓實繁有徒三也國是紛更官制無雜事一事則連篇累牘往復不休書一官則數階借職非數十言不備積是以往觸緒絲縈四也元初置局冠期告成

宸集舊文未暇裁擇後人若其繁而不遺讀或不讀而輒議其書亦過矣熙甫有言人患宋史多我正患其少虞山錢受之稱為通人之言受之又亟稱李燾長編以未錄全書為憾而宋史論則譏燾板拾野史非春秋傳信傳疑之法史之難言如此

史兼紀言猶古典謨訓誥遺意宋朝詔令差有兩漢遺風史無隻字蓋以序次繁冗都無暇及而元人不好文亦可見矣

宋世幅帽不足於西北疆場進退乃興亡之大機也本紀於興也謹識其所由得於亡也謹識其所由失詩曰昔先王受命有如召公曰辟國百里今也日蹙國百里可不懼哉理度二紀竟以賊臣掩飾之文為粉本疆事不得其實矣

范質王溥魏仁浦歷事五朝在周登宰輔受顧命陳橋之變一軍校捷及晉倉皇下拜請禪之不暇太祖固心薄之願以受禪之初

漢陽葉氏鈔書

不欲更張未幾同日罷斥史稱其在位齷齪澁然是其入所謂為能為有無者也哀然一代功臣之有何哉

崔彥進與王全斌伐蜀功過一體已詳全斌傳矣高彥輝昧於形勢陷伏身死何足錄哉

李穀嘗居濶以下九人更事五季史目為雜臣傳夫臣以雜名不成乎臣矣則亦不成乎傳矣夫宋何取焉

王欽若丁謂夏竦史既目為奸邪又與王旦向敏中諸賢並列不幾薰蕕無別乎宜皆入奸臣傳

仲放游揚公卿迴翔朝署東封西祀常在侍從之班至馮藉龍崇陵轡桑梓登壇與魏野林通諸處士並列哉述其身後猶以文字見獎譽置諸文苑可耳

舊有老釋符瑞方技凡三傳史氏獨存方技而著論以巫醫當之

然所載丁少微趙自然甄真僧志言莎衣道人皆有道之士巫醫未足以蓋應仍存老樺傳林靈素妖妄濫廁方技非其類也當削去

李全一亡賴男子生長金地乘亂出沒中國聞帥得其人直鞭使耳顧乃泰之使驕激之使變馴致蔓延兩境之間史為立傳至萬餘言不已費詞乎全之事但散見諸帥臣傳使責有所歸斯為得史法耳

韓通死於受禪之先李筠李重進死於易代之後皆義不臣宋史大書周三臣猶有魯論殷三仁之遺意以是益知三相范質王溥仁浦之當熟也

遼金史

華豫原云遼金非元比也元傾宋社混一區寓與宋迭主正統何

漢陽葉氏鈔書

疑遼金雖未稟宋正朔亦未嘗全有中華其不與夏同為外國者夏受宋封遼金則否宜附宋史之末不當別為書也

金遼史紀事多重複天祚天慶二年駕幸混江頭魚酒酣上命諸酋長歌舞女直阿骨打直視云云見樂志又見天祚本紀又見蕭奉先傳帝命耶律義先對蕭革巡擲大罵事一見義先傳一見革傳鴨子河頭驚事一見樂志又載捺鉢河傳又屢見他傳語皆無詳畧至蕭從卜與蕭匹敵為欽哀皇后所誣而殺蕭奉先傳復云欽哀絃仁德皇后奉先與蕭從卜匹敵等謀居多一事而互相矛盾尤大誤宜改正

王承旨名鶚字百一東明人金正大元年甲申秋元入元授官翰林承旨日見寵遇一日以崇葵故主上請允之為位哭汝水上哀動左右乃私謚為義宗其忠不忘君如此又立史冊必代與者與

修蓋是非予奪待後人而可公故也上允之時又有元好問者金亡隱居於家築野史亭著南冠錄以載金史事元人修史多採之金史不亡二人之力也

金宗室表宣宗子與末帝凡四人案宣宗子哀宗諱守緒非末帝也末帝諱承麟哀宗本紀云內族承麟金制疎族稱完顏明昌後避睿宗諱稱內族則承麟本疎族非宣宗子也今以哀宗為末帝既大悞又不諧哀宗世系并承麟不知何出殊為疎謬錢牧齋云此書叙南遷喪亂之慘記別邪論相之辭亦古者良史之遺志也

元史

元史成於洪武二年元統以後續成於三年自問局以至刪棄皆不過五六月而已明太祖禁網促數多所忌諱而又限之以條例

漢陽葉氏鈔書

要之以時日焚膏晷火勵而成書非有老於文學熟諳掌故如宋王二君子總領其事欲成一代之史何可得也然僅可稱草藁而已其初進之表所謂往牒舛訛之已甚而他書參考之無憑雖竭忠勤難逃疎漏者蓋實錄也

元史先開局纂修一十六人後續纂一十五人合計其成僅十三月爾其文蕪其體散其人重複既有遠不台矣而又別出雪不台既有完者都矣而又別出完者按都既有石林也先矣而又別出石林阿年以及阿塔赤忽剌出兩人既附書於杭忽思直脫兒之傳矣而又為立傳至於作佛事則本紀必書游皇城入之禮樂志皆非謬之甚者以宋瀛王諱一代之名儒佐以汪克寬趙汝陳基胡翰貝瓊高啓王彝諸君子之文學絕術宜其陵軼前人顧反居諸史之下無他迫於時日故也

喬可聘曰宋景濂修元史將許魯齋平生虛名所累等語一併刪去想景濂亦以事二姓為恥故忌諱不書國初禮賢錄云以上宋濂為翰林學士令總修元史時編摩之士皆山林布衣發凡舉例一仰於濂濂通練故事筆其綱領及傳紀之大者同到欽手而已

逐年書成濂之功居多

元史凡例云案兩漢本紀事實與言辭並載兼有書春秋之義及唐本紀則書法嚴謹全倣春秋今修元史本紀準兩漢也又歷代史志為法間有不同至唐志則志以事實組織成篇考覈之際學者憚之惟近代宋史所志條分件列覽者易見今志準宋史又漢唐史表所載為詳而三國志五代史則無之唯遼金史採所可考者作表不計詳畧今表準遼金史又史傳之目冠以後妃尊也次以宗室諸王親也次以一代諸臣善惡之總也次以叛逆成敗之

漢陽葉氏鈔書

歸也次以四夷王化之及也然諸臣之傳歷代名目又自增減不同今修元史傳準歷代史而參酌之歷代史紀志表傳之末各有論贊之辭今修元史不作論贊但據事實書其文見意便其善惡自見準春秋及欽奉聖旨事意

錢牧齋云程克勤宋遺民錄載瀛國公事以閩人余應詩及袁忠微記為微瑕邱何喬新注余詩最詳而袁記多所抵牾明初權衡字以制作庚申帝大事記與余詩若合符節權記云宋江南歸附瀛國公入都自願為僧白塔寺中已而奉詔居甘州山寺有趙王者憐國公老且孤贈以回回女子延祐七年四月十六日夜生一男子明宗通自北方來早行見寺上龍文五米氣訪之乃國公所居知其生男明宗因求為子并其母戴以歸即庚申帝也元史云明宗北狩過阿兒斯蘭之地納罕祿魯氏延祐七年四月丙寅生

帝於北方罕祿魯氏即瀛國之后也余詩曰是時明宗在沙漠

交合尊情順濃合尊之妻夜生子明宗隔帳聞笙鐘乞歸行營養

為嗣皇后崩時年甫童此明宗養子之本末也至元五年尚書高

保哥奏言文宗制詔天下有曰我明宗在北之時謂陛下素非其

子帝大怒立徹文宗主於太廟欲殺草詔史官虞集馬祖常二人

以文宗御批呈上脫脫曰彼皆負天下重名後世只謂陛下殺此

秀才遂捨不問六月丙申詔曰文宗私圖與子乃構邪言嫁禍於

八不沙皇后謂朕非明宗之子遂俾出居遐陬祖宗大業幾於不

繼蓋順帝生於沙漠其非明宗之子中外流聞大書特書俾播海

內丙申之詔順帝亦不得諱也袁忠微得之傳聞謂明宗見罕祿

魯氏愛而納之未幾生焉惟帖睦爾而不知其抱養之詳余得庚

申大事記以余應之詩疏通證明明然後知信以傳信可備諸國史

不當以裨官瑣錄例之也元史濂草卒業實本朝未成之書後之

君子有事於纂述庚申帝之事亦其大者故不厭其詳復云

明史

徐健菴為明史總裁作修史條議六十一條提綱挈領甚得史法

今採其精當者若干條於此其史成而有不盡用其說者附注於

下以備考云

太祖之興其官爵皆受之於宋而實錄盡諱之今當悉為改正太

祖實錄凡三修今所傳者永樂十五年重修者也前二書不可得

見大要據實直書中多迴鑾成祖為親隱諱故於重修時盡去之

其實太祖御製諸令文集未嘗諱也今觀此書疎漏舛誤不可枚

舉當一一據他書較正不得執為定論太祖自受職於宋即用龍

鳳年號並不遵至正之朔今為高帝本紀當以甲子紀年而至正

子 158-81



及龍鳳之年數明疏於下可也

元之遺臣如也連王保保輩雖元史已為立傳然自遜荒之後闕而不書因元史即成於是時也今當載其後事以補前史之遺胡惟庸之獄人盡疑之然太祖刑戮大臣幾無虛月銳而走險遂萌異圖亦情之所有豈謂盡無非干天命以救死也李善長陸仲亨輩謂其同逆則非責以知情不舉彼亦無辭不然昭示姦黨錄所列獄詞數十萬言罪實難貸事豈盡虛尚究當年之情實毋滋疑信之兩端

宋賴兩公無罪而就誅夷千古所同慨今當直書其事不必為隱諱之詞至開國公常昇本以藍玉之甥與玉同時伐法逆臣錄內姓名炳然而吾學編諸書謂與魏國徐輝祖同樂靖難師於江上不亦謬乎舉此一端前人之成書豈可盡信願共細心考之

漢陽葉氏鈔書

太祖雖治尚嚴酷其殺人皆顯指其罪未嘗掩護乃實錄則隱諱太過而野史又誣謗失真其最不可信者祝允明九朝野記張合臺閣名言趙可與孤樹哀談天示李是也今當詳加考覈以為信史既不可虛美失實又不可偏聽亂真願以虛心覈其實蹟庶免佞史誇史之譏

諸王之生卒既具於諸王列傳又見於諸王世表似不必復入本紀致有重複之病

史之有志所以紀一代之大制度也如郡縣之沿革官職之廢置刑罰之輕重戶籍之登耗以及於兵衛修廢河漕通塞日食星變之類既詳列於志不得復入本紀

有一事而數人分功者如順義之封內則閣部內閣李善長外則督撫督撫王禕皆時皆有決策之勞者也如寧夏之征文

則督撫前總督李善長武則總兵李如松有戰定之績者也不得專為一人以掩他人之美當使彼此互見詳畧得宜

建文出亡之事野史有之恐未足據其尤誕妄者史氏奇忠忠賢奇秘錄二書是也史責闕疑姑著其說而盡削從亡姓名不以裨官混入正史可耳

成祖刑戮忠臣其妻女發教坊者諸書所傳至不忍讀今亦不必盡汚簡冊付之裨史已足遺譏

野史流傳不可盡信其家挾私害正者無如尹直之瑣綴錄王瓊之雙溪雜志支大綸之永昭陵編年史此皆小人之尤其言豈足憑據若夫伍袁萃彈國難志具元之微吾錄等類心雖無他語實悖道尚其鑒別無惑浮言

漢陽葉氏鈔書

有身居臺閣而著書乃甚訛謬者王守溪之震澤紀聞震澤長語陸貞山之庚巳編是也有名託國典而其實乃甚顛倒者陳東莞之皇明通紀黃司寇之昭代典則是也通紀一書實梁文康弟名所作故多譽兄之辭母以一家之私言致蔑萬世之公論梁文康弟名

王司馬破壁之功豈足贖罪張中丞精假印之罪豈得掩功項襄毅之平荆襄或識其濫殺余襄敏之城遠塞或議其罔功是非當以並存功罪不妨互見

奪門之事當以為罪而不當以為功如以徐石為是則景帝之勒死何辜挺擊之獄當以為功而不當以為罪如以王之何士為非則姦黨之口供難滅諒有定論毋俟多言

張桂之議禮祇以獻款何曾知禮惟富貴之是圖遂名教之不顧

試小人之魁士林之賊他若議主繼統而意非逢君如王新達潘
司馬曾仍不失為正人初雖藉為顯榮後不問之附麗如熊家宰
黃宗伯明猶不失為佳士若乃咆哮狂吠恣睢橫行如席張方
桂黃昭霍輩難逃乎萬世之清談矣

前史之載文章者兩漢書為多三國以至隋唐則已少矣至宋元
而載者絕少今列傳中除奏疏而外雖有佳文不宜多載惟儒林
文苑或當間錄一二亦舊史例也

諫官之設明世最多故奏疏亦最多今列傳所載惟擇其糾正君
身指陳時弊論劾大臣之豪割切者方可節畧入傳其餘餘陳諸
疏不得概入以滋繁冗之弊

史有一傳而包羅數十百人者如蜀志楊戲傳後附以李漢輔臣
贊五十餘人魏書高允傳後附以微士頌三十四人唐書岑悅傳

後附以武德以來宰相功臣一百八十七人今亦當仿其例如胡
藍之傳不妨附以蔣黨之姓名崔觀之傳不妨盡入逆案之姓氏
庶文省而事核且免挂漏之誤

明之武功大約文武數人共之如麓川之役王驥與蔣貴共事大
藤峽之役韓雍與趙輔共事播州之役李化龍與留繼共事決機
發策當歸於文銜鋒陷陳必歸於武不得重文輕武以血戰之功

歸諸文墨之士必使數人之傳出於一人之手無無抵牾且免重
復

萬歷中葉我
太祖龍興東土遼左封疆之事 本朝國史記載詳確宜兼詳錄
閱藉以考鏡得失不致茫忽無據傳聞異辭

忠義之士莫多於明一或於建文之朝再或於崇禎之季此固當

大書特書用光史籍若乃國亡之後吳越閩廣多有其人此雖洛
邑之頑民固即商家之義士考之前典陸秀張傑文天祥謝枋並列
於趙宋之書福壽宜孫亦入於有元之史此皆前例之可據何獨
今史為不然尚搜軼事於遐陬用備一朝之典

莊烈愍皇帝妃後宜照宋史瀛國公紀後二王附見之例以福唐
魯桂四王附入以不泯一時事蹟且見本朝創業之隆也

明之內官實執國命外而封疆之守內而兵食之司何一不由乎
內監雖嘉靖以還此輩盡汰

守共一二百人而司禮東廠其權如故今所作宦官列傳不但王
振曹祥劉瑾魏忠賢之元兇當盡列其罪狀即其他蠹政亂國之輩
亦當備載於簡編以垂萬世之炯戒

錦衣衛與兩廠相連中涓之爪牙前代所未有也故宋余州志特
立錦衣列傳與宦官參觀一代之弊政瞭然矣

明之實錄洪永兩朝最為率畧莫詳於宏治而焦芳之筆彙賅殊
多顛倒莫疎於萬歷而顧秉謙之修纂敘述一無足採其敘事精
明而詳畧適中者嘉靖一朝而已仁宣英憲勝於文皇正德隆慶

省於世廟此歷朝實錄之大概也家乘野史未可盡信必本之實
錄而參以他書庶幾無失顧加博訪之力無極一家之言

李選侍未移宮之前舉朝震驚諸君子目擊其事速請移宮防變
應危忠臣至計原未居以為功何得指以為罪乃竟以是案實諸
君子於死地孰是孰非何煩置喙儻執羣小之言謂為衆正之過

人心已滅史筆豈宜

紅丸之案李可灼雖無行狀之心亦當伏妄授之罪稽諸故事孝宗世宗之崩諸賢皆繫獄死彼豈有欲逆之謀國典當然不可有也至崔文昇之罪實在可灼之上乃竟置之不問國典謂何諸君子抗疏力爭自不可少而乃翻以為罪矣以服人事有公評母狗邪說

明之文學蔚然稱盛洪永則人務實學宣正之際未免少衰成宏克追先正正嘉而後流派判然爾時稱為極盛隆萬以還殊無足道今之文苑當溯其源流判厥源渭毋使魚目亂珠珠珠

明世課吏之法視前代更為嚴密故三百年間之吏治實有可觀然必求論稱賢確有實蹟可紀者方可入脩吏傳若無實蹟但以虛詞稱美及雖有實蹟而其人本末無足道者自有郡縣志載之不得繫入正史至於治行足傳而其人致位公卿別有他事未見

自當登之列傳不必入於脩吏

漢陽葉氏鈔書

史有諫疏當傳而其人不必立傳者如楊集之諫立儲席臣之諫棕棚之類當為搜採附見他人之傳不可遺漏他如高原侃陳京師昏喪之類其人既立傳其事又無所附麗則當載之禮志中諸如此類各宜搜之實錄查其人無傳可載則當因類附見以存其言不得忽而不錄

有其人不足傳而其事必當傳者郭希顏之諫立儲陳啟新之陳時獎是也仍當因其事而著其人有其言不可存而又不可不存者陳沈之攻擊名賢曹嘉之歷試大臣是也還當因其言而存其人總期斟酌盡善無漏無偏

明朝講學者最多成宏以後指歸各別今宜求史例以程朱一派另立理學傳如薛敬軒 曾月川 吳康齋 陳利夫 胡敬齋

仁周小泉 章楓山 呂涇野 羅整菴 顧莊渠 顧涇陽 高景逸 馮少墟 凡十餘人外如陳克菴 張東白 楊一峰 周翠渠 張南川 楊止菴 其學亦宗程朱而論說不傳且別有連堅亦不必入 今本亦應列於儒林今姑存其說如左

白沙陽明甘泉宗旨不同其後王湛弟子又各立門戶要皆未合於程朱者止宜如宋史東山慈湖例入儒林傳白沙門人湛甘泉若賀賢問致陳孝廉其表表者莊定山 泉為白沙友人學亦相似 謝汝思智以謂宜從 王門弟子江右為盛如鄒東廓 歐陽南野 安福 四劉 文敏 二魏 良弼 在他省則有二孟 卓越一時 嘉慶江 羅念菴 本非陽明弟子其學術頗似白沙與王甚別計敬菴 雖淵源王湛而體驗切實再傳至劉念臺蓋歸平正殆與高顧符合矣陽明念臺功名既盛宜入名卿

漢陽葉氏鈔書

列傳其餘總歸儒林

陽明生於浙東而浙東學派最多流弊龍谿輩皆信心自得不加防檢至泰州王心齋良隱怪尤甚並不必立傳附見於江西諸儒之後可也 諸子中則增

凡載理學傳中者豈必皆勝儒林宋史程朱門人亦多有不如象山者特學術源流宜歸一是學程朱者為切實平正不至流弊耳陽明之說善學則為江西諸儒不善學則為龍谿心齋之徒一再傳而後若羅近溪周海門之狂禪顧山農何心隱之邪僻固由弟子寢失師傳然使程朱門人必不至此

國初名儒皆元遺民如二趙 梁 汪 范 葉 俱胡 諸公操履高實兼有文藝其為理學為儒林文苑多合而為一今當為儒林之冠而後代經學名家悉附於後

聖裔有表有傳重聖統也魏書元史立傳老傳甚屬贅疣今志刪之土官事蹟最多故特為立傳

明人論樂者如冷謙韓邦奇李文利李文察張鶴王廷相鄭世子戴埴等其議論不一皆有裨於一代之制作樂志中難以聲容敬奏為重而諸公之衆說亦宜斟酌採入

凡書官制地名例從本代勿用前史字樣以致混淆傳首書某人某縣不必著府其有縣稱同名如山陰華亭之類則冠以某省若

同省同名如江西吉安有永豐廣信亦有永豐則加府以別之

洪熙元年仁宗欲還都南京故於北京衙門皆加行在二字自正統六年定統於北始去行在還稱某官今遇此七年以內之事凡

京官衙有行在字者不得刊落

別號非古也自明士大夫出仕以後即以號行朝野稱謂遂成風

漢陽葉氏鈔書

俗今於本傳中必須見號者若易之以字便為失真關於某人字

某下便著別號較於行文尤便例宜特起者似不必泥古為是矣

凡官階升轉曰晉曰陞俗字未為近古其量升者應稱遷某官其

不次用者則曰超遷曰擢其資品相同者曰改曰轉一切書法總

須考之前史庶為無弊

湯潛庵先生亦有明史例今摘錄所當知者數則於後

一凡太祖自將如龍灣廣原即之戰自當詳叙若命將則大攻戰方

書

一初起兵收取地方如江陰常熟諸暨無為等州縣皆與鄰境

相要地故備書其後必大郡始書蓋攻取次第不可不畧不畧繁也

一大祖初制中書省都督府御史臺為三大府而中書省尤重故

中書除罷皆書御史大夫中丞左右都督除罷亦書六部隸中書

省尚書初無定員有一部三四尚書者因其後漸重故除拜亦皆

書罷中書省之後尚書左右都御史除罷皆書侍郎以下非超擢

者不書行中書省參政初設則書其後由尚書遷轉則書蓋記尚

書除罷非為行省參政也若尚書亦自罷中書後書似更簡當

一殿閣大學士四輔官雖不與政事而體甚重乃太初特置且無

表可載故書如宋濂為學士承旨宋訥為祭酒之類特書一二以

著得人亦前史例

一德慶侯廖永忠卒實錄為之立傳備言其功次與卒之歲月而

又曰上賻遺之甚厚以其子權襲爵而通鑑博論及留辰國初事

蹟皆曰誅死賴國公卒實錄不為立傳而寄傳於封拜條下宋國

公卒後即與金闕世不能無疑夫實錄於功臣書誅者眾矣何獨

於數公諱之宋公之死大都多影響之辭賴公俗傳謬妄不足道

獨博論一書出自寧藩似可尊信然則實錄所云賻遺之厚子權

之襲爵皆妄耶世遠言湮不得已證之前史前史凡明正典刑者

則書誅有他故者則常例書之如漢成帝賜翟方進牛酒即日自

殺上秘之此載方進傳而成帝紀止書丞相翟方進薨此例之最

可據者況諸公之傳不能明言其故何嫌於書薨書卒乎

虞宗當依漢書定陶共王例為妄直作紀未安定陶共王京帝即

位追尊為共皇帝置寢廟京師序昭穆如孝元漢史止稱定陶共

王而已其追尊事皆叙入傳中故與宗當稱懿文太子睿宗當稱

興獻王仍載入諸王下必君臨天下方稱紀則統系分明耳

於此補傳後以興宗孝元

漢史以後止有儒林傳獨宋史儒林傳外特立道學傳以其時周

程張朱繼洙泗之傳不可同於諸儒故特立一傳以表正宗康節

南軒則羽翼程朱者也象山之學未大彰從之者寡自難與朱子並列蔡李通仲默呂東萊胡文定真西山學術最正著述最有功皆不得列於道學而黃直卿李敬子陳安卿張元德李公晦黃商伯獨得以門人附朱子之後可見當時史臣特表程朱之統系而未嘗一一較量其學術之高下也元之許魯齋吳草廬金仁山許白雲未嘗不可以稱道學而元史不立道學傳宋王兩先生於此蓋斟酌之詳矣明之儒者純粹正大莫如薛文清公而門人閻子與白堯佐不足大發明其學曹月川著書立教在文清之先涇野楓山鹿齊整齊雖與文清之學相近要皆獨有心得非師弟相傳授其時程朱之學大明於世有志聖賢者皆能尋繹得之非如宋之濂洛龜山延平紫陽確有淵源也白沙敬齊同出康齋之門而學術迥別可見學者貴自得不專在師傳也正嘉之閻王文成倡

漢陽書氏鈔書

良知之宗其門人為獨或後顧高諸先生雖亦嘗駁正無善無惡之說大端未始與陽明為異蓋陽明之學直截透快略近象山而與孔孟不悖實足為馳騁書冊忘却本心者下一箴砭其立言有過處門人有流弊不能為之諱至見地光明發明本心如按本塞源諸論聖人復起不能易也不然豈百餘年高賢大儒盡為所惑從祀廟庭經舉朝會議盡雷同附和與今日修史如依宋史道學傳例則當以薛文清曹月川呂涇野胡敬齋蔡虛齋羅整菴等為一卷王之成郭東郭錢緒山羅念菴等為一卷顧涇陽高景逸馮少墟劉念臺等為一卷道學傳不便用多人諸公以道學為重亦不必入前大傳矣大約成宏以上文清之派為盛嘉隆之際文成之派為盛萬歷以後高顧諸君子終焉平叙一代之學統而序中論其學術之同異稍稍言及流弊固無妨也如不立道學傳止稱

儒林傳則詳以相臣王以勳封俱入大傳儒林則以曹月川陳白沙陳克菴胡敬齋羅念菴王龍溪羅近溪諸公可得一二十人與註經釋傳者先後並列焉如漢之董江都唐之韓昌黎宋之司馬文正公皆在大傳固不碍其為大儒從祀孔廟也總之修史與專家著述不同專家著述可據一人之私見修史必合一代之公評未可用意見肆譏彈也

文苑必著述成家者方可入若以一二詩文稱佳便入文苑則太濫矣酷吏與姦臣相去甚遠立心殺戮正人敗壞國家事此之謂姦臣意主於為國而用法慘酷君子惡其不仁故名之為酷吏觀漢史所載趙禹張湯董宣陽球或以廉平著或以強項名特好殺人立威故史家置之酷吏所以嚴循吏之辨也若許顯純輩乃姦臣非酷吏也史家分限甚嚴未可以酷吏為姦臣末減地也

漢陽書氏鈔書

今附關書

四庫傳

宦官傳當分別邪正未可專論時代

資治通鑑補

明文學嘉定嚴銜承思同其門人談允厚二君補正嚴序曰書不讀不知其善書不熟讀寢處而沉酣焉亦不知其病余於此書始讀之但覺宏深廣肆如臨海望洋未能見其畔岸也再讀之始得窺其堂與窮其源委見法取之謹嚴義例之精密獲譏得失以發後人之志考較同異以辨前人之非有如范曄所謂體大而思精者既三讀之四讀之時覺百中一漏全璧微瑕迴鑄歷朝舊史而一一對勘之見備者固十之七八遺者亦十之二三甚則前後不符彼此相戾以至魚魯傳訛賢愚失實往往有之況通鑑之作托

始於三晉之濫封以正名分也漢魏之際獨非名分攸關乎乃帝
魏而無漢至以諸葛入寇為詞蓋謂昭烈之於漢族屬疎遠不能
稽其世次耳然春陵非遠裔哉光武可以繼西京之統昭烈何不
可以續東洛之祧不惟此也周社雖亡秦命未集昭烈雖強猶齊
楚耳而遂以紀年未溫纂唐毒浮於地敬塘臣虜昭烈萬民是渠
晉之罪甚於黃巢世有魯連必當蹈海矣而儼然帝之唐漢之興
彼善於此然南唐西蜀華姓慕分夷不兼夏難稱率土郭崇嘏脫
其人華矣如惠蒼黎其政善矣北略至關南侵及江其地廣矣要
之北漢未亡則亦猶之蜀漢也故周報入秦七雄分據改稱前到
國唐昭陽落五代迭興改稱後到國漢呂唐武皆守而崇常之變
而大書紀年王莽之篡雖難其帝號而稱名亦猶大書紀年是皆
以正朔歸之也故二姬之紀皆稱附載王莽之紀年號細書此紫

漢書紀年

陽氏筆削之旨亦不肖行竊取之義也請更言其概朝綱國政雖
之每詳而家乘世譜輯之或畧然畧者固畧矣而詳者亦未必皆
詳偉人宏議記之較略而隻行微言記之或然少者固少矣而
備者亦未必盡備事多提其大綱刪其節目乃節目過刪而大綱
亦或不明又錄其體要而剪其枝葉乃枝葉過翦而體要亦多不
暢至觀其所載之人頭顱者多而遺佚則鮮矣方正者多而佚烈
則鮮矣丈夫者多而婦女則又鮮矣方內者多而方外者絕不及
矣余以為士之窮通命也李孟居三卿之中而頗悶在徒步之列
頭者豈必盡足述悔者豈必無可稱乎人雖微也道則尊矣吾補
之緩急亦人所時有士方在困厄得一援手便可白眉生肉彼施
施者乘堅策肥觀人入穴而嬉笑日若獨有人焉奮義慷慨探涕
湯而出燁雖視彼無氣無骨者何天壤哉吾補之風咏遊女雅傷

棄婦聖人猶不盡刪况或以幽閒之姿樹淑慎之範或以婉孌之
質矢泉壤之誠誦其遺編聞其餘烈謂不足以風乎吾補之道慈
乎往而不在如謂六經之外無復妙理聖教之外無復異人則天
地生物亦僅生其大常無奇如水寒火熱木然石堅者而已矣何
以復生溫泉寒火不燼之木溫柔之玉也哉彼二氏之祖畫性至
命幾欲與尼父駢駕案此論即其後瑰奇卓越冲虛恬淡之流亦
足破醒迷情振起末俗吾補之溫公又以為子不語怪凡事涉神
異悉刪而不取然怪之興必有所由神降于莘石言於晉未必非
有國者之炯鑒故予亦間取其有開興廢者補之使學者必考興
亡則觀政於朝欲知淳薄則觀風於野欲樹宏猷則法古人之大
節欲修細行則拾往哲之餘芳論事者因其大綱以詳其委曲談
文者因其體要以顯其菁華人無隱顯道隆者為師行無奇平濟

漢書紀年

言則規裁易定纂輯者集百家雜出之文以網羅百代之事則筆
削難施紀傳者止勒一帝之事止撰一臣之行前後大畧合符彼
此不相矛盾編年者雜天下之物於一歲之中彙羣倫之德於一
日之內條貫既難井井同異又易紛紛然則著書固莫難於纂輯
纂輯尤莫難於編年也間舉其病大概有七紀事必提其要固無
取於繁稱纂言必鉤其元誠宜前其蕪蔓然而事或太刪則委曲
未盡甚而前後不相應者有之言或太節則氣脈不舒甚而上下
不相蒙者有之厥病曰漏盡林架屋不增百室之觀附贅懸疣祇
益五官之醜如一帙之中文已特見易卷之後事後重書後先莫
據去取莫從厥病曰復四時之序先春夏於秋冬五行之令次金
水於木火作史者紀年紀月既列干支則序事者孰後孰先當詳
時日倘今歲之詔策移之來歲或他年之棄曠置之昔年甲居乙

吳娃在報王之五年則惠文之生當在六七年間至十七年武靈王傳位於惠文王則惠文之年不過十有三平原又其同母弟則是時或止數齡耳豈便能養士而豫綴於此漢高祖六年始封張良為留侯十一年上征黥布以良為太子少傅輔太子鎮關中故良自稱以三寸舌為帝者師封萬戶侯此布衣之極於良足矣此十一年以後語也而通鑑即載於五年從帝入關之時不知是時良尚未封侯未為太子傳何得先以帝者師萬戶侯自居若此者烏可以不正且通鑑極嚴於歷日月稍有不合并其所載之事而刪之者甚多乃細核其中時日之錯亂者亦復不少如梁簡文帝大寶元年二月丙戌以安陸王大春為揚州刺史乙巳以尚書僕射王充為左僕射庚寅東魏以尚書令高隆之為太保三月甲申侯景請上御宴於樂遊苑庚申東魏進丞相高洋爵為齊王四月庚辰朔湘東王繹以上甲侯融為長沙王丙午湘東王繹下令討侯景夫乙巳在庚寅後十五日豈得反叙之於前且二月既有丙戌與庚寅則三月必無甲申三月既有甲申則月內不應又有庚申四月朔亦必非庚辰四月朔既為庚辰則次日即為辛巳何反書於丙午之後且一月而丙午再見焉似此錯亂紛糾即欲正之烏從而正之固不若紫陽氏盡去之為愈也所謂雜者如晉穆帝永和三年趙麻秋攻枹罕涼州將張懷欲棄大城寧戎校尉張璠從之海西公太和二年張天錫討李儼遣征東將軍常璩向左南孝武帝太元元年符堅伐涼州張天錫遣征東將軍常璩與眾三萬軍於洪池張璠常據掌據若為三人今考十六國春秋與晉書載記本一人之事也但載記作張璠十六國春秋作常璩通鑑於永和中和從載記於太和中和從十六國春秋於太元中不知何

所本而作掌據張也常也掌也璠也璠也姓岐而為三名折而為二使讀者惑焉毛寶之子穆之小字虎生成帝建元二年建武將軍庾方之以參軍毛穆之為建武司馬書曰穆之寶之子也海西公太和四年大司馬桓溫伐燕使冠軍將軍毛虎生鑿鉅野三百里引汶水會於清水又書曰虎生寶之子也前稱名後稱字宋武陵王贊小字智隨明帝泰始六年書以王子智隨為武陵王其後則又俱書武陵王贊前稱字後稱名若此者又烏可以不正晉成帝咸和八年慕容暉遣庶弟幼稱討母弟仁于平郭兵敗幼稱為仁所獲至咸康三年仁敗則又曰慕容幼慕容暉皆東走幼中道而還是分一人為二人晉安帝元興二年姚興遣使者梁斐張構使沮渠蒙遜而通鑑書秦遣使者梁構至張構是合二人為一人北齊助主高恆禪位於任城王湝自稱守國天王而通鑑誤守為

梁胡虜之不考北齊書妄為註曰齊猶未亡不應遽改國號梁國當是宋國凡此者皆誤也張良拾致四皓以輔翼太子此良之妙用知帝不可以虛辭奪而可以機事感也乃溫公謂良為子立黨以制父又曰高祖剛猛仇厲非畏縉紳譏議者借使四皓實能規之不遇汙高祖四寸之耳耳夫高祖數洗於罪生降氣於隨何非醜麟重鳳之暴主也且進人主之所敬以默為感悟豈如世之結納勇智蓄養部曲以圖篡奪者耶何為棄而不錄也唐元宗先天元年名姚元之為相元之以十事要帝帝皆切中時弊方帝勵精之初言之不嫌於早亦不嫌於盡而溫公乃曰當時天下事止此十條須因事登沃豈一旦可要亦棄而不取天寶初安思順為朔方節度使郭子儀李光弼俱為牙門都將二人不相能既而思順誅以子儀代其位光弼懼乃入請曰一死固甘請免妻子子儀趨下

持手上堂偏坐曰今逆胡倡亂非公不能東伐豈懷私忿時耶執手涕泣相勉忠義遂薦之朝詔命光弼節度河東分兵東討然則光弼之請乃子儀初為節度猶未薦之朝也作傳者漫以請死事置之分兵東討下此詞臣之筆誤而溫公謂是時唐之號令猶行天下若制書已除光弼為節度子儀安敢擅殺之遂皆刪抹是因秉筆者之微疵沒薦賢者之大度豈古史彰善之義哉凡此者皆執也至所謂証者如宋文帝元嘉七年親人攻拔虎牢司州刺史尹冲授整而死文帝為之傷悼不已賦詩以美其節宋書載之甚詳魏書亦無異辭而通鑑乃云冲與榮陽太守崔模俱降魏夫死與降忠逆之極致可混而書之手周天元為太子狎昵鄭譯多失德烏丸執在武帝前每直言其過帝問宇文孝伯孝伯亦不為之諱執後侍內宴將帝鬚曰好老公但恨後嗣弱耳太子於是每違撫建及天元即位問譯曰我脚杖痕誰所為也譯曰事由烏丸執宇文孝伯譯因言將鬚事天元因殺執及孝伯通鑑於因言將鬚事上逸一譯字胡身之乃以事由烏丸執為句以宇文孝伯因言將鬚事為句遂註曰孝伯何出此言豈求免死耶然終於不免也身之一誤遂使賢如孝伯而蒙謗賢之謗何冤痛如之唐人皮日休自號鹿門子新舊唐書皆不為主傳獨孫光憲北夢瑣言言曰休字襲美襄陽竟陵人也隱居鹿門山以聖道自任咸通中成進士官至國子博士進書兩通一請廢莊列之書以孟子為學科二請以韓愈配饗太學謂其蹴楊墨晚釋老使孔孟炳然如日星也既而寓居蘇州與陸龜蒙為友著書數十卷皮子三卷黃冠中遇害而通鑑於傳宗廣明元年書黃巢以太常博士皮日休為翰林學士此雖本舊唐書本紀與新唐書黃巢傳言其僭號之後欲以

偽官汙朝臣如裴渥盧瑑輩皆居顯職然惟賊黨樂從之名王官無有至者巢乃大索里閭凡亡命不赴任者皆殺之則日休之為翰林學士或亦僞詔云然耳夫日休既能以聖道自任於古人中識孟子於時人中識韓愈是亦孟韓之徒也而謂其肯甘心臣賊乎況云皆殺之北夢瑣言為信然矣即尹師魯作皮子良墓誌亦稱其曾祖日休避廣明之亂徙籍會稽依錢氏官至太常博士贈禮部尚書使其仕賦又誰為之贈即但顏淵竊飯曾子設人人猶疑之況忠信未及顏曾者是以華歆之在漢魏間叔德懿行為當時名公輩所景仰范曄一置之不錄而獨信曹瞞傳奪后事使賢如子魚負黨逆之謗通鑑亦不察而書之頃者我師已痛為歎辨而厚亦與日休洗穢滌汙無使任道之士蒙垢終古也若夫嚴正統以定千秋之名分存殘統以留一日之君臣黜僭偽之紀年奪篡弒之帝號則又此書大居正之義尤先生所慎重而詳言之者也然則是書可謂之補可謂之正何僅以補名先生曰先賢之書增損皆罪補猶不得已而居其實正則烏乎敢而當其名況此書正者不過百中之一二豈若補者十中之三四哉則亦僅謂之補而已矣先生自萬歷之乙卯沈酣其中洞見闕失而奮發始發凡舉例而補之又若一人之力有限崇禎戊辰命厚典參校之事至戊寅七月正編告成凡十三易寒暑一字未安抽削百餘片言無據考訂兼旬至於得失已見是非無疑輒又遲徊久之或竟日竟夕而後下筆先生亦重有苦心矣然不將通鑑原本與十七史全書字字對勘則先生之苦心未易見也

史緯

史緯者晉江陳允錫靈齊之所作也其自序云歷代之史今已二

十有一矣明史將成且二十二無書者不能購有書者不暇讀何也曰以其繁也馬班范陳而下作者非其中心之所欲為與其才識之所獨擅性往應詔而成總裁無指授之能分局鮮討論之實人既平庸文自膚淺卷帙浩翰如入大海之中茫無津畔非掩卷而起即隱几而卧矣夫史之要者不可刪史之繁者不可不刪也其辭文而旨遠者不必修麗雜淆亂者不可不修也如史記終於武帝太初而漢書斷自高祖元年始當約之使入漢書漢末呂布二袁劉表諸人為東漢所由終即為蜀魏所自始當約之使入後漢其兩代互見者止存一傳此可刪者也有天下之久者莫如漢晉唐宋代止一史耳而宋齊梁陳魏齊周隋既各有史矣又加以南北史非眉上添眉手蓋當日未及刪修為一耳南北之史同者去之異者附入本書此可刪者也宋史宗室世系多至十餘卷不

於昭烈之前既為有識所譏安可復仍其謬此當修者也項羽未嘗為帝而入本紀呂武不過母后而入世紀後漢書皇后俱作本紀宋史留從効陳洪進皆及身而亡乃入世家名之不衷義則安取此當修者也元史食貨諸志至正以前為一帙以後另為一帙蓋未及合併耳此當修者也如此則修者亦不少矣夫讀史者節錄數則易合成一篇難既如刪削仍貫串穿插復成一傳其援彼入此引後續前必委曲求合當時之情事語氣而後命筆焉此讀史者之苦心所以借曰修而有待人之知我者也又如王莽傳稍詳者以十八年之事俱在一傳也遼金史仍舊者以真仁興遼為兄弟高孝興金稱臣姪且元魏不入晉書魏吳不入蜀志也永叔五代史亦無譏焉至若明君賢臣貞婦孝子彪炳之勲業卓絕之品行奇偉之文章如秦華之長峙日月之常明以及元克大愍情

狀昭著無所逃罪斯則刪之不能刪修之無可修繁蕪既去善惡彌彰合二十一史為一書合二十一史之例為一義總求成其障

之事以合于天下之大經而已
鄭樵著通志其紀傳皆仍諸史之文全無會通之旨但兩史互見者刪載併為一耳今覽齊此書則自以己意刪修者也以便于力不能購書而又無暇以讀者其用意良善然馬班范陳之史有志者自宜編觀而盡識之可以證經可以存古可以核事之異同可以辨文之當否不當以重見迭出而遂廢度之也

三公

周官以太師太傅太保為三公少師少傅少保為三孤漢初以丞相太尉御史大夫為三公武帝時改太尉為大司空馬援時改丞相為大司徒成帝時改御史大夫為大司空世祖初年亦置大司空馬援定制以太尉司徒司空為三公雖無宰相名而職則相也東漢每一帝立輒置太傅位三公上錄尚書事稱為上公掌以善導無常職也又班固百官公卿表序云司馬主天司徒主人司空主土是為三公是為三公是天地人之說也然周禮六官而廢其三奈何以之欺天下後世耶

御史大夫

西漢置御史大夫掌副丞相以振綱紀其屬有御史中丞在殿中蘭臺掌圖籍秘書外督部刺史內領侍御史受公卿奏事舉劾按章中丞視丞相府長史司直是為兩府常互相糾彈制甚善也侍御史有繡衣直指出討奸猾治大獄搏擊豪強大有風采成帝時改御史大夫為大司空哀帝用朱博之言復為御史大夫東漢廢御史大夫而以中丞及治書侍御史侍御史以下為御史臺不屬司空後以御史大夫少府為天子掌私財而以御史屬之于義甚無取也中丞屬官又有蘭臺令史東漢所置秩六百石掌奏及印工文書班固蓋嘗為之愚按掌蘭臺圖籍秘書此後世史官及文學掌故之職而漢時以屬法官則職司尚未盡善不無待于後日之改正也

尚書

官有始微而後顯者尚書之職是也漢初無尚書之名後成帝始置尚書員五人然自霍光以來大將軍錄尚書事其事權重矣東漢有尚書令一人千石尚書僕射一人六百石尚書六人六百石分為六曹一曰常侍曹尚書一曰二千石左曹尚書一曰二千石右曹尚書一曰民曹尚書一曰南主客曹尚書一曰北主客曹尚書是為六曹又有尚書左右丞各一人四百石侍郎三十六人四百石其任可謂繁而劇矣愚按尚書郎與光祿勳所統諸郎有別蓋光祿勳諸郎郎衛也尚書郎則從三署諸臺試稱守尚書郎中歲滿稱尚書郎或遷二千石或刺史或縣令皆右選也故曰郎官上應列宿非謂郎中令所統之諸郎也尚書之職至六朝益顯至唐宋遂以尚書僕射為丞相然東漢之制已悉具矣政在臺閣三公拱手鳴呼此世變也與

漢官儀曰初秦代少府遺吏四人在殿中主發書故號尚書尚猶主也

太常

常者天子之日月所也有大祭事則太常奉之以行故曰奉常凡禮樂諸有司皆屬焉而選試博士署置祭酒尤為清要之職故太常為九卿之冠

太史令

太史令一官在周禮為下大夫掌圖籍挾法之職而漢制屬太常不過卜筮星歷倫于巫祝之儔然自司馬遷張衡輩為之而漸以為清華乃其初固不如五經博士之選也前漢有太卜令後漢并歸太史令

僕射

僕射秦官自侍中尚書博士郎皆有此官蓋古者重武官有主射以督課之取其領事之號漢又有冗從僕射之員而沿至後世僕射遂為三省長官矣

博士議郎

漢世博士議郎二官竝擅清要然博士屬太常議郎屬光祿勳俱六百石東漢又增博士祭酒一人及五經博士十四人國有疑事掌承問對議郎位次談議大夫子朝政惟所建言尤為右職也

衛尉

衛尉與光祿勳雖若同掌門禁而各有不同蓋光祿勳不掌兵而衛尉典兵也衛也故漢官儀云衛尉寺在宮內周垣為區廩若今之仗宿屋也其屬公車司馬雖掌吏民上章四方貢獻及徵詣公車者而亦掌殿中司馬門夜微宮中其職要矣又長樂建章甘泉

皆有衛尉各掌其宮門東漢營掖門每門司馬一人如蒼龍司馬主東門元武司馬主元武門朱雀司馬主南掖門是也

使

官以事置事畢即罷如前漢之行寬微使者美俗使者河隄使者直指使者皆見各列傳中而百官公卿表不載蓋不在定制內也後漢范滂為清詔使又杜喬周舉等八使分行天下皆授光祿大夫如後世東官攝官之例

大鴻臚

大鴻臚不止典客主歸義蠻夷也諸王入朝則職郊迎郊廟行禮則主贊導封拜王侯則授印綬又典屬國別主夷狄朝貢侍子後併歸大鴻臚屬員有譯官別火令丞別火者治改火事也典屬國屬有九譯令

大司農

大司農初名治粟內史掌諸錢穀金幣屬官有搜粟都尉不常置西漢鹽鐵皆屬大司農東漢屬郡縣其屬有導官主春御米導者擇也餘如均輸平準幹官之屬凡六十五官長丞亦云繁矣

少府

少府本秦官掌山海池澤之稅以給供養名曰禁錢少者小也蓋大司農以供軍國少府以養天子是天子之私財也後世瓊林大盈其祖諸此數少府屬員最多不止太醫令太官令上林苑令也即侍中中常侍諸中官之屬及尚書令僕射尚書侍郎以下皆以文屬焉東漢又以御史臺附少府

水衡都尉

孝武初置水衡都尉秩比二千石別主上林苑有離宮燕休之處

屬官有御羞緝濯鑪官等按御羞即長安城南御宿川也緝濯施官也緝讀作緝鑪官主鑄錢者也漢世祖併水衡歸少府每立秋獵劉之日輒暫置水衡都尉事訖即罷之

九卿

東漢之九卿分屬三公所部如太常光祿勳衛尉此三卿為大尉所部太僕廷尉大鴻臚此三卿為司徒所部宗正大司農少府此三卿為司空所部凡九卿皆中二千石

執金吾

執金吾亦九卿之列中二千石掌徵循京師及非常水火之事月三繞行宮外及主兵器故武庫令屬之吾猶禦也執金革以禦非常也繞騎二百人隸之一說金吾為名也主辟不祥天子出行執在前導執之以備非常也其屬有式道左右中候車駕出在前清

道及還持麾至宮門宮門乃開式者表也按執金吾初名中尉武
帝改今名

八校尉

前漢城門校尉與司隸校尉不在八校尉之列所云八校尉者中
壘屯騎步兵越騎長水胡騎射聲虎賁也皆秩二千石後漢惟置
屯騎步兵越騎長水射聲五校尉各掌宿衛兵其中壘胡騎虎賁
省不復置而以北軍中候掌監五營中候止六百石而監護五校
者猶刺史之于郡守亦秩輕權重以相控制有微指焉東漢大駕
鹵簿五校在前各有鼓吹一部然中壘步兵以劉向阮籍嘗為之
傳之後世遂為清班非復老兵之目矣

司隸校尉

司隸校尉武帝倣周官而置之持節從中都官徒千二百人捕王

漢書卷之六

盛督大奸猾後罷其兵察三輔三河弘農三輔謂京兆左馮翊右
扶風三河謂河南河內河東也元帝時以司隸諸葛豐甄擅收人
詔去其節哀帝時冠進賢冠屬大司空更始時世祖嘗為此官入
洛陽為更始清宮及東漢之世掌察舉百官及京師近郡犯法者
而格擊者咸譏察權踰尤有力焉十二州各有都刺史而三輔三
河弘農凡七郡則以屬司隸督察其職可云雄要故當時士大夫
之疾邪憤世如李膺陽球之屬莫不願為此職以奮其鷹揚搏擊
之勢為朝廷組奸為小民除惡後世錦衣之設若黃金吾司隸二
職然漢之司隸尚可以鉗制宦官而後世之緹帥乃反為權踰
借則時為之耳

戊己校尉

漢元帝初元元年置戊己校尉屯田車師前王庭班書師古注自

甲至癸皆有正位唯戊己寄治今所置無常居故取戊己為名或
云戊己居中鎮覆四方今所置校尉亦處西域之中撫諸國也然
戊己自是兩官後漢耿恭為戊校尉關寵為己校尉是也

射聲校尉

漢書射聲之士尋跡而射取之也射聲校尉尋聲而射取之也其
講于射精矣

十三部刺史

西漢十三州部刺史之設初嘗以丞相史分刺諸州不常置武帝
乃置之掌奉六條察所屬州郡黃綬以上二千石以下然刺史不
過六百石耳蓋秩輕而權重也刺史高第亦往往擢為太守成哀
間改刺史為州牧秩二十石東漢之初復刺史之制及其未造又
改為牧若袁公孫瓚劉表劉焉之屬假借州牧之權路州連郡

漢書卷之六

卒以亡漢乃信刺史之初制為不可更也

侍中

漢官儀曰侍中左蟬右臨往來殿中故謂之侍中分掌東與服物
下至褻器虎子之屬武帝時孔安國為侍中掌御座噉食朝建榮
之東京時屬少府出則一人負傳國璽操斬蛇劍應劭曰黃門侍
郎每日暮向青瑣門拜謁之夕郎蓋漢時侍中僅此二十石魏晉
以後愈尊遂為三省長官矣

三獨坐

光武時特詔御史中丞與司隸校尉尚書令會同並專席而坐故
京師號曰三獨坐此詔蓋為御史中丞宣東而發又帝與諸將每
賞功則令其班坐絕席所以示寵也

中書令

中書令尊寵任職矣而司馬遷書辭感慨嗚咽不能自禁何也蓋中書令原名尚書令典機事武帝游宴後庭始改今名用宦者應任斯職已不復列于士類唯給事殿省為銀珪右貂之衛遷所恥也

漢之中書令本宦官也至江左而為宰相唐之樞密使本宦官也至五代而屬外朝官名之沿革如此

樞密使

五代以樞密使為內輔臣宰相為外輔臣而樞密之權重于宰相如宰相兼樞密則得頗大政如罷樞密之權但為宰相其任反輕亦如唐之左右僕射也郭崇韜之于莊宗安重誨之于明宗皆以佐命元功入為樞密利賞黜陟無不由之後晉太祖懲其橫肆遂廢樞密以印付中書而宰相之任始專

漢陽蕭氏

唐代宗永泰中始置樞密使以宦者為之然不置司局但有屋三楹貯文書而已後僖昭時楊復恭等欲奪宰相權乃于堂後帖黃指揮公事此其始也後梁唐氏宦官之弊開平元年改樞密院為崇政院始更用士人以修顧問亦未嘗專行于外也唐莊宗同光元年復以崇政院為樞密院命宰相郭崇韜兼使又置院使一人權侔宰相矣

大長秋

漢初以士人為大長秋列于九卿東漢乃用宦者為之何太后所云不欲楚趙與士人相對者也

儀同三司

王允論呂布誅董卓功以為奮威將軍假節儀同三司三司謂司馬司徒司空也時雖無司馬之官而太尉即大司馬之改官也儀

同者謂其階與三公同也此魏晉以來儀同三司之所自始

博士

史記循吏列傳公儀休者魯博士也以高第為魯相博士名官始見于此秦因之陳涉亦有之至漢成帝陽朔二年詔曰儒林之官四海淵原宜皆明于古今溫故知新通達四體故謂之博士後漢永平建武七年上書亦曰尋博士之官為天下宗師使孔氏之言傳而不絕何其重也竊以文帝時賈生景帝時董生差足當之班固曰六國特往往存博士掌通古今漢官儀曰博士掌通古今士者辨于然否

駙馬都尉

陸容史量曰駙馬都尉本秦官漢有奉車都尉主車馬駙馬都尉主駙馬駙都尉主羽林駙是為三都尉今數列侯曰公侯駙馬伯

驛馬都尉

省文耳若施于章奏當云駙馬都尉乃止稱駙馬臣某誤也案唐宋以來中書省為宰相之署今內閣中書舍人尚沿古中書舍人舊名官衙應稱中書舍人每見卿會試錄列街止云內閣中書則是以前古署名為官稱誤甚矣不可不正

駙馬都尉漢為光祿勳屬官而尚主者封侯名不相涉魏以駙馬都尉何晏尚主東晉後乃專以帝婿為駙馬與他官別

開府

李浩刊誤周制太師太傅太保為三公秦則有太尉司徒司空及漢安帝以車騎將軍鄧騭為開府儀同三司謂別開一府得此三公唐開府為散階今有拜太師太保太尉司徒司空真秩者反以開府儀同三司為階授受之開得不以垂幃為愧哉若以酬賞勲代名數實繁難至三公何須以階為哉

八座

光武分尚書為六曹并一令一僕為八座又詔御史中丞司隸校尉尚書令會同令專席而坐號三獨坐魏以五曹尚書二僕一令為八座晉與魏同隋以六部尚書左右僕射及今為八座二僕共為一座唐與隋同

唐宋宰輔

官制至唐宋之間紊矣而宰執為甚始唐因隋制以三省長官尚書令中書令侍中為真相之任而品位崇高中葉以後不復獨授故常以他官兼宰相或預朝政或議朝政則參知政事之始也唐以中書省為尚書令下府不設其府自僕射李靖以疾謝日至中書門下平章事而平章事之名始焉李勣以唐事同中書門下三品而同三品之名始焉自是以降或稍有更定要以二名為準晚世頗兼眾職用兵則兼節度使兼樞密則為大學士理財則領度支鹽鐵轉運至太清宮諸使皆宰相兼攝以百揆之尊分理庶職之務相體輕矣宋制大率因唐初惟同平章事為真相皆以三省之貳或他官貴要者充其任又有昭文集賢二大學士監修國史以近密示重而二三相臣次第居之至神宗元豐間詳定新制革平章之名為尚書左右僕射各兼門下中書侍郎行侍中中書令事以通三省之政而又別置門下中書侍郎尚書左右丞為僕射之佐實即參知政事也徽宗政和中猶蔡京意改左右僕射為太少宰正公相位元豐之制大壞南渡建炎中乃復其舊乾道中直稱左右丞相以終宋之世其寢隆者為平章軍國重事而或兼樞密使御營使制國用使都督諸路軍馬皆因時取名而責實寡效其軒輊疑信之端惟時君之所命之不在乎名之新

員之重也然獨以樞密院本兵柄與宰相並稱兩府則舊無此制雖兵民判若兩途真仁而後實皆儒臣專任間有武勳授者百之一二而已舊制無同簽書樞密院者其原本唐宦官之職朱梁名崇政院最為親臣後漢乾祐中除樞密使遂降麻北宰相宋因而不改有使有副有知院有同知有簽書其兼官叙進兩府略同執國之政均可以宰輔稱者也

制之變也

元官制

元中統元年命劉秉忠詳定官制其總政務者曰中書省秉兵柄者曰樞密院司黜陟者曰御史臺體統既立其在內者則有寺有監有衛有府其在外者則有行省有行臺有宣慰司有肅訪司其牧民者則曰路曰府曰州曰縣官有常職位有常員其長則蒙古人為之而漢人南人貳焉

大學士

張說傳帝始欲授說大學士辭曰學士本無大稱中宗崇寵大臣乃有之臣不敢以為稱固辭乃免後李泌加集賢殿學士建言學士加大始中宗時及張說固辭乃以學士知院事至崔圓又加亦引泌為讓而止

閣老

韓文公詩題有寄第三廳閣老注王沂公言行錄記楊大年呼沂公為第四廳閣老疑前世遺俗稱呼故事中書舍人年久者為閣老云

閣學

明時稱大學士曰閣學今但稱中堂而稱學士為閣學按閣學之名起于宋宣和末陳亨伯為龍圖閣直學士稱龍學顯謨徽猷二閣直學士欲效之而難于稱謨學獻學乃易閣學然古稱大學士止曰大學明殿閣詞林記又有殿學閣學詹學諸名

經筵

岷嶺康里乃不忽木之子博學能文善書與趙孟頫齊名嘗曰天下事皆宰相所當言宰相不得言則臺諫言之臺諫不敢言則經筵言之吾得僭位經筵得言人所不敢言于天子之前志願足矣君德成就在經筵此千古之確論經筵規制備悉于元而明因之然明之晚季講官講章先送閣臣看稿不敢旁溢一語如康里所言胡可得也

起居郎舍人

唐書百官志起居郎二人從六品掌錄天子起居法庭天子御正殿則起居左舍人居右有命俯陛以聽退而書之年終以授史官貞觀初以給事中諫議大夫兼知起居事每仗下議政事起居郎一人執筆記錄于前史官隨之其後復置起居舍人分侍左右秉筆隨宰相入殿按此則上所置舍人居右者也而西唐蓋伏在紫宸內閣則夾香案分立殿下直第二螭首和墨濡筆皆即此時就螭頭今御前起居注而意以螭頭為翰林故事則非矣

宗臨朝不決事有所奏唯辭見而已許敬宗李義府為相奏請多畏人之知也命起居郎舍人對仗承旨仗下與百官皆出不復聞機務矣長壽中宰相姚璹建議仗下後宰相一人錄軍國政要為時政紀月送史官然率推美讓善事非其實未幾亦罷而起居郎猶因制刺稍稍筆削以廣國史之缺起居舍人本紀言之職唯編書詔不及他事復詔史官非供奉者皆隨仗而入位于起居郎舍人之次及李林甫專權又廢太和九年詔入閣日起居郎舍人具紙筆立螭頭下復貞觀故事

起居注進御

太平興國中梁周翰言今崇政殿長春殿皇帝宣諭之言侍臣論列之事依舊中書修為時政記其樞密院事涉機密亦令纂修每月終送史館自餘百司凡于封拜除改沿革制置之事悉備編錄仍令郎與舍人分直崇政殿以記言動別為起居注先進御後降付史館起居注進御自周翰始也慶歷中歐陽修乞更不進本仁宗從之

學士

劉宋時國學頗廢置總明觀以集學士或謂之東觀置東觀祭酒一人齊立國學遂廢宋于王儉宅開學士館以總明四部書充之青箱雜記云前代有翰林學士本朝咸平中始置翰林侍讀學士以楊徽之為之又置翰林侍講學士以邢昺為之此讀講學士之始亦見石林燕語按唐百官志開元十三年改麗正修書院為集賢殿書院置集賢院侍講學士侍讀學士其名不始于宋又按梁侍讀省仍置學士二人到洽充其選此又不始于

唐也

翰林

蜀志諸葛瞻為翰林中郎將以翰林名官始見于此

玉堂

漢文翁作講堂立石室一曰玉堂黃圖有大玉堂小玉堂

黃氏曰太宗飛白題翰林學士院曰玉堂之署此四字出漢書李尋傳玉堂殿名而侍詔者有直廡在其側元豐中有學士上言乞摘取二字使榜院門以為光寵詔可是以殿名名其院不與甚矣今相沿久知此亦少

木天

沈存中筆談內諸司舍屋惟秘閣最宏壯閣下穹隆高敞謂之木天今翰林為木天蓋始于宋代

翰林公廨

漢有金馬石渠蘭臺東觀宋有總明陳有德教周則虎門麟趾北齊則仁壽文林唐則麗正集仙開元中始定為翰林院其署與他公廨不同中有徘徊精舍四面步廊書壁花磚假山叢竹修金鑒之密記建學士之新樓汴宋玉堂尤加藻飾泊于南渡雖屬偏安而省舍一新濯纓之泉綠硯之潤芸香之亭汗青之軒以及蓬山松坡蘭畦芝館藥洞菊徑橘洲鶴砌儲圖史翰墨于中故論者以詞臣為神仙之職也明初舊院有修竹林學士黃宗豫等東里詩云一別詞垣數月餘娟娟修竹近何如北京既建院設玉河橋西堂後有井劉文安所鑿亭二間凡八楹柯學士所築也堂後柏二株亦學士所植李長沙館選受業于柯後李教習庶常以學士相為題汪吉士俊有一日百回行樹底之句李慨然有感行為長歌

倡和成卷蓋學士汲引後進孜孜如不及百餘年後猶想其風流文采云

教習

武德四年置修文館于門下省九年改為弘文館貞觀元年詔京官職事五品以下子者書者二十四人隸館習書出禁中書法以授之其後又置講經博士武德後五品以上子曰學士六品以上曰直學士又有文學直館皆他官領之垂拱後以宰相兼領館務號館主按此即明永樂二年選進士年少者為庶吉士之意而所謂學士館主者即今之教習之官也

容臺

鄭氏曰商容商家樂官知禮容所以禮署稱容臺按儒林傳徐生善為頌孝文時以頌為禮官大夫傳子至孫延襄襄亦以頌為大夫至廣陵內史諸言禮為頌者由徐氏容臺之名當本此鄭

賡多附會

徐酒

漢吳王濞為劉氏祭酒謂其齒長執祭酒也光武以名侍中常侍之久次者魏晉有軍諮記室祭酒晉設國子監祭酒屬太常隋始分為二亦名國子寺

按通典晉武帝咸寧四年立國子學置祭酒一人隋煬帝改國子學為國子監

待制

唐以前天子之命通稱詔避則天名改詔為制肅代後有集賢院待制即東方朔之徒所謂待詔金馬門者也

陪堂

至元初選七品以上朝官子孫為國子生隨朝三品以上官得舉民間之後秀入學為陪堂生伴讀故至今俗語有陪堂之稱以陪堂為伴讀猶元魏時之有博士也

按古博士亦作伴讀之稱劉晝以宋世良家有書五十卷求為其子博士晉孝武使徐邈授太子經曰雖未勅以師禮相待亦不以博士相遇也晉宋以來多使徵人教授號為博士故帝有云

臺長

都察院漢曰御史臺亦曰蘭臺憲臺後魏已來謂之南臺唐人謂御史在長安者西臺言其雄劇以別東都分司宋以洛陽為西京置御史臺亦號西臺世稱李建中為李西臺以此與唐則名同而實異明初亦設御史臺洪武十三年始改都察院其後遷都北平

漢陽葉氏鈔書

北京南京皆置都察院稱北臺南臺通謂之西臺今亦稱西臺蓋以院署在禁城之西耳又與唐宋異王明清云唐高宗改門下省為東臺中書省為西臺尚書省為文昌臺故御史臺為南臺武后時亦謂之左臺右臺則憲臺未嘗有東臺西臺之稱

漢以尚書為中臺御史為憲臺謂者為外臺謂之三臺唐龍朔間改御史臺曰憲臺武后時改曰肅政臺後去肅政之名但為

左右御史臺

李肇國史補云御史故事大朝會則監察押班常參則殿中知班入閣則侍御史監奏蓋舍元殿最遠用八品其次宣政用七品紫宸最近用六品殿中得立五花磚綠衣用紫案稱之類號為七貴監察院長與同院禮隔語曰事長如事端凡上堂絕言咲雜端笑則合座皆笑謂之烘堂雜端視今之河南道御史所謂南牀也

唐侍御史號臺端他人稱之曰端公其知雜事者謂之南牀殿中監察不得坐凡侍御史之列不出累月遷登南省故號為南牀百日

又云每大朝會監察御史押班不足則使下御史因朝奏者攝之諫院以章疏之故憂患略同臺中則務苛禮省中多事旨趣不一故言遺補相惜御史相憎郎官相輕

言官察官

昔言官察官截然二項如宋時亦尚如此監察御史初亦言事後惟察事至諫院左右諫議大夫左右司諫左右正言此專為拾遺補闕之官凡奏疏涉彈擊上即戒諭而不納故觀唐宋言官奏疏綽有可觀後世有糾劾而鮮規正蓋以言官察官渾之為一也宋熙寧十年以言事官為殿中侍御史六察官為監察御史掌

漢陽葉氏鈔書

史戶禮兵刑工之事在京百司而察其謬誤十八年詔監察御史兼言事殿中侍御史兼監事

參酌院

長慶初穆宗以刑法為重每大獄有司斷罪又令給事中中書舍人參酌出入之號曰參酌院見國史補參酌院好對詳總引遼史詳總司掌諸官府監治長官

給事中

秦漢給事中為加官無定員以名儒國親為之東方朔以大中大夫給事中劉向以諫議大夫給事中隋初屬吏部名給事即後改屬門下省始主封駁

隋開皇六年始於吏部置給事郎

風聞

風聞二字出漢書尉陀傳老夫風聞父母墓已壞削又晉書顧和謂王導曰明公寧使烟漏吞舟何必探風聞以察察為政

唐觀察使

唐世於諸道置觀察使後改為採訪處置使治於所部之大郡既又改為觀察其有戎旅之地即置節度使分天下為四十餘道大者十餘州小者二三州但令訪察善惡舉其大綱然兵甲財賦民俗之事無所不領謂之督府權勢不勝其重能生殺人或專私其所領州而虐視支郡元結為道州刺史作春陵行以為諸誅求符牒二百餘通又作賊退示官吏一篇以為忍若哀歛陽城守道州賦稅不時觀察使數請責又遣判官督賦城自囚於獄判官去復遣官來按舉韓愈送許鄭州序云為刺史者常私於其民不以實應乎府為觀察使者常急於其賦不以情信乎州財已竭而歛不休休人已窮而賦愈急韓愈為浙西觀察使封杖決安吉令孫漸至死一時所行大抵類此然每道不過一使臨之耳

宋官制

宋初至元豐以前官制最為繁復六部九寺皆為空官特以寄祿秩序班位而別以他官判職事如兵部事歸樞密院戶部工部歸三司設審官院三班院流內銓判吏部之事設判禮部判貢院判禮部之事設判審刑院及詳議官判刑部之事又有使有權便有權發遣使之名他如太常歸判司禮院太僕歸羣牧司鴻臚歸客省之類官自官職自職名實外互范文正公在政府奏言今六尚書九卿之職皆權知權判無一正官并是權假數易無定莫安其職如欲復三公九卿六尚書之任則體大難舉願且命兩地輔臣兼領綱要仿周官三公下兼六卿如召公領冢宰芮伯領司徒畢

公領司馬遺意又雜引漢制三公分部九卿唐太宗時宰相兼職掌以為證又條列審官流內銓三司司農寺羣牧司國子監太常禮院三班院殿前馬步軍司審刑院大理寺刑部等職事并令兩府兼判云云震澤長語宋制所謂官乃古之爵也所謂差遣乃古之官也所謂職乃古之加官也

行守

宋朝授官到衙以某階守某官以某階行某官者凡階高官卑則稱行階卑官高則稱守官與階等則不必行守二字循唐制也見霏雪錄

典郡

宋時典郡者有郡國以恣遨遊有使尉以營滋味有營使以供歌舞幕僚書牒悉聘名流嘯咏排當不虛良日且其衙俱帶臺閣體

漢陽華氏錄

魏崇重節使亦不得以上官臨之蓋陸地仙官之樂不是過也但士大夫廉隅操守亦極刻厲犯昧匹帛以上即削籍不齒如崇寧間龍圖閣待制知江寧府陳緯以松木觀音換公使庫檀木觀音又將公使錢糧糧餉養私家白鵲又將官乳香於神寺獨自焚燒遂勒停舊職追毀出身以來誥勅文字噫嚴矣

五馬

五馬相傳不同潘子真詩話天子六馬左右駱三公九卿駟馬右驂漢制九卿則中二千石亦右駟太守駟馬而已其有加秩中二千石乃右駟故以五馬為太守美稱遊齊聞覽及學林云漢時朝臣出便為太守增一馬來人五色線集北齊柳元伯五子同時領郡時五馬參差於庭故時人呼太守為五馬

銓政

周禮天官太宰掌建邦之六典以佐王理邦國註云百官總焉則謂之冢宰列職於王則謂之太宰漢初凡郡國舉秀才廉吏貢於京師屬光祿勳成帝初置常侍曹尚書二人一主公卿一主郡國蓋選曹之所始也光武改常侍曹為吏部尚書

唐僕射猶今之尚書也左右丞猶今之侍郎也其選法試而銓銓而注注而唱集衆告之然後類為甲上於僕射乃上門下省給事中讀之侍郎省之侍中審之不當者駁下既審乃上聞主者受旨奉行各給一符謂之告身尚書曰中銓侍郎曰東西銓宋法文選屬密官院武選屬樞密院王安石擅政乃以文選武選皆屬吏部尚書左選主文侍郎一人主之謂之審官東院尚書右選主武侍郎一人主之謂之審官西院

按唐制選於尚書者為尚書選選於侍郎者為中選東方之吏

漢陽黃氏鈔書

或選於洛州謂之東選嶺南黔中之吏不至京師選官往選謂之南選

考課

漢郡守辟除令長得自課刺史得課郡國守相而丞相御史得難考郡國之計書天子則受丞相之要唐法百司之長歲較其屬者最集於尚書省唱第然後奏宋法有審官院京朝官引對磨勘非有勞績不許進秩明之以御史考核即漢宣帝命御史考殿最也書以考語即唐人第其善最也稽其牌冊引以奏對即宋人之引對磨勘也

資格

崔亮裴光庭之法即因官司士以久真食也無知人之責無專權之害無苞苴之謗無怨望之尤無推選之勞然舉直錯枉之道自

此發矣人之賢否當定於學師舉於州縣以其才之所堪上之吏部吏部差次其闕而授之庶幾用賢之法善矣

郡縣

漢制以郡縣守相之高第者為二千石二千石有治行者為九卿宣帝以蕭望之才任宰相欲試以政事乃從少府左遷為鴻臚曰所用皆更治民以考功故試之於三輔于文定慎行曰宰相之職上佐人主下總萬國必嘗親歷民事知錢穀刑名之詳然後可以督理萬幾不涉懸斷故漢唐以來宰相之任往往起家郡邑未有文學侍從不出禁門而進宅端拱任天下之重者

元人王惲云唐制選京官有才識者除都督刺史都督刺史有政迹者除京官使出入常均永為定式又云漢制由郡官而出宰百里由郡守而入為三公

漢陽黃氏鈔書

宋人初改官人必作令謂之湏入除殿試上三名南省元外並作邑其後雖宰相子殿試甲科無不邑宰者

令長

漢制縣令長萬戶以上為令秩千石至六百石或萬戶為長秩五百石至三百石皆有丞尉秩四百石至二百石是為長吏又有斗食佐吏是為少吏十里一亭亭有長十亭一鄉鄉有三老有秩番夫游徼三老掌教化番夫職聽訟收賦稅游徼徧禁賊盜按番夫即所云鄉有秩也張敞蓋常為之朱邑亦以桐鄉番夫起家至大司農

按令長之分難按戶口然應劭曰孝武所開三邊縣戶或數百而為令荆揚江南七郡唯臨湘南昌具三令耳及南陽穰中土沃民稠四五萬戶而為長此或因仍其舊不盡以戶數分也

漢制郡之所屬曰縣列侯所食曰園公主所食曰邑有蠻夷曰道

分縣六等
唐制三千戶為望二千戶為緊宋志因之唐縣有赤畿繁望上中下六等之差

掾吏

東西漢時賢豪長者未嘗不仕郡縣傳稱自曹掾書吏亭長門幹游傲嗇夫盡書生學士為之以故公孫弘于定國趙廣漢薛宣張湯之徒皆起自郡縣吏至尹翁歸王尊路溫舒尤獄小吏云夫趙張何杜精核強銳猶不脫吏胥氣習乃公孫之儒雅勃海之節操少卿之長厚子兄之廉潔不嫌以吏途發身則知兩漢吏與儒未嘗分也晉以都令史視奉朝請至唐張元素孫伏伽皆為刑部令史宋初檢正都丞等官以十人吏胥雜充之可見儒術吏治並重

漢陽華氏鈔書

於世不獨兩漢然矣明初三途並用如徐晞葛棋為名侍郎况鍾黃子威能尚初為名知府並垂史冊炳明千載其餘官部曹有聲者不可勝紀成化以還保薦之途一廢而吏胥輩始絕清朝榮秩之望矣

抱關擊柝中莫謂無人人自不知耳余州詩馬頭拜迎不敢忽恐有當時高蜀州

三五

漢末有三互法謂婚姻之家及兩州人不得交互為官也其法密於防奸矣其弊乃至以幽冀大州關職經時選用稽滯蔡邕上疏論之請無拘禁靈帝不省夫奸吏作弊不在婚朋良吏奉公不避姻黨後世法愈密而弊愈滋救弊之術益精而釀弊之奸日甚何若澗然蕩然而相通於文法之外耶

辟舉

孫權年十五吳郡太守朱治舉為孝廉及為吳王治每進見權重親迎執版交拜饗宴贈賜恩敬特隆至從行吏皆得奉贊私觀其重舉主如此後權嘉陸遜功欲殊顯之雖為上將軍列侯猶欲令歷本州舉命乃使揚州牧呂範就辟別駕從事舉茂才此即後世朝官賜出身之意

對移

貴耳集仕之不稱者許即將或部使者兩易其任謂之對移漢薛宣為左馮翊以潁陽為數郡奏多盜賊令薛恭本縣孝者未嘗治民職不辦而粟邑令尹賞以郡吏察廉為樓煩長舉茂才奏賞與恭換縣乃對移所起也今之繁簡互調乃其遺意

給假

漢陽華氏鈔書

今謂官員給假為請急晉令急假者一月五急一歲以六十日為限車武子早急出詣子敬盡急而還又謂之取急詳山谷杜詩騰輝名急及也言操切之使相逮及也書記所稱曰休急取急皆休假名也文士傳顧榮求急還南既造江渚欣然自得

正從

魏晉宋陳官一品至九品有正無從北魏北齊隋唐宋元明官品有正從

官銜

家語禮運篇官有銜職有序注銜治也執轡篇曰古之銜天下者以六官總治焉故曰銜四馬者執六轡銜天下者正六官官銜之義本此

起復

起復者喪制未終勉其任用所謂奪情起復者也如歐公晏元獻碑明年遷著作郎佐丁父憂去官已而真宗思之即其家起復為淮南發運使及史嵩之喪父經營起復是也今人例以服闋為起復誤矣宋制銜上亦帶書如起復左僕射中書門下平章事臣趙普是也

五代史鄭慶餘為書儀兩卷明宗見其有起復之制嘆曰儒者所以隆孝弟而敦風俗且無金革之事起復可乎

終喪

高若訥與范歐諸賢為讐者也按文潞公作若訥墓銘丁秦國憂哀訥終三年喪故事侍制以上遭喪類卒哭起復今訥終服自公始

以資為郎

漢陽葉氏鈔書

魏叔子贈新例為官者有云張釋之之政事司馬相如之文學皆以資為郎閭百詩引漢制取之按釋之傳註以資為郎蘇林曰頭後若出殺止如淳曰漢制資五百萬得為常侍郎師古曰如說是也又司馬相如傳亦曰以資為郎師古曰以財多得為郎也是兩人俱是以資中格得郎非捐納之例惟黃霸初以納錢補調者後納穀補卒史然左馬翹猶以霸納粟得官不署右職則當時之所尚可知矣

漢景帝詔云今皆同莫十以上乃得官廉士莫不必求有市籍不得官無訾又不得官朕甚愍之訾算四得官亡令廉士久失職此即如今制所謂身家殷實是也百詩之言當矣

關節

關節二字向來相沿不知起自何時按唐蘇鶚杜陽雜編記元載

寵姬薛瑤英善歌舞載甚嬖之其父曰宋本兄曰從義與母趙娟通相出入以構賄賂號為關節關節之名想從此始也

仰

孔平仲雜說今公家文字用仰字出北史北齊孝昭紀詔定三恪禮儀體式亦仰議之

急急如律令

急急如律令五字本漢公移常語張天師漢人故承用之道流至今祖述見雲笈漫鈔

袁紹檄豫州曹操檄江東將校部曲皆云如律令李善注言當履繩墨動不失律令也資暇錄謂律令乃雷遠捷鬼故道家符咒用之殊謬

封贈

漢陽葉氏鈔書

唐制封贈雖宰相止及其父若以恩回贈不但其祖雖異姓亦及之如權德輿以檢校尚書恩乞及其祖贈禮部郎中戶部尚書楊於陵請回贈祖吏部郎中是以恩回贈其祖者也又如劉總外祖故瀛洲刺史張懿贈工部尚書制曰有外賢孫為吾賢帥自義舉祖推恩外族外祖母李氏贈趙國夫人制曰段公威德當流慶於外孫令伯孝心願推恩於祖母是以恩回贈其外祖母者也見野客叢書

康熙戊子直隸總督趙弘燮為伊外祖郭某請地封御史王與曾劾其佔寵非忠二本非孝疏語甚懇直聖祖特允所請給與誥命因許凡外祖之嗣者得援例奏請余官侍讀為撰制詞有云緣情作則既施用慰夫蓋臣邇本推恩其義實通於將母院長甚聲賞之

宋制官至宰輔多為其女請封號女有封號不知置其夫於何地
謀亦甚矣乃賢如歐公亦為之何也

封拜考

封建古制也而莫詳於周周之天子僅稱王而其下為公侯伯子男不能子男者為附庸其命則自九而至五其別則有同姓有異姓而其封則以功德不以親疎秦始并天下創尊為皇帝廢封建公族無尺寸之土而猶存侯爵為三等以待有功者列侯則如武城通武之類倫侯則如建成武信之類皆有邑名而不稱國下者則閭中侯有封食而無邑名然皆金印紫綬而列侯倫侯至位丞相上丞相之尊重者莫如李斯九卿之見幸有大功者莫如蒙恬兄弟而皆不得與其慎貴可略推已漢高竒達裂天下以王諸子弟及大功臣而其次則因秦之舊為徹侯亦有閭內侯凡二等第

漢陽葉氏鈔書

功臣之為王雅非其意至白馬之誓而獨侯國存武帝徙海宇報誅四夷不受通侯之印以待有功者即功雖渺細或見錄天下之壤地不能偏封而國用則益修於是苛為之禁以伺其過即渺細亦見削而高帝身與共創業之臣所餘無幾封拜日下而侯國不日益漢地不小損自武帝而後封拜之與削亦漸寡終東西二京其制略相彷彿中間雖有呂氏之擅王與新莽之盜為公未幾甄罷自魏氏之末司馬擅制始復為五等曰郡縣公侯伯曰縣子曰縣男皆得稱開國金印紫綬而閭內侯有不開國者顧反居子男下晉氏以至齊梁陳皆因之若北魏之與北齊皆崇設王爵以待勲舊而其更有功者則別封郡公侯或一人而擔三四爵然同姓異姓皆不得為國王而郡縣公侯益卑矣後周宇文泰辭安定王遂以安定公終其身而其子纂魏進封功臣晉趙等大國然皆稱

公而不王隋氏因之至唐而始定以子弟為親王正一品其稍疎而有功者為郡王功臣之有功者為國公皆從一品郡公以至侯伯子男則遞降焉如趙國公無忌梁國公元齡之類皆得世襲而他以恩賜者或世與否自安祿山之為東平王遂毀周例而踰之然中興以後王公之格益輕至有佩紫韁轡酒炙而趨走於節度之庭者而封亦不復世矣宋興復唐初之制以宗室之懿叙封王號而其疎者與文武大臣自國公而下至于男皆世以郊恩遞進徒以嫌其名而已戶不得言祿爵不得言世然猶斤斤守其斯焉自蔡京之公西國而公制亦矣童貫之為王而王制踰矣南渡以後所謂王者遂冒於宰執如檜如侂冑如彌遠矣元承遼金之後王爵尤易即將相非勲德可以一頻笑而得之獨漢人至國公而止明高帝下建業草創未遑具元年始拜功臣李善長徐達常遇

漢陽葉氏鈔書

春為國公而其他功臣之死勤事封疆者有郡國公侯伯子男之贈然往往一殉元舊洪武三年始大啟封建皇帝之子為親王親王之從庶子為郡王而功臣則公侯伯三等有世襲有流爵罷子男不置公侯位正一品上伯位正二品上朝服進賢冠如龍中貂蟬世襲者領銀朱流爵則否當是時封伯者僅二人忠勤之祿僅當侯三之一試意至不能當六之一而其輕可知矣十年以後封東莞徹先祿遂與侯等至永樂初而始定居侯之下正一品之上其階數皆與侯等而伯亦重矣凡公侯伯之任入則掌參五府總六軍出則領將軍印為大帥督留都莞藩轄治漕綱獨不得預九卿事

大將軍

自高帝以來大將軍僅一人耳如韓信灌嬰張敖張相如衛青之

屬皆以將兵為大將軍若霍博陸以下則以大司馬冠大將軍兼
政錄尚書事此後多用外戚如王鳳王音王根是也然亦無同時
並稱大將軍者光武時則同時大將軍多矣吳漢為大司馬大將
軍景丹為驃騎大將軍耿弇為建威大將軍蓋延為虎牙大將軍
朱祐為建義大將軍杜茂為驃騎大將軍岑彭為征南大將軍賈
融為河西大將軍馮異為征西大將軍王常為橫野大將軍何大
將軍之多也然光武功臣止於封侯不似更始封王之濫也其多
置大將軍者亦元黃未定之時則然耳

將軍比公

凡將軍比公者四第一大將軍次驃騎將軍次車騎將軍次衛將
軍又有前後左右將軍初武帝置大司馬而衛青以大將軍去
病以驃騎將軍皆冠以大司馬然景丹為驃騎大將軍而位皆在

漢陽葉氏鈔書

公下東平王蒼為驃騎將軍而位在公上無常秩也其領軍皆有
部曲大將軍營五部部校尉一人比二千石軍司馬一人比千石
部下曲有軍候一人比六百石曲下有屯長一人比二百
石其別營領屬為別部司馬明帝初置度遼將軍以衛南單于然
武帝時范明友已為之矣又武帝時置伏波樓船戈船下濤虎牙
之屬然不常置若光武之多置偏將軍下在經制亦無爵秩

三軍

春秋時晉之三軍以將中軍者為帥而將上軍者副之將下軍又
次之隗囂起兵時自將上將軍及賊張紀自稱彌天將軍陰陵人
徐鳳自稱無上將軍馮異太守張豐舉兵反自稱無上大將軍大
將軍而以無上稱亦無味矣乃其後靈帝時大將軍何進以望氣
者言京師當有大兵兩宮流血天子當自將兵以厭勝之進乃請

天子講武於平樂觀建十二重華蓋騎士數萬人結營帝躬擐甲
介馬稱無上將軍行陣三匝而還噫後世之宇宙大將軍都督六
合諸軍事及太師鎮國公朱壽巡邊其亦聞此風而起者歟

露布

五代史志後魏每戰剋捷欲天下聞知廼書帛建於竿上名曰
露布此露布所從始太和韓顯宗戰勝至新野文帝謂顯宗曰
卿破賊斬將殊益軍勢朕方攻堅城何為不作露布是也魏主稱
傅永上馬能擊賊下馬作露布唯傳修期耳後元英破義陽使司
馬陸希道為露板嫌其不精命傅永改之永不增文彩實為之陳
列軍事處置形要而已英深賞之以此觀之則露板自有體要亦
當時所甚重也

號歌

漢陽葉氏鈔書

短簫鏗歌軍樂也黃帝使岐伯所作所以建武楊德風動戰士也
此歌最古惜不傳右見古今注岐伯醫外能詩古聖何所不備

大砲

大砲興於宋末元初其初猶用石也元史砲本海軍太祖嘗問攻
城畧地兵仗何先對曰攻城以砲石為重而力重而能及遠故也
石砲帝悅即命為砲手至元十年修立正陽東西二城置砲二百
餘座砲子及孫皆為砲手千萬戶薛塔剌海來歸太祖命為砲水
手從征回回河西等國俱以砲立功亦傳國至子及孫貴塔剌海
總砲手軍此皆用石為砲也夏世家有砲手一百人號發臺徒立
旋風砲於索駝鞍縱石如拳則此時亦無火砲也阿里海牙傳會
有西域人亦思馬因獻新砲法新砲用火可知因以其人來為砲攻
之時又命隋世昌立礮簾於城外又張榮從軍下漢江至沙洋以

火炮發焚城中民舍幾盡遂破之按此皆礮之用火攻者也金史
赤蓋合喜傳其攻城之具名震天雷者鐵罐盛藥以火點之砲起
火發其聲如雷聞百里外所募團半計之上火點著甲鐵皆穿又
飛火鎗注藥以火發之輒前燒十餘步人不致近此火炮火鎗之
制金元之際已有之自明永樂間通西洋其藥器盡入中國萬歷
間用紅夷火炮砲以攻城此砲一發而流血成溝骨肉糜爛雖
有韓岳之將百萬之師無所用其巧矣

曹操與袁紹官渡對壘操發石車擊紹樓櫓皆破號霹靂車又
李光弼為礮石車一發斃二十餘人

鼓

衛公兵法鼓三百三十三槌為一通鼓止角動吹十二聲為一疊

漢陽黃氏鈔書

硯北雜錄卷九

北平黃叔琳崑園手輯

明經

今人但以貢生為明經非也唐制有六科一曰秀才二曰明經三
曰進士四曰明法五曰書六曰算當時以詩賦取者謂之進士以
經義取者謂之明經今罷詩賦而用經義則今之進士乃唐之明
經也

葉夢得避暑錄話唐制取士用進士明經二科本朝初唯用進
士其罷明經不知自何時仁宗惠進士詩賦浮淺不本經術嘉
祐三年始復明經科

宋科目有明經有進士明經即今經義之謂也進士則兼以詩賦
當時二科並行而進士得人為或名臣將相皆是焉出明經雖近
漢陽黃氏鈔書

實而士之拙樸者率謂之學究詩賦雖近浮豔然必博觀泛取出
入經史百家非士之高明者不能自安石熟詩賦科場專以經義
論策取士士專一經白首莫究其餘經史付之度閣是獨存當時
明經一科而進士之科遂廢矣安石有言初意驅學究為進士不
意驅進士為學究亦自悔之也

秀才

舊唐書杜正倫隋仁壽中與兄正元正藏俱以秀才擢第唐代舉
秀才止十餘人正倫一家有三秀才甚為當時稱美唐登科記武
德至永徽每年進士或止二十餘人而秀才止一人二人杜氏通
典云初秀才科第最高試方略策五條有上上上中上中上凡
四等貞觀中有舉而不第者坐其州長由是廢絕士人所趨獨惟
明經進士二科而已顯慶初黃門侍郎劉祥道奏言國家富有四

海於今已四十年百姓官寮未有秀才之舉未必今人之不如昔請六品以下及山谷特降綸言更需搜訪唐人之於秀才其重如此元宗御撰六曲言凡貢舉人有博識高才強學待問無失使選者為秀才通二經已上者為明經明開時務精熟一經者為進士張昌齡傳本州欲以秀才舉之昌齡以時廢此科已久固辭乃充進士貢舉及第是則秀才之名乃舉進士者所不敢當也

史記賈生傳年十八以能誦詩屬書聞於郡中吳廷尉為河南守聞其秀才儒林傳公孫弘等之議則曰有秀才異等甄以名聞此秀才之名所起

辟舉

明初人才大約得之辟舉據括蒼志所載國朝以布衣拜官者洪武七十八人永樂一百二十九人宣德三十五人正統二十九人景泰二十二人天順四十一人成化五十六人宏治十三人自正德以來遂無觀人才之舉廢則國運之盛衰係之矣

進士

周時命鄉論秀士升之司徒曰選士司徒論選士之秀者而升之學曰俊士曰造士大樂正論選士之秀者以告於王而升諸司馬曰進士王者豈故為是煩縟哉重爵祿辨官才如不得已用之人道也今之諸生即秀士也應舉者即選士也舉於鄉者即俊士也進士即升諸司馬者也進士之名從來重矣

續漢書朱雋字公偉會稽人少好學為郡功曹察孝廉舉進士

史傳言舉進士始見於此

對策

西漢載課士有對策射策師古曰射策者謂為難問疑義書之於策量其大小署為甲乙之科列而置之不使彰顯有欲射者取而擇之以知優劣對策者願問以經義令各對之而觀其文詞定高下也按董仲舒以對策為江都相蕭望之以射策甲科為郎是矣甲乙之科隨其事之大小而隱置之故匡衡射策甲科以不應令除為太常掌故也甲科下有乙丙科儒林傳說歲課甲科為郎中乙科為太子舍人丙科補文學掌故匡衡雖是不應令下從丙科之例而為掌故亦以宣帝不好儒術故抑而至此唐宋以還明經貼義即漢射策之法進士科顯試以詩賦策論觀其文辭則對策之遺意矣

程式

蘇綽始為文案程式未出墨入至今沿之

程文

後唐張文寶知貢舉進士有覆落者下學士院作詩賦音格學士李澤曰予少舉進士登科蓋偶然耳後生可畏來者未可量假令予復就試禮部未必不落第安能與英俊為準格聞者多其知禮金明昌中禮部尚書張行簡轉對言擬作程文本欲為考試之式今會試考試官御試讀卷官皆居顯職擢第後雖筆硯久不復常習今臨試擬作之文稍有不工徒起謗議詎罷之此二段議論皆得體蘇子瞻曰麻衣如再著墨水真可飲前輩虛心如此亦是實理今制試錄不用程文是也而淺學小生紛紛擬作必為二君含笑於地下矣

樂子所作之文曰墨卷主司改竄刻錄曰程文陸游與王樵秀才書曰問偶見程文一二可愛者往往連塗抹皆詆今人氣湧如山則知前無墨卷之說樂曰程文也

糊名

宋真宗時知制誥周起患貢舉之弊建議糊名以革之糊名之制始此

天祿識餘宋仁宗時始有糊名考校之制然尚有識認字畫之弊袁州人李彞質奏請別治謄錄因著為令

登科錄

嘗見宋紹興十八年戊辰進士錄分五甲共三百三十人特奏名一人而朱晦菴乃五甲第九十人寶祐四年丙辰進士五甲共六百一人是時狀元為文文山而謝枋得登二甲第一陸秀夫二甲

二十七宋三百年歲舉進士獨存二錄以朱晦菴道德文文山謝壘山陸樞密忠義也

師門

宋乾德詔及第舉人不得拜知舉官子弟日為恩門師門并自稱門生按韓文公送牛堪序吾未嘗聞有登第於有司而進謝其門者會昌二年始有參謁座主題名局席之禁元延祐初設進士科禮部侍郎張養浩知貢舉進士詣謁俱不納使人戒之曰諸君但思報効朝廷奚謝為

座主門生之禮明代尤重萬歷中門戶既成一為師生終身以之惟嘉靖八年張璉霍亂為主考戒諸生不得修弟子禮本朝沿明之舊順治十五年戊戌科給事中胡悉寧建言鄉會試不分經房不稱師生至康熙十八年己未科始復分房舊例而師生之禁

仍舊未幾遂絕

徐健菴云自兩漢官人始於辟舉遂有故吏解官行服親視心喪之條而傳道授業者漸輕矣唐重進士知舉者謂之座主其時之人即有事舉將者事座主開元禮為座主齊衰三月是朝廷明明為之制服終唐之世恩若父子莫之敢攜故五代時桑維翰為宰相謂其座主裴司空尚書裴不迎不送曰門生也何送迎之有歐陽文忠載其事以為有禮若范魯公李文正之於王德用王文獻之於和成績以迄有宋之世蘇永吉歐陽公門下士皆竭誠盡力久而弗懈宋有同知舉及詳定官稱稱者並稱門生又如范文正以晏元獻荐入館終身為弟子其名稱猶多矣明世以鄉試考官會試同考為重其間實同此附輟糾結門戶之舉亦由之起霍文敏竊深嫉之其主試禮閣為文以告舉子不許謝恩私第語甚峻切文敏則稱病急其言亦欲敬獎一時猶未以為然自予論之舉主與座主皆為國家選擇賢才以備任使其事甚重非為一己樹恩也而為所舉者當思所自既不可因私以害公亦不宜忘本以違義是以趙宣子存韓厥河曲之役宣子僕以乘車子行韓厥執而戮之宣子曰吾舉厥也忠既而下官之難非厥也趙氏不立其能戮宣子之僕者必能復趙氏之卿也明矣東漢第五倫朝會坐鄭宏之下宏以舉將之故踞路不寧朝廷為設雲母屏風隔之體其敬舉將意也唐魏知古為姚元之所薦位至宰相後分司東都新舊崇二子明皇薄之終身不用謂其不能報推舉者必不知威朝廷也柳子厚與顧十郎書謂繼冠束衽趨以進者咸曰我知恩富隆赫柄用而終附蟻合煦煦超超一旦勢異電滅馳逝不為門下用矣子厚為顧少連門人少連身後寓書郎君猶自稱門生

以來報大德為恨韓退之嘗佐董晉幕晉第二子漢負罪終長沙因贈溪女婿陸暢云我為門下士力薄蚋與蚊受恩不即報承負湘中墳墓其於易世而後見其子孫戚屬勤勤思有以自效如此豈與一時趨附便辟爾者同日論哉大約厚於師友者必不肯君父古者嘗以此觀人百不失一也

曲江宴

唐時進士榜出後便住期集院酬金宴賞於中請一人為錄事二人為探花其他主宴主樂主酒主茶之類皆同年分享之廣徵名伎窮搜勝境無日不宴至曲江大會先牒教坊奏請天子御紫雲樓以觀長安士女傾都縱觀車馬填咽公卿家率以是日擇婿蓋不惟見聲明文物之盛豐亨熙豫之景亦以人臣起章布登青雲慎重其事以獎勸之也今里中免入泮宮猶簫鼓旌旗煥赫閭里

漢陽書氏鈔書

而登第之日儼列而進分隊而退客邸蕭然親朋坐桂玉莫措微責相集當事者動欲禁論之約束之稍涉輕肥便滋物議此於士子之動心思性不為無裨而國家右文賞與之典亦稍輕矣

折桂

世以登科為折桂此謂都說對策東堂自云桂林一枝也自唐以來用之溫庭筠詩猶喜故人新折桂自憐羈客尚飄蓬其後以月中有桂故又謂之月桂月中又有蟾因以登科為登蟾宮文人沿襲未之思也

白敏中及第香山詩折桂一枝先許我穿楊三葉盡驚人

三元

宋史馮京傳論進士自鄉舉至廷試皆第一者纔三人王曾宋庠為名宰相馮京為名執政風流相映不愧其科名然王巖叟傳

仁宗初置明經科歲十八歲與省試廷對皆第一亦三元也其忠節亦所稱不愧科名者而不與是數亦以進士與明經之科別與

明黃觀亦三試皆第一以死建文之難成祖命削其籍今人亦祇知有商輅矣

主試

明初主試官不拘見任家居洪武中取元逸老沈夢麟克恭典試事竣不願授官放還又如正統而辰進士陶希文以親老耳病告歸至天順乙卯成化辛卯浙江河南兩鄉試明紀楊少師以服闋主浙江鄉試王陽明為刑部主事病痊北上為山東聘主鄉試至於各省典試分遣京官始於萬歷乙酉非舊制也

同年

漢陽書氏鈔書

高允伯恭以昔歲同徵零落將盡感逝懷人作徵士頌合三十四人其頌末曰昔因朝命與之克諧披襟散想解帶舒懷此欣猶昨在七奄垂靜言思之中心尤推亦後世敦厚同年之意也東漢同舉者謂之同歲生見李固傳

門謝

宋制狀元一月後率榜下士詣闕謝恩謂之門謝授承事郎食書某軍節度判官廳公事至後一科放進士榜則前一科狀元召入為秘書省正字名曰對花召宋時稱狀元謂之文魁彥見文文山集

庶吉士

進士既庶常相傳自永樂甲申始是科命解學士繕選得二十八人以應列宿周文襄忱自陳年少乞讀中秘書時人謂之換宿云

考洪武乙丑有楊靖徐孟昭郭資皆以庶士稱大誥亦載庶吉士
廖孟瞻以受賕誅則又在乙丑之前矣至戊辰年解縉亦為中書
庶吉士蓋信不始於永樂初也

試錄齒錄

東觀奏記載鄭顯知舉宣宗索科名記顯屬祠部員外郎趙璘探
訪諸家科目記撰成十三卷始武德元年至大中十年敘付翰林
自今放榜後並寫及第姓名及所試詩賦題目進入內仍仰所司
逐年編次明三百年鄉會試並沿其制康熙初停止至庚戌會試
乃復舊例鄉會試錄仍進呈乙卯鄉試以兵餉不足再停止尋復
丁酉後九卿議裁雍正元年癸卯恩科命復刊刻

小門生

後唐裴尚書年老致政其門生馬裔孫知舉放榜後引諸進士謁

漢陽葉氏鈔書

謝裴賦詩云三主禮闈今八十門生門下見門生按此即今榜下
引見之禮然門生門下見門生今詞林相隔僅兩科即已有之不
足異也

唐末貢舉

唐自貞元以後藩鎮富強兼所辟召能致通顯一時將客詞人往
往挾其所能或行卷贊通或上章陳頌大者以希拔用小者以冀
濡沫而干旋之吏多不能分別黑白隨意支應故剽竊雲擾詭說
泉涌取解俄頃以為捷使事鉅釘以為工至於貢舉本號詞場而
牽壓俗格阿趨時好上第魏幾多是將相私人座主宏舊甚乃津
私禁嚮白此優伶關節倖墮身為軍吏下第之後尚爾乞憐主司
冀其復進是以性情之真境為名利之鈎途詩道日卑寧非其故

宋崇寧時忌

崇寧四年鮑耀卿言州縣學考試未校文字精弱先問時忌有無
苟語涉時忌難甚工不取如曰休兵以息民節用以豐財罷不急
之後清入仕之流諸如此語今悉絕之宜禁止詔可按此數語皆
爛熟時套豈儒儒類中常談猶切用為時忌不知當年士子所答
策云何其試而列上第者何也五年臣僚又言此者試文有以聖
經之言輒為時忌而避之者如曰大哉堯之為君以為我與災同
制治於未亂安不忘危吉凶悔吝生乎動則以為危亂凶悔皆當
避不諱之朝豈宜有此吁至是又禁及聖經諱及嫌字矣

科禁詩賦

政和間以詩為元祐學術御史李彥章上疏論開明李杜以下皆
貶之因欲魯直少游無咎文潛詩為科禁著於律今云諸士庶有
傳習詩賦者杖一百其說陋至如此是時大臣朝士皆安石餘

漢陽葉氏鈔書

孽然安石惟欲廢春秋耳其詩實於政蘇間目成一家亦可樂謂
元祐學術乎此古今風雅一大厄也

楊用修論舉業之陋

士罕通經徒事末節五經子史則割取碎語抄節碎事章句血脉
皆失其真有以漢人為唐人唐事為宋事者有以一人析為二人
二事合為一事者曾見考官程文引制氏論樂而以制氏為致仕
又士子墨卷引漢書律歷志先其算命作先算其命者書坊刻布
士子珍為秘寶轉相差訛殆同無目人說詞話宋人自尊其宋曰
本朝家法與三代同過前代者五事今人亦云本朝家法與三代
同宋人云漢有七制唐有三宗本朝有四聖成化中有殿試策罷
用本朝及四聖字稱前代為本朝前君為四聖與三家部中學生
稱人父為家父何異而人莫之非也

金編修瑤嘗有詩云何處歌新調婉婉不羣翦花金瑣闥
葉王紛紛巧疊空中錦輕翻水上雲自慙心太拙到此不能文
頗切纖縵之病

策題

老學菴筆記云國初舉人對策皆先寫策題不過一二十句其後
策題漸多而寫題如初舉人甚以為苦慶曆初賈文元公為中丞
始奏罷之此試卷策問不書之所自始

博學鴻儒科

聖祖開博學鴻儒科毛西河記載其事甚詳云制科始於西漢皆
朝廷親試不涉有司歷漢魏六朝唐宋不改惟唐試科不一遂分
制科與進士及明經諸科為二然惟親試者得稱制科又謂之大
科餘皆非是也自元明專用進士一科不用制科即有薦舉擢用

漢陽華氏鈔書

如賢良方正等皆不經名試有薦舉而無科目因誤以進士科為
制科且以八比文為制舉文而典制與名稱俱失之矣康熙十七
年始開制科云是時相傳為博學宏詞科按博學宏詞為前代科
名此並非是但世不深考不曉鴻儒所自出遂以宏詞當之即同
試與同籍諸公亦尚有自署其銜為宏詞者不知鴻儒二字出自
董仲舒繁露有云能通一經者曰儒生博覽羣書者號曰洪儒故
其後作陋室銘者曰談笑有鴻儒鴻即洪也猶古洪水稱鴻水也
謹案 詔旨係博學鴻儒故西河謂不當沿前代稱宏詞也

是年十一月初一日大學士索額圖明珠奉
旨各大臣官員題舉才學官人俟全到之日考試其中恐有貧寒
難支者交與戶部酌量給與衣食用以副朕求賢重文之意戶部
議帖給俸廩併柴炭銀兩按月稽領真贗典也

己未三月初一日試于 體仁閣下相傳先試一日上命內閣諸
學士及翰林院掌院擬題皆一文賦一詩高陽李公擬王者以天
下為一家論省耕詩餘各有所擬

上用高陽賦題實抵詩題先試一日傍晚或云外間有說知其題
者試單分卷作四等進呈曰上曰上曰上曰中曰下

上問有不完卷的何以列在中卷眾答曰以其騰詞可取也又問
上上卷內有驗於天者不必驗於人語無礙否彭文東答曰雖意
圓語渾然故無礙也又問有或問於子曰及唯唯否否語豈以或
指朕乎自指耶注眾答曰賦體本有子虛亡是之稱大抵皆寓
言似不必有實指也又問女媧補天事此益都對曰列子諸書
有之似可做借作鋪張者及折卷

上又曰詩賦韻亦學文中要事何以都不檢點賦韻且不論即詩

漢陽華氏鈔書

韻在取中中者亦多出入有以冬韻出字者潘有以東韻出
逢濃字者李有以支韻之旗誤出微韻之旂字者范此何說
也眾答曰此緣功令久廢詩賦非家絃戶誦所以有此然亦大醇
之一疵也今但取其大焉者耳

上是之選定為五十卷上上卷二十作一等上卷三十作二等餘
中卷下卷分作三等四等者總名為下第不填榜內初

上諭吏禮二部這取中人員該授何職着確議具覆時二部不諳
舊制科例但擬已仕者照現任品級或陞或加陞其去任在籍者
或宜起用或宜在籍加銜一應未仕者俱授翰林院待詔具履
上命閣臣取前代制科舊例來閱查得兩漢授無常職晉上第授
尚書郎唐制策高者特授以尊官其次等出身因之有及第出身
之分宋制分五等其第一第二等皆不次之擢第三等始為上等

恩數比廷試第一人第四等為中等比廷試第三人皆賜制科出身第五等為下等賜進士出身

上乃降旨這薦舉取中人員俱授為翰林官應給職銜着再議具奏其杜越傳山王方穀等文學素著念其年邁從優加銜以示恩榮於是已仕者俱贈品級授讀講官坊編修等其未仕者概授檢討總克史館官纂修明史其杜越等俱授內閣中書聽其回籍世宗憲皇帝末年詔舉博學鴻詞科

今上元年廷試取十五人其續到補試者又取五人皆入翰林

乙丑殿試策問

殿試策問向由讀卷官擬進

今上乾隆十年策題乃

御筆也白國家設科取士每三年而實與之復明試於廷以覘所

漢陽葉氏鈔書

志朕既不遠立政無方常思進彼嘉言佐予休治比策試貢士亦既不愧不文爰咨爰度矣迺多士之對揚者華藻是飾骨鯁無聞豈朕求之不誠歟抑司其事者抑不以進獻不然豈將無聞政民無隱情耶第多士以起自田間未諳政務為辭耳夫政務與學問非二途稽古與通今原一致爰以多士素所服習敬業者詢之必有以導朕焉五七九十一十三之經其名何妨其分何代其藏何人其出何地其獻何時傳之者有幾家用以取士者有幾代得縷晰而歷數數三選四科五問十條乃周漢以下取士之制為取為棄為同為異為得為失可得而詳言歟其銓除也代復不同魏晉而下率循資格有四科九班之別五保七流之異其體制亦能條對論列否耶將欲得賢材合學校無別途將欲為良臣合經術無他道多士宜有以奮發敷陳啟迪朕志其有深悉時政得失直

言極諫者聽

附注

取士四科 漢取士四科一德行高妙志節清白二學通行修

經中博士三明達文法足以決疑四剛毅多畧遘事不惑

五問 宋齊時策秀才以五問又唐試士問以經義五條

十條 唐元和時禮部舉人試墨義十條

選法四科 漢選法四科一科補西曹南閣祭酒二科補議曹

三科補入奏四科補賦缺唐四科身言書判

九班 晉劉頌轉吏部尚書為九班之制

五保 宋制凡經五人保任免試注官

七流 貢舉辟召任子奏蔭攝署流外從軍

制科五等 宋制科分五等上二等皆虛惟以下三取人能中

漢陽葉氏鈔書

選者皆第四等惟吳正肅奎嘗入第三等後未有繼者至嘉祐

中二蘇皆入三等已而子由以太直考官胡武平駁送降第四

等

硯北雜錄卷十

北平黃叔琳昆園手錄

君子無黨

聖賢之心如宇宙無際物我兩忘不知有所謂人寧復知有所謂黨雖其險薄小人亦視為一體拳拳汲汲未嘗不欲其舍邪而遠正更惡而就善豈若隔壘荒於域外居櫟杭於四裔而別視之耶惟其怙終不悛則為失之上六矣是故治世無有君子小人之名其衰也而君子小人之名始立至於君子小人無所分別國是混淆而不可返矣大抵君子無黨亦不以黨名小人有黨而後以黨目君子求治者不可以不辨

宋哲宗時胡宗愈著君子無黨論以進然宗愈嘗力詆程頤不宜在經筵何也

陳仲舉

陳仲舉初不應徵聘太尉李固表薦乃拜議郎再遷樂安太守時李膺為青州刺史屬城皆懷感名自引去獨蓄以清議留是二李之推重之者皆賢人君子道合氣通之故耳其後若既登公府而一時黨人遂禍皆賴蓄不肯平署之力極力調護而清議藉以為干城雖流極潰決而相與淪胥然所全乎名教者抑不少矣

李固

李固東政府人不便其所為乃上書誣固罪云太尉李固因公假私依正行邪薦達例皆門徒辟召靡非親舊或富室財賂或子婿婚屬又募求好馬臨憲呈試出入踰俗輜輶耀日大行在路路人掩涕固獨胡粉飾貌貌頭弄姿繁徒偃仰從容治步諸如此言有一似李太尉行事否而乃以無為有以虛為實君子否塞之時也

此馮融筆也儒者羞之

白居易

東坡志林云白樂天嘗為王涯所送貶江州司馬甘露之禍樂天有詩當君白首同歸日是我青山獨往時樂天豈幸人之禍哉蓋悲之也白集又有咏史一篇云秦磨利刃斬李斯齊燒沸鼎烹鄒其可憐黃綺入商洛閒卧白雲歌紫芝彼為趙臨機上盡此作鸞鳳天外飛去者逍遙來者死乃知禍福非天為正為甘露事而作其悲之之意可見矣葉石林謂白樂天與楊虞卿為姻家而不累於虞卿與元稹牛僧儒相厚善而不黨於元稹牛僧儒為裴晉公所愛重而不因晉公以進與李文饒素不相樂而不為文饒所深害去就愛憎之際每裕然而有餘

牛李

唐牛李之黨皆皇君子功業爛然與裴晉公相頡頏武宗之治幾復開元元和之盛其黨又皆君子也僧孺小人功業無聞恒患謀維州一事怨恫神人其黨李宗閔楊虞卿之流又皆小人也二人之賢不肖如薰蕕然不難辨也自顧渚二人皆偉人之說出而謂僧孺以德量高李德裕以才氣勝而賢不肖始混淆矣初僧孺尉嵩縣而水中灘出有鵝鵝一隻飛下僧孺果入西臺陳仲醇云奇章入臺當以鵝鵝應之雖戲言實公論也

韓柳

退之以得罪任文貶而子厚方用事故其詩曰同官盡才俊所善柳與劉或慮言語洩傳之落窺讐蓋憾之也永貞行為劉而作亦有微詞焉今集中無與二人詩札柳則往往有貽韓書豈其無往復而公削之矣墓志乃柳遺命公不得辭觀其立言及平生所以

終始者直道厚德義之矯拂始末詎不信乎

富鄭公

老蘇上富丞相書愚按茅鹿門曰老泉欲富公和處其下以就其功名似疑富公於並相察貳間有不和相能者弼初與韓琦同在二府既同為相弼性審謹琦果斷質直語或涉俗俗謂語多為繁囂議事弼疑難數四琦曰又絮耶弼變色曰絮是何言二人稍有隙及光獻垂簾琦請復政至令儀鸞司檄蕭時弼為樞密怪琦不聞報有魏公欲致弼於族滅之語琦一日進擬數官者策立有勞當遷官弼曰先帝以神器付陛下此輩何功琦有愧色歐陽修議追尊濮王弼曰歐公讀書知禮法所以為此舉者忘仁宗累主上欺韓公爾自此與修琦絕後致政居洛每歲生日琦必遣使致書幣甚恭弼不裁答及琦與修薨弼皆不祭弼觀此則富公當日於察

察間亦可察見矣

元豐諸老

元豐間洛陽諸老為耆英會圖形賦詩一詩誇為盛事而識者悲之曰此皆仁宗所養之君子而皆老矣升沉消長之會過此甚可畏也時林行己曰天將作其國必祚其國之君子視其君子之衆多如林則知其國之盛視其君子之落落如晨星則知其國之衰視其君子之康寧福澤如山如海則知其為太平之象視其君子之摧折頓挫如漏舟如霜木則知其為衰亂之時又曰天將使建中為崇寧則不使范忠宣復相於初元天將使宣和為靖康則不使劉陳二忠肅懸遺於數歲時以為至論

元祐黨碑

倪文正題元祐黨碑云此碑自崇寧五年毀碎遂稀傳本今獲見

漢陽葉氏鈔書

尤大可惜哉

孫文介觀元祐黨人碑有感云誰知黨人籍翻作褒忠碑

洛蜀黨

劉後村云蘇程二公在朝不獨為當時小人所忌蓋攻蘇公者朱公按實明叔也攻程公者劉莘老器之孔經父也按是時羣小比肩散地蓄忿伺隙元氣壯而後可以杜外邪衆賢和而後可以制羣小不易之論也而諸公不悟各尊其師各私其黨日夕紛紛不待章蔡復用諸賢已固自相攻擊而去矣想見蘇程爭時李吉甫黨必相與拊掌竊笑後之君子謹無為吉甫輩所笑哉此極平心之論

許洛

蜀洛之黨亦曰許洛蓋以頴濱晚居許田然東坡卜居陽羨而葬

漢陽葉氏鈔書

却未嘗一日居許也。墨莊漫錄云：崔鴻德、符陳、恬叔、易皆戊戌生。田畫承君、李鴈方叔皆已亥生。並居穎昌陽翟。為許黨之魁。時號戊巳四先生。是時東坡及黃秦之歿久矣。而黨論猶未息也。

楊龜山

龜山之出由蔡氏乃力發其奸。明薛文清之舉亦由王振武勸其往。謝終不肯。吳康齋薦自石亨既至京師。終不受官。而返蓋知可之必敗也。夫君子不能禁人之舉。我而能使我不為小人所用。乃忌者獨于康齋攻訐不遺餘力。彼尹直者吾無貴焉。浸至薛方山呂涇野諸公亦無不疑之。善乎顧涇凡論之曰：先生樂道安貧。曠然自足。真如鳳凰翔於千仞之上。區區搃戎一薦。何關重輕。乃不勝私門桃李之感乎。此論出而諸說皆可熄矣。

蘇文忠

漢陽蔡氏鈔書

陳後村云：蘇章本布衣。交子厚當國。乃竄城公於海南。及子厚誅。雷坡公書云：開丞相高年寓跡海隅。此情可知。勸其養丹儲藥。君子無纖毫之過。而小人忿忿必致之死。小人負邱山之罪。而君子哀憐猶欲其生。此君子小人心用之所以不同歟。

朱子

朱文公在浙東時。侍御史謝廓然、陳賈秘書、郎趙彥仲首攻之。後以提刑名對人。恐其遂涉清要。唆侍郎林栗極論之。謂其竊程張緒餘為浮誕。宗主律以治世之法。則亂人之首。其後仇胄秉政。則御史林采施康年首斥為偽學。是時臺諫皆以文公為奇貨。有御史胡祐者。故嘗謁文公。建陽山中文公飯以脫粟。祐怒其不近人情。物色經年。條其過失。與太常少卿沈繼祖共詆文公。十罪汪義端、余嘉又特請斬以絕偽學。京鏜何澹輩皆附和之。至謂文公講

學山中。棄母不養。使其乞食。親黨嗟哉。饒人之言至此。極矣。宋之亡宜也。方林栗論文公時。其友人止之。謂朱侍制當今聖賢何仇。而必欲痛詆林曰：吾但見其面貌。可憎。吾擊邪人。非詆聖賢也。友人口不見。昔人指孔子喪家狗者。想亦見其面貌。可憎耳。林曰：使孔子而在吾亦不辭為叔孫矧。此公麼乎。嗟哉。小人之肆無忌憚。若此。

李東陽

正德時。李西涯於劉瑾張永之際。不可言臣節矣。士患其私。猶曲貸之。幾無是非之心。羅公紀乃李之門介。大義責之。書云：生違教下。屢更變故。常責書然。不敢頻煩者。恐彼此無益也。今則天下皆知忠赤竭矣。大事亦無所措手矣。易曰：不俟終日。此言非與彼朝夕獻諂。以為當依依者。皆為其身謀也。不知乃公身集百垢百歲。

漢陽蔡氏鈔書

之後。史冊書之。萬世傳之。不知若輩亦能救之乎。白首先生受恩居多。致有今日。然病亦垂死。此而不言。誰復言之。伏望痛割舊志。勇而從之。不然。請先削生門牆之籍。然後公言於眾。大加誅代。以彰叛恩之罪。生亦甘心焉。生蓄誠積直有日矣。臨紙不覺狂悖。干冒之至。李得書淚下。

名賢風軌

漢張安世繼霍光為大將軍。以謹慎周密著。嘗有所薦其人。來謝安世大恨。以為舉賢達能。豈有私謝耶。絕弗復為。通有郎功高。不調。自言安世應曰：君之功高。明主所知。人臣執事何長短。而自言乎。絕不許已。而郎果遷。莫府長史遷辭去之。官安世問以過失。長史曰：將軍為明主股肱。而士無所進論者。以為譏安世。曰：明主在上。賢不肖較然。臣下自修而已。何知士而薦之。其欲匿名迹。遠

權勢如此

漢明帝時北海太守廖信坐貪穢下獄沒入財產帝以信贓物班諸廉吏太常周澤光祿勳孫堪大司農常中特蒙賜馬後文趾太守張恢坐贓千金徵還伏法以資物班賜羣臣獨尚書鍾離意以珠璣委地而不拜賜帝怪問之對曰臣聞孔子惡渴於盜泉之水惡其名也此賊穢之貨臣不敢拜帝嘆曰清平尚書之言乃更以庫錢三十萬賜之三君得無聞而愧乎然澤與堪皆有清行澤字穉都堪字子穉京師號曰二穉者也

東漢光烈皇后弟陰興與同郡張宗上谷鮮于良不相能然興知其有才猶稱所長而薦之友人張汜杜禽與興厚善然興以為華而不實但私之以財終不為言于上故世稱其忠平又興性好施喜接賓朋而門無俠客此尤其深識遠見善守貴也

漢陽華氏鈔書

龐士元性好人儉勤於長養每所稱述多過其才人問之士元曰當今雅道陵遲善人常少方欲興風俗長道業不羞其諱則聲名不足企慕而為善者少矣今拔十得五使有志者勵不亦可乎富鄭公於靖寺剃度一僧劉貢父曰彥國壞了幾個人才度得一個人或問之曰彥國每與人對語往往發予太過其人恃此傲慢反以致禍微目擊數人矣豈非壞了舉人者不可不聞前語受譽者不可不聞後語

晉魏舒為鍾毓長史毓每與參佐射舒嘗為畫籌而已後遇朋人不復以舒滿數毓初不知其善射舒容範閒雅發無不中舉坐愕然莫有敵者毓嘆而謝曰吾之不足以盡卿才有如此射矣豈一事哉王湛人皆以為癡兄子濟嘗詣湛見林頭有周易問叔何用此為湛曰體中不佳時脫復看耳濟請言之湛因剖析元理濟始

歎服既而辭去湛送到門濟有從馬絕難乘閤叔頗好騎否湛曰亦好之因騎此馬姿容既妙迴策如鶩善騎者無以過之還語其父渾曰濟始得一叔乃濟以上人也武帝亦以湛為癡每見濟白卿家癡叔死未濟曰臣叔不癡因稱其美帝曰誰比濟曰山海以下魏舒以上夫騎射之事皆從少習原非隱德親故猶或未知況其內得於心不涉形貌者乎山簡嘗曰吾年三十不為家公所知以山海之術鐵處父子之至親而三十不知可云知人之易耶有人問袁侍中曰能仲堪何如韓康伯答曰理義所得優劣乃復未辨然門庭蕭寂居然名士風流能不及韓以門庭喧寂定士品自是實相

漢陽華氏鈔書

殷仲文還姑孰祖送傾朝桓譙要參軍王弘同行答曰錢難送別必在有情下官與鼓風馬不接無緣扈從譙責其言見沈約宋書唐書言韋貴之自布衣為相與人交終歲無數曲未嘗偶辭以悅人楊煥以清儉在位天下之士多敝衣為儉以求合於煥惟武元衡素好鮮美不改所為至其議論則未嘗苟從蓋惡衣食未足以為賢惟不苟合乃可以見其人東萊亦云毛孝先崔李珪等用事貴清素之士於時皆易車服以求高名而徐邈不改其常大凡人多為世態習俗所驅有為善所驅者有為惡所驅者不為惡所驅猶可用力至於不為善所驅方始見胸中有所立薛仁謙世居京師昭德坊唐莊宗入汴仁謙出避其第為李賓所據賓家多貨嘗藏金珠數萬于第中會以罪誅不及取仁謙後復歸欲入居之或告以賓所藏者宜自取之仁謙曰吾敢盜人之所有乎名賓家屬使發取然後入仁謙子居正為宋相至後世居此

宅云

南宋顧協為廷尉正冬服單薄蔡廓語人欲解身上襦與郎忍顧郎難衣食者唐李廣為尚書左丞妹婿劉晏見其門簾微潛度廣狹織簾竹簾贈之三攜至門不敢發言去宋陳后山屢常貧至累日不炊傳竟命懷金餽之聽其議論不敢出士君子履世使曉於我者不得附親于我者不敢遺斯可謂卓然自立者矣

王嘉叟題王龜齡唐事祠堂詩當時孤論偶相同終始知心每愧公境見安車迎綺李遜嗟石室祀文翁百年公議分明在一餉紛華究竟空白髮舊交衰甚矣尚留面目對高風自注云始龜齡別嘗謂吾輩會合不可常留面目異時可復相見龜齡再三擊節後一見必誦此言

趙子固隱居鹽官廣慶鎮有一舟琴書尊杓畢具往往泊夢汀葦

漢陽黃氏鈔書

岫者夕陽賦曉月為事宣城令梅徽語船相謂乃飛棹而去梅佇望曰名可聞而身不可見先生之謂也從弟子昂自荅來訪閉門不納夫人勸之令從後門入坐定第問并山笠澤近來佳否子昂曰佳慨然曰弟奈山澤佳何子昂題退使令蒼頭濯其生具

明少保胡世寧官左都御史當考察執政請禁私謁公言臣官以察為名人非接其親聽其言無以察其心之邪正才之短長若屏絕士夫徒按考語則毀譽失實而求激揚之當難矣上是其言

江陵既敗刑部邱樞素不得志於江陵覆之甚慘東阿子公慎行致邱書其略曰江陵彈精畢志勤勞於國家陰禍深構結怨於上下當其柄政舉朝爭頌其功而不敢言其過今日既敗舉朝爭索其罪而不敢言其功皆非情實也又曰江陵夫人在堂年八十老矣繫然諸子皆書生不涉世事籍沒之後必至落魄流離可為酸

上以下款語均係

偽後王余其附

楚望於事寧罪定疏請於上乞以聚廬之居恤以立錫之地使生者不致為樂卻之族死者不致為若故之鬼讀于公書真仁人之言即竟不實用于公當江陵赫赫時獨折其角取許以去乃能於其凋謝之日力為維救若聽親密友侃侃叱咤君子哉若人使噉噉咄咄乘危擊斃狗鼠寧食其肉未幾邱之子進士死而邱亦遂阻竟至絕嗣天道好還如此

寒燈易情自是世人之常嘗笑翟公之書門李適之之問客何見之晚也若夫漢夫不負實嬰手擯棄之時任安不負衡青於震落之日徐晦越鄉而別臨賀后山出境而見東坡宜其足繫千古之齒頰也劉元城之事司馬公當其在朝書問則跡及其閒居至問無虛月此又高矣至樂谷年逾七十徒步萬里訪二蘇於瘴海之上死而不悔節士也

漢陽黃氏鈔書

風俗

一飯百金一衣千金一居萬金上之風之下之從之俗焉有不靡乎犬馬穀食如隸肉食倡優王食倉焉有不適乎庖者海陸咸者文毅匠者篆刻用焉有不費乎燭黃不炊而食游惰不耕而食商賈不儲而食工以藝兵以力士以志公卿大夫以能大率農一而供十人天下焉有不窮乎嫁者累車莖者殫家資富相企而日有加愚不肖相傾而日貽于難習焉有不陋乎嗚呼弊也甚矣上之人必躬節儉而後民風可移嚴制度而後民志可定去奇衰禁淫汰而後民用可足省末作驅遊民而後民力可完民力完民用足民志定民風移而後禮樂興刑罰措禮樂興刑罰措而後萬物阜天下安

乘輅

宋南渡以前士大夫皆不用輜如荆公伊川皆云不以人代畜朝士皆乘馬或有老疾朝廷特賜猶力駝南渡後則通行輜矣明初雖公侯不得乘輜不設馬凳文職四品京堂開輜乘馬用凳五品光祿太僕寺丞翰林院五品六品官官坊官亦用凳其餘皆用交床按唐制步輿之制三品以上及刺史有疾輜乘不得舍輜宰相三公師保令僕諸司長官及致仕官疾病許乘輜如漢魏載與宋政和七年詔非品官之家不許乘輜武臣任主兵差遣緣邊安撫官走馬乘受並不得乘輜

輜好

二程遺書一條云貴姓子弟於飲食玩好之物直是一生將身服事不懈如管城之陳醋瓶洛中之史盡匣是也噫今之世家子弟其不為醋瓶盡匣者鮮矣若博蒲六博之好往往破家廢產又不

止盡匣而已

居喪

古人謂居父母之喪大祥之前皆不可飲酒食肉今時俗之人不能守此禮者多矣而人亦不以為異孔子謂食稻衣錦於女安乎稻且不可食而況於酒肉乎晉阮籍居喪食肉何曾面質於上曰宜摺四齋無令汚淖華夏夫晉以風流放達為尚滅棄禮法然一出於禮即見棄於人如此則今之輕慢禮法者又不及晉人遠矣

跪坐

朱子謂古人只是跪坐雖有共壁以先乘馬不如坐進此道謂跪而獻之也文帝不覺膝之前席蓋亦是跪坐又曰古人坐於地未必是盤足只是跪以其慣故脚不痛所以拜時易也又著跪坐拜說云兩膝著地以尻著足而稍安者為坐伸腰及後而勢危者為

跪因跪而益致其恭以頭著地為拜則謂跪坐拜三者體勢本不甚遠故跪亦可坐坐亦可拜蓋不主於盤坐又引管寧坐一木榻積五十年未嘗箕股其榻上當膝處皆穿則雖後漢時已有木榻不必橫席於地然亦是跪坐也他日有問盤坐於理有害否則又答曰古人席地亦只是盤坐又有跪坐者君前臣跪父前子跪兩膝頭屈前著地觀畫圖可見據此則古人之坐原有兩般盤足而坐為安坐蓋席端尊長則然其卑幼侍坐亦只如跪謂之跪坐以示不敢安席尊長之前可跪可拜也觀曲禮云坐毋箕謂舒展兩足狀如箕舌蓋盤足則易箕故戒之也

敬耳

納拜

晉荀勗諸子謂解系曰與卿為友應向我公拜勗又曰我與尊先君親厚系曰不奉遺教若先君相厚往日哀頓當垂書問親厚之論非所敢聞遂不拜庾亮行哀嘗與諸兄過邑人陳準諸兄友之皆拜其母與行獨不拜準弟徽曰子何以不拜吾親與行曰夫拜人之親者將自同於人之子其義至重哀敢輕之乎遂不拜此皆不容易拜人父母也後漢侯司徒欲與王仲回友仲回被微司徒遣子昱候於道昱迎拜車下仲回曰下答之昱曰家公欲與君結交何為見拜仲回曰君房有是言母未之許也此不容易受人子弟之拜也

史書每有所謂拜親之交正指此等

程氏遺書先生語子良曰納拜之禮不可容易非已所尊敬有德義服人者不可余平生只拜二人其一呂中公其一張景觀奉議

也昔有數人同坐說一人短其間有二人不說聞其故其一曰某曾拜他其一曰某曾受他拜王拱辰君既初見周茂叔為與茂叔世契便受拜及坐上風起說大畜卦君既乃起曰某適來不知愛却公拜今某却當納拜茂叔走避君既此一事亦過人謝用休問當受拜不當受拜曰分已定不受適是呂涇野釋云古人一拜如此重安肯諂佞也

筆記言宋時前輩過家子弟請設拜既受之則設席望其家逆拜其父祖乃坐又一書記米元章與人書至某再拜則置筆几上正衣冠對書再拜又蘇黃晁張門狀皆手書昔人於酬接書問間古道如此

前輩風範

潘嶺紀云嶺為諸生時將郡博吳先生命往見鄉先憲劉行素韋

漢陽華氏鈔書

公成先見其子元通刺公出面西南墳拜致郡博之意公

唯唯覆數語而入命其子延坐吸以茶墳他日為給事中歸謁行

太僕贊初顧公存道公時年七十有六閒墳至衣冠扶杖出墳再

拜問起居公引之上坐三讓墳遜避至再曰老先生有三可尊何

不虛此坐以勸後進使知長少之序公體然以杖戳地曰老夫今

日乃得聞此語坐吾不敢復讓翼日之清江浦見河陰令雙槐張

公元乃先謁倉曹同年戴君仲倉曹曰子往見雙槐先生乎

幸為冠先容墳晨往值公盥櫛待於次而倉曹至公乃出衣冠甚

古與倉曹修禮既轉而南向墳拜公立受扶而起墳則再拜公請

請有敬勉語倉曹退墳優待坐頃之晏奴拂几案出穀簞各二器

酒三行飯二盂禮甚簡及墳避喧湖西公時八十七壽不遠三十

里駕小舟過訪言咲竟日飯則飯飲則飲薄暮始歸暇日數貽以

詩自署雙槐老素其風味意態近世所未有也夫三公皆鄉先生

杜門肥遯同一高致行素未嘗與人輕接貫初雙槐尤索居雖羣

意更蕭散見行素則少長截然凜若師傳見貫初遲十五年已煩

遜避增感慨其時可知矣見雙槐則超出流俗儼然以前輩自居

以子弟畜後進夫三公之行不同同一持風範勵風節若行素之

嚴而正貫初之通而介雙槐之簡易而直皆可敬而仰者也非某

之所能及也或曰見行素墳少也賤是不然使公居今日接見少

年輩能復如前日否耶

韓尚書邦奇少時侍父憲劉蓮峰公入覲駐通州命往候屈西溪

時邦奇自關七千里又蓮峰與西溪新結姻西溪留邦奇食出生

韭一品湯粟數盃邦奇飽食之西溪曰子飢甚乎邦奇曰尊公以

古人自處亦以古人待邦奇不敢不飽也邦奇反命蓮峰方與陳

參政邦奇言屈西溪不負門牆屈乃蓮峰授經生也因言留食

事邦奇時年十七陳公熟視曰恠哉此子顏子之志也他兒必恨

其簡矣

漢陽華氏鈔書

父執之禮

柳公綽善張正甫柳之子仲郢嘗遇張於遠去蓋下馬而拜張却

之不從他日張言於公綽曰壽郎相逢其禮太過柳作色不應久

之張去柳謂客曰張尚書與公綽往還微使兒於街市騎馬衝公

綽耶張聞深謝之壽郎仲郢小字也

賤啓

宋士大夫以四六賤啓與手簡駢賦之謂之雙書後益以單紙直

敘所請謂之品字封後又變而為劄多至十幅淳熙末朝士以小

紙高四五寸濶尺餘相往來謂之手簡予家所藏萬歷中先達名

人與諸祖父書劄皆用朱絲闌大副啓雖作家書亦然五十年来乃易為寸楮日趨簡便而古意無復存矣

批反

沈存中筆談補云前世風俗卑切致書尊者但批紙尾答之謂之批反如詔書批答之義故紙尾多作敬空字謂空紙尾以候批反耳按昔人謂謹空之空乃九櫟之空首櫟也二說互異

信

古人謂使者為信史記韓世家陳軫說楚王發信臣多其車重其幣司馬相如論巴蜀檄故遣信使曉諭百姓南史晨起出陌頭屬與信會凡謂信者皆謂使人也今遂以遺書饋物為信故謂之書信而謂前人之語亦然誤矣古樂府有信數寄書無信心相憶包信詩去批頻逢信迴帆早挂空二詩尤可證

勿勿

王右軍帖語有頓之勿勿顏氏家訓云書翰稱勿勿不知所由或妄言此勿勿之殘缺耳及考說文乃知勿速者稱為勿勿東觀餘論今俗勿勿中加點作勿為勿速字彌失真矣晉書王彪之傳無故忽恩先自猖獗

州里建旂曰勿所以聚民事而今速也故凡急遽者率稱勿

藏弄

漢陳遵善書與人尺牘皆藏弄以為榮古人往來書疏例皆就題其末以答唯遇佳書心所愛說乃特藏之別作東為報耳晉謝安輕獻之書獻之嘗作佳書與之謂必存錄安輒題後答之甚以為恨龍北知漢人藏陳遵尺牘愛其筆畫非取文義也又古人名刺既相見後亦還之魏野留富鄭公名刺作山家之寶亦以鄭公故

漢陽葉氏鈔書

非通例也王荊公投老後訪人常以金漆版書名紫綾囊盛之

門狀

門狀唐文宗以前無之自李德裕柄國百官無以希取其意乃相扇具銜起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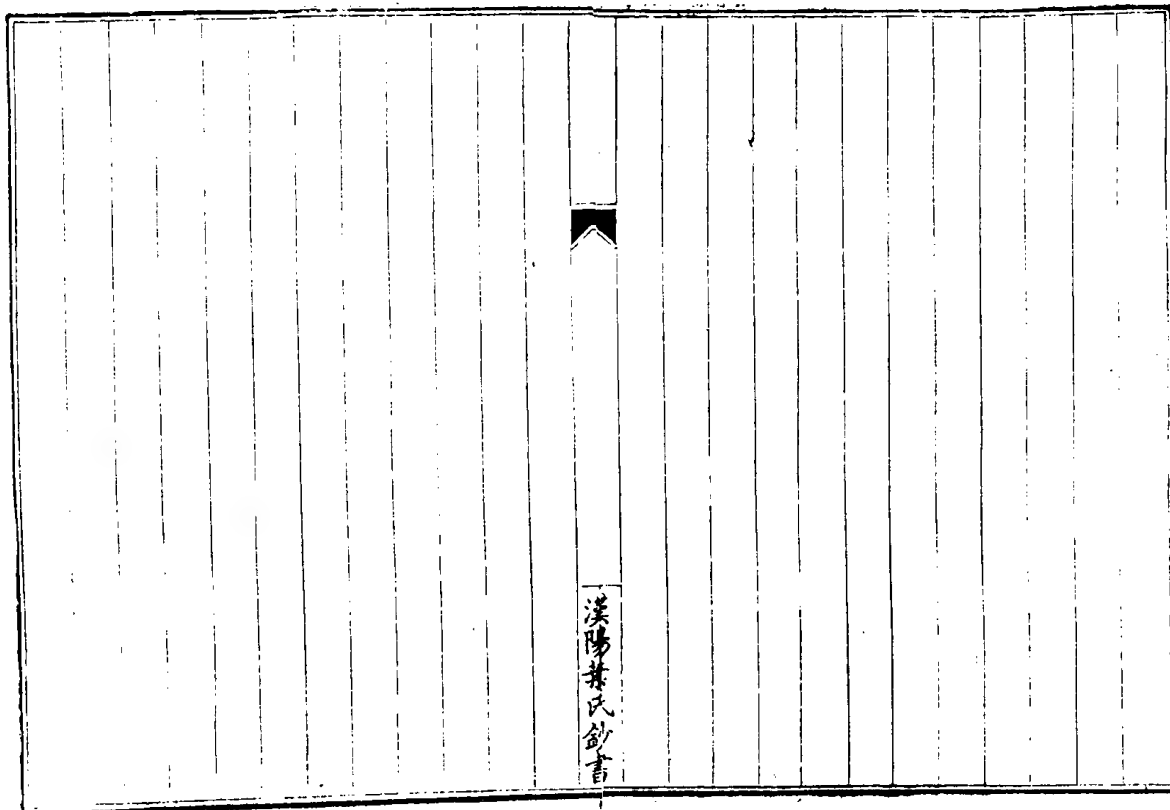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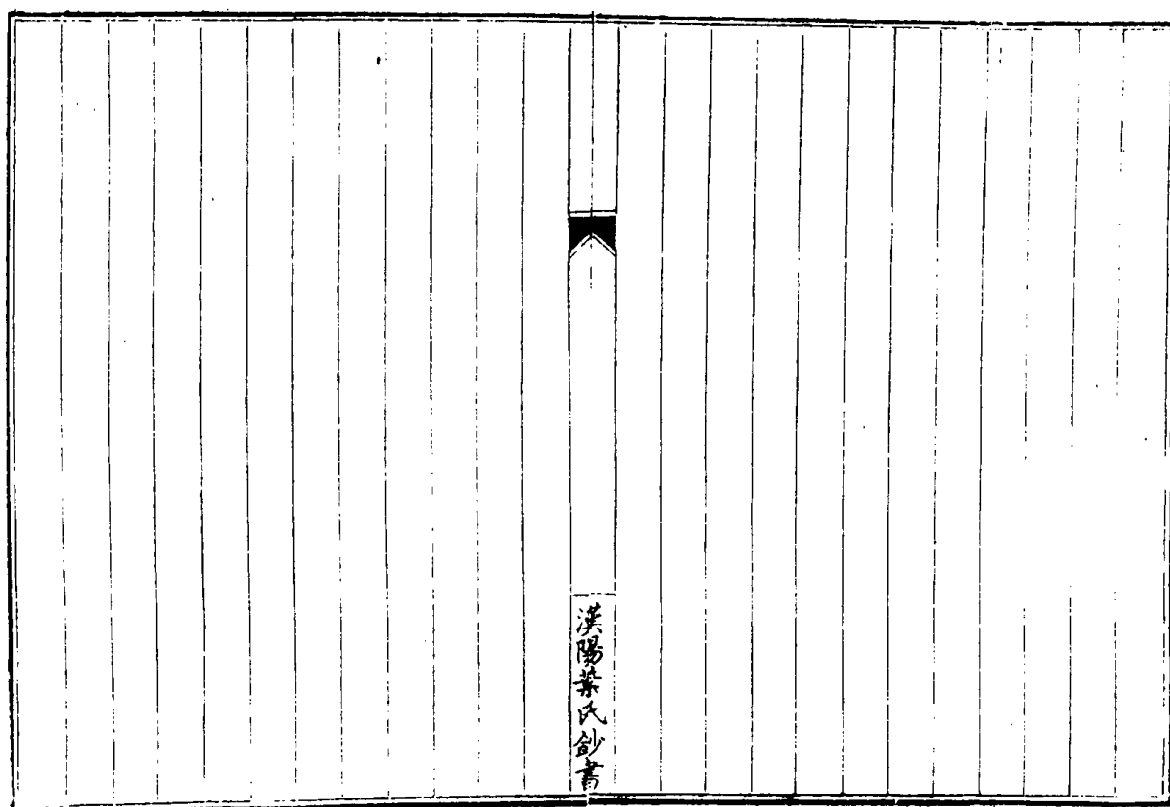
通中附書

嘗見蘇文忠帖有通中曾用皮角附李信夫書一角必到甚疑私書何以附通中也既讀燕翼貽謀錄乃知景祐三年五月詔中外臣僚許以家書附進宋時體恤臣僚如此

從吉

俗人每多忌諱孝冠素服不敢登親友之門遇嫁娶慶賀則易服而往謂之從吉唐律十惡有釋服從吉之條今人簡帖真書從吉字是自署罪名也

漢陽葉氏鈔書



五宗

白虎通宗族篇大宗能率小宗小宗能率羣弟宗其為始祖後者為大宗此百世之所宗也宗其為高祖後者五世而遷者也高祖遷於上宗則易於下宗其為曾祖後者為曾祖宗宗其為祖後者為祖宗宗其為父後者為父宗以上至高祖宗皆為小宗以其轉遷別於大宗也別子者自為其子孫為祖繼別也各自為宗小宗有四大宗有一凡有五宗

九族

九族孔傳以為自高祖至元孫之親蓋本之喪服小記以三為五以五為九之說爾雅謂於內宗曰族於母妻則曰黨而皆禮及仲

漢陽華氏鈔書

尼燕居三族之文康成並釋為父子孫春秋傳曰二華戴族也司城莊族也六官者皆桓族也共公距戴公九世而唐六典宗正卿掌皇九族之屬籍以別昭穆之序紀親疎之別九廟之子孫其族五十有九若其歷世滋多則不止於九者而五世親盡故經文之言族者自九而止也孔氏正義謂高祖元孫無相及之理不知高祖之兄弟與元孫之兄弟固可以相及如後魏國子博士李琰所謂壽有長短世有延促不可得而齊同者容齊隨筆言嗣漢王士歆在隆興為從叔祖在紹熙為曾叔祖在慶元為高叔祖其明證矣

禮小記曰親親者以三為五以五為九上殺下殺旁殺而親畢矣是所謂九族者也夫人生則有父壯則有子父子與己此小宗伯三族之別也父者子之祖因上推之以及于己之祖子者父之孫

因下推之以及於己之孫此禮傳之以三為五也己之祖自己子視之則為曾祖王父自己孫視之則為高祖王父己之孫自己父視之則為曾孫自己祖視之則為元孫故又上推以及己之曾高下推以及己之曾元是所謂以五為九也 日知錄

氏族

釋例曰別而稱之謂之氏合而言之則曰族例言別合者若宋之華元華喜皆出戴公向魚鱗蕩共出桓公獨舉其人則云華氏向氏并指其宗則云戴族桓族是其別合之異也

記謂正庶姓者以始祖為正姓高祖為庶姓亦氏族之別名也姓則受之于天子族則稟之于時君天下之廣屯民之眾非君所賜行有族者人君之賜姓賜族為此姓此族之始祖耳其不賜者各從父之姓族非復人人賜也 始祖為正姓者若炎帝姓姜黃帝

漢陽華氏鈔書

姓姬周姓姬本於黃帝齊姓姜本於炎帝宋姓子本於契也高祖為庶姓者如魯之三桓慶父叔牙季友之後及鄭之七穆子游子國之後為游氏國氏之等戰國以後混氏與姓而為一而五帝以來之姓亡矣大傳正義天子因諸侯先祖所生賜之曰姓杜預云若舜生為陶賜姓曰姚封舜之後於陳以所封之土命為陳氏後姓姚而氏曰陳故鄭駁異義云炎帝姓姜太皞之所賜也黃帝姓姬炎帝之所賜也故堯賜伯夷姓曰姜賜禹姓曰姁賜契姓曰子賜稷姓曰姬著在書傳如鄭此言是天子賜姓也諸侯賜卿大夫以氏若同姓公之子曰公子公子之子曰公孫公孫之子其親已遠不得上連於公故以王父字為氏若遠夫人之子則以五十字伯仲為氏若魯之仲孫季孫是也若庶子妾子則以二十字為氏則展氏或氏是也若異姓則以父祖官及所食之邑為氏以官為

氏者則司馬司城是也。以邑為氏者，若韓趙魏是也。凡賜氏族者，此為卿。乃賜有大功德者，生賜以族，若叔孫得臣是也。雖公子之身，若有大功，德則以公子字賜，以為族。若仲遂是也。其無功德，死後乃賜族。若無駭是也。其子孫若為卿，其君不賜族，子孫自以王父字為族也。氏族對文為別，散則通也。姓與氏散，亦得通。故春秋有姜氏、子氏、姜子皆姓而云氏。

唐書柳沖傳柳芳曰：氏族者，古史官所記也。昔周小史定繫世，辨胎稊，故古有世本、錄黃帝以來至春秋時諸侯卿大夫名號。繼統左邱明傳春秋，亦言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昨之上命之氏。諸侯以字為氏，以諡為族。昔堯賜伯禹姓曰姒，氏曰有夏。伯夷姓曰姜，氏曰有呂。下及三代，有世功則曰官，族邑亦如之。後世或氏於國，則齊魯秦吳氏於諡，則文武成宣氏於官，則司馬司徒氏於爵，則王孫公孫氏於字，則孟孫叔孫氏於居，則東門北郭氏於志，則三烏五鹿氏於事，則巫弋匠陶於是。受姓命氏，梁然衆矣。秦既滅學，公侯子孫失其本系，漢興司馬遷父子乃約世本修史，記因譜明世家，乃知姓氏之所自出。

族姓源流

古人好論族姓源流，如靈均之於高陽，司馬遷之於重黎，王莽之於黃帝，班固之於關班，皆高遠其所從來，可謂遙遙華胄矣。非如第五倫之於田齊，猶有世次可極也。乃神仙鬼神後世有妄冒為祖宗者，如唐以老子為元皇帝，蜀王衍追尊王子晉為聖祖，至道王宸皇帝而張獻忠據蜀稱西王，以梓潼神為周張仲尊為始祖，建廟尤無稽矣。

氏異姓同

鄭樵有言：氏不同而姓同，不可為婚姻。若僅氏同如孔子之孔，出於子孔，文子之孔，出於姑鄭，有二孔氏出於姬，此三孔同，可相為婚姻者，姓不同，故說是已然。亦有姓同如黃帝之子十二姓，有己姓傳至春秋為管子為鄭子祝融之後八姓，亦有己姓傳至商末為有蘇氏，周初為蘇忿生，此二已何妨為婚姻？何者以各有其所得之姓不同，德故此從來論氏族者所未及也。

郝與郝別，晉太尉郝鑒，漢御史大夫郝慮之元孫也。郝與郤同音，陳郡說郤穀之後，俗書混。

孟母姓仇，乃諸田後仇，掌通晉有掌樣仇，在漢有仇賢，鄆國夫人升官氏複姓譜亦不載。

楊雄河東賦：兀華踰衰兀，即古掌字，蓋像形也。後人訛為仇，文登叢司空蘭本，桀侯金日磾之後，日磾四十五代孫永遷於縣。

漢陽葉氏鈔書

之葉家峴，遂家焉，因為姓江，西有淦氏相傳，亦日磾後有金賦者，為制置使宋高宗為加點遂姓淦。

慮子賤，碑云：濟南伏生，即子賤之後，慮與伏古通用，見趙彥卿雲麾漫鈔。

汴中梁王吹臺一名繁臺，以繁姓家於臺側，故名。按繁姓蒲木切，音婆，漢有繁延壽，魏有繁欽，唐有繁知一，臺以姓得名，當作蒲木切，今讀作符艱切，非。

漢鄆食其，嘗食其音，音異，基惟趙食其音如字，不知何義。衛侯名辟疆，周行人曰：啟疆辟疆，天子事也。衛侯因改名燧，類師古音。

壁強音辟，樂強梁也。陸氏音義從之，齊宣之名亦必同義，右見郭一經字學三正。

侯景以夏侯譜為長史，譜遂去夏稱侯，託為族子，嚴君平本姓莊。

避明帝諱改曰嚴京房本姓李推律應姓京

漢侍中慶純避安帝諱改姓賀 陸羽不知所生並得鴻漸於陸因姓陸 文潞公其曾大父避石晉高祖諱改姓文

魏晉重氏族

魏晉以來重氏族南則王謝褚沈北則崔盧王鄭至唐猶然魏孝文時以范陽盧敏清河崔宗伯滎陽鄭義太原王瓊四姓為衣冠所推而隴西李冲以才識見任故世之高華者以五姓為首河東薛氏以不得入郡姓至辟戟廷爭僅乃得之於時婚姻仕宦皆以門閥相高下品單門自甘隱約斯亦過矣然喬木世臣國體所關康遠堂高積非一日門閥之重固不為無益也今世門閥太輕地望無取仕以權寵相慕而誑世臣婚以富貴相高而左舊族視之不過積習定其松鮮甚有關係不可不熟思也 魏山筆墨

漢陽葉氏鈔書

家世

張氏自安世以來世珥漢貂與金氏並耀西京經莽之亂諸世家多失封爵而張氏獨能世其業食邑富平既封武始位躋三公湯沐八葉明習故事高議雲臺一切郊廟祫禘辟雍明堂諸大典多純所建議光武甚重之然考其建議如祧四親承大統議封禪蓋多諛辭焉不唯此也當莽之時上議加莽九錫此則漢賊也范氏以之與曹褒鄭康成同傳方之幾矣

陳實為太師長有名德于紀為大鴻臚亦有節概孫章為魏司空僅以才幹著天下以為公慙卿卿慙長昔王吉為建議大夫能稱其職堂世重之子駿為御史大夫有聲駿子崇官至大司空然名稱皆漸不及其父而祿位彌隆亦猶陳氏也必若江夏之黃香黃璉黃琬閬西之楊震楊賜庶幾哉世無慙德矣黃雀貽環世

之所謂陰陽也鶴雀街魚世之所謂祿祥也而弘農楊氏之所以興者殊不在是觀其累葉清德四知三不惑夫有以致之矣故東京衣冠之族雖以楊袁並稱然袁氏後昆不無汰侈不及赤泉也清白之貽麻澤家遠閬西閬閬世篤忠貞彪稍委蛇而不失淳則修露華藻而累及故精悲夫

涿郡崔氏世擅文章如崔策之賦慰志亭伯之作達旨于王以草書擅奇子真以政論顯世可謂世能濟美代有雅才者矣而名位皆不顯乃若崔發崔烈一為王莽鷹犬一為西園財虜而皆位列三公徒足為崔氏玷耳信乎貧賤多令名顯秩無修也

袁蔡兩世家

晉宋五代有兩世家一則袁次山松為吳郡珣孫恩之難叔為太子右衛率不從元凶幼被殺頭為雍州不受宋明命死祭為司徒

漢陽葉氏鈔書

侍中宋亡殉國子最殉父同死此以忠節世其家者也一則蔡氏克字子尼山簡與琅邪王書于尼今之正人劉整服飾詭異遇克慙不自安克子舉讓司徒不拜晉穆臨軒自旦至日中使者十餘反不至王導作女使不悅去舉曾孫厥微為吏部尚書不能為徐千木署祇尾不拜廓子與宗孝武押侮大臣憚與宗不敢侵媒頗師伯曰蔡尚書常免眠戲去人實遠右軍王道隆權重一時踴躍到前不敢造席良久去竟不呼坐與宗子約齊明輔政諸者脫履約如故齊明曰蔡長史故是禮度之門與宗曾孫疑不從陳後主酒酣移宴洪範宮曰長樂尊嚴非酒後所過臣不敢奉詔及議義與主婿錢肅遷黃門侍郎云黃散之職須人門並美肅非其選此以方整世其家者也若才華擅舉紹珥抗宗何族無之未足稱世

德星社

生而稱諱末學之失然漢宣帝詔曰聞古天子之名難知而易諱也今百姓多上書觸諱以犯罪者朕甚憐之其更諱詢諸爾諱在令前者赦之此亦是生而稱諱者也 蔡邕樊惠渠頌曰京兆尹樊君諱陵字德雲後歌曰貽福惠君壽考且寧則是時樊亦未沒也豈漢已有此例耶

避太后諱

晉簡文母鄭太后諱阿春晉人避其諱以春秋為陽秋后傳孝武下詔依陽秋故事上尊號孝武母李太后傳何澄等議服制曰陽秋之義母以子貴是也

應避不避

宋明帝名武而其子後廢帝名昱元魏獻文名弘而其子孝文名宏皆聲絕相近似當避也周厲王名胡其七世孫僖王名胡齊尤

可惟周人以諱事神而猶有此何歟

曹操曾祖名節而其女為獻穆皇后亦名節

臣下私諱

晉咸和三年拜王舒為撫軍將軍會稽內史舒疏父名會乞換他郡朝廷乃改會作鄒宜城有夷水以桓溫父名彝改潁水後唐同光三年以郭崇韜父名弘改弘文館為崇文館南唐元宗以董思安為漳州刺史思安辭以父名章特命改名南州又後主嗣位以鍾皇后父名太章尊后為聖尊后於禮君所無私諱為臣下諱失禮意矣

稱君

陸倕詩任君本達識張子復清修時謂防為任君以此漢之三君君稱古人本甚重今則視為泛常矣

先生

今人稱先生古人亦有注稱先生者漢梅福曰叔孫先非不忠也師古注先猶言先生又鄭先好奇計及張談先之類

稱謂

兄弟之子與父之兄弟其稱謂不見於經大抵從父而推者皆得蒙父稱從子而推者皆得蒙子稱故父之昆弟先生為世父後生為叔父父之從父兄弟為從父父之從祖兄弟為族父蓋謂我父者我謂之子謂我祖者我謂之孫朱子云兄弟之子稱從子自曾祖而下三代稱從子自高祖四代而下稱族子是也若姊妹之兄弟之子則推而遠之矣故爾雅曰女子謂昆弟之子為姪謂姪之子為歸孫然姪亦女子之子之號因姊妹而得名者非男子之正稱也無已則對姑而稱之斯已耳按僖十五年左傳載晉史蘇之占

漢陽華氏鈔書

曰姪其從姑註謂我姪者我謂之姑謂子固質秦此正男子對姑之稱也其子姪叔姪之稱始見於呂氏春秋又史記魏其傳云田蚡乃為諸郎侍酒跪起如子姪謝安石云聖賢去人其間亦遇子姪未之許是也然亦有徑稱子者史記二疏傳曰父子相隨出閭後漢書蔡邕傳將作大匠陽球飛章言邕及質邕上書自陳如臣父子欲相傷陷云云晉書朝議欲以謝玄為荊州刺史謝安自以父子名位太重云云南燕慕容容與根謂慕容容實叔父德曰昔前贈出奔銜輒不納春秋是之以子拒父猶可况以父拒子乎是皆以叔姪為父子也至韓退之與元少尹房墓志子曰次卿述其弟式之言曰子與吾兒次卿遊是竟稱姪為兒矣此則唐以前猶為近古者也

古者也 六帖 鍾子公武從弘入朝為右金吾將軍弘出河中弘稱叔為父也 宋書劉湛與王履深結義原誅湛之夕履徒跣告

球其叔曰阿父在汝亦何憂註江南人謂叔父伯父為阿父為叔伯父者以自呼宋唯黃魯直上叔父夷仲詩曰更懷父子東歸得手種江頭柳十尋

按古者卿大夫五十不稱字別以伯仲天子稱同姓曰伯父叔父是稱也達於天下蓋伯叔者長幼之稱也若去父止稱伯叔則是

以長幼為次序而以父之昆弟同於凡人之稱矣已弟曰伯叔見

母之兄弟為舅而男子謂姊妹之子曰出然左氏公羊率謂之甥也爾雅妻之父為外舅謂我舅者吾謂之甥故孟子曰帝館甥於貳室是爾雅亦得甥舅稱之矣稱於王母兄弟曰甥甥見於左傳哀二十三年宋景曹卒李康子曰以肥之得備爾甥註父之舅氏故稱爾甥亦曰從孫甥見於哀二十五年衛夏戊之女太叔疾之

漢陽葉氏鈔書

從孫甥也註姊妹之孫為從孫甥其稱王母之兄弟未有間從漢書郭況族姊為皇祖母夫人見光武光武大喜曰乃今得大舅乎然則漢之稱王母之兄弟為大舅也妻稱夫兄弟曰伯叔伯叔猶兄弟之稱也亦曰兄公見爾雅夫之兄為兄公夫之弟為叔夫之姊為女公夫之弟為女妹漢書薛宣傳敬武長公主曰嫂何為取妹曹大家女誠亦云嫂妹是也夫兄之妻似也亦通謂之嫂漢張負以女孫嫁陳平戒曰汝事兄伯當如父妻嫂當如母今俗稱夫之女兒弟曰姑是從女之稱因亦有稱妻之兄弟曰舅者皆謬甚朱子語錄曰據前輩但以兄弟稱之據此夫之女兒弟通稱姊妹與古亦合

儀禮傳曰姊如婦者弟長也鄭注據爾雅長婦謂姊姊為姊姊婦謂長婦為姊姊疏據二婦互稱謂年小者為姊故云姊弟是其

年幼也年大者為姊故云姊長是其年長假令弟妻年大稱之為姊如妻年小稱之為姊是以左傳云云穆姜云吾不以妾為姊是據二婦身之少長為姊姊不據夫年為大小之事也按禮婦人之坐以夫之齒坐既依夫之齒為上下則稱自當依夫之齒為大小若以年之大小為姊姊如互稱將弟婦坐於長婦之上可乎所謂名不正則言不順兄弟之間必有不相安者矣穆姜與叔向之嫂之言或古者姊姊可通稱或姊姊相對則分大小散文則姊亦可稱如耳

賈鄭杜皆云兄弟之妻相謂為如言其相謂皆舉長者之稱稱之所以為讓也豈稱謂之實然哉

姑之子注外兄弟也舅之子注內兄弟也疏云內兄弟者對姑之子按此則姑之子當謂舅之子曰內兄弟舅之子當謂姑之子曰

漢陽葉氏鈔書

外兄弟而今人皆稱其妻之兄弟為內兄弟其理誤甚矣劉禹錫答薛中書云我與子當內外屬是也

妻之父為外舅母為外姑見爾雅釋名諸書然今俗謂妻之父為丈人其來亦遠裴松之三國志注獻帝舅車騎將軍董承云云古無丈人之名故謂之舅則是南北朝已稱丈人也爾雅妻黨云妻之兄弟為甥姊妹之夫為甥今無此稱有稱之者鮮不以為怪矣有云起於張說之子物者按漢書志大山川有岳山小山川有岳山岳耕錄凡男女婦姻者兩家相謂曰親家此二字見唐蕭嵩傳今北方以親字為去聲按虛倫作王駙馬花燭詩人主人臣是親家則是亦有所祖

漢人多重姓名

漢人重姓名者有兩名平一則勸蕭何悉以家私財佐軍得免禍一在齊哀王傳使魏勃將兵圍相府召平曰道家言當斷不斷

反受其亂者也有兩王匡一則新市將更始封為定國上公俊降
光武以欲叛為尚書廣所斬者也一則王莽之子作王莽太師
與國將袁章同守洛陽被更始將王匡拔洛陽見縛者也有兩王
商一則宣帝舅樂昌侯王武之子官至丞相者也一則成帝舅封
成都侯者也有兩王舜一則印成太后之兄一則元后之從弟大
將軍王音之子也有兩王章一則安平侯王舜之子一則京兆尹
直隸成帝而死者也有兩王鳳一則成帝舅封陽平侯官大將
軍一則更始將定國上公偽封宜城王者也有兩王吉一則諫議
大夫琅邪王子陽一則中常侍王甫之養子為沛相以酷吏為司
隸校尉陽球所誅者也有兩王霸俱東漢初人一則二十八將中
淮陽侯上谷太守一則太原處士不臣天子者也有兩王駿一則
王陽之子一則元城王氏氏也有兩張敞一則京兆尹畫眉者一則

漢陽葉氏鈔書

車騎將軍張溫之弟也有兩張禹一則成帝師封安昌侯乃朱雲
所請上方斬馬劍者也一乃光武外戚有政績歷官太傅錄尚書
事封安鄉侯者也有兩張起一河間鄭人字子立以善書名一則
張邈之弟為曹操殺之於雍邱而臧洪所為欲赴義而死者也有
兩張陵其一因梁冀帶劍上殿尚書張陵勅之是張增之子也其
一張魯之祖學道於鶴鳴山中有道術所云五斗米賊也有兩張
純其一世能富平侯光武時改封武始侯其一賊將自稱彌天將
軍輔張舉以反者也有兩樊崇其一赤眉賊將立劉盆而崇為御
史大夫其一鄧禹部將戰死者也有兩樊重其一光武之外祖其
一大形賦率也有兩嚴光其一成帝時官大司馬其一則光武故
人嚴子陵也有兩嚴遵其一嚴君平其一即嚴光一名遵也有兩
劉信皆宗室一則嚴卿侯是東平王之子翟義輔之以起兵者也

一則更始時奮威大將軍是劉賜之兄子擊殺劉望於汝南並
破嚴光陳茂光武封為汝陰侯者也有兩劉向一則劉更生一則
雲臺將劉植之子也有兩劉歆一即向之子國師公一即昌城侯
劉植之兄也有兩劉方其一為山陽太守其一則三公也有兩黃
祖其一為北海相孔融屬吏以諫融被殺其一江夏太守殺孫堅
而為孫權所誅者也有兩閭賁其一太原處士閭仲叔不以猪肝
累安邑者也其一則河南東部掾與尚書盧植同誅常侍張讓者
也有兩鄭眾其一為鄭興之子世有經學建功於西域終於大司
農者也其一中常侍以誅宦官功封鄴鄉侯者也有兩侯霸其一
光武時大司徒其一和帝時金城太守也又前漢有兩王莽一天
水人昭帝時為右將軍與霍光同心輔政一即新莽兩劉秀國師
公劉秀以名應圖讖為莽所殺而取王莽者為光武又兩陳遵字

漢陽葉氏鈔書

孟公襄侯所在人懷之惟恐使時到侯有同孟公姓名者每至門
座中無不驚動同號其人為陳驚座而漢四百年間重名者已不
可枚舉就表表在人耳目間者記之如此

前人名

春秋時列國大夫往往姓好龍前人名如狐偃荀偃范鞅趙盾缺
欒盈荀盈荀躒輔躒之屬是也漢人亦然如鄭食其雷食其金日
磾馬日磾杜延年田延年嚴延年李延年乘馬延年韓延壽繁延
壽甘延壽焦延壽王延壽張敞云敞表敞俊敞史敞何敞趙廣漢
許廣漢鄧廣漢王溫舒路溫舒實融牟融孔融韓融符融管
融鄧融蓋延任延虞延滕延劉延施延之類不可殫紀而漢人亦
多單名至王莽時乃定為制云漢法無二名至重幣以賂匈奴單
于囊知牙師使更名為知從單名以示恭順不敢違漢法之意而

單子亦貪漢幣遂上章尊其命此王莽癡絕處也

父子祖孫聯名

漢人好父子祖孫聯名如陳球之子名瑞劉瑜之子名琬黃璉之孫名琬應璩字季瑜其子瑒字德璉瑒之弟璩字休璉何必重複如是即至於晉代遠少父子祖孫三世皆以之字聯名尤無味也

李杜齊名

古今之以李杜齊名者甚多如漢之李固杜喬李膺杜密李雲杜眾唐之李嶠杜審言李白杜甫李商隱杜牧李益杜荀鶴之類亦千古之奇也若李郭齊名者李膺郭泰既已共濟於仙舟光弼子儀亦俱中興之佐命而竄下者則李淮郭汜乃逆臣之頑劣者也

姓名屬對

王慶若與朱竹垞先生屬對顧野王對沈田子鄭虎臣對沈麟士

漢陽葉氏鈔書

蔡興宗對崔慰祖蕭子雲對任伯而魏知古對顏相時吉中孚對溫大有楊完者對晁補之杜審言對蕭思誥貢師泰對齊俊誠任密奴對張惡子金安上對鄭居中劉辰翁對達丑父韓擇木對李栢筠蔡有隣對徐無黨王巖叟對阮佃天李思齊對石作蜀柳三變對張九成鄭櫻桃對郭芍藥王僧綽對馬仙琕彭祖對庾黔婁劉方平對徐圓朗劉仁本對范道根

蔡雲智鄉里號蔡曾子廬江何伯璵鄉里號何展禽

漢四王生

西漢四王生史失其名然其人皆個儻其事皆可傳一使廷尉張釋之為已結駭一教襲遂對渤海治狀一語鄒陽往見王長君為梁王畫策一致書蓋寬饒風以自善之道議論風旨極似春秋戰國間人生不求名史亦失載西漢去古未遠人之不尚名也如此

兩長頭

古有兩長頭問事不休賈長頭東漢曹遂也諸君進止咸儀當如范長頭南史范雲謂范岫也

姓名同音

韓昌黎云漢有杜度焦贛云杜操字伯度避魏武諱以字名按章帝時有齊相杜度工草書非操也陳騭有將云王黃南音其俱有許相見漢桓帝傳有張璋見何進傳

馮山公云竑之說本於唐李涪杜度見晉書衛恒傳

兩唐伯虎

池北偶談宋唐伯虎字長孺丹陵人廩之兄也治易春秋皆有中法史載其迎父渡南及臨印獄事時人以為難又文苑傳王革輯錄全州進士唐伯虎至冥司放還語唐曰到人間為我傳法華經

漢陽葉氏鈔書

勸人誦之仕至梧州推官

兩廉頗

梁武帝時蜀人簡相如為父報仇殺降人劉季連自縛歸罪帝壯而釋之時亦有廉頗者為別將立功淮上後卒戰死有風雨之田記為神

兩逍遙公

北齊韋瑱以高隱封逍遙公唐中宗時韋嗣立以宰相阿附韋亦封逍遙公逍遙二字亦有幸不幸如此

奇章公

周李季軌封奇章公隋牛弘封奇章公又案唐書牛僧孺傳僧孺隨僕射奇章公弘之裔穆宗初以中書侍郎中知制誥敬宗立進封奇章郡公子蔚咸通中獻封奇章

侯

類平原

類之推齊末為平原太守後人但稱魯公為平原

萬石君

西漢兩萬石君石奮及四子俱二千石景帝號奮曰萬石君馮揚宣帝時為弘農太守有八子皆二千石趙魏開榮之亦號曰萬石君又嚴延年兄弟五人俱二千石東海號其母曰萬石嚴姪東漢有萬石秦氏唐有萬石張家

兩宋買臣

梁亦有朱買臣元帝將也王僧辯既平侯景表請還都建鄴宗懷黃羅漢阻之而止及魏師逼江陵買臣拔劍欲斬二人以謝天下元帝曰此出朕意非二人之罪乃已

李龜年

唐僖宗朝南詔請和親遣宗正少卿李龜年充使是又一李龜年

李益韓相

李益名與李賀相埒每一篇出樂工爭以賂求之被之聲歌供奉天子天子施之圖繪與太子庶子李益同在朝世稱文章李益以別之大歷十才子韓相之名獨重時又有刺韓相德宗命知制誥曰與詩人韓相

夫人子孫曼倩

名夫人者二子孫者二字曼倩者三

按燕策得趙人徐夫人七首夫音扶郊祀志丁夫人以方祠詛匈奴大宛皆名夫人者也儒林傳丁姓子孫楊榮子孫皆字子孫者也傳不疑子定國東方朔皆字曼倩

名位相同

宋蘇相子容為南京察推杜祁公極器愛之每日子他日名位當與老夫略同不知以何知之也杜公以六十八歲入相八十二歲薨不惟齒齒爵畧相似杜公在位百餘日後以太子少師致仕未乃為太子太師而蘇公在位甫一年後亦以太子少師致仕太上皇即位方進太子太保初杜公告老執政有不悅者故特以東宮三少抑之當時以為非故事而蘇公告老在紹聖初亦生章申公不悅令其杜公例進呈蘇公聞之喜曰乃吾志也

居士

隱居不仕者名居士見禮記玉藻居士錦帶亦名處士見孟子處士橫議亦名處子東晉補亡詩曰堂堂處子俊漢逸民傳論曰處子耿介羞與之相等列戰國時趙人作處子九篇列於法家見史記及漢藝文志自佛書有白衣好談名理者謂之居士而少微星

漢陽葉氏鈔書

有處士之占後遂為雅稱南史到洽築室藏阿說曰居士後何點何嗣改阮孝緒陸法和俱稱居士吳孔融薦禰衡處士庾悅諡貞節處士宋魏野卒後優詔皆稱處士生前賜號者高澤安素處士徐復冲晦處士徐積節孝處士又有稱先生而得賜諡者晉范平諡曰文貞先生陶弘景貞白先生唐司馬承禎貞一先生宋陳搏希夷先生林逋和靖先生餘多學者相相稱謂非特賜也弘景父諱貞而諡貞白為異

私諡

私諡始於柳下惠雖然東漢黨武儒林傳夏恭光武時為太山都尉卒官諸儒共諡曰宣明君張霸卒將作大匠翟繡等與門人諡曰憲文朱穆父卒穆與諸儒考依古義諡曰貞宣先生及穆卒蔡

邕復與門人共述其行謚曰文忠先生邕父校卒謚曰貞定公宋陶潛靖節處士蕭穎士文元先生梁劉峻元靖先生阮孝緒文貞處士唐孟郊貞曜處士元紫芝文行先生族弟結太先生元以高行得謚而大字更奇張璠論曰謚者上之所贈非下之所造顏闕至德不聞有謚朱蔡各以良世戒否不立故私議之則私謚之立雖或舒仁孝之心終不免有識之譏矣

方正學

蜀獻王聘漢中教授方孝孺為世子傳待以賓師之禮名其讀書之齋曰正學方正學之名自此始

漢陽葉氏鈔書

硯北雜錄卷十二

北平黃叔琳菴圖手輯

游夏

孔子厄於陳蔡年六十三時子游年纔十八子夏年十九耳而既以文學名

班固

班孟堅明堂壁雍靈臺寶鼎白雉五詩殊不及漢郊祀樂章若兩都則不減長卿子雲典引則劇秦美新之類以其諛辭多也幽通賦與崔篆之慰志賦馮衍之顯志賦不甚相遠燕然山銘頗雄傑陵厲本傳不載而附之實憲傳中或以其侈元舅之功也

王逸

南郡王逸字叔師累官侍中著楚詞章句又作漢詩一百二十三

漢陽葉氏鈔書

篇今楚辭章句或傳於代而漢詩不可得見矣子延壽文考少苑魯國作靈光殿賦後蔡中郎造此賦未成及見延壽作甚奇之遂綴翰夫作賦而至使中郎自嘆不如則其工可知且以見前賢樂於成人之名如此而不欲攘臂以爭也吾於中郎見其深矣

王筠

王筠與兒論家世集書云史稱安平崔氏汝南應氏並累世有文才范蔚宗家燭離龍然不過父子兩三世耳非有七葉之中名德重先人人有集如吾門也沈少傳約語人曰吾少好有家言身為四代之史未有爵位蟬聯文才相繼如王氏之戚者汝等仰觀堂構思各努力

張華

張侍中所著博物志昔人謂多得之瑯環山中案博物志四百卷

武帝嫌其冗命刪為十卷即於御前賜青鐵硯麟角筆側理紙寫
皆茂先學識為當代所推其所著博物志王者視之若河圖大訓
意必有三代之制作聖賢之謨訓非止於奇聞異見也今之所行
皆撥淺說必非華舊蓋晉室東遷五車遺阮秘書所藏盡為烏有
華志寧獨存耶隋史載在經籍志者當時已指為屬書其在於今
又惡如其果同隋氏本否也

文中子

世之論文中子者以程明道為正明道言文中子本是一隱君子
世人往往得其議論附會成書如世所稱禮論樂論讀書詩元
經贊易未及行者皆附會成書者也明道又言其間極有格言苟
楊道不到處如通鑑所載賈璣問息誘仲淹曰無辨問止怨曰不
爭仲淹嘗稱無赦之國其刑必平重斂之國其財必貧又曰聞謗

漢陽葉氏鈔書

而怒者鏡之國也見譽而喜者倭之媒也絕國去媒鏡倭遠矣之
類是也當干戈雲擾之時身隱河汾讀書樂道致足尚也乃自擬
為孔子後人亦遂奉之為大儒南食廟庭非實也

劉蒼精於儒術嘗有文中子念然曰才非殆庶擬上聖述作不亦
過乎客曰文中子於六籍如何蒼曰若以人望文中子於六籍由
奴婢之於郎主耳後人遂以文中子為六籍如婢

唐文三變

唐有天下幾二百載而文章三變初則廣漢陳子昂以風雅革浮
侈次則張燕公說以宏茂廣波瀾天寶以還則李員外蕭功曹賈
常侍獨孤常州比肩而作其道益熾此補闕李翰集梁肅之序韓
退之肅所取士是時韓柳之文未行故以蕭李之徒當之至韓柳
文成而第三變之論定矣

昌黎詩古文

韓愈本傳贊曰愈以六經之文為諸儒倡障隄未流反利以橫剗
偽以真當其所得粹然一出於正刊落塵言橫驚別驅汪洋大肆
要之無狀悟聖人

李漢韓文序云退之為文汗瀾卓犖淵注澄深詭然而蛟龍翔蔚
然而虎鳳躍鏘然而韶鈞鳴日光玉潔同情孔思千態萬貌洞視
萬古

漢陽葉氏鈔書

唐鄭權以中人之助求為廣州鎮積聚珍貨遺京師酬恩為朝士
所嗤薛廷老形之白簡請按其罪昌黎作送行詩叙乃言權功德
可稱富而能貧為仁者不富之効李實論事李齊運驟遷京尹侍
寵驕慢不顧邦法時大旱畿甸乏食奏對則曰雖旱而穀不害勇
於殘殺人不聊生出行反石滿車及謫通州市里讓呼袖反礫遞
道伺之而昌黎上書乃曰公卿大臣守官無過而已未有赤心憂
國如閣下者百坊百二十司六軍二十四縣宿滑消沮影滅非閭
下布宣威德何能及此諛面効忠虛美所謂百世天下法者
而若是況他人乎

穆伯長

宋之古文始於穆伯長伯長矯揚劉駢麗之習力以韓柳為宗其
後遂有蘇子美輩典雅之文出焉而尹師魯歐陽永叔翕然一變
於古則皆伯長所開也然伯長不特長於古文先天之圖秦漢以
來未發之秘也而康節得自伯長太極之圖周孔未盡之蘊也而
茂叔亦得自伯長是宋之文統與道統皆自伯長倡之伯長之文
必非無關係之作今其集亦竟未見於世馬端臨通考有穆修集
三卷而焦弱侯亦列其目於經籍志則其集固未嘗亡特未有好

事者為之流布耳

蘇東坡

魏鶴山云處人倫之變當以三百五篇為正考槃小宛之為臣小升凱風之為子燕燕谷風之為婦終風之為母相冉之為宗臣何人斯之為友皆不遇者也而青已重以周侍人輕以約優柔誨切然而不怨憂而不敢疏也東坡在黃在惠在儋不志不憚患其傷於太豪便欠畏威敬怒之意如茲遊最奇絕所欠惟一死之類詞氣不甚平又如韓文公廟碑詩云作書詆佛譏君王要觀南海窺衡湘方作諫書時亦意諫行而跡隱豈是故為詆訐要為南海之行蓋後世詞人多有此意如去國一身萬名千古之類十有八九若此不知君臣義重家國憂深聖賢去魯去齊不若是怨者非以一去為難也

陸游蘇轍

漢陽黃氏鈔書

陸務觀紹興府修學記云世衰道微亂於楊墨賊於申韓大壞於釋老爛漫橫流不可收拾而稱陸伯政文無一毫及於釋老死有以見周公孔子然從事金丹自謂丹成可不死又云法華為書天不足以喻其大海不足以喻其深序普燈錄則自以五備史官猶思以塵露之微仰足山海等語議論自為矛盾至此蘇子由民政策深言佛老之虛誕而欲去之乃於楞嚴則云稽首十方三世一切佛菩薩羅漢僧慈悲哀愍惠我無生法忍無漏勝果誓願心心護持勿令退失書金剛經後亦極讚嘆且又自注老子所云一人之說俄頃參差一卷之書自相攻訐者也

虞伯生論文

虞伯生告袁伯長云文章之妙惟浙中庖者知之若川人之為庖

也粗塊而大鬻濃醢而厚醬非不果然饜也而飲食之味微矣浙中之庖則不然凡水陸之產皆擇取柔甘調其清醇澄之有方而潔之不已視之冷然水也而五味之和各得所求羽毛鮮甲之珍不易故性為文之妙亦猶是耳

外制之難

中書舍人所承受詞頭皆只就省中起艸未嘗越日故其職為難其以敏捷稱者如韋承慶下筆輒成未嘗起草陸辰初無思慮揮翰如飛顏荛草制數十無妨談笑鄭畋動無滯思同僚閣筆劉敞臨出局倚馬一揮九制皆見書於史策其遲鈍寔捷者如陸餘慶至晚不能裁一言和峽閉戶精思偏討羣籍與夫斷憲舍人紫微失却張君房之類蓋以必欲速成故也周廣順初中書舍人劉湊責授少府少監分司西京坐違男項代革制詞也南渡以來典故散失每除書之下先以省制授之而續給告以是遷延稽滯情誼朋舊俾之假手者多矣

漢陽黃氏鈔書

大手筆

崔融傳朝廷大筆多手勅委之手字當在大字下大手筆本出晉書王珣傳珣夢人以大筆如椽與之既覺曰此當有大手筆事俄武帝崩哀冊謚議皆珣所草蓋六朝至唐皆以詩為詩以文為筆大手筆者謂高文典冊大文字也後謂燕許大手筆則似竟為宗匠之稱景文疑之而因去手字為大筆殊不成語裴延翰樊川文集序曰大手短章大手謂長文字也陳書陸瓌傳諸大手筆中勅付瓌王偁東都事略鄭澗甫傳兼掌皇子閣賡記又一時大手筆獨倚澗甫為此為得之

文章遲速

文章遲速不同由天性不關工拙漢人云飛章馳檄用枚舉高文典冊用相如唐人詩云潘緯十年吟古鏡何消一夕賦瀟湘又吳道子大李將軍俱畫嘉陵江山水於大同殿壁明皇曰李思訓數月之功吳道元一日之跡皆極其妙又不獨文章為然

文章以工為貴何則遲速古以速而名者七步三步驟銘刻燭俱稱敏手以遲而名者三都十年兩京一紀不為鈍漢延有以多而名者隋開皇中詔舉秀才杜正元試策高第楊素怒而難之乃手命題擬司馬相如上林賦王褒聖主得賢臣頌班固燕然山銘張載劍閣銘白鸛賦限以未時急就正元及時脫稿素請而驚賞命吏部優叙是以多而兼速洵為異才金益都童子劉住兒年十一能賦詩誦大小六經所書行草皆有法尤風有孝行章宗召至內殿試來儀賦魚在藻詩又令賦憂旱詩上嘉實為賜本科出身是幼而能速亦不厭多殆天能也

戒雜

謝靈運自謂慧業文人遠公鄙其心雜不與入社雜之一言切中文人之弊蓋理義紛華交戰於心知戒而不能定則物遂奪之矣於是行已在清濁之間為政兼王霸之用此文人之大數也諸葛武侯有言淡泊明志寧靜致遠王佐居心固與文士異矣古今文士每多不謹細行蓋才性紛華愛奇好費以此貽譏於人長卿慢世馬融賦賄雖有好才不能強為之飾惟魏徐幹恬淡寡欲有箕山之節梁任昉廬墓泣處草為不生罷郡還臺衣不能全以文士而修處士之行固不可以文士目也

忌押販

居易錄佛印元禪師謂眾曰昔雲門說法如雲雨絕不喜人記錄

其語見即罵曰汝口不語反記吾語異時押販我去學者漁獵語言文字正如吹網欲漏非愚即狂吾輩作詩文字正如網欲漏非愚即狂吾輩作詩文最忌押販

代作

人各有所長優於論議者或遜於文章此代作所由起也然良士懷才無由上達托述幕府僥倖風雲亦是遇合盛事如蘇綽為周惠達量定答詔周文帝詢而知之即召用任以尚書馬周為常何條陳便宜唐太宗立為召見躋升宰執張嘉貞為張循憲草奏武后異之召拜御史人主憐才恨相見晚主者薦達不以自嫌蓋其代為言者國家大計是以能動人主顯身成名雖屬代庖不為過也若馬融之為梁冀潘岳之為賈謐所作何事甘心代之名教罪人人士所宜戒矣

賣文

子美本賣文為活翻令室倒懸言其無假借也而語意不露子雲家無擔石作法言蜀人齋錢十萬願載其名子雲却之張知白守毫富人修佛廟成知白召穆修為記富人遺五百金求附名修授金庭下曰吾不忍以匪人汚吾文也二子之自負何如哉彼售金求米者非惟人品逕庭即其書可知矣

賣文為活設甚事

潤筆

以財乞文俗謂潤筆之資隋鄭譯拜爵沛國公位上柱國高祖戲謂譯曰筆乾答曰出為方岳杖策言歸不得一文何以潤筆唐柳玭善書玭為瀘州刺史東川節度使顧彥輝請玭書德政碑玭曰若以潤筆為贈即不敢從命容齋續筆謂文字潤筆自晉宋以來

有之至唐始盛李邕作文受納餽遺至巨萬皇甫湜為裴處作福先寺碑度贈車馬繒絲甚厚湜大怒度又酬絹九千疋白居易作元稹墓志謝以鞍馬綾絹及玉帶等物價當六七十萬裴均死其子持萬緡詣韋貴之求銘劉禹錫祭韓昌黎文云公為侯碑志陟表阡一字之價輦金如山自宋以後此風衰息矣

王堂清話李翰于和凝榜及第後與座主同仕凝作相翰為承旨違當批詔次日于王堂輒開和相舊閣悉取圖書器玩留詩云座主登庸歸鳳閣門生批詔主堂頭王堂舊閣多珍玩可作西齋潤筆不

碑銘

唐碑制度極多有一人製序一人製銘者故尹師魯志張堯夫墓序而歐陽為之銘嘗考張說文集所為上官昭容銘其序則蘇頌作也此可以證

漢陽葉氏鈔書

盧書蒼誌其母墓請其友馮山公銘之馮戲之云伯牙鼓上而成連振下可得成聲乎然此在古已有之馮偶失考耳

銘法

祭統銘之義稱美而不稱惡此孝子孝孫之心也故昌黎云應銘法若不應銘法則不銘之矣以此寓褒貶於其間然昌黎之於子厚言少年勇於為人不負貴重志李于單書服必藥一事以為世誠誌李虛中亦書其以水銀為黃金服之冀不死誌王通書其謾侯高事誌李道古言其薦妄人柳泌皆不掩所短亦非哉然談墓者也

皇祖皇考

古人作墓志行狀多曰皇祖皇考案周密云詩思皇多士詩記引

顏注漢書云美也急就章注云正也大也秦誓孔傳訓皇為前勅石題名

勅石始於李斯題名始於漢文翁禮殿三碑止題姓字唐建中二年京兆府有同官記碑則署爵里官方而司馬溫公諫院記則用文矣

秦東觀刻石文曰祇誦聖烈請刻之景又伊州距柳谷百里有

禁立碑

劉宋裴松之以世立私碑有乖事實上言以為立碑者宜上言為朝議所許然後聽之庶幾可防遏無微顯章茂實由是普斷遵行至隋唐凡立碑者皆奏請至五代而弛今之立碑者亦多在有力之家律唯見任官私自立碑有禁耳

漢陽葉氏鈔書

楊瑞在官清白吏請立石紀德瑞曰事益於人書名史氏足矣若碑頌者徒遺後人作石耳

額碑

前世通額必先挂而後書碑石必先立而後刻魏陵雲臺至高臺誌書榜即日始有此先挂之証也唐吐突承璀欲立石紀功德李絳上言請罷之帝悟命百牛倒石此先立之証也今皆先書矣

餘錄

銘系事實

班孟堅作楊雄傳獨載所為文歷官行事顧列於贊中它傳皆不然韓退之作劉純軍碑惟書門人故吏之言而書系事實悉具於銘詞正用此體近世惟胡忠簡作趙龍學子淵墓銘亦然誌特書世系葬日而已

四皓賜碑

四皓有羽翼太子之功其後也惠帝為之製文立碑此乃上世人主賜葬人臣恤典之始通典文獻通考皆不之載而皓碑目集古錄金石錄鄭樵金石畧皆遺之獨見於任昉文章緣起

碑誌不相似

昌黎作王仲舒碑又作誌作劉統軍誌又作碑東坡作司馬公行狀又作碑其事雖同而文詞句律乃無一字相似者真縛虎手蔡中郎為陳太邱胡廣作碑又為二公作祠銘同者乃十七八

敘先世失實

張安世一時賢相不能掩其父張湯之惡柳子厚書友人碑陰歷較短長不為讚蘇老泉敘族譜稱其父曰性簡易無威儀喜為善而不好讀書語皆實錄故可傳今人纔有官數叙其先世粉飾

漢陽葉氏鈔書

之為聖賢雖有善人君子或錄其言行人亦將以若人等之機首不信均於漸泯而已

僧臘

今之為塔銘者於其終也書僧臘若干世壽若干因話錄云釋氏結夏隨其身之輕重以蠟為其人解夏之後以本身驗於蠟人輕則為妄想耗其氣血矣今作伏臘之臘失其義矣柳州書為僧凡若干年其壽若干或凡年若干為僧若干其

慧遠

升庵外集毛詩注疏詩之篇什次第乃晉僧慧遠所訂又李德裕詩云遠公說易長江上龍樹收龍藏中既說易又訂詩是有功於經也寺志載其記一篇詩一首皆藻麗警拔與淵明伯仲間又王昌齡集有題遠公畫江淮名山圖蓋又擅丹青之妙乃文儒而

隱於染衣者也李頎詩所稱遠公道跡廬山岑信矣

朱弁

李任道編雲館二星集以新安朱弁與宇文虛中同載虛中仕金而朱以死自守朱見之不樂自為詩題其後曰絕域山川飽所經客蓬歲晚任飄零詞源未得窺三峽使節何容比二星羅萬苑松慙弱質兼竊倚玉怪殊形齊名李杜吾安敢千載公言有汗青朱自金還僅轉奉議郎所著有曲消舊聞三卷其餘尚十餘種

明詩人

明初有葉唐夫先生家於江邨橋有詩家住夕陽江上村一灣流水繞柴門種來松樹高於屋借與春禽養子孫此詩可以入唐衡山先生人止知其書畫而不知其清節有病中遺懷詩讀倒儒官二十年業緣仍在利名間敢言冀北無良馬深愧淮南賦小山

漢陽葉氏鈔書

病起秋風吹白髮雨中黃葉暗松閣不嫌窮巷顏回轍消受爐香一味閒經時卧病斷經過自撥閒愁對酒歌意外紛紜知命在古來賢達患名多千金逸驥空求骨萬里冥鴻肯受羅心事悠悠那復識白頭辛若服儒科意時在待詔而欲歸也

邵二泉乞歸終養上疏不允其詩云乞歸未許奈親何帝里風光夢裡過三月春寒青草短五湖天遠白雲多客夢夜在燈窗客驛路書來字欲磨聖主恩深臣分淺百年心事兩蹉跎吳松蒼雪後入朝詩天門晴雪映朝冠冠步澁頻扶白玉闌為語後人須把滑正憂高處不勝寒餓鳥隔竹餐應盡馴象當庭踏又殘莫向都人誇瑞兆近郊或恐有哀安

李攀龍與王世貞謝撫梁有譽宗臣徐中行吳國倫稱七才子結社之初李王得名未咸稱詩選格多取定於四溟子鱗贈詩云謝

榛吾黨秀出嗟名士籍遂令清廟音乃在褐衣客於時子與公實
子相元美撰五子詩成首四溟而次以歷下既而布衣高論不為
同社所安歷下乃遺書絕交而曰豈其使一眇君子肆子二三兄
弟之上必不然矣迹其隙末乃因明卿入社四溟喻以糞土由是
布惡於衆元美別定五子選削其名曰後五子則南昌徐曰德槐
蒲蒲所親愛順甫飲汪道昆伯玉銅梁張佳嗣甫新蔡張九一
助甫也曰廣五子則崑山俞允文仲蔚濬盧梅次板濮陽李先芳
伯永孝豐吳維嶽峻伯南海歐大任植伯也曰續五子則陽曲王
道行明甫東明石星拱辰從化黎民表維敬豫章朱多燈用晦常
熟趙用賢汝師也曰末五子則用賢及京山李維楨本寧鄭屠隆
煒真南樂魏允中慈權蘭溪胡應麟元瑞也其後廣為四十子而
四溟終不得與焉故四溟賦離感詩有奈何君子交中道而棄置
之句亦可憫矣歷下有言眇君子雖耄而絕墨猶存則亦未嘗深
絕之特明時重資格於章服中難以章布終以為嫌爾
明詩人形累者孫伯融跛偶武孟張節之謝茂秦眇祝希哲枝指
何仲默充并其他不可悉數至唐仲言汝詢無目李公起拔耳聾
口啞皆勤於箋注不廢吟詠曹能始作兩異人傳一以耳治一以
目治也

樂府

魏樂府不成於曹劉而成於繆襲晉樂府不成於潘左張陸而成
於傅元宋樂府不成於鮑謝而成於何承天北齊樂府不成於蕭
慤而成於陸印皆屬恨事明洪武樂章率出四學士之筆嘉靖樂
章率出議禮諸貴人之詞假孝陵改命伯溫李迪永陵改命禪欽
君采則其辭定不若是之懦鈍矣

漢陽葉氏鈔書

集句

傳咸作七經詩其毛詩一篇云聿脩厥令終有淑勉爾迪思我言
惟服此乃集句詩之祖也或謂始終王介甫者非是

詠物

豐草薶蠶豆詩誰賦田園雜興題琅玕記取夏初無喜看奈底新
懸英恰值蠶眠未吐絲細雨膏茶聲過後竹烟燒葦火停時沙瓶
漆蠟分前咏豌豆今逢第二詩自注誠齋集蠶豆詩有沙瓶新熟
西湖水漆蠟分嘗曉露餘又言蠶豆未有賦蓋豌豆也吳人謂之
蠶豆

詠物詩最難工而梅尤不易林君復雪後園林望半樹水邊離落
忽橫枝此為絕唱矣他如疎影橫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黃昏易
江為竹桂二字為疎暗便得神韵餘則蘇子瞻竹外一枝斜更好

漢陽葉氏鈔書

高李迪薄牖山家松樹下微寒江店杏花前亦見映帶之工高
古絕句云合南合北雪猶存山外斜陽不到門一夜冷香清入夢
野梅千樹月明郎可謂傳神好手朱希真詞橫枝清瘦只如無但
空裏疏花數點李易安詞要夫小酌便來休未必明朝風不起皆
得此花之神若朱雅之梅詞黃晞顏之梅苑李群之梅花初釋明
本之梅花百詠詩愈多而神愈遠矣侍御吳振鐸樓賢首梅萬樹
惟一色半山堆白雲鳥啼不夜香遠客先聞近寺松陰合橫枝
澗影分誰家修竹裏簾外亦紛紛凌漢神詠梅玉葉含風香苔枝
帶霜冷夜靜月冥淡空庭臥無影詠梅者類取材於疎影暗香侍
御獨以無影形容之亦奪胎法也

趙子固梅詩黃昏時候朦朧月清淺溪山長短橋忽覺坐來春盡
盡因思行過雨滿簷雖不及和靖亦得梅花之神韵

雪白也止可以詠梅花宋人盧梅坡尚以為須遜其白而詩人乃以梨花為白雪雪未開有黃也而于武陵詠木樨曰夜探黃雪作秋光謝無遺曰白雪凝酥點嫩黃楊庭秀曰雪花四出前驚黃

土風

劉靜修先生黃金臺詩燕山不改色易水無新聲誰知數尺臺中有萬古情區區後世人猶愛黃金名黃金亦何物能為賢重輕德輝照九仞鳳鳥才一鳴伊誰腐鼠棄生見饒爭周道日東漸二老皆西行養民以致賢王業自此成黃金與山平不抹兵縱橫落日下荒臺山水有餘清當日却聘情事已見於此矣元宋本字誠夫世家大都因父官江陵從江陵王奎文講性命之學造詣日深還燕後以進士第一官至集賢直學士兼國子監經筵有燕都詩四首為人所傳語地都漁竿滄海邊拂衣來看九重天燕開九陌橋

漢陽葉氏鈔書

如月綠影千門樹似烟南國佳人王幼玉中朝才子杜樊川紫雲樓上如過酒孤負春風二十年繡錯繁華遍九衢上林辭賦漢西都朱門細柳金條脫紫禁材官玉鹿盧萬里星長開上界四朝冠蓋湖皇圖東隣白面生絢綺笑殺揚雄賦一區虛薄曉月墮蒼煙十二門闌日色鮮海上神山無弱水人間平地有鈞天寶璫珠璣瞿曇寺裏竹哀絃瑤瑤蓮春面如膏三萬里盡將蒿呼況老年形勢全燕地靈梯航萬國走王城狗屠已仕明天子牛相寧知別太平元武鉤陳騰王氣白麟赤鴈入新聲近來朝報多如雨不見河南名貢生

題畫

文德異曰余訪故芝城遇方九臯傾蓋如故一日出蘭譜見示風吹露泣石冷泉香款款盈盈誤將綵佩九臯自述得法於趙文敏

文敏一代風流筆墨間靜尚有惜之者曰近日國香零落盡王孫芳草偏天涯同時鄭所南畫蘭不著土且叢而供之曰純是君子絕無小人所南一上舍視王孫逸氣何如哉余聞九臯多從齊晉諸老游抑堅宜置塊磊未消游戲筆墨間正老人他年受生果香國種子耳

蕭山魏文靖公詩傳者絕少偶見黃子久畫沙磧圖一卷卷尾有文靖題詩江村望極際春明匝地人家喚欲磨芳草一川潮滌滌嬌鶯隨處柳層層茅茨逗水通幽處苔徑穿雲接斷塋回首夕陽天末墮老漁猶自未收罾

龔開聖子作唐馬圖風駿霧鬣豪軒筋備極諸態每遇絕驥輒作一頓人多以米易之瓶有儲粟求之不得也有攜琴圖奇逸之甚上以小隸題一詩云谷口長松澗底藤石橋山路晚登登費琴

漢陽葉氏鈔書

斗酒來何暮空負寒齋昨夜燈

王冕元章好畫梅奇逸絕倫一長卷乃畫疎影橫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黃昏之景後題一絕云我家洗硯池頭樹個個花開淡墨痕不要人誇好顏色只留清氣滿乾坤又一長幅題云和靖門前雪作堆多年積得滿身苔疎華個個團圓水玉蕊笛吹他不下來

歌曲

樂府家謂調者高調也高駢詩公子邀歡月滿樓佳人揭調唱伊州便從席上西風起直到蕭關水盡頭

又錄錄歌行引本一曲爾一曲中有此三節始發聲謂之引引者導引也既引矣其聲稍放謂之行行者其聲行也既行矣於是聲音遂縱所謂歌也惟一曲備三節故引自引行自行歌自歌其音節有急緩而文義有終始故不同也正如大曲有入破滾煞之類

今詩家分之各自成曲故謂之樂府無復異製矣又姜白石詩說曰載始末曰引體如行書曰行放情曰歌兼之曰歌行悲如登堂曰吟通乎俚俗曰諺委曲盡情曰曲

法秀禪師嘗戒黃魯直作艷詞魯直以空中語非殺非偷不至墮惡道秀曰君以邪言誘人淫心使踰禮越禁其罪豈上墮惡道而已魯直由此不作

歌後

詩三事大夫莫肯夙夜邦君諸侯莫肯朝夕此歌後體也若論文字之常則當云夙夜在公朝夕從事矣截去在公從事之語而竟以夙夜朝夕作活字用語雖似半而意則已全文章之妙如此若後人作歌後語便露色相如斷送一生惟有破除萬事無過此則休儒之隱言市井之謔語也嘗覽元人作清江引曲云蕭蕭五林

漢陽蔡氏鈔書

門外柳屈指重陽又不日重陽又到而但曰重陽又歌後語也又字下得奇然詩云各敬爾儀天命不又賔載手仇室人入又三爵不識初歡多又則詩人已先之矣古人文章不事獻惟而百代文士創心嘔血千鍊成字終不出其範圍孰謂六經無文章哉

選詩文

學虞文童流別集三十卷此選文之祖也宋元嘉宴集遊山詩五卷此宴會遊賞詩集之所祖也顏峻婦人詩集二卷此玉臺新詠之所祖也千寶百志詩集五卷崔光甫國集詩二十九卷此選諸家詩之祖也

句讀

句讀字自漢有之周禮宮正春秋以木鐸修火禁凡邦之事蹕鄭司農諸人絕之云禁邦之事蹕鄭康成註春秋以木鐸脩火禁句

絕讀徐音豆韓退之師說云彼童子之師授之書而習其句讀者也洪曰讀音豆馬融笛賦云觀法於第秦察度於句按注授徒關切說文曰逗止也其字畫異而音訓同也

章句

章句孔安國曰自古而有篇章之名故序曰得商頌十二篇東山序曰一章言其完也句則古者謂之言論語曰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則以一句為一言趙簡子稱子太叔遺我以九言皆以一句為一言秦漢以來諸儒各為訓詁乃有句詩家有四言五言六言七言則又以一字為一言也

國策臣請三言而已矣蓋一言臣請亦以一字為一言又桓譚新論曰連山八萬言歸藏四十三百言夏易詳而商易簡是皆以一字為一言也論語其恕乎亦然

漢陽蔡氏鈔書

章集

鄭度採集異聞著書四十餘卷名曰蒼黃蒼黃草多貌策小也度自謂著書雖多皆碎小之事也後人傳寫誤為會粹謂會集其純粹失之遠矣唐史亦因之杜工部八哀詩云蒼黃何技癢可以為據

櫟括

今人以文字冗長者約畧其大意而剪截之謂之櫟括案荀子構木必待櫟括然後直字書亦云操曲者曰櫟正方者曰括不專是約畧之義也

讀書法

張爾岐云歷城葉奕繩嘗言強記之法云某性甚鈍每讀一書過意所喜好即剝錄之錄訖乃朗誦十餘遍粘之壁間每日必十餘段少亦六七段掩卷開錄即就壁間觀所粘錄日三五次以為常

務期精熟一字不遺粘壁既滿乃取第一日所粘者收筒中俟再讀有所錄補粘其處隨收隨補歲無曠日一年之內約得三千段數年之後腹笥漸富每見務為汎覽者略得影響而止稍經時日便成枵腹不如予之約取而實得也業有文采善劇曲濟南人士推為淹洽其所言真困學要訣予讀書苦不能記當時雖聞此法而不能用年既衰暮迴憶舊所披覽已無隻字下筆窘索徒有悵恨見少年有志者輒述此語之不惟自悔亦冀此法不沒人間也邢慈循嘗言其師教之讀書用連號法初日誦一紙次日又誦一紙并初日所誦誦之三日又并初日次日所誦誦之如是漸增引至十一日乃除去初日所誦每日皆連誦十號誦至一週遂成十週人即中下已無不爛熟矣

姜西溟曰讀書不須務多但嚴立課程勿使作輟則日累月積所

漢陽葉氏鈔書

舊自富且可不致遺忘歐陽公言考經論語孟子易尚書詩禮周禮春秋左傳準以中人之資日讀三百字不過四年半可畢猶鈍者減中人之半亦九年半可畢今計九年可畢則日有五十字也東方朔上書自稱年十二學書三冬文史足用十五學擊劍十六學詩書誦二十二萬言十九學孫吳兵法戰陣之具鉦鼓之教亦誦二十二萬言凡臣朔固已誦四十四萬言此時朔年正二十二自十六至二十一而畢皆作三年課程三年誦二十二萬言每年正得七萬三千三百餘言以一年三百六十日成數算之則一日所誦總得二百零三言耳蓋中人稍下之課也

硯北雜錄卷十三

北平黃叔琳菴園手輯

感應

天地之間共相感應各從其氣類因聖人感萬物以同類故以同類言之其造化之性陶甄之器非唯同類相感亦有異類相感者若磁石引針琥珀拾芥蠶吐絲而商絃絕銅山崩而洛鐘應皆冥理自然不知其所以然也感者動也應者報也皆先者為感後者為應非唯近事相感亦有遠事遙相感者若周時虢離乃為漢高之應漢時黃星後為曹公之兆也

占候 歷家

天文五行之學愈疎則多中愈密則愈多不中春秋時言天者不遇本之分星合之五行驗之日食星孛之類而已五緯之中但言

漢陽葉氏鈔書

歲星而餘四星占不之及何其簡也荀子曰五星之說自甘公石公始而其詳者往往在於君卿大夫言語動作威儀之間及人事之治亂徵咎故其說也易知而其驗不爽楊子法言曰史以天占人聖人以人占天

陸龜蒙曰李札以樂卜趙孟以詩卜襄仲歸父以言卜子游子夏以威儀卜沈尹氏以政卜孔成子以禮卜其應也如嚮無他圖在精誠而已不精誠者不能自卜況吉凶他人乎

世人多拘禁忌冀蒙福佑不知自賢達觀之則有不必爾者昔廷尉吳雄少時家貧喪母營人所不封土者葬其中喪事趨辦不問時日術家皆言當族滅而雄不顧後致位司徒子孫世為廷尉又司隸校尉趙興亦不郵忌諱每入官舍輒移穿改築故犯妖禁而爵祿益熾官至太守子峻登太傅桓帝時汝南陳伯敬行必矩步

坐必端膝呵叱狗馬亦不言死行路間山便解驂留止還觸歸忌則寄宿鄉亭終身不過舉孝廉後坐事為太守召變所殺亦可知拘忌者之毫無所益矣

唐太宗命太常博士呂才判定陰陽雜書其序宅經曰近世巫覡妄分五姓各屬五音此則事不稽古義理乖僻者也叙祿命曰長平坑卒未聞共犯三刑南陽賈士何必俱當六合今亦有同年同祿而貴賤懸殊共命共胎而夭壽更異此皆祿命不驗之著明者也其序葬曰古者以朝市變遷泉石交侵故謀之龜筮近代或選年月或相墓田以為窮遠壽夭皆因卜葬按禮天子諸侯大夫葬皆有月數是古人不擇年月也春秋丁巳葬定公而不克葬是不擇日也鄭葵蘭公司墓之室當路毀之則朝而寔不毀則日中而寔子產不毀是不擇時也古之葬者皆於國都之北兆域有常處是不擇地也今以妖巫妄言遂於樛踊之際擇地選時以希富貴皆非也

漢陽葉氏鈔書

開元十年勅宗室駙馬非至親母傳往還其卜相占候之人不得出入百官之家此蓋有為而發宗親之禁頗涉傷恩非睦族之道至於卜相占候之人不交官長此良法也公卿大臣事當避忌占相問卜欲以何為平時訪問休咎計筭得失其於形跡已為不雅至若扶策主之威處履盈之勢而猶從卜相之流占視休咎卒遇構陷可至赤族顧平世不覺耳近世卜相之流假托朝貴乞句四方滋弊耗財不可枚舉議者屢形奏請備加防禁乃竟無慮及於此者亦未見古人成敗之已事耳

山筆墨

郭璞嘗過顏含欲為之筮含曰年在天位在人修己而天不與者命也守道而人不知者性也自有性命無勞著龜文中子謂北山

黃公善醫先寢食而後鍼藥汾陰侯生善筮先人事而後說卦高人祿命以悅人心矯言禍福以規人財賈誼譏司馬李主語也李主尚受此毒署今之紛紛奚為者

索純善占候辟即中知中國將亂棄歸熒煌鄉人數從純問吉凶純恐以言格害遂言謬對欲令其無驗惟以占夢為事

隋殷紹表臣述九章數家雜要復以先師和公所注黃帝四序經文三十六卷專說天地陰陽之本其孟序九卷說陰陽配合之原仲序解四時氣王休然吉山叔序明日月星辰交會相生為表裡李序具釋六甲刑福禍德仰奉明旨謹審先所見四序經文抄撮要略當世所須吉凶舉動集成一卷上及天子下至庶人吉凶所用罔不畢舉其四序堪輿遂大行於世按此即今監頒歷日通書之所祖也歷家之推刑福禍德始於淮南子而闡明於殷紹遂為

漢陽葉氏鈔書

百代不刊之典矣

葬師言福禍多本於景純之經然試與百人分謀之無一人同者所云龍穴砂水向背如桷鑿詛語之不相入其說業已難擇加以日者配以年神方煞吉神祇百二十山神倍之規避實難以是不克葬者多矣世傳景純墓在金山足過於詭奇沈啟南詩氣散風衝豈可居先生理骨理何如日中數莫逃兵解世上人猶信葬書蔡端明言地理家說無了期近世魏元履葬於平坡地三丈六尺梯而下棺蔡季通所卜也既而元履之後遂絕古人所以行營高燥者高則遠人燥則避風也魏公之葬無乃太卑濕乎俗刻玉匣記所載耳熱耳鳴眼跳心驚按時占驗本於宋俞誨百怪斷經鵲噪則依時按在何方飛鳴而來以占吉凶無子丑戌亥四時

繇辭

左傳疏周禮大卜掌三兆之法一曰玉兆二曰瓦兆三曰原兆其經兆之體皆百有二十其頌皆千有二百鄭康成云兆者灼龜發於火其形可占者其象似玉瓦原之豐碑是用名之焉原原田頌謂繇也每體十繇然則卜人所占之語古人謂之為繇其辭視兆而作出於臨時之占或是舊辭或是新造猶如筮者引周易或別造辭卜之繇辭未必皆在其頌千有二百之中也此傳鳳凰于飛下畫莫之與京襄十年傳稱衛卜禦寇姜氏問繇曰兆如山陵有夫出征而喪其雄哀九年傳稱晉趙鞅卜救鄭過水通火史龜曰是謂沈陽可以興兵利以伐姜不利子商三者皆是繇辭其辭並韻則繇辭法當韻也郭璞撰自所卜事謂之辭林其辭皆韻習於古也

漢陽華氏鈔書

開二年左傳成風聞成季之繇杜注繇卦兆之占辭直救反穆天子傳訟之繇郭璞注繇又辭音由韋昭曰繇由也則繇字可作平聲

識緯

建武中博士魯國曹充從巡狩宗定封禪禮又受詔議立七郊三雍禮儀七郊者天地及五帝也三雍者明堂靈臺辟雍也後明帝即位充又上言請制禮以示百世引尚書識璇璣鈴曰有帝漢出德洽作樂名予帝善之詔改太樂官曰太子夫以璇璣鈴修謬荒唐庸腐淺陋之文而以之改太樂之名何世主之好怪也不知六藝肇復何必出自緯書或池雲門豈盡本之識記乎後充之子曹褒官侍中奏詔於南宮東觀撰漢禮百五十篇然亦雜以五經識緯之文帝雖善之而頗不為言禮家所許卒不行於世

漢儒好論圖緯之書即鄭康成為世大儒而其學於馬融也融會諸生考論圖緯開康成善九章算術乃召而問之即康成他日亦云粗覽傳記時觀秘書緯術之興及其龍蛇入夢以識合之知命將終故其著書雖多然如天文七政論及乾象歷之屬想亦圖緯之篇也

即中尹敏嘗諫光武曰識書非聖人所作其中多近鄙別字頗類世俗之辭恐疑誤後生帝不納夫近鄙則誠有之矣別字即詭字也識書即不別字亦無甚深意然敏既侃言之可以與桓譚鄭興之論並垂矣乃他日又因圖緯之問文安增六字於其中曰君無口為漢輔乃欲以此希冀一日之福而竟以此得罪亦可嘆矣然敏與班叔皮相善每相遇輒日肝忘食夜分不寢自以為莊惠之交光武好以圖識決事宣布天下桓譚以此得罪而所堅以讀

漢陽華氏鈔書

識數王彤王佩此一事過光武遠矣其後乃以識文入五將山竟為姚萇所執當是末路憤憤即

朱輔曰三代以上不過曰天而止春秋以來一變而為諸侯之盟詛再變而為秦燕之仙怪三變而為文景之黃老四變而為巫蠱五變而為災祥六變而為符識人心泛然無所底止而後西方異端乘其機而誘惑之

神仙

神仙出沒人間不得為無有但區區求遇其人而學之者皆妄人也神仙本出於人孰不可為不先求己之仙而待人以為仙理豈有是乎今鄉里之善人見不善人且恥與之接矣安有神仙而輕求於妄人者古今言嘗遇仙必天下第一等人願未必皆授以道然或前告人以禍福使有所避就或付之藥餌使壽考康彊非見

之也彼自以類求耳唐人多言顏魯公為神仙近世傳歐陽文忠公韓魏公皆為仙此復何疑哉

劉越石答虞謨詩然後知時周之為虛說嗣宗之為妄作蘭亭敘竟用此語古人之不嫌祖述如此然晉人祖尚元虛而越石獨喜建功業逸少亦戒安石清談廢事宜其有味於此言也

高駢素性嚴潔甥姓輩未嘗得接坐術士諸葛殷病風疽極捫不替手膿血滿爪駢獨與之同席促膝傳盃器而食至於犬聞其腥多來近之駢獨不惡也曰神仙以此試人耳可見逐臭之夫非其天性蓋有所慕而然也近代士人亦有類此者

南方士大夫晚年多好學佛北方士大夫晚年多好學仙夫一生仕宦投老得閒正宜進德修業以補從前之闕而不知不能及流於異端其與求田問舍之輩行事雖殊而孽孽為利之心則一而已

漢陽黃氏錄

矣宋史呂大臨傳富弼致政於家為佛氏之學大臨與之書曰古者三公無職事惟有德者居之內則論道於朝外則主教於鄉古之大人當是任者必將以斯道覺斯民成已以成物豈以位之進退年之盛衰而為之變哉今大道未明人趨異學不入於莊則入於釋疑聖人為未盡善輕禮儀為不足學人倫不明萬物顛賴此老成大人惻隱存心之時以道自任振起壞俗若夫移精變氣務求長年此山谷避世之士獨善其身者之所好豈世之所以望於公者獨謝之以達尊大老而受後生之蔑視良不易得也日知錄神仙修煉之術非親涉其門庭者不能了詳近見息菴王思誠序陳泥丸翠虛篇畧云採時喚為藥煉時喚為火結時謂之丹養時謂之器曰壇爐鼎竈所稟之性有鉛汞水火之名所成之象有丹砂元珠之號惟一物也古人剖析真元分別氣類所以有採取交

會煅煉沐浴之說以抽添運用之細微遂有斤兩之論辨析名義此他書粗為明白

道家流派

老莊之道本齊死生而神仙之術欲求不死其道不同也乃養生家流附會其說以道德南華為談元之祖斯已謬矣故七畧以道家為諸子神仙為方伎後世又有符水禁咒之術始於張道陵亦附之道家其說愈遠矣北魏時嵩山道士寇謙之修道陵之術自言嘗遇老子降命繼道陵為天師授以辟穀輕身之術及科式二十卷使之清整道教蓋合服食禁咒而一歸之道家矣

道有南北宗

釋有南北宗道自東華少君授漢鍾離權授唐呂岳亦分為二宗一授邊進士劉操操授宋張伯端伯端授石泰授薛道光道光授陳抃抃授白玉蟾此南宗也一授金玉嘉嘉授七弟子邱處機等世謂七真此北宗也

全真教

全真教又分南北二宗青霞叢錄云坊於金南宗先命北宗先性筆叢則云始於宋南渡皆本之呂巖而全真之名立自王重陽至於符籙科教具有其書正一之家實掌其業而今正一又有天師宗分掌南北教事江南龍虎閣阜茅山三宗符籙又各不同大抵道家之說難而多端清淨一說也煉養一說也服食又一說也符籙又一說也經典科教又一說也自清淨兼煉養趨而服食而符籙最下則經典科教蓋貴冠以此逐食常欲與釋子抗衡而其說本邪僻謬悠而惑之者罹禍不淺焉端臨之說如此

符籙

符籙威於元魏寇謙之後唐則明崇儀葉法善翟乾祐五代則譚紫霄宋則薩守堅王文卿等而林靈素最顯科醮之說始自杜光庭宋世尤重其教朝廷以至閭巷所在盛行南渡白玉蟾輩亦嘗為人奏章今二葉皆無顯著者獨龍虎山張真人尚世龍明憲宗時有李致省鄧常恩流為房中之術世廟時邵元節陶真突起壓張真人之上大抵符籙之說竊佛經之緒餘作諸經懺動人耳目取利原非老子清淨本指也

釋

冊府元龜唐玄宗開元二年七月戊申制曰如聞百姓家多以僧尼道士為門徒往還妻子無所避忌或說託禪觀妄陳禍福多涉左道深歎大猷自今已後百官不得輒容僧尼道士等至家緣吉凶要須設齋皆於州縣陳牒寺觀然後依教聽去仍令御史金吾

漢陽蔡氏鈔書

明加捉搦

梁武帝問達磨曰朕即位以來造寺寫經度僧不可勝紀有何功德答曰並無功德帝曰何以無功德答曰此但人天小果有漏之因如影隨形雖有非實在彼法中已有能為是言者日知錄

李恭伯觀詩云凝旒南面總虛名廟祀何曾暫割牲但學禪心能忍辱莫羞侯景陷臺城

東魏敬帝曰毒螫滿懷妄敷戒業躁競盈胃詔治清淨可謂切中其膏肓誠齋詩曰梵王豈是無甘露不為君王致客來曹景建云此身已屬侯丞相誰辦金錢贖帝歸

王摩詰遊感化寺詩鷹王銜果獻鹿女踏花行劉須溪云若用周禮鹿女舛按述異記真山在毗陵梁時有村人韓文秀見鹿生一女因收養之及長令為女道士武帝為立觀號白鹿娘又海陵天

目山有五色鹿產一女於山左真人王治往視之見鹿乳焉乃望養於菴至七歲為築鹿女臺居之治飛昇後女南渡履江水而去王詩當用此何至引羅氏之說耶

咸和五年石勒稱天王奉佛圖澄彌加敬號曰大和尚今沙門出世領東者例稱大和尚蓋自澄始

吳曾漫錄唐詩多以僧為上人按摩訶般若經云何名上人佛言若菩薩一心行阿耨菩提心不散亂是名上人十誦律云人有四種一鹿人二濁人三中間人四上人一云有過能自改內有德智

外有勝行在上之人

南朝釋子皆稱道人黃冠則稱道士顧歡傳張翮作門律云道之與佛造極無二吾見道士與道人戰儒墨道人與道士辨是非又紀僧真傳宋時道人楊法持昇明中以為僧正夷貊傳宋世名僧

漢陽蔡氏鈔書

有道生道人慧嚴慧義道人是也然晉書呂光戲鳩摩羅什曰道士之操不踰先父則僧亦間稱道士矣

漢明帝時西域僧迦葉摩騰竺法蘭以白馬馱經至雒陽處之於鴻臚寺故後世僧所居皆曰寺元帝被疾求方士漢中送道士王仲都處之於昆明觀故後世道士所居皆曰觀上見雒陽伽藍記

及石林燕語下見雲麓漫鈔

文殊師利菩薩經曰佛初得道在摩伽陀國伽耶山寺太和真人尹軌樓觀先師傳曰周穆王問杜仲靈宅樓元為修觀此當是寺觀所由名

漢劉峻女出家又洛陽婦阿潘出家乃尼姑之始東晉何充舍宅

安尼乃尼寺之始沙門自魏晉以來依師為姓道安尊釋迦乃以釋為氏後見阿舍

含經云四河入海無復河名四姓沙門皆稱釋種自是遂為定式
右沙門釋種之始程大昌雍錄曰蔥嶺之西餘國冠昭武為姓者
皆釋種也錢牧翁釋迦方誌辨云釋種者即利帝王種釋姓最
貴中天竺王奕世君臨居四天竺之會其散而之四方者王曰塞
王民曰塞種人引顏師古漢書注釋塞聲相近本一姓也

醫學源流

醫之為道難言久矣然必審診以起度量立規矩權衡合色脉
表裡有餘不足順逆之法復參其人之動靜與其息之相應然後
從而治之則其事為甚不輕矣非洞明應世書之得失尚可與
於斯乎黃帝內經雖疑先秦之士依倣而託之其言深其旨遠以
弘其考辨信而有徵是當為醫家之宗下此則秦越人和緩無書
可傳越人所著八十一難經則皆舉內經之要而推言者也又下

漢陽華氏錄

此則淳于意華佗之熊經隔顧固亦導引家之一術至於刺腹背
滿腸胃而去疾則涉於神怪矣意之醫狀司馬遷備志之其所謂
迴風者風者今人絕不知為何證况復求於治療之深旨乎又下
則張機機之金匱玉函經又傷寒諸論誠千古不刊之典第詳於
六氣所傷而於情欲飲食罷勞之所致者略而弗議兼之文字錯
簡亦未易以序次求之也又下此則王叔和叔和纂岐伯華佗等
書為脈經叙陰陽內外辨三部九候分人寧氣口條陳十二經絡
洎夫三焦五臟六腑之病最為著明惜乎為妄男子括以膚陋之
脉歌遂使其本書不咸布於世也又下此則巢元方其病源候論
似不為無所見者但言風寒二濕而不著濕熱之文乃其失也又
下此則王叔和推五運六氣之變撰為天元玉策周詳切密亦人
之所難苟泥之則局滯而不通矣又下此則王素孫思邈悉遵以

絕人之識操慈仁惻厚之心其列千金方翼及工害人之禍至為
憤切後人稍闕其藩垣亦足以其術鳴但不知傷寒之數或弗能
無遺憾也素難闕劣外臺秘要所言方證符禁灼灸之詳頗有所
祖述然謂鍼能殺生人而不能起死人者則一偏之見也又下此
則錢乙龐安時許叔微叔微在準繩尺寸之中而無所發明安時
雖能出奇應變而終未離於範圍二人皆得張機之粗者也惟乙
深造機之闢奧而極其精華建為五藏之方各隨所宜肝有相火
則有瀉而無補腎為真水則有補而無瀉皆啟內經之秘尤知者
之所取法世樂以嬰孺醫目之何其知之淺哉其遺書散亡出
於閭孝忠集者多孝忠之意初非乙之本真也又下此則上谷張
元素河間則光素惟水張從正元素之與光素雖設為奇夢異人
以神其授受實開乙之風而興起者焉若從正則又宗夫元素者
也元素以古方新病決不能相值治疾一切不以方故其書亦不
傳其存於今者皆後來之所傳會其學則東垣李果深得之果推
明內外二傷而多注意於補脾土之說蓋以土為一身之主土平
則諸臟平矣從正以吐汗下三法風寒暑濕火燥六門為醫之關
鍵其治多攻其劑多峻厲不善學者殺人光素論風火之病以內
經病機氣宜十九條著為元病式簡與粹微有非大觀局諸醫所
可彷彿究其設施則亦不越補攻二者之間也嗟乎自有內經以
來醫書之藏有司者凡一百七十九家二百九部二千二百五十
九卷亦不為不多也他未遑深論即今所論者言之世之醫師果
能盡心於斯否則夫起度量立規矩權衡合色脉之屬焉能察
而行之不至以人命為戲也幾希矣雖然亦有要焉逆與順之謂
也曰升降曰浮沉吾則順之曰溫涼曰寒熱吾則逆之果能此道

漢陽華氏錄

矣則夫先醫之所治雖不中不遠矣然又未易以一蹴至也非求之極博而觀其會通安可遽反於至約之域乎醫之道所以難言者蓋若此而已

醫必三世

古之醫師必通於三世之書所謂三世者一曰針灸二曰神農本草三曰素女脉訣脉訣所以察症本草所以辨藥針灸所以祛疾非是三者不可以言醫故記禮者有云醫不三世不服其藥也宋文憲集

脉

志林脉之難明古今所病也至虛有候候而大實有藏狀差之毫釐疑似之間便有死生禍福之異此古今所病也病不可不謂醫而醫之明脉者天下蓋一二數驥驥不時有天下未嘗使行和扁

漢書

不世出病者未嘗使死亦因其長而獲其短爾士大夫多秘所患以求診以驗醫之能否使索病於冥漠之中辨虛實冷熱於疑似之間醫不幸而失終不肯自謂失也則巧飾遂非以全其名至於不救則曰是固難治也間有謹愿者雖或因主人之言亦復參以所見兩存而難治以故藥不效此世之通患而莫之悟也吾平生求醫蓋於平時默驗其工拙至於有疾而求藥必先盡告以所患而後求診使醫了然知患之所在也然後求之診虛實冷熱先定於中則脉之疑似不能惑也故雖中醫治吾疾常愈吾求疾愈而已豈以困醫為事哉

神醫

廣漢郭玉為太醫丞多有奇效和帝異之欲試其神藝乃令嬖臣美手腕者與女子雜處帷中使玉各診其一手問所疾苦玉曰左

陰右陽脉有男女狀若異人臣疑其故帝嘆息稱善夫診視若此之精亦可云神於技者矣

宋名醫

宋龐安常初虞世和俱善醫龐耳失聰大蘇所謂我以手醫者以眼聽而異人者是也每應延請駕四巨舟以貯賓客工藝聲使厨傳日費不貲虞世不可馴所得施貧者最敬黃山谷獲佳墨精紙必歸之此二子者豪俊與邁而知人第以醫目之淺之乎視二子矣

元名醫

元至正間有范益者京師名醫也一日有姬攜二女求診曰此非人脉必異類也富實告我姬泣拜曰我西山老狐也與之藥而去

扁鵲雷公

漢書

史記佔卑一條云醫家二扁鵲一黃帝時人一戰國時人二雷公一黃帝時人一趙宋時人戰國秦越人明洞醫道世以其傳黃帝時扁鵲類因為號今所傳難經乃秦越人作非扁鵲也宋雷數撰炮炙三卷人多不知其名因素問有雷公為黃帝弟子遂以炮炙為雷公撰非也隋志有雷公注神農本草四卷漢志有秦始黃帝扁鵲俞拊方三十卷皆假託耳考古者不可不知

六不治 四難

扁鵲曰病有六不治驕恣不論於理一輕身重財二衣食不能適三陰陽并藏氣不和四形羸不能服藥五信巫不信醫六有此一者則重難治也郭玉曰貴者處尊高以臨臣臣懷怖懼以承之其療有四難焉自用意不任臣一將身不謹二骨節不彊不能使藥三好逸惡勞四扁鵲得之長桑君郭玉得之活翁

養生秘要

復卦云七日來復漢儒解云七日當為七月謂陽氣從五月建午而消至十一月建子始復所歷七辰故云七月王輔嗣云陽氣始刺盡至來復凡七日鄭康成引易緯之說云建戌之月以陽氣既盡建亥之月純陰用事至建子之月陽氣始生隔此純陰一卦卦主六日七分舉其成數言之也程子曰十月謂之陽月者陽盡恐疑於無陽也然何時無陽蓋陰陽之氣有常存而不移者有消長而無窮者朱子曰凡陰陽之生一又當一月須是滿三十日方滿得腔子成此一畫坤卦非是無陽陽生甚微未滿腔子也饒子曰十月之前半月有剝而未盡之陽小雪以前也後半月有復而方生之陽小雪以後也剝之陽方盡於上而復之陽已生於下天地固無休息之時也自宋儒之論出而漢儒之言為滯矣天下未

漢陽書氏錄

有一月無陽亦未有一日無陽所謂七日來復者日者陽物七者少陽之數陽之新復則所謂少陽也又極永之畫時七則回七日者此純陽四月之日也而於一陽始生一日言之者望之也臨之八月有凶者於陰則豫想其成也復之七日來復者於陽則豫慶其成也故曰反復其道也

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非兩時也言能止於所不見則不見其所行矣故象辭謂之敵應九以陰應陽以陽應陰謂之和應以陰應陰以陽應陽謂之敵應敵應則雖與而不相與也絕應則偏和應則流惟敵應乃為聖人之應也聖人者以止為應以應為止者也

易曰精氣為物游魂為變程子以游魂為變為存者亡聖者腐清散而不反之謂其於游與變之義似未盡也夫陰精陽氣聚而有

身此所謂精氣為物也魂則此心之神也物有形有質固常以聚散為有無神則無聲無臭詎當以生死成聚散哉詩曰文王陟降在帝左右游之謂也賈誼曰忽然為人化為異物變之謂也孔子曰未知生焉知死夫人也念之性來試之起滅生死之根也所以其終也能游而為變先賢謂不必以既返之氣為方伸之氣然而魂則不滯於氣者也物物者也故可以返亦可以來也至於天宮地府之說所謂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者然宇宙之內總之以氣相感清曠者得天之氣吝嗇者得地之氣潔修者為神鄙瑣者為鬼夫其所自取也寧足為怪或曰為仙為佛何止曰此雖世外之故而亦非理外之故也易之所謂變者其故不可勝原也精氣為物游魂為變曰物則滯生而死也曰變則神死而生也生不知其所以自來死安能決其所自去孔子曰未知生焉知死世儒

漢陽書氏錄

紛紛爭辯於輪迴之有無者陋矣

人生元氣隨時升降子時生於腎中此即一陽初動感而遂通乃復卦也自此後漸漸升至泥丸午時自泥丸下降於心成坎歸於腹中此即天地六陰窮極百蟲閉闔草木歸根寂然不動乃坤卦也靜極復動循環無端其至妙又在坤復之交一動一靜之間即亥未子初之時故屈原遠遊篇云壹氣孔神兮於中夜存虛以待之兮無為之先朱子謂此言廣成子告黃帝不遇如此陰符經云自然之道靜故天地萬物生朱子謂此二句極說的好靜能生動若不是極靜則天地萬物不生養生者當順其時而行坤復二卦之功

人生元神出入目中五臟精華亦聚於目故陰符經曰機在目道德經曰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是以內養之法當要兩目垂簾返光

內照降心火於丹田使神氣相抱故太玄養初一日藏心於淵美厥靈根測曰藏心於淵神不外也

心靜則息自調靜久則息自定死心以養氣息機以死心呼吸要綿綿深入丹田此修養要訣

以存注為道是認賊作子以搬運為道是驅民為兵以呵嚙為道是搏沙作丸皆非所以養生也心定念止湛然真寂不生烟火常見明月如此元妙非可言說

陸平泉曰數息不如調息調息不如閉息閉息不如真息真息之妙至於無息非真無息也陸公自言能閉息一二時其無息吾未能若能然便是金丹大道或曰凡人勞則氣亂氣亂為風風為波勞甚則風急而波駛或為道上靜驅妄心則風止波寧上下各循其營如此守且無事何事於中雖然中何可不守人之守中如朝

漢陽黃氏鈔書

廷之設官也官在則兵自強民自寧中守則氣自平血自循數息雖下法可以常用心不可任亦不可抑動不疲靜不著空斯可以語心矣心胡可不空但不著為妙世有頑空之說我謂空安能頑正坐不能空耳靈臺中具萬物而無一物靜則與萬物俱寂汨則與萬物俱亂人能不置妄念於中真念自續安得為空亦安得為不空胡至頑耶

眼不視魂在肝耳不聞精在腎舌不吟神在心鼻不臭魄在肺四肢不勞氣行脾是為五氣朝元精化氣氣化神神化虛為三花聚頂頂為泥丸所攝聚頂神棲崑崙之謂定其要在無欲其基在蓄精所謂無勞爾形無搖爾精視於無形聽於無聲黃帝妙道不過如此為彼家說者曰天陽必藉地陰不知地是天中陰人身亦自有陰陽降為陰升為陽貴以已陰濟已陽非藉人之陰益我之陽

也

諸醫三寸謂之關言關氣呼吸之氣以稟授四體也學道者常致氣於關黃庭外景經解在臍下三寸或曰在臍之上三寸非也此為氣海非祖氣也守氣海者易於見功故術家嘗以此愈疾然無益於長生

三焦者水穀道路氣所終始也上焦在心之下胃口之上所謂膻中也中焦在胃中脘下焦在臍下一寸然此又非手少陽之三焦也手少陽之三焦所謂有名無形者也藥者療也所以療疾也無疾勿藥可也肉不勝食氣況藥乎藥有偏效而無全功金石之藥最為酷烈其傷生最速其他草木之藥近於熱者皆能暗毒古人服松脂而塞腸服杏仁而致泄服楮實而痿骨服首經而清渴服鷓鴣雄子而發咽喉之病種種不可枚舉養生者最宜慎於此

漢陽黃氏鈔書

抱樸子內篇言服食金丹之事甚備如謂養生大要在乎胎息得胎息者能不以鼻口呼吸如在胞胎之中則道成矣初學行氣鼻中引氣閉之陰以心數至一百二十乃以口吐之及引之皆不欲令自耳聞其出入之聲常令入多出少以鴻毛著鼻口之上吐炁而鴻毛不動為候漸習轉增其數久可至千至千則老者返少日還一日矣夫行氣當以生氣之時勿以死氣之時也故曰仙人服六氣此之謂也從半夜至日中六時為生炁從日中至夜半六時為死炁之時行炁無益也此最為要語人能嚙津以養陰閉息以固陽一意為善百想盡除是所謂小金丹也

抱樸子又言胎精固神與守元氣同但莫止出入之息可也常有以生氣時以鼻引入口吐吐二分餘一分鼓口咽此氣冷喉中郁然有聲此非胎元氣是服其粗氣也入氣粗則傷肺肺五臟之華

蓋氣下先至肺也且呼吸尚不欲有間况咽有聲乎又曰導引不
在於五名象物或伸屈或俯仰或行卧或倚立或踞踞或徐步或
吟或息皆導引也不必每晨為之但覺身有不理則行之夫導引
療未患之患通不和之氣動則百閉氣暢閉則三宮血凝祛疾之
元術也

神仙修煉之說有無雖不可究然或因此致疾者斯又不可不知
也元有張姓虛者嘗參東門老其法專守下丹田屬續之際下田
結塊痛而絕又一人守上田鼻中終日涕淚附字錄

按摩為養生之一術勞役者資之而血不越亂佚惰者資之而氣
不壅滯若素養者何資哉內經云冬不按蹻春不執鍼蓋冬月固
密之時引動枝節陽氣泄越至生發之候血遂妄行故有執鍼之
疾

漢陽先生錄

自周以來惟漢文帝得老之旨以治天下而漢刑措許誰陽得老
之旨以治邑而邑無訟王何之任誕嵇阮之放曠老之罪人也始
旌陽問道於女師譙母母教之曰一念不欺為忠一事不苟為孝
其語約而盡堪母以仙去亦老氏之徒哉

黃庭經云三疊舞胎仙九氣映明出霄間琴和也和其心使丹
田如臺物然靜之至也而胎息之仙融融活活若舞若飛豈有為
注想之謂哉三元九宮氣象煥妙無方所謂出霄間也七蓮
玉簫閑兩扉重掩金闕密樞機言無視無聽也兩目曰兩扉金闕
為口

心靜則氣自升降心靜則息自調勻乃或運氣而反傷其氣調息
而反喪其息不求諸本之過也

天地一陽來復亥子天地一陰來復己午於斯靜定二時二氣自

完於我身

問尹子曰若有厭生死心起生死心只名為妖不名為道此正合
吾儒之旨曰朝聞道夕死可矣曰大壽不貳修身以俟之

種離權曰鼻頭閉息服元氣引得邪風吐裏鳴大凡人心不靜內
多雜念二火正熾乃閉息服氣是自作內風非特引外風也
金剛經降伏其心道德經虛心實腹絕不如周易洗心退藏於密
其義精矣

或問無所住而生其心文成曰良知之體皎如明鏡明鏡應物妍
者妍媸者媸一照而皆真生其心妍者妍媸者媸一過而不留
是無所住也問輪迴文成曰是不必求之窮冥今人一日之間此
心倏鬼倏怪禽獸不知幾番輪迴多少變現人若不自知又寧知
佛教文成天資明敏識力沉至其談論去聖道不遠一而為王

漢陽先生錄

龍溪筆再流而為李卓吾輩佛道之糟粕吾道之榛莽矣
生死者生人所必有聖人晝夜視之任其來任其去而已矣大禹
以死為歸張子以沒為寧未嘗厭且畏也莊生畏而強齊佛氏厭
而求脫與不達哉聖人之學動靜無間吾人之心為物汨久矣一
旦攝焉欲與此理相附合必有扞格而不合者故心也於靜養之
既久心為呈露於焉應酬隨吾所念莫非道也不得於靜而求其
善應猶無源之水雖盈易竭矣端坐也調息也瞑目也皆所以收
攝此心而不使其妄動也此元門之與吾儒同者但吾儒主於無
欲而彼求長生則非所謂無欲矣

天地至靜氣未嘗息聖人至靜念未嘗息所謂靈臺寂然者思焉
念也未嘗息真念也真念者念而未嘗有念也不為前念留不為
後念迎隨則隨緣雖念若無故謂之真空不謂之頑空

天地至靜以心
謂之真空是神話

念所以繁念所以綿欲根深也寡欲則念自寡無欲則念自無心靜則息自調調久則息自微微則自相依附非強之相就也習靜既久此心虛明內則照見吾身呼吸之根外則洞悉乾坤橐籥之妙

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中者本然之善是以君子動則行其善靜則存其善今之平居或調息或守中或觀想而君子不必然惟念念在善念念不離久之而妄念不起前住者無留後至者無迎則息自調中自守便是元春禪對是故聖人之學包二氏而為學者也

夜氣收斂寂寂境與念俱清於此默作靜存則不失天地之中古人謂鸞鶴入息息者生機也譬山水之露養也不但酒酒燕女為斧斤即劇談馳念皆牛羊心之神無所不之也孟子所謂求放心者求其橫溢旁出者也心用而正則潛天而天潛地而地通萬古而萬古俟百世而百世蓋天地古今皆心體也非謂約之方寸而不放也是故心正則為存邦則為教如馬之駕車駟服相需和鳴鑒應雖行千里豈傳為故若失銜脫轡驚趨狂派則雖在烟收豈不為放心之說不明而以探六經計百氏為支離煩擾此非孟子之言也

劉邵人物志云觀人察實必先察其平淡而後求其聰明聰明者陰陽之精陰陽清和則中馭外明聖人淳耀能兼二美知微知彰自非聖人莫能兩遂故明白之士達動之機而暗於元慮元慮之人誠靜之原而困於達捷猶火日外照不能內見金水內煥不能外光斯數語發前人之所未發

學務無情則至於滅性學務有情則至於蕩性周子所謂主靜乃

漢陽葉氏鈔書

聖學正脈其要全在無欲苟能無欲則雖在紛華波蕩之中終日動作云為而自獨契於所謂神妙圓融無聲無臭之體即一毫俗情世態不能沾染不能動搖此則真能主靜者苟但棲心虛寂曰吾以主靜也即使孤介清潔亦不免為偏方獨智之士而無以成天下之務況於人欲潛滋暗長其為害又何可勝言也

易曰利貞者性情也王輔嗣註云不性其情何能久行其正程子取之孝經緯曰魂者芸也情以除穢魄者白也性以治內劉晔曰烟生於火而鬱火者烟也情生於性而害性者情也其語在伊洛前音淵還周子之無極即詩所詠天之於穆無有朕兆非陰陽未分善惡兩無之謂也有大極即有陰陽陰陽即為太極太極純是一善惟人稟氣雜糅不齊故因感動而失善若謂無善無惡則太極一混沌物耳惡稱極極者至也以善而名也善非他即生生之謂善

周子太極圖稱無極而太極陸象山以為出自老子極力攻之然非老子之言也汲冢周書有云正人莫如有極道天莫如無極漢人註云道原出於天易稱易有大極是也實本無極自漢來已有此語

陰陽之精泄之於水故坎之為盜也盜陰陽之精也人物之精泄之於智故智之為盜也盜人物之精也聖人之退藏於密所以完其精而不使盜也

寢後必呵食後必呵則陽不墮事後必定行後必定則陰不泄節食而脾養寡言而肺保損愛而腎足主敬而心定戒怒而肝寧此養德為養生也

目為神閭鼻為氣戶心為精主多視耗神多息虛氣多欲竭精故

漢陽葉氏鈔書

端視調息攝念三者動靜不當離

嗜卧為六慾之首妄視為六賊之魁

未勞而息則氣常生覺勞而後息晚矣况覺而未肯息乎

留氣則留生故言不如默言不可已故多不如少疾不如徐高不

如輕少言徐言輕言皆不使過而窮其氣所謂中也守之亦以養

德

聖人於損致戒曰懲忿窒慾於順致戒曰慎言語節飲食夫慾念

則本和室慾則水激慎言則金息節食則土安四者全神明亦無

不調矣養德養生原是一事離德而談養生生何由養

多病多壽謹故也是矣而未盡善惟謹則無大病凡人之天皆非

氣血盡也猶欲忘生於是有大病以墮過之有一臟偏枯以通竭

之不然但除穢子之外雖賦薄者亦必有七八十年其氣乃竭其

血液乃竭至於溫公不知疾革孔明嘔血酸辛則天遠之不得為

閒人故不以食色耗以政事耗若不當此位者則有何不得已而

自代其生

邱處機語元世祖云藥為草精為髓去髓添草譬如囊中貯金以

金易鐵久之金盡所有者鐵耳夫何益哉冬夜戲說

達官有難緩之疾有道人曰古人已死身不壞今人未死身先壞

信知古人之死數雖盡而所養固在至於百年之後尚有容貌如

生者今人貪利祿則損其心窮奢欲則喪其本數未盡而軀已腐

矣貴耳集

丹經修養起於離坎離中虛三坎中滿三二陽中有一陰坎水也

二陰中有一陽離火也離火中有水坎水中有火鄭漁仲亦云離

中有真水坎中有真火水火二姓相濟為用運於一身亦然心為

離腎為坎心火下水濟腎腎水上火濟心此母子胎養法丹訣以

辰砂煨出水銀砂屬離水銀即真水以水銀煉成靈砂水銀屬坎

靈砂即真火要知内外交養法不出此坎離成道道人親說此妙

術

銅人針灸圖載臟腑一身俞穴有玉環俞不知玉環是何物張紫

陽玉清金華秘文論神仙結丹處曰心下腎上脾左肝右生門在

前密戶居後其連如環其白如綿方圓徑寸包裹一身之精粹此

即玉環也醫書論諸種骨蒸有玉房蒸亦即是玉環其處正與臍

相對人之命脉根蒂也

從人中之上臍耳目竅俱雙入中以下口與前後陰竅俱一故曰

人中以其上偶下奇儼然一泰卦也或曰天食人以五氣鼻受之

地食人以五味口受之居口鼻之間故曰人中或曰督脉從尾閭

由背達頭而上至上齒縫任脉從下極之俞由腹而上至上齒縫

適當任督會處故曰人中

東坡思無邪齋銘云飲食之精草木之華集我丹田我丹所家盡

煉於日赫然丹霞夜浴於月皓然素葩金丹自成曰思無邪

附潛邱劉記論一則

他石錄外編儒辨第二十五曰六經多被混亂尤甚者易中尤

甚者先天八卦卦之方位帝出乎震章八方有明文天地定位

章不言八方蓋謂有天上地下之否而亦有地上天下之泰八卦

相連以成六十四卦也逆數者卜筮而前知吉凶也先天之文見

於乾卦先讀去聲非邵子之所謂也愚嘗得張平叔悟真編之傳

於方外士其意與邵子之圖適合離東者移火於木位東三南二

同成五也坎西者移水於金位北一西將四共之也乾南坤北者

移坎之中實以填離之中虛而成金丹三家相見結嬰兒也巽居西南坤位以長女合老陰黃婆也艮居西北乾位以少男合老陽築基也兌居東南巽位以少女合長女隱寓二七於其中鼎器也震居東北艮位以長男合少男隱寓二八於其中藥物也其於數往知來逆寓順則成人逆則仙也易道無所不包何獨丹法凡醫藥相地三命等無不倚之以立言而離於文王處憂患孔子無大過之意即非儒道之易希夷仙也不妨以丹道說易邵子交於二程何可出此考亭於丹道粗有所見不同佛道之茫然是以手注魏伯陽之參同契見邵子之圖欣然會心入之本義而不計丹道可以倚易易不為丹道作也本義之混濫者多矣以天地定位章為第一

漢陽華氏錄

硯北雜錄卷十四

北平黃叔琳覽圖手輯

沿誤

古事人多相沿誤用高唐之夢前者楚懷王後者楚襄王也而曰宋玉百尺樓劉元德自擬也而曰陳元龍崔季圭偽為曹孟德對客而孟德捉刀立其旁則崔假也而今稱假倩者反曰捉刀人石崇明君詞叙昔公主嫁烏孫令琵琶馬上作樂以慰其道路之思其送明君亦必爾也觀此則琵琶自是烏孫公主事而所謂昭君琵琶者特季倫之擬作耳今人反以昭君為故實於烏孫之載在漢書者反置不用矣

京房易占青雲所覆其下有賢人隱績逸民傳嵇康登有青雲之志梁袁淑贈隱士庾易詩曰白日清明青雲遼亮阮籍詩抗身青

漢陽華氏錄

雲中網羅孰能施李白詩所以青雲人高歌在巖戶皆言隱者高潔之意故揚升菴謂詠入仕登名之士為誤然按史記范雎傳賈不意君能自致青雲之上揚雄解嘲當塗者升青雲北史魏長賢傳皆奮于泥滓自致青雲唐撫言青雲得路可知異日之心孟浩然送友之京詩子登青雲去予望青山歸則仕進之稱青雲亦非誤也

漢書謂蔡邕無嗣止一女琰沒胡曹操與邕善時還嫁陳留董祀然晉書羊祜傳母蔡氏漢中即將邕之女景獻皇后同產弟祜討吳有功將進爵土乞以與舅子蔡襲則邕亦自有後非止文姬一人也

案西園翰墨林西園二字乃漢靈帝常官游戲之所通鑑稱於西園開邸立庫以貯天下之錢於西園弄狗張讓傳當之官者皆先

至西園諧價然後得去是也於文事無涉建安七子有西園字亦無涉因考舊本張說集是西垣與同翰墨林蓋題為恩教賜食於麗正殿書院宴賦得林字麗正殿書院即開元十三年四月改名集賢殿書院者按唐六典集賢殿在洛陽宮之右其為垣字無疑且以天文興起下文亦更工妙舊唐書馬懷素等傳史臣曰以西垣對東觀正指麗正殿廣文選誤如張協結字窮固曲文選已收入雜詩而此云招隱魏文帝置酒坐飛岡文選本江淹雜體而此云文帝范宴如古詩驅車上東門冉冉孤生竹昭昭素明月之類華皆重出甚至阮嗣宗碑乃東平太守嵇叔良撰而作叔夜不知叔夜之死先於阮也中山王文本賦乃以文為中山王名而題云木賦南宋王微詠賦乃誤王為玉而題作微詠賦不知宋元有王微也今人以冬至日為書雲非也左氏傳僖公五年正月辛亥朔日南

漢陽葉氏鈔書

至公既視胡遂登觀臺以望而書禮也凡分至啓閉必書雲物為備故也杜預注云周正月今十一月分春秋分也至冬夏至也啟者立春立夏開者立秋立冬雲物者氣色災變也蓋四時凡八節其禮並同漢明帝永平二年春正月年未宗祀光武畢登靈臺觀雲物尤可為證而但讀左傳前兩三句遂顛以指冬至云秦觀或以為李斯或以為程邈石鼓文或以為宣王或以為宇文周瘞鶴銘或以為右軍或以為陶弘景或以為顧況月儀或以為索靖或以為唐人蘭亭出右軍無可疑然又以為有真篆二本唐人所重者葉即真即至南唐徐鉉又偽作屏障長縑書以欺陶穀絕交書或以為出嵇康或以為出右軍又以為出李懷琳黃庭經或以為逸少或以為楊義和赫然名蹟尚無定目如此歐陽永叔日本刀歌云徐福行時書未焚逸書百篇今尚存今嚴

洋疑作、

不許傳中國舉世無人識古文是言葉少蘊馬卿仲常疑之鄭麟趾高麗史宣和八年五月李資義還自宋奏云帝問吾國書籍多好本命館洋書所求書目錄授之且曰雖有卷第不足者亦須傳寓附來目錄首開百篇尚書而高麗未之有也先是咸平中日本僧裔然以鄭康成注孝經來獻不言有尚書王樞中堂事紀載中統二年高麗世子植來朝宴於中書省問曰傳聞汝邦有古文尚書答曰與中國書不殊然則百篇尚書高麗且無之況日本乎萬歷初林綱齊在郎署有命遣使臣封倭林上言請多索之以歸未免近於迂矣

漢陽葉氏鈔書

世郡跡學教職借稱耳近世文家有以此稱為文選教諭者誤矣北史盧思道傳齊文宣朝朝士各作挽歌十首擇其善者用之魏收陽休之祖孝徵等不過一二首思道有八編人號為八米西漢黃姑閨中語歲以六米七米八米分上中下言在穀取八米數多也見有誤用八米者以為傳米多殆失考據耳山谷詩尊前八米句應下十年書徐師川詩字直千金師習永句攝八米繼盧郎唐書韓愈傳憲宗欲用愈皇甫鎛忌其直曰愈終狂駿可且量移內地按唐人得罪遠貶過赦移近地謂之量移非遽官也杜詩公孫大娘弟子舞劍器行序云開元三載余尚童稚記於郾城觀公孫氏舞劍器渾脫瀏離擣擣出壯時按陳陽樂書云樂府諸曲自古不用化聲唐自則天末年劍器入渾脫為化聲之始劍器宮調渾脫商調以臣犯君故為犯聲又唐多解曲如柘枝渾脫解之類觀此則劍器渾脫自各為舞曲之名今人誤讀杜詩

序以劍器為句而以渾脫劉離頓挫六字為句以為皆極贊舞劍器之妙謬沿襲文字中往往以渾脫劉離四字連綴用之可笑也

唐長孫無忌以烏羊毛為渾脫履帽人多效之謂之趙公渾脫今京師僕從人帽皆用烏羊毛此亦渾脫之遺製也宋史徐徽言傳乘羊皮渾脫亂流以掩敵此渾脫又似以羊皮為脫而渡者顏駟對武帝曰文帝好壯而臣少景帝好黃老而臣儒陛下好壯而臣老所以白首為郎而不去左太沖誤以為馮唐

咸淳臨安志靈隱有月桂峰相傳月中桂子嘗墜於此生成大樹其花白其實丹天聖中天降靈於此山狀如珠璣識者曰此桂子也張子韶憶天竺月桂詩湖上北山天竺寺滿山桂子月中秋黃英六出非凡種肯許天香選別州自注云天竺桂花六出他州無

漢陽葉氏鈔書

本吟齊夜話天竺桂花中秋時感非必種出月中地氣使然也

唐明皇兄弟共五王相次薨逝天寶時已無存者唐史可考也楊太真以天寶三年入宮連昌宮詞云百官隊仗避岐薛李商隱詩云薛王沉醉壽王醒張祜曰開祀寧王玉笛吹皆未之考耳小說載因吹寧王玉笛明皇妬恚遣歸外第尤可笑

岐王隆範開元十四年薨薛王隆業二十二年薨洪容齋曰唐岐薛諸王俱薨於開元中而太真以天寶二載方入宮薛逢詩雲外笙歌岐薛醉月中臺榭后妃眠皆失考耳

國策齊威王料匡章不叛與秦交和而舍時下注本云相對不戰曰交和按軍門曰和周禮大司馬為左右和之門注今之壘門也孫子兵法兩軍相對曰交和今解作交相和解之義謬矣張說進關羊表遠生越舊俗本舊說作雋注云山高處又傍注云

音峻按史記西南夷傳以邛都為越雋郡集韻雋選委切音隨園名與音峻者異義王勃滕王閣序星分翼軫注云斗與翼軫相去甚遠乃借楚界形其遠耳按史自漢六年分淮南置豫章郡至陳俱曰豫章晉惠帝割豫章等七郡武昌桂陽安成三郡置江州如廐亮鎮江州諸良為豫章太守江州刺史初治豫章隋置洪州總管唐置洪州都督武昌三郡係洪州都督所領即都督閩公管下注以為借形其遠謬甚五代史南唐王李景升洪州為南唐郡是為

又序中進襟俯暢今本皆訛作送吟俯暢

袁君山之流涕按後漢書袁安字邵公以天子幼弱外戚擅權每言國家事未嘗不意鳴流涕桓譚字君山今以袁邵公誤為袁君山宜注出

漢陽葉氏鈔書

庾子山哀江南賦序傳變之但悲身世無處求生袁安之每念王室自然流涕昔桓君山之志事杜元凱之生平並有著書成能自序駭誤由此

汪退谷近光集注荀中郎不知為晉書荀羨而訛作荀或注陳其年集孫劉不過使我不知三公不知為魏志孫資劉放而訛作孫仲謀劉元德如此類者甚多

唐詩紀事崔成甫為陝尉更得休歌為得寶弘農歌韋堅傳舊唐書注休都本切益上聲此休字音也補注休休為體綴以千里矣通雅輟車之夫曰休

石鼓文歐陽集古錄始說三鼓然前此已多紛紛之說王厚之石鼓文考正云周王之獵碣也韓愈以為宣王鼓韋應物以為文王鼓宣王刻鄭樵以為秦鼓馬定國以字文泰曾蒐岐陽指為後周

物董道曰傳云成有岐陽之蒐杜預謂還歸自卷乃大蒐於岐陽叔向曰昔成王盟諸侯於岐陽宣王蒐岐陽世遂無聞哉方成康與穆鐘銘之類皆著吾迹則此為當吾可知程大昌雍錄亦以為成王鼓自韓蘇詩以為宣王後人無敢有異議者其實按諸左傳及杜注言成王而不及宣王其為成王鼓無疑

王半山姑孰早梅詩大梁春費寶刀催不似湖陰有早梅按晉書帝至于湖陰察數營壘而還于湖在當塗西南陰察者微察之也溫庭筠誤逗晉史作湖陰曲半山又以溫誤

司馬景王命中書郎虞松作表再呈不可意鍾會取草為定五字松悅服以呈景王景王曰不當爾耶松曰鍾會也景王曰如此可大用沈佺期詩五字權英才用此事解者以五字為詩誤

晉琅邪王澄有萬名少所推服每聞街珍言輒歎息絕倒時人語云街珍談道平于絕倒今流俗以大笑為絕倒非也

漢陽葉氏鈔書

黍離詩傳黍穀名大似蘆蒿文餘穗黑色實圓重此偶誤也黍幹低小即映地豐年亦無過五六尺者別有一種蜀黍乃高至丈餘北人謂之高梁得無黍二字聲相近致此誤耶詩緝云黍有二種粘者為秬可以釀酒不粘者為秠如稻之有杭糯也此語更誤黍有赤白黑三種並粘可釀未聞有不粘者若夫秠之為物則正似蘆而高丈餘者耳與黍迥別王氏農書言之甚析詩傳又曰稷亦穀也一名稊似黍而小或曰粟也今按稷與黍苗甚似高下亦相等惟不粘為異亦有赤黑二種其曰粟也者則誤甚粟北土恒食正名曰穀穗圓長如管顆粒附著不散黍稷則穗並長蒂散垂搖曳詩所以咏離離也杭稻之鄉種此者蓋鮮容有未詳

郭頌世語云穀仲文讀書若半袁約則筆端不減陸士衡今人乃

謂管中窺見豹文之半謬矣

閉居用綠野乃裴度於文宗時留守東都治堂雖野服蕭散不問時事尚保種留臺非閉居事也宮觀用蓮社乃白居易致仕與僧如滿在香山修淨土號白蓮社是致仕後事

晉干寶之姓在寒字韻即此干段干之干望出崇陽潁川宋有干肇蓋其先也文選晉武革命論引搜神記則云于寶周禮注亦云于寶字畫之差相承已久楊誠齋在館中與同舍談及于寶一吏進曰乃干寶非于也取韻書以呈干字下注云晉有干寶誠齋喜曰汝乃吾一字師宋暨陶舉進士傳曉時呼作縣音無應者蘇魏公曰當呼作吃音三國志吳有暨某呼之果應六合有朴姓人多呼同模其實音詭高麗姓也

漢陽葉氏鈔書

東坡家有老人泉梅聖俞為作此詩葉少蘊燕語云子瞻謫黃州號東坡晚又號老泉山人其印章有東坡居士老泉山人八字同篆文又其畫竹下有老泉居士朱文印是老泉為子瞻之號無疑世徒見歐陽公所作墓誌有人皆稱為老蘇乃牽老泉以加明允矣

世傳杜鵑為望帝之魂語頗不經華陽國志帝禪位於閼明升西山隱焉時適二月子規鳴故蜀人悲子規啼也

顏師古注胡妻名細君今泛稱人妻誤矣烏孫公主亦名細君漢興宗字細君唐博士細君則姓與名耳今人隨聲附和誤不止此妓女入宜春院曰內人呼妻為內人可乎

喪服既訖非今時不借也周時人謂之履子夏時人謂之菲漢時人謂之不借者此凶屨不得從人借亦不得借人皆是異時而別名也按不借本是喪屨後人有遊山雙不借之句於是競以不借

代芒履用之亦誤矣

余初為此說後見崔豹古今注漢文履不借以視朝揚雄輶軒絕代語履終作者曰不惜是非專為喪履明矣疑阮因字義而附會之也

范史方術傳中載王喬事未免荒唐如雙鬼玉棺事籍籍於人口而不無誕妄或以為即古仙人王子喬而劉向列仙傳又以為即周靈王太子晉愈不可考

世言葉令王喬與仙人王子喬本是兩人而應劭風俗通義辯葉令一條引周靈王太子與師曠事則是三人混而一之矣案後漢書王喬載方術傳傳末云或云即古仙人王子喬也而劉向以為即靈王太子幼說本此

鄭泰曰孔公緒清談高論噓枯吹生注枯者噓之使生者吹之

漢陽葉氏鈔書

使枯又淮南子噓之而生吹之而死二字義正相反而今竿牘家動云吹噓疑其沿誤及考揚雄方言吹扇助也郭璞云吹噓扇拂相佐助也北史盧思道翦拂吹噓長其光價杜詩唯待吹噓送上天皆本此非用鄭泰語也

玉藻士不衣織織音志注染絲而織之為織功多而色重故士賤不得衣之案此即今之織絲而貢所謂厭篋織文也俗訛織為紵紵音柱說文縠細者為紵粗者為紵

詩小雅織文為章織與幟同亦音志

今人賦詩用事不詳出處為謬相沿最為可笑如彈碁之戲西京雜記云成帝好蹴鞠韋匡以為勞體非至尊所宜帝曰可擇似而不勞者碁之家君也作彈碁以獻博物志云魏文帝善彈碁能用手中角時有書生又能低頭以所冠著葛巾角撇碁故李義山

詩云玉作彈碁局中心最不平此與奕棋有何干涉而今人率以奕為彈碁此類甚多

古今詩話彈碁局方五尺中心高如蓋其顛為小壺四角微起魏丁廙有彈碁賦隆中夷外綴理肌平是也

古傳言羿射日落九鳥為最難射一日落九鳥言射之捷也後遂以為射九日矣流俗謬說而傳怪文士循名而騁奇異哉此見天問注

祖述字士雅今作士雅誤

山海經稚山澧水出焉又東五十里曰宣山又東四十五里曰衡山漢志南陽雋縣有衡山澧水所出是亦稚訛為稚

母持布鼓過雷門漢王尊語師古注謂雷門會稽城門也有大鼓越擊此鼓聲聞洛陽故尊引之也布鼓謂以布為鼓故無聲曾文

漢陽葉氏鈔書

清詩敗鼓無聲強自撾不堪持過阿香家似用王語點化而誤以雷門為雷霆之雷洪文敏續筆謂城門名用一字者為雅馴歷舉左氏公羊諸書所載亦獨遺此

說文旗从其聲訓熊旗五旂以象罰皇士卒以為期也旂从人斤聲訓旂有象鈴以令眾也分旂旂為二正字通云周禮九旗所畫異物所建異名各有等差雖旌旄之通稱而制度自別未可合為一也旌愚山試博學宏詞省畔詩誤寫旗為旂問擬一等

聖祖改置二等

周官司常掌九旗之物名文龍為旂熊虎為旟諸侯所建旗軍將所建二各不同

爾雅河鼓牽牛星也荆楚歲時記黃姑織女時相見黃姑即河鼓之轉也太白詩黃姑與織女相去不盈尺是皆以牽牛為黃姑然

李後主詩云迢迢牽牛星杳在河之陽
粲粲黃姑女耿耿遙相望
又以織女為黃姑矣

昭元年左氏傳鄭子產云辰為商星參為晉星後人以參辰為參
商者誤鄭司農說星土引春秋曰參為晉星商主大火改左氏本
文而參商之誤稱實始於此

江陵集云皇城北苑中有廣寒殿瓦壁已壞檢楠猶存相傳以為
遼蕭后梳妝樓成祖定鼎燕京命勿毀以垂鑒戒至萬曆七年五
月四日忽自傾圮其梁上有金錢百二十文蓋鎮物也上以四文
賜余其文曰至元通寶案至元乃元世祖紀年則殿創於元世祖
時非遼時物矣以此見世所傳古蹟訛誤者多而信耳者往往據
以為真江陵此說甚足信而志帝京景物畧者顧猶遺此証據何
也

漢陽黃氏鈔書

後漢逸民傳序引揚雄言鴻飛冥冥之人何策焉注纂取也陳射
洪云戈人何策鴻飛高雲用揚語也張曲江詩今我遊冥冥戈者
何所纂既纂為纂矣昌黎在曲江後贈人詩仍云宵效屠門嚼久
嫌戈者纂

何此瞻云詩文中誤用事有自誤者有因古人之誤而亦誤者如
柳子厚問魏絳之言近實公室乃實此乃韓獻子之言非魏絳
也然此自出水經注故以示博耳

客星

朱近修駁于陵論云客星有五曰周伯主喪者也曰老子主饒者
也曰王蓬主兵者也曰國皇王疾者也曰溫星主暴戾者也皆天
道之至不詳而謂于陵當之可乎又按建武三十一年十月有客
星說二尺許西南行在與鬼東北六尺而滅凡見百十有二日後

托宜作此

二年光武崩此章亦曰于陵致乎自後明帝順帝星三見章帝一
見和帝五見靈帝再見史占或主兵或主喪劉聰時客星入紫微
太史康相以為非常之變聰遂滅亡其他客星之見不勝紀總之
驗無于陵之類

列女

後漢列女傳范曄云但察次才行尤高秀者不必專在一操宜其
取董祀妻也袁詵妻亦詞辯拙其天然何取於清淑哉曹世叔妻
來往宮掖客應詔作賦頌及鄧太后臨朝又與聞政事托以童角
矣尚足藏管形乎

吳孟宗為孫琳告願廢吳主亮李壽降魏謂蜀為偽朝王祥難
不拜司馬而終事二姓自古孝子未必忠臣叔來必烈女殆
是天地間一欠事

漢陽黃氏鈔書

荀氏八龍

漢末士尚操榜互相題評至於名稱過實海內風靡頗川汝南家
家賢傑或父子兄弟兼鷹或羣或門生故吏去官行服名譽咸而
賓客多載之竹素焉得無誇乃言太邱楊子孫荀朗陵朗陵諸
子應門下食一時盛會上感天文太史奏德星見又云真人東行
又云五百里賢人聚不亦異哉按通鑑荀淑之卒在桓帝建和三年
年本傳云年六十七自建和三年已丑進數至章帝建初八年
於未六十七年中並無德星見也范氏荀陳二傳亦未書此唯世
說載之他書或多有是言皆不足信蓋當時傳會之浮譚不然蔡
邕碑文何絕不之及也且以其說考之其曰陳長文於時尚小載
著車中文若亦幼抱置都上蓋言其時老小皆賢人也予謂荀之
八子不得盡佳與疏無雙迴跡董卓之名猶不得已若視之畏禍

設方遣其子塔唐衡可謂龍乎文若助謀曹氏以成其業而禪代眾事奪列佐命乃陳荀之不幸也又何從星之有星聚之譚既為鑿空八龍之目亦實幸越矣

世說新語記事多謬庾亮見陶侃事重出皆誤望蔡是謝懷居官地名乃以為懷之小字懷小字未婢非望蔡也王敦與錢鳳謀逆夜為王允之所聞非右軍也晉書沿誤亦多

曹子建

近人書曹子建文後極力推尊操丕父子極口詆毀子建遂及孔文舉稱正平楊德祖諸人案魏志蘇則傳初臨舊侯植聞漢帝位亦哭使文帝出游顧謂左右曰人心不同當我登大位之時天下有哭者又景初中詔書稱陳思王克已慎行以補前闕蓋其晚節如此故能免於猜主之忌使操真以子建為後實遠勝桓即孔

漢陽蔡氏鈔書

文學之為人亦豈華子魚郝鴻豫輩之所能望其項背耶乃輕加訾議值亦甚矣

盧循

盧循盜賊而沙門慧遠與之友善祖約叛逆而少與阮孚齊名王丞相尤愛重之曰昨與祖士少語遂令人忘疲是皆理之不可解者杜子美贈蘇渙詩序云蘇大侍御渙靜者也渙竟煽動嶺表與哥舒晃作亂亦其類也

丁約劍術

唐闕史前載丁約劍解事謂約從逆帥李師道被獲獻俘闕下臨刑用幻術以筆代己自云歸竟崙石室矣語云天上無不忠孝神仙約何為者長川劉孔和節之有詩云淮南叛諸侯趙高賊官宦神仙乃如此何足容褒彈真為論也否則如淮南以叛誅死而道

書猶妄為鶴大皆仙之說以誑群俗是導逆也豈可以訓

元昊

道路傳聞之言不可過信至事涉塞外尤易誇張蓋道里遠隔無可憑據也宋張元昊之說多因韓范表奏姚嗣宗入幕而無賴者故為此言以恐嚇將帥冒取功名耳即有此二人未必即是王猛未必能用囊霄試觀嗣宗入幕所裨益韓范若何其放言題壁何足道哉若以此占才恐不勝車載斗量矣且二人名同元昊更屬可疑彼豈不能自取一名而兼此二人非偶合以為異即故分襲以炫奇此妄撰者之意歟

曾子固

曾子固事繼母甚孝竭饑粥之養四弟九妹宦學婚嫁皆其力人有所長獎勵成就如弗及守福州舊有園蔬錢三四十萬棄勿取

漢陽蔡氏鈔書

荆舒當事勢力能偃舉世之人從之而不少屈其人如此乃評者謂行誼不如政事政事不如文章則媚者詞也

蘇叔黨

宋人議蘇過叔黨附梁師成師成妻死為服總麻云云顧略其大節元袁伯長清容集有跋叔黨竹石牧牛圖云小坡竹石緯有父風後倖定武罵賊不屈死之其氣節不墜光於前人矣事詳揮麈錄

朱浚

何燕泉餘冬序錄載朱文公曾孫浚為浙漕值賈似道當國時每有劄子白事必稱某萬拜按文公世系公長子塾生鑑鑑生浚浚仕至朝散大夫石文殿修撰兩浙轉運使吏部侍郎兩子元兵至福安州浚不屈死之浚能殺身成仁而不能不失身於權貴宋史

及綱目皆不書

雲谿友議

雲谿友議載李翱在潭州席上有妓舞柘枝者顏色憂悴問知為蘇州章中丞女歟堯藩當選贈詩云姑蘇太守青蛾女流落長沙舞柘枝云云李乃於賓欄中選士而嫁之歟研錄載姚姬官翰林學士日玉堂設宴歌妓中一人秀麗閑雅微操閨音叩之泣而訴曰妾建寧人真西山之後也遂白丞相三寶奴為落籍嫁小吏黃棟嘉興目聞有詩記事云妾本建寧女遠出西山翁云云此皆好事者為之媚嫉君子污穢大賢亦猶南渡小人傾朱晦翁至有帷簿不修之謗可謂無忌憚之尤者矣友議出范梈手鄙俚不足道陶宗儀元末名士乃亦爾可怪也

李廌

漢陽葉氏鈔書

李方叔之父名惇字憲仲東坡同年友也故生平與方叔極相周卿集中有答方叔書云累書見責以不相薦引讀之甚愧然所諄諄期望者實欲方叔守道自信相勉於道而不務相引引於利則先生之自待與所以待方叔者直以古處為期偶聞宋人趙潛養所漫筆云東坡知貢舉將鎖院紙封一簡令叔黨持與方叔值方叔出其僕受簡置几上有頃章子厚二子曰持曰援者取簡竊觀乃揚雄優子劉向論一篇二章檣之以去已而果出此題二章皆模倣坡作及析號意魁必方叔也乃章援第十名文意與魁相似乃章持方叔竟下第坡拳拳於方叔如此卒不能增益其命之所無反使子厚小人以坡為有私有黨而無以大服其心云云果若所言乃末俗潛通關節冒犯科條者所為先生豈肯出此此必章惇父子造為此語以污先生趙氏不察其誣傳諸紀載於先生品望

所損不細特為辨正

事蹟相類

古今事有絕相類者如庾沈語前有約後有昭畧妻寄怨詩之實前有玄後有滔望塵之藩前有黨後有岳致冰鱗之王前有祥後有延弔容驢鳴之王前有聚後有濟獻昨加毒以饒賜死人知有晉獻公子申生而不知秦孝文王子西蜀侯憚沈江負父屍人知有孝女曹娥而不知有趙社女絡掘地得石卿人知有滕公而不知有衛靈飛燕看竹不問主人知有王徽之而不知有蔡獲偷侍兒人試文不殺因以賜之人知有楊素之於李伯藥而不知有蔡興宗之於孫敬玉乳生湮人知有元德秀而不知有李善株衣娛戲人知有老萊而不知有伯瑜智囊人知有晁錯而不知有樗里子魯匡佩六印人知有蘇秦而不知有藥大以石為虎射之沒羽

漢陽葉氏鈔書

人知有李廣李遠而不知有熊渠子倒用印人知有段秀實而不知有李崧夢筆人知有江淹而不知有王珣紀少瑜李嶠李白能使人主前席人知有賈誼而不知有商鞅蘇綽卿屏陽座人知有漢鄭弘第五倫而不知有吳紀亮紀曉嵐石君人知有石奮而不知有蔡襲張文瓘留憤事人知有時苗而不知有羊扁食脫粟人知有公孫弘而不知有晏嬰錢神論人知有魯褒而不知有胡毋民戎公綏雪中高卧人知有袁安而不知有胡定嘿酒救火人知有藥巴而不知有樊英郭憲佛圖澄成武丁羊車遊後宮顯水灑地人知有晉武而不知有宋文下第獻詩座主以明年登第人知有章孝標而不知有子化成刺石高山深谷人知有杜預而不知有顏真卿賜行酒人知有顧榮而不知有何遜陰錫錦纔事人知有隋煬而不知有甘寧還帶陰德至相位人知有裴中令

而不知有白中令發環類遠祖貌人知有蕭穎士之於鄱陽王而不知有吳綱之於長沙王因食辨勞薪人知有荀勗而不知有師曠強索妾人知有孫秀武承嗣而不知有阮佃夫殺負心僕人知有張詠而不知有柳開金蓮歸院人知有蘇軾而不知有令狐綯王珪周必大介子推題壁作龍蛇歌舟之僑亦作龍蛇歌張崇還鎮率持幣錢趙在禮亦率拔釘錢

人知有齊威王之朝周而不知其後有趙肅侯之朝周人知有魯仲連義不帝秦而不知其先有孔子順義不入秦

吐握

呂子昔者禹一沐而三握髮一食而三起以禮有道之士周公吐握之說見於荀子人罕稱焉也

龍門

漢陽葉氏鈔書

漢李膺獨持風裁以聲名自高有被其容接者名為登龍門晉王衍善元言惟談莊老為事理有所不安即更改朝野翕然謂一代龍門陸倕與任昉俱為竟陵王西園之客及昉為憲司簪裾輻輳預宴者號曰龍門之游衣冠在朝庶誇號曰宗臣雅有倫鑒游處不雜入其門者號曰登龍門釋慧持形長六尺風神高爽時沙門皆望風推服有升持室者皆號登龍門

昆以道與李奉議書云本朝王元之之後晏公晏公之後歐陽公歐陽公之後東坡皆號一代龍門

下榻

陳蕃為樂安守郡人周舉高潔之士惟蕃能致焉特為置一榻去則懸之是蕃所置有二榻今人只知徐桴矣璆字孟玉又唐王庭湊待駱山人以函丈之禮別構一亭去則懸榻見唐年補錄

鴈帛書

元郝經使宋被留十六年始還往歲汴中射鴈金明池得繫帛書詩云霜落風高恣所如歸期回首是春初上林天子援弓繳窮海累臣有帛書後題至元五年九月一日放鴈獲者勿殺國信大使郝經書於真州忠勇軍營新館漢蘇子卿鴈帛書乃託言此却是實事

廢蓼莪

顧歡早孤讀詩至哀哀父母輒執書慟泣由是受學者廢蓼莪篇不復讀焉此事與王偉元絕類

東山

顧語陽秋會稽臨安金陵皆有東山俱傳以為謝安攜妓之所謝安本傳初寓居會稽與王羲之許詢支遁游處被召不至遂棲遲

漢陽葉氏鈔書

東山此會稽之東山也本傳云安嘗往臨安山中坐石室臨清谷悠然嘆曰此與伯夷何遠今餘杭縣有東山東坡游東西巖施註云即謝安東山此臨安之東山也又云及登白鵝於土山營墅樓館林竹其盛每攜中外子孫遊集今土山在建康上元縣崇禮鄉建康事蹟云安石於此擬會稽之東山此金陵之東山也葛常之所改正止言東山而不及西山考咸淳臨安志縣北有東西二永安巖西山乃許邁所居也見晉書本傳東山則安石所嘗游者後人但知有謝故洪平齋有詩云西山許邁無人問只說東山有謝安

反錦

左傳僖二十三年晉重耳及曹僖負羈饋盤飧實璧焉公子受飧反璧今卻饋曰反璧本此又昭十三年衛人餽叔向姜與一簋錦

叔向受姜反錦則以反錦為詞亦可而人無舉此者

武人能詩

武人能詩史載沈慶之嘗景宗而不知周顒朕奈何傳羅暉在陳為太子右衛率時參宴席陳主曰周率武將詩每前成文士何反後也都官尚書孔範曰羅暉執筆制詩還如上馬入陣不在人後

穿角履

郭林宗有折角巾故事北史王遵素領黃門即從容恬素若處邱園嘗着穿角履好事者多毀新履以學之可作對類

笑疾

陸雲有笑疾見張華多妄制又常纏頭大笑不能自己東都事略劉溫叟傳劉雖好笑難在人主前不能自己止

漢陽書氏鈔書

硯北雜錄卷十五

北平黃叔琳崑園手輯

人蔞

人蔞初出一極四五年兩極至十年後三極如抽花亭亭獨立名百尺杵間有四極者極必五葉葉圓而尖四月花細小如粟紫白色秋後結實色殷紅性喜陰多生樹下亦以其深林陰翳也為土人其根有兩三歧或四五歧亦有直下無歧者形肥而短者產興京以東諸山中名東山僧形瘦而長者產寧古塔諸山中名北山僧至八分公皆五六月間採者名茅草力薄七八月間採者名黃草力完總以色紅而肥實明潤者為上色黃而堅者次之色白而中疎者最下矣有如小兒形者名蔞王不易得其稱土木者以混同江東有土木河遺志云在開元城東北下十餘里亦唯然非大同遠外之土木也就其

漢陽書氏鈔書

所產之地而名若清河則前朝通市之所而非其產紫園產自上黨今已久絕羊角則以目高麗漫之大者而土人所立名稱多俚俗不典如名則曰棟樑曰根子其肥實亦不能詳記矣向時採蔞者多以水浸之不能經久關內市者故遲之以抑其值乃如煮培於是市僧無所施其術而蓮值倍增今內府蓮膏俱是原煮蓮水并根葉製成故功倍倫等若購之市中者僅取莖葉及雜草為之宜其用之不效也蔞葉奉天亦有售者其值極微冬間論以代茗味微苦而清香不俗亦能益人凡藏蔞者不得曝之日中蓋至陽之精伏於至陰之地一見太陽真氣立盡矣

茯苓

茯苓雲南所在有之大者五六十斤黔蜀所出差少棟苓為上塊苓次之破斯下矣棟苓之佳者賈人以私江南松木既代歲久根

株朽蠹作沈香色上有烏爪爬羅痕即知其下將生茯苓矣其生不過以七日成形若生菌則無復生茯苓矣樹葉封貯竹籠中名為發汗白毛經寸膚如黎州椒清氣下墜則敗絮其上易日必加轉側適均而後已又其膚浮竹籤行刺使飲束重如鐵鍊者價倍從故揀苓之佳不在大若精液所及通遇他樹根即成茯神赤者呼赤茯苓皆入方書黃無所用

桂

南園漫錄云桂有桂樹之桂有桂花之桂桂樹則楚詞桂酒南桂之類今醫藥所用取其氣味甘辛乃用其皮也桂花之桂則詩詞所言今人家園圃所植取其香氣郁烈乃尚其花也類書所載皆未刻白雖白孔六帖亦然

香

漢陽葉氏鈔書

香樹生海南黎峒葉如冬青凡葉黃則香結香或在根株或在枝幹最上者為黃沉亦曰鐵骨沉從土中取出帶泥而黑堅而沉水其價三倍或在樹腹如松脂液有白木間之曰生沉投之水亦沉投之水平沉半浮曰飛沉皆為上品有曰速香者不俟凝結而速取之也不沉而香特異曰花刺者香與木離刺木而存香也有曰土伽楠與沉香並生沉香性堅伽楠性軟其氣上升故老人佩之少便溺產占城者佳樹為大蟻所穴蟻食石蜜遺清香中歲久凝而堅潤其色若鴨頭綠上之上也又有虎豹斑金縷結其色黃貴與鴨頭綠等

嶺海見聞云香樹幹如樹蘭葉如黃楊子如連翹而黑以夏月子熟種之亦有寄生榕樹上者閩小紀云千年榕樹上生奇南香王劍尊聞云伽南香一名奇南占城國有之有生結糖結虎斑結金

絲結不同生結國人最重不以入中國入中國乃糖結瓊州亦有土伽南即所謂鷓鴣香入手終日馥郁

交趾有蜜香樹幹似柅柳花白而繁其葉如橘木心與節堅黑沉水者為沉香與水平者為雞骨香根為黃熟香餘為枝香細枝緊實者為青桂香根節輕而大者為馬蹄香花不香或實乃香為鷄舌香

菊

九月律中無射無射者言陰氣漸盛風霜凄緊萌生之物無有射地而出也故草木皆變黃而落乃菊之花獨有黃色者同其萎謝之色自逞榮茂之姿故曰菊有黃花有之者異之也金行肅殺之中而華盛之氣自在月令真先秦書故筆法之妙往往同於春秋如此

漢陽葉氏鈔書

松蘿

凡松葉皆雙股故世以為松釵獨枯松每穗三鬚而高麗所產每穗乃五鬚今所謂華山松是也李賀有五粒小松歌陸天隨詩松齋一夜懷貞白霜外空閒五粒風粒常作鬚

蘭

世謂竹有節而香華梅有花而香葉松有葉而香惟蘭兼之其說未盡竹無華故中虛而植不然是君子乃植賢畫眉也梅無葉故枝陳而老不然是野叟乃錦衣博帶也松香香故干霄而蒼不然是偉丈夫乃薰肌膏髮也蘭草本無枝餘與三友另論

蘭蕙

黃山谷云一幹一花為蘭一幹五七花為蕙遊齊閒覽云楚騷之蘭蕙或以為都梁香或以為澤蘭或以為荷蘭當以澤蘭為正今

人所種如麥門冬葉者名幽蘭非真蘭也故陳止齋作盜蘭說以
誤之宋文公離騷辨正云古之香草必花葉皆香燥濕不變故可
佩今之蘭蕙但花香而葉乃無氣質弱易萎必非古人所指甚明
古之蘭似澤蘭而蕙即今之零陵香今之似茅而花有二種者不
知何時始誤也吳革廬蘭說云蘭為醫經上品草植者也今所
謂蘭乃無枝莖因黃山谷稱之世遂謬指為離騷之蘭

鐵樹

升菴集吳興王濟日詢手鏡曰吳湘間有俗諺見事難成則云須
鐵樹開花余在廣西橫之馴象衛銳指揮家見一樹高可三四尺
幹葉皆紫黑色葉小類石榴質理細厚問之曰此鐵樹也每遇丁
卯年乃花花四瓣紫白色如瑞香瓣較少圓一開累月不凋嗅之
有草氣乃知鐵樹開花之說有自來矣

蠟

漢陽華氏鈔書

粵人以蟲大如蛾虱者芒種後置之菁細樹上樹狀類冬青蟲食
樹汁吐沫粘嫩莖上化為白脂至秋取之以水煮鎔成蠟文理
瑩徹若石膏然以之澆燭入藥甚適用蟲嫩時白色作蠟及老則
赤黑其結苞於樹枝初若黍米入春漸長如雞頭子大色紫赤累
累抱枝宛如樹之作實是稱蠟種亦曰蠟子子內有白卵一苞數
百次年立夏以箸葉包之繫於樹上芒種後苞折白卵化蟲乃復
上樹作蠟也黃蠟成於蜜蜂白蠟成於此蟲各有其能若此白蠟
瓊州最多以之為炬大者可五六斤每夜燭用至數百石其價頗
賤諺曰東家白蠟蟲西家黃蠟蜂養蜂得蜜食養蟲得燭紅

蜜

蜜者蜜也精也秘也固也草木得天澤土膏抽其精英以為花蕊

而花中浮醪如粉如珠又其精之精者蜂掠取之入窠穴醱釀成
蜜其所處不容人窺其王出入滾成迷團何秘如之醫家製膏丸
用蜜調劑著奇香者以蜜養之以其能固氣不泄也易祖家蒸玉
面理與蜜黃雀必先以蜜塗之雖沸燥而其膏不走固之道也酥
者蘇也枯燥乾結之物以酥透之則釋然融解故蜜以衛內酥以
攻堅二者皆神物也

糖

偶徵糖字典者絕少惟後漢書顯宗紀注以糖作投宛號為狝糖
及東坡過金山寺作詩送遂寧僧圓贊云浩江與中冷共此一味
水冰盤薦琥珀何似糖霜美又唐太宗遣使至摩揭陀國取熬糖
法詔揚州取蔗排藩如其劑色味愈西域遠甚此中國用糖之始
其法始於佛氏然吳志孫休傳已有甘蔗錫矣

漢陽華氏鈔書

糖一名蔗胎仙經呼蜜為卉醴學齋佔畢宋王太始已有拓
幾字是取蔗汁已始於先秦也前漢郊祀歌拓漿析朝醒注謂
取蔗汁以為飴也又孫亮取交州所獻甘蔗錫而二禮注飴字
俱云煎米漿也一名錫則是煎蔗為糖已見於漢時甚明

茶

飲茶或云始於梁天監中事見洛陽伽藍記非也按吳志韋曜傳
孫皓時每宴饗無不竟日坐席無能否飲酒率以七升為限雖不
悉入口皆澆灌取盡曜素飲不過二升初見禮異或為裁減或賜
茶餅以當酒如此言則三國時已知飲茶矣逮唐中世權茶遂與
酒相抗迄今國計賴此為多

金太和五年商旅多以絲絹易茶歲費不下百萬命七品以上官
其家方許食茶仍不得賣及饋獻不應留者以斤兩立罪賞宣定

元光二年制魏王公主及五品以上官素蓄者存之不得賣餘人並禁之犯者徒五年

蔡君謨茶錄下篇論茶器有砧椎鈴碾匙餅等目須銀鐵黃金為之然周密所記宋時長沙茶具精妙甲天下每副用白金三百星或五百星外又以大縷銀合貯之趙南仲丞相帥潭以黃金十兩為之進上穆陵大喜不知何以費乃至此

蠶

湖地宜蠶新絲妙天下每蠶忙時必有小鳥連叫曰撒山看火其聲清激可聽蠶畢則止餘地無之蠶室煖育者倦極常有火患作繭用柴帚以禾草為之長尺有咫大可以握散布登蠶其上有至二三重者名曰上山

湖地惟七里者尤佳蓋地氣然也其初收以衣衾覆之晝夜程其

漢陽葉氏鈔書

寒煖之節不使有過通則有傷是為護種其初生也則以挑葉火炙之散其上候其蠕蠕而動澌澌而食然後以蠶羽拂之是為護其既食也乃熾炭于筐之下并其四周到桑葉如縷者而謹食之又上下抽蠶晝夜巡視火不可烈葉不可缺火烈而葉缺則蠶饑而傷火致病之源也然又不可太緩緩則有浸患不齊之患矣編經曰蠶薦用以圍火恐其氣之散也束結曰葉墩用以承刀恐其鋒之著也是為看火食三四日而眠眠則提眠一二日而起起則餵是為初眠自初而之二自二而之三其法盡同而用力益勞為務益廣是為出火蓋自此蠶離於火而葉不資於刀矣又四五日為大起大起則難離則分箔難早則足傷而絲不先望難遲則氣蒸而蠶多濕疾又六七日為熟巧為登簇巧以葉蓋曰貼巧驗其猶食者也簇以蒙覆曰冒山濟其不及者也風雨而寒則時火

其下曰火山晴暖則否三日而開戶曰亮山五日而去藉曰除托七日而米親為落山矣凡蠶之性喜溫和與惡寒熱大寒則悶而加大火熱則疏而受風蠶房宜卑卑則溫蠶簇宜高則爽又其收種時須在清明後穀雨前大起須在立夏前過此不宜也至於桑葉尤宜乾而忌濕少則布挹之多則箔稀之能節其寒煖時其饑飽調其氣息常使先不踰時後不失期而舉得其宜一時任事諸女僕又相與起率勵成精其能故所收率倍常數

木棉

禹貢厥篚織貝蔡傳曰今南夷木棉之精好者亦謂之吉貝余按宋書夷蠻傳呵羅單國遣使致天竺曰疊古目葉波國古貝等物唐書南蠻傳婆利者亦號焉禮俗以古貝一幅橫于胸古貝草也亦曰吉貝是木棉自劉宋時始入中國今民間所種棉花則又自

漢陽葉氏鈔書

元時始也

山繭

禹貢萊夷作牧履篚縶繭繭雅曰縶山桑師古曰山桑之絲其數中琴瑟之絃蘇氏曰惟東萊有此絲以之為縶堅韌異常萊人謂之山繭繭繭雅又曰縶桑繭繭繭繭今萊陽之山繭繭繭繭繭繭也案山繭即禹貢之縶絲今之山繭繭繭又別一種乃今之縶繭也縶不材木也土人嫌其名故借名縶取莊子大縶之義然則繭雅所云縶桑繭即今山桑縶絲是也繭由縶繭今縶繭借名縶繭是也山東縶繭

煙

王堂嘗記煙草古不經見遼左有事調用官兵乃漸有之自天啓年中始也二十年来北京亦多種之一畝之收可以敵田十畝乃

至無人不己卯年上傳諭禁之犯者論死庚辰有會試舉人未
知其已禁也有僕人帶以入京潛出囑之遂為邏者所獲越日而
僕人死西市矣相傳上以煙為燕人言吃煙故惡之也壬午余入
京嚮者盈衢初以為異已而知為洪督所請開其禁也

無實案

濟南有無實案小而甘移之他處即生核爾雅曰填無實案又曰
休無實李東坡有求無實案帖

五經

酒器有名經者小瓶細頸環口修腹以酒貽人則云酒一經二經
有人餉人云五經在門主人誤為束帶出肅之乃五小瓶耳昔人
作飲酒詩云登樓客在傳三雅問字人來揖五經

三雅

漢陽蔡氏鈔書

魏文帝典論劉表子好飲為三爵上曰伯雅次曰中雅小曰季雅
宋時蘭州有三雅池古有修此池得三銅器狀如酒杯各有篆文
當時雖以池名而不知為劉表之子物也吳均詩聊傾三雅危本此

白墮

池北偶談葉如林舉東坡獨有紅藥傾白墮人名此正如吳下饅
鵝設客云請共過食右軍不知此例正多山谷詩春網薦琴高琴
高亦人名皆自曹瞞惟有杜康作傭

屠蘇

屠蘇平屋也又菴也雪賦霜浮惡之飛棟沒屠蘇之高影杜詩願
遇金腰裏走置錦屠蘇冠亦名屠蘇以有屋也元康諺曰屠蘇障
日覆兩耳會見喝兒作天子酒本名酴酥後更謠為屠蘇云起自
孫思邈取菴名以名酒者附會也

容齋隨筆今人元日飲屠蘇自小者起固有來處後漢李膺杜
密以黨人繫獄元日飲酒曰正旦從小起又時鏡新書董勛曰
俗以小者得歲故先酒賀之老者失時故後飲顧況詩手把屠
蘇讓少年方云饒飲屠蘇蘇定年齒坐中皆嘆鬢毛斑則相傳
固久矣

精舍

釋迦諸息心所棲曰精舍案探述志云云去官歸鄉里於隰東五
十里築精舍欲秋夏讀書冬春射獵謝靈運亦有石壁精舍在都
昌南湖中精舍之名以知不獨佛宇也

酒令

梁王規為中書黃門侍郎相東王繹時為丹陽尹與朝士宴集屬
規為酒令規從容曰江左以來未有茲舉蕭瑄傳昭在坐玆謂知

漢陽蔡氏鈔書

言案竇之初進既立之監或佐之史監史之說糾察甚嚴其為酒
令應始於此後人易以口語代以手勢新意紛更互相凌侮漸失
監史之意江左以來豈謂無之王規之論當謂公筵非云私宴也

餞頭

東晉餅賦三春之初陰陽交接寒氣既濟溫不至熱於時宴客則
餞頭宜設此甚古雅又鶴林玉露張宣公帥江陵道經豐澧之士
子十數輩執文書郊迎公喜見鬚眉就馬上索其文讀之乃樂劉
郎守政績也遂擢之地曰某意諸君之來必相與講切義理啓告
利獎有以見教不意乃爾是特被十隻冷餞頭使耳躍馬徑去

豆腐

孫作字大雅以字行一字次知豆腐詩序菽乳本漢淮南王所作
其名不雅余為改今名因賦是詩陸放翁詩試盤堆連展洗釜煮

黎祁自註連展淮人以名麥餅黎祁蜀名豆腐

冰厨

吳越春秋勾踐休息食室於冰厨今稱人庖厨曰冰厨本此

上元燈

上元燃燈或云起於漢祀太乙自晉至唐故事梁簡文帝有列燈賦陳後主有光璧殿遙詠山燈詩唐明皇天寶中東都設燈文宗開成中建燈迎三宮太后是則唐以前歲不常設宋太宗時三元不禁夜上元御乾元門中元下元御東華門後罷中元下元二節而上元遊觀之盛冠於前代

候鯖集錢氏納土進金錢買兩夜燈十七十八是也

寒食

後漢周舉傳太原一郡俗以介子推焚骸有龍忌之禁至其七月

漢陽葉氏鈔書

咸言神不樂舉火由是士民每冬中甄一月寒食莫敢烟爨周舉為并州刺史乃作帛書置子推廟言咸冬去火殘損民命非賢者意宣示愚民使還溫食於是眾咸稍解然則漢以前所云寒食乃在冬中不在二三月間也汝南先賢傳太原舊俗以介子推焚骸一月寒食亦不言在春惟鄭中記云并州冬至後一百五日為介子推斷火冷食三日後世以清明前一日為寒食節本此魏武帝明罰令曰聞太原上黨冬至後百五日皆禁火云為介子推是寒食不但冬中特舉寒甚者言之餘師川詩一百五日寒食雨二十四番花信風元稹詩初過寒食一百六店舍無烟宮樹綠知寒食兼冬春而言也

端陽

端陽前五日俱可稱端文山以五月初二日生稱此日為端二

除夜

老學菴筆記陳師錫家享儀以冬至前一日為冬住又云盧預傳云是日冬至除夜乃知唐人冬至前一日亦謂之除夜

小年

十二月二十四日謂小年文山詩註云小年夜詩曰江鄉正小年

土牛

土牛之法以歲之幹色為首支色為身納音色為腹以立春日幹色為角耳尾支色為脰納音色為蹄景祐元年以土牛經四篇頒行天下丁度為序

社酒

石林詩話世言社日飲酒治聾不知何據五代李濤有春社從李昉求酒詩云社公今日沒心情為乞治聾酒一瓶慙亂玉堂將欲

漢陽葉氏鈔書

徧依稀到第三廳時為翰林學士有月給內庫酒故濤從乞之社公濤小字也唐人在慶侍下雖官高年皆稱小字

燧囊

今上御製燧囊詩序云朕讀

皇祖御製清文鑑知我國初舊俗有取鹿尾龍毛綠袖以代金縷者蓋彼時居閑外金線殊艱致也去秋塞外較獵偶憶此事告之先皇后皇后即製此燧囊以獻今覽其物曷勝悼愴因成長句以誌遺徽練裙繒服曾聞古土壁葛燈莫忘前共我同心思示儉即茲知要允稱賢鈞緇尚憶椒園獻頌紙空餘絲線連何事頻悲成舊物音塵滿眼淚潸然

銀

用銀之制始自唐虞禹貢揚荆厥貢惟金三品金銀銅三品皆謂

之金史記越世家注賈逵云虞夏商周金幣三等或赤或白或黃黃為上幣銅錢為下幣據此則銀為中幣可知又禹貢梁州厥貢銀錫磐石周禮職方氏荆州其利丹銀則已顯言銀矣至秦則賦法盡改銀之屬為器飾不為幣非古制也漢孝武始造白金三品尋廢不行舊唐書憲宗元和三年六月詔曰天下有銀之山必有銅鑛銅者可資於鼓鑄銀者無益於生人其天下自五嶺以北見採銀坑宜禁斷至韓愈奏狀始言五嶺買賣一以銀宋史仁宗紀景祐二年詔諸路歲輸緡錢福建二廣易以銀江東以帛金史食貨志舊例銀每錠五十兩其直百貫民間或有截鑿之者其價亦隨低昂遂改鑄銀名永安寶貨一兩至十兩分五等每兩折錢二貫公私同見錢用又云更造興定寶泉每貫當通寶五十又以統印製元光珍貨同銀鈔及餘行之行之未久銀價日貴寶泉日

漢陽華氏鈔書

賤民但以銀論價至元光二年寶泉幾於不用哀宗正大間民間但以銀市易此今日上下用銀之始今民間輸官之物皆用銀而猶謂之錢糧蓋承宋代之名當時上下皆用錢也

龜目

魯頌憬彼淮夷來獻其琛元龜象齒大賂南金竹書紀年周厲王元年楚人獻龜目龜目之重由來久矣其實龜目以一物非龜與目為二也易損益二卦皆言十朋之龜蘇林曰兩目為明漢書食貨志元龜距冉長尺二寸直二千一百六十為大目十朋公龜九寸直五百為壯目十朋侯龜七寸以上直三百為小目十朋子龜五寸以上直百為小目十朋是所為龜目也

錢載年號

馮鑑事始載後魏孝莊時用錢稍薄高道穆曰論今後古宜改鑄

大錢文載年號以記其始鑑遂以錢載年號始此案杜祐通典歷叙古今錢幣之制載宋武帝孝建初鑄四銖錢文曰孝建一違文曰四銖則是錢載年號實始於宋武帝孝建也孝建元年甲午距後魏孝莊永安已酉鑄錢之歲凡七十有六年紀載昭昭豈可謂始於永安鑑諸書不精誤以高恭請載年號以記其始遂以為事始於此不知高之奏乃謂改鑄大錢年分之始非事始也見學齋佔畢

錢陌

梁時用錢自破損以東八十為陌名曰東錢江郢以上七十為陌名曰西錢京師以九十為陌名曰長錢中大同元年詔通用足陌詔下而人不從錢陌益少至末年遂以三十五為陌今民間零用及紙裏養人者每百輒闕數文猶是梁陌法

漢陽華氏鈔書

鐵錢

華陽國志公孫述廢銅錢置鐵錢百姓貨賣不行鑄鐵錢始此南唐李氏鑄鐵錢宋太宗始令收民間鐵錢鑄農器給江北流民復業者仁宗廢曆初詔江饒池三州鑄鐵錢助陝西經費民苦之後停罷其患方息山谷詩紫漢可刷宜包育青鐵無多莫鑄錢蓋此謂也

明錢法

前明通行歷代好錢謂之當一次用新錢謂之折二民其便之正德十六年吳中募然不用好錢惟用折二嘉靖改元則用折三折四惡錢由是私鑄日甚

滇銅鼓鑄

萬曆三十四年給事中殷正茂言採雲南銅運至湖廣岳州府

陵礦開局鑄造計歲費工本銀三十九萬餘兩可得錢六萬五千
萬文值銀九十三萬餘兩除工本外歲得利銀五十三萬有奇戶
部議覆雲南即山鼓鑄鑄運太倉行之有效并行兩廣福建山東
如例遵行

鈔法

唐憲宗時商估至京師委錢諸路進奏院及諸軍諸使富家以輕
裝趨四方合券乃取之號飛錢此即鈔法之始但商估與富貴人
私為之宋初許氏入錢京師於諸州便換朝廷始置務給券其時
商人彌券入諸州當日給付不得留滯違者科罰此法實便公私
所為鈔者錢券也至執券而給錢不時則鈔滯甚而無錢可給則
鈔虛矣再甚而以虛鈔為實錢則鈔不得不廢矣

錢兩

宋陳無擇曰二十四銖為兩每兩古文六銖錢四個開元錢三箇
至宋廣利以開元錢十箇為兩今之三兩得漢唐十兩明矣千金
本草皆以古三兩為今一兩以古三升為今一升

廿卅卅

顏之推稽聖賦魏姬何多一孕四十中山何夥有子百廿廿音入
說文二十并也俗音念者誤又三十為卅音徹石鼓文為卅里即
三十里四十并為卅音錫始皇禪梁父刻石辭曰皇帝臨位作制
明法臣下修飭廿有六年初并天下罔不賓服乃以三句為韵四
字為句而今史記刻本皆作二十有六年一字改作二字非也

若干

若干二字出古禮鄉射大射數射算云若干純若干奇若干如也干

求也言事不定當如此求之又曲禮門天子之年始服衣若干尺
矣漢食貨志顏注云設數之名也亦曰如干又復姓後周有若干
鳳及右將軍若干惠若音人反釋名云以國為姓右癸辛雜識所
引極詳

斛

今之官斛規制口狹底濶起於宋相賈似道元至元間中丞崔或
言其式口狹底濶出入之間盈虧不甚相遠遂行於時口小則斛
面或淺或滿盈虧尚自有限所以杜作奸者法甚善也賈雖奸相
而此一物規制則百世不易

數名

一金金四方一寸也古秤一斤今重四兩陌百也唐以八十錢為
陌宋以百錢為陌陌亦百錢也或曰千錢漢六斗準今一斗七升

漢陽葉氏鈔書

九合一斗準今二升九合八勺三抄三撮秤三斤準今十三兩一
斤準今四兩三錢三分三厘若干未定之詞干從一從十言或如
一或如十也一端二丈也一匹兩端也百端三百丈也雄飛不過
三丈庭實旅百庭中所陳其品數百也錦繡千純也千束也

山地

今人書某為公皆以為俗從簡便其實古某字也穀梁桓公二年
蔡侯鄭伯會于鄆范甯注云鄆山地陸德明釋文曰不知其國故
云山地本又作某

真贋

退之與崔十六詩前計頓乖張居然見真贋蓋出韓非子齊代魯
索饒魯魯以其贋往齊曰贋魯曰真也本作雁後人加貝
案韓非子本曾以其雁往今刻房元齡注尚如此

龍種

俗傳龍子九種各有所好一曰蟲鼠形似龜好負重今石碑下龜
跌是也二螭吻形似獸性好望今屋上獸頭是也三曰蒲罕形似
龍而小性好叫吼今鐘上紐是也四曰狴犴形似虎有威力故立于
獄門五曰饕餮好飲食故立于鼎蓋六曰蚣蝱性好水故立於橋
柱七曰睚眦性好殺故立於刀環八曰金猊形似獅性好烟火故
立於香爐九曰椒圖形似螺蚌性好閉故立於門鋪又有金吾形
似美人首尾似魚有兩翼其性通靈不寐故用警巡

天祿辟邪

天祿辟邪皆獸名一角曰天祿兩角曰辟邪總謂之桃核或琢玉
肖其形茲因雜記奉天門常朝御座後內官持一小扇金黃綳裏
之名卓影辟邪永樂中外國所進但聞其名不知何物也

漢陽黃氏鈔書

抵掩

抵掩二獸名秉心忠直今天安門內華表頂上者是案此亦蒲罕
肩屬蚩吻之屬而龍生九子不載其名

狼筋

俗失物矣狼筋即得段成式云武宗四年官市郎巾因言僧泰賢
為涇帥段祐就西市賈胡市郎巾至修竹南街金吾鋪偶問官健
朱秀曰甚易得但人不識耳即于古塔摘出三枚如巨蟲兩頭光
帶黃色祐集奴婢環庭炙之蟲慄蠕動一女奴臉唇間動詰之果
竊器者則即巾別是一蟲今傳說作狼筋耳

酉陽雜俎云狼筋在腔中大如鴨卵有犯盜者熏之令其手攣
縮或云狼筋狀如織絡小蟲蟲所作也

視肉

山海經序交視肉注視肉有眼而無腸胃莊子人而不學謂之視
肉學而不行謂之撮囊

鵝鳥

李君實曰師曠禽經青鳳謂之鵝赤鳳謂之鵝白鳳謂之鵝紫鳳
謂之鵝蓋鳳丹穴鵝又鳳之赤者故南方取象鵝火鵝即鳳也以
配龜龍與麟非鵝鳥也

鵝髻

俗稱女人髻為鵝髻或謂其似鵝之黑非也案潛居錄已鵝不
畏人元旦梳頭各取一鵝以櫛理其羽毛祝曰願我婦女鵝髻影
影惟百斯年似其羽毛故楚人以女髻為鵝髻

魚形

爾雅魚枕謂之丁腸謂之乙尾謂之丙注其骨形似篆書丁字乙

漢陽黃氏鈔書

字丙字

牛耳

盟用牛耳耳卑者執之尊者涖之鄭澤之盟衛侯請執牛耳發陽之
後衛石魍蒙之盟魯孟武伯皆小國執牛耳惟鄆行之役吳以大
國執之不合盟禮故孟不從

六書

古文者蒼頡舊體周世取用之文字秦班固漢志及許氏說文書本有六體一曰指事上下二曰象形日月三曰形聲江河四曰會意武信五曰轉注考老六曰假借今長此造字之本也自蒼頡以至今字體雖變此本皆同古今不易也自蒼頡以至周宣皆蒼頡之體未聞其異宣王紀其史籀始有大篆十五篇號曰籀文惟篆與蒼頡二體而已衛恒曰蒼頡造書觀於鳥跡因而遂滋則謂之字字有六義其文至於三代不改及秦用篆書焚燒先代典籍古文絕矣許慎說文言自秦有八體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蟲書五曰摹印六曰署書七曰殳書八曰隸書七新居攝以

漢陽華氏鈔書

應制作改定古文使既豐校定時有六書一曰古文孔子壁內書也二曰奇字即古字有異者三曰篆書即小篆下杜人程邈所作也四曰佐書秦隸書也五曰繆篆所以摹印也六曰鳥蟲書所以書帛信也由此而論即秦罷古文而有八體非古文矣以至亡新六書并八體亦用書之六體以造其字其亡新六書以秦八體用其小篆蟲書摹印隸書去其大篆刻符及書署書而加以古文與奇字其刻符及署書蓋同摹印及書同於繆篆大篆正古文之別以摹古故乃用古文與奇字而不用大篆也是孔子壁內古文即蒼頡之體故鄭康成云書初出屋壁皆周時象形文字今所謂科斗書以形言之為科斗指體即周之古文鄭康成知者若於周時秦世所有至漢猶當識之不得云無能知者又亡新古文亦云即孔氏壁內古文是其證也或以古文即大篆非也何者八體六書

自大篆與古文不同又秦有大篆若大篆是古文不得云古文遂絕以此知大篆非古文也

吾行論字有七變

古今字有七變一曰科斗書蒼頡觀天地之文以意度為之文字之祖今之偏旁是也以漆點木故其文多似水蟲故曰科斗二曰籀文大篆史籀取蒼頡形意配合為之大篆是也史籀所作故曰籀文三曰小篆李斯省籀文之法同天下書者也以籀書為大篆故比曰小篆四曰秦隸程邈以文牘繁多難於用篆因減小篆為便用之法故不為體勢非今之隸書也使於佐隸故曰隸書世傳秦權秦量刻文即秦隸字人不能別亦謂之篆誤矣或謂秦未有隸且疑程邈之說故詳及之五曰漢篆漢書款識及諸印文是也即秦之隸書也六曰漢隸蔡邕石經及諸漢碑之字是也此體最

漢陽華氏鈔書

為後出皆有波法與秦隸同名其實則異又謂之八分書七曰款識諸侯本國之文也古者諸侯書不同文故形體各異秦有小篆始一其法近之學者取款識字為用一紙之上齊楚不分人亦莫曉其謬

論鍾鼎文之謬

近世載術以鍾鼎文編六書故不知者以其字便於用無說文贅牙之患多取之形古字今雖亂無法鍾鼎偏旁不能全有即以小篆足之或一字而法人多不知曲本音累加之即為篆字乃音作官府之官村字本作邱以邑从屯今乃書為村字從木从寸又引杜詩無村眺望餘為證誤甚矣况說文無此村字許慎引經為證漢時文皆篆隸乃得其宜今衡引經而不能精究經典古文及以近世差誤俗字引以為證鑄錢鋤銀尿屎等字皆依世俗字為鍾

鼎篆體各有詳註印字所解尤為不雅編首字源分門類為次第
答頤之法到此書為一厄矣學者先觀古人學書方知其謬

字

春秋以上書文不言字周禮外史達書名於四方註云古曰名今
曰字儀禮聘禮註云名書文也今謂之字

蚪蚪文

陸深書輯曰蚪蚪今之蝦蟆子也古未有筆墨以竹挺點漆書竹
簡上竹硬漆膩畫不能行故首粗尾細自然成象後人巧擬形狀
失本意矣

識文之異

湯允謨云識文夏用鳥跡篆商用蟲魚篆周鼎魚大篆秦大小篆
漢小篆隸書三國隸書晉宋以來楷書唐用楷隸三代同陰識謂
之隸囊其字四漢以來或用陽識其字凸間有凹者或用刀刻如
鐫碑凡陽識決非三代物

篆隸

袁楠云大篆不得入小篆隸書最忌入八分今世俗乃以八分為
隸何其不察耶

東畢雜錄云漢碑額多篆身多隸隸多凹篆多凸惟張平子碑則
額與身皆篆也劉禹錫宜城歌云花臺側生樹石碣陽鐫額不見
漢碑不知此句為何說

分隸正書不同

秦之隸書乃篆之捷也與今正書不同然非分書也蓋隸書本如
此後漸變為今正書耳歐公以此似今八分遂呼漢人分書為隸
既知其不同且疑薛向功摹之失體誤也今人作正書是鍾王法

草書

然鍾王古字亦多與今不同世傳六朝唐初碑上字分隸相雜疑
當時正書如此至唐中葉已後始變如今法後人純學鍾王也
褚先生補史記三王世家曰至其次序分絕文字之上下簡之參
差長短皆有意人莫之能知謹論次其真草詔書編於左方是則
褚先生親見簡策之文而考武時詔即已用草書也魏志劉廙傳
轉五官將文學文帝器之令廙通草書則漢魏之間箋啓之文有
用草書者矣書初鑒傳帝以鑒有器空萬機動靜故草書之可
通於章奏者謂之章草

章草

黃魯直跋章草十字文曰章草言可以通章奏耳非章帝書也按
張懷瓘書斷曰章草者漢黃門令史游所作也王愔云漢元帝時
史游作急就章草解隸體漢俗簡情漸以行之是也然雖曰草而
隸筆仍在故去隸未遠故也

漢陽蔡氏鈔書

趙子昂謂書草字訣歌跋云世有草書訣本非善草書者所作故
多謬然初學便於誦習兼其間亦有可取者戲書一過以示子久

載酒問奇

載酒問奇字今人常用之然漢書第言劉棻從揚雄學作奇字而
雄素嗜酒人希至其門時有好事者載酒看從游學則載酒學
奇字蓋二事爾今人又以字之新僻者為奇字至以名齋名書皆
謂也此所謂奇字乃大篆耳王莽居攝時大司空甄豐等校文書
之部自以為應制作頗改定古文時有六書一曰古文孔子壁中
書也二曰奇字即古文而異者也三曰篆書即小篆秦始皇帝使
下杜人程邈所作也四曰佐書即秦隸書五曰繆篆所以摹印也

六曰鳥虫書所以書楷信也蕭子良云籀書即大篆新臣甄豐謂之奇字史籀增古文為之故與古文異也今乃以隸書之異者而冒其名皆不讀書之過也

字數

中域字數漢許慎說文九千五百九十三宋沈約四聲譜一萬一千五百二十隋陸法言廣韻二萬六千一百九十四洪武正韻依毛晃所定一萬二千一百四十六今陸潘范斗韻譜一萬四千五百二十二經生韻士所知曾不及半唐孫愐所收唐韻至四萬五千五百有奇

署字

集古錄有五代時帝王將相等署字一卷所謂署字者皆草書其名今俗為之畫押不知始於何代程史謂晉已有之然不可考南

漢陽葉氏鈔書

史齊高帝在領軍府令紀僧真學手迹下名報答書疏皆付僧真上觀之笑曰我亦不復能別何敬容署名敬字則大作苟小為文容字大為父陸倕戲曰公家苟既奇大父亦不小北史斛律金不識文字初名敦苦其難署改名為金從其便易猶以為難神武乃指屋角令識之北齊書庫狄干不知書署名乃干字逆上書之時人謂之穿椎又有武將王周署名先為吉而後成其外世說蕭引書法適逢陳宣帝嘗指其署名語諸人曰此字筆勢翩翩似鳥之欲飛唐書董昌偕位下制詔皆自署名或曰帝王無押詔昌曰不親署何由知我為天子今人亦謂之花字北齊書後王紀領軍一時二十連判文書各作花字不具姓名莫知誰也東觀餘論云唐人及國初前輩與人書牘或只用押字與名用之無異上表章亦或爾近世遂施押字於檄移或不書己名字而別作形模非也

押字

法書題名首尾紙縫間曰押縫又曰押尾後人以草記自書曰押字孫公談圃先朝書狀簡尺多用押字非自尊從簡省代名也劉莘老蘇子容得張安道書但著押字不稱名畢文簡與萊公帖尾用押字下加拜答皆以押字代名按東觀餘論唐文皇令羣臣上奏任用真草惟名不得草遂以草名為花押

裝池

海嶽書史藏書金題玉璽錦繡繡褱押頭為金題軸心為玉璽繡為卷首綾一名玉池標外加竹界打檄其覆首為褱褱法帖譜系云大觀帖用卑鸞鸞錦褱

帙

羣碎錄云書曰帙者古人書卷外必用帙藏之如今叢書之類宋

漢陽葉氏鈔書

真宗取廬山東林寺白居易集命崇文院寫校包以斑竹帙送寺常于秀水項氏見王右丞畫一卷外以斑竹帙裹之云是宋物帙如細簾其內裝以薄縐故帙字從巾

弓縛

道書謂一卷為弓音周與軸同佛書謂之一縛禪學曰多羅樹葉書二百四十縛縛與卷同硯北雜志徐李海題佛經云上第幾隔隔如梵夾也

題答

都元敬鐵網珊瑚載逢澤湯允謨云宣和天水雙龍印有方圓二樣法書用圓名畫用方又宣和明昌二帝題答法書用墨名畫則則用泥金

裝潢

唐六典有裝潢匠注音光上聲謂裝成而以蠟光紙也今多讀作平聲

傳國璽

秦璽至漢已亡後之僭竊多偽為之其不足重明矣宏治中秦中所進上令禮部察驗謂與耕錄所載秦璽規製不合僅賞軍人毛志學銀五兩天啓時河南撫臣所報上令齎進天子親御文華殿璽貯御前逆聞魏忠賢手捧之憑軒頒示羣臣皆呼萬歲傳制受賀而罷然巡撫陳公紹一疏琅琅千古陳公德州人崇禎初起為工部侍郎

宋紹聖三年十二月長安村民段義掘地得玉璽正綠色以獻於朝蹇序長安惇等皆言此秦璽漢以為傳國寶自五代失之今為時而出尋詔禮部御史臺學士院秘書省大常寺議於是蔡京等

漢陽蔡氏鈔書

秦考之璽文皇帝壽昌晉璽也受命于天後魏璽也有德者昌石晉璽也今云受命於天既壽永昌其為秦璽無疑哲宗遂以五月朔御殿受賀改紹聖五年為元符元年此事與天啓朝事極似少司空齊禧公言察兒罕國元之嫡派也世雄長西北請部傳至璽丹可汗在位久忽欲往西域皈佛教其台吉那顏等若諫不聽國中無主

太宗皇帝因發兵追降之其尚璽近侍以傳國王璽倉卒坎地而璽之兵既退有童豎牧羊其地一羊屢至坎所蹄之不已驅之復來牧覺有異試發土則璽見焉聞於官遂進上時天聰某年也今藏御府予案何文肅齋新集云五代後唐從珂時秦璽燬石敬瑭入洛更以玉為之重貴獻之遼興宗試進士遂以有傳國璽者為正統命題金滅遼延禧遺傳國璽於桑乾河元世祖時有札剌

爾氏者漁於桑乾之濱得之夜有光監察御史楊桓辨其文以為歷代傳國璽上之至正末中山大兵至燕順帝攜之北遁沙漠其本末如此以文肅言考之自五代之亂璽歸於遼遼歸於金金歸於元在察兒罕國者又二百餘年而歸於本朝詎偶然哉又按王冕詩青象不將傳國璽紫駝空引舊毡房蓋未詳矣

印

孔琳之建言傳國之璽歷代遞用製封之印奕世相傳今世惟尉一職獨用一印至於內外羣官每悉遷改尋討其意私所未達愚請衆官即用一印無煩改作按漢書朱買臣還郡邸中稍見其印綬則知自漢以來一官輒易一印矣琳之但言其終年刻鑄喪功消若今日官府文移案牘惟憑印信使一官一印則偽章日告

漢陽蔡氏鈔書

奸弊百出矣大抵古時文案比今猶省版牘之制此時尚存非若後世閭閻之多故其習得相沿久而不革也

案明初玉璽印說古者一官一印居則佩之罷則解之至晉始惜金銀銅炭之費自是衆官皆一印觀琳之此疏恐未然

宋史與服志熙寧詔自今臣僚所授印亡毀其賜隨焚不即隨焚因而行用者論如律此或其特恩或因事而賜者

宋制凡官府印皆有銅牌刻文云牌出印入印出牌入

內外各衙門印除武職柳葉篆文餘俱九疊文欽天監曆日則七

疊文監察御史八疊文紐上有眼至近日又不同有用小篆者清

文亦有篆字頗似舊印漢字之疊文耳
漢官儀吏秩比二千石以上銀印龜紐其文曰章刻曰某官之章二百石以上銅印鼻紐其文曰印刻曰某官之印今士大夫私用

圖記曰某章某印全無區別矣

漢印製甚小唐印文甚細如絲髮宋印製畧如今而文甚粗如筋開封府三司每歲輒易其事繁也中書樞密三司使印皆塗金銀印餘俱鑄銅明朝二品以上俱銀印三品以下俱銅印惟順天應天二府係三品銀印文淵閣五品銀印宣德中特賜印文俱九疊獨文淵閣玉筋篆監察御史八疊篆或曰御史鉞印非也亦銅印

告身

中書所書告身皆佐史體無佳筆隆慶中司馬王崇古以泥金書軸請實為言者所糾然唐制皆名手書如顏魯公自書告身朱巨川一人而顏魯公徐李海俱為之書巨川賴此以傳至宋即當制者書字兼真行幸得歐蘇便奉為瓊寶

紫泥

青溪暇筆云晉朝為詔以青紙紫泥紫泥猶今泥金之類蓋泥紫色以書字也予案漢舊儀天子信璽六皆以武都紫泥封之青霞白素裏兩端無縫西京雜記武漢以武都紫泥為璽室如綵繡其上非以書字也藝林伐山云今之紫泥古謂之芝泥皆濡印染摺之具也姚說誤

印章

古人如顏魯公輩自書碑閣自鐫之故神采不失今之能為書多不能自鐫自書自鐫者獨印章一道耳然其人皆不善書落墨已繆安望其佳其人能行楷能篆籀者所為印多妙不能者類不可觀執此求之百不一爽也

料料大篆今絕矣古鐘鼎上字雜用不得梁千秋刻印章名重一時用字憤憤古篆雜不得隸書今人不知也秦人隸書今不知者

亦以為篆

宋人間用古篆作印元人尤多變態其式有用古鐘鼎篆樣花葉之類今人皆不行款印頗有用者亦隨時可耳唐人名印有學漢法者皆圓潤工緻宋人多勁古元人或失之野今皆以為漢失之矣

篆法貴古不貴巧漢印白文皆鑄成者但記爵名而已無為字者其篆體亦方正無多轉折至唐用朱文刀刻如有字及道號而印璽之法從此日趨於巧矣然自唐及明隆萬以前書翰家亦不多用印章用者只是銅牙章及黃楊木故講此者頗少今地不愛寶文石四出好奇之士鐫鑿爭工各以其意相配換無復知有方正體者且專講刀法而漢鑄之體幾亡

印章舊尚青田石以燈光為貴三十年來閩壽山石出質溫栗宜

漢陽蔡氏鈔書

鐫刻而五色相映光米四射紅如秣羯黃如蒸栗白如珂雪時較尚之價與燈光石相埒近谷鑿日久山脈枯竭或以芙蓉山石充之無復寶色其直亦不及壽山五之一矣二山皆在福州今人所用圖書即古人所用小印也漢人多用白文唐人多用朱文宋人白文朱文兼用而好用疊文粗邊或七疊或九疊明初乃尚牙章多用細邊粗字後乃用小篆極尚奇巧其文皆宗用伯溫六書正譌至隆萬間何雪漁梁千秋等出乃用漢篆講明刀法二子所刻幾增漢章得者珍為秘玩

辨明字法

篆籀之文各有時代各有家法如人之有族姓物之有種類當先辨明必求古今不繁繁簡得宜方珪圓璧整齊錯落合為一家眷屬乃成族類即有同為古文而不一律者同出一書而不相配者

須神明變通相其體勢氣味融洽則古亦可合於今而今亦不背乎古詳審辨晰務成一家字法字法明而章法易得矣

配合章法

章法者先審其文理之多寡字畫之繁簡然後細加斟酌或分為四行五行兩行三行於各行中又分為四空五空三兩空至其部位之寬窄廣狹或橫豎均分或計畫多少或一字而占多空或兩字而占一空長短錯綜參伍取便使多字若少字使數字如一字不排擠不局促順其自然之勢得其天然之妙大印當小印布置小印作大印安排則落墨之前已有成竹於胸中

落墨之法

欲落墨時先將文理配合停當書之於紙細加端詳必合古人證之近今屢次書之得其篆法之家數筆畫之精神然後書之於石

漢陽華氏鈔書

其書之不均勻者用刀刮而改之務使勻停其間或有偏側欹斜不能盡善者再向鏡中一照則易反背為正面換影響為切實矣及至下刀必能識其性情得其神理焉有不合法度者乎

奏刀之法

奏刀雖有不同大畧不過三法有直入法有切玉法有邪入法直入法者用刀刻去駐刀時須要收曲折處須要轉刻時或陡峻或波陀筆畫或用鴛鴦項或用蚯蚓頭此漢人之正法也近人中如文壽承程穆倩黃濟叔沈石民諸公能得之切玉法者用力碎切方板處要活動圓熟處要古勁平直處要向背瘦欲見肉肥欲見骨乃為氣足神完近人中如何主臣薛穆生陶石公顧云美諸公能得之至於邪入單刀亦須直下但手中又粘弄靈活或用墜露鼎足或用鼠尾丁頭不過於密處求疎板中求活近人中之文及

先陳師黃胡全子林公兆諸公間一為之另開生面此亦古人軍中速於授職急就而成斷印之遺意也若夫用刀寬窄厚薄利鈍則又在各人取便隨其石之大小軟硬字之古穆秀媚所謂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也

脩製之法

印章之有一定家數者即用其家法修之務使神氣完足宜鋒利者用快刀挑剔之宜渾成者用鈍刀滑溜之字畫上口或用平刃或用劍脊或用滾圓或於穿神處留脂膜或於接連處見筋骨須要氣脈聯屬精彩顯露不俗不弱乃能入妙至於要鈐利而不得精彩者可於石上少磨以見鋒稜其圓熟者或用紙搽或用布搽又或用土搽或用鹽搽或用稻草絨搽隨其家數相其體格斟酌為之須有獨見自出心裁非他人所可擬議者

漢陽華氏鈔書

隨處適宜

印章固有神理印印亦有三昧印章用胡綿搽淨輕蘸印色或宜厚紙墊印或宜薄紙墊印或不用紙墊於極平板上印之視其所刻之家法審其印色之濃淡與印文相宜亦一助也至其下手之輕重則又不可不知印過用軟紙搽恐硬紙易致損壞若年久印章印色填滿難於剔淨則用淨炭灰置碗內滾水泡洗則易淨矣較之用油浸洗更為便捷若於扇頭盤絹上用印欲其速乾以疎撒之殊內須少加白礬末易於拂拭

右見張在辛篆印心法

刻書

刻書成云始於後唐明宗揮塵餘話云母丘儉貧賤時借文選於交遊間有難色發憤異日若貴當板鏤之遺學者後仕蜀為宰相

遂踐其言刊之印行書籍初見於此事載陶岳五代史補唐平蜀
 明宗命太學博士李諤書五經做其製作刊板于國子監監中印
 書之始今盛行於天下蜀中為最明清家有諤書印本五經後題
 長興二年予考常熟毛氏刻五代史補無此條吳太史臣任臣國春
 秋蜀母昭裔傳請後主鑄板印九經又令門人句中正孫逢吉書
 文選初學記白氏六帖刻板行之錄誤昭裔為母丘儉耳
 刻書始於五代昔人率以為然予按司空表聖一鳴集有為東都
 敬愛寺募雕刊律疏印本疏云自洛城乃焚印本漸虞散失欲更
 雕鏤云則唐已刻書此其昭昭可據者顏前無引之者何也
 沈存中云慶曆中有畢昇為活字板用膠泥燒成今用木刻字銅
 板合之

漢陽葉氏鈔書

漢陽葉氏鈔書

硯北劄記

人之操行莫先於無偽能不為偽雖小善亦有可觀其積累之必可成其大苟出於偽雖有甚善不特久之終不能欺人亦必自負怠而自不能掩者吾涉世久閱此類多矣彼方作為大言以掠美牽率矯厲之行以誇眾孰不能竊取須臾之譽或因以得利然外雖未知未有不先為如婢窺其後而竊笑者雖欲久可乎今吾父子相處固自閨門之內而賓客之從吾游者未嘗不朝夕左右入吾室而並吾席也吾固無善可稱然終日之言苟有一毫相戾何獨有愧鄉黨里隣尚能厭服汝曹之心哉嘗記歐陽文忠與其弟姪書有云凡人勉強於外何所不至惟考之其私乃見真偽此非其家人無與知者可以書諸紳也

漢陽葉氏鈔書

愈於不為忠信廉潔之人何傷乎而疾之深也既泛觀古今君子小人情偽之際然後知聖賢之言不徒發也彼不為忠信廉潔者其惡不過

其身人既曉然知之則是非亦不足為之惑乃非其情而矯為之則名實顛倒內外相反苟用以濟其惑何所不可為方孔孟時先王遺風餘澤未遠猶有能察而知之者所憂特賦德而已後世先王之道知者無幾不幸染其習而勿悟則將舉世從之莊子所謂小惑易方大惑易性者其為患豈勝言乎

鄒季如曰惟仁與厚是為福因即不遂蒙為善之報母疑阻焉惟刻與薄是為禍因即幸而逃為惡之誅母恣睢焉莊子曰天不報其人而報其人之天壽夭窮通亦安知天意所屬哉
沉厚則智自生躁險則謀益拙

人於每事求盡其誠則其才自見若急欲見其才則不能盡其誠矣

呂叔簡云聞人之善而掩覆之或文致以誣其心聞人之過而播揚之或枝葉以多其罪此皆得罪於鬼神者也吾黨成之君子惟忍人之不為善故聞善則喜而揚惟忍人之為不善故聞過則耻而隱是心也和平之心也詩曰神之聽之終和且平和平於心者寧不和乎於躬譬如播子之成樹哉舍我心寧有鬼神

聞人之短則憎心生談人之短則憎心成生憎心是種過也成憎心是樹仇也心本虛淨何故種過而益垢塗本坦易何故樹仇而行險故凡人之短不但不當談亦不當聞

楊子曰言輕則招憂行輕則招辜貌輕則招辱好輕則招淫輕者中不守也被冠裾者不舞執珪璋者不趨中能守何輕之有

漢陽葉氏鈔書

呂新吾曰熱鬧中空老了多少豪傑閑淡滋味惟聖賢嘗得出及當熱鬧時也只以這閑淡心應之天下萬事萬物之理都是閑淡中求來熱鬧處使用是故靜者動之母

王雲鳳與楊太宰書云一時快意可累也前輩影樣之多後人是非之公可畏也一人之私情可累也天下指示之嚴史氏紀載之實可畏也一身之極榮極貴極富可累也每日光陰之易去過者不可復補百年歲月之無多來者未必可追可畏也此書當日誦一過

薛文清曰自朱子後性理已明正不必著書程明道許魯齋皆未嘗有所著作而言道統者必歸之此是確論

趙儕鶴先生年八十餘誦成晉中手不釋卷猶著史韻一書古如齊沈麟士年過八十手寫書滿數十篋徐廣年過八十猶歲讀五

經一遍陳瓚年逾九十猶勤筆硯著經史系華十卷古人老不廢學如此然先生當患難窮苦時尤難

心和則氣和氣和則形和孔子申申天大氣何調達然本在絕四禍有不意孰為業乎毀有不意孰為業乎君子不顧其不意而顧其意天缺我以不足我無不足於天則業非已作人加我以不足我無不足於人則業非已辜是上不怨下不尤聖賢之尋樂仰不愧俯不作聖之享樂

無德於人而望人之德無助於人而望人之助此之謂不知量學不加進而怨不達德不加修而怨不知此之謂不知分

利無人己俱遂道可人已兩成是故君子不專利不違道我得而人失君子不忍我清而人濁君子尤不忍是故取與嚴其界限論議寬其畔津

漢陽書院藏書

君子此心光爽如日晶月明此心誠確如火熱水寒此心應潔如水清霜皎此心和潤如風披露灑則誰有不信不悅其有不可方物難信難悅者雲霧風波任之而已是故君子有樂地而無險途能辦大事者常若不能辦常若不欲辦蓋其養厚則無鋒銳其量恢則無枝瘠無鋒銳所以若不能辦無枝瘠所以若不欲辦也至人處世如登山巖雖眼界空濶而步武未嘗不兢持處事如棋圍林雖冒次灑落而部署未嘗不細密

有靜功而後忙時有閒趣有定力而後用處有圓機

劉元城曰周旋人事者費盡一生心力不過人稱之曰周至人又不能使君子小人皆喜只有一箇誠意千古萬今使不盡

險與智不同儉與吝不同儉者節所不當用吝則併當用而審之智者行所當為險則併不當為而圖之

世間以順境為得意逆境為失意君子無意寧有得失故境自心生非由世作識得此理便無順無逆古人所謂處一化齊禮非為偽仁所見也動容周旋中禮仁之至也鳶飛魚躍無處非仁三千三百無事非仁

聖人發育峻極盡在三千三百禮教中禮崇而參贊化育之道盡矣是禮也豈浮淺者所能崇豈儂薄者所能崇必敦厚乃能崇動容周旋中禮三千三百優優有餘厚之至也上際天下蟠地莫非此禮其以處世何所不宜故居上而下戴上能保其身居下而上信下能保其身治則言行而保於治亂則默容而保於亂斯之謂既明且哲豈與夫探陰陽避不虞者等哉三代而下吾取夫郭子儀以功高不賞之身處於庸主澆相之間然其聞名即至不以慢違君過屬而見不以賊遺君精神一念昭日月而格鬼神此所謂

漢陽書院藏書

崇禮也故不能崇禮則不足與言明哲

原壤老而故則叩之闕黨幼而肆則責之聖人孜孜汲汲善與人同如此彼秦越相視痛癢不關雖弟子族黨有過亦且默默悠悠無所訓飭若人者即使獨為君子尚無益於世道而況幸人不善以彰其善其不仁亦何異於跖之徒

中庸論道發有峻極洋洋優優而要束只在上下治亂人情物理間人情物理處有未宜惡乎談道

語道德者其趨必至於為高為玄務功利者其流必至於為卑為下故子思以中庸約之中庸者吾道之堂與大學者由門屏以入堂與也

海包萬國而都乎其外日照萬物而據乎其上風行萬葉而遊乎其虛至人之處富貴亦若是也

嫉字媚字妬字皆從女此女德也閨處帷褻而不知世之廣大故耳故史記云譬如賈豎女子

吳幼清贊朱文公曰義理元微蠶絲牛毫心胸開豁海濶天高知言哉正嘉以前所以久而治者遵公之遺教如金科玉條士大夫為正而不為邪為謹而不為蕩純師純法誰之力哉

漢儒之於經臺史之測天也不能盡天而觀象者莫能廢宋儒之於學規矩之畫地也不能盡地而經野者莫能違

西京之儒術表於楊雄為利祿也東京之經師衰於馬融為奢淫也經衰而節行振矣節行推而清談起矣世變之移人實為之

宋史稱程明道平居氣象清越灑然如在事外及遇事則與賤者同起居飲食能堪人所不堪嗟乎惟其能在事外而後能與人同

天下事斷非著述者所能辦也

漢陽朱氏錄

日月經天而風雲烟雨變化於其下人自見其奇而太虛自如也聖賢雖或捐軀握節驚世動衆而其心猶夫日用常行不自知其奇也

博文的禮非兩時事博學於文正所以約禮也孔子老而學易章編三絕則博文之功終始未嘗廢蓋心體本無所藉於外而以義理栽培亦為深造之助彼謂六經皆我註脚但當直求諸心此矯枉之言非正論也

視死生去就如寒暑晝夜之移則萬事無不可為視死生去就如萬鈞九鼎之重則一身不能自立

布衣王梨弱冠諱學嘗曰我字兩戈相向寂不可有者我也最難克者我也

昔人云宇宙可臻其極情性不知其窮以有涯之身馳無涯之念

其何異於夸夫逐日愚公移山也昔顏靖侯戒子姓仕宦不可遇二千石耶晏容居官不肯過六百石皆為有見

楊子曰其中也弘深其外也肅括文中子曰太和為之表至心為之內審如二子之言可以提身可以居官

文中子曰多言不可與遠謀多動不可與久處此可以觀人亦可以自觀

胡海菴見楊龜山龜山舉兩肘示人曰吾此肘不離案三十年然後於道有進張無垢謫橫浦寓城西寶泉寺其寢室有短牕每日

昧爽輒抱書立牕下就明而讀如是者十四年泊北歸牕下石上雙趺之跡隱然至今猶存前輩為學勤苦如此然龜山蓋少年事

無垢乃晚年尤難也

漢陽朱氏錄

吉莊公蓋宣避吳避鄰也認作趙福避禍便誤

劉忠宣語使進曰居官以正己為先所謂正己不但當戒財利亦當戒名

凡人論及其所不平則氣必動色必變辭必厲惟韓魏公不然更說到小人忘恩背義欲傾已處辭和氣平如道尋常事

古云格之不來可也麾之不去理歟曰口說耳格之不去可也麾之如何不去漢書中澄之不清亦口談也

荆公字說極不厭人意然其鮮姑息二字乃曰姑息且止也天下事未有不害於且止却有理而直截

魏庸齋云成德每在困窮敗身多因得志又云恭謹忍讓是居鄉之良法清正儉約是居官之良法有所為而為善便是不誠不誠便是不善有矜炫于人而為善者有希圖報應而為善者世俗衰

薄不墮此便入彼若能知是本身分上事不為便不可為人真實
 改選善方是兩脚踏空也
 陸氏樹聲云凡處人己之間遇事之可否以理裁之則可以氣如
 之則不可



原書中浮簽，今移列於此：

銅渾儀於康熙五十年發寶源局銷毀鑄錢古色斑斕
在局者思有以易之而未敢也今觀象臺所用者係新鑄
欽天監有案可問而補之至今用之句酌

原在第10葉上欄左半葉

金人入汴數語宜酌

原在第10葉下欄右半葉

衛在河內與井無涉或刪此數句
漢寇恂傳北連上黨南通洛陽通志太行北峙沁水
東流似不可謂與井無涉也
七泉分星云營室東壁衛分并川衛分今衛輝德慶也

原在第10葉下欄左半葉

下一字從歷集中作歷俱應改正、

原在第13葉上欄右半葉

歷代歷當在西洋歷前格村師段西歷理奇而法至其說不可易
已以下可刪宗動恒星郭守敬歲分消長已見文貞論歷不必
重出李文貞應否易格村師

原在第14葉下欄左半葉

上數卷皆稱格村師論史則俱稱安溪先生當畫一荀
或段又書安溪云

錢牧齋一條宜酌

幽燕自昔稱雄郡縣志多載之可刪

右三條原在第16葉上欄右半葉

函谷關注前段即上篇意下關賦未知是孰不如易之

函谷新關在新安縣東二里一里項羽坑秦降卒處漢樓船
將軍楊僕有功恥為關外人上書乞移關內武帝為徙於
此唐孟達詩漢帝英雄重武材崇山險處鑿門關如
今更有將軍否移取潼關自北來

原在第20葉下欄右半葉

澶淵原有二地名此段俟攷、

原在第24葉上欄右半葉

神宗上宜加舉字

原在第26葉下欄左半葉

易日中為市聚天下之民致天下之貨非盡於井邊市賣條刪

原在第28葉下欄右半葉

霄 六宗 靈星 先農 城隍 赤璋白琥
禮星門 先農 耕所 祭與耕同日 大蜡
倪岳正祀典疏

近日齋戒前一日宣讀誓戒 使霄祭 又
於霄祭用樂查抄入之
都邑卷後或另為一卷

原在第28葉下欄左半葉

經學傳授八條 似類書況後說經甚繁可刪

原在第29葉上欄右半葉

連山歸藏下宜補偽文二字、

原在第32葉上欄右半葉

周易本義夾入焦延壽一條可刪、

原在第33葉下欄右半葉

榕村師應畫二九稱文貞稱先生者俱宜改正、

原在第33葉下欄左半葉

震川洪範傳九頁太多應節取不同衆解者錄之
其自記攸好德為錫福得箕子之心或只節錄此
段亦可 或易文醇所載一段亦榕村師語也
不用仍發還

原在第33葉上欄右半葉

詩論六段半見于統說宜節錄、

原在第○葉上欄右半葉

安溪詩七解

式照前西歷低一字作引證安溪亦作榕師六行闕所疑闕訛闕

原在第○葉上欄左半葉

新安汪克寬經義補逸 黃東發讀周禮日抄

二條宜寫入方望溪前、

原在第○葉下欄左半葉

望溪周官辨偽 不必今或顧用方已有專刻行無

起周官九職

至莽與歆所遺入

古者公田為居至其他更

無可移者矣止餘刪

原在第43葉下欄右半葉

蔡梁村書望溪辨明堂位後禮記經大戴刪後又經小戴刪為四十六篇至東漢馬融始增明堂位月令二篇後又增河間獻王所作樂記一篇共四十九篇然則小戴以前尚未有明堂位也謂歆承莽之意而偽作情事甚合余并疑馬融之增明堂位亦或以諛導冀蓋冀亦欲以周公自居者而融乃冀之黨不然明堂位最為駁雜何為附入禮記耶

原在第○葉上欄左半葉

公穀二傳應稱公穀不同左氏與形勢不合

原在第○葉下欄左半葉

孝經衍義一百卷

寫入今又有為孝經說者之前

原在第○葉下欄右半葉

議論究宜斟酌 諱 宜避寫、

原在第○葉下欄左半葉

盧舍人 即探花公石應照前何記瞻 書地及名號

原在第55葉下欄左半葉

盧舍人 不如書字 前已見爵諱

原在第56葉上欄左半葉

安溪先生改榕村師 去失於不考四字

原在第61葉上欄右半葉

七行作者之九也

原在第66葉下欄右半葉

安溪先生宜改榕村 以昭畫一

原在第67葉上欄右半葉

安溪先生改榕村師 下頁九行同

原在第67葉下欄右半葉

景盧所稱亦復未盡 不加易容發難第一以
王逸少在東晉時蓋溫太真蔡謨謝安石一等人也真以抗懷物外不為人役故功名成就無一可言而其操履識見議論則卓當世亦少其比故淵源賴政使應命逸少報曰吾素自無廊廟王丞相欲內吾誓不許之手跡猶存由來尚矣不於足下參政而方進退自見娶女嫁便懷尚子平之志教與親如言之非一日也及後侯將北伐以為必敗貽書止之敗後復而再舉又遺書曰以區區江左所營雖如比天下寒心久矣自亂以來處內外之任者復竭根本各從所志竟無一功可論一事可紀任其事者豈得辭四海之責哉若猶以前事為未工故復求之於分外字面雖廣何所自容又與會稽王牒曰今雖有可欣之會內求諸已而所憂乃重於所欣以區區吳越經緯天下十分之九不亡何待願令諸軍各還保淮須臾立誓舉謀之未晚其談慮精深如是恨不見於用耳而為書名所蓋按是時逸少春秋至待之淺矣

原在第68葉下欄右半葉

漁洋師分廿餘話虞山錢先生云損仲草稿及臨川宋史舊本皆在吳興潘昭度家云云余昔在京師所見即臨川手筆余曾鈔其目錄祥符草稿則不可得而見矣又聞吉水劉狀元晉卿上車祇攜宋史刪本一部或即臨川本

原在第70葉下欄右半葉

舊本元裕之撰中州集一段 入此下
上段末金史不亡二句刪

錢牧齋語宜刪

右二條原在第80葉下欄右半葉

資治通鑑

溫公作資治通鑑成曰吾作此書惟王勝之嘗閱之其篇自餘君子求乞欲觀讀未終紙已欠仲思賸矣書十九年方成中間受丁多少人語言陵藉容齋隨筆 可入通鑑補前

原在第80葉下欄左半葉

宰輔大學士夾入元官制

似應入宋官制行守後
在後十頁

原在第80葉下欄左半葉

改麗正修書院

修字疑衍

石記

潼崇宮之殿宇

右二條原在第80葉上欄右半葉

漁洋師分甘餘話唐以門下為東臺中書省為西臺尚書省為文昌臺而以御史臺為南臺故今都察院可稱南臺而不可稱西臺余康熙庚午為副都御史常集唐六典諸書作南臺故事一書未幾遷兵部侍郎遂不果成已知為左都御史欲卒業此書亦因循未果余弟玉圃輯南臺舊聞其意也

武去王明清一段補此條以語句相同也
此段尚有李建中或金入李相約

原在第80葉下欄右半葉

風聞字尚有舊典諸字說部多采之

原在第80葉下欄左半葉

宋時典郡段見退谷侍郎藤陰隨筆憶嚴安下有今日五馬不免折腰手板法度未時殊亦不能自恣而贖錢公費得縱出入以宋法校今正謂營家有餘而棲身不足耳庶不標出孫侍郎著末段應補與否酌之

原在第100葉下欄右半葉

典郡五馬移此

按令長之分 或接上駕去按字或依一字

右二條原在第100葉下欄左半葉

贈其祖者也下補李德裕任荆南節度使檢校司徒平章事
乞回贈其兄故楚州刺史工部侍郎德修
為禮部尚書漁洋師謂此類例古今未聞

原在第103葉下欄左半葉

宋登科錄既何書所載應注
如未詳特當見二字刪去
記吳宝崖記載甚詳

原在第108葉上欄右半葉

八旗滿洲應鄉會試
分省餘詰下滿洲人准鄉會試自順治壬辰始原照中停止教科後
復舊遂行至今然其例先後不同順治中滿人分為二榜壬辰滿狀
元麻勒吉漢狀元鄭忠倚乙未滿狀元圖爾震漢狀元史大成

乙未年設翻譯鄉會試在制科之外查補

原在第112葉上欄右半葉

殿試策問 三字宜空一格

原在第112葉上欄右半葉

屬城何解
避考諱
以清續留
既登公府皆賴
俱改仲舉

原在第113葉上欄左半葉

十能行 俠客 俠當作押
或漢書作俠查

原在第116葉上欄右半葉

雲麓漫抄
訛庵
虞子賤條

原在第123葉下欄左半葉

兄弟不迴避
因朝堂例父子兄弟同在一衙門官小者迴避原照
余以右通政權左食都御史李弟叔敬官掌浙江道監察
御史循例迴避奉
旨黃叔琳不久即陞伊弟黃叔敬何必迴避兄弟同居臺班
恩榮異數此又曠代所罕遇也

原在第125葉下欄左半葉

此條恐開異端之門可刪

原在第144葉上欄左半葉

此下養生秘要五百大半皆怡神鍊氣之說竟附於仙道後
為是刪去十數條仍須痛為刪節方不蹈前取言北方士大夫
晚年好學仙也

原在第145葉上欄右半葉

引錢牧齋語宜刪

醫學源流段似方脈家叙可刪

右二條原在第146葉上欄右半葉

秘要四十七則太多或節取十數段無與呂大臨書相悖方妙

道須不失其正方合拍鄉道術說點都崇正似可珍錄

原在第148葉上欄右半葉

易曰精氣為物條刪 精氣為物條刪

可以返亦可以來句 死而生也句 俱有病

原在第148葉下欄右半葉

心靜息調 凡三見此段黃庭後段可刪

存念所以聚段

陸平泉段心胡可不空但不著為妙似禪可刪

原在第149葉上欄右半葉

鄰臍三寸段可刪

抱樸子又言胎精固神段可刪

黃庭經琴心三疊段刪

心靜則氣自升降刪重

原在第149葉下欄右半葉

胎仙謂元鶴也千歲之鶴色元而胎生此條宜酌、

此條復上

右二條原在第150葉上欄左半葉

寢後必呵既刪

丹經修養起於離坎既刪

銅人針灸既刪

此字下宜添以字、

右二條原在第151葉下欄左半葉

潛邱劄記 或入易不應附錄於此竟可刪

原在第152葉下欄左半葉

甘寧為錦帆賊非錦纜也煬帝亦宜改作錦帆

原在第160葉下欄左半葉

陳仲舉為樂安守

考詳三見書其字可也

原在第161葉上欄左半葉

韓宗伯 嗜烟草及酒康熙戊午與余同典順天武閣酒杯烟筒不離手余戲問曰二者乃公熊魚之嗜必不得已而二者何先恭應俯首良久答曰去酒後余考姚旅露香烟草產呂宋本名淡巴菰以告恭應恭應時掌翰林教習庶吉士乃命其門人董斌淡巴菰歌分甘餘話

孫退谷有三雅擅名一代但未知載於何書

右二條原在第166葉上欄右半葉

程征 字公業 涪州人見明史

此作陳誤

原印程公業進士以歸國程家切有

原在第173葉下欄左半葉

落墨之法 奏刀之法 修製之法 三之法二字刪

原在第176葉上欄右半葉

呂叔簡 陽江又寫呂新吾或為首以後書又曰然則云云

原在第178葉下欄左半葉

視北雜錄

無卷數 編修
勵守謙家藏本

國朝黃叔琳編叔琳有視北易抄已著錄是書上至

天文地理下至昆蟲草木凡經史所載旁及稗官

小說據其所見各爲採錄亦間附以已意大抵主

於由博返約以爲考據之資中多簽題粘補之處

皆叔琳晚年手自刪改蓋猶未定之本也

查浦輯聞二卷

〔清〕查嗣琛輯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清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查浦輯聞

二卷》提要

查浦輯聞序

周道之弗墜大與小皆有識老邨邨子聖人之所師而鄭子產吳公子札聘列國交卿大夫觀禮樂博物閱覽可謂君子也漢魏來百家所紀或本國史或陟山浮海詢故老志其奇怪迄宋元諸儒好學深思疏通經傳旁及金匱名山之文字里巷所談說靡不有考其文傳而事傳道亦寓焉豈不彬彬乎然非天資能強記又多閱歷風土喜交游則不能聞見之多而心識之手鈔之以成一家之學也海寧侍講查先生世以儒著少讀古今書足跡遍四方好徵異辭晚爲史館領袖益搜秘書有得輒記彙若干卷曰查浦輯聞蓋于歷代事典錄其所係之巨者其他一言一行擇而識之不忘時物之妖祥談諧瑣屑皆以資博聞備叅考秀水朱先生曰下舊聞采掇若干條平湖高文恪公繕寫別本出入自隨視爲秘寶嗟乎斯文在茲學者遞相授受信之專而嗜之篤庶幾讀書不絕于天下以文載道胡可廢乎哉彼舉業之家空疎不根而高談性命者不求多聞好爲妄作文之既離道無所屬古者老邨邨子及倚札之徒得不爲聖門之所尚耶大受忝爲侍講後輩日從之遊既鈔其書又喜先我而好之者之多其文之不亡與其道之存

與侍講名嗣琛字德尹查浦其別號也館侍嘉定張大受拜序

查浦輯聞序

二

查浦輯聞卷上

海寧

查嗣琛

輯

輯

明時大計京察最重故每遇恩典奉宸殿住致仕為民復官者必注曰不係朝覲考察而萬曆壬午當事矯前人之刻除却此語而橐金如山矣

六年一京察成化以來成例其它或初卽位或因災異或以輔臣去位分別黨與嘉靖丙辰上以星變欲除舊更新而分宜緣此以伸恩怨去留最酷其後大者或起用而庶寮不振矣隆慶四年忽有旨命吏部高洪考察科道官蓋高之去乃科道衆劾故托中貴乘上有小忿激成之削謫無筭至江陵沒稍白其冤以次起用萬曆庚辰兵部主事趙世卿極言時事傷江陵江陵怒因南京考察逐之江陵歿起禮部主事雖起考察之非制不知皆非其罪也

左右春坊中允贊善入閣門內揖出用雙導翰林講讀品同中允然以本院屬官故揖則中庭出則單導獨至修書講筵主兩京試則講讀先而中允後萬曆已卯南京鄉試忽以中允高啓愚先而羅萬化後蓋江陵與高善故也後以首題舜亦以命禹為言官所劾以江陵有不軌而高媚之至奪官使當時循故事則

查浦輯聞

卷上

一

羅在先而高在後未必出是題膺是禍也

冢宰體最重六卿彼此用雙摺紅帖次卿以下皆投雙摺帖而以單帖還惟閣學以單紅刺相往還至轉禮侍則仍如九卿彼此雙摺矣六部尚書侍郎大小九卿於內閣用雙帖報以單帖五部及九卿於冢宰用雙帖報亦單帖萬歷末惟內閣報單帖其餘俱雙帖往來始自仁和張吏部也

翰林舊規入館時拜學士及七科以前刺皆稱晚生然分宜首揆華亭次之登第纔相去六科且其時分宜猶未學士也然華亭刺用晚生華亭首揆常熟新鄭

查浦輯聞

卷上

王

亦然至江陵首揆蒲坂相去二科亦稱晚生矣

常從毛文簡公紀家中見楊文忠廷和梁文康儲二帖乃色箋僅三指濶一書楊廷和拜一書老友梁儲拜毛公去二公僅三科其答刺則稱侍生亦僅三指濶而已後來次輔俱投雙帖首輔亦未嘗直書姓名也正德中御史於巡撫猶稱晚生侍坐辛卯以後漸僉坐尋稱晚侍正坐矣尋稱侍教生矣已而彼此稱侍教生或侍生矣蓋由南北多警遷擢既驟撫臣不必者宿或與御史同臺且功罪勘報權屬御史故也

翰林分考會試雖本經房而不係所取者不稱門生惟

入翰林則稱門生侍生位至三品以上不復敘

翰林京堂使事或致仕歸謁巡按臬司兵道則入中門走甬道巡撫布政府州縣則由傍門走東階蓋重桑梓輕持憲也

大學士有輿出六卿以下皆避冢宰獨不避遇則下輿揖聞莊簡公遇賁溪分宜猶守此禮夏涪縣拜謨繼之則避矣冢宰與三品大九卿四品左右通政大理少卿遇皆下輿馬揖不避四品官隨其堂長遇亦不避獨行則避隆慶初楊襄毅公以少傅爲冢宰位望特隆于是左右侍郎以下俱避後遂爲例太常應天

查浦輯聞

卷上

王

光祿太僕皆三品卿出乘輿而皆避侍郎與副都御史大夫入朝同一班出而避道何也華亭董公傳策爲太僕獨不避侍郎人以其先朝直臣莫敢止之然此外如故也

二司謁吏部都察院庭叅有跪至朝房私第及驛傳迎送惟長揖而已內閣大臣雖極貴無跪禮江陵奔喪所經跪者已十六七暨還朝則先遣牌云本閣部所經由二司相見俱遵照見部禮於是無不用跪矣內閣大小九卿相稱不過老先生卽門生稱座主亦然至分宜當國而諛者稱老師厚者稱夫子是後門生

稱座主亦老師矣諸老於外呼內閣亦不過曰某老先生分宜時則稱相公華亭餘姚則別姓以異之至江陵晚年直稱老相公他則別之以姓

副啓與東面初書正字後江陵當國避諱乃改小籤嘉靖中始有稱翁者然止及於三品九卿耳以後漸降而下無不稱翁至于呼字不過與于鱗子與輩數人卽詩文中呼字亦僅施之行輩間今乳臭貪士輸粟富兒目未識丁挾行卷奔競詩題尺牘輒呼于鱗伯玉究之從未識面吁可怪也

宋時諸公卿往還多用四六啓明則始于貴溪後則內
查浦輯聞 卷上 四

外諸官無不用啓矣

二司以至僉憲稱撫軍曰老先生稱按院曰先生大人語雖不雅而承傳已久萬歷中則呼按院爲老先生矣

製筆須擇毫精粗與膠束緊慢皆中度明初吳興陸文寶監制最精其人亦醞藉所喜多名士楊鐵老爲註
穎命

硯以堅潤爲德發墨爲材然石理芒澁而發墨者終德不勝材也蔡中惠題程氏歛硯云玉質純蒼理緻精鋒鋟都盡墨無聲坡公則云硯發墨者終損筆大抵

粗老而發墨者損筆細嫩而發墨者未致損筆也

以眼爲端石病好奇之論也余兩入端溪採研與屈翁山陳元孝梁藥亭李偉公輩講求甚精大抵蕉葉白無眼而青花有眼故曰青花眼氣也然蕉葉必須畧見青花方有生氣眼有鴉鵲眼象眼二種鴉鵲圓以朱砂者爲上象眼微長以淡黃綠色圈暈分明中有睛者爲活眼若梅花坑屏風背諸石未嘗無眼昏如瞽目過分渾滑也

屏風背亦有最好蕉葉虎捺俱極細潤其不及水坑者只是生與熟之別生則秀熟則俗矣

查浦輯聞

卷上

五

犀角以栗紋粗細辨優劣黑白相半者爲斑犀色理明瑩者爲通天犀或謂通天者乃其病犀飲濁水不欲照見其角角蛻則培土埋之惡見其病也然則物之美者未必非病病者未必非美耶

琴材以輕鬆脆滑爲四善

東坡在海南食蠔甚美詒叔黨書曰無令中朝士大夫知恐爭謀南徙以分此味也又嘗偕子由出齊安道中饑就市食胡餅糲甚子由不能咽東坡連盡數枚曰尚須口叩其風味多可想見

中冷水汲取甚難余每渡揚子輒從金山寺僧分餽得

之珍如瓊液若山僧飲食盥漱皆取給於此何異秦割十五城易璧而荆山人用以抵鵲也

臨海金一所資亨仙居應容菴大猷以道義相契善金家居應復起用過別金金曰他日歸須將一照樣應容菴還我王嘉叟與王龜齡別云我輩會合不常惟常留面目異時可復相見

高子業詩云衆女競閨中獨退反成怒故楊誠齋云聲利之場輕就者固不爲世容蔡定夫是也不輕就者亦不爲世容朱元晦是也

無雲之月人所共快而爲盜賊所忌花鳥之玩所以怡

查浦輯聞

卷上

七

情而感事惜別因之墮淚人自多事也

中山與信國圍士誠九月未破城中一鼠賣百錢或云

蘇城係龜形須擇一隙攻之乃可入會僞李司徒使

人納款中山遂從閫門入不戮一人信國怒其堅守

從封門入大肆誅戮中山令人馳信牌至云殺降者

斬乃得止至今封門蕭條閫門繁盛實本此云見楊

吳中故語

劉子玄使朝鮮回云彼中書籍俱中國所無且刻本精

良無一字不做趙文敏惜爲倭奴狼藉至淵園間往

往以書幅拭穢亦文字之大厄也見胡應麟

嘗於燈市見一燈以卵殼爲之爲燈爲蓋爲帶爲墜凡計數千百枚每殼必開四門每門必有棖拱窓楹金碧照映巧奪造化然薄脆無用不異凋冰畫脂一中官以三百金買之

臨朐馮少宗伯問胡應麟云後漢書陳紀傳與邯鄲淳碑詞稍異從碑乎從傳乎胡云碑文明說以何進薦拜五官中郎將而傳則刪去謂董卓入洛就家拜官是陷元方於不義至說袁術絕婚呂布一事乃離間奸黨苦心瞞竟抹煞小人不成人之美如此傳不足據也

查浦輯聞

卷上

七

校書如掃落葉隨掃隨落不能遽盡

南史東昏侯被弑於西弄弄乃宮中別巷卽今街字觀

眉公枕譚

曹娥碑在會稽南曹娥江上曹操楊修恐未嘗過此

蔡邕無子然羊祜傳祜爲邕外孫討逆有功屢進爵土

後請以賜舅子蔡襲詔封關內侯則邕實有子也

龍無耳牛耳亦實皆以角聽虬以掌聽鰲以目聽馬則

有耳淮南呼馬爲聾蟲不識何解

唐人以中書舍人爲小鳳以中書省亦有鳳池也又以

儀部之長爲大儀員外爲中儀主事爲小儀見鄭谷集

楊升菴紀行詩山遮延鷺嶽江繞射鳥亭按元魏改官制以喉望官爲白鷺取延望之意其時亭嶽多刻鷺像漢明帝起居注帝巡狩過亭障有鳥鳴亭長射之奏曰鳥鳴嚶嚶引弓射左腋陛下萬年臣爲二千石帝悅令天下亭障皆畫鳥

南戲出於宣和之後南渡時謂之温州雜劇後漸轉爲餘姚海鹽弋陽崑山諸腔矣見觀史部撰錄

今文移以上臨下用仰字見北齊書孝昭紀詔定三恪

禮儀體式亦仰議之仰字疑始此

前漢書丙吉傳吉以私錢顧胡組乳養皇曾孫又南史

查浦輯聞

卷上

八

武陵王紀以金錢擲樊猛曰以此顧卿送我見七官

古僱字率用顧字

書用帙字者古人書卷外必以帙包藏之如巾祔類宋

真宗命崇文院寫校包以斑竹帙前輩常於項墨林

家見王右丞書一卷外以斑竹帙裝之云宋物也帙

如緙羅內以繪

今郡縣碑乃宋太宗取景煥野人語又云摘蜀王孟

昶語歐陽集古錄云戒碑起唐明皇時不見其詞又

云宋高宗頒黃庭堅書

投子取投擲之義今作設非也設卽股字不音投禮八

十有秩故云八秩今人六七十壽俱用秩字非也馬絡爲羈牛勒爲縻尺牘者漢與單于書以尺一牘單于答漢用尺二牘虎子溺器也故舊儀稱侍中爲執虎子

孔叢子子思告齊君先君生無鬚眉天下王侯不以損其敬則孔子當無鬚今像多鬚恐誤

司馬遷父名談故史記無談字季布傳趙談改名同范曄父名泰故後漢書無泰字郭泰鄭泰俱改作太

殿試始武后天授元年州縣分六曹吏始宋徽宗進士科始隋煬大業元年

查浦輯聞

卷上

九

梁武帝改稱臣爲下官里長始隋高帝從蘇威議以百家爲里置長一人

男曰兒女曰嬰得利爲乾失利爲沒

君平子陵皆莊姓避明帝諱改爲嚴荀卿改爲孫卿因

避宣帝諱

風俗通五月忌翻蓋房屋令人髮禿

周禮方相氏逐罔象其性好食死人肝而畏虎與栢故

墓上列栢道旁列石虎

堯至萬歷元年癸酉計三千九百六十二年六十七甲

子矣

沈約韻一萬一千五百二十字廣韻二萬六千一百九十

十字

始皇以皇字似皇字改作罪劬從刀劉宋太子劬惡之改從力宋前廢帝以駟字似禍改作駟隋古用隨楊堅以其似遁故去走作隋陣古用陳右軍小學阜旁車為陣影古作景葛洪撰字苑始加彡漢以火德王忌水故洛字去水易佳字魏土德王仍從水石敢當五代劉知遠時勇士人無敢當者故後世書以辟惡

苻堅拂菻郎夏默等三人俱長丈九尺每食飯一石肉

查浦輯聞

卷上

十

三十斤王蒙長三尺張仲師長一尺二寸春秋文公時長狄兄弟三人被殺身橫九畝斷其首而載之眉高於軾始皇時有大人長五丈足履六尺皆夷服凡十二人見臨洮

安祿山重三百五十斤司馬保八百斤孟業千斤

杜甫後諡文貞見張伯雨跋語

古人用槩板三尺以鉛刻畫之故名鉛槧或書於竹簡俱可修削故稱教削

漢明帝聽劉峻女出家又聽洛陽婦阿湝出家此中國尼姑之始何充捨宅安尼此尼菴之始

鼓三百三十三槌為一通角十二聲為一疊

南越人呼小男女為珠東吳人呼為寶皆珍惜之意

見羣
碎錄

凡木皆迎上惟楊枝垂下而縵絡栢似之凡花宜層臺而水仙獨貴單瓣

山谷戒子弟書云占蠲筆墨如澡身浴德揩滌几研如改過遷善敗筆汚墨曠子弟職書几書研自黔其面陶弘景借人書隨誤改定郭有道寄宿必掃地而去洵洵乎如澗松之發清吹浩浩乎如春空之流白雲可謂得茶之三昧

查浦輯聞

卷上

士

于鄴詩云白日若不落紅塵應更深非獨慨世却有至理

宣和時有人題野店云是非不到釣魚處榮辱長隨騎馬人

東坡云種樹大者不能活小者老夫又不能待惟擇中材而多帶土礮者為佳

李之彥云嘗玩錢字旁着一戈字又着一戈字真殺人之物而人不悟也然則兩戈爭只豈非戕乎

山谷云相茶瓢與相叩竹杖同訣不欲肥而欲瘦但須飽風霜耳

漢高手勅子云每上疏宜自書勿使人也今數行字輒

令侍史書之豈非惡習

校書能闕疑者其人生平必無誑語

范石湖云好奇之士多做碑石剝剝處僅存字形以為

古指漢隸也今之做漢印何獨不然

東坡云吾借王參軍地種菜不及半畝而吾與子過終

年飽菜夜半飲醉無以解酒輒擲菜煮之味含土膏

氣飽霜露雖粱肉不能及也人生須底物而乃更貪

耶輒作四句秋來霜露滿東園蘆服生兒芥有孫我

與何曾同一飽不知何苦食雞豚

查蒲輯聞

卷上

主

癸辛雜志云折梅花插鹽中花開較肥以醃猪肉汁熱

貯瓶內更能放葉結子試之良驗

刷竹以辰日捕魚鰕以卯日

郊超聞人欲隱輒為辦百萬貲代置居宅在剡為戴安

道起宅甚精王宣徽為康節構宅三十間於天津橋南

富鄭公復為置園宅南多水竹花木之盛近代陸平

泉董玄宰輩猶能為陳眉公築讀書堂于小崑山今

無已夫

吾鄉漁戶于每年六月二十九日入邑納魚稅每舟約

以三錢為額尚須細考之他處亦不知同期否也

讀書如闢草遇一樣採一樣多一樣闕一樣

萬安橋卽俗所謂洛陽橋在泉州蔡忠惠公襄鳩工于

皇祐五年訖嘉祐四年乃成醴水四十七道長三千

六百尺廣丈有五尺翼以扶欄糜金錢一千四百萬

公自為記書字盈尺共一百三十五言分勒二石打

碑梓時與江濤互答也俗傳公造此橋濤激難成檄

江神得一醋字公曰廿一口酉時可合應時而成然

記中初無此語其東有盤光橋僧道詢募貲而建長

四百餘丈廣一丈六尺較洛陽長四百餘尺濶一尺

世知洛陽而不知盤光蓋以人重也以下九條見陳

查蒲輯聞

卷上

主

衛西榕樹幹大如一間屋其根從枝上纏纏下垂高可

參天枝葉蔭三十餘丈相傳韓國華為郡誕魏公曰

樹杪為吐烟雲又云榕樹千年者其上產伽楠香

閩海有禽名金絲似燕而小臨卵時啄蠶螺食之蠶螺

背上肉有兩肋如蠶絲潔白可食燕食之肉化而肋

不化并津液吐出為小窩附石上燕伏卵出雛飛去

土人拾取故名燕窩或云南燕歸海外水遙難達因

啄小魚肉作窩口啣之而飛飛倦卽投窩水中棲止

其上少息復啣之而飛故東南風則飄掠近岸人就

取之

品字每百葉一花三子紫梗疎條不似霜皮鐵幹也
居民磨蔗作糖其利較耕田加倍故往往改稻田爲蔗
田稻米則仰給浙直居多官斯土者當設法禁之初
似不情惠後甚溥

龍蝦有長一二尺者土人空其肉如船燈掛佛前

鱸魚大如指長二三寸花身紅尾善鬪人家盆盎多畜
之呼爲丁斑魚以之角勝爲博戲

泉州東出海門二日程有澎湖嶼在巨浸中環島三十

六昔人多僑寓其間昔弗爲廬推年大者爲長不蓄
妻女耕漁爲業牧牛羊散處山谷間各務耳爲記受

查浦輯聞

卷上

古

治于晉江縣歲以數十艘就泉貿易施肩吾島夷行
腥臊海邊多鬼市卽其處也明中葉始置汛

市舶稅課云香以占城寶達儂爲上沉香在三佛齊名

藥沉真臘名香沉皆不及占城渤泥有梅花腦金脚

腦水札腦登流有薔薇水

相思子生海中狀如螺中寶藏篋笥中經歲不壞投入

水不動投醋中便盤旋不已

以下見顧玠海怪錄

黎中殷實之家多畜妻妾多至四五輩每日令出門買
易歸各計息以獲利多者爲好妾特寵之

僂耳僻遠曆不能遍每黎村必有一老習知節候吉凶

避忌之略與曆不契毫髮大約以六十年已往之跡
徵驗將來亦有土書不可識名曰曆底記

有鬼哭灘舟至則波面有隻手獨足短禿鬼百十爭來
逐舟舟人以米飯頻頻投之卽退未嘗害人

康譽之昨夢錄云西夏有竹牛重數百斤角甚長文黃

黑相間以製弓極佳近祀黑者謂之後醺近稍近祀
俱黑而弓面黃者謂之玉腰弓夏人常雜犀角以市

往有鬻帶者鬚鬚高低繞人腰圍索價甚高人莫
能辨惟幸太尉道宗知是竹牛角不足貴也

淵明云痴人前不宜說夢達公前不宜說命蓋人當至

查浦輯聞

卷上

古

急便無陰陽有妄心則被五行所惑有私心則爲鬼
神所制

唐王璵傳云漢以來葬者皆有瘞錢後世里俗稍以紙
剪錢爲鬼事至璵始用爲禳祓康節先生祭祀亦焚

楮錢伊川見而怪問之答曰亦明器之義脫有益非

孝子順孫之心乎

元李材解醒語云元時京官獲美除者寮友設宴于披
雲樓爲賀因名披雲宴六部得堂署則爭相餽貽謂

之烘堂南臺權重堂限號斧口限不敢少越也

元初大臣執政謂之擎天班玉堂清署謂之燠壁班言

官法司謂之劍鏑班外戚謂之椒蘭班親王謂之瓊
枝班功臣將帥謂之豹首班其餘朝臣謂之隨班
世祖獵灤河手射一鳥形大于鶴五彩成斑有西夷人
曰此盧隆鳥宿于西海荻草中

尚書范英賜食御前食韭芽麵甘之一匕而止曰天廚
珍味臣一拜恩卽飲山妻久厭糟糠將以貽之使知
官家多人間所未有也上命食盡復以一帖賜歸
唐駙馬有寵于太后所賜厨料甚富乃開回僊厨以市
饘香達十里

元初起圓殿西宮中以居西僧僧官皆着茜帽

查浦輯聞

卷上

七

西域胡僧咒人能生死唐太宗令壯勇少年試之立驗
應言而死應言而甦傳奕曰此邪法也邪不勝正請
以臣試因召僧咒奕了無所覺須臾僧自倒更不復
蘇

魯應龍括異志載海鹽資聖寺本普明院舊記晉將軍
戴威捨宅爲寺天禧二年賜今名寺有塔最高點四
方燈東海行舟者皆望爲標的

元豐末秀州人家屋瓦霜後冰自成花每瓦各一枝或
大如牡丹細如萱草皆有姿態毫髮悉見以紙摹之
不異石刻

德藏寺鐘初鑄時匠云未可便扣俟吾行六十里乃扣
之及去方至新坊離郡甫十八里僧不能耐輒扣之
匠聞而嘆曰聲止此矣今寺鐘自新坊十八里外不
復聞亦奇

空同子曰極黑之夜久坐亦明陰中之陽歟猶水之中
明歟然余以爲至淡之物久食之則鹽味自生蓋萬
物萬象必有元也如字之母所謂元音

十月無陽故謂陽月非無陽也陽生而未成也

何謂化權蓋陰陽相爭而主之者專其權如春主生非
無惡風繁霜而無損于拆萌冬主藏非無晴和之辰

查浦輯聞

卷上

七

而黃落愈增故曰化權

事有不必辯者以其非急也有不能辨者以其非理也
如海市鳥鼠同穴象胆四時在四脛之類不必辨者
也如豕立人啼人死託生之類此不能辨者也人不
能自見其腦背疾病死生多不能自知而欲作好奇
之辯耶

夏之初月高其圓也低冬之初月低其圓也高進退之
義也

五行火無體在物則藏然物則用用盡則息五臟心爲
火炯然中伏遇動則發不動則已

秋雲潤而薄故雨微夏雲獨而湧故雨注化氣必專而後壯故貴勇勇者專壯之義也

道理一橫一直耳十字盡之數盡是理亦盡是矣

環慶無麥秋大梁無螢無寒蟬無燕余在洛一年未嘗則皆有之至江以南不生荆棘不產

標今則不然荆棘不產荆棘其來久矣

雙生以後爲兄者昧化理也凡產必前動謂之回轉首

乃先下而生卽以受氣先後疑之則先回轉者乃氣

先動空同有雙生子先生者體大亦先訖以兄位之

北之土厚故其人信南之水潤故其人智

天道虧盈而益謙繪事其証乎凡繪不及則是過之則

查浦輯聞

卷上

七

非繪分寸人則似繪六七尺人則不似又繪朴野幽

寂之形則雅如草村茆廬疎松片石疲驢破帽則工

繪金碧富貴事則易俗是也

鴉鵲晨南昏北蓋凡鳥不問遠近但見南飛蝠則晨北

昏南

王生善聽聲聞丁公馬蹄曰旬日必拜相又聞蹄聲曰

必出而西行皆驗以知宋宰相尚乘馬唐拜相築沙

堤以便馬也肅宗爲玄宗控馬則天子亦乘馬

鰕魚性痴見人則樹其鬚謂當畏已也西方有鳥名半

翅亦痴其飛去人纔三五尺可以杖擊之以爲不畏

人也鰕魚入網猶伏惜鱗也孔雀潛則露尾愛尾也錦鷄愛其羽毛照水弄影有溺死者皆不智不藏故也

衆美容惡羣惡不容美如華屋有穢只見其華茆茨之

下着一雕繪之器則詫眼矣故衆君子可容小人而

羣小人必絕君子

袁宏道廣莊云蜉蝣以暮死爲百年殤未始不壽也牛

小于象巨未始不細也夢十年者惟一覺短未始不

長也魘者以手壓胸疑爲他物我未始不彼也聖不

能見垣外智未始不蒙也

查浦輯聞

卷上

九

訓狐夜察蚊蚋畫不能辨山岳目可常乎跋難陀龍無

耳而聞虬聽以掌牛以角耳可常乎海外有形語之

國口可常乎蟻能倒行蠅能仰棲足可常乎蜀犬吠

雪汀魚入海則惑外夷生首子者烹而食之以爲宜

于後子見中國之彌月慶賀翻爲不慈矣死者棄屍

野外以施焉鳥七日不盡則聚族而哭見中國之素

車黃腸珠襦玉匣以爲不仁矣夢中之榮悴醒不相

續醒中之悲喜夢時亦不相續物本自齊非我能齊

若有可齊終非齊物

齊有優娥者曰余入俳場村叟有聚觀者余面若塗血

心如累石口噓噓不能終折已而游參街六衢與諸少年狎視村叟之觀茂如也已而過達官貴人之家分益聯席謔浪終日歸而見市井少年猶奴隸也已而入京師隸籍樂部出入掖庭聲遍長安王公貴胄爭爲挾筆負瑟視達官子弟如家焉庭烏也今余出京又十年與名賢高士游公環賈閱歷既久處萬人場如若幽室攏然指撥隨手而應歌喉盤旋靡響成韻無不擊節者何也不見已焉耳不見人焉耳

彭祖之神遇國鳩呼祖曰兒來祖怒曰余壽若倍疑何兒我殤曰人偽而見真今與若較即真之日子壽先

查浦輯聞

卷上

三

兒多矣故生者以生爲生方懼其死死者以死爲生未必不懼其生人各安其故恐禽之不樂爲獸也天下皆知有生死然未有一人信生之必死者罔圖之人一罅可直不惜傾囊橐鬻子女以營之信已之必死故也至于茫茫衆生趨死若鶩固矣文章之士以立言爲不朽紙筆吮墨焦心竭慮神仙之士以長生爲不死鍛精鍊氣閉聰塞明二乘之士以寂滅爲不死逃空入虛解脫一切若知死之爲生當知生之亦死矣

文中子曰余依先聖教民慈孝信睦三十年而民滋厲

何也弟子曰先生言慈而不類之子始以慈望其父言睦而不肖之卑幼始以厚責其長言信而誦盟要約始以信讓其友故曰先生立教以來父見子過子見父過兄弟責望于家朋友誚讓于野文中子愀然而退終身不爲人師遂古民物雜處有若族屬自教民網罟而獸相率入於山禽相率入于淵人與禽獸既不相習而人之強者遇獸則殺獸之悍者遇人亦傷民之無辜而罹齒角之禍智士啓之也文王問鴟冠子曰敢問詐之始曰始于一二有一二卽有千萬有千萬卽有計算有計算始有文字有文字而機變

查浦輯聞

卷上

三

不可勝窮矣聖人之治法天天法嬰兒嬰兒法鵠卵天不以水之尅火而去水不以嚙人而絕虎狼蚊蚋不以地狹而摧山填海聖人亦宥智愚賢不肖而不爲厚薄之見嬰兒激之怒譽之不喜赫之不懼鵠卵無聞無見混沌沌蒙之祖也

宋朝故事每廷試前十名御藥院先以文卷奏御定高下高宗建炎中詔曰取士當至公考官自足憑豈容以一人之意更爲升降自今弗進卷子此真所謂君明樂官不明樂音者歟以下見陸深

徽宗宣和六年禮部試進士至萬五千人賜第八百餘

人

南渡初有臣僚召對所陳劄子首曰恭惟陛下歲二月東巡狩至于錢唐呂頤浩見之笑曰文章之弊一至于此秀才家識甚好惡耶

陸深願豐堂漫錄云劉健晦菴奉命祀華山夏日與客坐高處顧見山下白霧瀾漫若大海山頂赤日了無陰翳俯視突烟暴起或丈餘或尺許亦無所聞及下山山下人云適數百里內震雷驟雨移時始悟向所見烟中突起者乃雷也凡聲自下聞則震自上聞則寂所謂山頭只作小兒啼也

查浦輯聞

卷上

奎

周文襄公忱巡撫江南時王振用事方營新第公令人度其齋閣作剪絨毯貽之覆地不失尺寸振喜甚凡公所上便利事無不允行可爲善于用小人者然秦檜格天閣成鄭仲爲蜀宣撫貽錦地衣施之亦不失尺寸檜默然疑之鄭竟得罪二事極相類秦與王之奸惡淺深或有異周鄭之用心當自不同耳

陸深金臺記聞云北人驗時以天明三星入地爲河凍之候

世所傳張仙乃蜀王昶挾彈圖也花藍夫人入宋宮常念故主偶攜此圖懸之宮中且祀之太祖見而詢焉

夫人跪而答云此蜀中張仙神祀之能令人有子世遂傳爲張仙送子

肺上以石鑿獸置兩旁狀似蜥蜴首下尾上名爲蚺蜍昔鴟鴞氏生三子長曰蒲牢好聲故以飾鐘次曰鸛吻好望故以飾屋次曰蚺蜍好飲故置牖口

郿縣河灘上有亂石隨手碎之中有石魚長可二三寸或單或雙藏衣笥中可辟蠹魚又平陽府侯馬驛滄河兩岸仄土皆婦人手跡或掌或拳儼然如印削之復出又大同有山上下五六十丈皆石中間一帶約四五尺皆人骨髑髏脰節關中之山數處亦有之造

查浦輯聞

卷上

奎

化真何所不有也

景泰初九列皆加太子少保而王翱王直並爲冢宰時有滿朝俱少保一部兩尚書之語弘治末學士最多而謝閣老遷賈鴻臚斌崔太常志端俱兼宗伯時有翰林十學士禮部四尚書之語

陳白沙訪莊定山定山拏舟送之有維揚一士同載士最滑稽是日極露才鋒盡衽席褻昵之事至不堪聞定山怒甚幾形于色明日餘恨未已白沙則當其時若不聞其聲既去若不識其人定山大服孝廟時人才極盛好事者取其父子同朝作聯云一雙

探花父兩個狀元兒時張宗伯昇已丑狀元子恩爲兵曹王少宗伯華辛丑狀元子文成亦爲兵曹戶部郎中劉鳳儀則已未探花龍之父兵部員外李瓚則壬辰探花廷相之父也

金華戴元禮明初名醫也至南京見一醫家迎求盜尸心異之窺其按方發藥甚平平也日往觀焉偶一求藥者既去追而告之曰煎時須下錫一塊元禮始大異念無以錫入煎劑法特叩之答曰古方耳歸考其書乃錫字非錫也嗟乎不辨錫錫而得名者豈獨一醫哉

誤信入沙

查浦輯聞

卷上

香

廷宴餘物懷歸起唐宣宗時百官宴罷拜舞貽下果物怪問之咸曰歸獻父母及與小兒因敕大官今後大宴文武官給食兩分別給菓與兒女所食一分餘者亦聽携歸遂成故事後有以懷食不盡而得罪者元吳萊三朝野史云至元丙子宋淮西閻夏貴歸附授中書左丞已卯歲薨有弔以詩曰享年八十三何不七十九嗚呼夏相公萬古名不朽

四月初八乃謝太后壽崇節初九日乃度宗乾會節賈似道命黃蛻作牋云聖母神子萬壽無疆復萬壽無疆昨日今朝一佛出世又一佛出世

賈秋壑甲戌寒食詩云寒食家家插柳枝留春春亦不多時人生有酒須當醉青冢兒孫幾個悲明年以謫死其在謫所生日建醮青詞云老臣無罪何衆議之不容上帝好生奈死期之已迫適值懸弧之旦預陳易簣之詞四十年勞悴悔不爲留侯之保身三千里流離猶恐置霍光于赤族仰慙覆載俯愧劬勞伏願皇天后土之鑒臨理考度宗之昭格三宮霽怒收瘴骨于江邊九廟開靈掃妖氛于境外此時廖王諸人已去豈白爲之叩讀之雖可恨可笑然其文却佳

田汝成委巷叢談云紹興間以旱禱雨諫議大夫趙霈

查浦輯聞

卷上

韋

上言自來祈禱斷屠止禁猪羊今須并禁鵝鴨胡致堂見而笑曰可謂鵝鴨諫議矣嘉定中御史羅相上言越州多虎乞行下多方撲捉正言張次賢上言八盤嶺乃禁中來龍乞禁止行人太學諸生因呼羅擒虎張尋龍

宋時閩帥郡守等官雖許官妓佐酒然不得私侍枕席熙寧中祖無擇知杭州坐與官妓薛希濤通爲王安石所執想唐制亦然也

吳越握髮殿柱每條圍一十二尺今訛名惡發殿云錢王怒卽乘此座也

癸辛雜識宋時杭城仰糴而食者凡十六七萬人約四千餘石始足給一日之食而南北二廂與客旅往來及有米之家不與焉故杭諺有言杭州一日吃三十丈木頭大約十家吃播槌一分合計之約三十萬家也

吳越西湖漁者日納魚數斤謂之使宅魚頗爲民累羅隱應制作蟠溪垂釣圖云若教生在西湖上多恐須供使宅魚武肅大笑遂罷此稅

吳越王妃每歸臨安王貽書云陌上花開可緩緩歸也後人用其語作歌極淒婉之韻東坡易爲清平詞三

查浦輯聞

卷上

五

章有云遺民幾度垂垂老游女長歌緩緩歸

宋嘉熙間西湖水涸茂草生焉李霜涯詞云平湖千頃生芳草元至正間西湖冰合張仲舉詩云風吹鹽地結陰幽日射玉田生煖烟

蝦蟆形雖不典然周禮亦嘗羞薦宗廟與羔兔同又蝸氏焚牡鞠以殺蛙鼃無驗一殺一薦豈龜與蝦蟆有別耶漢武欲除畿甸爲上林東方朔以爲此地宜姜芋水多蛙魚貧者家給然則嗜蝦蟆不獨閩粵人但吳人去皮而食閩粵則食皮名爲錦襖子

六一居士歸田錄云國初通判與知州常爭權有杭人

錢昆者求外補人間所欲曰但得有螃蟹無通判處足矣蓋杭俗尚蟹而傅子翼蟹譜云杭俗嗜蛙而鄙蟹野乘之不足信如此

茗溪漁隱曰古今聽琴阮琵琶箏瑟諸詩皆欲寫其音聲節奏韻以景物故實狀之大率一律都無中的的句皆用是豈知音者但其造語藻麗爲可喜耳昵昵兒女語恩怨相爾汝劃然變軒昂勇士赴敵場浮雲柳絮無根蒂天地濶遠隨飛揚喧啾百鳥羣忽見孤鳳鳳攀躋分寸不可上失勢一落千丈強此退之聽琴詩也孤禽驚秋野露寒空澗夜落春巖泉又經

查浦輯聞

卷上

五

緯文章合調和雌雄鳴颯颯風雨隆隆隱雷霆無射變凜冽黃鍾催發生咏歌文王雅怨刺離騷經二典意淡泊三盤語丁寧此永叔聽琴詩也大絃春溫和且平小絃廉折亮以清平生未識宮與角但聞牛鳴益中雉登木門前剝啄誰叩門山僧未閒君勿嘆歸家且覓千斛水一洗從前箏笛耳此子瞻聽琴詩也春天百鳥語撩亂風蕩楊花無畔岸微露愁猿抱山木玄冬孤鴻度雲漢斧斤丁丁空谷樵幽泉落澗夜蕭蕭十二峯前巫峽雨七八月後錢唐潮孝子流離在中野羈臣歸來哭亡社空牀思婦感蠟蛸暮年

查浦輯聞

卷上

未

貽老依桑柘此魯直聽琴詩也寒蟲催織月籠秋獨
雁叫羣天拍水楚國羈臣放十年漢宮佳人嫁千里
深宮洞房語思怨紫燕黃鸝韻桃李楚狂行歌驚市
人漁父拿舟在葭葦魯直聽撥阮詩也大絃嘈嘈如
急雨小絃切切如私語嘈嘈切切錯雜彈大珠小珠
落玉盤間關鶯語花底滑幽咽流泉水下灘又銀瓶
乍破水漿迸鐵騎突出刀鎗鳴樂天聽琵琶詩也一
彈既罷又一彈珠幢夜靜風珊珊低回漫弄關山思
坐對燕然秋月寒月寒一聲深殿磬驟彈曲破音繁
併百萬金鈴旋玉盤醉客滿船皆暫醒又猿鳴雲岫
來三峽鶴唳晴空來九霄微之聽琵琶詩也湘水冷
波慚鼓瑟秦樓明月罷吹簫王仁裕聽琵琶詩也春
風和暖百鳥語磽確山路行人行啄木鳥從何處來
花間葉底時丁丁林空山靜啄愈響行人舉頭飛鳥
驚永叔聽琵琶詩也八鸞鏘鏘度銀漢九雛威鳳鳴
朝陽又馮夸蹕蹕舞綠波鮫人出聽停綃梳夢得聽
箏詩也綿蠻巧轉花間舌鳴咽交流冰下泉永叔聽
箏詩也江妃出聽霧雨愁白浪翻空動浮玉喚取吾
家雙鳳槽遺作三峽孤猿號與君合奏芳
飛來霜樹杪子瞻聽箏詩也永叔子瞻謂退之聽琴

查浦輯聞

卷上

未

詩乃是聽琵琶詩耳而僧義海每句箋論謂指下絲
聲妙處惟琴爲然琵琶格上聲鳥能爾耶退之果得
其趣未易譏評也至論東坡聽琴詩則云春溫和以
平廉折亮以清絲聲皆然何獨琴也牛鳴盎中雉登
木概言宮角耳八音宮角皆然何獨絲聲也互相譏
評終無確論玉溪錦瑟詩莊生曉夢迷蝴蝶望帝春
心托杜鵑滄海月明珠有淚藍田日暖玉生烟亦以
景物故實狀之若移作聽琴阮也何謂不可也
學林新編云子美飲中八仙歌曰知章騎馬似乘船又
曰天子呼來不上船曰眼花落井水底眠又曰長安
市上酒家眠曰汝陽三斗始朝天又曰舉觴白眼望
青天曰皎如玉樹臨風前又曰蘇晉長齋繡佛前又
曰脫帽露頂王公前歌三十二句而押二船二眠二
天三前字近時論詩謂此歌是八段不嫌于重用韻
也按子美此歌以飲中八仙五字作題則是一歌中
間未嘗移別韻則非分爲八段蓋子美古律詩重用
韻者亦多況于歌乎如園人送瓜詩曰沉李亂冰玉
愛惜如芝草又曰園人非故侯種此何草草上後園
山脚曰尋收困何事元冥蔚強梁又曰登高欲有往
蕩析川無梁北征曰維時遇艱虞朝野少暇日又曰

老夫情懷惡嘔泄臥數日夔府詠懷曰雖云隔禮數不敢墜周旋又曰淡交隨聚散澤國繞迴旋贈李八秘書曰事殊迎代邸喜異賞朱虛又曰風烟巫峽遠臺榭楚宮虛贈李邕詩曰放逐早聯翩低垂困炎厲又曰充贈終蕭條恩波延揭厲贈汝陽王曰自多親棣萼誰敢問山陵又曰鴻寶今寧秘丹梯度可陵喜薛璩岑參還官曰棲遲分半菽浩蕩逐浮萍又曰仰思調玉燭誰定濯青萍寄賈岳州嚴巴州二閣老曰射胡愁李廣泰使待張騫又曰如公盡雄雉志必在騰鸞一篇押兩重字子美詩如此類甚多然非刻意

查浦輯聞

卷上

手

爲之蓋有所本也按文選載古詩曰晨風懷苦心蟋蟀傷局促又曰音響一何悲絃急知柱促一篇押二促字也子建美人篇曰明珠交玉體珊瑚間木難又曰清人慕高義求賢良獨難一篇押二難字也靈運述祖德詩曰段生藩魏國展季救魯人又曰外物辭所賞勵志故絕人一篇兩人字也又南園詩曰樵隱俱在山由來事不同又曰賞心不可忘妙善輩皆同一篇押兩同字也又初去郡詩曰或可優食競豈足極達生又曰畢娶類向子薄游似邴生一篇押二生字士衡擬古曰此思亦何思思君微與音又曰驚塵

牽衣信歸雲難寄音一篇押兩音字也又豫章行曰汎舟清川渚遙望江山陰又曰寄世將幾何日昃無停陰一篇兩陰字也嗣宗詠懷曰何當行路子罄折忘所歸又曰黃鵠游四海中路將安歸一篇兩歸字也又通鑑體曰韓公淪賣藥梅生隱市門又曰太平多權傾飛蓋東都門一篇兩門字也仲宣從軍詩曰連舫踰萬艘帶甲千萬人又曰我有素餐責誠愧伐檀人一篇兩人字也古人詩此類不能悉舉大要少陵作俱有所本耳至如退之贈張籍詩一篇押二更字三陽字岳陽樓別竇司直詩押二向字李花詩押

查浦輯聞

卷上

三

二花字雙鳥詩押二州字二頭字二秋字二休字和盧郎中送盤谷子詩押二行字示夷詩押二愁字又魚詩押二消字寄孟郊詩押二粵字此日足可惜詩押二光字白樂天渭村退居詩押二房字夢游春詩押二行字寄微之詩押二夸字出守杭州路次藍溪詩押二小字游悟真寺押二繫字大抵意到卽押奚獨飲中八仙歌而致怪耶子瞻送江公著詩曰忽憶釣臺歸洗耳又曰亦念人生行樂耳自注云二耳義不同故得重用蓋自不必注也蘇子美作春睡詩云身如蟬蛻一榻上夢似柳花千里

龍歐公見之曰子美可念未幾果卒

子美以詩得名書亦飄逸然詩取奔放豪健梅聖俞亦工詩平澹可悅世稱蘇梅嘗自嘆曰平生所作詩被人比梅堯臣寫字比周越良可笑也越為尚書郎在天聖間以書名輕俗不近古若以梅詩為比恐又不倫也

霞頭乃染物號頭也半山有霞頭隱語云生在色界中不染色界塵一朝解纏縛見性自分明

性言姓也

趣齋閒話荆公某品殊下每與人對局未嘗致思隨手疾應勢或將敗便歛之曰本圖適性忘慮反苦思勞

東坡集

卷上

五

神不如且已故其詩曰戰罷兩奩收黑白一枰何處有虧成山谷則云心似蛛絲游碧落身如蜩甲化枯枝與半山分勞逸矣

王禹玉詩善用金碧珠玉其兄謂之至寶丹或云詩能窮人試強作富貴語其人數日搜索得一聯云脰脰

化為紅玳瑁眼睛變作碧琉璃為之絕倒

見王直方詩話

宋子京筆記曰晏丞相殊末年詩見編集者乃過萬篇然不自貴重凡門下客及官屬略解聲韻者悉與之

酬和

二宋俱為晏公門下士雖貴顯為文必手抄求公雕潤

景文嘗有一聯云白雪久殘梁復道黃頭閑守漢樓船仍注空字于閑字之旁批云二字未定更望指示晏公書其尾云空優于閑見有船不御之意前輩于臨文情實馳至如此

宋元憲為內相且大用矣譖者曰姓宋名郊非便公奉詔更名庠會用新名移書葉清臣仍呼同年葉戲答云清臣是宋郊榜第六中選偏閱小錄不知宋庠何許人公因寄一絕云紙尾勤勤問姓名禁林依舊玷華纓莫驚書錄題臣向卽是當時劉更生

宋子京不甚為韓魏公所知故公當國時宋多補外嘉查浦輯聞

卷上

五

祐中始再入為翰林學士偶朝會子京以疾告表陳云不預率舞之列魏公見之殊不悅

世稱趙清獻所至惟携一琴一鶴石林詩話云公平生蓄一雷氏琴鶴與白龜各一始除成都以三物自隨

元豐間罷政事守越再移蜀公老矣前渡淮已放鶴至是并以龜投淮中故其詩曰馬尋舊路知歸去龜

送長淮不再來

韓縝為秦州酷暴少恩時語云寧逢暴虎莫逢韓玉汝玉汝縝字也孫臨善滑稽尤善對或問曰莫逢韓玉汝當何對臨應聲曰可怕李金吾

唐人飲酒必爲令嘗有人舉令云馬援以馬革裹屍死而後已答者曰李耳指李樹爲姓生而知之又曰鈕麀觸槐死作木邊之鬼答者曰豫讓吞炭終爲山下之灰

唐子西曰凡作詩平居須收拾詩材以備用退之作范陽盧殷墓銘云於書無所不讀正用資以爲詩是也又曰詩疏不可不閱其載諺語如絡緯鳴嬾婦鶯之類尤宜入詩用樂府解題亦須熟讀大有詩材余詩云時難將進酒家遠莫登樓皆用樂府題作對也

王荆公集句詩雖數十韻皆頃刻而就如老人行云翻

查蒲輯聞

卷上

書

手作雲覆手雨當面輪心背面笑胡笳十八拍云欲往城南忘城北三步回頭五步坐皆老杜語也

世皆以集句始自荆公西清詩話曰集句自國初已有之但未盛耳至石曼卿人物閒敏以文爲戲然後大著其下第詩云聖主不勞千里召姮娥何惜一枝春又云去年來來去忙爲他人作嫁衣裳仰天大笑出門去獨對春風舞乙場實有玩弄古人之意孔毅夫嘗集句贈東坡次韻答之曰美若戲集他人詩指呼市人如使兒天邊鴻鵠不易得便令作對隨家鷄退之驚號子美泣問君久假何時歸世間好句人

共有明月自滿千家墀山谷亦以集句爲百家衣惟半山暮年喜爲此號爲四體詩蔡寬夫云予家有至和中成都人胡歸仁詩已有此作自號安定八體所取皆唐末五代八詩無佳語耳

王逢原見知于荆公一時附麗之徒日造其門逢原厭之次署其門曰紛紛里巷士看我復何爲來即令我煩去則我不思意當有知恥者而請謁終不衰

侯鯖錄載魯直戲東坡云昔右軍字爲換鵝字韓宗儒每得公帖于殿帥姚麟換羊肉數斤可名二丈書爲換羊書矣公在翰苑一日生日挾製紛冗宗儒作簡

查蒲輯聞

卷上

書

圖報書來人督索甚急公笑曰傳語本官今日斷屠細素雜記云世俗相傳古詩不拘韻余謂不然如杜少陵早發射洪縣南途中作反字韻詩皆用緝字一韻未嘗通外韻也及觀東坡與陳季常汁字詩一篇用六韻殊與老杜異其他側韻多如此至荆公則不然其得子固書因寄以反字詩篇中亦只叶緝字一韻他皆類此正與杜合茗溪漁隱曰黃朝英之言非也老杜側韻詩何嘗不用外韻如戲呈元二十一曹長未字韻詩一篇用五韻南池谷字韻詩一篇用四韻客堂蜀字韻詩一篇用三韻此特舉其二三耳若以一

篇偶不用外韻遂爲定格則老杜何以謂之能兼衆體也

蔡寬夫詩話云秦漢以前字書未備既多假借而音無反切平側皆通用自齊梁以後既拘四聲又限以音韻故率以偶儷聲病爲法然則字作他聲押于古詩則可於律詩誠不可也

六一居士云韓退之工于用韻韻寬則波瀾橫溢泛入旁韻乍還乍離出入配合不可拘以常格如此日足可惜之類是也韻窄則不復旁出而因難見巧愈險愈奇如病中贈張十八之類是也譬之善馭良馬通

查浦輯聞

卷上

集

衡廣陌縱橫馳逐惟意所之至于水曲螳封疾徐中節而不差跌乃天下之至工也

萊公自承與被召還魏野以詩送之曰好去上天辭富貴却來平地作神仙王文正從祀東封過陝魏野亦貽詩曰昔時宰相年年替君在中書十二秋西祀東封俱已了如今好伴赤松遊王卽袖詩呈上卽許之古人立言要有本末不似後人有頌禱而無規諷也野有子亦有父風宋景文贈詩云姓名高士傳父子少微星

賈黯廷試第一往謝杜祁公公獨以生事有無爲問黯

退有後言公問之曰凡人無生事雖爲顯官不能無俛仰依違進退不輕今賈君名在第一其學問與顯達皆不問可知獨恐其生事不足以致進退不輕而不以道自重耳何怪焉賈爲嘆服

禮部淡墨書榜首不知始何時唐人云李程應舉時嘗遇陰府吏於貢院門前問其登第人姓名則有李和而無李程哀請之蒼皇中乃用淡墨筆添王字于和字之下果得第後遂相因命凡榜書人名俱用淡墨遂成故事又聞宋時則以黃紙淡墨書禮部貢院四字餘皆濃墨而賈公談錄云唐李紳侍郎知貢舉夜

查浦輯聞

卷上

集

放榜書未畢書吏忽得暴疾因更呼一善書吏吏方醉磨墨鹵莽一榜之字或濃或淡反致其妍三說未知孰是

唐舉子既放榜止曰及第守選而後釋褐選未滿而再試判爲拔萃於吏部就制舉而中方謂之登科昌黎所謂四舉于禮部乃一得三選于吏部卒無成蓋韓未嘗登科也自聞喜宴後始試制兩節于吏部其名始隸曹謂之開試猶後之叅選開試後始稱前進士故當時詩曰短行書了屬三銓休把新銜獻必先從此便稱前進士好將春色待明年故事放榜後貢院

小吏多錄新及第姓名以獻士大夫子弟之求舉者至是始止而諸科所試皆在明年也

王豐甫拄杖詩云老境得爲邱壑伴醉鄉還勝子孫扶梅都官云詩之工者寫難狀之景如在目前含不盡之意見于言外

呂氏童蒙訓曰李君行自虔州入京師至泗上其子請先行問其故曰科場近欲先至京師貫開封戶籍取應君行不許曰汝虔州人而貫開封欲求事君而先欺君乎康節自言四不出謂大寒大熱大風大雨也然復齋漫錄紀孔侍郎拯朝回遇雨避坊叟廬下叟延入廳事

香浦輯聞

卷上

美

烏帽紗衣逢迎甚雅因具酒饌孔爲借油衣叟曰某寒暑風雨俱不出未嘗置油衣也孔不覺頓忘宦情此人不傳姓名居然得閒在康節之先矣

韓子華以辰年辰月辰日辰時卒陸農師挽章曰非關庚子曾占鵬自是辰年併值龍曾子宣以亥年亥月亥日亥時生故子厚以四亥公子呼之

王搏嘗荐向拱討鳳翔有功拱後鎮京兆思有以報搏詢其所欲搏曰長安多故都碑篆高文願悉見之拱至分遣吏督匠摹打深林邃谷無不搜剔凡得石本三千餘以獻搏命善書者分隸爲琬琰集一百卷向

拱訪求石碑時或踐田害禾毀垣穿塚深爲民害聞者輒鑿文字踏毀碑石或爲柱礎帛砧畧盡亦金石之屯會也宋元祐間韓王汝帥長安修石橋督責甚急民迫期限率磨石碑以供之前人之碑經此兩厄所存恐亦鮮矣歐公金石錄云唐何進滔德政碑事迹固無足取而柳公權書法可垂楷模致和中大名尹建言磨去舊文別刊新製亦猶惡噓而去食矣歐陽公云知聖俞詩者莫如修嘗問聖俞舉平生所得最好句聖俞所自負者皆某所不好其所卑下者皆某所稱賞蓋知心賞音之難如此其評古人得失得

香浦輯聞

卷上

美

無似此乎

仁宗以唐書淺陋命官刊修歐陽公分撰帝紀表志七年書成宰相韓魏公不悅宋祁以所上列傳雕飾太過又一書出兩手詔歐看詳改歸一體歐公受命嘆曰宋公於我爲前輩且人所見不同詎能盡入已意遂不易一字又故事進御書惟列官崇者是時祁守鄭州歐位在上歐曰宋公于此日久功深吾可掩其長乎遂各列名以進庠聞而喜曰自昔文人相凌掩斯事古未有也

劉元城論王荆公有八字曰虛名實行強辯堅志雖天

下羣起攻之不能動也初時舉世以金陵不作執政為屈此虛名也平生行已實無少許點流言者雖欲誣之人主不信此實行也議論君前貫穿經史今古不可窮詰故曰強辯前世大臣欲任行一事或可以生死禍福恐之而止此老實不可動故曰堅志

荆公嘗問宗旨于贊元元不答固叩之曰公般若有障三有近道之質一公世緣深懷經濟之志用舍不能必心未平又多怒而學問尚理于道為知愚此其三也特視名利如脫髮甘澹泊如頭陀此為近道當以教乘之耳

查浦輯聞

卷上

聖

東坡作墨妙齋詩云杜陵評書貴瘦硬此論未公我不憑山谷和子由韓幹畫馬因論李伯時畫天馬云曹霸弟子沙苑丞喜作肥馬人笑之李侯論幹獨不爾妙畫骨相貽毛皮翰林評書乃如此賤肥貴瘦渠未知今觀蘇黃書肥瘦各極其妙當以玉環飛燕解之耳

復齋漫錄云錢穆父試賢良對策東坡晚往迓其歸置酒相勞各舉為文穆父得傀儡除鎮南節度使制首句云勤勞王事出入幕府東坡大加歎賞蓋世以傀儡起于王家也余觀小說有云漢高帝被圍平城關

氏一面兵強於單于三面關氏性妬陳平造為傀儡戲陳于一城上關氏疑為人恐惑單于欲得之遂弛圍高帝乃得出顏氏家訓云傀儡世名為郭秃引風俗通諸郭諱秃當是前世有姓郭而病秃者滑稽調笑故後人肖其像呼為郭秃耳二說與王家之義俱不合

上庠錄云兩學公厨例于三八課試日別設饌春秋炊餅夏冷淘冬饅頭而饅頭尤有名士人往往携歸饋親識按元豐初神宗留意學校惟恐飲食未足以養士一日有旨詣學取學生所食以進是日適用饅頭

查浦輯聞

卷上

聖

神廟嘗之曰以此養士可無愧矣由是遂知名蘇易簡作文房四譜以硯為首務謂紙筆墨皆可以隨時搜索其可以終身俱者惟硯而已

東坡云阮生謂一生能着幾緇履吾有佳墨七十枚而猶求取無已不亦愚耶石昌言蓄李廷珪墨不許入磨或戲之曰子不磨墨墨將磨子李公擇見墨輒奪相知間抄取殆遍近有人從梁許來云懸墨滿堂皆通人之一蔽也曾題舒教授藏墨詩云此墨足支三十年但恐風霜侵髮齒非人磨墨墨磨人瓶應未罄勗先恥又云吾蓄墨多矣其間數枚云是庭珪造雖

形色異衆然歲久亂真者多皆疑而未決又陳履常云晁無斁有李墨半丸云裕陵故物往于秦少游家見李墨不爲文理質如金石亦裕陵賜王平甫者潘谷見之再拜曰此庭珪作也世惟王四學士家有之與此爲二矣嗟乎世不乏奇之識者耳

山谷守當塗日郭功甫寓焉日過論文一日山谷云少游千秋歲詞歎其句意之善欲和之而海宇難押功甫連舉數字如孔北海之類山谷頗厭未有以卻之次日功甫又過曰復尋得一海宇否山谷云羞殺人

查浦輯聞

卷上

聖

也爺娘海自是功甫不論文于山谷矣當日以俚語却之語雖不解恐太俚亦非真出自山谷當是後人附會耳

李易安云樂府聲詩並著最盛于唐開寶間公私宴會必歌樂府故唐人五七言近體往往皆叶宮商者其餘念奴嬌菩薩蠻春光好更漏子浣溪紗夢江南漁父等詞花間所載小令甚多南唐李氏君臣亦極工填詞如小樓吹徹玉笙寒吹縹一池春水之句未免亡國之音哀以思至宋時柳屯田永變舊聲爲新聲其樂章集雖協音律而詞語塵下又有張子野宋子京兄弟沈唐元絳晁次膺輩繼出雖時有妙語而破

碎何足名家至晏元獻歐陽永叔蘇子瞻學際天人作爲小歌詞直如酌蠡水于大海然皆句讀不葺之詩又往往不協音律何耶蓋詩文分平側而歌詞分五音又分五聲又分六律又分清濁輕重卽如近世所謂聲聲慢雨中花喜遷鶯既押平聲韻又押入聲玉樓春本押平聲又押上去聲又押入聲若本押仄聲韻如押上聲則協押入聲則不可歌矣王介甫曾子固文章似西漢若作小歌詞必絕倒不可讀乃知別是一家知者少也

查浦輯聞

卷上

聖

蔡伯所脩西清詩話云柳子厚詩雄深簡澹拔流俗至味自高直揖陶謝然似入武庫但覺森嚴王摩詰詩渾厚一氣覆蓋古今但如久隱山林之人徒成曠淡杜少陵詩與造化同流孰可擬議至若君子高處廊廟動成法言終欠風韻黃太史詩妙脫蹊逕言謀鬼神胸無一點塵故能吐出世間語所恨務高一似參西洞下禪尚墮在元妙窟裏東坡詩天才宏放與日月爭光凡古人所不到處發明殆盡頗恨方朔極諫時維滑稽罕逢蘊藉韋蘇州詩如渾金璞玉不假雕琢成妍至其過處大似村寺高僧時有野態劉夢得詩典則既高滋味亦厚但若巧匠矜能不見少拙

查浦輯聞

卷上

書

不能及者

張雲史嘗云梅聖俞詩如深山道人草衣葛屨王公見之不覺屈膝郭功甫詩如大排筵席二十四味終日揖遜求其適口者少矣

韓子蒼嘗言作詩文當得人印可乃自不疑非汲汲于求知也

南史王筠自撰文章以一官爲一集自洗馬中書中庶吏部左佐臨海太府各十卷尚書卅卷凡一百卷宋楊億亦然所著括蒼武夷穎陰韓城退居汝陽蓬山辭榮冠鰲等集近時所存惟武夷一集而王筠惟百

三名家中數卷耳陳去非詩云一官成一集盡付與沙頭

王直方詩話云有人以百韻詩獻晏公公讀畢卽云真是佳作但却一百一韻耳其人歸家數稿果然

查浦輯聞

卷上

筆

圓少缺多天上月有同赴調者戲曰員多缺少部中官雖借用圓字亦絕倒也

酒戒云少喫不濟事多喫濟甚事有事壞公事無事生出事

宋琪沈義倫多在黃閣時久旱旣雨復不止廣陌泥淖琪厭之曰可謂變成三日雨義倫對曰調得一城泥藝祖聞之鄙大臣不學楊徽之聞而抵掌曰不意中書再生沈宋也

程師孟知洪州于府中作靜堂自愛之無日不到作詩題壁云每日更忙須一到夜深常自點燈來李元規

見而笑曰此是登瀛詩也

東坡云世間事忍笑爲易惟讀王祈大夫詩不笑爲難
嘗謂坡曰有竹詩兩句最爲得意者葉垂千口劍幹
聳萬條鎗坡曰好則好極只是十條竹竿共一個葉
也

元祐間東平王景亮與仕族無成子爲社專以嘲謔士
大夫皆被不雅之名時號猪嘴關呂惠卿清瘦語言
喜以雙手指畫因號說法馬留呂卿之使中以他事
一社齋粉

陳亞然襄互相嘲云陳亞有心終是惡蔡襄無口卽成

查甫

卷上

笑

袁呂擴謝暉亦以名相嘲云呂擴無才終入廣謝暉
不日便充軍

冷齋夜話云魯直使余對句曰呵貌雲遮月余曰啼妝
露着花曾直罪子深刻見骨不留含蓄余竟不曉此
論

唐以前惟貴蜀茶孫楚歌云茶出巴蜀張孟陽登成都
樓詩芳茶冠六清是也唐茶雖多亦以蜀爲重後紫
笋入貢始于李栖筠因陸羽之言而進每歲清明貢
到先薦寢廟然後分賜近臣紫笋生顧渚在湖常二
州之境當採茶時兩郡守畢至最爲盛會杜牧之所

云柳村穿窈窕松澗渡喧喧劉夢得所云何處人間
似仙境春山携妓採茶時皆以此至江南李氏漸重
建茶始有團圓之製而造作之精經宋丁晉公始備
蔡君謨尤加工巧所進小龍團兼製茶錄歐陽公聞
之曰君謨係士大夫乃復爲此也自建茶出天下所
產不復可數然壑源沙溪相去丈尺之間品味已不
同謂之外焙草木之微亦有顯晦唐自常袞以前閩
士未有讀書者自袞教之而歐陽詹之徒始出終唐
之世亦不甚盛至宋時閩中舉子常數倍天下而朝
廷公卿將相每居四五人物亦然耶

查甫

卷上

笑

鄭可簡以貢茶進用累官右文殿修撰福建路轉運使
其姪千里于山谷間得朱草可簡令其子待問鑿之
亦因此得官好事者詩云父貴因茶白兒榮爲草朱
而千里以從父懷草子子曉曉不已待問得官歸盛
集姻戚衆皆賀喜可簡曰一門僥倖姪遽云千里埋
冤既以自嘆亦見貢茶一方騷動也

夷堅志云紹興二年虔寇謝達陷惠州民居官舍焚蕩
畧盡獨留東坡白鶴故居次年海寇黎盛犯潮州悉
毀城堞且縱火至吳子野近居盛登開元寺塔見之
問左右曰是非蘇內翰藏書處否麾兵救之民居附

近賴以不蒸者甚多兩人皆劇賊猶知敬護如此彼欲火其書者可不愧乎

冷齋夜話王榮老官于觀州罷官渡觀江七日風作不得濟父老曰此江神極靈異公舟中必有奇異當獻之榮老因以黃塵尾端石研宣包虎帳一一投之風愈甚夜臥念曰有魯直草書扇題韋應物獨憐幽草潤邊生絕句取視恍惚之勢曰我猶不識况鬼乎持此獻之香火未收天水相照如兩鏡對展南風徐來帆一飽而濟此江神必元祐遷客之鬼不然何嗜之深也

查浦輯聞

卷上

果

山谷七古三句一換韻三疊而止謂之促句換韻法禁變格也今人倣之若于三疊之外多用韻便失初格矣

孫松坪致彌云嘉定有武彪者年十六殺人亡命江湖者二十餘年偶過白門見市方決人訊之知央漳浦先生也慨然曰吾不能救其生亦當送其死然其時功令甚嚴恐竊罪人屍禍且不測乃出金置酒召其徒十數人會飲飲酣忽起大言而輩皆壯士欲得死所乎眾皆愕然既質首請命因告以竊屍事遂諾乃復出數十金從典舍中買故衣兩大束携之伏幽密

查浦輯聞

卷上

兇

錫山從門下士可得葬處武云珍重爲之卽以舟付其人泣拜于屍前而去從此不知所終
蔣賓野名表云其尊公丹崖先生令伏羗時值大饑民之殍者千萬計獨一人全家數十口得免後訊之云其父分析諸兒時獨留荒地十餘畝歲遣人種芋芋實既多恐不可積悉舁作磚磚堅好乃築室數間以芋磚作牆垣臨死命諸兒曰如歲饑甚可毀以爲食後果大飢民家稍有貯者衆卽分掠之此獨日拆芋磚以濟隣家不覺也

虞山錢玉友良擇云庚午冬大寒其邑中步道巷有一

老嫗着單衣褲飢凍以死鄰里憐之公爲具棺衾及啓其臥處有藏金百金米三十石衣物稱之約貽二百餘金羣焉詫嘆世之不達者類此溫不少也

有僧道爭地梁武帝判一貞字沈約云分明與上人三

字竟歸地于僧
除姚孫氏門聯云父子兩都家幸弟兄六部尚書堂聯云五代兒孫繞膝百年夫婦齊眉卽月峯先生及其堂上實事也

王龍山先生晚年署堂聯云任老夫婆娑風月看兒曹整頓乾坤時新建已平定東南矣常熟嚴文定公祠

查浦輯聞

卷上

幸

堂聯云一品榮歸日雙親未老時

朱竹垞先生官京邸除夕集唐作聯云且將酩酊酬佳節未有涓埃答聖朝又罷官後集聯云聖朝無棄物

餘事作詩人又集杜云忠信涉波濤蕭灑送日月又爲某叅戎集題粵東寓齋云庾信羅含俱有宅伏波

橫海傳登壇又爲金陵某耆舊集題隱居云天下何曾有山水老夫不出長蓬蒿

高爰苑集韓蘇聯云詩書於我爲翹楚嗜好與俗殊酸

薛志遠晚年隱常州東門外年夜集題門聯云一臥滄

江驚歲晚千家山郭靜朝暉

范觀公中丞如廁戲顧魏善伯徵士云試題一聯魏應聲云成文自古稱三上作賦于中過十年

朱贊皇聽琴集唐詩云一彈流水一彈月半入汀風半入雲

孫豹人枝蔚爲汪氏作壽聯云枝枝直上青天盡手內所栽謝家玉樹王家槐樹夜夜遙占紫氣看堂前相對老人壽星賢人德星又題黃得功桐城生祠云立德勝立功守桐城事小死蕪湖事大論人先論世將

崇禎時易臣弘光時難

查浦輯聞

卷上

幸

王斷山云人行日中於無日處翻謂之影以墨揭碑于無墨處翻謂之字色空空色也

金聖嘆云愛能躡者須耐緩火愛峯巒者須耐險逕愛明月者須耐夜坐愛美人者須耐梳頭眉公云讀史須耐訛字踏雪須耐危橋與人須耐俗客

竹垞先生齋夜飲各舉古人男女成對者爲酒令得太白小青無咎莫愁彩鸞赤鳳無雙第五鱗龍飛燕漂母灌夫武子文君羣玉串珠東野西施紅橋白石等

字

竹垞舉四書一句恰合平上去入四聲者得康子饋藥

兵刃既接二語是夜竟夕思之中夜心火遽發左耳

忽聾聞者以為美談古有天子聖哲微雨變雪等語

某園水閣作舫形竹垞集聯云不作風波於世上別有

天地非人間

張寄亭豫章云嶺南青雲山中尚有避秦人名濯龍毛身

而程謹以草木葉被下體善造葉翠等物與土人互市

語言不相通以物置交衡如布粟之類率如值取易而去

又云潮陽有韓木在鳳樓山昌黎祠中每賓興之歲吐

花獲雋者必如花數今為亂兵所伐矣

南海採珠人以珠多之年為珠熟

查浦輯聞

卷上

奎

海南人採香夜宿香林下望某樹有光即以斧斫之記

其處曉乃伐取必得美香又見有光從某樹飛交某

樹乃雌雄相感亦以斧痕記取之得飛沉香

龔宗伯芝麓有荔園買蟻之句荔間有蟻則蟲不為害

故園丁往往買之

諸魚胆味苦黑魚胆味甜諸蜜皆甜黃連花蜜獨苦

朱欽臣葵憲云禾郡吳家宰當路時頗驕橫居偏精

嚴寺佔寺門驅金剛入南宮使數十人昇之不輕動

羣見泥像有出涕者及吳敗僧迎像歸一二昇之輕

迅如飛面皆含笑確非寺僧飾說也又佔真如寺塔

旁地為墓僧謠云吳近埕不留種矣未幾果敗蓋土

音吳與魚埕與獺塚與種皆同聲也

元時國子監肄業候日影至堂後梨樹上方散學亦猶

今村童放學時也

金孟友之家獻魁于鄉于府于省于御前因號孟四元

見歸潛心

竹垞云作詩十一真韻最難用如人字身字因字畧不

經意便如市井小兒彈詞矣余偶見段成式贈高侍

御詩有云百媚城中一個人始覺此語解頤也

越俗新年聚博謂之試年庚立春未明相呼早起謂之

查浦輯聞

卷上

奎

賣春困放翁詩呼盧院落譁新歲賣困兒童起五更

蓋指此也

牧齋亂後生日獻祝嘏者猶如山如海歸元恭獨上一

聯云如南山之壽居東海之濱

坡老不喜史記子由古史專駁史記歐陽不喜杜詩公

孫弘以春秋為曲學荆公不喜春秋曰是破爛朝報

范升論左氏不可錄三十一事隗禧不喜左氏曰直

是相斫書鍾元常不喜公羊云賣餅家耳王充刺孟

子柳宗元非國語劉章刺刺孟非非國語劉陶作匡

老子反韓非詆孟者李觀晁以道疑孟者司馬刪孟

馮休評孟者黃次伋譽孟者趙岐老泉漢人以尚書為樸學

何晏服婦人服王雱冠婦人冠妹喜冠男子之冠則天服天子之服

至人無夢愚人無夢真人無影老人子亦無影

向秀注莊郭象竊之郗紹晉中興書何法盛竊之譚景

升化書宋齊邱竊之譚化書成携之謂宋齊邱

子後有漁人得謁與啓之譚沉之于江竊其書為齊邱書已行問然曰吾書得行死可不恨矣

神農名大魁虞舜字都居天皇望獲字子淵地皇鑑岳

字子元人皇愷胡洮字文生后稷字庚辰文種字子

查補輯聞

卷上

香

禽文翁名黨微子名開箕子名胥餘子產一字子美

孫叔敖名饒百里奚字井伯孤竹君姓墨名胎伯夷

名允字公信叔齊名智字公達易牙姓雍名巫接與

姓陸名通計然姓辛名研字子文介之推姓王名光

杜康字仲寧兕谷子姓王名訓一作詡申公名培項

伯名繹叔孫通名何東園公唐秉字宣明夏黃公崔

廣字少通綺里季朱暉字文季角里先生周術字元

道侯巴字鋪子壺公姓施名存華周名旋杞梁名殖

朱張字子弓鄭子真名樸嚴君平名遵莊周字子休

又名艾字文獵陳仲名已字子終許由字仲武李斯

字通古阿瞞又小字吉利佛印名謝端卿

法帖大王字多梁時人殷鐵石偽書吳道子畫多米錄

偽筆

少昊母已有七言歌毘婆尸佛已有七言偈七言非自

伯梁助也太監始于黃帝置左右太監楚滅陳為縣縣非

秦始也

黎洞人家以香為爨洛陽人家以牡丹為薪覺石崇以

蠟然餐未免俗氣又長安亂日以絹代爨

藏云目以色為塵箋云目以睡為食

諺云斧與齒通諸則伏苓與琥珀皆松裔也

查補輯聞

卷上

香

天寶中無一人及第太平興國中一榜盡賜人第

新莽行周禮宇文行周官劉歆行周官而敗土安石行

之而亦敗甚矣反古之難

六丈為端四丈為匹上傳語告下為牘下告上為句史記

句傳

呂刑皇帝清問下民皇帝非秦昉也高辛令檠軻殺吳

將軍舜封伯益百蟲將軍將軍不始于戰國也春申

君墓中隸字隸不始于李斯見字太甲稱太宗太戊

稱中宗二宗俱不始于唐

列子曰怒之復也常喜莊子曰饑之深也常飽

韋孝將凌雲臺應召戒子孫弗學書閭立本春苑池應
召因呼畫師戒子孫弗學書

梁時舉子下第者飲墨水一斗宋政和間令曰士庶習
詩賦者杖一百元祐焚史記于國子政和間著爲令
孔子不稱太公伊尹陳叔達隋史不爲文中立傳溫公
通鑑不述屈原騷語五代史不爲韓通列傳

欲黜鄭身之寡兀而牙竟第一欲黜劉幾之嶮怪而幾
亦第一

舉人比之蕃人及駱駝譏班列不能整齊也

北齊勅道士剃髮爲沙門宣和間勅沙門着冠爲道士

查浦輯聞

卷上

五

惟秦之坑儒千古所獨耳

張紫巖逍遙杖銘用則行舍則藏惟我與爾危不持顛
不扶將焉用彼

龍珠在頷蛟珠在皮蛇珠在口鰲珠在足魚珠在眼蚌

珠在腹

孔子號素王桓君山號素丞相泰伯號讓王項羽號憤

王

敢因芋末有志庠均王僧爲蕭利監求入學啓此等

惡例古人已有之

顏魯公貞僕名銀鹿柳公權竊僕曰海鷗趙嘏有逃僕

詩蕭穎士僕名杜亮愛主人博與雖筆楚不忍去

青出于藍冰寒于水英雄欺世貧賤驕人崛強猶昔沉

吟至今養若木雞棄同芻狗孺子可教壯夫不爲數

見不鮮談言微中平平無奇落落難合舉國若狂衆

人皆醉卽鹿無虞亢龍有悔汝南月旦江左風流千

金一字尺璧寸陰天將木鐸吾豈匏瓜禮百世可知

詩一言以蔽大文彌樸要言不煩

陶士行小字溪狗光武小字呼崔浩小名桃簡相如名

犬子庾信兒名荀娘范曄小名磚頭

香山婢名春草却要亦婢名石崇買婢珠一斛郭璞買

查浦輯聞

卷上

五

婢豈三斗

香山有行詩岡

姚洎名上水船裴光裕名下水船魏笸蝶禰鸚鵡

鄭鷗鵠鮑孤雁邵平江趙倚樓

黃帝見暈翟草木之華乃染五采爲文章伶倫造笛本

四孔京房漆一孔于後爲高聲舜作漆器化益卽伯益

作井

秦始立伏郿邑固始于秦郡邑立學始于元魏縣作城

築造瓦崔祖濟云漢文以前未冠幘淮南王劉安造

豆腐

元軍政漢人不知其數宗系外人不見其圖金人初見
元宵燈驚為妖星下地

淡子所見甘子所聞陸賈琴動人靜琴酣酒醒柳夢語

烈火不能焚影沉寒不能結風 佛文而博道質而精

幸萬雙壽合食之則壽金錫兩柔合煉之則剛

太乙經以娶婦為入頑嫁女為出頑

東坡孫名楚老詩云窻下咿啞惟楚老男名雖有女名

勝無杜詩云生女雖非男慰情良勝無

偶優為夜貴益為夜舞小人為夜人

海外有君子國其人不死

查浦輯聞

卷上

美

徐偃王毋娠而生卵因棄之孤獨母有犬名鵠蒼卵卵

歸毋母覆煖之生而偃故號偃王尸子曰有筋無骨

曰偃

韓為柳銘白為元志皆不能掩其惡

何子季小閣童無得至者陶弘景三層樓惟一童得入

隱背即爬背也李泌取松樛枝隱背

堯沒後舜思慕三年坐則見堯于牆食則嗜堯于羹故

稱羹牆

易傳曰有貌無實倭人也有實無貌道人也 繁花損
枝膏腴害骨

老子曰唯之與阿相去幾何劉安云也之與矣相去千里

恭則壽勢則富語 上士閉心中士閉口下士閉門

陽明先生云持志如心痛 曾子曰華多實少者天也

言多行少者人也 知人不可學無心不可學

偏提今酒釐也見說郭唐詩有之 軍持鉢也塗利行

笈也

零丁尋人招帖也 大巫小巫湖也 馬銜脫曰駘見

說文

耐刑去髮也 竹存無骨骨戰李衡驚也 磬折舟旋

今誤為周

查浦輯聞

卷上

美

剛卯古佩印名也王莽傳剛卯長三寸廣一寸四分或

用金玉刻兩行書曰正月剛卯又曰疾日剛卯凡六

十六字以正月卯日作此印佩之以辟除不祥 百

錢為緡 蝦荒蟬亂鴨怒鷄噴

祖緡之思當微詣處以頭觸徐勉賈島作推敲字以手

犯昌黎

端石如德人歛石如俊人 孝經缺闕門章開元禮諱

國恤典

劉伯芻張又新俱以楊子中冷水為第一陸鴻漸李秀

卿陳舜俞輩又以康王谷泉為第一

融瓶盤釵釧爲一金撓酥酪醍醐爲一味

出則友朋龍尾入則兄弟蜂腰 面非受腹地腹非好射棚

神農母女登妻聽談軒轅娶嫗祖漢高父劉執嘉母溫

含始王符云高帝父名煇姪妹嫗首又名繁女名宵

明又燭光孟子父諱激字公宜母仇氏子諱罍字仲

子見譜朱子以仲子爲從兄弟與譜不同

奸與儒同泣美與儒同顯

商雅不識疎菰菰字書不見枹橙菰音米有菰子菜菰音生枯木上即菰耳也枹音溪疑卽蜀人以爲菰三年可成者

查浦輯聞

卷上

李

袁絲姪呼叔字曰絲陸賈呼子爲公晁錯父呼錯爲公

然久思公疑是賈自稱言無以久思乃公也

范攄云盧綸作擬僧之詩清江作多情之咏劉隨州有

眼作無眼之句宋雍無眼作有眼之篇詩流以爲四

背盧詩云願得遠公知姓字焚香洗鉢過餘生清江

云惟愁更漏促離別在明朝劉詩云細雨濕衣看不

見閒花落地聽無聲宋詩云黃鳥不堪愁裏聽綠楊

宜在雨中看

劉邠伯與范鄴爲詩友范曾得一句云歲盡天涯雨久而莫屬舉以告劉劉曰人生分外愁范嘆服

長慶中王起再主文柄欲以第一人處白敏中嫌其與

賀拔基善基有文而落魄不爲時重因密令人逆意

命與基絕敏中陽諾之既而賀詣白左右給以白也

出敏中忽躍出悉以實告且曰一第何門不致忍負

至交相與歡醉或以告起起曰吾比得敏中今當更

得基矣遂以第一處基敏中其三焉

金山寺詩推張祐孫魴爲絕唱張云塔影中流見鐘聲

兩岸聞固不可易孫云結宇孤峰上安禪巨浪間又

天多利得月地少不生塵誰言張處士題後更無人

余以爲翻不及羅江東老僧齋罷閉門睡不管波濤

查浦輯聞

卷上

李

四面生矣

有人收得虞世南與國機書一紙剪開字字賣之至礬

卿二字得麻一斗鶴口二字得銅研一枚房部二字

得芋千頭隨人所好之淺深也懷素絹帖一軸雜論

故事後人分剪爲二十餘處王詵累年求之遂足元

數

米海岳云古人畫多寓勸戒今人作明皇幸蜀圖無非

侈麗徒動人奢心又云唐畫張志和顏魯公樵青圖

在朱長文處無名人畫甚佳今人以無名爲有名不可勝數諺云牛卽戴嵩馬卽韓幹鶴卽杜荀象卽章

得是也

古畫至唐初皆生絹吳生周昉韓幹後皆以熟湯半熟入粉搥如銀版故作人物精彩入筆今人收唐畫見絹文粗便謂贗非也張僧繇閻令畫世所存者皆生絹南唐畫皆粗絹徐熙絹或如布

米老云嘉祐中楊褒邵必石楊休皆酷好畫竭力收採余閱三家畫石氏差優楊以四世五公印記之無一軸嘉者邵印多巧篆畧似江南畫便題曰徐熙蜀畫星神便題曰閻立本王維韓滉皆可絕倒也

楊衡初隱廬山有盜其文登第者後衡請闕亦登第見

查浦輯聞

卷上

奎

其人盛怒曰一一鶴聲飛上天在否答云此句知兄最惜不敢偷衡笑曰猶可恕也

宣宗愛唱菩薩詞丞相令狐絢假溫八又修撰密進戒令勿洩而溫遽言于人由是疎之溫云中書堂內坐將軍譏其無學也

宜春黃頰爲文學韓愈亦振盛名見盧肇爲碑版輒唾之而去肇與頰同里頗富而肇貧同日遵路赴舉郡牧餞頰于離亭肇駐蹕十里以俟明年肇以第一人還袁因競渡賦詩云向道是龍都不信果然奪得錦標歸

陸咸爲郎官精載以文投之輒犯其家諱咸矍然載尋以牋致謝曰曹興之圖畫雖工終慚誤筆殷浩之矜持太過翻達空函咸賞嘆遂釋然

廉倪苦心爲詩其宗人邁爲吉州太守極賞愛之嘗曰魏文惜陳思之賦潘岳褒正叔之文貴集誠一家之盛因吟其句云白髮不曾容相國也同閒客滿頭生裴說以行卷五言十九首投公卿既不第來秋復呈舊卷人或議之說云只此十九首尚無知者何暇別卷乎其詩以苦吟爲工故云得句將成功難得始爲詩是事精皆易惟詩會却難也

查浦輯聞

卷上

奎

李肇國史補云曲江大會俱下第舉人邇來漸爲上列所占下第者不復與矣每遍大會先牒教坊奏請天子御紫雲樓垂簾觀焉救下後人置皮袋側以圖書錢絹酒器實其中逢花卽飲缺一卽罰故張籍詩云無人不借花園宿是處皆携酒器行

杜荀鶴牧之微子也牧之自齊安移守秋浦時有妾懷妊出嫁長林鄉正杜筠生卽荀鶴也張曙崔昭緯中和初同赴舉詣日者瞞負才名以第一人自許崔亦分居其下日者殊不顧曙曙有愠色日者曰郎及第須待崔拜相日過堂是年崔果首冠而

張不終場作詩刺崔有千里江山陪驥尾五更風水失龍鱗之句後七年果登第于崔相下過堂

皎然嘗於舟中抒思苦志作古體十數首求合韋蘇州韋大不喜明日獻舊製乃極稱賞云何不以前所工見投而猥希老夫之意人各有所得非卒能致也

郭暉畫鴈鳥臻妙品鍾隱亦負重名自謂不及乃變姓名受儲于郭經年得其筆意求去再拜陳所以郭因盡傳之古人用心之苦如此與鄭康成慎子虔一轍也

李途曰莊子易之變離騷詩之變史記春秋之變

查浦輯聞

卷上

畜

蜚廉善走惡來有力父子共事紂蜚廉別號虔父見秦本紀秦以水德王名河爲德水朝賀以十月朔見始皇紀

史記有十篇草具而未成景紀武紀漢興以來功臣年表禮書樂書律書三王世家傳靳蒨成列傳日者列傳龜策列傳

家伊璜先生爲僧具德題靈隱方丈聯云憑你猜拳是了是了又是了呸真消息還在別家情人搔背上些上些再上些嘆假痛癢空歸自己晚年講學論道自署敬修堂云學不厭誨不倦何有于我誦其詩讀其

書私淑諸人

余兄弟初就外傳時先君子于讀書處署一聯云毋自欺也不亦悅乎

舊聞集四書語甚多而工僅記兩聯云卽何爲是栖栖者與子謂之姑徐徐云爾是爲馮婦也無若宋人然今人皆讀半邊字誤者多矣稽音憂卽音敷孺音而緣反

查浦輯聞卷上終

查浦輯聞

卷上

畜

查浦輯問卷下

海寧 查嗣修輯

宋肅王與沈元用同使北館于憫唐肅宗同行寺中
覽唐人碑有偶僂者凡二千餘言元用素強記卽朗
誦一再過肅王不視且聽且行若不經意元用歸自
矜其敏取紙追錄之忘闕十四字書畢肅王視之卽
攬筆補其闕并改易謬誤四五處置筆他語畧無矜
色元用大愧服

都中多不斷聖教敘本閩人王衍摹于東嶽廟中頗能
亂真惟領袖也之也字回筆不從上出近來陝中寫楷
本亦多亂真

查浦輯問

卷下

一

世以寇萊公比之郭令公雖無聲伎之好然行則必移
巨燭他可知矣然魏野贈詩云有官居鼎鼐無地起
樓臺則其清節可知移燭一事特見其胸次光明耳
明有舉子作表聯云兩槐夾道一井當前榜發後主司
詢所從出不敢妄對直云偶意爲之耳然余讀隋元
行恭故宅詩云惟餘一廢井尚夾兩株桐又庾肩吾
謝東宮賜宅啓云夾石雙槐似安仁之縣則未必無
典也

帝王世紀秦坑儒四百六十人

曹植黃帝三鼎贊曰能輕能重知凶識吉世衰則隱世

和則出

新翰林至本衙門惟三鼎甲轎進儀門庶吉士轎惟進
頭門講讀掌坊至儀亭學士登堂轉祭酒則從頭門
外下轎翰林至吏部則皆由後門達大堂其餘各官
至吏部俱須門外下轎不知此制始於何時

余家翁源云蓄水宜在木地板房人時時行動處蓄酒
宜在磚土地上人足跡不到處水喜動酒喜靜故也
明時總漕王文奎驤貴附族者甚衆俄改姓沈諸沈又
附之唐李義府爲中書令自言本趙郡李給事中李
某竊附昭穆甚密及義府出爲刺史給事卽削除譜

查浦輯問

卷下

二

誼義府復相誣以罪陷獄死 國初山陰胡兆龍學士
主禮閣紹興貢士九人胡姓曾于齒錄載學士因例
避不得入聯宗之累如此

西洋人生日不論本誕論節氣如驚蟄日生凡遇驚蟄
卽是也

成國公朱純從子鶴菴以 國朝定封爵製鈐券遂上前
朝賜券于是歸券者紛紛獨忻城伯趙之龍以鄉土
懸隔未之納

京師傭販各高呼待售戊子 攝政王俄聞鈴聲而疑之
遣騎馳捕無有也自是肩傭懾息但搖鈴擊器爲號

凡二年復如故

國初諸大臣乘輿呵護雙膝擁扇丙戌戒輿膝惟擁扇
丁亥禁扇背燭籠題衍壬辰冬聽乘輿呵殿藤扇俱
如故

滿洲興學倡于范文程科舉初場止二藝廣寧楊方與
山陰沈文奎並領解焉

大清律率依明律如云依大誥減等則明初有大誥

國朝未嘗暑大誥宜改正

梅村紀戶部主事大興李某係侍郎與棠弟稚泮墅開
時出一蚌殼大五六寸內一真武像坐椅上右手垂

查補輯聞

卷下

三

椅左手拄膝龜蛇承其足一黃靈官荷戟瞋目侍上
繞雲氣雲中現四神將各眉目如畫殼背鐫高麗國
王進填以金蓋大內物落民間以十緡得之視隋文
蛤蜊佛晁無咎猪齒白佛尤奇

無錫鄒忠倚舉進士第一微時游錢唐禱夢于子忠肅
祠忠肅授以瓜子一握數之得五十四粒後閒居其
夫人偶以瓜子作狀元二字忠倚見之而悟數之如
前數壬辰既舉南宮第一癸巳復 欽定詞臣第一時
呼兩狀元

常州巢震林壬辰舉南宮一百六十二名尋論文體除

名乙未赴南宮奏名如前次

甲午冬 世祖在南海子講老子問無欲以觀其妙有欲
以觀其竅涿州相公馮銓對曰無欲即未發之中也
有欲即發而皆中節也

閘河舟阻且候啓閉故官舫則總河給讓行牌以先使
客然前朝初置開放舟論先後不論官民也

工科給事中張 請 卹先朝甲申殉難諸臣孟兆祥
孟章明凌義渠申嘉胤陳純德張慶臻劉文炳衛時
春許直等報可歲祭于九月十七日

本朝誥勅一品限十二句二品十句三品八句句各四

查補輯聞

卷下

四

字不得用故實

南陽宗定伯夜行遇鬼同詣宛市鬼化爲羊定伯輒賣
之買者得羊將繫之止見繩耳時人語云南陽宗定
伯賣鬼得錢千五百宜春張自烈爾公作賣鬼行
陳執中館伴遼使問鸞儀司緣何有此名陳不能對或
云隋大業中鸞集于供帳庫遂名然鳴鑾列鳳古有
之矣

金華近例正月鄉人買健牛各赴場相角決勝負至羣
鬪不能禁

乙未九月四日 御試詹翰四十八人于午門內表一疏

一判一表題爲 上親征朝鮮大捷國王率其臣民歸
降羣臣賀表 崇德二年 秘書院侍講吳偉業表畧云
惟茲朝鮮之僻壤實由箕子之舊封土田附庸分野
疆于周索詩書風俗本支起自湯孫藉商王有道之
長爲君子不死之國自衛滿居秦空地虎踞真蕃石
渠誘漢亡人鳴張沮水荀彧下盧龍之甲楊僕浮渤
海之船在元狩之三年置樂浪者四郡雖稱役屬尚
類羈縻新室以易印而開兵募容則分疆而爭長洎
乎大業遂擾東陲疲敝征徒騁騷征討莫除瘴疠翻
潰腹心繼以貞觀之真人佐之英公之宿將攻城不

查補輯聞

卷下

五

拔振旅而歸卽賞仁貴之先登終慨魏徵之必諫此
固恃險弗賓阻強未服倔強于山海之間逃遁在沃
沮之內者也茲蓋云云念我 國家新造之日正值疆
場多故之秋糾率長戈侵牟近境幸雅雅鴨關之戰
大破鸛鵒隊之軍若使乘勝窮追因糧築壘何難進
驅平壤直搗王京乃猶信彼行人賜之 手詔修我睦
鄰之誼寬其事大之誠蓋孟津八百之朝不貽彭濮
葵邱九合之會忍擅江黃庶其子孫守茲盟好執意
矯虔不順狙詐多虞跳梁百濟之區僭越扶餘之長
鰲身日黑漫阻洪濤魚眼波紅輒修戰艦徒甘言以

糜我難革面以相從用是赫然加諸嚴飭躬率中黃
之士親占太白之符鼓震十三山咸聞鞠旅營連八
百里誰逆顏行帳下拔大食之刀饒文龍雀軍前策
渥洼之產汗血驃騮嗟哉合市之人徒享開城之樂
鳥驚則散魚爛而亡顏覲懸車肯信位宮走免黃巖
東馬寧容依慮逋誅毋丘儉沸流之勝方之蔑如蘇
定方澆水之功遠過之矣於焉馬韓喪膽辰國驚魂
力盡而蓋蘇乞降勢窮則高元束手大倭薩反接于
城上莫離支稽顙于轅門坦腹牽羊甘投鼎鑊繫頸
先馬自請灰釘我 皇神武不殺寬大有容退舍而許

查補輯聞

卷下

六

之平解縛而舍其罪方提黃鉞遽令收軍勿剪朱蒙
俾無廢祀頗利之城八門不驚雞犬帶方之邑萬戶
爭迓壺漿洗兵馬普述之津爾今歸命刻日月九都
之石子實親征龍筆狼筆咸成內府之珍屈紛折巾
俱陪上郡之宴慕華樓賜酬合樂來賓館解甲休戈
豈僅紙呈側理修降表于同文扇獻昭涼布王風于
下國而已哉云云
詩云顧我復我出入腹我北人抱子解衣置腹古人所
咏不虛也
窮市有古鐵條長三尺許橫一寸有奇形若革帶其中

查浦輯聞

卷下

七

半虛而外鑄澁面背俱隱釘如鼓不甚可辨卽數十文無人顧也忽有高麗使客三四人睨之良久問其價主人漫應曰五百錢使客卽如數授錢主人疑之旋索五金客又如數授金主人益疑詭云吾中國市語舉大數五金乃五十金使客曰敬如命然不得更悔耳主人意此廢鐵一失主恐無與售者遂許之且問使客重值故使客曰告子易耳請立約授鐵而後可一市人聚觀既立約客遣其副持鐵去去且遠始曰此定水帶也禹治水九州作九帶此其一價累鉅萬問何所用曰吾航海海水鹵不可飲以此帶投之立甘冽經歲不病汲故貴耳好事者隨至會同館汲苦水石餘投鹽數斤揉之濁甚帶入水沸涌作魚眼狀數十少頃飲之果極甘美各歎服而散

乙未八月閩中大饑漳浦先生三子爲閩人啗其二僅存少子

談徵君孺木在都時云有吳醫從亂時以賤直購大內書畫古器甚夥因出杯珖瓶注俱舊玉各一玉崑崙奴一宋馬遠商頌圖高宗所書李息齋竹二幅蘇子瞻竹一幅吳仲圭山水元人碧桃圖集賢待制馮子振奉皇姊大長公主命題詩云碧桃相見又東風

查浦輯聞

卷下

八

記得當年萬片紅說是長陵溪上客莫將痴事惱山翁又趙巖題春風入紙綠初明剪刻紅霞不見聲半醉問花花未語幾時和月夜吹笙又黃筌萱竹圖爲嘉靖四十三年籍伊府典橫物暉首標識尚存終幅鈐半印題溫字某號又玳瑁扇一係張居正書進者戊戌詞室外遷者十八人

遼金之祚相類而金史之繁倍于遼豈百二十年間情勢事蹟裁之較難乎如海陵被弑逆臣一傳可盡而采德唐括辦烏帶大興國徒單阿里革阿里出虎僕散師徒單貞李老僧完顏元宜九人各傳之是所宜

芟也王倫以宋使而授平灤轉運之命既死宋不當并入金王繼恩宇文虛中旣臣遼金不當又入宋復見層出踏剝甚矣

相傳吳江城南方塔其巔與吾縣長安壩相等窪隆迥別如此故吳易潦杭易涸蘇州舊名平江謂地勢下與江平也

馮元成集閭門沙盆潭無蚊松江金沙灘亦無蚊

楊子江水惠山泉每升俱重二十四銖濟南城內舜祠西杜康泉重二十三銖

自鎮江至杭州運河相傳隋煬帝鑿然濟寧楊太史士

聰於戚墅堰讀殘碑云戚墅支河自六朝已有之此言必有所據非自隋始也或隋加濬耳按禹治水于吳則通渠三江五湖其來舊矣夫差鑿邗溝以達江淮加濬江北豈蘇常近地轉饒齊楚獨不為通機乎六朝建都金陵凡三吳船避京江之險自雲陽西城鑿運道竟至都下隋廢二瀆大業末穿京口至餘杭八百里大約深廣與鑿治參之耳

丹陽縣南門隔河石碑四一宣聖篆烏呼有吳延陵季子之墓一尹和靖一石曼卿一韋侍中岸高如九折坂故名曲阿

查浦輯聞

卷下

九

鎮江芙蓉樓係王恭所建相傳此樓飛向江外以鐵鎖縻之樓上時見白氣如烟刺史必喪輕者貶見紫氣則進爵唐詩所謂芙蓉紫氣滿西樓也

潤州銀山下壘石為門曰昭關云卽子胥橈載入吳所經處然和州界有昭關去全椒二十五里歸德府東南三十里亦有昭關子胥渡江東走吳當經和州若潤州其走姑蘇道也石壁刻饒銛孝血四字崇禎二年後學吳成學書為伍師立問之士人不能悉豈卽謂子胥耶

全椒縣西四十里瓊花池相傳許飛瓊所植隋大業初

煬帝徙之揚州后土祠中春時盛開與妃后聚賞唐宋移汴移杭皆不活復送歸敷榮如故歐陽公守揚作無雙亭紹興二十四年金主亮入揚州揭本而去道士護其萌芽仍茂元順帝至正間花萎元王本翁詩六丈老人花滿頭一枝流落古揚州不知誰是栽花手直至而今香未休全椒原植處名六丈鎮故云按雙赤玉也以名白花誤矣揚州分野正直天市垣故市易浩繁非他處可比兩淮運司治所董江都故宅法雲寺為謝東山宅天寧寺乃東山別墅也

查浦輯聞

卷下

十

腰二十金布囊革履如故憐而殯之

張燈始于漢武祠太乙自昏至明僧史謂西域臘月晦日名大神變燒燈表佛漢明因之然臘月也梁簡文列燈賦陳後主山燈詩俱未詳日月唐初始上元張燈唐宗景雲二年始連三夜宋太祖乾德五年始增十七十八夜理宗淳祐三年始十三夜起明初放燈十夜

太學石鼓在先師廟門內高二尺廣竟尺餘形似鼓而頂微圓其一如白周宣王之獵鼓也初棄陳倉野中唐鄭餘慶徙鳳翔縣學而亡其一宋皇祐四年向傳

查浦輯聞

卷下

土

師得之民間大觀二年徙京師國學金嵌其字靖康二年金人輦至燕剔其金置大興府學元大德十一年大都教授虞集移國學其篆籀凡六百五十七言至元中存字三百八十六今存字三百二十五麻城劉侗云謂爲周宣鼓者韓愈張懷瓘寶泉也謂文王鼓至宣王刻詩者韋應物也謂秦氏之文者鄭樵也謂宣王而疑之者歐陽修也謂宣王而信之者趙明誠也謂成王鼓者程琳董道也謂字文周作者馬子卿也金翰林院荏平馬子卿定國作石鼓辨萬餘言以字畫是字文周時所造劉侗又云衡陽縣合江亭

石鼓書院有鼓一其大如覆鐘其字禹篆其文禹禪

祀文也

浦江鄭氏自宋元來同居十世明高祖手書孝義家三字賜之免其徭役鄭洪爲內藏庫提點坐累法當籍上曰此一人事毋累舉家洪同輩二十五人洪行十

一洪既伏法餘始分析爲二十五房

三月二十八日都例禱東岳廟在東便門外乘輿雜出時不能辨廟像爲元昭文館學士寶坻劉元所造四月八日都人煮豇豆人掬取之謂之結緣又吾鄉陳素菴相國云明末風俗於是口游西山有前元釣軒

之風道列淫肆值一矮僧戲施錢若干三施錢三入肆復施之謝力不能矣時以爲笑崇禎乙亥事也

鶴卵大於鵝灰色而斑文

梅村先生辛未放榜前夕夢坐一公署徐九一夏彛仲携尊傾倒送之儀門回顧見封條曰詹事府又出門屏牆上大書曹勲二字果冠南宮而甲申赴召果官詹事

明節慎庫內圖書俱宋宣和物金人入汴歸于燕元仍之徐中山下燕封府庫圖書甲申之變李賊遁後都人清宮孫北海身入大內見封識猶中山也諸物則

查浦輯聞

卷下

土

散佚無一存者向分賜諸臣書畫北海得大觀殿法帖宋高宗所賜喻樛者多鍾王秘蹟又李賊焚六科廊而先朝之疏抄盡矣

梅村云五代史頗畧冊府元龜五代事雜見彙之可補歐陽之闕

距宣武門二里有古佛菴黎民表隸書銅佛一修三尺鎔大唐貞觀 年尉遲敬德監造

吳人王稼本徐勿齋歌兒也亂後隸巡撫王國寶怙勢自恣國寶死逃入燕一時吳梅村龔孝升錢虞山俱爲詩贈之

梅村先生云文詞一道今人第辨雅俗似矣然有一語似雅實俗有一語出于俗而實雅者未易辨也先儒講道學嘗淺視之就其撰著往往文人不易到理徹則不須辭而傳也

吏部堂聯萬歷初家宰錢唐張瀚題功名身外事大就何妨小就何妨富貴眼前花早開也得遲開也得通政司叅議率以戶刑工部郎中陞試日讀章奏一道偉幹閤聲備上御門宣奏也左右叅議一管內轉一管外轉時人謂之一死一活今不然矣

明朝大內多異物楊士聰玉堂舊記云有瓜子長五六

查浦輯聞

卷下

圭

寸又梅村語人云大內有一活蟻長尺許其狀甚可畏不知所自產

馬邑洪濤山下有水一泓時有二龍化為馬一驪一黃天陰晦即出民間馬遇之生駒神駿或有角似鹿茸馮夢禎快雪堂集云大同有馬似鹿者豈即洪濤所產耶然則趙高指鹿為馬未必無辨燕丹所云馬戴角又豈必無是事耶

大同應州佛宮寺相傳唐晉王墓有石光明如鏡照見人物元末止留二尺許曰透玲碑

奉天老民關中人不知其姓氏所著還山前集八十一

卷後集二十卷近鑑三十卷韓子十卷樂言二十五篇研纂八卷北見記三卷正統書六十卷好蓄書老不便檢閱作圓轉書厨聚所用書環而帙之以便輪閱號曰臂奴

大明會典不載內臣職掌一統志不載水馬驛巡檢官制不載庶吉士蓋官制一書定于洪武年而庶吉士始于永樂二年甲申也宜補

蘭州黃學士諫京師水記云自郊畿論之玉泉第一自京城論之文華殿東大庖厨井第一

北人牧羊嘗數百為羣暮歸從隘道兩人交挺如叉羊

查浦輯聞

卷下

古

逐一躍過即得其數

大同山陰縣辛寨南山麓龍王祠前芍藥一叢每歲開花十五朵色各不同昔一僧折其一將以供佛入手即萎其原莖則復開一花如舊羣相驚異不敢損折西安慣用低銀其足色者謂之捲桶康對山集有為鄉人論銀禁書知習俗不能革也

萬歷副總兵南昌鄧子龍領衆援朝鮮渡鴨綠江有物觸舟取視得沉香一段把玩良久宛似人頭愛護之每夢香木與已頭或對或舍後陣沒喪其元即以香木刻為首酷肖子龍 國朝立廟祀之謂其神能令

人頭痛也

吾邑譙樓前楹帖寬一分則民受賜一分取一文則官不直一文嘗閱閩書云博羅侍郎張津知南安所書于屏者後傳錄之

蘆溝橋石獅兩行共三百六十有八

吳縣袁景休能歌詩賣卜終老劉子威以文自負責每摘其瑕疵以爲姍笑子威聞之怒訴于郡尉攝而答之尉詰曰今後尚敢姍笑劉侍御文章否景休答曰民寧更受笞數十不能改諛劉侍御也尉笑而釋之房山縣西南四十里石經山生愁題草因名愁題山

查捕輯聞

卷下

主

岳陽樓下土中有石文如梅花名仙梅石

松江張晨長平公主誄云長平公主者明崇禎皇帝女周皇后產也甲申之歲淑齡一十有五皇帝命掌禮之官詔司儀之監妙選良家議將降主時有太僕公子都尉周君名世顯者將築平陽以館之開沁水以宅之貳室天家行有日矣夫何蛾賊梟張逆臣不戒天子志殉宗社國母嬌嬪慷慨死焉公主時在穉齡御劍親揮傷頰斷腕頰然玉折賁矣蘭摧賊以貴主既殞授屍國戚覆以錦茵載歸椒里越五宵旦宛轉

復生順治二年上 今皇帝稱九死臣妾踟躕高天

髡縵空王庶申罔極 上不許 詔求元匹 命吾周君故劍是合土地邸第金銀牛車 賜予有加稱備物焉嗟夫東鵞扇引定情于改朔之 朝金轎車來降禮于故侯之第人非鶴市慨紫玉之重生鏡異鸞臺看樂昌之再合金芝秀發玉質含章然而心戀空帷神傷輦路重雲筆墨何心金榜之門飛霜殺林豈意玉簫之館弱不勝悲溘焉薨逝當扶桑上仙之日距穠李下稼之年星燧初周芬華未歇都尉君悼去鳳之不留嗟沉珠之在殞銀臺竊藥想奔月以何年金殿煎香

查捕輯聞

卷下

主

思返魂而無術越明年三月之吉葬于彰義門之賜庄禮也小臣晨敢再拜而爲之誄云云又晨記事云順治二年 詔求所選子弟都尉應詔起有市人張姓子冒應選僥得之矣 召內廷給筆札各書所從來市人書祖若父皆僧販因大叱去曰皇帝女配屠沽兒耶 命都尉書則父太僕祖儀部高曾俱簪纓 上大喜曰是矣是矣即故武清之第 賜金錢半車庄一區田若干頃具湯沐成吉禮焉時乙酉六月上浣事也公主遇都尉以禮外陽笑語內實隱痛時呼皇父皇母泣盡繼以血因坐羸疾懷妊五月于丙戌八月十八

日薨年十有七都尉藏所貽像右頰三劍痕卽上所擊也

忠州高倬雲章筮令金華嘗夜坐衙含有鬼裸立高不爲動叱之鬼入壁隙高引筆署封字遂不復出

總督楊文岳出師榜緝張獻忠盡一人頭題西江月詞

一首云此是穀城叛賊而今狗命垂亡興安平利走西方四下天兵趕上逃去改名換姓單身黑夜潛藏軍民人等綁來降玉帶錦衣陞賞徧粘通衢可笑甚矣

長洲文待詔徵明爲崑山叅政吳愈之婿致書稱岳父

查浦輯聞

卷下

七

執事

太倉王侍郎質菴倬元配某氏生子愔係官生晚年村行見陳氏女當織不舉目異而納之生忬忬生世貞世懋俱名位奕然

續文獻通考藝文載及琵琶記水滸傳謬甚宗室鄭越襄荆淮滕梁衛八王並仁宗昭皇帝子而云成祖子其誤尤甚

永順司崇山有驢兜廟土人修怨者持牲酒往詛之三日怨家多斃漢官經此判署止用藍墨筆用硃卽被崇

永順上人下絕壁騎稻草一束縱身而下遇石不傷謂之草馬

京師巷稱衙衙其義不典按南史東昏侯被弑西弄弄則俗所云衙也元經世大典謂之火弄恐北音誤仄爲平因呼衙衙

李自成盜據關中令諸生經藝俱散體不得排偶八股提督學政御史黎志陞八人各撰文一篇刊布爲式謝茂秦詩家直說載山房隨筆禽言云鴉姑姑鴉姑姑帳房徧野相喧呼阿姊含羞對阿妹大嫂揮淚看小姑一家不幸俱被擄猶幸同處爲妻孥願言相憐莫

查浦輯聞

卷下

六

相妬這个不是親丈夫又載馬柳泉賣子嘆云貧家有兒貧亦嬌骨肉思重那可拋饑寒生死不相保割腸賣兒爲兒曹臨門一別何時見徧拊兒身舐兒面有命豐年來贖兒無命九泉長抱戀

梁州杰阜廡本李姓嘉善丁清惠公賔奴產子也令伴讀特警敏得補諸生名丁中龍茂視諸郎君作黑大王傳以刺之同學常曉呈于清惠遂欲懲之走松江改姜中盛已走若改孫璽仍補諸生清惠益購捕之遂走揚襄陵鹽賈梁尙億以爲子庚午舉于山西辛未成進士出倪中允之門所刻制義故誕肆不經如

止子路宿節破云相思相見知何日此時此夜難爲情舜南面而立二句文云謹具田間大老計開天子門生以直報怨文云殺人之父子兄弟者人亦殺其父子兄弟奪人之功名富貴者人亦奪其功名富貴壞人之節義文章者人亦壞其節義文章凡怨皆當報也是遵何德哉此則爲丁氏發也

鰯魚不過鳴關驛上饒鄭以偉詩出似游魚過鳴關鳴關在江西豐城縣界稍上卽十八灘矣

芋羅村土地爲西施

惠安康朔用復舉于鄉絕意仕進遙授都察院都事作

查浦輯聞

卷下

九

座右銘云中庸五弗措之訓可以爲學曾子三自省之旨可以立身孟氏三自反之說可以居鄉

南京大內蟠桃核其半容米二升七合左刻蟠桃核三字右刻咸朔三年四字又鵬翅骨長數丈大魚脊骨一節合抱如臼俱陳冰遠所見

北京節慎庫金銀元寶各一蓋鎮庫之物以梯登其上其邊尚高于人上刻永樂九年

顧瑞屏餽錢牧齋麒麟皮方二尺土蛭壳谷升餘

天子之馬走千里勝人猛獸天子之狗走百里勢如虎

豹

讀書於蒔邱蒔邱

黃南來白皆凌犬之名

獻酒百口載牛萬隻 守犬七十食馬三百 封長肱

赤海中人 臂長三丈 收皮効物 檢點特獵 所獲也 債車受載 債猶也

豪牛鬚馬口飲白鴿之血足洗牛羊之湏乳也 空首也 稽首也

黑牛白角黑羊白血

貽其靈鼓化爲黃蛇

鳥以建鼓獻以建鐘盛姬謚哀淑人

三墳首山墳天皇伏羲氏連山易次氣墳人皇神農氏

歸藏易次形墳地皇軒轅氏乾坤易

查浦輯聞

卷下

幸

潘純作輓卦蔡衡作吝卦馬琬作謫卦邵桂子作忍默

恕退四卦屠本峻作搶謹饒諂四卦不特絕倒頗有益于世道人心也

謚法始于周以堯舜禹湯爲謚乃後人附會耳尙書馬

註蔡傳皆直以堯舜爲名顏師古謂禹湯皆字也按

虞書帝曰格汝舜帝曰兪咨禹若以爲謚豈生卽稱

謚耶且後世再無謚此四字何耶

三國時猶未諱名曹志奏議云幹植不強不諱其父植

名呂岱傳張承與岱書云功以權成不諱吳主名也

唐蘇珣白居易韋諱韋叔夏馬懷素褚無量劉子玄知

梁盧從愿權德輿令狐楚崔融皆諡文惟韓退之稱
文公獨著李翱次之邱和父子同諡襄韋肇四世同
諡貞張良王導同諡文成崔祐甫閻立本牛僧孺范
仲淹同諡文正韓休裴度顏真卿歐陽公同諡文忠
馬總意林引相貝經不著作者讀初學記始知爲嚴助
作漢有博物紀非張華博物志也周公謹云不知誰
作考後漢書註始知爲唐蒙作水經引南中行紀亦
不著姓氏考稽含南方草木狀始知陸賈作
孔子曰夏道未濟辭然則殷周之辭已賁矣韓昌黎云
周公而下其說長

查浦輯聞

卷下

圭

取物亦可云俘書云俘厥寶玉與人亦可云句前漢廣
川王越傳盡取善繪句諸宮人注句貽也賜予亦可
言賄書賄肅慎之命是也視物亦可言診後漢王喬
傳尚方診視鳥是也贈凡物皆可言餉魏文紀注以
詩賦餉孫權是也城邑亦可言幣趙世家馮亭以城
市邑于七幣吾國是也稱譽亦可言薦伯夷傳仲尼
獨薦顏淵是也

唐六典五品以上立碑螭首龜趺高不過九尺七品以
上圭首方趺不過四尺若隱淪輩雖不仕亦可立碣
金石例三品以上神道碑五品以下不銘碑謂之墓

碣大明會典五品以上許用碑六品以下許用碣庶
人止用墳誌一品螭首龜趺二品麒麟三品天祿辟
邪並龜趺四品以下並圓首方趺各有尺寸白虎通
天子墳高三仞樹松諸侯半之樹栢大夫八尺樹樂
士四尺樹槐庶人無墳樹楊柳

晉詔首稱綱紀唐詔首稱門下元詔首稱指揮惟明詔
直人有典謨之意

曆家大抵以漏刻長至六十短至四十而極前輩言惟
正統己巳書刻三十九夜刻六十一以爲陰過遂有
土木之變然授時曆長極于六十二刻短極于三十

查浦輯聞

卷下

圭

八刻或爲驗于燕地偏北故然如外國之蒸羊胾表
熟而天明也

宋高宗問尹焞曰紂亦君也孟子何以稱爲獨夫尹對
曰非孟子之言武王誓師之言也曰獨夫受又問君
視臣如草芥臣遽視君如寇讐乎對曰此亦非孟子之
言書云撫我則后虐我則讐上大喜和靖可爲善對
君者

齊無畫邑孟子去齊宿于畫當作畫樂毅問畫邑王蠋
賢劉熙註畫音獲齊西南近邑後漢耿弇討張步進
兵畫中遂攻臨淄可証

劉賓客嘉話錄云東晉謝太傅墓碑但樹貞石初無文字蓋重難製述也

黃華老人詩招客先開四十雙雙字義多不能解按元李京雲南志畧云諸夷多水田謂五畝爲雙

王字真草隸篆多不變變非王矣挺三才而獨立之義也

中流失船一壺千金人皆以壺爲酒誤矣壺卽瓠詩云八月斷壺壺大而浮取以濟水今江船小兒腰間俱帶壺恐其失水也

幽怪錄載唐人三句詩一首云楊柳裊裊隨風急西樓

查浦輯聞

卷下

壺

美人春夢中翠簾斜捲千條入詹天曜寄友云桂樹蒼蒼月如霧山中故人讀書處白露濕衣不可去亦

佳

月中嫦娥其說始于淮南及張衡靈憲其實因常儀占月之誤也古者義和占日常儀占月皆官名

魏晉儀注章表檄頭謂之跳出

唐書樂志古無韻字均卽韻也南學爲成均學言語者處之則均爲韻明矣

星有匏瓜論語吾豈匏瓜言如星之徒繫于天而不可食與詩之南箕北斗同義

良緒今之陰溝也見左傳規

俗傳鍾馗起于唐明皇之夢非也蓋唐人戲作鍾馗傳如毛穎陶泓之類而北史堯暄本名鍾葵字辟邪後世畫鍾馗于門謂之辟邪因此傳會也宋宗慈妹名鍾葵後世作鍾馗嫁妹圖因此傳會展轉傳誤或如此

梁武撰金海王應麟撰玉海周興嗣撰千字文隋潘徽撰萬字文

禽經云烏向啼背棲燕背飛向宿詩燕燕于飛其取分飛之義乎

查浦輯聞

卷下

燕

楊雄七十三歲擬經平津六十三歲對策高常侍五十外工詩王右軍五十三工字

律可以兼六經六經不可以兼律律者六經之權也故曰春秋者經中之律律者法中之經

鳥棲樹鴻則棲于野獸棲野猿則棲于樹

南華逸云人而不學命之視皮學而不行命之撮囊郭泰折角巾魏王遵業穿角履

名士之稱始于月令聘名士張耳陳餘傳此兩人魏之名士

呂氏春秋尊師云子張魯之鄙家顏涿聚梁父之大盜

段干木晉之大駟得之於學遂爲顯人名士

龍以石爲食攫拏所及石如蠶粉

上已被除謂之戒浴

見後除荒

魚魴蘭色白而莖高媚弱如簾絲力不承花名魚魴蘭

見閩小紀

樂園先生泉閩時有訟人拔其煙苗者初意煙安得有

苗及訊之出一紙畧小煙纍纍細如蟻蝨蓋閩人培水

田種煙洩水則煙苗隨之溢出謂之盜苗玉堂閒話

載瀕海人盜蔬圃乃淺水中積沙成圃若浮筏爲風

飄去人即匿之援煙苗失蔬圃亦絕對

查浦輯聞

卷下

美

龍眼樹下核十五年始實實甚小俗呼胡椒眼覓善接

者去大實之幼枝接以善種至四五年又鋸其半接

如前至三數次其實滿溢倍于常種三接者曰針樹

一二接者不足尚也

閩南郊外二十里曰齊坑齊氏聚族而居相傳唐陳處

士隱地舊名道者巖巖前柿一株根如斗大實如佛

手柑指屈伸重疊長五六寸皮穠色味皆柿也

荔園及龍眼園吳越賈人春時即入賞估之越人曰斷

日判閩人曰穠有穠花者穠爭者穠青者倚慣穠鄉

老爲互人互人環樹估計曰某樹得乾若干歷歷多

寡他日摘焙不甚懸絕

荔或間一歲實或分四方歲某方實土人謂之歇枝櫟

翁有荔歌詩地漸近南則南枝不歇

荔葉經冬不落有蟲如荔枝荔始花蟲亦生子十二粒

數應十二月閩年增一子土人名曰石背言背堅如

石也荔香時石背漸弱溺則全枝脫蒂雨多尤甚

龍眼熟時有飛盜綠枝接樹趨捷如風瞬息能掠盡千

萬樹名曰夜驚毒過于石背然人未采時蟲鳥不敢

侵夜驚一過羣蟲競起矣

荔以莆中宋家香爲第一肉肥核小蒂實作旃檀香漳

查浦輯聞

卷下

美

浦焦核與宋家同但無香耳相聞荔枝去其宗根用

火燔過植之生子多肉而核如丁香故曰焦核至水

晶丸較諸種最小而味極甘實而不核但不知產在

何所

漳州孫孺理言曾泛琉球見一龜以四小龜爲趾相連

無少痕蹟欲前則小龜昂首蠕動進止無少違合

侯官林太守春澤正德甲戌進士生于成化庚子至萬

歷己卯已百歲有司爲建人瑞坊子應亮以戶部侍

郎侍養亦年七十矣應亮子如楚工部侍郎公癸未

十月卒享百有四歲百歲時尚生一女配雲南督學

鄧公康岳

閩縣林太守元美永樂辛丑進士子泉山公瀚謚文安
以大司馬改南冢宰文安公九子庭樞大司空庭機
大宗伯庭楷指揮庭粉慶遠守庭珪湖州司理庭棉
子炫通泰庭機子嫌大宗伯煙大司空凡三代典成
均一門五尚書而他蔭叙及舉孝廉者又數十人
文安公方建屋梁橫于戶侍女跨而出匠詈之女曰何
異閨老尚書不由是出耶公異之欲私焉女正色曰
何可草草公高年脫孕誰明予者盡書數字爲據公
命取紙女以絳色緞全端至公尤異之遂書舉男以
查蒲輯聞

卷下

毛

機名舉女以緞名後舉男是大宗伯復舉女配侍郎
鄭公

莆田黃氏自明開科一姓解元凡十一人永樂戊子黃
壽生正統甲子黃舉天順壬午黃初成化戊子黃文
琳甲午黃乾亨弘治十七年黃如金正德庚午黃廷
宣嘉靖癸卯黃繼周己酉黃大觀壬子黃星耀乙卯
黃懋冲其餘歷科五魁內又二十人

福州林按察文秩泉州黃孝廉日曜俱十四舉于鄉興
化戴探花大賓十三歲中弘治辛丑進士福州林吉
士文結十三舉永樂甲午榜

漳有酒名李葉青爲李寶製潭陽酒有九種蘭春夏秋
三季每過一月則易一種蘭九月凡九變李家延賓
九種次第悉陳又有駐顏酒建州酒河清爲最沉厚
有世俗呼爲酒母又西子紅狀元紅甫有荔枝酒藏
之三年色如墨福清以龍眼山棗爲酒漳人製橋酒
甯人以重九日采草爲麴兒女成隊歸則加米搗成
如彈用至前水合釀入夏不壞有重釀玉帶春諸名
以酒下酒爲雙夾色深紅用以賀歲三山藍酒以直
益爲最有蓮鬚及冬白老每以灰沃之

查蒲輯聞

卷下

未

每歲驚蟄日有司爲文致祭祭畢鳴金擊鼓臺上揚
聲同喊曰茶發芽井水既滿用以製茶上供凡九百
九十九斤製畢水遂渾縮延邵人呼製茶人爲碧豎
鼓山茶亦最佳

淮南王安諫擊閭越書輿轎而踰嶺轎字始此
將樂歸化人以三月爲小清明八月爲大清明探團先
生大清明曲云欲向春風甘認小長眠人亦畏秋聲
泉州淳化閣帖十卷相傳宋季南狩貽于此已而石刻
湮土中時出光怪樞馬驚怖發之得是帖因名馬蹄
真蹟其後莊少師名夏淳熙八年進士復摹以傳則

今本乃莊氏刻亦皆割裂不能全惟蔡沙塘少忝家所藏七塊完好不剝蔡甚寶之

林愈憲文續謁補舟抵潞河適武宗巡幸至突入舟中文續俯伏家口咸匿艙底止一婢抱六歲兒立艙中上問何人奏曰是臣子上抱置膝上曰好相當爲朕子奏曰恐臣子無福上又曰仍命此女抱攜之護蹕人跟隨促去見上思父母日夜啼文續與相識瑞謀出兒瑞乘間曰兒無福啼不止不如出之上曰林某免汝耶如再啼當棄之水文續因覓善泅者伺河側上果棄兒泅者拉之出已僵矣久之復甦廿一歲

查海韓聞

卷下

幸

舉于鄉又四年成進士名璧世廟時出武宗宮人前婢在列至福州會館問林紳文續璧適在館聞之大驚曰是我父也汝問何謂婢述前故璧泣曰卽我也相持慟哭攜之歸見文續奉佛茹素以終天年收香鳥一名桐花鳳又名么鳳又倒掛鳥日間聞焚好香輒收之羽翼間夜則張尾翼倒掛以放香性極馴好集美人叙上宴客終夕不去唐僧隱巒詩五色毛衣比鳳雛春深花裏只如無美人買得偏憐愛移向金釵重幾銖然余從粵東所見甚大呼爲五色鸚哥非叙頭可集也

莆田九鯉湖鷗皆粉紅色清異錄載隋宦官劉繼銓獻芙蓉鷗廿四隻疑卽此

建寧人家以蜜漬蘭花冬月點茶芬香如初摘

江喃臣善刻玉章世皆沙礪彼獨用刀云物堅者易取勢矯臣死林公兆熊亦能

閩酒最薄者呼爲酒寬

開元前有捲紙爲簫者色如黃玉扣之鏗然其音不室不浮在好竹上周樸園以贈劉公祿公祿有紙簫詩雲間滑君仲以紙製奕棋與永昌無異敲之有聲德化磁簫則終無合調者

查海韓聞

卷下

幸

閩縣徐子瞻諱棉與同里宋姓者同年月日時少同學同食餽同無子至四十九歲宋卒徐懼不敢出門後乃生三子卽與公慢亭兄弟也以貢士至縣令歸壽八十餘後半乃大不相同密縣文大士與路慶雲亦同年月日時大士尊人爲通守高堂俱壽考路則起家寒微幼卽孤大士以文名當世路僅識之無大士二子路僅一子歿于水生平無一同者星命之說可盡信耶興化楓亭徐鐸狀元故居一井井上橫一石梁左汲水重石汲水輕武當南巖宮有日月池相距數尺日池

綠月池黑羅浮白水山佛跡院二泉相距步武東湯
泉極熱西雪泉極寒理都不可解

長秦戴方伯燦題三蕪祠堂聯云一門父子三詞客千
古文章八大家

元末閩行省建譙樓儒士陳伯震爲上梁文云芝山鐘
一百八聲晨昏相應榕城更二十五點風雨不移

仙霞嶺高三百六十級二十八曲長二十里宋史浩帥
閩過此始募建石路

永樂洪公英都憲還家裝有十擡士紳疑爲輜重相戒勿
與通公知之微笑悉召賓客盡啓諸筭乃圖籍耳屋

查浦輯聞

卷下

圭

淺狹觀者盡見士紳方往來如初不特洪公清介可
見士風可知矣

閩諸灘以汀之清流九龍爲最險舟人凌晨剗飯羣起
操舟彼此相戒不發一語解纜時畏神知如偷過峽
者編竹箬鑲裏船頭以拒怒浪下水喜遇逆風張帆
以冀舟之稍滯復逆挽百丈以緩之弄舟須清流九
龍土梢公世居龍土咸精其業舟入灘例倩土梢最
能者爲之防護護一舟下返護第二舟蓋世其業者
只數姓姓亦只數人誓不傳之于外

福清土人翁登輝八歲聘高氏女後十年輝卒女幼養

叔家聞變將死以父母在遠未命不可死父母來歸
于翁請死于墓翁以未立孤不許死又三年孤立乃
于輝之卒日自縊俟官高雲客兆作五古一百九十
四韻以哭之

世傳林子羽鴻與妻張紅橋酬和最多而櫟園載鴻妻
朱氏有詩才十九而死鴻終身不娶當更考之

鄭善夫常雪中游天台美髯白皙毛褐筍輿戒從者弗
言姓名人以爲神仙太守顧聞之曰必吾繼之也

鄭汝昂堂能作滑稽詩至今俚鄙稱鄭堂詩
史記悅字作說既字作慨勅字作飭制字作制有此等

查浦輯聞

卷下

圭

字者乃爲好本
堯用舜妻二女以觀其內使九男以觀其外今人稱妻
爲內亦疑本此則妻兄弟固應稱外兄弟矣

山行乘輦一音橋一音與一音獨註以鐵錐長半寸施
履下以便登山卽今屐也

銖銖而稱之至石必差寸寸而度之至丈必過枚乘
賢而多財則損其志愚而多財則益其過疏受語

于定國雋不疑俱字舅倩
以青規地曰青蒲非后妃不得至史丹以勲威得直入

卧內伏青蒲而諫後世諫官動引青蒲可笑

言易自魯商瞿_子受易孔子以授魯橋庇_子庸_子庸授江東馯臂_子子授燕周醜_子家授東武孫虞_子乘授齊田何_子好及秦禁學易爲卜筮之書故弗禁得傳漢興田何以齊田大族徙杜陵號杜田生授東武王同_子維陽周王孫丁寬齊服生四人皆著易傳數篇王同授涪川楊何_元齊卽墨成廣川孟但魯周霸宮衡胡臨淄主父偃故言易者本田何梁丁寬_子初項生從田何學易寬爲從者讀易精敏過於項生學成何送寬東歸曰易以東矣寬至雒陽復從周王孫受古義號周氏傳景帝時從擊吳楚號丁將軍作易說三萬言訓詁舉大義今小章句是也授同郡田王孫王孫授施讐孟喜梁丘賀故又有施孟梁丘之學沛施讐_子謙讓不肯教授梁丘賀薦之因授張禹魯伯禹授彭宣戴崇伯授毛萇_少邵丹_容由是施家有張彭之學東海孟喜父孟卿精禮春秋授后蒼疏廣世稱后氏禮疏氏春秋皆出孟卿孟卿以禮多春秋雜故造喜從田王孫學易蜀趙賓好小數爲易飾易文持論巧慧非古法也托云授於孟喜喜承之喜授白_子光_少翟牧_子由是有翟孟白之學瑯琊梁丘賀_長從京房授易房亦楊何弟子賀子臨亦精易瑯

瑯王吉使子駿受易于臨代五鹿充宗_子爲少府充宗授士孫張_子鄧彭祖_子衡咸_子由是梁邱有士孫鄧衡之學京房受易於梁焦延壽延壽云常從孟喜問易時喜已死房以爲卽孟氏學翟牧白生不肯以爲非也劉向以爲易家皆祖田何楊叔丁將軍大義畧同惟京氏以爲異黨房明災異授東海殷嘉河東姚平河南乘弘由是又有京氏之學東萊費直_子高相治易皆亡章句惟說陰陽災異自言出於丁將軍相授子康由是有高氏學高費皆未立于學官建武中陳元鄭眾俱傳費氏易其後馬融復習其傳傳鄭玄玄作易注荀爽作易傳自是費氏興而京氏衰濟南伏生故秦博士孝文時求明尚書者聞伏生治之欲召時生年已九十餘老不能徵乃使掌故晁錯往受之秦時禁書伏生壁藏之兵起忘失數十篇獨存二十九篇卽以教於齊魯間故齊魯多能言尚書生教同郡張生歐陽生是後魯周霸雒陽賈嘉皆能言尚書千乘歐陽生_子和授兒寬寬又受業孔安國初漢武帝以書爲樸學及聞寬說甚喜大小夏侯皆出於寬寬授歐陽生子世世傳至曾孫高_子高孫地餘_長以授太子太子立爲元帝地餘貴幸由是尚書世有

歐陽之學

歐陽生傳至光武時歟八世皆為博濟南士歟同時年長傳之又有年氏章句

林尊

長事歐陽高授平陵平當梁陳翁生由是歐陽

又有平陳之學

翁生授瑯琊殷崇楚國龔勝平當授

九江朱普

公上黨鮑宣夏侯勝其先傳之濟南張生

又事同郡

蔣卿蔣卿者倪寬門人勝傳從兄子建建

又事歐陽

高由是尚書有大小夏侯之學大夏侯勝

傳齊周堪

少及孔霸堪授平卿及長安許商長伯霸

為帝師

賜爵褒成君傳子光亦事平卿由是大夏侯

有孔許之學

許商善算著五行論分其門人為四科

沛唐林

子高為德行平陵吳章傳為言語重泉王吉少

查浦輯聞

卷下

美

為政事齊

歟欽卿為文學王莽時林吉等為九卿表

請上師

家大夫博士為許氏學者各從門人數百乘

儒者榮之

小夏侯建傳平陵張山拊長賓授同縣

李尋鄭寬

中少山陽張無故信都秦恭延陳留假

蒼

無故善章句守建設文秦恭增師法至百萬言李

尋善說災異

鄭寬中有雋才以博士授太子成帝即

位賜爵關內侯

死賜弔贈由是小夏侯有鄭張秦假

李氏之學

寬中授東郡趙玄無故授沛唐尊恭授魯

馮賓孔子

有古文尚書孔安國以今文讀之因以起

其家逸書

得十餘篇蓋尚書滋多於是矣後漢劉陶

書名曰中文尚書

衛宏作古文尚書訓詁司馬遷亦從安國問業故遷載

堯典禹貢

洪範微子金縢諸篇多古文說古文尚書

後漢周防

字偉公師事益陳授古文撰尚書雜記三

十二篇

四十萬言其幾世孫傳及丁鴻楊倫扶風杜

林賈逵

達遠作訓馬融作傳安國授都尉朝朝授膠東

庸生

名庸生授清湖胡常子以明穀梁春秋為博士

胡常授

號徐敖教授王璜及平陵塗惲子真授河

南桑欽

長東萊張霸傳百兩篇蓋分析二十九篇以

為數十

又采左氏傳書叙為作首尾凡百二篇文意

淺陋成帝時

霸以能百兩徵以中書校之非是

查浦輯聞

卷下

美

通融其書

魯申公從齊

浮邱伯授詩與楚元王交同卒業後受業

千餘人

獨以詩為訓疑者則闕弗傳蘭

陵王臧趙綰

皆授詩申公二人請立明堂推其師申

公因安車徵

入已八十餘見武帝曰為政不在多言

顧力行何如

耳時竇太后尚黃老綰藏並伏誅申公

亦罷歸孔安

國周霸夏寬繆生徐偃闕門慶忌皆有

名而取邱江

公徒眾尤甚魯許生免中徐公皆守學

教授韋賢

賢傳子玄成及兄子賞由是魯詩有韋氏

學徐公許生

授東平王式為昌邑王師以三百五

篇諫王廢式放歸不教授山陽張長安初東平唐長
賓沛褚少孫皆來學由是魯詩有張唐褚氏之學張
生兄子游卿授瑯琊王扶陳留許晏由是張家有許
氏之學齊轅固以詩徵公孫弘从日事之諸齊以詩
名皆本固夏侯始昌尤明通始昌通五經授后蒼近
翼奉蕭望之匡衡授瑯琊師丹伏理游穎川滿昌
由是齊詩有翼匡師伏之學滿昌授張叩皮客後
伏翫明齊詩作解說九篇子恭改定燕韓嬰推詩人
父書名伏氏學以昌作詩解文句之意作內外傳數萬言其語與齊魯頗殊然歸一也
授淮南賁生燕趙間言詩者皆由韓生生亦以易授

齊浦輯聞

卷下

美

人為易傳然燕趙好詩故其易微惟韓氏自傳其孫
商以易徵云易即先太傅所傳蓋寬饒本受易於孟
喜見韓生說易而好之更受焉河內趙子事韓生授
同郡蔡誼誼授同郡食子公與王吉食生授泰山栗
豐王吉授淄川長孫順由是燕韓詩有王食長孫之
學栗豐授山陽張就長孫順授東海髮福薛漢父子
韓詩章句詩題約義通世傳杜君趙毛公治詩為河
間獻王博士授貫長卿長卿授解延年延年授徐敖
敖授九江陳俠由是言毛詩本之徐敖毛詩初不立
江謝曼卿訓衛宏受學作毛詩序後漢九
賁達傳毛詩馬融作毛詩傳鄭玄作毛詩箋

魯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而魯徐生善為頌頌者禮容
也孝文時徐生以頌為禮官大夫傳子及孫延襄皆
善為頌不能通經弟子公尸滿意桓生單次蕭奮諸
言禮為頌者皆由徐氏東海孟卿事蕭奮以授閭邱
卿及后蒼蒼兼通詩禮說禮數萬言號曰后氏曲臺
記授沛聞人通漢子梁戴德延戴聖次沛慶普公德
號大戴聖號小戴由是禮有大戴小戴慶氏之學慶
普授魯夏侯敬及族子咸小戴授橋仁孝楊榮孫大
戴授瑯琊徐良由是大戴有徐氏小戴有橋楊氏
之學大小戴慶氏三家俱立博士孔安國所獻禮古
經五十四篇及周官經六篇其書未有名

齊浦輯聞

卷下

美

家曹充習慶氏傳其子襄撰漢禮焉後漢李鈞字
文伯習慶氏禮承平中草創五郊皆其說定後鄭求
傳周官經馬融作周官傳鄭玄作周官註玄本習小
戴後以古經校之故為鄭氏學又註小戴四十五篇
通為三禮焉鄭樵曰河間獻王得仲尼弟子及後
學所記共一百三十篇獻之劉向又得明堂陰陽記
孔子三朝記王史氏記樂記凡五種合三百十四
篇大戴明堂八十五篇小戴又刪為四十六篇
齊胡毋生子治公羊春秋與董仲舒同業齊言春秋者
宗事之公孫弘亦受焉董生授蘭陵褚大東平贏公
廣川段仲溫舒唯贏公守學不失師法傳東海孟
卿魯畦孟孟弟子百餘惟東海嚴彭祖子公顏安樂
孫尤精孟曰春秋之意在二子矣由是公羊春秋有
顏嚴之學後漢丁恭別澤與彭祖字彭祖授瑯琊王

查補輯聞

卷下

堯

中授同郡公孫文東門雲顏安樂授淮陽令豐
 淄川任公由是顏家有冷任之學張立字君夏始貢
 禹事竊公成于哇孟疏廣事孟卿廣授瑯琊筦路禹
 授穎川堂溪惠惠授泰山其都都與路又事顏安樂
 故顏氏又有筦冥之學筦路授孫資冷豐授馬官左
 咸何休卿公作公羊解詁與共師羊弼連今有章
 邱江公受穀梁春秋及詩于申公傳子及孫武帝時
 與董仲舒並稱江公呐于口議不及董生而公孫弘
 本為公羊學卒用董生于是尊公羊詔太子受公羊
 春秋太子既通公羊聞穀梁而善之穀梁五家謂尹
 更始劉向周慶丁性王時魯榮廣王皓星公三人受焉廣與公羊大
 師睦孟論每屈之由是學者頗復受穀梁沛蔡千秋
 少梁周慶初丁性孫皆從廣學千秋又事皓星公宣
 帝即位章賢夏侯勝史高皆魯人也言穀梁子本魯
 學而公羊乃齊學也春秋又有齊夾二氏鳴宜與穀
 梁因選郎十人從蔡千秋受之汝南尹更始翁本事
 千秋千秋死徵江公孫及劉向江博士復死乃徵周
 慶丁性使卒授十人自元康至甘露積十餘年皆明
 習乃召蕭望之等平公穀異同時公羊則嚴彭祖申
 輓伊推宋顯穀梁則尹更始劉向周慶丁性各論三

查補輯聞

卷下

早

十餘事多從穀梁于是穀梁之學大盛周慶丁性俱
 為博士性授楚申章昌曼尹更始又愛左氏傳取其
 合理者以為章句傳子咸及翟方進瑯琊房鳳鳳字
 子元與王龔劉歆共校書歆欲立左氏春秋求助于
 丞相孔光光不許惟鳳與龔許歆共移書責讓太常
 博士于是大司空師丹奏歆非先帝所立因出龔等
 為吏始江博士授胡常常授蕭秉君于是穀梁有尹
 胡申章房氏之學張蒼賈誼張敞劉公子皆修左氏
 春秋誼為左氏傳訓授趙貫公子長卿授清河張禹
 長禹與蕭望之同時為御史數言左氏宣帝徵禹會
 死授尹更始更始傳子咸及翟方進胡常常授賈護
 季季君授蒼梧陳欽伏子佚以左氏授王莽而劉歆
 從尹咸及方進受由是言左氏本之賈護劉歆建武
 興陳元與韓歆請立左氏博士范升與歆爭之未決
 陳元上書訟左氏因以李封為博士後復罷後漢
 李育曾作難左氏義四十一事駁陳元輩後漢
 度子慎作左氏傳解詁容子嚴著左氏條例五萬餘
 言謝該文儀明左氏樂羣條疑滯數十事
 以問該皆通解名為謝氏釋為孔融稱焉
 吳中以池為漢其字不典後漢書和帝紀載武陵漢中
 蠻叛若他處未見也
 今之疏稿先呈揭各經由衙門即古所謂移副也後漢
 書李雲傳露布上書移副三府

崔寔政論曰刑罰者治亂之藥石也德教者興平之梁肉也以德教除殘是以梁肉理疾也以刑罰理平是以藥石供養也

引據失體古人亦往往有之荀爽上陳蕃書云久廢過庭陟岵瞻望直以父禮敬之未免太過

元尚食局進御麥麴磨在樓上于樓下設機軸以旋之無驢畜人役之汚穢乃巧工瞿氏所造見報

唐太宗聞蘭亭真蹟在僧辨才處特遣御史蕭翼賺得之貞觀中命湯普微馮承素諸葛貞及歐褚臨之褚

臨後稱唐絹本歐臨後稱定武本是也硬黃既入昭

書補輯開

卷下

壁

陵歐本刻石禁中每紙已直萬錢石晉亂契丹輩之北走棄殺口林慶歷中李學究得之其子貢官緡時宋景文守定武乃以帑金代償納石于庫熙寧間薛師正出牧刊一別本以應求者定武真贋已有二刻矣其子紹彭又模之他石潛易古刻剔損湍流帶左右五字以別古刻大觀中詔向其子嗣昌取龜宣和殿靖康之難金人取石鼓及蘭亭重輶輦入燕石鼓在國學而蘭亭不知所在今存者疑薛氏贋本雖非古刻然非宋元人所及也一云古本明初出天師菴土中一云順帝載之而北棄于路徐中山取置國學

未知孰是

儀禮云父子首足也昆弟四體也今人呼兄弟爲手足似亦有礙然薛宣稱垂拱蒙成山濤稱居諒闇則用字古今原不同也

古今竹爲簡以縑帛爲紙故紙從系旁蔡倫始造紙用樹膚麻頭及敝布魚網雜杵爲之遂尋名蔡侯紙矣東坡墨花詩敍云世多以墨畫山水人物竹石未有以畫花者汴人尹白能之豈前此花卉俱作染色不獨徐熙沒骨耶

天姓張名堅字刺謁日姓張名表字長史月姓文名申

書補輯開

卷下

壁

字子光娣娥名宋無忌

正月爲陬解凍水二月爲如白蘋水三月爲病桃花水四月爲余瓜蔓水五月爲臯麥黃水六月爲且山磬水七月爲相豆花水八月爲壯荻苗水九月爲玄霜降水十月爲陽覆槽水十一月爲辜走凌水十二月爲涂蹙凌水

土浣中浣下浣浣字義不解丹鉛錄唐人十一日一休沐或取浣沐之意 十二日爲浹旬見左傳宋璟千秋表云月惟仲秋日在端午豈每月五日爲端午耶

洛水無冰以下有磐石也 庭州瀾水瓦鐵盛之皆漏

惟胡盧盛之不漏

連州斟溪一日十溢十涸貴州漏洩一日百盈百竭

離冠娶祭名故婦人再嫁名再醮

鮮卑稱兄爲阿于慕容廆爲思阿于歌今吳下呼聲頗相似

宋呼宰相爲公相節度兼平章名爲使相又曰相公蔡

京爲相蔡攸爲節度徽宗因侍宴曰相公公相子京

對曰人主主人翁

張文昌集無一篇文李習之集無一篇詩皆是詩文各

查浦輯聞

卷下

聖

爲集耳

洪武庚午應天鄉試長泰黃文史作五經領解天啓甲

子閩人顏茂猷作五經騰錄者止錄其書藝及本經

四首亦爲祁彪佳所取放榜後始知爲五經也崇禎

甲戌會試知貢舉林鉉言之作五經者俱得騰進于

是茂猷亦以五經成進士特旨以茂猷姓名列第一

名李青之前蓋異典也丁丑則臨川揭重熙癸未嘉

興譚貞良慈谿馮元慶武鄉趙天麟俱舉鄉會試已

卯萊陽宋瑚亦舉山東鄉試聞丁丑會試作五經四

人止重熙一人獲雋餘不可考也

治水之官唐虞爲澤虞成周爲川衡西漢太常大司農

少府內史主爵都尉皆置都水長貳大抵掌川澤津

梁渠堰陂池總舟航桴筏之算以給國用故名水衡

錢也武帝置水衡都尉成帝置左右都水使者東漢

改置河堤謁者晉改都水臺又置前後中左右五水

衡以五使領之劉宋置水衡令蕭梁爲大舟卿宇文

置都水中大隋置都水臺使者尋復置監少監又

改令少監唐沿革不一或稱都水局或稱司津監或

稱水衡監或置使者或置都尉宋爲都水監置判監

判及丞主簿等員

查浦輯聞

卷下

聖

長春宮道士丈室有古鏡狀似秋葉背金刻宣和御寶

四字元至元間詹正監醮見之賦覓裳序詞一首

鍾子髻年百有十四寓白雲觀短而鬢髮半白人問何

以壽曰不娶不多飲不怒不識數日見弇州稿

耶律楚材父子得燈煤法造墨萬九名玉泉萬笏

張家灣通州商賈之稅起于正德間太監于經勸上征

之以其餘營碧雲寺

碧雲寺前有小石幢本當時賣地券演作韻語末云賣

與中丞阿里吉吉作平聲蓋從國語古人游戲翰墨

書券每作韻語如王褒僮奴石崇奴券皆然至周憲

王元宮詞獨木涼亭賜宴時年年巡幸子秋歸紅妝
小伎頻催酌醉倒花前阿刺吉張光弼堂上話妖姬
二八貌如花留宿不問東西家醉來拍手起人舞口
中合唱阿刺刺則皆以仄叶平起北音也

脫脫丞相將赴三河元主賜之宴夜分起曰臣行矣半

醉半醒過半夜主笑曰三更三點過三河

馬臻詩云蹇驢無力牽船纜行到楊村日已昏知京東

五牖轉運率用驢挽船也

阮氏有南北巷涿郡盧氏亦分南北巷號南祖北祖見唐

宰相世系表

查清輯聞

卷下

豐

涿州桑乾河中有鎮河塔嘉靖間塔壞內有古錢飛空

如蝶自後河水甚泛溢

平谷縣耕民得一釜沃水則沸炊飯即熟下有諸葛行

鍋字碎之腹層中有水火二字

東坡用歡喜山惶恐灘唐書夷賓州又有愁思嶺

鷺鷥居庸關外

鷺鷥塞即居庸關

鷺鷥山古北口

鷺鷥關

昌平

北方走獬即元時五月五日後苑賜文武官賜走驃騎

也其制一人騎馬執旗導于前一人馳騎呈伎上下

左右變化若神

見續藏書

冬至日人家画素梅一枝為瓣八十有一日染一瓣辨

盡而九九畢謂之九九消寒圖帝京景物畧

明宮女衣皆以紙為護領一日一換欲其潔也紙係江西

玉山縣所貢

妓女雙名南齊則蘇小小唐則薛靈靈關盼盼張好好

李端端王蓮蓮鄭舉舉張住住王蘇蘇曹保保張紅

紅朱則李師師毛惜惜楊受愛唐安安元以詞曲得

名者則李當當趙真真于盼盼于心心心李心心魏道

道汪憐憐顧山山馮六六孫秀秀荆堅堅

皖口謝遠村樹集古云天若有晴天亦老月如無恨月

查清輯聞

卷下

樂

常圖

明烈帝問周道登曰宰相何以須用讀書人對曰容臣等

到閣查明回奏又問近來奏疏內多情面二字何為

情面對曰情面者面情也左右皆匿笑

崇禎元年施存梅張二水以內閣主禮闈榜發如張采

等鄙其人終身不謁座主也

張瑞圖會試策云古來原無君子小人之名分別起于

仲尼有小知大受不可之別然小人亦有可大受

者君子亦有并小知而屈者顧允成方家居見而說

曰此人敢于非聖後日可為世憂魏忠賢西湖生祠

碑乃其手書

康熙四十二年張天師法官某至杭州過竹竿巷見途中一和尚頭大如斗身不過一二尺長即令人鎖之歸其人不取違拒法官亦不深責但云汝之黨逆于楚粵間造孽多矣汝復欲貽禍此間耶竟攜之歸江右後杭人詢其左右云此乃疫祟也

順治壬辰進士某生王姓方公車時由水程而北過

開泊舟夜半月甚皎童僕皆熟寢某思家未寐從窓隙見一美婦人泣于途甚哀遂登舡尾之行行數十步女泣不已生遽前詢其故答云夫死姑惡不能容

查浦輯聞

卷下

哭

惟有赴水自盡耳生曰既無夫何不相從偕舟而北姑亦不能踪跡也女欣然相就歸喚童僕遂匿之而行性既明媚質亦殊麗相得甚洽鬻二子生舉進士筮仕部曹後出任江右適天師來迎先一夕女解素服錦肚兜付生囑云我素有腹痛疾每痛幾死明日見天師乞其一印服之可除疾生領之及天師偕衆來匆匆即別云欲啓大醮未暇久對生亦忘與乞印歸見女女大慟云我乞此一事所關性命何竟忘之生即詣天師力求之師云數日前占妖氣甚惡正未知在何許方設醮禳之昨見公妖乃在公肘腋氣色

間公無爲所惑如不信即以肚兜令法官持劍斫裂之有血迸出歸則舉家號慟惟見一老狐裂腹而死生旋棄官以二子托其親族飄然出家不知所往其同年沈靖遠能言之

韓魏公三十一歲海內皆稱之爲公四十五出鎮武定德望偉然公亦以天下爲已任王溥二十六爲狀元後六年爲相四十二以太保致政古所罕有也

正統間錢太守昕初習舉業其外祖吳思庵先生作小詩貽之曰阿昕近喜習科場百里從師日夜忙老我曾聞前輩說一憑陰陽二文章前輩諷誡之意不遺

查浦輯聞

卷下

哭

巨細也

康熙辛卯六月十三日集大兄寓齋湯太常西厓云柘城李進士繼遷係少司空季子其人以才能自見大要居鄉不甚謙謹者司空及太夫人歿後進士患危疾諸藥莫效忽夢太夫人教之服侵因以告醫醫云侵與病相慰必不可服是夜復夢太夫人云醫言不可聽汝求生非侵不可我有參幾許在某處貽笥中探之果得益微信遂服之半夜發狂疾而殯昂猶蒼蒼太夫人者豈真母殺其子耶姪克建因舉其外王父陸徵君射山先生一事亦略相符先生承孝廉公貽澤家

頗素封 今朝來雖高尚不出而爲文章聲氣所宗戶
外之履日盛忽一夕夢孝廉云吾寔空處爲水所浸
甚苦臯亭山頂有地一區係某姓求售曷往券而移
諸吾神所依也訪之臯亭售主姓名與地址果合遂
以重價得之及改葬之辰舊穴了無水跡且煖氣如
蒸雖悔之已無及因移葬臯亭後不數年而先生日
就困頓子孫皆流離散遷不能有寧宇豈真父說其
子孫耶或云當有陰隲有物托爲母若父憑妖夢以
中之然則夢固不可信也陳秉之編修篤好說夢須
語之

舊浦輯聞

卷下

記

唐詩選不登李杜韓曾端伯皇宋百家詩不登歐蘇及
荆公豈大名之下不加詮擇耶 見清波雜志

張齊賢布衣時醉游嵩岳夢人驅群羊于前曰相公食
料羊也既貴每食必盡數斤與李贊皇萬羊之兆相
符

大觀東庫有端硯千餘方張滋墨十萬斤世謂勝于李
廷珪所造

政和間往于闐求玉其表自稱五百里內條貫主黑汗
王稱宋四天下條貫主阿舅大官家蓋唐以公主適
吐蕃故呼阿舅久而未革也

南渡後有司降樣置御爐炭胡椒紋鴉鵒色高宗曰隆
冬附火止取溫暖豈論炭之紋色耶詔罷之

強淵明帥長安辭蔡京京曰且吃冷茶謂長安籍妓步
小行遲度茶必冷也

宋初故事使相生日凡賜器幣俱子弟親戚押送大觀
元年改取旨差官

晉制三品以上始許立碑

得一順天錢乃史思明所鑄乃李孝美錢譜所載

趙明誠待制在建康時每逢大雪其妻李易安卽頂笠
披簷登城遠覽尋詩得句必邀和明誠頗以爲苦

舊浦輯聞

卷下

事

王僧虔題尚書省壁云圓行方止物之定質修之不已
則溢高之不已則慄馳之不已則墮引之不已則迭
是故去之宜疾

閩人之無藉者往往托名海上賊歸誠便得武弁出身
某君撫閩時曾有以賊名得官者爲仇家所訐云其
人乃平民冒稱作賊賊亟自辯云某的是賊並非平
民其俗可笑如此

康熙五十六年錢唐令魏 修錢唐志聘致總裁者
爲慈谿裘璉殷玉庶常而分任詞苑人物古蹟者爲
吳焯赤鳧赤鳧善考據家多藏書是役也復購工人

遍搜江湖內外殘碑斷碣上至漢唐下及元明長銘斷勒片句隻字皆募彙聚率多古今人所未見者其于補亡紀漏之功實多余既激賞之復間考西湖事蹟或前人所已載或後人所未詳就所見聞略記一二自貯所得未必有裨于赤鳬也吳越時湖葑萑合置撩兵千人以芟草濬泉又引湖水爲湧金池以入運河宋天禧間王欽若奏爲放生池禁民採捕湖葑蓋塞東坡奏請開湖有五不可廢則放生鱗介不可枯轍此其一也明正德三年郡守楊孟瑛溫甫言于御史車梁僉事高江疏請亦謂西湖當開者五而尤以上塘之田仰湖灌溉爲急先是郡人何綜嘗繪西湖二圖并著說故溫甫得以其槩上請部議報可爲傭一百五十二日夫六百七十萬爲直錢二萬三千六百兩斤毀田蕩三千四百八十一畝豁除額糧九百三十餘石以廢寺新墾田糧補之自是西湖復唐宋之舊蓋自樂天之後二百年而有東坡又四百年而得溫甫經今又三百年湖面淤塞過半誰繼前軌者乎

歲寒巖林和靖四照閣故基也絕壁蒼蘚中隱隱篆書三大字下又有兩行書云郭令公歷中書二十四考

廣成子住空同萬八千年相傳爲坡公所題

蘇堤旣築始分內外湖日久堤嚙楊溫甫增修益堤高二丈濶五丈三尺列挿萬柳久復荒敗嘉靖十二年縣令王欽令犯人罪小可宥者得植桃柳爲贖亦折獄佳話也

舊花港在蘇堤第三橋有雪江講院淳祐中婺州布衣胡沈充三賢堂長號雪江故名著有錦囊集

雷峯塔路口有勝景園乃宋高宗別館後慈福太后以賜韓侂胄卽南園也侂胄于七寶山麓賜第又改清衣泉爲閱古泉俱屬陸務觀作記窮極稱詡殊有愧

于楊誠齋矣

靈鷲卽飛來靈隱卽下天竺皆晉時僧慧理道場在子天香之景兩寺共之香山所云兩寺原從一寺分一山分作兩山門也

吳越王夢白衣人求葺其居因築天竺觀音院宋咸平中浙西久旱郡守張去華率僚屬具幡蓋鼓吹迎觀音下山禱之是後有禱雨輒應淳熙中因旱試閱雨賦魁士劉大譽云商霖未作相傳說于高宗漢早欲蘇京弘羊于孝武時趙溫叔爲相適有詔迎觀音就明慶寺請禱有題詩曰爲霖宰相堂中坐天竺觀音

却下山溫叔遂乞罷東坡雨中遊觀音院詩所謂白衣仙人在高堂又是祈晴之語然則祈晴雨于天竺觀音直自宋始也

錢鏐既受吳越封改臨安爲衣錦軍所居營曰衣錦城石鑑山曰衣錦山勿所藏大木曰衣錦將軍下至販鹽擔簣亦裁錦韜之其所見亦卑鄙然相傳其廣拓牙城時有術者曰若改舊爲新止及百年若填築西湖以建治所可垂祚十倍鏐曰豈有千年而天下無真主者乎有國百年吾願足矣其後歸果九十八年則其欲然知止之意亦有過人者

香齋雜聞

卷下

七

歐陽公五代史敘列國云聞吳越亦常稱帝改元而求其事跡不可得宋時王順伯收臨安府故碑有石屋崇化寺幢題天寶四年明慶寺幢題天寶五年九里松觀音尊勝幢題寶大二年水月寺幢題寶正元年招賢寺幢題寶正二年小明慶金牛瑪瑙等九幢皆題寶正貢院橋柱題寶正六年然則三名皆僭號也先是徽宗夢錢武肅乞還兩浙舊疆且曰當使第三子居之覺而語鄭后后夢亦同既而韋妃報誕高宗三日徽宗抱置膝間戲妃曰酷似浙臉蓋妃籍開封而原占于浙後高宗壽八十一而錢王亦壽八十一若

符合焉

南宋時湖上御園南有聚景珍珠南屏北有集芳延祥玉壺然駕幸聚景居多後高宗恐數蹕煩民于德壽宮疊石引水以象飛來冷泉有樓名聚遠御題東坡詩頗有高樓能聚遠之句是歲翰林進端午帖子云聚遠樓前面面風冷泉亭下水浴浴人間煩熱何由到真是瑤臺第一重

香齋雜聞

卷下

七

宋時賞花宴起自梅堂賞梅芳春賞杏桃源觀桃梨錦堂金林檎照妝亭海棠蘭亭修禊鍾美堂賞大花爲尤盛堂後植玉繡毬數百株堂中各列奇品牡丹千萬朵自妃嬪以下至伶人樂部應奉俱有隨花賞錢春晚則登澁堂賞瓊花淨侶齋賞紫笑靜香亭采蘭挑筍大抵俱有排當否則但謂進酒杭州府志在宋則淳祐志咸淳淳祐已不復存咸淳則竹垞先生與當湖高詹事合成若干卷尚缺十卷紙色墨香與書法之美真目所未覩然其史法論者以爲多歸美賈似道殊失體也洪武初徐一夔府志頗稱簡明亦不傳成化十年夏時正重修紀事脫畧其一郡典故散于各書者僧懷顯錢唐勝蹟傳牧西湖古事實范石湖日錄周益公平園日記岳珂程史

羅大經鶴林玉露方勺泊宅編行都紀四水潛夫武林舊事周公謹癸辛雜志齊東野語周昭禮清波雜志牟應隆隆山襟志錙孟熙霏雪錄楊瑤山居新語張仲文白獺髓葉子奇草木子吳自牧夢梁錄陶九成輟耕錄劉一清錢唐遺事楊蟠濟西湖百咏吳樂閒武林紀事其他片言隻事散見各書者不可縷述也

史記木偶作木偶封禪書○龍樂車一大抵作大氏
藥劑作齊封禪書化丹砂迫作柏柏人者迫于人也
故實作固諸藥齊為黃金又狐子歌柏冬日

晉賈于馬蜀敗于山以下數條俱青浦彭汝漢木几凡談

不可忍者分羹一盃之言不可誨者為官為私之問不可信者分香賣履之為不可釋者燭影斧聲之事不可解者狄公之德武曌不可及者諸葛之事劉禪公孫弘布被脫粟不免為曲學郭汾陽聲樂滿座寇萊公涸厠燭淚成堆不失為名賢

好譽者常謗人市恩者常奪人致貴無漸失必暴受辱非道殃必疾執盈玉者弗失以縱步失之馳峻坂者弗失以康衢失之敬與不敬異也

東坡仇池筆記云杭人喜食鵝日屠千百計予自湖上

歸過屠者門羣鵝怒號若相訴者鵝能警盜亦能却蛇有二能而不能免死又有祈雨之厄悲夫

古之庾詞即今之隱語人知起于黃絹幼婦而不知自伍舉漢曼倩時已有之至鮑照集有井字謎永樂時錢唐楊景言以善謎得名

杭人言寧可為耐可音如能聲去可漢書楊越人耐暑註

與能同太白詩耐可乘流直上天皆讀如能字言人愚不省事曰儻如戴平聲魏萬詩知我非儻痴又曰慙隋書袁寶兒多慙慙言不躁暴曰眠姪如繡奈見墨子又曰墨墨尿尿如迷痴皮日休反招魂云上暖

暍而下墨尿言進退不來曰儻儻如熾膩司馬賦伋

以儻儻言人無用曰不中用史記始皇曰吾將收天下書不中用者去之罵人曰老狗漢武故事上嘗語栗姬怒弗應又罵上為老狗又曰雜種晉書前燕載記贊曰蠢茲雜種奕世彌昌見人不當意曰嘴鼻金史宋破泗州畢資倫不屈繫獄十四年後買住降北望哭拜謂之辭故主資倫罵曰作如此嘴鼻言語不聽曰耳邊風杜荀鶴詩百歲有涯頭上雪萬般無染耳邊風拍手助興曰阿瘡瘡音威威武后時南皮丞郭勝靜奸民間妻其夫縛之鞭數十主簿救之靜勝

佯諱其事微歌曰勝靜不被打囉阿瘡瘡微暖曰温
嗽王建宮詞新晴草色暖温嗽病曰不耐煩庾炳之
傳爲人強急而不耐煩賀新人曰煖房王建詩太儀
前日煖房來言不潔曰塵精霍去病塵阜蘭下注云
殺人爲塵精女子加笄曰上頭花並夫人詩新賜雲
鬟使上頭呼婢爲了頭劉賓客詩花面了頭十二三
相戲不止曰黼黻叔夜書黼之不置善營貨者曰經
紀唐書滕王蔣王好貨太宗曰滕叔將兄自能經紀
人之庸賤者曰小家子霍光傳任宣謂霍禹曰樂成
小家子得幸大將軍小食曰點心唐書鄭僂夫人云

查浦輯聞

卷下

七

我未及餐且可點心作事無據曰沒雕當又沒巴鼻
坡公云沒些巴鼻使奸邪不通時宜曰方頭放翁詩
云頭方不會王門事褒貶曰包彈蓋宋時包待制多
彈奏故云

吃虧杜牧定子詩云却笑吃虧隋煬帝破家亡國爲何
人下岍丁卯詩下岍誰家住白徒見鄒陽傳驅白徒
之衆周禮卿大夫之子曰門子酒令見賈逵傳逵著
酒令強盜二字見後漢陳忠傳穿窬不禁必爲強盜
皮傳見方言秦晉人言不深切謂之皮傳今人謂不
開口爲難開金口金口見法言金口木舌弄田見昭

帝紀上于鈞盾弄田漢家自有制度本宣帝答元帝
語

杭人有以三字反切一字以成聲者如秀爲鯽溜園爲
突樂精爲卽令孔爲窟攏盤爲勃蘭蒲爲活盧

賈似道排胡煖齋貶循州後賈亦貶循州時人題句有
云胡循州賈循州十五年來一轉頭人生放下休

余過梅嶺見山陰朱四輔題一聯云紛紛者誰智誰愚
須認雷州此路厓州此路擾擾者幾忠幾孝試問王

陽何人王尊何人

余嘗謂古今人相懸已遠卽如均朱之不肖而以天下

查浦輯聞

卷下

七

與舜禹知其賢而甘讓之知人也終身無爭怨之舉
知已也不違父命孝也後人能若是乎詩三百篇兒
童婦女尚如此今白首鉅儒能之乎

鄭瑗嫺笑偶言云猩紅之鬚狐白之裘非不貴于絺綌
也而盛夏服之則乖文茵之車朱幘之馬非不貴于
舟楫也而乘流御之則溺故曰動違其時非善矣益
劉禪爲安樂公聞蜀樂而不悲司馬昭晒其無情李煜
爲違命侯詞多淒婉馬令嘯其愚噫國破身辱之人
何往而不招誚古人所以貴死社稷也

叔孫通爲秦二世博士以巧言面諛見賞而卒爲漢儒

孔穎達爲王世充博士以草儀禪代見親而卒爲唐儒才學之與人品自古判爲兩途

歐陽公一代之儒而有房帷之謗文信國千秋之傑而有匿服之譏人言可畏哉

李德以董卓爲忠田承嗣以安史爲聖盜跖以孔子爲僞

以兆民爲兆人致治爲致理之類皆唐人忌諱也以揖讓爲揖遜惇典爲厚典之類宋人忌諱也後人仍襲之非無喪而右拱耶

六經言道而不遺法四書言理而不外事國語迂緩而

查浦輯聞

卷下

李

不切于事情國策變詐而不要諸義理馬遷駁而無序班固局而不暢

軒轅崩葬著于本紀而世有鼎湖騎龍之說留侯卒謚

見于世家而世有辟穀輕舉之說王子晉十七而天

浪傳駕鶴淮南王謀逆自剄而云雞犬同升漢武曰

天下豈有神仙皆妖妄耳

田藝蘅玉笑零音云心全者以身爲朽骨神超者以心

爲死灰魄立合者以神爲礙影

神龍無暇卵靈鳳無孽雛 詩人以素殮爲譏莊子以

荒飽爲懼

傳毅曰二事敗業二志靡成

趙壹曰愛則鑽皮出其毛羽惡則洗垢求其癥痕

呂強曰立言無顯過之咎明鏡無見疵之尤

果有人面之名仁者不餐其肉里有狗葬之號孝子不

瘞其親

楊朱岐路悲道之多端阮籍途窮痛道之不達

兩牛之鼎不可以烹雞多汁則淡少汁則焦

管晏之交如無鹽雖醜而有用于國莊列之文如西子

雖美而無裨于時

折像曰不仁而富謂之不幸墻隙而高其崩必疾

查浦輯聞

卷下

李

拘儒不可與談立腐儒不可與論道痴人不可與說夢

達人不可與言命

師

惡土雖善種不生善土雖惡種不死故良農擇地而勸

良士擇地而居

雞雄專峙犬猛專牢螳勇兼垤蜂策兼窠其戰國之謂

乎

沉檀之木不適用於穉生豫章之材不可琢于既朽時

有所宜耳

象以齒焚犀以角斃狸以血刺熊以掌亡貂以毛誅蛇
以珠剖鼈斷尾以纓狐分腋以白龜鑽甲以靈麝墮
臍以香故曰禽獸無辜懷寶其害匹夫無辜懷璧其
罪

吳雄不擇封葬而三世廷尉趙興故犯妖禁而三葉司
隸

祭葬厚而奉養微末世之孝也承順過而弼拂微末世
之忠也孝貴事生忠貴犯顏

天左旋故日月西行地右旋故江海東注

君子寢義而夢榮小人寢利而夢辱故寢薄水者夢溺

查浦輯聞

卷下

李

寢積薪者夢焚

倚牆之木益之橋也倚牀之僕奸之招也

倪文節公云貧賤之人一無所有臨終時脫一厭字富

貴之人無所不有臨終時帶一戀字夫脫一厭字如

釋重負帶一戀字如承枷紐孰得孰失耶

遼之正殿曰洪武元之正殿曰大明明末盧溝小城置

順治門亦兆 國朝紀元之先也

元大德中慶元庫官售雜物有靈壁石長六寸高半之

玲瓏秀潤所謂臥沙水道展折胡桃紋皆具峯頂有

白石一顆圓正如玉徽宗御題八字于傍曰山高月

小水落石出

見澄懷錄

查浦輯聞卷下終

查浦輯聞

卷下

李

查浦輯聞二卷

浙江巡撫
採進本

國朝查嗣琛撰嗣琛字德尹海寧人康熙庚辰進士官至翰林院侍講是書乃抄撮雜家之言可資博覽者大抵皆節錄原文無所考據間有自附新語不過數條下卷內有西湖事蹟十餘則乃以補吳焯錢塘志所未及者其以鶴林玉露爲葛立方作未免筆誤至以楊瑀爲楊琚以葉子奇爲葉子才則校刊者之疎也

範家集畧六卷

〔清〕秦坊輯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清同治十年重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範家集畧

六卷》提要

原序

士庶人知有身耳閑有家固卿大夫之責也雖然經言歸本修身則身已該家矣家有父子昆弟夫婦居五倫之三者不能無美惡而身則有好有惡好惡辟而三者先受之傳故反言不修以決身外之無本明乎本外無範也然則就家言範不幾爲末治嚆矢歟曰否厯稽往哲持已用嚴待人多恕惟恕也恆不欲顯人之過而於家尤甚有隱焉默焉以徐俟其愧悔者是故蠢蠢或生於名胃而叱雞時見於德門非獨運會之窮亦素所習慣然矣且吾聞造物之成就賢豪也較庸人百倍往往以家庭萬難措手之局歸併一人以試其方圓燥溼之咸宜而此一人者乃得

範家集畧

原序

以老其材而施之國與天下語云天下易而家難誠不誣也坊不敏幼奉先君子彝訓無敢隕越以貽我先人羞慨世教陵夷功利詐謀之積習盤結於中而不可破父以之命子兄以之啟弟夫以之戒妻舍黃白與青紫無聞焉偶輯古今成訓凡有關於家教者彙爲一編命曰範家集畧大約訓辭居十之七而身範始之而閨範終之亦第端緒之畧陳敢言指歸之全挈間與二三同人商榷之餘竊自愧焉家淮海先生有云予少時一見能誦雖有彊記之力而常廢於不勤數年來頗自懲艾然聰明衰耗雖有尋繹之勞而常廢於善忘敗吾業者此二物也每誦斯言輒爲流涕念降才殊鈍政使窮年孜矻亦復掩卷茫然而所謂

每閱一事尋繹數過者又遠不逮先生之刻勵茲編所輯
 病餘遣日採取乖方無論未見之書汗牛充棟不勝讀即
 昔年手目所歷亦十未得半聊存其畧而已矣憶先君子
 之疾革也遺訓伯兄以五大事語不及私五大事者置兩
 塋祭田及修祠輯諸建坊也嗟乎令爲人父而提命盡若
 此行見慈孝友恭義順盈溢宇內奇贏也而克讓阡陌也
 而溫文繇家而國而天下總此不自私之一念舉而推之
 耳又何至導天下以歌舞戰爭陷溺日深而莫知隄止哉
 此無他不自私則無辟無辟而好惡得其平縱家人之美
 惡未形而知惡知美之身已悉照於無形中矣請得而推
 本言之窮理盡性以至於命正心修身而齊其家此儒者
 範家集畧

原序二

之事慎無曰士庶人知有身耳何以利吾身嗚呼啟功利
 詐謀之積習驅子弟而殉之者此言實戎首厲階也

錫山四香居士秦坊表行氏謹識於逸林之寂樂庵

範家集畧續目

錫山秦坊表行輯

卷一

身範

卷二

程範

卷三

文範

卷四

言範

卷五

範家集畧

說範

卷六

閏範

範家集畧卷之一目錄

錫山秦坊表行輯

身範

漢

萬石君

于廷尉

卜大夫

疏太傅

劉彭城

鄧太傅

楊太尉

魏喬卿

蔡中郎

淳于議郎

梁伯鸞

張子孝

馮君卿

韋京兆

仇季智

姜伯淮

魏

吳

範家集畧

王賓州

顧元歎

晉

何穎考

劉祭酒

庾穎川

胡荊州

陶靖節

呂元瑜

南宋

謝國微

王尚書令

蔡祠部父子

陳刺史

柳彥緒

王長史

北魏

北齊

楊延慶

李僕射

劉刺史

北周

隋

韋絳州

牛里仁

趙齊州

田雁門

唐

肅宗

房涇陽

王相國

劉義門

郭汾陽

裴相國

陽道州

柳河東

杜魏侯

後晉

宋

許州人

藝祖

度宗

陳江州

裴李許洪四家

實學士

王文正

李文正

李文靖

范文正忠宣

賈參知父

韓忠獻

富文忠

韓忠憲

呂相國

範家集畧

馮文簡

晁昭德唐質肅

劉忠肅父子

陳忠肅

耕文定

陳秦國

劉子平

杜普州

陸梭山兄弟

元

英宗

費榮敏

明

累朝家法

鄭義門

尤文度

黃給事

彭香山丞

鄭忠肅

孫助教

王忠肅

王都督

劉文恭

劉忠愍

張參議

黃侍郎

劉憲副子忠宣

白康敏

林用賓

萬拙庵

董大參

羅文莊

陳恭愍

吳長卿

石郡守

秦樂易

胡敬齋

張洞雲

韓太傅

王心齋父子

朱沙河父子

楊長史

許忠節

唐襄文

趙廣德

萬古齋

李文節

王國陽

梅禹金

範家集畧

身目三

身範小引

易家人初九。閑有家。上九。有孚。威如終吉。夫子曰。威如之吉。反身之謂也。此秦子六範託始範身之意。歐陽卷載石奮父子。夫奮年十五侍高祖。高祖與語愛其恭敬。及後父子貴顯。恭謹無與比。竇太后以儒者多文少質。曰。今惟萬石君家不言而躬行。然則恭謹雖其天性然也。漢廷文學。瞠乎後矣。志脩齊者。亟務端本哉。

冷溪成梁識

漢

萬石君

萬石君名奮。其父趙人也。姓石氏。文帝時太子太傅。及孝

範家集畧

身一

景卽位。以爲九卿。迫近憚之。徙奮爲諸侯相。奮長子建。次子甲。次子乙。次子慶。皆以馴行孝謹。官皆至二千石。初景帝曰。石君及四子皆二千石。人臣尊寵乃集其門。號奮爲萬石君。孝景帝季年。萬石君以上大夫祿老於家。歲時過宮門。闕必下車趨。見路馬必式焉。子孫爲小吏。來歸謁。萬石君必朝服見之。不名。子孫有過失。不譙讓。爲便坐。對案不食。然後諸子相責。因長老肉袒固謝罪。改之乃許。子孫勝冠者在側。雖燕居必冠。申申如也。僮僕訢訢如也。唯謹。上時賜食於家。必稽首俯伏而食之。如在上前。其執喪哀戚甚悼。子孫遵教亦如之。萬石君家以孝謹聞乎郡國。雖齊魯諸儒質行。皆自以爲不及也。長子建爲郎中令。少子

慶爲內史建老白首萬石君尙無恙建爲郎中令每五日洗沐歸謁親入子舍竊問侍者取親中裙廁褌身自浣滌復與侍者不敢令萬石君知以爲常萬石君徙居陵里內史慶醉歸入外門不下車萬石君聞之不食慶恐肉袒請罪不許舉宗及兄建肉袒萬石君讓曰內史貴人入閭里里中長老皆走匿而內史坐車中自如固當乃謝罷慶慶及諸子弟入里門趨至家萬石君以元朔五年中卒長子郎中令建哭泣哀思扶杖乃能行歲餘建亦卒諸子孫咸孝然建最甚甚於萬石君舉齊國皆慕其家行不言而齊國大治

于廷尉

範家集畧

身二

于定國東海剡人也甘露中爲丞相封西平侯始定國父于公閭門壞父老方共治之于公謂曰少高大門閭令容駟馬高車我治獄多陰德未嘗有所冤子孫必有興者至定國爲丞相子永爲御史大夫封侯傳世卒如其言云

卜大夫

御史大夫卜式本以田畜爲事有少弟弟壯式脫身出獨取畜羊百餘田宅財物盡與弟式入山牧十餘年羊致千餘頭買田宅而弟盡破其產式輒復分與之

疏太傅

疏太傅廣東海蘭陵人也太子每朝因進見太傅在前兄子少傅受在後並爲師傅朝廷以爲榮在位五歲太子年

十二通論諸孝經廣謂受曰吾聞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功遂身退天之道也今仕宦至二千石官成名立如此不去懼有後悔如父子相隨出關歸老故鄉以壽命終不亦善乎受叩頭曰從大人議卽日上疏乞骸骨上以其年篤老皆許之加賜黃金二十斤皇太子贈以五十斤公卿大夫故人邑子設祖道供張東都門外送者車數百輛辭決而去及道路觀者皆曰賢哉二大夫或歎息爲之泣下廣旣歸鄉里日令其家共具酒食請族人故舊與相娛樂居歲餘廣子孫竊謂其昆弟老人廣所信愛者請立產業基地老人暇爲言廣曰吾豈老諄不念子孫哉顧有舊田廬令子孫勤力其中足供衣食復增以贏餘祇教其惰耳賢而

範家集畧

身三

多財則損其志愚而多財則益其過且富者怨之府也吾旣無以教子孫不欲益其過而招怨且此金者以惠老臣耳吾與族黨共饗以盡餘年不亦可乎

劉彭城

劉審禮父母歸葬徒跣血流行路咨歎審禮爲吐蕃執特詔令其庶弟易從省之旣至審禮卒易從晝夜哭不止吐蕃哀其志還父屍徒跣萬里扶護以歸見者流涕

鄧太傅

鄧禹子十三人各使守一藝教養子孫爲後世法

楊太尉

楊震性廉子孫常蔬食步行或欲令開產業震曰使後世

稱爲清白吏子孫以此遺之。不亦厚乎。靈帝謂震孫奇曰。卿強項。眞楊震子孫。

魏喬卿

魏霸濟陰人。爲鉅鹿太守。妻子不到官舍。念兄嫂在家勤苦。而獨尊樂。故常服纈糲。不食魚肉。婦親蠶桑。子躬耕。與兄弟子同苦樂。鄉里慕其行化之。

蔡中郎

蔡邕性篤孝。母滯病三年。自非寒暑節變。未嘗解襟帶。不寢寐者七旬。與從父從弟同居。二世不分財。鄉黨高其義。

淳于議郎

淳于恭字孟孫。兄崇卒。恭養孤幼。教訓學問。有不如法。反範家集畧

自捶以感悟之。兒慚改過。

梁伯鸞

梁鴻高節。勢家傾慕。多欲女之。鴻竝絕不娶。同郡孟氏有女。曰孟光。壯肥而黑。擇對不嫁。至年三十。父母問其故。曰。欲得賢如梁伯鸞者。鴻聞而聘之。女求作布衣麻縷織績之具。後去吳依大家皋伯通。居廡下。爲人賃舂。每歸。妻爲具食。舉案齊眉。伯通察而異之。曰。彼傭。能使其妻敬如此。非凡人也。

張子孝

張湛矜嚴好禮。居處必自脩整。雖遇妻子若嚴君。

馮君卿

馮良志行高潔。非禮不動。遇妻子如君臣。鄉里以爲儀表。

韋京兆

韋林好學。爲諸生。帶經耕鋤。妻自餉之。雖在田野。相對如賓客。

仇季智

仇覽雖在燕居。必以禮自整。妻子有過。免冠自責。妻子庭謝。覽冠乃敢升堂。

姜伯淮

姜伯淮肱。與二弟仲海。季沔友愛篤至。每共被覆。及各娶妻。兄弟相戀。不能別。爲遞往就室。肱嘗與季江俱詣郡。夜於道遇盜。欲殺之。肱曰。弟年幼。父母所憐。又未娶。願殺身。範家集畧

濟弟季江曰。兄年德在前。乞自受戮。以代兄命。盜遂兩釋之。奪其衣資。既至郡。郡守見肱無衣服。怪問其故。肱荅以他辭。終不言盜。盜聞而感悟。後乃求見謝罪。

魏

王兖州

兖州刺史王昶。爲人謹厚。名其兄子曰默。曰。沈名其子曰渾。曰。淡。曰。吾使汝曹顧名思義。不敢違越也。

吳

顧元歎

顧雍性凝澹。孫權召雍父子及其孫譚飲。譚時爲選曹尚書。見任貴重。是日孫權飲極懼。譚醉三起舞。舞又不止。雍

內怒之明日名譚訶責之曰君王以含詬爲德臣下以恭謹爲節舞不復止雖係酒後亦由恃恩損吾家者必汝也

晉

何穎考

何曾閨門整肅年篤老與妻相見必正衣冠嚴對如賓已南面妻北面再拜上酒酬酢畢便出歲不過再三

劉祭酒

劉殷字長盛有子七人各受一經一門之內七業俱成

庾穎川

庾袞父戒以酒袞嘗醉自責曰子廢先人之戒其何以訓人乃於父墓前自杖三十

範家集畧

身六

胡荊州

胡質爲荊州刺史子威自京師省之停舍中十餘日告歸質賜絹一疋威跪曰大人清高從何得絹質曰吾是俸餘姑以與汝耳

陶靖節

陶淵明爲彭澤令不以家累自隨送一力給其子書曰汝旦夕之費自給爲難今遣此力助汝薪水之勞此亦人子也可善遇之

呂元瑜

呂僧珍以販葱爲業及貴兄子求官於元瑜曰汝等自有常業但當速歸葱肆耳不聽

南宋

蔡祠部父子

祠部尚書蔡廓奉兄軌如父家事大小皆諮而後行公祿賞賜一皆入軌有所資須悉就典者請焉從武帝在彭城妻邵氏書求夏服時軌爲給事中廓荅書曰知須夏服計給事自應相供無容別寄○興宗廓之子初廓罷豫章歸起二宅東宅先成以居兄軌子宅未立而廓亡後軌罷長沙還遺錢五十萬補宅興宗時年十歲白母曰一家由來豐儉必共今日宅價不宜受母悅而還之軌慚謂其子談曰我年六十行事不及十歲小兒蓋其識量高卓自幼然矣

範家集畧

身七

謝宏微

宏微名密家本貧素而嗣父混甚豐然絕無所預惟受圖書數千卷混於羣從中獨器宏微號曰微子宏微綜理其家卽一錢尺帛無私入混長女適殷敬敬素好撝撝宏微所不取敬恣取之至併奪妻妹所應得者內人悉化宏微之讓一無所競宏微舅劉湛嘗謂曰天下事亦應有裁檢卿一切不問何以居官宏微笑而不荅或曰以謝氏世資充殷君一朝戲責亦何異棄物江海以爲庶宏微曰親戚爭財於事甚鄙內人尚能無言吾何可道之使爭

南齊

王尚書令

王僧虔固辭開府。謂兄子儉曰：汝任重於朝，行登三事，我若復有此授，乃是一門有二台司。吾實懼焉。累月不拜。儉作長梁齋，制小過度。僧虔視之不悅，竟不入戶。儉卽日毀之。

王長史

長史王騫，太尉儉之子，至性凝簡，不狎當世。嘗語諸子曰：吾家門戶，所謂素族，自可隨流平進，不須苟求。

陳刺史

陳顯達爲江州刺史，自以門寒位重，每遷官，常有愧懼之色。戒其子勿以富貴陵人。諸子猶事豪侈。顯達曰：麀尾繩拂，是王謝家物，汝不須捉此，取而燒之。

範家集畧

身八

柳彥緒

柳世隆盛事墳典，安貧守分。張緒曰：君當以清名遺子孫。耶。荅曰：一身外何所須？子孫不才，將爲爭府，如其才也不如一經。

北魏

楊延慶

楊播字延慶，宏農人。弟椿字延壽，津字羅漢。家世純厚，並敦義讓。昆季相事有如父子。播性剛毅，格津恭讓。兄弟旦則聚於廳堂，終日相對，未曾入內，有一美味不集不食。廳堂間往往幃幔，隔障爲寢息之所，時就休偃，還共談笑。椿年老，曾佗處醉歸，津扶侍還室，仍假寢閣前，承候安否。椿

津年過六十，茲登台鼎，而津常旦暮參問。子姪羅列階下，椿不命坐，津不敢坐。椿每近出，或日斜不至，津不先飯。椿還然後共食。食則津親授匙箸，味皆先嘗。椿命食然後食。津爲司空時，府主引寮佐人就津求官，津曰：此事煩家兄主裁，何爲見問？家之內，男女百口，人無間言。近世希有也。

李僕射

僕射李冲兄弟六人，四母所出，頗相忿鬪。及冲貴，封祿，恩賜皆與共之。內外驩睦，父亡後同居十餘年，更相友愛，久無間然。皆冲之德所化也。

北齊

範家集畧

身九

劉刺史

南汾州刺史劉豐，八子俱非嫡妻所生，每一子所生喪，諸子皆爲服制三年。武平中，暉所生喪，諸弟並請解官，朝廷議而不許。

北周

韋絳州

韋世康，孝寬子，恬素好古，不以求榮懷。任絳州刺史，貽其子弟書曰：吾宿沾纓弁，驅馳不已，四紀於茲，志除三惑，心慎四知，奉不貪以爲寶，處脂膏而莫潤。今耄雖未及，壯年已謝，霜早梧楸，風先蒲柳，祿豈須多，防滿則退，年不必暮，有疾便辭。其雅致如此。性孝友，以諸弟並隆貴，獨季弟

世約宦塗不達。乃舉父昔時田宅盡推與之。

隋

牛里仁

牛宏爲吏部尙書。弟弼嘗醉射殺宏駕車牛。宏還宅。妻迎謂曰。叔射殺牛。宏無所怪問。惟荅曰。作脯坐定。妻又曰。叔射殺牛。大是異事。宏曰。已知。顏色自若。讀書不輟。

趙齊州

趙軌少厲行檢。夙以清苦聞。文帝時爲齊州別駕。所居東鄰有桑椹落其家。軌令悉拾歸其主。仍誡其子曰。吾寧以此求名。意非機杼間物。不願侵人耳。

田雁門

範家集畧

第十一

田真與弟廣弟處。偶因婦言欲議分居。庭有一荆。同本甚茂。經宿忽萎。黃真大驚曰。荆尚然。況兄弟乎。遂不分。荆復舒茂。

唐

肅宗

肅宗爲太子時。嘗侍膳。尙食置熟紐有羊臂臠。上顧使太子割。肅宗旣割。餘汚漫在刃。以餅潔之。上熟視不懌。肅宗徐舉餅啖之。上甚悅。謂太子曰。福當如是愛惜。

房涇陽

房彥謙爲涇陽令。家有舊業。所得俸錢。皆以周恤親友。雖致屢空。怡然自得。嘗謂其子元齡曰。人皆因祿富。我獨以

官貧所遺子孫在於清白爾。

王相國

珪子敬直尙南平公主。是時諸主下嫁。恃貴未嘗行見舅姑禮。珪曰。主上循法度。吾當受公主謁。豈爲身榮。將以成國家之美。於是與夫人坐堂上。主執笄盥饋乃退。其後公主降。皆備婦禮。蓋珪寔作始云。

劉義門

劉君良。瀛州樂壽人。累世同居。兄弟至四從。皆如同氣。尺布斗粟。相與共之。隋末。天下大饑。盜賊羣起。君良妻欲異居。乃自取庭樹烏雞交置巢中。於是羣鳥大相與鬬。舉家怪之。妻乃說君良曰。今天下大亂。爭鬬之秋。羣鳥尙不能聚居。而況人乎。君良以爲然。遂相與析居。月餘。君良知其謀。夜攬妻髮罵曰。破家賊乃汝耶。悉召兄弟哭而告之。立逐其妻。復聚居如初。鄉里依之以避盜賊。號曰義成堡。

範家集畧

第十一

郭汾陽

郭汾陽子儀。禁無故軍中走馬。南陽夫人乳母之子犯禁。都虞候杖殺之。諸子泣訴。子儀叱遣之。已而歎曰。子儀諸子皆奴才也。不賞父之都虞候。而惜母之乳母爲。

裴相國

裴坦爲相。性儉素。其子娶楊收之女。資給豐厚。器用多犀玉。坦見之盛怒。命壞之曰。殃我家矣。收終以賄賂而坦號太平宰相。

陽道州

陽城一生誼不娶謂其弟曰。一娶即間外姓。吾兄弟將遂陳。二弟化之亦皆不娶。山東節度府高其誼遣使遺五百緡。且戒勿返城固辭使者委而去。城絨置之。會里人鄭俶貧不能葬。遂舉緡與之。其獨行多類此。

柳河東

柳公綽京兆華原人。十八登第。雖少雋。乃性謹重。動循禮法。嘗爲京兆尹至刑部尚書。檢校左僕射。卒贈太子太保。諡曰成。公綽天資仁孝。丁母喪。三年不沐浴。事後母薛謹甚。在公卿間。最名有家法。非朝謁日。平且輒出小齋。諸子皆束帶晨省。公綽決私事。接賓客。與弟公權及羣從弟再範。家集畧

身十二

會食皆不離小齋。自且達暮。燭至。命子弟一人讀經史。一過訖。及講議。居官治家之法。或論交。或聽琴。至人定鐘寂。然後歸寢。子弟復昏定於中門。凡二十餘年。如一日也。歲饑。飯不過一食。諸弟子平時皆蔬食。曰。昔吾兄弟侍先君爲丹州刺史。以學業未成。不聽食肉。吾不忍忘。姑姊妹姪有孤嫠者。雖疎遠。必擇婿嫁之。皆淡泊。曰。必待資裝豐備。何如嫁不失時。居外藩。子來省入境。郡邑未嘗知也。子仲郢端嚴好禮。起居一遵父法。事叔父權如事父。非甚病。見公權未嘗不束帶。出遇于路。必下馬端笏立。候過乃敢上。公權暮歸。必束帶迎馬前。公權屢以爲言。仲郢終不以官達故少改也。三爲大節鎮。廩無良馬。衣不薰香。私居未嘗

不拱手。內齋未嘗不束帶。退公布卷。晝夜不捨。境內有孤貧寡女。必爲選婿。出俸金嫁之。子珪璧皆登進士。珪早卒。璧至諫議大夫。又子玘以蔭至御史大夫。皆清直有父祖風。公權。綽之弟也。舉進士累官河東郡公。卒贈太子太師。亦直諫名德。當世言家法者。必歸柳氏云。

杜魏侯

杜暹藏書皆有題跋。曰。清俸買來手。自校子孫讀之。知聖教。需及借人爲不孝。

後晉

許州人

許州富人有玉帶。長從簡欲之。而不可得。遣二卒夜入其

身十三

家。殺而取之。卒夜踰牆隱木間。見其夫婦相待如賓。二卒歎吾今欲奪其寶而害斯人。吾必不免。因躍出告之。使其速以帶獻。踰垣去不知所之。

宋

藝祖

藝祖受命三年。密鑄一誓碑於太廟夾室。門鑰嚴封。用黃縵蔽之。敕有司自後歲享及新君即位。謁廟禮畢。請讀誓辭。只許小黃門不識字者一人從。餘皆遠立庭下。卽腹心大臣如趙韓王輩。亦不知所誓何事。靖康之變。犬戎入廟。取法物去。門皆洞開。人得縱觀誓辭。辭只三行。一云。柴氏子孫有罪。不加刑。縱犯謀逆。止於獄中賜盡。不得市曹刑。

戮亦不得連坐支屬。一云不得殺士大夫及上書言事人。一云子孫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其善後詒謀如此。

度宗

度宗祺生而內慧。七歲始言。言必合度。理宗奇之。理宗宗法甚嚴。帝爲太子。雞初鳴。卽問安。再鳴。回宮。三鳴。往會講所。參決政事。退入講堂。講官講經。次講史。終日手不釋卷。日將晡。復詣榻前。起居理宗。或問今日講何經。答之。是則賜坐。賜茶。否則爲之反覆剖晰。又不通。則繼以怒。明日須更覆講。如是者率以爲常。

陳江州

義門陳兢十三世同居。長幼七百口。不畜僕妾。惇睦無間。

範家集畧

身十四

言每食必羣坐廣堂。未成人者別爲一席。開寶初。兢羣從千口。嘗苦食乏。詔本州每歲貸粟二千石。給之後。兢死。其從弟旭每歲止受貨粟之半。會歲儉。穀貴。或勸令全受之。可邀善價。旭曰。朝廷軫恤家乏食。安得見利忘義。爲罔上之事乎。太宗嘉其廉。遣中使資御書以賜。

裴會稽李信州許江州洪南康四家

宋世自兢家外。猶有會稽裴承詢。十九世同居。信州李珣。十五世同居。十世至四五世者不下十餘族。江州許祚。亦以族蕃。食不給。詔歲貸粟千斛。南康洪文撫六世義居。築書舍。招來遊學之士。至道中。遣使齎御書以賜。又撫命弟文舉入謝。太宗飛白書義居人三字特賜之。

寶學士

儼性嚴重。家法整肅。每對客坐。二侍郎。三起居。四參政。五補闕。皆侍立焉。

王文正

王公且以儉約勵子弟。使富貴不爲驕侈。兄子睦欲求舉進士。公曰。吾嘗以太盛爲懼。其可與寒士爭進。至其薨也。子素猶未官。公不置田宅。曰。子孫當各念自立。何必田宅。置之。徒使爭財爲不義耳。公奉身至薄。所居甚陋。眞宗嘗欲治之。公以先人舊廬懇辭而止。公爲相。退食必召諸子。使之席地聚食。乃語左右曰。剩與菜喫。此輩生長公相家。已驕矣。不可使不知淡薄之味。公嘗陪祀東封。有子爾已好華如此。欲壞清風。我死。望汝輩純素難也。亟命送還而易之。

李文正

李公昉家子孫數世。二百餘口。猶同居共爨。田園邸舍所收。及有官者俸祿。皆聚之一庫。計口日給餅飯。婚姻喪葬。所費皆有常數。分命子弟掌其事。

李文靖

沆內行修謹。終日危坐。未嘗跛倚。治第封丘門內。廳事僅容旋馬。或病其太隘。弟維及戚屬爲言之。沆曰。身食厚祿。時有橫賜。計橐裝亦可治。但念內典以此世界爲缺陷。安

得圓滿。若市新宅。須一年繕完。人生朝暮不可保。巢林一枝。聊足棲息。安事豐屋爲。

范文正忠宣

范公仲淹。門下多延賢士。如胡瑗。孫復。石介。李覲之。徒與公從遊。晝夜肄業。置燈帳中。夜分不寢。後公貴。夫人猶收其帳。頂如墨色。時以示諸子孫曰。爾父少時勤學燈烟迹也。公平生好施與。擇其親而貧疎而賢者。咸施之。方貴顯時。於其里中。買負郭常稔之田千畝。號曰義田。以養羣族之人。日有食。歲有衣。嫁娶凶葬。皆有贍。擇族之長而賢者一人主其計。而時其出納焉。初公之未貴顯也。嘗有志於是。而力之未逮者二十年。既而西帥。以至參大政。始有範家集畧

身十六

祿賜之。入終其志。公既沒。後世子孫脩其業。如公存也。公雖位充祿厚。而貧終其身。既沒之日。身無以爲殮。子無以爲喪。惟以施貧活族之仁遺之後而已。公在睢陽。遣子純仁載麥五百斛。純仁時尙少。既次丹陽。逢石延年。延年曰。三喪在淺土。欲葬不得。奈何。純仁卽以所載麥舟付之。而單騎自長蘆捷徑到家。後公見純仁曰。東吳見故舊否。曰。曼卿爲三喪未舉。畱滯丹陽。時無郭元振。莫可告語。公曰。何不以麥舟與之。純仁曰。已付之矣。純仁官至宰相。謚忠宣。前後任子恩多。先疎族平生自奉養無重肉。不擇滋味。麤糲每退自公。布衣短褐。率以爲常。自少至老。自小官至達官。始終如一。公娶婦將歸。或傳婦以羅爲幃幔。

者。公聞之不悅。曰。羅綺豈幃幔之物耶。吾家素清儉。安得亂吾家法。敢持至。當火于庭。子正平勤苦學問。操履甚於貧儒。結課覺林寺。去城二十里。忠宣當國時。徒步往來。人不知爲丞相子。

賈參知父

黃中五歲時。其父玘每旦必令正立展書卷。比之謂之等身書。課其誦讀。黃中六歲舉童子科。七歲能屬文。觸類賦詠。父恆食之蔬食。曰。俟業成。乃得食肉。十五遂舉進士。授校書郎。累官參知政事。時父已沒。太宗召見其母王氏。命坐。謂曰。教子如是。眞孟母矣。爲作詩以賜。

韓忠獻

範家集畧

身十七

韓魏公琦。合宗族百口。衣食均等。無異嫁孤女。十餘人養育諸姪。比於己子。所得恩例。先及旁族。逮其終。子有褐衣未命者。追責祖塋。上及五世。皆買田植松楸。公一日至諸子讀書堂。枕邊有一劍。公問何用。儀公云。夜間以備緩急。公笑曰。使汝果能擊賊。賊死於此。何以處之。萬一奪入賊手。汝不得爲完人矣。

富文忠

公名弼。治家嚴整。居洛時。每早作。放中門鑰入。瞻禮家廟。對夫人如賓客。子孫不冠帶。不見子舍女僕。咸不得互相往來。閨門肅如也。劉器之云。公年八十。書坐屏云。守口如瓶。防意如城。

韓忠憲

韓公億知亳州次子爲西京判。謁告省觀。公喜置酒召僚屬。俾諸子隅坐。忽問西京有疑獄奏讞者。其詳云何。舍人思之未得。遂索杖大詬曰。汝倖貳一府事。無巨細皆當究心。大辟尙不能記。則細務不舉可知。必欲撻之。衆竇力解方已。

呂相國

呂微仲作相。其兄進伯自外郡還。相與坐東府堂上。夫人自廊下降。皆趨參。以二婢掖侍而前。進伯遽回。宰相夫人不須拜。微仲解其意。叱二婢使去。而夫人獨拜於赤日中。盡禮而退。進伯畧不顧勞。聞者服其家法之嚴。

範家集畧

馮文簡

馮公京登第時。張堯佐倚外戚。欲棄以女使卒。擁入其家。頃之中人以酒殺至。具示以奩資甚厚。京固辭曰。老母已議王氏終弗就。

晁昭德唐質肅

昭德晁氏。世多賢者。自蔡京專國。晁氏子姓皆安於外官。唐公子嘉問紹聖初至京師。謁時相。見一人朱衣象笏。爲典客所拒。匍匐從門闖下。入歎曰。士大夫沮喪廉恥。一至此乎。拂衣徑去。蓋家世習熟見聞。故能自立若此。

劉忠肅父子

摯兒時。父居正課以書。朝夕不少間。或謂曰。君止一子。獨

不可少寬耶。居正曰。正以一子。不可縱也。華嗜書。家藏書多。自警校得善本。必手自抄錄。少究心三禮。晚又好春秋。考諸儒異同。辨其得失。其教子孫。每曰。士先器識。一號爲文人。無足觀矣。後爲倖卞所傾。中以同文獄幾不免。公家法儉素。閨門雍睦。凡冠巾衣服制度。自先世以來。常守一法。不隨時增損。故承平時。其子弟雜處士大夫間。望而知爲劉氏。

陳忠肅

陳公瓚雖閒居。容止常莊。言不苟發。雖盛暑。見子孫輩。未嘗不正衣冠。一日嘗與家人語。家人問是實否。公退自責者累日。豈吾嘗有欺於人耶。何爲有此問也。公日與家人會食。男女各爲一席。食已。必舉一話頭。令家人答。一日問曰。並坐不橫肱。何也。其孫女方七歲。荅曰。恐妨同坐者。

範家集畧

身十九

胡文定

胡公安國每晨昏子弟定省。必問何所業。有合意。則曰。士當志於聖人。勿臨淡以爲高。見怠惰不虔。必頓蹙曰。流光可惜。無爲小人之歸。子弟或近燕集。雖夜已深。猶未寢。必俟其歸。驗其醉否。且問所集何客。所論何事。有益無益。以是爲常。公家至貧。然貧之一字。於親故間。非惟口不道。手亦不書。嘗戒子弟曰。對人言貧。其意將何求。汝曹志之。公子寅本弟之子。公子之少。桀黠難制。公閉之空室。閣上有雜木。實盡刻爲人形。公曰。當有以移其心。乃別置書數

千卷其上年餘寅悉成誦不遺一卷尋中進士甲科建炎中疏復讐激切忤時相

陳秦國

秦國公省華生三子堯叟堯佐堯咨皆舉進士第一公尚無恙每賓客至其家伯仲季侍立左右坐客蹙蹙不安秦國笑曰此兒子輩爾故天下皆以秦公教子爲法

劉子平

劉宰號漫堂先生每月且必治湯餅會族曰今日之集非以酒食爲禮也尋常宗族不睦多起於情意不通間言入焉今月必會飲有善相告有過相規有故相抵牾者彼此一見亦相忘於杯酒從容間豈小補哉有不至者必再範家集畧

身二十

三招之曰寧適不來微我弗顧

杜普州

杜孟遊太學因童貫蔡京用事憚然而歸嘗訓子孫曰忠孝吾家之寶經史吾家之田時號爲寶田杜氏

陸梭山兄弟

陸九韶學問淵粹隱居山中晝之言行夜必書之其家累世同居推一人最長者爲家長一家事成聽命焉歲選子弟分任家事凡田疇租稅出納庖爨賓客之屬一一各有主者九韶作訓戒詞爲韻語每晨與家長率眾子弟謁先祠畢則擊鼓誦訓詞使列聽子弟有過家長會眾子弟訓責之不改則撻之終不改度不可容則言於官府屏之遠

外訓附後

擊鼓三疊子第一人唱云聽聽聽勞我以

生天理定若還懶惰必饑寒莫待饑寒方怨命虛空自有神明聽又唱云聽聽聽衣食生身天付定酒肉貪多折人壽經營太甚違天命定定定

元

英宗

英宗嘗御大安閣見太祖世祖遺衣皆以縑木縣爲之重加補綴嗟歎良久謂侍臣曰祖宗創業艱難服用節儉如此朕敢頃刻忘之

費榮敏

公爲福建宣慰使器宇宏厚不以富貴驕人家之量衡無

範家集畧

身廿一

二致刻銘于斛之四面曰出以是入以是子孫永如是其

明

果朝家法

嘗聞尙衣縫人云上教宗近體衣俱松江三梭布所製本朝家法如此太廟紅紵絲拜褥立脚處乃紅布其品節又如此今富貴家佻達子弟乃有以紵絲綾段爲裙者其暴殄過分亦已甚矣

鄭義門

義門鄭氏者婺浦江人也冲素處士綺實始創家規教子孫無異爨六傳至文嗣文泰而家益昌元正大中詔旌門

至元中復家。文嗣卒。德璋子太和主家政。正方端怒。嚴而有恩。家庭中。如公府。子弟有過。雖頒白猶加鞭撻。遇歲時祭享畢。太和坐堂上。羣從子姓皆盛衣冠。鴈行立左序下。以次進。拜跪奉觴上壽畢。皆肅容拱手。自右序趨出。足武相銜。無敢參差者。嗣後鉅鉉相繼主家政。義決仁孚。和氣充牣。過其門者。神暢心怡。家畜兩馬。一馬出一爲之不食。家僅有施愛者。父死亦能喪。其所感如此。入明。曰濟曰洧曰濂曰澁曰沂。皆以行誼聞。濂澁嘗以事至京師。高皇帝召見。稱爲鄭義門。問治家所以。長久之道。對曰。守祖宗家法。不聽婦人言而已。上大稱善。手梨果賜之。已上惠俗習澆僞。益尊顯鄭義門以風天下。詔拔其子弟年三十

範家集

卷廿二

以上者。畢赴闕擢用云。鄭先世嘗列十木櫃。五櫃貯經史訓族子。五櫃貯兵器。備不虞。中榜孝友堂。乃建文君筆也。永樂初。或誣建文君匿其家。遣使廉之。使者未至三日。前堂榜因索朽墜地。撤之。使者至。莫可蹤跡。及發櫃。惟見經史。遂不盡發。事聞。乃斬誣者。噫。使當時堂榜不墜。不撤十櫃盡發。而兵器見焉。則鄭之禍叵測矣。於以見孝友之家。鬼神實陰臨之也。

九文度

九安禮字文度。朝廷授以祭酒。奏曰。臣無德。又命爲都憲。奏曰。臣無才。遂擢爲貴州參議。罷官歸。哭有一子。先生命之澀掃。執簪以問曰。大人地從何處掃起。可見其家謙厚

之風也。

黃給事

國朝風氣淳朴。有父兄于子弟。惟恐讀書見徵者。常熟人黃鉞。字叔揚。少穎嗜學。而家無書。日遊書肆中。借觀之。或竟日不歸。國初法峻。士不樂仕。人文遁逸。詔下多方求賢。鉞父見鉞好學甚。恐不免數徵之。弗爲。乃令督耕葛澤陂田舍間。鉞託市鹽酪。二日入城。借書親知問。沿道披閱。至陂輒盡。每以爲恨。隱者楊潑。避雨泊舟。鉞舍旁。見鉞倚簷讀書。就視之。曰。豎子學如此哉。日讀幾何。對曰。苦無書讀耳。過目不忘也。潑曰。我有書藏洋海店。架插不下萬卷。豎子能從吾遊乎。鉞喜。從潑入舟。至其舍。乃令其子福範家集

卷廿三

與鉞同業。三年盡其書。縣聞之。辟賢良。潑怨鉞曰。吾遭亂世家。破族散。攜兒耕讀遠郊。以全餘生。以子好學。舉書供業。一何不善。曉并累吾兒耶。鉞徐曰。第毋恐。乃說尹罷福。獨遣鉞試入太學。後官至給諫。與蘇州守姚善。俱死。建文之難。

彭香山丞

公名豫。性簡淡。無他嗜好。惟寶愛其宗譜。與先世手澤文字。滿于拱壁。嘗語其子若孫曰。知愛此。則能愛身矣。間有存其先世及其師劉雲章片文隻字。雖百里外。必奔走求錄之。

鄭忠肅

鄭埜性至孝。爲陝西臬司副使有聲。其父家教至嚴。嘗以俸易一紅褐寄之。父大怒曰。汝掌一方刑名。不能洗冤澤物。乃以此不義之物汚我邪。卽封還。以書責之。埜欲見其父不可得。以父爲教職居閒。因秋閒需典試者。謀於僚友。往聘其父。父怒復以書誚讓。埜捧書跪誦。惶恐無地。後官至尙書。卒死土木之難。

孫助教

公名貞。豐城人。嘗謂學須以靜爲本。因立家教以示法。於是問其燕居之棲。閉諸子其上。親授以經。諸生效之多。成材者。子曰。良時爲御史。與公同居。每夕歸。必問今日治何獄。當則喜。有不當。輒切責之。曰。恭爲編脩。分月俸致養。卒。不入升斗爲己費。壽以欽賜銀幣。不發封。輒還之。而報以書曰。我俸恆足。爾宜自養爾廉。勿復致也。

王忠肅

王公勣。官吏部尙書。忠清爲英皇所信任。仲孫廕入監。將應秋試。以有司印卷白公。公曰。汝才可登第。吾豈忍蔽之哉。如汝誤中策。則妨一寒士矣。且汝有所得。仕何必強所不能。以幸冀非分耶。裂卷火之。又一女嫁爲畿輔某官妻。夫人甚愛女。每迎女。婿固不遣。悲而語女曰。而翁掌銓。遷我京職。則汝朝夕侍母。且遷我如振落葉耳。而固恠者何。女寄言於母。夫人一夕置酒。跪白之。公大怒。取案上器擊傷夫人。出駕而宿於朝房。旬乃還第。婿竟不調。其公執如

此。

王都督

公名信。沈毅簡重。被服儒素。出入省驛。從人莫敢犯。歷鎮大邦。不營私產。嘗曰。儉足以久。死之後。不以侈累子孫者。我所遺也。諸子稍有違禮。則怒色終日。不命之見。不敢見。總兵權者。皆爲子弟奏官。公但令讀書自力。無他求。

劉文恭

劉公鉉。家訓素嚴。仲子澣以進士使南方。戒之曰。見利毋苟得也。比還。閱其衣篋。無他。乃喜曰。無玷吾門矣。

劉忠愍

劉公球。事兄甚謹。同居合食。始終無間言。從弟珙爲莆田。範家集畧

令。奉夏布一疋。卽日封還。貽書戒曰。守清白以光前人。此非所望於賢弟者。

張參議

張如宗。大名人。以貢士奉詔巡行眞定諸郡。問民疾苦。擢四川參議。子倫登天順丁丑進士。遂投劾還故里。躬鋤蔬畦。灌園自給。倫官太原太守。便道歸省。郡太守過侯。畱與飲。倫持饌上饌。鞠躬待命。如童子禮。饌既具。卽退立廡下。太守邀侍席。倫退走不敢當。如宗謝曰。幸君侯過敝廬。老夫第主之。吾兒特將酒耳。郡太守惶恐起去。乃不得已始賜品食。廡下。竟不敢側席。

黃侍郎

公名孔昭沈靜自守厚倫睦族以舊居讓弟女弟貧割俸金給之立義塾擇族子弟爲師歲出束脩爲之助

劉憲副子忠宣

公名仁宅卽忠宣父也以廣西憲副歸囊惟七金而已正統庚申楊文定以展墓歸里公時爲御史在京文定過華容便造其家問其子大夏曰汝父在否曰在道中未回曰汝母安在曰適鄰家磨麵去矣乃起徧視家中所有大夏引詣寢室見牀上惟蒲蓆布被喜曰所操若是可稱眞御史矣遺事猶爲鄉里傳誦云己巳四月忠宣到配所披堅執銳與卒伍同人問何不挈親子姓待行公曰吾仕宦日不能爲子孫乞得一官今充軍老死願令子孫補伍豈

範家集

身廿六

人情所安耶因摘所示子侄句云報國未能平海宇充軍終是累兒孫公教子讀書兼力農嘗督耕雨中曰習勤忌勞習逸成惰吾困之將以益之也或勸公爲子乞恩曰此固國典然以待賢有功者某何敢哉公族人以公長子祖生已故孫如愚當蔭公不阻其進不促其行不作朝中故舊書第云到京日先見西涯李閣老必有所處正德丁卯如愚到京見西涯時劉瑾方用事西涯云爾祖正人謹方忌之其機無由發也爾入監禮部必請旨本內必及爾祖名瑾見之媒孽平生吾見其禍未見其福也瞞令速歸如愚至家公喜曰西涯愛我一至於此是

白康敏

公名昂雖位極公孤而左右無勝妾於孝友尤篤少時繼母王夫人有疾每夕稽顙北辰旣而果瘞念弟昇早逝恤其二孤訓迪備至三品以上得蔭子入太學舍其子而與姪人九難之在兵部時推范文正公遺意置田若干畝以贍其族貧者或給之耕具立義學二一集族之稚爲正字畫句讀一集其秀者授之舉業又立祭田若干歲時三祭自始祖以下咸預祭畢譙長幼又設藥局儲善藥鄉之疾病者多歸焉

林用賓

公名觀字用賓莆田林氏之祖也嘗遇一異人待之甚謹一日異人語公曰近見一嘉地葬之者公卿等於麻栗慮君福德未足以當奈何公曰吾德則薄但得此地而與我宗人共之豈無一人足當之者異人歎曰卽此一念福德固甚厚矣遂告之處公取族二十四骸與其親偕葬焉後生子元美登進士爲撫州守孫瀚曾孫廷彬廷機元孫濂俱官至尙書公累贈光祿大夫太子太保今子孫科第甚眾

範家集

身廿七

萬拙庵

公子衣成進士授刑部主政公布衣小帽不改其常逮覃恩封受冠帶謝恩拜祖先畢卽珍藏之仍舊衣帽曰此我鏡中面目我安山農之分勿復相苦

董大參

公名朴。大父曰應軫。解元官。愈憲丈夫子。七蟬聯科第。有
 並時爲南北御史者。獨公父未仕。公少魯。攻苦誦讀。日不
 能識數行。鄰父見而憐之。謂其父曰。郎君不慧。讀書非其
 質也。奈何苦之。曷不令牧耶。公聞之。憤巧工畫一牧子牧
 半置座右。益奮勵。堅苦力學。比長而發慧。成化甲辰。遂成
 進士。以文學顯。累官大參。公中年家居。時按楚直指使者
 公門人也。其秋當主監臨。欲申公子。先時密封所擬秋試
 經旨寄公。公覽而火之。竟不以示子。子故亦績學。負雋材
 者。後科遇別直指監臨。亦卒中。衣是爲士教號三泉公。參
 江藩時。三泉公爲舉人家食遺僕候公宦邸。公問舉人家
 居何爲。僕對云。里中比年大祲。餓殍塞途。舉人日募工瘞
 龍家集

若此公晚歲。豫爲宅兆。豫製挽歌。中有平生師魯叟。死不
 憚閭羅之句。三泉公選爲蜀別駕。己丑歲。以公務至京。其
 年新第進士黃劉陳三公候之邸。公胥令之侍坐。首戒之
 曰。慎勿輕買田。吾舉人時。爲人欺買田數畝。累甚其謹識
 之。嗣陞州守。宦十數年。許僅一青布袍一革靴耳。赴任時
 諸子請曰。大人平生志節。兒輩能諒一切生事。不敢少與
 第念大人年高。蜀中多美林。後事可爲計也。公曰。唯唯。既
 致政歸。諸子間請於公。公曰。吾聞之人云。杉不如柏也。子
 曰。大人今所具者柏耶。公莞然曰。吾茲載有柏子在種之
 可也。吁。公時子孫振振如是。其所種柏子。遠而蔽陰矣。余
 聞劉端簡師事三泉公。其清節亦有自也哉。

太和羅公欽順。官兩都時。畱冢子視家事。訓飭相繼。如曰
 勢位非一家物。須要看得破。又曰。愛好人窮。貪嚼不爛。人
 以爲確論。仲子謁選。未嘗通書。故舊瀕行。酌卮酒訓之曰。
 前程有分定。惟安義命。便是比授官有期。欲圖南方。以便
 省問。乞公一達。相知。公復之曰。數字本不惜。但似於信命
 欠確耳。竟不與。惟作行誨授之。而諄諄於忠信篤敬云。

吳長卿

公名宗元。山陰人。父母沒。惟教子孫毋析居。乃可以繼先志。詣浦陽鄭義門謁焉。得其家範數千言以歸。力遵行之。庭無閒言。和氣所感。家有犬病。足子啣食哺之。宗元益堅志自力。製家教一篇。訓飭剴切。洪纖無不及。而惠利鄰族之事居多。

石郡守

公名存禮。益都人。質淳厚而剛方。不詭所至。以嚴見憚。人多忌之。家居三十餘年。惟課子耕讀爲務。非公事未嘗一接。顯貴性不樂置生產。每念以清白遺子孫。斤斤然有古人之風。人呼爲萬石君家云。

範家集畧

秦樂易

公名鏞。字國和。重節概。厲廉隅。不妄交遊。足不企公府。教子九篤。子孫化之。脩文守禮。恂恂敬讓。不問而知爲秦氏子弟也。後子涵孫禾梁皆顯。而公不色喜。唐太史順之以爲有萬石君之質行。而輔以齊魯諸儒之文學云。

胡敬齋

先生名居仁。家居。日以悅親爲事。父病劇。嘗糞味苦。疾果愈。兄每外歸。迂於門外。有疾。亦躬調藥。家人化之。篤宗族。訓子姪不倦。

張洞雲

鄧洞雲。張翁甬川。文定公邦奇之父也。公爲學憲時。其廳

事僅二楹。上官過訪不便。旁一楹爲叔之居。適叔有夙適。願售公以倍價買之。將重構焉。告於翁。翁問價幾何。以若干對。翁知其倍也。甚悅。已忽潛然淚下。公訝同歎。歎曰。吾想至日。拆彼屋以豎我柱。使其夫婦何以爲情。公惻然曰。大人寬心。兒當還之。遽抽身取券。翁又止之曰。毋計其銀。已隨手償人去矣。公曰。第併其價勿取可也。翁乃欣然曰。若然。慰我甚矣。呼翁之孝友仁慈。載諸傳誌。此特一節耳。宜其篤生文定。卓然爲一代純臣也。豈偶然哉。

韓太傅

公名文。五十喪耦。獨處一室。雖使婢亦不容入。遇冬寒。令小孫溫足。教其讀書作對。身處極貴。自奉甚涼薄。

範家集畧

王心齋父子

先生名良。子名璧。喪祭必遵古禮。建先祠。置祭田。月朔率子弟肅衣冠致奠。隨考一月中所爲。竟日乃罷。蓋心齋以脩身格物爲鵠。宗順嚴取子。敦孝弟。聯宗族。關於行誼者。毛髮必謹。宛然先人法度中。丞凌海樓疏薦於朝。部擬召用。宗順堅臥自如。臨終。屏婦女毋使近。諭門人子弟親賢講學。語不及私。

朱沙河父子

公名鳳。子名裳。公嘗教之曰。汝當勵清操。無以家爲慮。子一盂飯。一裘一葛而外。於我何有。又曰。古大賢遭坎壈。內抱安天下才。竟泯泯草間。汝幸逢時。其立功爲孝公後以

子貴贈官都御史。子字公垂，諡端簡。端簡爲浙江副使，冬夏惟紗絹袍各一襲，無可更者。夫人荆釵布裙，菜羹糲飯，親操炊汲，迎父就養，同列共製一衣爲壽。父力卻之，其家教方嚴如此。

楊長史

楊和，字節之，爲代府長史。比歸行李蕭然，平生不務蓄積，惟嚴於教子。所至必爲擇師，以講明義理，不專科舉之學也。初掌教徐州路當水陸之衝，名公巨卿道經徐者，必使諸子執贄求教，以聞所未聞。故二子維傑維聰，皆擢巍科，致盛譽爲海內聞人。

許忠節

宸濠之變，許公達不屈，挺立受刑。觀者壯之時，公父家居，聞江西有變，殺一副使，輒爲位易服而哭，怪問之。父曰：必吾兒也。此其素志，今果然矣。

唐襄文

唐公順之，少時卽厭華靡，任宜人衣以鮮衣，赧然不能出門。其後雖貴，未嘗自製一紵衣也。削籍居家，惟著一青布直裰，往來鄉郭，乘一小舟，低首側足，盤膝以坐。見者不知其爲公，往往陵侮。同舟人至不勝忿，公怡如也。家中臥處，惟一板門，冬則置草於其上，以爲溫，有懷翁見之，淚下以銀三錢買一牀與之。公於是始睡牀，而終身亦無厚褥。嘗病，厭借軟褥於所親家，愈卽還之。門生子第從公出入遊。

處不堪其苦，而公獨安之。初喜肉食，無肉則飯不能甘。後連肉不食，經年茹素，卽雞豚牛羊之類，終身不御。其意以衣服居處雖淡，而飲食尙喜甘美，亦能爲心累也。

趙廣德

侍郎葉公鏞云：大司寇方崖趙公大佑，乃祖廣德，守次山公崇賢訓家甚嚴。方崖髫年，夜讀懷炭少許，欲爲烘足之用。祖見之，叱曰：汝少年讀書，當習勤苦，乃爾不能耐寒耶？如霜天雪夜，朝臣待漏，亦不免於苦寒耳。人生未老而享既老之福，則終不老；未貴而享已貴之福，則終不貴。子因思此二語者，真格言也。觀此則方崖公之有今日固有所自，而前輩家教雖細，事要亦可法者耳。

範家集畧

萬古齋

宜興萬公吉，子士亭，士和舉進士。公遺書戒之曰：願若輩爲好人，不願若輩爲好官。

李文節

公名廷機，有仲弟布衣也。大拜後，其弟自家候公。方巾鮮衣以見，公詢家事及寒溫慰勞畢，訝其巾服，因詰以所自。曰：游泮乎？納粟乎？抑九載乎？弟皆曰：否。公曰：旣不出此，則誰不知李九我弟爲布衣而顧易冠服乎？詰以原帽，何在？曰：尙在袖中。公曰：仍冠此，無徇俗也。弟奉命惟謹，了無難色。

王宏陽

王符卿公汝訓家世素饒乃父封公尤善經理每晨起握籌課算至日昃未食故鄉居時虞盜患竟夕或不能寢符卿家食時卽志聖賢之學因勸其父曰天生財以養人之所重則身與心耳大人爲此巖巖者外累其身內累其心古謂厚積者守財處不虛也封公喻一日盡招其遺債者裂券免之夙所積藏視親戚族黨之殺悉捐以散給之里人大悅無煩防守而相翔者息君子以爲符卿純孝哉

梅禹金

公名鼎祚族盛甲於宣邑子弟間佻脫自喜歲時蒸嘗合而聚於祠中會諸長老檢押之面扶其不率者若何事獲縷數之令其愧改故羣數百人聽于族之富貴者而奉範家集畧

身三四

其一言紛解爭熄循循然凜于德讓論者謂才人多無行此語獨于禹金不驗云

範家集畧卷之二目錄

錫山秦坊表行輯

程範

宋

涑水居家雜儀 朱文公童訓 陸梭山家制

袁君載世範

明

鄭義門家範 又家規 王文成學規

孫簡肅家規 陸文定家訓 沈文端社約

高忠憲家訓

條約彙鈔

範家集畧

程目一

蒙南鄉約 海寧許氏家則 湛氏家訓

白沙四禮條件 劉畏所族約 衡陽王氏家訓

守潼宣訓 永嘉張氏族約 河南曹氏家訓

慈谿劉氏族約 呂司寇存古篇

程範小引

釋氏重乎戒律道家嚴于禁忌矧在吾儒言有物行有恆門庭之內可無條約以束之尺度以制之乎表行先生于身範之後隨繼以程範是欲使當前之嘖笑話言世爲儀的也昔霍子孟出則奉車入侍左右出入禁闥二十餘年資性端正止進有常處邸僕射竊識視之不失尺寸程之義類乎是居家而無程是子孟之不若而戒律禁忌反出二氏下也

冷溪成梁識

宋

司馬文正 光居家雜儀節

範家集畧

程一

凡爲家長必謹守禮法以御羣子弟及家眾分之以職授之以事而責其成功制財用之節量入爲出稱家有無以給上下之衣食及吉凶之費皆有品節而莫不均一裁省冗費禁止奢華常須稍存贏餘以備不虞凡諸卑幼事無大小毋得專行必咨稟于家長凡爲子爲婦者毋得蓄私財俸祿及田宅所入盡歸之父母舅姑當用則請而用之不敢私假不敢私與凡子事父母婦事舅姑天欲明威起盥漱櫛總具冠帶味爽適父母舅姑之所省問父母舅姑起子供藥物婦具晨饌供具畢始退各從其事將食婦請所欲于家長退具而供之尊長舉筯子婦乃各退就食丈夫婦人各設食於他所依長幼而坐其飲食必均

範家集畧

程二

一幼子又食于他所亦依長幼席地而坐男坐于左女坐于右及夕食亦如之既夜父母舅姑將寢則安置而退居間無事則侍于父母舅姑之所容貌必恭執事必謹言語應對必下氣怡聲出入起居必謹扶衛之不敢涕唾喧呼於父母舅姑之側父母舅姑不命之坐不敢坐不命之退不敢退凡子受父母之命必籍記而佩之時省而速行之事畢則返命焉或所命有不可行者則和色柔聲具是非利害而白之待父母之訖然後改之若不許苟于事無大害者必當曲從若以父母之命爲非而直行己志雖所執皆是猶爲不順之子況未必是乎凡父母舅姑有疾子婦無故不離側親調嘗藥餌而供之父母有疾子色不滿容不戲笑不宴遊舍置餘事專以迎醫檢方合藥爲務疾已復初凡子婦未敬未孝不可遽有憎疾姑教之若不可教然後怒之若不可怒然後笞之屢笞而終不改子放婦出然亦不明言其犯禮也子甚宜其妻父母不悅出子不宜其妻父母曰是善事我子行夫婦之禮焉終身不衰凡受女婿及外甥拜立而扶之外孫則立而受之可也凡子始生若爲之求乳母必擇良惠婦人稍溫謹者子能食飼之教以右手子能言教之自名及唱喏萬福安置稍有知則教之以恭敬尊長有不識尊卑長幼者則嚴詞禁之六歲教之數與方名男子始習書字女子始習女工之小者七歲男女不同席不共食始誦孝經論語雖女

子亦宜誦之。自七歲以下。謂之孺子。早寢晏起。食無時。八歲。出入門戶。及卽席飲食。必後長者。始教之以謙讓。男子誦尙書。女子不出中門。九歲。男子誦春秋及諸史。始爲之講解。使曉義理。女子亦爲講解論語孝經。及列女傳女戒之類。畧曉大意。十歲。男子出就外傳。居宿於外。讀詩禮傳。爲之講解。使知仁義禮智信。自是以往。可以讀孟荀揚子。博觀羣書。凡所讀書。必擇其精要者讀之。其異端非聖賢之書。傳宜禁之。勿使妄觀。以惑亂其志。觀書皆通。始可學文辭。女子則教以婉婉聽從。及女工之大者。未冠笄者。質明而起。總角。頭面以見尊長。爲供養祭祀。則佐執酒食。若既冠笄。則皆責以成人之禮。不得復言童幼矣。凡內外

範家集畧

程三

僕妾。雞初鳴。咸起。櫛總盥漱衣服。男僕灑掃聽事。及庭鈴下。蒼頭灑掃中庭。女僕灑掃堂室。設椅桌。陳盥漱櫛。具。主父主母既起。則拂牀。裝衾。侍立左右。以備使令。退而具飲食。得間則浣濯紉縫。先公後私。及夜。則復拂床展衾。當晝。內外僕妾。惟主人之命。各從其事。以供百役。凡女僕。同輩謂長者爲姊。後輩謂前輩爲姊。務相雍睦。其有鬭爭者。主父母卽詞禁之。不止。卽杖之。理曲者杖多。一止。一不止。獨杖不止者。凡男僕。有忠信可任者。重其祿能幹家事。次之。其專務欺詐。背公徇私。屢爲盜竊。弄權犯上者。逐之。凡女僕。年滿不願畱者。縱之。勤慎少過者。資而嫁之。其兩面二舌。飾虛造謠。離間骨肉者。逐之。屢爲盜竊者。

逐之。放蕩不謹者。逐之。有離叛之志者。逐之。

朱文公嘉童訓

凡子弟。須要早起夜眠。凡喧闐鬭爭之處。不可近。無益之事。不可爲。謂如賭博。籠養。打棍。踢毬。放風禽等事。凡飲食。有則食之。無則不可思索。但粥飯充飽。不可缺。凡放火。炮。勿迫近火。不惟舉止不佳。且防焚焚衣服。凡相揖。必折腰。凡對父母長上朋友。必稱名。凡稱呼長上。不可以字。必云某丈。如第行者。稱異姓長上。則云某姓某丈。凡出外及歸。必于長上前作揖。雖暫出亦然。凡飲食于長上之前。必輕嚼。緩嚥。不可聞飲食之聲。凡飲食之物。勿爭較。多少美惡。凡侍長者之側。必正立拱手。有所問。則必誠實對。言不可

範家集畧

楊四

矣。凡開門揭簾。須徐徐輕手。不可令震驚響。凡眾坐。必斂身。勿廣占坐席。凡侍長者出行。必居路之右。住必居左。凡飲酒。不可令至醉。凡如廁。必去上衣。下必浣手。凡夜行。必以燈燭。無燭則止。凡侍婢僕。必端嚴。勿得與之嬉笑。凡執器皿。必端嚴。惟恐有失。凡危險不可近。凡道路遇長者。必正立拱手。疾趨而揖。凡夜臥。必用枕。勿以寢衣覆首。凡飲食。舉匙必置筯。舉筯必置匙。食已。則置匙筯于案。

陸梭山九齡家制

居家正本曰。古者民生八歲。入小學。學禮樂射御書數。至十五歲。則各因其材而歸之四民。故爲農工商賈者。亦得入小學。七年而後。就其業。其秀異者。入大學。而爲士民之

德行。凡小學大學之所教俱不在言語文字。故民皆有實行而無詐僞。自井田廢壞。民無所養。幼者無小學之教。長者無大學之師。有國者設科取士。其始也投名自薦。其終也糊名考校。禮義廉恥。絕滅盡矣。學校之養士。非養之也。賊夫人之子也。父母之教子。非教之也。是驅而入爭奪傾險之域也。愚謂人之愛子。但當教以孝弟忠信。所讀之書。須先六經語孟。通曉大義。明父子君臣夫婦兄弟朋友之節。知正心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以事父母。以和兄弟。以睦族黨。以交朋友。以接鄰里。使不得罪于尊卑上下之際。次讀諸史。以知歷代興衰。究觀皇帝王霸與秦漢以來爲國者規模措置之方。此皆非難事。功效逐日可見。惟

範家集畧

程五

患不爲耳。世之教子者。不知務此。惟教以科舉之業。志在薦舉登科。難莫難於此者。試觀一縣之間。應舉者幾人。而與薦者有幾。至於及第九罕。是蓋有命。非偶然也。此孟子所謂求在外者。得之有命是也。至於止欲通經知古今。脩身爲孝弟忠信之人。特恐人不爲耳。此孟子所謂求則得之。求在我者也。此有何難。而人不爲耶。況既通經知古今。而欲應今之科舉。亦無難者。若命應仕宦。必得之矣。而又道德仁義在我。以之事君臨民。皆合義理。豈不榮哉。

又曰。人孰不愛家愛身。愛子孫。然鮮克明愛之之道。故終焉適以損之。試請言其畧。一家之事。貴於安寧和睦悠久也。其道在於孝弟謙遜。重仁義而輕名利。夫然後安寧和

睦可得而享也。今則不然。所謂謙遜仁義之道。口未嘗言之。朝夕之所從事者名利也。寢食之所思維者名利也。相聚而講究者。取名利之方也。言及於名利。則浸浸然有喜色。言及於孝弟仁義。則淡然無味。惟思臥。幸其時數之遇。則躍躍以喜。小有沮意。則躁悶若無所容。與鑊湯爐炭無異。如其時數不偶。則朝夕憂煎。怨天尤人。至於父子相夷。兄弟叛散。良可憫也。豈非愛之適以損之乎。夫謀利而遂者。不百一。謀名而遂者。不千一。今處世不能百年。而乃微幸於不百一。不千一之事。豈不癡甚矣哉。就使遂志臨政。不明仁義之道。亦何足爲門戶之光耶。愚深思熟慮之日久矣。而不敢出諸口。今老矣。恐一旦先朝露而滅。不及與

範家集畧

程六

鄉曲父兄子弟語及此。懷不滿之意於冥冥之中。無益也。故輒冒言之。幸垂聽而擇焉。夫事有本末。知愚賢不肖者。本也。貧富貴賤者。末也。得其本則末隨。趨其末則本俱廢。此理之必然也。何謂得其本。則末隨。今行孝弟。本仁義。則爲賢爲知。賢知之人。眾所尊仰。雖簞瓢爲奉。陋巷爲居。已固有以自樂。而人不敢以貧賤輕之。豈非得其本而末自隨乎。夫慕爵位。貪財利。則非賢非知。非賢非知之人。人所鄙賤。雖紆青紫。懷金玉。其胸襟未必通曉義理。已既無以自樂。而人莫不鄙賤之。豈非趨其末而本末俱廢乎。況貧富貴賤。自有定分。富貴未必得。則將隕穫而無以自處矣。斯言往往招人怒罵。然愚謂或有信之者。其爲益不細。

雖怒罵所不恤也。況相信者稍眾。則賢才自此而盛。又非小補矣。

居家制用曰。古之爲國者。必於歲之杪。五穀皆入。然後制國用。用地大小。視年之豐耗。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雖有凶旱水溢。民無菜色。國既若是。家亦宜然。故凡家有田疇。足以贍給者。亦當量入以爲出。然後用度有準。豐儉得中。怨讟不生。子孫可守。今以田疇所收。除租稅及種蓋糞治之外。所有若干。以十分均之。留三分爲水旱不測之備。一分爲祭祀之用。六分分十二月之用。取一月合用之數。約爲三十分。日用其一。可餘不可盡用。至七分爲得中。不及五分爲太。

範家集畧

程七

嗇其所餘者。別置簿收管。以爲伏臘裘葛。脩葺牆屋。醫藥賓客。弔喪問疾。時節饋送。又有餘。則以周給鄰族之貧弱者。賢士之困窮者。佃人之饑寒者。過往之無聊者。毋以妄施。僧道蓋僧道本是蠹民。況今之僧道。無不豐足。施之適足以濟其嗜欲。長其過惡。而費農夫血汗勤勞所得之物。未必不增吾冥罪。果何福之有哉。其田疇不多。日用不能。有餘。則一味節嗇。裘葛取諸蠶績。牆屋取諸畜養。雜種蔬果。皆以助用。不可侵過次日之物。一日侵過。無時可補。則便有破家之漸。當謹戒之。其有田少而用廣者。但當清心儉素。經營足食之路。於接待賓客。弔喪問疾。時節饋送。聚會飲食之事。一切不講。免致干求親舊。以滋過失。責望故。

素以生怨尤。負諱通借。以招恥辱。家居如此。方爲稱宜。而遠客侈之。咎積是成。俗豈惟一家不憂水旱天災。雖一縣一郡。通天下皆無憂矣。其利豈不溥哉。

又曰。居家之病有七。曰呼曰遊曰飲食曰土木曰爭訟曰玩好曰情慢。有一於此。皆能破家。其次貧薄而務周旋豐餘。而尙鄙嗇。事雖不同。其終之害或無以異。但在遲速之間耳。夫豐餘而不用者。疑若無害也。然已既豐餘。則人望以周濟。今乃怗然。必失人之情。既失人之情。則人不佑之。惟恐其無隙。苟有隙可乘。則爭媒孽之。雖其子孫亦懷不滿之意。一旦入手。若決隄破防矣。前所言存留十之三。者爲豐餘之多者制也。苟所餘不能三分。則存二分亦可。又

範家集畧

程八

不能二分。則存一分亦可。又不能一分。則宜節省用度。以存贏餘。然後家可長久。不然。一旦有意外之事。必遂破家矣。前所謂一切不講者。非絕其事也。謂不能以貨財爲禮耳。如弔喪。則以先往後罷爲助。賓客則樵蘇供爨。清談而已。至如奉親最急也。啜菽飲水。盡其歡。祭祀最嚴也。蔬食菜羹。致其敬。凡事皆然。則人固不我責。而我亦何歉哉。如此。則禮不廢而財不匱矣。前所言以其六分爲十二月之用。以一月合用之數。約爲三十分者。非謂必於其日用盡。但約見每月每日之大概。其間用度。自爲贏縮。惟是不可先次侵過。恐難追補。宜先餘而後用。以無貽鄙嗇之譏。世皆謂用度有何窮盡。蓋是未嘗立法。所以豐儉皆無準。則

好豐者妄用以破家。好儉者多藏以斂怨。無法可依。必至於此。愚今考古經國之制爲居家之法。隨貲產之多寡。制用度之豐儉。合用萬錢者用萬錢。不謂之侈。合用百錢者用百錢。不謂之吝。是取中可久之制也。

君載袁氏宋世範節

家不和多繇婦構。其原又多出婢妾。蓋此輩愚賤無識。以言他人之短失。爲忠於主母。稍一聽信。必日造虛妄。使主母與人淡仇。而彼始揚揚得志。自暱處於心腹也。惟僕隸亦然。主翁聽信。則族戚故舊皆失歡。而善良佃僕反致譴責矣。夫治家莫如禮。男女之別。禮之大節也。故治家者必以禮爲先。男女不雜坐。不同梳栢。不同巾櫛。不親授受。

範家集畧

程九

嫂叔不通問。諸母不漱裳。外言不入於梱。內言不出於梱。女子許嫁。非有大故。不入其門。嫁而反。兄弟弗同席而坐。弗同器而食。皆以厚其別也。司馬溫公曰。人言居家久和者。本於能忍。然知忍而不知處忍之道。其失尤多。蓋忍或有藏蓄之意。人之犯我。藏蓄而不發。不過一再而已。積之既多。其發也如洪流之決。不可遏矣。不若隨而解之。不置胸矣。曰此其不思爾。此其無知爾。此其失悞爾。此其所見者小爾。此利害幾何。不使入于吾心。雖犯至十數。亦不畧見於色。然後見忍之功效爲甚大。此所謂善處忍者。父之兄弟。謂之伯叔。父其妻。謂之伯叔母。服制減父母一等。蓋以其撫字教育。有父母之道。與親父母不相遠。而兄

弟之子。謂之猶子者。亦以其奉承報效。有子之道。與親子不相遠。故幼無父母者。苟有伯叔父母。則不至於無所養。老而無子孫者。苟有猶子。亦不至於無所歸。此先王制禮立法之本意。今人或不然。愛其子而不顧兄弟之子。尚有因其無父母而兼併財產。百端侵害者。何以責猶子之孝。故猶子亦視其伯叔父如仇讐矣。父母於諸子中有獨貧者。往往念之常加矜恤。飲食衣服之類。或有所私厚。子之富者。如有所獻。則轉以與之。此乃父母均一之心。而子於我矣。富人有愛小兒者。以金銀珠寶之屬飾其身。小人或於僻靜處。傷其命而取之。雖聞于官。寘之法何益。小

範家集畧

程十

兒非有壯夫攜抱。不可令游行街巷。恐有誘掠之人。壽昌胡倅彥特之家。子弟不得自打童僕。婦女不得自打婢妾。有過則告之家長。爲之行遣。婦女擅打婢僕。則撻子弟。此賢者之家法也。子弟知書。有所謂無用之用者。史傳載故事。文集妙詞章。與夫陰陽卜筮。亦有可喜之談。篇卷浩博。非歲月可竟。子弟朝夕其間。不暇他務。又有朋舊業儒者。相與往還談論。何至不務農業。無所用心。而與小人爲非也。人之有子。須使有業。貧賤有業。不至於饑寒。富貴子弟。耽酒色。好博奕。異衣服。飾輿馬。羣小爲伍。以致破家者。非其本心之不肖。由無業以度日。遂起爲非之心也。小人則有哺啜錢財之利。或乘間以贊成之。子弟早宜省

悟。子孫有過。父祖多不自知。貴官尤甚。蓋子孫掩蔽父祖之耳目。外人知之。竊笑而已。至於鄉曲貴官。人進見稱道盛德。豈敢言子孫爲非。況又自以子孫爲賢。而以人言爲誣。故子孫有彌天之過。父祖不知也。間有家訓稍嚴。而母氏又庇子之惡。不使其父知之。富家之子孫。不肖不過耽酒色。近賭博。破家之事。而貴官之子孫。不止于此。強索強貸。強借強買。親近羣小。則假勢以凌人。侵害善長。則飾辭而妄訟。鄉人有曲理犯法。事認爲己事。名曰擔當。鄉人有爭訟。則僞作父祖之簡。干懇州縣。以曲爲直。差夫借船放稅免罪。以所得爲酒色之娛。殆非一端。其隨任也。私令吏人私託場務。皆不償值。吏人有優游。必責其報典買婢。

範家集卷

程十二

妾。限以低價。而使他人填賠。或同院子游狎。或於場務放稅。其他妄有求覓。總非一端。不恤誤其父祖陷於刑憲也。凡爲人父祖者。知此每事關防。更加詢訪。或庶幾焉。清晨早起。昏晚早睡。可防婢僕姦盜。婢妾若與主翁親近多。挾此私通。僕輩有子。則以主翁藉口。至破家多矣。凡有婢妾。不可不謹其始而防其終。婦女多妒。蓄婢妾者。多無正室。內有子弟。外有僕隸。皆當關防。制以主母。猶見他事。況無所統轄。以一人之耳目臨之。豈難欺蔽哉。暮年尤非所宜。男女議親。不可貪其閨閥之高。賢產之厚。苟人物不相賞。則子女終身抱恨。又須自量我子女如何。如子愚癡庸下。若娶美婦。豈特不和。尙有他事。如女醜拙狠妒若。

嫁美婦。不能相安。必爲所棄。所係重且大矣。爲父母者。安可不審。同姓之子。昭穆不順。亦不可爲後。鴻鴈微物。猶不亂行。人乃以叔拜侄。於理安乎。設不得已。養弟養侄。孫以奉祭祀。惟當撫之。如子以財產與之。受所養者。奉所養若父。如古人爲嫂制服。如今世爲祖承重之意。而昭穆不亂。亦無害也。世有庸夫俗子。不能一概禮待鄉曲。富貴貧賤。設爲高下等級。見有貲財有官職者。則禮恭而心敬。貲財愈多。官職愈高。則恭敬又加焉。至視貧者賤者。則禮傲而心慢。不少顧恤。不知彼之富貴。非我之榮。彼之貧賤。非我之辱。何用分別。如此有識君子。必不然也。居鄉曲者。或有貴顯之家。以州縣觀望而凌人者。又有高資之家。

範家集卷

程十二

以賄賂公行而凌人者。方其得勢之時。州縣不能誰何。鬼神猶或避之。況貧窮之人。豈可與之較屋宅墳墓之所。隣山林田園之所。接必橫加殘害。使歸於已而後已。衣食器用。凡可其意者。必奪而有之。如此之人。惟當遙避。速其稔惡。天誅則彼之子孫。自能爲其父祖破壞。以與鄉人復讐。又鄉曲更有健訟之人。把持短長。妄有論訟。以致迫擾州縣。不敢治其罪。又有恃其父兄子弟之眾。結集兇惡。強奪人所有之物。不稱意則羣聚毆打。又復賄賂州縣。多不竟其罪。如此之人。亦不必窮治。速其稔惡。天誅則無故而自罹於憲網。有計謀所不及救者。大抵作惡而幸免於罪。必於他時無故而受其報。所謂天網恢恢。疎而不漏也。奴

僕小人就役於人者。天資多愚。作事錯舛背違。未必有便當省力之處。如頓放什物。必以斜爲正。如裁截物色。必以長爲短。若此之類。殆非一端。又性多忌。囑之以事。全不記憶。又性多執。所見不是。自以爲是。又性多狠。輕於應對。不識分寸。所以願主於使令之際。常多叱咄。因其不改其主愈辨。愈不能平。於是筆楚加之。或失手而至死。亡者有矣。凡爲家長者。於使令之際。有不如意。當云小人天資之愚。如此宜寬以處之。多其教誨。省其嗔怒。可也。如此則僕人可以免罪。主人胸中。亦大安樂省事矣。至於婢妾其愚尤甚。婦人既多褊急。狠暴忍殘。刻又不知古今道理。其所以責備婢妾者。又非丈夫之比。爲家長者。宜於平昔常以

範家集畧

程十三

待奴婢之理。喻之。其間必自有曉然者。親戚故舊有所假貸。不若隨力與之。言借則我望其償。未免有所索。不知索亦不償。不索亦不償。終於結怨。而後已。蓋貧人假貸。初無欲償之意。方其始借。禮恭言遜。及其責償。恨不以兵刃相加。惟念其貧。隨吾力之厚薄與之。則我無責償之念。彼亦無怨于我。夜間忽覺有盜。便須直言有盜。徐起逐之。盜且竄。不可乘暗擊之。恐盜遽以刀傷我。及誤擊自家之人。若持燭見盜。擊之。猶庶幾。若獲盜已受拘執。自當準法勿毆傷之。劫盜雖小人之雄。亦自有識見。如富家平時不剋剋。又能樂施。又能種種方便。當兵火擾攘之秋。猶得保全。不忍焚毀其屋。凡盜所決意焚掠者。皆積惡之人。宜

自省也。人生世間。自有知識以來。卽有憂患。不如意事。小兒叫號。皆其意有不平。自幼至壯。至老。如意之事。常少。不如意之事。常多。雖大富貴人。天下所仰望。以爲神仙。而其不如意處。與貧賤人無異。故謂之缺陷世界。以人生世間。無足心滿意者。能達此理。而順受之。則可少安。應年高饗富貴之人。必須少壯時嘗盡艱難辛苦。從未有自少及壯。享富貴安逸。至老者。或少年登科。必於中年齟齬。卻於暮年方得榮達。或仕宦無齟齬。必其生事窘薄。憂饑寒慮婚嫁。若早年宦達。復承父祖生事之屢。更無不如意多。不獲高壽。造物乘除之理。類如此。操履與升沈。自是兩途。不可謂操履之正。自宜榮貴。操履不正。自宜困阨。若如此則孔顏應爲宰輔。而古今宰輔達官。不復小人矣。蓋操履自是。吾人當行之事。不可以此責效於外物。責效不效。則操履必怠。而所守或變。遂爲小人之歸矣。今世間多有愚蠢而享富厚智慧而居貧寒者。皆自有一定之分。不可致詰。若知此理。安而處之。豈不省事。富貴自有定分。造物者既爲一定之分。又設爲不測之機。使天下之人。朝夕奔趨。老死而不覺。不如是則人生天地間。全然無事。而造化之術窮矣。然奔趨而得者。不過一二。奔趨而不得者。蓋千萬人。世人終以一二人之故。至於勞心費力。老死無成者多矣。不知彼自奔趨而得。亦其定分中所有者。若定分中所有。雖不奔趨。遲以歲月。亦終必得。故世有高見遠識。

範家集畧

程十四

超出造化機關之外。任其自去自來者。其胸中平夷無憂。喜恩怨。所謂奔趨及相傾之事。未嘗萌於意間。則亦何爭之有。前輩謂死生貧富。生來注定。君子贏得爲君子。小人枉做了小人。此言甚切。人自不知耳。

明

義門鄭氏家範

子孫年十二。於正月朔出就外傳。見燈火不許入中門。入者筆之。子弟未冠者。學業未成。不聽食肉。古有是法。非惟有資於勤苦。抑欲其識蠶鹽之味。子弟小冠者。不許以字行。不許以弟稱。庶幾合古人責成之意。子弟年十六以上。許行冠禮。須能暗記四書及一經正文。講說大義。

範家集畧

程十五

方可行之。否則直至二十一歲。第若先能則先冠。以愧之。子孫年未二十五者。除絲衣用絹帛外。餘皆用布。除寒凍用蠟屐外。其餘遇雨。皆以麻屐從事。三十里內。並須徒步。初到姻親家者。不拘。子孫年未三十者。酒不許入。辱壯者。雖許少飲。亦不宜沈酣。杯酌喧呶鼓舞。不顧尊長。違者責之。若奉延賓客。惟務誠懇。不必強人以酒。子孫不得私造飲饌。以徇口腹之欲。違者姑誨之。誨之不悛。即責之。產者病者不拘。親賓會聚。若至十人。不許於夜中設宴。時有小酌。亦不許至一更。晝則不拘。子孫受長上訶責。不論是非。但當怡聲默受。毋得分理。子孫固當竭力以奉尊長爲尊長者。亦不可挾此自尊。攘拳奮袂。忿言穢

範家集畧

程十六

杼紡績。各盡所長。非但別其勤惰。且革其私。諸婦每歲公堂於九月。俵散木棉。使成布疋。限以次年八月交收。通買錢物。以給一歲衣資之用。公堂不許侵使。或有故意製造不佳。及不登數者。則準給本房。甚者任其衣資不給。有能依期登數者。照什一之法賞之。其事並係羞服長主之。諸婦育子。苟無大故。必親乳之。不可置乳母以餓人之。子。諸婦之於母家。二親存者。禮得歸寧。無者不許。其有慶弔。勢不得已者。則弗拘此。諸婦親姻頗多。除本房至親與相見外。餘並不許可見者。亦須子弟引導。方入中門。見燈不許入。會眾罰其夫。主母不拘。婦人親族有爲僧道者。不許往來。女子年及八歲者。不許隨母到外家。餘雖

至親之家亦不許往違者重罰其母。女適人者若有外甥彌月之禮惟首生者與之餘並不許。但令人以食味慰問之。凡居喪要以哀戚喪事為主不許匿喪成婚始惟食粥蔬素不得食肉用酒。瘞處於內。大祥禫後醴酒食乾肉。凡居喪孝子不得易凶爲吉。赴他人酒席鄉俗有旬七會飲及葬有山頭等酒會皆淡爲害義犯者罪之。祭祀務恭敬以盡報本之誠其或行禮不恭離席自便與夫跛倚欠伸噉噉唾嗽一切失容之事量過議罰。時祭之外不得妄祀徼福用祭之日不得飲酒食肉聽樂夜則出宿。

又家規 五條

範家集畧

卷十七

一每旦擊鼓十四聲。家眾俱興。四聲成盥漱。八聲入有眾堂。家長中坐。男女分坐左右。令未冠子弟朗誦男女訓戒之詞。男訓云。人家之盛衰皆係於積善積惡而已。何謂積善。居家則孝弟。處事則仁慈。凡所以濟人者皆是也。何謂積惡。恃己之勢以自強。剋人之財以自富。凡所以欺心者皆是也。是故能愛子孫者。遺之以安。傳曰。積善之家必有余慶。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天理昭然。各宜淡省。女訓云。家之和與不和皆係乎婦之賢否。何謂賢。事舅姑必孝順。奉丈夫以恭敬。待姊妹以溫和。接子孫以慈愛。如此之類是也。何謂不賢。淫狎妬忌。恃強凌弱。搖鼓是非。縱意徇私。如此之類是也。天道甚近。福善禍淫爲婦人者不可不畏誦。

畢男女起向家長一揖。復分左右行。會揖而退。鐘九聲。男會膳於同心堂。女會膳於安貞堂。三時並同。其不至者家長規之。一朔望家長率眾參謁祠堂。畢出坐堂上。男女分立左右。堂下擊鼓二十四聲。令子弟一人唱之。聽聽聽。凡爲子者必孝其親。爲妻者必敬其夫。爲兄者必愛其弟。爲弟者必恭其兄。聽聽聽。毋徇私以妨大義。毋怠惰以荒厥事。毋縱奢侈以干天刑。毋用婦言以間和氣。毋爲橫非以擾門庭。毋耽麤蕪以亂厥性。有一於此。既殞爾德。復絕爾允。瞻茲祖訓。實係廢典。言之再三。爾宜淡戒。聽聽聽。眾皆一揖。分兩行而坐。復令子侄敬誦孝弟故實一遍。會揖而退。一家長總治一家大小事務。凡事令子弟分掌。須

範家集畧

卷十八

謹守禮法以制其下。其下有事亦必咨稟而後行。一家長專以公正爲本。不徇偏私。如有過失。舉家隨而諫之。然必起敬起孝。毋妨和氣。若其不能任事次者佐之。一爲家長者當以至誠待下。一言不可妄發。一行不可妄爲。庶合古人以身教之之意。臨事之際。毋察察而明。毋昧昧而昏。更須以量容人。常視一家如一身可也。

王文成學規 五條

陽明先生曰。古之教者。教以人倫。後世記誦詞章之習起。而先王之教亡。今教童子。惟當以孝弟忠信禮義廉恥爲專務。其栽培涵養之方。則宜誘之歌詩。以發其志意。導之習禮。以肅其威儀。諷之讀書。以開其知覺。今人往往以歌

詩習禮爲不切時務。此皆末俗庸鄙之見。烏知古人立教之意哉。大抵童子之情。樂嬉遊而憚拘檢。如草木之始萌芽。舒暢之則條達。摧撓之則衰瘵。今教童子。必使其趨向鼓舞。中心喜悅。則其進自不能已。譬之時雨春風。沾被草木。莫不萌動。自然日長月化。若冰霜剝落。則生意蕭索。日就枯槁矣。故凡誘之歌詩者。非但發其志意而已。亦所以洩其跳號呼嘯於詠歌。宣其幽抑結滯於音節也。導之習禮者。非但肅其威儀而已。亦所以周旋揖讓。而動盪其血脈。拜起屈伸。而固束其筋骸也。諷之讀書者。非但開其知覺而已。亦所以沈潛反覆。而存其心。抑揚諷誦。以宣其志也。凡此皆順導其志意。調理其性情。潛消其鄙吝。默化其

範家集畧

程十九

粗頑。日使之漸於禮義。而不苦其難。入於中和。而不知其美。是蓋先王立教之微意也。若近世之訓蒙稚者。日惟督以句讀課做。責其檢束。而不知導之以禮求其聰明。而不知養之以善。鞭撻繩縛。若待拘囚。彼視學舍如囚獄。而不肯入。視師長如寇讐。而不欲見。規避掩覆。以遂其嬉遊。設詐飾。詭以肆其頑鄙。偷薄庸劣。日趨下流。是蓋驅之於惡。而求其爲善也。何可得乎。凡訓蒙者。須識此意。毋溺世俗之習。而視以爲迂也。一每日清晨。諸生參揖畢。教者以次遍詢諸生。在家所以愛親敬長之心。得無懈怠。未能真切。否。溫清定省之儀。得無虧缺。未能實踐否。往來街衢。步趨禮節。得無放蕩。未能謹飭否。一應言行心術。得無欺妄。

非僻。未能忠信篤敬否。諸童子務要各以實對。有則改之。無則加勉。教者復隨時就事。曲加誨諭。開發然後各退案肄業。一午後教之習禮。或拜跪應對之節。或揖讓升降之儀。須令澄心肅慮。審其儀節。度其容止。毋忽而惰。毋沮而詐。毋徑而野。從容而不失之迂緩。脩謹而不失之拘局。久則體貌習熟。德性堅定矣。一酉間將後口號。令記頌歌。詠如有餘力。及歌古詩。須整容定氣。清明其聲音。均審其節調。毋躁而急。毋蕩而囂。毋餒而懈。久則精神宣暢。心氣和平矣。一凡授書。不在徒多。但貴精熟。量資稟能。二百字者。止可授以一百字。常使其精神力量有餘。無厭苦之患。而有自得之美。諷誦之際。務要專心一志。口誦心惟。

範家集畧

程二十

字字句句。細釋反覆。抑揚其音節。寬虛其心意。久則義理浹洽。聰明日開矣。一日用工夫。先考德次背書誦書。或作課做。或習禮。或復誦書。講書。次歌詩。凡習禮歌詩之類。皆所以常存童子之心。使其樂習不倦。而無暇習於邪僻。教者知此。則知所施矣。雖然。此其大畧也。神而明之。則存乎其人。

孫簡肅植家規節

公多採集前人今據所見注別

平居寡慾養身。臨大節當達生委命。海寧九祀許氏家則治家以嚴爲主。在易家人之卦曰。閑有家。悔亡。閑者。防之以法度也。又曰。家人嗃嗃。婦子嘻嘻。吝。而本之則言有物而行有恆。正家在正其身也。學者識見欲遠。操守欲正。器局

範家集畧

程廿一

欲大然須從幼養成溫恭端默氣象處眾恆以退讓下人絕口勿矜門第勿衒行能毋得優劣鄉人毋得臧否時政毋得評品士大夫文行若言偶及之稱善不稱惡漢俗恥言人過猶有三代長厚之風。士子幼學壯行當以堯舜君民爲志仕宦不論崇卑一以廉恕忠勤報國安民爲本如或貪酷阿縱負國辱先合宗告祠斥之勿齒于族。生子胎教具載古語及能言能行能食時便當防其放逸言常教其毋誑行常教其後長食常教其毋噉絮衣常教其習布素慎擇嚴正童子師檢約以灑掃應對進退儀節及十五成童時情竇日開利欲易動立志爲先孔子十五志於學學者格致誠正蓋自初學至於聖人只是成就此志而已許氏 幼子初肄業便將所授孝經小學書直講通曉方讀四書諸經正文每日誦誦經書以開發聰明飯後散步歌詩以吟詠情性五更未起時披衣靜坐澄徹思慮將所講讀書所作文字逐一體驗過卽此是味爽丕顯工夫生子質敏才俊可憂勿喜便思豫加防檢陶習謙厚禁絕浮誇傲誕者與之游處庶可成遠大之器許氏 子弟性資拙鈍莫將舉業擔誤早令習練公私百務如農桑本業商賈末業書畫醫卜皆可食力資身人有常業則富不暇爲非貧不至失節但皆不可不學以延讀書種子惟不可入僧道不可作書算手毋充門隸毋作中媒毋爲贅壻毋後異姓許氏 母養幼婦毋贅女婿男十歲勿內宿

範家集畧

程廿二

女七歲勿出外。凡子事父老必侍立暑必具衣事諸父未冠婚勿侍坐先輩言分不可狎恩不可簡許氏 稱呼揖拜行坐之節○稱呼當以行次如姪稱伯叔爲行幾伯叔伯叔稱姪爲行幾姪兄弟俱以行稱不許稱號揖拜姪拜伯叔四拜伯叔不必答年相若者手扶之其有叔年少於姪者許量答兩拜作揖亦當照尊長卑幼名分淺淺不許一概相施尊長有問則傍立肅聽。子弟未冠婚成材勿容一錢尺帛入手以慣浪費。子孫年幼不得衣羅段紗衣至冠方做與按時衣一襲婚娶之時做與各夏衣冬一襲亦止綾細絹布不得過奢。子弟擇師必須敦厚雅學習知禮教者厚其束脩不徒專尙文詞。內外服食儉素恆存儒素家風常服葛苧布非公服不衣紬綺常食早晚菜粥午膳一肴非賓祭老病不舉酒不重肉少未成業酒毋入脣絲毋掛身河南曹氏 家人離必起於婦人婦人多由點婢婦勿聽婢語男勿惑婦言可以敦雍睦矣許氏 主婦職在中饋烹飪必親米鹽必課勿離竈前女婦日守閨闕躬督紡織至老勿踰中門下及侍女亦同約束如有恣性越禮遊山遊湖賽神燒香出露體面卽非士族家法子孫必泣諫之丈夫必痛遏之許氏 男女有別人之大倫前後管門須擇老實知事者看守婢僕不許出入混雜。尼姑牙婆彈唱婦女勿容入室。僕婢傳言出入內門年及十二更以幼者許氏 屋宇器皿服飾當遵

國朝禮制不得過奢。子女婚嫁務須省約成禮慎毋奢靡多費免致告急親舊以招恥辱。家有貧乏不能自存者或以教授爲業或以醫藥爲生或租田務耕或借本爲商不可習於下流以玷門閥。家有好賭好酒好淫好燒煉黃白好造作風水好妖妄技術好逞勢專利好鬪狠健訟凡喪德敗家者家長必先幾痛絕其端務須委曲開喻誠惻感動宗子則同族之賢有識者會族合議勸令退閒其適子幼推賢弟姪攝管祠墓產業俟其成立歸之若族子則宗子會族之賢有識者合議斥絕知悔改過三年然後會族告祠復之。交結不可非人。交游固不可無人但交者必與正人君子同心向善患難相恤若與小人結

範家集畧

程廿三

爲死黨彼此依仗勢力爲告狀之硬中見爲相打相罵之幫手爲設計詐人之朋謀則是兇徒爲害不小戒之戒之貧不可與非類人婚姻。娼優隸卒子孫及曾犯奸盜詐僞等罪者曾爲人家奴者戒飲酒撒潑。飲貴有節若無節則便至撒潑因而破家喪命者有之此乃養德養身保家之事。戒賭博。非有客至及年老娛歲月者凡圍棋雙陸象棋紙牌骨牌骰子及一切戲具俱不宜用蓋此乃賭之具賭之根也。毋習吏胥門役有等無恥之徒冒禁爲此者諸中削去名字。子弟不可冒名囑託家世清白自守爲子弟者有假借名色出入衙門或套寫假書或私刻圖記以誑人財物者定從官法懲治。姻親饋送

歲只一往渠來可只受一。再必卻之慶弔有事勿拘親舊假貸。只須量力捐助以盡吾心勿出本圖利以生後隙孤娶婚喪誣枉困甚者尤必懇惻援濟。燕會親賓物意務必雅潔慙慙致其誠敬然勿固強以酒使之失言喪儀。毋以小嫌而疎至親毋以新怨而忘舊誼鄰里歲時饋燕急難周卹必歡洽盡誠。不可譏諍疎間人骨肉古人欲以讒人投畀豺虎爲其可惡之甚也此在他人猶不可況骨肉乎。四時之祭用分至日。祫祭用歲暮日。老妣忌日。孝子婦變用麻服奉主於正寢致祭是日不飲酒食肉。墓祭非古今止用清明日朝往卽回婦人不與並。不許效世俗請親友遊樂甚非感時追遠之意。祠堂

範家集畧

程廿四

行禮務整齊嚴肅後至者喧嘩者怠慢失禮者各量行罰跪神主前有不得已事先詣祠下拜畢仍於管祭人處填記會祀簿內乃許之其無故不與者後次來祭則罰跪竟席不許同饗祭餘無故不與至三次者斥出之。查注簿內先坐當遵守禁約慎擇清謹道士居守焚修灑掃仍給與田若干畝宗人毋得侵奪家人等不許往來潛住道士不許親戚往來止許生徒二人不許廁穢相近不許擅通私路出入擅自挖掘致傷龍脈及盜採樹木有不遵依者重加罰治。喪葬以禮服中不許聽樂設宴作佛事或信或風水以致停柩權厝久爲暴露。每遇朔望各家中男婦謁祠堂畢會集於餘慶堂左右序立向家長揖畢左右

對揖而立令子弟將家規逐一期誦復置旌善記過二簿
公同紀錄退而會騰有不至者罰跪祠堂。宗子有君道
令宗親疎長幼皆當依向推崇匡導扶掖吉凶必咨宴會
必先宗子九當爲世祀家聲自重力學厲行動必由禮以
倡宗人。許氏 總查記過簿勸善簿以示旌別二簿收執
登記每遇過能改者下注改字否則虛其下善可書者明
開某日行某事有某善二項俱於年終類查行賞罰。治
生量入節用徇大義當輕財好施。許氏 男勝耕悉課農
圃主人身倡之女勝機悉課蠶織主婦身先之程督必謹
勤惰必察此民生第一務周人王業肇基於此桑柘菓蔬
牲畜擇人分任置籍計功財物田產務須明白與人交
範家集畧 程廿五

易須有明中實契不可勒索人便宜。買田地不可短賴
人稅糧。田地不明就與賣主併田保挨查明白誠實佃
戶聽伊永遠佈種不許家僕徇私通同田保更換無賴佃
戶以致日後退田減租如有奸頑佔種者定用設法起業
免被賴租陪糧仍三年一次親詣田所踏勘以防奸人那
移侵占之弊。田地近兇狡人亟須託故易之隣田接畛
卻毋設心計取。戶毋受寄田地至戒恒力己業及時輸
官昔人非田畜所生不衣食賦稅未輸不宴樂勵志畏法
所當師也。許氏 通租及時勤催勿致過時起息。諺云
若要寬先了官糧差最要早完免致官府比較責辱差人
押催反致多費。埋沒糧稅利已損人隱匿遺患天怒神

譴戒之禁之。許氏 勿詭寄田糧不許無行止人出官應
役。勿侵占人水利。勿行使低銀。勿欺孤弱寡。勿
利人有事于中取討便宜。放債起息自有禁例不可一
切過刻以招人怨。稱斗出入務極中平。人家恆以尚
氣興詞多致禍敗吾家自曾祖來竝無一事人於官府官
府亦以優待今後子孫遇有橫逆事俱要計處容忍。一
應減獲亦人子也宜常恤其饑寒節其勞苦療其疾病時
其配偶情通如父子則勢應如臂指我廣吾仁心彼自竭
其心力矣。許氏 蠶家莫甚冗食家眾勿容游手僕婢雖
供給使令者亦有課但視專執者量減分數爾。許氏 家
眾嚴飭勿容挾勢侮人有狡悍難制者宜即逐出。
範家集畧 程廿六

呂正獻公自少講學即以治心養性爲本寡嗜慾薄滋味
無疾言遽色無窘步無惰容凡嬉笑俚誕之語未嘗出諸
口。於世利紛華聲伎遊宴以至博奕奇玩淡然一無所好
石氏家規孝義勤儉謂之四寶酒色財氣謂之四賊苟
能守其寶而防其賊則可以立身成家矣。伊川先生謂
張思叔曰吾受氣甚薄三十而浸盛四十五而後完今
生七十三矣較其精力於盛年無損也思叔曰先生豈
以受氣之薄而厚爲保生耶伊川默然曰吾以忘生徇欲
爲漢恥古之君子敬愛其身計謀遠猷可以爲法。瞻庵
書遺從子維寧曰古之君子學欲其日益善欲其日加德
欲其日進身欲其日省體欲其日強行欲其日見心欲其

日休道欲其日章以爲本。程子曰凡人家法須令每月族人遠來則爲一會以合族雖無事亦當每月一爲之使骨肉之意常相通骨肉口疎者只爲不相見情不相接爾。又曰人家兄弟不親則宗族不附宗族不附則奴僕親戚爲讐況他人耶。故人家篤愛兄弟非但出於天性亦事勢宜然也。甘泉先生曰宗法壞而愛敬之教亡教亡然後諸作故諸也者宗法之遺意也。藹然示人以愛矣秩然示人以敬矣縱而觀之自吾身而達之吾考吾祖以及於始一脈也能勿敬乎衡而觀之自吾身與吾之兄弟與同祖之兄弟與同曾祖始祖之兄弟以及於終一氣也能勿愛乎。錢尙書過都陽見彭器資值月朔有衣冠數十輩來

範家集畧

程廿七

見彭公設拜問起居而退錢問公此輩何人公曰皆鄉里後進子弟也錢曰何以有此公曰昔范希文自京尹謫守是邦其爲政率敦尙風教爲先州人咸遵尙之遂以成俗至今爲尊長者以父兄自任而不辭後進者以子弟自處而不敢忽久之不變也此大賢德政可以爲法應俊云所謂陰德者非獨富貴有力者能之尋常之人皆可爲也世有樂施者施棺砌井脩橋整路此皆陽德也惟能推廣善心務行方便不阻人之善不成人之惡不揚人之過人有窘乏吾濟之人有患難吾救之人有仇讐吾解之不大斗秤以拾利不淡機弄以陷物隨力行之如耳之鳴惟已自知人無知者此所謂陰德也韓忠獻嘗言君子小人

之際皆當以誠待之知其小人但淺與之接爾凡人於小人欺已處纔覺必露其明以破之公獨不然明足以照小人之欺然每受之未嘗形於色。

陸文定 樹學 家訓 節

一吾陸上世農家兩伯父皆業儒以諸生早世不獲試追余兄弟始通仕籍兒章近叨一第同時諸從子弟敘門廕舉鄉闈游國學入黌校者先後繼起庶幾衣冠之族縣詩書之澤矣繼自今子弟務悖孝友篤倫常毋怠貧賤而慕奢華毋長驕慢而失禮讓毋私燕昵而怠檢飭毋事掊克以取怨尤蓋節儉所以惜福恬靜所以遠安斯二言者余佩之終身一余年八十有一列仕版者近五十年平生

範家集畧

程廿八

多病嗜退家食之日多就祿之日少弟中丞自登第以來海歷臺省晚至開府然皆恪守家風在官則廉慎自守居鄉則安靜寡營故囊乏羨資家鮮厚蓄無餘潤以推及親黨所賴彼此相戒僅得寡過今約每歲計百畝之入自擔石以至升斗於內外親族擬量輕重以補助不給其族人子弟有能推廣此意者各行已志但子孫有賢愚家業有興替歲事有豐歉不得取必求備使將來難繼一祖墓在賀祥涇左者左右塚穴相連不能旁展尋丈自後子孫不得輕聽堪輿家言開拓脩築致傷地脈惟護封樹戒樵牧立一墳月以司守望一孝敬人倫之常然父子兄弟間或不能盡分致乖違責備爲子弟者蓋亦反思我今日

爲人之子。日後當爲人之父兄之視我。猶我之視弟也。我不能以子弟之禮。善事父兄。而責子弟以事父兄之禮。事我爲父兄者。亦思我爲子弟。所以事父兄者何如。而責之子弟。如此。則父子兄弟。各盡其道。而愛敬之心。不容自己矣。語不云乎。前人標榜後人則做。一由吾祖而同出者。爲伯叔。由吾父而同出者。爲兄弟。推之則由吾祖父而上。邇先世。由我世而下。逮子孫。其所自出。則皆一人之分。譬之草木。一本同源。故凡同宗子姓。本乎一體。所宜休戚相關。敦睦無間者也。自夫隔形骸而分爾我。析門戶而爲彼此。中間成立各異。嫌隙易生。甚則互爲忌嫉。相戕相賊。是藩籬撤而禍患乘之矣。故曰宗族睦則本根自固。兄弟和

範家集畧

卷廿九

則外侮不生。每見操入室之戈者。禍自內作。啟閭牆之讐者。家以傾敗。如近俗者可鑒也。一子弟之資稟不同。性行亦異。在賢者無論已。即使不肖。爲父兄者。當提撕之以教言。表率之以操行。涵育薰陶。以善養之。蓋涵育以俟其變化。薰陶以俟其漸磨。所謂中養不中。才養不才者。以此如以其不肖而棄絕之。彼將安於不肖。不思自反而反以不慈不愛。蓄怨於父兄。小則失懽。大則傷恩。者有之矣。一子弟承藉祖父。享盈成之業者。不思祖父起家辛勤。開創艱難。徒見夫宦達豐隆。用度優裕。視爲故常。至其當身無所憑藉。而習於驕溢。奢靡侈汰。不務節抑。致衰門祚。如使爲子弟者。當盈成而常懷開創之艱。處豐餘而無忘寒

儉之素。則先業不墜。而家可常保矣。故曰善保家者有餘。時常作不足想。善養身者無病。時常作有病想。一子弟少時情竇未開。則養正於蒙。迨其長也。知識漸分。趣向未定。嗜好易入。當嚴其出入。慎其交游。夫人情每憚於檢飭。而樂於恣肆。故直諒謹恪者難親。而便辟巧佞者易合。如不慎其初。一比之匪人。則導之以驕奢淫逸。放僻邪侈。無所不至。及夫積習既久。疎之而怨謗橫生。從之而敗亡踵至。蓋游處熟則薰染易。迷惑淡則悔悟難。故交游不可不擇。而擇之貴於早辨也。一男女婚娶。惟審其世裔相當。家法有素。苟徒慕門閥之高華。貨產之豐厚。較計於目前。不知富貴不可常。賢否難預必。乃其後婿或不肖。而不能善保其室家。婦或不賢。而不能恪守婦道。以至倫理乖違。家道衰落。使其子女抱恨終身。悔無及矣。一僮僕以樸直謹愿。心無欺詐者。爲上材。能營幹者次之。其他巧黠便佞。語言便捷者。中未可保。與夫浮寄而無親族轉鬻。而事二主。曾經公門役過者。並不宜蓄。大凡臧獲。爲家長者。當御之以正撫之以恩。平居則恤其饑寒。軫其疾苦。使令則均其勞逸。程其勤惰。如此則感恩知勸。無不盡心矣。一人情憤爭責備。生於恩怨。故或非意相加。度其人賢於己者。則我當順受。待其自悟。其同於己者。大則理遣。小則情恕。至不如己者。則以不足較置之。乃若我有德於人。則不責其報。人有德於我。則受施勿忘。如此則以之處人而

範家集畧

卷三十

憤怨息以之自處而地位寬故曰寧我容人無人容我寧人負我無我負人。一置買產業界至要分明價直要平允不可乘人之急故濡遲以抑勒其價亦不可利人之產務圖謀以強勉其售蓋交易貴平處心宜厚交易平則日後無異言處心厚則子孫可長守當思興替無常今日棄產之人即前時置產之人或其子孫也。一晨昏門戶啟閉內外出入分別人情安於所忽易至疎虞爲家長者亦當加意省察先達顧文僖公戒子孫曰通宵出飲清朝臥自此人家百弊生真格言也。一賓婚喪祭當一依禮制及稱家有無不可徇俗趨時奢靡越禮。一近俗子弟受人哄誘收買少年童僕始相狎昵久而縱肆坐則同席食

範家集畧

卷三

則同案不惟主僕不分抑且觀視欠美喪主威而招物議甚則挾恩生事以來外侮恃愛宜淫以涸家聲此之爲害生於積習然情欲易流隱微易忽識微謹始者宜戒之。一娶妾必擇其父母良善朴實女子性行端謹其市井商販客土浮寄者雖姿色絕倫細微難保迺若娼優下賤之女縱有色藝在良人家不宜蓄不惟慮子息難處尤恐玷污家門。

沈文端公文雅社約節

禮父黨無容鄉俗伯叔父待猶子兄待弟俱以客禮似屬過侈今擬四拜之禮父母坐受親伯叔父南面揖受族伯叔親兄東西向弟姪再拜不荅堂弟再拜跪而扶之族兄

弟交拜不受不荅凡兄送弟伯叔送猶子俱不出大門不候騎乘親親之義也世俗伯叔父子兄弟揖讓迎送皆如賓客殊爲疎薄相外之風宜改之已上揖讓

元黃紫三色惟君上得用今人有不知元紫而誤用者乃黃亦敢僭豈其不知宜以相戒近年男女衣飾種種醜態已令人嘔穢乃更有男插女裙女戴男冠者陰陽反常不祥之甚然而理論不能止法制不能禁其猶士大夫之責與士大夫家一邑所望惟反其所好則久當自止若轉爲鄉俗所化而又使工匠之爲淫巧者與齊民併惑之其又何望矣妹喜戴男子之冠以亾國何晏服女子之裙以亾身所謂陰陽反常不祥之甚者此明証也鄉俗獨奈

範家集畧

卷三

何效之國有國風家有家風女飾妖異家風之陋也君子必慎其微焉未冠勿遽稱別號未娶勿遽衣文錦禮老少異糧童子不衣裘帛夫不衣裘帛者非止謂年幼不宜亦使知老少之分知惜福知養正於蒙也僕從衣履不可與主人相擬所以正名分而尊其主也達禮者審之

已上冠服

禮與敬有家之善物也人情每詳外而畧內故根本之地已先不正豈能及遠自己一身且不足觀豈足爲子弟觀法所以士君子居家須莊敬日強不可以狎近忽之也鄉俗有父子異居者或有不得已之情乃亦有同居異爨者獨不思吾之身吾父母之身也願與分爾汝析七箸各

食其食各享其有。如路人然。可乎。不可乎。假當食時。親猶未食。吾能下咽耶。當親食時。不知旨否。於心安耶。夫妻以秦晉而同牢。父子屬毛裏而互異。根本之間。薄已如此。更有何處。可與人同。此雖習俗相沿。不可視為細故也。禮。父母在不有私財。不以財與人。律亦有卑幼私擅用財之禁。蓋以明家無二上。而預防子弟之淫奢。其為慮至深遠也。乃近來憐愛子孫者。則恣其所用。而子孫慳吝者。至與其父母相貸取償。區區較計。若路人然。亦未聞禮與律之義矣。所宜相戒。世俗有一事最難解。凡異父同母之兄弟。則相妬。而一父兩母之兄弟。則相贊。何其相反也。夫兄弟之所為至親者。為同一氣也。既同父。則同氣矣。既同氣。

範家集畧

程三

即吾至親矣。顧徒以兩母故而各立門戶。相視胡越乎。是知母而不知父也。是分左右手而有親疎也。彼下堂傷足而有憂色者。此何哉。豈異母兄弟。反一足不如耶。嗚呼。大度者以四海為兄弟。小見者以一體為參商。愚知相越。乃若是懸邈矣。噫。鄉俗於禮文病繁。惟夫婦最畧。至有經年不相揖拜者。狎故也。豈知禮在狎處。尤不可少。只觀初親迎至合。悉諸禮何所不備。乃日久而遂忘之耶。禮稱女子出。擁蔽其面。已嫁而反。則兄弟弗與同席而坐。同器而食。叔嫂不通問。其嚴若此。今田野人家。婦女有相聚三二十。結社講經。不分曉夜者。有跋涉數千里外。望南海。走東岱。祈福者。有朔望入祠廟燒香者。有春節看春燈。節看

燈者。有託在肺腑至親。而男婦同席笑語。一堂者。俱非美俗。閑家者。宜以是為第一義。禮。男女遠別。不止翁婦與夫兄弟。妻為然。世俗惟嚴此兩別。其餘無別矣。甚者叔嫂姊夫。小姨妻弟之妻。互相詭罵。不近於夷乎。以後除妻妾婢子外。凡係男女。一切遠別。古之遠別也。止於授受不親。今者趨而避之。甚者婦行不便。令翁迴避。亦屬非禮。大都無可避者。三步之外。止足背立可也。已上閑家

凡騶從不宜太多。蓋不佞今昔居林下。二十餘年。竊自體驗。凡吾輩鄉宦。皆好省事。而僕從則務喜多事。惟多事則僕從亦一鄉宦也。假令一鄉宦使十人。十鄉宦使百人。則一邑有百鄉宦矣。嗚呼。一邑中百鄉宦。其氣欲豈不薰塞。

範家集畧

程三

邑里無復有空閒處所耶。矧復有兄弟子姪。亦皆以鄉宦行事。而僕從亦皆稱鄉宦。僕從也。於鄉人何堪矣。夫一人之身。而人之藉我為用者。若此其眾。吾兩手兩目。既不能徧最之。乃猶復招延之。未已。豈不益自苦哉。予既已驗之久。知之真。何敢不盡言與諸公相告。大凡僕從。只將就足用。不必太多。太多則衣食於我者。侈矣。故曰。官事不攝焉得儉。言侈也。夫公家不堪侈。況養之私家乎。若謂有不衣不食而為我服役者。則益不可。何也。彼不衣不食而為我服役者。非徒也。必藉我以行其私也。彼藉我以行私。吾因彼以斂怨。則我之役彼者。一時奔走之微勞。而彼之役我者。終身名節之大關也。此詎我役彼。而寔彼役我也。奈何。

役人者而反爲人役哉。縱不然而堂堦之上森然林立車馬之間簇如雲湧亦甚非有道者宜處矣。吾咎責僕婢則推吾愛子女之心。吾婚嫁僕婢則推彼爲父母之心。不寧惟是。卽寒暑饑飽疾病勞佚與其心曲中微隱有疑慮而不敢聲言者俱一一體恤之而後得處下之道。凡僕從以膚受來懇者直笑曰。我不曾眼見有駕言毀罵主翁者。直笑曰。我不曾耳聞則下人無所售其欺而我亦不爲彼激怒以傷天和。致有他事蓋一忍之爲效多矣。有爭一兩錢之利而與人日喧於市者吾輩手下人之買辦是也。夫吾輩豈區區與人計較者。惟下人不能體吾意而欲有所染指則不得不賸削於人。夫豈知田野小民斗粟尺布入市營求鋌頭削鐵。一家性命我卻要在他的身上去討便宜。能有幾何。縱使日日買辦常過其直。一歲之中所費幾何。顧令人當面咨嗟背後談議孰與多寡。自今宜嚴飭下人入市買辦者務使人爭售之勿使人望而避匿也。每見宦家僕從遇其主翁親識屬在寒賤者卽與抗禮且屑越之其主翁亦恬不爲怪此詎非名分倒置風俗薄惡一事耶。吾輩宜以相戒。已上教下

宦家子弟以財產相爭訟者每侈言前人之貴常過其寔蓋其意惟主求勝而不惜先人之面目可置何所真自可恨。然而導之者誰乎。前人遺子孫以危後人遺祖父以貧首尾相貫勢所必然。故創業詒謀者當慮其後慎不可輕

範家集畧

程三五

留此尾也。兄弟以財產相訟者如兩人爭一玉卮各將其半。雖奪得在手無益於用徒自取戮辱而已。已上田宅

里中富人艱難起家者其居家器用多不求備亦不求華美及後子孫萌心侈大則反笑前人爲吝爲野。一服一玩無不盡飾甚至有一扇之資可飽百人者豈不可惜。然亦不旋踵而遂索然矣。已上器用

範家集畧

程三六

父母無不知教訓子孫者惟其所爲教與子孫之所爲成立常相反蓋子孫之成立以勤而父母憐以惰子孫之成立以儉而父母導以奢子孫之成立以安而父母遺以危子孫之成立以約而父母任以放子孫之成立以正而父母趨以邪是知教而不知所以教也故聖訓猶復諄諄焉

若曰雖有教與不知教訓者等耳。教子孫無先耕讀兩事。今之教讀者則何如。且只以作文論亦大有可異者國家於五經四書各取一師說布之學宮蓋出自諸儒會議明聖折衷陳之藝極使天下知所趨向而不惑於二三之議所以昭同文之治也。今士子既列在儒林親受功令自宜恪守顧舍此而創爲新奇別立意見反戈助攻無復有尊周之意以人心覘世道蓋不勝隱憂矣。凡我同志教家子弟者慎勿爲此詭遇哉。論教農則北方田地寬廣農事無法人有遺力。地有遺利矣。吾今欲刻意講求如讀書說主意選文字的一般但得一耕耘種植之法蠶桑果蔬之事便一一籍記之久之而著以成書傳之境內使人知

農桑要務而又使拾糞如拾金趨時如趨利鋤莠如鋤盜
遊佃戶如遊才亦教家急務也因次之讀書後已上教訓

宋真宗勸學夾有富家不用買良田等篇王荊公有讀書

萬倍利之語是教天下之學者以商賈販鬻也不可爲訓

矣何不取青青園中葵月到天心處鋤禾日當午二月賣

新絲等篇極明白易曉者使之諷誦亦自足激發意氣開

牖心靈乎而徒以富貴利達使及早薰心焉何也律例

有極輕條款盡數摘出與家塾子弟閒中講解則彼知世

俗所謂無傷者皆法之所不得爲也而槩然不敢肆夫豈

非精義一助乎兄爲宗子而無子爲弟者止一子將以

爲兄後則弟可無子乎曰不然宗子所承者祖廟之祀弟

範家集畧

無嗣止其一身耳孰爲重以是而較仍後兄爲急後兄所

以後祖也蓋主豈不可一日無人弟猶可待其子之子立

孫也僕從不可隨主姓久之則彼迷其姓而我亦瀆吾

姓乃遂使彼忘其祖而我亦瀆吾祖也蓋一舉兩失矣已上

敬明

冠始成人人亦以成人之禮待之極爲重事故三加之禮

概假之有爵之服者重其事也人奈何反不知自重吾鄉

當嘉靖年間庠友有冠者尙先期白掌教先生冠後復乘

朔望日拜廟拜堂旋即拜通學朋友通學朋友亦分班恭

拜未嘗有默默了事者後不知何年遂廢似爲闕典今擬

三加除照常行禮外其私家拜祖先父母公堂拜師友俱

宜以次舉行而朋輩有特相知厚者仍私拜冠者於家或

稍致祝願規諷之語冠者亦及門答拜其未入鄉校者畧

倣此行之吾鄉婚禮絕不論財自是美俗惟遣女資裝

尙屬過厚故里俗轉相倣效中人之家有取息鬻產妝飾

一時門面而其後遂以廢家者皆富人有以導之也夫荆

釵裙布千古美談今人雖不能如古獨不可稍存遺意乎

記有之云酒醴之美而明水之尙文繡之美而疏布之尙

重始也今欲倣此意以用之婚禮除送嫁裝奩各量力厚

薄酌爲中制不得過奢其鋪設次第宜以荆釵布素陳之

前列用比於明水疏布次乃陳織紡炊爨等器次抑搔盥

巾等器次榛脯棗栗次女誠一本其諸凡牀帳箱櫥之類

範家集畧

俱各隨後是雅俗不相掩而情禮兩無失也惟篤古者畱

意焉女家論財固爲非禮然猶曰嫁女無資男家索妝

奩厚薄較供億多寡實人之女以苦其父母之心爲翁姑

夫婿者何如人乎至使納幣古禮女家亦不敢受抑可憐

矣丈夫寧餓死幸無以妻財潤身家也女子出門而父

母訓誡之乃第一義今俗反畧焉不講獨萃萃於猥鄙瑣

屑之事真不知務者於禮宜復鄉俗有服內婚娶名曰

借親爲權宜者然律有明禁彼不知也宜諭止之田野

鄉民有弟娶孀嫂兄娶弟妻者名曰就婚遺俗相沿日久

恬不爲怪士大夫家宜諭止之鄉俗婚禮有撒帳騎鞍

拜子孫等項極鄙俗事本出自陰陽厭勝之說而所謂拜

子孫者更益可鄙所宜痛革 指腹割衫襟爲親者律有明禁冠婚

喪家第四日成服。蓋前此三日猶以生望死者於古禮未應弔而孝子此際哀痛昏迷。匆匆治棺槨衣衾。猶且不辦顧舍此而應酬弔客耶。鄉俗一屬續卽開弔。使送終大事反致草草。甚非古禮矣。宜以待成服之日。喪家未成服前三日。孝子方披髮跣足。爲招魂望復之事。雖有朝夕獻猶生時上食耳。非祭也。鄉俗乃輒用牲牢陳鼓樂延賓贊行禮。殊與其望復者相背謬。夫未葬猶奠而不祭。矧未成服乎。安有祭禮而可以披跣行者也。成服之日雖總麻亦有首經腰經與上衰下裳之制。服制圖開載自明。鄉俗

範家集畧

卷三九

自替以下有服內止戴一素冠而衣履之類常參用有色者。忘哀矣。黃葛爲巾飾金線絨線爲梁者則在戚而有嘉容矣。白紵白紗雖素也亦錦之類矣。五服自小功以下俗多不行有行之者則必其門內之親也。不然亦情所極。譬如甥舅相爲服之類也。外此而中表兄弟之矣。夫父黨之服由父而推母黨之服由母推也。薄其黨非薄吾父母耶。弗思耳。承重之服惟長門長子孫爲然。假如祖父俱不在嫡孫當爲其曾祖承重曾祖祖父俱不在嫡曾孫當爲其高祖承重長門無嫡孫則次孫承重長門無子孫則次門承重長門有人則別門子孫無與也。鄉俗未深考或有眾子之長子亦爲祖父母服三年而曰代吾父爲之

者蓋傳誤久矣。喪具惟棺槨衣衾所宜詳慎其餘自各有品式載在會典不可踰越。近乃用綾錦旛幃及彩畫人物樓閣之類以炫里俗不但無益且易啟奸人窺伺而妄意殉葬有物也豈不可慮。尊長臨卑幼之喪哭者情也拜則非禮。喪家宴賓委屬非禮惟相沿已久猝難遽革蓋主人非此無以酬客也。今擬遠客至須留一飯其附近行禮者主雖留客宜固辭則賓主兩盡久之可不禁而自止矣。祭旁親非禮何謂旁親凡高曾祖父統緒相承者正也而伯叔祖父及兄弟爲旁親旁親各自有後自各有主祭之人而我爲代祭非統也且情有所分於正蓋意雖近厚寔爲非禮禮惟殤與無後者宜祭於宗子之家各從

範家集畧

卷四十

其祖祠墳墓乃先人體魄所在孝子慈孫一臨此域情自凄然乃鄉俗遇有吉慶追報祖先者則純用吉服盛張鼓樂反之情禮似猶未安若焚黃大典君命爲重或可假借乎。乃知禮君子猶以爲忌而家廟行之則庶乎兩無妨礙已。鄉俗不知有宗法故祖父母之主多無定在大率輩尊者恆奉之天宗子貧至不能保守廟祏者固常有是事若歲時享薦非宗子主豈於禮未安故須待宗子至而後支庶可隨以行禮不然則失禮之中又失禮矣。但有新味未薦祖先便不可輒自入口。鄉俗元旦家家以薄圍一桌上覆以簾而中設天地神牌祭以牲果祭畢始各祭祖先其意雖善卻僭分且甚褻矣。蓋天子祭天地土庶

人何預焉。今擬是日五鼓。正設香案於天井。北向行四拜禮。此外更不陳一物。擬稍於人情爲近。而禮亦無妨。蓋人生兩間。天覆地載。亦吾父母。當此新歲舉目而青天在上。全不爲禮於心安乎。庶人不可以有獻於君。見君而不一叩頭。非禮也。邵康節云。每日清晨一炷香。謝天謝地。謝三光。則叩天之禮。邵子行之。不以爲僭。故子於鄉俗亦然。里社有春秋祈報。自是古典。惟多聚娼優。扮演雜劇。連日累夜。甚非美俗。且易啟事端。多耗財貨。所宜戒止。里俗多聚眾講經。設壇脩醮。建祠塑像。隨會進香者。其所鋪張。極爲奢侈。然總是一箇求福利心。殊不知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天命無常。惟善是佑。豈以一誦經。一塑像。一脩醮。一

範家集畧

程四一

進香而遽可掩惡爲善。轉禍爲福哉。乃世人不知道理。篤信邪說。以幻術所見。是我眞身。以來世轉生。爲可深信。乃卒至傾財破產。以身敗家。猶不覺悟。亦愚甚哉。已上喪祭

高忠憲攀龍家訓附量人約

吾人立身天地間。只思量作音得。一箇人是第一義。餘事都沒要緊。作人的道理。不必多言。只看小學便是。依此作去。豈有差失。從古聰明。睿知聖賢豪傑。只於此見得透。下手蚤。所以其人千古萬古。不可磨滅。聞此言不信。便是凡愚。所宜猛省。作好人眼前。覺得不便宜。總算來是大便宜。作不好人眼前。覺得便宜。總算來是大不便宜。千古以來。成敗昭然。如何迷人。尚不覺悟。真是可哀。吾爲子孫發。

此真切誠懇之語。不可草草看過。吾儒學問。主於經世。故聖賢教人。莫先窮理。道理不明。有不知不覺。墮於小人。之歸者。可畏。可畏。窮理雖多方。要在讀書親賢。小學近思錄。四書五經。周程張朱語錄。性理綱目。所當讀之書也。知人之要。在其中矣。取人要知聖人。取狂狷之意。狂狷皆與世俗不相入。然可以入道。若憎惡此等人。便不是好消息。所與皆庸俗人。已未有不入於庸俗者。出而用世。便與小人相暱。與君子爲讐。最是大利害處。不可輕看。吾見天下人坐此病甚多。以此知聖人是萬世法眼。不可專取人之才。當以忠信爲本。自古君子爲小人。所惑皆是取其才。小人未有無才者。以孝弟爲本。以忠義爲主。以廉潔

範家集畧

程四二

爲先。以誠實爲要。臨事讓人一步。自有餘地。臨財放寬一分。自有餘味。善須是積。今日積明日積。積小便大。一念之差。一言之差。一事之差。有因而喪身。亡家者。豈可不畏也。愛人者人恆愛之。敬人者人恆敬之。我惡人。人亦惡我。我慢人。人亦慢我。此感應自然之理。切不可結怨于人。結怨于人。譬如服毒。其毒日久必發。但有小大遲速不同耳。人家祖宗受人欺侮。其子孫傳說不忘。乘時逮會。終須報之。彼我同然。出爾反爾。豈可不戒也。言語最要謹慎。交遊最要審擇。多說一句。不如少說一句。多識一人。不如少識一人。若是賢友。愈多愈好。只恐人才難得。知人實難耳。語云。要作好人。須尋好友。引醉若酸。那得甜酒。又云。

人生喪家凶身。言語占了八分。皆格言也。見過所以求福反已。所以免禍。常見已過。常向吉中行矣。自認爲是人。不好再開口矣。非是爲橫逆之來。姑且自認不是。其實人非聖人。豈能盡善。人來加我。多是自取。但可反求道理。自見如此。則吾心愈細密。臨事愈精詳。一番經歷。一番進益。省了幾多氣力。長了幾多識見。小人所以爲小人者。只見別人不是而已。人家有體面崖岸之說。大害事。家人惹事。直者置之。曲者治之而已。往往爲體面立崖岸。曲護其短。力直其事。此乃自傷體面。自毀崖岸也。長小人之志。生不測之變多繇于此。世間惟財色二者最迷惑人。最敗壞人。故自妻妾而外。皆爲非已之色。淫人妻女。妻女淫人。天壽折福。殃畱子孫。皆有明驗。顯報。少年當竭力保守。視身如白玉。一失脚卽成粉碎。視此事如鳩毒。一入口卽立死。須臾堅忍終身受用。一念之差。萬劫莫贖。可畏哉。可畏哉。古人甚禍非幸之得。故貨悖而入。亦悖而出。吾見世人非分得財。非得財也。得禍也。積財愈多。積禍愈大。往往生出異常不肖子孫。作出無限醜事。資人笑話。層見疊出。於耳目之前而不悟。悲夫。吾試靜心思之。淨眼觀之。凡宮室飲食衣服器用。受用得有數。朴素些有何不好。簡淡些有何不好。人心但從欲如流。往而不返耳。轉念之間。每日當省不省者甚多。日減一日。豈不瀟灑快活。但力持勤儉兩字。終身不取一毫非分之財。泰然自得。衾影無忤。不勝於

穢濁之富。百千萬倍耶。人生爵位。自是分定。非可營求。只看得義命二字透落得。作箇君子。不然空污穢清淨世界。空玷辱清白家門。不如窮簷蔭屋。田夫牧子。老死而人不聞者。反免得出一番大醜也。士大夫居間得財之醜。不減於室女踰牆從人之羞。流俗滔滔。恬不爲怪者。只是不曾立志。要作人。若要做人。自知男女失節。總是一般。人身頂天立地。爲綱常名教之寄。甚貴重。也不自知其貴重。少年比之匪人。爲賭博宿娼之事。清夜睨而自視。成何面目。若以爲無傷而不羞。便是人家下流子弟。甘心下流。又復何言。捉人打人。最是惡事。最是險事。未必便至於死。但一捉一打。或某人不幸遭病死。或因別事死。便不能脫然無累。保身保家。戒此爲要。極不堪者。自有官法。自有公論。何苦自蹈危險耶。況自家人而外。鄉黨中與我平等。豈可以貴賤貧富強弱之故。凌辱人乎。家人違犯。必令人扑責。決不可拳打腳踢。暴怒之下。有失戒之戒之。古語云。世間第一好事。莫如救難憐貧。人若不遭天禍。舍施能費幾文。故濟人不在大費。已財。但以方便存心。殘羹剩飯。亦可救人之飢。敝衣敗絮。亦可救人之寒。酒筵省得一二品。餽贈省得一二品。少置衣服一二套。省去長物一二件。切切爲貧人算計。存些贏餘。以濟人急難。去無用。可成。大用。積小惠。可成大德。此爲善中一大功課也。少殺生命。最可養心。最可惜福。一般皮肉。一般痛苦。物但不能言。

耳不知其刀俎之間。何等苦惱我。卻以日用口腹。人事應酬。畧不爲彼思量。豈復有仁心乎。供客勿多餽品。兼用素菜。切切爲生命算計。稍可省者。便省之。省殺一命。於吾心有無限安處。積此仁心慈念。自有無限妙處。此又爲善中一大功課也。有一種俗人。如傭書作中。作媒唱曲之類。其所知者。勢利。所談者。聲色。所就者。酒食而已。與之綢繆。一妨人讀書之功。一消人高明之意。浸淫漸漬。引入於不善而不自知。所謂便辟側媚也。爲損不小。急宜警覺。人失學不讀書者。但守太祖高皇帝聖諭六言。孝順父母。尊敬長上。和睦鄉里。教訓子孫。各安生理。毋作非爲。時時在心。上轉一過。口上念一過。勝於誦經。自然生長善根。消沈

範家集畧

程四五

罪過。在鄉里中作箇善人。子孫必有興者。各尋一生理。專守而勿變。自各有過。於毋作非爲內。尤要痛戒。嫖賭告狀。此三者。不讀書人尤易犯。破家喪身尤速也。一土木之費。最爲耗損。動念卽遏絕之。勿得小有動作。一製羅綺衣服。靡一金。卽靡田三畝。等而上之。可知也。豈可不思其艱。宜重以爲戒。一星相及僧道募助。概不能酬應。一借貸概不能乞鄰。一遠客概不能久留。一疾病只精求醫藥。不得賽神。一凡有喜慶事。不得受賀。分用梨園宴集。一除尊親召命外。平交特召不赴。餽問不受。以省煩勞。一朋友集分有慶賀邀請。不能爲首張具。一每年春秋祭四代。總用牲醴四器。每卓用五饌。一

點四菓一攢盒。每位湯飯。夏冬及俗節祭祠堂饌四品。止殺一牲。務在嚴潔。一畱客除尊親遠客。量加品味。餘悉依東林會約。儘是充然。煩靡何益。不惟節費。亦以惜福。殺牲之戒。尤宜堅守。一至親餽問。各宜從儉。不得徇流俗。一帖用折柬。一治生之道。只守儉之一字。每事輒思曰。此亦可已也。便斬然已之。此是無上妙法。不但治生。卽是寡欲養心之要。切不可因治生流於好利。放重息債。刻取民財。人怨天殃。大可畏也。一吾家累世未嘗欠官錢一分一毫。子孫當世守此法。此士民君臣之義。違者便是

條約彙鈔

範家集畧

程四六

范忠公戒子弟曰。恩讐分明四字。非有道之言也。無好人三字。非有德之言也。後生戒之。蒙南鄉約十一條世之人設樽俎。會集賓客。雖日費萬錢。畧不掛意。至於同胞兄弟。分門析戶。視若秦越。或因寸土尺地。斗粟尺布。爭訟不已。是誠何心哉。古今重忌日。則生日之重可知矣。必別生死日。榜於祠堂。庶幾不忘。設義塚以葬宗族之無地者。立義祠以祭宗族之無後者。置義田以贍宗族之無養者。皆美事也。饒裕之家。當力爲之。三姑者。尼姑道姑卦姑也。六婆者。牙婆媒婆師婆度婆藥婆穩婆也。蓋與三刑六害同。人家有一於此。而不致奸盜者。幾希。若能謹而遠之。如避蛇蝎。庶得淨宅之法。凡交易。必須項項合條。乃無後患。

不可以人情契密不爲之防。如交易取錢未盡及贖產不曾取契之類。宜卽理會去。或卽聞之官。以絕將來詞訟。人家有僕。當取其朴直謹愿。勤於任事。不必責其應對進退之快人意。人之子弟。不知溫飽所自來者。不求自己德業。而獨欲爲僕者。哨點之出。資財以養無用之人。生事爲非。皆此輩導之也。婢僕有頑蠢全不中使令者。宜善遣之。不可畱。畱則生事。主或過於毆傷。此輩挾怨爲惡。有不容言者。婢僕有姦盜及逃亡者。宜送之官。以法治之。不可私自鞭撻。亦恐有意外之事。或逃亡非其本情。或所竊止於微物。宜念其平日有勞。只畱懲之。仍前畱備使令可也。凡婢僕有小過。不可親自鞭撻。蓋一時怒氣所激。徒

範家集畧

程四七

自費力。未必知畏。惟徐徐詰問。令他人責之。視其過之重輕而定其數。雖不過怒。自然有威。婢僕亦自畏憚矣。族約云。良賤等威。法律甚謹。族中奴僕。若見子弟輩。坐而不起。及有忤言者。告養主治之。養主不治。告族長共治之。不許收養。凡人之敢於舉債者。必謂他日寬餘。可以償也。不知今日既無。他日何爲。而有譬如百里之路。分爲兩日行。則兩日可辦。若以今日之路。使明日併行。必不至矣。無遠識之人。求目前寬餘。而那積在後者。無不破家也。諺有之曰。富貴怕見開花。此語殊有意味。言已開則謝。適可喜。正可懼。今有方值豐亨。便生驕溢。侈延慶賞。過飾婚喪。伎樂聲容。沸騰傾動。僕器服食。珍麗齊整。勝絕鄉邦。光

映門戶。卻是花開矣。夫無德富貴。謂之不祥。宜加省懼。何用誇侈。子孫有是。亟爲斂抑。差緩敗傾。又若約而爲泰。時屈舉。贏則旦夕覆亡之道也。許氏家則三條婢僕罪非姦盜。杖責毋至二十。狡悍難制者。宜卽放絕。亦毋嚴刑。買婢妾。不可不細詢其所自來。恐有良人之友。爲其所誘。若果則告之於官。不可還與引來之人。恐自殘之。

得婦財而成家者。多至放縱不檢。并本家之舊業。亦多耗散。因而亡其性命者。今酌聘親之禮。務有定數。不許過多。亦不許需索。婦家財物。湛氏家訓三條喪禮送終之道。所宜慎重。父母年老。宜倣古人歲制月制之義。預求絲絹。爲衣衾之類。之需。富則可用紵絲。厚於愛親。亦不爲過。蓋紵絹入

範家集畧

程四八

地最耐久。切不宜用縹布。入地不過一月卽朽。棺木用楠之高者。猶差勝於用杉之低者。其葬宜用灰槨。三合土堅築之。久則化爲金石。可與天地同朽矣。凡宗族婦女。不得習爲華麗。耽於麤蕪。性務端莊。靜一。寡言慎行。奉舅姑以孝。事丈夫以敬。待妯娌以和。接子孫以慈愛。凡有吉凶之事。務在謹內外。別己私業。令其衣食有餘。不至貧乏。則上承祖考之祀。爲有享。下統子孫之眾。爲有光。百世永有託矣。子孫其敬守之。違者告官治罪。

凡祖宗忌日。子孫自有哀慕悽愴之心。是日素服。不飲酒。食肉。居宿於外。曾祖以上不逮事者。服淺淡衣。而禮殺之。白沙四禮修件二條凡三等入戶之下。葬用薄棺。不許焚尸。貧者

族眾率錢助之毋令暴露。

吾祖宗福澤彌遠彌昌。凡其后昆性稟多淳厚。習尚多善。良。海內稱令族。必先屈指焉。間有失教者。積成過惡。或酗酒發狂。或賭博肆敗。或放火報讐。或鬪毆逞忿。或巧爲謗訕。或過揚家醜。或閨門不肅。或手足不靖。或容畱妓女。或交結棍徒。或毀罵尊長。或忤逆父兄。或戕賊弟姪。此誠先世之罪人。宗族中蠹物也。自今伊始。許令自新。如有敢拒新約。仍怙舊愆者。合族爲之極力處治。劉畏所族約四條五服之制。先王稱情而立文者也。親喪固所自盡。至於葦功之服。皆不可忽。近族姓繁多。鮮有服其服者。是視親屬無異於路人也。以後親屬有喪。須應期成服。若親族之喪未舉。

範家集畧

程四九

雖本服既除。亦不宜歡會作樂。違者司禮正之。吾宗族屬日繁。將及千口。世遠則服窮。利勝則恩薄。嫌隙易開。爭競乃起。始緣睚眦之怨。積爲深仇。初因刀錐之末。構成巨訟。匪特族誼有乖。抑且禍根無解。不幸遇有此項宗長房長。與之委曲講勸。公平處分。務要不傷和氣。內有恃強不從者。眾共攻之。凡周恤族之貧難。及宗祠有義舉。在有餘之家。即宜務行之。今人累倉困運。阡陌以遺子孫。至言祖宗公事。則縮頸宴賓。綺羅填筍。於族人之饑寒。罔恤。皆由大義不明。未嘗念及一本之意。夫創業累錙銖。而後人用之如糞土。富貴有時替。而人死貴畱名。故家有餘財。而不能樹恩於族。謀盛舉以垂不朽。是誠不智之甚也。

子孫有官守者。反於家必須謙遜。見尊長當執子弟禮。不可以富貴加於父兄宗族。若自高自大。矜已傲物者。族長會族人聲罪切責之。衡陽王氏家訓二條祖宗墳墓。子孫當依時拜掃。近塋竹木。不可翦伐。年遠墳墓。更爲立石。湊刻名氏。弗使湮滅難考。其有平塌淺露者。以土益之。

範家集畧

程五十

程則俛俛循循。逐時完辦。有所督責。則內自省悔。無生異議。或檢責有誤。不可便自分解。隱忍順受。俟後可言。則從容言之。凡職分所當爲。雖最卑賤。無不安意爲之。是能遜志。志不辨。則取舍之極不定。何由向往。必引類分別。明示趨向。何者爲道德。而當先。何者爲聖賢。而當法。何者爲文藝。而爲今之所習。何者爲富貴。而爲時之所趣。如孝悌廉節恭謹敦朴。誠直尚義。則爲君子。而聖賢道德在所當爲。柔媚頗辟。陰險詭詐。肆慢無禮。則爲小人。而富貴利達。不爲苟得。天地間惟道義爲至尊。至貴。爲必可恃。堯舜所以放勳重華。周孔所以安身立命。皆不外此。吾欲爲君子。必以道德爲先。以聖賢爲法。志於道而富貴功名無以尚之。

志於聖而智能才藝無以尚之道誠有得則真樂在我而窮通得喪無不自得焉是能辨志志遠則日見其不足而虛心以受天下之善志辨則他歧不足以惑之而知幾以成天下之務豈非初學所最先者哉

守道宜三條

嚴師範。

凡爲人師者當知責任之重崇道義重廉恥衣冠不離其身言笑皆律以禮以端教人之本分句讀明訓解謹課程以施教人之事由父兄師友人倫之大以至心術言貌衣服飲食之節皆倣先儒成法而行隨時隨事戒諭警發或就其身而體貼之或迎其機而開諭之時其動息而張弛之慎其萌芽而防範之別其材質而陶鑄之辨其習尚而轉移之何者爲正爲善爲顯身揚名之事而鼓舞作興之

範家集畧

卷五一

何者爲邪爲惡爲亡身喪家之事而懲創過絕之庶天性本然之良不因習染而壞矣若徒以記誦爲博佔畢爲工甚則酣酒荒色嗜利營私以致蒙養不端任氣徇欲是真所謂賊夫人之子也葬者藏也藏者完歸於土之義人子於其親之完歸乃假之爲身家謀爲後嗣計一求於風水再求於年月各執其房分而阻於卦例星辰之吉凶各持其年命而撓於支干龜筮之生剋遂至累數年數十年而不克葬蓋思生者禍福之來尙未可必而死者暴露之欠已大可傷也哉又有溺信風水至侵占他人山地冒認他人祖墳伐人塚乘人祖父母骸骨怨連訟結底死求勝至於傾家敗業而地終不可得親終不成葬福應尙遠禍

應至近亦可畏哉故親終必照常期卜其宅兆而安厝之惟風不露水不瀟蟻不親足矣宋儒之言曰有水以界之無風以散之此風水之說也

凡僮僕鮮知禮分稍得志則漫鬚護領衣履踰於士人主爲仕宦則揚揚挾勢凌虐寒微雖族人亦不及顧使其主得罪於鄉里皆此人也甚則爭訟殺人未必不由此昔丁嘉會有一蒼頭至前腰繫紅巾嘉會則斥逐之或謂其褻嘉會曰不然本村僮衣不蔽體俄事文飾長此愆心乃便忘其本斥之所以愛之也愚以爲非唯愛之亦所以自愛也以後凡有事文飾者若與其主相愛宜一體檢束有不如命從公杖之

永嘉張氏族約一條

範家集畧

卷五二

祠堂之設所以盡報本反始之心尊祖敬宗之意實有家名分之首務開業傳世之本也常須脩理完固洒掃潔淨嚴加鎖閉非參謁無擅開入及將一應閒雜器物於內置

族河南曹氏一條

祀先之道非禮不足以達敬敬先之道非早不足以成禮吾宗長幼情慢相仍遲至近午方集苟且拜獻餽畢而歸日將暮矣失時怠事殊非家法所宜約自今始當年之家陳設於鐘鳴之後與祭之人會聚於日出之初敢有仍前忘情者罪有攸歸公堂叱戒不貸

慈谿劉氏族約一條

士與其言勸也不如言戒也築百仞之臺基之弗固實以灰沙層累而危之愈危愈險愈速傾矣辟如淘泉必去其

沙石泥淖而後澄泓也。士敦百行而其躬多疾。大閑既踰。安問細行。作士大戒。古司寇維祺存古篇節毋不孝不弟。毋於父

母兄師尊長間恣意違犯。致傷大倫。毋貪利無厭。毋不顧義理。不恤清議。毋言語虛偽不實。毋非理謔浪。毋輕

與人約不踐。毋言人閭廂陰事。毋言動問輒伏機械。以籠絡人。自詡得算。爲士類不齒。毋飲於市。毋恣長夜之

飮。毋使酒失體。毋與匪人交。毋與人賭金銀銅錢。及戲作賭具。毋浪遊平康。毋置酒延妓。毋見人貧賤。嫺

笑凌辱。毋見人富貴。諂附詆毀。毋借人之勢。因人之事。以行私罔利。毋昧心受賄。代人關說詞訟。毋結知官

府。毋攬事幫閑。毋奔謁媒進。毋爭強好勝。毋任性動氣。
範家集畧
程五三

毋出入衙門。投呈送揭。毋代撰詞揭。挑構取事。毋造詞曲。歌謠譏彈時事。傾陷同類。毋聞人有善行。巧爲詆訕。捏

傳流言。毋垂涎美業。輒以計取。及抗拒征徭。舞文撒糧。欺凌寡弱。皆非爲身家子孫長久之策。毋在尊長前長

傲。亢侮妄自尊大。毋嘵嘵談論輕易品評前輩。毋有過不改。毋拒諫飾非。

按六禮。一曰納采。二曰問名。三曰納吉。四曰納幣。五曰請期。六曰親迎。家禮以問名併入納采。而以納吉請期併入

納幣。及親迎。六禮備矣。今俗有定親禮。類納采。而獨無問名禮。凡結姻多擇日同媒一拜。固爲簡便矣。不知此甚有

關繫。初無一刺。甚或有不親拜而以媒往。或酒中一語。此

後兩不照管。因之而毀親者。以有爲無。賴親者以無爲有。

每見鄉曲中因此告狀傾家。甚至喪其女命。可以問名爲無甚關繫乎。鄰邑有先送啟而後拜親者。畧似問名之意。

猶爲近古親迎之禮。今後子弟畢姻。兩家宜商議舉行。論昏溫公引唐李舟與妹書云。天堂無則已。有則君子登地獄

無則已。有則小人入世。人親死而禱浮屠。是不以其親爲君子。而爲積惡有罪之小人也。何待其親之薄哉。就使積

惡有罪。豈賂浮屠所能免乎。或謂親有疾。則禱於羣祀。豈以親死而忘之曰。此亦人子無已之情。原爲悅親之意。且

欲其親之生也。今乃爲其死而免罪。則異矣。此事積習已久。牢不可破。細民無責也。讀書知禮者。乃亦相率而爲之。

範家集畧
論喪
聖五三

豈不惑哉。論喪
今世祭禮久廢。無論水木本源之思。弗忍忽然。藉令人子

甘肥頤養。而其先人不獲沾一日之菽水。若敖氏之鬼不其餒耶。或曰。吾貧不能備物也。吾不能爲席。以延贊禮者

也。噫。祭固所自盡也。隨其力之所至。情之所安。惟在意誠而致敬。乃爲孝也。今人雖至貧。無有廢日用而斷往來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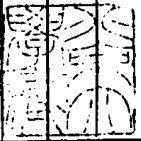
獨於祖先。靳此一祭。於心安乎。論祭

古人於父執極嚴。有坐受八拜者。鄉俗前二十年。新進諸生。尙不敢與前輩頤頤。見必屈體致恭。途遇則立候長者。行乃行。或諄責之。不以爲誚。今漸非其故矣。恂恂如也。似不能言。此二語。豈非救俗之藥石耶。謙乃有終。傲不可長。

亦可因以觀人德器非獨爲風俗慮也指讓

範家集畧

程五五



範家集畧卷之三目錄

錫山秦坊表行輯

文範

漢

章帝與東平王

又與東平及瑯琊王

馬忠成戒兄子

張司農誠兄子

鄭康成戒子

孔扶風與子

諸葛忠武戒子

又戒外甥

魏

吳

王司空戒子

虞仲翔與弟

晉

南宋

範家集畧

陶靖節與子

雷仲倫與子姪

南齊

王光祿誠子

南梁

徐修仁戒子

顧建康誠子畧

南陳

北齊

謝元正告族子

顏黃門家訓節

北魏

楊延壽誠子孫

唐

李參軍與外孫

李文公寄從弟

桺節度勒家訓

又戒子弟

宋

司馬文正訓儉

范忠宣與弟

胡文定戒子

明

太祖訓大子諸王

仁宗訓王子

楊文敏訓子編序

楊文懿示子

劉忠宣壽藏記

林貞肅戒子

王文成客座私祝

又與諸用明

沈文端垂涕哀言

湯祠部訣世語序

唐文恪京邸家書

範家集畧

文目二

文範小引

語云言之無文行之不遠。古人命曰文命。教曰文教。德曰文德。文之不可已也。秦子教思無窮。既彙範家之程。使樸者易知。又采範家之文。使雋者生喜。可爲鼓之舞之以盡神矣。讀者慎勿作文字觀也。

冷溪成梁識

漢

章帝與東平王蒼書

骨肉天性。誠不以遠近爲親疏。然數見顏色。情重昔時。念王久勞。思得還休。欲署大鴻臚。奏不忍下筆。願授小黃門。中心戀戀。惻然不能言。

範家集畧

文一

又與東平王蒼及瑯琊王京書

中大夫奉使親聞動靜。嘉之何已。歲月驚過。山陵淩遠。孤心悽愴。如何如何。聞饗衛士於南宮。因閱視舊時衣物。聞於師曰。其物存其人亡。不言哀而哀自至。信矣。惟王孝友之德。亦豈不然。今送光烈皇后假紵帛巾各一。及衣一篋。可時奉贍。以慰凱風寒泉之思。又欲令後生子孫得見先。后衣服之製。今魯國孔氏。尚有仲尼車輿冠履明德盛者。光靈遠也。其光武皇帝器服。中元二年已賜諸國。故不復送。并遺宛馬一匹。血從前膊上小孔中出。嘗聞武帝歌天。馬霑赤汗。今親見其然也。頃反虜尙屯。將帥在外。憂念遑遑。未有間寧。願王寶精神。加供養。苦言至戒。望之如渴。

馬忠成 援 戒兄子書

兄子嚴敦立喜談議援在交趾遺書戒之曰吾欲汝曹聞人過失如聞父母之名耳可得聞口不可得言也好論議人長短妄是非正法此吾所大惡也寧死不願聞子孫有此行也汝曹知吾惡之甚矣所以復言者施衿結褵申父母之誠欲使汝曹不忘之耳龍伯高敦厚周慎口無擇言謙約節儉公正有威吾愛之重之願汝曹效之杜季良豪俠好義愛人之憂樂人之樂清濁無所失父喪致客數郡畢至吾愛之重之不願汝曹效也效伯高不得猶爲謹敫之士所謂刻鵠不成尙類鶩者也效季良不得陷爲天下輕薄子所謂畫虎不成反類狗者也兄名況況卒公行

範家集

文二

服期年敬事寡嫂不冠不入廬

張司農 誠兄子書

汝曹薄祐早失賢父財單藝盡今適喘息聞仲社輕傲耆老侮狎同年極口恣意當崇長幼以禮自持燉煌有人來同聲相道皆稱叔時寬仁聞之喜而且悲喜叔時得美稱悲汝得惡論經言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恂恂者恭謙之貌也經難知且自以汝賢父爲師汝父寧輕鄉里耶年少多失改之爲貴遽伯玉年五十見四十九年非但能改之不可不思吾言不自克責反云張甲謗我李乙怨我我無是過爾亦已矣

鄭康成 戒子益恩書

吾家舊貧不爲父母羣弟所容去廝役之吏遊學周秦之都往來幽并兗豫之域獲觀乎在位通人處逸大儒得意者咸從奉手有所受焉遂博稽六藝廣覽傳記時覩祕書緯術之奧年過四十乃歸供養假田播殖以娛朝夕遇閭尹擅執坐黨禁錮十有四年而蒙赦令舉賢良方正有造辟大將軍三司府公車再召比牒并名早爲宰相惟彼數公懿德大雅克堪王臣故宜式序吾自忖度無任于此但念述先聖之元意思整百家之不齊亦庶幾以竭吾才故聞命罔從而黃巾爲害萍浮南北復歸邦鄉入此歲來已七十矣宿素衰落仍有失誤案之禮典便合傳家今吾告爾以老歸爾以事將閑居以安性覃思以終業自非拜國君之命問族親之憂展覲墳墓觀思野物胡常扶杖出門乎家事大小汝一承之咨爾榮榮一夫曾無同生相依其最求君子之道研鑽勿替敬慎威儀以近有德顯譽成于僚友德行立於己志若致聲稱亦有榮於所生耳可不愼念耶吾雖無絃冕之緒頗有讓爵之高自樂以論贊之功庶不遺後人之羞未所憤憤者徒以公親墳壠未成所好羣書率皆腐敝不得於禮堂寫定傳與其人日西方暮其可圖乎家今差多於昔勤力務時無恤飢寒菲飲食薄衣服節夫二者尙令吾寡恨若忽忘不識亦已焉哉

孔扶風 戒與子琳

告琳須來問汝諸友生講肄書傳孜孜晝夜衍衍不忘善

範家集

文三

矣。人之進道。唯問其志。取必以漸。勤則得多。山澗至柔。石爲之穿。蠅蟲至弱。木爲之繁。然而能以微脆之形。陷堅剛之體。豈非漸之至乎。

諸葛忠武亮戒子

夫君子之行。靜以修身。儉以養德。非澹泊無以明志。非寧靜無以致遠。夫學須靜也。才須學也。非學無以廣才。非靜無以成學。慳慢則不能研精。險躁則不能理性。年與時馳。意與歲去。遂成枯落。悲歎窮廬。將復何及。

又戒外甥

夫志當存高遠。慕先賢。絕情欲。棄凝滯。使庶幾之情。揭然有所存。惻然有所感。忍屈伸。去細碎。廣咨問。除嫌吝。何損於美趣。何患於不濟。若志不強毅。意不愜慨。徒碌碌滯於俗。默默束於情。永竄伏於凡庸。不免於下流也。

魏

王司空戒子書

夫人爲子之道。莫大於寶身全行。以顯父母。此三者。人知其善。而或危身破家。陷於滅亡之地者。何也。由所祖習非其道也。夫孝敬仁義。百行之首。而立身之本也。孝敬則宗族安之。仁義則鄉黨重之。此行成於內。名著於外者矣。人若不篤於行。而背本逐末。以陷浮華焉。以成朋黨焉。浮華則有虛僞之累。朋黨則有彼此之患。此二者之戒。昭然著明。而循覆車滋厭。逐末彌甚。皆由惑當時之譽。昧目前之

範家集畧

文四

範家集畧

文五

利故也。夫富貴聲名。人情所樂。而君子或得而不處。何也。惡不由其道耳。患人知進而不知退。知欲而不知足。故有困辱之累。悔吝之咎。語曰。如不知足。則失所欲。故知足之足。常足矣。覽往事之成敗。察將來之吉凶。未有千名要利。欲而不厭。而能保世持家。永全福祿者也。欲使汝曹立身行己。遵儒者之教。履道家之言。故以元默冲虛爲名。欲使汝曹顧名思義。不敢違越也。古者盤孟有銘。几杖有誡。俯仰察焉。用無過行。況在己名。可不戒之哉。夫物速成則疾亡。晚就則善終。朝華之草。夕而零落。松柏之茂。隆寒不衰。是以大雅君子。惡速成。戒鬬黨也。夫人有善。鮮不自伐。有能者。鮮不自矜。伐則掩人。矜則陵人。掩人者。人亦掩之。陵人者。人亦陵之。故三郤爲戮於晉。王叔負罪於周。不亦於善自伐好爭之咎乎。故君子不自稱。非以讓人。惡其蓋人也。夫能屈以爲伸。讓以爲得。弱以爲強。鮮不遂矣。夫毀譽。愛惡之原。而禍福之機也。是以聖人慎之。孔子曰。吾之於人。誰毀誰譽。如有所譽。必有所試。又曰。子貢方人。賜也賢乎哉。我則不暇。以聖人之德。猶尚如此。況庸庸之徒。而輕毀譽哉。人或毀已。當退而求之於身。若已有可毀之行。則彼言當矣。若已無可毀之行。則彼言妄矣。當則無害於彼。妄則無害於身。又何反報焉。且聞人毀已。而忿者。惡醜聲之加人也。人報者。滋甚。不如默而修己也。諺曰。救寒莫如重裘。止謗莫如自修。斯言信矣。若與是非之士。凶險之人。

近猶不可況與對校乎。其害深矣。夫虛偽之人言不根道行不顧言。其爲浮淺較可識別。而世人惑焉。猶不檢之以言行也。近濟陰魏諷。山陽曹偉。皆以傾邪敗沒。獎或當世挾持姦惡。驅動後生。雖刑於鈇鉞。大爲炯戒。然所汙染固以眾矣。可不慎與。若夫山林之士。夷叔之倫。甘長飢於首陽。安赴火於絳山。雖可以激貪勵俗。然聖人不可爲。吾亦不願也。今汝先人世有冠冕。惟仁義爲名。守慎爲稱。孝悌於閭門。務學於師友。吾與時人從事。雖出處不同。然各有所取。潁川郭伯益。好尙通達。敏而有知。其爲人宏曠不足而輕責有餘。得其人。重之如山。不得其人。忽之如草。吾以所知親之。昵之不願。兒子爲之北海徐偉。長不治名高。不範家集畧

文六

求苟得。澹然自守。惟道是務。其有所是非。則託古人以見其意。當時無所褒貶。吾敬之重之。願兒子師之。東平劉公幹。博學有高才。誠節有大意。然性行不均。少有所拘忌。得失足以相補。吾愛之重之。不願兒子慕之。樂安任昭先。酒粹履道。內敏外恕。推遜恭讓。處不避汚。怯而義勇。在朝忘身。吾友之善之。願兒子遵之。若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汝其庶幾舉一隅耳。及其用財先九族。其施舍務周急。其出入存故老。其論議貴無貶。其進仕尙忠節。其取人務道實。其處世戒驕淫。其貧賤慎無戚。其進退念合宜。其行事加九思。如此而已。吾復何憂哉。

吳

虞仲翔 翻 與弟書

長子容當爲娶婦。遠求小姓。足使生子。天福其人。不在貴族。芝草無根。醴泉無源。

晉

陶靖節 潛 與子儼等書

告儼俟份佚。天地賦命。生必有死。自古賢聖。誰能獨免。子夏有言。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四友之人。親受音旨。發斯談者。將非窮達不可妄求。壽夭無外請。故耶。吾年過五十。少而窮苦。每以家做。東西游走。性剛才拙。與物多忤。自量爲已。必貽俗患。僂俛辭世。使汝等幼而飢寒。余嘗感孺仲賢妻之言。敗絮自擁。何慙兒子。此旣一事矣。但恨鄰靡

範家集畧

文七

二仲。室無萊婦。抱茲苦心。良獨內媿。少學琴書。偶愛閒靜。開卷有得。便欣然忘食。見樹木交蔭。時鳥變聲。亦復歎然有喜。常言五六月中。北窗下臥。遇涼風暫至。自謂是羲皇上人。意淺識罕。謂斯言可保。日月遂往。機巧遂疎。緬求在昔。眇然如何。病患以來。漸就衰損。親舊不遺。每以藥石見救。自恐大分將有限也。汝輩稚小。家貧每役柴水之勞。何時可免。念之在心。若何可言。然汝等雖不同生。當思四海皆兄弟之義。鮑叔管仲。分財無猜。歸生伍舉。班荆道舊。遂能以敗爲成。因喪立功。他人尙爾。況同父之人哉。潁川韓元長。漢末名士。身處卿佐。七十而終。兄弟同居。至於沒齒。濟北氾稚春。晉時操行人也。七世同財。家人無怨色。詩曰。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爾至。心向之。汝其慎哉。吾復何言。

南宋

雷仲倫 次宗 與子姪書

夫生之修短。咸有定分。定分之外。不可以智力求。但當於所稟之中。順而勿率耳。吾少嬰羸患。事鍾養疾。爲性好閒。志棲物表。故雖在童稚之年。已懷遠迹之意。暨於弱冠。遂託業廬山。逮事釋和尚。于時師友淵源。務訓宏道。外慕等夷。內懷排發。於是洗氣神明。玩心墳典。勉志勤躬。夜以繼日。爰有山水之好。晤言之歡。實足以通理輔性。成夫壺壺之業。樂以忘憂。不知朝日之晏矣。自遊道餐風。二十餘載。

範家集畧

文八

淵匠既傾。良朋凋索。續以疊逆。違天備嘗荼蓼。疇昔誠願。頓盡一朝。心慮荒散。情意衰損。故遂與汝曹歸耕壟畔。山居谷飲。人理久絕。日月不處。忽復十年。犬馬之齒。已踰知命。嶮巇將迫。前途幾何。寔遠想尙子五岳之舉。近謝居室瑣瑣之勤。及今耄耋。未至惜。衰不及頓。尙可厲志於所期。縱心於所託。棲誠來生之津梁。專氣暮年之攝養。玩歲日於良辰。偷餘樂于將除。在心所期。盡于此矣。汝等年各成長。冠娶已畢。修情衡泌。吾復何憂。但願守全所志。以保令終耳。自今以往。家事大小。一勿見關。子平之言。可以爲法。

南齊

王光祿 僧虔 誠子書

知汝恨吾不許汝學。欲自悔厲。或以閭棺自期。或更擇美業。且得有慨。亦慰窮生。但亟聞斯唱。未覩其實。請從先師聽言觀行。冀此不復虛身。吾未信汝。非徒然也。往年有意於史。取三國志聚置牀頭。百日許。復徒業就。元自當小差於史。猶未近彷彿。曼倩有云。談何容易。見諸元志爲之選。腸爲之抽。專一書轉誦數十家注。自少至老。手不釋卷。尙未敢輕言。汝開老子卷頭五尺許。未知輔嗣何所道。平叔何所說。馬鄭何所異。指例何所明。而便盛於麈尾。自呼談士。此最險事。設令袁令命汝言易。謝中書挑汝言莊。張吳興叩汝言老。端可復言未嘗看邪。談故如射。前人得破。後人應解。不解卽輸賭矣。且論注百氏。荊州八表。又才性四

範家集畧

文九

本聲無哀樂。皆言家口實。如客至之有設也。汝皆未經拂耳。瞥目。豈有庖廚不修。而欲延大賓者哉。就如張衡思倖造化。郭象言類懸河。不自勞苦。何由至此。汝曾未窺其題目。未辨其指歸。六十四卦。未知何名。莊子厭篇。何者內外入袞所載。凡有幾家。四本之稱。以何爲長。而終日欺人人。亦不受汝欺也。由吾不學。無以爲訓。然重華無嚴父。放勳無令子。亦各由己耳。汝輩竊議。亦當云阿越不學。在天地間。可嬉戲。何忽自課謫。幸及盛時。逐歲暮。何必有所減。汝見其一耳。不全爾也。設令吾學如馬鄭。亦必甚勝。復倍不如今。亦必大減。致之有由。從身上來也。今壯年自勦數倍許。勝劣及吾耳。世中比例舉眼是。汝足知此。不復具言。吾

在世雖乏德素。要復推排人間數十許年。故是一舊物。人或以比數汝等耳。卽化之後。若自無調度。誰復知汝事者。舍中亦有少負令譽。弱冠越超清級者。於時王家門中。優者則龍鳳。劣者猶虎豹。失蔭之後。豈龍虎之議。況吾不能爲汝蔭。政應各自努力耳。或有身經三公。蔑爾無聞。布衣寒素。卿相屈體。或父子貴賤殊。兄弟聲名異。何也。體盡讀數百卷書耳。吾今悔無所及。欲以前車。誠爾後乘也。汝年入立境。方應從官。兼有室累。率役情性。何處復得下帷。如王郎時邪。爲可作世中學。取過一生耳。試復三思。勿諱吾言。猶捶撻志輩。冀脫萬一。未死之間。望有成就者。不知當有益否。各在爾身。已切身。豈復關吾邪。鬼惟知愛淡松茂。

範家集畧

文十

柏亭知子弟毀譽事。因汝有感。故畧敘胸懷。

南梁

徐修仁 勉戒子書

吾家本清廡。故常居貧素。至於產業之事。所未嘗言。非直不經營而已。薄躬遭逢。遂至今日。尊官厚祿。可謂備之。每念叨竊若斯。豈由才致。仰藉先門風範。及以福慶。故臻此爾。古人所謂以清白遺子孫。不亦厚乎。又云遺子黃金滿。不如一經。詳求此言。信非徒語。吾雖不敏。實有本志。庶得遵奉斯義。不敢墜失。所以顯貴以來。將三十載。門人故舊。亟薦便宜。或使創闢田園。或勸興立邸店。又欲舳舻運致。亦令貨殖聚斂。若此眾事。皆拒而不納。非謂拔葵去織。

範家集畧

文十一

且欲省息紛紜。中年聊于東田間。營小園者。非在播藝。以要利。政欲穿池種樹。少寄情賞。又以郊際閑曠。終可爲宅。儻獲懸車致事。寔欲歌哭于斯。慧日十住等。既應營昏。卽須住止。吾清明門宅。無相容處。所以爾者。亦復有以前以西達施宣武寺。既失西廂。不復方幅。意亦謂此逆旅舍。爾何事須華。常恨時人。謂是我宅。古往今來。豪富繼踵。高門甲第。連闔洞房。宛其死矣。定是誰室。但不能不爲培塿之。山聚石移。果雜以花卉。以娛休沐。用託性靈。隨便架立。不在廣大。唯功德處小。以爲好。所以內中逼促。無復房宇。近營東邊兒孫二宅。乃藉十住南還之資。其中所須。猶爲不少。既牽挽不至。又不可中途而輟。郊間之園。遂不辦保貨。與韋黯乃獲百金。成就兩宅。已消其半。尋園價所得。何以至此。由吾經始歷年。纔已成立。桃李茂密。桐竹成陰。隱陌交通。渠畎相屬。華樓迴榭。頗有臨眺之美。孤峯叢蕪。不無糾紛之興。漬中竝饒荷葭。湖裏殊富菱蓮。雖云人外。城闕密邇。韋生欲之。亦雅有情趣。追述此事。非有吝心。蓋是事意所至。爾憶謝靈運山家詩云。中爲天地物。今成鄙夫有。吾此園有之二十載。今爲天地物。物之與我。相校幾何哉。此直所餘。今以分汝。營小田舍。親累既多。理亦須此。且釋氏之教。以財物謂之外命。外典亦稱何以聚人曰財。況汝常情。安得忘此。聞汝所買湖熟田地。甚爲渴鹵。彌復可安。所以如此。非物競故也。雖事異。履丘。聊可勞勩。孔子曰。居

家理治可移於官。既已營之，宜使成立。進退兩亡，更貽恥笑。若有所收穫，汝可自分贍內外。大小宜令得所。非吾所知。又復應露之諸女爾。汝既居長，故有此令。凡爲人長，殊復不易。當使中外咸緝，人無間言。先物後己，然後可貴。老子云：後其身而身先。若能爾者，更招巨利。汝當自勗。見賢思齊，不宜忽畧。以棄日也。棄日乃是棄身。身名美惡，豈不大哉？可不慎歟？今之所教畧言此意。政謂爲家以來，不事資產，既立墅舍，似乖舊業。陳其始末，無愧懷抱。兼吾年時朽暮，心力稍單，牽課奉公，畧不克舉。其中餘暇，裁可自休。或復冬日之陽，夏日之陰，良辰美景，文案間隙，負杖蹣蹣，逍遙陋館，臨池觀魚，披林聽鳥，濁酒一杯，彈琴一曲，求數範家集畧

文十二

顧建康憲之臨終誠子畧

出生入死，理均晝夜。生既不知所從，死亦安知所往。延陵有云：魂氣無所不之。故夫莊周澹臺達生者也。王孫士安矯俗者也。吾進不及達，退無所矯。衣周於身，聊以蔽體。棺周於身，聊以蔽臭。入棺之物，一無所須，勿使爲人惡己矣。

漢明帝天子之尊，猶祭以杆水脯糗。范史雲：烈士之高，亦奠以寒水乾飯。況吾庸人，可不節衷乎？靈筵止設香燈，別望素饌，勿用牲牢。祀先人有舊典，不可闕。自吾以下，祀止用蔬食時果，勿同上也。

南陳

謝元正貞告族子凱

貞臨終遺書告其族子凱曰：吾少罹酷罰，十四傾外蔭，十六鍾大清之禍，流離絕國，二十餘載，號天踏地，得還侍奉。守先人墳壙，於吾分足矣。不悟朝廷採拾虛薄，累致清階，愧無酬報。今在憂棘，畧漏將盡，何所多念？氣絕後，直棄之草野，依僧家屍陀林法，是吾願也。正恐以矯俗見異，可用範家集畧

文十三

北齊

顏黃門之推家訓二十篇節

序致篇曰：夫聖賢之書，教人誠孝，慎言檢迹，立身揚名，亦已備矣。魏晉以來，所著諸子，理重事複，遊相模倣，猶屋下架屋，牀上施牀耳。吾今所以復爲此者，非敢軌物範世也。業以整齊門內，提撕子孫，犬同言而信，信其所親，同命而行。行其所服，禁童子之暴謔，則師友之誠，不如傳婢之指揮。止凡人之鬪鬩，則堯舜之道，不如寡妻之誨諭。吾望此

書爲汝曹之所信。猶賢于傳婢寡妻耳。每常心共口敵。性與情競。夜覺曉。非今悔昨失。自憐無教。以至於斯。追思平昔之損銘肌鏤骨。非徒古書之誡。經目過耳。故畱此二十篇。以爲汝曹後範。

教子篇曰。上智不教而成。下愚雖教無益。中庸之人。不教不知也。古者聖王有胎教之法。懷子三月。出居別宮。目不邪視。耳不妄聽。音聲滋味。以禮節之。凡庶縱不能爾。當及嬰稚。識人顏色。知人喜怒。便加教誨。使爲則爲。使止則止。比及數歲。可省笞罰。父母威嚴而有慈。則子女畏慎而生孝矣。吾見世間無教而有愛。每不能然。飲食云爲。恣其所慾。宜誠翻獎。應訶反笑。至有識知。謂法當爾。驕慢已習。方

範家集畧

文十四

復制之。捶撻至死。而無威怒。怒日隆而增怨。逮于成長。終爲敗德。孔子云。少成若天性。習慣如自然。是也。俗諺曰。教婦初來。教兒嬰孩。誠哉斯語。凡人不能教子女者。亦非欲陷其罪惡。但不忍訶怒。傷其顏色。不忍楚撻。慘其肌膚耳。當以疾病爲喻。安得不用湯藥鍼艾救之哉。又宜思勤督訓者。可願苛虐於骨肉乎。誠不得已也。王大司馬僧辯母。魏夫人。性甚嚴正。王在湓城時。爲三千人將。年踰四十。少不如意。猶捶撻之。故能成其勳業。梁元帝時。有一學士。聰敏有才。爲父所寵。失於教義。一言之是。徧於行路。終年譽之。一行之非。拚藏文飾。冀其自改。年登婚宦。暴慢日滋。竟以言語不擇。爲周逖抽腸斃鼓云。父子之嚴。不可

以狎骨肉之愛。不可以簡。簡則慈孝不接。狎則怠慢生焉。由命士以上。父子異宮。此不狎之道也。抑搔癢痛。懸衾篋枕。此不簡之教也。人之愛子。罕亦能均。自古及今。此弊多矣。賢俊者固可賞愛。頑魯者更當矜憐。有偏寵者。雖欲以厚之。更所以禍之。其叔之死。母實爲之。趙王之戮。父實使之。劉表之傾宗覆族。袁紹之地裂兵凶。可爲靈龜明鑑也。齊朝有一士大夫。嘗謂吾曰。我有一兒。年已十七。頗曉書疏。教其鮮卑語。及彈琵琶。稍能通解。以此伏事公卿。無不寵愛。亦要事也。吾時俛而不荅。異哉。此人之教子也。若由此業。自致卿相。亦不願汝曹爲之。

範家集畧

文十五

右挈前襟後裾。食則同案。衣則傳服。學則連業。遊則共方。雖有悖亂之人。不能不相愛也。及其壯也。各妻其妻。各子其子。雖有篤厚之人。不能不少衰也。婦嬖之比。兄策則疏薄矣。今使疏薄之人。而節量親厚之恩。猶方底而圓蓋。必不合矣。惟友悌淡至。不爲旁人之所移者。免夫。二親既歿。兄弟相顧。當如形之與影。聲之與響。愛先人之遺體。惜己身之分氣。非兄弟何念哉。兄弟之際。異於他人。望淡則易怨。地親則易弭。譬猶居室。一穴則塞之。一隙則塗之。則無頽毀之慮。如雀鼠之不恤。風雨之不加。壁陷楹淪。無可救矣。僕妾之爲雀鼠。妻子之爲風雨。甚哉。人或交天下之士。皆有歡愛。而失敬于兄者。何其能多而不能少也。人

或將數萬之師。得其死力。而失恩於弟者。何其能疏而不能親也。姊姒者。多爭之地也。使骨肉居之。亦不若各歸四海。感霜露而相思。佇日月之相望也。況以行路之人。處多爭之地。能無間者鮮矣。所以然者。以其當公務而執私情。處重責而懷薄義也。若能恕已而行。換子而撫。則此患不生矣。人之事兄。不可同於事父。何爲愛弟不及愛子乎。是反照而不明也。沛國劉璉嘗與兄璉連棟隔壁。璉呼之數聲不應。良久方荅。璉怪問之。乃云向來未著衣帽。故也。以此事兄。可以免矣。

後娶篇曰。江右不諱庶孽。喪室之後。多以妾媵終家事。疥癬蚊蚤。或未能免。限以大分。故稀鬪鬩之恥。河北鄙側出。

範家集畧

文十六

不預人流。是以必須重娶。至於三四。母年有少於子者。後母之策。與前婦之兄衣服飲食。爰及婚宦。至於士庶貴賤之隔俗。以爲常身。沒之後。辭訟盈公門。謗辱彰道路。子誣母爲妾。弟黜兄爲傭。播揚先人之辭迹。暴露祖考之長短。以求直己者。往往而有。悲夫。自古姦臣佞妾。以一言陷人者。眾矣。況夫婦之義。曉夕移之。婢僕求容。助相說引。積年累月。安有孝子乎。此不可不異。後漢書曰。安帝時。汝南薛包。字孟嘗。好學篤行。喪母。以至孝聞。及父娶後妻。而憎包。分出之。包日夜號泣。不能去。至被毆杖。不得已。廬於舍外。旦入而灑掃。父怒。又逐之。乃廬於里門。昏晨不廢。積歲餘。父母慙而還之。後行六年。服喪過平哀。旣而弟子求分。

財異居。包不能止。乃中分其財。奴婢引其老者。曰。與我共事久。若不能使也。田廬取其荒頓者。曰。吾少時所理。意所戀也。器物取其朽敗者。曰。我素所服食。身口所安也。弟子數破其產。還復賑給。建光中。公車特徵。至拜侍中。包性恬虛。稱疾不起。以死自乞。有詔賜告歸也。

治家篇曰。生民之本。要當稼穡而食。桑麻以衣。蔬菓之畜。園場之所產。雞豚之善。埒園之所生。爰及棟宇器械。樵蘇脂燭。莫非種植之物也。能守其業者。閉門而爲生之具已足。但家無鹽井耳。今北土風俗。率能躬儉節用。以贍衣食。江南奢侈。多不逮焉。世間名士。但務寬仁。至於飲食饌饋。僮僕減損。施惠然諾。妻子節量。狎侮賓客。侵耗鄉黨。此亦爲家之巨蠹矣。裴子野有疏親故舊。飢寒不能自濟者。皆收養之。家素清貧。時逢水旱。二石米爲薄粥。僅得遍焉。躬自同之。常無厭色。婦主中饋。唯事酒食衣服之禮耳。國不可使預政。家不可使幹蠱。如有聰明才智。識達古今。正當輔佐君子。助其不足。必無牝雞晨鳴。以致禍也。

範家集畧

文十七

江東婦女。略無交遊。其婚姻之家。或十數年間。未相識者。唯以信命贈遺。致殷勤焉。鄴下風俗。專以婦持門戶。爭訟曲直。造請逢迎。車乘填街衢。綺羅盈府寺。代子求官。爲夫訴屈。此乃恆代之遺風乎。婦人之性。率寵子壻而虐兒婦。寵壻則兄弟之怨生焉。虐婦則姊妹之讒行焉。然則女之行畱。皆得罪於其家者。母實爲之。至有諺云。落索阿姑。

殮此其相報也。家之常弊。可不誠哉。婚姻素對。靖侯成規。近世嫁娶。遂有賣女納財。買婦輸絹。比量父祖。計校錙銖。責多還少。市井無異。或猥婿在門。或傲婦擅室。貪榮求利。反招羞恥。可不慎歟。借人典籍。皆須愛護。先有缺壞。就爲補治。此亦士大夫百行之一也。濟陽江祿。讀書未竟。雖有急速。必待卷束整齊。然後得起。故無損敗。人不厭其求假焉。或有狼籍几案。分散部帙。多爲童幼婢妾之所點污。風雨犬鼠之所毀傷。實爲累德。吾每讀聖人之書。未嘗不肅敬對之。其故紙有五經詞義。及賢達姓名。不敢穢用也。吾家巫覡禱請。絕於言議。符書章醮。亦無所焉。竝汝曹所見也。勿爲妖妄之費。

範家集

文十八

風操篇曰。偏傍之書。死有歸煞。子孫逃竄。莫有在家。畫瓦書符。作諸厭勝。喪出之日。門前然火。戶外烈灰。被送家鬼。章斷注連。凡如此比。不近有情。乃儒雅之罪人。彈議所當加也。已孤而履歲及長。至之節。無父拜母。祖父母世叔父母。姑兄姊。則皆泣。無母拜父。外祖父母舅姨兄姊。亦如之。此人情也。二親既歿。所居齋寢。子與婦弗忍入焉。北朝頓丘李構。母劉氏夫人。亡後。所住之堂。終身鏤閉。弗忍開入也。夫人宋廣州刺史繁之孫女。故構猶染江南風教。其父獎爲揚州刺史。鎮壽春。遇害。構嘗與王松年祖孝徵數人同集談議。孝徵善書。遇有紙筆。圖寫爲人。頃之因割鹿尾。戲截畫人以示構。而無他意。構愴然動色。便起就馬。

而去。舉坐驚駭。莫測其情。祖君尋悟。方浹反側。當時罕有能感此者。吳郡陸襄。父閑被刑。襄終身布衣蔬飯。雖薑菜有切割。皆不忍食。居家唯以掐摘供廚。江陵姚子篤。母以燒死。終身不忍啖炙。豫章熊康。父以醉而爲奴所殺。終身不復嘗酒。然禮緣人情。恩由義斷。親以噎死。當亦不可絕食。禮經。父之遺書。母之杯圈。感其手口之澤。不忍讀用。政爲常所講習。警校繕寫。及偏加服用。有迹可思者耳。若尋常墳典。爲生什物。安可悉廢之乎。既不讀用。無容散逸。唯當緘保。以畱後世耳。思魯等第四舅母親吳郡張建女也。有第五妹。三歲喪母。靈牀上屏風。平生舊物。屋漏沾涇。出曝曬之。女子一見。伏牀流涕。家人怪其不起。乃往抱持。

範家集

文十九

薦席淹漬。精神傷怛。不能飲食。將以問醫。醫診脈云。腸斷矣。因爾便吐血數日而亡。中外憐之。莫不悲歎。禮云。忌日不樂。正以感慕罔極。惻愴無聊。故不接外賓。不理眾務耳。必能悲慘自居。何限於淹藏也。世人或端坐奧室。不妨言笑。盛營甘美。厚供齋食。迫有急卒。密戚至交。盡無相見之理。蓋不知禮意乎。魏世王修。母以社日亡。來歲社修戚念哀甚。鄰里聞之。爲之罷社。今二親喪亡。偶值伏臘。分至之節。及月小晦。後忌之外。所經此日。猶應感慕。異於餘辰。不預飲讌。聞聲樂。及行遊也。江南風俗。兒生一暮。爲製新衣。盟浴裝飾。親表聚集。致饌享。自茲以後。二親若在。每至此日。嘗有酒食之事耳。無教之徒。雖已孤露。其日皆爲。

供頓酣暢聲樂不知有所感傷。梁孝元年少之時。每八月六日載誕之辰。常設齋講。自阮修容薨歿之後。此事亦絕。父母疾篤。醫雖賤雖少。必涕泣而拜之。昔者周公一沐三握髮。一飯三吐餐。以接白屋之士。一日所見七十餘人。晉文公以沐辭豎頭須。致有圖反之誚。門不停賓。古所貴也。失教之家。閭寺無禮。或以主君寢食嗔怒。拒客未通。江南淡以爲恥。黃門侍郎裴之禮。號善爲士大夫。有如此輩。對賓杖之。其門生僮僕。接於他人。折旋俯仰。辭色應對。莫不肅敬。與主無別也。

慕賢篇曰。人在少年。神情未定。所與款狎。熏漬陶染。言笑舉動。無心於學。潛移默化。自然似之。何況操履藝能。較明範家集畧

文二十

易習者也。是以與善人居。如入芝蘭之室。久而自芳也。與惡人居。如入鮑魚之肆。久而自臭也。墨翟悲於染絲。是之謂矣。君子必慎交遊焉。孔子曰。無友不如己者。顏閔之徒。何可世得。但優於我。便足貴之。世人多蔽。貴耳賤目。重遙輕近。少長周旋。如有賢哲。每相狎侮。不加禮敬。他鄉異縣。微藉風聲。延頸企踵。甚於飢渴。校長短。覈精麤。或彼不能如此矣。所以魯人謂孔子爲東家某。昔虞國宮之奇。少長於君。君狎之。不納其諫。以至亡國。不可不留心也。用其言。棄其身。古人所恥。凡有一言一行。取於人者。皆顯稱之。不可竊人之美。以爲己力。雖輕雖賤者。必歸功焉。竊人之財。刑辟之所處。竊人之美。鬼神之所責。

範家集畧

文廿一

勉學篇曰。士大夫子弟。數歲已上。莫不被教。多者或至禮傳。少者不失詩論。及至冠婚。體性稍定。因此天機。倍須訓誘。有志尙者。遂能磨礪。以就素業。無履立者。自茲惰慢。便爲凡人。人生在世。會當有業。農民則計量耕稼。商賈則計論貨賄。工巧則致精器用。伎藝則深思法術。武夫則慣習弓馬。文士則講議經書。多見士大夫。恥涉農商。羞務工伎。射既不能。穿札筆則纔記姓名。飽食醉酒。忽忽無事。以此銷日。以此終年。或因家世餘緒。得一階半級。便謂爲足。安能自苦。及有吉凶大事。議論得失。蒙然張口。如坐雲霧。公私宴集。談古賦詩。塞默低頭。欠伸而已。有識傍觀。代其入地。何惜數年勤學。長受一生愧辱哉。梁朝全盛之時。貴遊子弟。多無學術。至于諺云。上車不落。則著作。體中何如。則祕書。無不燠衣。剝面。傅粉。施朱。駕長簷車。跟高齒屐。坐基石。方褥。憑斑絲隱囊。列器玩于左右。從容出入。望若神仙。明經求策。則顧人荅策。三九公議。則假手賦詩。當爾之時。亦快士也。及離亂之後。朝市遷革。銓衡選舉。非復曩者之親。當路秉權。不見昔時之黨。求諸身而無所得。施之世而無所用。被褐而喪珠。失皮而露質。兀若枯木。泊若窮流。孤獨戎馬之間。轉死溝壑之際。當爾之時。誠驚材也。有學藝者。觸地而安。自荒亂以來。諸見俘虜。雖百世小人。知讀論語孝經者。尙爲人師。雖千載冠冕。不曉書記者。莫不耕田養馬。以此觀之。安可不自勉耶。若能常保數百卷書。千載

終不爲小人也。夫明六經之指涉百家之書，縱不能增益德行，敦厲風俗，猶爲一藝，得以自資。父兄不可常依，鄉國不可常保。一旦流離，無人庇廕，當自求諸身耳。諺曰：積財千萬，不如薄伎在身。伎之易習而可貴者，無過讀書也。世人不問愚智，皆欲識人之多，見事之廣，而不肯讀書，是猶求飽而懶營饌，欲暖而惰裁衣也。夫讀書之人，自羲農已來，宇宙之下，凡識幾人？凡見幾事？生民之成敗，好惡固不足論。天地所不能藏，鬼神所不能隱也。有客難主人曰：吾見強弩長戟，誅罪安民，以取公侯者有矣；文義習吏，匡時富國，以取卿相者有矣；學備古今，才兼文武，身無祿位，妻子飢寒者，不可勝數。安足貴學乎？主人對曰：夫命之窮，達猶金玉木石也。修以學藝，猶磨瑩雕刻也。金玉之磨瑩，自美其鑽璞；木石之段塊，自醜其雕刻。安可言木石之雕刻，乃勝金玉之鑽璞哉？不得以有學之貧賤，比於無學之富貴也。且負甲爲兵，咋筆爲吏，身死名滅者，如牛毛；角立傑出者，如芝草。握素披黃，吟道詠德，苦辛無益者，如日蝕；逸樂名利者，幾秋荼。豈得同年而語矣？且又聞之：生而知之者，上學而知之者，次矣。所以學者，欲其多智明達耳。必有天才，拔羣出類，爲將則聞與孫武吳起同術，執政則懸得管仲子產之教，雖未讀書，吾亦謂之學矣。今子卽不能然，不師古之蹤跡，猶蒙被而臥耳。人見鄰里親戚有佳快者，使子弟慕而學之，不知使學古人，何其蔽也哉？世人但知

跨馬披甲，長稍強弓，便云我能爲將，不知明乎天道，辨乎地利，比量逆順，鑒達興亡之妙也。但知承上接下，積財聚穀，便云我能爲相，不知敬鬼神，事神祇，移風易俗，調節陰陽，薦舉賢聖之至也。但知私財不入公事，夙辦便云我能治民，不知誠己型物，執轡如組，反風滅火，化鴟爲鳳之術也。但知抱令守律，早刑晚舍，便云我能平獄，不知同轅觀罪，分劔追財，假言而姦露，不問而情得之察也。爰及農商工賈，廝役奴隸，釣魚屠肉，飯牛牧羊，皆有先達，可爲師表，博學求之，無不利於事也。夫所以讀書學問，本欲開心明目，利於行耳。未知養親者，欲其觀古人之先意承顏，怡聲下氣，不憚劬勞，以致甘腴，惕然慙懼，起而行之也。未知事君者，欲其觀古人之守職無侵，見危授命，不忘誠諫，以利社稷，惻然自念，思欲效之也。素驕奢者，欲其觀古人之恭儉節用，卑以自牧，禮爲教本，敬者身基，瞿然自失，斂容抑志也。素鄙悖者，欲其觀古人之貴義輕財，少私寡慾，忌盈惡滿，賙窮恤匱，赧然悔恥，積而能散也。素暴悍者，欲其觀古人之小心黜己，齒弊舌存，含垢藏疾，尊賢容眾，茶然沮喪，若不勝衣也。素怯懦者，欲其觀古人之達生委命，強毅正直，立言必信，求福不回，勃然奮勵，不可恐懼也。歷茲以往，百行皆然。縱不能消去泰去甚，學之所知，施無不達，世人讀書者，但能言之，不能行之，忠孝無聞，仁義不足，加以斷一條訟，不必得其理，宰千戶縣，不必理其民，問其造屋，不必

知相橫而稅豎也。問其爲田，不必知稷早而黍遲也。吟嘯談詠，詠詞賦事，既優閒，材增迂誕，軍國經綸，略無施用。故爲武人俗吏所共嗤詆，良由是乎。夫學者所以求益，而見人讀數十卷書，便自高大，凌忽長者，輕慢同列，人疾之如讐，敵惡之如鴟梟，如此以學自損，不如無學也。古之學者，爲己以補不足也。今之學者，爲人，但能說之也。古之學者，爲人行道以利世也。今之學者，爲己修身以求進也。夫學者猶種樹也，春斲其華，秋登其實，講論文章，春華也，修身利行，秋實也。人生小幼，精神專利，長成已後，思慮散逸，固須早教，勿失機候。吾七歲時，誦靈光殿賦，至於今日，十年一理，猶不遺忘。二十之外，所誦經書，一月廢置，便至荒

範家集畧

文十四

蕪矣。然人有坎壈，失於盛年，猶當晚學，不可自棄。孔子云：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魏武袁遺老而彌篤，此皆少學而至老不倦也。曾子七十乃學，名聞天下。荀卿五十始來遊學，猶爲碩儒。公孫固四十餘方讀春秋，以此遂登丞相。朱雲亦四十始學易論語，皇甫謐二十始授孝經論語，皆終成大儒。此並早迷而晚寤也。世人婚冠未學，便稱遲暮，因循面牆，亦爲愚爾。幼而學者，如日之光，老而學者，如秉燭夜行，猶賢乎瞑目而無見者也。夫老莊之書，蓋全真養性，不肖以物累己也。故藏名柱石，終蹈流沙，匿跡漆園，卒辭楚相。此任縱之徒耳。何晏王弼祖述元宗，遞相誇尙，景附草靡，皆以農黃之化在乎己身，周孔之業棄之度

外。而平叔以黨曹爽見誅，觸死權之網也。輔嗣以多笑人被疾，陷好勝之穽也。山巨源以蓄積取譏，背多藏厚亡之文也。夏侯元以才望被戮，無支離擁腫之鑒也。荀奉倩喪妻，神傷而卒，非鼓缶之情也。王夷甫悼子，悲不自勝，異東門之達也。嵇叔夜排俗取禍，豈和光同塵之流也。郭子元以傾動權勢，寧後身外己之風也。阮嗣宗沈酒荒迷，乖異途相誡之譬也。謝幼輿賊賄黜削，違棄其餘魚之旨也。彼諸人者，並其領袖，元宗所歸，其餘桎梏塵滓之中，顛仆名利之下者，豈可備言乎。直取其清談雅論，剖元析微，賓主往復，娛心悅耳，非濟世成俗之要也。洎于梁世，茲風復闢，莊老周易，總謂三三。元武皇簡文躬自講論，周宏正奉贊大

範家集畧

文十五

能化行都邑，學徒千餘，實爲盛美。元帝在江荆間，復所愛留，召置學生，親爲教授，廢寢忘食，以夜繼朝。至乃倦劇愁憤，輒以講自釋。吾時頗預末筵，親承音指，性既頑鈍，亦所不好云。義陽朱詹，世居江陵，後出揚都好學，家貧無資，累日不爨，乃時吞紙以實腹，寒無氈被，抱犬而臥。犬亦飢虛，起行盜食，呼之不至，哀聲動鄰，猶不廢業。卒成學士，官至鎮南錄事參軍。爲孝元所禮，此乃不可爲之事。亦是勤學之一人。鄴平之後，見徙入關，思魯嘗謂吾曰：朝無祿位，家無積財，當肆筋力，以申供養。每被課督，勤勞經史，未知爲子可得安乎。吾命之曰：子當以養爲心，父當以學爲教。使汝棄學徇財，豐吾衣食，食之安得甘，衣之安得暖。若

務先王之道。紹家世之業。藜羹糲糲。我自欲之。書曰。好問則裕。禮云。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蓋須切磋相起明也。見有閉門讀書。師心自是。稠人廣坐。謬誤羞慙者多矣。夫文字者。墳籍根本。世之學徒。多不曉字。讀五經者。是徐邈而非許慎。習賦誦者。信褚詮而忽呂忱。明史記者。專皮郛而廢篆籀。學漢書者。悅應蘇而畧蒼雅。不知書音。是其枝葉小學。乃其宗系。至見服虔張揖音義。則貴之得通俗廣雅而不屑。一手之中。向背如此。況異代各人乎。文章篇曰。夫文章者。原出五經。詔命策檄。生於書者也。序述論議。生於易者也。歌詠賦頌。生於詩者也。祭祀哀誄。生於禮者也。書奏箴銘。生於春秋者也。朝廷憲章。軍旅誓誥。數顯仁義。發明功德。牧民建國。施用多途。至於陶冶性靈。從容諷誦。入其滋味。亦樂事也。行有餘力。則可習之。然而自古文人。多陷輕薄。屈原露才揚己。顯暴君過。宋玉體貌容冶。見遇俳優。東方曼倩。滑稽不雅。司馬長卿。竊貨無操。王褒過章童約。揚雄德敗美新。李陵降辱蠻夷。劉歆反覆。莽世傳殺黨附權門。班固盜竊父史。趙元叔抗疎過度。馮敞通浮華。擯壓馬季長。佞媚獲諂。蔡伯喈同惡受誅。吳質詆訶鄉里。曹植悖慢犯法。杜篤乞假無厭。路粹隘狹已甚。陳琳實號饕餮。繁欽性無檢格。劉禪屈強輪作。王粲率躁見嫌。孔融禰衡。誕傲致殞。楊修丁廙。扇動取斃。阮籍無禮敗俗。嵇康凌物凶終。傳元忿鬪免官。孫楚矜誇凌上。陸機

犯順履險。潘岳乾沒取危。顏延年負氣摧黜。謝靈運空疎。亂紀王元長。凶賊自貽。謝元暉侮慢見及。凡此諸人。皆其翹秀者。不能悉紀。大較如此。至於帝玉。亦或未免。自昔天子而有才華者。唯漢武。魏太祖。文帝。明帝。宋孝武帝。皆負世議。非懿德之君也。自子游子夏。荀況。孟軻。枚乘。賈誼。蘇武。張衡。左思之儔。有盛名而免過患者。時復聞之。但其損敗居多耳。每嘗思之。原其所積。文章之體。標舉興會。發引性靈。使人矜伐。故忽于持操。果于進取。今世文士。此患彌切。一字愜當。一句清巧。神厲九霄。志凌千載。自吟自賞。不覺更有傍人。加以砂礫所傷。慘于矛戟。諷刺之禍。速乎風塵。溪宜防慮。以保元吉。學問有利鈍。文章有巧拙。鈍學累功。不妨精熟。拙文研思。終歸蚩鄙。但成學士。自足為人。必乏天才。勿強操筆。吾見世人。至無才思。自謂清華。流布醜拙。亦以眾矣。江南號為詩才。癡符近在并州。有一士族。好為可笑詩賦。詆訾邢魏諸公。眾共嘲弄。虛相讚說。便擊牛醞酒。招延聲譽。其妻明鑒婦人也。泣而諫之。此人歎曰。才華不為妻子所容。何況行路至死不覺。自見之謂明。此誠難也。不屈二姓。夷齊之節也。何事非君。伊箕之義也。自春秋已來。家有犇亡。國有吞滅。君臣固無常分矣。然則君子之交。絕無惡聲。一旦屈膝而事人。豈以存亡而改慮。陳孔璋居袁裁書。則呼操為豺狼。在魏製檄。則目紹為虺。在時君所命。不得自專。然亦文人之巨患也。當務從容。

消息之。或問揚雄曰。吾子少而好賦。雄曰。然。童子雕蟲篆刻。壯夫不爲也。余竊非之曰。虞帝歌南風之詩。周公作鴟鴞之詠。吉甫史克雅頌之美者。未聞皆在幼年。果德也。孔子曰。不學詩。無以言。自衛返魯。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大明孝道。引詩證之。揚雄安敢忽之也。若論詩人之賦。麗以則。辭人之賦。麗以淫。但知變之而已。又未知雄自爲壯夫何如也。著劇秦美新。妄投於閤。周章怖懼。不達天命。童子之爲耳。桓譚以勝老子。葛洪以方仲尼。使人歎息。此人直以曉算術。解陰陽。故著太元經。爲數子所惑。其遺言餘行。孫卿屈原之不及。安敢望大聖之清塵。且太元今竟何用乎。不啻覆瓿而已。文章當以理致爲心。賢氣調爲筋。

範家集畧

文廿八

骨。事義爲皮膚。華麗爲冠冕。今世相承。趨末棄本。率多浮豔。辭與理競。辭勝而理伏。事與才爭。事繁而才損。放逸者流宕而忘歸。穿鑿者補綴而不足。時俗如此。安能獨違。但務去泰去甚耳。必有盛才重譽。改革體裁者。實吾所希。古人之文。宏材逸氣。體度風格。去今實遠。但緝綴疏朴。未爲密緻耳。今世音律諧靡。章句偶對。諱避精詳。賢于往昔多矣。宜以古之製裁爲本。今之辭調爲末。並須兩存。不可偏棄也。吾家世文章。甚爲典正。不從流俗。梁孝元在藩邸時。撰西府新文史記。無一篇見錄者。亦以不偶于世。無鄭衛之音故也。沈隱侯曰。文章當從三易。易見事。一也。易識字。二也。易讀誦。三也。邢子才嘗曰。沈侯文章用事。不使

人覺。若胸臆語也。漢以此服之。祖孝徵亦嘗謂吾曰。沈詩云。崖傾護石髓。此豈似用事耶。邢子才魏收俱有重名。時俗準的。以爲師匠。邢賞服沈約。而輕任昉。魏愛慕任昉。而毀沈約。每于談議。辭色以之。鄴下紛紜。各有朋黨。祖孝徵嘗謂吾曰。任沈之是非。乃邢魏之優劣也。江南文制。欲人彈射。知有病累。隨即改之。陳王得之于丁虞也。山東風俗。不通擊難。吾初入鄴。遂嘗以此忤人。至今爲悔。汝曹必無輕議也。

範家集畧

文廿九

名實篇曰。名之與實。猶形之與影也。德藝周厚。則名必善焉。容色姝麗。則影必美焉。今不修身而求令名於世者。猶貌甚惡。而責妍影於鏡也。上士忘名。中士立名。下士竊名。忘名者。體道合德。享鬼神之福祐。非所以求名也。立名者。修身慎行。懼榮觀之不顯。非所以讓名也。竊名者。厚貌深齷。掠浮華之虛稱。非所以得名也。人足所履。不過數寸。然而咫尺之途。必顛蹙於崖岸。拱抱之梁。每沈溺於川谷者。何哉。爲其旁無餘地故也。君子之立己。抑亦如之。至誠之言。人未能信。至潔之行。物或致疑。皆由言行聲名無餘地也。吾每爲人所毀。常以此自責。若能開方軌之路。廣造舟之航。則仲由之言信。重於登壇之盟。趙熹之降城。賢於折衝之將矣。近有大貴。孝悌著聲。前後居喪。哀毀踰制。亦足以高於人矣。而嘗於苦塊之中。以巴豆塗臉。遂使成瘡。表哭泣之過。左右童豎。不能掩之。益使外人謂其居處

飲食皆爲不信以一僞喪百誠者乃貪名不已故也。鄒
下有一少年。出爲襄國令。頗自勉篤。公事經懷。每加撫卹。
以求聲譽。凡遣兵役。握手送離。或齎梨棗餅餌。人人贈別。
云。上命相煩。情所不忍。道路飢渴。以此見思。民庶稱之。不
容於口。及遷爲泗州。別駕此費日廣。不可常周。一有僞情。
觸塗難繼。功績遂敗損矣。或問曰。夫神滅形消。遺聲餘
價。亦猶蟬殼蛇皮。獸迹鳥迹耳。何預於死者。而聖人以爲
名教乎。對曰。勸也。勸其立名。則獲其實。且勸一伯夷。而千
萬人立清風矣。勸一季札。而千萬人立仁風矣。勸一柳下
惠。而千萬人立真風矣。勸一史魚。而千萬人立直風矣。故
聖人欲其魚鱗鳳翼。雜沓參差。不絕於世。豈不宏哉。四海
範家集畧

悠悠皆慕名者。蓋因其情而致其善耳。抑又論之。祖考之
嘉名美譽。亦子孫之冕服牆宇也。自古及今。獲其庇廕者
眾矣。夫修善立名者。亦猶築室樹果。生則獲其利。死則遺
其澤。世人汲汲者。不達此意。若其與魂爽俱昇。松柏皆茂
者。或矣哉。
涉務篇曰。夫君子之處世。貴能有益於物耳。不徒高談虛
論。左琴右書。以費人君祿位也。國之用材。大較不過六事。
一則朝廷之臣。取其鑒達治體。經綸博雅。二則文史之臣。
取其著述憲章。不忘前古。三則軍旅之臣。取其斷決有謀。
強幹習事。四則藩屏之臣。取其明練風俗。清白愛民。五則
使命之臣。取其識變從宜。不辱君命。六則興造之臣。取其

程功節費。開略有術。此則皆勤學守行者所能辦也。人性
有長短。豈責其美於六塗哉。但當皆曉指趣。能守一職。使
無媿耳。吾見世中文學之士。品藻古今。若指諸掌。及有
試用。多無所堪。居承平之世。不知有喪亂之禍。處廟堂之
下。不知有戰陣之急。保俸祿之資。不知有耕稼之苦。肆吏
民之上。不知有勞役之勤。故難以應世經務也。晉朝南渡。
優恤士族。故江南冠帶。有才幹者。擢爲令僕以下。尚書郎
中書舍人。已上。典掌機要。其餘文義之士。多迂誕浮華。不
涉世務。纖微過失。又惜行捶楚。所以處于清名。益護其短。
也。至于臺閣令史。主書監帥。諸王籤省。竝曉習吏用。濟辦
時須。縱有小人。之態。皆可鞭杖肅督。故多見委使。蓋用其
範家集畧

長也。人每不自量。舉世怨梁武帝父子。愛小人而疏士大
夫。此亦眼不能見其睫耳。梁世士大夫。皆尙褻衣博帶。
大冠高履。出則車輿。入則扶持。郊郭之內。無乘馬者。周宏
正爲宣城王所愛。給一車下馬。常服御之。舉朝以爲放達。
至乃尙書郎乘馬。則糾劾之。及侯景之亂。膚脆骨柔。不堪
行步。體羸氣弱。不耐寒暑。坐死倉猝者。往往而然。江南
朝士。因晉中興南渡。江卒爲羈旅。至今八九世。未有力田。
悉資俸祿而食耳。假令有者。皆信僮僕爲之。未嘗目觀起
一壠土。耘一株苗。不知幾月當下。幾月當收。安識世間餘
務乎。故治官則不了。營家則不辦。皆優閒之過也。
省事篇曰。古人云。多爲少善。不如執一。鼯鼠五能。不成伎

術近世有兩人。明悟士也。性多營綜。略無成名。經不足以待問。史不足以討論。文章無可傳於集錄。書迹未堪以畱愛翫。下筮射六得三。醫藥治十差五。音樂在數十人下。弓矢在千百人中。天文畫繪。某博。鮮卑語。煎胡桃油。鍊錫爲銀。如此之類。畧得梗概。皆不通熟。惜乎以彼神明。若省其異端。當精妙也。上書陳事。起自戰國。逮于兩漢。風流彌廣。原其體度。攻人主之長短。諫諍之徒也。許羣臣之得失。訟訴之類也。陳國家之利害。對策之伍也。帶私情之與奪。遊說之儔也。總此四塗。買誠以求位。鬻言以干祿。或無絲毫之益。而有不省之困。幸而感悟人主。爲時所納。初獲不貲之賞。終陷不測之誅。則嚴助。朱買臣。吾上壽玉主父偃。範家集畧

文世二

之類甚眾。漢史所書。蓋取其狂狷一介。論政得失耳。非士君子守法度者所爲也。今世所親懷瑾瑜而握蘭桂者。悉恥爲之。守門詣闕。獻書言計。率多空薄。高自矜夸。無經略之大體。咸稂稊之微事。十條之中。一不足採。縱合時務。已漏先覺。非謂不知。但患知而不行耳。或被發姦私。面相酬證。事途迴冗。翻懼憊尤。人主外護聲教。脫加含養。此乃僥倖之徒。不足與比肩也。諫諍之徒。以正人君之失爾。必在得言之地。當盡匡贊之規。不容苟免。偷安垂頭塞耳。至於就養有方。思不出位。干非其任。斯則罪人。故表記云。事君遠而諫則諂也。近而不諫則尸利也。論語曰。未信而諫。人以爲謗已也。君子當守道崇德。蓄價待時。爵祿不登。

範家集畧

文世三

信由天命。須求趨競。不顧羞慙。比較財能。斟量功伐。厲色揚聲。東怨西怒。或有劫持。宰相瑕疵。而獲酬謝。或有諂聒。時人視聽。求見發遣。以此得官。謂爲才力。何異盜食致飽。竊衣取溫哉。世見躁競得官者。便謂弗索何獲。不知時運之來。不索亦至也。見靜退未遇者。便謂弗爲胡成。不知風雲不與。徒求無益也。凡不求而自得。求而不得者。焉可勝算乎。齊之季世。多以財貨託附外家。諛動女謁。拜守宰者。印組光華。車騎輝赫。榮兼九族。取貴一時。而爲執政所患。隨而伺察。既以利得。必以利治。微染風塵。便乖肅正。坑穽殊深。瘡痍未復。縱得免死。莫不破家。然後噬臍。亦復何及。吾自南及北。未嘗一言與時人論身分也。不能通達。亦無尤焉。王子晉云。佐饒得嘗。佐鬪得傷。此言爲善則預。爲惡則去。不欲黨人非義之事也。凡損於物。皆無與焉。然而窮鳥入懷。仁人所憫。況死士歸我。當棄之乎。伍員之託漁舟。季布之入廣柳。孔融之藏張儉。孫嵩之匿趙岐。前代之所貴。而吾之所行也。以此得罪。甘心瞑目。至如郭解之代人報讐。灌夫之橫怒求地。游俠之徒。非君子之所爲也。如有逆亂之行。得罪於君親者。又不足卹焉。親友之迫危難也。家財已力。當無所吝。若橫生圖計。無理請謁。非吾教也。墨翟之徒。世謂熱腹。楊朱之侶。世謂冷腸。腸不可冷。腹不可熱。當以仁義爲節文爾。

止足篇曰。禮云。欲不可縱。志不可滿。宇宙可臻其極。情性

不知其窮唯在少欲知止爲立涯限爾先祖靖侯戒子姪曰汝家書生門戶世無富貴自今仕宦不可過二千石婚姻勿貪勢家吾終身服膺以爲名言也天地鬼神之道皆惡滿盈謙虛沖損可以免害人生衣取以覆寒露食取以充飢乏爾形骸之內尙不得奢靡已身之外而欲窮驕泰耶周穆王秦始皇漢武帝富有四海貴爲天子不知紀極猶自敗累況士庶乎嘗以爲二十口家奴婢盛多不可出二十人良田十頃堂室纔蔽風雨車馬僅代杖策蓄財數萬以擬吉凶急速不啻此者以義散之不至此者勿非道求之仕宦稱奉不過處在中品前望五十人後顧五十人足以免恥辱無傾危也高此者便當罷謝偃仰私庭吾範家集舉

文卅四

近爲黃門郎已可收退當時羈旅懼羅謗譏思爲此計僅未暇爾自喪亂已來見因託風雲微倖富貴且執機權夜填坑谷朔歡卓鄭晦泣顏原者非十人五人也慎之哉慎之哉誠兵篇曰顏氏之先本乎鄒魯或分入齊世以儒雅爲業徧在書記仲尼門徒升堂者七十有二顏氏居八人焉秦漢魏晉下逮齊梁未有用兵以取達者頃世亂離衣冠之士雖無身手或聚徒眾違棄素業微倖戰功吾既羸薄仰惟前代故冥心于此子孫誌之孔子力翹門關不以力聞此聖證也每見文士頗讀兵書微有經略若承平之世睥睨宮闈幸災樂禍首爲逆亂註誤善良如在兵革之時

構扇反覆縱橫說誘不識存亡強相扶戴此皆陷身滅族之本也誠之哉誠之哉

養生篇曰人生居世觸途牽繫幼少之日既有供養之勤成立之年便增妻孥之累衣食資須公私勞役而望通跡山林超然塵滓千萬不過一爾若其愛養神明調護氣息慎節起臥均適寒暄禁忌食飲將餌藥物遂其所稟不爲夭折者吾無間然諸藥餌法不廢世務也夫養生先須慮禍全身保性有此生然後養之勿徒養其無生也單豹養於內而喪外張毅養於外而喪內前賢所戒也嵇康著養生之論而以傲物受刑石崇冀服餌之微而以貪溺取禍往世之所迷也夫生不可不惜不可苟惜涉險畏之途

範家集舉

文卅五

干禍難之事貪欲以傷生讒慝而致死此君子之所惜哉行誠孝而見賊履仁義而得罪喪身以全家泯軀而濟國君子不咎也自亂離以來吾見名臣賢士臨難求生終爲不救徒取窘辱令人憤懣侯景之亂王公將相多被戮辱妃主姬妾略無全者唯吳郡太守張嶠建義不捷爲賊所害辭色不撓及鄱陽王世子謝夫人登屋詬怒見射而斃夫人謝遵女也何賢智操行若此之難婢妾引決若此之易悲夫

歸心篇曰內外兩教本爲一體漸極爲異淺淺不同內典初門設五種禁外典仁義禮智信皆與之符仁者不殺之禁也義者不盜之禁也禮者不邪之禁也智者不淫之禁

也。信者不妄之禁也。至如敗狩軍旅。燕享刑罰。因民之性不可卒除。就爲之節。使不淫濫爾。山中人不信有魚大如水。海上人不信有木大如魚。漢武不信弦膠。魏文不信火布。胡人見錦。不信有蟲食樹吐絲所成。昔在江南。不信有千人瓊帳。及來河北。不信有二萬斛船。皆實驗也。夫有子孫。自是天地間一蒼生耳。何預身事。而乃愛護遺其基址。況于己之神爽。頓欲棄之哉。汝曹若觀俗計。樹立門戶。不棄妻子。未能出家。但當兼修戒行。留心誦讀。以爲來世津梁。人身難得。勿虛過也。

書證篇曰。漢書王莽贊云。紫色蛙聲。餘分閭位。蓋謂非元黃之色。不中律呂之音也。近有學士。名聞甚高。遂云。王莽

文世六

範家集畧

非直爲肩虎視。復紫色蛙聲。亦爲誤矣。音辭篇曰。南方水土和柔。其音清舉而切。詣失在浮淺。其辭多鄙俗。北方山川渙厚。其音沈濁而鈍鈍。得其質直。其辭多古語。然冠冕君子。南方爲優。閭里小人。北方爲愈。易服而與之談。南方士庶。數言可辯。隔垣而聽其語。北方朝野。終日難分。而南染吳越。北雜蠻夷。皆有淡弊。不可具論。吾家兒女。雖在孩稚。便漸督正之。一言訛替。以爲罪矣。云爲品物。未可書記者。不敢輒名。汝曹所知也。古人云。膏粱難整。以其爲驕奢自足。不能克勵也。吾見王侯外戚。語多不正。亦由內染賤保傳。外無賢師友故耳。梁世有一侯。常對元帝飲譖。自陳癡鈍。乃成颺段。元帝荅之云。颺異

涼風。段非干木。謂郢州爲永州。元帝啟報簡文。簡文云。庚辰吳入。遂成司隸。如此之類。舉口皆然。元帝手教諸子侍讀。以此爲誡。非唯音韻舛錯。亦使其兒孫避諱紛紜矣。雜藝篇曰。眞草書迹。微須畱意。江南諺云。尺牘書疏。千里面目也。然而此藝不須過精。夫巧者勞而智者憂。常爲人所役。使更覺爲累。韋仲將遺戒。淡有以也。王逸少風流才士。蕭散名人。舉世唯知其書。翻以能自蔽也。蕭子雲每歎曰。吾著齊書。勒成一典。文章固義。自謂可觀。唯以筆迹得名。亦異事也。王褒地胄清華。才學優敏。後雖入關。亦祇禮遇。猶以書工。崎嶇碑碣之間。辛苦筆硯之役。嘗悔恨曰。假使吾不知書。可不至今日邪。以此觀之。慎勿以書自命。

範家集畧

文世七

雖然。斯狠之人。以能書拔擢者多矣。畫繪之工。亦爲妙矣。自古名士。多或能之。吾家嘗有梁元帝手書。蟬雀白團扇。及馬圖。亦難及也。武烈太子偏能寫眞。坐上賓客。隨宜點染。卽成數人。以問童孺。皆知姓名矣。蕭貢劉孝先劉靈竝文學已外。復佳此法。翫閱古今。特可寶愛。若官未通顯。每被公私使令。亦爲猥役。卜筮者。聖人之業也。但近世無復佳師。多不能中。古者卜以決疑。今人生疑於卜。何者。守道信謀。欲行一事。卜得惡卦。反令忤忤。音敕。此之謂乎。世傳云。解陰陽者。爲鬼所嫉。坎壤貧窮。多不通泰。吾觀近古以來。尤精妙者。唯京房管輅郭璞耳。皆無官位。多或罹災。此言令人益信。儻值世網嚴密。強負此名。便有註誤。

亦禍源也。及星文風氣率不勞爲之。醫方之事。取妙極難。不勸汝曹以自命也。微解藥性。小小和合。居家得以救急。亦爲勝事。皇甫謐殷仲堪。則其人也。禮曰。君子無故不撤琴瑟。古來名士。多所愛好。泊於梁初。衣冠子孫。不知琴者。號有所闕。大同以末。斯風頓盡。然而此樂情雅致。有淡味哉。今世曲解。雖變於古。猶足以暢神情也。唯不可令有稱譽。見役勳貴處之下。坐以取殘杯冷炙之辱。戴安道猶遭之。況爾曹乎。

終制篇曰。死者人之常分。不可免也。吾年十九。值梁家喪。亂其間。與白刃爲伍者。亦常數輩。幸承餘福。得至於今。古人云。五十不爲夭。吾已六十餘。故心坦然。不以殘年爲念。

範家集畧

文卅八

先有風氣之疾。常疑奄然。聊書素懷。以爲汝誠。先君先夫人。皆未還建鄴舊山。旅葬江陵東郭。承聖末。啟求揚都。欲營遷厝。蒙詔賜銀百兩。已於揚州小郊北地燒輓。便值本朝淪沒。流離如此。數十年間。絕無還望。今雖混一。家道罄窮。何由辦此奉營資費。且揚都汙毀。無復子遺。還被下溼。未爲得計。自咎自責。貫心刻髓。計吾兄弟。不當仕進。但以門衰骨肉單弱。五服之內。傍無一人。播越他鄉。無復資廕。使汝等沉淪廝役。以爲先世之恥。故覲冒人間。不敢墜失。兼以北方政教嚴切。全無隱退者故也。今年老疾僂僂。然奄忽。豈求備禮乎。一日放臂沐浴而已。不勞復魄。殮以常衣。先夫人棄背之時。屬世荒饑。家塗空迫。兄弟幼弱。棺器

率薄。藏內無輓。吾當松棺二寸。衣帽已外。一不得自隨。牀上唯施七星板。至如蠟弩牙玉豚錫人之屬。並須停省。糧巽明器。故不得營。碑誌旒旒。彌在言外。載以鼃甲車。覆土而下。平地無墳。若懼拜掃。不知兆域。當築一堵低牆。於左右前後。隨爲私記。靈筵勿設枕几。朔望祥禋。唯下白粥清水乾棗。不得有酒肉餅果之祭。親友來餞酌者。一皆拒之。汝曹若違吾心。有加先妣。則陷父不孝。在汝安乎。其內典功德。隨力所至。勿刻竭生資。使凍餒也。四時祭祀。周孔所教。欲人勿死其親。不忘孝道也。求諸內典。則無益焉。殺生爲之。翻增罪累。若報罔極之德。霜露之悲。有時齋供。及盡忠信。不辱其親。所望於汝也。孔子之葬親也。云古者墓而不墳。某東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以弗識也。於是封之崇四尺。然則君子應世行道。亦有不守墳墓之時。況爲事際所逼也。吾今羈旅。身若浮雲。竟未知何鄉是吾葬地。唯當氣絕。便埋之耳。汝曹宜以傳業揚名爲務。不可顧戀朽壤。以取溷沒也。

範家集畧

文卅九

北魏

楊延壽 椿誠子孫書

椿在莊帝朝。以老乞歸。固請乃許。臨行入辭。帝爲下御坐。執手流淚。詔百寮餞之城西。觀者人人歎羨。嘗作書。誠其子孫曰。我家自初入魏。卽爲上客。給田宅。賜奴婢馬牛。自爾至今二十一年。二千石方伯不絕。祿恤甚厚。因得於親故

吉凶之際。厚加贈送。來往賓寮。必酒肉飲食之。故親姻朋友無憾焉。國家初。丈夫好服綵色。吾雖不記上谷翁時事。然猶記清河翁。恆著布衣韋帶。每約教諸父曰。汝等後世。慎勿積金一斤。綵帛百疋已上。用爲富也。又不聽治生求利。又不聽與勢家作婚姻。至吾兄弟。不能遵奉。今觀汝等。服乘漸華。吾是以知恭儉之德。漸不如上世也。太和初。吾兄弟三人。並居內職。兄在高祖左右。吾與津在文明太后左右。於時口敕責諸內官。十日仰察。得一事不列。便大瞋嫌。諸人多有依救密列者。亦有太后高祖中間傳言構間者。吾兄弟自相誠曰。忝二聖近臣。母子間甚難。宜深慎之。且列人事何容易。十餘年中。未嘗言一人罪過。卽二聖閒。

範家集畧

文四十

言語終不敢輒爾傳通。當時或大被嫌責。於後終以不言蒙賞。太和二十一年。吾從濟州來朝。在清徽堂豫議。高祖謂曰。北京之日。太后嚴明。吾每得杖。左右因此。輒有是非言語。時和朕母子者。惟楊椿兄弟。遂舉賜四兄及吾酒。汝等自後若蒙時主知遇。宜深慎言。萬不可輕論人惡也。聞汝等學時俗人。有箕踞待客者。有驅馳勢門者。有輕議長短者。見貴勝則敬重之。見貧賤則慢易之。此立身之大病。汝家事皇魏來。有七郡太守。三十二州刺史。內外顯職。時流少比。汝等若存禮節。不爲奢淫驕慢。假不勝人。猶足免尤訕。足成名家。吾今七十五。自惟氣力。尙堪朝覲天子。所以孜孜求退。正欲使汝等知滿足之義。爲一門法。非是苟

求千載名也。汝等能記吾言。百年後亦復何恨。

唐

李參軍華與外孫崔氏二孩書

八月十五日。翁告崔氏之子兩孩省。吾出身入仕行四十年。晚有汝母。已養汝二人矣。吾逮事裴氏鄭氏崔氏諸姑于氏堂姑。皆賢明淑哲。爲內外師範。意欲與汝言之。裴氏始恩慈。見吾一善。未嘗不流涕。視吾成立。見吾伯仲書題。誨責疏略。話及舊事。云無此例。吾伯仲書題。比今日中外書題。其間疏密。不啻百十也。吾小時猶省長幼。每日兩時。櫛盥起居。尊行三時侍食。飲食訖。然後敢食。猶責不如禮。今者諸子。日出高眠。爭覽盤器。何曾有此儀。可爲歎息。世

範家集畧

文四十一

教如此。何得不勸婦人亦要讀書。解文字。知今古情狀。事父母舅姑。然後可無咎。詩序云。哀窮寃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是闕雖之義也。易曰。在中饋。無攸遂。婦人但當主酒食。待賓客而已。其餘無自專之禮。詩云。將翱將翔。佩玉瓊琚。此奉舅姑助祭祀之儀也。又曰。將翱將翔。弋鳬與雁。此主酒食待賓客之儀也。禮經所載。汝其記之。又婦人將嫁三月。教於公宮。祖廟既毀。教于宗室。嫁則廟見。不見廟者。不得爲婦。今此禮凌夷。人從苟且。婦人尊於丈夫。羣陰制乎太陽。世教淪替。一至於此。可爲墮淚。汝等當學讀詩禮論語孝經。此最爲要也。吾小時南市帽行。見貂帽多。惟帽少。當時舊人已歎風俗。中年至西京市帽行。乃無帷帽。

貂帽亦無男子衫袖蒙鼻婦人領巾覆頭向有帷帽幕離必爲瓦石所及此乃婦人爲丈夫之象丈夫爲婦人之飾顛之倒之莫甚於此觸類而長不可勝言舉其一端告及汝耳勿謂幼小不遵訓誡所見所聞頽風敗俗故中明舊事不能一一也阿馬來說汝誦得數十篇詩賦灑灑已能承順十五姊顏色十七伯極鍾念吾旅病乍聞甚慰意凡人不患尊行不慈訓患身不能承順耳汝承十五姊仁慈十七伯訓誘又質性柔順當不扶自直吾所告者括羽汝耳不次翁告崔氏二子省

李文公朝寄從弟正辭書

知汝京兆府取解不得如其所懷念勿在意凡人之窮達所遇亦各有時爾何獨至于賢大夫而反無時哉此非吾徒之所憂也其所憂者何畏吾之道未能到于古之人爾其心既自以爲到且無謬則吾何往而不得所樂何必與夫時俗之人同得失憂喜而動於心乎借如用汝之所知分爲十焉用其學聖人之道而和其心使餘者以與時世進退於俯仰如可求也則不啻富且貴矣如非吾力也雖盡用其十祇益勞其心爾安能有所得乎汝勿信人號文章爲一藝夫所謂一藝者乃時世所好之文或有盛名於近代者是也其能到古人者則仁義之辭也惡得以一藝而名之哉仲尼孟子歿千餘年矣吾不及見其人吾能知其聖且賢者以吾讀其辭而得之者也後來者不可期安

文四二

知其讀吾辭也而不知吾心之所存乎亦未可誣也夫性於仁義者未見其無文也有文而能到者吾未見其不力於仁義也由仁義而後文者性也由文而後仁義者習也由誠明之必相依爾貴與富在外者也吾不能知其有無也非吾求而能至者也吾何愛而屑屑於其間哉仁義與文章生乎內者也吾知其有也能求而充之者也何懼而不爲哉汝雖性過於人然而未能浩浩於心吾故書其所懷以張汝且以樂言吾道云爾

柳節度班勸家訓

末門第高者一事墜先訓雖生可以苟爵位死不可見祖先地下何者門高則自驕族盛則人窺嫉實藝懿行人未必信纖瑕微累十手爭指矣所以修己不得不至爲學不得不堅士君子生於世已無能而望他人愛猶農夫鹵莽種之而怨天澤不潤雖欲弗餒得乎予幼聞先公僕射言處世以恭默爲本畏怯爲務肥家以忍順保交以簡恭廣記如不及求名如儻來蒞官則潔已省事而後可以言家法家法備而後可以言養人直不近禍廉不沽名愛與禍不偕潔與富不並董生有云弔者在門賀者在閭言受福則驕恐懼則福至又曰賀者在門弔者在閭言受福則驕奢驕奢則禍至故世俗遠長與命位豐約不假問著龜星數在處心行事而已昭國里崔山南瑄子孫之盛仕族罕比山南曾祖母長孫夫人年高無齒祖母唐夫人每旦櫛

文四三

縱并拜階下。升堂乳姑。長孫不粒食者數年。一日病言無以報吾婦。冀子孫皆得如婦孝。然則崔之門安得不大乎。東都裴尙書寬子孫祚盛。實爲名閥。天后時宰相魏元同。選尙書之先爲壻。未成婚。而魏陷羅織獄。家徙嶺表。及北還。女已踰笄。其家苦無資。願下髮爲尼。忽有尼自外至。曰女福厚。必有令匹。子孫將徧天下。宜北歸。家人遂不敢議。及荆門。則裴已齋裝迎矣。今勢利之徒。捨信誓如反掌。則裴之蕃衍。乃天之報施也。余舊府高公。先君兄弟三人俱居清列。非速客不二羹。歲朝夕食。齏菹而已。皆保重名於世。永寧王相國涯居位。寶氏女歸。請曰。王工貨。釵直七十萬錢。王曰。七十萬錢。豈於汝惜。但釵直若此。乃妖物也。範家集畧

文四四

禍必隨之。女不敢復言。後釵爲馮球外郎妻。首飾涯曰。爲耶。使妻而首飾七十萬。其可久乎。馮爲買相國餽門人。賈有奴頗橫。馮愛賈。召奴責之。奴泣謝。未幾。馮晨謁賈。賈未出。有二青衣齎銀罌出。曰。公恐君寒。奉地黃酒三杯。馮悅盡舉之。俄病渴。因暴卒。賈爲歎息。出涕。卒不知其由。明年王賈皆遘禍。噫。王以珍玩爲物之妖。信知言矣。而不知恩權隆赫之妖。甚於物也。馮以卑位貪貨。不能正其家。不保其身。不足言矣。賈之奴害客於牆廡間而不知。欲始終富貴。其得乎。舒相國元興與李繁有隙。爲御史鞠譙獄。窮致繁罪。已舒亦及禍。今世人盛言宿業報應。曾不思視履考祥。夫名門右族。莫不由祖考忠孝勤儉。以成立之。又莫不

由于孫頑率奢傲。以覆墜之。成立之難。如升天覆墜之易。如燎毛余家本以學識禮法稱於士林。比見諸家於吉凶禮制有疑者。多取正焉。喪亂以來。門祚衰落。基構之重。屬於後生。夫人德行文學爲根株。正直剛毅爲柯葉。有根無葉。或可俟時。有葉無根。膏雨所不能活也。至於孝慈友弟。忠信篤敬。乃食之醢醬。可一日無哉。玆嘗爲嶺南節度。麻中橘熟。取食之。必納直於官。其他事皆類此。

又戒子弟書

曠名災已辱先喪家。其失尤大者。五宜渙誌之。其一自求安逸。靡甘澹泊。苟利于己。不恤人言。其二不知儒術。不悅古道。情前經而不取。論當世而解頤。身既寡知。惡人有學。範家集畧

文四五

其三勝己者厭之。侯己者悅之。唯樂戲談。莫思古道。聞人之善。嫉之。聞人之惡。揚之。浸漬頗僻。銷刻德義。簪裾徒在。斯養何殊。其四崇好優游。耽嗜麴蘖。以銜杯爲高。狹以勤事爲俗。流習之易。荒覺已難悔。其五急於名宦。暱近權要。一資半級。雖或得之。眾怒羣猜。鮮有存者。言之痛心。爾宜刻骨。

宋

司馬文公訓儉示康

吾本寒家。世以清白相承。吾性不喜華麗。自爲乳兒長者。加以金銀華美之服。輒羞棄去之。二十忝科名。聞喜宴獨不戴花。同年曰。君賜不可違也。乃簪一花。平生衣取蔽寒。

食取充腹亦不敢服垢弊以矯俗干名。但順吾性而已。眾人皆以奢靡爲榮。吾心獨以儉素爲美。人皆嗤吾固陋。吾不以為病。應之曰。孔子稱與其不遜也。寧固。又曰。以約失之者鮮矣。又曰。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古人以儉爲美德。今人乃以儉相詬病。嘻。異哉。近歲風俗尤爲侈靡。走卒類士服。農夫蹕絲履。吾記天聖中。先公爲郡牧判官。客至未嘗不置酒。或三行五行。多不過七行。酒酣於市。果止於梨栗棗柿之類。肴止於脯醢菜羹。器用簞漆。當時士大夫家皆然。人不相非也。會數而禮勤。物薄而情厚。近日士大夫家。酒非內法。果肴非遠方珍異。食非多品。器皿非滿案。不敢會賓友。常數月營聚。然後敢發書。苟

範家集畧

文四六

或不然。人爭非之。以爲鄙吝。故不隨俗靡者。蓋鮮矣。嗟乎。風俗頹弊如是。居位者雖不能禁。忍助之乎。又聞昔李文靖公爲相。治居第於封丘門內。聽事前僅容旋馬。或言其太隘。公笑曰。居第當傳子孫。此爲宰相聽事。誠隘。爲太祝奉禮聽事。已寬矣。參政魯公爲諫官。真宗遣使急召之。得於酒家。既入。問其所來。以實對。上曰。卿爲清望官。奈何飲於酒肆。對曰。臣家貧。客至無器皿肴果。故就酒家觴之。上以無隱益重之。張文節爲相。自奉養如爲河陽掌書記時。所親或規之曰。公今受俸不少。而自奉若此。公雖自信清約。外人頗有公孫布被之譏。公宜少從欲。公歎曰。吾今日之俸。雖舉家錦衣玉食。何患不能。顧人之常情。由儉入奢。

易。由奢入儉難。吾今日之俸。豈能常存。一旦異於今日。家人習奢已久。不能頓儉。必致失所。豈若吾居位去位。身存身亡。常如一日乎。嗚呼。大賢之深謀遠慮。豈庸人所及哉。御孫曰。儉德之共也。侈惡之大也。共。同也。言有德者皆由儉來也。夫儉則寡欲。君子寡欲則不役於物。可以直道而行。小人寡欲則能謹身節用。遠罪豐家。故曰。儉德之共也。侈則多欲。君子多欲則貪慕富貴。枉道速禍。小人多欲則多求妄用。敗家喪身。是以居官必賄。居鄉必盜。故曰。侈惡之大也。昔正考父饘粥以餬口。孟僖子知其後必有達人。季文子相三君。妾不衣帛。馬不食粟。君子以爲忠。管仲饒簋朱紘。山案藻稅。孔子鄙其小器。公叔文子享衛靈公。史

範家集畧

文四七

觴知其及禍。及成果以富得罪出。何曾日食萬錢。至孫以驕溢傾家。石崇以奢靡誇人。卒以此死東市。近世寇萊公豪侈冠一時。然以功業大。人莫之非。子孫習其家風。今多窮困。其餘以儉立名。以侈自敗者多矣。不可徧數。聊舉數人以訓汝。汝非徒身當服行。當以訓汝子孫。使知前輩之風俗云。

范忠宣純仁戒弟

公弟純粹。嘗任開陝。慮其近西夏。有喜功意。貽書戒之曰。大略與柴車爭逐。明珠與瓦礫相觸。君子與小人鬪力。中國與外夷校勝。非惟不可勝。兼亦不足勝。不惟不足勝。雖勝亦不武也。親屬有請教者。每示之曰。惟儉可以助廉。惟

恕可以成德人皆書之坐隅

胡文定 安國 戒子

胡安國之子寅被召造朝戒之曰凡出身者本吾至誠惻惻憂國愛君濟民利物之心立乎人之本朝不可有分毫私意善人君子吾信重之不輕慢之惡人小人吾憫憐之憎惡之天下猶一家如仲舉於甫節元規於蘇峻皆懷忿疾之心所以誤也諸葛武侯心如明鏡不以私情爲好惡也故黃皓甘於卑賤而不辭李平廖立甘於廢黜而不怨馬謖入幕上賓流涕誅之不釋也

明

太祖訓太子諸王

範家集畧



文四

藻華雜佩爲身之容恭遜溫良爲德之容見於外者可以知其內也古之君子趨蹌有節升降有數周旋跬步而不違於矩矱者繇於德充於內而著乎外也所以器識高明而善道日躋惡行不見而邪僻益遠己德既修自然足以服人賢者彙進而而不肖者自去能修德進賢則天下國家未有不治不知務此者鮮不取賤夫貨財聲色爲戕德之斧斤讒佞諂諛乃杜賢之荆棘當拒之如虎狼避之如蛇虺苟溺於所好則必爲其所陷矣

仁宗訓王子

中正體用一也不偏不倚無過不及天下萬善皆原於此隆古帝王傳授之要皆在於此人以中正存諸內則發於

喜怒哀樂無非道也以中正施諸行則形於動靜云爲無非德也而於君人者之施益又廣矣

楊文敏 訓子編序

公諸子有雋才不令習舉業恐與寒士爭進其教子者皆聖人之道也有訓子編其序曰古者男女其未生也則有胎教既生也則有姆師之教其自幼之長也則有詩書禮樂之訓言行動止之則何莫而非教之地哉惟古有是教也則飲食動息進退語默之間承訓誨之勤習見聞之熟由是邪僻之念不萌於心非禮之事不干其志蓋其德性之美才行之懿皆得於涵養薰陶之久以成之也是以其教無不備而其人無不賢者良以是夫迨至後世教法不立有子女而不知所所以教有父師而不知所所以學由是放肆淫佚冥行瞽蹈貿貿焉以自恣於禮法之外者猥矣欲求其成人者豈不難哉予於公退之暇料檢先聖賢所以垂教者撮其切要類爲一帖名之曰訓子編以藏於家俾爲父師者知所以教爲子女者知所以學庶幾有以成德性之善而不至於放僻邪侈以爲不肖之歸則幸矣至於傳世垂後則予之所敢僭也

楊文懿 守陳 示茂元書

得書知汝預問刑之選吾一喜一憂又一恨蓋近世進士率外補鮮得京職吾官京久矣汝今又幸京官父子相聚足樂此所以喜也凡刑官必須仁厚明斷而又夙夜勤慎

無懈。庶幾寡過。否則縱有罪虐無辜。災及于身家。毒流於子姓。此所以憂也。吾幼嗜學。欲以道德文章名世。老而無成。每念常自愧。見汝少若穎悟。一以聖賢之學誨汝。冀汝長而成吾志。揚吾名不朽。不意汝慵不力。僅能取仕。若在閒曹。尚可鞭策。今官於彼。將役役於案牘。其暇學乎。不學少交。則異日雖或能建勳立業。亦不過一俗吏耳。吾既不能爲大儒。汝又爲俗吏。今雖暫榮一時。而竟漸沒於千百世之下。與凡氓同。此所以恨也。不審汝有以解吾之憂。而思釋吾之恨否也。汝叔去。捉筆草此。目昏手倦。不盡所欲言。

劉忠宣 大夏 壽藏記

範家集

文五十一

公預作壽藏於東山之陽。記曰。吾嘗見士大夫家。子弟愛其父兄者。俟其身後。必求名儒大筆。鋪張行業。以誌於其墓。作史者或憑而採之。予無似。承祖宗世澤。竊科甲官祿。前後四十年。在家在邦。無一事可述者。萬一後人私所親。謬言以誤名筆。縱可欺人。獨不自愧于地下耶。用是述平生履歷。書而勒諸石。付兒祖生等藏之。以俟他日。其詞雖俚。其事則核。予心安焉。

林貞肅 俊 戒子達書

莆田林見素子達。初時多病。公在蜀。移書戒之曰。父母惟其疾之憂。夫子所慎在此也。念之哉。子承父後。汝爲長。宗祊汝屬也。念之哉。形天地間。靈而秀於物者人。汝形貌人。

也。亦具所爲人者乎。靈而秀於人者士。汝巾汝衣。則士也。亦具所以爲士者乎。汝懷抱之隱。行業之顯。吾不得而知。吾欲汝爲子瞻。汝弟適子由。吾不能老泉。欲汝爲純仁。適純禮。吾不能希文。欲汝爲伯子。適叔子。吾不能大中。獨汝愧乎哉。吾老矣。所不能爲。汝兄弟及爲之。念之哉。謂子賢愚不足掛懷。抱任達語也。孰不愛其子。教之聖與賢。教之昀也。元亮責子。天道苟如此。且進杯中物。堯夫亦謂望子大賢。不知天意從否。二賢距拔穎脫流俗外。於諸子特未忘情。爲善由己。聖賢可學而至。無與於天也。借天而言。責之子者至矣。達後舉進士。有文行。

王文成 守仁 客座私祝

範家集

文五十一

但願溫恭直諒之友。來此講學論道。示以孝友謙和之行。德業相勸。過失相規。以教訓我子弟。使毋陷于非僻。不願狂躁惰慢之徒。來此博奕飲酒。長傲飾非。導以驕奢淫蕩之事。誘以貪財黷貨之謀。冥頑無恥。煽惑鼓動。以益我子弟之不肖。嗚呼。由前之說是謂良士。由後之說是謂凶人。我子弟苟遠良士而近凶人。是謂逆子。戒之戒之。

又寄諸用明書

得書知邇來學力之長。甚喜。君子惟患學業之不修。科第遲速所不論也。況吾平日所望於賢弟。固有大于此者。不識亦嘗有意於此否。聞階陽諸姪。去歲皆出投試。非不喜。其年少有志。然私心竊以爲不然。不幸遂至于得志。豈不

誤卻此生耶。凡後生美質須令晦養濃厚。天道不翕聚則不能發散。況人乎。花之千葉者無實。爲其英華太露耳。若不以吾言爲迂闊。當自有進步處矣。

沈文端

鯉垂涕衷言示諸子姓防未然也

吾家子弟二十年前。尙不能皆有衣冠。皆稱饒給。而近年來乃人人有衣冠榮身。有良田美宅。資財足用。出門有車馬。僕從從者至彼此不能相識。可謂極盛。雖諸子能自運用。豈不亦祖宗陰德。神明扶佑。積仁累善。餘慶所貽乎。實不勝私喜私幸。顧又惟極盛難繼。持滿易傾。天道乘除。數有一定。而作善降祥。作惡降殃。人事感召。理尤不爽。故善享福者。不必更得隴望蜀。營營無厭。只宜效履薄臨深。兢

範家集畧

文五二

兢自保。其尙須以手捫心。默自思念。吾昔茅茨而今大廈。吾昔僅一夫之田。而今連數井之壤。吾昔猶奔走衣食。而今則安享富厚。吾分已踰。吾又何求。吾自今惟知止知足。守理守法。以上培先德。下啟後人。卽神祐可延。家聲不墜。斯以退爲進。以少致多之妙術也。若猶貪得未已。競進不休。居已侈而猶愜田已多而務廣。強之鬻。不出其本心。與之直。不合乎公道。或逼債以傾人之產。或牽牛以蹊人之田。或縱牙爪於通衢。或逞報復於私忿。諸如此類。亦自多端。總之我漁利。下人亦乘機以規利。我行惡。下人皆借勢以助惡。乃遂使孤獨鰥寡。忍氣吞聲。道路里鄰。旁觀側目。顧猶且揚揚得意。見謂豪強。兀兀勞心。自矜謀略。夫豈知

神目如電。法網不疎。巷議在前。吏議隨後。惡名一漬。欲洗難除。眾指交加。不摧自仆。當斯之際。悖入者不免悖出。多藏者亦復厚亡。室雖廣而不得寧居。田雖多而不能安享。身既窘迫。尤累及妻孥。名已僇辱。復玷及祖父。欲益反損。欲進反卻。得乎失乎。利乎害乎。覆轍在途。殷鑒不遠。雖至愚人。知爲左計矣。獨奈何惡淫而居下。安危而利蓄耶。吾懷此數年。久欲相告。祇緣昔日猶忝仕途。竊意諸兒妄想忖度。必謂吾愛護功名。恐貽連累。故爲此激切議論。使自矜持。且將不信不從。徒以自嗟自歎。今年已七旬。更有何意。老來一得。豈是空談。惟骨肉關情。宗祏繫念。或誤及於陷穽。因明示以周行。而苦口發藥。逆耳進規。有如此者。夫杞人卽過計。何妨。越人相坐視。則忍矣。孟子曰。其兄鬪弓而射之。則已垂涕泣而道之。無他戚之也。豈謂予哉。知我者惟斯。過我者亦惟斯。

湯祠部顯祖訣世語序

僕老矣。幸畢二尊人大事。苦塊中發疾彌留。已不可起。慎終之容。仍用麻衣冠草履。以襲曆二尊人之側。庶便晨昏。恆見達人返虛俗。禮繁窒怪之恨。之悲。遂溘焉先。茲乞免。

一祈免哭生。平畏聞哭聲。兒女孝敬。自有至性。不可強也。慎無情哭成禮。一祈免僧度。僧舊在門下者。無煩俗。兒輩持半偈齋。僧念心經數週足矣。一祈免牲肉食。而

範家集畧

文五三

鄙。六十七年於斯矣。設業有微報。何所底。每見牲奠腥污塗藉。大非清虛所宜。乞哀嫫遊。幸免性命。止求蔬水見遣。非徒省穢存潔。亦大爲鄙人資冥福也。更煩屠宰到門。不預乞免者。子爲不孝。一祈免冥錢。冥者楮幣。相見無煩金銀山錠等物。一祈免奠章。人生而後。聞譽則悅。既反而真。聞諛則赧。往見奠章。誇揚爛漫。長跪高誦。兩爲失體。竊不自揣。代中表門生。預爲數語。無煩登軸。第書素紙。奠畢焚之。殊覺雅便。萬乞俯從。

維某年某月日。某某祝曰。惟靈歸虛返真。顧在知遊良。淒悲悼。茲陳素筵。附於蘭菊。用安靈心。嗚呼上饗。

一祈免崖木。化者須材。沙木堅厚爲度。崖不足眩也。至囑

範家集畧

文五四

至囑。一祈免久露。地形取遠所忌。無久留。

唐文恪 文獻 京邸家書

汝等若冑。以學問磨礪氣質。以禮法檢束身心。以良師益友爲著龜。以狹邪惡少爲醜毒。出入既簡。則業自專。交游不雜。則過自寡。飲譙不妄預。則費自節。僮僕不濫收。則事自省。第令杜門下槎。讀書談道。卽兄弟之間。亦足自相師友。何必妄覓交游。每見人家子弟。不務實學。一向務外。或浮慕名士。託以聯社會文。或吹聲勝流。惟恐自居不韻。棋朋酒友。丹青鐫刻之輩。達旦連宵。闌堂接席。佳肴美醕。任其飲噉。文章德業。蔑不掛齒。衣裘哂若。已有舟車。恣其趁逐。造作歌謠。一唱百和。出入公府。奮袂裂眦。利則巧相依。

附借交上官。害則更相推託。自營脫禍。請求則借名不足。則稱貸不副其求。則波濤立起。索取其違。則戈矛橫生。汝雖目之爲良朋。彼實目汝爲駭子。背面談說家門之短長。轉眼詆呵。學識之荒陋。筆鋒口劍。莫可端倪。知而欲遠之。則難犯也。畏而姑與之。則難繼也。邇年以來。士風之惡薄。交道之陵夷。一至於此。興言及此。可爲寒心。汝輩宜自知之。

範家集畧

文五五

範家集畧卷之四目錄

言範

錫山秦 坊表行

魯

漢

周公戒伯禽

高帝手敕太子

蕭相國訓後人

樊湖陽戒子

昭烈遺敕後主

司馬德操戒子

諸葛忠武與兄

又戒子

晉

南齊

羊叔子與從弟

張思光語子

北魏

北齊

鄭高陽戒子

崔武城戒子

斛律右相戒子

範家集畧

言目一

隋

唐

宗室蔡王教子

太宗謂侍臣

河間王謂人

李太府卿謂子

顏太師遺子

南唐

宋

周節度語人

英宗語神宗

馬防禦論獄

邵康節訓子孫

范文正告諸子

富文忠訓子孫

朱景文治戒

韓忠獻戒子

范忠宣戒子

賈文元戒子孫

范忠文訓子弟

包孝肅家訓

歐陽文忠與姪

蘇文忠語子

司馬文正與姪

又戒子

黃文節與從弟

朱文公教子

又與卓夫人書

陸文安家訓

韓忠武戒家人

元

明

廉平章謂子

劉文成戒子

吳方伯戒子姪

陳刑部示子

夏理卿訓子

余肅敏教弟

胡康惠語諸子

李襄城訓子

史太保戒子孫

羅文毅上叔父

邵文莊戒子

王文成示子姪

又示子

葉南岩戒子

朱恭靖戒子

徐文貞戒孫

徐曙庵訓子

陸文定貽子

顧端文示兒帖

袁職方四訓

陶祭酒與弟

高忠憲雜訓

歸孝廉陶庵約

李忠毅誠子書

陳幾亭外書

摘十條

範家集畧

言目二

言範小引

易大傳曰其出入以度外內使知懼又明于憂患與故
無有師保如臨父母茲言範之謂與夫自隆古大聖以
至二十年前往哲獲其片言隻字終身奉爲著蔡足矣
矧是連篇累牘者乎人之好我示我周行所宜中心藏
之何日忘之也語云千金之裘非一狐之腋聽我藐藐
者敢曰昔之人無聞知

冷溪成梁識

魯

周公戒伯禽

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今王之叔父我於天下亦不賤矣

範家集畧

言一

言一

然我一沐三握髮一飯三吐哺以待士猶恐失天下之賢
子之魯慎無以國驕人

漢

高帝手敕太子

吾遭亂世當秦禁學自喜謂讀書無益洎踐祚以來時方
省書乃使人知作者之意追思昔所行多不是又敕曰
吾生不學書但讀書問字而遂知耳以此故不大王然亦
足自辭解今視汝書猶不如我汝可勤學習每上疏宜自
書勿使人也又敕曰汝見蕭曹張陳諸公侯吾同時人
倍年於汝者皆拜并語於汝諸弟

蕭相國訓後人

蕭何置田宅必居窮處爲家不治垣屋曰後世賢師吾儉
不賢母爲勢家所奪

樊湖陽戒子

樊宏世祖之舅常戒其子曰富貴盈溢未有能終者吾非
不喜榮勢也天道惡滿而好謙前世貴戚皆明戒也保身
全已豈不善哉

昭烈遺敕後主

勿以惡小而爲之勿以善小而不爲惟賢惟德能服于人
汝父德薄勿效之

司馬德操勸戒子

聞汝充役室如懸磬何以自辦論德則吾薄說居則吾貧

範家集畧

言一

言一

勿以薄而志不壯貧而行不高也

諸葛忠武亮與兄瑾

瞻今已八歲聰慧可愛嫌其早成恐不爲重器耳

又戒子

夫酒之設合禮致情適體歸性禮終而退此和之至也主
意未殫賓有餘倦可以至醉無致於亂

晉

羊叔子祐與從弟琇

既定邊事當角巾歸故里爲容棺之墟以白衣而居重位
何能不以盛滿受責乎疏廣是吾師也

南齊

張思光語子

人生有口。止可論道說義。給飲與食。此外如樹網焉。吾每以不爾爲恨。爾曹當振綱也。

北魏

鄭高陽戒子

盧度世以崔浩事。逃至高陽。鄭熊家。熊匿之。使者逮熊長子。熊戒之曰。君子殺身成仁。汝雖死勿言。子奉命。大被拷掠。至火熱其體以死。卒無所言。

崔武成光部戒子

吾官雖經爲九卿。未嘗虛冒一級。平生立身。無慚古烈。自謂素業足遺汝官。閣亦不須也。但吾運薄。忽更三娶。汝兄弟各不同生。合葬非古。百年後自不須合。贈諡出自君恩。豈容子孫自求。汝等若違吾志。神靈當不汝享。吾兄弟自幼及老。衣服飲食。未嘗一片不同。至兒女婚宦事。必先相推。第頃橫禍。權作松楸。今亦可爲我作松楸。使吾見之也。

北齊

斛律右相謂子

斛律金以元勳佐命。一門一皇后。一太子妃。三公主。累官右丞相。而謙慎自抑。嘗謂其子光曰。我雖不讀書。聞古來外戚梁竇等。無不傾滅。女若有寵。不能當眾妒。無寵更無論矣。我直以立勳抱忠。自致富貴。非藉女也。公不識文字。卒年八十。

隋

宗室蔡王教子

蔡王智積有五男。止教讀論語孝經。不令通賓客。或問故曰。多讀書。廣交游。才辭是益。有才亦能致禍。

唐

太宗謂侍臣

朕自立太子。遇物則誨之。見其飯則曰。汝知稼穡艱難。則常有斯飯矣。見其乘馬。則曰。汝知其勞。不竭其力。則常得乘矣。見其乘舟。則曰。水以載舟。亦以覆舟。見其息於木下。則曰。木從繩則直。君從諫則聖。

河間王謂人

宗室河間王孝恭嘗謂人曰。吾所居頗壯麗。要非我心。當別營一區。令麤足充事。吾歿後子也才。易以守。不才。不爲他人所利。子晦嘗於第起閣。俯臨民食。一日舍民謁謝曰。室家之私。不願外窺。請辭他徙。晦驚遽毀之。

李太府卿謂子孫

李襲譽事高祖。所得祿賜。隨多少輒散宗族。而以其餘寫書。罷揚州歸。書遂可數車。載每謂子孫曰。吾性不喜財。遂至婁乏。然負京有賜田十頃。耕之足以食。河內有千樹桑。事之可以衣。江都書力讀。可進求官。若輩能勤此。卽吾歿無俯仰於人矣。

顏太師遺子

真卿至蔡州。度必死。爲作遺表墓誌。指其寢室西壁下曰。此吾殯所也。仍遺諸子書。戒其嚴奉家廟。恤諸孤。無他語。南唐

周節度語人

德勝軍節度使周本好施。或勸之曰。公春秋高。宜少留餘貲。以遺子孫。本曰。吾繫草履事吳武王。位至將相。誰遺之乎。

宋

英宗語神宗

國制。士大夫之子有尙主者。皆升行以避舅姑之尊。義甚無謂。以富貴故而屈倫敘。朕無取其詔有司革之。

範家集畧

馬防禦論獄

仁瑀防禦瀛州時。兄子因醉誤殺平民。仁瑀曰。我爲長吏。而兄子殺人。是怙勢也。敢以私親撓國法。竟論如律。

邵康節雍訓子孫

上品之人不教而善。中品之人教而後善。下品之人教亦不善。不教而善。非聖而何。教而後善。非賢而何。教亦不善。非愚而何。是知善也者。吉之謂也。不善也者。凶之謂也。吉也者。目不觀非禮之色。耳不聽非禮之聲。口不道非禮之言。足不踐非禮之地。人非善不交。物非義不取。親賢如就芝蘭。避惡如畏蛇蝎。或曰。不謂之吉。人則吾不信也。凶也者。語言詭譎。動止陰險。好利飾非。貪淫樂禍。疾良善如讐者。

險。犯刑憲如飲食。小則隕身滅性。大則覆宗絕嗣。或曰。不謂之凶。人則吾不信也。傳有之曰。吉人爲善。惟日不足。凶人爲不善。亦惟日不足。汝等欲爲吉人乎。欲爲凶人乎。

范文正仲淹告諸子

公參知政事時。告諸子曰。吾貧時。與汝母養吾親。汝母躬執爨。而吾親甘旨未嘗充也。今得厚祿。欲以養親。親不待矣。汝母亦已早世。吾所最恨者。忍令若曹享富貴之樂也。吾宗族甚眾。於吾雖有親疏。然自吾祖宗視之。則均是子孫。固無親疏也。苟祖宗之意無親疏。則飢寒者。吾安得而不恤之。自祖宗積德百餘年。而始發于吾。得至大官。若獨享富貴。而不卹宗族。異日何以見祖宗於地下。又何顏入

範家集畧

家廟乎。於是俸祿之餘。均給族人云。

富文忠訓子孫

宋賢事彙云。呂待制本中語。

公名弼。嘗語子孫曰。忍之一字。眾妙之門。睦族處事。尤爲先務。若清儉之外。更加一忍。何事不辦。

宋景文治戒

宋祁疾將革。自爲誌銘及治戒。戒云。三日斂。三月葬。慎毋爲流俗陰陽拘忌。棺用雜木。漆三塗。卽止。使數十年足。腊吾骸朽衣衾而已。毋實以金銀雜珍。吾文章僅及中人。不足垂後。爲吏在良二千石下。勿請謚。勿受贈。家上植柏五株。墳高三尺。不得用石。翁仲石獸。若兄弟十四人。惟二孺兒未仕。以此委莒公。莒公在。若等不孤矣。庠封莒國。故稱

葛公

韓忠獻戒子

魏公琦每戒其子曰窮達禍福固有定分枉道以求之徒喪所守慎勿爲也余以孤忠自信未嘗有貪緣憑藉而每遭人主爲知己今忝三公所恃者公道與神明而已矣焉可誣哉

范忠宣 純仁 戒子

人雖至愚責人則明雖有聰明恕己則昏爾曹但常以責人之心責己恕己之心恕人不患不到聖賢地位也

賈文元 昌朝 戒子孫

古人重厚朴直乃能立功立事享悠遠之福士所貴節行範家集畧

爲大軒冕失之有時復來節行失之終身不可得矣

范忠文訓子弟

公名鎮有子弟赴官乞書詣見朝貴不許曰仕宦不可廣求人知受恩多則難爲立朝

包孝肅 拯 家訓

後世子孫仕宦有犯賊者不得放歸本家以歿之後不得葬於大塋之中不從吾志非吾子孫刻石豎於堂壁

歐陽文忠 修 與姪通理書

昨日書中言欲買硃砂來吾不關此汝於官下宜守廉何得買官下物吾在官所除飲水外不曾買一物汝可視此爲戒也

蘇文忠 軾 語子

蘇叔黨過讀南史東坡因語之曰王僧虔居建業中馬糞巷子孫篤實謙和時人稱馬糞諸王爲長者東漢贊論李固云觀胡廣趙戒如糞土糞之穢也一經僧虔便爲佳號而比胡趙則糞有時而不幸汝可不知乎

司馬文正 光 與姪又戒子

近蒙聖恩除門下侍郎舉朝忌者無數而獨以愚直處其間如一黃葉在烈風中幾何不墜是以受命以來有懼無喜汝輩當識此意倍須謙恭退讓不得恃勢作不公不法援官司陵小民使鄉人厭苦則我禍皆起於汝輩而汝輩亦不免也公文史萬餘卷晨夕披閱雖數十年皆新若

範家集畧

手未觸者嘗誡其子曰賈豎藏貨具儒家惟此耳當知寶惜吾每歲初夏視晴明日即設案向日側羣書于上以暴其腦至啟卷必先視几案淨潔藉以茵褥然後端坐看之或欲行看即承以方版未嘗手汗沾漬以觸其腦每看竟一版即側右手大指面襯其沾而覆以次指面然而挾邇故得不至揉熟其紙每見汝輩以指爪撮起甚非吾意浮圖老氏猶知尊敬其書吾儒反不如耶汝曹念之公無所嗜好獨蓄墨數百觔或以爲言公曰吾欲子孫知吾用此物何爲也

黃文節與從弟

公名庭堅與從弟書曰十二伯母嶺後幽居今何如五哥

稍完葺廬舍否。五哥才力不在人後。但因困頓。遂潦倒如此。兄弟間稍從容者。便當助其甘旨。吾儕所以衣冠而仕宦者。豈已力哉。皆自高曾以來積累。偶然沖和之氣。在此一枝耳。其實相去不遠。每過馬鞍墳前。思之未嘗不愧汗也。

朱文公熹教子

事師如事父。凡事必咨而後行。朋友年長以倍。丈人行也。十年以長。兄事之。年少於己。而事業賢於己者。厚而敬之。居處須是恭敬。不得倨肆。情慢言語。須要諦當。不得戲笑。誼譁。凡事謙恭。不得尙氣凌人。自取恥辱。不得飲酒荒思。廢業。亦恐言語差錯。失己忤人。尤當淡戒。不可言人過惡。

範家集畧

言九

及說人家長短是非。有來告者。勿荅。見人嘉言善行。則默慕而紀錄之。見人好文字。則借來熟看。或錄而咨問之。思與之齊而後已。此可令初學者佩服。

又與卓夫人書

聞尊意欲爲五哥經營幹官差遣。某竊謂不可。子弟生長富貴。本不知艱難。一旦仕宦。便爲此官。無不傲慢縱恣。觸事愴然。愚意營一稍在人下執事。喫人打罵差遣。乃所以成就之。

陸文安九淵家訓

此心若正。無不是福。此心若邪。無不是禍。世俗不曉。只將目前富貴爲福。目前患難爲禍。不知富貴之人。若其心邪。

其事惡。是逆天地。逆鬼神。悖聖賢之訓。叛君師之教。天地鬼神所不佑。聖賢君師所不與。忝辱父祖。自害其身。靜時回思。亦有不可自欺自瞞者。若此時更復自欺自瞞。是直欲自滅其本心也。縱是日前富貴。正人達者觀之。無異囚園糞穢中也。患難之人。其心若正。其事若善。是不逆天地。不逆鬼神。不背聖賢之訓。不叛君師之教。天地鬼神所當佑。聖賢君師所當與。不負父祖。不負此身。仰無愧。俯無怍。雖在貧賤患難中。亦是福德。

韓忠武戒家人

公疾將革。戒家人曰。吾名世忠。汝曹毋諱忠字。諱忠不言。是忘忠也。

範家集畧

言十

元

廉平章謂子

希憲疾將革。呼其子謂曰。丈夫見義勇爲。何論禍福。謂皋夔周召不可及者。是自棄耳。天下事苟無牽制。三代可復也。又曰。汝曹曾讀狄梁公傳乎。梁公有大節。爲不肖子所墜。汝曹慎之。

明

劉文成戒子

公名基。疾革。以天文書授子璉。使伺服闋進。且戒之曰。勿令後人習。

吳方伯戒子姓

公名揚。新淦人。歷任久。家政悉其兄昭訓謨。綜理公友愛尤篤。子姓有營私者。作書戒之曰。家之隆替。係乎公私而已。吾幼時與二兄並力一心。未嘗私一錢尺帛。汝曹生豢養。不知稼穡艱難。不務耕讀。惟營私而婦言之惑。宜速改悔。不然。幽有神譴。明有國法。諸子姪皆畏服。

陳刑部示子

公名道。番禺人。任刑部尚書。嘗以書示其子曰。先正所謂煦煦爲仁。子子爲義。皦皦沽名。庸庸保祿。近世士大夫急於進取者。往往涉此。吾平生俱不及人。獨幸不在此列。亦願汝曹效之。子大章亦登第。任太僕。

夏理卿訓子

範家集畧

言十一

公名時正。訓子姓。必以忠孝大節。嘗曰。吾未暇遠引。杭先達如貞襄之忠。肅愍之烈。王文璉之節。爾曹弗能效之。非夫也。

金肅敏語弟

公名子俊。第子。襄舉進士。授戶部主事。教之曰。誠能動人。積誠自能銷僞。又曰。人固貴剛。不可使人畏之如虎。

胡康惠訓子

公名富。嘗語諸子曰。予官居四十年。無他長。但清白二字。平生守之勿失。爾曹他日有官守。務全名節。金帛易動人。遠而勿親。自然氣壯而政事理。汝等宜無忘予言。

李襄城訓子

公名隆。訓諸子曰。吾襲父爵四十年。幽遠之情固多未達。所行之事。寧免過差。然兢兢惕勵。悔往修來。不敢欺公貪墨。以負朝廷付託。自謂庶幾無愧。

史太保戒子孫

公名琳。餘姚人。居嘗規模古人。爲自警要語。列之左右。二屏。每戒子孫曰。昔先公省庵府君。作宦三十餘年。三掌教鐸。四典文衡。其所遺惟書數卷而已。子竊祿明時。惟恐橫叨青紫。常俸所入。足供朝夕。不使家有贏貲。以汚先德。惟願爲子若孫者。不墜箕裘。永守子訓。使後世稱爲清白吏子孫足矣。

羅文毅倫上叔父書

範家集畧

言十二

列位叔父。列位兄長。倫別無他屬。爲人祖宗父兄者。惟願有好子弟。所謂好子弟者。非好田宅好衣服好官爵。一時誇耀閭里也。謂有好名節。與日月爭光。與山岳爭重。與雲壤爭久。足以安國家風。四夷奠倉生。垂後世。如汴宋之歐陽修。如南渡之文丞相。是也。若只求飽煖。習勢利。如前所云。則所謂惡子弟。非好子弟也。此等子弟。在家未仕。辱祖宗。殃子孫。害身家。出而仕也。汙朝廷。禍天下。負後世。甚至子孫不敢認。如宋之蔡京秦檜。此豈父兄祖宗之所願哉。想其勢焰官爵富貴。豈止如今日鄉閭中一二前輩也。而今日安在哉。然所謂好子弟者。亦在父兄有以成就之耳。人才之盛。鄉黨爲最。然非父兄敗之。則子弟喪之。取譏天

下貽笑後世甚可惡也載之史書使後世之明君賢主輕棄吾人未必不由此也吾願叔父聽之子姪戒之其德成我做天地間一箇完人蓋未有治國不由齊家家不齊而求國治無此理也何謂齊家不爭田地不占山林不尙鬪爭不肆強梁不欺鄰里不陵宗族不擾官府不尙奢侈弟讓其兄姪讓其叔婦敬其夫奴蒸其主只要認得一忍字一讓字便齊得家也其要在子弟讀書興禮讓若不聽吾言譬如爭一畝田占一畝住居兩邊不讓或至人命或告官府或集親戚所損甚大若以此費置買前物所費幾倍若曰住基無賣此又愚也其所以爲此計者不過遺自己之子耳父母之心愛子孫一也今奪吾父母之子以與自

範家集畧

言十三

己之子甚非吾父母之心也父母雖不在逆其心則逆天理矣安知吾子孫不如今日之爭哉凡事皆此類也而此事尤切故特言之今後若有田地等物不明只許自家明白不許擾及官府我若不仕尤當守此言也其餘取債之屬民甚貧窮可憐自己少用一分便積得一分德奴僕放橫必不可縱容自今以後無片言隻字經動府縣方好不然外人指議此人要做好人不能齊家世間安有此等好人哉由此得禍未可知也兼我在此國事日在心懷仲淹做秀才時便以天下爲己任況今日乎進退得失有義有命吾心視之已如孤雲野鶴脫灑無繫自古壞事皆是愛官職底人弄得狼狽了脫使根本不安校葉能自保乎戒

之戒之 公嘗欲做古義田以贍族人

邵文莊 戒子書

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倫理而已何謂倫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五者之倫序是也何謂理即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此五者之天理是也於倫理明而且盡始得稱爲人之名苟倫理一失雖具人之形其實與禽獸何異哉蓋禽獸所知者不過渴飲饑食雌雄牝牡之欲而已其於倫理則蠢然無知也故其於飲食雌雄牝牡之欲既足則飛鳴鄙陋羣遊旅宿一無所爲若人但知飲食男女之欲而不能盡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之倫理終日煖衣飽食嬉戲遊蕩與禽獸無別矣聖賢

範家集畧

言十四

憂人之陷於禽獸也如此其得位者則修道立教使天下後世之人皆盡此倫理其不得位者則著書垂訓亦欲天下後世之人皆盡此倫理是則聖賢窮達雖異而君師萬世之心則一而已汝曹既得天地之理氣凝合父祖之一氣流傳生而爲人矣可不思所以盡其人道乎欲盡人道必當於聖賢修道之教垂世之典若小學若四書若六經之類誦讀之講貫之思索之體認之反求諸日用人倫之間聖賢所謂父子當親吾則於父子求所以盡其親聖賢所謂君臣當義吾則於君臣求所以盡其義聖賢所謂夫婦有別吾則於夫婦思所以有其別聖賢所謂長幼有序吾則於長幼思所以有其序聖賢所謂朋友有信吾則於

朋友思所以有其信於此五者。無一而不致其精微曲折之詳。則日用身心。自不外乎倫理。庶幾稱其人之名。得免流於禽獸之域矣。其或飽煖終日。無所用心。縱其耳目口鼻之欲。肆其四體百骸之安耽嗜。非禮之聲色臭味。淪溺於非禮之私欲。宴安身雖有人之形。行實禽獸之行。仰貽天地凝形賦理之羞。俯爲父母流傳一氣之玷。將何以自立於世哉。汝曹其勉之。敬之。竭其心力。以全倫理。乃吾之至望也。

王文成守仁示子姪正思等書

近聞爾曹學業有進。有司校獲居前。列吾聞之喜而不寐。此是家門好消息。繼我書香者。在爾輩矣。勉之。勉之。吾

範家集畧

言十五

非徒望爾輩。但取青紫榮身肥家。如世俗所尚。以誇市井。小兒爾輩。須以仁禮存心。以孝弟爲本。以聖賢自期。務在光前裕後。斯可矣。吾惟幼而失學。無師友之助。逮今中年。未有所成。爾輩當鑒吾既往。及時勉力。毋又自貽他日之悔。如吾今日也。習俗移人。如油漬麵。雖賢者不免。況爾曹初學小子。能無溺乎。然惟痛懲淡創。乃爲善變。昔人云。脫去凡近。以遊高明。此言良足以警。小子識之。吾嘗有立志說。與爾十叔爾輩。可鈔錄一通。置之几間。時一省覽。亦足以發。方雖傳於庸醫藥。可療夫真病。爾曹勿謂爾伯父只尋常人。爾其言未必足法。又勿謂其言雖似有理。亦只是一場迂闊之談。非吾輩急務。苟如是。吾末如之何矣。讀書

講學。此最吾所宿好。今雖干戈擾攘中。四方有來學者。吾亦未嘗拒之。所恨牢落塵網。未能脫身而歸。今幸盜賊稍平。以塞責求。退歸臥林間。攜爾曹切磋。朝夕砥礪。吾何樂如之。偶便先示爾等。爾等勉焉。毋虛吾至望。

又示子正憲

今人病痛。大段是做千罪百惡。皆從傲上來。傲則自高。自是不肯屈下人。故爲子而傲。必不能孝。爲弟而傲。必不能弟。爲臣而傲。必不能忠。象之不仁。丹朱之不肖。皆只是一做字。便結果了一生。做箇極惡大罪的人。更無解救得處。汝曹爲學。先要除此病根。方才有地步可進。傲之反爲謙。謙字便是對症之藥。非但是外貌卑遜。須是中心恭敬。摛節退讓。常見自己不足。真能虛己受人。故爲子而謙。斯能孝。爲弟而謙。斯能弟。爲臣而謙。斯能忠。堯舜之聖。只是謙到至誠處。便是允恭克讓。溫恭允塞也。汝曹勉之。做之。其毋若伯魯之簡哉。

葉南巖誠子

侍郎葉公鏞之父南巖翁。嘗誨其子曰。吾觀近世士夫。率以貴顯。丐祀其先世於鄉社。夫崇德報功。固朝廷大典。而表章先德。亦孝子順孫所不能已者。但以子論之。凡血食一方。廟祀百世。必其功德足以當之。否則不特厚誣其先。且當致陰譴於後人矣。子嘗自念。自少至老。無一功德及民。死後以子孫榮達之故。儼然廟貌於神明之列。不亦靦

範家集畧

言十六

乎。往往見非其人而廟祀者。子孫多不聞達。或者幽明之道。不可誣也。吾但願汝輩積學修身。出則有功於朝廷。入則無媿於鄉黨。使人盡指爲先世積德。故報其子若孫如此。其爲血食不既多乎。汝輩宜識之。後當思吾言不妄云。

公又詔子曰。使我居官多積。兒輩競爲安逸計矣。寧可勤苦自立。正以無可憑藉。不得不加勉耳。寺田何爲。又曰。吾老不及見汝第觀之異日。有以此獲累者。蓋世廟時。括天下廢寺田。盡鬻民間。士大夫藉是占業。公與江右直相某有舊。欲以百畝餉。也不數年。果下令清查。增價復業。而公之子孫。超然獨免。

朱恭靖戒子

範家集畧

言十七

公名希周。臨終戒其子。身後不得請恩於朝。萬一臺章以聞。主上憐之。賜諡易名。願無以文爲譏。脫犯吾父之諱。亡魄何安。蓋其父諱文始云。

徐文貞戒孫

徐文貞階。孫元春舉進士。戒之曰。無競之地。可以遠忌。無恩之身。可以遠謗。

徐曙庵訓子

公訓子銓部有云。最妙是一個逆字。易曰。數往者順。知來者逆。以往與順有盡。而來與逆無窮也。今人處順境。現成受享。有何意味。唯逆則艱難險阻中。陶練得幾許不朽事業。是以豪傑一遇逆境。便看作天心仁愛。喜不自勝。打起

精神。不可當面錯過。逆來順受四字。當粘之座右。庶觸目警心。隨在有自得處。吾祖宗千百年血脈。長發汝身。勿效福淺之輩。一得志便逐紛華。血食之軀。受用有數。而將來無窮之福。已暗暗消折於此中矣。天與汝以富貴。汝對天以媿。情鬼神能無不平乎。

陸文定貽子

公名樹聲。子彥章。己丑第後。時方開館。公貽書戒之。有云。於家則虞滿盈。於國則妨英俊。毋趨捷徑。毋睚權門。乃吾子也。澹泊靜退。此吾四字家傳。箴兒謹佩之足矣。

顧端文憲成示兒帖

凡爲父母的。莫不愛其子。凡愛其子弟的。莫不願其讀書。進取。目今府縣考童生。汝第方病瘍。度未能赴。且年尚幼。正何須著急。汝則長矣。往年又曾經考過來。而今豈能不重。以得失爲念。然吾終始不欲以汝姓名。一聞於主者。非

言十八

忽然於汝也。汝質儘可望進步。吾又非棄汝而不屑也。吾自有說耳。何以言之。就義理上看。男兒七尺之軀。頂天立地。如何向人開口道個求字。孟夫子齊人一章。便是這箇字的行狀。至今讀之。尙爲汗顏。不可作等閒認也。就命上看。人生窮達利鈍。卽墮地一刻。都已定下。如何增損得些。子眼前照照攘攘。赴童生試的。那箇不要做秀才。赴秀才試的。那箇不要做舉人。赴舉人試的。那箇不要做進士。到底有箇數在。若是貴的。可以勢求。富的。可以力求。那不會

大戒諸佛菩薩。豈誑語欺人于進曰。孟子言求則得之。求在我者也。道德仁義。可以力求。功名富貴。如何求得。雲谷曰。孟子之言不錯。汝自錯解了。汝不見六祖說。一切福田。不離方寸。從心而覓。感無不通。求在我。不獨得道德仁義。亦得功名富貴。內外兩得。是求有益于得者也。若不反躬內省。而徒向外馳求。則求之有道矣。得之有命矣。內外兩矣。故無益。孔公算汝終身若何。予以實告。雲谷曰。汝自揣應得科第否。應生子否。予追省良久曰。不應。凡科第中人。類有福相。子福薄。又不能積功累行。以基厚福。兼不耐煩劇。不能容人。直心直行。輕言妄談。凡此皆薄福之相也。豈宜科第哉。地之穢者多生物。水之清者常無魚。子好潔。宜

龜家集畧

言世一

無子者一。和氣能育萬物。子善怒。宜無子者二。愛為生生之本。忍為不育之根。子矜惜名節。常不能舍己救人。宜無子者三。多言耗氣。宜無子者四。善飲燦精。宜無子者五。好徹夜長坐。而不知葆元毓神。宜無子者六。其餘過惡尚多。不能悉數。雲谷曰。豈惟科第哉。世間享千金之產者。定是千金人物。享百金之產者。定是百金人物。應餓死者。定是餓死人物。天不過因材而篤。幾曾加纖毫意思。即如生子。有百世之德者。定有百世子孫保之。有十世之德者。定有十世子孫保之。有三世二世之德者。定有三世二世子孫保之。其斬焉無後者。德至薄也。汝今既知非。將向來不登科第及不生子之相。盡情改刷。務要積德。務要包荒。務要

和愛。務要惜精養神。從前種種。譬如昨日死。從後種種。譬如今日生。此義理再生之身也。夫血肉之身。尚然有數。義理之身。豈不能格天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孔先生算汝不登科第不生子者。此天作之孽也。猶可得而違也。汝今充廣德性。力行善事。多積陰德。此自己所作之福也。安得而不受享乎。易為君子謀。趨吉避凶。若言天命有常。吉何可趨。凶何可避。開章第一義。便說積善之家。必有余慶。汝信得及否。予信其言。拜而受教。因將往日之罪。佛前盡情發露。為疏一通。先求登科。誓行善事三千條。以報天地祖宗之德。雲谷出功過格示予。令所行之事。逐日登記。善則記數。惡則退除。且教持準提咒。以期必驗。

龜家集畧

言世二

語子曰。符籙家有云。不會書符。被神鬼笑。此有祕傳。只是不動念也。執筆書符。先把萬緣放下。一塵不起。從此念頭不動。初下一點。謂之混沌開基。由此而一筆揮成。更無思慮。此符便靈。凡祈天立命。都要從無思無念處。感格孟子論立命之道。而先曰。天壽不二。夫天與壽。至二者也。當其不動念時。孰為天。孰為壽。細分之。豐歉不二。然後可以立貧富之命。窮通不二。然後可以立貴賤之命。天壽不二。然後可以立生死之命。人生世間。惟死生為重。曰天壽。則一切順逆。皆該之矣。至修身以俟之。乃積德祈天之事。曰修則身有過惡。皆當治而去之。曰俟。則一毫覬覦。一毫將迎。皆當斬絕矣。到此地位。纖塵不動。求即無求。不離有欲之

中直造先天之境。卽此便是實學。汝未能無心。但持準提
咒。無記無數。不令間斷。持得純熟。於持中不持。於不持中
持。到得念頭不動。則靈驗矣。予初號學海。取百川學海而
至於海之義也。是日改號了凡。蓋悟立命之說。而欲不落
凡夫窠臼也。從此而後。終日兢兢。便覺與前不同。前日只
是悠悠放任。到此自有戰兢惕厲景象。在閭室屋漏之中。
常恐得罪天地鬼神。遇人憎我。毀我。自然恬然容受。到明
年。刑部考科舉。孔先生算該第三。忽考第一。其言不驗。而
秋闈中式矣。然行義未純。檢身多誤。或見善而行之不勇。
或救人而心常自疑。或身勉爲善。而口有過言。或醒時操
持。而醉後放逸。以過折功。日常虛度。自己已歲。發願直至

範家集

言三

已卯歲。歷十餘年。而三千善行始完。遂起求子念頭。亦許
行三千善事。辛巳生男。天啟予行一事。隨以筆記。汝母不
能書。每行一事。輒用雞毛管印一硃圈於歷日之上。或施
食貧人。或買放魚蝦。一日有多至十餘圈者。至癸未八月。
三千之數已滿。復起求中進士念頭。許行善事一萬條。漸
漸圓滿。丙戌登第。孔公算予五十三歲有厄。予未嘗祈壽。
是歲竟無恙。今六十九歲矣。書言天難諶命。靡常。又言惟
命不予。常皆非誑語。吾于是而知凡稱禍福。無不自己求
之者。乃聖賢之言。若謂禍福惟天所命。則世俗之論矣。爾
之命未知若何。卽命當榮顯。常作落窠想。卽命當順利。常
作拂逆想。卽現頗足食。常作貧窶想。卽人相愛敬。常作恐

懼想。卽家世望重。常作卑下想。卽學業頗優。常作淺陋想。
遠思揚祖之德。近思蓋父之愆。上思報國之恩。下思造家
之福。外思濟人之急。內思閑己之邪。務要日日知非。日日
改過。凡一日不知非。卽一日安于自是。一日無過。可改。卽
一日無步可進。天下聰明俊秀不少。所以德不加修。業不
加廣者。只爲因循二字。便耽閣一生。雲谷禪師所授立命
之說。乃至精至邃。至真至正之理。其熟玩而勉行之。毋自
曠也。

一曰積善之方。易曰。積善之家。必餘慶。昔顏氏將以女
妻叔梁紇。而歷敘其祖宗積德之長。逆知其子孫必有興
者。豈漫說哉。孔子稱舜之大孝。而曰宗廟饗之。子孫保之。

範家集

言四

論至精矣。善有真有假。有端有曲。有陰有陽。有是有非。有
偏有正。有半有滿。有大有小。有難有易。皆當深辨。爲善而
不窮理。則自謂行持。豈知造孽。枉費苦心。招殃愈烈。可懼
也。何謂真假。昔有儒生數輩。謁中峯和尚。問曰。佛氏論善
惡。報應如影隨形。今某人善。而子孫不興。某人惡。而家門
隆盛。佛說無稽矣。中峯云。凡情未滌。正眼未開。認善爲惡。
指惡爲善。往往有之。不憾己之是非顛倒。而反怨天之報
應有差乎。眾云。善惡何至相反。中峯令試言其狀。一人謂
善人。毆人是惡。敬人禮人是善。中峯云。未必然也。一人謂
貪財妄取是惡。廉潔有守是善。中峯云。未必然也。眾人屢
言其狀。中峯皆謂不然。因請問。中峯告之曰。有益於人是

善有益於己是惡有益於人則歐人譽人皆善也。有益於己則敬人禮人皆惡也。是故人之行善利人者公。公則爲真。利己者私。私則爲假。又根心者真。襲迹者假。又無爲而爲者真。有爲而爲者假。皆當自考。何謂端曲。今人見謹愿之士。類稱爲善而取之。其次則取有守廉潔者。至於言高而行不逮。則以爲惡而棄之。人情大抵然也。然自聖人觀之。則狂者行不掩言。最所深取。其次則狷者有所不爲。至於謹愿之士。雖一鄉皆好之。而必以爲德之賊矣。是世人之善惡分明。與聖人相反。一私纏胸。黑白倒置。推此一端。則種種取舍。無有不謬。天地鬼神之福善禍淫。皆與聖人同是非。而不與世俗同取舍。凡欲積善。決不可徇耳目。惟

範家集畧

言五

從心源隱微處。默默洗滌。默默檢點。純是濟世之心。則爲端。有一毫媚世之心。則爲曲。純是愛人之心。則爲端。有一毫憤世之心。則爲曲。純是敬人之心。則爲端。有一毫玩世之心。則爲曲。皆當細辨。何謂陰陽。凡爲善而人知之。則爲陽善。爲善而人不知。則爲陰德。陰德天報之。陽善享世名。名亦福也。名者造物所忌。世之享盛名而實不副者。多有奇禍。人之無他腸。而橫被惡名者。子孫往往驟發。陰陽之際微矣哉。何謂是非。魯國之法。魯人有贖人臣妾於諸侯。皆受金於府。子貢贖人而不受金。孔子聞而惡之。曰。賜失之矣。夫聖人舉事。可以移風易俗。而教道可施於百姓。非獨適己之行也。今魯國富者寡而貧者眾。受金則爲不廉。

何以相贖乎。自今以後。不復贖人於諸侯矣。子路拯人於溺。其人謝之以牛。子路受之。孔子喜曰。自今魯國多拯人於溺矣。自俗眼觀之。子貢之不受金爲優。子路之受牛爲劣。孔子則取由而黜賜焉。乃知人之爲善。不論現行雖不善。而其流足以濟人。則非善而實是也。然此就一節言之耳。他如非義之義。非禮之禮。非信之信。非慈之慈。皆當決擇。何謂偏正。昔呂文懿公。初辭相位。歸故里。海內仰之。如泰山北斗。有一鄉人醉而罵之。公不動。謂其僕曰。醉者勿與較也。閉門謝之。逾年。其人犯死刑入獄。呂始悔之曰。使當時稍有計較。送公家責治。可以小懲而大戒。吾當時只欲存心於厚。不謂養成其惡。陷人於有過之地。此以善心

範家集畧

言六

而行惡事者也。又有以惡心而行善事者。如某家大富。值歲荒民窮。白晝攫粟於市。告之縣。縣不理。窮民愈肆。遂私執而困辱之。獄始定。不然幾亂矣。然此公之心。本衛家財。非以行善也。而一方之民獲安。其惠溥矣。故善者爲正。惡者爲偏。人皆知之矣。其以善心而行惡事者。此正中偏也。以惡心而行善事者。此偏中正也。不可不知也。何謂半滿。易曰。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書曰。商罪貫盈。譬如貯物於器。勤而積之。則滿。懈而不積。則不滿。此一說也。昔有某氏女。入寺欲施而無財。止有錢二文。捐而與之。主僧者親爲懺悔。及後入宮富貴。攜數千金入寺。捨之。主僧惟令其徒回向而已。因問曰。吾前施二文錢。汝親

爲懺悔。今施數千金而汝不向。何也。曰。前者物雖薄。而施心甚真。非老僧親懺。不足以報德。今物雖厚。而施不若前日之切。令人代懺足矣。此千金爲半。而二文爲滿也。鍾離授丹於呂巖。點鐵爲金。可以濟世。巖問曰。終變否。曰。五百年後當復本質。巖曰。如此則害五百年後人矣。吾不願爲也。曰。修仙要積三千功行。汝此一言。三千功行已滿矣。此又一說也。又爲善而心不著善。則隨所成就。皆得圓滿。心著於善。則終身勤勵。止于半善而已。譬如以財濟人。內不見己。外不見人。中不見所施之物。是謂三輪體空。是謂一心清淨。則斗粟可以種無涯之德。一文可以消千劫之罪。倘此心未忘。雖施黃金萬鎰。福不滿也。此又一說也。何

範家集畧

言七

謂大小。明明德於天下。爲大。明明德於一身。爲小。昔衛仲達爲館職。被攝至冥司。吏呈善惡二錄。比至則惡錄盈庭。其善錄僅如筋而已。索梓稱之。則盈庭者反輕。而如筋者反重。仲達因問小軸中所書何事。曰。朝廷常大興工役。修三山石橋。君上疏諫之。此疏棄也。仲達曰。某雖言之。朝廷不從。於事何益。而能有如是之力。官曰。朝廷雖不從。君之一念已在萬民。向使聽從。善力更大矣。故志在天下國家。則善雖少而大。苟在一身。雖多亦小。何謂難易。先儒謂克己。須從難克處克。將去。夫子告樊遲。爲仁。亦曰先難。必如西江舒翁。捨二年僅得之束脩。代償官銀。而全人夫婦。與邯鄲張翁。捨十年所積之銀。代完贖銀。而活人妻子。皆所

謂難捨處能捨也。如鎮江靳翁。雖年老無子。不忍以幼女爲妾。而還之鄰。此難忍處能忍也。故天之降福亦厚。凡有財有勢者。其作福皆易。易而不爲。是爲自暴。貧賤作福皆難。難而能爲。斯可貴乎。隨緣濟眾。其類至繁。約言其綱。大略有十。竊謂種德之事。第一與人爲善。第二愛敬存心。第三成人之美。第四勸人爲善。第五救人危急。第六興建大利。第七捨財作福。第八護持正法。第九敬重尊長。第十愛惜物命。何謂與人爲善。昔舜在河濱。見漁者皆爭取浚潭厚澤。而老弱則漁于急流淺灘之中。惻然哀之。往而漁焉。見爭者。皆匿其過。而不談。見有讓者。則掄揚而取法之。期年。皆以浚潭厚澤相讓矣。其耕稼與陶皆然。夫以舜之潛

範家集畧

言八

明。豈不能出一言教眾人哉。乃不以言教。而以身轉之。此良工苦心也。吾輩處末世。勿以己之長而蓋人。勿以己之善而形人。勿以己之多能而困人。收斂才智。若無若虛。見人過失。且涵容而掩覆之。一則令其可改。一則令其有所顧忌。而不敢縱。見人有微長。可取。小善。可錄。翻然舍己。而從之。且爲黠稱。而廣述之。凡日用間發一言。行一事。全不爲自身起念。全是爲物立則。此大人天下爲公之度也。何爲愛敬存心。君子與小人。就形迹上觀。節義廉潔。文章政事之類。君子能之。小人亦或能之。常易相混。惟一點存心處。則善惡懸絕。判然如黑白之相反。故孟子曰。君子所以異於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所存之心。曰仁。曰禮。仁禮又

是何物。仁者愛人有禮者敬人。謂常存愛人敬人之心耳。人有親疏有貴賤有智愚賢不肖萬品不齊。皆吾同胞。皆吾一體。孰非當敬當愛者。蓋愛敬眾人。卽是愛敬聖賢。能通眾人之志。卽是能通聖賢之志。何者。聖賢之志本欲斯世斯人各得其所。吾合愛合敬而安一世之人。卽是爲聖賢而安之也。況古之聖賢因人物而起慈悲。因慈悲而成正覺。大學言明明德於天下。舍天下則吾亦無明明德處矣。何謂成人之美。玉之在石。抵擲則瓦礫。追琢則圭璋。故凡見人行一善事。或其人志可取而資可進。皆須誘掖而成就之。或爲之獎借。或爲之維持。或爲白其誣而分其謗。務使之成立而後已。大抵人各惡其非類。鄉人之善者少。範家集畧

言九

不善者多。故見一善事。爭非而共毀之。善人在俗。亦難自立。且豪傑錚錚。不甚修形迹。多易指摘。故善事常易敗。而善人常得謗。常不能自完。惟仁人長者能匡直而輔翼之。在一鄉可以回一鄉之元氣。在一國可以培一國之命脈。其功德最大。何謂勸人爲善。生人爲類。孰無良心。世路役役。最易沒溺。凡與人相處。當方便提撕。開其迷惑。譬猶長夜大夢。而令之一覺。譬猶久陷煩惱。而披之清涼。爲惠最普。韓愈云。一時勸人以口。百世勸人以書。較之與人爲善。雖有形迹。然對症發藥。時有奇效。不可廢也。失言失人。當反吾智。何謂救人危急。患難顛沛。人所時有。偶一遇之。當如痼瘕之在躬。速爲解救。或以一言伸其屈抑。或以多方

濟其顛連。崔子曰。惠不在大。赴人之急可也。蓋仁人之言哉。何謂興建大利。小而一鄉之內。大而一邑之中。凡有利益最宜興建。或開渠導水。或築隄防患。或修橋路以便行旅。或施茶飯以濟飢渴。隨緣勸導。協力興修。勿避嫌疑。勿辭勞怨。何謂捨財作福。釋門萬行。以布施爲先。所謂布施者。只是捨之一字耳。達者內捨六根。外捨六塵。一切緣會。一切功德。無不捨者。苟未能然。先從財上布施。世人以衣食爲命。故財爲最重。吾從而捨之。內以破吾之慳。外以濟人之急。始而強勉。終則泰然。最可以蕩滌私情。祛除執吝。何謂護持正法。法者。萬世生靈之眼目也。不有正法。何以參贊天地。何以財成萬物。何以脫塵解縛。何以經世出世。範家集畧

言三

故凡見聖賢廟貌。經書典籍。皆當敬重而修飾之。至於舉揚正法。上報佛恩。尤宜勉勵。何謂敬重尊長。家之父兄。國之君長。與夫年高德高。位高識高者。皆當加意奉侍。在家而奉侍父母。使淡愛婉容。柔聲下氣。習以成性。便是和氣格天之本。出而事君。行一事。毋謂君不知而自恣也。刑一人。毋謂君不見而作威也。事君如天。古人格論。此等處最關陰德。試看忠孝之家。子孫未有不綿遠而昌盛者。何謂愛惜物命。凡人之所以爲人者。惟此惻隱之心而已。求仁者求此積德者積此。周禮孟春之月。犧牲毋用牝。孟子謂君子遠庖廚。所以全吾惻隱之心也。故前輩有四不食之戒。謂聞殺不食。見殺不食。自養者不食。專爲我殺者不食。

夫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聞殺見殺。與自養而殺者。苟有仁心。必不可食。學者未能斷肉。且當從此戒之。漸漸增進。慈心愈長。防範愈周。不特殺生當戒。蠢動含靈。皆爲物命。求絲煮繭。鋤地殺蟲。念食之由來。皆殺彼以自活。至於手所誤傷。足所誤踐者。不知其幾。皆當委曲防之。古詩云。愛鼠常留飯。憐蛾不點燈。何其仁厚也。善行無窮。不能殫述。由此十事而推廣之。則萬德可備矣。

一日改過之法。春秋諸大夫見人言動。已而談其過禍。靡不驗者。左國諸紀可觀也。大都吉凶之兆。萌乎心而動乎四體。其過於厚者。常獲福。過于薄者。常近禍。俗眼多膜。容謂有未定而不可測者。至誠合天。禍之將至。觀其善而必

範家集畧

言世一

先知之矣。禍之將至。觀其不善而必先知之矣。春秋時去聖人未遠。其言多中宜也。今欲獲福而遠禍。未論行善。先須改過。但改過者。第一要發恥心。思古之聖賢。與我同爲丈夫。彼何以百世可師。我何以一身五裂。航染塵情。私行不義。謂人不知。傲然無媿。將日淪於禽獸而不自知矣。世之可羞可媿者。莫大乎此。孟子曰。恥之於人大矣。以其得之則聖賢。失之則禽獸耳。此改過之要機也。第二要發畏心。天地在上。鬼神難欺。吾雖過在隱微。而天地鬼神實鑒臨之。重則降之百殃。輕則損其現福。吾何可以不懼。不惟是也。閑居之地。指視昭然。吾雖掩之甚密。文之甚巧。而肺肝畢露。終難自欺。被人覷破。不值一文矣。烏得不稟凜不

範家集畧

言世一

惟是也。一息尙存。彌天之惡。猶可悔改。古人有一生作惡而臨死悔悟。發一善念。遂得善終者。謂一念猛勵。足以滌百年之惡也。譬如千年幽谷。一燈纔照。則千年之暗俱除。故過不論久近。惟以改爲貴。但塵世無常。肉身易殞。一息不屬。欲改無由矣。明則千百年負此惡名。雖有孝子慈孫不能滌。幽則沈淪獄報。不勝其苦。烏得不畏。第三發一勇心。人不改過。多是因循退縮。吾須奮然振作。如毒蛇嚙指。速與斬除。無絲毫凝滯。此風雷之所以爲益也。具是三心。則有過斯改。如春冰遇日。何患不消乎。然人之過。有從事上改者。有從理上改者。有從心上改者。工夫不同。效驗亦異。如前日殺生。今戒不殺。前日怒詈。今我不怒。此就其事而改之者也。強制於外。其難百倍。且病根終在。東滅西生。非究竟廓然之道也。善改過者。未禁其事。先明其理。如過在殺生。卽思曰。上帝好生。物皆戀命。殺彼養己。豈能自安。且彼之殺也。既受屠割。復入鼎鑊。種種痛苦。徹入骨髓。已之養也。珍膏羅列。食過卽空。蔬食菜羹。儘可充腹。何必戕彼之生。損己之福哉。又思血氣之屬。皆含靈知。既有靈知。皆我一體。縱不能躬修至德。聲名洋溢。以使之尊。我親我豈可日戕物命。以使之仇。我憾我於無窮也。一思及此。將有對食傷心。不能下咽者矣。如前日好怒。必思曰。人有不及。情所宜矜。悖理相干。於我何與。本無可怒者。又思天下無自是之豪傑。亦無尤人之學問。行有不得。皆己之德未

修感未至也。吾悉以自反。則謗毀之來。皆磨煉玉成之地。我將歡然受賜。何怒之有。又聞謗而不怒。雖譏焰薰天。如舉火焚空。終將自息。聞謗而怒。雖巧心力辨。如春蠶作繭。自取纏綿。怒不惟無益。且有害也。其餘種種過惡。皆當據理思之。此理既明。過將自止。何謂從心而改。過有千端。惟心所造。吾心不動。過安從生。學者於好色好名好貨好怒。種種諸過。不逐類尋求。但當一心爲善。正念時。時現前邪念。自然污染不上。如太陽當空。魍魎潛消。此精一之真傳也。過由心造。亦由心改。如斬毒樹。直斷其根。奚必枝枝而伐。葉葉而摘哉。大抵最上者。治心。當下清靜。纔動。卽覺。覺之。卽無。苟未能然。須明理以遣之。又未能然。須隨事以禁之。以上上而兼行下功。未爲失策。執下而昧上。則拙矣。願發願改過。明須良朋提醒。幽須鬼神証明。一心懺悔。晝夜不懈。經一七二七以至一月二月三月。必有效驗。或覺心神恬曠。或覺智慧頓開。或處冗沓而觸念皆通。或遇冤讐而回嗔作喜。或夢吐黑物。或夢往聖先賢。捉搦接引。或夢飛步太虛。或夢幢幡寶蓋。種種勝事。皆過消罪滅之象也。然不得執此自高。畫而不進。理無窮盡。改過豈有盡時。昔蘧伯玉當二十歲時。已覺前日之非。而盡改之矣。至二十一歲。乃知前之所改未盡也。及二十二歲。則回視二十一歲。猶在夢中。歲復一歲。遞遞改之。行年五十。而猶知四十九年之非。古人改過之學。如此。吾輩身爲凡流。過惡蟄積。

龜家集卷

言三

而回思往事。常若不見其有過者。心虛而眼弱也。然人之過惡深重者。亦有效驗。或心神昏塞。轉頭卽忘。或無事而常煩惱。或見君子而赧然消沮。或聞正論而不樂。或施惠人而反怨。或夜夢顛倒。甚則妄言失志。皆作孽之相也。苟一類此。卽須奮發。舍舊圖新。幸勿自誤。

一曰謙德之效。易曰。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故謙之一卦。六爻俱吉。書曰。滿招損。謙受益。予屢同諸公應試。每見寒士將達。必有一段謙光可掬。辛未計偕。我嘉善同袍凡十人。惟丁敬字賓年最少。極其謙虛。予告費錦坡曰。此兄今年必第。費曰。何以見之。予曰。惟謙受福。兄看十人中有恂恂款款。

龜家集卷

言四

不敢先。人如敬字者乎。有恭敬願承。小心謙畏。如敬字者乎。有受侮不答。聞謗不辨。如敬字者乎。人能如此。卽天地鬼神猶將佑之。豈有不發者及開榜。丁果中式。丁丑在京與馮開之同處。見其虛已斂容。大變其幼年之習。李霽巖直諒益友。時面攻其非。但見其平懷順受。未嘗有一言相報。予告之曰。福有福始。禍有禍先。此心果謙。天必相之。兄今年決第矣。已而果然。趙裕峯光遠。山東冠縣人。童年舉于鄉。久不第。其父爲嘉善三尹。隨之官。慕錢明吾而執文。見之。明吾悉抹其文。趙不惟不怒。且心服而速改焉。明年遂登第。壬辰歲。予入覲。接夏建所。見其人氣虛意下。謙光逼人。歸而告友人曰。凡天將發斯人也。未發其福先發其。

慧此慧一發則浮者以實肆者以敘達所溫良若此天啟之矣及開榜果中式江陰張畏巽積學工文有聲藝林甲午南京鄉試寓一寺中揭曉無名大罵試官以爲瞋目時有一道者在傍微哂張遽移怒謂汝何爲笑我道者曰相公之文必不佳張益怒曰汝又不見我交烏知不佳曰聞作文貴心氣和平今聽罵詈試官之辭則胸中不平甚矣文安得正張不覺屈服因就而請教焉道者曰命若該中卽文字不工亦中命苟不該中文字雖工無益也須自己做箇轉變始得張曰命旣不中如何轉變道者曰道命者天立命者我力行善事廣積陰德而又加意謙謹以承休命何福不可求哉張曰我貧儒也安得錢來行善事積陰功

範家集畧

言十五

乎道者曰善事陰功皆由心造常存此心功德無量且如謙虛一節並不費錢你如何不自反而罵試官乎張由此感悟折節自持善日加修德日加厚丁酉夢至一室其房甚高得試錄一冊中多缺行問傍人曰此今科試錄奈何多缺其名傍人曰科第陰間三年一考校須積德無咎者方有名如前所缺皆係舊該中式因新有薄行而去之者也指後一行云汝三年來持身頗慎或當補此珍重自愛是科果中一百五名正夢中所指者也由此觀之舉頭三尺決有神明趨吉避凶斷然由我須使我存心制行毫不得罪於天地鬼神而虛心屈己使天地鬼神時時憐我方纔有受福之基古語云有志於功名者必得功名有志於

富貴者必得富貴人之有志如樹之有根乃三軍不可奪者立定此志須念念謙虛處處方便自然感動天地而造福由我今之求登科第者初未嘗有真志不過一時意興耳興到則求興闕則止孟子曰王之好樂甚齊其庶幾乎予於舉業亦云

陶祭酒望齡與弟

向時迷陋視一科名以爲究竟政如海師妄認魚背謂是洲岸吾輩須大開眼目提起此身在公卿大夫之上勿令爲些小得意事壓倒卽前途有無窮進步地矣

高忠憲華龍雜訓

戒貪享用 受些窮光景每事節省儘過得凡臨事著一

範家集畧

言十六

苟字便壞自身享用著一苟字便安吾一生得此力最早做靜功京師寄回吾在此全靠平日靜功少年不學老無受用汝輩念之靜功非三四十年輕不來何者精神一向外馳不爲汝收拾矣事多苦拂意苦有疾病苦到老死苦益不可言靜而見道此等苦皆無之汝輩急做工夫受些口訣不然此事無傳矣天下惟此事父不能傳之子以身不經歷者言不相入卽終日言之如不聞也

爲長孫承厚書扇 朱夫子曰爲善最樂讀書便佳只此二句知其味便是大福人少年欲知爲善又必錄讀書朱子又曰關了門閉了戶把截四路頭正讀書時也何謂四路頭人心紛擾要長要短皆是路頭須是一切斷絕養心

莫善於寡欲。件件看破。都沒要緊。件件寡去。寡之又寡。以至於無。則此心空明靈妙。人品自高。文章自妙。此爲善讀書之本。

爲仲孫永清書。讀書樂。因題其後。昔人有言。閉戶擁書。不羨南面王樂。其樂讀書如此。若尋行數墨而已。何以見其樂哉。

歸孝廉子墓與宗親子姪約

某中歲癯疾。筋骨痿損。血氣衰耗。如葉之黃。未風思隕。仕宦之志。無由而萌。又審己量力。自知甚明。進則無用于時。退或可以全志。衡門樂饑。丘園責趾。一農一圃。沒齒欣然。少年負氣。嘗與人競。今茲年已方剛。事往心平。憮然若

範家集畧

三百廿七

緬懷顏氏不校之風。子與三反之義。竊有志焉。凡我宗親。或有鬭爭。他故。則願克己抑情。以理自遣。其或致訟。義不得爲之。低眉折腰。干謁長官。一切事涉官司者。耳所不願聞也。長欲以義自處。亦欲以義處我宗親。敢懷二心乎。子弟輩勤學勵行。勉思自立。至于進取。義命存焉。有以請託。涸公者。非吾志也。吾于子弟。願相成。不願相徇也。嘗爲之語曰。父兄爲子弟生。貪戀非達人子弟。藉父兄圖僥倖。非志士其共勗之。

李忠毅應昇誠子手書

付遜之兒手筆。吾直言賈禍。自分一死。以報朝廷。不復與汝相見。故書數言。以告汝。汝長成之日。佩爲韋弦。卽吾不

死之日也。汝生於官舍。祖父母拱壁視汝。內外親戚。以貴公子待汝。衣鮮食甘。嗔喜任意。驕養既慣。不可服布舊之衣。不可食粗糲之食。若長而弗改。必至窮餓。此宜儉以惜福。一也。汝少所習。見遊宦赫奕。未見吾童生秀才時。低眉下人。及祖父母艱難。支持之日也。又未見吾今日囚服。逮及獄中。幽囚痛苦之狀也。汝不嘗膽以思。豈復有人心者哉。人不可上。物不可凌。此宜謙以守身。一也。祖父母愛汝。汝狎而忘敬。汝母訓汝。汝傲而弗親。今吾不測。汝代吾爲子。可不仰體祖父母之心乎。至於汝母。更倚何人。汝若不孝。神明殛之矣。此宜孝以事親。二也。吾居官愛名節。未嘗貪取肥家。今家中所有。基業皆祖父母苦積累。且吾此

範家集畧

三百廿八

番銷費大半。吾向有誓。願兄弟三分。必不多取一畝一粒。汝視伯如父。視寡孀如母。卽有祖父母之命。毫不可多取。以負吾志。此宜公以承家。四也。汝既鮮兄弟。止一庶妹。當待以同胞。倘嫁於中等貧家。須與裝田百畝。至庶妹母。已事吾有年。當足其衣食。撥與贍田。收租以給之。內外出入。謹其防閑。此桑梓之義。五也。汝資性不鈍。吾失於教訓。讀書已遲。汝念吾辛苦。勵志勤學。倘有上進之日。卽先歸養。若上進無望。須做一讀書秀才。將吾所存諸橐簡籍。好好銓次。此文章一脈。六也。吾苦生不得盡養。他日俟祖父母百歲後。葬我於墓側。不得遠離。

陳幾亭龍正外書 摘十六條

戒揆兒 謂揆曰。吾向也好揚人之善。不能掩人之過。自喜與子貢同病。無傷也。四十乃大悔之。今汝專疑人惡。則心彌刻矣。斯稱人善。則口彌刻矣。行之不悔。非人也。久而後悔。何如夙戒哉。

書畧兒扇 畧兒年十二。以扇請書。問如何是孝弟。曰。父母言語。逐句遵依。兄弟姊妹。從不爭鬭。此名孝弟。孝弟之人。自然合家歡喜。問如何是惜福。曰。人人愛惜。不輕怒罵。物物愛惜。不忍破壞。此名惜福。惜福之人。自然壽命延長。問如何是勤學。曰。讀書時節。不帶白相。白相時節。常帶讀書。此名勤學。勤學之人。自然科名易就。

書從子日大扇 晏安酖毒。不可懷也。明智尊優。猶用爲範。家集畧

戒。何況資適中人。位居蹇塞者乎。昔溫公言學問。莫如誠。劉元城請問其要。曰。自不妄語始。今吾且卑言之。治舉業。治家業。皆莫如勤。有要焉。自不晏起始。若令歲歲晏安。無異日日飲醺。嗜有毒而甘之如飴。人必嗤之。我特不聞耳。紅日高眠。畢竟何味。悠閒莞簟。了當此生。念之令人長太息。

第四姪臨字日大說 古八元之初季。曰大臨。臨大也。人奚自大。幹蠱而後大。天下之蠱無窮。而能幹則皆歸父母。非沈默志士。孰與幾此。吾觀臨也。訥於口。而志不甘下人。其將使若父之世日大。以無負命名之初乎。才非必殊高。惟勤則進。智非必殊慧。惟虛則通。不勤不虛。雖高且慧者。

猶將失之也。若父命名以臨。汝思義以蠱。

困學全得父師之九 吾十一二歲時。性喜仙佛。時時言欲學長生。又或言欲作和尚。大人時治句。一日偶聞之。怒甚。然不加譴責。但自恨曰。吾爲人無德。居官多罪。致生此兒。可奈何。且曰。兒爲此言。不過避讀書耳。歎息竟日。余惶駭不敢復言。十四學時藝。下筆頗殊。遂自喜不朽之業在是矣。研究者數年。復分餘力爲詩文。莫不輟然自喜也。二十六七。乃有志經濟。揆剔史籍。然未有真得。試既屢蹶。三十餘失怙。境遇益苦。乃猛然自恨。向來舉動乖張。全繇不學之故。痛自懲創。改除習氣。雖性命未有真見。事不循理者。知所戒矣。三十七八。吳師與梁溪先生同在京邸。朝夕相晤。覺向來自喜文章經濟之意。均屬可恥。則吳師提醒爲多。四十餘。復謁梁溪先生於其家。有所聞而尊之。遂曉夜思之。學之。而至今彷彿也。微二先生。吾幾于困而不學者矣。

木梳匣 先慈年十七歸先公。于時風俗淳樸。彼此皆士庶家。吾年五六歲。見吾母有木梳匣一方。蓋奩具也。中有小黑角梳一枚。嗣後屢膺封典。而自一冠一袍一束之外。終不增設一綺服華器。此匣與梳。初攜至魏。再攜至句容。又攜至南都。又攜至楚。又攜至蜀。仍攜歸家。年六十九而終。今供靈座者。猶然此匣與梳也。子孫勿忘此意。且宜數數向婦人道之。然又有說焉。婦德之儉。或因養福。或以佐

君子之廉或以垂子孫意皆至美然猶有爲也性與儉安服華不適則無爲而爲儉出于自然者也德有以不察爲至行有以無意爲神禮男子二十可以衣裘帛余兄弟十八九時寸寸皆布吾母亦不知禮之當如是也率性而中禮俱家藏

課兒程說 御之善凡驚可以致遠不善上駟或屈焉夫善御豈獨以法哉有愛其馬而惟恐傷之心王良造父恐傷馬者也帝臣王佐恐傷民者也明師之善育人才恐傷其子弟者也若忽而漫焉操切忽而頽焉廢閑心之忍矣功亦何存

耐近壽 揆年十六七謂之曰情性須耐煩不可輒生暴

範家集畧

言四

躁容止須耐看不可驚閃變更榮辱毀譽須耐受不可傍徨動心居處交遊須耐久不可喜新厭故種種善耐則天與歲月亦耐承當仁者壽惟仁者耐處約樂故爾

用功 目前延緩曰今且無害豈知日復一日倏成歲年若能發憤之人其工夫須即日振作浮游涉獵曰不爲無益豈知本領未通毫無用處若能發憤之人其心志須即日精專延緩浮游二十前尙是習二十後便成性成性則難挽矣一生廢棄可勝悔哉精神散無微弗敗精神聚無鉅弗成散不特晏安飽食如一日之內既讀經又欲翻史又欲觀世說小品又欲作時藝頭頭涉獵便色色靡疏此亦精神散也後生習某經且熟玩某經習畢業且專心

舉業不必以學不博才不高自愧但去浮去雜其成立當在高才博學者之前異日讀一書必得一書之力爲一事必奏一事之功恃才泛濫將貽後悔況才短而效爲泛濫是少壯空努力也與無所用心者同歸聚談極害功程凡年少喜談之人都是浮浪不根全無一點爲己意思或逞其記誦或恣其臆見縱或時時發問長者盡心譬曉彼唯諾如流更端不歇似乎穎悟過人鋒辯可愛其實胸中都不領會再加詰問茫如未問未答之初此大病痛百難一成者也今汝輩讀書除飲食之暇散步少頃將疑義各相質証餘時則各安几席以靜觀爲貴以默想爲功作文之日俟文盡成方可互觀若先成者急急攜往示人則未

範家集畧

言四

成者氣散而意亂平日披玩今古遇有疑義疑字特置一小冊挨編月日逐時記寫飯畢相對一一參考既明了者隨即勾去餘俟多聞廣記之士乘便請教如此則實實擴充進益比相聚閒談者霄壤矣有因子弟試劣詬怒不休予問弗善也客問其故曰試不利者文嫻也文嫻者平昔不憤不專不恆不虛之故於試日何尤親試牘而不樂見之晚矣況迨其鈍而譴訶之乎向來何爲此時方覺爲父兄者但少佚遊專教訓子弟習見習聞自然向上倘有未喻從容浸漬使其志趣常端藝文常進至於試牘則工力之驗於一日者也譬如勤農耘耔本在春夏特田畝于秋到觀成耳其常則勤農禾肥惜農禾瘠其變則勤或獲

寡情或獲饒。可執此分袂。謂耶子弟果能好學。其試憤工固可喜。拙特偶然。拙而倖得。賴在生平。工而或失。何妨再舉。倖得宜加以勉勵。或失宜慰以和言。感憤譴訶。甚不情也。又無益也。何如慰藉興起。後效可期。識是道為賢父兄體。是意為賢子弟。早成者大都一頓發憤。晚成者大都分析用功。人自十六七。頗發英慧時。筆鋒正銳。墨氣正鮮。勤觀勤作。常如臨試。大約半紀。可登作者之堂。每見士人常年優游。臨場數月。方自鞭策。迫不能及。鍛羽而還。優哉游哉。又仍故轍。如是者數科。計每科用功半年。亦總有三載。勤劬矣。只因不併在一時。終于不熟不進。較一頓併用。愚智天淵。此說出錢龍門。切中晚成之病。吾恨聞此遲

範家集卷

言四三

二十年。汝輩幸早聞之。詎甘明犯。況少年心不涉俗。專功最易。長而鮮涉俗者幾人。日涉俗而日超然者。益無幾人。勞倍功半。必然之勢。望後堪懼。撫今堪惜。若真心發憤。勒限作文。在家恐有事分心。不如出外。若掛名讀書。晏安度日。出外越無人拘管。寧可在在家。此因各人性情不同。病痛不同。我亦近來悟出。不如出外者。常病也。寧可在在家者。奇情也。全在識而治之。勿聽子弟自誤。在家息關。有宜有不宜。有益有不益。凡人性情。靜而勤者。為上。智躁而惰者。為下。愚。一切中人。則皆躁乘於勤。懶乘於靜。若性不耐閒。坐之一室。其精力自有所用。則禁足為宜。若性原悠忽。全賴警策鼓舞。悄然齋房。徑會度日。則息關未必有益。總

之須得良士夾持。良士無他。只是懶於馳騫。勤於讀書作文耳。得二三人。相與閉門唱酬。日新不腐。麗澤之悅。不可言喻。雖有慵懶之性。亦當油然而興。只為趨向才華兼長。難得誤延為戒。孤陋是甘。有十郎。方有五桂。業之難進。豈獨汝曹罪耶。懶人多病。止因不立志。既為舉業。便是日用事體。須打起精神。日日有功。方得心中快適。心者。氣血之主也。快適則飲食夢寐皆有趣味。氣血自然和爽。若耽懶無功。雖覺便逸。素聞父師提撕。本心豈能盡肅。宵眠晝坐。忽忽如失。介介不安。此一點不安念頭。為鬱滯為焦煩。鬱能損氣。焦能耗血。安得健旺。故舉業雖小事。其以立志為主。與學道同。次則意興鼓舞。亦能稍自振拔。所患未必

範家集卷

言四四

俱舉業素可長然勝於索然無興者從無一日之振拔也語

範家集畧卷之五目錄

說範

諸家彙鈔

司馬溫公

胡安定

陸放翁

朱文公

陸文安

方正學

邢僉都

薛文清

王文成

敖東谷

沈文端

祝氏

胡師蘇

趙忠毅

李文節

鄭越渠

張太史

許稚則

陳幾亭

範家集畧

羣書彙鈔

讀書鏡

長者言

岩棲幽事

規家日益

教家類纂

厚生訓纂

省躬長語

保合編

小窗清紀

教家要畧

衡門錄

醒世錄

醒世良言

草木子

景行錄

自警編

勸學文

求子祕訣

餘冬序錄

龍舒子

鶴峯雜著

省心銓要

太元堂錄

農田餘話

拯壯錄

昨非庵三刻

宋賢事彙

時見錄

嘉言便錄

感應編

青箱雜記

道廣集

韻語附

沈休文冠子箴

劉彭城與弟虞

魏伯起枕中篇

白香山平婚詩

又悲哉行

李公垂憫農

聶坦之詠田家

范平章曉從子

黃文節誠子弟

張簡肅有感作

彭東義童訓

附錄

守恆子警博文

河濱迂叟勸施迂譚

範家集畧

說目二

說範小引

士大夫家子弟自六七歲授書至十五六率皆握管成文矣此十年提命一生根柢也惟先入之言爲主十年而熟聞道德之說後雖有蘇張之勢利不能入矣十年而熟聞勢利之說後雖有孔孟之道德亦不能入矣此表行先生尤諄諄於說範也父兄之訓子弟之率惟在朝夕之浸灌滋潤而已子與氏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茲說範之謂歟

冷溪成梁識

諸家彙鈔

司馬溫公家訓曰積金以遺子孫子孫未必能守積書以

範家集畧

說一

遺子孫子孫未必能讀不如積陰德於冥冥之中以爲子孫長久之計光幼時弄胡桃女兄欲脫其皮不得女兄去一婢以湯脫之女兄來問光曰自脫也先公適見之呵曰小子何得謾語光自是不敢謾語世俗好於襁褓童稚之時輕許爲婚亦有指腹爲婚者及其既長或不肖無賴或有惡疾或昔富今貧或昔貴今賤遂至負信棄約連年致訟者多矣是以先祖太尉嘗曰吾之男女必俟既長方定議既通書不數月必成婚故終身無悔乃子孫所當法也葬者藏也孝子不忍其親之暴露故斂而藏之今之藏者相山川岡壠之形勢考歲月日時之支干以爲子孫貴賤貧富壽夭賢愚繫焉非此地非此時不可葬者舉

範家集畧

說二

世惑而信之于是喪親者往往久而不葬問之則曰歲月未利也又曰未有吉地也又曰遊宦遠方未得歸也又曰貧未能辦葬具也至於終身累世而不葬遂有棄屍失柩不知其處者嗚呼可不令人深歎愍哉又所貴于身後有子孫者爲能藏其形骸也其所爲乃如是曷若無子孫死於道路仁者猶見而埋之耶先王制禮葬期不過七月今世著令王公以下皆三月而葬又禮未葬不變服食粥居倚廬哀親之未有所歸也既葬然後漸有變除今之人背禮違法未葬而除喪宦遊四方食稻衣錦飲酒作樂其心安乎人之貴賤貧富壽夭繫于天賢愚繫于人固無關乎葬就使皆如葬師之言爲人子者方當哀毀之際何忍不顧其親之暴露乃欲自當其福利耶昔者吾諸祖之葬也家甚貧不能具棺槨自太尉而下始有棺槨金銀珠玉之物未嘗以錙銖置墳中將葬太尉公族人皆曰葬者家之大事奈何不詢陰陽此必不可吾兄伯康無如之何乃曰安得良葬師而詢之族人曰近村有張生者良師也兄乃召張生許錢一萬張生聞之大喜兄曰爾能用吾言俾爾葬不用吾言將求他師張生曰唯命是聽于是兄自以己意處歲月日時及墳之淺深廣狹道路所從出皆取便于事者使張生以葬書綴飾之曰大吉以是族人皆悅今吾兄年七十九以列節致仕吾年六十六忝備侍從宗族之從仕者二十三人視他人謹用葬書未必勝吾家也前年

吾妻死。棺成而殮裝辦而行。塋成而葬。未嘗以一言詢問陰陽。迄今亦無他。故今著此論。俾後之子孫。葬必以時。欲知葬具之不必厚。視吾祖葬書之不足信。視吾家。

溫公家範曰。蜀太子賓客李鄴。年七十餘。享祖考猶親滌器。人或代之。不從。以爲無以達追慕之意。此可謂祭則致其嚴矣。頃見一士大夫。其先亦國朝名臣也。家甚富而最吝嗇。斗升之粟。尺寸之帛。必身自出。納鎖而封之。晝則佩鑰于身。夜則置鑰枕下。病甚。將絕。子孫竊其鑰。開藏室發篋。取其財。其人後蘇。求鑰不得。憤怒而卒。子孫相與爭匿其財。遂致鬭訟。雖其處女亦蒙首執牒。自許於公庭。以爭嫁資。爲鄉黨笑。蓋由于孫自幼及長。惟知有利。不知範家集畧

說三

有義故也。天生生之資。固人所不能無。然弗求多餘。多餘鮮不爲累矣。使其子孫果賢耶。豈粗糲布褐。不能自營。至死於道路乎。若其不賢耶。雖積金滿堂。奚益哉。多藏以遺子孫。吾見其愚之甚也。漢世諺云。一尺布。尚可縫。一斗粟。尚可舂。言尺布可縫而共衣。斗粟可舂而共食。譏文帝以天下之富。不能容其弟也。

胡安定環曰。嫁女必須勝吾家者。娶婦必須不若吾家者。或問其故。曰。嫁勝吾家。則女之事人必欽。必戒。娶不若吾家。則婦之事舅姑必執婦道。

陸放翁游曰。訴訟一事。最當謹始。使官司公明可恃。倘不當爭訟。況官行關節。吏取貨賂。或官司雖無心。而其人聞

弱不明。爲吏所使。亦何所不至。有失而後悔之。固無及矣。況鄉里間所訟。不過侵占地界。逋欠錢物。及凶悖陵犯耳。姑徐論之。勿遽興訟也。若能置而不校。尤善。古人云。居鄉則以困畏。不若人爲哲。真達識也。

朱文公家居四本。讀書起家之本。勤儉治家之本。和順齊家之本。循理保家之本。葉氏問祭禮古今事體不同。行之多窒礙。如何。朱子曰。有何難行。但以誠敬爲主。其他儀物。隨家豐約。如一羹一飯。皆可自盡其誠。

陸象山九淵曰。人家要有三聲。讀書聲。孩兒聲。紡織聲。蓋聞讀書聲。覺聖賢在他口中。在我耳中。不覺神融。聞孩兒聲。或笑或泣。俱自然。竊動天鳴。覺後來哀樂情致。較此殊

範家集畧

說四

遠聞紡織聲。則勤儉生涯。一室兒女。覺有幽風七月景象。最可厭者。婦人詈罵聲也。惡也。飲食喧呶聲也。狂也。街巷談說聲也。謔也。妖冶歌唱聲也。淫也。與其聞此。不若聆大聲。於夜靜雞聲於晨鳴。令人有清曠之思。

方正學孝孺曰。爲家以正倫理。別內外爲本。以尊祖睦族爲先。以勉學修身爲次。以樹藝牧畜爲常。守以節儉。行以慈讓。足已而濟人。習禮而畏法。亦可以寡過矣。

邢僉都有曰。祭禱一事。謂里無良賢。市無善藥。不忍坐視。勤于祭禱。以紓愛敬。則可。若謂鬼神能生死人。則萬無此理。

薛文清道曰。修德行義之外。當一聽於天。若計較利達。日

夕思慮萬端而所思慮者又未必遂徒自勞擾祇見其不知命也又云人之子孫富貴貧賤莫不各有一定之命世之人不明乎此往往於仕宦中昧冒禮法取不義之財欲爲子孫計殊不知子孫誠不有富貴之命雖積金如山亦將蕩然不能保矣況不義而入者又有悖出之禍乎如宋之呂文穆范文正諸公咸以寒微致位將相富貴兩極曷嘗有賴於先世之遺財乎然則取不義之財欲爲子孫計者惑之甚矣男女之情天下之至情聖人能適其情故家道正而人倫明

王文成論俗編曰婚禮或以擇婦宜重於擇婿余以大戴禮考之其畧曰娶妻嫁女必擇孝悌世世有行義者則子

鏡家集

說五

孫慈愛孝悌不敢淫暴鳳凰生而有仁義之意虎豹生而有貪戾之心無養乳虎將害天下是則婦與婿之性行俱不可以不擇也故司馬溫公曰凡議婚姻當先察其婦與婿之性行及家法何如勿止慕其富貴婿苟賢矣今雖貧賤安知異日不富貴乎婿苟不肖今雖富貴安知異時不貧賤乎婦者家之所由盛衰也苟慕一時之富貴而娶彼挾其富貴鮮有不輕其夫而傲其舅姑養成驕妒之性異日爲患庸有極乎借使因婦財而致富依婦勢以取貴苟有丈夫之志氣者能無愧乎孔子曰南容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以其兄之子妻之此可爲擇婿之法矣今人爲子孫計或至謀人之業奪人之財產日夜營營無

所不至昔人謂爲子孫作馬牛然身歿未寒而業已屬之他人仇家羣起而報復子孫反受其殃是殆爲子孫作蛇蝎也吁可戒哉今人不忍一言之忿或爭銖兩之利遂相構訟夫我欲求勝於彼則彼亦欲求勝於我仇仇相報遂至破家蕩產禍貽子孫豈若含忍退讓使鄉里稱爲善人子孫亦蒙其庇乎

敦東谷英曰嘗觀孝弟之風敦於貧賤之族而衰於富貴之家蓋貧賤之族骨肉之情真也富貴之家勢利爭奪之私勝也

龍江沈氏祠堂生忌單引曰記云君子有終身之喪忌日之謂也故忌日不樂而鄉俗則更爲酒食以伸其哀慕而

鏡家集

說六

爲之丘壠或卽於廟祠此喪之道也今之人類有行之者亦僅僅及考妣而已而自祖以上則略之嗟夫由祖父逮吾高曾而至吾僅可知之祖雖世代有疏密而一脈之相屬與罔極演恩無二也奈何于父母則知忌而自祖以上顧不能以一杯潤丘壤耶亦何忍疏別若是矣人情於其所親暱爲酒食相徵逐歲不知凡幾其諂事淫祠與非其鬼之祭又不知凡幾然不以憚煩也忌之祭歲僅一舉顧在可已乎且其爲酒食相徵逐與非所當祭常不免奔走之勞不可窮之費忌之祭歲僅一舉豆觴魚菽耳孝子慈孫寧靳此一享之費而使吾宗祏一氣有若敖餒而之歎乎吾知其必不然誠慮有遠而忘之者忘生於不可知

不可知則雖有其心而無可自盡於是有飲食燕樂適值吾祖先之忌爲吾上世先公所呼號擗踊之日者而其子若孫反以行樂如路人然各悲各笑丁無相關皆由不可知之誤也非有意惜此一享也予先是宗譜未修知不免於斯誤乃歷考先人忌日序刻爲單附以生辰揭諸祠壁用惕示子姓勿忘而申著其義若此其更有一二難考者吾今猶脈脈繫念矣

祝氏訓子有云憶昔吾兄弟丁爾兄弟之年方且頂斗笠向赤日中採山灌圃形容鰥鵠吾十有九歲始授書爾叔受書更後吾兩人夏無葛冬無爐朝夕不輟以有今日而爾兄弟乃得垂髫就傅把舊書向北窗下披風而哦免於樵園之苦是爾兄弟受享過吾兄弟遠甚而或勸勤少遜可不可乎警吾言勿等於過耳蚬也

範家集畧

說七

胡師蘇曰人家兄弟不和多因爭財產之小利溺婦女之私愛爾不知財產乃身外餘物婦女乃異姓相聚終不如我兄弟至親如後漢薛包隋牛宏彼二人者兄弟之愛豈財產婦女所能奪也人家尊卑大小內外名分固是肅然然中間情意常要流通和暢無所滯礙方好如衣食居處禮儀疾苦等事或心有所欲口難直言俱要推心體悉方可人處一家人如一株樹爲根爲幹爲枝爲葉大小固有不同都要氣脈貫通方能長養不然必有枯槁者矣與人相處雖貴情意相投形迹相忘然亦不可狎昵太甚

如齒有長幼還當序齒分有尊卑還當明分內外男女之間還當有別笑語戲謔之言還當有節勿攻訐人陰私勿故犯人忌諱斯嫌疑既遠而可與久處矣事無大小只當以理爲主然理雖在我所遇之人愚者不知理強者不畏理狡狴者故意不循理則理又有難行處便當審度事勢何如從容處之事小使含忍過去寧我讓人可也事大或質之官府告之親友辨白曲直終越理不得自然輸服若恃我有理悻悻生忿直要儘力作到十分不肯退步容忍則愚者終不明強者終不屈姦者必百計求勝或有理翻成無理矣古人謂事到七八分即已如張弓然過滿則折此亦處事者之法婚姻乃夙緣一定自不可改所遇

範家集畧

說八

貧富賢愚不一當隨分安之或嫌貧悔盟或恃強奪娶均於天理人情未安倘事質於官徇情曲斷是所成供案卽爲彼代作離書也最損陰騭必遭冥譴不可不戒家中子弟奴僕與外人爭鬧人來告愬只當責備自家子弟奴僕或訪知事情可惡卽加懲戒以警其後則家人無生事之擾外人亦諒我無所縱而不怨矣天地所生財物固以供人之用然必撙節愛惜若有不得已而後用之之意雖所處有餘常懼不足方能用度相繼倘務奢侈淫縱任意妄費不惟所用易竭而暴殄天物必爲造化所忌安能久享福祿乎凡田地基址相連處不可遽有吞謀併得之意或人因家貧事故轉售於我亦必以實價與之不可

因彼事勢窮蹙。故意推託。欲其減價賤售。諺云。田是主人。人是客。所宜減省。

趙忠毅南星曰。世道衰微。士大夫恆不知有理義。其所以教子弟者。皆飽暖之計。往往讀書爲文章。乃終其身無一理義之言。亦可憐也。而女子爲甚。凡民無論已生於士大夫之家。素不聞理義。而所適者。又俗人華衣溷食。或乘魚軒。被象服。得意愈甚。容貌愈妍。愈爲不幸。何則。享厚而德薄。容美而心醜。不稱之極也。夫生而爲丈夫者。不聞理義。於父兄。或聞之師友。女子則無從而聞之。如蛻蝦出於糞丸。不知有蘇合之香。豈不甚可憐哉。

李文節廷機燕居錄曰。每見士大夫一捐館舍。其子弟往

範家集畧

說九

往。向人稱外侮。人亦爲之傷。世態之炎涼。歎人情之薄惡。予以爲不然。君子生則人敬。歿則人思。彼寂寞於生前。而榮華于身後。爲人尸祝。俎豆者。何人哉。人必自侮。而後人侮之。向使恃位挾勢。欺凌侵奪。人無奈何。直待其子孫。方與覆算。此所謂悖出悖入。出爾反爾。而稱外侮非矣。余弟自秀才至。出貢廷試。余未嘗出一力。就教時。有友在銓司。暮過余。問弟不置。意甚厚。余辭以有數存焉。幸無畱意。及選得邵陽。余教以官方。弟得士心。監司擬薦。而直指惡余。削之。旣而陞翁源。余爲索文憑於少宰。少宰訝余何不相聞。可以善地處也。余嘗謂兄弟三人。二人有官。余復居此地。天下大官小官。俱吾家做了。子叔疑爲政。不用使子

弟爲卿。季孫異之。況爲政而用者乎。余蓋欲以公倡百僚。而弟恬然不言。不得善地。不愠。家庭間語。不及利。出京之任。皆自僦夫馬。辛苦淡薄。至於沒身。賢如吾弟者。亦少矣。鄭越渠黎源曰。劇戲靡錢。猶小節也。最可惡者。壞人心術。其初本以威人。易入。寓有勸懲之意。而今則淫辭媚舞。導欲增悲。豔色巧妝。喪心奪目。則亦何益而用此輩耶。

張太史鼎曰。吾家卻金堂。舊有四箴。先太史本其意。而潤飾之。箴曰。士大夫當爲子孫造福。不當爲子孫求福。謹家規。崇儉樸。訓耕讀。積陰德。此造福也。廣田宅。結姻援。爭什一。鬻功名。此求福也。造福者。澹而長。求福者。濃而短。士大夫當爲此生惜名。不當爲此生市名。敦詩書。尚氣節。慎取

範家集畧

說十

與謹。威儀。此惜名也。競標榜。邀津貴。驚矯激。習模稜。此市名也。惜名者。靜而休。市名者。躁而拙。士大夫當爲一家用財。不當爲一家傷財。濟宗黨。廣東脩。救荒儉。助義舉。此用財也。靡宮苑。教歌舞。奢讌會。聚寶玩。此傷財也。用財者。損而盈。傷財者。滿而調。士大夫當爲天下養身。不當爲天下惜身。省嗜欲。減思慮。戒忿怒。節飲食。此養身也。規利害。避勞怨。營窟宅。守妻子。此惜身也。養身者。畜而大。惜身者。羶而細。

許稚則令典曰。父黨無容。母黨亦然。外甥東舅。父稱愚甥。則文稱子甥。則不順。惟稱一甥字。爲當子於父。只稱舅。親姪於親伯叔。只稱姪。親弟於親兄。只稱弟。或加行於上而

已天下有愚男小男乎則愚甥小姪之非明矣惟妻黨稍輕婿於外舅稱愚甥亦可。

陳幾亭

龍正

遵先錄序曰張公藝九世同居歷代旌其閭

然其進說於唐高宗也以忍忍有拂於中堅含不發也齊家之道和爲至和之道自然爲至百拂而百忍之是無一時和也意者公藝祖先別有至意公藝則自操此道耶使舉家之人意時時有不適者而特忍不發一世猶難況九乎故公藝之後不聞更稱義門是則強勉慕義而同居不如析而自和先公少空乏及仕宦更以祖存五夫之田悉讓弟今遺田數頃皆三十年俸餘及家慈荆布藜羹錄累之者先公身以讓教垂歿微言曰汝兄弟自以讓分既葬

範家集畧

說十一

遵先志請母命而析之族人外戚翁無間言顧獨不得以甘毳一日頤先公而空潔醴醑永薦於几靈悠悠蒼天痛何云哉痛何云哉柳開訓其子婦曰兄弟之生蔑弗和者婦人入門異姓相聚漸啟乖爭其說甚嚴而旨何疏矣男子而惑婦人豈盡婦人罪或秦越而吹填篋異姓也乎哉且夫迹交則易激情真則難間交遊且然況同氣乎過則和以誼規平居則如一人拂其安開忍其安用姑拂而姑忍之是含愠而迹交也於是婦人浸激以私而乖成故主於忍則婦人能敗之主於和則婦人將化之開之言母之所以誠女也若父以教子翁以責媳其謂夫綱何樂同居者上哲也果於自私者庸眾也慕義名而不適忍之謂也

哲夫千一焉哲婦萬一焉知忍不如和強勉不如自然則知析不必不賢於合我子孫克世守先公之教卽曰昔之義門以忍合今之義門以讓分可哉

學言曰魏元成恥君不爲堯舜堯舜何以爲爲之於人倫爾其于巢刺妃事豈所謂徐徐紆兄者哉他雖事事匡撻然大惡已成而歷世女禍植其根矣孩提有習心焉其愛乳母也甚於愛其母乳母視之疏每縱其欲母視之飲食動起必事事抑之孩提亦喜順而厭拂也好佞之習中人慕蚤矣然孩提終不遠母及其長也而遠法家拂士習日深則性日迷女子以順爲正丈夫以審於所從爲正女子以殉節爲至丈夫以見幾而作爲至

範家集畧

說十二

鄧禹子二十人皆教以孝謹不令習恢奇大略也哲哉天下漸平奇偉倜儻無用傳以孝謹足使牧民佐治而保功長世在其中矣好奇略使子孫飮聞而慕效則日思見奇奇無所見或詭而爲逆房遺愛之覆宗亦元齡之素訓未如禹與

儉以自奉不以事所尊自奉雖極非惡也猶以爲宜朝祭則事君與鬼神也故盛服非以飾身敬其所接也晏子豚肩濯冠知儉身則忘君親矣

君子有二恥矜所能恥也飾所不能恥也能則謙以居之不能則學以充之君子有二惡嫉人所能惡也形人所不能惡也能則若己有之不能則舍之樂周人者自奉必

薄奢於身者惠不及其親

外書養生所主曰養生以飲食為主飲食以水穀為主水以潔為主穀以精為主其他酒醴以淡薄為主愈醲郁愈肥甘損多益少朔望舉家宜食齋素使腸胃中隔半月則清虛一番每日晨起食素粥午膳用葷夜則清酒數酌食品不拘但取沖淡去肥醲半醉半飽夏月晝長隨意加點心少許或素粥或藥糕如此長守可以少病若恃服食藥餌雖至平和之味久服必偏曾粘一聯於內室云長淡其奉以厚吾生病軀宜守此又為養病吟曰潔於水精於穀淡於酒薄於肉可清氣可釋愁可寧神可養福逸其心閒其目省其口時其足撫鳴松對修竹舒布幃樓木屋微納

範家集畧

說十三

涼多乘煥眾易供安吾獨嗜富貴真浮雲眠中悟無欲然長無事此生良自足健來春煖或清秋且悅名山看樵牧

書從子似木扇曰體察於人倫覺得意氣不除親疏皆扞格私心或存語動皆乖舛有失不得不反求有覺不得不克去久之客氣漸消我相漸少終成一太虛為體之人懸想乎太虛獨處一榻欣然自負有見也及至一人對面已動好勝一事到手思占便宜久之惟務責物全忘反躬形骸嗜慾盤據而為之主終成一極多渣滓之人大抵真心學道心與事打作一片掛名求道心與事分開兩截齊家。家人皆以情勝長幼嫡庶幾許參差我之用情不

齊則家人之心皆不服不服則不能齊矣我有父母見我之用情不齊則心懷歉歎俯之不能齊于家人仰之亦不能齊于父母故總曰齊英明難久。累盛之族子弟多渾厚忽生一雕巧自喜之人眾譽歸之衰象萌矣。至昏不待欺。僕之欺其主者為不善必蔽不令知猶畏其覺而得罪也。主之昏未極也。至昏者以最惡為賢以所行之最狂悖者為是事事令其主知之奉令而行使蒙禍者無從控明受其中傷者無從摘發則主之權皆為僕所用至於惡盈怨極不與僕同敗不止也此與受僕欺而不令知者更相萬覆家喪邦均此也。七出難行。天下無無敵之法聖人創制亦無無敵之禮如婦人七出內一條為無

範家集畧

說十四

子夫出必文其名令可再嫁也以無子出則天下誰復肯娶此婦乎況婚姻古人所最重觀六禮之備臨之以祖宗命之以父母進門時何等不輕出門時豈得太易必須性行不良乃可捐棄若命苦福薄正宜矜憐無子乃婦人無福處非惡也買妾生子有何拘礙而必逐之為快宴爾新婚以我禦窮此葑菲茶薺之哀吟聖人所以見錄于國風者乎古時七出禮行則好色無誼之男兒必有徇慾棄妻之事近代七出禮不行則妒忌悍戾之女子亦有絕人宗嗣衰人孝友之患然近代之傲男子貞智者猶有法以通其窮古時之傲婦人泣血摧心而無可奈何也矣擇害莫若輕寧從今財字不難覩破。財者人生所用耳無緣

著愛於心。愚人因其有用。遂愛而藏之。因愛之。遂藏而弗用。然則藏之何爲思之思之。當亦自笑。豈果照妖之鏡。斬邪之劍。起死之丹。有利於身者耶。知此則貧何必貪。富何必吝。財字又難覷破。財所以爲用。不用則與無財同。然用非奉身也。世俗看財不破者。既欲藏之朽蠹。而看破者。又僅自奢其身。一關及物。仍復靳惜。以此爲看破其盡。溺彌淡矣。慳儉。慳與儉。慷慨與奢侈。判然人我之分。何嘗相似。慳是蓄於施與。儉是薄於奉身。奢是厚於奉身。慷慨是喜於及物。世人認慳爲儉。認奢爲慷慨。殊可笑也。希文食不重味。死無殮具。自奉至薄。然膏腴千畝。以贈通族。慷慨無以加。東坡切百文爲三段。每日用一段。而傾囊五百。

範家集畧

說五

金臨化焚券。真儉之人。決然不慳。蓋己身既不可過享。多畱何用。卽爲子孫計。使之不貧足矣。何苦貽以損智益過之資。古來大英哲。厚自奉養者。惟郭汾陽當時。或別有深意。次則謝安石。風流所宗。宴賞餽餽。動費百金。雖功德隆盛。不妨有此。畢竟亦豪邁之過。設令當年將此餘貲。周恤鄰黨。東山韻致。豈不尤高。澹泊醇龐。是盛。家世澹素。繁華者出焉。敗也。世用繁華。得澹素者。盛也。苛察之家。生醇龐之子。昌也。其反是替也。濃澹性成。不餘物力。石崇王愷。業不豐隆。不移其侈。孔明桑田。復令十倍。澹泊自若。子孫慕效。恆必繇之。其于醇澹昌替也亦然。惟張湯生安世。則不可得而問也。爲父不可爲湯。爲子不可不爲安世。

率真。人第一要率真。率真便無渣滓。無曖昧。爲學方有真實得力處。公孫孟布被曰詭。司馬丞相布被曰儉。聖人疏水曲肱。有時輕裘佩玉。食精膾細。有時亦止一味率真也。俗子奢麗。既不足齒。而儉樸恬淡。又生出種種病來。或飲食服御。一切從儉。而作家贖貨。如饕餮對人。則滿口清風。律身則滿懷污垢。此是機巧人。豈是儉樸人。或雖不妄取。而家之所有。深藏若鍵。令果恬淡。視己物亦應稍輕矣。何必愛惜乃爾。此是吝嗇人。豈是恬淡人。恬淡與道合。儉樸與道近。吝嗇與道畔。機巧則道之賊也。機巧以生爲幸。免機巧以死爲游魂。可不懼哉。奢麗君子所深惡也。以奢麗爲率真。固不可。貪夫放道氣。吝夫享道名。亦安能使奢麗者革心而易行乎。雖使終年閒靜。長做工夫。畢竟做在甚處。安親不可避嫌。親生求悅其志。雖竭力不爲奢死。而求善地以安之。使無土中諸患。至情自不能已。避求福之嫌。委之適然。此正名根。何名信道。

範家集畧

說十六

賑濟不必慮富名。或曰。慷慨捐濟。富名歸之。得無累乎。曰。晏平仲浣衣濯冠。通國待以舉火者數百家。范文正俸祿千萬。大賑貧窮。臨歿無以殮。畧慷慨則不富。愈慷慨則愈貧。義不聚財。自然之勢。觀人性行。便可信其囊橐矣。豈有竭力宏施。而人反疑其富者乎。且害人則不顧人怨。救人則畏人疑。亦顛倒之甚也。人爵之士。本無拘束。誼當倡錫。天爵之民。曉此機關。理宜響應。

內相。何謂內相。品德居之矣。卽富貴貧賤亦有內相。意思行事是矣。貴人不諂而恭。富人不吝而樸。凡喜於靡費。莫非貧相。凡近於驕蹇。莫非賤相。不於其身。亦于其子孫。噫。子孫之貧賤。現于祖父之身。則內相之所係長矣。

高科能文爲不幸。伊川先生云。少年登高科。不幸也。似有激而發。所謂不幸。不過敗度損年。然居官清慈。居鄉方便。事事利物。語語益人。惟顯者能之。則蚤發可以增德。發後不必斤斤撙節。一意躬修。與經濟實事。神有專用。則早發可以養身。苟存茲意。何患登科。若願修志得。損人自肥。流毒孤庶。貽禍子孫。或縱情花柳。聲歌取樂。目前。天年暗天。如斯者。不如終老咕嚕。猶可不益其惡也。雖令中晚登

範家集畧

說七

科。亦爲不幸。朱文公十九登科。道明德立。孟郊登第賦詩云。春風得意馬蹄疾。一日看遍長安花。其年蓋不少矣。得意輕佻。無異一字不識者。未幾沮喪。識量如此。何足怪哉。何足惜哉。此無他。生平志不立也。立志在未發以前。則不憂既發以後。伊川先生又云。高才能文章。不幸也。益知其爲眉山發矣。然眉山自信道不篤耳。文才無罪。高才能文章。孰如周公。又孰如孟子。道以之著。豈害道耶。且任是絕世高才。專力於文。自喜有餘。專力於道。自見不足。才如顏淵。亦至高矣。既竭以後。猶然未由龍門。眉山則真覺綽乎餘裕。欣然自得。無他。道之事大。文之事小也。天幸而興之高才。最不當以文人自命。返其聰慧。收其才華。日爲復性

之事。將覺皇皇不給。及其有得。舒而爲交。庶不負天賦高才之意。程子之言。欲使人識其爲不幸而善用之耳。訓

兒俗說。童子先入之言爲主。子親驗三事。十餘歲時。見了凡先生訓兒俗說。內一條云。凡聽人語言未完。勿攔前插口。使言者不得竟其說。且兩聲雜亂。使聽者亦不分明。又一條云。凡食肉菜等物。從面夾取。勿用筯挑。亂揀擇。若與人共食。尤爲可厭。又一條云。凡涕唾須於僻遠處。舟行則唾水中。餘條尙多。偶於此三事觸目不忘。遂永不敢犯。又中一條云。髮必自櫛。若使人櫛。是兒童時。便習驕蹇懶惰之態也。此一事則至今愧之。父兄之惑。身爲姪邪。見子挾妓。無不拂然怒。愛身之智。不及愛子。夫何故。治

範家集畧

說八

生通於學。俗子治生精明之處。多是刻寬厚之處。多是昏若能瑣屑不較。而不失精明。涇渭了然。而務從寬厚。雖曰治生。抑亦通於學矣。貧非盡賢。貧者多高。富者多劣。此其大凡也。間有家業日落。未必賢。產殖漸滋。未必不肖。如公子荆。日增一日。勤儉所致。無損於品。顧有品人。自不至太富。富則能散之。若汰侈成性。妄取過費。入不供出。墮盡祖宗之業。彌彰其不肖耳。豈得自附於瀛落。以不問家人產爲高致耶。士品不論形迹。貧士不執一業。無以爲生。卽爲工商。買何害。言必信。行必公。操市井之事。絕市井之心。工商買真士品矣。若夫避市井之名。則曰吾於其事未之親也。而奇贏詭詐。特甚。欲避而卒不得避。未嘗

絕而妄言絕之斯士也。則究竟一工商賈而已矣。而又加賤焉。子弟何與人事。○欲善天下。自善其身始。成就天下。自成就其子弟始。至情所發。固有端焉。謝康樂云。芝蘭玉樹。欲其生於庭除。是猶富貴人欲移四方之奇石嘉卉於園圃也。坦坦大公。文之以私。顧與天然遠矣。晉人但尚致語。往往不關情至。

出言二十擬○惡莫大於言人之非。擬用隱規所失。俾令自悟。擬用微心誠愛之。願效以忠告。擬用巽。彼以誠來問。擬用直。有喜問而不善聽者。所問有不可答者。擬用默。不可答而不容不答。擬用權。恥躬不逮。擬用訥。便便乎庸言。擬用謹。談道論德。擬用確。片言居要。足以折衷淆亂。擬用

筆家集畧

說十九

約。揚人之善。德業相勸。使聞者樂而不倦。擬用切。時哉難與危言。擬用孫。侍於尊長。擬用徐。當人盛氣之會。擬用婉。與人期信。擬用義。代人傳述。擬用達。普師諭眾。擬用詳。撫愚賤。柔強梗。擬用溫。修辭詔來世。擬用誠。養於未發。自然咸中其節。擬用無擬。改過說○矯枉過正。古以爲戒。正則不可過也。若夫病起養攝。當使形神過於平時。少年多失之人。悔而刻勵。當使過於常輩。過乃得正耳。色荒致損。覺須外處。肥甘致疾。覺須茹素。放利賈怨。覺須焚券。鑽核持籌。覺須博施。陵物得罪。覺須折節。令悔過之後。去其太甚。僅比平人。未足爲覺悟也。故改過之勇。千秋推周孝侯。大惡與過異。○天下有不可悔之惡三。不可贖之罪三。

曰弑父與君。曰淫行瀆倫。曰妄殺人。或曰苟若是。如絕自新之路何。曰方其爲之。固已絕於天矣。彼自絕也。非或絕之也。是故惡與過異。可改者過也。大惡何可改也。大惡而可改。則劉總棄節度使。削髮遠竄。足追其弑父耶。且令長平坑後。自起有悔心。亦復何益。人苟不犯此三條。何過不可改。故或盜賊而至名卿相。或強戾而爲大孝純忠。奈何曰。吾業見醜於人。輒自棄以益人之疾。遂以戮民終哉。

飯僧解○乞食募緣。本爲忘相。然是立法。大滋窒礙。人人不耕。腹尙自餒。誰施僧食。人人不織。體尙自寒。誰捨僧衣。其濫觴也。貪婪之禿。實情放利。借名勸善。方且爲己造孽。反云代人種福。世間乞兒。最蒙賤鄙。何獨禿子乞哀。自居

筆家集畧

說二十

本分愚氓。見慣亦以爲宜。每見賦性怪吝者。逐事皆怪。作佛事偏慷慨。天資刻薄者。待人皆刻。遇和尚尙可周旋。只是爲彼所絀。謂崇佛飯僧。功德獨茂。蓋思斯人之徒。總是天生。凡在窮困。同可憐憫。豈緣割髮去髮。飯之便有陰功。一切在俗窮民。濟之便無福報。天若作此分別。豈爲大生廣生。佛若作此分別。豈非至愚極陋。萬分無理。舉世長迷。仁者一體萬物。縱不以異端而忍外之。豈至以吾民而反疏之也。又如慳夫刻子。入會放生。病類齊宣。恩及蟲魚。不慈同類。推其受病。況復殊根。彼止不思。顛倒輕重。今乃算計取此與彼。曾有爲善而容算計者乎。推是利心。深入膏肓。若能逆推。依然成順。心順是利。事逆矣利。

自審所以喜○子弟榮進父兄有喜心理與欲與曰審其所以喜之故爲將造福於世而喜是理也爲家可肥權可崇而喜是欲也凡事莫不有善惡焉意在於勸善懲淫則鞭撻罵詈皆善也祈利於己身則齋戒沐浴皆惡也惡事有善心善事有惡心況喜子弟之榮進其事固未屬於善惡者乎大之爲攝行相事之孔子小之爲捧檄之奉高據其形迹何別常人君子自審其意而已矣以上並幾亭

羣書彙鈔

讀書鏡曰黃魯直云人生須較生事之生養一佳士教子弟爲斗年之計乃有可望求得佳士既資其衣食溫飽又當尊敬之久而不懈乃可以盡君子之心而享其功每見

範家集

讀世一

豈欲家養客略與僕使同耳如此何緣得佳士哉蘇必不能爲棄也余觀縉紳之家養士多矣生前則桃李無陰死後則蕙藜入室毋論子弟未得一士之用而向之譏詔面諛者且悉轉爲下石衷甲之人矣故座有佳賓家雖貧吾知其必興門無國士族雖大吾知其必敗李德裕平泉州居戒子孫云吾百年之後爲權勢所奪則以先人所命泣而告之此吾志也後經世變餘充竟不能守花卉蕪絕怪石名品俱爲洛城有力取去記所云者祇足貽達人笑范文正公在杭州時子弟以公有退志乘間請治第洛陽樹園圃以爲逸老地公曰人苟有道義之樂形骸可外況吾屋也吾今年踰六十來日無幾乃謀治第樹園顧何

時而居乎吾之所患在位高而難退不患退而無居也居固易得西都士大夫園林相望爲主人者莫得常遊而誰獨障吾遊者豈有諸已而後爲樂耶張叔夏過錢塘西湖慶樂園賦高陽臺詞序云慶樂園韓平原之南園也戊寅歲過之但有碑石在荆棘中耳詞云古木迷鴉虛堂起燕歡遊轉眼驚心南園東窺酸風掃盡芳塵髣髴飛入平原草最可憐渾是秋陰夜沈沈不信歸魂不到花深吹簫踏葉幽尋去任船依斷石袖裏寒雲老桂懸香珊瑚碎擊無聲故園已是愁如許撫殘碑又卻傷今更關情秋水人家斜照西林晴讀叔夏詞要知有園者仍未嘗有園讀文正語要知無園者仍未嘗無園如李衛公平泉癡淚正不必

範家集

讀世二

如霰矣故王珣舍虎丘爲院王維舍輞川爲寺真可謂具身後眼者吐谷渾阿柴有子二十人疾病命諸子各獻一箭取一箭授其弟慕利延使折之利延折之又取十九箭使折之利延不能折阿柴喻之曰汝曹知之乎孤則易折眾則難摧戮力同心社稷可固言畢而卒袁紹遣人招張繡繡欲許之賈詡于繡座上謂紹使曰歸謝袁本初兄弟不能相容而能容天下士乎紹二子譚尙俱未立紹卒二子治兵相攻王修謂譚曰兄弟者手足也辟人將鬪而斷其右臂曰我必勝可乎二子不從卒爲操所滅法昭禪師偈云同氣連枝各自榮些些言語莫傷情一回相見一回老能得幾時爲弟兄古人謂人倫有五而兄弟相處之

日最長君臣遇合。朋友會萃。久遠固難必也。父生子妻配夫。蚤者皆以二十歲爲率。惟兄弟或一二年。三四年。相繼而生。自竹馬遊戲。以至鮎背鶴髮。其相與周旋。多至七八十年之久。恩意淡冷。猜忌不生。其樂寧有涯哉。乃有不相往來。不通耗問。過於途則恥下車。閱於牖則思角訟。結果姓爲弟兄。迎讒夫爲上客。家祿操戈。野鬼瞰室。此非佛經所謂第一顛倒相者乎。北齊安德王延宗。高文襄弟王母陳氏。魏廣王妓也。延宗幼爲文宣所養。甚愛之。年十二。猶騎。上令溺已臍中。抱之曰。可憐。止有此一箇。封定州刺史。子上大。便使人在下。張口承之後。爲周武帝見。擒誣反以救塞口。而死。宣和間。岱山有盜臨刑。母來與之訣。

範家集

說廿三

盜對母云。願如小兒時。一吮母乳死。且無憾。母與之乳。盜嚙斷乳。頭流血。滿地。母死。盜因告刑者曰。吾少也。盜一菜一薪。吾母見而喜之。以至不檢。遂有今日。故恨殺之。嗚呼。異矣。夫語教子嬰孩。不虛也。曾子喪妻終身不娶。其子元請焉。曰。高宗以後。妻殺孝己。尹吉甫以後。妻殺伯奇。吾上不及高宗。中不比吉甫。庸知其免於非乎。漢王吉之子。駿喪妻。不復娶。或問之。駿曰。德非曾參。子非華元。亦何敢娶。魏管寧妻喪。知故勸其再娶。寧曰。每省曾參王駿之言。意當嘉之。豈違其本心哉。予觀今之繼娶。多慘酷遺孤。甚至亾人之家。亦不少矣。不讀陶學士載黑心符平。其略云。講再醮。備繼室。既無結髮之情。常有扶筐之志。安得福祿。

免禍幸矣。閨家以蘆絮示薄。許氏以鐵杵表酷。歷歷可見。爲夫者。耽少妾。入巧言。纏愛狂情。牢不可拔。妻計日行天。勢日削。寒熱飢飽。出入起居。在彼不在。我有家國。則妻擅其家。國有天下。則妻指麾其天下。令一縣則小君。映簾守一州。則夫人。竝坐論道。經邦奮庸。黑執則于飛對內殿。連綿刀鋸。冤著市朝。祭祀絕門庭。燕而怪且畏者。曾無也。萊州右長史于義方。黑心符略。黑心者。繼婦之名也。嘻。危哉。長者言曰。後生輩。胸中落意氣兩字。則交遊定不得力。落騷雅兩字。則讀書定不淡心。男子有德。便是才子。女子無才。便是德。富貴人宜勸他寬聰明人宜勸他厚。凡奴僕得罪于人者。不可恕也。得罪于我者。可恕也。

範家集

說廿四

若棲幽事曰。小兒輩不可以世事分讀書。但當以讀書通世事。親家日益。曰。書云。牝雞司晨。惟家之索。詩云。婦有長舌。爲鴟爲鵂。蓋婦以治內爲職。所謂無非無儀。惟酒食是議者。若干預外政。陵駕夫子。豈非晨鳴之牝雞。長舌之鴟鵂乎。家道亦從而不振矣。慎之慎之。世人有慮于弟血氣未定。而酒色博奕之事。得以誘其失德。破家則拘束之嚴。其出入絕其交遊。致其無所聞見。樸野蠢鄙。不近人情。殊不知此非良策。禁防一弛。情實頓開。如火燎原。不可撲滅。況拘束既久。無所用心。私下密爲不肖事。與外遊何異。不若

出入程以時候。遊接皆是端人。其事之不肖者耳。聞目見自能識破。或知愧而不爲。卽慢爲之。亦不至橫野蠢鄙。全爲小人所搖蕩矣。古人謂周人惡媒。以其言語反覆。給女家則曰男富。給男家則曰女美。近日尤甚。給女家則曰彼不責備。給男家則曰彼有厚遺。若輕信其言而成婚。則夫婦反目。至于此離者有之。大抵嫁娶固不可無媒。而媒者之言不可盡信。至于爲婚如爭告者。蓋緣議婚之始。不立婚書。正憑媒言。或小禮爲定。亦是一大不美事。婚姻之家。宜謹始可也。經曰。孝子之喪親也。哭不偯。禮無容言。不啻服美不安。聞樂不樂。食旨不甘。此哀戚之情也。三日而食。教民無以死傷生。毀不滅性。此聖人之政也。喪不過

範家集畧

說廿五

三年示民有終也。爲棺槨衣衾而舉之。陳簋簠而哀戚之。擗踊哭泣以送之。卜其宅兆而安厝之。爲宗廟以享之。春秋祭祀以時思之。如此則生事愛敬。死事哀戚。生民之本盡。孝子之事終矣。君子之于親喪。固所自盡。不可不勉。喪禮備在方冊。不可悉載。卜其宅兆。葬之事也。葬乘生氣。葬之理也。世乃溺於風水。可致富貴。而百計營求。甚至暴露其親。以俟善地。至終身不葬焉。殊不知人固有得地而發福者。苟非天與善人。或亦地遇其主而然。蓋萬中之一也。若心慕富貴。不加修爲。而顧謀人之地。思以致之。是欲以智力而竊奪造化之權。豈理也哉。故昔人有詩曰。風水先生慣脫空。指南指北指西東。山中定有王侯地。何不挖

尋葬乃翁

教家類纂曰。裴晉公訓子語有云。凡吾輩。但可令文種無絕。然其間能成功。致身萬乘之相。則天也。黃山谷亦云。四民皆坐世業。士大夫子弟。能知忠信孝友。斯可矣。然不可令讀書種子斷絕。有才氣出羣者。便當名世。故周公謹兼取其義。匾其堂曰書種。宋應俊曰。尙書楊玠致仕歸。長安舊居。多爲鄰里侵占。子弟欲詣府訴其事。公批狀尾云。四鄰侵我。我從伊畢。竟須思未有時。試向含光基上望。秋風吹草正離離。子弟不復敢言。王侍講達曰。貴族大姓。爲富不仁。福已盈而禍必至。吾苟與之締姻。鮮有不爲其所及者。

範家集畧

說廿六

厚生訓纂曰。欲去病。須正本。本固則病可攻。藥石可以痊。欲齊家。須正身。身端則家可理。號令可以行。固其本端其身。非一朝一夕之事也。人家不可一日無常業。安閒便易起蕩心。厚葬固人子之情。衣衾棺槨。已覺無益。況藏奇玩金寶於其中耶。鮮有不爲人所竊掘者矣。古今前車可鑒者甚多。故曰未歸三尺土。難保百年身。既歸三尺土。難保百年墳。可味可味。

省躬長語曰。爲人父兄者。一有貪鄙之謀。是誨子弟爲盜也。爲人夫主者。一有褻狎之態。是誨婢妾爲姦也。正家之道。當痛絕雜閒女流。不可聽其私相出入。蓋此流多陰智能。揣婦人意向。且巧爲詞說。又能鼓動人妻孥無識。未

有不墮其術中。故骨肉之離間。鄰里之忿爭。皆此流構之也。抑或甚焉。或爲賊之導。或爲姦之媒。其害有不可勝言者。明微君子。宜有以待之矣。人之處家也。言不足以示信。行不足以樹準。使妻孥無所憚。而馴至於有犯焉。宜閉齋自訟可也。顧乃震怒而欲懾服之。不啻過矣。

保合編曰。博與弈。乃貪心殺心。癡心。嗔心之變理也。於事雖小。害道則大。人家不肖子孫。墮其窟窖。至於敗蕩家業。喪失身命者。要皆一念貪癡之心。有以溺之耳。少年人尤宜警戒。黃白之說。固有是事。乃大福德人。鬼神欲資其了道。故以畀之。亦非資其富貴也。世之碌碌者。妄意希冀。信丹客虛語。而迷戀不已。然不知非求之所得也。況得

範家集畧

說廿七

之未必能享耶。借使有之。彼丹客者。豈不自珍祕。而可輕以與人耶。其不可信明矣。故俞玉吾席上腐談云。破布衣衫。破布裘。逢人便說會燒銀。若還果有燒銀術。何不燒些養自身。又滌人魯訓導詩云。肯將身後無窮術。賣得人間有限錢。吾見世之惑此而敗家喪業者。不少矣。噫。

小窗清紀曰。讀書須求良友。參訂互考。大助性靈。譬登山臨水。必須結伴。與之嘲風弄月。則得眺覽之趣。又如禪門闡教。必須對參。與之更端發難。則得宗風之趣。但求同方合志之徒。糠粃和饗。蘭芷含芳。此是三界九變之間。第一極樂。藝彼羣居終日。妙舞酣歌。如鬧市狂人。此復何益。治家最忌者奢。人皆知之。最忌者鄙吝。人多不知也。鄙吝

之極。必生奢男。

教家要略曰。今人一相抵觸。忿謗蜩與。豈忠厚存心者哉。至於閨門事。所繫尤重。孔子謂人所信者目。目亦有不足信者。凡傳聞之言。吠聲畫影。豈可挈清白之人而置之腥穢之坑塹乎。萬一有之耳。可得聞。口不可得言也。假若厚誣其人。使抱終身不滌之恥。由是夫棄其婦。父逐其子。口舌紛擾。骨肉殘夷者多矣。可不戒哉。南宋顏延之子竣。事孝武帝。爲吏部尙書。領驍衛將軍。權傾一朝。延之嘗早過竣。遇賓客盈門。竣方臥不起。延之怒曰。恭敬節節。福之本也。驕狠傲慢。禍之胎也。況出糞土之中。而升雲霄之上。傲不可長。其能久乎。君子以爲名言。

範家集畧

說廿八

衡門錄曰。縱酒色。是殺身的利刃。弄術數。是殺子孫的毒藥。凡子弟所當痛戒者不一。而以不聽父兄師長之言。及昵比淫朋。爲最。若戒是二者。自能尋向上去。餘皆不待戒矣。

醒世錄曰。娶婦不求良配。而扳豪門之婦。勢必傲其公姑。嫁女不擇賢配。而貪貴室之郎。勢必矜其姻婭。本以求榮。反以招辱。

醒世良言曰。妻雖賢。不可使與外事。僕雖能。不可使與內事。

草木子曰。祖宗富貴。自詩書中來。子孫享富貴。則賤詩書矣。祖宗家業。自勤儉中來。子孫得家業。則忘勤儉矣。此所

以多衰門也。

景行錄曰。觀廢興之早晚。可以識人家之替興。

自警編曰。養子弟如養芝蘭。既積學以培之。又積善以潤之。父子間不可溺小慈。自少律以嚴繩以法。則長無不肖之悔。

勸學文曰。凡不可與父兄師友道者。不可爲也。凡不可與父兄師友爲者。不可道也。

求子祕訣曰。小兒每有擒捉蠅蚋螟蟻之類。或投之蟻聚。或擲之蛛網。孩幼無知。以資戲樂。父母喜而不禁。乃至傷害種種微細蟲豸。難以盡言。皆天命因。不可不戒。

餘冬序錄曰。苦之爲義。爲困悴。爲勤勞。爲辛楚。爲陵侮。今

範家集畧

說廿九

姑就勤與困言之。天下之味有五。而苦居其一。酸鹹之類。各有所偏。惟苦與甘正相對。於是有勞困之象焉。書五行曰。炎上作苦。火之味也。惟人之情亦然。其爲苦。正與樂對者也。孟子曰。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是以味喻志也。張良曰。良藥苦口。利於病。忠言逆耳。利於行。是以味喻言也。揚雄曰。顏苦孔之卓。是以味喻學也。蓋於安居快適之時。寓勤苦困悴之義。君子固有擇焉。天下之物。甘者常少。而苦者常多。天下之情。苦者常多。而樂者常少。處樂易。處苦難。故爲學者。必攻苦食淡。疲精力而不敢逸。立身者。必殫冰蠶藥。絕嗜欲。戒遊逸。而于便安是圖。進政治事者。必勞心焦思。鞠躬盡瘁。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

下之樂而樂。然後學可成。身可立。而政事可行也。苦之義。其盡於是乎。

龍舒子曰。殺生以資口腹。姪慾以喪天真。二者更相助發。因美飲食。則血氣盛。血氣盛。則姪慾多。是二者更相造罪也。

鶴峯雜著曰。禮。君子已孤。不更名。夫名。父命也。況父既歿。而名可更之乎。方今乃有以學問自負。孝義自許之士。動輒更名。豈禮也哉。若然。則名不命之於父。亦猶身不受之於父乎。父歿而名可更。亦猶父歿而身可失乎。不學莫大焉。不孝亦莫大焉。余少孤。實能勉於是。得不爲疏於禮者。告邪。

範家集畧

說三十

省心銓要曰。日費千金。爲一瞬之樂。就若散而活凍餒者。幾千人。處眇軀。以廣厦。何如此寒士一席之地乎。太元堂錄曰。語云。傷生之事非一。而好色爲甚。余亦以爲好色之禍固大。而闕爲尤甚。蓋姪娼賤妓。塗抹脂粉。倚門獻笑。無非陷人鈎餌。一入其中。雖甚點慧。亦將膠黏漆滯。而不自知。迨其家貲漸耗。囊橐漸傾。而此身之棲止。漸不能容。則嚙昔分梳破鏡。剪髮然肌者。竟成陌路。甚至染惡瘡。耽弱疾。使其身爲無禮無義之人。而人皆輕賤之者。卻由此一念之差耳。故色荒之訓。書有之。治容之戒。易有之。而縞衣綦巾。聊樂我員者。詩有之。少年子弟。亟宜猛省。農田餘話曰。真文忠德秀云。程子家治喪。不用浮屠。在洛

亦有化之者。司馬氏闢之尤嚴。彼之教得行。由禮之先廢。使今之居喪者。始死有奠朔。而有殷奠虞祔祥禫。而有祭。既足以盡人子追慕之情。則于世俗之禮。且將不暇爲之矣。不復祭禮。而徒曰勿用浮屠。使居喪者。悵悵然無以報其親。未見其可也。以此言之。奠祭之禮。其可缺乎。

拯壯錄曰。趙飛燕譏班婕妤好。好咒詛於成帝。婕妤曰。鬼神有知。不受邪佞之誣。若其無知。詎之何益。理明辭辯。漢足感人。范滂繫獄。吏俾祭皋陶。滂曰。皋陶賢者。知滂無罪。將理之於帝。如其無知。祭之何益。詞語與婕妤好類。後人達此。可以廢無益之禱祝矣。

昨非庵日纂曰。唐太宗泛遊春苑。愛奇鳥。閣內傳呼畫師。範家集畧

說世一

閻立本應旨畢。退戒其子曰。吾少讀書。屬詞。今以丹青躬廝役之務。辱莫大焉。爾宜淡戒。韋誕奉帝命。書圖以籠盛之。輓轡而上。去地二十五丈。寫竟。鬚眉盡白。戒子孫勿學此法。

日纂二集曰。繆彤少孤。兄弟四人。皆同財業。及各娶妻。諸弟遂求分異。彤掩戶自搥曰。繆彤汝修身謹行。將以整齊風俗。奈何不能正其家乎。弟及諸婦聞之。悉叩頭謝罪。復敦雍睦。又曰。骨肉失歡。有本於至微。而終至不可解者。止繇各自負氣。不何先下爾朝夕羣居。不能無相失。相失之後。有一人能先下氣。與之話言。則彼此酬復。遂如平日。宜深思之。

三集曰。人每臨終時。憂子孫異日貧苦。不思子孫貧苦。從何而來。乃從祖父積惡中來。平日事事苛刻。討便宜。凡損人利己之事。靡所不爲。是日日殺子孫也。平時殺子孫。至臨終則憂子孫。自我殺之。復自我憂之。不惑之甚哉。

宋賢事彙曰。呂源明希哲。正獻公著子也。以蔭入官。正獻作相。二弟已官省寺。公猶滯筦庫。久乃判登聞鼓院。力辭。正獻歎曰。當世善士。吾收拾殆盡。爾獨以吾故。置不試。命也。母申國夫人聞言笑曰。是亦未知其子矣。

時見錄曰。謝瞻見其弟晦。勢傾朝野。乃言於宋公。特乞降黜。以保衰門。後晦果以謀反伏誅。顏延之見其子竣。貴重驕傲。凡所資供。一無所受。後竣卒。以怨謗賜死。二公之於

範家集畧

說世二

子弟。可謂知之真。見之早矣。而卒末如之何者。勢不行也。此晦之所以終有愧於其兄竣。之所以終有愧於其父歟。嘉言便錄曰。有一士夫。性泥風水。博訪數千里外。有精青烏之術者。力致之。使覓一佳地。以葬其父。動土之日。術者夢一神人責之曰。是人將有天譴。而汝敢爲彼得佳地。汝不中止。吾殺汝矣。術者驚寤。遂託言家有急事。報而別。因私訪其鄉人曰。某平生素行如何。皆曰。里中之謹愿人也。又復訪之。則又告曰。是人亦無橫。但聞彼官某處。止爲某一事。故其家遂富。術者心歎曰。豈鄉里之譽。固不足以贖此罪乎。然終畏前夢而去。去十餘年。復來急詢其家。則家已無有矣。里人語之曰。自汝爲彼得地之後。汝幸而別去。

其子隨與土氓爭此地。誤毆一人死。子論重辟。家財費盡。某亦復以愛死。今其居屬之他姓矣。嗟乎。心田一虧。縱得牛眠馬嘶之地。反速降殃。召禍之階耳。人乃舍心地而談風水乎。

感應編曰。大觀中。劔州羅鞏在大學。學有神通。甚靈。每以前程事默祝。一夕夢曰。子有罪。宜卽還鄉。鞏曰。鞏平生無過。願告以得罪之因。曰。子無他過。惟父母久不葬爾。鞏曰。家有兄弟。罪獨歸鞏。何也。曰。以子習禮義爲儒者。故任其咎。餘子碌碌不足責也。鞏旣寤。悔恨束裝而歸。同舍者訝之。鞏以夢告。行未及家而卒。今人惑於葬師之說。惟欲預圖後蔭。選期卜地。延數十年不葬其親者。尙其以羅鞏爲鑒哉。

鏡家集畧

卷廿三

青箱雜記曰。吳處厚論心相。有三十六善。焚香讀書。一也。作事有剛有柔。二也。慕善近君子。三也。安分寡營。四也。不嗜殺。五也。爲善不求人知。六也。耐忍。七也。不厭人乞假。八也。喜人規切。九也。常自知非。十也。閒事不驚。張十一也。與人期不失信。十二也。無作奸作惡。十三也。不談亂。十四也。夜臥不便睡著。馬上不回顧。十五也。不談閨閤事。十六也。作事周匝有終始。十七也。不忘人恩。十八也。揚善掩惡。十九也。急難中濟人寬慰人。二十也。不助強欺弱。二十一也。不忘故舊。二十二也。能損己爲利人事。二十三也。知人詐僞能含容。二十四也。能惜福。二十五也。受享知慚愧。二十

六也。語言有序。二十七也。當人語次不攙奪。二十八也。不嫌惡衣食。二十九也。不面訐人。三十也。知人飢渴勞苦。三十一也。不念舊惡。三十二也。常思退步讓。人三十三也。盡心爲人謀。三十四也。受謗不急自解。三十五也。精信因果。三十六也。全者福祿令終。未全福祿半之。故相形不如相心。求人相不如自己相。

道廣集曰。空青先生論陽宅。有三十六祥。居家尙禮義。一也。子孫知稼穡。二也。斗秤平準。三也。每聞紡織讀書聲。四也。少典造。五也。六婆不入門。六也。不畜優僕。七也。和睦鄰族。八也。門多士君子。九也。早完官稅。十也。庭除灑掃。十一也。閨門嚴肅。十二也。尊重師傅。十三也。宴客有節。十四也。

範家集畧

卷卅四

無長夜飲。十五也。不延妓女至家。十六也。不狼籍用物。十七也。女人不登山入廟。十八也。居喪循禮。十九也。交易分明。二十也。祭祀必恭敬。二十一也。卑幼凡事稟命家長。二十二也。故舊窮親在座。二十三也。閨人謙婉。二十四也。家人多服布衣。二十五也。不喜鬭訟。二十六也。不信禱賽。二十七也。不聞婦人聲。二十八也。不聚坐談謔。二十九也。婚娶不慕勢利。三十也。寢興以時。三十一也。田宅不求方圓。三十二也。童稚能供應對。三十三也。無博弄戲言。三十四也。舟車什物能借人。三十五也。婢僕不搬鬪是非。三十六也。全者鬼神福之。子孫保之不然。下手速修。所謂移門換向。趨吉避凶之真訣也。

韻語附

南梁

沈休文約冠子箴

敬擇良辰。元服肇加。成德既舉。童心自化。行之則至。無謂道賤。敦以秋實。食以春華。無恥下問。乃致高車。子孫千億。廣樹厥家。

劉彭城孝綽與弟虞一章

一邑非上郡。徒然想三馮。余慙野王德。爾易聖鄉風。望望餘塗盡。悽悽良宴終。朝蔬一不共。夜被何由同。

北齊

魏伯起收枕中篇

範家集畧

說世五

伯起因子姪年少。爲著枕中篇。誠之其詞曰。吾曾覽管子書云。任之重者。莫如身。途之畏者。莫如口。期之遠者。莫如年。以重任行畏途。至遠期。惟君子爲能及矣。迨而味之。喟然長息。若夫岳立爲重。有潛戴而不傾。山藏稱固。亦趨負而弗停。呂梁獨浚。能行歌而匪惕。焦原作險。或削踵而不驚。九陔方集。故眇然而迅舉。五紀當定。想乎而上征。苟任重也有度。則任之而愈固。乘危也有迷。蓋乘之而靡恤。嗚呼。處天壤之間。勞生死之地。攻之以嗜欲。牽之以名利。梁肉不期而共臻。珠玉無足而俱至。於是乎驕奢作。危亡至。然則上智大賢。惟幾惟哲。舒也濟世成務。卷也聲銷迹滅。玉帛子女。椒蘭律呂。詔諛無所先稱。肉度骨。當肩挑舌。

範家集畧

說世六

怨惡莫之前勸。名共山河。同久志業。與金石比堅。斯蓋厚棟不撓。遊刃若然。逮於厥德。不常喪其金璞。馳騫人世。鼓動流俗。揆湯日而謂寒。包嶮壑而未足嗟乎。膠漆謂堅。寒暑甚促。欣戚更來。得喪仍續。至有身禦魑魅。魂沈狴獄。詎非足力不彊。迷在當局。孰可謂車戒前傾。人師先覺。聞諸君子。雅道之士。遊遨經術。厭飫文史。筆有奇鋒。談有勝理。審道而行。量路而止。情無繫於榮悴。心靡滯於愠喜。不養望於丘壑。不待價於城市。有一於斯。鬱爲羽儀。恪居展事。知無不爲。或左或右。則髦士攸宜。無悔無吝。故高而不危。異乎勇進忘退。苟得患失。射千金之產。邀萬鍾之秋。投烈風之門。趣炎火之室。載厥而墜。其貽燕或踣。乃喪其貞吉。可不畏歟。可不戒歟。門有倚禍。事不可不密。牆有伏寇。言不可或失。鬼執彊梁。人囚廷徑。幽奪其魂。明天其命。不服非法。不行非道。公鼎爲己信。私玉非身寶。過繼爲紺。踰藍作青。持繩視直。置水觀平。時然後取。未若無欲。知止知足。庶免於辱。是以爲必察其幾。舉必慎於微。昔遠瑗識四十九非。顏子幾三月不違。跬步無已。至於千里。覆一簣進。及於萬仞。故云行遠自邇。登高自卑。月滿如規。後夜則虧。權榮如枝。望暮而萎。益不欲多。利不欲大。惟居德者畏其甚。體真者懼其大。道尊則羣謗集。任重而眾怨會。其達也則尼父棲遑。其忠也而周公狼狽。無日人之我狹。在我不可而覆。無日人之我厚。在我不可而咎。如山之大。無不有也。

如谷之虛無不受也能剛能柔重可負也能信能順險可走也能智能愚期可久也周廟之人三緘其口漏卮在前歆器雷後俾諸來裔傳之左右。

唐

白香山居易平婚詩

天下無正聲悅耳卽爲娛人間無正色悅目卽爲姝聲色非相遠貧富則有殊貧爲時所棄富爲時所趨紅樓富家女金鏤繡羅襦見人不斂手嬌癡二八初母兄未開口已嫁不須與綠窗貧家女寂寞二十餘荆釵不直錢衣上無真珠幾聞人欲聘臨日又踟躕主人會良媒置酒滿玉壺四坐且勿飲聽我歌兩途富家女易嫁嫁早輕其夫貧家女難嫁嫁晚孝於姑聞君欲娶婦娶婦意如何

範家集畧

說世七

又悲哉行

沈沈朱門宅中有乳臭兒狀貌如婦女光明膏梁肌手不把書卷身不擐戎衣二十襲封爵門承勳戚資春來日日出服御何輕肥朝從博徒飲暮有娼樓期平封還酒債堆金選蛾眉聲色狗馬外其餘無一知山苗與澗松地勢隨高卑古來無奈何非獨君傷悲。

李公垂紳憫農二章

春種一粒粟秋收萬顆子四海無閒田農夫猶餓死鋤禾日當午汗滴禾下土誰知盤中餐粒粒皆辛苦

聶坦之夷中詠田家二章

父耕原上田子斷山下荒六月禾未收官家已修倉二月賣新絲五月糶新穀醫得眼前瘡剝卻心頭肉我願君王心化作光明燭不照綺羅筵只照逃亡屋

宋

范平章質曉從子杲

其略曰戒爾學立身莫若先孝悌怡怡奉親長不敢生驕易戰戰復兢兢造大必於是戒爾學干祿莫若勤道藝嘗聞諸格言學而優則仕不患人不知惟患學不至戒爾遠恥辱恭則近乎禮自卑而尊人先彼而後己相鼠與茅鷄宜鑑詩人刺戒爾勿放曠放曠非端士周孔垂名教齊梁尙清議南朝稱八達千載穢青史戒爾勿嗜酒狂藥非佳

範家集畧

說世八

味能移謹厚性化爲凶險類古今傾敗者歷歷皆可記戒爾勿多言多言眾所忌苟不慎樞機災厄從此始是非毀譽間適足爲身累舉世重交游擬結金蘭契忿怒容易生風波當時起所以君子心汪汪淡如水舉世好承奉昂昂增意氣不知承奉者以爾爲翫戲所以古人疾蓬條與戚施舉世重游俠俗呼爲氣義爲人赴急難往往陷囚繫所以馬援書殷勤戒諸子舉世賤清素奉身好華侈肥馬衣輕裘揚揚過閭里雖得市童憐還爲識者鄙我本羈旅臣遭逢堯舜理位重才不充戚戚懷憂畏溪淵與薄冰蹈之唯恐墜爾曹當憫我勿使增罪戾閉門斂蹤跡縮首避名勢勢位難久居畢竟何足恃物盛則必衰有隆還有替速

成不堅牢。亟走多顛。顛灼灼園中花。早發還先萎。遲遲澗畔松。鬱鬱含晚翠。賦命有疾徐。青雲難力致。寄語謝諸郎。躁進徒爲耳。

黃文節庭堅誠子弟

吉涓筆墨。如澡身浴德。措拭凡研。如改過遷善。敗筆浣墨。曠子弟職。書几書研。自黔其面。惟弟惟子。臨溪戰戰。又云。弟子諸病皆可醫。惟俗不可醫。

明、

張簡肅悅有感作

父兄勞於官。子弟逸於家。一逸已過分。況乃事奢華。軒軒傲閭里。僕僕過形衙。不知禍所伏。方謂勢可誇。勢亦有時

範家集畧

駁。禍來或無涯。不如慎德業。庶幾永無譴。

彭東莪童訓十章

書生站立要端然。兩腳齊收似並蓮。莫一腳前一腳後。將身跛倚向人前。右訓坐時叉手肅容儀。端拱安然似塑泥。莫把一身偏左右。謾將兩手弄東西。橫肱並坐殊非禮。獨處閒居亦整衣。熟記魯論朱子註。坐如尸也是吾師。右訓行時無事莫匆匆。休與顛狂柳絮同。怕有崎嶇須穩重。恐遭傾跌失儀容。但遇親鄰淡作揖。若逢尊長後相從。凡人皆可爲堯舜。只在徐行舉步中。右訓說話從今切勿輕。輕言動輒取人嗤。尊長問時從實對。友朋相與見情真。打謊哄人輕薄子。至誠應物聖賢人。慎毋妄語溫公輩。分付兒

曹要景行。右訓飲食隨時飽便休。不宜揀擇與貪求。若隨

尊長母先舉。便是同行務遜酬。魚肉吃殘須勿反。飯湯流

啜甚堪羞。遺羹讓果垂青史。飲食之人乃下流。右訓父母

深恩等昊天。兒當孝順報生全。早晨先起問安否。晚夕還

來看坐眠。懷果便知思顧養。望雲心每在親邊。有時打罵

并嗔怒。只是和顏與笑言。右訓師教深恩並父親。尊師重

道始能成。百工技藝猶知本。莫作忘恩負義人。右訓兄友

弟兮弟敬兄。天然倫序自分明。席間務讓兄居左。路上應

該弟後行。酒食須先供長者。貨財切勿起爭心。諄諄誨汝

無他意。原是同胞共乳人。右訓朋友之交道若何。少年爲

範家集畧

弟長爲哥。同行共席須謙讓。立志存心互切磋。終日羣居

談道義。青春可惜莫蹉跎。休論富貴與貧賤。同氣相求受

益多。右訓讀書端的要專心。義理求明辨字音。諷誦務宜

多遍數。晨昏須是細推尋。聖賢經傳同天地。善行嘉言無

古今。誠向此中求受用。一生勝積萬籛金。右訓

附錄 守恆子警博文

事近乎戲則易染。心涉乎利則難逃。是以賭博之事。不計大小久暫。皆足以廢業喪心。招怨動氣。甚者虧名玷節。露恥揚羞。甚至敗家者有之。亡身者有之。嗟乎。一念之差。竟迷于利。縱有所得。亦不能補其所損。況未必得乎。且以其事言之。滅禮義而尚兇強。去真誠以使機變。當場得失。交戰營營。怒目揚聲。無儀多厭。冒寒暑而不知。甘飢渴而不顧。盡日終宵。雖勞不怨。耗神殫力。自苦何辜。且因多寡傷朋友之情。競錙銖。敗是非之譽。儒者情業農者失時。商者蕩資。工者怠事。耽身誤己。未有若此之甚者也。及其彼此息爭。勝敗攸判。得不償勞。失者怨悔。割不忍之金。強慨然

範家集畧

說四一

之態。久爲囊物。頃付他人。縱平日稱爲至契者。欲假分文。艱然色變。此時此際。憂容可掬。嘆氣頻吁。內訟默思。欲追無及。亦何苦而自取如此耶。及其臨夜歸家。吞聲斂跡。含怨有僕。垢面有妻子。不爲歡。母不爲語。雖剩汁殘羹。亦吸而盡。猶且多營處置之謀。將作恢復之計。夢魂顛倒。博騁相從。甚則悲憤迭興。寢寐俱廢。禍由此釀。疾由此媒。反而思之。非不得已事也。人亦何苦而自哀如此耶。及其稱貸於人。沽典於己。急急孜孜。惟求再逞。飲食所在。若將不遑視得。若取諸寄也。豈知處既敗之勢。難戰挾未盈之本。無威氣弱心悸。九擲十輸。向之沽典稱貸者。一旦又失矣。人亦何苦而自戚如此耶。及其黃昏將近。意興方濃。雖其心

範家集畧

說四二

欲言旋。奈何勢不由己。索燭求油。拋家寄宿。致懸父母之憂思。因喪親朋之信約。身親不善。聚怨一門。反己懷慙。細思無益。人亦何苦而自玷如此耶。及其屢試不利。興阻囊空。袖手旁觀。眼紅心熱。欲棄之則意有所難捨。將復之則力有所不能。躊躇莫決。如醉如癡。家事人情。非惟不復措念。縱一勉強爲之。亦恍然若失矣。昏迷沈溺。戀戀不忘。俯首憑几。形影相弔。人亦何苦而自溺如此耶。又有一等姦險小人。專伺訪良善。乘其可入之機。附以知己之列。言動之利誘。之酒食結。之作弄成籠。不至於不入不已也。及其髻髮一把。鈎鉗一吞。始之所言。毫不能應。且又機械熟於久鍊。詭詐出於多端。骸有鉛沙。馬有脫法。雖號慧黠者。亦墮術中。況以愚弱之身。而當彼無窮之計。則其勝負不待對局。了然可卜矣。卽運陶朱之金窟。輸猗頓之銅山。日亦不繼。況其他乎。人反不悟於斯。必欲與之交馳騁焉。嗚呼。是猶以石投水。愈重則愈沈。如羊觸藩。彌逞則彌困。求其能濟事者。吾未之見也。已。間或僥倖小得。人卽怨尤。弱者隱恨之以心。強者直拒之以色。又有狂妄之徒。從而懇於親。告於友。訟於官司。體面盡傷。廉恥大喪。尙不知悔耶。因而計夫。設者無金玉之質。無蒼龜之尊。無耳目之見聞。其初蠢然一骨耳。切磋焉。琢磨焉。斯是矣。至于投此之下。偏能順小人欺君子。宛轉隱見之間。欲少假借。而一毫無所容其能。卒亦付之蠢然之骨耳。嗚呼。人靈萬物。乃遑遑焉

仰求於蠢然之骨。而又爲蠢然之骨窘困。可哀也哉。及對達尊長者。惟恐聞之。設或言及於此。亦掩面不敢贅一語。嗚呼。肆欲於朋淫之日。而曲文於君子之前。塞耳盜鈴。蒙頭揮刃。何可得哉。況乎此行一聞百惡皆萃。納污引侮。莫不由斯。賢者不爲禮。富者不爲託。智者目爲愚。儉者鄙爲敗。父母稱爲不肖。鄉黨指爲下稍。小競蠅頭。致膺重譏。競者未實。謗者薦加。嗚呼。親當不韙之名。以易難望之利。雖鄉人不爲。而人竟甘冒。可悲也夫。自取自溺者。旣如此。可哀可悲者。又如彼。然而人之就且好者何哉。不曰仗此肥家。則曰冀此取樂。噫。過矣。天下之利。何事無之。明經足以干祿。提武足以要封。鬻販足以盈貲。桑麻足以廣積。皆事範家集畧

說四三

快。孤注以明窮。不可枚舉。而其爲累一也。自古迄今。遺聲尙臭。由今迨後。取法貴芳。故其白衣事省。黃口身閒。取此逍遙。固無暇責矣。乃若言儒言。貌儒貌。服儒服。冠儒冠者。亦倡和成風。競相篤好。史籍詩書。束棄高架。雖蒙塵積垢。心灰志奪。視如仇敵。小而人事禮文。因之盡廢。及其校拔掄選之時。風簷暑影之下。榮辱所關。心手莫措。日之相與以爲樂者。果能代我否耶。及今知改。則名可全。家可保。終爲俊豪。苟遂昏迷。吾不知所了矣。

範家集畧

說四四

河濱迂叟勸施迂譚

余性有所偏。每見人饑寒可隱者。則不覺擾擾焉欲施。施則悅。故每爲煦煦小惠。以自取適焉。頃歲祲。乃至竭。盆盎所有。與繼之稱貸者。以應人之求。亦自知過矣。然不能裁節也。抑所濟幾何。語有云。人之欲善。誰不如我。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余有味斯言也。乃託爲富人憐貧人者語。以勸夫世之好行其德者。其語曰。

嗚呼。世事一何其參差。不齊哉。然未可一二指數也。姑聊舉所見。吾每當筵極醉飽。主人方薦珍無已。強之大嚼。于蹙然舉箸不能下。而貧人有終身不知肉味者。有飢餓死者。吾冬裘夏葛。涼燠以時。猶欲盛紉綺綉時尙。冗陳疊。

範家集畧

卷四十五

積多。不可遍及身。而貧人有衣不蔽體。傍簷露宿。朔風刺骨。寒顫齒擊者。吾高簷大棟。安居甚適。猶復爲山池臺館。魚鳥花竹。聲容耳目之玩。或有一奇異。則不惜千金。購求之。而貧人緩急無賴。至有捐性命。割父子。絕夫婦之歡者。吾爲身家子孫計。已寬然有餘。猶務日辟疆展土。多積厚蓄。爲千百年虞代。隱而貧人有室如縣。朝不謀夕者。吾財貨紛紜。而耳目不及周。精神不及運。不免至狼戾縱橫。陰以潤盜賊囊橐。而貧人偶拾其一遺棄滯穗。則忍不能予。或負貸子錢。通工易事。則刀錐之末。有盡爭之者。吾盛陳筐篚。攀援豪貴。惟恐不納。而貧人丐一錢之施。延旦夕之命。有艱然作色者。有託在肺腑之親。而不能以貧身歸。

範家集畧

卷四十六

者。吾多財而招尤取忌。宣侈導淫。因之賈禍。而貧人有待吾鼠壤之餘。以倖爲福利而不可得者。何世事之參差不齊。一至于此也。吾睹而悲焉。乃欲爲貧人緩頰。勸富人行其德。非槩以古人高義。如麥舟助喪。傾貲賑饑之類。強人所難。惟捐其所無用。以化而爲有用。則無不可爲者。請卽以前事較度之。賓筵苦醉飽不堪。則何不樽孟孟一二。以施之。餓而欲死者。使足于半菽可生也。何不以殘盃冷汁施之。于生平不知肉味者。使其知人間之有此味也。爲兩得其便乎。然挹彼注此耳。實非有他費也。衣不可勝用。而做之篋笥。與無衣同。省一二爲短褐。以施于衣不蔽體者。則人且挾纊。吾文繡亦自不乏也。吾不爲一時耳目之玩。卽可全人之性命。與人之骨肉。此高世義舉也。以施于談議。則可傳。以省于淡夜。則自得。吾以爲天下之可玩好者。無佳于此矣。夫豈必山池臺館。魚鳥花竹之類。而後爲快乎。吾多積厚蓄。貫朽粟陳。終吾身不盡用。以遺諸子孫。則賢者不恃此足用。愚者雖得此不爲用。將遺之。不知名何人乎。亦卒歸無用。何不及吾身而施之。朝不謀夕者之猶爲有用也。吾所委狼戾縱橫者。業已冥度外。苟貧人得有之。是拾遺于道也。非損吾室中之有也。吾何惜。吾盛陳筐篚。攀援豪貴。牢詎見德。施升斗于涸轍。卽欣欣起死回生也。何以不爲此而爲彼。吾多財而爲祟。彼得少而爲福。而吾損有餘補不足。雖爲人詬福。實爲我脫禍也。此兩利之。

道也。徒蓄膏自煎何。吾故曰化無用爲有用者。蓋此也不嘗睹天道人事乎。夫盈虛消長之運。天且弗違。泉貨流行之物。豈居一處。吾不暇遠引爲喻。卽吾井里中。昔所稱富人之家。何可勝數也。今存者幾乎。此疆彼界。封域靡常。王謝故宅。迭更幾姓。彼其子孫之不能終享也。非盡由前人之好施而不爲遠圖也。盛衰倚伏。勢不得不然也。知其然而上以承天意。下以順人情。當積則積。當散則散。其來不圉。其去不慳。可爲己用。亦可爲人用者。達人也。旣以籠天下之泉貨。而聚之一隅。又設之隄防堙坎之。以爲己千萬世不拔之業。使不得他有灌輸者。愚人也。積陰德爲長久之計者。知人也。無所爲而爲者。君子也。

範家集畧

說四七

昔有得禁方于海上異人者。以示人。人自爲醫。無不立效。迺俞緩諸人。親自操圭匕鍼砭。起癰扶瘳者。與之較活人多寡。反居其殿。則諺云施藥不如施方者。信然哉。彼濟人以財。與勸人爲濟者。大都若此矣。顧余謝謫者。豈能有所濟于世。而嗶嗶以託諸口說。亦寒窮施方之意也。世不乏給孤獨長者。儻相與傳試焉。

範家集畧卷之六目錄

錫山秦坊表行

閩範

魯

季敬姜

母師

孟母

晉

齊

叔姬

田稷母

王孫氏母

魏

衛

楚

孟陽氏

宗室二順

子反母

漢

明德馬后

和熹鄧后

陳嬰母

範家集畧

閩目一

雋曼卿母

嚴延年母

戴氏女

桓少君

曹大家

義桓

范孟博母

陸智初母

珠崖令繼室

吳

晉

孟司空母

鍾氏郝氏

羊參軍母

皇甫母

陶士行母

南宋

秦

北魏

何母

韋太常母

羊氏

隋

房景伯母

鄭善果母

陸刺史母

唐

太宗長孫后	憲宗郭后	岐陽公主
王懿公母	王侍御母	崔中書令母
李少保母	李御史母	柳節度母
劉節鎮母	李氏姒姊	趙侍御母
崔夫人		
後唐	宋	
莊宗母	仁宗曹后	英宗高后
荆信二公主	曹節使母	种明逸母
蘇學士母	張氏二難	寇忠敏母
畢文簡母	申國夫人	張待制夫人
呂榮公夫人	張學士母	陳節度母
歐陽文忠母	蘇文忠母	二程母
劉母鄒母	張魏公母	尹和靖母
楊東山母	吳母	唐監察母
元		明
拜住母	姚御史母	魏夫人
陳節婦	劉太僕夫人	吳孺人
黃安人	李宜人	鄭夫人
李淑人	胡恭人	朱孺人
熊貢士母	江萊甫母	董孝婦
陳思禮母	徐貞婦	周節婦
劉仲安妻	楊孝婦	王商人妻

徐節婦	吳氏二母	黃別駕母
吳貫之妻	傅節婦	章恭毅母
方淑人	俞暉妻	姚指揮妻
樂景文妻	包侍御母	楊元珍母
王氏	歐陽氏	蘇少婦
鄒嫔	已上代	
女訓曹大家女誠	蔡中郎女訓	柳仲塗述訓誠
文皇后女訓序	沈文瑞約言	
範家集畧		附目三

閨範小引

六十四彖取女者玉成也家人也妬也漸與歸妹也莫利于女貞莫不利于女壯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家人所繇利也正之者誰乎故曰家人有嚴君焉近世士大夫奉巾幗之言爲畫一孩稚稍見頭角輒移其奉巾幗者以奉乳臭嗚呼三綱絕其二矣此表行先生重太息于華胥蠢犢德門牝雞也六範終于閨範林風閨秀炳炳烺烺何至于今寥寥寂寂乎金柅羸豕垂戒明矣強如漢盛如唐呂雉武曌一女子便欲攘而有之女壯之禍若此何況士庶六範僅以閑家乎萬世有天下之龜鑑也

範家集畧

卷一

魯

冷溪成梁識

季敬姜

敬姜者魯大夫穆伯之妻文伯之母季康子之從祖叔母也博達知禮穆伯先死敬姜守志文伯出學而還敬姜側目盼之見其友上堂而從後降階而卻行奉劍而正履若事父兄文伯自以爲成人矣敬姜召而數之曰昔者桓公坐友三人諫臣五人日舉過者三十人故能成霸業周公一食三吐哺一沐三握髮所執贄而見於窮閭隘巷者七十餘人故能存周室今子年少位卑而所與遊皆爲服役子之不益亦已明矣文伯謝罪乃擇嚴師賢友而事之文

母師

伯相魯退朝敬姜方績文伯曰以歌音之家而主猶績懼干季孫之怒其以歌爲不能事主乎敬姜歎曰魯其亡乎使僮子備官而未之聞耶居吾語女昔聖王之於民也擇瘠土而處之勞而用之故長王天下夫民勞則思思則善心生逸則淫淫則怠善怠善則惡心生沃土之民不材淫也瘠土之民向義勞也是故天子公侯王后夫人莫不且暮憂勤各脩其職業今我寡也爾又在下位朝夕處事猶恐忘先人之業況敢怠耶文伯卒敬姜戒其妻妾曰吾聞之好內女死之好外士死之今吾子夭死吾惡其以好內聞也二三婦毋瘠面毋揮涕毋陷膚毋憂容有降服毋加服從禮而行是昭吾子敬姜之處喪也朝哭穆伯暮哭文

範家集畧

卷二

伯仲尼聞之曰季氏之婦可謂知禮矣敬姜嘗如季氏康子與之言朝不應從之及寢門不應而入康子再拜曰肥也不得聞命無乃罪耶敬姜曰天子諸侯合民事於內朝自卿大夫以下合官職於外朝合家事於內朝寢門之內婦人治其職焉上下同之夫外朝子將業官職內朝子將庀家政皆非吾所當言又何應焉康子嘗至敬姜闔門而與之言不踰闕仲尼謂敬姜別於男女之禮矣

母師者魯九子之母也臘日休作召諸子謂曰婦人之義非有大故不出門但吾父母家幼穉歲事不理吾往理之諸子皆頓首許諾又召諸婦曰諸子許我歸視私家雖踰

正禮。願與少子俱。以備婦人出入之制。諸婦慎守家。吾夕而反。及其反也。天陰。先期至止於閭外。俟夕乃入。魯大夫問之母曰。妾不幸早寡。與九子居。臘事禮畢。間從少子歸視私家。與諸婦孺子期夕而返。妾恐其逸樂醉飽。情所有也。妾反過早。不欲遽入。故止閭外。大夫言於穆公。賜號母師。

鄒

孟母

孟母仇音氏舍近墓。孟子少嬉戲。爲墓間事。母曰。此非吾所居。乃去舍市傍。孟子嬉戲。爲賈人街賣事。母曰。此非吾所居。復徙舍學官之傍。孟子嬉戲。乃設俎豆揖讓進退。母

範家集畧

閩三

曰。可矣。遂居之。及孟子長。學六藝而歸。母方績。問學所至。孟子曰。自若也。母以刀斷其織。曰。子廢學。若吾斷斯織也。夫君子學以立名。問則廣知。奈何廢之。孟子懼。旦夕勤學。既娶。入私室。其婦袒。孟子不悅。婦辭。母請去。曰。妾聞夫婦之道。私室不與焉。妾竊情在室。而夫子勃然不悅。是客妾也。婦人之義。不客宿。請歸父母。母召孟子而謂之曰。夫禮將入門。問孰存。所以致敬也。將上堂。聲必揚。所以誠人也。將入戶。視必下。恐見人過也。今子不察於禮。而責人。不亦遠乎。孟子謝。遂畱其婦。孟子處齊有憂色。母問之。對曰。道不行於齊。欲去而母老。是以憂也。母曰。婦人之禮。精五飯。晝酒漿。養舅姑。縫衣裳而已。有閨內之脩。無境外之志。易

曰。在中饋。無攸遂。詩曰。無非無儀。惟酒食是議。言婦人無專制之義。而有三從之道也。今子成人而吾老矣。子行乎子義。吾行乎吾禮。何以憂爲。

晉

叔姬

叔姬。羊舌子之妻。叔向叔魚之母也。羊舌子好直。不容於晉。去而之三室之邑。邑人攘羊而遺之。羊舌子不受。姬曰。不如受而埋之。羊舌子曰。何不餉胙與鮒。姬曰。不可。胙與鮒。童子也。隨大人而化。不可食以不義之肉。乃盛以糞。埋瘞陰。後攘羊事敗。吏至發而視之。舌尚存。吏曰。君子哉。羊舌子不與攘羊矣。叔向名肸。叔魚名鮒。

範家集畧

閩四

齊

田稷母

田稷相齊。受下吏之金百鎰。以遺其母。母曰。子爲相三年。祿未嘗若是之多也。安所得此。對曰。受之於下。其母曰。吾聞士脩身潔已。不爲苟得。竭情盡實。不爲詐行。非義之念。不萌於心。非禮之利。不入於家。故言行若一。而情貌相副。今君設官以待子。厚祿以奉子。而子若是。去忠遠矣。不義之財。非吾財也。不忠之子。非吾子也。子起田稷慙而出。反其金。自歸罪於宣玉。請就誅焉。宣王聞之大賞其母。而舍田稷之罪。

王孫氏母

王孫賈年十五事齊閔王國亂閔王見殺國人不討賊毋謂賈曰汝朝出而不還則吾倚門而望汝暮出而不還則吾倚閭而望汝今事王王出走汝不知其處何歸乎賈乃入市中令百姓曰淖齒亂國殺王欲與吾誅之者右袒市人從者數百人刺淖齒而殺之君子謂王孫母義而能教

魏

孟陽氏

芒卯八子前妻之子五繼妻孟陽氏生子三前子不孝繼母乃命其子衣服飲食起居進退不得與前子齊前妻之子猶不孝一日前子有犯魏王令者當死繼母憂戚悲哀範家集畧

卷五

百計救之人謂繼母前子負汝深矣汝何救焉繼母曰阿父爲其孤也使妾爲繼繼母如母母不愛其子可謂慈乎親其子而薄前子可謂義乎魏王聞其賢乃赦此子而復其家自後五子遂爲孝子

衛

宗室二順

衛宗室靈王薨夫人無子傳妾有子傳妾事夫人八年矣供養愈謹夫人謂傳妾曰吾聞主君之母不妾事人今我無子於禮當斥得留以盡天年幸矣孺子不改故節我甚媿之願出居以時相見傳妾泣曰妾聞忠臣事君孝子事親惟患無日妾豈敢以小貴變節哉惟夫人無相棄夫人

曰無子之人而辱主君之母雖子欲之如禮何固求居外傳妾謂其子曰吾聞謹上下之儀脩先古之道謂之順今夫人居外我居內是彰我之不容而逆閨門之禮也處逆而生寧以順死欲自殺其子泣而守之夫人懼乃止傳妾以妾事夫人終身不衰

楚

子反母

子反攻秦軍絕糧使人請於王因問其母母問使曰士卒無恙乎曰分菽粒而食之又問將軍無恙乎曰將軍朝夕芻豢秦梁子反破秦軍而歸母閉門不納數之曰而不聞句踐之伐吳邪客有獻醇酒一器者使人注上流使士卒

卷六

飲下流味不加喙而卒戰自五也有獻一囊糧者使賜軍士分而食之甘不踰噓而戰自十也今士卒分粒而食子獨朝夕芻豢悖至此邪

後漢

明德馬后

報封外戚詔曰有舊典舅氏一人封也吾非謙而不爲誠昧所可耳今水旱連年民流滿道至有餓殍者而欲施封爵上行之爲失政臣受之爲喪軀不可明矣先帝嘗言諸王財令半楚淮陽吾子不當與光武帝子等今何以馬氏比陰氏乎且陰衛尉天下稱之省中御者出不及履而至門此蘧伯玉之敬也又有好賢下士吐握之名新陽侯雖

剛強微失理。然有方畧。據地談論。一朝無雙。原鹿貞侯勇猛誠信。此三人者。天下選臣。豈可及哉。馬氏不及陰氏遠矣。吾不才。夙夜累息。常恐虧先后之法。有毛髮之辜。吾不釋也。言之不舍晝夜。而親屬犯之不止。治喪起墳。又不時覺。是吾言之不立。耳目之塞也。吾萬乘主。身服大練。食不求甘。左右旁人。無香薰之飾。但布帛耳。如是者。欲以身率服眾也。以爲外親見之。當傷心自刻。但發笑言。太后素好儉。前過濯龍門上。見外家車如流水。馬如游龍。吾亦不譴怒之。但絕其歲用。冀以默愧其心。而猶驚忘。無憂國忘家者。知臣莫若君。況親屬乎。帝省詔悲歎。慮衛尉年尊有病。不可稽留。復請。后又報曰。吾反覆念之。思令兩善。豈徒獲

範家集

卷七

諫諍之名。而使帝受不外施之嫌哉。昔竇太后欲封王皇后之兄丞相條侯。言受高祖約。無軍功。非劉氏不侯。今馬氏無功於國。豈得與陰郭中興之后等耶。嘗觀富貴之家。祿位重疊。猶再實之木。其根必傷。且人所以願封侯者。欲上奉祭祀。下求溫飽耳。今祭祀則受四方之珍。衣食則蒙御府餘貲。斯豈不足。而必當得一縣乎。吾計之熟矣。勿有疑也。夫至孝之行。安親爲上。今數遭變異。穀價數倍。憂惶晝夜。不安坐臥。而欲先營外封。違慈母之拳拳乎。吾素剛急。有胸中氣。不可不順也。若陰陽調和。邊境清靜。然後行子之志。吾但當含飴弄孫。不能復關政矣。后無子。賈貴人生肅宗。顯宗命后母養之后。盡心撫育。勞悴過於所生。寢

疾不信巫醫。救絕禱祀。年四十餘卒。

和熹鄧后

教鄧氏子弟。詔曰。吾所以引納羣子。置之學宮者。實以方今承百王之敝。時俗淺薄。巧僞滋生。五經衰缺。不有化導。將遂陵遲。故欲褒崇聖道。以匡失俗。傳不云乎。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今末世貴戚食祿之家。溫衣美飯。乘堅驅良。而面牆學術。不識臧否。斯故禍敗所從來也。永平中。四姓小侯。皆令入學。所以矯俗厲薄。反之忠孝。先公旣以武功書之竹帛。兼以文德教化子孫。故能束脩不觸羅網。誠令兒曹上述祖考休烈。下念詔書本意。則足矣。其勉之哉。

範家集

卷八

陳嬰母

陳嬰爲東陽令。得民秦二世時。東陽少年相聚數千人。欲立嬰爲王。嬰母曰。我爲爾家婦。聞爾先人不甚貴。今暴得大名不祥。不如有所屬。事成猶得封侯。敗則易以凸匿。無爲人所指名也。嬰從其言。以兵屬項梁。梁以爲上柱國。後項氏敗。嬰歸漢。論功封唐邑侯。

雋曼卿母

雋不疑爲京兆尹。每行縣錄囚還。母輒問有所平反。活幾萬人。不疑多所平反。母喜笑飲食。言語異於他時。或無所出。母怒爲之不食。故不疑爲吏。嚴而不殘。

嚴延年母

嚴母從東海來。欲從延年臘。到雒陽。適見報囚。母大驚。便止都亭。不可入府。延年出至都亭謁母。母閉閤不見延年。免冠頓首閤下。良久母乃見之。因數責延年。幸得備郡守。專治千里。不聞仁愛教化。有以全安愚民。願乘刑罰多殺。欲以立威。豈爲民父母意哉。延年服罪。重頓首謝。因自爲母御歸府舍。母畢正臘。謂延年曰。天道神明。人不可殺。我不意當老見壯子被刑戮也。行矣。去女東歸。埽除墓地耳。遂去歸郡。見昆弟宗人。復爲言之。後歲餘果敗。東海莫不賢智其母。延年兄弟五人皆有吏材。至大官。東海號曰萬石嚴嫗。次弟彭祖。至太子太傅。

戴氏女

範家集畧

閏九

戴叔鸞良。舉孝廉不就。再辟司空府。不到。州郡迫之。乃逖入江夏山中。以壽終。良五女並賢。每有求姻。練裳布被。竹筥木屐。隨時嫁遣。不稱費也。五女皆能遵其訓。亦有隱者之風焉。

桓少君

鮑宣妻桓氏。字少君。宣嘗從少君父學。父奇其清苦。以女妻之。裝送甚盛。宣不悅曰。少君生富驕。習美飾。吾貧賤不敢當禮。妻曰。大人以先生脩德守約。以賤妾侍巾櫛。既承奉君子。惟命是從。宣笑曰。是吾志也。乃悉歸侍御服飾。更著短布裳。與宣共挽鹿車歸鄉里。拜舅姑畢。提甕出汲。脩行婦道。

曹大家

扶風曹世叔妻者。同郡班彪之女也。名昭。字惠班。一名姬。博學高才。世叔早卒。兄固著漢書。其八表及天文志未及竟而卒。和帝詔昭就東觀藏書閣。踵而成之。數召入宮。令皇后諸貴人師事焉。號曰大家。時漢書始出。多未能通者。同郡馬融伏閣下。從昭受讀。昭作女誡七篇。融善之。令妻子習焉。昭卒年七十餘。皇太后素服舉哀。使者監護喪事。

義桓

劉長卿妻。桓鸞女生一男。五歲。長卿卒。遠嫌不歸寧。男十五而夭。乃刑其耳自誓。宗婦慙之曰。若家無他意。何貴義輕身。曰。先君五更尊爲帝師。男以忠孝顯。女以貞順稱。是故豫自刑剪。以明我情。沛相王吉上奏。題其門。號景行義桓。邑有祀。

範家集畧

閏十

范孟博母

范滂就捕。其母就與之訣。滂白母曰。第仲博孝敬。足以供養。滂從龍舒君歸黃泉。存亡各得其所。惟大人割不忍之恩。勿增感戚。母曰。今汝得與李杜齊名。死亦何恨。既有令名。復求壽考。可兼得乎。

陸智初母

吳人陸績。字智初。楚王英事覺。逮績詣洛陽就考。績母往候之時。獄事持急。不得通。母但作食。付門卒食。績續雖見考苦毒。而詞氣慷慨。不易容。獨對食。凄然悲泣。使者怪問。

故續曰母來不得見故泣耳。使者大怒謂門卒傳通消息。召將案之。續曰非也。因食餉羹。知出自母。使者問何以知。出自母。續曰母截肉未嘗不方斷。慈必以寸爲度。故知之。使者問諸謁舍。果得續母。陰奇之。爲上狀。續得釋。

珠崖令繼室

珠崖令死。後妻生子九歲。前妻之女名初。十三歲。相攜扶。櫬以歸。法攜珠入關者死。繼母有珠繫臂。棄之。其子拾而置之。母奮皆不知也。至海關。關吏索之。得珠曰。嘻。死矣。誰當坐者。初恐母服罪。對曰。父亡之日。母棄繫臂。初心惜之。取而置諸鏡奩。母不知也。繼母亦以初爲實。然憐之。因謂吏曰。願且待。幸勿劾兒。兒誠不知也。夫不幸。妾解繫臂。忘範家集畧

閏十一

而置諸奩中。妾當坐。初固曰。母哀初孤。而強活之。初當坐。母無與也。相與涕泣。哽咽。送葬者盡哭。路人莫不下淚。關吏執筆垂泣。不能就一字。乃曰。吾寧坐之。不忍刑慈母孝女也。俱遣之。後乃知其男也。

吳

孟司空母

孟仁從南陽李肅學。母送之。爲作厚褥大被。或問其族母曰。小兒無德。致客學者多貧。故爲廣被。庶得與氣類相接也。仁後爲驃騎朱據軍吏。將母在營。旣不得志。又夜雨。屋漏。因起涕泣。母曰。士但當自勉。貧何足泣。據知之。除爲鹽池司馬。仁結網捕魚。作鮓寄母。母還之曰。汝爲魚官。而以

鮓寄我。非避嫌也。宜深戒之。

晉

鍾氏郝氏

汝南王湛。旣婚郝氏。而司徒渾婦鍾。乃太傅曾孫。婦似雅。相親重。鍾不以貴陵郝。郝亦不以賤下鍾。

羊參軍母

羊耽妻辛氏。字憲英。初鍾會爲鎮西將軍。憲英謂夫從子。祐曰。鍾士季何故西出。祐曰。將伐蜀。憲英曰。曾在事縱恣。非持久處下之道。吾畏其有他志也。及會行。請其子琇爲參軍。憲英曰。他日吾爲國憂。今日難至吾家矣。琇固辭。文帝不聽。憲英謂琇曰。行矣。戒之。古之君子。入則致孝於親。

範家集畧

閏十二

出則致節於國。在職思其所忠。在義思其所立。惟母貽父母憂而已。軍旅之間。可以濟者。其惟仁恕乎。會至蜀。果反。琇竟全歸。祐嘗餉錦被。憲英惡其華。爲反而覆之。

皇甫士安叔母

士安名謐。年二十不學。或以爲癡。其叔母任氏。涕泣道之。謐感激。遂博綜羣籍。研精撰著。自號園晏先生。前後徵辟十數。皆不就。

陶士行母

陶侃母湛氏。豫章新淦人。初侃父丹聘爲妾。生侃。而陶氏貧賤。湛每紡績資給之。使交結。勝已。侃少爲潯陽縣吏。嘗監魚梁。以一坩鮓遺母。湛封鮓及書責侃曰。爾爲吏。以官

物遺我非惟不能益吾乃以增吾憂矣。鄱陽孝廉范達寓宿於侃時大雪湛乃撤所臥薪薦自剗給其馬。又密剪髮賣與隣人供穀饌達聞之歎息曰非此母不生此子。

南宋

何母

何無忌夜於屏風裏草檄文其母登櫬密窺之泣曰汝能如此吾復何憂。問所與謀者曰劉裕母尤喜因爲言元必敗事必成以示之。

秦

章太常母

章逞母宋氏家世以儒學稱其父無子以周官音義授之。

範家集畧

卷十三

後適韋生逞夫卒逞幼宋氏教之學逞遂成名仕秦苻堅爲太常。

北魏

羊氏

羊烈家傳素業閨門脩整一門女不再醮嘗於兗州造一尼寺凡女之寡居無子者並出家爲尼。肅守戒行時尙書畢義雲有帷薄之羞猶盛誇門閭烈徐應曰吾家無他長惟男清女貞可以相冠差不愧漢河南尹晉太傅耳雲爲之默然。

隋

房景伯母

母崔氏博覽書傳有高識景伯爲清河太守有訟于不孝者景伯傷之以白母母曰此小人未知禮教耳試呼其母子來吾有以教之。景伯爲呼入崔處其母於榻與共食令景伯如常行溫清禮而立其子階下使熟視未及數日子悔罪求歸崔曰未也特面慙耳更需之凡二十日其子叩頭流血其母亦涕泣然後聽歸竟以孝聞。

鄭善果母

母崔氏年十三適鄭誠生善果誠以討尉迴戰死母二十而寡。凜節操識大體善果爲荊州刺史每出廳事母恆於障後察之一日聞其妄瞋母卽退蒙被泣終日不食善果伏不敢起母乃起諕之曰吾非怒汝恨愧汝家耳汝父在

範家集畧

卷十四

官清恪以身殉國吾寡婦有慈無威汝自童子便襲茅土位方伯豈汝身致之安得不念及此而妄瞋怒內墮家風外虧國法吾死何以見汝先人善果乃頓首受命。母恆自紡績夜分始寐善果進曰兒幸封侯位居三品秩俸幸足何自苦母歎息謂曰汝年已長吾謂汝知事理今聞此言故猶未也夫此秩俸乃天子所以報爾先人之殉命也當散贍六親爲先君廣惠奈何以妻子擅之且絲枲紡織婦人本務自王公以下爲之婦者必各有所業若其墮業卽爲驕逸吾縱不知禮可自敗名乎善果頓首曰謹受教。

陸刺史母

番州刺史陸讓母馮氏性仁愛有母儀讓卽其孽子也坐

賊當死。將就刑。馮氏蓬頭垢面。詣朝堂數讓罪。流涕嗚咽。親持盃粥。勸讓食。既而上表求哀。詞情甚切。上愍然爲之改容。於是集京城士庶於朱雀門。遣舍人宣詔曰。馮氏以嫡母之德。足爲世範。慈愛之道。義感人神。特宜矜免。用獎風俗。讓可減死除名。復下詔褒美之。賜帛五百段。集命婦與馮相識。以旌寵異。

唐

太宗長孫后

后性約素。服御取給卽止。大漸與帝訣。時房元齡小。譴就第。后曰。元齡久事陛下。預奇計。非大故。願勿置也。妾家以恩澤進。無德而祿。易以取禍。無屬樞柄。以外戚奉朝請。足範家集畧

卷十五

矣。后嘗採古婦人事。著女則十篇。

憲宗郭后

穆宗大漸。內臣議請太后臨朝。太后曰。向者武后妖惑高宗。擅親庶政。及中宗踐位。遽行遷逮。幾於革命。每聞其說。未嘗不疾首痛心。奈何今日驟興此議。今皇太子聰睿。卿等各宜慎擇耆舊。違屏邪佞。宰相任名賢。內官勿干時政。吾所願也。遂取制裂之。時太后兄劉任太常卿。聞其議密進疏於太后曰。果徇此請。當率子弟納官爵。歸田園。太后覽疏泣曰。我祖盡忠於國。餘慶鍾於我兄。后歷敬宗文宗。武宗。武宗喜畋游。角武藝。五坊小兒得出入禁中。一日問后起居從容。請曰。如何可爲盛天子。后曰。審覽諫臣章

疏。度可用。用之有不可。以詢宰相。毋拒直言。毋納偏言。以忠良爲腹心。此盛天子也。帝再拜還。索閱諫章。往往道游畋事。自是畋幸稍稀。小兒輩不敢復橫。

岐陽公主

杜棕。尚岐陽公主。有賢行。杜大族。尊行數十人。公主卑委怡順。一同家人禮。二十餘年。未嘗毫髮指爲驕貴。始至杜時。以上所賜奴婢。不可窮屈。奏請納之。悉自市寒賤。可制者。自後閨門寂然。不聞人聲。

王懿公母

王珪少與房杜善。母李氏曰。兒必貴。未知所與遊者何如。人試與偕來。會元齡等過其家。母大驚。飭具酒食。

範家集畧

卷十六

王侍御母

李義甫。專橫侍御史。王義方欲奏彈之。先白其母曰。義方爲御史。視奸臣不糾。則不忠。糾之則身危。而憂及於親。爲不孝。二者不能自決。奈何。母曰。昔王陵之母。殺身以成子之名。汝能盡忠。以事君。吾死不恨。

崔中令母

母盧氏有貞操。嘗戒子元暉曰。吾見姨兄屯田郎中辛元。駁云。兒子從宦者。有人來云。貧乏不能存。此是好消息。若聞貨貨充足。衣馬輕肥。此惡消息。吾嘗以爲確論。比見親表中仕宦者。將錢物上其父母。父母但知喜悅。竟不問此物從何而來。必是祿俸餘資。誠亦善事。如其非理所得。此

與盜賊何別縱無大咎獨不內愧於心元暉遵奉教誡以清謹見稱。

李少保母

太子少保李景讓母鄭氏性嚴明早寡家貧親教諸子久雨宅後古牆頽陷得錢盈缸奴婢喜走告鄭鄭焚香祝之曰天蓋以先君餘慶憫妾母子孤貧賜以此錢然妾所願者諸子學業有成他日受僱此錢非所欲也亟命掩之景讓爲浙西觀察因杖殺一左都押衙軍中憤欲爲變母出坐廳事立景讓於庭責之曰天子付汝方面豈得妄殺萬一致一方不寧豈惟負天子且愧先人矣命左右褫衣欲撻其背將佐皆泣拜爲請至久乃釋軍中遂定景讓範家集畧

閏十七

李御史母

李畬母不知何氏有卓識畬爲監察御史得廩米母量之三斛而贏問於吏曰御史米不概也又問車傭有幾曰御史傭不償也母怒敕歸其贏米償其傭因切責畬畬乃劾倉官自言狀於是諸御史聞之有慙色

柳節度母

柳仲郢母韓氏相國休之孫女即公綽夫人家法嚴肅儉約爲緡紳家楷範歸柳氏三年無少長未嘗見其露齒嘗衣絹素不用綾羅錦繡每歸寧不坐金碧輿祇乘竹兜子

二青衣步履以隨嘗命粉苦參黃連熊膽和爲丸賜諸子永夜習學舍之以資勤苦

劉節鎮母

劉元佐貴爲將相其母月織練一疋示不忘本每觀元佐視事見縣令走階下退必語元佐吾向見長官白事卑極不覺恐悚思汝父爲吏本縣時常畏長官汗悚今爾當廳據案待之亦何安也因喻以朝廷恩寄之重須務捐軀故元佐終不失臣節

李氏娉婦

李光進弟光顏顏先娶母委以家事及光進娶母已娉婦封貲貯納管鑰於娉婦光進命返之曰娉逮事姑且嘗命範家集畧

閏十八

趙侍御母

趙武孟少好田獵嘗獲肥鮮以遺母母泣曰汝不讀書而田獵如是吾無望矣竟不食其膳武孟感激勤學遂博通經史

崔夫人

崔祐甫卒後妻王氏陷朱泚賊中泚與祐甫先同列恆遣以綰帛菽粟王受而悉緘之帝還京具以獻封識宛然士林益重其家法

後唐

莊宗母

太祖正室劉氏代北人也。其次如曹氏。太原人也。太祖封晉王。劉氏封秦國夫人。無子。性賢。不妒忌。嘗爲太祖言。曹氏相當生貴子。宜善待之。而曹亦自謙退。因相得甚歡。曹氏封晉國夫人。後生子。是謂莊宗。太祖奇之。及莊宗卽位。冊尊曹氏爲皇太后。而以嫡母劉氏爲皇太妃。太妃往謝。太后太后有慙色。太妃曰。願吾兒享國無窮。使吾曹獲從先君於地下幸矣。他復何言。莊宗滅梁入洛。使人迎太后居長壽宮。太妃戀陵廟。獨留晉陽。太妃與太后甚相愛。其送太后往洛。涕泣而別。歸而相思慕。遂成疾。太后聞之。欲馳至晉陽視病。及其卒也。又欲自往葬之。莊宗泣諫。羣臣交章請罷。乃止。而太后自太妃卒。悲哀不飲食。踰月亦崩。

範家集

卷十九

宋

仁宗曹后

英宗卽位。尊后爲皇太后。神宗立。尊后爲太皇太后。神宗極致誠孝。或退朝稍晚。后必自至屏展候。囑舊制外家子毋入謁者。后春秋高。后弟侂年亦老。帝數請令侂入見。后輒不許。他日帝復爲請。因偕侂同詣后。問少焉。帝起欲令侂得獨侍語。后遽起曰。此非汝所得留也。趣遣出。元豐二年。疾甚。帝視疾。寢門衣不解帶者旬日。帝推恩曹氏。拜中書令。進官者四十餘人。

英宗高后

哲宗御講筵畢。賜坐。例賜扇。潞公見帝持一紙扇。率羣臣

降階稱賀。宣仁聞之喜曰。老臣用心。終與人不同。晚問哲宗曰。爾知大臣稱賀意乎。紙扇是人君儉德。君儉則國豐。而民富。彼不獨賀官家。又爲百姓賀也。

荆信二公主

荆國大長公主。太宗女也。眞宗時下嫁駙馬都尉李遵勗。舊制。選尙者降其父爲兄弟行。時遵勗父繼昌無恙。主因繼昌生日。以舅姑禮謁之。帝聞之喜。密以緣衣寶帶器幣助爲壽。信國長公主神宗女也。崇寧三年下嫁鄭王潘美之曾孫名意。事姑脩婦道。潘故大族。夫黨數百人。賓接皆盡禮。無裏外言。志尙冲澹。服玩不爲紛華。歲時簡嬉遊。十年間惟一適西池而已。

範家集

卷二十

曹節使母

曹璩彬之子也。爲節度使。其母一日閱宅庫。見積錢數千緡。召璩指而示曰。先侍中履歷中外。未嘗有此積聚。可知汝不及父遠矣。

神明逸母

种放淳化中詔徵其母。恚曰。常勸汝勿聚徒講學。果爲人知而不得安處。身旣隱矣。何用文爲。我將棄汝。深入窮山矣。放稱疾不起。母遂焚去筆硯。與放轉居窮僻。人跡罕至。

蘇學士母

蘇易簡母薛氏。上嘗召入禁中。賜冠帔命坐。問曰。何以教子。成此令器。對曰。幼束以禮讓。長教以詩書。上顧左右曰。

眞孟母。他日因言賈黃中母。復謂侍臣。易簡母亦如是。自古賢母不可多得。易簡頓首謝。

張氏二難

張氏二難者。孟仁妻鄭仲義妻徐也。徐富而鄭貧。皆敦義睦。貧者不諂富者不驕。恆於一室紡績。尺帛寸絲。不入私房。徐父家時有所饋。必納於姑。所用則請而取之。不問孰爲己物也。鄭歸寧。徐乳其子。徐歸寧。鄭乳其子。不問孰爲己子。雖諸兒亦不知其孰爲己母也。家畜一貓一犬。貓爲人所竊。犬取貓子乳之。人以爲和氣所感。太平間表其門爲二難。

寇忠敏母

範家集畧

四廿一

公名準。少時不脩小節。頗愛鷹犬。太夫人性嚴。每不勝怒。舉杵槌投之。中足流血。由是折節從學。及貴母已亡。每視其瘡痕輒哭。

畢文簡母

母祝氏。雲中畢士安繼母也。謂士安曰。學不求良師友。不如不學。乃攜士安如宋。又如鄭從楊璞韓丕劉錫等游。遂爲鄭人。

申國夫人

呂榮公希哲母。封申國夫人。性嚴有法度。雖甚愛公。然教公事事循蹈規矩。甫十歲。祁寒暑雨。侍立終日。不命之坐。不敢坐也。日必冠帶。以見長者。平居雖甚熱。在父母長者

之側。不得去巾襪衣服。惟謹行步出入。無得入茶肆酒肆。市井里巷之語。鄭衛之音。未嘗一經於耳。不正之書。非禮之色。未嘗一接於目。故公德器成就。大異於人。

張待制夫人

夫人魯氏。申國夫人之姊也。最鍾愛其女。然居常至微細事。教之必有法度。如飲食之類。飯羹許更益。魚肉不更進也。及幼女嫁呂榮公。一日夫人來視女。見舍後有鍋釜之類。大不樂。謂申國夫人曰。豈可使小兒輩私作飲食。壞家法耶。其嚴如此。

呂榮公夫人

夫人張氏。字仙源。嘗言與侍講即希哲爲夫婦。相處六十年。範家集畧

四廿二

未嘗有面赤。自少至老。雖衽席之上。未嘗戲笑。榮公處身如此。而每歎名范內翰。以爲不可及。

張學士母

母宋氏。樞密學士張奎母也。奎第省。母親教二子讀書。客至。輒於窗間聽之。客與二子論文學政事。則喜。爲設殺饌。或閒話戲謔。則不認。

陳節度母

陳堯咨母馮氏。有賢德。堯咨善射。爲荆南太守。秩滿歸謁其母。母曰。爾典名藩。有何異政。對曰。州當孔道。適客以兒善射。莫不歎服。母曰。忠孝以輔國。爾父之訓也。爾不行仁政。以善化民。顧專卒伍一夫之技。豈父訓哉。因以杖擊之。

金魚墜地。

歐陽文忠母

鄭夫人歐陽脩之母也。爲贈崇國公妻。崇國舉進士再任推官卒。脩甫四歲。貧自力於衣食。以供脩力學。授之書。嘗大雪夜。撥寒灰書字以教。居恆泣告脩曰。而父廉而好施。與吾不及事舅姑。然知汝父之能養也。吾不能知汝之有成。然知汝父之將有後也。吾歸於汝。父免喪踰年矣。每祭必涕泣。或遇酒肉必涕泣。以不及養爲恨。始以爲新免於喪。適然耳。乃其後常然。至終身亦莫不然。以此知汝父之能養也。汝父爲吏。嘗夜視刑書。屢歎曰。吾求其生而不得。爲可哀耳。回顧乳母抱汝立於傍。指而言曰。吾命宜早夭。範家集畧

圖廿三

蘇文忠母

蘇子瞻生十歲而父洵宦學四方。母程氏親授以書。嘗讀東漢史至范滂傳。子瞻時侍側。曰。軾若爲滂夫人。亦許之乎。母曰。爾能爲滂。吾顧不能爲滂母耶。

二程母

伊川曰。吾母侯夫人。仁恕寬厚。撫愛諸庶不異己出。從叔幼孤。夫人存視。常均已子。治家有法。不嚴而整。不喜笞扑。下人視小奴婢如兒女。諸子或加呵責。必戒之曰。貴賤雖殊。人則一也。汝如是大時。能爲此事否。先公凡有所怒。必

爲之寬解。惟諸兒有過。則不掩也。嘗曰。子之不肖。由母蔽其過。而父不知耳。夫人男子六人。所存惟二。亦不姑息。纔數歲。行或跌。家人前扶抱。夫人呵責曰。汝若安徐。寧至跌乎。每食常置之坐側。食絮羹。卽叱之曰。幼求稱欲。長當何如。雖僮僕有過。不令以惡言罵之。故頤兄弟平生於飲食衣服無所撓。不惡罵。教使然也。與人爭忿。雖直必責之曰。患汝不能屈。不患不能伸耳。及稍長。使從善師友。雖居貧子欲延客。則喜而爲之具。

劉母鄒母

劉安世初除諫官。入白母。母曰。諫官天子諍臣。汝父欲爲而弗得。汝今幸得居此。當捐身以報國。若得罪流放。無問

範家集畧

圖廿四

遠近。吾當從汝。故安世在職。累廷爭。或帝盛怒。則執簡卻立。伺怒稍解。復前抗辭。旁觀者皆縮悚汗。咸目爲殿上虎。鄒浩初除諫官。恐貽親憂。固辭母張氏曰。汝能報國。無愧公論。吾何憂及。浩兩請嶺表。母不易志。

張魏公母

張公浚念秦檜欺君誤國。使災異數見。誓出西方。欲力論時事。以悟上意。又念太夫人年高。言之必被禍。恐不能堪。太夫人覺公形瘵。問故。公具言所以。太夫人誦先雍公紹聖初對方正策之詞曰。臣寧言而死於斧鉞。不忍不言而負陛下。至再三。公意始決。

尹和靖母

尹焯嘗應舉發策有誅元祐諸臣議焯不對而出歸告其母。母曰。吾知汝以善養。不知汝以祿養也。

楊東山母

楊誠齋夫人羅氏。年七十餘。每寒月。黎明即起詣廚。躬作粥一釜。遍享奴婢。然後使之服役。子東山啟曰。天寒何自苦如此。夫人曰。奴婢亦人子也。清晨寒冷。須使其腹中畧有大氣。適堪服役耳。東山曰。夫人且勞賤事。何倒行而逆施乎。夫人怒曰。我自樂此。不知寒也。汝爲此言。必不能如我矣。東山守吳。夫人嘗於郡圃種芋。躬紡績以爲衣。時年八十餘矣。東山月俸。分以奉母。夫人忽小疾。旣愈。出所積券曰。此長物也。自吾積此。故意不樂。果疾作。今宜悉以謝。東山集畧

同廿五

賢則吾無事矣。平居首飾止於銀衣。止於紬絹。生四子。三女。悉自乳。曰。饑人之子。以哺吾子。是誠何心哉。誠齋父子視金玉如糞土。誠齋將漕江東。有俸給僅萬緡。留庫中棄之。而歸。東山帥五羊。以俸錢七千緡。代下戶輸租。其家竹椽土階。如田舍翁。三世無增飾。史良叔守廬陵。官滿來訪入其門。升其堂。目之所見。無非可敬可仰。可師可法者。因命畫工圖之而去。

吳母

吳庠妻謝氏。子名賀。賀與賓客言及人之長短。母屏間竊聽之。怒咎賀一百。或謂臧否士之常。忍咎之若是。母曰。愛其女者。必取三復白圭之士妻之。今獨產一子。而出語忌

親。豈可久之道。因涕泣不食。賀由是恐懼謹默。

唐監察母

唐璘事理宗。初擢監察御史臺吏。且至璘惶駭趨避。不肯詣闕。其母曰。人言此官好。汝何憂。璘曰。此官須爲朝廷爭是非。一或拂上意。忤權貴。恐爲大人累。何得無憂。母曰。兒第盡言。求不負天子。吾有而兄在。勿憂也。璘拜謝。乃入受職。首疏論事。即斥宰相。時比之唐介。

元

拜住母

母怯烈氏。年二十二寡居。節操凜然。家教甚肅。初拜住爲太常。年裁二十。吏就第請署字。適在後園閱羣戲。母厲聲

範家集畧

同廿六

呵曰。官事不治。乃閱戲耶。拜住爲引咎。一日入侍宴。英宗強飲之數卮。旣歸。母戒曰。天子試汝量。故強汝。當日益戒懼。無酣於酒。又嘗代祀原廟。歸侍母。母問曰。眞定府官待汝若何。對曰。甚恭。母曰。彼以天子威靈。及汝先世勳德。故非爲汝也。時謂拜住之賢。得之母教云。

姚御史母

姚天福嘗拜御史。其母戒之曰。汝旣爲言官。當罄肝胆報主知。勿以未亾人爲念。倘俾吾追蹤陵母。雖死日猶生年也。時天福亦請於憲府曰。監察言路。有犯無隱。異時卽獲譴。幸不爲老親累。帝聞歎曰。巴兒思母子義烈。當於古人中求之。巴兒思華言不畏強禦。猶虎也。

明

魏夫人

夫人武昌宋氏祭酒觀之母也七歲能誦曲禮內則歸魏雲瑞雲瑞客齊安而卒。遣其子往迎柩。或曰。柩渡江虞有變。必焚骨歸。夫人哭諭之曰。是陷吾母子於大戮也。爾忍以而父爲灰燼耶。而父善人也。神必相之。亟往毋憚。後夫人受里豪侮。泣召三子誨之曰。家不造若曹。宜力學自立。不然而父之世衰矣。日夜勗諸子于學。後俱有成。

陳節婦

節婦吳氏學士繼之母也。夫仕爲濟南經歷卒。遺子繼。稍長。夫人授之孝經語孟詩集傳。日講發其義。年十二。遣從師。道遠則麥粉作餌。納懷。令饑則食之。必毋歸。暮歸課所業。教三女。皆夫。秉志振風節。採摭經傳。著女範數十條。授子婦。俾習爲規世爲廬江名門。

劉太僕夫人

公名寧。汶上人。洪武中。以監生任刑部主事。剛毅廉明。不受私謁。夫人安氏。方櫛髮。有以瓜盛銀餽者。安氏披髮呼僕。拘送于朝。詔賜金幣勞之。公官至太僕少卿。

吳孺人

孺人路氏。尚書吳廷舉之母也。廷舉少孤。及長。督之學。曰。若不思。早自策勵。爾母將何歸耶。廷舉秀而脩。臚啖肉不盡。載不御。華九不樂戲弄。百玩問之。曰。母教則然。於人介

取而多子。他學子間以書遺廷舉。輒怒斥還之。

黃安人

安人者。林尚書俊母也。諸子幼。或冒人。則曰。與村俗何異。或疾走。則曰。何急事。俊生子得奇。夢喜。間以語所知。母聞之。曰。驗未蓋刺躁也。

李宜人

宜人羅進士洪先母也。洪先時多疾。疾然督之學。不少貸其訓。諸子孫及外氏諸幼。必以道義。斬斬不假辭色。

鄭夫人

夫人太保李公鑑配也。生一子。卽爲太保。納側室。側室生子。則抱育之。至有成。所生子吏部主事。繼先欲得母金銀。

範家集畧

閏廿八

爲長孫納婦。不許。後出助妾子繼光婚。或問之曰。繼光無私財。且孫一穉子。卽令祗金履采。後復能苦力詩書哉。主事稍營貲產。母不悅曰。吾常憂吾家福優於德。天將哀以益人。今復求增乎。天寧私李氏耶。聞者歎服之。

李淑人

淑人安陽崔侍郎銑母也。生侍郎時。年三十有六矣。終不以華好衣弄之。夫陞官。延安侍郎少。私以紙易瓜。淑人怒。扑之曰。此通賄漸也。爲官多因妻若子。好貨敗厥名。後侍郎官侍讀。在告出。飲歸。婢於室。淑人早起數之曰。婢可怒。何不待醒。乃酌置爲也。後諸孫衣稍華。必責婦曰。吾中年生一子。尺帛而不敢求。今汝於子。顧曲徇所求乎。夫

貪以成求而遭阻。尚懼而知恥求無弗遂則將何所不爲也。

胡恭人

恭人屠氏御史效才舉人效忠母也。遇二子慈甚。至夫課之學。雖箠撻不爲請。曰愛其子固當如是。比二子各立謂之曰。勿以是自多。但毋墮家聲可矣。平居誦古人嘉言善行。以風厲諸婦女。葛覃桃夭之篇。且反覆推明其義。至淫屠氏之說。終身拒不入。一日有幻尼求見。廛之門曰。婦道不昌。此輩亂之也。

朱孺人

孺人金谿吳侍郎第之母也。夫歲遊滇越。幼幼孺人禮明範家集畧

閩廿九

師教之所與。借必良子弟。朝夕出入容辭必慎。習讀必勤。督勵之嚴。至勝冠不廢。後第爲縣令。孺人率以儉素堅其操。公退問所行。平恕則喜。時刻急戒導諄至。

熊貢士母

母李氏。生三子鼎煥晉諸子甫五歲。母卽自教之。鼎煥治舉業。讀書至鷄號。母坐其側。凜然若嚴師。業成而試。索其文閱之。曰。漢文浮。鼎宜貢矣。已而果然。僞漢兵亂。後遣使徵鼎者。再母曰。敗可立待也。慎毋往。元閩省守臣以書招之。母曰。往固順。然運去恐不可回。及衛國公鄧愈取江西。聘鼎從事。母曰。可矣。江表有眞主可依。其哲如此。

江萊甫妻

妻葉氏。歛人夫沒。立夫兄之次子爲後。撫育盡心。長訓以義方。洪武初詔表其門。

董孝婦

孝婦羅氏。生四子。訓以禮義忠厚。有母道。後生孫教相與合食。毋異爨。令作先祠置祭器。一歸於孝敬。國初台郡饑。富人以麥貸貧者。斗責穀二斗三升。孝婦召諸子謂曰。饑者眾而吾家幸有餘。安忍乘人困。取倍蓰之息乎。必減息爲一鄉率。

陳思禮

母石氏。四明人。生子甫七歲。前夫沒。夙夜勵思禮而漸之學。遇之極嚴。雖大雪沒脛。必使挾冊往從學。不廢也。遇少懈。輒對之泣。曰。汝父爲名儒。惟汝一子。吾忍死鞠汝。欲爾繼父志也。今奈何背之。後思禮以孝謹聞。

範家集畧

閩三十

徐貞婦

貞婦鄭氏。夫思誠爲父卜葬而溺。撫二子。俾從醇儒學。而與勝己者交。非類者絕之。後子謙察行義爲瀧水丞。當之官。會覃恩。受文綺之賜。貞婦喜出白金盤授之。曰。國恩厚。居官宜冰蘗自守。祿不給。第出此用之。慎毋贖貨爲也。

周節婦

節婦趙氏。夫卒。以保孤自矢。求詩書。夜焚松脂。坐子旁。口授之。諸子畏憚。惴恐不敢舉目仰視。及長。遣從賢師友。所友善士相過。則喜爲置酒食。否則憤歎竟日。

劉仲安妻

妻王氏。生子溥。八年而夫沒。督溥學。遣從賢師友。游師友。有益溥者。殫簪珥款致之。不以貧廢禮。卒以有立。

楊孝婦

孝婦方氏。性儉勤。知讀書。嘗鬻田教子不少靳。

王商人妻

妻湯氏。武林人。夫爲商。卒於外。有一子曰驥。湯氏日夕訓督之。俾事賢傳。受春秋。仕爲御史。

徐節婦

節婦汪氏。生子德昇。親取小學論孟。及日記故事。手執文工。而口授之。爲講說其大義。長遣從名師遊。暮歸課其業。

閩三一

範家集畧

間不率。則扃戶痛責之。曰。吾忍死茹荼至今日者。爲汝也。若不成。吾則刀索從而父已矣。德昇感奮。卒有立。既有五孫。誦之如德昇。

吳氏二母

二母者。永興吳筌母林。及大母胡也。夫亡一月。生筌稍長。二母鬻簪珥資筌學。而筌竟知名。

黃別駕母

母孫氏。子文生甫一歲。夫商南陽。別娶後。文成童。母欲教之學。勗其成。力治生。爲文從師。就學。費學成入太學。及文通判充州迎父歸。

吳貫之妻

妻南海鍾氏。遺腹生子。愛之甚然。不以姑惜。子孫小有過。雖老大猶加鞭撻。

傅節婦

節婦章氏。進賢人。夫沒後。子旣長。擇師教之。曰。世業也。且少孤而不自力。何冀乎。

章恭毅母

台州章某聘某氏。未成婚。納妾某氏。有娠。而某得疾且死。某氏請往視。父母謂未成婚不許。某氏堅欲往。某一見卽逝。某氏爲棺斂之。撫妾守喪。妾生子綸。親教讀書。通四書。然後遷就外傳。竟第進士。官至禮部侍郎。綸先欲疏請復立舊太子。恐貽母憂。未果。某氏聞之。謂曰。吾平日教汝何爲。汝能諫死職。雖爲官婢。無恨也。綸遂以疏入。忤旨。謫戍某地。某氏怡然。綸後復官。終養某氏。嘗自爲詩見志。詩曰。誰云妾無夫。猶及見夫方。誰云妾無子。側室生兒與夫似。兒讀書。妾辟纈。空房夜夜聞啼鳥。兒能成名妾不嫁。良人瞑目黃泉下。

範家集畧

閩三一

方淑人

淑人張氏。夫指揮戰死。踰月而舉子恩。長就外傳。母督之甚劬。時時語以父死國。堅苦屬望之意。見稍嬉。輒訶責曰。兒不憶而父乎。何樂而嬉也。後恩得江西都司。淑人訓之曰。兒一旦蒙國恩至此。名位抗藩臬官。諸拜跪受事者。固乃父儕輩也。卽少有瑕類。指摘者。競起矣。已而恩擢參將。

淑人激以報國顯親

俞暉妻

妻楊氏無錫人夫卒。二子長者始五歲稍長親授之書外就傅夜歸篝燈火相對課其讀時時稱說夫音容嗜好及其志行以勗二子使勿忘而二子皆成立。

姚指揮妻

妻朱氏潯人子永思夫卒課之學曰姚宗胃惟汝吾惟汝恃必無墮先人孫應禎亦勗以有成壯襲祖職每俸入必薦而後食誠子孫曰先人之汗馬猶農人之汗血也子孫坐談懼有天殃況侵漁乎病與孫訣曰作人難汝行已澄官惟謙惟信惟廉惟恕始罔愆汝必念之

範家集卷一

四三

樂景文妻

妻歐陽氏泰和人夫卒踰六月生子葵年十二自外氏歸教之親師取友數舉古人蘭室鮑肆香臭俱化之語以爲最而葵卒以立

包侍御母

包蒙泉名節弟子敬名孝俱爲侍御母訓二子絕嚴一日問二郎席間坐何人家人荅曰某甲又問談何事曰適其所有一女子謂可買爲姬也夫人大怒呼二子數之曰某甲者以巧舌誑人者也不親賢人君子而親此輩不譚文史道德而言買姬賤耶吾不忍坐視若敗而家經月不與其子語次子朝夕匍匐跪床頭其兄亦爲涕泣求解必絕

某不與通而後已

楊元珍母 已下未詳何代

泰姚南鄭楊相妻也有四男二女相匹教訓六子動有法矩長子元珍出醉歸十日不見之曰我在爾向如此我匹何以率羣兒元珍叩頭謝過次日仲珍白母請客既至無賢者母怒責之仲珍乃革行交友賢人兄弟爲名士泰姚之教流於三世

王氏

陳安節之妻王氏始嫁歲餘而夫卒遺孤甫月家貧王氏躬操勤苦如男子脩行最謹教子孫有法家漸以饒鄉人敬之呼曰堂前初堂前之婦陳氏也舅姑及時夫之妹尙

範家集卷一

四三

幼堂前教育撫字如己女及笄厚嫁之舅姑及妹求分財堂前盡出室中所有與之無吝色妹得財盡爲夫淫蕩所聲貧不能自存堂前又爲置田宅撫諸甥如己出終無怨語

歐陽氏

歐陽氏宋人適廖忠臣踰年而舅姑死於疫遺一女閨姬纔數月歐陽適生女同乳哺之又數月乳不能給乃以其女分鄰婦乳而自乳閨姬二女長成歐陽於閨姬每倍厚焉女以爲言歐陽曰汝我女小姑祖母之女也且汝有母小姑無母何可相同因泣下女愧悟諸凡讓姑而自取餘忠臣後判清河二女及笄富貴家多求己女歐陽曰小姑

未字吾女何敢先且聘吾女者非以吾愛吾女乎其問諸鄰人卒以富貴家先問娘簪珥衣服器用罄其始嫁裝奩之美者送之送女之具不及也終其身如是問娘每謂人曰吾嫂吾母也歐陽展聞娘哭之至嘔血病歲餘聞其哭者莫不下淚

蘇少娣

蘇少娣姓崔氏蘇兄第五人娶婦者四矣各聽女奴語日有爭言甚者閨牆操刃少娣始嫁姻族皆以爲憂少娣曰木石鳥獸吾無如彼何矣世豈有不可與之人哉入門事四嫂執禮甚恭嫂有缺乏少娣日吾有即以遺之姑有役其嫂者嫂相視不應命少娣日吾後進當勞吾爲之母家

範家集畧

卷三五

有骨肉之饋召諸子姪分與之嫂不食未嘗先食嫂各以怨言告少娣者少娣笑而不甚少娣女奴以妯娌之言來告者少娣皆之尋以告嫂引罪嘗以錦衣抱其嫂小兒適便溺嫂急接之少娣日無遽恐驚兒也丁無惜意歲餘四嫂自相謂日五嬸大賢我等非人矣奈何若大年爲彼所笑乃相與和睦終身無怨語

鄒娣

鄒娣宋人繼母之女也前母兄娶妻荆氏繼母惡之飲食常不給娣私以已食繼之母苦役荆娣必與俱荆有過誤娣不令荆知先引爲已罪母每扑荆則跪而泣日女他日不爲人婦耶有姑若是吾母樂乎奈何令嫂氏父母日感

憂女之眉耶母怒欲笞娣娣日願爲嫂受笞娣寔無罪母徐察之後適爲士人妻舅姑妯娌姊妹知其賢也皆敬重焉娣歸寧抱數月兒嫂置諸床上兒偶墜火爛額母大怒娣日吾臥於嫂室不慎嫂不知也兒竟死荆悲悔不食娣不哭爲好語相慰日嫂作意耶我夜夢凶兒當死不則我將不利強嫂食而後食母後見女之得愛於夫家也竟成慈母娣嘗病嫂爲素食三年娣五子四登進士年九十三而卒

訓女附

曹大家女誡七篇

範家集畧

卷三六

班姬日鄙人愚暗受性不敏蒙先君之餘寵賴母師之典訓年十有四執箕箒於曹氏於今四十餘載矣戰戰兢兢常懼黜辱以增父母羞而今而後乃知免耳男能自謀矣吾不復以爲憂也但傷諸女方當適人而不漸訓誨不聞婦禮懼失容他門取恥宗族間作女誡七章願諸女各寫一通庶有補益裨助汝身去矣其勗勉之卑弱第一古者生女三日臥之床下弄之瓦墀而齋告焉臥之床下明其卑弱主下人也弄之瓦墀明其習勞主執勤也齋告先君明當主繼祭祀也三者苟備而患名稱之不聞黜辱之在身未之見也夫婦第二察今之君子徒知妾婦之不可不御威儀之不可不整故訓其男檢以書傳殊不知夫主之不可不事禮義之不可不存但教男而不教女不亦蔽於

彼此之數乎。敬慎第三。諺云：生男如狼，猶恐其虐；生女如鼠，猶恐其虎。故曰：敬慎之道，婦之大禮也。夫婦之好，終身不離。房室周旋，猶生媒孽。媒孽既生，語言過矣。語言既過，縱恣必作。縱恣既作，則侮夫之心生矣。夫事有曲直，言有是非，直者不能不爭，曲者不能不訟。訟爭既施，則有忿怒之事矣。侮夫不節，譴呵從之，忿怒不止，楚撻從之。夫爲夫婦者，義以和親，恩以好合。楚撻既行，何義之存？譴呵既宣，何恩之有？恩義俱廢，夫婦離矣。婦行第四。女有四行：一曰婦德，二曰婦言，三曰婦容，四曰婦功。夫云婦德，不必才明絕異也；婦言，不必辯口利辭也；婦容，不必顏色美麗也；婦功，不必工巧過人也。幽閒貞靜，行己有恥，是謂婦德。擇詞

絕家集畧

卷三七

而說不道惡語，是謂婦言。盥浣塵穢，服飾鮮潔，是謂婦容。專紡績，不好戲笑，潔酒食以奉賓客，是謂婦功。此四者，女之大要，而不可缺者也。專心第五。禮夫有再娶之義，婦無二適之文。故曰：夫者，天也；天固不可逃，夫固不可離也。女憲曰：得意一人，是謂永畢；失意一人，是謂永訖。由斯言之，夫不可不求其心也。曲從第六。夫物有以恩自離者，亦有以義自破者也。夫雖云愛舅姑，云非此所謂以義自破者也。然則姑云不爾，而是固宜從令；姑云爾，而非猶宜順命。此則所謂曲從矣。故女憲曰：婦如影響焉，不可賞和叔妹。第七。婦人之得意於夫主，由舅姑之愛已也；舅姑之愛已，由叔妹之譽已也。由此言之，我戚否譽毀，一由叔妹知叔

妹之不可失，而不能和之以求親其蔽也哉。

蔡中郎女訓

蔡邕曰：心猶面也是以甚致飾焉。世人咸知飾面，不知脩心。面不飾，愚者謂之醜；心不脩，賢者謂之惡。面醜猶可，心惡尙得謂之人乎？故覽鏡拭面，則思心當潔淨；傳脂則思心當檢點；加粉則思心當明白；澤髮則思心當柔順；用櫛則思心有條理；立髻則思心當端正；攝髮則思心當整肅。

柳仲塗述訓誠

柳開曰：皇考治家孝且嚴，旦望諸婦等拜堂下畢，卽上手低面聽皇考訓誡曰：人家兄弟，無不義者，盡因娶婦入門。異姓相聚，爭長競短，漸漬日聞，偏愛私藏，以致背戾分門，割戶。患若賊仇，皆汝婦人所作。男子剛腸者，幾人能不爲婦言所惑？吾見罕矣。若等寧有是耶？退則惴惴不敢出一語，爲不孝事，開輩抵此賴之，得全其家云。

文皇徐后內訓序

吾幼承父母閨訓，誦詩讀書之暇，職謹女事，蒙先人積善餘慶，夙被妃庭之選。事我孝慈高皇后，朝兢夕惕，恆恐怠緩，以悞朝廷。更懼黜辱，以累父母。此鄙人之劬勞恭奉，夙夜匪懈者。念何切也！高皇后教諸子婦，立法垂訓，昭然耳目。今皇上三十餘年，一遵先志，以行政教。吾思備位中宮，愧德弗似，歎於率下，無以佐皇上內治之美。卽以違高后諄嚴之訓，實非鄙人之初意也。竊觀史傳賢婦貞母，雖稱

夙性亦由教成然古者教必有方男子八歲而入小學女子十歲而聽姆教昔小學無傳朱子多方博採

編輯成書爲小學之教者始有所入獨女教未有全書此何異欲渡罔津成舟失斧也乎蓋後漢有曹大家女誡爲訓恆病其畧雖有所謂女憲女則亦徒有其名耳俯觀今世女教盛行大要撮曲禮內則之言與周召二南詩之小序傳記而爲之者孰如我高皇后教訓立言卓越往昔昭垂萬世吾耳熟而心藏之乃於永樂二年冬備述內庭著爲女訓上以廣高皇立法之苦心下以成宮壺肅清之令範有如所謂養德性者而必以脩身也夫身非脩其何以能克聖何以能成人故莫切於謹言慎行推而至於勤勵

範家集畧

卷三九

警戒而又次之以節儉其曰遷善曰改過皆人之所以獲福而漢慶久長者也之數者乃身之切要而所以取法者則必守我高皇后之教也故繼之以崇聖訓遠而取法於古故次之以景賢範上而至於事父母事君事舅姑奉祭祀又推而至於母儀睦親慈幼逮下而終之於待外戚願以言詞淺陋不足發揚漢旨而其條目亦粗備矣觀者於此不必泥於言而但取其意其於治內之道或有裨萬一云。

沈文端女訓約言

龍江主人序曰余往同東海馮宗伯及今海虞徐比部相纂男訓二十一卷女訓二十卷以明章內外庶幾詳實矣

顧猶念女子不識字卽訓已詳乎其誰爲人人講解者是終有男訓無女訓也余用是乃復採方言俗語可垂法戒者爲女德二十四條女誡八十有四條總名曰女訓約言附列其後以翼訓焉蓋訓舉其詳約引其目每條一事事惟一語可不煩講解而喻也若男訓則無用爲此矣。

女德

柔順端莊第一 孝敬和睦第二 勤儉整潔第三

性格柔順 舉止安詳 持身端正

梳粧典雅 低聲下氣 謹言寡笑已上第一

整潔祭祀 孝順公姑 敬事夫主

和睦妯娌 禮貌親戚 寬容婢妾

範家集畧

卷四十一

教道子女 體悉下人 潔治賓筵已上第二

謹飭門戶 早起晚眠 少使僉用

學製衣服 學做飲食 打掃宅舍

收拾家伙 蠶桑紡織 孳生畜養已上第三

有此女德雖貧賤之家人看得自然貴重雖沒好衣服首飾有好聲名自然華美又攜帶的本家父母與閭族親眷都有光彩似這等也不枉生女一場。

女誡

女人若持身不正縱才能理家與各樣好處都不足觀故今女誡必先把握持身事說在前面而正內諸事與持身有關者緊接上下蓋身正方可事公姑相夫主處家

眾理家事故家人次之家事又次之凡四段
以下持身 莫舉止輕狂

莫妖喬打扮

莫高聲大笑

莫耳軟舌長

莫搬弄是非

女人患在口 莫離間骨肉

莫煩言絮聒

莫巧言狐媚

莫耳邊妻嘶

莫背後唧噥

莫扯村說謊

俗謂說非禮之言爲扯村 莫喜佞悅讒

莫逞牆竊聽

莫偷眼邪視

莫眼空意大

莫口甜心苦

莫嫉人勝己

莫夸己笑人

莫倣效男粧

莫倣行男禮

範家集畧

一

四四一

莫賣弄顏色

莫炫耀服飾

莫惡狠打人

莫惡口罵人

莫無病稱病

有等女人本無病却稱病不離床蓐

莫無憂而憂

有等女人但被人干碍著一些便眼淚汪汪不勝悽慘

莫蓬頭垢面

莫赤胸袒膊

莫顯見褻服

莫露出枕蓆

莫男婦同席

莫男女授受

莫買命算卜

莫聽唱說書

莫隨會講經

莫齋僧飯道

莫修寺建塔

莫打醮挂幡

莫山頂進香

莫廟宇燒香

莫招神下鬼

莫鑿鎖害人

莫看春看燈

莫學彈學唱

莫狎近尼姑

莫招延妓女

莫結拜義親

莫輕見外人

莫來往三婆

師婆媒婆實婆

莫輕赴酒席

莫內言傳外

莫外言傳內

莫倚門看街

莫醉酒失儀

莫忤逆不孝

莫攪家不賢

莫唆挑夫主

莫欺瞞夫主

莫倚慢夫主

莫鈴束夫主

莫溺愛兒女

莫偏向兒女

範家集畧

一

四四二

莫口談夫過

莫埋怨家貧

莫如嫖不和

莫伯叔爭勝

莫嫉妒婢妾

莫凌虐僕從

莫怠慢窮親

莫結怨鄰家

莫貪心無厭

以下處家

莫濫費折福

莫隨有隨盡

莫隨做隨毀

莫輕翦羅段

莫多宰鷄鵝

莫好饒貴買

莫懶惰遲退

莫拋撒物件

莫日晏方起

莫干預外事

莫私放錢債

莫盜轉財物

莫陰厚母家

以上皆虧損女德之事。雖其中小小出入者。皆世俗常態。亦自無妨。然不可不謹也。其餘則蕩禮踰閑矣。夫婦德而蕩禮踰閑。縱生長富貴家。衣服首飾。從頭到尾。都是金珠。都是綾錦。也不免被人嗤笑。玷辱父母。噫。父母生養我一場。我不能與他爭些志氣。增些光彩。反因我玷辱。被人嗤笑。我心何安。仔細思想。

範家集畧終

範家集畧

閩四三



範家集畧六卷

原任工部右侍郎
李友棠家藏本

國朝秦坊撰坊字表行號儼塵無錫人是編分身範
程範文範言範說範閨範自周秦以及明代凡前
賢格言懿行彙爲一帙然頗冗雜如宋太祖誓碑
一事旣以帝王之事雜於臣庶中而不殺柴氏子
孫亦無預於身範也

閑家編八卷

〔清〕王士俊輯

浙江圖書館藏清雍正十二年養拙堂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閑家編八

卷》提要

序

易家人初九爻辭云閑有家悔亡夫閑者有肅然不可踰越之義焉曰悔亡則已亢吉矣无不利矣而其象曰閑有家志未變也是知閑之於事不如閑之於志閑於志之既變不如閑於志之未變極變之所趨千態萬貌更僕握算不能悉數而其未變之初則至靜之老漁無定之鰕音也斯所以取象於初也余是以思所以閑之閑之以言曰有家訓閑之以義曰有家禮閑之以事曰有家政閑之之道備矣復殿之以家壺是又家人利女貞之指也庶幾寡悔矣乎且夫悔者疚其既往之失也讀古而悔焉則

心胸可知矣行禮而悔焉則儀度可知矣處事而悔焉則張弛可知矣至於婦有長舌維厲之階則雖悔何追矣是編區為四類殆屬祛悔之良方歟抑更由初九之爻而推之九三之嗃嗃嘻嘻字皆從口義亦主聲即吾家訓之詳告以言也六四之富家大吉富者家之順也

開家編

序

二

即吾家政之胥協其宜也上九之有孚威如孚者信也威者儀也即吾家禮之各著乃誠各式乃度也六二之无攸遂在中饋即吾家壺之必順以正必柔以嘉也然則是編燦設爻在其中矣夫爻也者倣此者也奚以倣之家人之象曰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言行者倣之

之實而忘之所發耳遠悔之道莫踰於此方余輯書之日荷

天子寵命總督河東恭念

聖人修身齊家萬方從欲以治即家人象辭所謂父父子子兄弟夫婦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又九五之爻君象也以王假有家為吉占是亦堯之

開家編

序

三

九族親睦而平章百姓協和萬邦云爾小臣恭膺節鉞專制兩疆方且教羣吏教百姓而家之子孫先不克教焉其何以對揚

皇麻

歟爰為編櫛舊聞旁參臆見鈎貫聯綴分部就班踰四月功竟鐫板以壽之則又作而歎曰家人象辭之離之交也離

占文明巽占善入後有洛誦之子副墨之孫能以是編為夜行之燭暗室之燈則文明之象乎能如足之忘履腰之忘帶則善入之象乎不然而背吾之教是家人覆卦為睽也睽者隔也隱吾之教是家人伏卦為解也解者散也支離膠輻吾之教是家人互卦為水火未濟也

閑家編

序

四

未濟者男之窮也雖欲免悔何可得哉何可得哉將求元吉而无不利舍是編其何道之從耶時

雍正十二年歲次甲寅六月中浣穀旦

黔南王士俊書

閑家編凡例

一家訓者言也家禮者儀也家政者諸事也家範者婦人之教及古賢婦人之式也此為大綱

一家訓凡析六類家禮凡析八類家政凡析四類家壺凡析六類此為細目

一古人垂教如諸葛武侯訓子非澹泊無以明志非寧靜無以致遠二語本淮南子孫思邈格言瞻欲大而心欲小智欲圓而行欲方二語亦本淮南子可知古人多係述而不作余著閑家編

閑家編

凡例

傳舊聞者什居六七亦此意也

一古人之言不敢剽竊或記姓名於各條之首或著成書於小序之中或互相牽引不止一人者則總誌於卷尾曰通纂其各叅已見者亦附明焉

一家訓如顏之推包孝肅公司馬溫公各種俱已習見習聞久而易忽故是編家訓二卷不復贅述第擇前明諸儒語錄正大切寔者入之至各卷則博稽廣引不拘一代亦見三綱五常亘古

同由所損益可知也

一稱謂先儒如程子朱子稱子韓魏公司馬溫公
仍從俗稱封爵范文正公仍從俗稱諡法文中
子仍稱文中子言者便口觀者便目也餘各倣
此諸儒曰某氏或稱先生

一稱謂同姓古人每冠一家字予則不敢如宋兩
王文正公明王陽明先生及一切王氏卷中所
引入者仍標以姓况余家太原鄆兩派迥不
相牽設曰我家子雲而不知誤揚為楊先蹈不

閑家編

凡例

二

識姓之誦矣

一援古序次以品次為先後不以世次為先後
共計八條

閑家編目錄

家訓 第一卷

正言

切言

警言

家訓 第二卷

箴言

側言

愧言

閑家編

目錄

家禮 第三卷

婚儀

喪儀

家禮 第四卷

祭儀

幼儀

雜儀

常儀

養儀

疾儀

家政 第五卷

諸產

諸人

家政 第六卷

諸務

諸防

家壺 第七卷

女教

閑家編

目錄

婦教

母教

家壺 第八卷

女式

婦式

母式

并附見四條

閑家編家訓序

分正言切言警言箴言惻言愧言

古云以言教者訟若是乎言教無益哉雖然信斯言也凡六經三史諸子百家皆土苴矣皆駢枝矣况家庭之眷屬最親孫子之詒謀宜遠又烏得已於言蓋有所言者皆有所不得已也豈惟我不得已凡古人之有所言者皆有所不得已也遂為舊稗彙編爬梳往訓言之偏者不足以法也於是乎有正言言之庸者不足以入也於是乎有切言言之迂者不足以勸也於是乎有警言言之離者不足以觸也於是乎有箴言言之夷者不足以興也於是乎有惻言言之怨者不足以激也於是乎有愧言正言能無從乎切言能無省乎警言能無惕乎箴言能無佩乎惻言能無感乎愧言能無奮乎正不從切不省警不惕箴不佩惻不感愧不奮是矇瞶耳目癡結心胸所蔽殆深矣言之愈不得已矣乃以述舊為創始以損益為折衷其援引俱係明儒語錄已見凡例遂纂家訓第一而釐以六類焉

閑家編卷之一

黔南王士俊犀川氏輯

家訓正言

正言者詳論其理也。倫類之間莫不有所以然之理。非正言無由明也。閑家之義本於易之家人。家人之象曰。男正位乎外。女正位乎內。男女正天地之大義也。夫位正則得其為家人位。不正則失其為家人位。之必於正。正是言之亦必於正。可知也。家訓有言。烏得不以正為始哉。纂正言。

范氏竹溪十五條

以下十五條俱屬范氏語。或見本集。或難見他書。隨錄拾

而次第之各條做此。

非得天地氣化何以生我。非得天地物力何以養我。非得天地理義何以存我。非得天地庇佑何以保我。力求圖報深恩而不孤負曰。第一着是小心翼翼。唯恐獲罪於天。第二着是為天地培善人。為天地教愚人。為天地養窮人。為天地容橫人。為天地化惡人。

人當蒙養之始。君臣之義即宜講明。若知識既開。不與講明。以後錮蔽日深。便真見得做官一路。祇是貪富貴。保妻子。就畢。乃事求其精白。一心致身君國。何可得哉。今人教子弟。謂孝弟二字。現前切務。忠字姑緩。豈知君臣之義。一生下來便離不得。豈可緩乎。且豈有不忠之臣。而能孝能弟者乎。請觀蜜蜂。螻蛄。皆生而知有君臣之倫。曾是人而不急之乎。

父母為吾一身之天。吾一家之君。故孝為百行之首。從來天地鬼神。都擁護孝子。遠近賢愚。都親敬孝子。即賊盜禽獸。昆蟲草木。亦感孚孝子。人非空桑所生。請試叩心自想。赤子當日在父母前。是何心腸。今日在父母前。是何心腸。要使吾父母身安心安。當用何法。要使人人都會愛親敬親。當用何法。便有一段生機。在在流貫。人可堯舜。世可唐虞矣。

閑家編

卷之一

家訓正言

二

人倫首父子。人道首孝慈。孰是父而不慈。愛其子。乃人子孩提而後。齒漸長。染漸深。或因父母拘之嚴。而怨生。或因父母寵之偏。而驕生。或父母遺之太厚。而蕩生。或父母所授太婁。而恨生。遂緣此不孝。是千古

大變也。必思身何以生。我亦將爲人父母。而望子之孝。以是心一轉念焉。凡怨心。驕心。蕩心。恨心。盡都銷化。則仰可對父母。俯可對此心。無負七尺於天地間矣。

人喜則氣溢。故常呼子。憂則氣反。故常呼親。嗟乎。憂喜者。性情之真。父子者。天性之至。

孝子保親全家之道。當以進諫爲心也。且先意承志。諭父母於道者。其孝大於養極甘脆者矣。和色柔聲。諫父母於善者。其孝大於拜醫求藥者矣。書稱虞舜。

開家編

卷之一

家訓
正言

三

曰。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烝烝。又不格。姦良以此也。然此不惟孝子當行。而實慈父慈母之所當察焉。夫婦意相比也。情相暱也。而至於有別。夫象曰。婦象月日月迭運晝夜。相照爲望。相映爲弦。相避爲朔。相交爲合。璧月止一會。古者月令多忌。欲人謹房閨。遠色慾。其防甚嚴。法天以有別也。故壽命延聰明長。而子嗣廣矣。無別則媒孽蠱惑。天凶隨之。故必相別以相成也。若以不正狎其夫。好色逃其婦。何以云別耶。至于糟糠之婦。富貴遂忘。怨耦曰仇。日常反目。是夫

婦之道。苦君子更宜深戒矣。

兄弟乃一體。而兩分比之手足。誼至重也。概觀人間。成人無兄弟。孩提有兄弟。何也。孩提笑樂遊戲。追隨其情景。逼真而成人之後。則私心起而骨肉間也。壯歲無兄弟。暮年有兄弟。何也。暮年情愴於相見之日。短且近。死之心真。意時露。悔悟還生。而壯歲徒以意氣構也。富貴無兄弟。窮簷有兄弟。何也。富貴家分門戶而居。勢相隔也。譏易入也。窮簷寒臘一爐食。寢同耳苦。出入共勞逸。懽洽最親矣。

開家編

卷之一

家訓
正言

四

某嘗於兄弟聚會之時。從容言曰。兄弟天合者也。夫妻人合者也。今人有兄弟分居。未聞有夫婦分居者。是則踈天合而親人合者也。豈非惑之甚哉。有識君子。何若與兄與弟。相親相愛。以篤吾天合之好乎。況人之死生離合。朝不慮夕。古人言。人活一世。七十稀。且以七十爲期。除幼小無知。及疾病違離外。兄弟齊會同歡。不能以二三十年。况未及七十而死者乎。不可不知也。

象憂亦憂。象喜亦喜。似乎違心。周公之過。不亦宜乎。

似乎誤事。親欲其貴。愛欲其富。似乎不脫俗情。然總是從第一念發來。雜不得第二念。所謂天理人情之至。

詩云。兄弟閱於牆。外禦其侮。此語殊未。然天下豈有閱牆之兄弟。而能禦外侮者哉。凡外侮之隙。無不是閱牆啓之。當知此意。

友而曰交。非交不成其爲友。非信不成其爲交。信則言可踐。非哆口而盟。轉盼而寒。信則行可質。非面對一體。衷隔千里。信則利可共。管鮑之讓也。信則害可

閑家編

卷之一

家訓

五

任羊桃之殉也。信則終身可憑。信則妻子可託。如獻臣篤羅玘。古庵恤柔。禮也是謂心交。而指天畫日。肝腸可捐。膏晷一室。同心誓水。詎不稱信哉。彼落石於阱。萎木於山。坐偃月。計翻雲者。非交也。君子惟信我之方寸耳。

世人情面多肝膽。少卽自號爲肝膽。仍是情面而已。不然則勢利而已。偏黨而已。肝膽在交際之間。噫。此道之存者或寡矣。

鄉里生才。宗族愛之。閭黨敬之。謂其能表正風俗而

增重鄉里也。一庸宦秩。凌傲侵奪。剝人肥已。無所忌憚。鄉里何樂於生此才哉。朝廷養士。科第榮之。爵祿

寵之。欲其能惠澤黎庶。而報禮朝廷也。一登仕籍。恣肆暴虐。害民取財。無所顧惜。朝廷何貴於養此士哉。

師長者。奉以爲矜式者也。我爲師長。必思所以教人之道。我爲弟子。必思所以事人之道。是以古人履可

進。留侯雪可立。游楊財可公。難可赴。羅近溪耕耘可

代。陳白沙灑掃可供。薛思菴顯秩可辭。賀醫閭仕進

可遲。呂涇野三年衰可服。王樞數年墓可廬。子貢總

閑家編

卷之一

家訓

六

之陶鑄之恩。決不可負也。

賀氏陽亨二條

聖賢言家道。如齊家御家。皆肅然不犯之意。嫡汭之嬪虞。必曰刑于二女。文王之太姒。必曰刑于寡妻。齊御刑。總以嚴爲主。治家之道。與其失於寬。寧過於嚴。嚴雖覺防範太過。無寬裕氣象。終則吉。寬乃縱逸放肆。綱紀蕩然矣。故家之將興。父子夫婦。濟濟有禮。肅正之中。自然雍睦。一失治家之節。則寬縱太過。父不父子。不子。夫婦不成夫婦。亂倫敗度。靡所不有。乖爭

凌犯之風反自此起是以君子審所尚也

古人家政貴異不貴同蓋慮夫恩之或狎而倫之或
實也是以父子不同宮兄弟姊妹不同席而坐不同
器而食男女內外不共井不共湔浴不通寢席不通
衣裳不通櫬架不同巾櫛不親授受不通乞假之類
皆防之以禮截然有不容以或苟者易曰家人有嚴
君焉嚴之云者以禮為防者也

范氏竹溪又十七條

酒裏學慎色裏學潔財裏學廉氣裏學忍

閑家編

卷之一

家訓

正言

八七

富以能施為德貧以無求為德貴以下人為德賤以
忘勢為德

富莫富於常知足貴莫貴於能脫俗貧莫貧於無見
識賤莫賤於無骨力

貧不足羞可羞是貧而無志賤不足惡可惡是賤而
無能老不足嘆可嘆是老而虛生死不足悲可悲是
死而無補

自家猶不能快自家意如何要使人盡快我意自家
猶不能知自家心如何要使人盡知我心

天下無難處之事只消得兩箇如之何天下無難處
之人只消得三箇必自反

以愛妻子之心事親則無往不孝以保富貴之心事
君則無往不忠以責人之心責已則寡過以恕已之
心恕人則全交

言行擬之古人則德進功名付之天命則心閒報應
念及子孫則事平受享慮及疾病則用儉

錢從戈戈者爭也固宜取有必爭之勢銀從良良者
止也是何貪無知止之期

閑家編

卷之一

家訓

正言

八八

官行私曲失時悔富不儉用貧時悔藝不少學過時
悔見事不學用時悔醉發狂言醒時悔安不將息病
時悔東萊以六悔告人天與土田而詭稅天與子孫
而隱丁天與勇力而逞暴天與聰明而濟奸天與富
足而專利天與衣冠而害人寧陵以六愆醒世
仁厚刻薄是修短關謙抑盈滿是禍福關勤儉奢情
是貧富關保養縱慾是人鬼關

筭空貯以典籍屋陋潤以琴書腹餒飽以古今貌瘠
肥以精神體病醫以陰德子孫愚智以義方

萬病之毒皆生於濃濃於聲色生虛怯病濃于貨利生貪饕病濃于功業生造作病濃于名譽生矯激病濃于學古生畫葫蘆病濃於學禪生野狐病吾有一味藥解此萬病毒曰澹萬般之樂皆得於澹澹于窮通得浮雲富貴之夷猶澹于取舍得江風山月之受用澹於眼界得天空海濶之襟懷澹于貧困得簞瓢陋巷之恬樂澹於行藏得歸雲倦鳥之舒徐澹于居處得五柳三徑之蕭灑吾有一引子享此萬般澹曰苦

閑家編

卷之一

家訓
正言

八十九

存光明正大之心發光明正大之言爲光明正大之事生則增重於天下沒則流芳于萬世除放僻邪侈之思禁放僻邪侈之言斷放僻邪侈之事生不播惡於天下沒不遺臭於萬世

教子孫守禮法却不可導之退縮迂緩戒子孫貪財貨却不可縱之輕費暴殄

看得聖人遠了聖人却在綱常倫理上用工夫看得聖人近了聖人却在叅天兩地上無虧欠

積金積粟積之數十年未有不散授田授宅授之四

五代未有不移惟殘書幾卷可使子孫誦讀良心一點可爲身後流傳

陳氏幾亭一條

置盆水於靜室未冰也微動之則立凝長河迅流雖寒不涸大通故也故陰凝之患無不繇激而成旣不能江河之大通又不靜以蓄之嗚呼此禍之所以常烈也治家者知之

馮氏少墟二條

問自家要做君子做善人而又要合家做君子做善

閑家編

卷之一

家訓
正言

八十

人不知自家一人安能必得合家余曰學者固不能必得合家都做君子做善人而這一念必不可無有此一念便是善無此一念便是惡故曰夫仁者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又曰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初學之士知以天地萬物爲一體何不能以父母兄弟妻子奴僕爲一體孟子曰孳孳爲善者舜之徒又曰大舜有大焉善與人同是孳孳爲善者爲其與人同者也不爲其所以與人同者而徒曰我爲善我爲善其何以爲舜之徒哉

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是孔子一生的學術。一生的事功。孝者所以事君。弟者所以事長。慈者所以使衆。是曾子一生的學術。一生的事功。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是孟子一生的學術。一生的事功。

黃氏陽亨又二條

養正錄云。養子弟如養芝蘭。既積學以培植之。又積善以滋潤之。又曰。至要無如教子。又曰。廣積不如教子。又曰。士人家切宜勤教子弟。勿令詩書味短。又曰。人家子弟。寧可終歲不讀書。不可一日近小人。

呂氏新吾七條

何是何非。何長何短。但看百忍之圖。不瘡不贅。不癢不聾。自取一朝之忿。捱過底事。莫如蚤行。悔無及之言。何似休說。天下難降伏。難管攝的。古今都做不得來。不謂難事。惟。有降伏管攝自家。難聖賢做工夫。只在這裏。

閑家編

卷之一

家訓

八十一

觀操守在利害時。觀精力在饑疲時。觀度量在喜怒時。觀存養在紛華時。觀鎮定在震驚時。與人較量。只是一箇人。能容一人者。兼一人。能容十人者。兼十人。能容千萬人者。兼千萬人。所貴乎士君子者。正以其能容也。不能容而較之。與所較何異。百姓得所。是人君太平。軍民安業。是人臣太平。五穀豐登。是百姓太平。大小和順。是一家太平。父母無疾。是人子太平。

仙家不分瓦礫銅鐵。都要點成金。釋家不分鳥獸草木。都要證成佛。儒家不分昏懦奸凶。都要化為聖。

閑家編

卷之一

家訓

三

鄒氏南臯一條

聞君子議論。如啜苦茗。森嚴之後。甘芳溢。聞小人諂笑。如嚼糖水。爽美之後。寒澁凝腹。

周氏訥溪一條

人每日必思行幾件。有利益於人的事。日日如是。久則天理心熟。起心動念。都是天理矣。出一言。必思莫傷人否。行一事。必思莫傷人否。一念差了。便恐懼不敢。必思速改。不可放過。當作功課做。夜則思之。每日。

行得三四件不可。懽喜未能行得。必思補足。

呂氏涇野二條

天下之血脉。皆吾乾父坤母之血脉也。昔予與一太守作序文。有曰。一人有數子女焉。有醜者。有暗者。有跛者。爲醜者多。備裝奩。爲暗者使學算。爲跛者使學藝。各得其所。能如此愛子女之心。以愛天下之民。則天下之血脉通矣。何萬物之不得其所乎。此始可謂爲孝子。爲仁人矣。易曰。體仁足以長人。程子以手足痿痺爲不仁。其知此乎。

閑家編

卷之一

家訓
正言

三

如今學者。把富貴說是人爵。不肯說他不知。君子非不欲富貴。但不溺於富貴耳。若非富貴。何以遂其博施濟衆之心。好色好貨好樂。孟子且說與民同之。於王何有。論禹稷。則曰。思天下有溺者。由已溺之也。天下有饑者。由已饑之也。是以如是其急也。可見聖賢之爲仁。亦不外於富貴宮室飲食男女而得之也。

耿氏天臺二條

自外物言。無論聲名富貴。卽四肢百骸。亦軀殼耳。何物是我。於此信得及。世味淡然矣。自性分言。無論父

子昆弟。卽天地萬物。皆吾一體。何物非我。於此信得及。心體廓然矣。

吾人真真切切爲已。雖僕厮隸胥皆有可取處。皆有長益。我處若放下自己。只求別人。不特世之所謂賢人君子有所指摘。雖古來諸大聖賢其形迹亦多可疑處。

呂氏新吾又三條

示兒說曰。問吉凶於卜筮者。惑也。善則吉。不善則凶。詔事鬼神者。褻也。善則福。不善則禍。求人之譽。怨人之毀者。勞也。善則譽。不善則毀。雖然。此理也。此古聖

閑家編

卷之一

家訓
正言

四

人教人大畧之說也。至其自爲。則不然。善者皆凶。而君子不敢避善。以趨吉。善者皆禍。而君子不敢忘善。以徼福。善者皆毀。而君子不敢違善。以要譽。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義婦順。家人和。姻族睦。不傷人。不害物。安常處順。以求無負於民彝。如斯而已矣。其吉也。福也。譽也。君子之爲善。自若也。反是。君子之爲善。亦自若也。吾爲所當爲。如饑之食。渴之飲耳。吾不爲所不爲。如饑不食。董渴不飲。鴟耳。吉凶禍福毀譽。聽其

自來也於我何與焉。

人之善難言也不擇善者每失之或曰忘其貴賤同其尊卑忍耻包羞納侮受欺善乎曰非也此老莊也。不然是以寬為阱也君子臨下以莊體統以辨爾汝不受使人無犯是故有寬為惡而嚴為善者此類是也。或曰勿擇是非莫問賢愚慈悲憐愛樂施好子善乎曰非也此墨氏也。不然是以恩為市也君子推恩有序由親及疎不惜有罪不忍無辜是故有殺不為暴而赦不為仁者此類是也。或曰正色直言切責愚

閑家編

卷之一

家訓

五

悖盡我寔心忘人怨懟善乎曰非也此嚴師之道也。不然是以直賈禍也君子較其厚薄觀人審己和平獎勸以遠耻辱是故有薄責於人為是而攻人之惡為非者此類是也。兒輩亦有為善之心矣余懼其昧於是非過不及之間也作此以示之。

傳家兩字曰讀與耕興家兩字曰儉與勤安家兩字曰讓與忍防家兩字曰盜與奸。亡家兩字曰淫與暴。休存猜忌之心休聽離間之語休作生分之事休專公共之利喫緊在各求盡分切要在潛消未形子孫

不患少而患不才產業不患貧而患喜張門戶不患衰而患無志交遊不患寡而患從邪不肖子孫眼底無幾句詩書胸中無一段道理神昏如醉體僻如癱意縱如狂行卑如丐敗祖宗成業辱父母家聲是人也鄉黨為之羞妻子為之泣豈可入吾祠葬吾塋乎

呂氏諫石四條

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孝弟忠恕無兩事春秋孔子之刑書也孝經孔子之教書也皆天子之事也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孝經成而

閑家編

卷之一

家訓

六

上下無怨天下和平通於神明光於四海極切近極廣大

士君子立身要自定根脚中立不倚百折不回若占風望氣東奔西走踏兩家船或寄一家籬下不知雨罷庭空酒闌客散作何生活

示兒書云做人要立決烈志奮剛大氣存中正心養靈明性調和平情出典則言行光明事積博厚德成悠遠業方做得箇人

人家盛衰只看後來人如何後來人賢不肖未必是

天生定亦在人學不學爾學則檢束身心存養德性處事接人自循道理不肯忽畧一起心動念便恐不合於天便恐不合於人便恐得罪於鬼神寧過於厚不肯流於薄如此等人心地光明行事平易處富貴可長保福祿處貧賤可免耻辱卽此便是盛也若不學之人但知利己不顧損人人我相忒分明卽父子兄弟夫婦間也隔藩籬分爾我廣大心胸自割狹小更何地方容人更何地方受福如此等人處富貴多歎怨處貧賤不免苦惱卽此便是衰也人皆謂盛衰

閑家編

卷之一

家訓
正言



天數若如此看盛衰却是人自取也故曰禍福無不自已求之者古之智者有言曰知微君子必不肯蹈禍患之域將見益之盛不待天損而自損之榮之極不待天辱而自辱之何謂自損檢察已過自責自克不敢貳過不敢文過不敢憚改是也何謂自辱割己之所愛與人共之舍己之所欲與衆同之食甘自菲衣甘自惡處甘自下是也能自損則日益能自辱則日榮盛衰豈不由人自取哉吾嘗自思前人勤儉辛苦淡薄積福與我後人享受忠厚謙謹積德與我後

人受報若我後人享盡福受盡報則我之後人無所受我報矣可懼可省一身喫著有限喫些粗的著些粗的將就用些却何不可若分些與人且不論人感德只此心亦何等快樂又何可刻薄取人以自肥饒也自心凡事不惱怒享和平之福自然人悅神佑百祿來同我平日少此一著自亦覺得無福但一念心好鬼神憫之汝不可不以爲戒讀書莫懶惰莫與不學好的人同處與君子交坐談莫說閒話莫說人家長短莫發人隱事家中須內外謹嚴

閑家編

卷之一

家訓
正言



陳氏仲醇訂正世範一條

人言居家久和者本於能忍然知忍而不知處忍之道其失尤多蓋忍或有藏蓄之意人之犯我藏蓄而不發不過一再而已積之既久其發也如洪流之決不可遏矣不若隨而解之不置胸次曰此其不思爾曰此其無知爾曰此其失悞爾曰此其所見者小爾曰此其利害寧幾何不使之入於吾心雖曰犯我者十數亦不至形於言而見於色然後見忍之功效爲甚大此所謂善處忍者

羅氏近溪一條

人問先生云。吾人在世。不免身家爲累。所以難於爲學。曰。却倒說了。不知吾人只因以學爲難。所以累於身家。爾卽如纔歌三十六宮都是春。夫天道必有陰陽。人世必有順逆。今日三十六宮都是春。則天道可化陰而爲純陽矣。夫天道可化陰而爲陽。人世獨不可化逆而爲順耶。此非不近人情。有所勉強於其間也。吾人只能專力於己。則精神自然出拔。物類自然感通。一家之內。雍雍肅肅。太和元氣。流動充滿。海非

閑家編

卷之一

家訓

正言

以家累不學。實以不學累家也。

右正言一類分纂明儒格言及明儒所纂前代語各條

切言

切言者。實指其情與事也。情有當制。事有當遵。當戒。蓋內外交。悉之學焉。夫泛泛而圖之。則或逐末而忘本。或舍近而圖遠。家庭之間。鮮不盪矣。是亦爲父兄者。游談無根之過也。纂切言。

王氏家訓一條

凡爲子孫計者。當戒以忿怒致爭。忿怒致爭。其初甚微。其禍甚大。語曰。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此之謂也。性猶火也。力發之初。滅之甚易。旣炎則焚。山燬原不可撲滅。若人屢相凌逼。當理遣之。避避之。

閑家編

卷之一

家訓

切言

鄒氏南阜二條

怒字奴心。非正心。怒最不可有。怒則傷肝。肝屬木。木屬仁。怒則傷於仁。養德養壽。俱宜戒之。

七情惟怒爲難制。人當盛怒時。若說要以理排遣。便降伏不下。只怒時且不要驟發。略存想。一想事體輕重。如何後來。下落如何。暴戾之氣。卽未必銷豁。亦或稍退回。此便是工夫處。

呂氏新吾二條

予嘗怒一卒欲重治之召之入不至減於怒之半又久而後至詬之而止因此笑曰是怒也始發而中節耶中減而中節耶終止而中節耶惟聖人之怒初發時便恰好終始只是一個念頭不變

七情中少了欲怒二字不妨事如以爲不善可怒耶已有惡字矣如以爲善可欲耶已有愛字矣二字剛惡柔奸豈可留在腔子裡目不容一塵齒不容一芥非我固有也如何靈臺內許多荆棘却自容得

鄒氏南皋又一條

閑家編

卷之一

家訓

三

不曰福善禍惡而曰福善禍淫何也蓋理欲判人禽之關淫爲欲之首卽爲惡之首中其病莠有淺深故得其惡報有大小或身有惡疾或家有醜風或世有汚名又且明遭顯禍幽遭神譴想來數般都無美趣何苦不拔足而陷溺其中甚哉色之禍人也不火而能然也不水而能溺也不刃而能殺也甚哉色之禍人也

胡氏廬山十一條

凡子弟職分當爲者必敬敏安意而爲之母以屈下

卑賤爲耻聞淵明鑑與用其子與門人子路之負米子貢之埋狗而樊須雖少能用命也蓋古者禮教素明人心皆恭敬和順但知循禮爲樂不循禮爲不樂後世小學之教不明子弟從幼已習成驕情雖職分當爲者亦儼然自肆而不爲此箇病根不去則教將安施善將安入百非衆咎皆從此中生橫渠先生已極言其害朱子於小學近思錄已俱載之矣

凡視必以禮母視邪色毋窺人之隱密母視人之私書母上於面而微母下於帶而憂母傾而姦母流動

閑家編

卷之一

家訓

三

邪恥回轉四顧爲睚眦伺之態

夫目與心最相關目之逐物最爲害德最爲難防故四勿以視爲先視之得失不惟心之邪正係於此而敬傲亦係於此苟於此或忽則所謂開目便錯了切戒切戒橫渠先生又拳拳欲人下其視以柔其心其心柔則其聽言自然敬且信此又後生輩之所當知

凡聽必以禮母側聽母聽淫聲與長者語必肅恭以聽

與人並坐不可聽人私語凡人家母竊聽內人之言

凡容貌必端莊凝重整齊嚴肅母傾邪放縱母偷惰倨傲母急遽麤厲母易易易軟輕喜輕怒輕訾輕笑輕信輕疑平居之容舒遲而溫和會講之容齊遽而端莊

按夫子嘗言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唐人有云士之致遠先器識而後文藝呂榮公又言後生少年須要理會氣象氣象好時百事是當不惟君

閑家編

卷之一

家訓



子小人於此焉分亦貴賤壽夭之所由定也故容止辭令之間誠後生輩之不可忽人能於此等處事事能以禮自克而不徇其意之所安則不惟可以固束筋骸而威儀可法亦所以寧靜志慮養成德器修勵學業而享有遐福也否則非惟承載道理不住亦豈是享福壽之器耶後生戒之

凡食必以禮有時有節相推相讓母耻惡食母爭較多少美惡揀擇去取母急於求飽如放飯搏飯揚飯之類是也母因味美而貪食如恣口掠食固獲重祿

流歌嘖炙之類是也母犯人之厭惡如飲而流殘食而刺齒魚肉已歷口者復反於器致人穢之不食之類是也母賤主人之食如讓食而唾投與狗骨之類是也母得聞飲食之聲如齧骨吃食之類是也有不可不飽者如專席請召與尊者賢者賜之類是也有不能飽者如臨喪如見殘疾餓殍可哀矜之類是也夫飲食人之大欲古人於此等處必致謙養廉無一毫不以禮自節乃克已工夫至要切者也否則其不至於養小失大者幾希戒之戒之

閑家編

卷之一

家訓



凡對飲須是同類不可與非其人而飲凡飲須是人家中設筵不可入酒肆而飲酒以合歡飲非其類不飲引爵不善者有之酒肆喧嘩不君子所宜入哉凡喪未除及臨人家吊哭不可飲凡遇天變震怒及凶荒時歲不可恣飲酒是歡樂忘哀之物居喪及凶荒時歲正當恐懼修省之時豈宜恣飲也凡侍尊長不宜恣飲恐失儀不敬也凡臨大事不宜恣飲恐也尤宜早起晏眠不可當晝而寢夜寢必後長者長者

不命則不敢寢。既寢則勿言。勿語。斬截邪思。妄念。以齊其心。勿伏。勿尸。收斂手足。以肅其躬。則心安神定。而夜氣自清矣。

馮氏少墟十六條

戒士文云。一母自恃文學。違誤父兄指教。

一母妄自尊大。侮慢宗黨親朋。

一母在稠衆中。高談闊論。旁若無人。

一母假以送課。徧謁官長。以希進取。

一母爭強好勝。擅遞呈詞。

閑家編 卷之一 家訓

一母借人書籍。不還。及致損污。

一母到入書房。窺看私書簿籍。及稱誇文房器具。

一母見人貧賤。姍笑凌辱。見人富貴。嘆羨詆毀。

一母看笑資戲文。諸凡無益之書。

一母撰造詞曲雜劇。及歌謠對聯。譏評時事。傾陷同袍。

袍

一母替人撰造揭帖詞狀。及私約書札。

一母輕易品評前輩著作。及學問淺深。行事得失。

一母彼此約分。飲酒遊樂。

一母唱詞作戲。博奕清譚。

一母閒遊浪走。及更深夜靜。方才到家。

一母哄人。詈人。併議論人家私事。

以上十六款。皆余髫年所聞於長老先生者。故不憚諄諄言之。宜慎聽毋忽。

來氏瞿唐二條

人能改過。聞道及早。爲貴。然已經踳踖。縱四十已後。未爲晚也。張橫渠少年。談兵喜獵。李延平少年。豪勇。夜醉馳馬數里而歸。及後聞道。少年之事。亦何言哉。

閑家編 卷之一 家訓

聖人教人。不會教人。生出七八歲之時。就無過許。人改過。故不遠復者。卽曰元吉。

讀書有法。要讀得自在。不覺勞苦。每日當有課程。看

每日何時口當講誦。口方覺勞苦矣。卽轉而於手。手

書寫方覺勞苦矣。卽轉而於腳。或出看田園。或赴會

所。或應賓客。朋友。又如家貧。子路負米。曾子耕作。梁

山歌是也。脚移方覺倦怠。則于書房中。瞑目靜坐。心

主乎息。息依乎心。澄此心。於不識不知之天。令其皞

皞如也。既靜坐之久。又出而經行。或臨水邊。或坐山

麓或就松風或移竹影復轉而用功乎心或作新文或改舊句使五體五官轉相効勞今日如是明日亦如是而一切聲利得失聽乎其天置之度外而不問不使其填塞此物于我之胸中則此心寬舒自在優游厭飫雖讀書猶不讀書心與理相爲洽決自不覺其日進而月長矣此雖舉業當如是要之正學功夫亦不外此也康節云心不過一寸兩手何拘拘身不過數尺兩足何區區何人不飲酒何人不讀書奈何天地間自在獨堯夫

閑家編

卷之一

家訓

馬氏少墟又三條

世之論善惡禍福報應皆歸之佛氏此大不然積善之家必有余慶積不善之家必有余殃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惠迪吉從逆凶非吾儒之言耶羿善射稟盪舟皆不得其死然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又指其人以實之矣至于史傳所載尤爲彰明較著蓋善惡禍福報應昭昭不爽此自是天地間實理實事原非渺冥故曰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夫曰誠者言實有此理實有此事也

栽培傾覆正是體物不遺處此所以中庸鬼神章後卽言報應大德受命天地何心鬼神何心人亦何心只是一理之自然感召耳而或者朝修德而夕望報一或不應輒以爲天地間無善惡報應之事不知因爲報而修德又是僞又不是誠如何能感格天地故曰居易以俟命必居易以俟命而無一毫望報之心才謂之誠才謂之德才能受命大德必受命是論其理居易以俟命是論其心且如禹稷躬稼而在禹既以身報矣稷至十六傳而子孫始有天下稷卽大德難道以其身強與造化爭只得居易以俟可見君子居易以俟命正是道理合當如此

閑家編

卷之一

家訓

馬氏少墟又三條

語云一念而善景星慶雲一念而惡妖氛厲鬼余亦云一言而善景星慶雲一言而惡妖氛厲鬼古詩云忠孝傳家國詩書教子孫廣行方便事陰德滿乾坤余亦云忠孝傳家國詩書教子孫廣開方便口陰德滿乾坤言出於我一毫無所費而能使陰德滿乾坤人亦何憚而不爲耶可見人不惟不當妄語且當善言德行

王氏守溪一條

古人諱忌拘甚。父名晉。子不得舉進士。父名忠。子不肯受中奉大夫。父名臯。子不得於主司高錯下。及第此何理也。夫父名溫。客不敢云溫酒。猶云直犯其諱耳。父名石。身不敢復履石。猶云觸目傲心耳。若嫌諱。何至于不應試。不拜官乎。不諱嫌名。二名不偏諱。詩書不諱臨文。不諱禮固已明著之矣。

唐氏一庵一條

一富人競直涉世多致怨。前輩與之語曰。我知汝心。

開家編

卷之一

家訓
切言

堯

無他。但以富人處今之時。須屈抑一分。乃為平理。如取諸人者。以百計。當以得九十為平。與諸人者。以百計。當以舍一百一十為平。如此。則人皆親附。得其九以入吾用之之資。棄其一以定吾得之地。有其地而得順。聯其情而入安。况既以貨財雄長一鄉。亦當以貨財覆庇一鄉。此則其交以道。又其接不可不以禮。假之顏色。溫我語言。體其艱苦。這是不費之惠。尤其可為也。其人悅而不繹。果數以事累。

來氏瞿唐又一條

劉元城先生自遷謫時。以父母惟其疾之憂。遂絕欲。自絕欲三十年來。氣血意思。只如少年。終日接士友劇談。雖夜不寐。翌朝精神如故。每日觀書。未嘗晝寢。歲時家廟跪拜。七十有二。未嘗廢闕。心嘗前知。

薛氏德溫二條

世之廉者有三。有見理明而不妄取者。有尚名節而不苟取者。有畏法律。保祿位。而不敢取者。見理明而不妄取。無所為而然上。也。尚名節而不苟取。狷介之士。其次也。畏法律。保祿位。而不敢取。則勉強而然。斯

開家編

卷之一

家訓
切言

辛

又為次也。貪而不廉。民斯為下矣。

或曰。人有慢已者。何以處之。曰。使已有可慢之事。則彼得矣。已無可慢之事。則彼失矣。失得在彼。已何與焉。此先儒之論。重書以為警。

顧氏涇陽一條

示兒帖云。凡為父兄的。莫不愛其子弟。凡愛其子弟的。莫不顧其讀書進取。目今府縣考童生。汝弟方病。癆度未能赴。且年尚幼。正何須着急。汝則長矣。往年又曾經考過來。而今豈能不重以得失為念。然吾終

始不欲以汝姓名一聞于主者。非忽然於汝也。汝質
儘可望進步。吾又非棄汝而不屑也。吾自有說耳。何
以言之。就義上看。男兒七尺之軀。頂天立地。如何向
人開口道箇求字。孟子齊人一章。便是這箇字。的
行狀。至今讀之。尚爲汗顏。不可作等閑認也。就命上
看。人生窮通利鈍。卽墮地一刻。都已定下。如何增損
得些子。眼前熙熙攘攘。赴童生試的。那箇不要做秀
才。赴秀才試的。那箇不要做舉人。赴舉人試的。那箇
不要做進士。到底有箇數在。若是貴的。可以勢求。富

開家編

卷之一

家訓

五

的可以力求。那不會求的。便沒有分造化。亦炎涼矣。
就我分上看。我本薄劣。無尺寸之長。賴天之佑。祖父
之庇。幸博一第。再仕再不效。猶然暖衣飽食。安享太
平。在昔大聖大賢。往往厄窮以老。甚而有囚有竄。流
離顛沛。不能自存者。我何人斯。不啻過分矣。更爲干
進。卽是無厭也。就汝分上看。但在汝自家志向。何如。
若肯刻苦讀書。到得功夫透徹。連舉人進士也。自不
難。何有於一秀才。若又肯尋向上去。要做箇人。卽如
吳康齋胡敬齋兩先生。只是箇布衣。都成了大儒。至

今說起兩先生。誰不敬慕。連舉人進士也。無用處。何
有於一秀才。汝試於此繹而思之。余具忽然於汝也。
耶。抑愛汝以德也。耶。余其棄汝而不屑也。耶。抑王汝
而進遠且大也。耶。此意本欲待汝自悟。恐汝究竟不
察。謬生疑沮。不得不分明道破。汝能識得省多少。閒
心腸。省多少。閒氣力。省多少。閒悲喜。便是一生真受
用也。記之記之。無令吾言爲伯魯之簡。

耿氏天臺一條

今補博士弟子員者。類命之曰士。柄文使者。歲校而
開家編

卷之一

家訓

五

等之列。高等者。志伸氣揚。不則索然而頽。大凡然也。
不知柄文者。所等等。其藝耳。非等其人也。士固自有
等。春陵夫子嘗等之矣。曰。性焉安焉。之謂聖人。之上
也。曰。執焉復焉。之謂賢。亦上也。士誠慕而希之。何者。
爲要。惟是蚤夜循省。不肯齷齪自安於卑污下流。乃
得入等。故曰。有耻則可教。卽吾夫子品士。直以行已
有耻者。列高等。耻之於人大矣哉。顧今之士。不耻其
所可耻。而耻其所不當耻者。溺於習久矣。由辨之不
早也。念此耻字。爲士人一綫生脉。特爲幼輩始入學

者發之

陳氏仲醇訂正世範十三條

骨肉之失歡有本於至微而終至不可解者止由失歡之後各自負氣不肯先下氣耳朝夕羣居不能無相失相失之後有一人能先下氣與之話言則彼此耐復遂如平時矣宜切思之

興盛之家長幼多和協蓋所求皆遂無所爭也破蕩之家妻孥未嘗有過而家長每多責罵者衣食不給觸事不諧積忿無所發惟可施於妻孥之前而已妻

則家編

卷之一

家訓

言

孥能知此則尤當奉承

高年之人作事有如嬰孺喜得錢財微利享受飲食果實小惠喜與孩童玩狎爲子弟者能知此而順適其意則盡其歡矣

人之有子多於嬰孺之時愛忘其醜恣其所求恣其所爲無故叫號不知禁止而以罪保母凌轢同輩不知戒約而以咎他人或言其不然則曰小未可責日漸月漬養成其惡此父母曲愛之過也及其年齒漸長愛心漸疎微有疵失遂成憎怒撫其小疵以爲大

惡如遇親故粧飾巧辭歷歷陳數斷然以大不孝之名加之而其子實無他罪此父母妄憎之過也愛憎之私父母自爽其衡故子幼必待以嚴子壯無薄其愛

人之兄弟不和而至於破家者或由於父母憎愛之偏衣服飲食言語動靜必厚于所愛而薄于所憎見愛者意氣日橫見憎者心不能平積久之後遂成深讐所謂愛之適所以害之也苟父母均其所愛兄弟自相和睦可以兩全豈不甚善

則家編

卷之一

家訓

言

父母見諸子中有獨貧者往往念之常加憐恤飲食衣服之分或有所偏私子之富者或有所獻則轉以與之此乃父母均一之心而子之富者或以爲怨此殆未之思也若使我貧父母必移此心於我矣

同母之子而長者或爲父母所憎幼者或爲父母所愛此理殆不可曉竊嘗細思其由蓋人生一二歲舉動笑語自得人憐雖他人猶愛之况父母乎纔三四歲至五六歲恣性啼號多端乖劣或損動器用冒犯危險凡舉動言語皆人之所惡又多癡頑不受訓戒

故雖父母亦深惡之。方其長者可惡之時。正值幼者可愛之日。父母移其愛長者之心。而更愛幼者。其憎愛之心。從此而分。遂成迤邐。最幼者當可惡之時。下無可愛之者。父母愛無所移。遂終愛之。其勢或如此。爲人子者。當知父母愛之所在。長者宜少讓。幼者宜自抑。爲父母者。又須覺悟。稍稍回轉。不可任意而行。使長者懷怨。而幼者縱欲。以致破家也。

父母於長子。多不之愛。而祖父母於長孫。極其愛。此理亦不可曉。豈亦由愛少子而遷及之耶。則爲孫者。又可以思矣。

閑家編

卷之一

家訓
切言

妻

祖父年高。怠於營幹者。多將財產均給子孫。若祖父出於公心。初無偏曲。子孫各能戮力。不事游蕩。則均給之後。既無爭訟。必至興隆。若祖父緣有過房之子。緣有前母後母之子。緣有子亡而不愛其孫。又有雖是一等子孫。自有憎愛。凡衣食財物所及。必有厚薄。致令子孫力求均給。其祖父又於其中。暗有輕重。安得起他日爭端。若祖父緣其子孫內有不肖之人。慮其侵害他房。不得已而均給者。止可逐時均給財

穀。不可均給田產。若均給田產。彼以爲已分所有。必邀求尊長立契典賣。典賣既盡。窺覷他房。從而婪取。必至興訟。使賢子賢孫。被其擾害。同于破蕩。不可不慮。大抵人之子孫。或十數人。皆能守已。其中有一不肖。則十數人均受其害。至于破家者。有之。國家法令百端。終不能禁祖父智謀百端。終不能防。欲保延家祚者。鑒他家之已往。思我家之未來。可不修德熟慮。以爲長久之計耶。

老成之人。言有迂濶。而更事爲多。後生雖天資聰明。

閑家編

卷之一

家訓
切言

妻

而見識終有不及。後生例以老成爲迂濶。凡其身試見效之言。欲以訓後生者。後生厭聽而毀詆者。多矣。及後生年齒漸長。歷事漸多方。悟老成之言。可以佩服。然已在險阻艱難之後矣。聖賢猶不能無過。况人非聖賢。安得每事盡善。人有過失。非其父兄。孰肯誨責。非其契愛。孰肯諫論。泛然相識。不過背後竊議之耳。君子惟恐有過。密訪人之有言。求謝而思改。小人聞人之有言。則好爲強辯。至絕往來。或起爭訟者有矣。

人有出言至善。而或有議之者。人有舉事至當。而或有非之者。蓋衆心難一。衆口難齊。如此君子之出言舉事。苟揆之吾心。稽之古訓。詢之賢者。於理無礙。則紛紛之言。皆不足卹。亦不必辯。自古聖賢。當代宰輔。一時守令。皆不能免。况居鄉曲。同爲編氓。尤其所無畏。或輕議已。亦何怪焉。大抵指是爲非。必妬忌之人。及素有讐怨者。此曹何足以定公論。正當勿卹勿辯也。

居鄉及在旅。不可輕受人之恩。方吾未達之時。受人

閑家編

卷之一

家訓

美

之恩。常在吾懷。每見其人。常懷敬畏。而其人亦以有恩在我。常有德色。及吾榮達之後。過報則有所不及。不報則爲虧義。故雖一飯一繻。亦不可輕受。前輩見人仕宦而廣求知已。戒之曰。受恩多則難。以立朝。宜詳味此。

歐陽氏南野三條

王文正公有傲弟。不可馴。一日公歸自外。適其弟盡碎酒缸於庭。洒流滿地。公攝衣循無酒處。徐步而入。竟不復言。韓忠獻公與歐曾諸公同在政府。每議事。

二公至厲聲相攻。不可解。公一切不問。俟其氣定。徐以一言可否之。二公皆服。事亦無不濟。此最可爲處昆弟鄉族之道。若嘵嘵揭揭。辨已之是。折人之非。所謂以善服人。人未有能服者。然非真實流溢於孝友恭讓之念。則客氣妄動。倉卒自主。張不得克治。有素日消月磨。則習與性成矣。然其發端。則順父母尤爲切要。和妻子。翕昆弟。睦鄉族。舉斯心加諸彼而已。

府縣及鄉士夫。一切慶問之禮。皆不可廢。此非以爲媚。府縣吾父母官也。鄉士夫吾斯文骨肉也。于此不

閑家編

卷之一

家訓

美

用其情。惡乎用其情。但近世欲以此爲干求之資。故不事干求者。遂并其禮而廢之。夫我不加禮於人。往往不自覺。人不加禮於我。我心若之何哉。此強恕而行之道也。更要精實。不可一毫虛飾。凡怪人怨人。防人慢人之意。一毫不可萌之於心。他人過失醜惡。一切不可形之於口。卽此便是天下歸仁氣象。

豈惟官爲然。雖吏卒亦不可忽之。鄉里士夫朋友。以愛憎爲毀譽。雖非所當計。而待之亦不可草草。大抵不簡一人。尚不能必人之不簡我。不怪一人。尚不能

必人之不怪我。孟子云：反求諸身而天下歸之。君子雖不期天下之歸而反身之功不可緩。然天下歸之亦君子之所喜者。吾願從事於此而未能也。

高氏景逸二條

古語云：世間第一好事莫如救難。憐貧人若不遭天禍，舍施能費幾文，故濟人不在大費已財，但以方便存心，殘羹剩飯亦可救人之飢，敝衣敗絮亦可救人之寒。酒筵省得一二品，少置衣服一二套，省去長物一二件，切切爲貧人算計，存些贏餘以濟人急難，去閑家編

卷之一

家訓切言

堯

無用可成大用，積小惠可成大德，此爲善中一大功課也。

少殺生命最可養心，最可惜福。一般皮肉一般痛苦，物但不能言耳，不知其刀俎之間何等苦惱，我却以日用口腹人事應酬，略不爲彼思量，豈復有仁心乎？供客無多餽品，兼用素菜切切爲生命算計，稍可省者便省之。省殺一命于吾心有無限安處，積此仁心慈念自有無限妙處，此又爲善中一大功課也。

右切言一類分纂明儒格言及明儒所纂前代語

各條

閑家編

卷之一

家訓切言

堯

警言

警言者。竦告以是非利害也。夫人。心多弛。弛者。不可以不束。人力多怠。怠者。不可以不翼。是豈婉詞。能喻異語。能入哉。雖激焉。不得以爲甚也。雖危焉。不得以爲亢也。如釋氏之鳴鐘。如適人之振鐸。入耳者。必怵然於表。頽然於面。其庶有所懲乎。纂警言。

薛氏德溫一條

戒子書云。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倫理而已。何謂倫。

閑家編

卷之一

家訓

聖

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五者之倫序是也。何謂理。卽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五者之天理是也。於倫理明而且盡。始得稱爲人。之名。苟倫理一失。雖具人之形。其實與禽獸何異哉。蓋禽獸所知者。不過渴飲饑食。雌雄牝牡之欲而已。其于倫理則蠢然無知也。故其於飲食雌雄牝牡之欲。旣足。則飛鳴躑躅。羣遊旅宿。一無所爲。若人但知飲食男女之欲。而不能盡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之倫理。卽暖衣飽食。終日嬉戲遊蕩。與禽獸無別矣。

聖賢憂人之陷於禽獸也如此。其得位者。則修道立

教。使天下後世之人。皆盡此倫理。其不得位者。則著

書垂訓。亦欲使天下後世之人。皆盡此倫理。是則聖

賢窮達雖異。而君師萬世之心。則一而已。汝曹旣得

天地之理氣。凝合父祖之一氣。流傳生而爲人矣。其

可不思。所以盡其人道乎。欲盡人道。必當于聖賢修

道之教。垂世之典。若小學若四書若六經之類。誦讀

之講貫之思索之。體認之。反求諸日用人倫之間。聖

賢所謂父子當親。吾則於父子求。所以盡其親。聖賢

所謂君臣當義。吾則於君臣求。所以盡其義。聖賢所

謂夫婦有別。吾則於夫婦思。所以有其別。聖賢所謂

長幼有序。吾則於長幼思。所以有其序。聖賢所謂朋

友有信。吾則於朋友思。所以有其信。於此五者。無一

而不致其精微曲折之詳。則日用身心。自不外乎倫

理。庶幾稱其人之名。得免流於禽獸之域矣。其或飽

暖終日。無所用心。縱其耳目口鼻之欲。肆其四體百

骸之安耽嗜。於非禮之聲色臭味。淪溺於非禮之私

欲。寧安身。雖有人之形。行賣禽獸之行。仰貽天地凝

閑家編

卷之一

家訓

聖

形賦理之羞俯爲父母流傳一氣之玷將何以自立於世哉汝曹其深儆之竭其心力以全倫理乃吾之志望也

王氏陽明一條

先生客座私祝云但願溫恭直諒之友來此講學論道示以孝友謙和之行德業相勸過失相規以教訓我子弟使無陷於非僻不願狂躁情慢之徒來此博奕飲酒長傲飾非導以驕奢淫蕩之事誘以貪財賈貨之謀冥頑無恥扇惑鼓動以益我子弟之不肖嗚呼由前之說是謂良士由後之說是謂凶人我子弟苟遠良士而近凶人是謂逆子戒之戒之

閑家編

卷之一

家訓

三

呂氏新吾十條

暮夜無知此四字百惡之總根也人之罪莫大於欺欺者利其無知也大姦大盜皆此無知之念充之天下大惡只有二種欺無知不畏有知欺無知還是有所忌憚心此是誠僞關不畏有知是箇無所忌憚心此是死生關猶知有畏良心尚未死也士君子之偶聚也不言身心性命則言天下國家不

言物理人情則言風俗世道不規目前過失則問平生德業傍花隨柳之間吟風弄月之際都無鄙俗嫚嫚之談謂此心不可一時流于邪僻此身不可一日令之偷惰也若一相逢不棄狎便是亂講此與僕隸下人何異只多了這衣冠耳

凡礫在道過者皆弗見也裹之以紙人必拾之矣什襲而積之人必盜之矣故藏之人思亡之掩之人思檢之圍之人思窺之障之人思望之惟光明者不令人疑故君子置其身於光天化日之下醜好在我我無飾也愛憎在人我無與也故作扭捏態與倚門獻笑者何異

閑家編

卷之一

家訓

四

學者讀書只替前人解說全不向自己身上照一照譬之小郎替負貨努盡筋力覓得幾文錢更不知此中是何細軟珍重

吾友楊道淵嘗自嘆恨以爲學者讀書當赴試失意時便奮發日到家却要如何及奮發數日或倦怠或應酬則曰且歇下一時明日再做且却二字循環過了一生余深味其言士君子進德修業皆爲且却二

字所牽縛白首竟成浩嘆果能一旦奮發有爲鼓剝
不倦除却進德是斃而後已工夫其餘事業不過五
年七年無不成之理然而成者千百無一何也志之
不立而爲之不勇也故三達德以勇爲手足不着這
箇字智仁都行不得而終成癡癩之人矣

今之爲舉子文者遇爲學題目每以知行作比試思
知箇甚麼行箇甚麼遇爲政題目每以教養作比試
問做官養了那箇教了那箇若資口舌浮談以自致
其身以要國家寵利此與誑騙何異吾輩宜惕然省
矣

關家編

卷之一

家訓

聖

士大夫居鄉無論大有裨益只不違禁出息倚勢侵
凌受賄囑托討占夫役無此四惡也還算一分人或
曰家計蕭條安得不治生曰治生有道如此而後治
生無勢可藉者死乎或曰親族有事安得不伸理曰
官自有法有訟必藉請謁無力可通者死乎士大夫
無窮餓而死之理安用窮廉喪恥若是

與上大夫言閨閣如也朱註云閨閣和悅而諍也只
一諍字十分扶持世道近世見上大夫少不了和悅

只欠一諍字少了聖人一邊便入妾婦之道

柳下惠坐懷此事之必無者也夫禮重于死生男女
有別此千古之隄防別嫌明微此千聖之律令當昏
夜時值獨處室即吾女吾姊妹亦不當念其寒而坐
之懷彼女子何人也情分何親也夜即寒未必至死
惠肯冒天下之大嫌而恤一不必死之女乎且女也
迫于寒夜而冒嫌以坐人之懷且昧禮犯義即死有
不足恤者惠亦何爲破男女之人防而恤之乎夫惠
也惟不坐懷坐懷必不亂即夜夜坐懷夜夜必不亂

關家編

卷之一

家訓

聖

不直當時信之千古亦信之何也惠有素人信其素
故也自非惠也而坐懷未必不亂即不亂其誰信何
者使室而有一人在其側也苟不卒丁縱欲敗度者
必不肯亂苟室無一人則言不亂者非懷人則坐懷
人也此二人之言詎足信乎是故心迹之間不可不
慎也與其信心而略迹不若潔迹以明心即使天下
後世信我之必不亂也亦不可令女子坐吾懷凡事
不可爲訓者聖人所必不爲也此人禽之界尤微也
曾謂介若惠也而爲之乎男女之義當以魯男子閉

戶爲正萬不得已則以顏叔子秉燭爲法

娶妻而不慰饑寒痛癢名爲有室鰥夫養子而不修丘壠丞嘗不如出家僧道

范氏竹溪一條

人生而稟靈天地肖形父母住世一日做一日好人必不枉生宇宙豈其不流芳而顧遺臭令後人笑罵耶不負此男兒鬚眉乎除非人類不可化誨倘具人體穿人衣喫人飯誰不願做天地間好人也幼而父兄教之壯而師友成之老而禮義維之今日能爲好

陶家編

卷之一

家訓

聖

人異日必爲好官故曰能爲天下第一等人如做天下第一品官

崔氏後渠一條

千林之木不足以勝雙斧萬金之子不足以當坐費

蔡氏虛齋四條

聖賢雖無心占便宜終則盡天下便宜事都歸聖人做了彼凡計較目前便宜者究竟都不得便宜矣豈但不得便宜却是大喫虧的
有道德者必不多言有信義者必不多言有才謀者

必不多言惟見夫細人狂人佞人乃多言爾夫未有多言而不妄者也

天地所以長久者以其氣運於內而不洩耳故仁者靜而壽天下事斷非浮躁者所能完也浮躁亦是不壽之徵

天下未有無根之木無源之水未有無祖宗父母之人人身不能頃刻而離乎祖宗父母人心不可頃刻而忘乎祖宗父母心而忘乎祖宗父母是木之斷其根水之絕其源者也縱不旦夕死滅亦禽獸中之頑

家編

卷之一

家訓

聖

以者矣天下未忘祖宗父母而能趨生路者也未

賀氏陽亨一條

知子莫如父當年少時觀其讀書之利鈍行事之醇疵即可覘終身之賢不肖也使其賢耶他日自能成立何必勞心勞力積財以遺之而損賢者之志耶使其不肖耶他日必至敗壞又何必勞心勞力積財以遺之而益不肖之過耶世乃有明見其子之不肖猶挾兔狡而規利鼠竊以貽謀殊不知一傳而傾覆有

不待父之瞋目而家貲已敗而屬之他人矣

來氏瞿唐二條

惟德動天善不可不修於身惟天眷德善不可不傳於後今人雖有愛子孫之心而不知愛子孫之道但惟以私利愛之而已而不知私利之愛乃趨火赴淵之籌覆宗絕嗣之計也前人明見此理故常訓於家曰修身豈止一身謀要爲兒孫後代留此保愛子孫之切心也

閑家編

卷之一

家訓

完

以時非天災則人禍也天災如水火之類人禍則盜賊訟獄之類是也皆所以敗財也古人如麥舟之濟皆是散我之財但周人之急救人之難名爲義舉乃歡喜錢也若水火與訟獄不惟散之無名亦且去之悽慘散財雖同其所以散之則異矣故理當散財處則當自反曰此吾財當散也莫似俗人惡求十貫易善化一文難

曹氏真子一條

觀音廟記云或有問於余曰觀音救苦有諸曰有之

然救其可救者耳救難有諸曰有之亦救其可救者耳有人於此敦孝克弟循理守義不幸而罹於苦難

神將急救之抑或舉動雖愆出於失悞不係有心苦難及焉神亦救之亦或顯有罪過似在弗宥悔心未民尚可更新苦難之遭神亦救之神明好生衆生可憫用是拯濟倘有良心斷滅其從邪枉逞暴戾爲得計懷謫詐而罔人怙慝不悛省改無日天網昭昭賞善罰惡有常理焉斯人之苦天苦之也斯人之患天忌之也觀音固慈不與天左烏得而救諸吁嗟強家

閑家編

卷之一

家訓

幸

劉氏念臺三條

天之所以與我者甚美且富如子弟承父兄基業既有良田廣宅又有百物器皿又有珍奇玩好又有詩書禮樂無所不備於此而不能守成至於一一蕩盡身受饑寒豈不辜負先人爲不肖之甚乎人生具有仁義禮智之性一似好家當總或泯沒了一端却又

有一端。如有時不見惻隱之心。便須有羞惡之心。有時不見辭讓之心。便須有是非之心。四者更隱。遂見一見則全體皆見。終無由入禽獸一途。去似上天。而彌扶持安全較之祖父蔭佑尤爲百倍於此。而不能反身承受。必欲一一戕賊而後已。雖天亦無如何者。哀哉。

堯如天如神。真是迥隻千古爲生知安行第一人。舜學知之至者也。禹困知之至者也。大舜一生只認得己。是庸人故執中之傳。開口說人心惟危。舜真自

閑家編

卷之一

家訓

聖

道也。故一生只是舍己從人。好問好察。開見若決所。以浸假登高造極。自庸人做到聖地位。大禹只是克艱。口口說苦說艱。其一生得力在勤儉二字。所謂勤將補拙。儉以補過。云爾。終被他做了聖人。禹治水是極大事功。只是行所無事而已。乃知禹之聰明一毫無用處。此是他大智處。卽是舜之稱大智處。後來顏子善學舜。曾子善學禹。噫。顏氏之子。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似曾子者。斯可矣。

舜處人倫。未免有參商。皆天理人情之不得不然者。

做舜極難。不合有不是處。號泣二語。是真實語也。予嘗斷焚廩浚井。爲必無之事。只鬱陶思君一語。相傳是實錄。由此推之。可見當時兄弟依舊存大體在。但象語是僞。舜語是真。此是分聖狂處也。當時父母與弟都坐在庸人局內。其父母與弟見得事已如此。我原無不是處。舜見得事已如此。我必行不是處。纔認無不是處。愈流愈下。終成凡夫。纔認有不是處。愈達愈上。便是聖人。要之起腳處。只是一些子。及瞽瞍允

閑家編

卷之一

家訓

聖

范氏竹溪一條

誦詩讀書士之生理也。春耕秋穫農之生理也。居肆成事工之生理也。貿易經營商之生理也。不獨四民各有生理。卽傭菜卒伍吏役婦女各有當盡之事。卽是各人生理。各安生理。則身有專業。人無軼志。天下自見太平矣。生對死而言。若不安生。道則尋死。死道矣。理對亂而言。若不安理。路則走亂。路矣。豈可哉。天下人果能安分守理。就是風動世界。協和景象矣。

楊氏桶山二條

涇野呂先生過某府太守侍坐太守子讀書樓上聲徹於樓下太守命止之曰當微誦恐傷氣既又促左右以時進食曰勿令饑又戒之曰當爲掖之恐或蹉跌先生謂太守曰公之愛子可謂至矣願推此心以愛百姓可也遇順德府太守餞於門外餞所近府養濟院先生以饌食一卓令二吏送院中謂太守曰以公佳饌與無告共之願公體我此心以惠恤鰥寡可也訥溪周子述以告予予爲嘆息者久之

可置一甌奠食碗置之未安之處此心不已必欲既

開家編

卷之一

家訓

三

然後已將一個身心不會置之安穩之地如個無稍工之舟漂蕩於風波之上東風來則西去西風來則東去必至傾覆而後已是何道理則是置此身心不如置此甌之敬慎也

海氏剛峯一條

嚴師教云嘗讀至論謂尊崇正學在君師紹明絕學在宗師至發蒙後學而提督之又有教師職焉此歐陽永叔祖韓昌黎之嚴謹而宗風之者師固足重也若人能攻我之病我又能受人之攻非義友耶故尼

父以善爲芝蘭臧孫以惡爲藥石君子能降師親友則霧掃空澄纖毫不苟浩然之氣塞乎蒼冥果何至是得力於師友者良多也夫人外無師友之益而欲所行之協於道亦難瑞爲此懼一旦召神立臆子下誨之曰瑞女知女之得生於天地之間者乎有此生必求無忝此生而後可無忝者聖人我師也一一放而行之非今所競躋巍科陟臚仕之謂也女今亦小寓於其間矣入府縣而得錢易易焉宮室妻妾無寧一動其心於此乎昔有所撻今或爲憫憫者一易之

開家編

卷之一

家訓

三

可則帛世界無能屹中流之砥乎將言者而不能行抑行則愧影寢則愧衾徒對人口語以自雄乎質昆囊而有媚心焉無能以義自亢乎參之衣狐貉而有恥心焉忘我之爲重乎或疚中而氣餒焉不能長江大河若浩然而莫禦矣乎小有得則矜能在人而忌前有利達不能無競心乎諱已之疾凡百所事不免於私已乎窮天地亘古今而不顧者終亦不然乎夫人非無賄之患而無令德之難於此有一焉下虧而影上辱而先矣天以完節付女而女不能以全體將

之亦奚顧以立於天地之間耶。俯首索氣縱其一舉而終立於卿相之列。天下爲之奔趨焉。無足齒也。嗚呼。瑞有一於此。不如死。三復斯言。凜若嚴師。丁寧夏楚之督爾上。紛如直友。箴規呬詈之諍爾旁。

陳氏仲醇訂正世範十五條

人之孝行。根於誠篤。雖繁文末節不至。亦可以動天地。感鬼神。嘗見世人有事親不務誠篤。乃以聲音笑貌。繆爲恭敬者。其不爲天地鬼神所誅。則幸矣。况望其世世篤孝而門戶昌隆者乎。苟能知此。則自此而遠效驗孰多。

閑家編

卷之一

家訓

家訓

凡人之家有子弟。及婦女。好傳遞言語。則雖聖賢同居。亦不能不爭。且人之作事。不能皆是。不能皆合他人之意。寧免其背後評議。背後之言。人不傳遞。則彼不聞知。寧有忿爭。惟此言彼聞。則積成怨恨。况兩遞其言。又從而增易之。兩家之怨。至於牢不可解。惟高明之人。有言不聽。則此輩不能離間其所親。同居之人。或自往來。須揚聲曳履。使人知之。不可默

造慮其適議及我。則彼此愧慚。進退不可。若好伏於幽暗之處。以伺人之言。話此生事。與爭之人。所謂如鬼如蜮也。豈可久與同居。然人之居處。亦不可謂僻地。無人而輒譏議人。慮或有聞之者。俗謂牆壁有耳。又曰。日不可說人。夜不可說鬼。

子弟有愚繆貪污者。自不可使之仕宦。古人謂治獄多陰德。子孫當有興者。謂利人而人不知所自。則得多福。今其愚繆。必以獄訟事。悉委胥輩。改易事情。庇惡。善豈不與陰德相反。古人又謂我多陰謀。道家所謂害人而人不知所自。則得禍。今其貪污。必與胥輩同謀。貨鬻公事。以曲爲直。人受其冤。無所告訴。豈不謂之陰謀士大夫。試歷數鄉曲三十年前。官族今能自存者。僅有幾家。皆前事所致也。有遠識者。必信此言。

閑家編

卷之一

家訓

家訓

同居父子兄弟。善惡賢否。相半若頑狠刻薄。不惜家業之人。先死。則其家興盛。未易量也。若慈善長厚。勤謹之人。先死。則其家不可救矣。諺云。莫言家未成。成家子未生。莫言家未破。破家子未大。亦此意也。

起家之人見所作事無不如意。以爲智術巧妙如此。不知其命分偶然。志氣洋洋。貪取圖得。又自以爲獨能久遠。不可破壞。豈不爲造物者所竊笑。蓋其破壞之人。或已生於其家。曰子。曰孫。朝夕環列於其側者。皆他日爲父祖破壞生事之人。恨其父祖。目不及見耳。前輩有建第宅。宴工匠於東廡。曰此宅宅之人。宴子弟於西廡。曰此賣宅之人。後果如其言。近世士大夫有言。目所可見者。謾爾經營。目所不及見者。不須言之。謀慮此有識君子。知非人力所及其胸中寬泰。

閑家編

卷之一 家訓

義

其蔽迷之人如何。

起家之人易於增進成立者。蓋服食器用。及吉凶百費。規模淺狹。尚循其舊。故日入之數多。於日出。此所以常有餘。富家之子易於傾覆破蕩者。蓋服食器用。及吉凶百費。規模廣大。尚循其舊。又分其財產。立數門戶。則費用增倍於前日。子弟有能省用。速謀損節。猶慮不及。況有不之悟者。何以支持。大凡貴人之家。尤難於保成。方其致位通顯。雖在閒冷。其俸給亦厚。其賜遺亦多。其使令之人滿前。皆州郡廩給。其服食

器用。雖極於華侈。而其費不出於家財。逮其身後。無前日之俸給。賜遺。使令之人。其日用百費。非出家財。不可。况又析一家爲數家。而用度仍舊。豈不至於破蕩。此亦勢使之然。爲子弟者。不加量節。乃立轉於溝壑之道也。

士大夫之子弟。苟無世祿可守。無常產可依。而欲爲仰事俯育之計。莫如爲儒。具才質之美。能習進士業者。上可以取科第。致富貴。次可以開門教授。以受束脩之奉。其不能習進士業者。上可以事書札。代履簡

閑家編

卷之一 家訓

義

之役。次可以習點讀。爲童蒙之師。如不能爲儒。則醫卜農圃。商賈技術。凡可以養生而不至於辱先者。皆可爲也。子弟之流蕩。至於爲乞丐盜竊。此最辱先之甚。然世之不能爲儒者。乃不肯爲醫卜農圃。商賈技術等事。而甘心爲乞丐盜竊。深可誅也。凡強顏于貴人之前。而求其所謂應酬。折腰於富人之前。而托名於假貸遊食於寺觀。而人指爲穿雲子。皆乞丐之流也。居官而掩蔽衆目。盜財入己。居鄉而欺凌愚弱。奪其所有。私販官中所禁茶鹽酒酤之屬。皆竊盜之流。

也。世人有爲之而不自愧者何哉。

膺高年享富貴之人。必須少壯之時。嘗盡艱難。受盡辛苦。不曾有自少壯享富貴。安逸至老者。故早年登科。及早年受奏補之人。必於中年齟齬。不如意。中年齟齬。不如意。却於暮年。方得榮達。或仕宦而齟齬。必其生事窮薄。憂饑寒慮婚嫁。有所困鬱。而然。若早年官達。不歷艱難辛苦。及承父祖生事之厚。更無不如意者。又多不獲高壽。蓋造物乘除之理。類多如此。其間亦有始終享富貴者。乃是有大福之人。亦千萬人。

閑家編

卷之一

家訓

堯

中間一有之。非可常也。今人往往機心巧謀。皆欲不受辛苦。即享富貴至終身。蓋不知此理。而又非理計。較欲其子孫自少小安然享大富貴。尤其蔽惑也。終於人力不能勝。天徒爲蒼蒼者笑耳。

富貴自有定分。造物者既設爲一定之分。又設爲不測之機。而使天下之人。朝夕奔趨。老死而不覺。不如是則人生天地間。全然無事。而造化之術窮矣。然奔趨而得者。不過一二奔趨而不得者。蓋千萬人。世人終以一二者之故。至於勞心費力。老死無成者。多矣。

不知他人奔趨而得。亦其定分中所有。若分中所有。雖不奔趨。遲以歲月。亦終必得。故世有高見遠識。超出造化機關之外。任其自去自來者。其胸中平夷。無憂喜。無怨尤。所謂奔趨及相傾之事。未嘗萌於意間。則亦何爭之有。前輩謂死生貧富。生來注定。君子應得爲君子。小人枉了爲小人。此言甚切。人自不知耳。

人生世間。自有知識以來。卽有憂患。不如意事。小兒叫號。皆其意有不平。自幼至少。至壯至老。如意之事。

閑家編

卷之一

家訓

卒

希少。不如意之事。常多。雖大富貴之人。天下之所仰羨。以爲神仙。而其不如意處。各自有之。與貧賤人無異。特其所憂慮之事。異爾。故謂之缺陷。世界以人生世間。無足心滿意者。能達此理。而順受之。則可少安。凡人謀事。雖日用至微者。亦須齟齬而難成。或幾成而敗。既敗而復成。然後其成也。永久平寧。無復後患。若偶然易成。後必有不如意者。造物微機。不可測度。如此靜思之。則見此理。可以寬懷。

人之德性。出於天資者。各有所偏。君子知其有所偏。

故以其所習爲而補之則爲全德之人。常人不自知其偏以其所偏而直情徑行故多失。書言九德所謂寬柔恩亂擾直簡剛強者天資也。所謂栗立恭敬毅溫廉塞義者習爲也。此聖賢之所以爲聖賢也。後世有以性急而佩韋性緩而佩弦者亦近此類。雖然已之所謂偏者苦不自覺須詢之他人乃知不然流爲小人之歸矣。

人之性行雖有所短必有所長與人交游若常見其短而不見其長則一日不可同處。若常念其長而不見其短雖終身與之交游可也。

開家編

卷之一

家訓

李

子怨父貧弟攘兄富妻妾視豐儉爲悲懼奴僕視盛衰爲勤惰祖宗富貴自詩書中來子孫享富貴則賤詩書家業自勤儉中來子孫得家業則忘勤儉此所以多衰門也。

晁氏文元二條

非理外至當如逢虎卽時而避勿恃格虎之勇非理內起當如探湯卽時而止勿縱染指之欲。君子不迫人於險當人危急之時操縱在我寬一分

則彼受一分之惠若扼之不已烏窮則攫獸窮則搏反噬之禍將不可救而在我先傷矣。

高氏景逸二條

家訓云士大夫居間得財之醜不減於室女踰牆從人之羞流俗滔滔恬不爲怪者只是不曾立志要作人若要作人自知男女失節總是一般。

題文昌帝君像云詩稱張仲孝友者卽神也今且列星於天司命於世世人冀昌其後者必嚴事神夫神孝友者也其所福必孝友者也然則孝友者善其身

開家編

卷之一

家訓

李

且以昌其後人人之嚴事其父兄當知所以嚴事神斯乃爲能事神者矣。

陶氏石簣三條

人家父子兄弟夫婦之間不相和叶決無興盛之理就令偶致富貴亦有何樂譬如荆棘林中雖繁華異卉爛焉滿目終無可着腳處也。

諺云若要小兒安長帶三分饑與寒士君子亦須帶得幾分饑寒然後骨堅神緊內可以鍊性真外可以經世務若向肥甘輒滑中覆却悠悠忽忽便斷送一

生矣。

世間事宜。長令可加。如飯蔬糲。可加而膏粱。至膏粱而莫加矣。衣布素。可加而錦綺。至錦綺而莫加矣。貧賤而富貴。富貴而奢華。皆自處莫加之地。吾懼損之日至也。

右警言一類。分纂明儒格言及明儒所纂前代語各條。

閑家編

卷之一

家訓

一

閑家編卷之二

黔南王

家訓箴言

箴言者。若銘若誥。可歌可詠也。夫六經之中。惟易與詩為有韻之言。然易之繇辭。猝難心解。而詩之諷諭。感人易入。是集也。猶詩教也。可以書諸紳。可以揭諸座。觸目警心。言之不足。而長言之。長言之不足。而嗟歎之。詩可以興。是或一道也。纂箴言。

閑家編

卷之二

家訓

一

范氏竹溪述蘇氏東坡箴一條

每憶宋儒蘇東坡貧富歌曰。一要貧。學燒銀。二要貧。孝空門。三要貧。訟公庭。四要貧。好移墳。五要貧。置龍人。六要貧。賠女門。七要貧。好宅新。八要貧。酒賭頻。九要貧。宴貴賓。十要貧。好賽神。一可富。孝親族。二可富。少奴僕。三可富。省追逐。四可富。效勤苦。五可富。不高屋。六可富。長忍辱。七可富。儉衣服。八可富。養六畜。九可富。多糞土。十可富。沒名目。真一字一擊節也。

李氏見羅述陸氏象山箴一條

陸象山每五日輒令家人搖鐸周呼曰聽聽聽人生萬事須依命富貴窮通非偶然壽夭生死安排定聽聽聽又呼曰聽聽聽人生萬事休推命聖賢豪傑在人爲孝子忠臣本天性聽聽聽此家家所宜醒聾振聵也

方氏正學五倫箴五首

君臣

吁嗟率土濱俱屬王之臣君尊有如天誰非戴天

開家編

卷之二

箴言

二

君親有如父誰敢忘嚴親所以古大聖以此冠五倫

父子

子孝寬父心斯言誠爲確不患父不慈子賢親自樂

父母天地心大小無厚薄大舜日夔夔瞽瞍亦允若

夫婦

夫以義爲良婦以順爲令和樂正祥來乖戾災禍應舉案必齊眉如賓互相敬牝鷄一晨鳴三綱何繇正

兄弟

兄須愛其弟弟必恭其兄勿以纖毫利傷此骨肉情

朋友

周公賦棠棣田氏感紫荆連枝復同氣婦言慎勿聽

損友敬而遠益友宜相親所交在賢德豈論富與貧君子淡如水歲久情愈真小人口如蜜轉眼是讎人

又家人箴十五首

正倫

人有常倫而汝不循斯爲匪人天使之然而汝舍旃斯爲悖天天乎汝棄人乎汝異曷不思耶天以汝爲人而忍自絕爲禽獸之歸耶

開家編

卷之二

箴言

三

念先

身爲乎生祖考之遺汝哺汝歆祖考之資此而可忘孰不可爲尚嚴夙夜式敬且時

謹禮

縱肆怠忽人喜其佚孰知佚者禍所自出率禮無愆人苦其難孰知難者所以爲安嗟時之人惟佚之務尊卑無節上下失度謂禮爲僞謂敬難行悖理越倫卒取禍刑遜讓之性天實錫汝汝手汝足能俯興拜跪曷爲自賊恣傲不恭人或不汝誅天寧汝容彼有

邑與民無禮猶敗矧予眇微奚恃弗戒繇道在已豈誠難耶敬茲天秩以保室家

務學

無學之人謂學爲可後苟爲不學流爲禽獸吾之所受上帝之衷學以明之與天地通堯舜之仁顏孟之智聖賢盛德學焉則至夫學可以爲聖賢侔天地而不學不免於禽獸同歸烏可不擇所之乎噫

篤行

位不若人愧耻以求行不合道恬不加修汝德之涼

閑家編

卷之二

家訓
箴言

四

僥倖高位祗爲賤辱疇汝之貴孝弟乎家義讓乎鄉使汝無位誰不汝臧古人之學修已而已未至聖賢終身不止是以其道碩大光明化行邦國萬世作程汝曷弗效易自滿足無以過人人寧汝服及今尚少不勇於爲迨其將老雖悔何追

自省

言恒患不能信行恒患不能善學恒患不能正慮恒患不能遠改過患不能勇臨事患不能辨制義患乎巽懦御人患乎剛褊汝之所患豈特此耶夫焉可以

不勉

絕私

厚已薄人固爲自私厚人薄己亦匪其宜大公之道物我同視循道而行安有彼此親而宜惡愛之爲偏疏而有善我何惡焉愛惡無他一裁以義加以絲毫則爲人僞天之恒理各有當然孰能無私忘已順天

崇畏

有所畏者其家必齊無所畏者必怠而睽嚴厥父兄相率以聽小大祗肅靡敢驕橫於道爲順順足致和

閑家編

卷之二

家訓
箴言

五

始若難能其美實多人各自賢縱私殖利不一其心禍敗立至君子崇畏畏心畏天畏已有過畏人之言所畏者多故卒安肆小人不終履憂畏汝今奚擇以保其身無謂無傷陷於小人

懲忿

人言相忤遽愠以怒汝之怒人彼寧不惡惡能興禍怒實招之當忿之發宜忍以思彼言誠當雖忤爲益忤我何傷適見其直言而不當乃彼之狂狂而能容我道之光君子之怒審乎義理不深責人以厚處已

故無怨惡。身名不墜。輕忿易忤。小人之爲。人之所慕。實。在。君。子。考。其。所。辭。君。子。鮮。矣。言。出。乎。汝。烏。可。自。爲。以。道。制。欲。毋。縱。汝。私。

戒情

惟古之人。既爲聖賢。猶不敢息。嗟。今之人。安於卑陋。自以爲德。舒舒其學。肆肆其行。日月邁矣。將何成名。昔有未至人。閱汝少壯。不自強。忽其既毫。於戲。汝乎。進乎止乎。天貴望汝。云何而忍。無聞以沒齒乎。

審聽

開家編

卷之二

家訓
箴言

六

聽言之法。平心易氣。既究其詳。當察其意。善也。吾從。否也。舍之。勿輕於信。勿逆於疑。近習小夫。閨閣嬖女。爲護爲伎。類不足取。不幸聽之。爲患實深。宜力拒絕。杜其邪心。世之昏庸。多惑乎此。人告以善。反謂非是。家室之亡。匪天伊人。尚審爾聽。以正厥身。

謹習

引卑趨高。歲月劬勞。習乎汙下。不日而化。惟重惟默。守身之則。惟詐惟佻。致患之招。嗟嗟小子。以患爲美。僞媚傾邪。矯飾誕詭。告以禮義。謂人已欺。安於不善。

莫覺其非。彼之不善。爲徒孔多。懼其化汝。不慎如何。

擇術

古之爲家者。汲汲於禮義。禮義可求而得。守之無不利也。今之爲家者。汲汲於財利。財利求未必得。而有之不足恃也。舍可得而不求。求其不足恃者。而以不得爲憂。咄嗟乎。若人。吾於汝也。奚尤。

慮遠

無先已私。而後天下之慮。無重外物。而忘天爵之貴。無以耳目之娛。而爲腹心之慮。無苟一時之安。而招

開家編

卷之二

家訓
箴言

七

終身之累。難撿而易縱者。情也。難完而易毀者。名也。貧賤而不可無者。志節之貞也。富貴而不可有者。意氣之盈也。

慎言

義所當出。默也爲失。非所宜言。言也爲愆。愆失奚自。不學所致。二者孰得。寧過於默。聖於鄉黨。言若不能。作法萬年。世守爲經。多言違道。適貽身害。不忍須臾。爲禍爲敗。莫大之惡。一語可成。小忿不思。罪如邱陵。造怨興戎。招尤速咎。孰爲之端。鮮不自口。是以吉人。

必寡其辭。捷給便佞。鄙夫之爲。汝今欲言。先質乎理。於理或乖。慎弗啓齒。當言則發。無縱誕詭。匪善曷陳。匪義曷謀。善言取辱。則非汝羞。

王氏心齋述范魯公詩十二條

子弟座右銘。宜將宋范魯公戒子弟詩書之。其畧曰。戒爾學立身。莫若先孝弟。怡怡奉親長。不敢生驕易。戰戰復兢兢。造次必於是。戒爾學干祿。莫若勤道藝。嘗聞諸格言。學而優則仕。不患人不知。惟患學不至。

閑家編

卷之二

家訓

八

戒爾遠耻辱。恭則近乎禮。自卑而尊人。先彼而後已。相鼠與茅鴟。宜鑑詩人刺。

戒爾勿放曠。放曠非端士。周孔垂名教。齊梁尚清議。南朝稱八達。千載穢青史。

戒爾勿嗜酒。狂藥非佳味。能移謹厚性。化爲凶險類。古今傾敗者。歷歷皆可記。

戒爾勿多言。多言衆所忌。苟不慎樞機。災厄從此始。是非毀譽間。適足爲身累。

舉世重交遊。擬結金蘭契。忿怨容易生。風波當時起。

所以君子心。汪汪淡如水。

舉世好承奉。昂昂增意氣。不知承奉者。以爾爲玩戲。所以古人疾。籛條與戚施。

舉世重遊俠。俗呼爲義氣。爲人赴急難。往往陷囚繫。所以馬援書。殷勤戒諸子。

舉世賤清素。奉身好華侈。肥馬衣輕裘。揚揚過閭里。雖得市井憐。還爲識者鄙。

我本羈旅臣。遭逢堯舜理。位重才不充。戚戚懷憂畏。深淵與履冰。蹈之惟恐墜。爾曹當憫我。勿使增罪戾。

閑家編

卷之二

家訓

九

閉門斂蹤跡。縮手避名勢。勢位難久居。畢竟何足恃。物盛則必衰。有隆還有替。速成不堅牢。亟走多顛躓。灼灼園中花。早發還先萎。遲遲澗畔松。鬱鬱含晚翠。賦命有疾徐。青雲難力致。寄語謝諸郎。躁進徒爲耳。

呂氏沙隨小兒語四言十五條

既做人。便有生理。箇箇安閑。誰養活你。一切言動。都要安詳。十差九錯。只爲慌張。沉靜立身。從容說話。不要輕薄。惹人笑罵。要成好人。須尋好友。飲醇若酸。那得甜酒。

擔頭車尾窮漢營生。日求升合。休與相爭。
先學耐煩。快休使氣。性躁心粗。一生不濟。
能有幾句。見人胡講。洪鐘無聲。滿瓶不響。
自家過失。不消遮掩。遮掩不得。又添一短。
強取巧圖。只嫌不設。橫來之物。要你承受。
無心之失。說開罷手。一差半錯。那箇沒有。
世間生藝。要會一件。有時貧窮。救你患難。
與人講話。看人面色。意不相投。不須強說。
造言起事。誰不怕你。也要提防。王法天理。
開家編 卷之二 家訓 十
飽飯足衣。亂說閑耍。終日昏昏。不如牛馬。
當面證人。惹禍最大。是與不是。儘他說罷。
六言四條
蜂蟻也害飢寒。螻蟻都知疼痛。誰不怕死求活。休要
殺生害命。
自家認了不是。人再不好說你。自家倒在地。下人再
不好跌你。
乞兒口乾力盡。終日不得一錢。敗子羹肉滿桌。喫着
只恨不甜。

兒小任情驕慣。大來負了親心。費盡千辛萬苦。分明
養箇驚人。
雜言十四條
事不干己。分毫休理。
任你心術奸險。哄瞞不過。天眼
使他不辨。不難要他。心上無言。
人言未必皆真。聽言只聽三分。
休與小人爲讐。小人自有對頭。
幹事休傷天理。防備兒孫辱你。
開家編 卷之二 家訓 十
走步休走擦。了說話休說發。
大嚼多噎。大走多蹶。
爲人若肯學好。羞甚擔柴賣草。爲人若不學好。誇甚
尚書閣老。
慌忙倒不得濟。安詳走在頭地。
話多不如話少。話少不如話好。
小辱不肯放下。惹起大辱倒罷。
天來大功。禁不得一句。自稱海那深罪。禁不得雙膝
下跪。

一爭兩醜一讓兩有

呂氏新吾續小兒語四言四十七條

心要慈祥。事要方便。殘忍刻薄。惹人恨怨。
手下無能。從容調理。他若有才。不服事你。
遇事逢人。豁綽舒展。要看男兒。須先看膽。
休將實用。費在無功。蝙蝠翅兒。一般有風。
一不積財。二不結怨。睡也安然。走也方便。
要知親恩。看你兒郎。要求子順。先孝爺娘。
別人情性。與我一般。時時體悉。件件從寬。

閑家編

卷之二

家訓
箴言

三

都見面前。誰知腦後。笑着不覺。說着不受。
人誇偏喜。人勸偏惱。你短你長。你心自曉。
卑幼不才。瞞避尊長。外人笑罵。父母誇獎。
僕隸縱橫。誰向你說。惡名你受。暗利他得。
從小做人。休壞一點。覆水難收。悔恨已晚。
貪財之人。至死不止。不義得來。付與敗子。
都要便宜。我得不。虧人是禍。虧已是福。
怪人休深望。人休過省。你閑煩。免你暗禍。
正人君子。那人不喜。你又惡他。他肯饒你。

好衣肥馬。喜氣揚揚。醉生夢死。誰家兒郎。

各人之情。各有所重。當體人心。休任已性。
無可奈何。須得安命。怨歎躁急。又增一病。
口腹小事。廉恥所存。切須忍已。休惡羞人。
知是都知。能是難能。休聽口說。只看躬行。
譬無大小。只怕傷心。思若救急。一芥千金。
內要伶俐。外要癡騷。聰明逞盡。惹禍招災。
自家有過。人說要聽。當局者迷。旁觀者醒。
丈夫一生。廉恥為重。切莫求人。死生有命。
閑家編

卷之二

家訓
箴言

三

要甜。先苦。要逸。先勞。須屈得下。纔跳得高。
白日所為。夜來省已。是惡當驚。是善當喜。
人譽我謙。又增一美。自誇自敗。還增一毀。
害與利隨。禍與福倚。只箇平常。安穩到底。
怒多橫語。喜多狂言。一時福急。過後羞慚。
人生在世。守身實難。一味小心。方得百年。
慕貴恥貧。志趣落羣。驚奇駭異。見識不濟。
心不顧身。口不顧腹。人生實難。何苦縱欲。
纔說聰明。便有障蔽。不着學識。到底不濟。

威震四海。勇冠三軍。只沒本事。降伏自心。
矮人場笑。下士塗說。學者識見。要從心得。
讀聖賢書。字字體驗。口耳之學。夢中契飯。
男兒事業。經綸天下。識見要高。規模要大。
待人要豐。自奉要約。責已要厚。責人要薄。
一飯之恩。千金爲售。薄極成喜。愛重成愁。
鼯鼠殺象。蜈蚣殺龍。蟻穴破隄。螻孔崩城。
意念深沉。言辭安定。艱大獨當。聲色不動。
相彼兒曹。乍悲乍喜。小事張皇。驚動鄰里。
開家編 家訓 箴言 卷之二 丙
分卑氣高。能薄欲大。中淺外浮。十人九敗。
坐井觀天。面牆定路。遠大事業。休與共做。
冷眼觀人。冷耳聽語。冷情當感。冷心思理。
理可理度。事有事體。只要留心。切莫任已。
六言四十條
修寺將佛打點。燒錢買免神明。災來鬼也難躲。爲惡
天自不容。
耳目受用一千。身子受用一百。到頭身子飢寒。耳目
顧你不得。

明理莫如讀經。省事須當讀史。生見見書如響。不如
生箇瞎子。
貧時恨望糟糠。富日驕嫌甘旨。天心難可人心。那箇
知足餓死。
苦甜下咽不覺。是非出口難收。可憐八尺身命。死生
一任舌頭。
因循惰慢之人。偏會引說天命。一年不務農桑。一年
忍飢受凍。
天公不要房住。神道不少衣穿。強似將佛塑畫。不如
開家編 家訓 箴言 卷之二 圭
救些貧難。
世上三不過意。王法天理人情。這箇全然不顧。此身
到處難容。
責人絲髮皆非。辨已分毫都是。盜賊千古元兇。盜賊
何曾自愧。
柳巷風流地獄。花奴胭脂刀山。喪了身家行止。落人
下眼相看。
毋逞口頭輕薄。造說別人女妻。第一傷天害理。好講
閨門是非。

入侮不要埋怨人。羞不要數說人。極不要跟尋人。愁不要喜悅。

大凡做一件事就要當一件事。若還苟且粗疎。定不成一件事。

少年志肆心狂。長者之言偏惱。你到長者之時。一生悔恨不了。

收節莫云舊善。自新休問昔狂。貞婦白頭失守。不如老妓從良。

自家痛痒偏知。別箇辛酸那覺。體人須要體悉。責人自家編

慎勿責了。

沉重有德君子。輕薄無知狂童。任你幾多學識。何如才美周公。

快意從來沒好。拂心不是命窮。安樂人人破敗。憂勤箇箇亨通。

兒好何須父業。兒若不肖。空積不如教子。一經何用黃金滿室。

君子名利兩得。小人名利兩失。究竟君子無心。那去較量損益。

厚時說盡。知心提防。薄後發洩。惱時說盡。傷心再好。有甚顏色。

牀雖不高有跌。睡時仔細翻身。穩當莫如地鋪。橫盤直安從君。

事到延捱怕動。臨時却恁慌忙。除了差錯後悔。還落前件牽腸。

往日真知可惜。來日依舊因循。若肯當年一苦。無邊受用從今。

東家不信陰陽。西家專敬風水。福禍彼此一般。費了東家編

錢財不悔。

郭璞選得吉地。天綱看了良辰。若說好墳沒禍。請君做賊殺人。

德行立身之本。才識處世所先。孟浪癡呆自是空生人代百年。

謙卑何曾致禍。忍默沒箇招災。厚積深藏遠器。輕發小逞凡才。

儉用亦能穀用。要足何時是足。可憐惹禍傷身。都是經營長物。

未來難以預定。算穀到頭不穀。每事常餘二分。那有悔的時候。

渾厚寬洪君子。淺狹躁急小人。要求動物濟事。還須易氣平心。

堯舜禹文周孔。面目只似常人。止因一箇心好。萬古尊爲聖神。

火正灼時都來火。一滅時都去。炎涼自是通情。我不關心去住。

何用終年講學。善惡箇箇分明。穩坐高談萬里。不如閑家編

卷之二

家訓

六

蹴踘一程。

只惡人生疥癬。渾忘我病膏肓。試向倉公問疾。恐子不如伊行。

萬古此身難再。百年展眼光陰。縱不同流天地。也休泥了乾坤。

世上第一伶俐。莫如忍讓爲高。進履結襪膝下。古今真正人豪。

學者三般要緊。一要降伏私欲。二要調馴氣質。三要跳脫習俗。

百尺竿頭進步。鑽天巧智多才。饒你站得脚穩。終然也要下來。

莫防外面刀鎗。只怕隨身兵刃。七尺蓋世男兒。自殺只消方寸。

雜言八十二條

創業就創乾淨。休替子孫留病。

寧少一食。休少一日。

童生進學。喜不了。尚書不陞。終日惱。

忙裏要斟酌。擔遲不擔錯。

閑家編

卷之二

家訓

九

若要德業成。先學受窮困。

若要無煩惱。惟有知足好。

若要度量長。先學受冤枉。

若要度量寬。先學受懊煩。

十日無菽粟身亡。百年無金珠何傷。

事只五分無悔味。只五分偏美。

見了財物心喜。做賊從此做起。

見人忍默偏欺。忍默不是癡的。

鳥獸無雜病。窮漢沒奇症。

酒色財氣殺身四忌

聞惡不可就惡恐替別人洩怒

休說前人長短自家背後有眼

說好話存好心行好事近好人

算計二着現在纔得頭着不敗

寧做麻中蓬不做菰生松

好名休要霸占也須均些兒惡名休要推辭也須分些兒

君子口裏沒亂道不是人倫是世教

閑家編

卷之二

家訓

二十

君子脚跟沒亂行不是規矩是準繩

君子胸中所常體不是人情是天理

恩怕先益後損威怕先鬆後緊

飢可使耐飽可使再

熱勿使汗冷勿使顫

未飢先飯未飽先便

久立先養足久夜先養目

清心寡慾不服四物省事休嘆不服四君

酒少飯淡二陳沒幹慎寒謹風續命無功

線流衝倒泰山休爲惡事開端

才多累了己身地多好了別人

白首貪得不了一身能用多少

趁心休要歡喜災殃就在這裏

未須立法先看結煞

休與衆人結營休作公論對頭

三層升天三毀入淵

做第一等人幹第一等事說第一等話抱第一等識

芳名今古流傳豪傑不如聖賢

閑家編

卷之二

家訓

三

欺世瞞人都易惟有此心難昧

暗室雖是無人自身怎見自身

蘭芳不厭谷幽君子不爲名修

口門洩盡心機心言無令口知

會逐的逐有待不會逐的逐現在

觸龍耽怕騎虎難下

焚結碎環這箇不難解環破結畢竟有說

無忽久安無憚初難

處世怕有進氣爲人怕有退氣

乘時如矢。待時如死。

母賤賤。母老老。母貧貧。母小小。

同困相憂。同亨相讐。

欲心要淡。道心要艷。

上看千仞。不如下看一寸。前看百里。不如後看一鞭。

將溢未溢。莫添一滴。將折未折。莫添一搦。

無求燥薪。無激憤人。

辨者不停。訥者若聾。辨者面赤。訥者屏息。辨者縱住。

訥者一句。辨者自慚。訥者自謙。

閑家編

卷之二

家訓
箴言

三

不怕他知。只怕他依。

說的不從。默的偏成。

塞不如決。決不如竭。

積威不論從違。積愛不論是非。

一子之母餘衣。三子之母忍餓。

怒他却是救他。薄他却是厚他。

世情休說透了。世事休說殺了。

盼望也不來。空勞一盼望。愁懼也須去。多了一愁懼。

貪喫那一杯。把百杯都嘔了。捨不得一金。把千金都

丟了。

蚤行休要留戀。到晚不着村店。

閑閑轉到忙忙。前長不如後長。

怪人休怪老了。愛人休愛惱了。

侵晨好飯。算不得午後飽。平日恩多。抵不過臨時少。

禍到休愁。也要會救。福來休喜。也要會受。

不怕驟。只怕驟。不怕一只怕積。

聲休要太高。只是人聽的便了。事休要做盡。只是人

當的便好。

閑家編

卷之二

家訓
箴言

三

要喫虧的是乖。占便宜的是獸。

雨後傘不須支。怨後恩不須施。

蚤種收晚種丟。

剛欲殺身。不顧柔欲殺身。不悟。

當遲就要寧耐。當速就要慷慨。

回顧莫辭頻。前人怕後人。

歇事難奮。玩民難振。

窮易過富難享。寧受痛莫受癢。

一向單衫耐得凍。乍脫綿襖凍成病。

右箴言一類分纂明儒格言及明儒所纂前代語
各條

閑家編

卷之二

家訓
箴言

三

側言

側言者借古人之缺陷備晏安之藥石也夫不觀終天之恨何知愛日之歡不觀破巢之悲何知聚首之慶小雅常棣一章於死喪急難反覆低回和樂且耽一唱三歎文公之心固有怵惕而靡寧茹苦而莫訴也夫子讀之以爲父母其順則又咨嗟而歎慕之嗚呼周情孔思千載如揭夫固有履常思變之道焉人奈何游游蕩蕩不念此境之不易得而視爲固然耶纂側言

閑家編

卷之二

家訓
側言

三

朱氏勉齋一條

德爲聖人君師天下者莫如堯舜禹湯文武周孔矣然堯子不肖舜父頑母嚚弟傲湯武處君臣之窮周公處兄弟之變孔子周流列國未嘗三年淹無憂惟文王仍有管蔡爲之子禹之功在萬世而抱父之痛獨終天也然則千古人倫之遭遇竟何如乎又何能一常變之不一齊修短之不齊乎

辛氏天齋一條

歐陽公母鄭太夫人告公曰吾之始歸也汝父免喪

逾年耳。歲時祭祀。則必涕泣曰。祭而豐。不如養之薄也。間御酒食。則又涕泣曰。昔常不足而今有餘。其何及也。吾始一二見之。以爲新免於喪適然耳。既而其後常然。至其終身未嘗不然。數語讀之。令人酸鼻。

楊氏幼殷一條

昔范文正公戒諸子云。吾貧時與汝母養吾親。汝母躬執爨而吾親甘旨。未嘗克也。今得厚祿。欲養親而不在矣。汝母又早逝。忍令若曹享富貴之樂也。蓋公幼遇最坎軻。故由後思前。嗚咽乃爾。

閑家編

卷之二

家訓

美

宋氏望之一條

樹欲靜而風不寧。子欲養而親不在。聖門之所以痛哭也。哀哀父母。生我劬勞。王裒弟子之所以廢蓼莪也。三復斯言。人子能無猛省。

焦氏澹園一條

人當人倫。遭變之際。最屬慘然。况以忠義而獲禍。臣死忠子死孝。妻死節。見者痛心。聞者淚下。然而千秋萬古其名猶香。此時主意再搖。不得腳根再蹉。不得若幸安常無事之時。尤宜將此等故事。感發良心。且

自慶幸。益加起敬起孝焉。

楊氏斛山二條

先生於明嘉靖朝。直言敢諫。累逮囚繫獄中。寄子書云。士君子立身天地間。要存好心。行好事。骨肉恩愛。終不可薄。大學言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你當深味斯言。以盡立身之本。你張師昨告我如舜之處象。此言最是。汝伯父早逝。以二子托我撫養。我若待之或薄。不如待你等。他日死。見汝伯父。若問休爲人。何如我。將何辭。以對。况汝祖父在天之靈。視休與汝兄弟皆孫也。固無一厚一薄。我若厚汝薄彼。汝祖父必以我爲不孝之子。言及於此。便至淚涕。汝宜深體我心。

閑家編

卷之二

家訓

主

你祖母今年八十九歲。過今冬九十歲矣。我日夜屈指數。恐我不得一見蒼天。蒼天使我如此。你二人前程要保守。月食廩米一石。當思天祿不可苟享。前日試官出無若宋人然題。恐是箴刺你。不知是否。我心爲你憂慮。他人守一增廣。至白首不得糧者甚多。食糧豈是容易事。可畏可畏。你若與鄰里無知識的飲

酒不讀書不知惕然警省李師傅便是樣子若藉我險難給假往來推病不與衆人同考你丈人便是樣子一失足雖有苑洛大賢顯官亦救不得大抵人心迷惑深者至死不悟父守不得你到老在你自審

魏氏子敬二條

嘉善魏孔時先生以擊奸璫魏忠賢被逮備受苦毒長子子敬先生死於孝錢士升爲作傳畧云魏孝子諱學伊字子敬嘉善人邑庠生其尊人爲吾友孔時諱大中當孔時被逮日天大雷電風吼水立邑中聚

閑家編

卷之二

家訓

无

而送者千人子敬徒跣攀號欲隨侍以北孔時曰覆巢有完卵耶父子俱碎無爲也子敬乃微服間行尾緹騎刺探起居比抵國門邏卒四布則變姓名匿旅邸中晝伏夜出與二三道義商萬死一生計而獄益急榜掠益毒已無生理子敬欲搗登聞鼓上書自刎闕下已念徒死無益且萬里孤克邈邈誰托於是匍匐飲血扶櫬而歸歸而朝夕號咷未嘗入寢室哭而病病復哭每至丙夜淚盡而舌爲枯家人以漿進卻之曰詔獄中誰夜半而進之漿者竟號咷至於死歿

三年今天子改元剪除大逆昭雪孤忠孔時得贈太常卿子廕賜諡而吾鄉同志又以子敬殉父事疏聞於是孔時父子忠孝大節皎然揭日月而行天壤嗟乎人患無死所是父是子死可矣子敬有詩文若干卷余正襟讀之涕淚感歎而不能已也語云志士仁人有殺身以成仁古來忠臣孝子舍生取義未有不定志而能引決一時者也志定則氣不耗氣不耗則骨堅彼其魚膈中先已植確乎不拔之根一遇事變本念割然生死貪怖舉不足入其舍而後初心快足

閑家編

卷之二

家訓

无

而無憾子敬少稟異資沉研理學漁獵千古該洽淹通凡義利正邪之辨斬然若別黔皙每遇古人奇節輒掀髯起舞觸羞耻事則裂背唾罵斷斷不休觀其叙浙忠跋短歌胸中之所存可知矣故當其蒙難間關以屏軀出入千鋒萬鎗中人疑不瘁死即悸死顧反不死比其歸也受知且悲且慰欲留其身以待天定而志性所迫必即從地下以爲快父存則不獨死父死則不獨生斯子敬之志也子敬生平不可一世獨父子切劘同堂商榷以爲笑樂而子敬淵識沉幾

輒有以濟孔時所不及。甲子秋諸賢柄用。雄艷極矣。子敬心憂之。曰無根之華。其能久乎。寄書孔時。極稱閑居樂志。以爲諷。已孔時罷還。向余輒感曰。豈不懷歸。願勞不能獨潔耳。嗟乎。啞人吞藥。此苦誰知。然而于敬之識深遠矣。古來一門忠孝。惟卞氏瞻盱。隨父赴難。而文采不表。見顏忠節之死。常山也。泉明從幽州轉徙流離。至河北。購父屍。兄刑者言死時。先斷一足。與袁長史同瘞一坎。指其域得之。護柩歸葬長安。時稱其孝。然不聞以身殉也。子敬荼苦似泉明。捐生

閑家編

卷之二

家訓
訓言

三

似盱眙。而其議論文章。卓絕奇偉。足以副之。求之古人。邈焉鮮匹。嗟乎。闡發之際。名教猖披。謁者有見。鬚眉無父。亂賊相接。踵矣。惟是詔獄諸公。凜凜生氣。孤行于清虛寥廓間。而又得死孝之子敬。爲綱常維一綫。詎非忠正之羽翼。春秋之功臣哉。先是有里人夢孔時。藁葬地。忠孝坊額。金書煌煌。費而異之。時子敬尙未死也。浩氣塞宇宙。至行通神明。蓋不待朝廷褒恤。而機兆先露矣。豈非天哉。豈非天哉。是爲志。子敬先生寄友人書云。古權闢之殺忠良也。以什伯

數有死貶所者矣。有死獄中者矣。有死杖下者矣。有死東西市者矣。若乃累累然。列跪奸弁前。訶之詆之。裸體辱之。弛柙則受撻。弛錄則受夾。弛桎與夾。則仍載錄。扭受棍。疊棍所中。結爲黑丁。黑丁漸漸陷爲深坎。深坎上微裹藥。傳焉不再宿。復加撈掠。藥裹爲棍。揭去。棍棍擊赤肉。肉敗蛆生。淋漓零落。肉墮塔墀者。塊如礪。當此時。寧特無力圖生。蓋亦無力覓死矣。嗟乎。悲夫。足下讀書萬卷。亦曾見有慘毒如斯者哉。先子刻苦一生。併四壁亦非我有。而竟坐賄三千三百

閑家編

卷之二

家訓
訓言

三

金以死。口口欲辟熊楊。諫草傳天下。而竟坐熊楊賄三千三百金以死。淨嘗中夜環走想。極成癡。謂此時忽有人焉。以三千三百金相貸。如期以進。如數以輸。彼縱意不在賊。當用何名見殺。苟得出詔獄。入法司。父子相抱一慟。俱斃。斯亦人生之極歡也。而長安以舊自一二人外。率視我爲疫鬼。間扣之。輒使人從。縫中辭曰。目與目相射也。明日可暮來。如期往。聞則厲聲叱曰。睡熟矣。敢相溷耶。明日可早來。黑衣旬端。端端死。遲卒手而訖。不得一見。伴見矣。不

肩誠曰慎之子豈俟囑者幸勿數數出也久之卒亦無所聞嗟乎悲夫開口告人非難無人可告之爲難也屈膝拜人非難無人可拜之爲難也獨范陽長者焦然倡贖金之議深鄉酷貧之士素不通姓名者莫不賣服物以相應然多者不過十餘金寡者乃至大黃錢三四文伯夷有難豈於陵陳仲所能救哉信乎廉吏可爲而不可爲也廉吏可爲而不可爲者猶謂妻子貧困已耳今則受賕鬻獄罪延其孥反似貪吏可爲而不可爲不更寬哉已矣追比方始伊將就浙

閑家編

卷之二

家訓

三

獄矣先生生存猶爾爾先生死有敢出而援我者乎縱幼弟躑躅於獄門老母行哭於道路義士或有矜恤者顧昔不能活父今以自活伊猶痛之嗟乎悲夫司馬遷羞貧賤輕仁義頗亦謂謬於聖人今而知其言之恫也貨殖庸可無耶游俠庸可無耶刺客庸可無耶先子死當葬首陽山側伊若死自思葬要離墓傍耳天地鄙陋莫可共語昔檻車發平望高子噴噴奇足下不置僑良鄉賓客儼從俱似遙領足下意者扶襯南返適又久與程君偕述才人經緯甚悉慨然

嘆足下真英傑也拔血而告之哀

楊夫人一條

楊椒山先生夫人張氏乞代夫死疏云臣夫楊繼盛先任兵部車駕司因諫阻馬市預伐仇鸞逆謀聖恩僅從薄謫旋因鸞敗遂賜湔洗一歲四遷歷抵前職臣夫拜命之後啣恩感泣私圖報效或中夜起立或對食忘餐臣所親見不意誤聞市井之談尙狃書生之習一時昏昧遂發狂言復荷聖恩不卽加誅俾從吏議臣夫自杖後入獄死而復甦者數次剜去臀肉

閑家編

卷之二

家訓

三

兩片割斷腰筋二條膿血流五六十碗渾身衣服盡皆濡汗日夜籠籠極苦楚又年荒家貧常不能給臣紡績餉食已經三年該部兩次奏請俱蒙特允監候是臣夫再蹈於死而皇上累置之生但聞今歲題奉欽依依律處斬臣夫雖復捐軀市曹亦將瞑目泉下然臣仰惟皇上方願養冲和保合元氣昆蟲草木皆欲得所豈惜一迴宸顧下鑒覆盆倘蒙哀臣螻蟻之私少從末減不勝大幸若以罪重不赦願卽將臣斬首都市以代臣夫之死臣夫雖遠禦魑魅親執戈

才必能爲疆場致命之鬼以報皇上矣

右側言一類分纂明儒格言及事實各條

閑家編

卷之二

家訓
訓言

三

愧言

愧言者聞之而惡見之而赧也夫天地之間貴賤有殊位靈蠢有分途矣指貴者不如賤則貴者必怒譏靈者不如蠢則靈者必忿然有時貴者實不如賤靈者實不如蠢聽與人之誦稽釋史之詞盡亦反其本矣纂愧言

呂氏新吾二條

蔡乞兒者乞燕市三十矣肌體半露糟乾不克視財貨淡如也一日得遺金七十餘兩告人曰某得金一

閑家編

卷之二

家訓
愧言

三

封果失主也還之有詐認者問多寡不合問重輕不合乞兒笑曰汝何異竊哉不與有捶而欲奪之者乞兒怒曰汝何異劫哉我可死金不可得亦不與埋而識之越數月金主不來一日乞兒過橋畔有夫婦被逮而泣者問之對曰昔貸富人某金息過百鬻產不足鬻一女猶不足今訟我於兵馬司矣乞兒曰噫是我所素乞者也奈何爲是止吾救汝乃走謂富人曰公之富千百於某乃復鍾人之膏髓而吸之耶設某夫婦旦暮死天道謂何渠負汝幾許曰百金乞兒曰

某爲債七十公寬其三十可乎富人曰汝安所得此
乞兒曰俱我往乃之埋所得金焉與富人富人媿曰
汝能如是我獨無人心耶受五十金曰是吾故物其
息免諸夫婦泣謝而去乞兒問夫婦汝女鬻幾何曰
五金乃如數給之贖其女以還餘十五金徧聚其友
而謂之曰我等生無完衣固其常分奈寒何今分金
徒爲一餐酒肉費無損於寒乃以金與木綿商得二
百餘斤均分而去身不多銖兩云萬曆癸未余聞諸
同舍郎命馬走訪之欲一識其面竟不得亦不知其
閑家編 卷之二 家訓 愧言 美

何許人

陳疙瘩亦京師乞兒也年可五十項有癭人以名云
每負母乞於市余素喜施以其貧母也施倍焉或冬
寒母子俱衣之數及門無厭曰惟公慈故敢數數他
無望矣門吏云此輩窘於食每負他人媿詭稱母實
非母也余惡其偽絕之後數月向余曰母病危乞一
席爲藉吞聲泣不能語余亦泣予以錢五百爲棺具
使人伺之買棺僱一人與昇埋其母於城南亂塚中
竟日哭余悲之明日使人饋食死於墓傍矣蓋真母

也余悔甚歛而葬之爲傷心者累日乃逐門吏萬曆
丁亥春也

賀氏賜享一條

近峰聞略云予先大父嘗言正統景泰間有丐者奉
其父母居南倉橋之警舖中時父母俱以疾廢丐者
晨出而午歸未出而申歸躬自炊爨魚肉皆得市中
精美者暮置酒跪拜喧歌於前必待父母歡辭而後
已市人皆賢丐者而樂施之

耿氏天臺二條

閑家編 卷之二 家訓 愧言 美
二孝子傳云二孝子都逸其名氏予聞諸長老先生
言爲紀其大凡云其一丐子也行乞吳市中吳門有
貴人月夜道橋上聽其下有歌唱聲者下觀之則丐
子也坐一老嫗石塊上以所丐得酒捧缶而跪進焉
唱蓋以侑云貴人訝詰之丐子嘻曰儂窶人聊爲阿
母歡耳貴人嗟歎良久歸明日轉相語稱異焉後時
時人窺之見所娛其母者多類是自此諸貴人每宴
輒置餘豆間曰以待孝乞兒也吳下至今口其事云
其一居浙之長興里蓋椎魯人也獨事母有至性其

舊業俱以養母費盡幾至乞食僅餘屋數椽矣其從父猶贏於貲一日飲諸娼呼孝子侍娼多豪貴人饌且腆甚孝子未及舉卽私念曰令何緣得致我母前耶則時時目左右盼每伺賓所不顧急摘諸甘脆品裹紙納袖中未見一再御卽御若未嘗旨焉紙盡而袂已盈盈矣縮縮逡巡席間復私念曰令何緣客罷卽致我母前耶會席闌酒酣主人出金卮酒貴客貴客不勝酒以卮置樓簷間覆以瓦先間歸俄侍者報無其卮家客欲自明約曰請急扃戶令人人袒檢之

閑家編

卷之二

家訓

无

必得乃已孝子兩手捫袖中至羞澁也倉卒不得計卽謬曰由我詰出之則曰匿他所矣至後再詰之則又謬曰求諸所不得或爲他人乘也奈何然富卒償之耳詰辰從父責所償孝子願鬻其屋且曰幸稍寬我俾先僦屋奉母居令無訝也不小懼傷母氏心從父雖患聽其語亟道母氏已默然心動矣無何貴客憶前卮乃折簡主人語以故且曰昨蒼黃歸未有白也將無枉君家僕耶主人如言檢之得急呼孝子至孝子猶謬對如初從父曰癡兒善業已得卮知非蒼

矣顧若何苦自誑負不逞名孝子始吐實淚淋漓下曰某苦不能勉奉母氏歡而兒女態若此比諸貴客在設令把我袖將大詬我且重爲叔父羞故寧爾爾從父大感悟曰若欲孝乃力不能我卽贏餘兩豚犬兒能似爾萬分一不耶乃召前座上客遍語之曰是子如是如是忍與吾兒二視哉卒三分其產令得終奉母氏焉聞其族里至今多禮讓人謂遺風所漸云或言一顯官自任來陳金帛母前使分散親戚以悅其意真是孝子愚謂孝在守身此金帛盡出祿賜乃

閑家編

卷之二

家訓

无

可如非其所有而取之爲孝之累多矣且孝庸行也人皆可爲者也如必以此爲孝將貧賤者遂無能孝乎因憶長洲之相城一丐兒每詣沈孟淵所請丐凡所得多不食沈異之令人矚其所往至野岸一舟雖陋頗潔有老嫗處其中丐出物另陳母前傾酒跪奉伺母持盃方起跳舞唱山歌嬉戲以娛之母死丐不復見人至乞丐茶貧賤矣彼其事親有足令人景慕者則亦何必都通顯廣積蓄始稱孝哉

姚氏培吾一條

義僕傳云王一元荷氏王鑑令狐翁銀之僕也翁少遊邑庠厭薄舉子業投膝督學使者得衣巾終身日以奕酒自娛田疇庫廩一切委諸一元一元竭誠無私而才復足以濟之肆翁家貲益充諸孫亦得專精業儒科第相繼初一元與諸僕素相等夷一旦專領家事眾共嫉之誣其積私財翁曰王一元決不負我眾言之不已翁曰渠爲我管家使我得免煩勞卽有少許自潤亦何妨一元既死家無遺貲妻子不能自給翁時時賑卹之人始知一元無私服翁知人善任

閑家編

卷之二

家訓

罕

使云張綠汀曰王一元有才有行不當以僕隸輕之其得事令狐翁蓋亦有天幸士不遙知已感此三嘆雖然恐士之能如一元者少也

曹氏真子一條

余莊馮村居人不及三十家然多賢孝侯氏青年殉節烈日爭光傭人之婦耳梁盡孝秦士貴俱木匠每執役於人家遇饌食之美者必裹歸奉母仍背其子女去防其分食楊守仁乃鐵匠其母愛女每多費仁委曲應辦無怨言母死既葬墓距家頗遠仁不忍還

留連累日

賀氏陽亨一條

范質玉堂閒話兗州有傭家婦姓賀氏里人謂之賀織女初爲婦未浹旬其夫出外傭工數年方歸歸則數日復出不聞一錢濟其母給其妻所得刀錐之利別於他處供給小妻賀知之每夫歸但欣然承奉未常露聲色其夫非理毆罵之婦亦不之愬姑老且病凍餒切骨則傭織以資之所得傭直盡歸其姑已則寒不營衣饑不飽食姑又不慈日肆凌虐婦益加素

閑家編

卷之二

家訓

罕

謹夫嘗携小妻至家賀以女弟呼之慙慙款洽畧無愠色賀爲婦二十餘年其夫在家前後無半載而能勤力奉養始終無怨可謂賢孝矣故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斯言益信耳書之以備鑒戒

呂氏新吾又二條

丐婦焦存兒生而瞽百無所依年十九矣乞食京中之明智坊獨行獨止羣乞欲犯之則號呼以頭搶地哭曰薄命之身卽無媒妁率肯爲淫婦作罵名乎管草履宦官魯朝者聞之爲配一瞽兒習拍板唱掛真

兒夫婦跪街乞食。踰年，替兒死，魯爲葬之。又聞其獨宿，欲爲再偶，存兒痛哭曰：「苦命人，不卽死嫁一夫，經年而亡，是我不當有夫也。且吾學夫之歌以乞食，食多於爲女時，忍以其歌共他人食乎？竟不嫁，魯給之門房，與一跛姐共朝夕。存兒獨跪而歌，乞食如故。魯後乞祠，萬曆壬午，余以霜節行役，魯館余於家，夜談及因相與隕涕。且曰：「存兒在吾門二十餘年，吾離都下賣其宅，知渠今在否？余索筆紀之。且問其人何狀，欲訪而恤焉。魯曰：「年可四十餘矣，瘦而黑，其行乞不出坊，坊人皆識之。余以冗奪，謂有待也，癸未南歸，竟不果。」

閑家編

卷之二

家訓
愧言

望

會稽翟素，士族之女也。聘而未嫁，賊至欲犯之，臨以刃，不從。其房婢名青者，跪而泣曰：「無驚我姑氏，青乞代死。」賊竟殺素。又欲殺青，青曰：「我欲代姑，冀全其名節，性命耳。」姑既見殺，我何生爲？遂罵賊死，嗚呼！一婢女耳，其忠愛之思，剛毅之氣，潔白之操，靡不具焉。何必鬚眉哉？何必巾幗中之貴重者哉？夫亦可以頑廉懦立矣。

來氏瞿唐一條

世傳虎負三子渡河之術。昨見許松皋載之詩集中，云猛虎哺三子，一虎特梟張，毋或少防閑，二子輒被傷。下山欲渡河，一渡一可將，毋心重躊躇，負虎過廣洋，空回渡一子，帶虎復回翔，以彪置彼岸，一子渡復忙，再回取彪去，七渡不相妨，性靈物均有，以智制剛強，慈母苟無術，同居惹禍殃。

薛氏方山一條

閑家編

卷之二

家訓
愧言

望

余歸耕於晉陵五木之野，畜特牛二。嘉靖辛酉春，其一產犢，時時舐而乳之。其一懷胎而未產，迨夏閏月二十五日，牧於隴上，產犢者食草遇毒，倏忽死。犢號呼，仆地仰臥，顛滾尋復含死。乳悲鳴不已，其懷胎之特，悽慘傍徨，若有不忍之狀。隨走而舐其犢，既牧人擁犢歸，犢時時回顧其毋，明日乃復奔至毋死所，號呼顛頓，農人咸異之。踰旬日，懷胎之特亦產一犢，乃併前犢而乳之。若其子然閭巷老稚相傳而趨視者，周不感歎。

汪氏石潭一條

慈鳥反哺。彼不顧父母之養者。鳥之罪人也。

宋氏望之一條

讀唐人義鵲。令人長見地。

吳氏康黨一條

南唐江州陳氏族七百口。畜犬百餘。共一牢而食。一犬不至。諸犬不食。以此知物性皆善。

羅氏一峰一條

桓溫軍人射得猿子。其母緣岸哀號。行百餘里不去。遂跳舡上。至使即絕。破視其腹中腸皆寸寸斷。又鄧

開家編

卷之二

家訓

寄

艾見猿抱子在樹上。引弩射之。中猿母。其子為拔箭。卷樹葉塞瘡口。猿母死。子亦奮崖自擲。而號嗚呼人之慈孝。有不如猿者。而猶夷然自命為人。也。

曹氏月川一條

螻蟻微物也。一穴之宮。與衆居之一拳之臺。與衆臨之一粒之食。與衆聚之一土之羶。與衆共之。可以人為萬物之靈。而不如蟻子之知義乎。

右開言一類分纂明儒格言各條

開家編家禮序

分婚儀喪儀祭儀幼儀雜儀。常禮。禮者治國之精意也。亦治家之精意也。故曰國於天地。必有與立。而家可知矣。朱子晚年考究三禮。甚核所著家禮一編。則在乾道五年。丁母祝孺人憂。而編輯者也。黃勉齋謂未暇更定之書。楊信齋亦謂家禮乃初年本。中與經傳相牴牾者。不止一條。然今沿襲已久矣。至明邱氏衍以圖式。參酌而編次之。楊氏劉氏夏氏復加敷訂。各有增注補注。是皆紫陽之功。臣開家編。卷之三。家禮。一。也。余更蒼葢梗槩。折衷其現所舉行之大端。至於瑣瑣細目。不敢贅述。再據先儒之閎論。時輩之陳義。若四禮疑。四禮翼。及近日齊家寶要諸書。參附私見。共成一帙焉。缺冠禮者。今未嘗行也。則以幼儀補之。亦猶呂氏叔簡冠前翼之意也。婚喪與祭俱列。四大禮全矣。雜儀者。四禮之餘也。常儀者。斯須不可去。跬步不能離也。養儀者。論其常。疾儀者。參其變。皆至要至切者也。不曰禮而曰儀者。禮儀威儀。例皆稱儀也。且周書曰。儀不及物。是知儀不在物矣。夫禮主於敬。而

達之必以和大禮必簡而守之必以節是故習于放
恣非禮也流於拘泥非禮也過于繁縟非禮也入於
脫率非禮也所貴其儀不惑是為父子兄弟足法也
記不云乎先王之制禮也有本有文無本不立無文
不行孟子所謂禮之實節文斯二者亦此物此志也
通禮之精意者可以治國亦可以治家遂纂家禮列
第二而釐以八類焉

開家編

卷之三

家禮

二

開家編卷之三

黔南王士俊犀川氏輯

男秉鈞校字

家禮婚儀

家禮以婚禮始何也四禮首於冠今缺之故以婚
禮始且禮不云乎夫昏禮萬世之始也又曰男女
有別然後父子親父子親然後義生義生然後禮
作禮作然後萬物安是欲後之而不可得也且易

開家編

卷之三

家禮

一

之為經也上經始乾坤下經始咸恒詩之為經也
周南始關雎召南始鵲巢書始釐降以觀刑于春
秋始歸賁以正名分亦同此意耳是則婚禮者禮
之始亦談禮之始也纂婚儀

納采

凡一切零星節目拜禮儀儀俱詳文公
宋禮或從俗亦可茲不復贅各條做此

必先使媒氏往來通言女氏許之然後納采世俗所
謂下聘定親也○問名附此蓋文公家禮以納采兼
問名也而問名從省矣

納幣

世俗所謂催粧導日而儀禮註所謂納幣以成婚禮是也幣用絹緞貧富隨宜少不過兩多不過十更用釵釧羊酒果寔之類各隨鄉俗但毋使侈靡簡陋可也○納吉請期附此蓋文公家禮以納幣兼納吉請期也而納吉請期省矣所謂古禮有六而朱子存其三也

親迎

今俗多廢親迎然此禮不可廢毋吟齊風俟我之章耳○文公家禮云親迎前一日女氏使人張陳其婿

開家編

卷之三

家禮
婚禮

之室按即今之送粧奩牀褥也呂氏昏禮疑以為此不見儀禮後人所增似抱衾裯以從人非貞女之義應婿家自辦鋪陳女入祇於次日送奩具衣飾

奠鴈

鴈用生者一對以紅絳綰交絡之取其偶與吉禮尙形也必用鴈者以其木落南翔水泮北徂有順陰陽以往來之義故婚禮用之程子曰不冉偶也然余謂孰是說也大夫贊鴈又何取○今之婚期四時互用不如古人一定于春也雁之南北往來有

候倘違其候將待雁而易期耶抑能預畜之耶或刻木以代之則又死贊矣今俗多以蒼鷺代之亦可

舉蒙頭

俗謂之蒙頭吉怕儀禮家禮俱不載然司馬溫公居家禮謂婦人無故出中門必擁蔽其面今男女交接之始情有廉恥則以怕蒙頭似亦禮所不可已者故從俗補入

合卺杯

禮所謂合卺而飲也此禮最重古人剖匏為之今人

開家編

卷之三

家禮
婚禮

三

則金卮銀卮各從所尚

見舅姑

婦入門不即見舅姑者未成婦也明日夙興見之舅姑南向坐受見○如有祖父母者則祖父母並南而坐婿婦獻贊如見舅姑之儀舅姑則立於東西受見同居有尊長姑以婦見於其室或請聚於一堂凡親屬俱各為一列相拜

禮婦人見舅以棗栗為贊取其早自敬謹見姑以服修為贊取其斷斷自修故左傳曰女贊不過棗

栗棗修以告虔也。家禮改用幣者，近世以幣帛爲敬，故舉其所貴者以爲禮，不必仍乎古爾。然竊謂如家貧不能備幣，仍法古用果脯之類爲贄，可也。不必定遵文公家禮。

饋舅姑

若冢婦則饋於舅姑，舅姑饗之。今人介婦亦饋矣。夫饋者，婦道旣成，成以孝養之義也。

舅姑饗婦

儀禮註以酒食勞人曰饗，婦旣饋而舅姑饗之者，以

開家編

卷之三

家禮

四

其勤於禮而勞之也。是日舅姑先令侍者設三饌案，待婦饋畢，命舉以入。

廟見

古者三月而後廟見，今以太遲，改三日。壻婦並立兩

階間拜

按古無壻拜之禮，今世俗多並拜於義，亦無害宜從之。

壻見婦之父母并廟見

禮止有壻見婦黨諸親之禮，而無廟見文公家禮補

之。蓋以女適人生者，旣有謁見之禮，而於死者豈得漠然不相干況？又有已孤而嫁者乎？遵家禮亦可。

昏禮嚴重

呂氏和叔曰：古之昏禮，其事至嚴，以酒食召鄰里，所以厚其別，親迎執贄，所以致其恭。同年合卺，所以成其愛。豈有鄙褻之事，以相侮翫哉？近俗六禮多廢，貨財相交，壻或以花飾衣冠，婦或以聲樂迎導，至親戚開房猥儀，鄙事無所不爲，非所以謹夫婦嚴宗廟也。亟語流俗，弊事不可不去。

開家編

卷之三

家禮

五

儀禮註疏曰：謂之昏者，娶妻以昏爲期，因名焉。必以昏者，取陽往陰來之義。觀此則世俗拘忌陰陽選擇時日，或以旦晝及昧爽成婚者，殊失其義而無如流，失已久矣。

媒妁真誠

媒者，謀也。妁者，酌也。謂謀度斟酌二姓之相稱者，以爲姻也。須藻鑑分明，言語真誠，之人爲之。今世俗多憑女媒之言，甚爲害事。蓋貪狡之流，惟幸親事必成，以爲已利，則或誇張聘奩，以惑兩家之聽，無識者從

而信之及不如望鮮有不視姻好爲寇讐者士君子家但以此輩通殷勤無以其言爲可據也

嫁娶宜慎

王吉疏云夫婦人倫大綱天壽之萌也世俗昏娶太早未知爲人父母之道而有子是以教化不明而多夭

文中子曰蚤昏少娶教人以倫

何氏曰婚姻之事爲父母者亦當察其血氣壯弱以爲遲速母使情竇早開易取夭折之患然又不可致

開家編

卷之三

家禮
婚儀

六

失婚姻之時

勿拘門第

胡氏安定曰嫁必須勝吾家者勝吾家則女之事人必欽必敬娶又必須不若吾家者不若吾家則婦之事舅姑必執婦道是不必以門第拘拘也

勿計聘奩

司馬溫公曰凡議婚姻當先察其婿與婦之性行及家法何如勿苟慕其富貴婿苟賢矣今雖貧賤安知異日不富貴乎苟爲不肖今雖富貴安知異日不貧

賤乎婦者家之所由盛衰也苟慕其一時之富貴而娶之彼挾其富貴鮮有不輕其夫而傲其舅姑養成驕妬之性爲患無窮借使因婦財以致富依婦勢以取貴苟有丈夫之志氣能無愧乎又世俗好襁褓童幼之時輕許爲婚亦有指腹爲婚及其既長或不肖無賴或身有惡疾或貧餓凍餒或喪服相仍或從宦遠方遂至棄信負約速獄致訟者多矣吾家男女必俟既長然後議婚既通書不數月必成婚故終無此悔乃子孫所當法也

開家編

卷之三

家禮
婚儀

七

又曰文中子曰婚娶而論財蠻貊之道也君子不入其鄉古者男女之族必擇德焉不以財爲禮今世俗之貪鄙者將娶婦先問資粧之厚薄將嫁女先問聘財之多少是乃驅僮賣婢鬻奴之法豈得謂之士大夫婚姻哉其舅姑既被欺給則殘虐其婦以據其忿由是愛其女者務厚其資粧以悅其舅姑殊不知貪鄙之人不可盈厭貨有盡而責無窮仍凶終而隙未矣是以世俗生男則喜生女則戚至有不舉其女者用此故也然則議親而有及於財者勿以爲婚姻可

也。

何氏曰。凡議親。固當慎之於始。然姻緣配偶。天早已預定之矣。非人力之所能為。一經備禮納吉。人家之貧富。女貌之妍媸。儀物之厚薄。再不必言矣。稍有參差。終身不得和諧。

又曰。吾嘗見嫁娶之家。聘禮豐盛者。不倒篋傾囊。則鬻田典產。徒逞一時之富。頓忘異日之窮。如資粧盈備者。不知用盡多少心機。始得成就。其舅姑猶不滿意。苟或婿之。不肖適足以驕惰其志。而縱侈其心耳。

開家編

卷之三

家禮
婚儀

八

不數年間。糜費殆盡。異樣金珠錦繡。悉為他人所有。其女何嘗受用分毫。思之可為太息。知禮君子。慕尚古樸。凡百禮儀。務從儉約。以兩全其家。慎勿過為奢華。以踵敝風可也。

陳氏曰。唐裴坦長子取楊收女。裝資豐厚。坦尚儉。聞之不樂。一日與夫人至新婦院臺上。視果櫟乃卧魚尾。遽拂袖出曰。亂我家法。令撤回。宋范文正公將為子純仁娶婦。或傳以羅為幃幔者。公聞之不悅曰。羅綺豈幃幔之物耶。吾家素清儉。安得亂吾家法。敢持

至當。火之於庭。昔虞翻為其子納婦。止求小姓。顧靖侯婚姻。勿貪世家。苟率此義。則牽羊可以盡歡。鬻犬足以成禮。簪簪之外。已悉長物。又安有奇技淫巧。得聞其門乎。

擇媳救奢

程子曰。世人多慎於擇婿。而忽於擇婦。其實婿易見。婦難知。所係甚重。豈可忽哉。陳氏幾亭曰。俗觀以為盛有識。以為衰。家風日趨於奢。其勢難久。猶之好花盛放。彫謝匪遲。紅袍滿場。綺筵將散。可不慮乎。越奢

開家編

卷之三

家禮
婚儀

九

之故。全因婦人挽救之道。惟擇清勤樸素之家。察其女之性情。取以為媳。入門之後。主持自定。可以佐君子。可以風妯娌。可以式後人。此返樸還淳之本圖也。若攀華門。習靡奢。婦一入門。競相驚耀。雖使長者訓言諄至。譬如引鷲登山。迴瀾既倒。力窮而功半。可及悔乎。古人云。家貧思賢妻。愚亦云。家奢締賢媳。○按此論甚妙。竊恐人家可擇。而媳之性情。究難取必然。不可不師其意。

訓子守正

何氏曰婚姻正始之道。今人惟知正其女而不知正其男。此淫風之所以日盛也。凡生子十四五時。即防他人引誘。仍戒女僕往來。務令保守其身。如處子之貞潔。庶可以擇佳配。而心無愧怍。能保守其身。即能保守其家身。正則家道正矣。若此身一壞。萬事瓦裂。將何以事宗廟而繼後世乎。吾嘗謂欲止婦女之姦邪。先禁男子之淫慾。此也。清源正本之規。慎始敬終之誠。爲子弟者。不可以不知。

嘉儀攝盛

開家編

卷之三

家禮
婚儀

十

朱子曰。昏禮用命服。乃是古禮。如士乘墨車而贊鴈。皆大夫之禮也。冠帶只是燕服。非所以重正昏禮。不若從古。命服之爲正。今俗新人多借用冠帔涼傘。新郎卽庶人。亦無不用儒冠公服者。是亦攝盛之意歟。故不以爲僭也。

迎娶遵古

曾子問孔子曰。嫁女之家。三日不息燭。思相離也。娶婦之家。三日不舉樂。思嗣親也。思嗣親者。言娶婦則與代親之感。故不忍用樂。以爲樂也。

程子曰。或謂昏禮不用樂。幽陰之義。此說非是。昏禮豈是幽陰。但古人重此大禮。嚴肅其事。不用樂也。又郊特牲曰。昏禮不賀。人之序也。人之序。謂相承代之次序。夫昏禮乃好合之始。而不以爲樂。不以爲賀。制禮者之義微矣。孝親之道昭矣。昔裴嘉昏禮用樂。猶有一薛方士非之。今世俗不獨盛張鼓吹。而且使優伶之輩。唱鄙俚之歌。以娛賓客。雖士大夫之家。亦莫之改。何也。

邇來嫁娶。富貴者競爲奢華。不惟鼓吹濫用馬導。而

開家編

卷之三

家禮
婚儀

十一

且彩輿僭加飛蓋。其爲有識嗟嘆久矣。唯從簡約。迎親不多用鼓吹。止列花燈數對而已。者多見大雅。萬氏充宗曰。今俗昏儀多不合古。而送親一節。爲尤甚。按儀禮。父送女不下堂。母送不出房。今人送親俗人謂本之孟子。夫孟子固云往送之門。獨不思下文有往之女家句乎。以門爲婿。門則女家爲何家也。且莫尊於父母。莫親于父母。今婦入門後。父母未拜而先拜女父母。於禮何據乎。

陳氏君平曰。今俗婿不親迎。反煩女母送之。甚失易

先於女之義。徒苦壻家。肆筵設宴。靡費無極。因而讌飲。達旦。並不寢息。且緣俚俗荒謬之語。謂不夜坐。恐致敗家。遂使所誡最吉佳期。是夕反成虛設。次日設遇不祥之辰。寧不悞其終身事耶。吾驗之屢矣。

今俗更有可怪者。用厨人贊禮。其辭俚鄙過甚。明萬曆間。先達張維城。獨不徇俗。特舉奠雁之儀。而用子弟贊禮。讀祝一時傳頌其美。嗣後而皆能不舉聲樂。不用送親。文人贊禮。則不惟從儉節財。所益不小。而屏棄陋習。敦復古風。彬彬乎稱盛事矣。今雖或以爲

開家編

卷之三

家禮
婚禮

三

迂後必有賢豪起而正之者。

屠氏曰。昔朱子曰。士人欲行古禮。而彼家不從。只得宛轉使人與之議古禮。亦省徑人何苦不行。乃世俗之人。習見鄙陋之悅耳目。而苦古禮之簡肅。誠有不可解者。是惟議昏之初。使能擇好禮之家。與之諦好。則彼此相成不難矣。故君子欲遵禮者。當慎於姻家之擇。如得士夫數十家。毅然行之。則移風易俗。可待也。

燕親尚質

陳氏幾亭曰。臭味先諧。乃締姻。締姻之後。往來宜益親。乃拘世套。謂新親不可輕褻。必冰人爲介紹。必庭實爲先容。必綺筵爲酬獻。禮貌既縛。舉行良艱。於是往來日稀。雖生平相對之密友。此時反成隔閡之親。翁是因親得疎。也是重形跡而損情誼。也是同心如蘭之味。通之盍簪。易而結之葭莩。難也。俗情因昧成癡。通人豈可不略。凡糕糖花罩人物。皆俗例浮費。一切罷之。風云每食四簋。小雅云。陳饋八簋。古之饗賢。以四爲隆。朝宴以八爲極。況在士民而可踰之。司

開家編

卷之三

家禮
婚禮

三

馬溫公所爲。會數而禮勤。物約而情厚。遵之當自我輩始行之。當自今日始。

右婚禮一類。通纂古今諸論及叅附已見。

喪儀

陳氏用揚曰。或曰。君子居喪。未葬。讀喪禮。既葬。讀祭禮。何也。曰。君子之於禮。無勿學也。及既際其事。而復習其文者。追遠慎終。將致其誠敬。而勿之有悔焉。非至此而始讀之也。當親始死。悲號如弗欲生。俛而讀不已。晚乎。君子之讀禮也。以致其知也。非將預擬其親而儲以爲之用也。禮喪事。君子恥具一日二日而可爲也者。君子弗爲也。然而有歲制時制之文。則雖父母之終事。亦有所不諱也。夫開家編

卷之三

家禮

古

纂喪儀

初終遷居正寢。凡一切下棺。是節且拜。跪儀。俱詳文公家禮。或從俗亦可。茲不復贅。各條做此。

戒內外安靜。毋得亂其心神。失其正念。但聽其委順全歸。今人或搶擾喧雜。莊周所謂怛化也。

不食

此條文公家禮在司書司貨下。後儒移此今從之。

按呂氏叔簡云。三日不食。禮也。然人子侍親病篤之時。常幾日夜不遑寢食。形神憔悴。始哭者盈門。三日

辨踊無數。兼之三日之內。棺槨衣衾。凡附於身者。必誠必信。勞心瘁體。百務應酬。而又不食焉。恐此身將不勝喪矣。故當量其身之強弱。強則曾子水漿不入。口者七日。亦無過分之事。若勉強三日。至不勝喪。甚者血氣羸弱之人。致疾滅性。死者有知於心。安否若父在喪。母在喪。父母命之食。或期功尊者。強之食。食可也。若力量有餘。自當守禮。

辨踊無數

呂氏叔簡云。哀極則辨踊。哭者之自然也。雖然有哀

開家編

卷之三

家禮

古

極而觸頭者。有卧地者。有嘔血者。有幾絕復甦者。何必定以辨踊且論。其有數無數乎。豈孝子且哭且數乎。抑人代爲之數乎。弱者之辨。不能如壤牆。將謂之不衰乎。婦人辨可也。必責之踊。則俗多弓足。不一踊而仆乎。情本自然。作而致之。使男女相率而矯強。必有匿笑于其旁者。是以王庸之哭母也。以手擊地。右掌血流。郭金之哭父也。以手爬地。十指肉損。情之所極。流於自然。安用文。其不及率天下以失真哉。此後進之禮樂也。

立喪主

長子爲主人。無則長孫。或次子爲之。此古人重適之意。檀弓公儀仲子舍孫立子。子游問諸孔子。孔子曰。立孫可見。○凡喪。父在而子有妻子之喪。則父主之。父歿之後。兄弟雖同居。各自主其妻子之喪。今人或多紊矣。

主婦

謂亡者之妻。無則主喪者之妻。猶男之有孝子也。

護喪

闕家編

卷之三

家禮

末

以子弟知禮能幹者一人爲之不可少。

主賓

用同居尊屬。或親族執友亦可。專主與賓客爲禮。亦不可少。一人不足數人亦可。

相禮

家語。孔子在衛。司徒敬子之卒。夫子弔焉。主人不哀。夫子哭不盡聲而退。蘧伯玉曰。衛鄙俗不習喪禮。煩吾子相焉。孔子許之。檀弓杜橋之母之喪。宮中無相。以爲沽也。註曰。沽。麤略也。○宜於親友鄉鄰中擇素

習禮者一人爲相禮。凡喪事皆聽之處分。而以護喪助焉。

司書司貨

孔子之喪。公西赤爲志焉。子張之喪。公明儀爲志焉。志記識也。○一主司綦。賻弔奠諸儀。一主司當用之物及財貨出入。亦不可少。人數不必拘。

治棺

棺木沙枋爲上。非貴價者不能堅美。然中間多有破損。巧於補綴。未易辨識。一售其欺。反不若杉木之爲愈也。或取三丈四丈平木。但要色老而紅。赤縷細而堅實者。取其木心。俟其乾燥即可用也。臨櫬合時。一切縫罅。先用絞淨真生漆厚調生麵銀硃塗嵌其間。然後推敲成就。雖有小小鬆隙之處。皆爲硃漆充塞。無不混合之患矣。試真漆法。取少許抹青竹上。少頃卽乾而粘綴不可剝剝者真。否則已侵入桐油。其性懈矣。硃性極收濕。可以助漆之堅。解漆之濕。故須用之。棺外凡遇縫處。亦用硃漆塗之。棺底須塗抹令遍。棺內止以少許抹縫。餘處不可多用。骸骨宜近木不

闕家編

卷之三

家禮

七

宜近漆也。俗用瓦灰猪血調塗。又以麻布糊縫。直同兒戲。此數物徒滋汙穢。有何功力耶。又一法。合縫時。先以船之油灰塗其內。覆綿紙二三層。其固甚於松脂。外面灌生桐油數次。此法尤為簡便。利於貧者。然總非預辦不可。易得。凡遇父母年老。即當竭力為之也。○明陽羨何氏刻家禮摘要勸民曰。古者六十歲制七十時制。後世人多夭札。五十制之。非豫凶事也。而愚者顧以為諱。為之子者。亦故延緩吝惜。變出不測。物惡價倍。貽無窮之恨。于心忍乎。其力不足者。

開家編

卷之三

家禮

大

寧厚於此。勿急雜務。庶免後悔。古人有備身以葬者。今即假貨數金。固不至于以身為奴。未可輒以貧自諉也。○棺內七星板。其制用板一片。長廣令棺中可容者。鑿為七孔。臨殮時用石灰炭屑末。厚鋪棺底。灰上加紙。紙上安板。板上鋪褥。而後入棺。然亦有不用者。

訃告於親戚僚友

訃者。赴也。親遭凶變。慘禍急走告於所知也。司書主之。

呂氏叔簡曰。訃告遠近。不能徧。或使者不慧。誤不及。或情有厚薄。不可及。或訃及而不至焉。實生嫌隙。蓋休戚相關者。疾則問。危則守。無待於訃。其病且死也。而猶不知。又安用訃哉。俗或書卒葬於屏間。或揭紙旗於戶外。有爵者。或榜諸通衢。情義相關。聽其自至。遠不至者。俾彼得以有辭也。按呂說。竟不欲送訃。然而君子以為固矣。酌之可也。

按卒之一字。惟有官者宜稱。常人不應擅稱。止可

曰歿。曰終。又按邱氏曰。禮稱哀子哀孫。其孤子乃

開家編

卷之三

家禮

大

議禮所指論。非其自稱也。今父亡稱孤。母亡稱哀。父母俱亡。稱孤哀子。於禮無據。然世俗相沿已久。恐難猝改。從俗亦可。竊意父母之變。哀摧於心。孟子曰。幼而無父曰孤。言孤則哀在其中矣。若六十七十而亦稱孤者。年雖老而情同孺慕也。今以父母之喪。外人或未察。故以此分辨焉。是或一道也。但訃狀列名。從來止有孝子。或承重孫主喪者而已。近乃有以諸孫及曾元一切列名者。知禮者宜反古焉。○陳氏際叔曰。禮喪不二孤。支子不與而

况於孫乎。署孫以下贅矣。况近世頓首吉拜也。稽首喪拜也。自孫以下皆有齊衰之喪。不署稽首。非禮也。服衰何以不泣。不署泣拜。亦非禮也。古者喪不二孤。自孫以下。不署正也。署而必如禮變之正也。然今之君子皆從變之正者矣。又何議乎。正之變耶。

立銘旌

以絳帛爲之。三品以上九尺。五品以下八尺。六品以下七尺。庶人六尺。以粉大書之。置於靈座之右。蓋占人以死者爲不可別也。故以其旌識之。塋時覆於棺上。近乃有用旌長至丈餘者。又用顯者之名題贈於其後。雖古有銘旌容贈之說。然非實出於贈而孝子自爲之。陋已。

呂氏叔簡曰。旌所以代主也。未立主。故用銘旌。又曰。死者不自爲素。故用絳帛。

描真容

亦曰寄顏。朱子曾自寄顏於建寧。須用逼真乃可。亦曰影堂。曰影帳。程子不取影堂。曰若多一莖鬚便是。

別人矣。呂氏叔簡云。然則木主何嘗似吾親乎。昔伊川高祖少師有影帳。旁画二婢。曰鳳子。曰宜子。叔祖七郎中有影帳。旁画二婢。曰楚雲。曰賽奴。夫画以待兒。喪矣。然程氏先祖固有影堂。可知也。古有鑄金刻木琢石塑土以像親者。皆出於思慕之極。無聊不得已之情。亦何病於禮乎。

今人多以生前寫照曰行樂圖。甚是以既死則神脫也。

助喪

開家編 卷之三 家禮 三
增修鄉約曰。凡喪家貧。鄉鄰戚族宜率衆財賻贈。墓亦如之。甚或不能舉。則助其棺槨衣衾。及爲之造築墳墓。

沐浴

示潔淨反本之意。呂氏叔簡云。生浴兒死浴尸。終始之義也。文公家禮沐浴用侍者。以至情論之。男子當用子孫婦人。當用子孫婦及女侍者。惟從旁助之。甯氏六象曰。蓋古侍者卽喪主子弟及子弟婦女。今云侍者必將委于婢僕。恐有未周。亦且慢其親也。人子

撫摩親體。唯此一時。後即不可得矣。豈可徒委侍者。或孝子哀痛之極。不能舉手。故用侍者助之。解亡者髮沐之。晞以巾。先浴上身。以巾拭之。次浴下身。另以一巾拭之。剪手足甲。盛於小囊。候大歛時。置於棺。其沐浴餘水。并巾櫛。掘坎埋而掩之。切勿從俗傾潑道上。懼褻親體之遺。且爲人所畏惡也。

襲

悉去疾衣。易以歛衣。凡裙襖襪褲衾褥之類。俱以綿布爲之。不必用綾緞。婦女切不可用金珠首飾。并置珍玩於內。以起盜賊之心。而爲異日之患。

遷尸

文公家禮。徙尸牀。置堂中間。注云。若亡者卑幼。各于其室中間云。蓋嫌于尊也。今人屋無多。則置堂中而稍偏。亦禮以義起也。可從。

小大歛

死之明日。小歛。至三日。大歛。應氏嗣寅曰。士庶必須三日方歛。一以孝子望其復生。一以待外戚之至。防有變難不測之事。如暑月無冰。用新汲水置牀下。可

也。○王氏蕙子曰。倘值暑極之時。亦宜變通。早歛不得拘泥古禮。以致不忍見閭閻生者之慘痛也。

小歛時主人以下哭盡哀乃代哭不絕聲

代更代也。孝子始遭慘變。悲哀憔悴。禮防其以死傷生。故使家人親屬與之更相代哭。晝夜不絕聲也。

呂氏叔簡云。代哭。何情也。哀至則哭。不作而致之。何以代爲。

大歛時主人以下各歸喪次止代哭者

孝子於此。神氣少定。可以哭泣無時。不必人爲代哭也。

卷之三

家禮

三

曰襲。曰小歛。曰大歛。蓋襲時已易衣矣。至小歛而又一節次焉。至大歛而又一節次焉。文公家禮。纖悉詳明。今人三節草草。至歛時始易衣。不如古禮之以漸而加矣。豈禮時爲大宜從俗歟。然家禮儀節其大小歛所用之布絞。同一布絞也。考之于圖。又似另一布絞矣。或謂儀節遵司馬溫公圖式。高氏附注。本諸喪大記。互有異同。豈溫公合大小殮爲一者。亦欲從簡。以便無力之家歟。不然。夫豈不知古禮之分也。而今

人又簡之中從其簡何也

按今人歛亦無束縛之形喪禮疑所謂以美服稱身端然仰臥者也又云若客過道遠則大小歛自不可廢

成服

大歛之明日謂死之第四日也今俗多用第五日猶可有至七日者則怠矣

服成主人及兄弟始食粥

諸子食粥妻妾及期九月疏食水飲不食菜菓五月

闕家編

卷之三

家範

五

三月者飲酒食肉不與宴樂自是無故不出若以喪事及不得已而出則麻衣腰絰麻履草履僕馬布鞍素輜布簾此服食動靜匪爲觀瞻所係乃吾心之安不安在是也舉此餘可類推

朝夕奠及上食

凡奠除酒器外盡用素器不用金銀華物以主人有哀素之心故也

今人酒器亦可用素

朝夕奠者謂陰陽交接之時思其親也上食者當食而食如侍膳也自此以至於虞日日如之若遇

朔望則比常奠加盛貧者隨力設供哭拜如常儀

○此子爲喪主也或問若父爲喪主則夫亦可拜妻乎荅曰邱氏補註有父主喪於柩前奠酒再拜之儀則夫亦可拜妻矣但父拜之時其子宜泣跪於苦次俟父禮畢更行哭踊稽顙可也

弔奠賻

以禮恤喪曰弔以物品祭亡者曰奠以貨物助喪事曰賻凡喪不能賻不問其所費以口惠而實不至爲可愧也○公羊傳曰車馬曰賻貨財曰賻衣被曰襚

闕家編

卷之三

家範

五

○死而不弔者三曰喪自經於溝瀆之類曰壓立巖墻下之類曰溺無故不舟而遊之類然喪禮疑云三不弔非人情也三族五服之親是可已乎○婦人不越疆而弔人○凡弔謂弔生者哭謂哭死者與死者生者皆相識則既弔且哭識死者不識生者則哭而不弔主人拜則荅之不識死者則弔而不哭○如尊長臨卑幼之喪哭者情也拜則非禮

稽顙而拜

孔子曰拜而後稽顙顙乎其順也稽顙而後拜順乎

其至也。三年之喪。吾從其至者。朱子曰。拜而後稽顙。先以兩手伏地。如常。然後引首向前叩地也。稽顙而後拜者。開兩手而先以首叩地。却交手如常也。

孝子見吊客。商稽顙而後拜。周拜而後稽顙。呂氏叔簡謂只稽顙亦可。不必拜。恐孝子不勝勞也。此解拜字。如今人之拜。然檀弓以稽顙而不拜。謂不成拜。如呂氏之說。乃不成拜矣。遵朱子以古禮解拜字。何勞之有。

凡賓來弔奠者。道路如遠。當具素饌待之。今人或盛

開家編

卷之三

家禮

五

張酒食甚違禮制。

陳氏用揚曰。子於是日哭。則不歌。檀弓曰。弔於人。是日不樂。又曰。行弔之日。不飲酒食肉焉。夫自朝至於日中。昃謂之日。弔日。不歌不樂。不飲酒食肉。則一日七情。惟哀爲易感而難化。誠敬之至故也。故未哭吊而已哀。不歌不樂。不飲酒食肉。既哭吊而猶哀。不歌不樂。不飲酒食肉。故曰。君子哀樂不同日。以全哀也。觀此。則凡爲賓客者。豈宜飲酒食肉於喪家耶。

呂氏吊說曰。詩云。凡民有喪。匍匐救之。不謂死者可

救而復生。謂生者或不救而死也。夫孝子之喪親。不

能食者三日。其哭不絕聲。既病矣。杖而後起。問而後言。其惻怛之心。痛疾之意。殆不欲生。則思慮所及。雖其大事。有不能周知者。而況其他哉。故親戚僚友。鄉黨聞之而往者。不徒哭吊而已。莫不爲之致力焉。始則致含禭以周其急。三日則供糜粥以扶其羸。每奠則執其禮。將塋則助其事。其從柩也。少者執紼。長者導進止。其掩壙也。壯者盈坎。老者從。反哭始而賵焉。不足則賻焉。不足則賻焉。凡有事則相焉。斯可謂能

開家編

卷之三

家禮

五

救之矣。主人見賓。不以尊卑貴賤。莫不拜之。明所以謝之。且自別於常主也。賓見主人。無有荅其拜者。明所以助之。且自別於常賓也。自先王之禮壞。後世雖傳其名數而行之者。多失其宜。喪主之待賓也。如常主。喪賓之見主人也。如常賓。如常賓。故止於弔哭。而莫敢與其事。如常主。故舍其哀。而爲衣服飲食以奉之。其甚者。至於損奉終之禮。以謝賓之勤。廢吊哀之儀。以寬主之費。是則先王之禮儀。其可如是而已乎。今欲行之者。雖未能盡得如禮。至於始喪則哭之。有

事則奠之。奠不必更自致禮。唯代主人之獻爵是也。又能以力之所及爲營喪具之未備者。以應其求。輟子弟僕隸之能幹者。以助其役。易紙幣壺酒之奠。以爲祔除供帳饋食之祭。以爲賙與賻。凡喪家之待已者。悉以他辭無受。庶幾其可也。

邱氏瓊山曰。世俗於親賓弔奠。往往設席以待之。裂帛以散之。是正呂氏所謂如待以常賓。舍其哀而爲衣服飲食以奉之者。況送往之日。釀錢設宴。醉飽歌唱。甚者孝子亦與飲。此何禮也。今擬親賓之來路。

開家編

卷之三

家範

三

遠者。設素饌以待之。但亦無害。但不可飲酒耳。至於設席散帛。敝俗已久。聞吳興諸處。此風尤甚。貧無力者。勉強舉債鬻產爲之。以致今數十年來。雖富貴之家。莫敢開喪受吊者。并無舉殯之事。是在縉紳賢士力行古道。庶可救其弊耳。朱子語錄曰。喪葬時只當以素食待客。祭饌葷食。只可分與僕從。

近思錄曰。程子葬父。周恭叔主客。客欲酒。恭叔以告。先生曰。勿陷人於惡。註曰。周行已字恭叔。臨葬飲酒。非禮也。○以上數論。精明詳盡。喪家用之。正儒者守。

禮事也。奈何其背而不遵耶。揆其所由。皆緣孝子志哀而飲啖。不得不以葷酒奉親賓。嗟乎。罔極之恩。粉身難報。乃區區一飲食間。不能少盡此心乎。今縱不能遵不能果菜之文。亦當恪守不御肉之禁。其待賓自入斂開喪以至舉殯安葬。一切皆用素饌。從事以遵典禮。誰無父母。人同此心。則弔者自皆大悅。雖有惡賓。不能肆其誅求矣。當此風俗頹弊之時。力行古道。上則盡孝報親。下則主持名教。吾厚有望于忠信篤敬之孝子。○又凡喪皆宜齋素。不獨親喪爲然。

開家編

卷之三

家範

三

朝廷討祭

凡文武官員亡歿。朝廷遣使。或令有司致祭者。皆先朝報知於喪家。設香案於堂之中。南向。設靈位於堂之西東。設使者致奠之位於堂之東。西向。設讀祝文位於使者之右。設喪主拜位於靈位之右。北向。至日。陳設牲醴如常儀。使者至。喪主以下止哭。去衰服。易素服。出迎於大門外。引使者入。立於致奠位。喪主就位。先行叩禮。執事者酌酒授使者致奠。讀祝者取祭文立讀。訖。以下復行叩禮。焚祭文。喪家請。

使者於賓次拜見如常儀。

三月而葬前期擇地之可葬者

三月而葬者士庶之分也。程子曰：他日不為道路，不為城郭，不為溝池，不為貴勢所奪，不為耕犁所及，或曰：又須避村落遠井窰，即是美地。夫葬之為言藏也，子孫而藏其祖考之遺體，是必擇其地而卜筮以決之。其或擇之不精，地之不吉，則必有水泉地風螻蟻之屬以賊其內，使其形神不安，于心安乎？而子孫亦有死亡絕嗣之患，豈非影響甚可畏也？故必當厚其

閑家編

卷之三

家範

三

脈絡之所從來，審其形勢之所止聚，有水以界之，無風以散之，然後乘地中之生氣以養逝者之遺體，俾長溫煖而不朽腐，逝者之體魄安而子孫之受其氣者平安榮盛，此自然之理也。然亦有天意為非人之智巧勢力所可能得也。諺云：穴在人心不在山，如或偏聽堪輿貪心利己，侵佔他人，欺給昆弟，天地鬼神實式臨之，免禍幸矣。乃希福哉，善為子孫計者，但於天理存心，積德積行，擇法眼以求之，而聽機緣於天命，當必有佳美之遇矣。

明器

造為車馬僕從侍女各執奉養之物，象平生而小，蓋亦孝子不忍死親，故象其生時所奉物以殉，謂之明者，神明之意如家貧省之亦可。

神主

白虎通曰：所以用主者，神無依憑，孝子所以繼心也。凡作主之法，用梓木，或栗木為之，不宜用柏木柏樹多滋年久，恐面與陷中，膠固難開也。趺方四寸，象四時，高尺二寸，象十二月，身博三寸，象月之日，厚十

閑家編

卷之三

家範

三

二分，象日之辰，刻上三分為圓首，寸之下，勒前之額而判之一，居前一居後，陷中長六寸，濶一寸，書官爵姓名行合之，置於趺身，出趺上一尺八分，並趺共高一尺二寸，竅其旁以通中，以膠和水調鉛粉，勿入桐油塗其前，以書屬稱旁題主祀之名。喪禮疑云：主無式，式自程氏若尊銜崇爵勢難摘取，即用今之裁縫大尺亦可，但不得太高大耳。韋氏六象曰：神主奉祀，祇宜長子署名，如長子不在，則列長孫三代尊稱題銜，俱當改題，所以重宗法也。

故長孫長曾孫皆有承重之服所以承重者乃承宗祀耳今見世俗神主概列衆子之名則以宗法之廢也

舊禮於高曾祖考上悉加皇字元朝曾行禁止改爲顯字蓋皇顯皆明也又曲禮云生曰父母死曰考妣考者成也言其德行之成妣者媿也言其媿美於考也

告遷柩

發引前一日此將舉殯之時也正人子不忍離其親

開家編

卷之三

家範

三

故日夜哀痛號號世乃有演戲鬧村以哀爲樂背禮傷教莫此爲甚詳讀前後諸篇自當知愧其不能者維風君子當苦諭痛止之令全孝道

又有開喪之家客至用門鼓於行禮之際奏以音樂亦大非禮大約喪家但當以哀泣爲事孔子曰臨喪不哀吾何以觀之故凡簫鼓歌唱之聲概宜禁絕惟出殯之日用鼓吹前導宜從俗耳

家禮摘要曰發引之日宜禁俗樂止用二鉦代鐸前導應氏嗣寅曰昏禮不用樂况喪禮乎恐不宜用亦

無用鉦之禮用鉦軍禮也

發引

引柩車之索也主人以下男女步從哭不絕聲婦人以白布幃幙夾障之今世俗送殯親賓鄰族俱先導彷彿執引之義從俗亦可

禮曰送喪不由徑送葬不避塗潦臨喪則必有哀色執紼不笑

葬日忌十二相所屬致有子婦不送喪不見櫬重禮者非之

開家編

卷之三

家範

三

空

安葬一節最爲要緊孝子慈孫尤當究心如在山宜深六七尺平地止可四尺餘太深則有水也北方土厚有穿至丈餘者則各從其宜周圍比棺畧寬七八寸用三和土築實之永無頽陷蟲蟻地風發掘之患柳雖聖人所制其罅隙處多有水滲入昔司馬溫公亦曰板木終於腐爛徒使墳中寬大不能牢固不若不用之爲愈也其三和土卽家禮所謂灰隔用石灰三十担砂石如黃荳麤者十担本色土二十担以烏

樟葉二担搗爛浸水成汁膠粘勝糯粥也其汁須好
甌收貯一絲墮地則滿甌瀉出矣相傳汁灑於地其
樹即生今取其汁同石灰砂土拌勻若太濕則粘杵
難築太乾則燥散不堅未下棺時先鋪燥者一二寸
在底築平俟下棺定向畢鋪銘旌將三和土逐漸填
於四旁緩緩用杵築之一分漸漸築起勿令震動極
中人力須齊不可停歇歇則結皮不相連矣日不能
完以夜繼之如不能繼次日須鋤動面皮刷汁加築
經硿有聲錐釘不入爲妙餘俱結于頂上封築完固

再以土加高四尺厚蓋灰得砂而實得土與烏樟
水則黏歲久結而爲石其堅且甚於石也此法甚善
行之勿疑但石灰須用大窰好灰乃青石燒成內防
有不著火未過石筋亦有雜白土及白石灰末須用水
碗中試之乃見惟灰真正則發而堅不可不慎
槲以磚爲貴蓋石槲生水不可用但磚須色青聲響
乃燒透者若黃色無聲卽不堅矣其磚每塊一尺長
四寸半濶三寸厚重六斤須用高價與窰戶定做則
練泥細而火候足乃堅固不裂也金井長一丈二尺

濶一丈五尺先用糯米春白煮稠粘稀粥鍋中投以
石灰寒冬不冰人且食取粥調純石灰築底一尺
厚又鋪條磚一層方磚一層地面磚一層槲內復加
六斤磚一層連灰縫一尺厚或謂槲底隔灰砌磚恐
絕生氣吁可怪哉生氣無堅不透豈礙槲底且棺着
土易朽使土侵膚人子之心安乎四圍牆一尺二寸
厚中牆隔二槲亦一尺厚其圍牆中牆皆一橫二縱
層疊砌成槲外用三和土築實平口以防日久樹根
蛇獾侵壞棺定向之後棺外四圍空隙俱用糯粥
調純石灰填實使震動棺中棺蓋上亦然加
灰與磚平口朱子所謂實葬永無客水之侵後雖地
水不動也其上勿用磚作恭蓬式乃古殯法非葬
法也往往墓門客水易入槲頂亦毋毀矣宜用紫色
或豆青堅厚石板二大塊合縫蓋上石上築純灰一
尺二寸又加三和土尺餘四圍純灰隔外套下二尺
餘又壓大黃石數十塊以三和土挨之碎黃石數十
担覆砌之大石取其重後人難動碎細石取其無用
且壞犁鋤後加以好土成墳庶久遠無虞也如有壽

穴須取乾燥好土。篩細填實。蓋石泯縫。免使客水得入。臨時取去之。至於所用工人。貪利者衆。尤宜卑禮厚幣。盡誠以感之。無不盡心也。勿與瑣瑣計論。

祠后土

后土之稱。對皇天也。土庶行之。有似乎僭。今擬改后土氏爲本山土地之神。擇賓友一人。吉服北向祭。蓋以祖考形魄托於此地。故設祭以安之也。用賓友主祠而孝子不與者。以凶服非所以交於神明也。

家禮摘要曰。不可定。世俗張侈。率請名位人豐饌。

開家編

卷之三

家範

三

厚饌以爲人戒之。

題主

按古人必葬而後題主者。形歸於土而後依神於木。主禮所謂送形而往。迎精而返是也。今世俗大都臨舉殯時。題於家。殊爲非禮。其題主之人。考家禮命子弟善書者。吉服題之。乃世尚虛文。多有請尊貴者。其蔽甚矣。賢者正之。必欲延賓。但於親友中擇一有德之人可也。

墳高四尺

墳者高起之謂。昔孔子封防之墓。崇四尺。故取以爲法也。光武曰。爲墳取其稍高。四邊能令走水得之矣。蓋積土高大。則氣暖。且不易侵掘。

古者墓而不墳。示無見也。無見者。保萬年之體魄。中古三尺。後世崇之以爵爲尺。示有見也。有見者。觸千載之心目。晚近世以屋以樹。俾作神依。總之如生如存之義。致愛致戀之心。顧子孫之孝思。何如耳。忘本原者。薪冢木。鬻墓石。封上皆牛羊之跡。希福利者。發深藏。暴枯骨。視中無定之身。蔽何甚也。

開家編

卷之三

家範

三

立石碣於前

亦高四尺。跌高尺許。

下誌石

誌文以二石相向。用鐵束之。埋於墳前。三四尺許。陳氏曰。誌石專防發掘。須令易見。若如上所云。是掩之也。雖掘者見石。冀其斷鐵開石。諦視詳觀。抑亦難矣。宜用石二片。一爲底。一爲蓋。二石相向。四角俱用石片。厚一分。方一寸者。底之四圍。護以大磚。上覆以土。離墳前數尺。淺埋之。昔孟子葬母。自作跪像埋之。墓

前後遇掘者遂知爲孟母墓聖賢蓋惟欲人之早見之也

喪禮疑云不如題姓名于碣面詳家世于碣陰使有目者皆見昔程大中誌石砌于壁間何不可耶

如貧俗無文不能刻誌石可取堅大方磚依式朱書用錐畫文紀其世系姓氏及生卒年日子孫而已

檀弓季康子之母死公肩假曰公室視豐碑按豐碑以木爲之樹於槨前後穿中爲鹿盧繞之絳用以下棺耳非刻其上也秦漢以來稍用石爲之刻字其

闕家編 卷之三 家範 天

上亦謂之碑晉宋間死者皆有神道碑蓋地理家以東南爲神道碑立其地故因以名墓碣近世五品以

上所用文與碑同墓表有官無官皆可川表立墓左誌銘埋地中司馬溫公曰古人有勲德刻銘鍾鼎止

以自知其賢愚耳非出於禮經南宋元嘉中顏延之爲王球作墓志以其素俗無銘諫故以誌行自此遂

相祖習大抵碑表敘學行履歷勲業略述名系爵里生卒雖其義稱美不稱惡然前人有言無其美而

稱者謂之誣有其美而勿稱者謂之蔽誣與蔽君子

弗由也

鄉校禮輯曰石碑始於秦漢銘誌起於南朝溫至近世甚至巧言麗辭誇巧飾美變貪濁爲潔清譽慘刻

爲長厚使人讀之訕笑群起是將以揚祖考之美而不顧陷於矯誣乃反以張其惡也隋文帝曰欲求名

一卷史書足矣何用碑爲若子孫不能保家徒與人作鎮石耳昔孔子過季札墓大書曰嗚呼有吳延陵

季子之墓朱子之母亦不過曰朱母祝夫人墓是可爲法

闕家編 卷之三 家範 天

奉神三皇靈座

今人葬旣不拘月數且一葬而家遽徹靈其謂之何

反哭

反哭謂旣反而哭求親不可得見而哀之也故古禮親友復來吊檀弓曰反哭之弔也哀之至也反而亡

焉失之矣於是爲甚

虞祭

未葬有奠而無祭旣葬而反虞始設祭焉比哀奠節目稍備虞猶安也魄歸於土而神氣則無所不之故

禭。三祭於殯宮。以安之也。古禮日中而虞。若墓遠。則初虞便於所館行之。不可出是日。

遇柔日再虞

遇乙丁巳辛癸爲柔日。柔日取其靜。初安欲其神之靜而常在也。

遇剛日三虞

甲丙戊庚壬爲剛日。剛日取其動。既安欲其神之動而如生也。

按禮虞祭之後。祭儀同於時祭。漸用吉禮者。以吉祭

開家編

卷之三

家禮

早

易喪祭所以尊貴神也。然自虞祭至祥禫諸祭皆用吉儀。而惟殺受胙與餽者以孝子有愴于心故也。

卒哭

三虞之後。遇剛日設卒哭之祭。謂之卒者。始朝夕之間。哀至則哭。至此祭而止也。蓋情無窮而哀有節也。雖然情終無窮也。

祔

卒哭之明日而爲祔祭。祔猶屬也。父則祔于父之祖。考母則祔於祖妣。以孫祔於祖者。蓋爲孫與祖同昭。

穆。故以孫連屬於祖也。

小祥

祥祭名。謂之祥者。以漸從吉之義。期而小祥。自喪至此不計閏。凡十三月。卽初忌也。

沈氏甸華曰。練熟之布。謂曾經煮治者。細於草麻而最於紵布。古人小祥而練。未練以前。不得衣熟布。遵禮者宜知之。

大祥

再期而大祥。以喪至此。不計閏。凡二十五月。卽第二

開家編

卷之三

家禮

早

忌辰也。

前一日遷主

大祥日奉新主入祠。則舊主當遷矣。以先期照次遞遷。虛未龕以待新主。此理之正也。以舊主埋于墓側。今或廟中設一祔閣。詳見祭儀宗祠。亦禮以義起。未可云僭也。于是俱改題四親舊主。而與新主于龕焉。

徹靈座

至是乃徹之。凡紙床魂帛及斷杖冠經孝髻等項。一切焚之。以除服。

喪服小記曰。久而不葬者。惟主喪者不降。其餘以麻。終月數者。除喪。則已。註曰。主喪者不除。謂子於父。妻於夫。孤孫於祖父母。臣於君。未葬不得除衰經也。麻終用蠶者。期以下至總之。蠶。屨麻至月數足而卽除。然其服猶必收藏以俟送葬也。○近世人淹親柩。服滿不葬。忘哀卽吉。此義不明久矣。特補於此。庶使知懼而謀葬焉。

懼而謀葬焉。

禪

卷之三

喪家哭

四

禪祭名也。禪祭平安之意也。大祥之後中月而禪中。

月。閏一月也。自喪至此。不計閏。凡二十七月。

又凡期喪皆有禫。雜記曰。期之喪。十一月而練。十三

月而祥。十五日而禴。近世率皆小祥除服。失禮甚矣。

韋氏六象曰。橘李沈氏曰。三年之喪。其來久矣。唐虞

以來三代共之。宰我有爲期之問。子曰。子生三年。然

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孟子

對滕文公亦如之。迨漢文帝遺詔短喪，以目易月，定

以三十六日是知三年者三十六月也時雖廢古禮

而禮固在也。及攷儀禮。期而小祥。又期而大祥。月中

而禋是月也吉祭猶未配此下疑有缺文乃戴禮雜

記有云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未審據何經典于

是鄭元以中月爲間月則主二十七月王肅以中月

爲月中則主一十六月而三年之喪遂不復行是雖

存古禮而禮已亡矣知禮者其詳攷焉

唐書儒林傳王元感亦著論三年之喪必三十六月

因深誡禮儒之非去

按魯宣公十四年災注道曆二十九月其時主猶在寢

唐家編

卷之三

二、七、一、美、

1

沿已久姑亦存此論耳。

忌日

謂死之初日也。陳氏敬亭曰。禮曰。君子有終身之喪。

忌日之謂也。又曰。忌日不用。非不祥也。言夫日志有

所至而不敢盡其私也。蓋父母之恩與天無窮。雖喪

三年亦未足報。故于是日追思哀慕。徬徨急切屏絕。

人事而獨致其情所以盡思親之誠伸終身之慕焉

耳近世禮教廢弛此義不明雖當忌辰仍治私事無

復哀戚於親亦忍然甚矣子情寧若是忍哉故凡祭皆吉服而忌用綺素凡祭皆飲福而忌獨舉哀夫綺素舉哀非所以施之祭也故此祭宜於祥祭禫祭同類列於喪禮之末庶合事宜斯言良爲有見故特敘列于此後之覽者或有所感而興起也夫

聞喪奔喪

始聞親喪哭荅使者又哭盡哀問故易服遂行日行百里不以夜行道中哀至則哭哭過城邑喧繁之處望其州縣其鄉其家皆哭入門詣靈柩前哭拜

聞家編

卷之三

家禮

聞

并拜謝禮合敘尊長親友披髮跣足不食四日或五日成服若未得行則爲位而哭朝夕奠如儀四日或五日成服至家若既葬文公家禮先往墓哭拜然禮云骨肉已歸於土而神氣無所之則凡行禮時宜以家中靈座爲主但於次日之哭拜盡哀返喪次若除喪而後歸則之墓哭成服居髮袒經拜賓成踊送賓返位又哭盡哀遂除○聞齊衰以下喪則爲位而哭若奔喪則至家成服不奔喪則四日或五日成服如歸在服滿之後則用孝巾具腰經詣其

靈或於墓所隨俗具酒饌以奠獻哭踊再拜遂除而歸

凡聞所知之喪可以往哭則往哭之未能往哭則遣使致奠禭之物就外次衣弔服再拜哭送之惟情重者如此過期年則不哭情重者亦哭殯或墓而已

返葬

凡客死於外者如子孫不在側以有服之親主喪無則執友與僚友之厚者主之待其子孫之至扶柩而歸

聞家編

卷之三

家禮

聖

改葬

凡有改葬者必具享因聞於官俟允乃行之非有大不得已之事不可輕議改葬

喪服記曰改葬總服總者子爲父妻爲夫也行將親見尸柩不可無服總三月而除之

服制

喪必有服所以爲至痛飾也故曰戚容稱其服五服年月之異者以恩之厚薄爲隆殺然皆法乎天道焉小記曰再期之喪三年也期之喪二年也九月之喪

三時也。五月之喪二時也。三月之喪一時也。本之五世親疎之分而制其等。禮由心生。所不能自己者。爾喪有正服。義服。加服。降服。四等。正服者。於情於分皆當爲之。服而不可已。如子爲父母服斬之類是也。義服者。親雖異於所生。而其分同。則以義爲之。服如婦爲舅姑服斬之類是也。加服者。本非其所服。而禮主於進。故自輕以從重。如嫡孫爲祖父母承重服斬之類是也。降服者。情不可殺。而分有所制。故自重以從輕。如女子爲公姑降服期之類也。

開家編

卷之三

家禮

哭

沈氏龍溪曰。服之。雖總麻亦有首經腰經。與上衰下裳之制。服制圖開載自明。世俗則自期以下。不更製服。只隨便用家常素服。與素衣。遂謂成服。不知此特燕居之服也。不可謂成服。或更有服內止戴一素冠。而衣履之類。參用有色者。忘哀矣。在戚而有嘉容矣。白紵白羅。雖素也。亦錦之類矣。五服自小功以下。俗多不行。有行之者。則必其門內之親也。不然。亦情所極。暱如甥舅相爲服之類也。外此而中表兄弟亡之矣。三從之姊妹兄弟有不同居。

者亡之矣。夫父黨之服。由父而推。母黨之服。由母推也。薄其黨。非薄吾父母耶。勿思耳。

禮記居喪

子思曰。喪三日而殯。凡附於身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三月而葬。凡附於棺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

子游問喪具。夫子曰。稱家之有無。子游曰。有無惡乎齊。夫子曰。有毋渴。禮苟無已。斂手足形。還葬。懸棺而封。人豈作非之者哉。

開家編

卷之三

家禮

卑

子路曰。貧者無以爲養。死無以爲禮也。孔子曰。啜菽飲水。盡其歡。斯謂之孝。斂首足形。還葬而無槨。稱其財。斯謂之禮。還。謂斂畢即葬也。

孔子曰。少連大連。善居喪。三日不怠。三月不懈。期悲哀。三年憂。東夷之子也。高子卑執親之喪也。泣血三年。未嘗見齒。君子以爲難。司馬溫公曰。古人居喪。無敢公然飲酒食肉者。五代之時。居喪飲酒食肉者。人猶以爲異事。是流俗之弊。其來甚近也。今之士大夫。居喪飲酒食肉。無異平日。又相從宴樂。覲然無愧。亦

恬不爲怪。禮俗之壞。習以爲常。悲夫。乃至鄙野之人。或初喪未斂。親賓則齋酒往勞之。主人亦且備酒饌。相與飲啜。醉飽連日。及葬亦如之。甚者初喪作樂。以娛尸及殯葬。則以樂導輜車。而涕泣隨之。亦有乘喪卽嫁娶者。噫。習俗之難變。愚夫之難曉。乃至此乎。居喪不業一條。喪禮疑辨之最詳。畧云。士可能也。農工商賈不可能也。孟子喪母反齊。且欲行道。不但不廢業矣。范希文之教訓諸生。陳正己之朋友論學。皆不害理。余按此論。亦可從。或曰。居喪不業。此業字。指設業。家業之業。謂不作樂也。此亦遷就曲說。且何以解大功誦一句乎。謂豈不樂而僅歌詩乎。

謝孝

邱氏瓊山曰。世俗旣葬之後。凡親戚僚友來弔祭。賻葬者。孝子必具纓紼躬造其門拜之。謂之謝孝。有不行者。怪責叢焉。遂使居喪者。舍几筵朝夕之奉。倥然纓紼奔走道途。信宿旅次。甚至浹旬經月不歸。不知于古禮何據也。今擬喪事後。令子弟奉書于親朋之來祭葬者。備述所以不躬拜謝之故。待釋服後。然後

閑家編

卷之三

喪禮

哭

踵門知禮。君子當以禮自處。兼以禮處人。非禮之禮。君子弗由也。

乘喪戒婚

李氏東谷曰。父母垂死。人子幾不欲生之時。今人反以送死爲緩。惟以議親爲急。謂之冲喜。父母死未卽入棺。反禁家人舉哀。棄親喪之禮。而講合卺之儀。混括髮之戚。而修結髮之好。此異類禽獸所不忍爲。而世俗樂爲之。雖詩禮之家。間亦有之。恬不爲怪。悲夫。或問東谷之言。立人論之大義。爲賢者責也。如或男家實無人主。司中饋。或女家無親父母。依傍至戚。又有年過及笄者。雖曰守禮一時。恐至反生他變。爲之奈何。亦當有變通之術否。按曾子問曰。親迎女在塗。而婿之父母死。則如之何。孔子曰。女改服布深衣。緇總以趨喪。如女在塗。而女之父母死。則女反。又問除喪不復昏乎。孔子曰。祭過時不祭。禮也。又何反於初。今遭此者。當親病勢未危之時。卽宜遣媒氏通言迎娶之事。及其親之在堂。使得見婦成禮。亦足以慰親之心。倘親遂至不幸。或卽援親迎在塗之說。迎歸成

閑家編

卷之三

喪禮

哭

服。服喪以待年。則可。若遂歸房而偶處。則斷斷不可矣。

喪服不殮

喪禮疑曰。居親之喪而死。歛以何服。曰死者不為死者服也。歛從吉。

嫡長承重

重者主也。謂主喪也。沈氏龍江曰。承重之服。惟長門長子孫為然。假如父祖俱不在。嫡曾孫當為其曾祖承重。父祖曾祖不在。嫡元孫當為其高祖承重。長門無嫡孫。則次孫承重。長門無子孫。則次門承重。長門無人。則別門子孫無與也。而鄉俗未深考。或有眾子之長子。亦為祖父母服三年。而曰代吾父為之者。蓋傳誤矣。

殯葬盡心

沈氏龍江曰。人子一生大事。亦止此送終一事。於此而心有不盡。則無復可盡之心矣。奈何以兄弟眾多。彼此相諉。使日久暴露。或草草完事。致有日後之悔。竊以為為長子者。凡一切棺槨衣衾殯葬等事。力能

閨家編

卷之三

家儀

五

獨辦便當以為已任。不必更求眾子。眾子之中。力或可辦。亦當以為已任。不必偏累長子。各人行孝。各人盡心。爭先致力。纔是人子。若有心靠人。一分便是自己。心上有一分不能盡處。豈不聞古之孝子遇親之難。爭先赴死以求相代者乎。彼其於生命可捨。何區區財物之足云也。

葬者藏也。孝子不忍其親之暴露。故歛而藏之。在禮未葬不變服。食粥居廬。寢苦枕塊。蓋悲親之未有所歸。故寢食不安也。如寺海虞令何子平。母喪去官哀

閨家編

卷之三

家儀

五

毀踰禮。頓絕方蘇。屬穴未東。土饑荒。繼以師旅。八年不得營葬。晝夜號哭。常如括袒之日。寒不衣絮。暑不就清涼。一日以數合米為粥。不進鹽菜。所居屋敗。不蔽風日。兄子伯興欲為葺理。子平不肯。曰。我情事未伸。天地一罪人耳。屋何宜覆。蔡興宗為會稽太守。甚和於賞。為營塚壙。乃若廉范千里負喪。郭平自賣營墓。又新野庾震。賃書營事。至手掌穿。然後成禮。賢者於葬何如其汲汲也。乃今人拘於禁忌。感於堪輿。因循怠緩。往往久而不葬。問之曰。歲月未利也。又曰。未

有吉地也。又曰：遊宦遠方未歸也。又曰：貧未能辦葬具也。至於終身累世而不葬，遂有失尸柩不知其處者。嗚呼！人所貴于有子孫者，爲能藏其形骸也。其所爲乃如是，曷若無子孫死於道路，猶有仁者見而殮之，耶？不孝之罪，上通于天矣。故功過格以久淹親柩爲重過極罪，可不懼哉。

邱氏瓊山大學衍義補曰：臣瘠按江浙閩廣，民多有泥於風水之說，及欲繁其儀文，以徇俗尚者，故喪多有留至三五年，甚至累數喪而不舉者。前喪未已，

開家編

卷之三

家禮

三

後喪又繼終無已時，使死者不得歸土，生者不得樂生，積陰氣於城郭之中，留伏尸於室家之內，十年之間，其家豈無昏媾吉慶之事？親死未葬，恬然忘哀，作樂流俗之弊，莫此爲甚。乞明爲禁限，留喪過三月不葬者，責以暴露之罪。若有遠行商宦，及期不至者，明申告官，方許踰限。

唐樂陽鄭氏兄弟三人仕宦，母亡二十九年未葬。顧清臣劾奏之，三人放歸田里，終身勿齒。宋崇寧間，劉炳與弟煥皆官侍從，而親喪不葬，坐奪職罷郡。當儆

宗朝雖姦黨恣行，而清議尙立如此。今律雖有停柩經年之禁，而卒無有舉行之者。若禮官援禮經未葬不除服之文，而申暴露不葬親之罰，特請于朝，著爲今日凡服滿未葬者，仕宦不准補官，生儒不許應試。其起復呈詞，必須明開某年月日成服，某年月日安葬于某處。某年月日服除，仍取宗族鄰佑及墓地人等結狀方准起復。其或未葬而詭言葬者，如有首發，俱以匿喪論罪，連坐結狀之人。若夫庶人服滿不葬者，許宗族鄰里首其暴露之罪，庶乎人人知警，無有不葬其親者矣。

開家編

卷之三

家禮

三

章氏六象曰：魏恭簡公與余悠書云：昔者得汝書，吾意汝先公葬也久矣。汝弟煥至，亟問之，涕泣而對，乃知未也。吾責之曰：乃父身後暴露十有三年矣，若此與無子何別？何子平有故不得葬，尙自謂我情事未申。天地間一罪人耳，况無故而不得葬，罪將安逃？禮過時而不葬，主葬者不釋服。今汝兄弟俱釋衰經，從吉施施焉于子焉，與他人同，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正以名教，則汝兄弟不可復入學校之門矣。雖然，此責

在汝尤重。以汝爲一家之長也。嗚呼。乃父學爲大儒。官至少宰。身後暴露。不得安其體魄。孤魂漂漂。其竟何依。汝兄弟恬然安焉。是非復詩禮之家矣。亦獨何心。計公此書可見當時士大夫鮮不葬其親者。故余煥兄弟不葬。公痛罪之如此。今則不勝責矣。且亦習爲固然。欲責之而無從矣。甚有世家仕族累代尙未葬者。皆由風水發福之說。或因循怠緩。誤之也。顧子孫而棄祖父。爲天地所不容。不孝之罪莫大於是。人家新築葬地。忽然掘見棺骸。宜卽與掩埋之。蓋論

閑家編

卷之三

家禮

五

已葬與未葬。則淺尙可圖。論有主與無主。則彼爲可憫。故寧使我費事。無遽攘泉下之人。使一旦流離失所也。安知不更有真穴。不更得佳地耶。襲穴以葬。毋乃不吉乎。

服嚴大義

晉陳壽在蜀時。遭父喪。有疾。使婢丸藥。客往見之。鄉黨以爲貶議。及蜀平。坐是沉滯累年。司隸荀愷從兄喪。自表赴哀。詔聽之。而未下。愷廼造楊駿尙書。右丞傅咸奏其急諂媚之敬。無友于之情。宜加顯貶。以隆

風教。世子文學王籍之居叔母喪而婚。東閣祭酒顏含在叔父喪嫁女。廬江太守梁龕明日當除婦服。今日請客宴妓。同會丞相長史周顗等三十人。丞相司直劉隗皆劾奏之。梁州刺史楊欣有姊喪。未經旬。長史韓預強聘其女爲妻。中正張輔爲貶預。周伯仁有姊喪。三日醉。姑喪二日醉。因大損物望。淮南小中正王式繼母終。式父喪。議還前夫家。式自云父臨終。母求去。父許諾。于是割出母齊衰期。卞壺爲御史中丞。奏是母以子出。式虧損世教。不可以居人倫。詮正之。

閑家編

卷之三

家禮

五

任詔式付鄉邑。請議廢棄終身。凡此數事。多伯叔兄弟之喪。皆近世流俗之所易犯。而縉紳大夫且相習翫以爲當然者。乃雖以晉世風俗頹敗。禮教陵夷之時。而法度之士獨正色引經。小見違闕。輒相舉正。况居父母之喪。而可忘哀廢禮乎。

禮貴申情

禮爲人後者。爲其父母服期。傳曰。何以期不貳斬也。故遵大義。不得復顧其私親。然而後之制禮者。謂爲人後者。雖爲其父母期。而心喪解官。必許其終三

年者。憫其天屬生離。父子畢絕。抱傷心之巨痛。懷切
恒之至戚。方寸既亂。豈能綜理時務哉。人子處此。念
他人之於父母。皆得持服三年。而吾獨以義存繼絕。
不特盡其烏鳥之私。當倍加悲痛。於所天矣。乃今絕
不見有遵禮者。第於書帖簡牘之間。署曰心制。心制
固如是乎。念本生罔極之恩者。其重思所以副其實
哉。

按儀禮女子嫁。服其夫斬。而降其父母期。其夫斬而
降其父母期。何也。曰婦人不二斬也。父者子之天。夫

開家編

卷之三

家禮

喪

者。妻之天。在家從父。出嫁從夫。夫死從子。故女嫁則
移天矣。不二天。故不二斬也。既服夫斬。則推夫之重。
喪夫之父母。亦以期。以夫之父母。猶已父母也。情至
而禮隆極矣。故婦為舅姑喪。齊衰五升布十一月而
練。十三月而祥。十五月而禫。禫後門庭尚素。服青縗。
亦以俟夫之終喪禮也。俗以為吉凶異其夫。因循亦
同夫之服。唐貞元十一年。河中府倉曹參軍蕭據請
於朝。下禮官議。太常博士李岩曰。父母之喪。尚止周
歲。舅姑之服。無容三年。請求禮經。以正風俗。後唐復

定三年之喪。宋興孝明皇帝服昭憲太后喪三年。故
乾德二年。判大理寺尹屈少卿薛允中等奏。三年之
內。凡筵尚在。夫居苦塊之中。婦被羅綺之飾。夫婦齊
制。樂不同。乞令舅姑之喪。婦從其夫。齊衰三年。於
義為和。右僕射魏仁浦亦請如後唐制。詔從之。於是
婦適夫家。遂覺偏重矣。○今按婦服舅姑三年。自是
情理當然。無容再議。但念女子出。為人婦。猶男子
出。繼為人後也。故其服皆降為不杖期。然為人後者。
於本生父母。期年之外。皆申心喪。則出嫁女於期年

開家編

卷之三

家禮

喪

之外。宜亦當申心喪。不服紅紫。不御珠翠。歲時慶賀。
則拜姑。姑若有宴會。稱疾不與。不飲酒。食肉。以終三
年之期。庶足少報劬勞之恩乎。
庶子為其所生母。從來壓於嫡母。不敢終喪。文公家
禮遵宋制。服齊衰期年。而嫡子眾子。則為之服總。明
廷錄成於洪武七年。始著為定制。庶子為其母。雖
母在。皆得以終喪三年。獨夫之於妾。律不制服。竊以
妾雖不敢偶嫡。而業居小星之列。若其子或顯達。則
母以子貴。今其所生子。固儼然在苦塊之中。而嫡子

及衆子且皆爲之服杖期之衰而已。獨悍然若途人焉。不惟其所生子必有恫然於懷而揆之此衷恐亦有所不忍者矣。喪服小記曰：大夫爲妾服緦麻。士爲有子妾服緦麻。無子則已。似亦義之所當出而人情之所安也。

庶子無父而嫡母在堂如遇生母之喪亦宜前書生妣後書治喪哀子。今有書奉母命稱哀者是或一道也。

又有先人之妾雖無子女或久著勤勞或有功撫字

閑家編

卷之三

家禮

喪儀

者歿亦宜待以優禮。

論附

或問嫡母無子庶母有子爲後其主得入祠堂否曰：喪服小記云：妾耐於祖之妾祖無妾則間曾祖而耐高祖之妾。若高祖又無妾當易牲而耐於女君。註謂：適也。易牲如祖爲大夫孫爲士孫死耐祖則用大夫牲謂士牲卑不可祭於尊者今謂妾牲卑不可祭於嫡室故易牲耳。

論葬

趙氏季明日：妾從耐母以子貴也。降女君謂比妻穴退葬尺許明貴賤也。與夫同封示繫一人也。妾無子猶陪葬廣愛也。然則庶母者亡論有子無子皆得耐於夫而其葬法實毫不容假借耳。昔韓魏公葬所生母胡氏退嫡夫人地尺許其深達此禮歟。

勿往弔慶

曾子問曰：三年之喪弔乎？孔子曰：三年之喪練祥不羣立不旅行。君子禮以飾情。三年之喪而哭弔不亦虛乎？謂重喪雖至練祥不與人羣立旅行恐或言及

閑家編

卷之三

家禮

喪儀

他事卽爲忘哀。若弔哭於人哀在彼則忘吾親哀在親則弔爲詐僞矣。此所以爲虛也。吁！弔尙以爲不可况儼然更易吉服而行慶賀之事乎？如萬不得已遇有宜弔慶者皆當遣人具書送禮而身不與宴會。列可也。○柴氏虎臣曰：子張死曾子齊衰往弔之升有服之親及師友至交往弔原不害禮。非比慶賀也。而喪禮疑亦云。哭他人卽爲忘已之親不知親在而而備妻子之喪哭乎不哭乎談禮至此去天理人情遠矣。此非孔子之言也。若慶賀則斷斷有不可者陳

氏用揚曰檀弓季武子寢疾。蟯固不說齊衰而入見。曰斯道也將亡矣。士惟公門說齊衰。武子曰不亦善乎。若子表微疏曰禮惟士入公門說齊衰而入大夫之門不合說也將亡者季氏世爲上卿強且專國政人事之如君故入其門者皆說齊衰而其嚮餘大夫之門猶有着齊衰者故云將亡也。然此謂不杖齊衰大夫門不脫而况斬衰且不說於公門况後世之司府州邑以季氏之強世顯國政如二君於魯而蟯固能守禮且乘其寢疾觸其所深諱而勿之卹季武子則家編

卷之三

家禮

卒

雖非其本心然亦能降情從禮而不敢以爲忤蟯固不可及矣而後世之爲士大夫有愧於季武子者不亦多乎

師不立服

檀弓曰事師無犯無隱左右就養無方服勤至死心三年孔子之喪門人疑所服子貢曰昔者夫子之喪顏淵若喪子而無服喪子路亦然請喪夫子若喪父而無服程子曰師不立服不可立也當以情之厚薄事之大小處之如顏閔之於孔子其成已之功與

君父並雖衰三年可也其次各有淺深稱其情而已。按此則受教誨恩深者皆當爲之服心喪蓋禮貴從於厚也。凡被人生成之德者當心喪期年如趙武爲程嬰服齊衰之類是也。朋友之厚者當心喪三月或五月如儀禮朋友皆在他邦則袒免及朋友麻之類是也

師友歸殯

梁范雲少與領軍長史王琰善雲起宅新成移家始畢咳亡於官舍屍無所歸雲以東廂給之移屍自外

家編

卷之三

家禮

卒

入躬自營舍招復如禮時人以爲難蓋俗禁令屍入舍以爲不祥久矣况師友之間情謝天倫乎元周仁榮嘗築一室纔落成友人楊公道與疾造門曰願假君新宅以死仁榮讓正寢居之俄而楊死篋中有遺金數錠莫有知者楊弟詣仁榮求分之仁榮曰賢兄身死於我意固在是喪之費我自任之終不敢利其一毫乃對衆封籍自平陽呼其子來悉付之嘉興顧潤之者嘗從俞氏觀光學觀光無子嘗語人曰吾昔寢疾于杭潤之侍湯藥情同父子醫爲之感動弗忍

受金。我行至老。必托之以死。後訪醫吳中。疾革。趨舟歸。潤之。次尹山。而卒。明日至橋李潤之。奉其屍。殮於家。妻經就位。士人爲潤之來者。潤之拜之。明年葬於潤之。近顧氏先塋。歲時祭享。惟謹。或問殮於家。禮歟。潤之曰。吾聞師哭諸寢。又曰。生於我手。節死於我手。殮非我殮之。則將屍諸草。葬生服其訓。死而委諸草。葬仁者弗爲也。聞者嘆服。嗚呼。一死一生。乃見交情。今天下朋友道喪久矣。此三事足以醒頹俗。故藁而著之。

閩家編

卷之三

家禮
喪儀

奎

親鄰有喪

沈氏龍江曰。所知親厚之喪。非七日外。不可設宴。有方宴聞喪者。宜卽罷宴。又禮稱鄰有喪。春不相。里有殯。不巷歌。一何其藹然惻怛相待至此也。今俗富貴之家。於鄉居小民有喪者。則諉曰貴賤不等。休戚無關。故彼方哭踊。我則鼓樂一歌。一哭聲相應。和陰古之俗。似不如此。

併喪父母

朱孫冲舉明經。歷鹽山鹿水上。喪父母去官。

有司循五代故事。必六年乃聽調。冲援古制。以書干宰相。不聽。其後御史臺奏考典故。凡喪皆隨其先後而除之。無通服。五十四月之文。請以舊禮改正。詔從之。

明蔡氏虛齋提學江西。時饒州府學生員周鴻呈母董氏。弘治十六年八月故。次年閏七月。父故。鴻居喪三十九個月。母喪雖終。父喪尙缺一十五個月。况廬墓未滿二年。乞容在外廬墓。私補父服。先生移文曰。先王制禮。不容少有過不及之差。周鴻母喪幾一載。

閩家編

卷之三

家禮
喪儀

奎

繼父喪。則父母之哀。一時俱已作於其心。而父母之服。一切喪事。俱不容不並行於外矣。乃今於母喪二十七個月之外。復修父服。如此則是母服未滿之先。其哀父之念。能過之使不行格之使有待乎。宜無是禮也。蓋難過厚之意。實非中正之行。吾所期於鴻者。其爲善於獨。不求甚異於人。

未昏遭故

宋大中祥符八年。廣平公德。娶聘王顯孫女。將大歸而德薨卒。疑其服制。禮官援曾子問。女服斬衰於室。

既葬而除或未葬但出殯即除之

女子有未嫁而以死殉其所許之夫者。教氏清江口哀或女也可以死。可以無死。夫既許之。納采問名矣。夫死而無或武者。義也。故曰可以死。雖然言乎妻道未親近也。言乎婦道未廟見也。而以死殉之不傷父母之心乎。故曰可以無死。按禮女未見廟而死。歸葬于女氏之黨。示未成婦也。死不可即墓而生。可即其室乎。弔而返服待喪而除。男娶女嫁。斯禮之正也。又陸氏儼山曰。張莊懿公盛仲子早卒。聘都城趙氏女。聞家編

卷之三

家禮

喪儀

開家編

卷之三

家禮

奎

無以扶天地間之正氣矣。夫未嫁而死。與未嫁而守固不必責以人人如是。然苟有出于如是焉。其冰霜勁。即何嘗不可挽。波瀾之俗存廉耻之心。耶。春秋書牙。伯姬卒。左氏云。女而不婦。穀梁氏云。伯姬之婦道盡矣。予奪相反。然而先儒取穀梁而非左氏。慮婦德不貞。守死如伯姬。而猶譏之。無以示勸也。夫伯姬之死。亦可以死。可以無死者也。與教氏所論何異焉。然而夫子筆之于史。固亦明明予之矣。况以死殉所許之夫。不比伯姬之灰于火。且伯姬暮年矣。女子固盛年尤難也。律以夫子春秋之義。知教氏之說猶偏矣。又柏舟之詩。衛世子共伯早死。其妻共姜守義。父母欲奪而嫁之。共姜作此自誓。與趙氏所守何異焉。先儒以為共姜字而未嫁。故不曰守禮。而曰守義。雖然能守義。則亦不得謂其于禮矣。夫禮不以義起乎。不義將守不義乎。守不義而猶可謂之禮乎。故夫子刪詩而存此。以繼二南之後。有深意焉。即春秋書宋伯姬之旨也。是知陸氏之說亦偏矣。余歷任所及。必以表揚節烈為先。總督河東時。曾以山東孔李氏

未嫁之貞入

告衆

聖恩下所司議旌蓋

本功令逸其例于憲典者所以防天下過奇之行而予旌于

特恩者所以獎閨闈特鍾之氣也是可以風矣

失偶慎娶

曾子喪妻終身不娶其子元請焉曰高宗以後妻殺孝已尹吉甫以後妻殺伯奇吾上不及高宗中不比

閑家編

卷之三

家禮

喪儀

閑家編

卷之三

家禮

宅

吉甫庸知其免於非乎漢王吉之子駿喪妻不娶或問之駿曰德非曾參子非華元亦何敢娶魏晉寧喪妻知故勸其再娶則曰每省曾參王駿之言意嘗嘉之豈違其本心乎萊州右長史于義方作黑心符黑心符者繼娶之別名也然此皆爲有子者言之耳無子者則不容不繼娶卽有子而繼娶非千古有反但慎以擇之可耳

喪夫守貞

夫死稱未亡人貞白自守從一而終此常道乃世

俗所鑒慕誦說者常在慷慨殺身驚世駭俗之事此人情好異之故中庸之道所以不明於天下也夫一時激烈與終身茶苦從容就義其難易不可同日而語士君子居鄉善俗雖意主激勸而闡明世教亦自有權衡焉未可隨時俗爲軒輊也人家不幸而有

少寡之事家長當喻以節義禍福以堅其志常謹其未然之防而絕其意外之累倘有匱乏親族俱應商議資助不可以衣食之故而使亂其方寸其婦亦要委之宿緣安於義命不可以我是寡姑僭強激發務

當恬靜簡默安分苦守凡事節省樸素以全貞潔芳名如婢姑嫂當加意恩顧委曲維持或令各房親生幼女習針指以遂其高縱有小過亦當優容不可輕慢忌嫉如此處常處變咸不失其正矣

更有一種無子孀居不知人倫大義或偏愛親女嫡姪暗付家財或不顧繼子庶兒濫行施捨均爲顛倒行事得罪祖先切宜回心無致後悔

附義男婢僕有遭父母之喪者此輩愚魯無知因識禮義家長當諭以父母恩深粉骨難酬今既

人奴隸不敢成服執杖至於三年之內不可飲酒
食肉但能做人學好卽是報答親恩蓋使彼知行
孝道自能忠於事主矣是亦永錫爾類之義
右喪儀一類通纂古今諸論及叅附已見

閑家編

卷之三

家禮
喪儀

亥

閑家編卷之四

黔南王
氏輯

家禮祭儀

祭禮所以報本也所以追遠也宜平日與子弟講
求熟習方知其品節之詳及其中至理之寓程子
曰祭固禮之大者今人都不理會豺獮猶知報本
近世士大夫每多忽此厚於自養而薄於先祖其
不可也于是緣類參考據典博徵內祭外祭儀制
不同大宗小宗支派各別敬祖睦族務析異以統
同繼嗣承祧當準情以協義由本及末表裏靡弗
交修因時制宜張弛不致膠執斯禮也達乎諸侯
大夫及士庶人矣纂祭儀

具修

按祭議君子將祭慮事不可以不豫比時具物不可
以不備故行禮之家必旬日之先具備器物演習儀
文庶不失誤

省牲滌器

主婦率衆婦女司之務極潔淨。昔孟蜀太子賓客李翱年七十享祖考猶親滌器人或代之不從以爲無以達追慕之誠此可謂祭則致其嚴矣

具饌

凡祭祀專在誠敬須主婦親入庖厨監視務令精潔未祭之前勿令人先食尤防猫犬蟲鼠及童稚浸汙如天炎熱可半夜起具之。近俗儂薄纖齋不以祭物爲重量直多寡棄貴取賤又其甚者或計某日奠

開家編

卷之四

家禮
祭儀

二

祖先期祀神卽以殘品私實俎豆夫爲祖奠而祀神神不吐之乎移神餘而薦祖祖其歆之乎若此者何謂備物何謂敬事

時祭

凡一切零星節目拜跪儀節俱詳文公家禮或從俗亦可茲不復贅各條做此

春曰祠祠猶食也猶繼祠也春物始生孝子思親繼嗣而食之故曰祠夏曰禘亦作禴薄祭也以麥始熟可初教曰禘秋曰嘗嘗者先辭也秋穀成者非一黍先熟可薦而嘗新故曰嘗冬曰烝烝者衆也萬物畢成所薦衆多芬芳具備故曰烝

忌日

忌日祭已見喪儀

生日

祖父之生辰也見家禮補

生既有慶沒寧敢忘感時悽愴情固有之然不必如忌日之不吉服不飲福也其儀物豐儉隨時隨力

生子

滿月告廟主婦抱孫同見祭品酌宜

授官

仕者主祭若仕者有父兄則父兄主祭入泮鄉會試

開家編

卷之四

家禮
祭儀

三

及襲廕援例俱同祭品宜豐盛

受封

親能義方教子子能題名顯親朝廷養士恩深祖宗積善世久幸遇茲典何以祇承遙謝闕廷告知家廟

追贈

朝廷推恩追贈蓋以孝治天下恤臣子之私也恭承恩命慶益宗祏光榮考妣所行之禮不宜簡陋朱子曰近日焚黃行之墓次不知於禮何據張魏公贈諡只告於廟疑爲得體但今世皆告墓恐未免隨俗耳

今擬改題於廟焚黃於墓

改題

前期令善書者以黃表紙錄制卷月日照詒軸寫告辭祝文各一通設香燭案於所贈之主龕前設題主香案於正廳備淨水刷子膠粉盞新筆墨硯於上旁用火盆炭火少許以便改題神主至期命善書者改題所贈官封凡改題外改中不改蓋主式有前面有陷中謂陷中者不改也題必以所洗之水灑四壁之上櫃面亦照官封寫紅紙簽一條黏之○凡改題官

開家編

卷之四

家禮祭儀

四

封與初喪題主不同世俗或請尊貴或請有司概云點主於文公家禮無據○并宣制詞

焚黃

前期墓所先搭厰或帳棚陳設祭禮預備祝板是日奉膳黃制書於綵亭內鼓樂前導至墓所先祀后土後告墓宣制詞

墓祭

亦先祀后土不必拘文公家禮後祀后土

三月上旬擇日今俗用清明日儀同時祭除草棘添土毋得拘古之不墓祭也○夫墓為先人體魄所藏

當拜掃之時俾無荒圯禮也然寒烟蔓草愴為生悲斯至情之不能已者故朱子稱湖南風俗猶有古意人家上塚往往哭盡哀他處則不然矣今世俗或假拜墓之便延賓宴飲甚至歌管喧闐漠無哀思噫俗敝甚矣謹追遠之禮者其思所以維之

文公家禮冬至亦有祭墓儀今俗亦行之但視春稍殺四禮疑哀節展墓係係清明七月十五日

凡家遇有事俱必祭而告祖又薦新有典歲時伏臘必酌情以行

開家編

卷之四

家禮祭儀

五

宗法

禮記宗法為諸侯言之也別子為祖言諸侯適子之弟別於正適也為祖者別與後世為始祖也繼別為宗言別子之適長子繼別子與族人為百世不遷之宗也故有百世不遷之宗宗其繼別子者是也曰大宗有五世則遷之宗高曾祖禰以下各自為宗而每代以下之支派各宗之曰小宗親盡則已惟大宗則俱得而統屬之焉然而士大夫亦得以意通之雖無封建之制而或有始遷其地或有高官穹爵峻名碩

望乎定百世宗祠。叔業垂統。爲可繼者。非卽別子爲祖乎。其適長子繼之。非卽繼別爲宗乎。至於高曾祖。則又人人而具矣。于是祭不遺焉。禮不消焉。合族以食焉。嫡庶以嚴焉。統宗睦族之道。具在於茲。或者變通之法。如伊川不以明道爲大宗。亦視乎人耳。余故輯閑家編。而存此一則。愛禮之士。有慕而行之者。不亦善乎。至於拘泥太過處。則呂氏叔簡之辨通禮者。已詳。茲不瑣陳。

宗祠 文公家禮曰。祠堂卽宗祠也。詳見下條。○此條家禮載通禮而不列於祭。然朱子問閑家編

云本合在祭禮也。今祇記於祭儀。

卷之四 祭儀 六

圖制詳家禮。○胡氏敬齋云。祖廟所以安藏祖考神主。不可不立。古者禮不下庶人。非是禁之。使不立廟。庶人貧賤。不能具禮也。古者田地居址。皆君上所制。僅可營生。藏身故祖廟難立。但薦於寢。今之富家田地基址。朝廷無限制。多者千百畝。固當割田以奉先。推財以立廟。

祭田 文公家禮計見田二十之一爲祭田。及親盡又以爲墓田。各條太拘宜活變行之。不拘多寡。各量力必宜常稔田。近俗以瘠田作祭田。

豈子孫宜居其肥。祖宗宜居其瘠耶。弗思甚矣。况一遇歉歲。諸多不給于心安乎。旣捐之後。刻碑田間。以杜私賣。四親以下俱宜另置。不獨宗祠之公也。

祭器

一應合用之物。立簿貯鎖。不得他用。禮曰。君子雖貧。不鬻祭器。

廟立五龕

李氏禹航曰。宗祠之禮。余創立五龕。中龕祀百世不遷之主。其餘四龕。分祀四親。親盡而祧。亦禮以義起。

閑家編 卷之四 祭儀 七

耳。

文公家禮。祠堂神主位次。以西爲上。自西遞列而東。今多以中爲上。分列五龕。以板隔截。各垂小簾於外。朱子亦言。古今廟制不見於經。故後多從俗。

凡屋不問何向。皆以前爲南。後爲北。左爲東。右爲西。不遷配享。

按禮。祧主則埋於墓。輓近之世。以傍動祖塚爲忌。故特設祧閣以遷之。今亦遵焉。每遇應遷主於除夕祭畢。告祖奉主登閣。亦橫渠先生所謂合祭而後祧遷。

之義也。若夫山類遷族者，可盡遷乎？考之於禮，無論貴賤貧富，凡能踐修厥猷，恪慎克孝，及種種植德殊遷，堪為羽儀者，皆當配享廟庭。如古鄉先生有道者，歿則舉而祭於社之類。夫有道之士，鄉人猶企慕之，俾令血食，況衍我烈祖乎？又况子孫之綏我思成，更有切於鄉人者乎？禮曰：尊尊親親，配享致尊，也不遷致親也。蓋其克配於祖者，必其能繩祖者也。不然，必其有功於祖者，也不遷於後者，必其能啓後者也。不然，必其有功於後者也。其他或以道德，或以節義，或以勲猷，或以宗爵榮宗，或以清標振俗，或以博洽著聞，或以象賢紹武，皆當裁與二典，以不遷為尊。要在詢謀服衆，毋得徇私，戒公輕舉，冒濫以致污穢先靈，有非典制也。

祧主定制

李氏曰：夫四親之主，親盡則祧。議禮者類能言之，第嗣續日繁，各派尊卑懸絕，何能分別四代？又安所裁據而遷也？况宗子主祭，多屬卑行，助祭尊長或儼然有四五輩臨之，則未死之親已在應遷之列，倘相繼

開家編

卷之四

家禮
祭儀

八

物故將因親盡而不入祠乎？抑纔入而卽祧乎？將徇情留祀而不遵祧法乎？守禮則情不堪，徇情則禮日盤數。世之後必致盈庭議格，主不能祧而宗法自此亂矣。因細考宋儒諸家所論四親，惟主宗子餘親各祀於寢室，故無礙祧法耳。若夫宗祠合建，同堂兄弟子姪協力助成，一二代後，倘以親盡而無所容乎？將使分支割派，各以世限，至有一進祠而不可得者，是此祠也。端為宗子一房而設，而其餘支庶尊不得蒙血食之享，卑不得與助祭之榮，五服之外，頓成吳越矣。夫豈建祠收族之初意乎？然則將奈何？余竊計之，目下惟由宗子逆數而上至四代為准，以後支派纔別當以各支見在子孫推其分之極尊者為主，各計其四代盡則遷之。至各支又分別子亦復如是。論世庶人人得奉其四親以展孝思，而宗庶均平，無容撓格。雖百世可述而守也。蓋四世而祧者，法也。親盡四世而不泥於宗子者，情也。情以濟其法之窮，而使祧法親誼兩無所妨，則善之善者矣。

開家編

卷之四

家禮
祭儀

九

行之尊爲率。則李氏之慮亦無庸矣。奈今世宗祠之主雖世遠不祧。雖然鱗壘一龕。夫古者天子諸侯之貴猶拘於世數。親盡從祧。況士大夫乎。且子子孫孫相引弗替。長此安窮。將極之十龕百龕不止耶。責之則曰情弗忍也。嗚呼。先王制禮行道之人皆弗忍也。適見其弗知義而後且窮於勢也。

編識主楨

李氏曰。夫廟祭雖止四世。然以後各支漸分。四代或有兄弟數人者。或數十人者。或十而千百者。中除不

開家編

卷之四

家禮
祭儀

十

遷之主外。各儘四親。祭則並祭。祧則並祧。必無異同。第恐神主漸多。臨祭啟閉。或致紊亂。必用字號編識爲世次等級。方有倫紀。今比照林塘范氏祠規。用恭寬信敏惠五字。一代用一字。惠字下用公侯伯子男。男字下用貌言視聽思思字下用宮商角徵羽各五字。上列某房下標其號。各硃書大字於主楨外用。便識認。則一覽而世代昭然。以後依次遞書。雖歷代久遠。屢經遷祧。亦井井不紊矣。

尊祖之法

方氏正學曰。立祠祀始遷祖。月吉必調拜。歲以立春祀族人。各以祖祔食。而各以物來祭。祭畢相率以齒而宴。齒之最尊而有德者。向南坐而訓族人曰。凡爲吾祖之孫者。敬父母。慈子弟。和鄰里。時祭祀。力樹藝。無胥欺也。無胥訟也。無犯國法也。無虐細民也。無博奕也。無鬭爭也。無學歌舞以蕩俗也。無相攘竊姦佞以賊身也。無鬻子也。無大故不黜妻也。勿爲奴侍以辱先也。有一於此者。生不齒於族。死不入於祠。皆應曰諾。然後族人之文者以譜至。登下一歲之生卒而

開家編

卷之四

家禮
祭儀

十

書舉族人之臧否。其有婚姻相關窮困相恤。善則勸惡則戒。臨財能讓。養親事長能孝而悌。親姻鄉里能睦而順。則其行之足書。舉書之累有足書者。死則爲之立傳於譜。其有犯於前所訓者。亦書之。能改則削之。久而愈甚。則不削而書其名。族人見必揖。雖貴賤貧富不敵。皆以其屬稱。喜必慶。戚必弔。死以其屬服。無服者爲之是日不肉。而羣哭之。羣祭之。羣葬之。按程子冬至祭始祖。以爲厥初生民之祖也。立春祭先祖。以爲初祖以下高祖以上之祖也。朱子作家禮。

多取溫公而此二祭則用程氏焉楊氏謂朱子初年亦嘗行之後覺其似僭不敢祭然朱子於小學一書亦載程子之言借曰家禮爲未成之書而小學則已成矣不刪去之必自有說又雜見於語錄及答或人書而後世諸儒遂疑祭始祖似禘祭先祖以下似祫紛紛聚訟不已茲考方氏曰祭始祖族人各以祖祔食則似禘似祫之訟息矣蓋始祖之所自出則不敢追而始祖則何嫌何疑也若祫祭則古不特天子矣至立春祭則仍程子之說今亦不必拘泥隨時率舊

開家編

卷之四

家禮
祭儀

十一

旁親之無後者以其班祔

祔附也謂不得專享其祀但祔之於祖以受食而已中庸或問曰自吾父祖曾高謂之正統其伯叔父母及衆子兄弟皆吾旁親此祔位蓋指旁親之無後者言爾若有後者子孫自祀之此則不祔凡祔昭祔昭穆祔穆伯叔祖父母祔於高祖伯叔父母祔於曾祖妻若兄弟若兄弟之妻祔於祖子姪祔於祖即孫祔祖龕也其主列於龕之兩旁男左女右

不用櫬亦可若姪之父異居立祠堂者則遷其主而從之若孫死而祖在則祔何處曰按禮宜祔於曾祖龕妻死夫之祖母在亦然

朱子曰程子謂庶母不可入祠堂然若嫡母無子而庶母之子主祀又或庶子能承宗祀幹蠱傳家則庶母入祠享祭亦得禮之權變又曰出母入廟決乎不可爲子孫者只合就其家之廟拜之若去相遠則別設位拜之可也

祔殤之法程子曰無服之殤不祭下殤之祭終父母

開家編

卷之四

家禮
祭儀

十二

之身中殤之祭終兄弟之身長殤之祭終兄弟之子之身成人而無後者其祭終兄弟之孫之身此皆以義起者也

睦族之法

祠祭之法置田儲其入俾族之長與族之廉者掌之有餘歲量視族人所乏而補助之再贏則以爲棺槨衣衾以濟不能葬者產子者嫁聚者喪者疾病者皆以私財相贈遺立典禮一人以有文者爲之俾相族人吉凶之禮立典事一人以敦睦而有才者爲之以

相族人之凡役。世擇子姓一人爲醫。以治舉族之疾。其藥物於補助之。羸取之。有餘財者。時增益之。族之富而賢者。立學以爲教。其師取其行而文。其教以孝弟忠信敦睦爲要。自族長以下。主財而私典事而情相禮而野。不能睦族。沒則告於祖。而貶其主。不祠富而不以教者。不祠師之有道。別祠之不能師者。則否。宗族歲爲燕樂之會。四其時。則二月也。五月也。八月也。十有一月也。其物則時祀之餘也。其品則豕與羊各一。酒醴羞果。惟所有而不必侈也。酒以七行九行。

閑家編

卷之四

家禮
祭儀

十四

爲節也。位以尊卑長幼爲序也。苟尊矣。雖稚子猶位乎上也。苟長矣。雖貧且賤以齒也。其言惟孝弟忠信而勿褻也。勿譁也。勿慢也。飲雖醉而勿違禮也。立子弟二人爲執禮。以佐酒。酒至。揖請飲。既飲。揖請醕。既醕。揖請餽羞。二人歌詩。其詩則蓼莪棠棣葛藟東門。杖杜谷風黃鳥之類。貴其能感人而敦倫理也。立二人講說嘉言。古之人及乎教者。皆在所取也。將歌也將說也。執禮揖曰。請肅以聽。皆拱而坐。坐則肱相比。行則武相銜。舉爵飲。酢。食羞皆後長者。卑則旅揖辭。

而退。少者送長者於家。然後返。

歲爲禮儀之會。三冬至也。歲之初吉也。夏至也。冬至陽之始生也。君子之道。自此始亨矣。宜有慶也。是日昧爽。舉族自勝冠以上。咸盛服。造祠下。相揖趨及門。祝啓門。以次入。序立。以時羞獻。尊卑皆再拜。班趨出。族之長坐別堂。次長者率羣昆弟子姪。捧觴稱壽。畢皆拜。遂以次飲酒。相拜如禮。典禮以譜至。北向坐。讀之。長者命衆坐。衆坐。聽善惡之在書者。咸讀無隱。設席於南楹之東北向。署其上曰旌善之位。善之多者。

閑家編

卷之四

家禮
祭儀

十五

長者命之酒。俾少者咸拜之。典禮翼以就位。署南楹之西曰思過之所。惡之累書而不改者。俾立其下。於是長者以譜所列。傳緒盛衰絕續之故。明言之。而告以常訓曰。爲善如嗜飲食。去惡如去毒螫。慎思哉。勿墜爾先祖之祀。衆拱而聽。皆俯首就班。再拜出。少者授長者杖。以序行。乃還於家。夏至。陰之始生也。君子所宜慎也。是日素服。謁祠。如冬至禮。不飲酒。不相拜。讀譜之儀亦如之。歲之初吉。慶拜如冬至禮。不讀譜。凡人家子弟入小學者。須令其熟習歌詩。爛禮節。至。

成人而止。

按歌詩之法不傳久矣。以漢雅樂郎杜夔僅能歌鹿鳴騶虞伐檀文王四篇而餘聲不傳至晉而並此四篇絕響豈能責之童稚今擬歌近體詩句得林氏致之訓蒙詩八章附後

子養親兮弟敬哥。體殘骨肉起風波。劬勞恩重須當報。手足情深要取和。棠棣歌成琴瑟合。椿萱茂處桂蘭多。如斯遐邇皆稱美。子養親兮弟敬哥。

閑家編

卷之四

家禮
祭儀

六

名重佳婦佳兒奕葉多。負米尙能爲薄養。讀書寧不耀高科。憑他窮達由天定。子養親兮弟敬哥。子養親兮弟敬哥。訓訓如娣事翁婆。三遷孟母居非易。百忍張公字不磨。孝友睦婣兼任恤。智仁信義與忠和。枕邊長舌還須戒。子養親兮弟敬哥。子養親兮弟敬哥。良辰美景笑言和。莫言此事常如此。堪嘆人生有幾何。滿眼繁華彈指去。一家安樂值錢多。美哉讓果兼懷橘。子養親兮弟敬哥。子養親兮弟敬哥。一人榜樣萬人歌。庭闈樂處兒

孫樂兄弟和時娣姒和。孝弟性情真不朽。聲音笑貌待如何。莫將機巧來籠絡。子養親兮弟敬哥。

子養親兮弟敬哥。何須奸計百般多。偏生疾妬偏艱窘。暗積私房暗折磨。不孝自然生忤逆。氣乖體

處是邪魔。但聞孝弟傳千古。子養親兮弟敬哥。子養親兮弟敬哥。莫因微利遽傷和。黃金入櫃寧憂乏。白業存心要積多。戾氣寧如正氣好。強詞無奈婉詞何。古今簡冊多推讓。子養親兮弟敬哥。

子養親兮弟敬哥。吁嗟分析聽搬唆。囊中財物常嫌少。祖上田園只欠多。夫婦眼前雖快樂。見孫日

閑家編

卷之四

家禮
祭儀

七

後恐消磨。何如孝弟親鄉黨。子養親兮弟敬哥。

宗祠卽祠堂

古議禮家有宗祠。又別有祠堂。蓋重宗法也。今人宗法不行。宗祠卽祠堂矣。大約衆建合祭。不區宗子庶子。統名曰宗祠。或卽曰祠堂。各家又別有香火另設。關於正寢而祀四親神牌。蓋古今之殊禮如此。文公另有家廟圖。後人或則之以通禮。祇有祠堂也。或有水火盜賊。則先教祠堂。遷神主。此不易之義也。

元旦祭天地

鄉俗元旦。家家設天地神牌。祭以牲果。祭畢。始各祭祖先。其意雖善。却僭分。且甚褻矣。蓋天子祭天地。士庶人何與焉。古南郊埽地行事。器用陶匏。牲一犢。謂無物可以酬德也。烏可以常享薦。若謂祭天地。衆神如所稱。萬靈真宰者。則益泛而不切矣。今擬是日。五鼓止。設香案於天井。北向。行四拜禮。此外更不陳一物。疑稍於人情。爲近而禮亦無妨。蓋人生兩間。天覆地載。亦吾父母。當此新歲。舉目而青天在上。全不爲閑家編

卷之四

家禮

九

土地祭

朱子大全有四時祭土地文。夫墓祭祭后土。今時祭祭土地。亦禮之宜也。

竈祭

竈爲五祀之一。古人所重。國祭。禹祀庶人。惟得祀先

及歲暮祀竈。具饌宜極恭敬。豈曰老嫗之祭耶。

五祀祭

五祀。戶竈門井中雷也。王制。大夫祭五祀。月令。春祀戶。取萬物始生義。夏祀竈。取火德旺。秋祀門。冬祀行。時主閉藏。季夏土旺。祀中雷。白虎通。則冬祭有井而無行。取水王之候。後儒又有門戶合一。而用井行者。明洪武間。革淫祀。民間許祭竈。然春祈秋報。又許祭五土五穀神。則土地之祭。未嘗禁。士庶征行遠方。有祖道祭。亦類祭門戶行也。

閑家編

卷之四

家禮

九

呂氏和叔曰。士大夫止當祭五祀耳。山川百神皆國家所行。不可得而祀。近世流俗。妄行祭禱。黷慢莫甚。豈有受福之理哉。至於設遇水旱。止可相率祈禱於里社。至誠齋潔。奠以酒脯可也。若妄行望祀。合聚羣小。喧呼鼓舞。非士君子所宜爲。

里社祭

此城市里社也。何氏曰。社日宜會隣里鄉黨共祀於土穀神祠。亦有另聯一社。以祀城隍之神者。其社每以二十家爲度。輪流一戶祇直。祀畢就宴於其家。斯

謂之義社。

鄉社祭

凡各處鄉村人民每里一百戶內立壇一所祀五土五穀之神專祈雨暘時若五穀豐登每歲一戶輪當會首常用潔淨壇場凡春秋二社預期準辦祭物至日約聚祭祀。

根本孝弟

祭統曰禮有五經莫重於祭夫祭者非物自外至者也自中出生於心者也生於心者何誠與敬而已矣

閑家編

卷之四

家禮

三

今人但知庶品之華儀節之備曰我能盡祭祀之禮也而於誠敬何有縱或有之不過勉強於一時豈能動冥漠感鬼神必先素有暗室屋漏之學以孝弟爲之根本一其心志潔其氣體肅其衣冠澄其念慮聚得自已精神乃可與祖考精神相接若其爲人平日不率父祖之教放僻邪侈辱其先人墜其舊業當對越祭告之日慙媿不暇何面目以見祖宗而致其誠敬哉或生時不盡孝養死後雖列五鼎三牲終日百拜瀝血投誠追思感慕爲祖宗者孰肯與之交接而

歆享之耶。

貧不能祭

或謂祭先之舉固當備物備儀矣或貧乏無力及單丁無助者爲之奈何殊不知宗廟之祀自天子至於庶人節文名物差等雖繁然以禮事親其義則一寢廟雖不崇而修除不可不嚴器皿雖不備而濯滌不可不潔祭品雖不腆而享饌不可不親禮雖不得爲而誠意不可不盡故士如無田則蔬食菜羹便可享先所謂溪澗沼沚之毛可羞於鬼神也若其陳設無力卽一席而合享之可也。

閑家編

卷之四

家禮

三

子弟習儀

宗廟中以有事爲榮以嚴肅爲事擇族中子弟數人習學唱禮不惟使卑者得伸其敬而冥頑者有所感發雖幼稚者亦可漸知禮儀矣凡祭時各宜虔誠端肅儼如祖考臨之在上毋閒言毋跛踣毋回顧毋咳嗽毋嘻笑毋搖扇聽贊禮者唱聲靜方下聲靜方起庶不致參差此宜先期演習者也。

禮寬老病

老者不以筋骨爲禮。又禮云。舅沒則姑老不與於祭。或自欲與祭。則特位於主婦之前。又如伯叔尊長年高不能隨班者。先行四拜禮。站立於旁以觀子姪。或有失儀。卽爲舉出。祭畢。罰跪於祠。或老疾不能久立者。降神之後。卽休於他所。待辭神時。復來四拜可也。其年幼有疾者。俟禮畢。叩頭如甥及壻。若自在。自當迴避。須俟祭畢。另拜。不得與衆同列。

祭品從宜

開家編

卷之四

家禮
祭儀

三

朱子曰。簋豆簠簋之器。乃古人所用。故當時祭享皆用之。今以燕器代祭器。常饌代俎肉。楮錢代幣帛。是亦以平生所用。是謂從宜也。惟紙錢始於殷。長史漢以來。里俗稍以紙寓瘞錢。至唐王璵。乃用於祠祭。似古人。但以此代幣帛。今則交際鬼神。天下通行。其衡陽粵滇所產之錫。商旅皆轉輸於杭州。以爲錫箔。其男婦工作。仰食於此者。何止數萬餘人。似皆爲無益之費。但民間疾病禱祠。與夫冥司神怪之事。恍惚變幻。往往捷應如響。幽明之故。真有不可究詰者。

承繼立嗣

沈氏龍江曰。長子不得出繼。爲父後故也。兄爲宗子。而無子。爲弟者止一子。將以爲兄後。則弟可無子乎。曰。不然。宗子所承者。祖廟之祀。弟無嗣。止其一身耳。孰爲重。以是而較。仍後兄爲急。後兄。所以後祖也。蓋主鬯不可以一日而無人。弟猶可待其子之子。立孫也。

張氏一棟曰。繼祖之意甚重。若兄死而無後。弟又未娶。未卽有子。弟可奉祀。并祀兄。不必更立他人之子。

開家編

卷之四

家禮
祭儀

三

爲兄後。若立他人之子。則相傳之脉絕矣。死者必不安。

孤子不可出繼。指其兄已喪。只有一子。別無兄弟者。言故不容出繼。他親置其父於無後爾。若雖自幼失父。然有同胞嫡兄。兄繼父後。值伯叔無子。來聘立繼。兄以禮法遺之。何不可哉。

何氏曰。古人承繼。惟繼宗嗣。今人承繼。惟繼財產。

呂氏叔簡議繼絕嗣一條云。凡無嗣之人。一切莊田。聽令與繼嗣之人。一滾均分。如絕嗣者。田千畝。而繼

嗣者兄弟三人只五百畝則總計一千五百畝每分五百畝絕嗣者田二百畝而繼嗣者兄弟三人田于畝則總計千二百畝每分四百畝絕嗣者無產或出繼所生之家原自富厚其均分亦然庶不至嫌貧以厭繼亦不至貪富而啓爭矣倘著爲憲典則傍支兄弟自不敢爭競

未亡人但擇贅壻是徒知愛其女而不顧其夫之無後也潛抱他人之子是忍滅夫之祀而亂其宗也罪大惡極甚矣至同姓之子昭穆不順亦不可以爲後

開家編

卷之四

家禮
祭儀

五

鴻鴈微物猶不亂行人乃不然至或以叔拜姪或以弟爲子於理安乎

屠氏曰凡繼子者必須倫序相應先儘同父周親次及功總五族如俱無方可擇立遠房同姓爲嗣立嗣子後又得生子則立後必其所生者至家產與原立子必量割而酌授之方是原來父母之心苟從薄而歸焉是小人之尤也又凡立嗣子者如家資富足或可立二子應繼之外選擇繼之說萬一有賢不肖亦永不失所恃矣隨時酌之

其遺棄小兒年三歲以下雖異姓乃聽收養卽從其姓疏義曰以其撫養之恩深也或問曰路拾小兒旣許爲所養若後無子許承襲否并入祠否答曰三歲小兒許收養者謂恐殞絕性命本非血屬理難承襲何況宗祠之祭

凡文武官員應合襲廕職事並令嫡長子孫襲廕如嫡長子孫有故謂如亡歿疾患之類嫡次子孫襲廕若無嫡次子孫方許庶長子孫襲廕如無庶出子孫許令弟姪應合承繼者襲廕

開家編

卷之四

家禮
祭儀

五

卓氏又枚曰律制繼嗣不許蓄養異姓此因紊亂宗祀及廢襲者言之耳若有本無宗族勢不得不丐異姓以爲子者是又不可概執定律爲論况異姓之子有身既貴顯封其所繼父母不聞有奪還之以與其本生之條則情通法外之意又可識矣宋元之間此風盛行如元黃文獻公本俞氏之子公貴而封黃氏之祖及三代皆爲江夏公公自記其先墓與宋金華作公行述叙次黃氏世德甚詳皆可考而據也總之繼絕之義聖人所重哲人滅卻韓謚嗣賈私情也黃

氏請之俞氏許氏之公義也

射禮延射云敗軍之將亡國之大夫與爲人後者不得入夫爲人後者自是昭穆應繼不得已而爲之何以與敗軍之將亡國之大夫等蓋此爲人後當是異姓養子之類背父離母失其家矣與敗軍亡國者又何異也若同姓爲後禮經有明徵矣註疏謂與爲求是也則又不得以黃文獻公爲口實而情觀繼嗣也

居喪不祭

古人重喪祭喪主哀哀則志有所適不能主敬故喪

閑家編

卷之四

家禮
祭儀

三

者不祭祭主敬敬則心有所主故祭者不喪此有喪者所以三年不祭也但古人居喪衰麻之衣不釋於身哭泣之聲不絕於口其出入起居言語飲食皆與平日絕異故宗廟之禮雖廢而幽明之間兩無憾焉今人居喪與古人異卒哭之後遂墨其衰凡出入居處言語飲食與平日之所爲皆不廢也而獨廢此一事恐亦有所不安竊謂欲處此義者但當自省所以居喪之禮果能始終一一合於典禮卽廢祭無可疑若他時不免墨衰出入或其他有所未合者尙多卽

卒哭之前不得已準禮且廢卒哭之後可以畧倣左傳杜預之說遇四時祭日以衰服特祀於几筵墨衰常祀於宗廟可也

右祭儀一類通纂古今諸論及叅附已見

閑家編

卷之四

家禮
祭儀

三

幼儀

禮記未冠之前朝夕學幼儀是幼儀實有其當學者也。閑家而不先以教子可乎。教子而不在幼時可乎。先輩有言曰。人之自外於聖人之途者。率以童幼之年。不聞禮教。則耳目手足無所持循。作止語默無所檢束。及其既長。沿習偷安。徇情任氣。如已燎之火。不可撲滅。已放之條。不可盤鬱。何所不至哉。是以朱子小學必先洒掃應對之節。程子謂即此便可達天德。信非誣也。世之父兄。既以姑息

閑家編

卷之四

家禮
幼儀

天

爲恩而爲師者。日役役焉。以課程爲急。故一切幼儀廢闕不講。童蒙何賴焉。余因採屠氏義英童子禮。呂氏叔簡養蒙禮。梁氏桂茂教子良規。共成一類。先之以行。繼之以文。亦猶行有餘力。則以學文之意也。且以之補冠禮也。夫冠禮亦惟以教成人之道耳。纂幼儀

盥櫛

晨興卽當盥櫛。以飾容儀。凡盥面。必以巾悅。遮護衣領。捲束兩袖。勿令沾濕。櫛髮。必使光整。勿令散亂。又

須敦尚樸雅。不得爲市井浮薄之態。

整服

凡著衣常加愛護。飲食須照管。勿令點污。行路須看顧。勿令泥漬。遇服役。必去上服。只著短衣。以便作事。有垢破。必洗完補綴。以求完潔。整衣欲直。結束欲緊。毋使偏斜。寬緩致失容儀。上自總髻。下及鞋履。俱當加意修飭。令與禮容相稱。其燕居及盛暑時。尤宜矜持。不得袒衣露體。

叉手

閑家編

卷之四

家禮
幼儀

无

凡叉手之法。以左手緊把右手大拇指。其左手小指。向右手腕。右手四指皆直。以左手大指向上。以右手掩其胸。不可太著胸。須令稍離方寸。

肅揖

凡揖時。稍闕其足。則立穩。須直其膝。曲其身。低其首。眼看自己鞋頭。兩手圓拱而下。凡與尊者。令過膝。與平交者。揖舉手當心。下不必過膝。然皆當手隨身起。又於當胸。

拜起

凡下拜之法一揖少退再一揖卽俯伏以兩手齊按地先跪左足次屈右足頓首至地卽起先起右足以雙手齊按膝上次起左足仍一揖而後拜其儀度以詳緩爲敬不可急迫

跪

低頭拱手穩下雙膝腰當直豎不可蹲踞背當稍曲以致恭敬

立

拱手正身雙足相並必順所立方位不得歪斜若身

閑家編

卷之四

家禮
勿儀

三

與牆壁相近雖困倦不得倚靠

坐

定身端坐斂足拱手不得僣仰傾斜倚靠几席如與人同坐尤當斂身莊肅毋得橫臂致有妨礙

行

走兩手籠於袖內緩步徐行舉足不可太濶毋得左右搖擺致動衣裾目須常顧其足恐有差悞登高必用雙手提衣以防傾跌其掉臂跳足最爲輕浮常宜收斂

言語

凡童子常當緘口靜默不可輕忽出言或有所言必須聲氣低悄不得喧聒所言之事須真實有據不得虛誑亦不得亢傲善人及輕議人物長短如市井鄙俚戲謔無益之談尤宜禁絕

視聽

收斂精神常使耳目專一目看書則一意在書不可側視他所耳聽父母訓誡與先生講論則一意承受不可雜聽他言其非看書聽講時亦當凝視收聽毋

閑家編

卷之四

家禮
勿儀

三

使此心外馳

飲食

凡飲食須要斂身離案毋令太過從容舉筋以次著於盤中毋致急遽將肴蔬撥亂亦不得恣所嗜好貪求多食安放盤筋俱當加意照顧毋使失悞墜地非節假及尊長命不得飲酒飲亦不過三爵

視聽飲食類已見家訓正言彼指成人言故尤詳析此指幼儀言稍簡易也宜參看

灑掃

以木盤置水。弟子職所謂凡拚之道。實水於盤是也。音義。左手持之。右手

以竹木之枝。輕灑室中。先灑遠於尊長之所。請尊長

就止其地。然後以次徧灑。畢方取帚於箕上。兩手捧

之。至當掃之處。一手執帚。一袖遮帚。徐步却行。不使

塵及於尊長之側。掃畢。歛塵於箕。出棄他所。

應對

凡尊長呼召。卽當隨聲而應。不可緩慢。坐則起。食在

口則吐。地相遠則趨而近其前。有問則隨事實對。且

掩其口。然須聽尊長所問。辭畢。方對母。先從中錯亂

閑家編 卷之四 家禮 勿儀

對訖。俟尊長有命。乃復原位。

進退

凡見尊長。不命之進。不敢進。不命之退。不敢退。進時

當鞠躬低首。疾趨而前。其立處不得逼近尊長。須相

離三四尺。然後拜揖。退時亦疾趨而出。須從旁路行。

毋背尊長。且當頻加回顧。恐更有所命。如與同列共

進。尤須以齒爲序。進則魚貫而上。毋得越次紊亂。退

則席捲而下。毋得先後偷安。

溫清定省

詳見下常儀條

出入

家庭之間。出入之節。最所當謹。如出赴書堂。必向父

母兄弟之間。肅揖告出。午膳與散學時。入必以次肅

揖。然後食息。其在書堂時。或因父母呼喚。有所出入。

則必請問先生。許出方出。不得自專。至入書堂。雖非

作揖常期。亦必肅揖。始可就坐。

饋饌

凡進饌於尊長。先將几案拂拭。然後雙手捧食器置

閑家編 卷之四 家禮 勿儀

於其上。器具必乾潔。肴蔬必序列。視尊長所嗜好。而

預食者。移近其前。尊長命之息。則退立於傍。食畢。則

進而徹之。如命之侍食。則揖而就席。食必隨尊長所

嚮。未食不敢先食。將畢。則急畢之。俟其置食器於案

亦隨置之。

侍坐

凡侍坐於尊長。目則常敬候顏色。耳則常敬聽言論。

有所命。則起立。尊長有倦色。則請退。有請與尊長獨

語。則屏身於他所。

隨行

侍尊長行必居其後不可相遠恐有所問如問已及則稍進於左右以便應對目之瞻視必隨尊長所向有所登陟則先後扶持之與之携手而行則以兩手捧而就之遇人於途一揖卽別不得舍尊長而與之言

邂逅

凡遇尊長於道趨進肅揖與之言則對命之退則揖別而行如尊長乘車馬則趨避之或名分相懸不爲

閑家編

卷之四

家禮
初儀

三

已下車馬者則拱立道旁以俟其過

執役

凡尊長有所事不必待其出命卽當趨就其旁致敬服役如將坐則爲之正席拂塵如侍射與投壺則爲之拾矢授矢如盥洗則爲之捧盥持帨夜有所往則爲之秉燭前導如此之類不可盡舉俱當正容專志毋使怠慢差錯

受業

受業於師必讓年長者居先序齒而進受畢肅揖而

退其所受業或未通曉當先叩之年長不可遽責問於師如欲請問當整衣衾客離席前告曰某於某事未明某書未通敢請先生有答卽宜傾耳聽受答畢復原位

朔望

某人昧爽值日一人主擊板或以木槌爲之始擊威起盟散櫛總衣冠再擊升堂師長率弟子詣

先聖像前再拜焚香訖又再拜退師長西南向立諸生之長者率以次東北向再拜師長立而扶之長者

閑家編

卷之四

家禮
初儀

三

一人前致辭訖又再拜師長入於堂諸生以次環列再揖退各就案

晨昏

常日清晨擊板如前再擊諸生升堂序立俟師長出肅揖次分兩序相揖而退至夜將寢擊板會揖亦如朝時其會講會食會茶擊板如前

接見

凡先生有賓客至弟子以次序立俟先生與客爲禮畢然後向上肅揖客退仍肅揖送之先生與客命無

出門卽各入位。凝立俟先生返命。坐則坐若客。與諸生中有自欲相見者。亦必俟與先生爲禮。乃敢作揖。退亦不得遠送。非其類者。勿與親狎。

磨墨

凡寫字蘸墨。無深入硯池。如蜻蜓點水。度用墨幾何。則蘸水幾欠。然後不輕不重之間。徐徐細磨。昔人云。磨墨如害病。若且蘸且磨。則引墨入池矣。蘸而深入。或磨罷而墨不遠。硯則墨爲水滑矣。用少而墨多。則餘墨漬硯矣。再磨則新舊相雜。用之則字不清。滌之則墨可惜。又硯不穩而磨之。硯碑有聲。亦非靜雅之體。凡事從容安詳。庶可涵養德性。

膏筆

膏筆當高硯寸許。順直內向。無橫無斜。橫斜則毫旋而杈。尖搦管。先以水滋之。恐有燥墨。在毫筆剛而驟捺之。則折水足而再濡之。則滯。務乾濕得宜。用完而不褪宿墨。則膠固成束。露毫而不戴帽。則易摧折。皆是粗心苟且。初學第一當戒。

簡冊

繕裁書冊。上下比度。不失毫髮。裁寧長無短。釘寧廣勿狹。穀面整齊。從容勿急遽。此亦寧心之一道。

展書

展書無濕指。無撮甲。書常遠身六七寸。無捲邊。無折角。無污痕。無亂批點。讀過之書如新。可賣亦可以觀學者之所養矣。

識字

教小兒須先令其認識所讀之書之字。如讀大學之道三句。卽先令其識此十六字。然後教以習讀。且逐

閑家編

卷之四

家禮
勿儀

三

閑家編

卷之四

家禮
勿儀

三

一手指挨字而讀。庶心口相應。耳目不分。久之識字愈多。則習讀愈便。始教之時。師生兩難。習熟之後。師生俱易。况目能識字而讀。讀此一句。卽心在此一句。習讀愈多。心志愈斂。古人所謂眼到口到心到。也有此三到。不必用法繩之。而心志日斂。則規矩日就矣。不然。徒事口耳授受。而不責以心目。縱日加鞭撻。放心難收。甚者讀竟學庸。而問其所讀之書之字。十不識一。良可嗟歎。吾願爲師若父兄者。知此要歸焉。

寫字

小兒初就學時固宜以識字爲先而寫字尤不可不
慎古云心正則筆正筆之不正則知其心之不正矣
故養蒙者必養之以正而後聖功從此而始寫字雖
非正心之本務而亦正之一端况有字乃有文文
字二者缺一不可字而端楷則主司閱文時先已動
其歡心卽五六分文便作十分看矣所以教子弟者
此段工夫尤不可忽如今之開蒙者必先把握筆潤硃
令其點畫撇豎一一如法不爽而後作書法以令其
印證此是常則然而書法切勿草率必求善書者作
閑家編 卷之四 家禮 勿儀 三
之俾先端其初始庶後如蕪黃米蔡等家及今姜立
綱文太史等刻自可易而學也

熟讀

教小兒初學時已不論至如稍長其或資稟可進者
上等每日授以生書二十行或增至三三十行中
等授之以數行或增至十五六行下等授以五六行
卽減至二三行亦可其讀生書每首教以二三十遍
或一二十遍敏捷者卽一二遍亦可教後必須令其
面證一二遍令無一字差錯乃已證後令其就座每

首生書必責其讀至百遍聰穎者五十遍亦可正書
讀完教以探書令其每首讀二十遍須探以五日每
日每首二十遍讀至五日每首非百遍乎併其正日
百遍下等者每首亦將二百遍矣况今日一讀明日
再讀後日復讀讀至五日心口漸順自不生澀生者
探後五日背者探前五日則每首而讀十日何患書
之不熟也然亦必須兼理熟書不得一本放空如大
學已完進讀中庸是庸爲生書學爲理書理學第一
次理半板第二次理一板三次二板四次三板必至
閑家編 卷之四 家禮 勿儀 三
通背乃已然亦不可停止照前原理或三板或五板
各隨生熟而多寡之讀中庸半本後須將前半從頭
理起照理大學之法讀上論如之上論不必半部讀
完二冊卽可從前理起每完二冊法照如前下論上
孟下孟讀理俱如前法讀完四書進而讀經然後可
將四書分作四本學庸上論作一本下論作一本上
孟作一本下孟作一本每本或三板或五板各隨生
熟而多寡焉讀經亦如四書法隨讀隨理旋轉不窮
書之不熟余殆未之深信也

多讀

子弟讀完經書後。卽令兼讀別經。易爲五經之原。具有三才之道。書以道政事。詩以理性情。三者皆當摘其至要者。講而讀之。春秋其旨嚴。其義正。讀之令人心怖而神悚。全讀未爲不可。卽欲簡便。選其五分之三。必不可少。亦必兼左氏傳而夾讀之。廼可睹其大全。禮爲檢束身心之書。讀之亦不宜少。此在爲師者。各隨子弟之資稟而造就之。慎勿拘拘於一隅之見也。讀完後。隨令先看性理。卽選其至要者。而令其抄

閑家編

卷之四

家禮
幼儀

聖

讀如太極通書。正蒙洪範啟蒙。東西二銘。及道統諸儒等類。皆徹上徹下之書。學者不可不曉。讀此完後。卽如史記。秦漢。周禮。家語。老莊。淮南諸子。百家。及離騷等篇。俱不可不選擇。而牢記於胸次。下而至於唐宋等文。如蘇韓傑出者。不必論其他。凡有補於理道。資吾識見者。均當旁搜而博採焉。至如綱鑑諸史。亦宜參考以廣見聞。

講解

子弟除六七歲不論外。至八九歲時。其聰明漸開。當

隨其每日所讀之書。卽與逐句講解。資稟最高者。一講可明。卽其未敏者。日與講論。久之亦可漸曉。蓋心之虛靈知覺。不分智愚。本然完具。第患開闢。啟鑰者之無人。所以聰明錮蔽。兼以師之不善教者。止事扑責。徒張威勢。此適足以窒其靈機。何能開豁其慧見。子弟無成。往往由此。吾今願爲師若父兄者。須識此意。當寬假其辭色。嚴立其課程。時用好言勸諭。上之動以聖賢德業。次之動以功名富貴。再次之惕以利害禍福。子弟卽至愚者。日聆嘉言。必能警悟。自然尋向上去。甘心願學。於此不悟。則其爲下愚可知。卽日用扑責。何補于事也。

閑家編

卷之四

家禮
幼儀

聖

作文

子弟如資稟最高者。其在八九歲時。經書可以完讀。完後。每日放學時。卽與講解四書一二章。先上下論。次上下孟。再次學庸。講後。隨其所講之書。選其最平易明白者。破二箇。令其抄寫。卽與講明記誦。次早進學時。作揖後。復令朗背。如不記者。稍示呵責。以警將來。如此百日。便通曉破義二百矣。其體格已先備知。

而後教以作破。何患難就作破時。卽選破承明白便捷者。每日抄記二個。如講破法。似此百日。承又通曉。二百後。令作承。卽如破竹之易矣。作承時。卽選平易。明正程墨。或時文大小題。絕佳者。日令抄寫一篇。每篇明與批註。是何格局。如一句八比格。兩句合扇格。兩句串做格。兩句上下半格。三句一頭兩腳格。三句二段格。三句兩頭一脚格。如此等類。一一與之畫斷。細註明白。邇來文體。更又參差錯落。甚至有十二比十四比者。文機更活。不可端倪。必須一一與之講解。闕家編

卷之四

家禮
幼儀

聖

似此百日。便讀一百篇文字。識得一百篇文義。機局矣。已後。令其作文。何患正路之難由。文理之難明哉。此子已試之。成規及門弟子。多所成就。悉賴于此。今人不曉此義。子弟目不知文。而卽令其作文。及其未能。便爾厭棄。殊爲可矜。吾願爲父兄若師者。相與其成之。

懲獎

教子弟在六七歲時。不問智愚。賢不肖。皆當以愛養爲先。教訓卽次。能用好言勸諭。使彼知讀書之高。勤

於教導。使彼不憚讀書之苦。乃爲善教。若徒事呵斥而扑責。恐不惟無益。而反有損也。至八九歲時。年方稍長。或可用威。若遇聰穎者。卽如前法。自然警悟。其或未覺。畧加夏楚。以懲之。此在一兩三月。或半年。一用方可示威。若久用而不止。則彼習以爲常。必致耻心盡喪。而終於頑鈍不悛無疑也。故余之教子弟。其遇聰穎者。單用善言警悟。往往不苦而事成。卽遇愚頑。亦加扑責。扑後。仍用好言勸諭。亦每知悔而能新。不然者。所謂下愚不移。前謂卽扑責之無益也。故余

闕家編

卷之四

家禮
幼儀

聖

願爲師若父兄者。其教子弟。只費自己口舌之煩。講貫之詳。督課之勤。兼以自己持身之莊。出語之正。子弟見之。自然知悚。斷不在恐嚇扑責間也。此可與知者道。

漸進

父兄之於子弟。其棄而不教。與夫專事姑息。而不知約束者。此其弊失之不及。固不足道。卽有篤於教誨。而惟事扑責。不顧子弟之所安。不諒子弟之所稟。與其學問之生熟。而惟欲速以求。卽成不知功夫有序。

充長有時精神有限何可一旦而助長欲速不達往往由此孟子所謂勿忘勿助乃爲中道故余願爲父兄若師者其教子弟不必躐等當知循序不必急性於一時而在揅功於悠久日復一日月復一月年復一年毫不放空亦不逼迫優而游之使自得之藏焉修焉息焉游焉順其天真養其靈覺自然慧性日開生機自活朱子所謂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貫通者蓋有試而云然必非浪語敢以是勗

文式

開家編

卷之四

家禮

器

教子弟作文須先與他講明書旨每出題目先將通章本意逐句逐節從頭至尾何者當重何者當輕一講明令其通曉然後又將所出題目再與細說一番如出一句題目看他何字當挑何字當剔或該承上或該含下其兩句者或該合扇或該串講或該上下半格三句者或二段或一頭兩腳兩頭一腳或亦該串講等類四句五句俱如之次第與他講明題意文格令其各各通曉以後及於搭題長題搭題須要照應長題須要聯絡然亦必先從題目顯易明白易

開家編

卷之四

家禮

器

於發揮者先教之而後及于理題庶令學者不苦難而便于措手總之施教者先自明理勘破題目而後令學者據理立言路自不錯不然如命盲者而促之行彼將俛俛其何之也初學文時子弟不能即曉必親自與他代做何等題目該是何破何承及開講行文束結等項一一與他思索親口流出念一破令學者手寫一破念一承令學者手寫一承隨與講解至開講行文束腳一一親與思索一一口念隨令手寫即與講明如此施教子弟自然經心不敢亂寫蓋理會得明字可無錯字或有差明知其冒中未曉隨就其差處一一改正即與講明講貫漸多則知識漸啓如此細細開導即學五六十篇文字便曉此五六十篇文義機局矣積而至於百篇未有不能文者此余已試之規確有成驗非敢浪譚有等先生其教子弟學文既不與他講明題理亦不與他經心思索止惟抄寫坊刻令學者照前比對後比學文者亦不自去經思止惟照天對地照日月對山川等類徒事拘迹不一肅心所以學文二三年更不知題中理趣文中

機設往往由此甚有逕將自己所作或錄他人文字令學者抄謄簿上手與批點弄彼子弟欺彼父兄不念彼之倚仗我者何事且重而天地神明之降鑒我者何顯且赫而乃若是其欺欺也此其所損陰德其大吾願與爲師者其戒之

因材

教子弟學文其未能時爲師者每出一題固當與之代思而代作面語而口授必令其手自書寫如前教法卽子弟未敏者歷經半年當自領會未有不文

閑家編

卷之四

家禮
幼儀

哭

也及其稍自能文爲師者須當看其資稟所就意見所及各順其性而委曲以成之筆清者就其清見大者就其大調高者就其高詞麗者就其麗少有一得則當取其一得以鼓其進必不可一於塗抹以阻其機大都造意要超卓立格要正大題旨要明透筆氣要清順此爲行文者要務於此不甚背謬便是可成之機如艱澁晦滯難亂重濁此等筆路到底無成要之學文之始擇師爲上擇其師之善文者自然形端則表正淵澄而流自清矣爲父兄者慎之重之教子

弟能文更無他法其未文時先將書旨講明令其心胸開豁每閱一章書渾如目見聖賢當日口語領會無錯此是根本急務以後精選新舊程墨或時義之明白而正大冠冕而可法者日令抄寫一二篇每篇必與批點分定格局畫斷股數隨卽與之講解講一篇讀一篇讀一篇背一篇必令篇篇精熟乃已積至一二百篇或三四百篇訂成二三帙時令反覆潛玩毫無一字不明一意不達乃爲有用久之筆底自活此機自咤而絕無枯澀阻礙之苦矣及其能文以後

閑家編

卷之四

家禮
幼儀

哭

此段工夫決不可少須將每科新出程墨及十八房或時義小題之絕佳者多選而多記若能日誦數千言而時記於胸次何患文辭之不富而下筆之難就也臨場便易莫便於此然要之此是第二乘法須先看明書意領會題旨乃爲上乘若徒據拾陳言襲取套語有識者見之祇令取厭何足動目此又學者不可不戒

右幼儀一類通纂古今諸論及參附已見

雜儀

按古自冠昏喪祭而外其禮亦不一矣凡其不一者皆其所宜切求者也一有疎愆則貽心之疚上無以承祖考下無以示子孫所失似小所關甚大匪曰吾第盡其鉅節已也世有煦畧之夫不能謹小慎微君子固譏之耳纂雜儀

朔望

凡朔望卑幼於尊長以次序立俱四拜或尊長臨時減而止之則從尊長之命

閨家編

卷之四

家禮
雜儀

哭

節序

凡節序及非時家宴上壽於家長卑幼盛服序立如朔望之儀先再拜子弟之最長者一人進立於家長之前幼者一人執酒盡立於其左一人執酒注立於其右長者跪斟酒而祝尊長飲畢授幼者盡注反其故處長者俯伏興退與卑幼皆再拜家長命諸卑幼坐皆再拜而坐家長命侍者徧酌諸卑幼諸卑幼皆起序立於前俱再拜就坐飲訖家長命易服皆退易便服還復就坐

凡受女婿及外甥拜立而扶之外孫則立而受之可也

生子

彌月告廟已見祭儀告廟後拜見尊長及啐盤再慶可也餘詳家政幼孩條

受命

凡子受父母之命必籍記而佩之時省而速行之事畢則退命焉或所命有不可行者則和氣柔聲具是非利害而白之待父母之許然後改之若不許苟於事無大害者亦當曲從若以父母之命爲非而直行已志雖所執皆是猶爲不順之子况未必是乎

生辰

凡子孫遇祖父壽日祖父不願舉賀者不必重違其意祇本家拜賀稱觴婉辭親族釀分製屏可也程子常言人無父母生日當倍哀痛安忍置酒張樂以爲樂若具慶者可矣朱子亦謂須以忌日之禮處之昔唐太宗萬乘之主也歎歎卻賀哀感旁侍率禮而不愆如此况儒生學士耶問曰具慶而可也張樂

置酒軒車隘於閭里。毋已侈歟。曰飲食必祝。慕夫始之也。身有自始。庸得忘之。夫劬勞之日而起敬起孝焉。厄甘豆臠以壽其親。有何不可乎。若父母歿。卻賀禮也。

宋趙彥遠丞相趙汝愚父也。生朝必哭於廟。有欲為禮者。號泣而向之。王文正公晚年官尊。每壽日。家人賀立止之。曰。遭遇如此。愈增憂懼。何可賀。

元北麓處士李氏自華。常以不及終養二親。遇初度之日。號慟抵暮。家人不忍見。因諱言之。

閑家編

卷之四

家禮
雜儀

子

明姚氏培吾每遇生日。席地其父母神主之前。側坐竟日。

造第及遷居

先祭告而後壽尊長。視節序儀。

出行

視朔望儀

建歸

視朔望儀

客至

凡客至。家長或長子出迎。若係宗族姻黨之尊者。子弟俱出。列班肅揖。如出外遠回久不相見者。則拜或留飯。家長長子奉陪。如係子弟中之舊師友。新姻眷。止是此子弟同陪。其餘不必見也。留飯之意。既得盡話。又得盡歡。且能盡敬。况路遙者。不使受餒而還。饌貴快便。精潔不貴多品。庶親近教益。常可往來。若一豐厚。後來難繼也。

主人迎賓。三揖升堂。此所謂揖。不過舉手。或身稍磨折而已。今一見則俯身至地。送客出門。則遍臨車馬。

閑家編

卷之四

家禮
雜儀

子

逐位與揖。入門又望空一揖。或賓主相讓良久不決。俱屬非禮。蓋讓不過三古之道也。今約迎客者。客至一躬。及階及門。舉手相讓。送客至大門之外。一揖。客及車馬。主人入門。各一揖。客乘車馬。主人復稍出門。舉手相顧。俱不必差人拜上。蓋送客揖車馬於禮所無。而每客送及車馬。尤為瑣屑宜革。

親朋偶遇。止宜敘長幼一揖。當致辭稱謝者。再揖不必多讓。蓋長幼有定。賓主有禮。而久讓不決。似為虛文。宜省之。客有先施。而主人及門答拜者。雖往來常

禮若不係慶吊大事。但尋常相訪者。亦自可省。
右雜儀通纂古今諸論及叅附已見

閑家編

卷之四

家禮
雜儀

三

常儀

日日行之之謂常。亦處處行之之謂常。諺云。家常無長禮。非無長禮也。禮之所形者。摯而不文也。而其實爲天下之至文矣。瑣細之節。曲折之文。宜倣內則補之。纂常儀。

夏月侍父母。常須揮扇於其側。以清炎暑。及驅逐蠅蚊。冬月則審察衣裘之厚薄。鑑火之多寡。時爲增益。并候視牕戶。罅隙。使不爲風寒所侵。務期父母安樂方已。

閑家編

卷之四

家禮
常儀

三

定省

平旦先父母起盥洗畢。詣父母榻前。問夜來安否。如父母已起。則就房先作揖。後致問。問畢。仍一揖退。昏時候。父母將寢。則拂席整衾以待。已寢。則下帳。閉戶而後息。

子婦于舅姑亦然。其于舅也。古惟問侍者。

古禮定省。卑幼必親向寢所而問焉。畢。則男唱。嗒。女道安置而退。此猶近人情。至於鷄初鳴。成盥櫛。是四更時也。親方熟睡。呼門而問之。情乎禮乎。無

論蚤夜勤劬。非父母愛子之心。而情不便適。亦非子婦體親之意。終身由之。上下胥苦。是制禮者。示人以必不可行之難事也。唯陽魯稽勲。邦彥棄官養母。嘗有詩云。開戶旭光入。慈闈夢未央。低聲問侍者。猶恐驚高堂。此真境真情。孝子之用心也。

搔抑

子婦指甲常剪磨。令無鋒。侍者亦然。不則傷肌膚。

步履

必行之路。地淖則覆之地。冰則刷之地。泥則沙之。

閑家編

卷之四

家禮
常儀

五

出入

升高下下。則扶掖之。夜行則子婦先之。有所觸礙。則告之。遠行夜歸。則率家衆。束炬秉燭以迎之。升車操轅。授軾乘馬。歛衣授轡。車三御。馬二御。險遠。則子弟從之。

廁踰

廁踰。冬月一省。春秋旬一省。暑三日一省。備所用焉。如乾棗。柔紙。宿綿。清薰。盤筐。灰土之類。

衣履

近膚裳衣各二垢。則獻新以澣之。冠巾襪履亦然。袖巾手扇亦然。

處怒

親有激怒。姑從其怒。以緩之。怒平順。言以醒之。失禮於人者。陰爲遜謝之。

啟告

樂事走言。憂事徐言。怒事笑言。悲事疑言。恐懼之事。可以不聞者。勿言。駭異之事。張言大噉之事。平言。

食候

閑家編

卷之四

家禮
常儀

五

憂驚悲怒。宜進酒羹饘粥。無進麵食。食前無報。怒食後無報。憂

同人

親有所愛樂之人。趨治具。無厭色。具。酒餚也。

母所最愛者。子女之子女也。已寧無食。必以食之。已寧無衣。必以衣之。無財不可以爲悅。寧於我儉。無怨言。無後語。

侍容

侍父母之側。無戚容。無怨容。無惰容。無莊容。無思容。

無昏忽之容。無不足之容。無高聲無叱咤之聲。無直言無費解說之言。無犯諱之言。怡怡溫溫。與與恂恂。載笑載言。承在意先。無令親難。

傳聲

父母呼人。則走而傳聲。不到。則自往應之。

爲客

出門巾扇。廁紙納諸袖中。手巾換衣。付諸侍者。

慎防

隣牆無置坐。垂堂無見足。敝車無坐。駭馬無乘。

閑家編

卷之四

家禮
常儀

妻

鄰人之墻。恐有誤投磚瓦者。垂堂必用憑扶。恐致失足。

慎疾

人子有疾。隱之。隱弗能忍也。半隱顯。吾身親身也。保親之身。以事親。胡可令疾以憂之。故與其隱也。寧慎。慎猶疾也。吾心安之矣。

從命

人子事親。畢力盡志。親有免命。則從之。無強以拂其意。

家樂

家慶之樂。奏道宮。宮調。黃鍾之宮。忌商聲。角聲。商角合調之聲。南呂之宮。

道宮。飄逸清幽。宮調。典雅沉重。黃鍾之宮。富貴纏綿。商聲。悽愴。角聲。嗚咽。商角合調。酸楚。南宮之宮。感嘆傷悲。樂親者忌之。

古之君子。非三年之喪。未嘗去樂。又云。心中斯須。不和不樂。而鄙詐之心入之矣。孔子聞絃歌而喜。武城子游。且以絃歌爲學道。至於房中之樂。自古。

閑家編

卷之四

家禮
常儀

妻

有傳。關雎。則琴瑟友之。鸛鳴。則琴瑟在御。禮云。樂在閨門之內。父子兄弟同聽之。莫不和親。女順曰。舅姑命之鼓瑟。必正坐奏曲。小曲五終。大曲三終。尊者之聽。未厭。則不敢止。問何曲。則起而對。閨闔之間。何嘗以樂爲諱哉。自樂教亡。而樂學廢。士君子見琴瑟簫笙。猶僅識其名。問律呂聲音。則懵然莫得其解。寧使優柔平中之德性。壞於無資。忿疾暴戾之氣習。炎如烈火。而成於樂。一言遂爲千年絕響。世俗所傳。如秦阮筆琶。流而爲倡優之業務。

以悅人雅人莊士更賤之夫狡童妖女誠不可近而琴瑟笙簫久失元聲孟子曰今之樂猶古之樂也此語非爲齊王遷就真得音忘器之真傳與心有潘雅聲無正邪曲有潘雅器無正邪瑟古也子路鼓之爲殺伐臣倩以瑟爲害義琴古也相如以之挑文君桓譚以之奏鄭聲箏俗也雍門周彈之能使喜者歔歔戚者舞蹈琵琶俗也康崑崙翻新曲能祈久旱之雨段善才楓香調能回暴雨之晴彼頃刻一曲格天動物豈潘邪之器乎夫樂主導

閑家編

卷之四

家禮
常儀

五

和絲竹何嘗有意聲隨調變邪正因之使俗樂而奏雅調自有益於性靈古樂而播哇聲亦足惑亂心志在音不在器在心不在物也不然病者呻吟豈有曲調孝子聞之酸心他人聞之掩耳草虫嚶嚶何所感通常人聞之若瞶思婦聞之獨憂故曰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家中不必以樂爲諱而獨不可不慎也

時花新果異物奇觀有得必獻可助一樂

愉色

樂事不嫌諧謔悅親不厭輕薄氣血調於喜懼疾病生於惱怒壽親之道無他一悅字盡之矣

親僕

親之近侍以柔順勤謹者爲之不則數易必得而後已果當於親則子婦訓迪之恩禮之等於儕行長則以禮婚嫁之貧則如願賜恤之親終則相嚮而哭恩禮加隆焉

父母於子婦終有可避之嫌朝暮起居自有不便

閑家編

卷之四

家禮
常儀

五

之事惟左右近習無所忌諱如登廁浴身之類得以坦然自適是子婦難盡之心賴斯人而盡父母難忘之情與斯人而忘且夜有斯人而子婦始安寢焉出入有斯人而子婦始安心焉卽解衣推食情若骨肉禮如兄弟所甘心者近世視爲卑賤與僕婢一體而猜嫌所積甚則讎之此心何忍孝子慈孫試一思之

心迹

父母所悅之人不悅子婦含懟無以自明當委曲以

感悟之子道之難。惟是爲最畢力殫財竭智盡慮。易也。子婦勉之。惟務潛消無激。

右常儀一類。纂呂氏叔簡四禮翼及叅附已見。

開家編

卷之四

家禮
常儀

卒

養儀

人子之道莫大乎養親。百年有限之親。一去不回之日。盡一時心。卽免一時悔矣。故貴者有貴者之養。賤者有賤之養。富者有富者之養。貧者有貧之養。各殫爾力。各悉乃志。雖不惟其物也。而物亦不可不脩。倘其旨有缺。朝夕未膳。而聲應以自文曰。吾勢有不能爾。非情或不篤也。噫。親亦何賴有是子哉。故情其四肢。不顧父母之養。爲五不孝之首。纂養儀。

開家編

卷之四

家禮
養儀

卒

穀食

凡事父母異食。古云。老少異糧。况親乎。粟黍稷粱。欲鑿稻去半粒。麥欲頭羅。菽欲純而新。純一色也。

茶水

水欲甘。欲宿。羅酒欲醴。無宿壺。無再熟漿。欲清。鹽欲陶。蜜欲盡。滓糖欲澄。垢醯欲澄。根茗去初末。液在瓶。則幕之入盃。音未調。羹也。則濾之。

水經宿則濁者澄。過羅則百物隔。若初見水。則氣重。末則味薄。宜盪宜烹。惟茶所宜。酒宿壺則味變。

再熟則味滴

器用

釜欲薄。器欲新。箸欲易。諸爲食具。滌漑欲潔。

釜薄則易熟。器屢更則不垢膩。箸數易則無雜味。爲食之具甚多。如餅板切刀。瓢案之類。

視膳

日四問食。食問所欲。適溫涼冷熱之宜。候生熟清濁之節。嘗鹹淡辛酸之味。視草木蠅蟻之物。

進食

閑家編

卷之四

家禮
養儀

奎

湯粥不浸指。羹汁不盈器。進食不吸涕。不咳痰。手不搔身。足不履濡。

湯粥浸指則不潔。盤不宜滿。進食先出其涕而盥手。搔身則手偏。履濡則足滑。

肉食

魚無鯁。鷄鴨無骨。脰掌無節。諸卵以酒。諸腥以薑醋。分魚順理。斷脯橫理。

菜蔬

蔥韭薤蒜。春再剝。夏秋三剝。冬四剝。芥芹菘菁。半去。

其外存三葉。多者四葉。入甲者存之。葉皺而莖直者存之。肥厚而液多者存之。視虫去蝕。蒜臺截不見風日者二寸。總之取近裏脆嫩者。

酌食

朝食中。午食多。暮食少。柔食多。剛食少。清味多。厚味少。

果實

果食當饑飽之間。桃李梅杏柿梨榴棗。氣滿味足。色溢核堅。而後進。得美者而後進。無蠹無損。濯拭剝削。

閑家編

卷之四

家禮
養儀

奎

而後進。戒先時後時。先時味歉。後時味敗。胡桃四剝。蓮實銀杏三剝。去心。菱芡重剝。棗去皮核。生熟惟所嗜。皆宜糖。龍眼荔枝浸而煮之。用色紫而肉厚者。親無齒。則漬以沸湯。漬濃汁而飲之。胡桃煮栗。合糖爲糜。餲宜酥。糕宜蜜。蜜煎糖煎。以侑茶酒。無多進。異味非習嘗者弗進。

煮麥以鹽水漬之。久經暑日。榨而爲油。曰甘油。水茄以甜醬醃之。壓而取油。曰茄油。入羹蘸肉。最宜。高年右養儀一類。纂同常儀及參附已見。

疾儀

人子侍疾自親之外卽有重大迫切之事皆不暇及蓋父母之賴人子者此時而人子之宜自盡者亦此時善於調攝可使還平卽有不諱可免後悔故禮曰笑不至矧噫此何心也而能笑至矧乎哉又曰不脫冠帶此何日也而能脫冠帶乎哉纂疾儀

擇室

凡擇室養病宜掃除院宇固密壁戶不受風不納日

閑家編

卷之四

家禮
疾儀

室

不生濕不入蠅蚊帳幃綿密陽不惡明陰不惡暗

貧無餘室惟病者卽有餘室而懷居重遷亦惟病者若養病所宜則此段不可不知也

祝隣

病者多喜靜惡喧砧杵之聲叫號之聲偶震之聲煩碎之言穢惡之氣煎燂之味拜免四鄰須令謹慎應費者不惜費以悅之

戒聲

閑六畜於別所有闌入者揮之逐猫犬欲疾逐鷄鵝

欲緩

疾逐恐其再聲緩逐恐其大聲

在病室入如竊出如竊立如寐坐如尸無嚏噴無咳嗽無屢聲無衣聲無安置器物之聲無喘息之聲門之間闌有聲者漬其樞戶之見風自掩者杙其扉定以生陰靜以熄火此養病第一要訣也樞濡使濕則無聲杙槪也所以止門

戒口

口常漱手常盥近枕而語必嚼薑掩口凡在室者戒

閑家編

卷之四

家禮
疾儀

室

葱韭薤蒜菜蔬之食

戒動

增減被服無令知覺揮扇無風揮風無力

增減被服時寒暄也無令知覺不驟遽也揮扇驅蠅不可有風揮風驅暑優優徐徐無用大力恐病體不禁耳

戒人

問疾者至應而勿傳修文之客勿入多言高聲之客勿入休戚不關之客勿入自遠來者病者聲者轉者

聖者跛者勿入病者欲其入則入之

病者氣弱而心煩最忌瀆聒修文者令人拘束多言者令人厭嘔高聲者令人耳震休戚不相關者不體悉病人遠來者恐觸邪穢聲響啞者費應答之力跛者多觸礙之聲問客之來也非以安病者之心不過存親友之體休戚果相關默問侍者可矣余嘗有二語云延客莫延添病客問安只問知安人

戒問

開家編

卷之四

家禮
疾儀

空

子婦室人省而勿問候而勿請其寒溫安否動移起居待病者自言而後應亟問非孝子也

久病之人吸氣開目便不勝勞那有力量應衆人之問但省以觀其安否候以俟其所欲所欲皆備言則應之而已

飲食

先給直於販戶難得者新者美者以備緩急之思陳甘旨於目前以觸見聞之嗜欲飲冷則水以百沸而井浸之

不欲食無強食偶欲食無多食

病者胃氣正弱強之則病胃氣始生多之則傷寧頻毋頓愈少則愈多是在于婦節縮之耳

慎爭

仰食咽曲內以匕側食願解承以盂多則難下寧少行團藉以柔團備二三欲便溺則子婦皆退惟侍者留不能起則穿床而置器於下畢則子婦入潛移置而更之

行團卽坐桶柔帛充以新綿狀如帶盒繫於桶口

開家編

卷之四

家禮
疾儀

空

備二三浣則更之也須時洗滌墊灰沙將便溺而子婦退恐不便於親之起居也便溺畢而子婦更器恐侍者有憎容致親之不樂潛移置不欲親之見已也

涕唾孟帛各二日滌而更之各二備更換也

慎嫌

侍疾者不吊喪不入墓不見凶穢之物不談幽怪之事

慎言

可非可怒可憂可思可厭之事。卽急勿以告病人。多火怒不近情。默而順之。無辨是非。

悅病

病者欲樂。則用管絃歌拍以娛之。談古今人物以忘之。聲欲輕。厭倦則已。

病者之心。在病。則病進。耳目有所寄。則心閑。而火不起。又脾喜音。樂病者欲則從之。

安身

諸藉身者。大小如式。欲綿。欲柔。欲厚。欲妥。坐而倚者。

閑家編

卷之四

家禮
疾儀

突

漸損益之。

久卧則背肩脇膀。皆痛。轉側所藉之物。欲綿肥。柔軟溫厚。妥貼無所折縐。無所礙墊。坐而倚靠。高下曲直。一物則抗。須三五加減。方得適意。

順命

寐勿呼安。勿動。誤勿正。欲勿違。

寐則神安。雖有急。不可呼之。使寤。病者安妥。子婦視之。若有不便者。切不可動。語卽訛妄。若無關係。不可証其非。又如妄有見聞。皆同聲附和之。有所

欲而不得其正。果無大害。委曲聽從。理有未安。亦須唯唯。不可直折。治命亂命。總之應承。可行與否。自有委曲耳。

驅鬼降神。焚楮幣。一切俗尙。病者欲則從之。若以理譬說。則拂其意。

無容

面目非面目。髮膚非髮膚。衣冠非衣冠。精神恍惚。步履失常。此侍疾之容也。那能爲客。特加修飾。

用物

閑家編

卷之四

家禮
疾儀

突

香欲清淡。用否惟命。炭去生去。激

病室必有所焚。然香禁重。惟病者所欲焚。則從之。不則否。炭生則烟。激則有聲。而迸火。

迎醫

龐醫不誠之醫。行道之醫。不讀書之醫。泥書之醫。皆勿用。有良者。雖遠必致之。拜而敬禮之。檢方製劑。煎藥。必親手將進。必親嘗。煎藥不於病室。

用藥

座勿三醫。醫勿驟。易藥勿雜。更勿多勿却。

醫多則各是其是而爭論不決醫不害多無令同座可矣大病久病藥無即効但不增疾不可易醫更藥食少不宜藥多藥多則厭飲而脾弱者不行氣弱不宜用劫用劫則性烈而久病者難當寧徐徐取効可也

察症

內之寒熱疾之重輕驗便溺傷之內外病之有餘不足察氣色以是準之無為醫誤故人子不可不知醫藥忌

閑家編

卷之四

家禮
疾儀

七

百病先胃胃有所思無以藥禁禁則胃虛食減藥益不行

藥有應忌如黃連忌豬肉門冬忌鯉魚之類病有宜忌如水腫忌鹽黃疸忌酒之類然皆權其緩急如病久不食偶有所思此胃氣未絕生機可望也若以禁忌弗食則脾胃益弱無氣行藥矣里有一人病盡忌鹽數月而病益篤不治矣恣食五味腥羶又數月而病愈余記之以為拘泥者之戒

卜筮

卜筮星平諸家病者喜見即召入皆令報吉報輕報速愈

悅病者之心也

病者自問狀言減不言增言輕不言重

行禱

境內百神皆可拜禱不必五祀不必牲醴楮幣凡行禱須有迫切懇懇之心悲痛惻怛之意積誠茹苦以示可憐萬一感格尚可回天即數窮氣盡無可奈何而人子之心亦無所不至矣若祇修文反以速戾

閑家編

卷之四

家禮
疾儀

主

養力

子婦侍疾必強飯節勞更番休歇設亦疾焉請將奚賴

諸謂諸事諸人也一飯再飯非久疾篤疾之親故得如此諺云床頭百日無孝子踈薄之人無愛敬之情久病在床多難事之性子婦不加養則脾胃損不節勞則氣血衰不能侍疾已反致疾非孝子也是故大孝不匱

封股

到股事始于唐陳藏器人肉愈疾之說然必子婦之心實出于至誠迫切則天地鑒之神明憐之若以此求名或見彼人已行而此人効焉視毀傷肢體直如見戲毋乃傷勇乎韓昌黎郭人論可讀
右疾儀一類纂同養儀及參附已見

閑家編

卷之四

家禮
疾儀

圭

閑家編家政序

分諸產諸人諸務諸防

夫子釋書之君陳篇也曰是亦為政此家政之說也凡大而田園廬舍小而米鹽凌雜動而周旋晉接靜而神運默籌無不包括其中矣家而失其政則無可循之緒無可守之規紕繆其輕重洪纖之等顛倒其緩急先後之序而其家僂焉不可以終日故君子愼之家長者主政者也家督者輔政者也家室者助政者也家僮者奉政者也故先之以諸產凡財用所從出係焉次以諸人經之緯之因人而施爾又次以諸務盈之縮之百務具舉爾終以諸防而杜於漸謹於微政悉舉矣家政具舉則內言不出外言不入富而不驕貴而不亢繁而不瑣簡而不勝截然畫一整頓故名之曰齊家遂纂家政列第三而釐以四類焉

閑家編

卷之五

家政
序

一

開家編卷之五

黔南王士俊犀川氏輯

男秉鈞校字

家政諸產

夫大夫有采以制其子孫家固不能無藉於產也故家政始之况自井田既廢以後田宅得以賣買而八口之所仰給者消長至不齊矣是不可不足亦不必有餘善乎二疏之言曰自有舊田廬足以開家編

卷之五

家政諸產

一

田宅

置田貴約而易守實而得用若不計遠近不論順逆不酌數目則多費資本多有荒蕪多損精力多招詞訟多辦糧差而計其所入亦卒與約者實者不相上下何以貪為

人家起造房屋率多踰制然不知屋宇廣大則陰氣盛而人氣不能充故其勢不得堅久而居者且多不

稱此昔人所以有木妖之說而謂其不安人也又曰屋空招忌

起造屋宇最係人家至難事年齒長壯世事暗歷於起造一事猶多不悉况未更事其不因此破家者幾希蓋起造之時必先與匠者謀匠者惟恐主人憚費而不為則必小其規模節其費用主人以為力可以辦銳意為之匠者則漸增廣其規模至數倍其費而屋猶未及半主人勢不可中輟則舉債需產匠者方喜興作之未艾工饒之益增余嘗勸人起造屋宇須

開家編

卷之五

家政諸產

二

十數年經營以漸為之則屋成而家富自若蓋先議基址或平高就下或增卑為高或築牆穿池逐年漸為之期以十餘年而後成次議規模之高廣材木之若干細至椽桷籬壁竹木之屬必籍其數逐年買取隨即斷創期以十餘年而畢備次議瓦石之多少皆預以餘力積漸而儲之雖僦雇之費亦不取辦於倉卒故屋成而富自若也

池塘陂湖河塘蓄水以溉田者須於每年冬月水涸之際浚之使深築之使固遇大時亢旱雖不至於大

稔亦不至於全損。今人往往於亢旱之際常思修治。至收刈之後則忘之矣。諺所謂三月思種桑六月思築塘。蓋傷人之無遠慮如此。

池塘陂湖河埭有衆享其溉田之利者。田多之家常相與倡率。田主出食。佃人出力。遇冬時修築。令多蓄水。及用水之際。遠近高下。分水必均。非止利己。又且利人。其利豈不溥哉。今人當修築之際。靳出食力。及用水之際。奮臂交爭。有以鋤耨相毆至死者。縱不死亦至坐獄被刑。豈不可傷。然至此者。皆由田主慳吝之罪也。

閩家編

卷之五

家政
諸產

三

桑果竹木之屬。春時種植。甚非難事。十年二十年之間。即享其利。今人往往於荒山閒地。任其棄廢。至於兄弟析產。或因一根之微。忿爭失歡。比隣山地。偶有竹木在兩界之間。則輿訟連年。寧不思使向來天不產此。則將何所爭。若以爭訟所費。備工植木。則一二十年之間。所謂材木不可勝用也。其間有以果木逼近隣家。利有及其童稚。則怒而伐去之者。尤無所見也。

賣買

凡置買田宅者。有三不虧。有七不買。何謂三不虧。寧虧富。不虧貧。寧虧明。不虧暗。寧虧人於無事之時。不虧人於急難之日。此所謂三不虧也。虧貧如小戶人家。無多田產。而含悲出賣。以救目前。虧暗如錢債折。準貨物擡算之類。虧急難。謂人有急難。而鬻產以自營救者。何謂七不買。老年之父。孀居之母。有不才子不能管教。或少孤子。蠢愚子。不識好歹。而聽信奸人。撥置所鬻之直。十不償一者。不買。已絕之產。未有着。

閩家編

卷之五

家政
諸產

四

落相持之產。未經倒斷者。不買。宦家子弟。覆敗之業。任他人買。惟爲宦家者。不買。業師契友之遺產。不買。墳塋中房屋木石。先賢祠廟。不買。與勢相爭。自知不敵。以來投獻者。不買。累世之隣。非十分輸心。欲賣萬不得已者。不買。此所謂七不買也。而就中惟欺人孤兒寡婦。與侵及泉下者。爲尤甚。凡置產爲子孫長久之計者。宜致審於斯焉。

人戶交易。當先憑牙家索取鬮書。砧基。指出邱段。圍號就問。見個人有無界至。交加典賣。重疊次問。其所

親有無應分人出外未回及在卑幼未經分析或係棄產必問其初應與不應受棄或寡婦幼子執憑交易必問其初曾與不曾勘會如係轉典賣則必問其元契已未投印有無諸般違礙方可立契如有寡婦幼子應押契人必令人親見其押字如價貫年月四至畝角必印書填已成契後必印投印處有交易在後而投印在前者已印契後必印離業處有交易在後而管業在前者已離業後必印割稅處因循不割稅而爲人告論以致拘沒者凡官中條令惟交易一

開家編

卷之五

家政

五

事最爲詳備蓋欲以杜爭端也而人戶不悉乃至違法交易及不印契不離業不割稅以致重疊交易詞訟連年不決者豈非人戶自速其辜哉
人有田園山地界至不可不分明典買之際尤不可不仔細人之爭訟多由此始且如田畝有因地勢不平分一邱爲兩邱者有欲便順併兩邱爲一邱者有以屋基山地爲田又有以田爲屋基園地者有改移街路水圳者官中雖有經界圖冊存者多矣况又從而改易不經官司隣保驗證豈不大啓爭端

人之田畝有在上邱者若常修田畔莫令傾倒人之屋基園地若及時築壘垣牆纔損即修人之山林若分明挑掘溝塹纔損即修有何爭訟惟其鹵莽田畔傾倒修治失時屋基園地只淺用離園年深壞爛因而侵占山林或用分水猶可辯明間有以木以石以坎爲界年深不存及以坑爲界而外又有一坑相似者未嘗不啓紛紛不決之訟也至於契書或有鹵莽該載不明公私皆不能決可不戒哉間有典買山地幸其界至有疑故令元契稱說不明因而包占者此

開家編

卷之五

家政

六

小人之用心遇明官司自正其罪矣
凡田產有交關違條者雖其價廉不可與之交易他時事發到官則所費或十倍乃富人多喜買此產自謂將來操錢與人結訟其癖不可救然自遺患與患及子孫者甚多矣
凡交易必須項項合條即無後患不可憑恃人情欺密不爲之防或有失歡則皆成爭端如交易取錢未盡及贖產不曾取契之類宜即理會速竟或即聞官以絕將來詞訴切戒切戒

貧富無定勢。田宅無定主。有錢則買。無錢則賣。買產之家。當知此理。不可苦害賣產之人。蓋人之賣產。或以關食。或以負債。或以疾病死亡。婚嫁爭訟。已有百千之費。則鬻百千之產。若買產之家。即還其直。雖轉手無留。且可以了其出產欲用之一事。而爲富不仁之人。知其欲用之急。則陽距而陰鈎之。以重扼其價。既成契。則姑還其直之什一二。約以數日而盡償。至數日而問焉。則辭以未辦。又屢問之。或以數緡授之。或以米穀及他物高估而補償之。出產之家。必大窘。閩家編 卷之五 家政 七

之所得零微。隨即耗散。向之所擬以辦某事者。不復辦矣。而往還取索。夫力之費。又居其中。彼富家方自竊喜以爲善謀。不知天道好還。有及其身而獲報者。有不及其身而在其子孫者。富家多不之悟。豈不迷哉。此卽上三不虧之說。而暢言之。蓋人情易犯也。

陳氏幾亭曰。瓜葛不明之產。一時爲人所給。後有相告者。卽宜核實而吐還之。理取原價可也。凡中保僮役之輩。競謂吐還爲失體。而恐人非笑。此最愚之見。始也不知而買之。既也知而吐之。如日月之更。衆方

感仰之不暇。其誰非笑之者。若堅遂前。非必招怨恨。招咒詛。招訟獄。費神思。踴躍費筆舌。于請究竟。亦必費錢財。所失殆不可勝計。然則法成湯之改過。不吝反失體面乎。法小人之過也。必文反得體面乎。凡置產買僕者。必備足衣食。應讀詩書。否則列士夫首民庶者也。苟抱一隙之明。豈待再計而決哉。

隣界

凡隣近利害欲得之產。宜稍增其價。不可恃其有親有隣。及以典至買。及無人敢買。而扼損其價。萬一他人買之。則悔且無及。而爭訟由之以興也。

閩家編

卷之五

家政

八

夫產與接壤。被人買去。始而爭。繼而訟。人情且習爲常。惟吾輩作此舉動。便覺不雅。今後如遇此等除通近墳塋墻屋者。仍與從容理講。其餘不必理較。疆場之事。一彼一此。何常之有。如日與吾鄰也。必我宜買。漸買漸遠。直至何處。方始不隣。眼界濶氣度大。看得此處自然眇少。此更進一籌也。

朱氏仁軌云。終身讓路。不枉百步。終身讓畔。不失一段。有區區爭墻界地界者。宜以是說勸解之。

錢糧

凡有家產必有稅賦。須是先截留輸納之資。即將贏餘分給日用。或入或薄。只得省用。不可侵支輸納之資。臨時爲官中所迫。則舉債認息。或托攬戶兌納。而高價算還。是皆可以耗家大抵曰貧曰儉。自是賢德。又是美稱。切不可以此爲愧。若能知此。則無破家之患矣。

納稅雖有定限。須先納爲安。如納禾米。若不趁晴早納。必欲拖後。或值雨雪連日。將如之何。

開家編

卷之五

家政

九

且以下事。上古今通。誼賦稅力役之征。乃國家法度所係。若拖欠錢糧。縣差徭。便是不良的百姓。連累里長。惱煩官府。追呼問罪。甚至受責。身家被辱。玷辱父母。又准不得事。仍要賦稅完官。是何算計。故勤業之人。先要辦納明白。收印票存証。上不欠官錢。何等自在。亦良民職分所當盡者。

借貸

假貸錢穀。其令還息。正是貧富相資。不可闕者。漢時有錢一千貫者。比千戶侯。謂其一歲可得息錢二百

千。比之今時未及二分。今若以中制論之。質庫月息二分。貸錢月息二分。貸穀以一熟論。二分取之。亦不爲虐。還者亦可無詞。乃典質之家。至有月息什而取三者。江西有借錢約一年償還。而作合子立約者。謂借一貫文。約還兩貫文。獨之開化。借一秤禾。而取兩秤。浙西上戶借一石米。而收一石八斗。皆不仁之甚。然父祖以是而取於人。子孫亦復以是而償於人。所謂天道好還。於此可見。

開家編

卷之五

家政

十

昔將錢強以借與。或始借之時。設酒食以媚悅其意。或既借之後。歷數年不索取。待其息多。又設酒食招誘。使之結轉。併息爲本。別更生息。又誘勸其將田產折還。法禁雖嚴。多是倖免。惟天網不漏。諺云。富兒更替做。蓋謂迭相酬報也。

有輕於舉債者。不可借與。必是無藉之人。已懷負賴之意。凡借人錢穀少。則易償。多則易負。故借穀至百石。借錢至百貫。雖力可還。亦不肯還。寧以所還之資爲爭訟之費者多矣。

至人之敢於舉債者必謂他日之寬餘可以償也。不知今日之無寬餘他日何爲而有寬餘。譬如百里之路分爲兩日行則兩日皆辦若欲以今日之路使明日併行雖勞苦而不可至凡無遠識之人求目前寬餘而那積在後者無不破家也切宜鑒此

器用

桌椅勿雕鏤 門戶毋金粉 箱櫃不用紫檀花梨
螺甸 杯盤勿金銀 磁器勿用古窑 輿勿文
馬勿駿 勿買古鼎鑪罇 勿畜奇技淫巧等物

閑家編
勿寶珠玉

卷之五 家政

士

昔呂蒙正爲相有士藏古鑑能照二百里獻公公却之曰吾面不過樣子大安用照二百里孫之翰修史人有獻佳硯者呵之卽得水索價甚昂公笑曰吾以錢買水注之於硯十年亦用不了何用呵爲嗚呼匹夫無罪懷璧其罪二公固卓識也李平泉多見其不達耳聊拈此以爲好異物者戒

冠服

冠加於首最宜雅重衣以章身惟貴明潔

未二十勿遽稱號未娶勿遽衣文錦禮童子不衣裘帛夫不衣裘帛者非止謂年幼不宜亦使知老少之分知惜福知養正於蒙也

凡爲人子者父母存冠衣不純素孤子當室冠衣不純素

夫有道之士麤裘索帶而人不鄙之者取其內而不取其外也

士君子以禮義養心則心廣體胖以布衣禦寒則堅苦其志以香熏羅綺則淫蕩其心

閑家編

卷之五 家政

士

衣服舉止異衆不可遊於市必爲小人所侮居於鄉曲衣服不可鮮華蓋鄉曲親故居貧者多在我者揭然異衆衆貧者羞澁必不敢相近我亦何安之有此說不可與口尚乳臭者言

飲食

昔唐太宗教太子曰汝知稼穡之艱難則常有斯飯矣

或問朱子曰飲食之間孰爲天理孰爲人欲曰飲食者天理也要求美味人欲也

君子慎言語節飲食二者養德養身之切務

司馬溫公曰吾平生食取克腹亦不敢過粗糲以矯俗干名但順吾性而已矣

茅容待客以草蔬與之同飯殺鷄為饌以供母客知

之起拜而稱賢
范文正公雖貴非賓客不重肉妻子衣食僅能自充而惟好施子

汪氏信民曰人常咬得菜根則百事可做朱子曰今人不能咬菜根而至於違其本心者衆矣可不戒哉

閑家編

卷之五

家政

古

張文節公為宰相自奉甚約或譏之公歎曰吾今日之俸雖舉家錦衣玉食何患不能顧人之常情由儉人奢易由奢入儉難吾今日之俸豈能常有身豈能常存一旦異於今日家人習奢已久不能頓儉必至失所豈若吾居位去位身存身亡如一日乎

職業

士農工商所業雖不同皆是本職勤則職業修惰則職業墮修則父母妻子仰事俯育有賴墮則資身無策不免嫻笑於嫻里然所謂勤者非徒盡力實要盡

道如士者則須先德行文藝切勿因讀書識字無

弄文法顛倒是非舉監生員不得出入公門有玷行止仕宦不得以賄敗官貽辱祖宗農者不得竊田水

縱牲畜作踐欺賴田租工者不得作淫巧售做竅器什商者不得執磅治遊酒色浪費亦不得越四民之

外為僧道為胥隸為優戲為椎埋屠宰若賭博一事近來相習成風凡傾家蕩產招禍連累無不由此犯

者宜會族衆送官懲治不則罪坐房長近例甚嚴也凡人生天地間智愚賢不肖固有不齊或出或處或

閑家編

卷之五

家政

古

進或退要當皆以古人為鑑斯無咎矣昔伊尹傳說呂望孔明之處也一耕於有莘之野一傭於版築之間一垂釣渭濱一高臥南陽此四公者不出則寥寥無聞一出則立業建功以安天下向非天子夢卜求而用之終於農工漁隱之流而已何嘗汲汲自出抑何嘗以農工漁隱之事為卑鄙而不為也今人知出而不知處知進而不知退凡讀書不遂即鄙農工商賈之事而不屑為所以有濟世之才而無資生之策者多矣如張齊賢以布衣而條當世之務藝祖留之

以相太宗。范仲淹以秀才而懷天下之憂。君子稱之爲分內事。今初學之士。就欲妄事。希覬千求。豈二公之儔耶。

蓋修業何謂也。古無文字。刻木如鋸齒。用以紀日行之事數也。一事畢。則去一刻。事俱畢。則盡去之。謂之修業。更事則再刻如前。大事則大刻。謂之大業。多事則多刻。謂之廣業。士農工商。所業不同。謂之常業。農爲士。則改刻。謂之易業。古人未有一生無所業者。未有一日不修業者。故古人身修事理。而無怠惰荒寧。

開家編

卷之五

家政
諸產

十五

之時。常有憂勤惕勵之意。一日無事。則一日不安。懼業之不修。而曠之不可也。今人昏昏蕩蕩。四肢不可收拾。窮年終日。無一猷爲。放逸而入於禽獸者。無業之故也。人生兩間。無一事可見無。善可稱。資衣借食於人。而偷安惰行以死。可羞也已。故曰與罔豕何異。

或問懃字之義云何。曰懃字從革。從力。從心。言事事著謹。常常用力。切切關心也。傳曰。民生在懃。懃則不匱。人之不至匱乏者。每自懃勞中得之。爲上而懃則

博學多聞。義理充積。學不匱也。爲農而懃。則服田力穡。乃亦有秋。食不匱也。懃於治家。則仰事俯育。不飢不寒。家不匱也。懃於治官。則政興務舉。民受其福。祿不匱也。拙者由懃而補。貧者由懃而富。賤者由懃而貴。豈是皆以懃爲本。夏禹聖人也。寸陰是惜。雖生知之質。其懃尚如此。況吾儕乎。

或問懶字之義云何。曰懶字從心。從賴。言立心不自強。每事倚賴於人也。傳曰。宴安鴟毒。不可懷也。懶惰宴安。乃鴟毒之所伏。其可懷乎。爲士而懶。則不學無

開家編

卷之五

家政
諸產

十六

術。甘爲下流。自毒其身也。爲農而懶。則不稼不穡。家無蓄藏。自毒其生也。治家而懶。則生理蕭條。衣食不積。自毒其家也。治官而懶。則紀綱廢墜。政事不舉。自毒其職也。吏之案牘不清。工之藝業不精。商之貿易不通。皆懶之一念誤之。宰子賢者也。當晝而寢。孔子深責之。懶之不可有如此。況吾儕乎。

右諸產一類通纂古今諸論及叅附已見

諸人

至不一者家之人也。有尊有卑。有長有幼。有親有疎。朝夕與處。日肆以長。其分不同。而其性亦各異。雖或聖賢處此。不能無齟齬耳。然惟喪於道。協乎情。則吾可以無愧矣。猶有外來之瓜葛。偶聚之蓬絮。更爲猜嫌。易生尤。不可以不慎焉。若其人倫之大天性之真。則已詳見家訓家禮各條矣。復何贅歟。纂諸人。

族戚

閑家編

卷之五

家政

七

書曰。以親九族。詩曰。本支百世。睦族聖王且爾。况凡衆人乎。觀於萬石君家。子孫醇謹。過里必下車。此風猶有存者。嘗謂睦族之要有三。曰尊。尊曰老。老曰賢。賢名分屬。尊行者尊也。則恭順退遜。不敢觸犯。分屬雖卑。而齒邁衆老也。則扶持保護。事以高年之禮。有德行及尊爵賢也。賢者乃本宗枝幹。則親炙之。敬畏之。每事效法。此之謂三要。又有四務。曰矜。矜弱。曰恤。孤寡。曰周。窘。急。曰解。忿。競。幼者稚年。弱者鮮勢。人所易欺。則矜之一。有矜憫之心。自隨處爲之效力矣。解。

寡孤獨。王政所先。况乎同族。得以耳聞目擊者乎。則恤之貧者。恤以善言。富者。恤以財穀。皆陰德也。衣食窘急。生計無聊。命運亦乖。則周之量已量。彼可爲則爲。不必望其報。不必使人知。吾盡吾心焉。人有忿則爭。競得一人勸之。氣遂平。遇一人助之。氣愈激。然當局而迷者多矣。居間解之。族人之責也。亦積善之一事也。此之謂四務。善乎陶淵明之言曰。同源分流。人

易世疏。慨焉寤嘆。念茲厥初。范文正公之言曰。宗族於吾固有親疎。自祖宗脉之則均是子孫。固無親疎。

閑家編

卷之五

家政

六

此先聖格言也。人能以祖宗之念爲念。自知宗族當睦。此條當與家禮祭儀類睦族之法參看。彼舉其法。睦此論其情也。彼以祭祀宗廟中言。此以平居言也。姻者族類之至親也。遠則情義相關。近則出門相見。宇宙茫茫。幸而聚集。亦是良緣。凡事皆當從厚。通有無恤患難。不論曾否相與。俱以誠心和氣遇之。即使彼曾待我薄。我不可以薄待。久之且感而化矣。若倚衆暴寡。弄富欺貧。必宜急戒。類族辨物。聖賢不廢。世以門第相高。間有非族認爲族者。或同姓而雜居一里。或自外邑移居本村。或強

附其勢要其類匪一然姓雖同而祠不同入墓不同
祭是非難消疑似當辨儻稱謂亦從叔姪兄弟後世
若之何故譜內必嚴爲之防蓋處已處人之道當如
是也

非族者辨之衆人所易知易能也同族者實有兄弟
叔姪名分彼此稱呼自有定序輒近風俗澆漓或狎
於褻昵或狃於阿承皆非禮也至於拜揖必恭言語
必遜坐次必依先後不論近族遠族俱照叔姪序列
情實親洽心更相安各門故家之禮原是如此又有

閑家編

卷之五

家政
諸人

九

尊庶母爲嫡躋妾爲妻者大乖綱常必蒙詬笑

譜牒所載皆宗族祖父名諱孝子順孫目可得睹口

不可得言收藏貴密保守貴久如有鼠侵油汙磨壞

字跡者族長同族衆卽在祖宗前量加懲誠另擇本

房賢能子孫收管登名於簿以便稽查或有不肖輩

鬻譜賣宗或謄寫原本購衆覓利致使以贗混真紊

亂支派者不惟得罪族人抑且得罪祖宗衆共黜之

不許入祠仍會衆呈官追譜治罪此條亦與睦族之
法參看彼以聚會

讀譜時言此以平
居藏譜時言也

師長

凡家素清約自奉宜薄然待師友則不當薄也切不
可因已無成而不教子又不可以家事匱乏而不從
師務要益加勉勵則所聞者堯舜周孔之道所見者
忠信敬讓之行漸摩既久身日進於仁義而不自知
也若爲利欲所使違棄師友則與不善人處所聞所
見無非欺誣詐僞汙漫邪淫之事身日陷於刑戮而
亦不自知也言之痛心各宜自省

擇師

閑家編

卷之五

家政
諸人

十

古來名師教法甚多姑引古數公以見爲教之大凡

晏元獻公留守南京范文正公遭母憂寓居城下晏

公請掌府學范公嘗宿學中訓督學者皆有法度勤

勞恭謹以身先之夜課諸生讀書寢食皆立時刻往

往潛至齋舍誦之見有先寢者詰之其人紿云適疲

倦暫就枕耳問未寢之時觀何書其人亦妄對則取

書問之不能對乃罰之其後宋人以文學有聲名於

場屋朝廷間者多其所教也

徐氏節孝訓學者曰諸君欲爲君子而使勞已之力費已之財如此而不爲君子猶可也不勞已之力不費已之財諸君何不爲君子鄉人賤之父母惡之如此而不爲君子猶可也父母欲之鄉人榮之諸君何不爲君子又曰言其所善行其所善思其所善如此而不爲君子未之有也言其不善行其不善思其不善如此而不爲小人未之有也

胡氏安定惠簡唐以來仕進尚文辭而遺經業荷趨祿利及爲蘇湖二州教授嚴條約以身先之雖大暑

開家編

卷之五

家政

三

必公服終日以見諸生嚴師弟子之禮解經至有要義輒慨爲諸生言其所以治已而後治人者學徒千數日月刮磨爲文章皆傳經義必以理勝信其師說敦尚行實後爲太學四方歸之庠舍不能容其在湖學置經義齋治事齋經義齋者擇疏通有氣局者居之治事齋者人各治一事又兼一事如治民治兵水利算數之類其在太學亦然其弟子散在四方皆循循雅飭其言談舉止遇之不問可知爲先生弟子其弟子相語稱先生不問可知爲胡公也

許文正公爲祭酒家事悉委其子師可凡賓客來學中者皆謝絕之嘗曰學中若應接人事諸生事業必有所妨每說書不務多惟懇款周折若未甚領解則引証設譬必使通曉而後已嘗問諸生此章書義若推之自身今日之事有可用否大凡欲其踐行不貴徒說也每謂書中無疑看得有疑有疑却看至無疑方是有功嘗曰敬敷五教在寬則是爲教者當以寬容存心也今日學中大體須要嚴密然就中節目須且寬緩蓋人品不一有夙成者有晚成者有可成其

開家編

卷之五

家政

三

大者有可成其小者且一事有所長必一事有所短千萬不同難遽以強之也且教人不止相因其材又當隨其學之所至而漸進之教人與用人正相反用人當用其所長教人當於其所短故衡之教人也恩同父子義若君臣因其所明開其所蔽而納諸善時其動息而弛張之慎其萌蘖而防範之日漸月浸不自知其變也日新月盛不自知其化也以是凡爲衡弟子者皆能自立爲世用矣衡又言爲學者治生最爲先務苟生理不足則於爲學之道有所妨彼旁求

妄進及作官嗜利者殆亦窘於生理之所致也士君子當以農務為主商賈雖為逐末亦有可為者果處之不失義理或以姑濟一時亦無不可若以教學與作官規圖生計恐無古人之意也

家塾課儀

詳見家禮幼儀一類準而行之

字紙必惜

余嘗為惜字說云夫字之為用猶人之有口腹而必資飲食有身體而必資衣服也飲食衣服之為用人

爾家編

卷之五

家政
諸人

三

知其甚切於人而愛之重之顧字獨不知愛之重之乎人有棄擲飲食裂毀衣服見者必咨嗟驚歎而惜其後之不繼也顧見字紙之棄擲裂毀獨不知咨嗟驚歎而委之已乎且夫字紙之貴人視之為布帛菽粟天視之為奇珍異寶也故乾出天苞坤流地苻造字之初天雨粟鬼夜哭龍潛藏蓋洩兩間之秘奧開天下之文明滂人心之智巧為功最普為效最神天固有所甚不得已而仁愛下民又不惜畀以予之也今世有甚寶貴之物過於珠琳琅玕珍珠木難瑟瑟

諸品我不自憐惜而舉以予人而人之受之者弗加珍惜觀猶草芥夷諸泥塗如已冠之弁髦祭畢之芻狗我見之聞之有不忿然怒然傷者乎以人情揆天意而知不惜字紙者不免於天之怒且傷也為天所怒且傷之人偶免於雷霆之斧牛鬼猛蛇之口純火純鐵純石之地獄亦已倖矣又安望富貴福澤康寧壽考世世子孫能讀書擢科第耶反是而能敬惜焉則所以受福於天者亦屬無量恒河沙數也嗚呼不能惜字士大夫之罪較愚民而更甚矣士大夫震

爾家編

卷之五

家政
諸人

三

身青雲承前啓後獲上治民建功樹業推其最下筆耕墨耘以資俯仰道皆由此我日藉其力日賴其養而又狠籍芟毀之乎且亦知其寶貴矣而又視為草菅塵埃乎律以天誅之條必曰爾固為識寶之波斯胡凡珠琳琅玕珍珠木難瑟瑟諸品無弗精辨其良祿真贗而况貴於是者我以予汝汝又利之汝又棄之乎律以加等諒非深文也若夫吐隸賤夫婦女孺孩不知惜字或藉為糊窗壁夾鍼線作包裹種種隨手散擲任足踐踏等類士大夫切須代為收拾寧量

爲給資相易并詳勸切戒功德無量也至自察其家
更可知矣更有一種奸商黠賈將廢紙廣收浸泡俟
其透入爛化暴之烈日加以鎚鍊韃鞋紙底多藉爲
用名曰還魂紙此真堪髮指痛恨爲利幾何忍蹈大
戾秉權之人宜嚴察痛懲之予耳聞目見此等頑惡
曾有各受雷霆之斧者嗚呼天恐雷部不勝誅也則
牛鬼蛇蛇之口純火純鐵純石之地獄其留而待焉
直且暮間事耳寧不懼哉又有官署之中兩廊胥吏
率將廢棄案卷檄移告示文書等類散棄滿地任其
閑家編 卷之五 家政 諸人 圭
泥爛霉腐更或盤爲蕪火之燂塞向之塊昔人謂淚
擲字紙多在衙署斯言信不誣也倘身爲官長必諄
諭切懲庶有艾乎蓋士大夫有督察勸化之責律以
天誅之條必曰爾固爲識寶之波斯胡凡球琳瑯玕
珍珠木難瑟瑟諸品彼盲於目者未之知也爾可不
一爲指點任其顛越受戾耶故人爲無與於我遂爾
視之夷然吾恐天網恢恢疎而不漏未必竟從末滅
絕不連坐耳人無論居官居家唯散棄五穀及不能
惜字獲罪于天甚大余故各詳誌之不可不痛自警

省也 戒勸棄五穀文
見下積善條

擇友

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必須趨向正當切磋琢磨
有益於己者始可日相親與若乃邪僻卑汙與夫柔
佞不情拍肩執袂相誘爲非者慎勿與之交接
一學問之功與賢於己者處常自以爲不足則日益
與不如己者處常自以爲有餘則日損故取友不可
以不謹也惟謙虛者能得之

族人隣里親戚有狡獪子弟能恃強凌人損彼益此

閑家編 卷之五 家政 諸人 圭

富家多用之以爲幫閒且得目前快意此曹內既姦
巧外常柔順子弟責罵狎玩常能容忍爲子弟者亦
愛之他日家長既沒之後誘子弟爲非者皆此等人
也大抵爲家長者必自老練又其智畧能駕馭此曹
故得其力至於子弟須賢明如其父兄則可無慮中
材之人鮮不爲其鼓惑以致敗家唐史有言妖禽孽
狐當晝則伏息自如得夜乃爲之擾正謂此曹若平
昔延接淳厚剛正之人雖言語多拂人意而子弟與
之久處則有身後之益所謂快意之事常有損拂意

之事常有益。凡事皆然。宜廣思之。

隣里

藍田呂氏曰。人之所賴於鄉里鄉黨者。猶身有手足。家有兄弟。善惡利害。皆與之同。不可一日而無之。不然。則秦越相視。何與於我哉。願與鄉人共行古道。懼德教未信。動或取咎。敢舉其目。先求同志。苟以爲可。願喜其諾。成吾里仁之美。有望於衆君子焉。

德業相勸

過失相規

閑家編

卷之五

家政
諸人

三

禮俗相交

患難相恤

賞式

小善則獎之。書於籍。有能積善不倦。或大功宜錄。則公呈於官。以聽褒賞。且公贈匾聯。

罰式

凡輕過規之而聽。及能自舉者。止書於籍。皆免罰。若再犯者。不免其規之。不聽。聽而復爲。及過之大者。皆卽罰之。量其大小輕重。其不義已甚。非士論所容者。

及累犯重罰而不悛者。特聚衆議。若決不可容。則皆絕之。并呈于官。

聚會

每月一聚。每季一會。具酒。所費率錢。令當事者主之。遇聚會。則書善惡。行賞罰。若約有不便之事。共議更易。

主事

約正一人。或二人。衆推正直不阿者爲之。專主平決賞罰。當否。直月一人。依長幼輪次爲之。一月一更主。

閑家編

卷之五

家政
諸人

三

約中雜事。皆呂氏之遺法。宜行者也。

幼孩

生子告廟見家禮
祭儀及雜儀各條

古有胎教。凡婦人妊子。寢不側。坐不邊。立不蹕。不食邪味。割不正不食。席不正不坐。目不視邪色。耳不聽淫聲。此道也。今之婦人。烏得而知之。夫當預與之言。凡產子。須是爲母者自哺。不可委之乳母。吾嘗見人家用乳母者。僱直服食。稍不如願。則誚讓之。反令其子寒煖失時。饑飽無節。或跌撲驚傷。隱蔽不言。致疾莫知所自。且乳母中端潔者。寡常生意外之虞。不可

不謹。

然或有不免僱乳母者。按陳氏幾亭曰。今世富者省乳哺之勞。貧者代哺之。食其食衣其衣。取其值以養老育幼。至便也。然貧者代人哺子。而棄其所生之子。每覓無子家。以已子與之。無子家亦多貧。以代人哺兒。而妨已業。初雖允受。漸生厭心。襁褓之孩。受人厭而能生者。寡矣。吾家僱乳母十餘人。少時念未及此。漸長始聞。憫之特甚。無異殺人子。以養吾子。每念之。汗下。然未有策以救。今爲酌一法。凡僱乳母時。先令

閑家編

卷之五

家政
諸人

无

擇親戚中。實有餘乳。願抱養者。以其子付之。本家於券議三年工銀外。另助銀二兩五錢。受乳母之子者。當時先以五錢給之。三月抱至本家。令其生母驗視。無恙再給一兩。週歲驗視。無恙又給一兩。兒之難養。在於幼小。大約兒生數月。其母始出。受僱寄養三月。則半歲有餘。又復一歲。則近二十月矣。方幼小時。抱養之家。未必心愛。然利此一金。有半代哺亦甘。及一歲外。善嘻笑。能立行。雖非親生。欲不愛憐。亦不可得。况又得一金。其盡心撫視無疑也。

古禮。名子不以日月。不以國。不以隱疾。不以山川。亦不可與古先聖賢同名。但只名以理學之字。使之顧名思義可也。

兒未有知。任其顛蒙。不可誘之使言。啼哭任其啼哭。不必慰之。使止。蓋啼哭可以瀉火。嬰童純火。正欲瀉之耳。至於言笑。任其自開。不必引誘。如欲引誘。當令之呼父母尊長而已。餘不可妄引。過笑傷腎。慎不可逗之使笑也。

手足能動。不可妄有執持。恐其撻擊。令之作揖拱手。

閑家編

卷之五

家政
諸人

弄

若有所求而不得。有所欲而不遂。啼號不休。卧地不起者。必裁抑而寧耐之。萬無撫慰。撫慰之慣。必生躁暴。

離乳始食。淡粥爛飯。勿與腥羶糖蜜黏濃甘美之物。不止難尅。易病。且習慣恣其口腹。終身不能食淡。茹粗流爲養。養足之人矣。

提抱之時。止是布衣。母令受熱。蓋饑寒小兒安樂法。飽煖小兒疾病根。至於纔能行步。便是花帽錦衣。綴以金珠。不止利其財者。有不測之慮。而自小慣習此。

飾稍長豈能布衣。且將厭舊喜新終身驕奢必以惡終矣。此難與昏愚父母道愛子者必能知之。

抱兒者常令之探打人以爲懼。甚者父母引手令望其面。或動出淫媒語以詈人。此乳婆愚父母之通病。大凡咒罵笞箠小減獲者。大加呵戒。不使童穉之威行於卑賤。亦養德性之要道也。

妾御

人非三十五歲以上無子。萬萬不可取妾。家之不和。由於此身之易敗。由於此易兌爲妾。亦爲口舌。吾見

閨家編

卷之五

家政
諸人

三

畜妾而家道順者。十無二三焉。必不得已。擇其莊重寡言者爲上。若取貌之美。年之少。則家之索也可操券而待矣。子孫宜切守此戒。賀氏陽亨曰。買妾爲嗣續計。宜選朴實。惟璞孕玉也。

幹人

幹人有管庫者。須常謹其簿。審其見存。幹人有管穀米者。須嚴其簿。謹其管籥。兼擇謹畏之人。使之看守。幹人有貸財本與販者。須擇其淳厚愛惜家累。方可付托。蓋中產之家。日費之計。猶難支吾。况受傭

於人。其饑寒之計。豈能周足。中人之性。目見可欲。其心必亂。况下愚之人。見酒食聲色之美。安得不動其心。向來財不滿其意。而充其欲。故內則與骨肉同饑寒。外則視所見如不見。今其財物盈溢於目前。若日嚴謹。此心姑寢。主者事勢稍寬。則亦何憚而不爲。其始也。移用甚微。其心以爲可償。猶未經慮。久而主不之覺。則日增焉。月益焉。積而至於一歲。移用已多。其心雖惴惴。無可奈何。則求以掩覆。至二年三年。侵欺已大。彰露不可掩覆。主人欲峻治之。已近噬臍。故

閨家編

卷之五

家政
諸人

三

凡委托幹人所宜警此。

佃人

國家以農爲重。蓋以衣食之源在此。若人家耕種。出於佃人之力。可不以佃人爲重。遇其有生育婚嫁。營造死亡。當厚賜之。耕耘之際。有所假貸。少收其息。水旱之年。察其所虧。早爲除減。不可有非理之需。不可有非時之役。不可令子弟及幹人。私有所擾。不可因其替者告語。增其歲入之租。不可強其稱貸。使厚供息。不可見其自有田間。輒起貪圖之意。觀之愛之。不

使十人十鄉宦使百人則一邑有百鄉宦矣嗚呼一邑中百鄉宦其氣議豈不熏塞邑里無復有空閒處所耶矧復有兄弟子姪亦皆以鄉宦行事而僕從亦皆稱鄉宦僕從也於鄉人何堪矣夫一人之身而人之藉我爲用者若此其衆吾兩手兩目既不能遍載之乃猶復招延之未已豈不益自苦哉大凡僕從只將就足用不必太多太多則衣食於我者侈矣故曰官事不攝焉得儉言侈也夫公家不堪侈况養之私家乎若謂有不衣不食而爲我服役者則益不可何

閑家編

卷之五

家政
諸人

五

也彼不衣不食而爲我服役者非徒然也必藉我以行其私也彼藉我以營私吾因彼以歛怨則我之役彼者一時奔走之微勞而彼之役我者終身名節之大關也此非我役彼而實彼役我也奈何役人者而反爲人役哉縱不然而堂階之上森然林立車馬之間簇如雲湧亦甚非有道者宜處矣凡僕從以膚受來烈者直笑曰我不曾服見有罵言毀罵主翁者直笑曰我不曾耳聞則下人無所售其欺而我亦不爲彼激怒以暢吾天和致有他事蓋一

忍之爲效多矣

有爭一兩錢之利而與人日喧於市者吾輩手下人之買辦是也夫吾輩豈區區與人計較者惟下人不能體吾意而欲有所染指則不得不腹削於人夫豈知田野小民斗粟尺布入市營求針頭削鐵一命我却要在他身上討便宜能得幾何縱使日日買辦常過其直一歲之中所費幾何顧令人當面咨嗟背後談議孰與多寡自今宜嚴飭下人入市買辦者務使人爭售之勿使人望而避匿也

閑家編

卷之五

家政
諸人

五

每見宦家僕從遇其主翁親識屬在寒賤者卽肆與抗禮且屑越之其主翁亦恬然不以爲怪此詎非名分倒置風俗薄惡一大事耶吾輩宜深以相戒人家有僕當取其朴直謹愿勤於任事不必責其應對進退之快人意人之子弟不知溫飽所自來者不求自己德業之出衆而獨欲僕者峭點之出衆費財以養無用之人生事爲非皆此輩導之也僕者而有市井浮浪子弟之態異冠美服言語矯詐不可蓄也蓄僕之久而驟然如此閨閭之事必有可

疑。

奴僕小人就役於人者。天資多愚。作事乖舛。如頓放什物。必以斜爲正。如裁截物色。必以長爲短。若此之類。殆非一端。又性多忘。囑之以事。全不記憶。又性多執。所見不是。自以爲是。又性多悍。輕於應對。不識守分。所以家主於使令之際。常多叱咄。其爲不改其言。愈辯。家主愈不能平。於是篋楚加之。或失手而至於死亡者有矣。凡爲家長者。於使令之際。有不如意。當云小人天資之愚如此。宜寬以處之。多其教誨。省其

閑家編

卷之五

家政

三

嗔怒可也。如此則僕人可以免罪。主者胷中亦大安樂。省事多矣。至於婢妾其愚尤甚。婦人既多褊急。狠愎。暴忍殘刻。又不知古今道理。其所以責備婢妾者。又非丈夫之比。爲家長者。宜於平昔常以待奴僕之理論之。其間必自有曉然者。

人之居家。凡有作爲。及安頓什物。以至田園倉庫。厠廁等事。皆自爲之區處。然後三令五申。以責付奴僕。猶懼其遺忘。不如吾志。今有人一切不爲之區處。凡事無大小。聽奴僕自爲謀。不合己意。則怒罵鞭撻。繼

之彼愚人。止能出力。以奉吾令而已。豈能善謀。一暗合吾意。若不知此。自見多事。且如工匠執役。必使一不執役者。爲之區處。謂之都料匠。蓋人凡有執爲。則不暇他兒。須令一不執爲者。旁觀而爲之區處。則不煩擾而功增倍矣。

婢僕有頑狠。全不中使令者。宜善遣之。不可留。留則生事。主或過於毆傷。此輩或挾怨爲惡。有不容言者。婢僕有姦盜及逃亡者。宜送之於官。依法治之。不可私自痛撻。亦恐有意外之事。或所竊止於飲食微物。

閑家編

卷之五

家政

三

宜念其平日有勞。只畧懲之。仍前留備使令可也。婢僕有小過。不可親自鞭撻。蓋一時怒氣所激。鞭撻之數。必不記。徒且費力。婢僕未必知畏。惟徐徐責問。令他人執而撻之。視其過之輕重而定其數。雖不過怒。自然有威。婢僕亦自然畏憚矣。壽昌胡倅彥特之家子弟。不得自打。僕隸婦女。不得自打。婢妾有過。則告之家長。家長爲之行遣。此賢者之家法也。婢僕有過。既已懲後。呼喚使令。辭色宜如常。則無他事。蓋小人受杖。方內懷怨慄。而主人怒不之釋。恐有

輕生而自殘者

婢僕無親屬而病者當令出外就隣家醫治仍經鄰

保錄其詞說却以聞官或有死亡則無他慮

婢僕欲其出力辦事其所以禦饑寒之具爲家長者

不可不留意衣須令其溫食須令其飽士大夫有云

蓄婢不厭多教之紡績則足以衣其身蓄僕不厭多

教之耕種則足以飽其腹大抵小民有力足以辦衣

食而力無所施則不能以自活故求就役於人爲富

家者能推惻隱之心蓄養婢僕乃以其力還養其身

閑家編

卷之五

家政

人

其德至大矣而此輩既得溫飽雖苦役之彼亦甘心

焉

婢僕宿卧去處皆爲點檢令冬時無風寒之患

蓄奴婢惟本土人最善蓋或有病患則可責其親屬

爲之扶持或有非理自殘既有親屬明其事因公私

又有質證或有婢妾無夫子兄弟可依僕隸無家可

歸念其有勞不可不養者當令預經隣保自言併陳

於官或預與之擇其配婢使之嫁僕使之娶皆可絕

他日意外之患也

僱婢僕須要牙保分明牙保又不可令我家人爲之

也買婢妾既已成契不可不細詢其所自來恐有良人

子女爲人所誘畧果然則卽告之官不可以婢妾還

與引來之人處殘其性命也尤當先詳察之

清晨早起昏晚早睡可以杜絕婢僕姦盜等事

司馬溫公居家雜儀令僕子非有警急修葺不得入

中門婦女婢妾無故不得出中門只令鈴下小童通

傳內外治家之法此過半矣

閑家編

卷之五

家政

人

婢妾與主翁親近或多挾此私通僕輩有子則以主

翁藉口畜愚賤之裔至破家者多矣凡有婢妾不可

不謹其始亦不可不防其終

人有婢妾不禁出入至與外人私通有姪不正其罪

而遽逐去者往往有於主翁身故之後自言是主翁

遺腹子以求歸宗旋致興訟世俗所宜警此免累後

人

夫蓄婢妾之家有僻室而人所不到有便門而可以

通外或洞廁與廚竈相近而使膳夫掌庖或夜飲在

於內堂而使僕于供饌其弊有不可防者蓋此曹深謀而主不之猜此曹迭爲耳目而主又何由知覺夫置婢妾教之歌舞或使侑樽以爲賓客之歡切所不可且蓄姿貌過人者慮有惡客起覬覦之心彼見美麗心欲得之逐獸則不見泰山苟勢可以臨我則無所不至緣殊之事在古可鑒近世亦多有之

吾子生而願爲之有室女生而願爲之有家彼僕婢亦人子也特家貧無倚故爲人所輕賤耳然其室家之念則一也乃世有錮之老大不爲匹配者甚傷天地之和凡女婢及笄卽當擇僕之可配者俾成夫婦如無可配者卽聊具資粧而遣嫁之亦莫大陰功也

物類

廐畜馬欄畜牛羊畜豕欄畜鷄池畜魚舍此而畜珍禽奇獸未或不亡也

飛禽走獸之與人形性雖殊而喜聚惡散貪生畏死其情則與人同故離羣則向人悲鳴臨庖則向人哀號爲人者旣忍而不之顧反怒其鳴號者有矣胡不反已以思之物之有望於人消人之有望於天也物

閑家編

卷之五

家政

罕

閑家編

卷之五

家政

罕

右諸人一類通纂古今諸論及叅附已見

之鳴號有訴於人而人不之卹則人之處患難死困苦之際乃欲仰首叫號求天之卹耶

呂氏原明爲郡守多蓄鰓魚諸乾物及筍乾草乾待賓客以減鷄鴨等生命也

徐氏仲車畜犬孳生至數十不肯與人或問之云或不忍使其母子相離

牛之耕田狗之防寇有功於人深所當念凡家所畜牛狗有三年以上之功者死則埋之其調良異常者不拘三年之例

閑家編卷之六

黔南王士俊犀川氏輯

男秉鈞校字
清

家政諸務

國之有政。家之有事。其道一也。表正者影不邪。綱舉者目自正。要言不煩。惟在返諸心。則安揆諸理。則順而已。世風之奢華。習俗之澆薄。慎毋爲所轉。移。豈非賢子孫哉。纂諸務。

閑家編

卷之六

家政諸務

交際

凡與賓客及尊長卑幼。君子小人相接儀節。固有不同。咸不外乎敬而已矣。若待尊長。必須言溫而貌恭。情親而意洽。尊長或不我愛。益加敬謹可也。待卑幼。又在自敬其身。苟能尊嚴正大。肅矩整規。則爲卑幼者。修飾畏懼之不暇。孰得而上犯之耶。或瑣碎褻狎。便無忌憚矣。待君子之敬。根於心。百凡相見往來。交際之禮。俱宜從厚。其敬始伸。稍薄則爲慢矣。待小人則不然。外若敬而內則踈。包容退讓。寧受虧一分。使

之自滿自愧。於我亦無所損。若與之爭競較量。一旦棄絕。或發其陰私。斥其過惡。彼必終身懷忿。不至中傷而不止耳。此乃一生所驗之良方。以爲後人應世之藥石。

古人於父執至嚴。有坐受拜者。昔凡新進朋友。尚不敢與前輩齊肩。相見則稱曰先生。或與服勞役之事。不以爲耻。今俗其有是否耶。顧此義在論語鄉黨篇。何恂如也。似不能言者。兩句內佩之。可終身有餘矣。今在本族尊輩前。及遇父執相知年高者。必以容執。

閑家編

卷之六

家政諸務

二

綏必下。其餘亦各以情義輕重。自執恭謹。禮云敬老。爲其近於父也。敬長爲其近於兄也。吾敬吾父。兄成吾孝。弟亦何耻之有。

周氏海門曰。今天下車書一統。而賓主相見。禮乃有南北之分。南尚右。北尚左。不知起自何時。然亦不得不從之矣。三族之親。人共知之。而禮所當守。一毫不可踰越。本族無論已。母族稱舅者。卽母之兄弟。雖踈遠之極。亦當侍坐。妻族之禮。曾見孔叢子曰。妻之父。母爲外舅。姑拜之。可知妻之諸父。則以親配。德年以

多事而又有折簡有全簡有紅簡有封套施者過費受者無益豈不可省前輩士大夫相拜者尚不過口傳後雖有名紙亦主人不面始留之乃其帖長不過五寸寬不及二寸中所書止一名一拜字間有白書名於門者其質樸如此乃今簡不穀六幅紙不用奏本者遂以爲簡何爲哉今擬拜新客用紅紙單帖餘省且禮帖以全爲敬以紅爲吉出於何典夫朝廷至尊臣下表章未嘗用紅紙紅簽以爲敬乃世俗往來率用全紅無乃侈乎今擬婚姻大禮及慶賀高年者

開家編 卷之六 家政 諸務 四

用全紅其餘請帖禮帖及通問書劄止用紅單如禮物件數開載不盡分上下二層叙事不盡則量加幅數適用而止謝禮仍用單帖如連名送禮亦止回一帖傳覽有稱謂不同另加一帖

書詞雖不費錢獨不費精力乎且文勝則真意衰矣每見前輩請帖止云明日一茶真意自在今擬請帖寫某日請教或耐愛或叙澗並啓知六七字速帖用單只寫一速字俱不用文章語

護封起口公文原爲關防秘密自明隆慶初年縉紳

通問用之然用者猶少後始蔓延鄉俗一概用之甚屬無謂今擬請拜等帖止用書夾投送封袋可省有啓事者用封袋不用護封

宴會

設席過豐則多戕物命多損精力多費貲財多折福分或客當醉飽之後見主人舉筯不得不舉者蓋反爲多設所苦暴殄天物亦甚可惜昔人具啓請客者每卓止設殺四大盤四人圍坐飯一餐酒不過數行辰刻至食畢卽散簡樸若此今俗乃治辦累日方敢發簡而客來赴席者亦常至日暮或徹夜乃散中豈無亂俎豆失敬好爲賓筵羞者乎又何言多費也

燕賓四豆猶是古禮恐未易從今擬折簡請客者用果四色饌八色湯飯三道若官席遠客量加品類其看花大席人物餅乾之類俱不用赴席除問訪留坐者自不拘時候早晚大席宜午後上座薄暮而散邀帖後止速二次如遇當有酒之時客有未到者卽虛坐行酒不必久候蓋早至早散不惟我無伐德抑亦體恤下人

開家編 卷之六 家政 諸務 五

古人不常殺牲。亦不皆食肉。禮云諸侯無故不殺牛。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豕。此知其不常殺牲也。左氏曰。肉食者謀之。食肉者無墨。食肉之祿。水皆與焉。此知其不皆食肉也。今市肆品味甚多。以充俎實。儘自足用。又何必更宰鷄鵝求豐備哉。君子有敬客之心。不可無愛物之心也。

主人安座。遇慶賀大禮。則逐位行酒。尋常宴會。客雖多。但舉杯總揖。不必遍歷客席。各一安座。

合席請客。主雖多。其舉杯行酒。只屬之長者。一人餘

閑家編

卷之六

家政
諸務

六

惟隨班行禮。蓋長在則禮宜然也。若長者既已安座。眾主又人安一週。似屬煩瑣。且不見長長之義。於禮宜省。眾客酌主人亦然。

客有後到者。眾賓叙長幼一揖。相干者另一揖。不必轉讓。告坐亦然。

宴後不用謝帖。相會時再揖而已。

鼓吹絲竹。慶筵可用。餘席不用。爲雅。若女優入宅舍。敗壞風俗。引誘子弟。可忌不止一端。俱必不宜用。今幸頽風悉革也。

犒賞從人。惟婚姻大事。及自遠而至者。宜特設酒飯。不必盛設。餘則殘肴賸馥而已。

親賓相訪。不可多虐。以酒或被酒夜臥。須令人照管。往間有困客以酒。且慮其不告而去。於是臥於空舍。而鑰其門。酒渴索漿不得。則取花瓶水飲之。次日啓關而客死矣。其家訟於官。究其一時舍中所有之物。云有花瓶。浸早蓮花。試以早蓮花浸瓶中。取罪當死者。試之驗。乃釋之。又有置水於案。而不掩覆。屋有伏蛇。遺毒於水。客飲而死者。凡事不可不謹如此。

閑家編

卷之六

家政
諸務

七

今人濫於七箸。有以一杯酌而費中人一歲之需。消耗物力。暴殄天物。莫此爲甚。嗚呼。一飽之外。皆剩餘也。寧儉君子。大家務從省約。以周隣里。鄉黨之急者。不愈於作腹中臭腐耶。

爭訟

太平百姓。早完賦役。別無爭訟。便是天堂世界。蓋訟事有害。無利。要盤纏。要奔走。若造機關。又壞心術。且母論官府廉明。何如到城市。便被欺家。撮弄到衙門。便受胥吏早呵叱。伺候幾朝夕。方得見官。理直猶可理。

曲到底吃虧。受笞杖受罪罰。甚至破家忘身辱親。冤冤相報。害及子孫。總之只爲一念客氣。其始不可不慎。經曰。君子以作事謀始。始能忍終。無禍始之時。義大矣哉。卽有萬不得已。或關係祖宗父母兄弟妻子。事情私下處。不得沒奈何。問官只宜從直告訴官府。善於察情。更易明白。切莫架橋捏怪。致問招回。又要早知回頭。不可終訟。聖人於訟卦曰。惕中吉。終凶。此是錦囊妙策。須要自作主張。不可聽訟師棍黨教唆。財被人得。禍自己當。省之省之。若後世好訟。非吾子孫也。

閑家編

卷之六

家政
諸務

八

官有貪暴。吏有橫刻。賢豪之人。不忍鄉曲衆被其惡。故出力而訟之。然貪暴之官。必有所恃。或以其有親黨在要路。或以其爲憲司所深喜。故常難動搖。橫刻之吏。亦有所恃。或以其爲本官之所喜。或以其結上房之有素。故常無忌憚。及至人戶有所訴。則官求勢要之書以請托。吏以官庫之錢而行賂。毀去簿曆。改易案牘。人戶雖健訟。亦未必輕勝。況訴官吏之人。多欲劫持官府。使之畏己。初無爲衆除害之心。常見論

訴州縣官吏之人。恃爲官吏所畏。拖延稅賦。不納人戶有折變。已獨不受折變。人戶有科敷。已獨不伏科敷。睨立庭下。抗對長官。端坐司房。掠辱胥輩。冒占官產。不肯輸租。欺凌善弱。強欲斷治。請託公事。必欲以曲爲直。或與胥吏通同。爲姦把持。官員使之聽其所爲。以殘害鄉民。凡如此之官吏。如此之姦民。假以歲月。縱免人禍。必自爲天所誅也。又科律嚴明之日。必無倖脫乎。

積善

閑家編

卷之六

家政
諸務

九

夫惟極盛難繼。持滿易傾。天道乘除。數有一定。而作善降祥。作惡降殃。人事感兆。理尤不爽。故善享福者。不必更得隴望蜀。營營無厭。只宜效履薄臨深。兢兢自保。其尚須以手捫心。默自思念。吾昔猶奔走衣食。而今則安享富貴。吾分已踰。吾又何求。吾自今惟知止知足。守禮守法。以上培先德。下啓後人。卽神祐可延。家聲不墜。斯以退爲進。以少致多之妙術也。若猶復貪得未已。競進不休。使孤獨鰥寡。忍氣吞聲。道路鄰里。旁觀側目。顧猶且揚揚得意。見謂豪強。兀兀勞

心自矜謀畧夫豈知神目如電法網不疎巷議在門更議隨後惡名一漬欲洗難除衆指交加不惟自仆當斯之際倖入者不免倖出多藏者亦復厚亡室雖廣而不得寧居出雖多而不能安享身既窘迫尤累妻孥名已僇辱復玷祖父欲益反損欲進反卻得乎失乎利乎害乎覆轍在途殷鑒不遠雖至愚人知爲左計矣獨奈何惡濕而居下安危而利災耶

余嘗謂人家積善譬如燈之有油家勢興旺本易衰也惟以善而培補之則長保其興壯矣燈火光明本

開家編

卷之六

家政

十

易燼也惟以油而浸灌之則長見其光明矣故燈光之微者不足慮而反在於微之極張家勢之微者亦不足慮而反在於氣之過赫日中則景月盈則虧善華既竭褰裳去之可不深慮乎可不懼乎是以盛滿之家而有不肖子孫剝削元氣外強中乾立見傾仆如燈無油注勢已將息則光返照歟然一明永不燃耳

今人多好漁利細入秋毫夫子不云乎放於利而行多怨謂有利於己者必有害於人也顧世有自然之

利而又有不怨之利乃無有言及者何哉凡多積陰德諸福自至這一般利是取之於天盡力農事加倍收入這一般利是取之於地善教子孫後嗣昌盛這一般利是取之於人諸如此利俱不用文約不費貲本不定分數不煩追討不傷和氣不取怨惡不招詞訟不致坑陷不怕花費却正大光明傳得久遠何以不爲此而爲彼也

君子處心行事須要以利人爲主利人原不在大小但以吾力量所能稍與人行些方便卽是有益於人

開家編

卷之六

家政

十一

人當渴時與一杯水卽是恩惠顧惟在行之可久耳豈可謂小善爲不足

蓋嘗見里中小民有結社積錢者或三五十文或百文貯之一公所及歲杪始出而瓜分之亦各如所輸數夫其積而分分如其所積非有加多也然不以存之家而爲是紛紛者誠恐其侈於用而奪於姑可已之費也故爲是以自制而不厭其煩此小民積錢之一策也予欲推此意以積粟於家凡衣食有餘則以其十之三或粟或錢積之另所積愈久則愈饒以待

荒歲賑本族本鄉之飢餓者獨力不給則糾同族及同鄉之有力者共成一會斯真善策也不睹夫撲滿乎撲滿之爲器小器也狀渾淪惟一口口僅可容一錢滿積之不能逾數百然可入不可出必撲而毀之而後可得用吾今亦爲撲滿而取諸寄也

當嚴寒之候凡鄉城中貧人裸體者必有一二百人如同姓五人協力周濟計每人止可費綿襖四十領每襖一領該銀三錢總費銀不過十二兩而邑中無凍死者矣况葉祥施與貧人亦可禦寒每百件不過

開家編

卷之六

家政

三

二兩如五人合治二百件則每人止費銀八錢此又爲不費之惠也仁人君子肯惜此小費而坐視此輩寒而死乎
新歲元旦草木羣生之物皆有以自樂而人家往來相拜亦各以椒柏勸飲獨忍見乞丐殘杯冷汁不能於此際得一飽乎夫城中行乞者大約至多不過五百人計每人與肉饅頭十箇總不過五千費麥麪不過五石肉菜銀不過二兩如先期部分已定至元旦平明時候分遣所部徧給一方司以二人一刻可遍

惟不令及門不使知爲誰施捨者自無有相聚喧嚷之弊

施藥不如施方俗有是言乃田野小民常苦於無錢取藥遂以至死者殊爲可傷余每聞人言海上單方有不費一錢可取奇効者好義君子肯各出所聞遍貼於人烟湊集之處則濟人陰德多矣

如欲施藥宜修合丸散丹膏數十種彰彰可驗者遇有疾苦須細察寒熱虛實施藥治之其疑難之症不可妄與恐致誤人

開家編

卷之六

家政

三

橋圯路淖當助修治以便行旅

四達之衢宜建亭開井常時施茶三伏則於午未二刻用薑鹽涼水以解暑毒隆冬則於卯辰二時煎薑飲椒湯以辟寒威至或單身羈旅負販寒人霜天曉夜歧候城門用米粥每早施一二處以天明而止爲德甚大
積雪堅冰之時作倡里中掃雪鑿冰方便行人以免顛蹶尤爲不費之惠

擔負貧人遇雨尤屬切身厄難衣衫濕透膚體淋漓

捱步前趨。忍飢耐苦。陰寒入裏。遂致病纏。或至危亡。家口何賴。所以雨途無益於事。若緩於情。實迫若能多置簞笠。散給行者。或擇誠幹好善之人。貯往來要衝之地。施借兼行。受還隨便。所費甚小。所全實大。至於泥塗寒凍。或施草履蒲鞋。暮夜晦冥。借以燈籠。火草均屬陰功。所宜留意。

凡貧人死不能舉殮者。衣衾棺槨。必力賙之。不可吝費。已見家禮喪儀助喪條茲復申之

今世人家不能廣種福田。而上干天怒。自貽伊慙。莫

閑家編

卷之六

家政

五

甚於散棄五穀。夫五穀爲上天所珍惜。聖帝明王靡不貴重之。故曰民以食爲天。謂之曰天何也。天以養民爲心。蓋曰天之所以爲天也。攷之於古。神農氏因天雨粟。始教民耕種。加於燒石之上而食。是穀非由天所降乎。至后稷時。五穀各種始全。卽如麥之一種。今人視爲尋常食品。而思文之詩。特歌之曰。帝命率育。何等說得尊嚴。中天之世。氣運邇隆。嘉種方備。大之生之。直與堯舜禹稷。皇夔契益諸聖人一樣。鄭重故德。盛而化神。民安而物阜也。始曰五穀。繼曰百穀。

日蕃日滋。日美日盛。五穀者舉其重大而言。如人之稱五倫也。百穀者極其完備而言。如人之稱百行也。總是兩間奇珍異寶。宜加敬重愛惜。萬無散棄拋擲。種種作踐之理。更思五穀來自田間。農人異樣辛苦。春天霧雨。不敢言濕。夏天烈日。不敢言熱。秋冬風雪。水霜不敢言寒。同是一般父母所生身體。我日坐高堂。廣廈煖房涼館。猶嫌不得自在。彼農人獨非人歟。苦樂如是其不同。而竭力供給得此黃茂白粲。盈倉滿箱。全不思顆顆粒粒俱是汗血點點。滴滴悉係苦

閑家編

卷之六

家政

五

淚尤可痛者。偶遇旱乾水溢。蝗蝻發生之歲。天子蒿目。官長焦心。祈求晴雨。撲滅孽種。夜不敢眠。晝不敢食。殫慮竭思。筋力俱疲。幸有收穫。貴賤交瘁。腸枯肉腊矣。而豪門富室。視之直如糞土。雖鷄狗猶棄而不食焉。嗚呼。天道而無知則已。天道有知。其不死淪地獄而生遭雷斧也。無是理矣。細思人家有兩種人。尤易犯此罪戾。一爲厨下之婢僕。一爲桌上之孩童。厨下婢僕。視爲主物。不關痛癢。勤收廣拾。又費氣力。是以水漿之內。玉粒夾沉溝渠之中。雪糲可掬也。桌上

孩童全無知識。豈解矜持。握箸不堅。棄殘不食。是以孟碗之底。必有積餘。几席之地。悉形狼戾也。嗟乎。婢僕固屬可誅。然誰爲之主者。而令婢僕積斯愆也。孩童原屬可恕。況誰爲之長者。而今孩童造斯孽也。天曹定罪。必有渠魁。至於經紀家務。識見明朗。萬無棄擲之理。第恐見棄。擲而不顧。且不能痛爲之曉諭耳。昔宋相王黼宅。與一寺爲鄰。有僧每日於黼宅溝中流出雪色飯顆。漉取洗淨。曝乾。久之積成一囤。及黼被難。絕食。僧以此飯進食。甚香美。問之。僧以實告。黼歎曰。吾爲大臣。而使廚人暴殄天物如此。吾不免矣。嗚呼。觀王黼一事。而豪門富室。猶不知所警惕乎。以前顯赫赫赫。鍾鳴鼎食。豈知制我之死命。乃在此。七箸所棄之餘。至於仰天竊歎。始知昔之所以散而棄之者。乃上天之所以珍而惜之也。豈不嗟悼何及哉。夫以神農堯舜以來。勤勤懇懇。數千百年之久。且窮天之垠。無量恒河沙數。含齒戴髮之衆。熙熙而來。攘攘而往。只圖得一箇飽字。旬日斷五穀。則命不存。故凡四時風雨之氣。多珍悉係不重五穀之人所召。又

閑家編

卷之六

家政

六

何疑終身潦倒。子孫不昌耶。內典云。人視之爲一粒。天視之若盈丈。豈可悠悠忽忽。不知檢束婢僕。不能教誨孩童。并身或偶蹈之也。凡一切散棄之由。都宜防制。此係要義。毋忽視之。

舉一五穀。凡服食器用。不宜輕視。胥例此矣。一隅三反。是在明者。

早慮

中產之家。凡事不可不早慮。有男而爲之營生。教之學業。皆早慮也。至於養女。亦當早爲儲蓄衣衾粧奩之具。及至遺嫁。乃不費力。若置而不問。但稱臨時。此有何術。不過臨時。鬻田廬。及不卹女子之羞。見人也。至於家有老人而送終之具。不爲素辦。亦稱臨時。更無他術。亦是臨時。鬻田廬。及不卹後事之不如儀也。今人有生一女。而種杉萬根者。待女長。則鬻杉以爲嫁資。此其女必不至失時也。有於少壯之年。置壽衣壽器。壽坐者。此其人必不至三日五日無衣無棺可歛。三年五年無地可葬也。

藏書

閑家編

卷之六

家政

七

家有藏書氣便不俗。余嘗謂古人得書甚難而讀書之人甚多。今人得書甚易而讀書之人甚少。漢以前竹木之簡無論已。西京建藏書之策置校書之官東漢秘牒填委更倍於前。然多以練帛寫之故孝獻移都吏人皆取作帷囊不若今之悉用紙也。至五代時馮道奏請官鑄板始有模印之法而得書較易然猶未能廣行如史記前後漢直至宋淳化中始付有司摹印蓋藏書若斯之難也。然而博學之士高出今人萬萬者甚夥。今人得書僅費白金數百便可汗牛充棟而人人度之高閣弄之篋衍視為爛脫廢紙不肯繙讀曾見有如漢魏以來博學之士哉然雖不能盡讀不可不為儲藏細思

閑家編

卷之六

家政
諸務

九

本朝如王新城宋商邱朱秀水三先生縹緗之富甲於天下縱不能與之並駕齊驅亦不可不畧倣其標致。余官轍所經粵楚河東等省亦嘗搜羅一二經史子集粗具梗概後之子孫宜加推廣即不推廣慎毋散佚各加標簽貯以木櫃歲曬一次分誌書目視焦氏濟園經籍志式切勿輕借與人古云借書一觔還

書一觔今直謂借書一癡還書一癡而已。嗚呼積書如積財亦無久而不散之理觀隋牛弘五厄之說令人歎息即如隋購求異典西都嘉則殿有書三十七萬卷至唐武德僅存八萬卷耳東都修文殿煬帝銓定御本三萬七千餘卷唐平王世充僅得八千餘卷載至長安舟經底柱悉沒於河推之歷代無不皆然豈有久而不散之理下至士大夫家如錢牧齋殫終身精力求之而卒不免絳雲樓一燼也是知藏書之見亦非達觀奈書淫左癖積習未忘為懃懃耳特詳志之

閑家編

卷之六

家政
諸務

九

凡不正之書即燒毀不藏

邱氏瓊山藏書石室記云子生七歲而孤家有藏書數百卷多為人取去其存者蓋無幾稍長知所好取而閱之率多斷爛不全隨所有用力焉往往編殘字缺顧無從得他本以考補時或於市肆借觀焉然市書類多俚俗駁雜之說所得亦無幾乃徧於內外姻新交舊之家訪求質問苟有所蓄不問其為何書輒假以歸顧力不能抄錄隨即奉還之然必謹護愛惜

冀可再求也。及聞有多藏之家，必豫以計納交之。畢辭下氣，惟恐不當其意。有遠涉至數百里，轉浼至十數人，積久至三五年而後得者，甚至爲人所厭，薄厲聲色以相拒絕，亦甘受之，不敢怨懟。期於必得而後已。人或笑其癡且迂，不恤也。不幸稟此凡下之資，而生於遐僻之邦。家世雖業儒，然幼失所怙，家貧力弱，不能負笈擔簦，以北學於中國。中心惕然，思欲以儒自奮，以求無愧於前人。反求諸心，似知所愛慕者，其欲質正於明師良友，引領四顧，苦無其人，不得已而閉家編。

卷之六 家政 諸務

求之於書，書又不可得而求之，難有如此者。乃咄然發嘆，自盟於心曰：某也幸他日苟有一日之得，必多購書籍，以虔藏於學宮。俾吾鄉後生小子苟有志於學問者，於此取資焉。無若予求書之難，庶幾後有興起者乎。歲已未，補郡庠弟子員。甲子，領鄉書。戊辰，上春官。卒業大學。甲戌，第進士。卽入翰林。自此日積月累，所得日多。歲庚寅，丁先妣憂，歸故鄉服闋。謁先聖於學宮，怵然動其宿盟。顧南方早濕，竹帛不可久藏。竭平生積聚，鳩工鑿石，以爲屋。凡梁柱檁瓦之類，

皆石爲之，不用寸木。廣若干尺，長若干尺，繼始於某年某月，落成於某年某月。凡爲錢總若干，督其工者，鄉友吳雲也。中爲木樹若干，內皮以書。僅成，子卽北上，竊恐後人不知，予得書之難，而易視之。或者又取之以去也。乃自書其事而爲之記曰：書之功用大矣。由一理之微，而可以包六合之大；由一日之近，而可以盡千古之久。由一處之狹，而可以通四海之廣。由一事之約，而可以兼萬物之衆。其惟書乎。嗚呼！聖人去也久矣，而道德萬世如見。古人往也多矣，而事業終古常新。合千萬世之心術，聚千萬世之治迹，傳千萬世之語言，演千萬世之理道，皆於書乎是賴。

按揮塵餘話云：母邱儉貧時，每向人借書，不得，因發憤，異日若貴，當板鏤之。後仕蜀爲宰相，遂踐其言，亦猶邱氏文莊之志也。

分析

分析之家，置造圖書，有各人止錄已分所得田產者，有一本互見他分者，止錄已分。多是內有私曲，不欲顯暴，故常多爭訟。若互見他分，厚薄肥瘠，可以畢見。

在官在私易爲折斷此外或有宣勞於衆衆分弁與田產或有一分獨薄衆分弁與田產或有因妻財因仕宦置到來歷明白或有因營運置到而衆不願分者並宜於圖書後開具仍須斷約不在開具之數則爲漏闕雖分析後許應分人別求均分可以杜絕隱瞞之弊不至爭訟矣

薛包漢時人諸弟求分財產包不能止乃中分其財奴婢引其老者曰與我共事久若不能使也田廬取其荒蕪者曰吾少時所理意所戀也器物取其朽敗者曰我素所服食身口所安也弟子數破其產復賑給焉嗚呼包於兄弟之間可謂曲盡其道而後人之所宜法也

右諸務一類通纂古今諸論及參附已見

閑家編

卷之六

家政

五

諸防

家之有防最不可忽或防其嫌或防其害如水之憂其潰決泛溢也而不固其保障可乎然所以固其保障者不在乎潰決泛溢之後而在乎潰決泛溢之先語云涓涓不塞流成江河是防之義也長家者不可不知之纂諸防

肅閣

閑家編

卷之六

家政

五

禮與敬有家之簪物也人情每詳外而畧內故根本之地已先不正豈能及遠自己一身且不足觀豈足爲子孫觀法所以士君子居家須莊敬日強禮儀卒度不可以狎近忽之也

君子正家閭門未有不嚴肅者縱使家道貧富不齊如鎰耕採桑親操井臼之類勢所不免而清白家風自在或有不幸寡居則丹心鐵石白首冰霜如古史所載貞烈婦女炳耀後先相傳不朽皆風化之助詳家壺第八卷

至於近時惡俗人家婦女有相聚二三十人結社講經不分曉夜者有跋涉數十里外望南海走東岱祈福者有朔望入祠廟燒香者有春節看春燈

節看燈者有搭臺觀劇者有縱容女婦往來搬弄是非者閑家之道一切嚴禁庶無他患

人家有關防內外者止計較外來男子而不知外婦爲尤甚蓋此輩多窺探人意挑唆啓釁其爲長舌鉅於利刃却又無可防之形奈何以不親不故之人而縱使出入無忌也若論其至卽同宗至親彼此家婢往來通問者亦宜貴簡矣

僮僕雖自勿過繼者亦不宜令入卧房使知篋笥所在若以爲小而禁長大不可制矣或遣餽送於出

閑家編

卷之六

家政

五

嫁之女止令中堂奉其所尊切不可徑入內室與女私受陷其爲僮賤不教之人又不可使之訊問消息萬一搬唆言語致構兩家之怨奈何至女既有家非大故不許歸寧無服之親不得令其弔喪送殯及行慶賀之禮親戚有請祭掃遊春者不過誇賽珠翠羅綺概宜謝絕此亦保身保家之大法也

盜賊

人之居家須令垣牆高厚藩籬周密牆壁門關堅牢隨損隨修如有水竇之類亦須常設格子務令新固

不可輕忽雖竊盜之巧者穴牆剪籬穿壁決關俄頃可辦比之類竊敗籬腐壁敝門以啓盜者有間矣且免奴婢奔竄及不肖子弟夜出之患如外有竊盜內有奔竄及子弟生事縱官司爲之受理豈不重費財力

居止或在山谷村野僻靜之地須於周圍要害處置立莊屋招誘丁多之人居之或有他慮可以卽相救應

凡夜犬吠盜未必至亦是盜來探試不可以爲他而

閑家編

卷之六

家政

五

不警夜間遇物有聲亦不可以爲鼠而不警

屋之周圍須令有路可以往來夜間遣人十數遍巡之善慮事者居於城郭無甚隙地亦爲夾牆使邏者往來其間若屋之內則子弟及奴婢更迭巡警

夜間覺有盜便須直言有盜徐起逐之盜必且竄不可乘暗擊之恐盜之急以刀傷我及誤擊自家之人若持燭見盜擊之猶庶幾若獲盜而已受拘執自當準法無過毆傷

多蓄之家盜所覬覦而其人又多置什物喜於矜耀

尤盜之所垂涎也。富厚之家。若多儲錢穀。少置什物。少蓄金寶。絲帛縱被盜。亦不多失。前輩有戒其家。自冬夏衣之外。藏帛以備不虞。不過二十疋。此亦高人之見。豈可與世俗言。

劫盜有中夜炬火。露及排門而入人家者。此尤不可不防。須於諸處往來路口。委人爲耳目。或有異常。則可以先知。仍預置便門。遇有警急。老幼婦女。且從便門走避。又細子弟及僕者。常備器械爲禦敵之計。可敵則敵。不可敵則避。切不可令盜得我之人。執以爲

開家編

卷之六

家政

三

齊則鄰保及捕盜之人不敢前

劫盜雖小人之嫌。亦自有識見。如富家平時不刻剝。又能樂施。又能種種方便。當兵火擾攘之際。猶得保全。至不忍焚毀其屋。凡盜所快意於焚掠者。多是積惡之人。富家各宜自省。

家居或有失物。不可不急尋。急尋則人或投之僻處。可以復收。則無事矣。不急則轉而出外。愈不可見。又不可妄猜疑人。猜疑之。當則人或自疑。恐生他虞。猜疑不當。則正竊者反自得意見。疑心一生。財所疑之。

人揣其行。坐辭色。皆若竊物而實未嘗有所竊也。或

已行於言。或妄有所執。後正竊者既獲。則悔將若何。上司設立保甲。只爲地方。而百姓却乃欺瞞官府。虛應故事。以致防盜無術。束手待寇。小則竊大。則強及至告官。得不償失。即能獲盜。率累無時。拋廢本業。是百姓之自爲計。疎也。民族雖散居。然多者千烟。少者百室。又少者數十戶。兼有鄉鄰同井。相友相助。須依奉上。則約。約。平居和睦。出入有事。遞爲應援。或合或分。隨便遷徙。若鄰中有不遵防範。蹤跡可疑者。即時

開家編

卷之六

家政

三

察之。若果有實事。可據。即會呈送官。究治。蓋思患預防。不可不慮。

火燭

居宅不可無隣家。慮有火燭。無人救應。宅之四圍。如無溪流。當爲池井。慮有火燭。無水救應。又須平時撫鄰。鄰里有恩義。有士大夫平時。多以官勢殘虐。隣里一日爲替人及其家。火其屋宅。鄰里更相戒曰。若救火。火熄之後。非惟無功。彼更訟我以爲盜。取他家財物。則獄訟未知了期。若不救火。罪猶小也。鄰里甘受

罪而坐視其大厦爲煨燼生生之具無遺此其平時暴虐之效也

火之所起多從厨竈蓋厨屋多時不掃則積墨易得引火或竈前有留火而竈前有積薪接連亦引火之端也夜間最當巡視

烘焙物件過夜多致遺火人家房戶多有覆蓋偏火而以衣簍罩其上皆能致火須常戒約

竈家雖字低竈於火味之際不可不防火

農家雖種麥黍爲禾煙或投死灰於其間須防內

閑家編 卷之六 家政 諸防 天

有能防天火者

茅屋須常防火大屋須常防火積油物積石灰須常防火此類甚多切須詢究

右諸防一類通纂古今諸論及參附已見

閑家編家壹序

分女教婦教母教女式婦式母式

易曰積善之家必有余慶積不善之家必有余殃斯言也不見於乾卦而見於坤卦聖人若曰是妻道之重也猶地之於天臣之於君也善之積與不積慶之餘與不餘豈不關於婦人哉蓋天之生必藉地之成君之明必藉臣之良夫之義必藉婦之聽亦何畸輕畸重歟故婦人之義有三曰在家從父出門從夫夫死從子婦人一生括此三言矣然從之之道有以順

閑家編 卷之七 家壹

爲從者有以助爲從者夫以順爲從猶閨闈之常耳至以助爲從則才全德備所包者廣所及者大求之古人亦僅僅矣余故採呂氏閨範之遺而更參以四禮翼數條第刪其談經之迂者談史之荒者而附以管見焉曰女教教之於父也曰婦教教之於夫也曰母教則又所以教其子也皆言之善者曰女式父當援以教之也曰婦式夫當援以教之也曰母式則又當援以教其子也皆行之善者鉅細畢備常變咸周余於閑家編而獨爲之詳密如此蓋閑家之制必始

婦人宋史母后曰得賢內助匪細事也積善餘慶道在此矣遂纂家壺列第四而釐以六類焉

開家編

卷之七

家壺序

二

開家編卷之七

家壺

家壺

目錄

黔南王士俊犀川氏輯

男秉鈞校字

家壺女教

世俗養女第驕之耳使女終於女即驕也母家得逞無長幼尊卑胥讓焉一為婦而人下之矣舅姑也夫也姊妹也夫之兄弟若姊妹也同室之尊若長也亦讓之乎假令胥讓若母家也婦乎非婦乎若積漸不平厲以辭色拂其氣習鬱鬱致困是驕之乃所以殺之也夫女修之家習為婦也婦道習則夫家安之矣所獲不既多乎故家壺必自女教始纂女教

口腹

女子最戒是尚口腹作飲食之人在家常令淡素雖肉食有餘無令饜足肉食謂之下飯但令飯能下咽足矣至於飲酒喪敬慎之心長放肆之膽尤宜節戒從命

女子德性婉婉溫柔事無大小稟命而行不宜剛強執拗惟父母之言是聽若任意抗違是爲大惡雖小不可放過

節儉

女德尙儉蓋丈夫經營家計女子不能生財能知撙節少時儉用愛惜薪水念及米鹽不暴殄天物是謂儉德若吝嗇刻薄一介不以與人亦非所宜

女紅

帝王生女尙弄之瓦則紡織女功第一要務也八歲

開家編

卷之七

家壺
女教

二

學作小履十歲以上卽令紡棉飼蠶繅絲十二以上習茶飯酒漿醬醋十四以上學衣裳織布染繡凡門內之事無所不習至于描鸞刺鳳挑花繡枕雖終身不精不害其爲女子近世養女家家挑繡甚者歲覓數婦日夜爲之惡陋之俗最宜禁革

早遜

近日鄙俗母女並坐或讓女於左曰客出嫁後若與弟婦同席弟婦告坐公然受之遂致尊卑無倫長幼失序不知女子在家子道也一切禮節與諸子同豈

可橫逞陷之不義乎

明羅氏念庵家法歸寧之女仍依世次別設一席殊可爲法

言語

女子之言安詳沉重不可煩瑣不可粗暴不可高大不可花巧不可張皇不可僞妄世有養女驕縱者任所憎惡造作言語譖陷妯娌甚者挺詬父妾致令失所昏母又從而逞之齒于而家既嫁多以惡終可爲女子殷鑒

開家編

卷之七

家壺
女教

三

衣服

女子在家但與布衣鮮明者或用紬縑不與紗羅段絹其衣朝夕架閣務令整潔或有垢膩點污者宜戒之

佩飾

富貴之家金珠固所不廢然不必滿頭徧體荆釵布裙儒粧淡掃者自是貧賤之常若竭力營辦君子耻之

雅素

女子有雅素之風。耻奢華之尚。可謂賢矣。如孟光。極少君固難。但不驕矜不靡麗。老成朴實。見者口知。爲有德之女矣。

書史

女子固不宜弄文墨。但古之賢女。未嘗不讀書。如孝經論語。女誡。女訓之類。何可不讀。婦女邪正。不專在此。古如班婕妤。好徐賢妃。及婦式所載數人。見下何書於文墨乎。詩辭歌詠。斷乎不可。

女容

閑家編

卷之七

家壺
女教

四

窈窕淑女。朱子解云。幽閑貞靜。最好女子。家只是精神。不露意態。深沉第一美德。若輕淺浮薄。逞聰明學。輕佻最爲可恨。至於親族相與。却要親洽。詩稱樂只。任只。終溫且惠。女子不可不知。

戒惰

女子先策懶惰。懶惰最易慣身。每見人家女子。晝寢母常令人揮扇驅蠅。戒無驚動。以積惰之身。遇勤苦之家。廢時失事。何以事舅姑。佐雞鳴之夫子乎。且懶人易病。勤者寡疾。愛女者。但不至雞初鳴。盥櫛。斯可

矣。

右女教一類。纂呂氏叔簡婚前翼及叅附已見

閑家編

卷之七

家壺
女教

五

婦教

婦道所係之重也。聘以六禮。御以三周。逸以三月。其重之也如此。非以貴新也。先祖之續絕。舅姑之憂樂。家道之盛衰。戚黨之毀譽。門戶之榮辱。夫子之窮達。於斯人焉。係之。婦人者。其道主順。彼離家之少女。入門之弱質。如金在鑪。惟夫鎔鑄。雖有頑悍之惡。而刑于所化。家教所束。孰敢自肆。婦之無良。夫道之苟也。始嫁來時。承奉養狎。恣其所欲。以徇。雖有怒目不敢忤視也。雖有惡聲不敢驟加。

閑家編

卷之七

家壺
婦教

六

拜跪

夫婦交拜。敵體之義也。古大家節序生辰。兄弟受弟。再拜。夫亦受妻。再拜。有過則長跪而遜謝之。待免而起。雖覺過嚴。亦抑陰之道也。

鄉俗於禮文病繁。惟夫婦最畧。或至有經年不相揖拜者。狎故也。豈知禮在狎處。尤不可少。只觀初親迎。

至合。悉於諸禮何所不備。乃日久而遂忘之耶。

夫婦無稱謂。古人之跡也。萬化自閨門始。不正名何稱焉。蓋邦君之妻。古人稱矣。不知夫人稱君。何以焉。士庶夫婦。遠呼近稱。茫無可謂。或偕兒女。或用譚聲。或相爾汝。亦不典甚矣。寧陵呂氏叔簡謂宜稱夫子。與先生。果亦亡于禮者之禮耶。余宦轍所歷。自都而粵。楚竟豫。未有便於方言。而合於古訓者。尚俟博雅君子折衷焉。

居室

閑家編

卷之七

家壺
婦教

七

室中夫婦不並坐。晝無褻言。匡衡有云。情欲之感。不介於容儀。晏昵之私。不形於動靜。可爲夫婦居室之法。

無遂

內政。稟於姑嫜。姑嫜亡。稟於夫子。苟無害於義。亦當曲體。若不告而明行。是謂專擅。私行。是謂欺罔。雖理所當行。亦不縱恣。當懲其再。

內譖

婦人視夫之兄弟。如路人。視妯娌。如寇讐。鮮有和睦。

而親愛者背而告夫之言但涉是非兄弟謗訕姑媳或忿怒以激之或涕泣而訴之夫當以理反覆教以忍讓如有造言妄語爲第一大惡痛加懲創若深信莫覺積漸日久遽逞一朝之忿是謂昏愚之夫舅姑審實者婦出夫亦重加戒飭

母家

婦家父母最聽女子膚受之言輒生嫌怨懟其舅姑不知女子之言果實亦當教之婦道况易聽以長其長舌非愛之也昔有賢父之女遠嫁其姑難事女歸開家編卷之七 家塾 婦教八寧輒以爲苦父曰惟遇難事之姑方顯子婦之孝若姑慈婦順何難之有弗聽是後不敢復言其姑聞之悔曰父母曉理我奈何爲其所笑從此遂睦

忍性

婦人之禮雖不悅于夫子不敢微色發聲廢食使氣嫂姊亦然降心以遜謝之彼自愧悔至於待下亦不可過刻輒加凌虐常是寬平低聲下氣纔是賢婦人

體婦

婦人不妬忌自是盛德然亦宜曲體其情夫有妾婢

婦止從一待其嫉妬以損名節亦夫子之過也既以嗣續爲重便當和其室家待之有禮處之有情夫道盡矣爲婦者當視妾如幼妹念夫爲嗣續計若有所出何異我腹也倘閨闈之內因妬反目人人竊笑家道索矣

重夫

婦人所天止有一夫其饑寒疾痛起居衣食離別患難自宜關心若於夫子無情薄惡相報則路人矣古人思夫未嘗不以爲賢而世俗乃以爲耻可嘆

開家編

卷之七

家塾 婦教

九

和家

夫家弟妹妯娌舅姑之女奴或不免閃爍詭陷新婦要當處之有道不倨慢不踈嫌不忿疾謙厚和平一團和氣各得其懽心則百弊不作至於隨嫁女僕常加戒飭勿生事端其所學語言虛多實少切勿聽信倘相爭競只責已僕又勿過激嫌於賭氣此一家禍福生死所關長幼尊卑皆當如此各無偏聽戒其多言愚者每道之使言是自求禍也

遠別

古禮遠別止是授受不親而舅婦不聞遠別末代兒婦非節序生辰不見翁家庭之間避翁猶可至於婦行翁前只可趨過甚者前導婦人令翁迴避則妄矣弟婦夫兄相避不妨而叔嫂妻弟婦小姨姐夫又不惟不遠別且或有相謔罵者是何道也宜相與痛禁之

內慎

夜行以燭晝行擁面乘車下簾升下車避男子童僕十二以上不入中門此內外之大閑也

閑家編

卷之七

家塾
婦教

十

聽訓

女子無入門便熟爲婦之理故舅姑夫子必耐心教導假之歲月始可繩其違犯凡爲女子必敬遵之
右婦教一類纂呂氏叔簡婚後翼及叅附已見

母教

婦人爲母便有爲母之道大學云未有學養子而後嫁者也然既嫁之後已經有子母道亦宜切講不得祇任慈愛之情況有慈愛之而適以戕賊之者豈非不知養子之道哉其詳別見於家政幼孩條及下卷母式中纂母教

護短

婦人誤子第一在護短說他兒子好便喜說他兒子不好便怒庸婦之情十居八九親鄰告訴便與炒鬧丈夫面前多方掩飾嗚呼彼童稚之所畏者戀其惡也今恃有母之包荒則毫無忌憚何所不至哉

誇善

又好。在誇其子之善。子本頑潑。誇爲聰明。子本愚拙。誇爲忠厚。會得一件。便說他兩件。勤得一日。便說他十日。聽得別人一句贊詞。便據爲典要。踰時不忘。逢人徧告。嗚呼。子本欲以善欺人也。又恃有母之虛譽。則自詡自驕。何所不至哉。

偏愛

閑家編

卷之七

家塾
母教

十一

父母于諸子一也。而情必有所偏。古人以爲婦人異甚也。婦人之偏更覺可笑。多不偏愛賢子而多偏愛不肖子。此不可解。姑之于媳也亦然。惟其偏愛此其所以愈不肖也。而終亦受不肖子息之累。始悔偏愛晚矣。切宜爲戒。

貽悞

婦人之于子也。貽悞種種不窮。而其大者有四。每在養其口體而不養心志。教以驕矜而不教謙讓。務積私財而不積學業。務求小便宜而不求大局。面迷日閑家編

卷之七

家壺

主

孀母

孀母教子又兼父道。倍宜嚴切。乃孀居之子或係獨養。愛惜如掌上珍。不忍苦責。此亦人情之可憐者。然而夫之家聲全憑此區區一線。若不訓迪有方。何以見夫面于地下。寧爲其難母爲其易。則彤史流芳。歐陽文忠公之母曰。以長以教。俾至於成人是也。

貧母

貧母尤憐其子。寧使已寒。必衣其子。寧使已饑。必飽

其子。甚而姑息太甚。其子竊人之衣。盜人之肉。種種曖昧不良。亦含忍而不發。夫既已貧矣。尤當責子以勤。望子有成。庶可長免于貧。奈何又縱之爲非。而日淪汙泥哉。

庶母

庶母之子多不得與嫡母並。此庶母之所心傷也。庶母而賢。則母道之難百倍。庶母而不賢。則掩子之不善而飾子之善也。且甚於嫡母矣。此中寬嚴相劑。苦心當求盡善爲嫡母者。萬不可以非我所出而膜視之。而厭惡之爲庶母者。當念身爲傍妻。尤當教子加謹也。

閑家編

卷之七

家壺

主

右母教一類俱屬已見

開家編卷之八

黔南王士俊犀川氏輯

男秉鈞校字

家壺女式

婦道母儀始於女德自古在昔未有女無良而婦淑者也亦未有為母而賢者也夫女之未歸猶金之沈沙玉之在璞顧光輝必有所發精神必有所露為幽閒為端莊為貞靜其善也先知之為浮薄

開家編

卷之八

家壺女式

為險刻為悍潑其惡也先知之是在為父母者而已蓋取彤管芳徽儀型朗揭者無間昕夕詳示之乎纂女式

一孝女女未適人與子同道孝子難孝女為尤難世俗女子在室自揣若寄子道不修豈其可哉今錄為例者四人

齊太倉女

齊太倉女者漢太倉令淳于公之少女也名緹縈公有女五人無子孝文帝時公有罪當刑詔繫長安會

逮公罵曰生女不生男緩急非有益緹縈悲泣隨之

至長安上書曰妾父為吏齊中皆稱廉平今坐法當

刑妾傷夫死者不可復生刑者不可復屬雖欲改過

自新其道無由妾願入身為官婢以贖父罪使得自

新書奏天子憐其意淳于公竟得免焉

生男未必有益顧用情何如耳若緹縈者雖謂之有子可也故千載名垂青史為人子者可以媿矣

叔禕禱疾

羊氏名叔禕南蘭陵人蕭矯妻性至孝居父喪哭輒

開家編

卷之八

家壺女式

二

吐血母常有疾叔禕日祈禱忽見一人自稱枯桑君曰若母無患令泄氣在亥西南求白石鎮之言訖不見明日如言而疾愈

心真則事誠事誠則神應叔禕之感枯桑君所以禱之者誠也人孰無父母哉讀羊氏傳可以媿矣

袁氏同焚

袁氏女元深木人年十五其母嚴氏孀居極貧病癰瘕臥於床女事母極孝至正中兵火延其里鄰婦強女出避女泣曰我何忍舍母去乎遂入室抱母力不

能出共焚而死

袁氏以孱弱女子抱病廢之母以出豈不量力意甘同死不忍使母之獨死耳道固當爾則殺身乃所以成仁也

康女乳弟

康孝女明濟源人父友賢年老無子擇王珏入婿女勸母納妾生子而乏乳女亦生女遂舍之乳其弟曰吾父老矣女可得而弟不可再得也母嘗遭疾甚女嘗糞甘苦夫早沒誓不再適時人稱之

閨家編

卷之八

家堂
女式

三

康女事親之孝愛弟之友從夫之貞是謂三不可及

二烈女女子之道守正俟求不惟從一而永終亦須待禮而正始命之不穀時與願違朱顏無自免之術白刃豈甘心之地然而一死之外更無良圖所謂舍生而取義者也今錄爲例者三人

奉天二寶

奉天寶氏有二女長者年十九幼者年十六少有志操皆美姿容唐永泰中群盜數千人剽掠其村二女

匿岩穴間盜曳出之驅迫以前臨壑谷深數百尺其姊曰吾寧就死義不受辱即投崖而死盜方驚駭其妹繼之折足破面流血群盜舍之而去京兆尹第五琦嘉其貞烈奏之詔旌表門閭永免其家丁役

奉天二寶彰彰載籍間古今稱烈女矣及考史志諸書如瓊州二韓眉山二師膠州二王長沙二尹嘉興二錢皆遇盜不辱節義成雙而女非同姓又紛紛不可勝書嗟夫亂離婦女委身於兵刃寄命於蓬蒿逃無所往生難自存亦可悲矣堯舜在上

閨家編

卷之八

家堂
女式

四

寧有是哉則亦閨閣之幸也

詹氏全親

詹氏女宋紹興初年十七淮寇號一窠蜂破蕪湖女嘆曰父子俱無生理我計決矣頃之賊至執其父兄將殺之女泣拜曰妾雖寡陋願相從贖父兄命不然且同死無益也賊釋父兄縛女庵之曰亟走無相念我得侍將軍足矣從賊行數里過市東橋躍入水中死賊相顧駭嘆而去

儒有云死天下事易成天下事難故聖人貴德

尤貴有才之德。詹女委曲數言，忍死數里，而父兄俱脫於兵刃之下，向使罵賊不屈，閤門被害，豈不烈哉！而一無所濟，智者惜之。若詹烈女，可爲處變才矣。

倪女被刺

倪氏，後魏涇州人。許嫁彭老生，家貧，常自谷汲以養父母。老生往犯之，不從。老生曰：「汝終不爲吾婦耶？」女曰：「女道正終，婦道正始，禮未及成，何得相辱？」老生苦相逼，女變色堅拒。老生怒而刺之，女曰：「我所以執節。」

關家編

卷之八

家壺

五

自固正爲君守身不敢苟從耳。君乃見殺耶？言訖而絕。老生遂論死，詔旌其墓曰貞女。

倪女賢乎哉！固吾夫也，而合昏未行，寧死不爲苟合之事，况非其夫者乎？彼窺穴踰牆者，其夫耶？非耶？

三貞女：女子守身如持玉卮，如捧盈水，心不欲爲耳。目所變迹，不欲爲中外所疑，然後可以完堅白之節，成清潔之身。何者？丈夫事業在六合，苟非嬖倫，小節猶足自贖。女子名節在一身，稍有微瑕，萬善

不能相掩。然居常處順，十女九貞，惟夫消磨糜爛之際，金久鍊而愈精，滓泥污穢之中，蓮含香而自潔，爲尤難也。今錄爲例者一人。

韓氏從軍

韓氏，保寧人。年十七，元末遭明玉珍兵亂，慮爲所掠，乃僞男子服，混處民間。既而被虜，居兵伍七年，人莫知其爲女子也。後遇叔父，贖歸成都，以適尹氏。猶然女身，稱爲韓貞女云。

關家編

卷之八

家壺

六

慷慨以全節，勇者事也；明哲以全身，智者事也。死者無可奈何之見着耳，苟取義不必舍生，聖人豈貴死哉？若韓氏者，權而不失其正者也。

四廉女：視利如塵垢，若將浼焉者也。今錄爲例者一人。

季女却錢

曹修古，知興化軍，卒於官，貧不能歸葬。賓佐贈錢五十萬，妻欲受之。季女泣白其母曰：「我先人在未嘗受賓佐餽遺，奈何以賻錢累其身？後母從之，盡卻不受。」父之廉見信於女，女愛父以德，寧不能歸葬而不

受賓佐之贈焉。此豈世俗之見所能及哉。禮喪有贈。孔孟亦所不辭。吾未見女子之狷介如是者。故錄之以示訓焉。

右女式一類。纂呂氏叔簡閨範及叅附已見。

開家編

卷之八

家壺
女式

七

婦式

婦人者。伏於人者也。逃穢往牒。溫柔卑順。乃事人之性情。純一堅貞。則持身之節操。至於四德。尤所當知。四德備。雖才拙性愚。家貧貌陋。不能累其賢。四德亡。雖奇能異慧。貴女芳姿。不能掩其惡。纂婦式。

一助夫之婦。經曰。夫夫婦婦。而家道正。夫義婦順。家之福也。故擇婦之賢者。以示訓焉。使知刑于之化。不獨責之丈夫。而同心協德。內飲亦有力焉。今錄。

開家編

卷之八

家壺
婦式

八

爲例者五人

卻缺如賓

晉冀邑人卻缺。夫婦相敬如賓客。一日缺釋其妻。饁持食奉夫甚謹。缺亦飲容受之。晉大夫臼季過而見之。載以歸。言諸文公曰。敬德之聚也。能敬必有德。德能治民。君請用之。文公以爲下軍大夫。

夫婦非疎遠之人。田野非几席之地。饁餉非獻酌之時。卻缺夫婦。敬以相將。觀者欣慕焉。則事事有容。在在不苟。可知矣。余嘗謂閨門之內。離一禮字。

不得而夫妻反目。則不以禮節之故也。卻缺夫婦真可師哉。

樂羊子妻

樂羊子妻不知何氏女。羊子行路。嘗得遺金一餅。與其妻。妻曰。妾聞志士不飲盜泉之水。廉者不受嗟來之食。况拾金以污其行乎。羊子大慙。乃捐於野。嘗遠尋師。學一年。來歸。妻跪問故。羊子曰。久行懷思。無他故也。妻乃引刀就機而言曰。此織生自蠶繭。成於機杼。一絲之累。以至於寸。累寸不已。遂成丈匹。今若斷

閑家編

卷之八

家式

九

斯織也。則捐成功廢時。月夫子積學。當日有成。若中道而歸。何異斷斯織乎。羊子感其言。還就學。七年不反。妻躬勤養姑。又遠饋羊子。俾至卒業。嘗有盜入其家。欲犯之。不得。乃刼其姑。妻聞操刀而出。盜曰。速從我不從。我殺汝姑。妻仰天慟哭。舉刀刎頸而死。盜大慙。舍其姑而去。太守聞之。賜錢帛以禮葬之。號曰貞義。

賢哉樂羊子之妻乎。遺金不受。臨財之義也。樂守寂寥。愛夫之正也。甘心自殺。處變之權也。值此節

孝難全之會。一死之外。無他圖矣。史逸其名。惜哉。

陶答子妻

陶答子治陶。三年名譽不興。家富三倍。其妻數諫。不從。居五年。從車百乘。歸休。宗人擊牛而賀之。其妻獨抱兒泣。姑怒曰。何不祥也。婦曰。夫子能薄而官大。是謂累害。無功而家昌。是謂積殃。昔楚令尹子文之治國也。國富家貧。君敬民戴。故福結於子孫。名垂於後世。今夫子不然。貪富務大。不顧後害。妾聞南山元霧隱七日而不下食。欲澤其毛。以成文章也。故藏而

閑家編

卷之八

家式

十

遠害。犬豕不擇食。以肥其身。立而須死。夫子治陶。家富國貧。上下棄之。敗亡見矣。願與少子俱脫。姑怒逐之。處期年。答子有罪誅。母以老得免。無所依附。婦乃歸養之。終其天年。

安危利災。此舉世丈夫所聞。不獨一答子也。不意婦人乃審於利害之機。而獨有敗亡之慎。卒如所言。吾錄之以爲仕者之戒。又以規世之婦人。見其夫財貨盈室。而心喜色動者。

梁孟夫妻

梁鴻妻孟光。肥醜而黑。德行甚修。鄉里多求者。光輒不肯。行年三十。父母問所欲。對曰。欲節操如梁鴻者。時鴻未娶。世家多願妻之。亦不許。聞孟光語。遂求之。光盛飾入門。七日而禮不成。光跪而問曰。竊聞夫子高義。願侍巾櫛。今來而見擇。請問其故。鴻曰。吾欲得荆布之妻。與共遁世。今乃衣繡冶容。非鴻所願也。孟光曰。妾固有隱具。乃更釐衣椎髻而前。鴻喜曰。是吾妻也。字之曰德耀。共遁霸陵山中。後復相從。至會稽。賃舂爲事。雖雜傭保之中。孟光每進食。必舉案齊眉。不敢正視。

卷之八

家範
婦式

十一

女子之愛憎。色居其九。而德爲輕。此俗子庸夫。淫邪之陋識也。傳稱孟光貌陋。而梁鴻貧。二人者。以德相求。鴻不醜光之色。光不厭鴻之貧。至於綺羅脂粉。亦愼不使御。鴻之心。豈以色爲重輕哉。有道之識。自別果色。美而可欲也。則古今美婦人多矣。史冊班班。孰非敗國亡家之禍本哉。

王霸夫妻

王霸少立高節。光武時。連徵不仕。妻亦美。志行霸初。

與同郡令狐子伯爲友。後子伯爲楚相。其子爲郡功曹。子伯令之奉書於霸。車馬服從。雍容如也。霸之子方耕於野。聞賓至。投耒而歸。見令狐子。慙沮不能仰視。霸目之有愧容。客去久。卧不起。妻怪問之。霸曰。吾與子伯素相若。向見其子。容服甚光。舉措有適。而我兒蓬髮歷齒。見客有忤容。父子思深。不覺自失耳。妻曰。君少修清節。不顧榮祿。今子伯之貴。孰與君之高。奈何忘宿昔。而慚兒女子乎。霸崛起而笑曰。有是哉。遂相與終身隱遁。

卷之八

家範
婦式

十二

富貴不足榮。亦不爲辱。貧賤不足慕。亦不足羞。使霸有可行之道。何必慕箕穎。以爲名高。霸無仕進之心。何必見趙孟。而生媿色。總之真識不定。道心未純耳。其妻對景當局。不知視霸何如。然清節數語。則確然隱君子之高蹈也。二至孝之婦。萬善百行。惟孝爲尊。故孝婦尚已。今錄爲例者六人。

唐氏乳姑

唐夫人者。中書侍郎崔遠之祖母也。夫人事姑孝。姑

長孫夫人年高無齒唐夫人每旦拜於階下卽升堂乳其姑長孫夫人不粒食數年而康寧一日疾病長初咸集宣言無以報新婦恩願新婦有子有孫皆得如新婦孝敬則崔氏之門安得不昌大乎

婦事姑菽水時供不失婦道卽以孝稱者日竭廿旨極意承懼母不能食亦付之無可奈何耳唐夫人人事姑乃奪子之乳以乳之非真心至愛出於自然何能思及此哉是故有孝親之心不患無事親之法

閩家編

卷之八

家堂

三

龐氏感泉

廣漢姜詩事母至孝妻龐氏奉順尤篤母好飲江水去舍六七里其妻取水值風還不及時母渴詩怒而遣之妻寄止鄰舍晝夜紡績市珍羞因鄰母以逮於姑久之姑怪問鄰母具對姑感慚還之恩養愈謹其子因遠汲溺死妻悲姑哀傷託以遠學不在姑暗釀又不能獨食夫婦常力作供餉呼鄰母共之舍側忽湧泉味如江水每日躍出鯉魚一雙常供二母之膳亦眉賊經詩里施兵而過曰驚人孝必觸鬼神其孝

感如此

孝子之事親也養口體易養心志難願一時易順終身難事慈親易事嚴親難龐氏小過被逐怨懟不生而托鄰母以致養力作求餽不惟供母又養隣母以陪懼孝無以加矣誰非人子耶能不媿之

趙婦感火

趙孝婦早寡家貧爲人織紉得美食必持歸奉姑白喫粗糲常念姑老後事無資乃鬻次子於富家得錢百緡買木治棺棺成南鄰失火順風而北勢迫矣孝婦亟扶姑出而棺重不可移乃伏棺大哭曰吾賣兒得棺無能爲我救者天平天平言畢火越而北人以爲孝感所致孰謂回祿無知哉止火卽異越孝婦而北不尤異乎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

韓太初妻

韓太初妻劉氏新樂人太初仕元爲顯官明洪武七年家徙和州劉氏奉姑寧氏以行至南宮姑仆地傷腰劉氏禱天刺臂血和藥以進遂愈至瓜洲姑復病

再進再愈至和州一年姑患風疾不能起便溺劉氏親手扶拭時盛暑劉氏日夜揮逐蚊蠅蛆生枕席劉氏嚙之蛆不復生姑病尋愈一日姑忽病危嚙劉氏手指意欲永訣劉氏不悟刺指血和湯以進姑病驟愈越月而卒五年未得歸葬劉氏哀傷如一日

子婦事親無過分之事至於割股刺臂嚙蛆嘗糞皆一念迫切至情足以動天地感神明也若劉氏者純孝不可及矣吾錄之以愧世之薄于舅姑者俞新之妻

開家編

卷之八

家壺
婦式

五

俞新之妻紹興人聞氏女也新歿聞尚幼父母慮其不能守欲更嫁之聞哭曰一身二夫烈婦所耻妾可無生可無恥乎且姑老子幼妾去當誰依也即斷髮自誓父母知其志篤乃不忍強姑久病風失明聞手漣溷穢時漱口上堂舐其目目爲復明及姑卒家貧無資與子親負土葬之朝夕悲號聞者慘惻

未有貞妻不爲孝婦者聞氏事姑至舐目復明非至孝感通孰謂舌能愈目哉乃有欺其不見而以糟具食者

陳寡孝姑

孝婦者陳之少寡婦也甫嫁而夫當戍將行屬孝婦曰我生死未可知幸有老母無他兄弟備養吾不還汝肯養吾母乎婦應曰諾夫果死不還婦無子養姑慈愛愈固紡績以爲業終無嫁意居喪三年其母將取而嫁之孝婦曰妾聞信者人之幹也義者行之節也妾始嫁時受嚴命而事夫夫行屬妾以母妾既諾之矣受人之托豈可棄哉棄托不信背死不義母百計勸之孝婦曰所貴乎人貴其行也生子而娶之婦

開家編

卷之八

家壺
婦式

六

非以托此身乎姑老矣夫不幸不得終爲子而妾又棄之是負夫之心而傷妾之行也行之不修將何以立於世欲自殺父母懼而從之養姑二十八年姑死終身祭祀淮陽太守以聞漢文帝高其義賜黃金四十觔復其家號曰孝婦

孝婦夫亡時年甫十八耳別時一諾持以終身既守婦節又盡子道艱苦幾經不二其心設非孝婦母也不爲溝壑之枯骨乎雖謂孝婦一諾過于季布可也

三死節之婦身當凶變欲求生必至失身非捐軀不能遂志死乎不得不死雖孔孟亦如是而已今錄爲例者六人

皇甫規妻

皇甫規妻不知何氏女美容能文工書時爲規答書記人惟其工後乃知之規卒妻年方少董卓爲相聘以輜輶百乘馬二十匹奴婢錢帛充路妻乃縗服詣卓門跪自陳請辭甚酸愴卓使侍者拔刀圍之謂曰孤之威令四海風靡乃不行於一婦人乎妻知不

開家編

卷之八

家壺
婦式

七

免乃起罵卓曰君毒害天下猶未足耶妾先人清德奕世皇甫氏文武上才爲國忠臣君其趣走吏敢行非禮於爾君夫人耶卓乃引車庭中以其頭懸轆轤撲交下妻謝杖者曰重加之令我速死遂死車下後人圖畫號曰禮宗云

哀哉皇甫妻也誘之以利休之以兵而竟不奪其志至於跪卓乞免積誠意以感動之可謂從容不迫矣不愛死不求死不得已而後死其善用死者哉

荀氏歸陰

陰瑜妻荀氏名采潁川爽女也聰明有才藝適陰氏產一女而瑜卒同郡郭奕喪妻奕以采許之因稱病篤召采采歸懷刃自誓爽令侍婢奪其刃扶抱載之既到郭氏乃僞爲喜色命女僕列侍明燈盛饌請奕相見共談達曙奕敬重之狎昵不生既而命左右辦浴浴至盡山侍者掩戶以彩筆書扉上曰屍還陰氏遂以衣帶自縊時人傷之

采求死不得而委曲以成仁花燭共談而此心不

開家編

卷之八

家壺
婦式

大

少變可謂貞矣吾獨恠爽爲荀氏之龍抵死以非義強其女大節如此細行可知矣惡得賢

梁氏重生

梁氏臨川人歸田氏家纔數月會元兵至與夫約曰吾必死兵若更娶當告我頃之夫婦俱被執有軍千戶欲納梁氏梁給曰同行而事兩夫情禮均病乞歸吾夫而後可千戶從之夫去計不可追矣卽拒縛怒罵遂被殺越數年夫謀更娶議輒不諧因告妻夜夢妻云我死後生某氏家後當復爲君婦明日遣人聘

之一言而合詢其生與婦死年月日正同云。

梁氏全夫之智。臨患不迷。從一之貞。再生不易。事不必其有無。然金石之操。兩世猶事一夫。世顧有事一夫而懷二心者。梁氏傳不可不讀。

潘氏投火

潘氏字妙圓。山陰人。適同邑徐允讓。甫三月。值元兵圍城。潘同夫匿嶺西。賊得之。允讓死於刃。執潘欲辱之。潘顏色自若。曰。我一婦人家。破夫亡。既已見執。欲不從。君安往。願焚吾夫得盡一慟。卽事君百年無憾。

閨家編

卷之八

家室

九

矣。兵從之。乃爲坎。燔柴。火正烈。潘躍入。烈焰而死。

濟變以才。含情以量。使妙圓罵賊不屈。豈不獲死。而夫骨誰收。又安得同爲一坎之灰耶。哀懼不形。安詳以成其志。圓也可爲丈夫法矣。

翠哥代死

李仲義妻劉氏。名翠哥。元至正二十年。房山縣大饑。兵乏食。執仲義欲烹之。劉氏聞之。遽往涕泣伏地。告曰。所執者吾夫也。乞免其死。吾家有糲一甕。米一斗五升。窖於地中。可掘取之。兵不從。劉氏曰。吾夫瘦小。

不可食。吾聞婦人肥黑者味美。吾肥且黑。願就烹。以代吾夫。兵乃釋其夫而烹劉氏。聞者莫不哀之。

婦人肥黑者味美。我未之前聞。節婦求死。惟恐不得。故爲之辭耳。百世而下。其骨猶香。何止肉美哉。

周廸之妻

周廸。洪州商人。携妻之揚州。唐末。楊行密圍揚州。掠劫已盡。軍士食乏。肆殺人賣肉。廸妻曰。窮蹙如此。勢不兩全。君有老母。不可不歸。請賣妾以備行資。遂自詣屠肆。得百金。與廸。廸袖以行。門者詰之。廸告其故。不信。還至屠肆。驗實。妻之首已在案上矣。衆悲嘆。

閨家編

卷之八

家室

十

以帛遺廸。收骸骨而歸。

勸夫歸以養母。殺其身以資夫。義哉。廸之妻也。設有餘策。寧至是乎。亂世人情。可謂慟哭。此聖人治天下。所以憂勤惕厲不已也。

四守節之婦。視死者之難。不啻十百。而無子女之守。爲尤難。余列之死節之後。愍死者之不幸也。天地常經。古今中道。惟守爲正。余甚重之。今錄爲例者四人。

梁寡割鼻

高行者梁之寡婦也。榮於色，美於行。夫早死，不嫁。梁貴人爭欲取之，不能得。梁王聞之，使相聘焉。再三往，高行曰：「妾夫不幸，先狗馬填溝壑，妾養其幼孤，勢難他適。且婦人之義，一醮不改，忘死而貪生，棄義而從利，何以爲人？乃援鏡持刀，割其鼻曰：「妾已刑矣，所以不死者，不忍幼弱之重孤也。且王之求妾者，非以色耶？刑餘之人，殆可釋矣。」相以報王，王乃免其丁徭，號曰高行。

閨家編

卷之八

家壺
婦式

三

王侯不能奪其守，况卿大夫乎？堅於金石，凜若冰霜。吾於梁寡見之，乃其辭王之言，抑何沉而痛婉而曲也。

行義桓發

劉長卿妻桓氏，生男五歲而長卿卒。桓氏防遠嫌疑，不肯歸寧。兒年十五，天死。桓氏慮不免，乃割其耳以自誓。隣婦相與慰之，謂曰：「夫亡子死，無以養節，何貴義輕身若此哉？」對曰：「昔我先君五更學爲儒，宗尊爲帝師。五更以來，男以忠孝顯，女以貞順稱。詩云：無忝。」

爾祖聿修厥德，是以預自刑，剪以明我情。沛相王吉奏高行，顯其門閭，號曰行義桓發。

桓氏寡居守禮，十年不歸寧，可謂遠嫌之至矣。禮有大歸，桓也。卽依父母家，何害哉？胡天不福有德，竟令不嗣。至所稱不辱先人，則錫光乃父家教所從來矣。

王氏毀容

王氏，睢陽人。趙子乙之妻也。子乙早死，王氏誓不改嫁。宋靖康之亂，自以年少有姿，行節難保，乃以聖主

閨家編

卷之八

家壺
婦式

三

塗面髣髴，頭散足負，姑携幼子避地而南。人無犯之者，流離四年，至溫陵，徙居於蒲，終身清白。

冶容誨淫，王氏知之矣。西施爲無鹽，豈不在我。奈何以一面目賈一身之禍哉？烈女智不及此，誠可悲矣。吾表王氏以爲美婦女趨避之法。

李氏恨夢

鄭廉，唐人妻李氏，年十七嫁廉。一歲而廉死，李守志不移。夜夢一男子求爲妻，初不許。後數夜夢之，李曰：「容貌猶妍，招此邪魔耶？」卽斷髮垢而塵膚，敝衣自

是不復夢。備嘗甘苦。守節終身。刺史白其操。號堅正節婦。

夢非真也。李氏猶然為恨。而毀容以絕夢焉。如此貞心。即燕雀當不入門。何物男子敢生邪念哉。朱淑貞有詩云。夢入陽臺不奈醒。彼固有夫也。猶云云。吾為耻之。

五明達之婦。見理真切。論事精詳。有獨得之識。有濟變之才。亦婦人之所難也。今錄為例者三人。

符承祖姨

開家編

卷之八

家壺
婦式

三

姚婦楊氏。開人符承祖之姨也。家貧。承祖為文明太后所寵。家累鉅萬。疎遠親姻。皆資借為榮利。楊一無所求。嘗謂其姊曰。姊雖有一時之榮。不若妹有無憂之樂。姊遺之衣服。不受。曰。我夫家世貧。美服非其所宜。與之奴婢。不受。曰。食不能給。嘗着破衣。自執苦事。承祖耻之。乃遣人乘車往迎。楊堅卧不起。從者強昇輿上。則大哭曰。爾欲殺我耶。符家內外皆笑。號為癡姨。及承祖敗。誅連親戚。楊氏以貧。冀得免。

蠅集。腥蟻附羶。常胥及焉。即承祖不敗。而有義有

命。彼富貴者。豈吾所宜資哉。楊姨不癡。不必驗之。成敗間矣。

魯氏守砦

魯婦晏氏。汀州寧化人。夫死。守幼子。不嫁。宋紹定間。寇破寧化。晏依山為砦。賊遣人索婦女金帛。晏召曰。丁諭曰。汝曹衣食我家。念主母恩。當用命。不勝。即先殺我。因解首飾悉與之。田丁感激。思奮。晏自撻鼓。使諸婢鳴金。賊退敗。鄉人挈家趨砦者甚眾。晏以家糧助。不給。歸者日眾。又析砦為伍。互相應援。賊弗能攻。

開家編

卷之八

家壺
婦式

四

凡活老幼數萬人。事聞。封恭人。賜冠帔。補其子為承信郎。

晏恭人豈不偉然一丈夫哉。獨立不懼之膽。堅確凝定之志。奮迅激昂之氣。經畧鼓舞之才。給贍存恤之義。胥見之矣。他如李侃妻之守陳州。鄒保英妻之守平州。古元應妻之守飛狐。皆以家僮女件厲氣殉城。卒却強寇。史思明之叛也。衛州女子侯氏。滑州女子唐氏。青州女子王氏。相與歃血。勸王赴營討賊。百世之下。猶能使人壯氣。指冠嗟嗟。士

君子受專城之寄臨謫室之衆聞冠昏不爲脩冠至莫展一籌民聽其死生城聽其堅陷見賊股栗視其人固美髯盛冠服一丈夫也試讀此傳兩間無容身處矣

余洪敬妻

鄭氏建州人也南唐平建州鄭有殊色裨將王建封逼之刼以刃不爲屈建封嗜人肉畧少婦百許日殺其一具食引鄭示之曰懼乎鄭曰願早充君庖爲幸多矣建封終不忍殺以獻查文徽文徽甚愛之百計

閨家編

卷之八

家室式

五

必欲相從鄭大罵曰王師弔伐凡義夫節婦特加旌賞以風天下王司徒出於卒伍不知禮義無足怪君侯讀聖賢書爲國大將當表率群下風示遠人乃欲加非禮於一婦人以逞無耻之慾妾有死而已幸速見殺文徽大慙下令城中召其夫付之

鄭所遇王查兩將皆羞惡之心未亡者故得從容慷慨以免於難向使節婦貞女當被執之初或陳說大義以媿之或婉語悲情以感之義理之心盜賊皆有寧必其無一悟者乎要之身陷於賊非死

不足以成名非罵不足以成死彼怒心甚則慾心衰亦保節之一道然吾竊有懼焉一女子不能當兩健兒倘激其怒而必欲相辱即死不足雪恨以是知不如媿之感之之爲得也

六文學之婦文學之婦史傳脩載膾炙人口然大節有虧則衆長難掩無論蔡文姬李易安朱淑貞輩卽迴文絕技詠雪高才過而知悔德尙及人余且不錄焉他可知矣然亦有貞女節婦詩文不錄者彼固不以文學重也今錄爲例者二人

閨家編

卷之八

家室式

五

班氏惠姬

曹大家姓班氏名昭字惠姬扶風曹世叔妻彪之女固之妹也博學高才世叔早卒有節行法度固著漢書未竟而卒和帝詔昭踵成之又數召入宮令皇后諸貴人師事焉號曰大家所著有針縷東征等賦及女誡七篇

大家出入宮禁時年已六十矣故無男女之嫌至於續漢書以成兄志作女誡以爲后師文章德行表表閭閻班氏有女矣

管仲妾婧

婧管仲之妾也。桓公出齊東門，甯戚擊牛角而商歌，甚悲。桓公異之，使管仲迎之。甯戚稱曰：「浩浩乎白水，管仲不知所謂，不朝五日而有憂色。」婧進曰：「君奚不朝而有憂色？」敢問。管仲曰：「非汝所知也。」婧曰：「妾聞之也。毋老，老母賤賤；毋少，少母弱弱。」管仲曰：「何謂也？」對曰：「昔者太公望年七十，屠牛於朝歌市，八十爲天子師，九十而封於齊。老可老耶？夫伊尹有嬖氏之媵，臣也，湯立以爲三公。天下大治，賤可賤耶？墨子生五歲，

閑家編

卷之八

家壹
婦式

毛

而贊禹少可少耶？駛騁生七日而超其母，弱可弱耶？管仲語以故，婧笑曰：「人已語君矣。」古有白水之詩曰：「浩浩白水，儵儵之魚，君來召我，我將安居。」國家未定，從我焉如？此甯戚之欲得仕國家也。管仲大悅，以報桓公。因以甯戚爲相，而齊霸。詩云：「先民有言，詢於芻蕘。」此之謂也。

婧之學，管仲所不能知，可謂博矣。至於四母之說，皆士君子好高之常病。婧也，豈獨學優，亦有道之女哉？孰謂斯人而爲人妾，孰謂管仲而妾斯人。

右婦式一類纂同女式及叅附已見

閑家編

卷之八

家壹
婦式

毛

母式

母不取其慈而取其教。溺愛姑息。教所難也。繼母不責其教而責其慈。忌嫌憎惡。慈所難也。古之慈母不傳而慈繼母傳。為繼母者。可以省矣。能慈之母不傳而能教之母傳。為母者更可以省矣。故纂母式。又附以兄妹娣姒姑嫂嫡妾之道四條焉。一禮母教子以禮。正家以禮者也。若孟母禮不足以盡之而事歸於禮。故以禮名。今錄為例者二人。

孟母三遷

開家編

卷之八

家堂
母式

无

孟母仇氏舍近墓。孟子少嬉戲為墓間事。母曰。此非吾所居。乃去舍市傍。孟子嬉戲為賈人街賣事。母曰。此非吾所居。復徙舍學宮之傍。孟子嬉戲乃設俎豆。揖讓進退。母曰。可矣。遂居之。及孟子長。學六藝而歸。母方績。問學所至。孟子曰。自若也。母以刀斷其織。曰。子廢學。若吾斯織也。夫君子學以立名。問則廣知。奈何廢之。孟子懼。旦夕勤學。既娶入私室。其婦袒。孟子不悅。婦辭母請去。曰。妾聞夫婦之道。私室不與焉。妾竊情在室。而夫子勃然不悅。是客妾也。婦人之義。

不客宿。請歸父母。母召孟子而謂之曰。夫禮將入門。

問孰存。所以致敬也。將上堂。聲必揚。所以誠人也。將入戶。視必下。恐見人過也。今子不察於禮而責人不入戶。視必下。恐見人過也。今子不察於禮而責人。不亦遠乎。孟子謝。遂留其婦。孟子處齊。有憂色。母問之。對曰。道不行於齊。欲去而母老。是以憂也。母曰。婦人之禮。精五飯。寡酒漿。養舅姑。縫衣裳而已。有閨內之修。無境外之志。易曰。無攸遂。在中饋。詩曰。無非無儀。惟酒食是議。言婦人無專制之義。而有三從之道也。今子成人而我老矣。子行乎。子義吾行乎。吾禮何以憂為。

開家編

卷之八

家堂
母式

三

教子若孟母。古今稱賢。無二焉。世俗婦人。養子之惡。格父之教。長也不才。乃深自忿恨。付之無可奈何。不亦晚乎。故孟母之賢。雖人人共聞見。而猶錄之。

魯之母師

母師者。魯九子之母也。臘日休作。召諸子謂曰。婦人之義。非有大故不出門。但吾父母家幼稚歲事不理。吾往理之。諸子皆頓首許諾。又召諸婦曰。諸子許我。

歸視私家雖踰正禮願與少子俱以備婦人出入之制諸婦慎守家吾夕而反及其反也天陰先期至止於閭外俟夕乃入魯大夫問之母曰妾不幸早寡與九子居臘事禮畢間從少子歸視私家與諸婦孺子期夕而反今妾反過早不欲遽入故止閭外大夫言於穆公賜號母師

謹而信母師之謂乎

二正母望子以正者也無兒女子之情惟道義是責今錄爲例者三人

閔家編

卷之八

家壺
母式

圭

陸續之母

陸續母治家有法續爲大守尹興門下掾時楚王英謀反事連續詣洛陽詔獄續母自吳達洛陽無緣見續但作食饋之續對食悲泣不自勝使者問故續曰母來不得相見耳問何以知之續曰此食母所餉也吾母切肉未嘗不方斷慈以寸爲度是以知之使者以聞特赦之

人未有心正而事邪者亦未有事慎而心苟者陸母慈肉兩事而平生之端方言動之敬慎可類推

矣吾取爲婦女法

范滂之母

范滂母有賢行漢靈帝建寧中大誅黨人詔捕滂滂詣獄其母就之訣滂白母曰仲博孝敬足以供養滂從龍舒君歸黃泉存亡各得其所惟大人割不忍之恩勿增戚戚母曰汝今與李杜齊名死亦何恨既有令名復求壽考可兼得乎滂跪受教再拜而辭

滂當亂世而高論以速凶處小人而激清以樂死狷介之流也吾深惜之惟是名壽不可兼得妙合

閔家編

卷之八

家壺
母式

圭

知足之旨而慨然割愛無兒女子之情母也賢乎哉

劉安世母

劉安世母有賢名安世除諫官未拜命入白母曰朝廷不以兒不肖使居言路諫官須明目張膽以身任國脫有觸忤禍譴立至主上方以孝治天下若以老母辭當可免母曰不然吾聞諫官爲天子諍臣汝父平生欲爲之而弗得汝幸居此地當捐身以報國思使得罪流放無問遠近吾當從汝所之安世受命是

以正色立朝面折廷爭人目之爲殿上虎

愛富貴保身家此婦人常態也安世之母以捐身報國望其子可謂知大義矣

三仁母以慈祥教子者也一念陰德及於萬姓今錄爲例者三人

雋不疑母

雋不疑爲京兆尹行縣錄囚還其母輒問有所平反母喜笑飲食言語異於他時或無所出母怒爲之不食由是不疑爲吏不殘君子謂不疑母能以仁教詩

閑家編

卷之八

家壺
母式

圭

云旻天疾威敷于下土言天道好生疾威虐之行於下土也

嚴延年母

嚴延年母生五男皆有吏材至二千石東海號曰萬石嚴姬延年爲河南太守所在名爲嚴能冬月論囚流血數里河南號曰屠伯其母常從東海來欲就延年臘到洛陽適見報囚母大驚便止都亭不肯入府延年出至都亭謁母母閉閣不見延年免冠頓首閣下母乃見之因責數延年曰幸備郡守專治千里不

聞仁義教化有以全安愚民顧多刑殺以致威豈爲民父母之意哉延年服罪頓首謝將歸謂延年曰天道神明人不可獨殺我不自意老當見壯子被刑戮也行矣去東海爲汝掃除墓地耳遂去後歲餘延年爲府丞所計下御史案驗遂棄市東海莫不稱母賢智

天道好生雋嚴二母皆明於天道者也至於仁義教化全安愚民一語賢哉嚴姬可爲民父母之訓辭矣

閑家編

卷之八

家壺
母式

圭

歐陽公母

歐陽修母鄭氏家素貧無資親教公讀書以荻畫地教公書字嘗謂曰汝父晝夜覽囚冊屢廢而嘆吾問之曰死獄也求其生不得耳吾曰生可求乎曰求其生而不得則死者與我皆無恨也矧求而有得耶以其有得則知不求而死者有餘恨矣夫常求其生猶失之死而世常求其死豈天道哉修服之終身求生兩字此天理之言也而余病其未盡蓋死者抱無辜之寃生者緩當償之罪而又主於求生則

死者何苦。余嘗補其說曰。求其生而不得。乃死之。則生者與我皆無恨。求其死而不得。乃生之。則死者與我皆無恨。庶幾仁義之獄乎。余備官以來。每讀獄詞。爲生者一想。又爲死者一想。故不致有含冤之民。亦不令有獨苦之鬼。昔人云。廷尉天下之平。因歐陽公之言而併及之。

五廉母以貪戒子者也。婦人廉。世重之。今錄爲例者四人。

齊田稷母

開家編

卷之八

家查母式

五

田稷相齊。受下吏之金百鎰。以遺其母。母曰。子爲相三年。祿未嘗若是之多也。安所得此。對曰。受之於下。其母曰。吾聞士修身潔已。不爲苟得。竭情盡實。不爲詐行。非義之念。不萌於心。非禮之利。不入於家。故行若一。而情貌相副。今君設官以待子。厚祿以奉子。而子若是去忠遠矣。不義之財。非吾財也。不忠之子。非吾子也。子起。田稷慙而出。反其自歸。罪於宜王。請就誅焉。宜王聞之大賞其母。而舍稷。子之罪。君子謂稷母廉而有化。詩曰。彼君子兮。不素餐兮。無功而食祿。

不爲况受金乎。

婦人性多貪鄙。見財之入也。輒喜。每不問所從來。若田母者。不亦廉乎。婦人廉。夫子雖貪。無所入矣。

晉陶侃母

陶侃母湛氏。生侃而貧。每紡績資給之。使結勝已者。賓至輒款。延不厭。一日大雪。鄱陽孝廉范逵宿焉。母乃徹所臥新薦。自剗給其馬。又密截髮賣以供役。饋逵。聞之。嘆曰。非此母不生此子。侃後爲潯陽縣吏。監魚梁。以一缶鮮遺母。母封還。以書責侃曰。爾爲吏。不

廉。是吾憂也。

開家編卷之八

家查母式

五

余讀詩。見雞鳴婦人。欲成夫德。至解難佩。陶母愛子。剗髮斷髮。以延客。不更切哉。子也。何以慰母心。友也。何以答母意。乎。世之好客如陶母者。誠稀。而號稱契知者。果能益人之子。足以當陶母之情否。耶。吾欲爲之流涕。至封鮮之責。尤明大義士行之爲。夕臣諒哉。

吳孟仁母

吳孟仁從南陽李肅學。母送之。爲作厚褥。大被。或問

其故母曰小兒無德於客學者多貧故為廣被庶得與氣類相接也仁後為驃騎朱據軍吏將母在營既不得志又夜雨屋漏因起涕泣母曰士但當自勉貧何足泣也據知之除為鹽池司馬仁結網捕魚作鮓寄母母還之曰汝為魚官而以鮓寄我非避嫌也宜深戒之

世豈有母廉而子貪者乎至於貧何足泣四字此英雄豪傑所不能道者三遷之後又得一孟母豈不賢哉至還鮓之事又與陶母同一佳話矣

開家編

卷之八

家範
母式

三

崔元暉母

唐崔元暉母盧氏嘗戒元暉曰吾聞姨兄辛元馭云兒子從宦者有人來云貧乏不自存此是好消息若貨貨克足裘馬輕肥此是惡消息吾嘗以為確論比見親表中仕宦者務多財以奉親而其親不究所從來但以為喜若出乎祿廩可矣不然何其盜乎縱無大咎獨不內媿於心汝今為吏不務潔清無以戴天履地宜識吾意故元暉所至以清白

廉母多矣未有如崔氏教子之明者吾取之以

為仕訓

李景讓母

六嚴母戚克厭愛者也有父道焉今錄為例者三人
李景讓母鄭氏治家最嚴景讓為浙西觀察使嘗怒牙將殺之軍中謀變母召景讓廷責曰爾鎮撫方面而輕用刑豈惟上負朝廷使垂白之母何面目見汝先人乎命左右去其衣將撻之將佐皆為之請不許固請乃釋之一軍遂定方景讓幼孤時母自教訓一日宅後古墻因雨潰陷得錢盈甌奴婢喜走告母母

開家編

卷之八

家範
母式

三

往焚香祝之曰妾聞無勞而獲身之災也天必以先君餘慶矜其貧而賜之惟願諸孤他日學問有成乃其志也此不敢取違命掩而棄之三子景讓景溫景莊皆舉進士及第

鄭氏以教子之功定不測之變財非不義且棄而不取焉丈夫行有加於是乎宜三子之皆為名士也

二程之母

伊川先生曰吾母侯夫人仁慈寬厚撫愛諸庶不異

已出從叔幼孤夫人存視常均已子治家有法不嚴而整不喜笞扑下人視小奴婢如兒女諸子或加呵責必戒之曰貴賤雖殊人則一也汝如是大時能爲此事否先公凡有所怒必爲之寬解惟諸兒有過則不掩也嘗曰子之不肖由母蔽其過而父不知耳夫人男子六人所存惟二亦不姑息纔數歲行或跌家人走前扶抱夫人呵責曰汝若安徐寧至跌乎每食嘗置之坐側食絮羹卽叱之曰勿求稱欲長當何如雖童僕有過不令以惡言罵之故願兄弟平生於飲

閑家編

卷之八

家範
母式

美

食衣服無所擇不惡罵教使然也與人爭忿雖直必責之曰愚汝不能屈不愚不能伸耳及稍長使從善師友雖居貧子欲延客則喜而爲之
庶子從叔婦人所厭惡者也夫人視如已子幼子婦人所溺愛者也夫人待若嚴師小臧獲婦人所責備者也夫人不輕笞扑慈而正嚴而恩二子皆爲大儒有自哉

呂榮公母

宋呂榮公母申國夫人性嚴有法雖甚愛公然教公

事事循蹈規矩甫十歲祁寒暑雨侍立終日不命之坐不敢坐也日必冠帶以見長者平居雖甚熱在父母長者之側不得去巾襪衣服惟謹行步出入無得入茶肆酒肆市井里巷之語鄭衛之音未嘗一經於耳不正之書非禮之色未嘗一接於目故公德器成就大異於人

善教子者一嚴之外無他術善用嚴者一慎之外無他道今人教子每事疎忽寬縱不耐留心及德性已壞而笞扑日加徒令傷恩無救於晚視申國

閑家編

卷之八

家範
母式

早

夫人可以悟矣

七慈繼母恩及前子人痛所難今錄爲例者三人

親子代死

齊義繼母齊二子之母也當宣王時有人鬪死於道二子立其旁吏坐焉兄曰我殺之弟曰我殺之期年不決言之王王曰皆赦之是縱有罪皆罪之是誅無辜使相問其母母泣而對曰殺其少者相曰何謂也母曰少者妾子也長者前妻之子也其父疾且死屬妾曰善視之妾既諾矣豈可以忘且殺兄活弟是廢

公也。背言忘信。是欺死也。因泣下沾襟。相告王。皆赦之。尊其母曰義母。

繼母視前子若義繼者。於夫爲賢妻。於子爲慈母。千載而下。尚能使人揮淚。至於異母兄弟含冤而爭死。凡輕於死者。安肯自私自利。而相處於薄哉。同胞人有餘媿矣。

程文鉅妻

李穆姜。南鄭人。安衆令程文鉅之妻也。有三子。而前妻四子。以穆姜非所自出。謗毀日積。穆姜衣食撫字。

開家編

卷之八

家壺

望

皆倍所生。或謂母四子甚矣。何以慈爲。對曰。四子無母。吾子有母。設吾子不孝。寧忍棄乎。長子興疾困篤。母親調藥膳。憂勞憔悴。與愈呼三弟。謂曰。繼母慈仁。出自天性。吾兄弟禽獸。其心慙負深矣。遂將三弟詣縣。陳母之德狀。已之罪。乞就刑。縣言之郡。郡守表異其母。四子許令自新。皆爲孝子。

世皆恨繼母不慈。而寬於前子之不孝。皆一偏之見也。兩不得。兩有罪。要之禮責。卑幼則尊。長無不。四之天。故有閔。損不患。衣蘆之奸。有王祥。不忠守。

柰之虐。吾因穆姜慈而有感於世之怨前子者。爲未公云。

余楚之妻

陳氏。建陽人。余楚繼妻也。生子翼三歲而楚死。陳氏盡以其產與前妻。一子翼年十五。使游學四方。翼在外十五年。成進士。以歸。迎母入官。後二子貧困。又收養而存恤之。

繼母每私其所。均產業足矣。兄夫產盡。讓前

子。既貧而又恤之。卽親母何加焉。均產中道也。讓

開家編

卷之八

家壺

望

產賢道也。天下無過慈之繼母。吾於陳氏所深取焉。

下四條附

附兄妹之道。女之兄弟。氣分一體。情自相關。先王以婦人內家也。每割恩焉。然親愛出於天性。則休戚豈同路人。取其篤情重義。今錄爲例者二人。

魯義姑姊

齊攻魯。至郊。望見一婦人抱一兒。携一兒。軍且及矣。棄其所抱。抱其所携而走。兒隨而啼。婦人不顧。齊將

問兒走者誰曰吾母也齊將追而問婦對曰所抱者
兄子所棄者妾之子也軍至力不能兩存寧棄妾子
耳齊將曰兄子與已子孰親婦人曰已之子私也兄
之子公也子雖痛乎獨謂義何於是齊將拔兵而止
使言於君曰魯未可伐也山澤婦人猶知行義而况
士大夫乎遂還魯君聞之賜婦人束帛百端號曰義
姑姊君子曰義其大哉雖在匹婦國猶賴之

義則義矣然而未聞道也已之子夫之子也非婦
人所得專也設夫有衆子或夫在可以復生兄先

閑家編

卷之八

家壹

聖

亡或遺孤而爲父後如義姑者可矣不則雖以義
奪情終非萬世之常經也然則奈何曰兩存之以
乞生於齊將不得則死之孰存孰亡惟兒所值耳
至於齊將之料則可悲矣魯士大夫如義姑者幾
人哉

文姬保弟

李文姬者趙伯夷妻漢太尉固之女也固爲梁冀所
殺二子俱死獄中少子燮爲文姬所匿密托固門生
王成曰李氏一脉惟此兒在君執義先公有古人之

節今以六尺奉托生死惟足下成遂引燮浮江入徐
州界燮姓名爲酒家傭酒家異之以女妻燮後遇赦
得還文姬勅之曰先公爲漢忠臣雖死之日猶生之
年慎無一言及梁氏及梁氏則及王上是再撥禍也
燮從其言靈帝時官爲河南尹

文姬之女愛無庸言矣托王成是謂知人不怨梁
氏是謂審勢倘梁氏可讐也彼必甘心之矣固也
宜有是女哉

附奴娣之道奴娣今所謂妯娌也異姓而處人習

閑家編

卷之八

家壹

聖

肉之同構羣起爭化同爲異兄弟之斧斤也古今
賢妯娌不多有今錄爲例者三人

章嫂讓兒

昌化章氏兄弟二人皆未有子兄先抱族人子育之
未幾其妻生子謂弟曰兄既有子安用所抱之兒爲
幸以與我兄告其妻妻曰無子而抱之有子而棄之
人謂我何弟固請嫂曰無已寧與吾所生者弟不敢
當嫂竟與之後二子皆成立長曰栩季曰詡栩之子
樵詡之子鑄鑑皆相繼登第遂爲名族

世俗兄弟可笑也。借馬而餓渴在懷。借衣而揀澠。是囑兄之嗣始得之兒。分以與弟。無德色。無吝心。顧不難哉。要之嫂氏之賢不可及矣。割肉相與。雖舅姑難強之從。况意不出於夫子耶。天昌其後。殆和氣所召與。

少娣化嫂

蘇少娣姓崔氏。蘇兄弟五人。娶婦者四矣。各聽女奴語。日有爭言。甚者鬪。操刃少娣始嫁。姻族皆以爲憂。少娣曰。木石鳥獸。吾無如彼何矣。世豈有不可與。

閑家編

卷之八

家範

星

之人。戢入門事四嫂。執禮甚恭。嫂有缺乏。少娣曰。吾有卽以遺之。姑有役其嫂者。嫂相視不應命。少娣曰。吾後進當勞。吾爲之母家有果肉之饌。召諸子。侄分與之。嫂不食。未嘗先食。嫂各以怨言告少娣者。少娣笑而不答。少娣女奴以妯娌之言來告者。少娣答之。尋以告嫂。引罪。嘗以錦衣抱其嫂小兒。適便溺。嫂急接之。少娣曰。無遠恐驚兒也。了無惜意。歲餘四嫂自相謂曰。五嫂大賢。我等非人矣。奈何爲彼所笑。乃相與和睦。終身無怨語。

天下易而家難。家易而妯娌難。專利辭勞。好譏喜。聽婦人之常性也。然始於彼之無良。成於我之相學。三爭三讓。而天下無貪人矣。三怒三笑。而天下無凶人矣。賢者化人。從我不賢者。壞我猶人。吾於蘇少娣心服焉。

王木叔妻

何氏永嘉王木叔妻也。初歸王氏家甚貧。何氏佐以勤儉。家用遂饒。一日。夫曰。子可出仕。奈弟妹食寒。何。家中餘資久蓄。奚益。請以分之。夫喜曰。是吾志也。

閑家編

卷之八

家範

星

旦日盡散簪珥。不遺木叔。既仕。又曰。弟妹尚困。有田如許。何不畀之。夫喜曰。此允吾志也。遂以田與弟妹。一郡稱爲賢婦。

憎同室而專貨利。婦人莫不爾。欲其彼我分明已難。况盡推所有。以與弟妹乎。其夫喜而從之。友于可概知矣。

附姑嫂之道。舅姑之女。兄弟之妻。分莫親。情莫厚者也。然二人者。每不相得。則女過爲多焉。父母無終身之依。姊妹非緩急之賴。繼父母而親我者。誰

也。獨奈何。恃目前城社。傷後日松蘿。哉。夫君子。言古道。不計世情。余云云。爲兄女子說也。今錄爲例者二人。

歐陽賢嫂

歐陽氏宋人。適廖忠臣。踰年而舅姑死於疫。遺一女。蘭娘。纔數月。歐陽適生女。同乳哺之。又數月。乳不能給。乃以其女分鄰婦乳。而自乳蘭娘。二女長成。歐陽於蘭娘。每倍厚焉。女以爲言。歐陽曰。汝我女。小姑祖母之女也。且汝有母。小姑無母。何可相同。因泣下。女

閑家編

卷之八

家範

七

愧悟。諸凡讓姑。而自取餘。忠臣後判清河。二女及笄。富貴家多求姪氏。歐陽曰。小姑未字。吾女何敢先。且聘吾女者。非以吾愛吾女乎。其間諸鄰人。卒以富貴家先。蘭娘簪珥衣服。器用。罄其始嫁粧奩之美者。送之。送女之具不及也。終其身如是。蘭娘每謂人曰。吾嫂吾母也。歐陽歿。蘭娘哭之至。嘔血病。歲餘。聞其哭者莫不下淚。

姑嫂。世所謂參商人也。嫁女之家。聞有小叔姑。則戚而嫂亦厭惡。此兩人若不可一日有何者。爲母

耳目。潛懣相虐也。世之爲嫂者。誠如歐陽氏賢。則舉世皆問娘矣。吾以是知一人盡道。兩人成名。同室仇讐。過分多寡耳。難以罪一人也。

鄒姨引過

鄒姨宋人繼母之女也。前母兄娶妻荆氏。繼母惡之。飲食常不給。姨私以已食繼之母。苦役荆姨。必與俱。荆有過。誤姨。不令荆知。先引爲已罪。母每扑荆。則跪而泣曰。女他日不爲六婦耶。有姑若是。吾母樂乎。奈何。令嫂氏父。母日憂憂女之眉耶。母怒欲答姨。姨曰。

閑家編

卷之八

家範

哭

願爲嫂。受答。嫂實無罪。母徐察之。後適爲士人妻。舅姑妯娌姊妹。知其賢也。皆敬重焉。姨歸寧。抱數月兒。嫂置諸牀上。兒偶墜。火爛額。母大怒。姨曰。吾臥於嫂室。不愼。嫂不知也。兒竟死。荆悲悔不食。姨不哭。爲好語相慰。曰。嫂作意耶。我夜夢凶兒。當死。不則我將不利。強嫂食。而後食。母後見女之得愛於夫家也。竟成慈母。姨嘗病。嫂爲蔬食。三年。姨五子四登進士。年九十三而卒。

小姑如姑。嫂甚畏之。姨異母也。視嫂乃如是。多壽。

多男子多貴殆天所以報賢人哉

附嫡妾之道有家之害嫡妾不和十居其九是故夫道嚴正嫡道寬慈妾道柔順三善合而太和在閨門之內矣今錄為例者二人

晉趙衰妻

趙姬晉文公女也初文公爲公子時與趙衰奔狄狄人隗氏入二女公納季隗以叔隗妻衰生盾及反國文公又以女趙姬妻之生原同屏括樓嬰趙姬請迎盾與其母趙衰不敢從姬曰不可夫得寵忘舊安富

閨家編

卷之八

家範

完

室而棄賤交何以使人雖妾亦無以侍巾櫛矣詩不云乎采芣采芣無以一禮故舊之情不念小過况同好乎又曰燕爾新婚不我屑以傷夫道之薄也君其逆之衰乃逆叔隗與所來姬以盾爲賢請立爲嫡子使三子下之以叔隗爲內婦而已下之

婦人能容妾足矣况身自爲妾乎况以公女而妾庶人之女乎况以子爲庶子而嫡妾之子乎趙姬之賢古今一人而已

宋鮑女宗

女宗者宋鮑蘇之妻也鮑蘇仕衛三年而娶外妻女宗養姑甚謹因往來人問候其夫賂遺外妻甚厚其嫂曰夫人既有所好子何留乎女宗曰婦人一醮不改供衣服以事夫子精酒食以事舅姑以專一爲貞以善從爲順豈以專夫之室爲善哉忌夫所愛是謂貪媼婦德之耻也夫禮天子十二諸侯九卿大夫三士二今吾夫誠士也有二不亦宜乎且婦人七去妬正居其一嫂不教吾以居室之善而欲使吾爲可棄之行耶不聽宋公聞之表其閭曰女宗

閨家編

卷之八

家範

幸

女無美惡入宮見妬此婦人常性也女宗於夫之外妻不宜不妬又匠遇之以是相與而夫不感其賢妾不樂其德以醮一家之和氣者未之有也可爲婦人之法

右母式一類纂同婦式及參附

閑家編八卷

浙江巡撫
採進本

國朝王士俊撰士俊字犀川平越人康熙辛丑進士

官至河東總督是編分家訓家禮家政家壺四門

又各立子目皆雜引古書間叅以已見大抵習見

之詞其家壺之名又頗嫌杜撰於吉無稽也

訓俗遺規五卷

〔清〕陳宏謀輯 華希閔補輯

北京圖書館分館藏清乾隆五十五年含英閣刻道光增補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訓俗遺規

五卷》提要

訓俗遺規序

古今之治化見於風俗天下之風俗徵於人心人心厚則禮讓興而訟端息矣宏謀前奉

恩命司臬三吳親承

天語諄諄以惟平惟允刑期無刑為訓勉敬誌於心刻弗敢忘赴蘓之後清理積案不下數千餘件反復推究始知獄訟繁多

序一

良由人心漸習於浮薄或因一念之差或目纖毫之利或係一時之忿戾遂至激而成訟展轉糾轡株連日衆有司承讞雖悉心體察極意平反及曲直分而身家已破矣推鞠之下不禁怒然心傷因念與其矜恤於獄之既成何如化導於訟之未起夫刑所以弼教非竟以刑為教也司土者平時未嘗教之而遽刑之父母斯民之義其

謂之何嘗欲於典籍中採其切於人心風俗人所習而不察動而易犯者刊布民間以庶幾弭患未然之計草創未就隨有江右之

命封疆攸寄責任愈重撫循化導使者之職也區區之心不能自己公餘篝火手披目覽採集古今名言彙為一帙名曰訓俗遺規雖不敢謂所採之悉當而凡今時所

序二

以致訟之由與夫所以弭訟之道蓋已畧條大抵理惟取其切近詞不嫌於真率務使人易曉焉夫天良人所同具特患無以感發之耳賢有司苟能持此以化導或就事指點或因人推廣而士民衆庶繙閱之餘觀感與起父誡其子兄勉其弟莫不群趨於善而恥為不善之歸將見人心日厚民依日淳訟日少而刑日清用以仰副

聖訓於萬一是固日夕期之而不敢不自勉者也

乾隆七年十月二十二日桂林陳宏謀題於豫章使署

序三

訓俗遺規

桂林陳宏謀榕門原輯

金匱後學華希閔重編

卷一 自序

司馬溫公居家雜儀

朱子增損呂氏鄉約

陸梭山居家正本制用篇

倪文節經鋤堂雜志

陳希夷心相編

袁氏世範

訓俗遺規

目錄

卷二

許魯齋語錄

陳定宇先世事畧

王陽明文鈔

楊椒山遺囑

沈文端馭下說

呂新吾好人歌

李忠毅戒子書

王孟箕講宗約會規

王士晉宗規

顧亭林日知錄

陸桴亭思辨錄

卷三

朱栢廬勸言

張楊園訓子語

唐瀨儒葬親社約

王中書勸孝歌 附入反歌

魏環溪庸言

湯潛菴語錄

魏叔子日錄

訓俗遺規

目錄

蔡梁村示子弟帖

程漢舒筆記

卷四

史搢臣願體集

唐翼修人生必讀書

王朗川言行彙纂

熊勉菴寶善堂不費錢功德例 附錄家訓六則

卷五 附

邵文莊公手帖

顧端文公示兒帖

高忠憲公家訓

張文端公聰訓齋語

華貞固先生家勸

白秋齋先生家訓

華希閔跋

訓俗遺規

目錄

三

訓俗遺規卷之一

桂林陳宏謀榕門原輯

金匱後學華希閔重編

司馬溫公居家雜儀

公名光字子實宋宰相諡文正

宏謀按正倫理篤恩義辨上下嚴內外居家

之要道也溫公正色立朝先正身以正一家

法肅意周可為古今儀則所著家範父子祖

孫兄弟叔姪夫婦一家之中各盡其道皆有

懿行以責之限於卷帙不及附刊然得此而

遵循不越亦足以整齊門內無愧型家之道

訓俗遺規

卷一 居家雜儀

矣。

凡為家長必謹守禮法以御羣子弟及家眾分之以

職授之以事而責其成功制財用之節量入以為出

稱家之有無以給上下之衣食及吉凶之費皆有品

節而莫不均一蓋其所有而均之雖細食裁省冗費不飽敝衣不完人無怨心

禁止奢華常須稍有贏餘以備不虞

凡諸卑幼事無大小無得專行必咨稟於家長

凡為子為婦者毋得蓄私財俸祿及田宅所入盡歸

之父母舅姑當用則請而用之不敢私假不敢私與

凡子事父母孫事祖父母舅姑亦同婦事舅姑孫婦亦同天欲明威起監

漱櫛總具冠帶味爽適父母舅姑之所省問父母舅姑起子供藥物。藥物乃謂身切務人子必當親自供進不可但委婢僕。婦具羞供具畢乃退各從其事將食子婦請所欲於家長退具而供之尊長舉飭子婦乃各退就食丈夫婦人各設食於他所依長幼而坐其飲食必均一幼子又食於他所亦依長幼男坐于左女坐於右及夕食亦如之既夜父母舅姑將寢則安置而退居閑無事則侍於父母舅姑之所容貌必恭執事必謹言語應對必下氣怡聲出入起居必謹扶衛之不敢涕唾喧呼於父母舅姑之側父母舅姑不命之坐不敢坐不命訓俗遺規

卷一 居家雜儀

二

之退不敢退

凡子受父母之命必籍記而佩之時省而速行之事畢則反命焉或所命有不可行者則和色柔聲具是非利害而白之待父母之許然後改之若不許苟於事無大害者亦當曲從若以父母之命為非而直行己志雖所執皆是猶為不順之子況未必是乎凡父母有過下氣怡色柔聲以諫諫若不入起敬起孝悅則復諫不悅與其得罪於鄉黨州閭寧熟諫父母怒不悅而撻之流血不敢疾怨起敬起孝凡為人子弟者不敢以富貴加於父兄宗族

凡為人子者出必告反必面有賓客不取坐於正廳升降不敢由東階止下馮不敢當廳凡事不敢自擬於其父

凡父母舅姑有疾子婦無故不離側親調嘗藥餌而供之父母有疾子色不滿容不戲笑不宴遊。一切不暇甚則不交舍置餘事專以迎醫檢方合藥為務疾展不解衣已復初

凡子事父母父母所愛亦當愛之所敬亦當敬之至於犬馬盡然況於人乎

凡子事父母樂其心不違其志樂其耳目安其寢處

訓俗遺規

卷一 居家雜儀

三

以其飲食忠養之幼事長賤事貴皆倣此

凡子婦未敬未孝不可遽有憎疾姑教之若不可教然後怒之若不可怒然後笞之屢笞而終不改子放婦出然亦不明言其犯禮也子甚宜其妻父母不悅出子不宜其妻父母曰是善事我子行夫婦之禮焉沒身不衰

凡為宮室必辨內外深宮固門內外不共井不共浴堂不共廁男治外事女治內事男子晝無故不處私室婦人無故不窺中門男子夜行以燭婦人有故出中門必擁蔽其面男僕非有繕修及有大故。謂水火盜賊之

類不入中門。中門婦人必避之。不可避亦必以袖遮其面。女僕無故不出中門。有故出中門亦必擁蔽其面。鈴下蒼頭但主通內外之言。傳致內外之物。母得輒升堂室。入庖厨。

凡卑幼於尊長晨亦省問。夜亦安置。坐而尊長過之則起。出遇尊長於途則下馬。不見尊長經再宿以上則再拜。五宿以上則四拜。賀冬至正旦六拜。朔望四拜。凡拜數或尊長臨時減而止之。則從尊長之命。凡受女壻及外甥拜立而扶之外孫則立而受之。可也。

訓俗遺規

卷一 居家雜儀

四

凡節序及非時家宴上壽於家長卑幼盛服序立如朔望之儀。先再拜子弟之最長者一人進立於家長之前。幼者一人執酒盞立於其左。一人執酒注立於其右。長者跪斟酒祝曰伏願某官備膺五福保族宜家。尊長飲畢授幼者盞注反其故處長者俛伏興退與卑幼皆再拜。家長命諸卑幼坐皆再拜而坐。家長命侍者遍酢諸卑幼。諸卑幼皆起序立如前俱再拜就坐。飲訖家長命易服皆退易服還復就坐。

凡內外僕妾雞初鳴咸起櫛總盥漱衣服男僕灑掃廳事及庭鈴下蒼頭灑掃中庭女僕灑掃室堂設椅

桌陳盥漱櫛櫛之具至父三母既起則拂牀襲衾倚立左右以備使令退而具飲食得閒則浣濯紉縫先公後私及夜則復拂牀展衾當晝內外僕妾惟主人之命各從其事以供百役。

凡女僕同輩謂長者為姊後輩謂前輩為姨務相雍睦其有鬭爭者主父主母聞之即訶禁之不止即杖之理曲者杖多一止一不止獨杖不止者

凡男僕有忠信可任者重其祿能幹家事者次之其專務欺詐背公徇私屢為盜竊弄權犯上者逐之

凡女僕年滿不願留者縱之勤舊小過者資而嫁之

訓俗遺規

卷一 居家雜儀

五

其兩面二舌飾虛造謠離間骨肉者逐之屢為盜竊者逐之放蕩不謹者逐之有離叛之志者逐之

朱子增損呂氏鄉約

呂氏兄弟四人：大弟、二弟、三弟、四弟。

宏謀按藍田呂氏兄弟皆從伊川橫渠兩先生

生學德行道藝萃於一門為鄉人所敬信故

以此為鄉人約可見古人為學不肯獨善其

身亦不必居官始可以及人也其綱止四條

備列其目則已舉人生善惡功過可法可戒

之事無不具備一鄉之中睦婣任卹休戚相

關何風之淳且厚歟余重有望於鄉人更重

有望於居鄉之賢者推已及人為善於鄉

美藍田也

訓俗遺規

卷一 呂氏鄉約

六

凡鄉之約四：一曰德業相勸，二曰過失相規，三曰

禮俗相交，四曰患難相恤。眾推有齒德者一人為

都約正，有學者二人副之。約中月輪一人為直

月。約正副置三籍。凡願入約者書於一籍，德業可

勸者書於一籍，過失可規者書於一籍。直月掌之

月終，則以告於約正而授於其次。

德業相勸

見善必行

聞過必改

能治其身

能治其家

能事父兄

能待妻妾

能教子弟

能御童僕

能事長上

能睦親故

能擇交遊

能守廉介

能廣施惠

能受寄託

能救患難

能導人為善

能規人過失

能為人謀事

能為眾集事

能解鬭爭

能決是非

能興利除害

能居官舉職

至於讀書治田營家濟物畏法令謹租賦好禮樂射御書數之類皆可為之。非此之類皆為無益。

右件德業同約之人各自進修互相勸勉會集

之日相與推其能者書於籍以警勵其不能者

過失相規犯義之過六不修之過五。

訓俗遺規

卷一 呂氏鄉約

七

酬博鬭訟訟謂告人罪惡意在害人誣賴爭訟得

訴之

行止踰違踰禮違法。

行不恭遜侮慢齒德者持人短長者恃強

言不忠信或為人謀事陷人於惡或與人要約

造言誣毀誣人過惡以無為有以小為大或作朝

人之舊

營私太甚與人交易傷於指克者專務進取不恤

託而有所欺者

交非其人交不與士庶但凶惡及遊惰無行

遊戲怠惰。

動作無儀。謂進退太踈野。及不恭者不當言而言。及富言而不言者。衣冠太華飾。及全不

完整者。不衣冠而入市者。

臨事不恪。主事廢忘。期會後時。臨事怠惰者。

用度不節。以上不修之過。

右件過失。同約之人。各自省察。互相規戒。小則

密規之大。則衆戒之不聽。則會集之日。直月告

於約正。約正以義理誨諭之。謝過請改。則書於

籍。以俟其爭辨。不服與終不能改者。聽其出約。

禮俗相交

訓俗遺規

卷一 呂氏鄉約

八

尊幼輩行。

與父同行。及長於已二十歲以上。曰尊。年上下不滿十歲。曰幼。少於已十歲以下。曰長。者。少於已二十歲以下。曰幼。者。以上凡五等。

造請拜揖。

凡少者幼者。於尊者長者。歲首冬至。四起居。質疑白事。及赴請。見賀。謝。皆爲禮見。此外候問。報長者。歲首冬至。其勝子報之。餘令子弟以已各勝子代行。凡敵者。歲首冬至。辭見賀。謝。相往還。

凡見尊者長者。門外下馬。侯於外。次升堂。禮見。四拜。燕見。不拜。退則主人送於門下。凡見敵者。門外下馬。侯於門下。禮見。則再拜。退則主人請就階上。

馬。

請召迎送。

凡請尊長。飲食親往。投書。既來。赴。明日謝。召少者。用客目。明日客親往。謝。凡聚會。皆鄉人。則坐以齒。若有親。則別叙。若有他客。有爵者。則坐以爵。若特請。召或迎。勞出。饌皆以尊召者爲上。

客。如婚禮。則姻家爲上。客皆不以齒。爵爲序。凡

有遠出遠歸者。則迎送之。或五里三里。各期會於一處。有飲食。則就依食之。少者以下。俟其歸。又至其家。

慶弔贈遺。凡同約有吉事。則慶之。有凶事。則弔之。每家只家長一人。與同約者。俱往。其書問亦如之。若家長有故。或與所慶弔者。不相接。則其次者當之。凡慶禮。如常儀。有贈物。或其家力有不足。則爲之借助。器用。及爲營幹。凡弔禮。初喪未易服。則率同約。深衣。往哭之。且助其凡百。經營之事。主人成服。則相率。素服。具酒果食物。往奠之。及葬。又相率。致贈。俟發引。則素服而送之。凡喪家。不可其酒食。衣服。以待弔客。弔客亦不可受。

右禮俗相交之事。直月主之。有期日者。爲之期。

日。當糾集者。督其違慢。凡不如約者。以告於約。

正而告之。且書於籍。

訓俗遺規

卷一 呂氏鄉約

九

患難相恤。

水火。小則遣人救之。甚則親往。多率人救。且弔之。

盜賊。近者同力追捕。有力者爲告之。官司其家。貧則爲之助。出募賞。

疾病。小則遣人問之。其則爲訪。醫藥。貧則助其養疾之費。

死喪。貧則助其殮葬。

孤弱。孤遺無依者。若能自贖。則爲之區處。稽其出。內。或開於官司。或擇人教之。及爲求婚姻。貧者協力。濟之。無令失所。有侵欺之者。力爲辯理。稍長而放。過不檢。亦防察約束。之無令陷於不義。

誣枉。官有司。則爲之有方。畧可以救解。則爲解之。

或其家。因而失所。

者。衆共以財濟之。

貧乏。有安貧守分。而生計大不足者。衆以財濟之。或爲之假貸。以度月償之。

右忠難相恤之事。凡同約者財物器用車馬人僕皆有無相假若不急之用及有所妨者則不必借可借而不借及踰期不還及損壞借物者書於籍隣里或有緩急雖非同約而聞知亦當救助或不能救助則爲之告於同約而謀之有能如此者則亦書其善於籍以告鄉人。

訓俗遺規

卷一 呂氏鄉約

十

陸梭山居家正本制用篇先生名九節子子美金谿人象山先生見
宏謀按門內之地至性所關卽屬愚頑豈無天良之動而有時視門內如路人非禮犯分俱名利之心致之於名利重一分卽於天倫輕一分梭山先生論居家而先正本以孝弟忠信讀書明理爲要以時俗名利積習爲戒至於制用之道不過費以耗財亦不因貧而廢禮隨時撙節稱家有無故陸氏十世同居家法嚴肅高風篤行可仰可師。

正本

訓俗遺規

卷一 正本制用篇

士

古者民生八歲入小學至十五歲各因其材而歸之四民秀異者入大學而爲士教之德行愚謂人之愛子但當教之以孝弟忠信所讀須六經論孟明父子君臣夫婦昆弟朋友之節知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以事父母以和兄弟以睦族黨以交朋友次讀史知歷代興衰治平措置之方科舉之業志在薦舉登科難莫難於此所謂求在外者得之有命是也至通經知古今修身爲孝弟之人此有何難况旣通經知古今而應今之科舉亦無難者又道德仁義在我以之事君臨民皆合於義理。

人孰不愛家愛子孫愛身然不克明愛之之道故終焉適以損之蓋一家之事貴於安寧和睦悠久其道在於孝悌謙遜若仁義之道口未嘗言之朝夕之所從事者名利寢食之所思者名利相聚而講究者取名利之方言及於名利則洋洋然有喜色言及於孝悌仁義則淡然無味惟思臥率其時數之遇則躍躍以喜小有阻意則躁悶若無容如其時數不偶則朝夕憂煎怨天尤人至於父子相夷兄弟叛散良可憫也豈非愛之適以損之乎

夫謀利而遂者不百一謀名而遂者不千一今處世訓俗遺規

卷一 正本制用篇

五

不能百年而乃微幸於不百一不千一之事豈不痴甚矣哉就使遂志臨政不明仁義之道亦何足爲門戶之光耶

夫事有本末知愚賢不肖者本貧富貴賤者末得其本則末隨趨其末則本末俱廢卒行孝悌本仁義則爲賢爲知賢知之人衆所尊仰簞瓢爲奉陋巷爲居已固有以自樂人不敢以貧賤而輕之豈非得其本而末自隨夫慕爵位貪財利則非賢非知非賢非知之人人所鄙賤雖紉青紫懷金玉其胸襟未必通曉義理已無以自樂人亦莫不鄙賤之豈非趨其末而

本末俱廢乎

況富貴貧賤自有定分富貴未必得則將隕穫而無以自處矣斯言或有信之者其爲益不細相信者稍衆則賢才自此而盛又非小補矣

制用

古之爲國者家宰制國用必於歲之秒五穀皆入然後制國用用地大小視年之豐耗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雖有凶旱水溢民無菜色國旣若是家亦宜然故凡家有田疇足以贍給者亦當量入以爲出然後用度訓俗遺規

卷一 正本制用篇

五

有準豐儉得中怨讟不生子孫可守今以田疇所收除租稅及種葢糞治之外所有若干以十分均之留三分爲水旱不測之備一分爲祭祀之用六分分十二月之用取一月合用之數約爲三十分日用其一可餘而不可盡用至七分爲得中不及五分爲蓄其所餘者別置簿收管以爲伏臘裘葛修葺牆屋醫藥賓客弔喪問疾時節饋送又有餘則以周給隣族之貧弱者賢士之困窮者佃人之饑寒者過往之無聊者毋以妄施僧道其田疇不多日用不能有餘則一味節蓄焉取諸

蠶績塋屋取諸養養雜種蔬果皆以助用不可侵過
次曰之物一日侵過無時可補則便有破家之漸當
謹戒之

其有田少而用廣者但當清心儉素經營足食之路
於接待賓客弔喪問疾時節饋送聚會飲食之事一
切不講免至干求親舊以滋過失青望故素以生怨
尤貧諱通借以招耻辱

居家之病有七曰笑

如笑罵戲謔之類一本作時如呼盧喧嚷之類

曰遊白

飲食曰土木曰爭訟曰玩好曰惰慢有一於此皆能
破家其次貧薄而務周旋豐餘而尚鄙吝事雖不同

訓俗遺規

卷一 正本制用篇

七

其終之害或無以異但在遲速間夫豐餘而不用者
疑若無害也然已既豐餘則人望以周濟今乃忽然
必失人之情既失人情則人不佑人惟恐其無隙苟
有隙可乘則爭媒孽之雖其子孫亦懷不滿之意一
旦入手若決隄破防矣

前所言存留十之三為豐餘之多者制也苟所餘
不能三分則有二分亦可又不能二分則存一分亦
可又不能一分則宜撙節用度以存贏餘然後家可
長久不然一旦有意外之事必遂破家矣

前所謂一切不講者非絕其事也謂不能以貨財為

禮耳如弔喪則以先往後罷為助賓客則樵蘇供爨
清談而已至如奉親最急也啜菽飲水盡其歡斯之
謂孝祭祀最嚴也蔬食菜羹足以致其敬凡事皆然
則人固不我責而我亦何歉哉如此則禮不廢而財
不匱矣

前所言以其六分為十二月之用以一月合用之數
約為三十分者非謂必於其日用盡但約見每月每
日之大概其間用度自為贏縮惟是不可先次侵過
恐難追補宜先餘而後用以無貽鄙吝之譏

訓俗遺規

卷一 正本制用篇

五

準則好豐者妄用以破家好儉者多藏以斂怨無法
可依必至於此愚今考古經國之制為居家之法隨
資產之多寡制用度之豐儉是取中可久之制也

倪文節公經鉅堂雜誌 公名思學正父宋人進士禮部尚書

宏謀按所言月計歲計子孫計非沾沾惟利是計也量入爲出理自如此人之物力止有此數妄用則不繼饑寒交迫急不擇音妄取妄求勢所必至欲固其節其可得乎夫謹身節用士庶宜然而儉以成廉尤仕宦之所急許魯齋言學者以治生爲急司馬溫公每問士大夫生計足否皆此意也。

歲計

儉者君子之德世俗以儉爲鄙非遠識也儉則足用

訓俗遺規

卷一 經鉅堂雜誌

末

儉則寡求儉則可以成家儉則可以立身儉則可以傳子孫奢則用不給奢則貪求奢則害身奢則破家奢則不可以訓子孫利害相反如此富家有富家計貧家有貧家計量入爲出則不至乏用矣用常有餘則可以爲意外橫用之備矣今以家之用分而爲二一令爾子弟分掌之其日用收支爲一其歲計分收支爲二日用以賃錢俸錢當之每月終自尊長有餘則趨在後月不足則取歲計錢足之歲計以家之積存所入當之歲終以自尊長有餘則來歲可以舉事不足則無所興舉可以展向後者一切勿爲以待可爲而

爲之或有意外橫用亦告於尊長隨宜區處

人家至於破產先自借用官物錢始既先借用官物錢至於官物催趨不免舉債典質久而利重雖欲存產業不可得矣故當先須留官物錢則無此患僕嘗空拳相成家業毫分積累甚難諸子宜體念各存公心管幹且爲二十年計日後則事難料又在諸子從長區處僕之智力有不及矣月河莫侍郎家甚富兄弟同居三十餘年此可法也蓋聚居則百費皆省析居則人各有費也然須上下和睦若自能奮飛不藉父業則聽其挈出不可將帶父業留以與不能奮飛者

訓俗遺規

卷一 經鉅堂雜誌

七

者也可。人家用度皆可預計惟橫用不可預計若婚嫁之事是閒暇時子弟自能主張若乃喪葬爲卒之際往往爲浮言所動多至妄用以此爲孝世俗之見切不可

月計

士大夫家子弟若無家業經營衣食不過三端上焉者仕而仰祿中焉者就館聚徒下焉者干求假貸今員多闕少待次之日常多官小俸薄既難贍給還官有往來道途之費縱餘無幾意外有丁憂論罷之虞

不可不備。又還家無以爲策。則居官凡事掣肘。若有退步。進退在我。易以行志矣。就館聚徒。所得不過數十。有一書館。爭者甚衆。未娶就館。猶可。既娶之後。難遠離家。在已爲羈旅。在家則百事不可照。囑或自有子。欲教不可。若稍有家業。則可免此患。縱不免就館聚徒。亦不至若不可一日無館者之窘也。至於干謁假貸。滋味尤惡。不惟趨趨囁囁。此狀可惡。奔走於道途。見拒於閤人。情況之惡。抑又可知。縱有所得。無幾久而化爲屑。吻潔特之士。化爲無廉耻可厭之人。若乃假貸親故。至一至再。亦難言矣。若自有薄產。可無

訓俗遺規

卷一 經鉅堂雜誌

六

此惡况。吾家業雖不多。若自知節省。且爲二十年計。已作歲計簿。復作月計簿。蓋先有月計。然後歲計。可知若月之所用。多於其所入。積而至歲。爲大闕用矣。

子孫計

或曰。既有子孫。當爲子孫計。人之情也。余曰。君子豈不爲子孫計。然有道矣。種德一也。家傳清白二也。使之從學而知義三也。授以資身之術。如才高者命之習舉業。取科第。才畢者命之以經營生理。四也。家法整齊。上下和睦。五也。爲擇良師友。六也。爲娶淑婦。七也。常存儉風。八也。如此八者。豈非爲子孫計乎。如孔

子叔伯魚以詩禮漢儒教子。一經場震之。使人謂其後爲清白吏。子孫鄧禹十子。人各授之一業。龐德公云。人皆遺之以危。我獨遺之以安。皆善爲子孫計者。儉而能施。仁也。儉而寡求。義也。儉以爲家法。禮也。儉以訓子孫。智也。儉而慳吝。不仁也。儉復貪求。不義也。儉於其親。非禮也。儉其積遺。子孫不智也。

衣以歲計。食以日計。一日闕食。必至饑餓。二年闕衣。尚可藉舊。食在家者也。食粗而無人知。衣飾外者也。衣敝而人必笑。故善處貧者。節食以完衣。不善處貧者。典衣而市食。

訓俗遺規

卷一 經鉅堂雜誌

五

陳希夷心相編 先生名希夷初隱北

宏謀按相者之術於眉睫方寸之間以徵垂生之休咎其說有時而中此不盡關乎術數也形神本不相離未有有諸內而不形諸外者茲以心相名編謂相從心生心有善惡有厚薄而相之休咎繫焉推而廣之經所云惠迪吉從逆凶傳所云德潤身心廣體胖又云善必先知不善必先知之孟子所云胷中正則眸子瞭焉胷中不正則眸子眊焉皆以心爲相之義是理也非術也范太傅質自從仕

訓俗遺規

卷一 心相編

序

未嘗廢學曰昔有異人言吾他日必當太任苟如其言無學術何以當之此因相而返觀內照欲求建立以不負乎相也有人相呂新吾指面上部位多貴先生云所憂不在此也汝相予一心要包藏得天下理相子兩肩要擔得天下事相子兩脚要踏得萬事定不然予方有愧於面也此則直以心爲相不任術而任理者余嘗慨世之離心以求相相云吉則深以爲喜生冀俾心相云凶則抑鬱無聊生退悔心相之有損無益也久矣喜茲編足

以破世人之愚惑而有助於勸戒也故錄而

叙論之

心者貌之根審心而善惡自見

行者心之發觀行而禍福一可知

出納不公平難得見孫長青

語言多反覆應知心腹無依

消沮閉藏必是姦貪之輩

披肝露膽決爲英傑之人

心和氣平可卜孫榮兼子貴

才偏性執不遭大禍必奇窮

訓俗遺規 卷一 心相編

三

轉眼無情貧寒天促

時談念舊富貴窮賤

重富欺貧焉可託妻寄子

敬老慈幼必然裕後光前

輕口出違言壽元短折

忘恩思小怨科第難成

小富小貴易盈刑災准有

大富大貴不動厚福無疆

欺蔽陰私縱有榮華兒不享

公平正直雖無子息死爲神

開口說輕生臨大節決然規避

逢人稱知己卽深交究竟平常

處大事不辭勞怨堪爲梁棟之材

遇小故輒避嫌疑豈是腹心之寄

與物難堪不測亡身還害子

待人有地無端得福更延年

迷花戀酒閨中妻妾參商

利己損人膝下兒孫悖逆

賤買田園決生敗子

尊崇師傅定產賢郎

訓俗遺規 卷一 心相編

愚魯人說話尖酸刻薄既貧窮必損壽元

聰明子語言木訥優容享安康且膺封誥

患難中能守者若讀書可作朝廷柱石之臣

安樂中若忘者縱低才豈非金榜青雲之客

鄙吝勤勞亦有大富小康之別宜觀其量

奢侈靡麗寧無奇人浪子之分必視其才

弗以見小爲守成惹禍破家難免

莫認惜福爲慳吝輕財仗義儘多

處事遲而不急大器晚成

見機決而能藏高才早發

有能客教已無成子亦無成

見過隱規身可託家亦可託

知足與自滿不同一則矜而受災一則謙而獲福

大才與見才自別一則誕而多敗一則實而有成

伎求念勝圖名利到底遜人

惻隱心多遇艱難中途獲救

不分德怨料難至乎還年

較量錙銖豈足期乎大受

過剛者圖謀易就災傷豈保全無

太柔者作事難成平福亦能安受

訓俗遺規 卷一 心相編

樂處生愁一生辛苦

怒時反笑至老姦邪

奸矜已善弗再望乎功名

樂摘人非最足傷乎性命

責人重而責已輕弗與同謀共事

功歸人而過歸己儘堪救恩扶災

處家孝弟無虧簪纓奕世

與世吉凶同患血食千年

曲意周全知有後

任情激搏必凶云

易變臉薄福之人奚較

耐久朋能容之士可宗。

好與人爭。滋培淺而前程有限。

必求自反蓄積厚而事業能伸。

少年飛揚浮動顏子之限難過。

壯歲冒昧昏迷不救之期怎免。

喜怒不擇輕重。一事無成。

笑罵不審是非。知交斷絕。

濟急拯危亦有時乎貧乏福自天來。

解紛排難恐亦涉乎囹圄名揚海內。

訓俗遺規

卷一 心相編

五

餓死豈在紋描拋衣撒飯。

瘟亡不由運數罵地咒天。

甘受人欺有子忽然大發。

常思退步。一生終得安閑。

舉止不失其常。非貴亦須大富。壽可知矣。

喜怒不形於色。成名還立大功。奸亦有之。

無事失措倉皇。光如閃電。

有難怡然不動。安若泰山。

積功累仁。百年必報。

大出小入。數世其昌。

人事可憑。

天道不爽。

如何殮刀飲劍。君子剛愎自用。小人行險僥倖。

如何投河自縊。男人才短。蹈危女子氣盛。見逼。

如何短折亡身。出薄言。做薄事。存薄心。種種皆薄。

如何凶災惡死。多陰毒。積陰私。有陰行。事事皆陰。

如何暴疾而沒。色慾空虛。

如何毒瘡而終。肥甘凝膩。

如何老後無嗣。性情孤潔。

如何盛年喪子。心地欺瞞。

訓俗遺規

卷一 心相編

五

如何多遭火盜。刻剝民財。

如何時犯官符。調停失當。

如何端揆首輔。常懷濟物之心。

何知拜將封侯。獨挾蓋世之氣。

何知玉堂金馬。動容清麗。

何知建牙擁節。氣概凌霄。

何知丞簿下吏。量平膽薄。

何知明經教職。志近行拘。

何知苗而不秀。非惟愚蠢。更荒唐。

何知秀而不實。蓋謂自賢兼短行。

若論婦人先須靜默

從來淑女不貴才能

有威嚴當膺一品之封

少修飾准掌萬金之寶

多言好勝若然有子必傷身

盡孝兼慈不特助夫還旺子

貧苦中毫無怨罵兩國褒封

富貴時常惜衣糧滿堂榮慶

奴婢成羣定是寬宏待下

貲財盈篋決然勤儉持家

訓俗遺規 卷一 心相編

悍婦多因性妬老後無歸

奚婆定是情乖少年浪走

爲甚欺夫顯然活行

緣何無子暗裏傷人

合觀前論歷試無差

勉教後來猶期善變

信乎骨格步位相輔而行

允矣血氣精神由之而顯

知其善而守之錦上添花

知其惡而弗爲禍轉爲福

袁氏世範 先生名采字不韋號

州人宋監登開禧院

宏謀按王道本乎人情至理不離日用朱子

言道之費而曰近自夫婦居室之間遠而至

於聖人天地之所不能盡篇中所言婦子居

室之事準乎人情協乎天理設身處地卽病

卽藥纖悉不遺茲錄其最切要爲訓

睦親

人之至親莫過於父子兄弟而父子兄弟有不和者

父子或因責善兄弟或因爭財有不因責善爭財而

不和者世人見其不和或就其中分別是非而莫明

訓俗遺規

卷一 袁氏世範

七

其由蓋人之性或寬緩或褊急或剛強或柔懦或喜

閒靜或喜紛拏或所見者小或所見者大所稟自是

不同父必欲子之性合於己子之性未必然兄必欲

弟之性合於己弟之性未必然其性不可得而合則

其言行亦不可得而合此父子兄弟不和之根源也

況臨事之際一以爲是 一以爲非 一以爲當先 一以

爲當後 一以爲宜急 一以爲宜緩其不齊如此若互

欲同己必爭論爭論不勝至於再三至於十數則不

和之情自茲而啓或至於終身失歡若悉悟此理爲

父兄者通情於子弟而不責子弟之同於己爲子弟

者仰承於父兄而不望父兄惟已之聽則處事之際必相和協無乖爭之患孔子曰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勞而不怨此聖人教人和家之要術宜熟思之詩云識性可與同居正謂此也

自古人倫不齊或父子不能皆賢或兄弟不能皆令或夫流蕩或妻悍暴少有一家之中無此患者雖聖賢亦無如之何譬如身有瘡癰疣贅雖甚可惡不可去惟當寬懷處之能知此理則胸中泰然矣古人所以謂父子兄弟夫婦之間人所難言者如此而外寬懷還當循理以化之積誠以感之最忌者忿恨激烈也

訓俗遺規

卷一 袁氏世範

子

人言居家之道莫善於忍然知忍而不知處忍之道其失尤多蓋忍或有藏蓄之意人之犯我藏蓄而不發不過一再而已積之既多其發也如洪流之決木可遏矣不若隨而解之曰此其不思爾曰此其無知爾曰此其失誤爾曰此其所見者小爾曰此其利害寧幾何不使入於吾心雖曰犯我者十數亦不至形於言色然後見忍之功効甚大此所謂善處忍者骨肉之失歡有本於至微而終至不可解者止由失歡之後各自負氣不肯先下氣爾朝夕羣居不能無相失相失之後有一人能先下氣與之話言則彼此

馴復遂如平時矣

青年之人作事有如嬰孺喜得錢財微利喜受飲食果實小惠喜與孩兒玩狎爲子弟者能知此而順適其意則盡其歡矣

父母見諸子中有獨貧者往往念之常加憐恤飲食衣服之分或有所偏私子之富者或有所獻則轉以與之此乃父母均一之心而子之富者或以爲怨此殆未之思也若使我貧父母亦移此心於我矣

同母之子而長者或爲父母所憎幼者或爲父母所愛此理殆不可曉竊嘗細思其由蓋人生一二歲舉

訓俗遺規

卷一 袁氏世範

元

動笑語自得人憐雖他人猶愛之况父母乎纔三四歲至五六歲忿性啼號多端乖劣或損動器用冒犯危險凡舉動言語皆人之所惡又多癡頑不受訓戒故雖父母亦深惡之方其長者可惡之時正值幼者可愛之日父母移其愛長者之心而更愛幼者其憎愛之心從此而分最幼者當可惡之時下無可愛之者父母愛無所移遂終愛之其勢或如此爲人子者當知父母愛之所在長者宜少讓幼者宜自抑爲父母者又須覺悟稍稍回轉不可任意而行使長者懷怨幼者縱欲以致破家

兄弟子姪同居至於不和。本非大有所爭。由其中有一人設心不公。爲己稍重。雖是毫末。必獨取於衆。或衆有所分。在己必欲多得。其他心不能平。遂啓爭端。被蕩家產。馴小得而致大患。若知此理。各懷公心。取於私。則皆取於私。取於公。則皆取於公。衆有所分。雖果實之屬。直不數十錢。亦必均平。則亦何爭之有。

兄弟子姪同居。長者或恃長凌幼。專用其財。自取溫飽。簿書出入。不令幼者知。幼者至不免飢寒。必啓爭端。或長者處事至公。幼者不能承順。盜取其財。以爲不肖之資。尤不能和。若長者總提大綱。幼者分幹細

訓俗遺規

卷一 袁氏世範

三

務長必幼謀。幼必長聽。各盡公心。自然無爭。

兄弟子姪。貧富厚薄不同。富者既懷獨善之心。又多驕傲。貧者不生自勉之心。又多妒嫉。此所以不和。若富者時分惠其餘。不責其不知恩。貧者知自有定分。不望其別分惠。則亦何爭之有。

朝廷立法。於分析一事。非不委曲詳悉。然有果是竊衆營私。却於典買契中。稱係妻財。置到或詭名。置產又有果是起於貧寒。不因父祖資產。自能奮立營置財業。或雖有祖父財產。而其資不因於衆。別自植立私財。其同宗之人。必求分析。至於經縣經州。累十數

年。各至破蕩。而後已。若富者能反思。果是因衆成私。不分與貧者。於心豈無所歉。果是自置財產。分與貧者。明則爲高義。幽則爲陰德。又豈不勝如連年爭訟。妨廢家務。及資糧囑託。賄賂之費。耶。貧者亦宜自思。彼雖竊衆。亦由辛苦營運。以至增置。豈可悉分有之。況實彼之私財。而吾欲受之。寧不自愧。苟能知此。則所分雖微。必無爭訟。

人有兄弟子姪同居。而私財獨厚。慮有分析。則買金銀之屬。而深藏之。此爲大愚。若以百千金銀計之用。以買產。歲收十千。十餘年後。所謂百千者。我已取之。

訓俗遺規

卷一 袁氏世範

五

其分與者。皆其息也。況百千又有息焉。用以典質。營運三年。而其息一倍。則所謂百千者。我已取之。何爲藏之。篋笥。不假此收息。以利衆也。余見世人。將私財假於衆。使之營家。久而止取其本者。其家富厚。均及兄弟子姪。饒饒不絕。此善處心之報也。亦有竊盜衆財。或寄妻家。或寄內外嫗親之家。終爲其入用。過不敢取。索及取。索而不得者。矣。亦有作妻家嫗親置產。爲其所掩有者。矣。亦有作妻家置產。身死而妻改嫁。舉以自隨者。矣。凡百君子。幸詳鑒此。止須存心。兄弟同居。世之美事。其間有一人早亡。諸父與子姪

其愛稍疎其心未必均齊爲長而欺瞞其幼者有之爲幼而恃慢其長者有之同居交爭其相疾甚於路人前日美事至甚不美豈不可惜故兄弟當分宜早有所定兄弟相愛雖異居異財亦不害爲孝義一有交爭則孝義何在。

兄弟子姪有同門異戶而居者於家事宜各盡心不可令小兒婢僕有擾於家雖是細微皆起爭之漸且衆之庭宇一人勤於掃灑一人全不之顧勤掃灑者已不能平況不之顧者又縱其小兒婢僕常常狼籍且不容他人禁止則怒詈失歡多起於此。

訓俗遺規

卷一 袁氏世範

重

人有數子無所不愛而於兄弟則相視如仇讐往往其子因父之意遂不禮於伯父叔父者殊不知已之兄弟即父之諸子已之諸子即他日之兄弟我與兄弟不和則我之諸子更相視傲能禁其不乖戾否子不禮於伯叔父則不孝於父亦其漸也故欲吾之諸子而同須以吾之處兄弟者示之欲吾子之孝於已須以其善事伯叔父者先之

凡人之家有子弟及婦女好傳遞言語則雖聖賢同居亦不能不爭且人之作事不能皆是不能皆合他人之意寧免其背後評議背後之言人不傳遞則彼

不聞知寧有忿爭惟此言彼聞則積成怨恨況兩通其言又從而增易之兩家之怨至於牢不可解惟高明之人有言不聽則此輩自不能離間其所親

同居之人或相往來須揚聲曳履使人知之慮其適議及我則彼此愧慚進退不可也又有好伏於幽暗之處以伺人之言語此生事與爭之人也然人之居處不可謂僻地無人而輒譏議人慮或有聞之者俗謂牆壁有耳又曰日不可說人夜不可說鬼

人家不和多因婦女以言激怒其夫及同輩蓋婦女所見不廣不遠不公不平又其所謂舅姑伯叔妯娌訓俗遺規

卷一 袁氏世範

重

皆假合強爲之稱呼非自然天屬故輕於割恩易於修怨非丈夫有遠識則爲其役而不自覺一家之中乖戾生矣於是有親兄弟子姪隔屋連牆至死不相往來者有無子而不肯以猶子爲後有多子而不以與其兄弟者有不恤兄弟之貧養親必欲如一寧棄親而不顧者有不恤兄弟之貧養親必欲均費寧留喪而不葬者其事多端不可概述亦嘗見有遠識之人知婦女之不可諫誨而外與兄弟相愛常不失歡私救其所急私調其所乏不使婦女知之彼兄弟之貧者雖深怨其婦女而重愛其兄弟分析之際不敢

以貧故。而貪愛其兄弟之財產者。蓋由見識高遠不聽婦女之言而先施之厚。因以得兄弟之心也。

婦女之易生言語者。又多出於婢妾之構。鬪婢妾愚賤。尤無見識。以言他人短失爲忠於主母。若婦女有見識能一切勿聽。則虛佞之言不復敢進。若聽之信之。則必再言之。使主母與人遂成深讐。爲婢妾者方洋洋得志。僕隸亦多如此。若主翁聽信。則房族親戚故舊皆大失歡矣。

寡婦再嫁。或有孤女年未及嫁。如內外親。嫗有高義者。寧若與之議親。使鞠養於舅姑之家。俟其長而成

訓俗遺規

卷一 袁氏世範

誨

親若隨母而歸。義父之家。則嫌疑之間。多不能明。

婦人有以其夫蠢懦而能自理家務。計籌錢穀。出入人不能欺者。有夫不肖而能與其子同理家務。不致破蕩家產者。有夫死子幼而能教養其子。敦睦內外。嫗親料理家務。至於興隆者。皆賢婦人也。而夫死子幼。居家營生。最爲難事。託之宗族。宗族未必賢。託之親戚。親戚未必賢。賢者又不肯預人家事。惟婦人自識書算。而所託之人。衣食自給。稍識公義。則庶幾焉。不然鮮不破家。

有男雖欲擇婦。有女雖欲擇婿。又須自量我家子女

如何。如我子愚癡庸下。若娶美婦。豈特不和。或有他事。如我女醜拙狠妒。若嫁美婿。萬一不和。卒爲其棄。出者有之。凡嫁娶因非偶而不和者。父母不審之罪也。

古人謂周人惡媒。以其言語反覆。給女家則曰男富。給男家則曰女美。近世尤甚。給女家則曰男家不求備禮。且助出嫁遣之資。給男家則厚許其所遷之賄。且虛指數目。若輕信其言而成婚。則責恨見欺。夫妻反目。至於仕儻者。有之大抵嫁娶固不可無媒。而媒者之言。不可盡信。如此宜謹察於始。

訓俗遺規

卷一 袁氏世範

誨

嫁女須隨家力。不可勉強。然或財產寬餘。亦不可視爲他人。不以分給。今世固有生男不得力。而依託女家。及身後墓祭。皆由女子者。豈可謂生女之不如男也。大抵女子之心。最爲可憐。母家富而夫家貧。則欲得母家之財。以與夫家。夫家富而母家貧。則欲得夫家之財。以與母家。爲父母及夫者。宜憐而稍從之。及其有男女嫁娶之後。男家富而女家貧。則欲得男家之財。以與女家。女家富而男家貧。則欲得女家之財。以與男家。爲男女者。亦宜憐而稍從之。若或割貧益富。此爲非宜。不從可也。

親戚中有婦人。年老無子。或子孫不肖。不能供養者。當爲收養。然又須開防。恐其身故之後。其不肖子孫。稱其人因飢寒而死。或稱其人有遺下囊篋之物。妄經官司。不免有擾。須於生前令白之於衆。賢之於官。則免他患。大抵爲高義之事。須令無後患。遺囑之文。皆明賢之人。爲身後之慮。然亦須公平。乃可以保家。如劫於悍妻黠妾。因於後妻愛子中。有偏曲厚薄。或妄立嗣。或妄逐子。不近人情之事。不可勝數。皆所以興訟破家也。

處已

訓俗遺規 卷一 袁氏世範

美

富貴自有定分。造物者既設爲一定之分。又設爲不測之機。使天下之人。朝夕奔趨。老死而不覺。不如是則人生天地間。全然無事。而造化之術窮矣。然奔趨而得者。不過一二奔趨而不得者。蓋千萬人。世人終以一二者之故。至於勞心費力。老死無成者。多矣。不知他人奔趨而得。亦其定分中所有者。雖不奔趨。亦終必得。前輩謂死生貧富。生來注定。君子贏得爲君子。小人枉了爲小人。此言甚切。人自不知耳。凡人謀事。雖日用至微者。亦須顛倒而難成。或幾成而敗。既敗而復成。然後其成也。永久平寧。無復後患。

若偶然易成。後必有不如意者。靜思此理。可以寬懷。人之性行。雖有所短。必有所長。與人交遊。若常見其短。不見其長。則時日不可同處。若念其所長。置其所短。雖終身與之交遊可也。

處已接物。常懷慢心。僞心。妒心。疑心者。皆自取輕辱於人。君子不爲也。慢心者。自不如人。而好輕薄人。見敵已以下之人。及有求於我者。面前既不加禮。背後又竊譏笑。若能回省其身。則愧汗浹背矣。僞心者。言語委曲。若甚相厚。而中心乃大不然。一時之間。人所信慕。用之再三。則蹤跡露見。爲人所唾去矣。妒心者。

訓俗遺規

卷一 袁氏世範

美

常欲我之高出於人。故聞有稱道人之美者。則不以爲然。聞人有不如已者。則欣然笑快。此何加損於人。祇厚怨耳。疑心者。人之出言。未嘗有心。而反復思繹。曰此譏我何事。此笑我何事。與人締怨。常萌於此。賢者聞人譏笑。若不聞焉。此豈不省事。

忠信篤敬。先存其在己者。然後望其在人者。如在己者未盡。而以責人。人亦以此責我矣。今世之人。能自省其忠信篤敬者。蓋寡。能責人以忠信篤敬者。皆然。雖然在我者。既盡在人者。亦不必深責。今有人能盡其在我者。乃欲責人之似已。一或不滿。吾意則疾之已。

其亦非有容德者祇貽怨於人耳

凡人行已公平正直可用此以事神而不可恃此以慢神可用此以事人而不可恃此以傲人

人之處事能常悔往事之非常悔前言之失常悔往年之未有知識其德之進所謂日加益而不自知也凡人爲不善事而不成不必怨尤此乃天之所愛終無禍患如見他人爲不善事常稱意者不須多羨此乃天之所棄得其積惡深厚從而殄滅之不在其身則在其子孫也

人之平居欲近君子而遠小人者君子之言多長厚

訓俗遺規

卷一 袁氏世範

美

端謹此言先入於吾心及乎臨事自然出於長厚端謹矣小人之言多刻薄浮華此言先入於吾心及乎臨事自然出於刻薄浮華矣且如朝夕聞人尚氣好凌人之言吾亦將尚氣凌人而不覺矣朝夕聞人遊蕩不事繩檢之言吾亦將遊蕩不事繩檢而不覺矣如此非一端非大有定力必不免漸染之患也老成之人言近迂濶而更事已多情理自透後生雖天質聰明而見識終有不及後生類以老成爲迂濶及至年齒漸長歷事漸多方悟老成之言可以佩服然已在險阻備嘗之後矣

人有過失非其父兄孰肯誨責非其契交孰肯諫諭泛然相識不過背後竊議之耳君子惟恐有過露訪人之有言求謝而思改小人聞人之有言則好爲強辨至絕往來或起爭訟者有矣

人有善誦我之美使我喜聞而不覺其諛者小人之最黠者也彼其面諛我而我喜及其退與他人語未必不竊笑我爲他所愚也人有善揣人意之所向先發其端導而迎之使人喜其與已暗合者亦小人之最黠者也彼其揣我意而果合及其退與他人語又未必不竊笑我爲他所料也

訓俗遺規

卷一 袁氏世範

美

大抵忿怒之際最不可指人隱諱之事而暴其父祖之惡吾之一時怒氣所激必欲指其切實而言之不知彼之怨恨深入骨髓古人謂傷人之言深於矛戟是也俗亦謂打人莫打膝道人莫道實親戚故舊因言語而失歡者多是顏色辭氣暴厲能激人之怒且如諫人之短語雖切直而能溫顏下氣縱不見聽亦未必怒若平常言語無傷人處而詞色俱厲縱不見怒亦須懷疑古人謂怒於室者色於市方其有怒與他人言必不卑遜他人不知所自安得不怪故盛怒之際與人言語尤當自警前輩有言誠

酒後語。忌食時。頃。恐難耐。事順自強人。常能持此。最得便宜。

士大夫居家能思居官之時。則不至干請把持而撓時政。居官能思居家之時。則不至狠愎暴怒而貽人怨。不能回思者。皆是也。故見任官。每每稱寄居官之可惡。寄居官亦多談見任官之不遑。併與其善者而掩之。

小人以物市於人。弊惡之物。飾為新奇。假偽之物。飾為直實。如絹帛之用膠糊。米麥之增濕潤。肉食之灌以水藥材之易以他物。巧其言詞。止於求售。誤人食

訓俗遺規

卷一 袁氏世範

卑

用有不卹也。其不忠也。類如此。賈人財物。久而不償。人苟索之。期以一月。如期索之不售。又期以一月。又不售。至於十數期。而不售。如初。工匠制器。要其定資。責其所制之器。期以一月。如期索之。不得。又期以一月。又不得。至於十數期。而不得。如初。其不信也。類如此。小人朝夕行之。畧不之怪。為君子者。往往忿寃。直欲深治之。至於毆打論訟。若君子自省其身。不為不忠不信之事。而憐小人之無知。及不得已而為自便之計。至於如此。可以少置之度外也。

張安國舍人。知撫州日。有賣假藥者。出榜戒約曰。陶

隱居孫真人。因本草千金方。濟物利生。多積陰德。名在列仙。自此以來。行醫貨藥。誠心救人。獲福者甚衆。不論方冊所載。只如近時。此驗尤多。有只賣一真藥。便家貧。鉅萬。或自身安樂。享高壽。或子孫及第。又曾見貨賣假藥者。其初積得些少家業。自謂得計。不知真寔之中。自家合得祿料。都被滅却。或身有橫禍。或子孫非理。破蕩者。蓋緣買藥之人。多是疾病急切。將錢。告求賣藥之家。孝子順孫。只望一服見効。却被假藥誤。賺非惟無益。反致損傷。人命最重。無辜被禍。其痛何窮。舍人此言。豈止為假藥者言之。有識之人。自

訓俗遺規

卷一 袁氏世範

卑

宜觸類

起家之人。生財富庶。乃日夜憂懼。慮不免於饑寒。破家之子。生事日消。乃軒昂自恣。謂不復可慮。所謂吉人凶其吉。凶人吉其凶。此其效驗。常見於已壯未老。已老未死之前。識者當自默喻。

人有困苦。無所訴。貧乏不自在。而朴訥懷愧。不能自言於人者。吾雖無餘。當隨力周助。

居鄉及在旅。不可輕受人之恩。方吾未達時。受人之恩。每見其人。常懷敬畏。而其人亦以有恩在我。常有德色。及吾榮達之後。通報則有所不及。不報則為虧。

義前輩見人仕宦而廣求知已戒之曰受恩多則難以立朝宜詳味此

今人受人恩惠多不記省而有所惠於人雖微物亦歷歷在心古人言施人勿念受施勿忘誠爲難事居鄉不得已而後與人爭又大不得已而後與人訟彼稍服其不然則已之不必費用財物交結胥吏求以快意窮治其讐至於爭訟財產本無理而強求得理官吏貪糴或可如志寧不有愧於神明讐者不伏更相訴訟所費財物十數倍於其所直況遇賢明有司安得以無理爲有理耶大抵人之所訟互有短長訓俗遺規 卷一 袁氏世範 聖

治家

居家在山村僻靜之地須於周圍要害去處置立莊屋招朴實之人居之火燭竊盜可以即相救應凡夜犬吠盜未必至亦是盜來探試不可以爲他而不警夜間遇物有聲亦不可以爲鼠而不警屋之周圍須令有路可以往來夜間遣人十數遍巡之居於城郭無甚隙地亦爲夾牆使邏者往來其間

若屋之內則子弟及奴婢更迭巡警

夜間覺有盜便須直言有盜徐起逐之盜必且竄不可乘暗擊之恐盜之急以刀傷我及誤擊自家之人若持燭見盜擊之猶庶幾若獲盜而已受拘執自當準法無過毆傷

劫盜雖小人之雄亦自有識見如富家平時不刻剝又能樂施又能種種方便當兵火擾攘之際猶得保全至不忍焚毀其屋氏盜所快意於焚掠汙辱者多是積惡之人富家各宜自省

居家或有失物不可妄猜疑人猜疑之當則人或自訓俗遺規 卷一 袁氏世範 聖

疑恐生他虞猜疑不當則真竊者反自得意況疑心一生則所疑之人揣其行坐辭色皆若竊物而實未嘗有所竊也或已形於言或妄有所執治而所失之物偶見或正竊者方獲則悔將若何

居室不可無隣家慮有火燭無人救應宅之四圍如無溪流當爲池井慮有火燭無水救應又須平時撫卹隣里有恩義有士大夫平時多以官勢殘虐隣里一日爲讐人火其屋宇隣里更相戒曰若救火火熄之後非惟無功彼更訟我以爲盜取他家財物則獄訟未知了期若不救火不過杖一百而已隣里甘受

杖而坐視其大屋爲煨燼此其平時暴虐所致也
富人有愛其小兒者以金銀珠寶之屬飾其身小
人於僻靜處壞其性命而取其物雖聞於官而置於法
何益

人之家居井必有幹池必有樞深溪急流之處峭險
高危之地機關觸動之物必有禁防不可令小兒狎
而臨之脫有踈虞歸怨於人何及

人家有僕當取其朴直謹愿勤於任事不必責其應
對進退之快人意人之子弟不知溫飽所自來者不
求自己德業之出家而獨欲僕僮點之出家費財以

訓俗遺規

卷一 袁氏世範

四

養無用之人甚而生事爲非其害不細

奴僕小人就役於人者天資多愚作事乖舛背違不
能有便當省力之處如頓放什物必以斜爲正如裁
截物色必以長爲短若此之類殆非一端又性多忌
囑之以事全不記憶又性多執自以爲是又性多狠
輕於應對不識分守所以顧主於使令之際常多叱
咄其爲不改其言愈辨顧主愈不能耐於是筆楚加
之或失手而至於死亡者有矣凡爲家長者於使令
之際有不如意當云小人天資之愚如此宜寬以處
之多其教誨省其嗔怒可也如此則僕可免罪主者

胸中亦安樂省事多矣至於婢妾其愚尤甚婦人既
多褊急狠愎暴忍殘刻又不知古今道理其所以責
備婢妾者又非丈夫之比爲家長者宜於平昔常以
待奴僕之理論之其間必自有曉然者

人之居家凡有作爲及安頓什物以至田園倉庫厨
則等事皆爲之區處然後三令五申以責付奴僕猶
懼其遺忘不如吾志今有人一切不爲之區處凡事
無大小聽奴僕自爲謀不合已意則怒罵鞭撻繼之
彼愚人止能出力以奉吾令而已豈能善謀一一暗
合吾意若不知此自見多事

訓俗遺規

卷一 袁氏世範

畢

壽昌胡倅彥特之家子弟不得自打僕隸婦女不得
自打婢妾有過則告之家長家長爲之行遣婦女擅
打婢妾則撻子弟此賢者之家法也

婢僕有過既已鞭撻而呼喚使令辭色如常則無他
事蓋小人受杖方內懷怨而主人怒不之釋恐有輕
生而自殘者

婢不厭多教之紡績則足以衣其身僕不厭多教之
耕種則足以飽其腹大抵小民有力足以辦衣食而
力無所施不能自活故求就役於人爲富家者能推
惻隱之心蓄養婢僕乃以其力還養其身其德大矣

而此輩既得溫飽雖苦役之彼亦甘心焉。

婢僕宿卧去處皆爲檢點。令冬時無風寒之患。以至牛馬猪羊。猫狗鷄鴨之屬。遇冬寒時。各爲區處牢圈棲息之處。此仁人之用心。視物我爲一體也。

飛禽走獸之與人。形性雖殊。而喜怒哀散。貪生畏死。其情則與人同。故離羣則向人悲鳴。臨庖則向人哀號。爲人者。既忍而不之顧。反怒其鳴號者有矣。胡不反已以思之。物之有望於人。猶人之有望於天也。物之鳴號有訴於人。而人不之卹。則人之處患難死亡困苦之際。乃欲仰首叫號求天之卹耶。大抵人居病

訓俗遺規

卷一 袁氏世範

果

患不能支持之時。及處囹圄不能脫去之時。未嘗不反覆究省。平日所爲某者爲惡。某者爲不是。其所以改悔自新者。指天誓日可表。至病患平寧。及脫去罪戾。則不復記省。造罪作惡。無異往日。余前所言。若言於經歷患難之人。必以爲然。猶恐痛定之後。不復記省。彼不知患難者。安知不以吾言爲迂。

族人隣里親戚。有孩猶子弟。能恃強凌人。損彼益此。富家多用之以爲爪牙。且得目前快意。此曹內既姦巧。外常柔順。子弟責罵狎玩。常能容忍。爲子弟者亦愛之。他日家長既沒之後。誘子弟爲非者。皆此等人。

也。大抵爲家長者。必自老練。又其智畧。能駕馭此輩。故得其力。至於子弟。須賢明如其父兄。則可無慮。中材之人。鮮不爲其鼓惑。以致敗家。若平昔延接淳厚剛正之人。雖言語多拂人意。而子弟與之久處。則有身後之益。所謂快意之事。常有損。拂意之事。常有益。凡事皆然。宜廣思之。

國家以農爲重。蓋以衣食之源在此。然人家耕種。出於佃人之力。可不以佃人爲重。遇其有生育婚嫁。營造死亡。當厚賙之。耕耘之際。有所假貸。少收其息。水旱之年。察其所虧。早爲除減。不可有非理之需。不可

訓俗遺規

卷一 袁氏世範

果

有非時之役。不可令子弟及幹人。私有所擾。不可因其讐者告語。增其歲入之租。不可強其稱貸。使厚供息。不可見其自有田園。輒起貪圖之意。視之愛之。不啻如骨肉。則我衣食之源。悉藉其力矣。

池塘陂湖。河埭蓄水以溉田者。須於每年冬月水涸之際。浚之使深。築之使固。遇天時亢旱。雖不至大稔。亦不至於全損。今人往往於亢旱之際。方思修治。至收刈之後。則忘之矣。諺所謂三月思種桑。六月思築塘。蓋傷人之無遠慮如此。

池塘陂湖。河埭有衆享其溉田之利者。田多之家。當

相率倡令田主出食佃人出力遇冬時修築及用水之際遠近高下分水必均非止利已又且利人今人當修築之際斬出食力及用水之際奪臂交爭有以勑擾相毆至死者縱不死亦至坐獄被刑豈不可傷然至此者皆田主慳吝之罪也

桑果竹木之屬春時種植甚非難事十年二十年之間即享其利今人往往於荒山閑地任其棄廢至於兄弟析產或因一根茅之微忿爭失歡比隣山地偶有竹木在兩界之間則興訟連年寧不思使向來天不產此則將何所爭若以爭訟所費傭工植木則一

訓俗遺規

卷一 袁氏世範

哭

二十年之間所謂材木不可勝用也其間有一果木逼於隣家實利有及於其童稚則怒而伐去之者尤無所見也

人有田園山地界至不可不分明異居分析之初置產典買之際尤不可不仔細人之爭訟多由此始且如田畝有因地勢不平分一邱爲兩邱者有欲便順併兩邱爲一邱者有以屋基山地爲田又有以田爲屋基園地者有收移街路水圳者官中雖有經界圖籍壞爛不存者多矣况又從而收易不經官司隣保驗證豈不大聲爭端人之田畝有在上邱者若常修

田畔莫令傾倒人之屋基園地若及時築壘園牆纔損即修人之山林若分明挑掘溝塹纔損即修有何爭訟惟其鹵莽田畔傾倒修治失時屋基園地止用籬圍年深壞爛因而侵占山林或用分水猶可辨明間有以木爲石以坎爲界年深不存及以坑爲界而外又有一坑相似者未嘗不起紛紛不決之訟也更

訓俗遺規

卷一 袁氏世範

哭

有典買山地幸其界至有疑故令元契稱說不明因而包占者此小人之用心遇明官司自正其罪矣人有求避役者私分財產甚均而閭書砧基則粧在一牙之內令一人認役其他物力低小不須充應其子孫有欲執書契而掩有之者遂興訴訟官司欲斷從實則於文有礙欲以文爲斷而情則不然此皆俗習初無遠見規避於目前貽爭於身後可不鑒此人有已分財產而欲避免差役則冒同宗有官之人爲一戶籍者皆他日爭訟之端也

凡田產有交關違條者雖其價廉不可與之交易他時事發到官則所費或十倍然富人多要買此產自謂將來拼錢與人打官司此其癖不可救自遺患與患及子孫者甚多

凡交易必須項項合條即無後患不可憑恃人情契

審不爲之防。或有失歎。則皆成爭端。如交易取錢未盡。及贖產不曾取契之類。

貧富無定勢。田宅無定主。有錢則買。無錢則賣。買產之家。當知此理。不可苦害賣產之人。蓋人之賣產。或以闕食。或以負債。或以疾病死亡。婚嫁爭訟。已有百千之費。則鬻百千之產。若買產之家。卽還其值。雖轉手無留。且可以了其出產欲用之一事。而爲富不仁之人。知其欲用之急。則陽距而陰釣之。以重貶其價。既成契。則姑還其直之什一二。約以數日而盡償。至數日而問焉。則辭以未辦。又屢問之。或以數緡授之。

訓俗遺規

卷一 袁氏世範

三

或以米穀及他物高估而補償之。出產之家。必大窘乏。所得零微。隨卽耗散。向之所擬以辦某事者。不復辦矣。而往還取索。夫力之費。又居其中。彼富家方自喜以爲善謀。不知天道好還。有及其身而獲報者。有不在其身。而在其子孫者。富家多不之悟。豈不迷哉。兼并之家。見有產之家。子弟昏愚。不肖。及有緩急。多是將錢強以借與。或始借之時。設酒食以媚悅其意。或既借之後。歷數年不索取。待其息多。又設酒食招誘。使之結轉。併息爲本。別更生息。又誘勒其將田產抵還。法禁雖嚴。多是幸免。惟天網不漏。諺云。富兒更

替做。蓋謂迭相酬報也。

有轉於舉債者。不可借與。必是無藉之人。已懷負賴之意。凡借人錢穀。少則易償。多則易負。故借穀至百石。借錢至百貫。雖力可還。亦不肯還。寧以所還之資。爲爭訟之費者多矣。可爲貪取重利。盤剝窮人者戒。

凡人之敢於舉債者。必謂他日之寬餘。可以償矣。不知今日之無寬餘。他日何爲而有寬餘。凡無遠識之人。求目前寬餘。而後債在後者。無不破家也。

凡有家產。必有稅賦。須是先截留輪納之資。却將應餘分給日月。歲入或薄。只得省用。不可侵支輪納之

訓俗遺規

卷一 袁氏世範

垂

資。臨時爲官中所迫。則舉債認息。或托攬戶兌納。而高價算還。是皆可以耗家。大抵曰貧曰儉。自是美稱。切不可以此爲愧。若能知此。則無破家之患也。

鄉人有糾率錢物。以造橋修路。及打造渡船者。宜隨力助之。不可謂捨財不見獲福而不爲。且如道路旣成。吾之晨出暮歸。僕馬無踈虞。及乘輿馬過橋渡。而不至惴惴者。皆所獲之福也。

人之經營財利。偶獲厚息。以致富盛者。必其命運亨通。造物者陰賜至此。有見他人獲息致富。欲以人事強奪天理。如販米而加以水。賣鹽而雜以灰。賣漆而

和以油賣藥而易以他物目下多得贏餘其心便自欣然而不知造物者隨卽以他事取去終於貧乏况又因假壞真以虧本者多矣大抵轉販經營須是先存心地凡物貨必直又須敬惜又須不敢貪求厚利在天理如何雖目下所得之薄必無後患

起造屋宇最人家至難事起造之時必先與匠者謀匠者惟恐主人憚費而不爲則必小其規模節其費用主人以爲力可辦銳意爲之匠者則漸增廣其規模至數倍其費而屋猶未及半主人勢不可中輟則舉債鬻產匠者方喜興作之未艾工銀之益增余嘗訓俗遺規

卷一 袁氏世範

聖

勸人起造屋宇須十數年經營以漸爲之先議基趾或平高就下或增卑爲高或築牆穿池次議規模之高廣材木之若干細至椽桷籬壁竹木之屬必籍其數逐年買取隨卽斷削次議瓦石之多少皆預以餘力積漸而儲之雖僦雇之費亦不取辦於倉卒故屋成而家富自若也

訓俗遺規卷之二

桂林陳宏謀榕門原輯

金匱後學華希閔重編

許魯齋語錄

先生名衡字平仲河南人元國子監祭酒諡文正崇祀孔子廟庭

宏謀按魯齋先生在元時專以小學四書修

已治人之法爲教不尚文辭務敦實行薛文

清謂朱子以後一人者也語錄所載本于六

經切於倫常近裏着已詳明懇摯茲錄其知

愚共曉者若干條常人守此亦足以寡過矣

不聽父命者則爲不孝不聽君命者則爲不忠其或

訓俗遺規

卷二 薛原

十

不聽天命者獨無責耶君父之命或在可否之間設教者猶曰勿逆勿怠况乎天命大公至正無有不善

何苦而不受命乎

責得人深者必自恕責得已深者必薄責於人蓋亦

不暇責人也自責以至於聖賢地面何暇有工夫責

人見人有片善早去做學他蓋不見其人之可責惟

責已也顏子有之以衆人望人則皆可以聖賢望人

則無完人矣子曰賜也賢乎哉夫我則不暇

責已者可以成人之善責人者適以長已之惡喜怒

哀樂愛惡欲一有動於心則氣便不平氣既不平則

發言多失。七者之中。惟怒爲難治。又偏招患難。須於盛怒時。堅忍不動。候心氣平時。審而應之。庶幾無失。天地間當大着心。不可拘於氣質。局於一己。貧賤憂戚。不可過爲隕穫。貴爲公相。不可驕當。知有天地國家以來。多少聖賢在此位。賤爲匹夫。不必恥。當知古昔志士仁人。多少屈伏。甘於貧賤者。無入而不自得也。何欣戚之有。

世人懷智挾詐。而欲事之善。豈有此理。必盡去人僞。忠厚純一。然後可善其事。至於死生禍福。則一歸之天命而已。人謀孔臧。亦可以保天命。人能攝生。亦可訓俗遺規

卷二 語錄

二

以保神氣。自暴自棄。而有凶禍。皆自取之也。

汲汲焉。毋欲速也。循循焉。毋敢惰也。非止學問如此。日用事物之間。皆當如此。乃能有成。

稱人之善。宜就迹上言。議人之失。宜就心上言。蓋人之初心。本自無惡。特以利欲驅之。故失正理。其始甚微。其終至於不可救。仁人雖惡其去道之遠。然亦未嘗不愍其昏暗無知。誤至此極也。故議之。必從始失之地言之。使其人聞之。足以自新而無怨。而吾之言。亦自爲長厚切要之言。善迹既著。卽從而美之。不必更求隱微。主爲一定之論。在人聞。則樂於自勉在我。

則爲有實益。而又無他口之弊也。

教人使人。必先使有恥。又須養護其知恥之心。督責之。使有所畏。榮耀之。使有所慕。皆所以爲教也。到無所畏。不知慕時。都行不將去。

凡在朋儕中。切戒自滿。惟虛故能受滿。則無所容人。不我告。則止於此耳。不能日益也。故一人之見不足。以兼十人。我能取之十人。是兼十人之能矣。取之不已。至於百人千人。則在我者可量也哉。

前人謂得便宜事。莫得再做得便宜處。不得再去休說。莫得再只先一次。已是錯了。汝旣多取了他人底

訓俗遺規

卷二 語錄

三

便是欠下他底。隨後却要還他。世間人都有合得底分限。你如何多得他便宜。萬無此理。又人道得便宜。是落便宜。實是所得便宜無幾。而於天理人心。欠缺不可勝道。天理也不容汝人心也。放你不過外面事不停當。反而求之。此心歉然。於義理所欠多矣。稍能自思自反者。此理不難見也。其反報甚速。大可畏也。可爲愛便宜者之戒。

或謂人依道理行。多不樂。故不肯收歛。入來放曠。不守法度。却樂多。只於那壁去了。以故爲學近理者。少而多喜。於自恣放言自適。此何故。曰。天下只問是與

不是休問樂與不樂若分明知得這壁是那壁不是
雖樂亦不從也如家有諸子一子服田力穡以堂構
爲已任一子荒縱飲宴市樓若論樂與不樂力田之
苦誠不如市樓之樂爲其父祖者愛力田者乎愛荒
縱者乎使誠知服田力穡之爲樂無窮也則於荒荒
不肯一朝居矣彼誠不知耳苟能知之必不如是也
所以大學要致知

訓俗遺規

卷二 語錄

四

陳定宇先世事畧

先生名櫟字壽翁元明休寧人

宏詠按述家世者無不競尚貴顯人亦以此
艷稱之甚則比附而粉飾之以爲非是則舉
無足述也矣定宇先生所述先世絕無貴顯
而清白家風吉祥善事難能而可貴莫大於
此區區一時之貴顯均不足以擬之家之可
久也不以勢而以德不信然哉至不作佛事
一節學士大夫類能言之茲乃推明所以不
能行之故乃挽頹風更於禮教有補先生在
元時舉於鄉而未仕授徒著述一宗程朱與
吳文正公並稱云

訓俗遺規

卷二 事畧

五

自始祖府君十有八世而至櫟他房有以儒學顯者
而本房獨無有然洪範五福貴不與焉數世以來壽
皆八九十無下七十者祖與妣偕老無再娶者父子
皆親傳無祝嘏者皆稱善人無一爲人所指者
又自曾祖以上世濶其屋降是寢寐甚然家雖空而
行頗實口雖羹藜飯糗之不給而經炊史酌之味無
窮

先曾祖平生不好佛治命先祖曰我死張蔭參用
古今禮毋作佛事先考先叔所以喪先祖祖妣不肖

所以喪考妣皆不敢變焉大抵此說儒者知之者多能行之者寡不揣於俗論則奪於婦人惟不肖不搖不奪昔程子曰吾家治喪不用浮屠洛中亦有一二人家化之近年同邑求邇范公欽邑古梅吳公之家皆然然程子大賢范吳富者人無敢非之吾家三世不幸皆貧流俗不過曰是貧甚不能為故立異耳嗟乎安得家肥屋潤更酌古禮行之以一洗流俗之言哉

訓俗遺規

卷二 事親

六

王陽明文鈔先生名守仁字伯安浙江餘姚人明弘治進士官至四省總制封新建伯諡文成崇祀孔子廟庭

宏謀按陽明先生勲業文章炳著天壤讀其文集所言為學專尚致良知蓋萬事根本於心人性無有不善良知者即不昧之良心也學問所以擴充此良心原非空守此心不須學問之謂今錄其教人數則反覆提撕俱從良心處發人深省三復斯語可以修己而責善可以範世而化俗

志不立天下無可成之事雖百工技藝未有不本於訓俗遺規

卷二 王陽明文鈔

七

志者志不立如無舵之舟無銜之馬漂蕩奔逸何所底乎昔人有言使為善而父母怒之兄弟怨之宗族鄉黨惡之如此而不為善可也為善則父母愛之兄弟悅之宗族鄉黨敬信之何苦而不為善使為惡而父母愛之兄弟悅之宗族鄉黨敬信之如此而為惡可也為惡則父母怒之兄弟怨之宗族鄉黨賤惡之何苦而必為惡諸生念此可以知所立志矣

已立志為君子自當從事於學凡學之不勤必其志之尚未篤也從吾遊者不以聰慧警捷為高而以勤確謙抑為上試觀儕輩之中苟有虛而為盈無而為

有諱已之不能忌人之有善。自矜自是。大言欺人者。使其人資稟雖甚超邁。儕輩之中有弗疾惡之者乎。有弗鄙賤之者乎。彼固將以欺人。人果遂為所欺。有弗竊笑之者乎。苟有謙默自持。無能自處。篤志力行。勤學好問。稱人之善。而咎已之失。從人之長。而明己之短。忠信樂易。表裏一致者。使其人資稟雖甚魯鈍。儕輩之中。有弗稱慕之者乎。彼固以無能自處。而不求上人。人果遂以彼為無能。有弗敬尚之者乎。諸生觀此。亦可以知所從事於學矣。

夫過者。大賢所不免。然不言其卒為大賢者。為其能訓俗遺規。

卷二 王陽明文鈔 八

改也。諸生自思平日。亦有缺於謙恥忠信之行。者乎。亦有薄於孝友之道。陷於狡詐偷刻之習。者乎。不幸或有之。皆其不知而誤蹈。素無師友之講習。規飭也。諸生試內省。萬一有近於是者。固亦不可以不痛自悔咎。然亦不當以此自歉。遂餒於改過從善之心。但能一旦脫然洗滌舊染。雖昔為寇盜。今日不害為君子矣。若曰。吾昔已如此。今雖改過。而從善將人。不信我。且無贖於前過。反懷羞澀。疑沮而甘心於汙濁。終焉則吾亦絕望爾矣。

責善朋友之道。然須忠告而善道之。悉其忠愛。致其

婉曲。使彼聞之。而可從。釋之。而可改。有所感。而無所怒。乃為善耳。若先暴白其過惡。痛毀極詆。使無所容。彼將發其愧恥憤恨之心。雖欲降以相從。而勢有所不能。是激之而使為惡矣。故凡許人之短。攻發人之陰私。以沽直者。皆不可以言責善。雖然。我以是而施於人。不可也。人以是而加諸我。凡攻我之失者。皆我師也。安可以不樂受。而心感之乎。某於道未有所得。謬為諸生相從。於此。每終夜以思。惡且未免。况於遇乎。人謂事師無犯無隱。而遂謂師無可諫。非也。諫師之道。直不至於犯。而婉不至於隱耳。使吾而是也。因

訓俗遺規 卷二 王陽明文鈔 九

得以明其是。吾而非也。因得以去其非。蓋敦學相長也。諸生責善。當自吾始。

以上示龍場諸生教條

為善之人。非獨其宗族親戚愛之。朋友鄉黨敬之。雖鬼神亦陰相之。為惡之人。非獨其宗族親戚惡之。朋友鄉黨怨之。雖鬼神亦陰惡之。故積善之家。必有多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多餘殃。

今人為子孫計。或至謀人之業。日夜營營。無所不至。昔人謂為子孫作馬牛。然未寒而業已屬之他人。譬家羣起而報復。子孫反受其殃。是殆為子孫作蛇蝎也。吁。可戒哉。

以上論俗。

泰和人楊茂堉僅能識字。候門求見先生以字問你。口不能言是非。你耳不能聽是非。你心還能知是非否。茂以字答曰。知是非。先生曰。如此。你口雖不如人。你耳雖不如人。你心還與人一般。犬凡人只是此心。此心若能存天理。是箇聖賢的心。口雖不能言。耳雖不能聽。也是箇不能言不能聽的聖賢。心若不存天理。是箇禽獸的心。口雖能言。耳雖能聽。也只是箇能言能聽的禽獸。你如今於父母。盡你心的孝。於兄長。但盡你心的敬。於鄉黨隣里宗族親戚。但盡你心的謙和恭順。見人怠慢。不要嗔怪。見人財利。不要貪。

訓俗遺規

卷二 王陽明文鈔

十

圖但在裏面行。你那是的心。莫行你那非的心。縱使外面人說你是。也不須聽。說你不是。也不須聽。我如今教你。但終日行你的心。不消口裏說。但終日聽你的心。不消耳裏聽。茂扣胸指天再拜而已。論楊茂。

但願溫恭直諒之友。來此講學論道。示以孝友謙和之行。德業相勸。過失相規。以教訓我子弟。使無陷於非僻。不願狂躁情慢之徒。來此博奕飲酒。長傲飾非。導以驕奢浮蕩之事。誘以貪財贖貨之謀。冥頑無恥。扇惑鼓動。以益我子弟之不肯。嗚呼。由前之說是謂良士。由後之說是謂凶人。我子弟苟遠良士而近凶

人。是謂逆子。戒之戒之。將有兩廣之行書。此以戒我弟。并以告夫士友之辱陷於斯者。請一覽教之。客座私視。一友常易動氣。責人先生警之曰。學須反己。若徒責人。只見得人。不是不見自己。非何益。惟能反己。方知自己有許多未盡處。奚暇責人。舜能化得象。傲其機括。只是不見象之不是。若舜只要正他。姦惡就見得象不是。矣。象是傲人。必不肯相下。如何感化得他。凡朋友問難。縱有淺近粗疎。或露才揚己。只因其病而藥之可也。若遽懷鄙薄之意。非君子與人為善之心矣。

訓俗遺規

卷二 王陽明文鈔

十一

鄉人有父子爭訟。訴於先生者。先生言不終辭。其父子相抱慟哭而去。柴鳴治問先生。何言致彼感悔之速。先生曰。我言舜是世間大不孝子。瞽瞍是世間大慈父。鳴治愕然。請問先生曰。舜常自以為大不孝。所以能孝。瞽瞍常自以為大慈。所以不能慈。瞽瞍只記得舜是我孩提。長養今何不會豫悅。我不知自心已為後妻所移。尚謂自家能慈。所以愈不能慈。舜只思父提孩我時。如何愛我。今日不愛。只是我不能盡孝。日思所以不能盡孝處。所以愈能孝。及至瞽瞍底豫。舜是古今大孝子。瞽瞍亦做成箇慈父。

古樂不作久矣。今之戲子，尚與古樂意思相近。韶之九成，便是舜一本戲子。武之九變，便是武王一本戲子。聖人一生實事，俱播在樂中。所以有德者聞之，便知其盡善盡美；與盡美未盡善處，若後世作樂，只是做詞調於民俗風化，絕無干涉。何以化民善俗？今要民俗反樸還淳，取今之戲本，將妖淫詞調刪去，只取忠臣孝子故事，便愚俗人人易曉。無意中感發他良知起來，却於風化有益。以上傳習錄

梨園唱劇，至今日而濫觴極矣。然而敬神宴客，世俗必不能廢。但其中所演傳奇，有邪正之不同。主

訓俗遺規

卷二 王陽明文鈔

主

持世道者，正宜從此設法立教。雖無益之事，未必非轉移風俗之一機也。先輩陶石梁曰：今之院本，卽古之樂章也。每演戲時，見有孝子悌弟、忠臣義士，激烈悲苦，流離患難，雖婦人牧豎，往往涕泗橫流，不能自己。旁視左右，莫不皆然。此其動人最懇切，最神速較之老生擁皋比、講經義、老衲登上座說佛法，功效百倍。至於渡蟻還帶等劇，更能使人知因果報應，秋毫不爽。殺盜淫妄，不覺自化。而好生樂善之念，油然而生。矣此則雖戲而有益者也。近時所撰院本，多是男女私媒之事，深可痛恨。而世

人喜爲搬演，聚父子兄弟，并偉其婦人而觀之。見其淫譎、褻穢、備極醜態，恬不知愧。豈不思男女之慾，如水浸漚，卽日事防閑，猶恐有瀆倫犯義之事。而況乎宜淫以道之試思此時觀者，其心皆作何狀？不獨少年不檢之人，情意飛蕩，卽生平禮義自持者，到此亦不覺津津有動，稍不自制，便入禽獸之門。可不深戒哉。人譜類記一則與先生之意相發明，均爲近時良藥，故附錄于此。

訓俗遺規

卷二 王陽明文鈔

主

楊叔山遺屬

公名繼盛字仲芳直隸容城人明嘉靖進士官兵部員外郎諡忠愍

宏謀按叔山先生彈劾奸邪身蹈不測於造次顛沛之中從容暇豫訓誡後人委曲詳盡足知其至性肫篤操持堅定在國在家無以異也其所言居家行己之道字字從天理人情中體驗而出寧過厚毋從薄寧過誠樸毋涉巧偽洵可爲居家者法。

論應厚應箕兩兒

人須要立志初時立志爲君子後來多有變爲小人的若初時不先立下一箇定志則中無定向便無所訓俗遺規

卷二 叔山遺屬

古

不爲便爲天下之小人衆人皆賤惡你你發憤立志要做箇君子則不拘做官不做官人人都敬重你故我要你第一先立起志氣來。

心爲人一身之主如樹之根如果之蒂最不可先壞了心。心裏若存天理存公道行出來便都是好事便是君子這邊的人。心裏若存的是人欲是私意雖欲行好事也有始無終雖欲外面做好人也被人看破如根衰則樹枯蒂壞則果落故要你休把心壞了。

心以思爲職或獨坐時或夜深時念頭一起則自思曰這是好念是惡念若是好念便擴充起來必見之

行若是惡念便禁止勿思方行一事則思之以爲此事合天理不合天理若是合天理便行若是不合天理便止而勿行不可爲分毫違心害理之事則上天必保護你鬼神必加佑你否則天地鬼神必不容你你讀書若中舉中進士思我之苦不做官也是若是做官必須正直忠厚赤心隨分保國固不可效我之狂愚亦不可因我爲忠受禍遂改心易行懶了爲善之志惹入父賢子不肖之誚。

你母是箇最正直不偏心的你兩箇要孝順他凡事依他不可說你母向那箇兒子不向那箇兒子向訓俗遺規

卷二 叔山遺屬

古

那箇媳婦不向那箇媳婦要著他生一些氣便是不孝不但天誅你我在九泉之下也擺佈你。你兩箇是同胞兄弟當和好到老不可各積私財致起爭端不可因言語差錯小事差池便面紅面赤應箕性暴些應尾自幼曉得他性見的看我面皮若有些衝撞擔待他罷應箕敬你哥哥要十分小心合敬我一般的纔是若你哥計較你些兒你便自家跪拜與他陪禮他若十分惱不解你便央及你哥相好的朋友勸他不可因他惱了你就不讓他。應尾媳婦是儒家女應箕媳婦是宦家女此最難處

應尾要教導你媳婦愛弟妻如親妹不可因他是官宦人家女便氣不過生猜忌之心應箕要教導你媳婦敬嫂嫂如親姐衣服首飾休穿戴十分好的你嫂嫂見了口雖不言心裏便有幾分不耐煩嫌隙自此生矣四季衣服每遇出入妯娌兩箇是一樣的兄弟兩箇也是一樣的每喫飯你兩箇同你母一處喫兩箇媳婦一處喫不可各人合各人媳婦自己房裏喫久則就生惡了。

你兩箇不拘有天來大惱要私下請眾親戚講和切記不可告之於官若是一人先告後告者把這手卷訓俗遺規

卷二 淑山遺屬

六

送至於官先告者即是不孝官府必重治他及你兩箇好友與我長些志氣再預告問官老先生若見此卷幸諒我苦情教我二子再三勸誘使爭而復和則我九泉之下必有叩結之報。

你堂兄燕雄燕豪燕傑燕賢都是知好友的人雖在我身上冷淡却不干他事你兩箇要敬他讓他和產有未均處他若愛便宜也讓他罷休要爭競。

你兩箇年幼恐油滑人見了便要哄誘你或請你喫飯或誘你賭博或以心愛之物送你或以美色誘你一入他圈套便喫他虧不惟蕩盡家業且弄你成不

的人若是有這樣人哄你便想我的話來識破他令你好是不好的意思便遠了他揀著老成忠厚肯讀書肯學好的人你就與他肝膽相交語言必信逐日與他相處你自然成箇好人不入下流也。

讀書見一件好事則便思量我將來必定要行見一件不好的事則便思量我將來必定要戒見一箇好人則敬他我將來必要合他一般見一箇不好的人則思量我將來切休要學他則心地自然光明正太行事自然不會苟且便爲天下第一等人矣。

習舉業只是要多記多作四書本經之外古文論策訓俗遺規

卷二 淑山遺屬

七

表判皆須熟讀常作不可專讀時文專作時文不可止讀本經切記不可一日無師傅無師傅則無嚴憚無稽考雖十分用功終是疎散又必須擇好師好友日日會講切磋則舉業不患不成矣。

居家之要第一要內外界限嚴謹女子十歲以上不可使出中門男子十歲以上不可使入中門外面婦人雖至親不可使其常來行走恐說談是非致一家不和又防其爲奸盜之媒也只照依我行便是院牆要極高上而必以棘針緣的周密少有缺壞務要追究來歷如夏間霖雨院牆倒塌必即時修起如雨天

不便亦即時加上纂錄。不可遷延日月。庶止姦盜之原。酒肉麵果。油鹽醬菜。必總收一庫房。五穀糧食。必總收一倉房。當家之人。掌其鎖鑰。衣服要樸素。房屋休高大。飲食使用要儉約。休要見人家穿好衣服。便要倣好房屋。便要蓋。使好家伙。便要買。此致窮之道也。用度少有不足。便算計節省。切記不可揭債。若揭債。則日日行利。累的債深。窮的便快。戒之。田地四頃有餘。穀你兩箇種了。不可貪心。見好田土。又買。蓋地多。則門必高。糧差必多。恐至負累。受官衙之氣也。

訓俗遺規

卷二 椒山遺屬

太

與人相處之道。第一。要謙下誠實。同幹事。則勿避勞苦。同飲食。則勿貪甘美。同行走。則勿擇好路。同睡寢。則勿占牀。薦寧讓入。勿使人讓。我寧容人。勿使人容我。寧喫人虧。勿使人喫我虧。寧受人氣。勿使人受我氣。人有恩於我。則終身不忘。人有怨於我。則即時丟過。見人之善。則對人稱揚。不已。聞人之過。則絕口不對人言。人有向你說某人感你之恩。則云。他有恩於我。我無恩於他。則感恩者聞之。其感益深。有人向你說某人惱你。則云。他與我平日最相好。豈有惱我。謗我之理。則惱我。謗我者聞之。其怨即解。人之勝

似你。則敬重之。不可有傲忌之心。人之不如你。則謙待之。不可有輕賤之意。又與人相交。久而益密。則行之邦家。可無怨矣。

我一母同胞。見在者四人。你大伯。二姑四姑。及我大伯有四箇好子。且家道富實。不必你憂你。二姑四姑俱貧窮。要你時常看顧他。你敬他。合敬我。一般至於你五姑六姑。總須一樣看待也。戶族中人有飢寒者。不能盡者。不能嫁娶者。要量力周濟。不可怠一本之念。漠然不關於心。

我們係詩禮士夫之家。冠婚喪祭。必照家禮行。你若

訓俗遺規

卷二 椒山遺屬

九

不知當問之於人。不可隨俗苟且。庶子孫有所觀法。你姊是你同胞的人。他日後若富貴。便罷。若是窮你兩箇要老實供給照顧他。你娘要與他東西。你兩箇休要違阻。若是有些違阻。不但失兄弟之情。且使你娘生氣。不友又不孝。記之記之。覆奏本已上。恐本下急倉卒之間。燈下寫此。殊欠倫序。然居家做人之道。盡在是矣。拏去你娘看後。做一箇布袋。裝盛放在我靈前桌上。每月初一十五。合家大小。靈前拜祭了。把這手卷。從頭至尾。念一遍。合家聽著。雖有緊事。也休廢了。

沈文端公駁下說公名傑字化龍號龍江河南人明嘉靖進士官至大學士

宏謀按奴僕本難馭而仕宦之奴僕更甚若輩以恣肆爲能倚其聲勢動多凌侮主人不察反曲庇之身名俱喪士大夫用奴僕而不知已爲奴僕用良可慨也明代江左此風尤甚顧亭林嘗極言之茲說擬諸形容極其流弊語語切至蓋觀其僕從之謹肆即可知其主之賢否凡爲家長可不鑒與

凡驕從不宜太侈蓋吾輩鄉宦皆好省事而僕從則務喜多事惟多事則僕從亦一鄉宦也假令一鄉宦訓俗遺規

卷二 取下說

手

使十人十鄉宦使百人則一邑有百鄉宦矣嗚呼一邑中百鄉宦其氣餒豈不薰塞邑里耶矧復有兄弟子姪亦皆以鄉宦行事而僕從亦皆稱鄉宦僕從於鄉人何堪夫以一人之身而人之藉我爲用者若此其衆吾之兩手兩目既不能遍戢之乃猶復招延之未已豈不益自苦哉大凡僕從只將就足用不必太多太多則衣食於我者侈若謂有不衣不食而爲我服役者則益不可何也彼不衣不食而爲我服役者非徒也必藉我以行其私彼藉我以營私吾因彼以飲怨則我之役彼者一時奔走之微勞而使之役我

者終身名節之大關也此詎我役彼而實彼役我奈何役人者而反爲人役哉縱不然而堂階之上森然林立車馬之間簇如雲湧亦甚非有道者宜處矣凡僕從以膚受來愬者直笑曰我不曾眼見有鴛鴦毀罵主翁者直笑曰吾不曾耳聞則下人無所售其欺而我亦不爲彼激怒以戕吾天和致有他事蓋一忍之爲效多矣

有爭一兩錢之利而與人日喧于市者吾輩手下人之買辦是也夫吾輩豈與人計較些微者惟下人不能體吾意而欲有所染指則不得不朘削于人夫豈訓俗遺規

卷二 取下說

主

知田野小民斗粟尺布入市營求鉞頭削鐵要養一家性命我却要在他身上討便宜所得幾何縱使日買辦常過其直一歲之中所費幾何顧令人當面咨嗟背後談議耶自今宜嚴飭下人入市買辦者務使人爭售之勿使人望而避匿也

每見宦家僕從遇其主翁親識屬在寒賤者即肆與抗禮且屑越之其主翁亦恬然不以爲怪此詎非各分倒置風俗薄惡一大事耶吾輩宜深以相戒

凡笞責僕婢當推吾愛子女之心以恕之不寧惟是即寒暑飢飽疾病勞逸與其心曲中微隱有疑慮而

不敢聲言者一一體悉之而後得處下之道

訓俗遺規

卷二 馭下說

垂

居新吾好人歌公名坤字叔簡寧陵人明嘉靖進士仕至少司寇

宏謀按人皆知愛慕好人而存心行事有時

近于不好者矣今一一列出孰為好人孰為

不好人隨事可見有志者可以自省

天地生萬物惟人最為貴人中有好人更出人中類

好人先忠信好人重孝弟好人知廉恥好人守禮義

好人不縱酒好人不戀妓好人不賭錢好人不尚氣

好人不仗富好人不倚勢好人不欠糧好人不侵地

好人不教唆好人不妒忌好人不說謊好人不諠戲

好人沒閒言好人不謗議好人沒歹朋好人沒浪食

訓俗遺規

卷二 好人歌

垂

好人不村野好人不狂悖好人不懶惰好人不妄屬

好人不輕浮好人不華麗好人不邈遏好人不乖戾

好人不強梁好人不暗昧好人救患難好人施恩惠

好人行方便好人無詭計惡人罵好人好人不答對

惡人打好人好人只躲避不論大小人好人不得罪

不論大小事好人合天理富人做好人陰功及後世

貴人做好人鄉黨不咒詈貧人做好人說甚干頃地

賤人做好人不數王侯貴少年做好人德望等前輩

老年做好人遮盡一生罪弱漢做好人強人自羞愧

惡人做好人聲名重十倍好人鄉邦實好人家國瑞

好人動鬼神好人感天地不枉做場人替天出口氣
吁嗟乎百年一去永不還休做惡人留惡證

卷二

好人歌

詩

焉。

訓俗遺規

卷二 誠子書

重

吾直言賈禍自分一死以報朝廷不復與汝相見故
書數言以告汝汝長成之日佩爲韋弦卽吾不死之
年也。

汝生長官舍祖父母拱壁視汝內外親戚以貴公子
待汝衣鮮食甘。頃喜任意嬌養既慣不肯服布舊之
衣不肯食粗糲之食若長而弗改必至窮餓此宜儉
以惜福一也。

汝少所習見遊宦赫奕未見吾童生秀才時低眉下
人及祖父母艱難支持之日也又未見吾囚服被逮
及獄中幽囚痛苦之狀也汝不嘗胆以思豈復有人

心者哉人不可上。物不可凌。此宜謙以守身二也。
祖父母愛汝。汝狎而忘敬。汝母訓汝。汝傲而弗親。今
吾不測。汝代吾爲子。可不仰體祖父母之心乎。至於
汝母更倚何人。汝若不孝。神明殛之矣。此宜孝以事
親三也。

吾居官愛名節。未嘗貪取肥家。今家中所存基業。皆
祖父母勤苦積累。且此番銷費大半。吾向有誓願。兄
弟三分。必不多取一畝一粒。汝視伯父如父。視寡嫗
如母。卽有祖父母之命。毫不可多取。以負我志。此宜
公以承家四也。

訓俗遺規

卷二 誠子書

美

汝既鮮兄弟。止一庶妹。當待以同胞。倘嫁於中等貧
家。須與粧田百畝。至庶妹之母奉事吾有年。當足其
衣食。撥與贍田。收租以給之。內外出入。謹其防閑。此
恩義所關五也。

汝資性不鈍。吾失於教訓。讀書已遲。汝念吾辛苦。勵
志勤學。倘有上進之日。卽先歸養。若上進無望。須做
一讀書秀才。將吾所存諸稿。簡籀好好詮次。此文章
一脉六也。

吾苦生不得盡養。他日伺祖父母百歲後。葬我於墓
側。不得遠離。

王孟箕講宗約會規 公名漢璋。江西彭澤人。萬
歷進士。任山西副使。

宏謀按一鄉之內。異姓錯處。尚且有約交相
規勸。况於同宗。以其尊長約束子弟。臨以宗
祖訓誡。後裔較之異姓情事。更親觀感尤易。
則令愛同敬。謹身寡過。均不外於宗祠焉。得
之西江所在。皆有宗祠。惜少規勸約束之意。
則宗約之不講也。此西江前輩遺法。胡不勉
而行之。

期會款式

每月兩會。或朔望。或初二十六。先時約幹。灑掃擺列。

訓俗遺規

卷二 講宗約會規

毛

書案坐席東西相向。兩邊各幾。屬宗人照班輩序齒
分坐。案上各置所講書。另設講讀之席於前。負前楹
向中堂。定二人爲約。講約讀擇。少年音聲響亮。或新
進秀才充之。中一桌設雲板。命一人司之。爲約警所。
講書如易家人詩國風大學修身齊家。孝經小學。并
將國家律法。及孝順事實。太上感應篇善惡果報之
類。每會講幾條。蓋導之以經書典故。使知各當如此。
惕之以法律報應。使知不得不如此。庶幾知所趨避。
不爲醉夢中人。

講約規條

一每會清茶多備茶點一行飯一餐並不設酒講約時不許離席不許兩人私語惟各端坐專精靜聽縱有疑欲問并已另有發明欲吐止須先時記存俟其講畢然後問然後發揮也若有任意走動及私語擾越勸說之類宗長命擊雲板一聲便當翕然禁步杜口如一人一會兩犯宗長命擊雲板三聲撤其席抑之拜廟拜宗長謝過又家人起於利女貞古今女誠母儀婦道備焉并講之在會者熟記歸而述於母妻亦為不約之約講畢有數事詢問處置分載於後。

周咨族衆

訓俗遺規

卷二 講宗約會規

五

一先問會中諸族人。有身家難處之事。內外難處之人。即對衆請教。衆隨所見。與細心商確。凡可解免其患難裨益其身心者。無不具告。乃見家人一體之意。此會不為空談。又問族中某人。有某善行。即對衆稱揚兼書之。紀善簿。以共相效法。又聞某人。有某過亦委曲開諭。令彼省悟。改圖。不可面斥其非。使無所容。庶幾恩不掩義。若有顯過為鄉里共知。衆便改正。無徒避嫌姑息。以長其惡。

議察正供

一問族中錢糧。各戶當依限輸納。不可任意拖欠。務

令本家錢糧輸納在各里之先。不煩催科。庶國為良民家為肖子矣。

平情息訟

一問族中有無內外詞訟。除本家兄弟叔姪之爭。宗長令各房長於約所會議處分。不致成訟外。倘本族於外姓有爭。除事情重大付之公斷。若止戶婚田土。閭氣小忿。則宗長便詢所訟之家。與本族某人為親。某人為友。就令其代為講息。屈在本族押之。賠禮屈在外姓。亦須委曲調停。稟官認罪求和。雖是稍屈。但留此閒錢。做人家。趁此好光陰。讀書窮理。不為客氣所分。亦是自家討便宜處。即不敢謂人望。彥方之廬。或可平鄉人之怒。而省公祖父母之案牘矣。

矜恤孤苦

一問族中鰥寡疾苦。以相矜恤。尚書稱文王惠鮮鰥寡。夫國於鰥寡。尚留其生意。況同宗一氣相屬者乎。今人酒肉饋遺。每施於外親近隣家。溫能還報之人。即往來不厭其頻。而族中鰥寡。曾不一念及之。甌裏塵生。門前草長。或鳩杖而倚門閭。或雞骨而支牀第。淒風苦雨。舉目蕭條。長日窮年。無人依保。縱同門共巷。尚且置若罔聞。而况住居相隔乎。偶經道過門。亦

必佯爲不知更無特地相問者惟俟其死一假哭胡拜之曰子爲族誼也族誼固如是乎今於講後詢問應卹之家派各房先後每人饋問一次多寡隨分卹尋常飲食果實之類亦且見意有病或爲求醫贖藥益惠不期衆寡期於當厄一體血脉相貫庶幾不爲痿痺之民

禁戢閑談

一宗約講讀古人經書商確族中事體了此倘有餘閑惟命童子歌詩或習禮而罷萬不可言及他事說鬼說夢總屬荒唐言人富貴便是美人富貴言人貧賤便是笑人貧賤惟是一片俗心腸方有此閑言語若論飲食之美惡評女色之妍媸尤爲市井下流卽如援引邸報談及朝政或邊境之警息縉紳之差除古人云一日看除目三年損道心又云士君子不可無憂國之心不可有憂國之言有憂國之心而言之已爲出位若無憂國之心而言之更爲訕上若言及官府得失人家長短閨門隱微便是殺身之道各宜痛戒偶有一犯衆共斥之後不許與會

訓俗遺規 卷二 講宗約會規 手

王士晉宗規

宏謀按此篇與王士晉讀宗約同意而條約更周備自家庭鄉黨以至涉世應務之道均列於宗規於此見人生一舉足而不可忘祖宗之訓愛親者不敢惡於人敬親者不敢慢於人親親長長而天下平願有宗祠者三復此規

鄉約當遵

孝順父母尊敬長上和睦鄉里教訓子孫各安生理毋作非爲這六句包盡做人的道理凡爲忠臣爲孝子爲順孫爲聖世良民皆由此出無論聖愚皆曉得此文義只是不肯著實遵行故自陷於過惡祖宗在上豈忍使子孫輩如此今於宗祠內做鄉約儀節每朔日族長督率子弟齊赴聽講各宜恭敬體認其成美俗

訓俗遺規 卷二 宗規 圭

祠墓當展

祠乃祖宗神靈所依墓乃祖宗體魄所藏子孫思祖宗不可見見所依所藏之處卽如見祖宗時而祠祭時而墓祭必加敬謹凡棟宇有壞則葺之罅漏則補之垣砌碑石有損則重整之蓬棘則剪之樹木什器

則愛惜之。或被人侵奪盜竄墓則同心合力復之。思無忽小。視無逾時。若使緩延。所費愈大。此事死如生事。事亡如事存之道。族人所宜首講者。

族類當辨

類族辨物。聖人不廢。世以門第相高。間有非族認爲族者。或同姓而雜居一里。或自外邑移居本村。或繼同姓子爲嗣。其類匪一。然姓雖同而祠不同。入墓不同。祭是非難淆。疑似當辨。儻稱謂亦從叔姪兄弟。後將若之何。故譜內必嚴爲之防。蓋神不歆非類。處已處人之道。當如是也。

訓俗遺規

卷二 宗規

七

名分當正

同族兄弟叔姪。名分彼此。稱呼自有定序。近世風俗。變漓。或狎於褻昵。或狃於阿承。皆非禮也。拜揖必恭。言語必遜。坐次必依先後。不論近族遠族。俱照叔姪序列。情既親洽。心更相安。又有尊庶母爲嫡。躋妾爲妻者。大乖綱常。反蒙詬笑。又女子已嫁而歸。輒居客位。是何禮數。吉水羅念菴先生宅。于歸寧之女。仍依世次別設一席。可法也。若同族義男。亦必有約束。不得凌犯疎房長上。有失族誼。且寓防微杜漸之意。

宗族當睦

書曰：以親九族。睦族聖王且爾。況凡衆人乎。求俗或以富貴驕。或以智力抗。或以頑潑欺。凌雖能爭勝一時。已皆自作罪孽。嘗謂睦族之要有三。曰尊尊。曰老老。曰賢賢。名分屬尊。行者尊也。則恭順退遜不敢觸犯。分屬雖卑。而齒邁衆老也。則扶持保護。事以高年之禮。有德行族彥。賢也。賢者乃本宗楨幹。則親炙之景仰之。每事效法。忘分忘年以敬之。此之謂三要。又有四務。曰矜幼弱。曰恤孤寡。曰周窘急。曰解忿競。幼者稚年。弱者鮮勢。人所易欺。則矜之。一有矜憫之心。自隨處爲之効力矣。鰥寡孤獨。王政所先。况乎同族。訓俗遺規 卷二 宗規 七

得於耳聞目擊。則恤之。貧者恤以善言。富者恤以財穀。衣食窘急。生計無聊。則周之。量已量彼。可爲則爲。不必望其報。不必使人知。吾盡吾心焉。人有忿則爭競。得一人勸之。氣遂平。遇一人助之。氣愈激。然當局而迷者多矣。居間解之。族人之責也。此之謂四務。引伸觸類。爲義田。爲義倉。爲義學。爲義塚。教養同族。使生死無失所。皆豪傑所當爲者。善乎陶淵明之言曰：同源分流。人易世疎。慨焉痛嘆。念茲厥初。范文正公之言曰：宗族於吾固有親疎。自祖宗眎之。則均是子孫。固無親疎。此先賢格言也。人能以祖宗之念爲念。自

知宗族之當睦矣。

譜牒當重

譜牒所載皆宗族祖父名諱孝子順孫目可得睹口不可得言收藏貴密保守貴久每歲清明祭祖時宜各帶所編發字號原本到宗祠會看一徧祭畢仍各帶回收藏如有風侵油污磨壞字跡者族長同族衆即在祖宗前量加懲誡另擇賢能子孫收管登名於簿以便稽查或有不肖輩鬻譜賣宗或謄寫原本瞞衆覓利致使以贗混真紊亂支派者不惟得罪族人抑且得罪祖宗衆共黜之不許入祠仍會衆呈官追

訓俗遺規

卷二 宗規

誨

譜治罪

閨門當肅

男正位平外女正位平內君子正家其閨門未有不嚴肅者縱使家道貧富不齊如鋸耕採桑操井臼之類勢所不免而清白家風自在或有不孝寡居則丹心鐵石白首冰霜亦以三從四德姆訓夙嫺養之者素也若徇利妄娶門閥不稱家教無聞又或賦性不良凶悍妒忌傲僻長舌私溺子女皆爲家之素罪坐其夫若本婦委果冥頑化誨不改夫亦無如之何若祠中據本夫告詞詢訪的確當祖宗前合衆給以除

名帖或屏之外氏之家亦少有所警矣要之教婦在初來擇婦必世德顏氏家訓曰娶必欲不若吾家者蓋言娶貧女有益非謂遷就族類娶卑陋之女以貽禍也至於近時惡俗人家婦女有相聚二三十人結社講經不分晝夜者有跋涉數千里外望南海走東岱祈福者有朔望入祠燒香者有春節看春燈節看燈者有縱容女婦往來搬弄是非者闢家之道一切嚴禁庶無他患。

蒙養當豫

閨門之內古人有胎教又有能言之教父兄又有小

訓俗遺規

卷二 宗規

誨

學之教大學之教是以子弟易於成材今俗教子弟者何如上者教之作文取科第功名止矣功名之上道德未教也次者教之雜字東牋以便商賈書託下者教之狀詞活套以爲他日刁猾之地是雖教之實害之矣族中各父兄須知子弟之當教又須知教法之當正養正之當豫七歲便入鄉塾學字學書隨其資質漸長有知識便擇端慤師友將正經書史嚴加訓迪務使變化氣質陶鎔德性他日若做秀才做官固爲良士爲廉吏就是爲農爲工爲商亦不失爲醇謹君子。

嫗里當厚

嫗者族之親里者族之鄰遠則情義相關近則出門相見宇宙茫茫幸而聚集亦是良緣况童蒙時或多同館或共遊嬉比之路人迥別凡事皆當從厚通有無恤患難不論留否相與俱以誠心和氣遇之即使彼曾待我薄我不可以薄待久之且感而化矣若恃强凌弱倚眾暴寡富欺貧捏故佔人田地風水侵人山林疆界放債違例過三分取息此皆薄惡凶習天道好還尤宜急戒毋自害兒孫也

職業當勤

訓俗遺規

卷二 宗規

美

士農工商業雖不同皆是本職勤則職業修惰則職業隳修則父母妻子仰事俯育有賴隳則資身無策不免嫺笑於嫗里然所謂勤者非徒盡力實要盡道如士者則須先德行次文藝切勿因讀書識字舞弄文法顛倒是非造歌謠匿名帖舉監生員不得出入公門有玷行止仕宦不得以賄敗官貽辱祖宗農者不得竊田水縱牲畜作踐欺賴田租工者不可作淫巧售敝偽器什商者不得純衿冶遊酒色浪費亦不得越四民之外爲僧道爲胥隸爲優戲爲椎埋屠宰若賭博一事近來相習成風凡傾家蕩產招禍速變

無不由此犯者宜會族衆送官懲治不則罪坐房長

賦役當供

賦稅力役皆國家法度所係若拖欠錢糧躲避差徭便是不良百姓連累里長惱煩官府身家被虧玷辱父母又准不得事仍要賦役完官是何算計故勤業之人將一年本等差糧先要辦納明白

爭訟當止

太平百姓完賦役無爭訟便是天堂世界盡訟事有害無利要盤纏要奔走若造機關又壞心術且無論官府廉明何如到城市便被歇家撮弄到衙門便受

訓俗遺規

卷二 宗規

美

胥皂呵叱伺候幾朝夕方得見官理直猶可理曲到底吃虧受笞杖受罪罰甚至破家忘身辱親冤冤相報害及子孫總爲一念客氣始不可不慎經曰君子以作事謀始始能忍終無禍卽有萬不得已或關係祖宗父母兄弟妻子情事私下處不得沒奈何聞官只宜從直告訴官府善察情更易明白切莫架橋捏怪致問招回又要早知回頭不可終訟聖人於訟卦曰惕中吉終凶此是錦囊妙策須是自作張王不可聽訟師棍黨教唆財被人得禍自己當省之省之

節儉當崇

老氏三寶儉居一焉人生福分各有限制若飲食衣服日用起居一一橫盡留有餘不盡之享以還造化優遊天年可以養福者靡敗度儉約鮮過可以養德多費多取至於多取不免奴顏婢膝委曲拘人費少取少隨分隨足浩然自得可以養氣且以儉示後子孫可法有益於家以儉率人敝俗可挽有益於國世顧莫之能行何哉其弊在於好門面一念如爭訟好贏的門面則鬻產借債討人情鑽刺不顧利害吉凶禮節好富厚的門面則賣田嫁女厚賂聘媳舖張發引開厨設供倡優雜耍擊鮮散帛亂用綾紗又加招訓俗遺規

卷二 宗規

彙

望之。

守望當嚴

上司設立保甲只爲地方而百姓却乃欺瞞官府虛應故事以致防盜無術束手待寇小則竊犬則彊及至告官得不償失卽能獲盜牽累無時拋棄本業是百姓之自爲計疎也民族雖散居然多者千烟少者百室又少者數十戶兼有鄉鄰同生相友相助須依

奉上司傳諭平居互議出入有事通爲應援或合或分隨便截截若約中有不遵防範踪跡可疑者卽時察之若果有實事可據卽會呈送官究治蓋思患預防不可不慮奢靡之鄉尤所當慮也。

邪巫當禁

禁止師巫邪術律有明條一切左道惑衆諸輩宜勿令至門至於婦女識見庸下更喜媚神徼福其惑於邪巫也尤甚於男子且風俗日偷僧道之外又有齋婆賣婆尼姑跳神卜婦女相女戲等項穿門入戶人不知禁以致哄誘費財甚有犯姦盜者爲害不小各訓俗遺規

卷二 宗規

彙

四禮當行

先王制冠婚喪祭四禮以範後人載在性理大全及家禮儀節者是皆國朝頒降者也民生日用常行此爲最切惟禮則成父道成子道成夫婦之道無禮則禽獸耳然民俗所以不由禮者或謂禮節煩多未免傷財廢事不知師其意而用其精至易至簡何不可行試言其人要冠則賓不用幣歸俎止殺品果酒不用牲惟從儉族有將過者衆則同日行禮長子衆子

各從其類。贊與席如冠者之數。祝詞不重出。加冠醕酒。祝後次第舉之。拜則同席人三加之。禮初用小帽。小深衣履鞋。再用折巾。絹深衣皂靴。三用方巾。或儒巾服。或直身。或襖衫員領。皆從便。婚則禁同姓。禁服婦改嫁。恐犯離異之律。女未及笄。無過門夫云。無招贅。無招夫養夫。受聘擇門第。辨良賤。無貪下戶貨財。將女許配。作賤骨肉。玷辱宗祏。喪則惟竭力於衣衾棺槨。遵禮哀泣。棺內不得用金銀玉物。弔者止欵茶。途遠待以素飯。不設酒筵。服未除。不嫁娶。不聽樂。不與宴賀。衰經不入公門。墓必擇地。避五鬼。不得泥風。訓俗遺規 卷二 宗規 早

顧亭林日知錄 先生名炎武字寧人崑山人
宏謀按亭林先生為近代通儒貫穿經史得其領要故所見者大所規者遠坐而言起而行日知錄一書其庶幾乎偶錄數則為世俗訓近世停喪火葬二事不仁不孝莫大于此先生之論痛快切擊讀此而不惕然起者雖謂之無人心可矣
張公藝九世同居高宗問之書忍字百餘以進其意美矣而未盡善也居家御眾當令紀綱法度截然有章方可行之永久若使姑婦勃谿奴僕放縱而為家訓俗遺規 卷二 日知錄 早
長者僅含默隱忍而已此不可一朝居而況九世乎善乎浦江鄭氏劉太祖之言曰臣同居無他惟不聽婦人言耳此格論也雖百世可也
生日之禮古人所無顏氏家訓曰江南風俗兒生一期為製新衣盥浴裝飾男則用弓矢紙筆女則刀尺鍼線並加飲食之物及珍寶服玩置之兒前觀其發意所取以驗貪廉智愚名之為試兒親表聚集因成宴會自茲以後二親若在每至此日常有飲食之事無教之徒雖已孤露孤露其日皆為供頓酣暢聲樂不知有所感傷梁孝元少時每載誕之辰嘗設齋

講自阮修容元帝所生母薨後此事亦絕是此禮起於齊

梁之間逮唐宋以後無不崇飾此日開筵召客賦詩

稱壽而於昔人反本樂生之意去之遠矣

停喪之事自古所無自建安離析永嘉播竄於是有

不得已而停者魏晉之制祖父未葬者不聽服官而

御史中丞劉隗奏諸軍敗亡失父母未知吉凶者不

得仕進宴樂皆使心喪有犯君子廢小人戮通典生者

猶然況於既歿是以齊高帝時烏程令顧昌元坐父

法秀北征尸骸不反而昌元宴樂嬉遊與常人無異

有司請加以清議振武將軍邱冠先為休留茂所殺

訓俗遺規

卷二 日知錄

聖

喪尸絕域不可復尋世祖特赦其子雄方敢入仕當

江左偏安之日而猶申此禁豈有死非戰塲棺非異

域而停久不葬自同平人如今人之所為者哉唐鄭

延祚訓方母卒二十九年殯僧舍垣地顏真卿劾奏

之兄弟終身不齒天下聳動後周太祖敕曰古者立

封樹之制定喪葬之期著在經典是為名教道于世

俗衰薄風化陵遲親歿而多闕送終身後而便為無

主或羈束於仕宦或拘忌於陰陽旅櫬不歸遺骸何

託但以先王垂訓孝子因心非以厚葬為賢只以稱

家為禮掃地而祭尚可以告虔負土成墳所貴乎盡

力宜頒條令用警因循庶幾九原絕抱恨之魂千古

無不歸之骨今後有父母祖父母亡歿未經遷葬者

其主家之長不得輒求仕進所由司亦不得申舉解

送宋王子韶以不葬父母貶官劉昂兄弟以不葬父

母奪職後之王者以禮治人則周祖之詔魯公之劾

下可不著之甲令但使未葬其親之子若孫縉紳不

許入官士人不許赴舉則天下無不葬之喪矣

皇甫謐篤終論張攸曰葬之習於後也於是有久而

不克葬者是徒知備物豐儀之為厚其親而不知久

而不葬之大悖於禮也先王之制喪禮始死而襲

訓俗遺規

卷二 日知錄

聖

而歛三日而殯殯而治墓且其墓也貴賤有時天子

七月諸侯五月大夫三月士踰月先時而葬者謂之

渴葬後時而葬者謂之怠葬其自襲而歛自歛而殯

自殯而葬中間皆不治他事各視其力日夕拮据至

墓而已以為所以計安親體者必至乎葬而始畢也

襲也歛也殯也皆以期成乎葬者也殯則不可不葬

猶之襲則不可不歛歛則不可不殯相待而為始終

者也故不可以他事間也今有人親死踰日而不襲

踰旬而不歛踰月而不殯苟非狂易喪心之人必有

痛乎其中者矣至于累年而不葬則相與安之何也

殯者必於客位所以賓之也。父母而賓之人子之所不忍也。而爲之者以將葬故賓之也。所以漸卽乎遠也。殯而不葬。是使其親退而不得反於寢進而不得卽於墓。不猶之客而未得歸歸而未得至者與。非人事之至難安而人子之大不忍者與。

近年亦有一二知禮之士。未克葬而不變服者。而或且譏之曰。式飲酒食肉處內。與夫交際往來。一一如平人。而獨不變衣冠。則文存而實亡也。文存而實亡。近於爲名。然則必并其文而去之。而後爲不近名邪。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子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

訓俗遺規

卷二 日知錄

歸

禮。嗚呼。夫習之難移久矣。自非大賢。中人之情。鮮不動於外者。聖人爲之弁冕衣服。佩玉以教恭。衰麻以教孝。介冑以教武。故君子恥服其服而無其容。使其未葬而不釋衰麻。則其悲哀之心。痛疾之意。必有觸於目而常存者。此子游所謂以故與物。而爲孝子仁人之一助也。奚爲其必去之也。

侈於殯埋之飾。而民遂至於不葬。其親豐於資送之儀。而民遂至於不舉其女。於是。有反本尚質之恩。而老氏之書。謂禮爲忠信之薄。而亂之首。則亦過矣。豈知召南之女。迨其謂之。周禮。媒氏。凡嫁女。必。而夫

子之告子路曰。飲首足形。還葬而無槨。稱其財斯之謂禮。何至如鹽鐵論之云。送死殯家。遣女滿車。齊武帝詔書之云。斑白不婚。露棺累葉者乎。馬融有言。嫁娶之禮。儉則婚者以時矣。喪祭之禮。約則終者掩藏矣。林放問禮之本。孔子曰。禮與其奢也。寧儉。其正俗之先務乎。

火葬之俗。盛行於江南。自宋時已有之。監登聞鼓院范同言。今民俗有所謂火化者。生則奉養之具。惟恐不至。死則燔蒸而捐棄之。國朝著令。貧無葬地者。許以官地安葬。河東地狹人衆。雖至親之喪。悉皆焚棄。

訓俗遺規

卷二 日知錄

星

韓琦鎮并州。以官錢市田數頃。給民安葬。至今爲美談。然則承流宣化。使民不畔於禮法。正守臣之職也。事關風化。理宜禁止。仍飭守臣措置荒閒之地。使貧民得以收葬。從之。黃震爲吳縣尉。乞免再起化人亭。狀曰。城外有通濟寺。爲焚人空亭。約十間。以罔利。愚民悉爲所誘。親死卽舉而付之。烈燄餘骸不化。則又舉而投之深淵。斯人何辜。遭此身後之大戮。邪。震久切痛心。欲言未發。乃風雷驟至。獨盡徹其所謂焚人之亭而去之。意者穢氣彰聞。冤魂共訴。皇天震怒。爲絕此根。備申使府。蓋亦幸此亭之壞耳。案吏何人。敢

父寺僧之囑付行下本司勒令監造竄竊謂此亭爲焚人之親設也人之焚其親不孝之大者也此亭其可再也哉謹案古者小斂大斂以至殯葬皆擗踊爲遷其親之尸而動之也况可得而火之邪與其尸而昇之火慘虐之極無復人道雖蚩尤作五虐之法商紂爲炮烙之刑皆施之于生前未至戮之于死後也王敦叛逆有司出其尸於瘞焚其衣冠斬之所焚猶衣冠耳惟蘇峻以反誅焚其骨楊元威反隋亦掘其父素冢焚其骸骨慘虐之門旣開因以施之極惡之人周禮秋官掌戮凡殺其親者焚之然非治世法也隋爲仁壽宮役

訓俗遺規 卷二 日知錄

異

夫死道上楊素焚之上聞之不悅夫淫刑如隋文且不忍焚人則痛莫甚於焚人者矣蔣元暉潰亂宮闈朱全忠殺而焚之一死不足以盡其罪也然殺之者當刑焚之者非法非法之虐且不可施之誅死之罪人况可施之父母骨肉乎世之施此於父母骨肉者又往往拾其遺燼而棄之水慘益甚矣而或者乃以焚人爲佛法然聞佛之說戒火自焚也今之焚者戒火邪人火邪自焚邪其子孫邪有識者爲之痛惋久矣今通濟寺僧焚人之親以罔利傷風敗俗莫此爲甚天幸廢之何可興之欲望台慈矜生民之無知念

死者之何罪備勝通濟寺風雷已壞之焚人寺不計再行起置其於哀死慎終實非小補然自宋以來此風日盛國家雖有漏澤園之設而地窄人多不能徧壅相率焚燒名曰火蓋習以成俗謂宜每里給空地若干爲義塚以待貧民之墓除其租稅而更爲之嚴禁焚其親者以不孝罪之庶乎禮教再興民俗可厚也吳俗多火葬有燒人塚余司臬時毀其塚并查檢也器具就墳地爲義塚以葬無地之棺亦此意也貧者不以貨事人然未嘗無以自致也江上之貧女常先至而埽室布席陳平侍里中喪以先往後罷爲助古人之風吾黨所宜勉矣

訓俗遺規

卷二 日知錄

異

陸桴亭思辨錄 先生名世備子遺稿 太倉人

宏謀按桴亭先生爲學專力于格致誠正推暨於修齊治平。思辨錄天德王道無所不貫茲所採者皆持已涉世之事。人人可以理會者也。言則平正而無奇理實切當而不易舉而由之可以寡過矣。

昔人有言。天下甚事不因忙後錯了。世儀道天下甚事不因怒後錯了。怒則忙。忙則錯。氣一動時不可不卽時簡點。

子初學時偶有友人相托一事。爲某人解紛者。其人

訓俗遺規

卷二 思辨錄

吳

蓋嘗陰害子者也。子雖漫應之。而心不然。旣而惕然曰。此豈非所謂已私者乎。卽克去之。後來凡遇此等事。皆不須用力。要知古人克己之說。不過如此。

昔人云。見利思義。見色亦當思義。則邪念自息矣。四十二章經數語甚好。老者如母。長者如姊。少者如妹。幼者如女。敬之以禮。子少時每樂誦此數語。然細味之。猶有解譬降伏之勞。若能思義。則男有室。女有家。自不得一毫亂動。何煩解譬降伏。

使君自有婦羅敷。自有夫語。婉而嚴。可爲見色思義之最。

切莫做識得破。忍不過的事。

凡人語言之間。多帶笑者。其人必不正。

人視瞻須平正。上視者傲。下視者弱。偷視者姦。邪視者淫。惟聖賢則正瞻平視。所謂存乎人者。莫良於眸子也。

人相生於天然。語有之。有心無相。相逐心生。有相無心。相隨心滅。知上視之非。則去其傲。知下視之非。則去其弱。知偷視之非。則去其姦。知邪視之非。則去其淫。心旣平正。則視瞻不期平正。而自無不平正矣。此之謂修身。此之謂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

訓俗遺規

卷二 思辨錄

吳

語有之。一言折盡平生福。此蓋指刻薄之人言也。乃今之人。以能言刻薄之言爲能。未語先笑。恬不知警。殊爲可駭。此風亦始於近日。未知將來作何底止。

子家居多蔬食。偶有魚肉。食之亦甚少。家人每勸餐。子曰。此不特惜物力。亦惜物命也。吾儒非不欲蔬食。人之一身。所係甚大。不得不借資於飲食。權其輕重。故耳。豈可以吾儒不禁殺。而貪饕餮食乎。

范文正公每日必念自己一日所行之事。與所食之食。能相準否。相準則欣然。否則不樂。終日必求補過。此可爲吾人飲食之法。

語云醉之酒以觀其德此言甚好人雖有德醉後則不能自持亦白璧之瑕也於此自持則無之或失矣鑑明王先生曰功名心須是放淡予問何以能淡曰只是安箇命字予曰命字上須再加箇義字

或問君子聞譽亦以爲喜耶曰聞譽而我有其實非譽也名稱其實也此而不喜非人情但不以此自矜耳若聞譽而我無其實則慚愧不暇而何敢喜焉晝坐當惜陰夜坐當惜燈遇言當惜口遇事當惜心閑時忙得一刻則忙時閑得一刻

凡處事須視小如大又須視大如小視小如大見小訓俗遺規 卷二 思辨錄 五

心視大如小見作用昔人所謂膽欲大而心欲小也或謂與傾險人處甚有害曰甚有益或問故曰正使人言語動作一毫輕易不得豈惟過失可少於敬字工夫上亦甚增益

謙字諂字本大懸絕今人多把謙字看作諂字又把諂字看作謙字殊不可解有人於此道德深重學問該博此所當親近而師事者也則曰子奚爲而諂事之至於勢位所在貨財所聚又不覺談之慕之而趨之恐後也後生於此處着不分明人品安得不壞名利是天地間公共之物利惟公故博名惟公故大

自小人以名利爲私而名利二字始目爲糞途矣自聖人觀之必得其名必得其祿名利何嘗是糞物利與義合則與和同文言曰利者義之和也利與義反則與害對論語曰放於利而行多怨

橫逆之來聖凡不免然而所以待橫逆之道則有間矣出乎爾反乎爾此凡庸之所以待橫逆也惡聲至必反之此俠烈之所以待橫逆也寬柔以教不報無道此君子之所以待橫逆也禽獸何難此孟子之所以待橫逆也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此孔子之訓俗遺規 卷二 思辨錄 圭

之道其於數者之間可不知所以自處乎改過之人如天氣新晴一般自家固自灑然人見之亦分外可喜

已有過不當諱朋友有過決當爲之諱諱者正所以勸其改玉成其改也故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彼以過失相規爲名而亟亟於成人之惡者真刻薄小人耳故子貢曰惡訐以爲直者

冬溫夏清昏定晨省是事父母小節能讀書修身學爲聖賢使其親爲聖賢之親方盡得孝之分量舜稱大孝亦只是德爲聖人一句

孝經王者合萬國之歡心以事其先王。此語最妙。吾謂士庶人亦當合一家之歡心以事其父母。凡婢妾僕隸亦易生鬻骨肉爲孝子者。須是無往不敬。古人親在叱咤之聲。未嘗至於犬馬。正識得此意。

重遠弟不得於親。甚切憂思。予爲講怨慕章。令細玩父母之不我愛。二句。謂父母之不愛其子。與子之不得於父母。其中必有一箇緣故。但不知爲着那一件。惟大孝之子。能痛心疾首。早夜思量。必要尋出那一件來。盡情改過。自然能得親順。親不然。父母怒我責我。一槩夷然遇之曰。我自盡其子職。父母不我愛聽。訓俗遺規 卷二 思辨錄 五

之而已。這便是忽然。忽然者。終不得謂之孝。

孟子於我何哉。註云。自責不知已有何罪。妙甚。人子不能得親順。親只是不知尋討自己過失。若識得於我何哉之意。將自己不得親心處。反覆搜求。一毫未盡。必要將來盡情改換。如此久久。斷無不得親順親之理。

朋友是後來的。兄弟兄弟是天然的朋友。少同遊長同學。若得一心一德之兄弟。何樂如之。此古人所以深貴乎兄弟之互相師友也。

人所最不可解者。是兄弟嫉妬。彼秦越之人。漫不相

關。尚或喜其富。慕其貴。惟兄弟之間。一富一貧。一貴一賤。則頓起嫉妬。彼其心以爲勢相形。名相軋耳。不知以閨牆禦侮之詩觀之。則貧賤之兄弟。尚于我有益。而況其爲富貴者乎。若能以父母之心爲心。則何富何貴。何貧何賤。總之同氣連枝也。

兄弟富貴而不念貧賤者。其人固不足言。若自己貧賤而嫉妬兄弟之富貴。則在賈者亦往往不免。蓋起於先分形迹。見得他人富貴。不知父母同胞有何形迹。一分形迹。早已爲他人覷破。一文不值也。

以身孝父母。不若以妻子孝父母。以身孝父母。容有不盡之時。以妻子孝父母。更無不到之處。子曰。父母其順矣乎。一句。煞有意味。

閨門之中。最難是一敬字。古人動云。夫婦相敬如賓。又曰。閨門之內。肅若朝廷。皆言敬也。此處能敬。便是真工夫。真學問。於齊家乎何有。朱子有言。閨門祗席之間。一息斷絕。則天命不行。每念及此。言令人神悚。

教子工夫第一。在齊家。第二。方在擇師。若不能齊家。則其子自孩提以來。愛憎嚙笑。必有不能一軌於正者矣。雖有良師化誨。亦難。

古人云。教孝慈。謂亦當教慈。慈者所以致孝之本也。

愚見人家儘有中才子弟却因父母不慈打八不孝一邊遇頑嚚而成底豫者古今自大舜後能有幾人教子須是以身率先每見人家子弟父兄未嘗着意督率而規模動定性情好尚輒酷肖其父皆身教爲之也念及此豈可不知自省。

教家之道第一以敬祖宗爲本敬祖宗在修祭法祭法立則家禮行家禮行則百事舉矣。

今人多寶愛骨董鋪張陳設以供玩賞殊爲無謂予向惡之近日思得此種器物亦有用處蓋古者宗廟祭器必用貴重華美之物如瑚璉簠簋之類雖家國訓俗遺規

卷二 思辨錄

蓄

不同然古人祭器必用重物無疑今世士大夫金玉之器充滿几席而祖宗祭器則僅取充數殊非古人致孝鬼神致美黻冕之意也愚以爲士大夫家凡有家傳重器當悉以爲祭器貧有則以精潔之器爲之斷不可以濫惡之物進御鬼神也。

今士大夫家每好言家法不三言家禮法使人遵禮使人化法使人畏禮使人親只此是一家中王伯之辨擇婿易擇婦難婿露頭角選擇可憑婦在深閨風聞難據也。

擇婿須觀頭角擇婦須觀庭訓。

葬者送死之大事故古者未葬不除服今世闕焉不講無論庶民卽士大夫有終身不葬者矣今宜制爲令典人子葬親不拘月日凡士大夫必葬親然後起服庶幾無不葬之親矣。

江君遜問風水之說予理有之乎曰山水是天地骨血其廻合會聚處自有真穴所以古人建都必擇善地然人子葬親又自有說擇地次也其要處在立心立心欲親之體魄安不至有水泉螻蟻之患此天理之至情也如是者得善地而富貴應之立心爲求富貴或停柩不葬或欺盜侵奪此人欲之惡念也如是

訓俗遺規

卷二 思辨錄

蓄

者雖得善地而富貴不應焉譬之種植人心則種子之善否也風水則土地之肥磽也種子善雖瘠土未嘗不生種子不善雖極肥之土未有種草而得豆種稗而得穀者所以儒者重心術不重風水。

錢蕃侯有妹未嫁喪其翁夫家無人欲乘凶而娶蕃侯家不允而勢不可已因與世儀及聖傳議其事且曰是律有明禁但世俗習而不察亦有善處之法乎世儀曰此處決不可通融然庶民之家儘有勢不能娶者亦不可無通融之法其說有三一兄試思之蕃侯曰不用鼓樂世儀曰得之聖傳曰娶後不同寢

世儀曰得之其一說未得世儀曰嫁之父母以奔喪之禮往交拜哭踊成禮喪畢而就婚禮之正也

治家人生產非必如今人封殖只是條理得停當使一家衣食無缺如許衡治生之謂蓋衣食所以養廉衣食足自不至輕易求人輕為非禮之事然後可立定脚跟向上做去若忽視治生不問生產每見豪傑之士往往以衣食不足不矜細行而致其生平者多矣可不戒哉

切莫為力量所不能為之事是亦治生一訣也

訓俗遺規

卷二 思辨錄

美

訓俗遺規卷之三

桂林陳宏謀榕門原輯

金匱後學華希閔重編

朱栢廬勸言

先生名用純字致一江南崑山人

宏謀按勸言止四則耳而其義則該括而無

遺充其量可以希聖賢否亦不失為寡過若

與之相悖則不可以為人矣先生之尊人節

孝先生

名集

明季以諸生殉節先生茹哀飲

痛自比廬墓攀栢之義故號曰栢廬潛心聖

學躬行實踐杜門授徒多所成就讀此可知

訓俗遺規

卷三 勸言

一

其制行之篤而教人之切也

孝弟

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可知孝親悌長是天性中事不是有知有不知有能有不能者也吾獨怪今人財寶本是身外之物強欲求之不得為耻孝弟是身內固有不得如何不耻又怪今人功名本如旅舍一過便去得而復失則又深耻孝弟乃是不可復失者放而不求如何不耻不必言古聖賢孝弟之行如大舜武周泰伯伯夷各造其國只如晨省昏定推梨讓棗有何難事而今人甘心

不爲極而至於生不能養死不能葬人不孝於父母有無不通長短相競天不友於兄弟噫是卽孩提時頃刻不見父母則哭泣不止兄弟同床共席則相憐相愛之孝子悌弟也人皆望畏而進德奈何反至於此且就人所易能者立一榜樣昔老萊子行年七十身著五色斑斕之衣作嬰兒戲欲親之喜司馬溫公兄伯康年將八十公奉如嚴父保如嬰兒每食少頃則問曰得無餓乎天少冷則拊其背曰衣得無薄乎老而如此未老可推一事如此他事可推有子曰孝弟爲仁之本烏有孝子悌弟而不修德行善者孔子訓俗遺規

卷三 勸言

二

勤儉

勤與儉治生之道也不勤則寡入不儉則妄費寡入而妄費則財匱財匱則苟取愚者爲寡廉鮮耻之事黠者入行險微倖之途生平行止於此而喪祖宗家聲於此而墜生理絕矣又况一家之中有妻有子不能以勤儉表率而使相趨於貪惰則自絕其生理而又絕妻子之生理矣勤之爲道第一要深思遠計事

宜早爲物宜早辦者必須預先經理若待臨時倉猝失措鮮不耗費第二要晏眠早起侵晨而起夜分而臥則一日而復得半日之功若早眠晏起則一日僅得半日之功無論天道必酬勤而罰惰卽人事亦已懸殊第三要耐煩喫苦若不耐煩喫苦一處不周密一處便有損失耗壞事須親自爲者必親自爲之須一日爲者必一日爲之人皆以身習勞苦爲自戕其生而不知是乃所以求生也儉之爲道第一要平心忍氣一朝之忿不自度量與人口角鬭力辯認經官事過之後不惟破家或且辱身第二要量力舉

訓俗遺規 卷三 勸言

三

事土木之功婚嫁之事賓客酒席之費切不可好高求勝一時興會所費不支後來補苴或行稱貸償則無力連則喪德第三要節衣縮食綺羅之美不過供人之歎羨而已若煖其軀體而素與綺羅何異肥甘之美不過口舌間片刻之適而已若自喉而下藜藿肥甘何異人皆以薄於自奉爲不愛其生而不知是乃所以養生也故家子弟不勤不儉約有二病一則纨绔成習素所不諳一則自負高雅無心墮屑乃至遊閑放蕩博奕酣飲以有用之精神而肆行無忌以已竭之金錢而益喜浪擲此又不待苟取之爲害而

已自絕其生理矣孔子曰謹身節用以養父母可知孝弟之道禮義之事惟治生者能之奈何不惟勤儉之爲尚也。

讀書

讀書須先論其人。次論其法。所謂法者不但記其章句而當求其義理。所謂人者不但中舉人進士要讀書做好人尤要讀書中舉人進士之讀書未嘗不求義理而其重究竟只在章句。做好人之讀書未嘗不解章句而其重究竟只在義理。先儒謂今人不曾讀書如讀論語未讀時是此等人。讀了後只是此等人。

訓俗遺規

卷三 勸言

四

便是不曾讀此教人讀書識義理之道也。要知聖賢之書不爲後世中舉人進士而設。是教千萬世做好人。直至於大聖大賢。所以讀一句書便要反之於身。我能知是否。做一件事便要合之於書。古人是如何。此纔是讀書。若只浮浮泛泛胸中記得幾句古書。出口說得幾句雅話。未足爲佳也。所以又要論所讀之書。嘗見人家几案間擺列小說雜劇。此最自誤并誤子弟。亟宜焚棄。人家有此等書。便爲不祥。卽詩詞歌賦亦屬緩事。若能兼通六經。及性理綱目。大學衍義諸書。固爲上等學。不然者亦只是樓樓實實。將孝

經小學四書本註。置在案頭。嘗自誦教子弟。讀卽身體而力行之。難道不成。就好人。難道不種爲自好之士。究竟實能讀書。精通義理。世間舉人進士。恰此而誰不在其身。必在其子孫。

積德

積德之事。人皆謂惟富貴然後其力可爲。抑知富貴者積德之報。必待富貴而後積德。則富貴何日可得。積德之事。何日可爲。惟於不富不貴之時。能力行善。此其事爲尤難。其功爲尤倍也。蓋德亦是天性中所備。無事外求。積德亦隨在可爲。不必有待。假如人見

訓俗遺規

卷三

五

蟻子入水。飛蟲投網。便可救之。又如人見乞人哀呼。輒與之錢。或與之殘羹剩飯。此救之與之之心。不待人教之也。卽此便是德。卽此日漸做去。便是積。今人於錢財田產。卽去經營日積。而於自己所完備之德。不思積之。又大敗之。不可解也。今亦須論積之次序。首從親戚。始宗族鄰里。中有貧乏孤苦者。量力周給。嘗見人廣行施與。而不肯以一絲一粟。援手窮親。亦倒行而逆施矣。次及於交與凡窮阨之人。朋友有通財之義。固不必言。其窮阨之人。雖與我素無往來。要知本吾一體。生則賑給。死則埋骨。惟力是視。以全

我惻隱之心。次及於物類。今人多好放生。究竟未務有不須費財者。如任奔走。効口舌。解人厄。急人病。周旋人患難。不過勞已之力。更何容吝。又有不費財。並不勞力者。如隱人之過。成人之善。又如啓蟄不殺。方長不折。步步是德。步步可積。但存一積德之心。則無往而不積矣。不存一積德之心。則無往而爲德矣。要知吾輩今日。不富不貴。無力無財。可以行大善事。積大陰德。正賴此惻隱之心。就日用常行之中。所見所聞之事。日積月累。成就一箇好人。不求知於世。亦不責報於天。若又不爲是真。當面錯過也。不富不貴時。訓俗遺規 卷三 勸言 六

不肯爲吾。又未知卽富卽貴之果肯爲否也。

張楊園訓子語。先生名履祥。號考甫。浙江桐鄉人。

宏謀按人期望其子。莫不在榮名厚祿。至於立身行己。則以爲迂。似可不必學者也。豈知立身行己。不可無學。此而不學。雖倖邀榮名厚祿。而處非其據。適足取辱耳。先生以躬行所得。爲訓子之語。事不越於日用倫常。理惟主於忠信篤敬。實爲立身行己之極則。所宜家置一編者也。以限於卷帙。所錄止于三。讀而有得。更當考全書而悉之。

易曰。積善之家。必有余慶。積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又訓俗遺規 卷三 訓子語 七

曰。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人之爲善。修其孝弟忠信。只是理所當爲。其不爲不善。亦由此心之良。不敢自喪。非欲徼福慶於天也。然論其常理。吉凶禍福。恒亦由之。積之之勢。不可不畏也。父子兄弟。心術念慮之微。夫妻子母。幽室牆陰之際。勿謂不足動天地。感鬼神也。天地鬼神。不在乎他在吾身心而已。

書曰。惟民生厚。因物有遷。概觀世運。厚則治。薄則亂。其在於家。祖宗以厚德啓其後昆。則寢昌寢熾。子孫削薄其德。喪敗隨及。古今不易之道也。土薄則易崩。

器薄則易壞。酒醴厚則能久藏。布帛厚則堪久服。存心厚薄。固壽夭禍福之分也。雖然有本有末。厚於本。靡有不厚。本之薄。靡有不薄。不親其親。不長其長。而謂於他人厚者。未之有也。中庸言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惟人之所不見。厚與否。要當察於用心之際。凡做人。須有寬和之氣。處家。不論貧富。亦須有寬和之氣。此是陽春景象。百物由以生長。若一向刻急。煩細。與整齊嚴肅不同。雖所執未爲不是。不免秋殺氣象。百物隨以凋殞。感召之理。有然。天道人事。常相依也。做人最忌是陰惡。處心尚陰刻。作事多陰謀。未有不

訓俗遺規

卷三 訓子語

八

殃及子孫者。語云。有陰德者。必有陽報。先有言存心。常畏天知。吾於斯言。夙夜念之。

子孫只守農士家風。求爲可繼。惟此而已。切不可流入倡優下賤。及市井罡棍。衙役里胥一路。

士爲四民之首。從師受學。便有上達之路。非謂富貴也。所以人自愛其身。惟有讀書愛其子弟。惟有教之讀書。人徒見近世遊庠序者。至於飢寒衣冠之子。多有敗行。遂歸咎讀書。不知末世之習。攻浮文以資進取。未嘗知讀聖賢之書。是以失意斯濫。得志斯淫。爲里俗所羞。稱爾安可因噎而廢食乎。試思子孫既不

讀書。則不知義理。一傳再傳。蚩蚩蠢蠢。有親不知事。有身不知修。有子不知教。愚者安於固陋。慧者習爲點詐。循是以往。雖違禽獸不遠。弗耻也。然則詩書之業。可不竭力世守哉。

子弟雖肄詩書。不可不令知稼穡之事。雖秉耒耜。不可不令知詩書之義。

近世以耕爲耻。只緣制科文藝取士。故競趨浮末。耻非所耻。若漢世孝悌力田爲科。人卽以爲榮。實論之。耕則無遊惰之患。無飢寒之憂。無外慕失足之虞。無驕侈點詐之習。思無越畔。土物愛厥。心誠保世承家。訓俗遺規 卷三 訓子語 九

之本也。但因而廢學。一任蚩頑。則不可耳。

人有此生。當思不虛此生之意。在門內。勉任門內之事。在宗族。勉任宗族之事。不可輒起較量推卸之心。充較量一念。勢必一錢尺帛。兄弟叔姪。不相通充。推卸之心。必至。父母養生送死。有不顧門內如此。況宗族乎。卽父母。不若無此子。卽祖宗。不若少此子孫。又況其餘。安有一步推得去。

人不可孤立。孤立則危。天子之尊。至於一夫而亡。況其下乎。一家之親。而外在宗族。當不失宗族之心。在親戚。當不失親戚之心。以至鄉黨朋友。亦如之。朝廷

邦國亦如之欲得其心非他思信以存心敬慎以行已平恕以接物而已人情不遠一人可處則人人可處獨病在吾有所不盡耳是以君子不求人求已不責人責已

處人倫事物之間有順有逆即不能無德怨自處之道有樹德無樹怨固然也人情則不可知處之之道我有德於人無大小不可不忘人有德於我雖小不可忘也若夫怨出於已當反已而與人平之其自人施於我則當權其輕重大小輕且小者可忘忘之重而大者報之爲直不能報爲耻要之作事當慎謀其

訓俗遺規

卷三

訓子語

十

始德不可輕受於人怨須有預遠之道施德當體上天裁者培之之心處人則念怨不在大期於傷心之義小如陵侮侵奪等類大則義關倫紀者也男子服用固宜儉素婦人尤戒華侈婦人祇宜勤紡織供饋食簪珥衣裳簡質而已若金珠綺繡求其所無慢藏誨盜冶容誨淫一事兩害莫過於此况婦德無極閑家之道當以爲先稚子侈心益當豫戒

凡人用度不足率因心侈心侈則非分以入旋非分以出貧固不足富亦不足若計口以給衣食量入以準日用素貧賤行乎貧賤素富貴不忘艱難所需自

有分限不俟求多也若能膳養之餘節省繁冗用廣祭產置贍族公田非惟可以上慰祖宗之心即下及子孫可以永久不替理甚易明世之亟於自私緩於公義多於奉已盡於親親者吾每見其立覆矣

父子兄弟夫婦人倫之大一家之中惟此三親而已不可稍有乖張父子尤其本也一處乖張即處處乖張安有缺於此而全於彼者自古人倫之變禍敗所貽常及數世天道然也

一族之人有賢有不肖在賢者當體祖宗均愛之心曲加保護不使一人失所毋論富貴貧賤無不如之

訓俗遺規

卷三

訓子語

十一

孟子所謂親愛之而已矣若專已自私不相顧恤有傷一體之誼是爲得罪祖宗不孝孰大焉葛藤猶能庇其本根可以人而不如草木乎或疑貧賤易至矣所富貴何待保護不知富貴之失所蓋有甚於貧賤者教其不知而正其過失所以安全之也目好者每因族人富貴即與之踈其富貴者亦不知其可憂踈遠族人以蹈危亡故及此

宗族親戚之人或賢或不此由天定無可取捨賢者自當愛而敬之否者無失其親而已至於師友一入家門子弟志尚因之以變術業因之以成賢則數世

賴之否亦害匪朝夕不可謂非家之所由存亡也擇之又擇懷之又懷夫豈不宜而可隨人上下乎

人無論貴賤總不可不知人知人則能親賢遠不肖而身安家可保不知人則賢否倒置親疎乖反而身危家敗不易之理也然知人實難親之疎之亦殊不易賢者易疎而難親不肖者易親而難疎賢者宜親

訓俗遺規

卷三 訓子語

主

怨肆賢者必讓不肖者必爭賢者必誠坦不肖者必險詐賢者必特立不肖者必附和賢者必持重不肖者必輕捷賢者必樂成不肖者必喜敗賢者必韜晦不肖者必表暴賢者必寬厚慈良不肖者必苛刻殘忍賢者嗜慾必淡不肖者勢利必熱賢者持身必嚴不肖者律人必甚賢者必從容有常不肖者必急猝更變賢者必見其遠大不肖者必見其近小賢者必厚其所親不肖者必薄其所親賢者必行浮於言不肖者必言過其實賢者必後已先人不肖者必先已後人賢者必見善如不及樂道人善不肖者必妒賢

嫉能好稱人惡賢者必不虐無告不畏強禦不肖者必柔則茹之剛則吐之若此等類正如白黑水炭昭然不同總不外公私義利而已

古者易子而教後世負笈從師要無不教其子者天子之子特重師傳之選爲國家根本在是也下自公卿大夫以逮士庶顯晦貧富不同其爲身家根本一而已雖有美質不教胡成即使至愚父母之心安可不盡近日師道不立爲子孫計者孰知尊師崇傳之道甚之生子不復延師蓋思爲人父母將以田宅金錢遺子爲愛其子乎抑以德義遺子爲愛其子乎司

訓俗遺規

卷三 訓子語

主

馬溫公謂積陰德於冥冥之中亦必求賢師教之於昭昭之際古稱民生於三事之如一世人但知不可生而無父豈知尤不可生而無師乎人生飲食衣裳以及冠婚喪祭餽問慶弔俱不能無資於貨財然其源不可不清其流不可不治源則問其所由來義乎流則問其所自往稱乎抑過與不及乎果其取之天地成之筋力如君子之勞心祿入是也小人之勞力稼穡桑麻畜牧是也下此則百工執藝之類又下則商賈負擔之類皆義外是非義也果其量入爲出權輕重審緩急先後宜豐不儉宜寡不

多斯爲稱。否則非常用而不用。卽不當用而用矣。世人不治其流。求其源清。固不可得。其源不清。欲其流治。亦不可得也。

有子不教。不獨在已薄其後嗣。兼使他人之女配非其人。終身受苦。有女失教。不特自貽他日之憂。亦使他人之子。娶非其偶。累及家門。詩云。恩斯勤斯。育子之閨斯。凡爲父母。莫不如是。故劬勞也。壻之與婦。夫非盡人之子。與坐令失所。夫何忍。

兄弟手足之義。人人所聞。其實未嘗深體。力求盡思。手足二體。持必均。持行必均。行適必皆適。痛必皆痛。訓俗遺規 卷三 訓子語 十四

偏廢必弗寧。駢枝必兩礙。是以爲分形連氣也。方其幼時。無不相好。及其長也。漸至乖離。古人謂孝衰於妻子。孝衰悌因以俱衰。人能長保幼時之心。勿令外人得以傷吾肢體。庶可永好矣。古者父母在。不有私財。蓋私財有無。所繫孝弟之道不小。無則不欺於親。不欺於兄弟。大段已是和順。若是好貨財。私妻子。便將不順父母。而況兄弟。不幸每從此始。近世人子。多有父母在而蓄私財。及父母在而結私債。均是不肖所爲。甚或父母以偏私之心。陰厚以財。與不恤其苦。啓其手足之釁。爲害尤大。

骨肉構難。同室操戈。天必兩害。從無獨全之理。蓋天之生物。使之一本。未有根本斷傷。而枝葉如故者。其有或全。必其弱弗克競。而深爲悔虐者也。

女子既嫁。若是夫家貧乏。父母兄弟當竭力周卹。不可坐視。其有賢行。當令女子姑婦敬事之。其或不幸夫死。無依歸。養於家可也。俗於親戚富盛。則加親衰落。遂疏遠。斯風最薄。所宜切戒。

古者男子三十而娶。女子二十而嫁。其婚姻之訂。多在臨時。近世嫁娶已早。不能不通變從時。男女訂婚。大約十歲上下。便須留意。不得過遲。過遲則難選擇。

訓俗遺規 卷三 訓子語 十五

選擇當始自舊親。以及通家故舊。與里中名德古舊之門。切不可有所貪慕攀。下。

人於兄弟叔姪。以及婚姻親黨之間。猶以私意行之。陰謀詭計。求利於已。罔卹義倫。得禍最速。視之他人。爲尤酷。蓋人之不仁。至是益甚也。世人只利害人我之私。牢不可破。所以更無挽救。抑思利人者人恒利之。害人者人恒害之。他人尚爾。況所親乎。

鰥寡孤獨廢疾之人。窮而無告。他人遇此。猶將惻然矜卹。况在族人。而可漠不相關。若不幸有之。自應加意捐衣衣之。捐食食之。衣食不足。曲爲之所。凡有可

爲勿惜餘力均爲祖宗遺體苦樂何忍絕其養其肩背而斷其一指能無痛乎

御僕人之道嚴其名分而寬其衣食警其惰遊而卹其勞苦要以孝弟忠信爲先

貧家役使之人第一是勤貴家役使之人第一是謹男子婦人不可與僧尼往還敗壞家風宗支雖有貧賤不可令其子女有爲僧尼者寡婦與尼往還及佞佛燒香卽不如更嫁令子女爲僧尼不如爲人傭作立祠堂以合族屬置公田以贍同宗敦本厚俗必以是爲先心存孝悌者力之所及自當勉焉吾貧且賤訓俗遺規 卷三 訓子語 夫

空言似爲可耻此心則何日可忘乎

墳墓不宜侈大宜倣族葬法父子祖孫生同居死同城子孫祭壙畢萃於斯仁義之道也深埋實築不易之義也惟夫地狹不足容棺則更闢他所然不可感墓師邪說以違前訓自蹈不孝

書籍惟六經諸史先儒理學以及歷代奏議有關修己治人之書不可不珍重護惜下此則醫藥卜筮種種之書皆爲有用其諸子百家近代文集雖無可也至於異端邪說淫辭歌曲之類害人心術傷敗風俗嚴距痛絕猶恐不及而況可以明之門內乎且凡書籍

自己所有不可散失若他人簡冊掩爲已有與穿窬何異戒之戒之

處貧賤之日不可輕於累人累人則失義處富貴之日則當以及人爲念不然則害仁

人之享用必視乎德富貴福澤厚吾之生惟大德爲克勝之德薄則弗克勝禍至無日矣貧賤憂戚玉汝於成惟修德可以道災恐懼可以致福通計天下之人苦多於樂人之一生亦當使苦多於樂只看菓實未來甘者先必苦澀酸辛是以始於苦者常卒乎甘未有終始皆甘者人當困厄之日不可怨天尤人當

訓俗遺規 卷三 訓子語

七

思動心忍性生於憂患之意若遇適意不可志驕氣滿當懷慄慄危懼將墜深淵之心

處貧困惟有勤勞刻苦以營本業布衣蔬食終歲所需無幾何憂弗給喪祭大事稱財而行於心爲安於義爲得當以窮乃益堅自勵自勉勿萌妄想勿作妄求妄想壞心術妄求喪廉耻貧窮命也奚足爲憂所憂者不克自立辱其身以及其親耳

人於貧窮患難之日在族黨固有救卹之義在已越當奮厲忍苦支撐不可因而失足及怨尤於人此際站立得住便有來復之機

人當富足。若於屋舍求其高大。器物求其精巧。飲食求其珍異。衣服求其鮮華。身沒之後。卽不免饑寒。失所更有不足。沒身者。蓋奢侈固難。貽後盈虛消息。又天道之常。果其力之有餘。便當推以予人。晏平仲一狐裘三十年。三黨之親。無不被其祿者。齊國之士。待以舉火者。尤衆。儉以奉身。而厚以及物。此意可師也。薛文清云。惠雖不能周乎人。而心當常存於厚。則又不問貧富。皆宜以是爲心者矣。或曰。常存之餘。以備不虞。不可與曰。存有餘。以備不虞。謂宜撙節。不使空匱耳。非謂多藏也。且不虞何可勝備也。不虞之事。未必不生於多藏。吾見慳鄙之夫。每喪其有。至於失所者矣。未見好行其德之人。而一旦失所者也。

訓俗遺規

卷三

訓子語

六

呂東萊先生曰。大凡人資質各有利鈍。規模各有大小。此難以一律齊。要須常不失故家氣味。所向者正。所存者實。信其所當信。耻其所當耻。持身謙遜。而不敢虛驕。遇事審細。而不敢容易。如此。則雖所到或遠。或近。要是君子路上人也。子孫苟能佩服此訓。君子路上人多。培植得幾輩。家世安得不綿長正蒙云。子孫賢族將大。未有子孫不賢。家族不至傾覆者。

高忠憲公有言。子弟能知稼穡之艱難。詩書之滋味。

名節之隄防。可謂賢子弟矣。歸安沈司空誠子孫曰。故家之子。切戒者三。曰。慎。曰。滑。曰。硬。時俗憎惡呼爲。糞漫石卵。子孫類此。寧不痛心。子謂忠憲舉賢者。以爲勸。司空指不肖以爲戒。語雖不同。其指一也。欲免司空所戒。當佩服忠憲之言。知詩書滋味。乃免於與知稼穡艱難。乃免於硬。知名節隄防。乃免於滑。

子弟童穉之年。父母師長嚴者。異日多賢。寬者多至不肖。其嚴者。豈必事事皆當。寬者。豈必事事皆非。然賢不肖之分。恒於此。嚴則督責撻之下。有以柔服其血氣。收束其身心。諸凡舉動。知所顧忌。而不敢肆。

訓俗遺規

卷三

訓子語

九

寬則姑息。放縱恣情。百端過惡。皆從此生也。觀此。則家長執家法。以御群衆。嚴君之職。不可一日虛矣。士農工商。無一業。酒色財氣。有一好。亡家喪身。有餘矣。其原皆始於遊閑。成於比匪。

先世存心極厚。子孫不能及。可懼也。子逮事王考。見王考所存。無非成人美。不成人惡之心。每見親黨中。作一善事。輒歎曰。美事。宜助成之。聞一不善事。谷嗟不已。蹙然曰。勸其不做。便好。當時長老與往還者。多有之。此風今不可得見矣。

忠信篤敬。是一生做人根本。若子弟在家庭。不敬信。

父兄在學堂不敬信師友欺詐傲慢習以性成望其讀書明義理向後長進難矣。

訓俗遺規

卷三 訓子語

子

唐灝儒葬親社約

宏謀按停喪不葬之非禮亭林先生已極論之。今世士大夫亦不能不以爲非。顧停棺淺厝所在皆是暴露經年。恬不爲怪。推求其故則曰爲擇地也。爲無力也。夫忍親棺之暴露以求子孫之福蔭。擇地之非已雜見於他編。惟無力則誠難以爲悅。唐子以葬親爲社約。醵金相助衆擎易舉。雖極貧寒得此亦可以舉棺而又有不葬之罰。相規相勸無不以葬親爲事。使不葬者無以自容。其經營之善用意之厚。不誠可以勸孝而勵俗耶。楊園增補之條尤爲精密。行呂氏鄉約者亟當增入此約以爲救時之切務。

訓俗遺規

卷三 葬親社約

主

不孝之罪莫大乎不葬其親。而以貧自解。加以陰陽拘忌。既俟地。又俟年月之利。又俟有餘貲。此三俟者。遷延歲月而不可齊也。勢愈重而罪愈深。今集同社數十人。爲勸勵之法。以七年爲度。期於皆葬。謹陳數則如左。

一凡欲葬其親願入社者。各書姓氏。滿三十二人則止。每人詳列同社姓氏。粘諸壁間。遇有葬者則註其

下曰某年月日其親已葬以觀感而愧焉。

一凡有舉葬者同社各出代奠三星。有力者或一再從厚。一以

爲敬。一以爲助。或至墓或至家。一拜而退。主人惟各登拜以爲謝。無纖毫酒食之費。

一同社者衆。不能遍告。促金各隨其親朋遠近。分爲

東西南北四宗。每宗八人。自叙長幼。輪年推次。一爲

首。一爲佐。凡所宗內有葬。日則以語於各宗之首佐。

各聚其所宗之金而函之。上書奠儀。註曰某宗。下書

同社某某同拜。主人無答。簡宗者不失可宗之義。仁

孝相勉。異姓猶同姓也。

訓俗遺規 卷三 葬親社約 三

一每宗首佐躬拜其餘可至可不至或首佐有事亦可

推代。如志同而地隔度後往返不便者不必共社

做例別成可也。

一所費甚薄而貧者猶以爲艱。然有爲浮名社刻而

費者矣。有呼盧酣宴而費者矣。卽不然。譬有至戚吉

凶大事。不得已而多此一費者。又譬有泛交套儀而

其人偶受之者。今費而必酬。則是葬親之外府也。且

受金不權子母。較諸稱貸舉會者利已多。豈有不酬

之理。凡有葬。知期前三日。金不至者。宗首罰之。宗首

犯者。旁宗首罰之。凡罰於本金外加三星。

一親未入土。禮宜疏布持齋。而大拂人情。則相從者

少。今願齋戒者。短長任意。惟每月朔望。及親忌日。及

祀祖之日。俱不得華服茹葷。此僅餽羊之遺意。而尚

不能者。不必入社。既入而犯者。亦如罰例。此所罰。註

月日。封押存宗首處。俟偶有葬者。併入函贈之。受者

於原罰人之墓。日答其半。

一七年之間。贊可徐措地。可徐擇日。可徐捐念。釋在

茲。庶能勉強。益三年而力不足。又以三年。遲之又久

將復何需。不得已而又一年。再不葬者。從前之費。無

所復酬。所以爲大罰也。無已。則於八年之葬者。衆答

訓俗遺規 卷三 葬親社約 三

其半。以存餘厚。過此復何尤乎。

一人數既定。約於某日。其至公所聚會。信誓以期。必

逐期滿而親俱葬。復聚會告成。任意豐歉。釀飲以相

慶。

楊園先生跋

養生送死。子職所共。當禮稱財。人心攸盡。是以我

獨不卒。雅著哀我之哀。凡民有喪。風垂匍匐之訓。

義苟隆於報本。情自切於感興。餘溪唐子。以錫類

之至仁。舉葬埋之正誼。期於七載。統厥四宗。勸勵

貧乎友朋。念釋斷乎已志。不封不餼。食息思此。

然既降既滿。俯仰能無茫若。要使苦其靡怠。日月有時。人無不羣之親。親無久座之機。傷哉貧也。文不備。寧戚有餘。安則爲之。遺其先。違恤其後。式茲里俗。咸與孝誠。斯云厚德之旌。旌彝倫之鵠的者矣。

附補例三條

一原約同會。始終兩會而已。竊恐日月浸久。相見太疎。不免怠忘之患。宜於每歲之首。特加一會。其已葬者。於會期。申再拜稽顙之禮。以致謝。既省登拜之煩。亦使未葬者。有所觀感。而於一歲之中。矢心積力。以謝俗遺規。

卷三 嘉興社約

五

期必羣。則是歲舉事者必衆矣。其會以已葬者司其事。而不任費。

一同會之人。不踰桑梓。非其親黨。則通家隣舊也。聚會之人。不妨率其子弟。以至世好既敦。亦明禮讓。其有佻達不敬父兄。遊浪不務本業者。同會教戒之。

一藍田呂氏鄉約。敦本厚俗。莫此爲甚。今日之集。特從流俗之極。敝人心之最溺者。先爲之導。宜於會日。講明其義。使相輔而行。庶乎仁義之風。久而浸盛。異時即不立祠。可也。

王中書勸孝歌

宏謀按經云。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欲報之德。昊天罔極。千古言孝。莫切於此。此歌卽就此意。而反覆以明之。自懷母腹。至於成人。由親愛。至於不親。不愛。指點親切。曲盡形容。讀此歌一遍。而猶不知親恩之重者。必非人也。至八反歌。則將待子待親。一一比照。尤見不孝之罪。上通於天。蓋人上有父母。下有子女。言其分。則父母尊。而子卑。父母乃生我之人。子則爲我所生。且奉父母之日短。而養子之日

訓俗遺規

卷三 勸孝歌

重

長。比而同之。尚且不可。況事事相反。如歌所云。耶噫。天性骨肉之地。而倒行逆施至此。吾願每日與之讀八反歌也。

孝爲百行首。詩書不勝錄。富貴與貧賤。俱可追芳躅。若不盡孝道。何以分人畜。我今述俚言。爲汝效忠告。百骸未成人。十月懷母腹。渴飲母之血。饑食母之肉。見身將欲生。母身如在獄。惟恐生產時。身爲鬼眷屬。一旦見兒面。母命喜再續。一種誠求心。日夜勤撫鞠。母臥濕簾席。見眠乾袒褥。兒睡正安穩。母不敢伸縮。兒穢不嫌臭。兒病甘身贈。橫管與倒冠。不暇思沐浴。

兒若能步履舉步慮顛覆兒若能飲食省口恣所欲
乳哺經三年。汗血耗干解。劬勞辛苦盡。兒至十五六。
性氣漸剛強。行止難拘束。衣食又經營。禮義又教育。
希望子成人。延師誦讀。慧敏恐疲勞。愚怠憂碌碌。
有過常掩護。有善先表暴。子出未歸來。倚門繼以燭。
見行十里程。親心千里逐。兒長欲成婚。爲訪閨中淑。
媒約費金錢。釵釧捐布粟。一日媳入門。孝思遂衰薄。
父母面如土。妻子顏如玉。親責反睜眸。妻誓不爲辱。
母披舊衫裙。妻着新羅縠。父母或饑寒。爲兒守孤獨。
父慮後母虐。鸞膠不再續。母慮孤兒苦。嬌幃恐寂寞。

訓俗遺規

卷三 勸孝歌

三

身長不知恩。糕餌先兒屬。健不祝饌。病不知伸縮。
衣裳或單寒。衾褥失溫煖。風燭忽垂危。兄弟分財夥。
不思創業艱。惟道遺資薄。忘却本與源。不念風與木。
蒸嘗亦虛文。宅兆何時卜。人不孝其親。不如禽與畜。
慈烏尚反哺。羔羊猶跪足。人不孝其親。不如草與木。
孝竹體寒暑。慈枝顧本末。勸爾爲人子。孝經須勤讀。
王祥卧寒冰。孟宗哭枯竹。蔡順拾桑椹。賊爲奉母粟。
楊香拯父危。虎不敢肆毒。伯俞常泣杖。平仲身自帶。
江革甘行傭。丁蘭悲刻木。如何今世人。不效古風俗。
何不思此身形。體誰養育。何不思此身德性。誰式穀。

何不思此身家業誰給足。父母卽天地罔極難報復。
親恩說不盡。舉粗與俗聞。歌懽然悟省。得悲我夢。
勿以不孝首。杜戴人間屋。勿以不孝身。枉着人間服。
勿以不孝口。枉食人間穀。天地雖廣大。難容忤逆族。
及早悔前非。莫待天誅戮。萬善孝爲先。信奉添福祿。
附八反歌 出丹桂籍未詳姓氏

幼兒或嗾我我心。覺喜歡父母。嗔怒我我。心反不甘。
一喜歡。一不甘。待兒待父。何心懸。勸君今日逢親怒。
也將親作幼兒看。

兒曹出千言。君聽常不厭。父母一開口。便道閑多言。

訓俗遺規

卷三 勸孝歌

三

非閑管。親掛茶。皓首白頭多諄諄。勸君敬奉老人言。
莫教乳口爭長短。

幼兒尿糞穢。君心無厭忌。老親涕唾零。反有憎嫌意。
六尺軀。來何處。父精母血成汝體。勸君敬待老來人。
壯時爲爾筋骨敝。

看君晨入市。買餅又買糕。少間供父母。多說此兒曹。
親未饜兒先飽。子心不比親心好。勸君多出糕餅錢。
供養白頭光陰少。

市間賣藥肆。惟有肥兒丸。未有壯親者。何故兩般看。
兒亦病。親亦病。醫兒不比醫親症。割股還是親之肉。

勸君亟保雙親命。

當貴養親易。親常有未安。貧賤養兒難。兒不受飢寒一條心。兩條路爲兒終不如爲父。勸君養親如養兒。凡事莫推家不富。

養親止二人。常與兄弟爭。養兒雖十餘。君皆獨自任。兒飽暖。親常問父母。飢寒不在心。勸君養親須竭力。當初衣食被吾侵。

親有十分慈。君不念其恩。兒有一分孝。君就揚其名。待親暗待兒。明誰識。高堂養子心。勸君漫信兒曹孝。兒曹糠子在君身。

訓俗遺規

卷三 勸孝歌

天

魏環溪庸言

公名象樞。蔚州人。順治丙戌進士。仕至刑部尚書。謫敘果。

宏謀按魏環溪先生正色立朝。百僚股肱。讀其奏疏。剴切真摯。無所忌諱。至今猶令人敬。憚。所採庸言。諸則剛方正直之概。可以想見。而敦本尚實。密於自修。恕於責人。言之直截。痛快其警世也深矣。

人心一念之邪。而鬼在其中焉。因而欺侮之。播弄之。蓋見於形像。夜見於夢魂。必釀其禍。而後已。故邪心。卽是鬼。鬼與鬼相應。又何怪乎。人心一念之正。而神在其中焉。因而監察之。呵護之上。至於父母下。至於子孫。必致其福。而後已。故正心卽是神。神與神相親。又何疑乎。

訓俗遺規

卷三 庸言

天

程子曰。擇地有五患。不可不謹。須使他日不爲道路。不爲城郭。不爲溝池。不爲貴勢所奪。不爲耕犁所及。此擇地之實理。非風水形勢之言也。至於陽宅。亦有五患。愚亦竊取程子之意以補之。曰。不近寺廟。不近城垣。不近卑濕。不近屠沽之所。不近奢淫之家。卽古宅也。若以禍福論之。只在修德與不修德。各有所驗。今人不修德。而求地。將謂山川有靈。其許之乎。人之存心忠厚者。必立言忠厚。立言忠厚者。必作事。

忠厚身必享忠厚之福子孫必食忠厚之報

子爲父母慶生辰膝下稱觴情也禮也至於我之生

日乃母難之日也若受親戚隣里門徒故交之祝開

筵扮戲餽遺殺生於心安忍然斟酌情禮凡我之生

日當齊心以報親令我之子孫次日稱觴以盡孝順

幾兩全矣老年慶壽事不能勝如此猶爲近理若少年慶壽決無此理

敗家子有二種淫蕩賭博驕奢縱佚花費祖父之貲

產者敗其家門也此則愚頑不讀書之人爲之妨賢

病國罔上行私貪賂肥家害人利己辱沒祖父之名

節者敗其家世也此則聰慧能讀書之人爲之不可

訓俗遺規

卷三 庸言

辛

不辨

市上肥甘之物一二家不可買盡須留些與衆家一

嘗纔有滋味富貴功名等物皆然愚同年友王近微

讀而歎曰予先子題小亭一聯有但寬一步常無失

每積三分定有餘亦此意也

姻親有寡婦守節者固當類類周問尤當加以敬禮

有時親往則坐於中堂或如僕往則令立於中門外

語畢卽出凡周恤止宜布粟而已

昔人云願識盡世間好人語盡世間好書看盡世間

好山水余曰識好人先自省賤愚拙始讀好書先自

論孟始看好山水先自祠墓田廬始

昔人云每閒坐想古人無一在者何念不灰余曰還

想古人至今尚在處何念不憤

幼而讀書以至於長且老聞孔孟之教久矣及其死

也見孫用浮屠追薦之令地下之魂屏諸孔孟宮牆

之外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隨俗迷謬一至於此幸

而浮屠幻事也若其果真則不孝之罪安可贖哉

風水吾不敢知知其理而已祖父已死之骨安厝未

安子孫尚不興隆况祖父在生之身奉養未周子孫

豈無災禍欲於墓後享福利須要生前致歉心此吾

訓俗遺規

卷三 庸言

辛

所謂風水之理也

七月二十八日劉景講子食於有喪者之側一節畢

問之曰聖人此言凡講書者童而習之矣今人到喪

家飲酒談笑飽而且醉何也景曰今人口耳之學有

其名無其實也見學誠在側因問之對曰聖人有哀

死之心今人無哀死之心耳又問曹問對曰古有聖

人教化人尚知禮今無聖人教化故不知禮又問張

其理對曰人不痛他自己父母故亦不痛人家父母

四子皆甫成章者言俱近似故存之

人有善則伐得善則失不善則雖知而復行惟顏子

無伐也弗失也未嘗復行也吾師乎。

聞譽慮其或無聞毀慮其或有是爲己之事。

常把自己說的好話。一一自問你既不行誰教你說出來。

成德每在困窮敗身多因得志。

世間第一種可敬人。忠臣孝子。世間第一種可憐人。寡婦孤兒。

訓俗遺規

卷三 庸言

三

湯潛菴語錄先生名純河南睢州人順治己丑進士仕至工部尚書諡文正

宏謀按湯文正公講學以誠正爲本論事以

忠孝爲先理學經濟彪炳 國史諸錄所載

皆足以感發斯人之良心而策其力學之志

氣所宜切已體察者也茲錄其切於居家處

世者以爲訓而吳中告諭之語尤有關於風

俗人心故并錄之。

齊家之道與治國不同臣之在國也有犯無隱若以

此道施之於家則不可家之中不得徑行其直須有

委曲默爲轉移之法。

訓俗遺規

卷三 語錄

三

齊家之道最難周子云家親而國與天下疎惟其親

故不可以義傷恩又不可以恩掩義然則教家有亦

惟漸漬化導而已不當自變也。

論義門鄭氏曰禮義之心必如此浹洽方爲善道然

非一朝一夕之故先生曰家道惟創始爲難久則相

承卽間有不率禮義之風已成可觀摩而化也。

教子弟只是令他讀書他有聖賢幾句話在胸中有

時借聖賢言語照他行事開導之他便易有省悟處

課子簿等讀書賞至夜分不輟曰吾非望汝早貴少

年兒宜使苦苦則志定將來不失足也。

先生臨歿漏下二鼓猶戒子溥等曰孟子言乍見孺子入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汝等當養此真心真心時時發見則可上與天道若但依成規襲外貌終為鄉愿無益也

年少登科切勿自喜見識未到學問未足一生喫虧在此即使登高第陞高位庸庸碌碌徒與草木同朽耳往往老成之人一入仕途建立一二事便足千古由其閱歷深也

彼此講論務要平心易氣卽有不合亦當再加詳思虛已商量不可自以爲是過於激辨吾已從人取人

訓俗遺規

卷三

三

爲善聖賢心傳正在於此否則雖所論極是亦見涵養功疎况未必盡是乎尤西川先生云讓古人是無志不讓眼前人是好勝

人非聖賢孰能無過吾輩發憤爲學必要實心改過默默點檢自己心事默默克治自己病痛若瞞昧此心支吾外面卽嚴師勝友朝夕從遊何益乎

每見朋友中自己吝於改過偏要議論人過甚至數十年前偶語常記在心以爲誦柄獨不思士別三日當刮目相待舜跖之分只在念轉移若向來所爲是君子一旦改行卽爲小人矣向來所爲是小人一旦

旦改圖卽爲君子矣豈可一肯便棄阻人自新之路更有背後議人過失當面反不肯盡言此非獨朋友之過亦自己心地不忠厚不光明此過更爲非細以後會中朋友偶有過失卽於靜處盡言相告令其改圖卽所聞未真不妨當面一問以釋胸中之疑不惟不可背後講說卽在公會亦不可對衆言之令彼難堪反決然自棄交砥互礪日邁月征庶幾共爲君子先生撫輿時問吳中上方山神最靈祭賽最盛起於何時門人范景對曰相傳是南宋時沿流到今靈異之說皆出鄉里傳播先生曰鬼神福善禍淫治幽贊

訓俗遺規

卷三

三

化若來祭享者方免其禍不來祭享者卽降以災直與世間貪官行事一般定是邪鬼決非正神

告諭曰吳下風俗每事浮誇粉飾動多無益之費外觀富庶內鮮蓋藏偶遇災祲救死不贍如迎神賽會搭檯演戲一節耗費尤甚釀禍更深此皆地方無賴棍徒借祈年報賽爲名圖飽貪腹每至春時出頭斂財排門科派高搭戲檯開動遠近男婦羣聚往觀舉國若狂廢時失業田疇菜麥蹂躪無遺甚至拳勇惡少尋釁鬪狠攘竊荒淫迷失子女每每禍端難以悉數本院竊爲爾民計以此無益之費而周恤鄉黨親

族刊布嘉言懿行則人頌好善積累陰功何苦以終歲勤劬所獲輕擲於一日曾有何益

又告諭曰古昔盛時士有庠序學校以樂其羣民有比閭族黨以萃其渙禮讓興行風俗樸茂邇來教化不明人心陷溺父兄之訓戒不先里黨之薰陶無素因之一善未聞多以惡敗至於犯法有司輒執三尺以繩之輒則杖笞重則絞斬每歲獄獄之章常至千餘本院昔承乏綸閣閱諸曹奏牘每至大獄輒反覆不置竊歎孰無父母孰無妻子一旦身罹刑辟莫能救助爲之泣下夫先王以刑弼教非以刑爲教也

訓俗遺規

卷三 誦錄

奏

言不教而惟刑是加豈父母斯民之意乎今奉命撫吳見俗尚浮華人情囂詐訐訟見於宗族仇殺起於比閭泰伯季子之風微而專諸要離之習勝欲挽回未俗馴致醇良條約頒頒未見省改中夜思維人心本善豈盡下愚不移從容漸摩自當感動鄉約之法最爲近古恭讀

上諭十六條聖人之言廣大精微修身齊家之道遷善遠罪之方總不外此官吏定期每月朔望會集士民於公所其鄉鎮等處各擇一空濶祠宇選年高有德爲鄉人所重者敬謹講說務要明白痛切使人感

動平居無事則互相叮嚀一有過惡則彼此訐責共存天理共守王法孝親敬長講信修睦敦尚樸實解息忿爭無負

聖天子尚德緩刑化民成俗至意

訓俗遺規

卷三 誦錄

奏

魏叔子曰錄 先生名諱字冰叔 江西寧都人

宏謀按寧都三魏有學行士林交推而叔子之名尤著觀其日錄諸皆透宗覺精義妙理俱在目前未經人道。為拈出如開晨鏡如服清涼散足以發人深省。已入網疾也採錄不多而先生心地之爽朗識力之堅定已見一斑。

事後論人局外論人是學者大病事後論人每將知人說得極愚局外論人每將難事說得極易二者皆從不忠不恕生出。

訓俗遺規

卷三 日錄

美

人骨肉中有一慳吝至極人我寧過於施濟有一礙忍至極人我寧過於仁慈有一險詐至極人我寧過於坦率有一疎畧至極人我寧過於周密有一煩瑣至極人我寧過於簡易有一貪淫至極人我寧過於廉止有一放肆至極人我寧過於謹慎有一浮躁輕薄至極人我寧過於謙厚正須矯枉過正乃為得中如此方能全身遠禍并可解此人於厄此中有貪吝化之意總緣骨肉與外人不同。

人極重一耻字。即盜賊倡優若有些耻意在便可教化若其人雖未大惡或遇羞耻之事恬然可安雖然

不畏則終身必無向善之日。推到極不善事亦所肯為恥字是學人喉關聖人教人與小人轉為君子皆從耻上導引激發過去人一無恥便如病者閉喉雖有神丹不得入腹矣。

人於橫逆來時憤怒如火忽一思及自己原有不是不覺怒情燥氣渙然冰消乃知自反二字真是省事養氣討便宜求快樂最上法門切莫認作道學家虛籠頭語看過。

朋友除傷倫敗化外寧可十分責他不可一分薄他我有薄他之意則誠意已衰雖有正言不能感人且訓俗遺規 卷三 日錄 美

易招怨

遇疾惡太嚴之人不可輕易在他前道人短處此便是澆油入火其害與助惡一般。

妻之罪不至可出子之罪不至可殺齊家者便要十分調理訓化剛斷則傷恩優容則害義故豫教之方不可不謹於早也。

聽好言語無津津有味之意便是不曾立志。

毋毀眾人之名以成一己之善毋役天下之理以護一己之過。

人最不可輕易疑人今如慢打罵人人可回手回口

若懷疑人則此人一舉一動我有十分揣摩他無一毫警覺終身冤誣那得申時此逆億所以爲薄道也人做事極不可迂滯不可反覆不可煩碎代人做事又極要耐得迂滯耐得反覆耐得煩碎

古今教人做好人只十四字簡妙直切曰君子落得爲君子小人枉費做小人蓋富貴貧賤自有一定命數做君子不會少了分內做小人不會多了分外落得者猶云拾得言極其便宜也枉費者猶云折本言極其吃虧也

古人教人聽言莫精捷於伊尹二十一字曰有言逆

訓俗遺規

卷三

於汝心必求諸道有言孫於汝志必求諸非道凡人逆心時便覺非道我却先從他是道處求則其道出矣凡人孫志時便覺是道我却先從非道處求則其非道出矣今人逆心便從非道處求孫志便從是道處求安得不好訣護過小人日親君子日遠乎

與僕役工作人處宜降體和氣引之言語有三大益縱其所言使下情得以上達而我亦可知里巷奸惡及一切土俗利害物價貴賤一也言語往復得舒其情使之樂於從我雖勞不苦雖苦不怨一也話言間或論天理王法或說善惡報應隨事廣譬亦可使其

遷善改過救補萬一三也

凡人皆不可侮無用人尤不可侮蓋無用之人無勢力無才智天至此也窮了惟天窮而無處則天心必深憫念他世間千人萬人遇着無告之人便惻然動心此便是天心可見處天憫念他我反欺侮他便得罪於天此等處最可觀

人幼時不可令衣絲綺嘗食肥甘蓋幼年衣食所費無幾父母最易驕養其子到後長太其費不給服粗茹淡遂覺難堪至養蒙當教淡泊又不待論人平日食用不可求精臥處不可求安蓋平常無事尚是易

訓俗遺規

卷三

爲若當疾病患難稍不如意倍增苦惱至學問無求安飽又不待論

立意說謊人亦少多因一時要說得好聽便生出無數虛誕自揣言語之間其不務好聽者鮮矣我不識何等爲君子但看日間每事肯吃虧的便是我不識何等爲小人但看日間每事好便宜的便是凡做好人自大賢以下皆帶兩分愚字至於忠臣孝子貞女義士尤非乖巧人做得盡至情之人一往獨到故私意世情不能入其胸中予嘗論朋友知己若無些愚意在終到不得十分至處

古云父母欲以非理殺子，子不當怨。蓋我本無身，因父母而有殺之，不過與未生一樣。古人看得兄弟極重，差父母不遠，蓋如兄弟三人損失一個，則天地之內正有兩個。任他萬國九州若億兆人再弄一個來，索不得聖賢言語，俱是實理實情，不可作教訓世人過深一步話看。

先儒謂弑逆之人，只因見父母有不是處，蓋小不平則小計較，大不平則大計較，積漸所至，勢固然也。然則人子日用尋常之事，有與父母計較短長之心，便已陰在弑逆路上着脚矣，可不畏哉。

訓俗遺規

卷三 目錄

星

聽言聞過，只取其長，益於我，不可有高下賢愚分別之念。尤不可計較進言者品行，何如？若有教我以正，未出於正之想，不但阻塞言路，便當面錯過幾許明鏡良藥矣。

施恩者不必冀可見之功，受恩者必當思不見之德。家政當寬平，整飭故事不亂，而人不怨，亦不能欺也。賢備賢者須全得愛惜裁成之意，若於君子身上，一味吹毛求疵，則爲小人者反極便宜，而世且以賢者爲戒。若當君子道消之時，尤宜深怨曲成，以養孤陽之氣。今世所謂責備賢者，吾惑焉。

與伯兄論朋友。既識得此人，真是君子，一路與之定交，無論不可以嫌疑小節遽生疎薄，卽令行已有真，不是處待我有真，非理處亦止當責其一事，而惜其生平。譬如脚上忽患惡瘡，但當醫瘡，不當嫌脚。蓋世道愈下，君子愈少，吾輩當如貧家惜財，不得不愛護保全也。

古今以婦人釀成父子兄弟婚友鄉隣之釁者，不一而足。總以婦人之性專一，自是非人，其言偏屬有情有理，聽言者又每是已婦而非人，婦雖賢智，亦陰移而不覺，故不聽婦言，自是難事。然試一平心推勘，婦

訓俗遺規

卷三 目錄

星

人與人爭，詎百十次中，只有怨人責人，曾有一次肯說自己不是，向人謝過否？然則世上婦人盡是無過聖人也。平勘到此，其言自有不可聽處，且不必細細推論一事一語曲直所在。

人好氣爭勝者，於不平之事，遇勝已者，則曰勢地不如我，是我大量容他。今彼可以凌我，而讓之，是畏懦也。如何不爭？遇平輩，則曰汝與我一樣人，而顧欲加我，我如何不爭？及遇不如已者，則曰汝事事不如我，乃敢欺我，況他人乎？如何不爭？然則終身皆與人動氣之日，了無退讓休閒矣。此皆女子小人見識，故凡

拂逆之來。先以情理平論。情理在我。又退一步。則自然相安。士君子最不可有女子小人見識在胸也。

人處財。一分定要十釐。便是刻。與人一事。一語定要相報。便是刻。治罪。應十杖定一杖。不饒。便是刻。處親屬。道理上定要論曲。直。便是刻。刻者。不留有餘之謂。過此則惡矣。或問親屬如何。不論曲直。曰。若必論曲。直。便與路人等耳。

凡性情煩瑣。刻急猜察者。最能驅忠信之人。為欺詐。蓋不相欺詐。則人無以容身也。至偶得人欺。已事便詫為奇怪。不勝忿怒。又自矜明智。難欺。不知滿前之

訓俗遺規

卷三 目錄

器

人。平常之事。已日日在人欺詐中矣。

性情苛戾者。能使骨肉不相親。況遠者乎。和平者。能使仇家忘其怨。況平人乎。

人處家無數世親戚。數世通家人。往返周旋。自是德衰福薄。

能知足者。天不能貧。能無求者。天不能賤。能外形骸者。天不能病。能不貪生者。天不能死。能隨遇而安者。天不能困。能造就人才者。天不能孤。能以身任天下後世者。天不能絕。

蔡梁村示子弟帖先生名曰遠。福建漳浦人。康熙已丑進士。官禮部尚書。謚文勤。

文

宏謀按人所以異於物者。惟此倫理耳。人苟事事從倫理上着想。則生平必無悖理傷道之舉。茲帖所言。無非以倫理為重。而明義利。培心地。精實切。當子弟之良藥也。梁村先生操行篤實。學術純正。為理學名臣。凡所著述。動關教化。讀二希堂集。可以得其概矣。

寄示長兒

汝扶汝母。極至家必丙辰公車。始得侍吾左右。當時哀痛刻勵。勿使吾憂。汝無成。且憂咎。吳日滋所示。粘壁間。朝夕警省。

訓俗遺規

卷三 示子弟帖

星

汝當時思汝母病篤。兩月餘。常呼汝不得。一見汝至。京汝母汝弟汝妹。不知何往。時念及此。嗜欲懶忘之。念自消。刻勵顯揚之志。益篤矣。

汝見人不可言笑。自若高子皋之執親之喪也。泣血三年。未嘗見齒。鼎之。

居喪不但酒食之宴。不可與。卽家居。酒肉亦須戒。汝仲弟在京。至今尚不近酒肉。而外寢也有生客至。酒只三巡。已執杯而不近唇。切不可如平時留客也。

居喪遇親朋嫁娶吉事。汝但寫吾名帖往賀。不可親往。喪葬事則酌行之。

平日無事不出門。卽往來族友間。亦白衣冠。家禮輯要所載吾閩已通行。汝毫髮不可越。我以文公家禮倡吾閩三十年。而教不行於子。不大可羞乎。

在家事叔父。當如父事。兩叔母如母。凡事如已事。不可推諉。凡藉端避嫌者。皆孝友之心不摯也。我在家時。由親及疎。應爲謀者。必悉心力。人亦相諒。汝所見也。

從父弟視之如胞。不時誨訓。或飯後或晚聚。皆當有

訓俗遺規

卷三

示子弟帖

巽

嚴憚敦切之意。勿使墜於閒談不義浮薄成性。好美衣食爲念。第一是使之知重倫。輕利。使一生之根基牢固。又須刻刻告以讀書當切已身體。以所言爲法。戒不是。只教汝爲文章也。家中內外之防。最宜嚴。卽大石灣潭二處。尤當時時照察。如捧飯菜。男女授受。限以閨男僕。不可適便。自入廚房。捧盥。且守此。

我之從兄嫂寡居二人。從弟婦寡居一人。各有一女。皆及笄。我此間無力可分助。汝在家治幾欠負未清。亦甚艱然。不可不勉力助之。將適人時。或先期字來。或自行措助。成我志也。平居則米鹽相分。以濟泊有。

月給米石者無失。

家中須節用爲先。每日食用。須有限制。輕用不節。其害百端。又切不可鄙吝爲心。凡義所應用。不可有一毫吝心。自家用度。卽紙筆油鹽。以至微物。皆宜愛惜。宜用處則不然。若只以求田問舍爲心。人品最下。恥惡衣惡食。志趣卑陋之甚者。推之凡事。皆要虛體面。以誇流俗。此最壞品。立心行事。讀書做文。不如人實可恥也。

待僕從。不可刻薄。然不可不嚴。有玩法者。立刻處置。錢財不清。亦卽酌其輕重而處之。

訓俗遺規

卷三

示子弟帖

巽

讀書最要限程。讀經史性理。隨力自限。總是每看必返。已自者。古文亦隨力讀。時文以應試。晚間以餘力及之。

我與汝兩叔父俱不在家。汝年少。毫不曉事。只是閉戶讀書。誨子弟。弟不可一毫與外事。但族中事有宜與知者。亦勿推諉。我原立有家規。隨家長贊成之。凡事須至誠至公。至謙和。處之自無咎戾。亦無過分處。我在家時。鄉隣三百餘家。西湖本族皆勸禁賭博。三十餘年。已成風俗。汝力不能本族。當與家長申明之。鄉隣則日與鄉耆里正同勸戒。自然依我前約也。

待人最要從厚人待我不循理我以薄施之是我無以異於彼也只循我分盡我心。

今日接汝桐鄉季父來字云汝凡事好自以爲通曉其實一毫不識蓋家中被人欺誑順奉故也當牢記痛改與人言語切不可有爭氣我見汝在京與人言說常有爭氣此損福損德之一端須戒。

晚間方點燈時先生爲小子說小學數條汝與從叔父諸羣從同坐要義各爲提撕小子傳集不可缺一將來子弟重倫輕利不染習尚庶不墜家風且成人物。

訓俗遺規

卷三 示子弟帖

晃

凡事只可罪己不可尤人薛文清云不忤不求何用不臧是守身常法不可不三思

吾家子弟最宜常處以立大規模其大識見不可沾沾焉貪目前安卑近朱子云天下事壞於懶與私最切今之弊懶則不肯勤勵學殖荒而志氣亦墜私則自至親間尚分畛域有利心尚望其有器識有所建立哉

村俗秀才株守時文一冊止望得第夢夢一生全不計及異日施設若何結局若何者此鄙陋之尤最所當戒卽學古而止以爲作文章用請學而不能躬行

亦甚可恥也我老矣諸子弟有能副吾望者此心何日忘之。

示族中子弟

數年來集族中衆子弟在家廟課業勤勵有加今秋闈在即疊疊佳篇吾何能不快然文章特一端耳立心制行更爲要著願諸子弟篤倫理之際嚴義利之辨現在居家處世何若將來居官理民何若醇此孝恭之念守其廉潔之操今日強毅立志終身守此不移盟之幽獨質之鬼神則更獲天人之佑助非徒科名可必也抑余又聞家祚之昌由於父兄所培植

訓俗遺規

卷三 示子弟帖

晃

更願諸爲父兄者各安裕其量洗濯其心去其斤斤沾沾卑卑之念常存此藹然惻然肫然之心日克臻斯日加勉焉尚或不逮速自淬焉則子弟藉爲獲福之資父兄亦享安榮之樂矣不佞閱世閱人頗多凡所諄諄非迂濶之言皆肝膈之要也。

跋祖祠規條

右家規十六條乃世遠所稽之於古及聞之於今者已正之父兄伯叔以爲可行願吾家長上各以此勗其子弟相規相勸則人知尊祖敬宗而相親相睦之意行乎其間矣世遠更推本平日父兄之訓以爲衆

子弟勗曰。凡人之所以爲人者。在篤於倫理而絕其
自私自利之心而已。薛文清公戒子書曰。人之所以
異於禽獸者。倫理而已。何謂倫。父子。君臣。夫婦。長幼。
朋友。五者之倫。序是也。何謂理。卽父子有親。君臣有
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五者之天理是也。
於倫理明而且盡。始得稱爲人。苟倫理一失。雖有人
之名。實禽獸之行。仰貽天地凝形賦理之羞。俯爲父
母一氣流傳之玷。將何以自立於人世哉。文清公此
言。極爲親切。世遠竊謂倫理之虧。大抵由於自私自
利。自利則忌刻之心起。雖同祖共宗之人。不免自利
訓俗遺規 卷三 示子弟帖 幸

則止。知有己。雖同氣兄弟。不顧。夫忌者。小人之尤。況
施之於同祖共宗之人。利者。害德之物。乃至同氣兄
弟之間。因財業而生嫌隙。此真禽獸之不若也。嘗見
兄弟不和之人。其家必有死亡之憂。自古及今。無得
脫者。人卽不懼身入於禽獸。獨不爲禍患計耶。吾宗
素奉祖宗之明訓。凡所云云。皆不至是。然履霜。堅冰
防其漸也。抑又聞之人有常業。必與其家忠厚居。心
天必福之。勿以氣凌人。勿貪其非有。勿爲賭蕩不法
之事。勿爲遊手無常之人。遊手。則必入於匪類。賭蕩
則將無所不至。古今來。未有好賭而不喪其品。破其

家者。其事則卑污苟賤。貪鄙不堪。其歸至爲父母所
不齒。妻子所厭惡。人每自知之。而自蹈之。何耶。凡此
數者。由於其人之趨向。關於自心之洗滌。雖父母且
不能勢禁。豈傍人所能理論。忝爲一本之親。有同祖
共宗之誼。故不能以嘿嘿饒舌。及之。非敢爲文以示
戒也。至世遠有過。吾父兄伯叔。必加嚴督。方有親愛
之心。或兄弟之間。以錢財而分畛域。或尊長之前。以
褻狎而取侮慢。或恃已之勢。奪人之有。或明犯禮法。
以自取戾。吾兄弟伯叔。必切指其事。而明訓之。仍建
實於祖宗之前。以示戒焉可也。

訓俗遺規

卷三 示子弟帖

幸

喪葬解惑附

葬必擇地。自古有之。故程子有草木茂盛。土色光潤
之說。閩地多山水。不比北方一望平原。故爲風水之
說者。番擇夫氣之所流貫。勢之所凝聚。山則拱衛而
不背。水則環抱而不瀉。無風隙水蟻之患。此亦何嘗
不是。蓋祖宗安則子孫亦與俱安。理固然也。乃有惑
於其說。不修人事。專恃吉地。以爲獲福之資。遂有遲
至三年而不葬者。夫停柩不葬也。世有不孝之人。而
能獲福者乎。且天地人。一理也。地理無憑。飭行於身。
行善於家。天則報之以福。幾見有檢身樂善。孝恭敬

曉而家不與者乎。幾見有存心險刻門內乖隔而能獲福者乎。舍昭昭之可憑。索冥冥之莫據。獨何心哉。其至愚者則陰謀橫據。相爭相奪。以爲福在是矣。不知其爲禍基也大矣。又有鄉俗寡識。惑於房分之見者。夫風水之說。不可苟畧。而房分之說。理所必無。有何所見而謂左爲長房。中爲二房。右爲三房。不及生三子者。何以稱焉。生子至十以上者。何所位置之接之八卦方位。謂震爲東方。震乃長子。則所葬之地。未必盡南向也。度之五行。揆之五方。細求其說。卒無有合。卽考之郭璞葬經。及素書。疑龍經。撼龍經。諸書亦訓俗遺規

卷三 示子弟帖

垂

無所謂房分者。此乃後來術家欲藉此使凡爲子孫者不敢不尊信而延請之。陰以誘其厚利。陽以得其奉。迨不知其遺害之深。至使死者不得歸土。而生者不得相和。皆此說誤之也。此亦如時日之說。古所不廢。吉日辰經有明文。但不可過爲拘忌。如葬欲入棺之時。有造爲的呼重喪等名目。謂至親不避。必有大凶。俗竟有不察而信之者。抑情壞性。莫斯爲甚。他省鮮有此說。卽吾閩如詔安等縣。但棺物具備。卽入棺。無另尋日時之事。最爲合禮。此亦術家藉以爲獲利之資。與風水房分之說。所當亟斥者也。讀書識理

之士。固無此患。其有中心實不信。而不能自拔於流俗者。曰。當可信其有。夫信無稽之說。至於啓疑論。而不裁拘忌之失。至於將入棺而不臨斯何事也。而可信乎。惑之至矣。

訓俗遺規

卷三 示子弟帖

垂

程漢舒筆記

先生名大純號一齋湖廣孝感人仕黃岡縣教諭崇祀鄉賢

宏謀按漢舒先生乃同館二洙先生之尊人

余於二洙處得讀其筆記一冊深服其讀書以窮理爲本講學以力行爲先故所言無非根極理要曲盡人情想見先生之閱歷有得檢身省心常若不及之意所謂有物之言也敬錄其有關於居家處世者數條以爲世俗訓且以誌景慕之私云

人壞念將起時只覺得可恥便有轉機

人看得自己貴重方能有恥

訓俗遺規

卷三 程漢舒筆記

五

看他人錯處時時當返觀內省

說他人是非處時時將自己一一勘驗

常人之畏天在禍福學者之畏天在是非常人之畏天在罪孽難道之際學者之畏天在事機將動之初我輩動談經濟且看他在家中設施布置是如何近處不能感動未有能及遠者小處不能條理未有能治大者親者不能聯屬未有能格疎者一家生理不能全備未有能安養百姓者一家子弟不率規矩未有能教誨他人者

人不能無差錯念頭只要扯得轉來

一家之中老幼男女無一個規矩禮法雖眼前與睦卽此便是衰敗景象

學者平日在家中一言一動輕率苟且慣了一入於衣冠禮樂之場便覺耳目無所加手足無所措豈不可恥

周全人爭辯事必期於彼此相安若其中有一人不諒只以至誠動之不可失了周全的初意至家庭骨可間尤用不得一毫忿疾慎之慎之

人家生事的家人其意亦或主於爲家主卽家主亦說他本來爲我及至生出事來破家蕩產只是家主訓俗遺規 卷三 程漢舒筆記 五

受累這家人如何算得是忠義之僕人臣之急公奉上亦要識破此種道理

父子弟不教之守本分識道理田產千萬適足助其淫邪之具卽讀書萬卷下筆滔滔亦不過假以欺飾之資有識者所當深省

人說話先有個他人說的話便不是此種意思只是好勝自己心中如何得有平正日子

今鄉村人家中堂之上必貼天地君親師五字不知起於何時人要看得此五字重大亦不至大無忌憚子弟有冥頑之行亦只正其事而止添一毫忿嫉之

心不特不忍亦使彼無自新之路也

自己必無行惡得福行善得禍之理天下必無見善人而怒見惡人而喜之情君子可以自信矣

今習俗多不親迎彼此省費安於簡陋不知婚姻人道之始一有苟且男女彼此相輕矣苟無費一輻一馬莫應跟隨男女一二人可也

每見有才氣人說到他人是者猶多不滿說到自己短處猶有所長以此見自反之難

人要為人當思異於禽獸者何處

人要為聖賢當思異於凡庸者何在

訓俗遺規 卷三 程漢舒筆記 勇

人一心先無主宰如何整理得一身正當

人一身先無規矩如何調劑得一家整肅

訓俗遺規卷之四

桂林陳宏謀榕門原輯

金匱後學華希閔重編

史檉臣願體果先生名典江南揚州人

宏謀按史君生長維揚繁華之地飽諳世故曲體人情其言質直而透切智愚易曉此集流布十餘年有續刻有增補余喜其近情當理於訓俗為宜故摘錄之至其所載多古今名言惜未註明出自何書及何人之語言行彙纂亦復如此然言苟切於身心事果可為

訓俗遺規 卷四 願體果

一

規勸即當服膺勿失如人因病而服藥苟能療疾即未知方所從來亦不害其為良劑也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縱到極盡處只是合當如此若不得一毫感激居功念頭如施者視為德受者視為恩便是路人便成市道矣

事親者雖菽水當盡承歡若到子欲養而親不在即椎牛以祭不如雞豚之遠親存也

繼嗣一節多有不肯早立以致身後爭繼禍起蕭牆且爭繼者何心原圖繼產非為繼嗣也及至紛爭家產蕩廢應繼者反不願繼何如身存之日於應繼之

中擇其善者而早繼之。加意撫養。令其感恩深重。不獨無身後爭端。亦且頂戴過於親生矣。

少年子弟不可令其浮閒無業。必察其資性才力。無論士農工賈。授一業與之。習非必要得利也。拘束身心。演習世務。諳練人情。長進學識。這便是大利。若任其閒遊飽食。終日必流入花酒。呼盧鬪狼之中。諸般歹事。俱做出來。凡縱容子弟浮閒慣了。是送上了貧窮道路。雖遺金十萬。有何益哉。

分析之事。不宜太早。亦不宜太遲。太早恐少年不知物力艱難。浮蕩輕靡。若太遲。則變幻多端。如子孫繁訓俗遺規

卷四 願體集

二

衍眷屬。眾多。家務統於祖父一人掌管。一切食用衣服。簡簡取盈。人人要足。全無體貼之心。或有取而私蓄。不用誰肯足用。即不取稍有低昂。即比例陳情。甚有明知家道漸衰。而取用如常。目擊婢僕暗竊。視為公中之物。不以為意。漠然不顧。且衣服什物。取索不已。稍不遂意。即懷不滿之心。莫若酌量各房人口多寡。每年給以衣食之費。令其自置。自炊。俗云親生子。着已財。使知物力。錢財之難。不獨惜財。亦且惜福。父母教子。當於稍有知識時。見生動之物。即昆蟲草木。必教勿傷。以養其仁。尊長親朋。必教恭敬。以養其

禮。然諾不與言笑。不苟以養其情。稍有不合。即正言厲色以諭之。不必暴戾鞭撻。以傷於恐。

父母而下。惟有兄弟。孩提時無刻不追隨。相好長各有室。或聽妻子言語。或因財帛交易。多致參商。有餘則妬忌。不足則較量。及患難相臨。雖至厚之親朋。終不若至薄之兄弟。能同居共爨。固為妙。然有勢不能不分者。如食指多寡不同。人事厚薄不一。各有親戚交遊。各有好尚。不齊難稱。眾心易生水火。各行其志。則事無條理。况妯娌和睦者少。米鹽口語。易致爭端。分爨而不分居者。為上。即分居。兄弟恭儉。愈加和訓俗遺規

卷四 願體集

三

好語云。兄弟同居。忍便安。莫因毫末起爭端。眼前生子。又兄弟留與兒孫作樣看。念之哉。兄弟不睦。則子姪不愛。子姪不愛。則羣從疎薄。羣從疎薄。則僮僕為仇敵。如此。若外侮一至。誰禦之哉。諺云。兄弟如手足。妻子如衣服。此言兄弟係同胞一體。痛癢相關也。人每溺妻子。而仇兄弟者。蓋緣婦人見識卑淺。每於錙銖升斗。即切切於心。嘖嘖於口。男子聽之。近情達理。因而信之。錢財之念重。而兄弟之誼疎矣。獨不思父母所遺家貲。原無一定之數。或授數萬者。數千者。或授一百五十者。或僅有十畝五畝。

更有毫無所遺猶有通負者分授後卽稍有不均當
退思假如父母原少這坵田這間屋這件物或多欠
幾兩債或再有一箇兄弟則心自平卽或人心不同
此則寬容退讓彼則較量錙銖錢財有限兄弟情重
婦言勿聽信而兄弟之誼篤矣。

人之於妻也宜防其蔽子之過於後妻也宜防其誣
子之過天下未有不正其妻而能正其子者故曰刑
于寡妻

合婚一事古所無今時惑於星家動稱合犯鉄簪狼
籍退財等煞爲不宜因而破婚者甚多不知古來雀

訓俗遺規

卷四 願體集

四

屏中目坦腹擇婿未聞有合婚之說止宜男擇女之
德女擇男之行門戶相當年齒相等此卽合婚之進
選吉日合卺而已何必好從俗說我有愆期哉
朋友卽其相得求有事事如意者一言一事之不合
且自含忍不得遂輕出惡言亦不必逢人想說惡怒
過心回無顏再見且恐他友聞之各自寒心

小人固當遠然亦不可顯爲仇敵君子固當親然亦
不可曲爲附和

交之初也多見其善及其久也多見其過未必其後
之遜於前也厭心生焉耳人之生也但念其過及其

死也但念其善未必其後之逾於前也哀思動之耳
人能以待死者之心待生人則其取財也必寬人能
以待初交之心待故舊則其責備也必恕

古人云有一人知可以不恨以明知已之難也逢人
班荆到處投轄然則知已若是其多乎不過聲氣浮
慕以爲豪舉耳一事不如意怨謗叢起不如慎交擇
友自然得力

友先貧賤而後富貴我當察其情恐我欲親而友欲
疎也友先富貴而後貧賤我當加其敬恐友防我疎
而我遂處其疎也

訓俗遺規

卷四 願體集

五

疎族窮親無所歸代爲贍養乃盛事也若視同奴隸
全不禮貌反傷元氣

毋以小嫌疎至戚毋以新怨忘舊親

親族隣里居址甚近凡牲畜之侵害僮僕之爭鬪言
語之相角行事之錯悞勢不能盡免惟在以心體心
彼此相容但求反已不可責人若不忍小忿遂生嗔
怒必致仇怨相尋終無了時矣

親三黨睦九族交朋友和隣里人生闕一不可然睦
族更宜講求蓋一族中我果出人頭地此祖宗積德
所及更宜培養厚道以及後人豈可膜視族中飢寒

困苦如同陌路。常見親支貧富相形終年而不一聚。卽有慶弔大事在貧者非袖短裙長卽相將無物幾回欲行欲止縱使勉強登堂足欲進而趨趨口將言而囁嚅甚至逢迎少人此際卽曲意周旋尚增幾許跼蹐况以傲慢臨之乎此骨肉所以日遠日疎也人當審已量力以周恤之庶一本之誼全矣富貴固宜自重

聯宗一事頗爲近日惡套以漫不相識之人一朝得第認爲同宗凡所緣引俱現在職位之人而不必認者卽現在職位之祖若父亦不與焉此爲聯勢非聯誼俗遺規

卷四 願體集

六

宗也世情淡漠木族弟兄叔姪尚置不問何有於泛合者乎勢在而宗聯勢去而宗斷不如君子以志同道合爲主四海之內皆兄弟也

貧賤時眼中不着富貴他日得志必不驕富貴時意中不忘貧賤一日退休必不怨

人每臨終時憂子孫異日貧苦不思子孫貧苦從何處來乃祖父積惡所至平日事苛刻討便宜損人利己無所不爲是日日殺子孫也平時殺子孫至臨終則憂子孫自我殺之復自我憂之則惑之甚也盡其在我四字可以上怨天下不尤人亦可以仰

不愧天俯不忤人

凡應人接物胸中要有分曉外面須存渾厚

凡有望於人者必先思已之所施凡有望於天者必先思已之所作此欲知未來先察已往

嗜慾正濃時能斬斷怒氣正盛時能按納此皆學問得力處

對失意人不談得意事處得意日莫忘失意時

體認天理只在吾心安不安人情安不安上

臨事肯替別人想是第一等學問

富貴家宜學寬聰明人宜學厚聰明而不學厚何所不爲

訓俗遺規

卷四 願體集

七

見遺金於曠途遇艷婦於密室聞仇人於垂簾好一塊試金石

慎風寒節嗜慾是從吾身上却病法省憂愁戒煩惱是從吾心上却病法

我如爲善雖一介寒士有人服其德我如爲惡雖位極人臣有人議其過

主人爲一家觀瞻我能勤衆何敢惰我能儉衆何敢奢我能公衆何敢私我能誠衆何敢偽此四者不獨僕婢見之上下效且爲子姪之模範

凡人無不好富貴不知富貴二字豈是容易受其

止以道德享之。其次以功業富之。又其次以學問識見駕馭之。如道德不足享。功業不足富。學問識見不足駕馭。雖得富貴。何能安享。是以君子每兢兢業業以保守之。非畏富貴之去也。每見富貴之去。必有禍患以驅之。正懼禍患之來也。

子弟少年。不當以世事分讀書。但令以讀書通世務。切勿順其所欲。須要訓之以謙恭。鮮衣美食。當爲之禁。淫朋匪友。勿令之親。則志趣自然樸實。近理。其相貌。不論好醜。終日讀書靜坐。便有一種文雅可親。卽一頓一笑。亦覺有致。若恣肆失學。行同市井。列之文訓。俗遺規。

卷四 願體集

八

墨之地。但覺面目可憎。卽自己亦覺置身無地矣。至樂無如讀書。至要無如教子。富之教子。須是重道貧之教子。須是守節。

經一番折挫。長一番識見。多一分享用。減一分福澤。加一分體貼。知一分物情。

有聰明而不讀書。建功有權力而不濟人利物。事負上天篤厚之意矣。既過而悔。何及哉。

容得幾箇小人。耐得幾樁逆事。過後頗覺心胸開豁。眉目清揚。正如人噉橄欖。當下不無酸澁。然回味時。滿口清涼。

可以一出而救人之厄。一言而解人之紛。此亦不必過爲退避也。但因以爲利。則市道矣。

行客以大道爲迂。別尋捷徑。或陷泥淖。或入荆棘。或岐路不知所從。往往尋大路者。反行在前。故務小巧者。多大拙。好小利者。多大害。不如順理直行。步步着實。得則不勞。失亦於心無愧。

見人私語。勿傾耳竊聽。入人私室。勿側目旁觀。

凡經商十數年。而不一歸者。此止知有利。不知有天然之樂也。若堂有雙親。不思歸省。謂之無人心。可也。富貴之家。雖主人謙虛。而閹人多有驕悍之氣。士君

訓俗遺規 卷四 願體集

九

子於此。當自愛。可以無求。便宜少往。當令怪其不來。無令厭其數至也。

凡人出外。每帶器械防身。能帶未必能用。不特疑有重寶。而且防我害彼。勢必先下毒手。是防身適足以害身也。每見江湖老客。衣囊蕭索。錢財秘密。不貪路程。不冒風浪。擇旅店。慎舟人。禁嫖絕賭。節飲醒睡。而寬袍大袖。粗帽敝衣。未嘗見其失事也。

人生自幼至老。無論士農工商。智愚賢不肖。刻刻常懷畏懼之心。如明中畏天理。暗地畏鬼神。終身畏父母。讀書畏師長。居家畏鄉評。做官畏國法。農家畏旱

涉商賈畏虧折兢兢業業方了得這一生。

做人無成心便帶福氣做事有結果亦是壽徵。

言有三不可聽昵私恩不知大體婦人之言也貪小利背大義市人之言也橫心所發橫口所言不復知有禮義野人之言也。

事事順吾意而言者小人也急宜遠之。

一坐之中有好以言彈射人者吾宜端坐沉默以銷之此之謂不言之教。

人言果屬有因深自悔責返躬無愧聽之而已古人云何以止謗曰無辯辯愈力則謗者愈巧。

訓俗遺規

卷四 願體集

十

實我以過當虛心體察不必論其人何如局外之言往往多中每有高人過舉不自覺而尋常人皆知其非者此大舜所以察邇言也。

有人告我曰某謗汝此假我以洩其所憤勿聽也若良友借人言以相惕意在規正其詞氣自不同要視其人何如耳。

好說人陰諱事及閨門醜惡者必遭奇禍且言之鑿鑿如曾目親旁有鬼神何不說得暑活動些。

愚人拈異端左道募化稱說靈異以誑鄉人我既不信遠之而已不必面斥其非。

覺人之詐而不說破得其自愧可也若夫不知愧之人又何責焉。

隱惡揚善待他人且然自己子弟稍稍失歡便逢人告訴又加增飾使子弟遂成不肖之名於心忍乎。

我有冤苦他人問及始陳顛末若胸中一味不平逢人絮絮聽者雖貌爲咨嗟其實未嘗入耳言之何益人當厚密時不可盡以私密事語之恐一旦失歡則前言得憊爲口實至失歡之時亦不可盡以切實之語加之恐忿平復好則前言可愧。

向人說貧人必不信徒增嗤笑耳人卽我信何救於貧。

訓俗遺規

卷四 願體集

十一

存心說謊固不可開口賭咒亦不可。

人前做得出的方可說人前說得出的方可做。

公門不可輕入若世誼素交尤當自遠或事應面謁亦不必屏人私語恐政有興革疑我與謀又恐與我不合者適值有事疑爲下石。

進一步想有此而少彼缺東而補西時刻過去不得退一步想只喫這碗飯只穿這件衣俯仰寬然有餘天生五穀以養人不食則飢缺之則死每見高門巨室田連廣陌視米穀爲草芥廚灶經年不一到僕婢

孩嫗拋撒作踐或溝廁白粲累粒或几案餽穢成堆
畧無禁忌昔有一菴隣於大宅寺僧常見溝中米飯
流出密用水淘淨蒸晒一圓不數年而大宅緣事暴
貧僧人卽以此飯餉之犬宅叩謝不已後細詢知爲
溝中物也嗟悔無及屢見暴殄五穀之人或罹飢寒
困厄此皆家長區置無方以致如此昔云誰知盤中
食粒粒皆辛苦吾輩安逸而享之豈可狼籍以視之
乎明理惜福之士當體察之

人家隆盛之時產業多不稅契雖當事未必遍查恐
久之勢去子孫反受其累

訓俗遺規

卷四 願體集

七

人子服闋流俗相率慶賀至期笙歌燕飲結綵披紅
誦除凶而就吉夫恨未終天歡成一旦孝思罔極豈
無餘哀何喜可賀悖謬甚矣明理義者不可不慎
彼之理是我之理非我諫之彼之理非我之理是我
容之

門內罕聞嬉笑怒罵其家範可知座右多書名語格
言其志趣可想

治家嚴家乃和居鄉恕鄉乃睦

讀書正以明理爲本也理既明則中心有主而天下
是非邪正判然矣遇有疑難事但據理直行得失俱

可無愧何須問卜求籤祈夢

語云開卷有益是書皆可資長學問獨今之小說多
將男女穢跡敷爲才子佳人以淫奔無恥爲逸韻以
私情苟合爲風流雲期雨約摹寫傳神使閱者卽老
成歷練猶或爲之搖撼至於無識少年內無主宰未
有不意蕩心迷神魂顛倒者在作者本屬子虛在看
者認爲實事因而傷風敗俗者有之犯法滅倫者有
之雖小說中原有寓意因果報應者但因果報應人
多畧而不看將信將疑况人奸德之心不能勝其奸
色之念旣以挑引於其前鮮能謹持於其後吾願主
持風化君子於此等淫詞嚴請禁毀使民惟經史是
誦厚風俗保元氣是亦聖世之善政也

訓俗遺規

卷四 願體集

七

人何異

待小人宜寬防小人宜嚴

年高而無德貧極而無所顧惜惟此兩種人不可與
之較量

見人作不義事須勸止之知而不勸勸而不力使人
過遂成亦我之咎也

能容小人是大人能處薄德是厚德

德業常看人勝於我者則愧耻自增境界常看人不如我者則怨尤自寡。

凡權要人聲勢赫然時我不可犯其鋒亦不可與之狎敬而遠之全身全名之道也。

縱與人相爭只可就事論事斷不可揭其父母之短揚其閨門之惡此禍關殺身非止有傷長厚已也。

事無大小以理爲主然我雖依理而行恐所遇之人或愚者不知理強者不畏理奸猾者故意不循理則

理又有難行之處便當審度時勢從容處之若小事寧可含忍倘萬不能忍之大事則質之親友鳴之官

訓俗遺規

卷四 願體集

古

長辯白曲直彼終越理不得自然輸服若恃我有理便倖倖生忿任意做去則愚者終不明強者終不屈奸猾者必百計求勝是有理翻成無理矣。

親族朋友中焉能個個相投事事恰當且嗜好不同性情不一卽有與我不相得處不過小忿微嫌耳竟有其人已死或報復孤孀或逢人責誚獨不念其入既死則萬念冰釋當改噴怒爲憐憫照拂提携鄉黨自飲厚道若芥蒂不忘嘖嘖於口徒傷忠厚耳旁人視聽能不薄之乎。

君子不迫人於險富人危急之時操縱在我竟一分

則彼受一分之惠若扼之不已烏窮則攫獸窮則搏反噬之禍將不可救。

現在之福積自祖宗者不可不惜將來之福貽於子孫者不可不培現在之福如點燈隨點則隨竭將來之福如添油愈添則愈久。

君子能扶人之危周人之急固是美事能不自誇則益善矣。

終日安坐未饑而飯至未寒而衣添飲酒食肉呼奴使婢居有華堂出有舟輿可謂色色如意不於此爲善更且使性氣縱喜怒有些子事便不耐煩甚至行

訓俗遺規

卷四 願體集

主

造罪孽豈不可惜嘗念及此久久自然寡過。

凡遇賣兒鬻女及施粥施襖施茶施藥施棺若獨力不能須募衆舉行此眼見功德。

人當貧賤時爲善善有限爲惡惡亦有限無其力也一當富貴時爲善善無量爲惡惡亦無窮有其具也故富貴者乃成敗禍福之大關不可不慎。

徑路窄處須讓一步與人行滋味濃的須留三分與人食。

人之所賴以生者惟錢財能於錢財上寬一分待人省一分濟人若能事事留心久久習慣雖不見福而

禍自消矣。如一味刻薄，以爲得計。一遇飛火，蕩產傾家，所入不償所出，悔之晚矣。

人以持齋戒殺爲行善，是功德止及於人，而不及

民生，此善之微者也。人以濟困扶危爲行善，是功德能及民生，而旁及於禽獸，此善之廣者也。若夫大利大害，居得爲之位，而不興之革之，與作惡者何異？

貧賤生勤儉，勤儉生富貴，富貴生驕奢，驕奢生淫佚，淫佚復生貧賤，此循環之情理。

餽送儀文，人情不免，買於所送之物，令人得用，世俗

動輒雞魚蹄鴨糕饅喫食之類，若遇喜慶，塞滿庭廚，

訓俗遺規

卷四 願體集

七

焉能一時盡用？在隆冬尚可區處，炎夏頃刻餒敗，常

有物未出盒，已有臭氣，在餽者必費數星，受者有何

濟益？余意可送之物頗多，何必拘於口腹？夏則手巾

涼鞋砂壺紙扇枕簟松茗筆墨磁器以至紗羅葛苧，

冬則紅燭烏薪絨襪煖帽爐香坐褥書畫醪醕，以至

紬緞靴裘，無不可送，不獨令人可以適用，且免糜費

暴殄之過。否則或竟用儀函豐儉隨人，受者歎之，不

受者壁之，彼此兩便，亦交接可久之道耳。

富貴受貧賤人禮，以爲當然，殊不知幾費設處而來

卽一筵一綵，宜從厚速答。

赴酌勿太遲，衆賓皆至而獨候我，則厭者不獨主人，却則宜早辭，勿令人虛費。

常見有餘之家，當極盛時，每一婚嫁喪葬輒費數百

金，千金及至衰落，遇有此事，卽數十金，數金亦可敷

演發脫，可見豐儉原在乎人。縱使豪華滿眼，不過一

瞬虛名，有何實濟？姑以一二事言之，富貴之人簪之

可金者，未始不可銀，衣之可緞者，未始不可紬，寒素

之家，米之可精者，未始不可粗，酒之可濃者，未始不

可淡。由此類推，不獨積蓄有餘，且爲我生惜福。

人謂北方風土厚，其富貴也久，南方風土薄，其富貴

訓俗遺規

卷四 願體集

七

也，暫子竊以爲不然。富貴久暫在奢儉，而不在厚薄。

在人事，而不在風土。何也？如北方有餘者，生子多係

自乳，不過覓人抱負，南方之人稍有餘者，動輒雇覓

乳媼，其乳媼之子，勢必托親戚代哺，送嬰堂延命痛

癢無關，飢寒罔恤，疾病痘疹，十中難存一二，是損人

子以益己兒，豈於陰陽無損？又如北方有田者，縱使

富饒多係自種，必須勞力勞心，南方之人田與佃種

坐享其成，致令子孫遊惰，耒耜不識，五穀不分，豈得

爲成家之器？又如北方婦女脂粉不施，衫裙布素，首

飾不過髻髻簪戒而已，南方婦女金珠釵釧有餘者，

不吝千金合一家女媳妯娌計之豈不損許多貲本
至於北方治席不過猪羊雞鴨加以自產園蔬非吉
凶大事不設方物今南方偶酌音樂繞梁珍錯畢集
頃刻而出四時之藏一席而列各省之物以此類推
何可勝算可見富貴久暫安得舍奢儉而言厚薄舍
人事而言風土哉

祖宗富貴自詩書中來子孫享富貴則棄詩書矣祖
宗家業自勤儉中來子孫享家業則忘勤儉矣此所
以多衰門也可不戒之

待己者當從無過中求有過非獨進德亦且免患待
訓俗遺規 卷四 願體集 太

人者當於有過中求無過非但存厚亦且解怨

勿以人負我而墮爲善之心當其施德第自行吾心
所不忍耳未嘗責報也縱遇險徒止付一笑

富貴之家常有窮親戚來往不戲謔父執貧交躬送
破衣親友出門外如此足稱厚道富貴方得久長

待富貴人不難有禮而難有體待貧賤人不難有恩
而難有禮

排難解紛實行門中第一義能以言語和人骨肉見
人排闥問一語解釋其福無量

骨肉貧者莫疎他人富貴莫厚其一切餽遺須有常

度勿以富貴而加豐貧而致薄

自讓則人愈服自誇則人必疑我恭可以平人之怒
氣我貪必至啓人之爭端是皆存乎我者也

人固不可多事然親友有義不容辭者以事重託理
宜委婉力行行至必不能行我心已盡而親朋自亦

見諒近見一種自了漢止知自喫飯自穿衣若人稍
有所託卽沉吟推諉生平未嘗代人挑一擔解一事

及到有事未必不求人若人人似我又當何如
周急恤貧仁者猶病焉敢迂言博濟強人所難獨是

同一施與有緩急之問在已無傷於惠在人便得其
訓俗遺規 卷四 願體集 尤

益者每見有餘之家於歲底時一切僕從工食親友
補助必推至除夕方肯給散殊不知度歲之具自己

既欲早辦何不推已及人且此日銀錢到手市物闌
殘非貴卽缺衣履袍帽從何置辦此中微情隱苦有

不能盡述者子目擊極多故瑣言之

隣有喪不可快飲高歌至新喪之家不可劇談大笑
對新喪人不可褻狎戲謔凡親友中或有家庭之變

或有詞訟疾病不測之事當設身處地爲之謀慮不
可嘻噱膜視并無關切恐近似幸灾樂禍矣
攻人之惡毋大嚴要思其堪受教人之善毋過高當

使其可從

我施有恩不求他報他結有怨不與他較這箇中間寬了多少懷抱忍不過時着力再忍受不得時耐心再受這箇中間除了多少煩惱。

凡作事第一念爲自己思量第二念便須替他人籌策若彼此兩利或於己有利於人無損皆可爲之若利於己者十之九損於人者十之一。卽宜躊躇若人與己之利害正半便宜輟手況利全在己害全在人者乎若損己以利人尤上上人專顧同志共圖之。

事係幽隱要思回護他着不得一點攻訐的念頭人

訓俗遺規

卷四 願體集

三

屬寒微要思矜禮他着不得一毫傲睨的氣象。

凡作格言莊語原以勸人爲善人雖未因其勸而改弦易轍卽化爲善善念未必不動作者之心血不致空費若作活詞艷曲雖以戒人爲惡人乃忽視其戒痴心想慕將效爲惡惡事未必卽行而作者之造孽實多。

觀富貴人當觀其氣概如溫厚和平者則其榮必久而其後必昌觀貧賤人當觀其度量如寬宏坦蕩者則其福必臻而其家必裕。

凡觀人須先觀其平昔之於親戚也宗族也隣里鄉

黨也卽其所重者所忽者平心而細察之則其肺肝如見若至待我而後觀人晚矣。

凡遇不得意事試取其更甚者譬之心地自然涼爽矣此降火最速之劑。

自信者不疑人人亦信之異越皆可同胞自疑者不信人人亦疑之骨肉皆成敵國。

人之謗我也與其能辯不如能容人之侮我也與其能防不如能化。

見人與人忿爭不休者當勸之曰天下事未有理全在我非理全在人之事但念自己已有幾分不是卽我

訓俗遺規

卷四 願體集

三

之氣平肯說自己一箇不是卽人之氣亦平。

待有餘而後濟人必無濟人之目待有餘而後讀書必無讀書之時。

爲人謀事必如爲己謀事而後慮之也審爲己謀事又必如爲人謀事而後見之也明。

處兄弟骨肉之變且從容不宜激烈遇朋友交遊之失宜剴切不宜含糊。

無病之身不知其病也病生始知無病之樂無事之家不知其福也事始知無事之福。

有人負欠錢財決心不肯理雖據而情須原不

必凌虐太甚。言語訕罵。盡身分做盡。當看見孫面此。稍寬容。遇眾擎易舉之事。亟宜讚助。不可從中阻住。使人無一線生路。即云讚人陷人皆是口。推人扶人皆是手。但恐做盡說盡。天道好還。將來思人一讚一扶。不可得也。

人因困乏。或欠人貲財。或借人衣物。一時無償。人即呼爲壞人。若赴訴求寬。又惡其巧言善辨。若覩面無言。又嫌其默訥。柔姦總之。欠字壓人頭。不知何法可合人意。愚謂良心信行。人人俱有。孰不願報德全信。總因無計設法。未免輾轉推諉。俗云。人人說我無行。訓俗遺規 卷四 顧體集 三

止。你到無錢便得知。且禮義生於富足。豈有餘之人。甘失信於人哉。

錢財不可不惜。然亦不可苛刻。我能寬一分。則人受一分之惠。如小本生理。及挑負奔馳者。惟仗工夫氣力養家活口。尤當倍加優恤。在我釐毫之寬。所去有限。彼得一釐一文。所喜無窮。每見刻薄之人。取之盡錙銖。剝削半生。害生一旦。反至傾家蕩產。又見寬厚之人。終日受人侵削。反能飽食煖衣。終身無禍者。比比然也。人欲自算。莫若觀人。清夜將所見所知者。屈指而計。刻薄之後人。與寬厚之後人。較量之。孰亨孰

否。孰富孰貧。便見天之報施不爽矣。

子弟僮僕。有與人相爭者。只可自行戒飭。不可加怒別人。他人僮僕。遇我不恭。如坐不起。騎不下。指爲無禮。彼與我原無主僕之分。不足較也。

看古今文字。立意求其佳處。則竟得其佳。立意求其疵處。則亦見其疵。君子於人之善惡也。亦然。故取長畧短。道必日益。

勸姦杜惡。要放他一條去路。若使之一無所容。譬如防川者。若盡絕其流。則堤岸必潰矣。

事有急之。不白者。寬之。或自明。人有操之。不從者。容

訓俗遺規

卷四 顧體集

三

之。或自化。即家庭嫌隙。常有愈理而愈多。緩之。則如故。

親友婚喪之事。有窘乏者。能隨力相助。方可代籌豐儉。若於事無所補。徒用闊切虛言。似可不。必禮云。弔喪弗能賻。不問其所費。問病弗能遺。不問其所欲。

人止知耕種之苦。不知炊爨之難。如有餘之家。人口衆多。日食何止三餐。爨烟至晚不斷。火夫任勞。竟無寧刻。其當酷暑之時。茶水愈多。炙燻蒸汗如雨下。較鋤禾農夫。爐邊缺匠。尚有閒時。司爨者。刻期供飭。難偷一瞬之涼。及至隆冬。敲水汲水。淘米洗菜。滲入

心骨享用于弟勿視饗餼之易富辨服役之勞

經營二字須看得大如耕農織婦行商坐賈無一非經之營之也必要平心公道而利有自然者順其自然則無妄念而不冒險如蓄有米而望米價貴蓄有布而念布價增則其心不平如大入而小出造假以混真則其道不公不平不公皆出於利心太重究之豐富有數未必即如其意空起刻薄心腸即或獲利致富天道福善禍淫未必親享其利世有商賈成家而子孫不享厚澤者良由此也

歲逢水旱流離溝道仁人君子諒皆垂慈然非空空

訓俗遺規

卷四 願體集

五

歎息也或曰俟其有而與之何時是有何不分一二口食一二文錢亦可救飢度命若曰善門難開恐其不繼即密持錢米於流民往來之地隨緣給之老幼殘疾者加之不必居名救得一人是一人施得一日是一日囊罄則止何慮不繼哉今人建寺燒香自謂功德殊不知寺不建佛未必露處香不燒佛未必飢餓若移此以濟人佛必大悅福報當百倍矣

屢有愚人生育舉女投之水中嬰兒何罪遭此毒手嗚呼鳥戀巢雛甘心受弋鱸憐腹子鞠體重傷物類如斯人何異焉因答日後之財肆目前之惡殊不知

天生一人自有一人衣祿且骨曰天性投生反死不但於心不忍自是天地鬼神之所共憤仁人君子宜勸戒如各郡有育嬰堂是亦體天地好生之意也暗裏算人者算的是自己兒孫空中造謗者造的是本身罪惡

王孫一飯報以千金至今止知爲漂母而不知姓氏者何也施時無望報之心也若望報而後施是一味圖利而非仁人君子之心矣但世情澆薄不以有施必報爲勸何以動愚人好施樂善之心哉故有施必報天理之自然仁人述之以化俗不望報而施賢聖之盛德君子存之以濟世

訓俗遺規

卷四 願體集

五

勸惜字紙使人檢拾不過在於通衢大道若人家內焉能入室尋覓且婦女知惜字紙者少任其委擲溝廁汙穢之處更爲可惜莫若令檢拾字紙之人籠上寫一收買廢壞字紙一帖使愚夫愚婦知字紙可以賣錢或少護惜究竟所費無多所收甚普命應當貴者美事忽然而至無意而得頭頭奏合非其才智之巧也命也命應貧賤者美事將成忽敗縱得必失局局乖違非其才智之拙也亦命也處順境者不可自誇其能處逆境者不可徒增怨恨

巡更守夜所以防竊貧富均有關係畢竟富者爲重
近見有餘之家重門高局安眠穩睡反令市肆小戶
鳴鑼擊柝獨不思小戶人家竈在床頭子然一身所
守何物賊豈來偷況十家守夜十日止輪一次一次
止用一人有餘之家卽不令僕從親守便當雇募更
夫所費有限何苦吝此些微獨苦窮人於心安乎

訓俗遺規

卷四 願體集

美

唐與修人生必讀書先生各處浙江蘇州人出

宏謀按唐君此集採錄古今人之言而已所

著論爲多大抵存心則平恕周匝立論則和
易近人寧過于厚毋趨于薄而于倫常之地
患難之頃尤極切摯人能如此風俗焉得不
厚也

我初生時不帶一錢來自孩提以至成人百事費用
無非父母之財也無奈世人一至長大各聽妻子婢
僕之言兄弟分析爭多競少彼此皆謂父母有偏似
乎一切家財皆當我所獨得而兄弟不當有并父母

訓俗遺規

卷四 人生必讀書

毛

亦不當有者噫何其愚也人苟聽妻子婢僕之言不
孝于親縱使父母億萬家財盡歸于我未有不速敗
者惟平心讓財敦孝之人天必佑其子孫使常享富
厚斷無喪也吾願世之人凡妻子有爭較財物之言
入于我耳不唯不當聽且當卽時訓誠勿使再言至
于婢僕離間讒誑之言當訓誨妻子不可聽信甚則
撻之則離間之言自不敢再行而孝行可完矣
父母一切所用之物如筆墨紙硯盃盞壺榼傘屐之
類安置之所宜有常處不可屢移恐父母一時取用
而不得致生煩躁也

或問古有晨昏定省之禮安能事事如儀也曰此非
板定有易行之理焉或父母有事過勞恐其睡臥不
寧次日清晨宜問安也或有拂意之事恐其懷抱不
舒當問安以寬慰其心也六寒大熱難于調養問安
自不容已或身體倦怠或冒風寒宜時時問安不必
拘晨昏也至于事當遠出則宜叮嚀囑咐兄弟妻妾
代已盡心定省之事固不可懈溫清之事尤所當謹
父母年高畏寒貼體裏衣最有關係緊小則煖短則
可眠背綿宜厚臂綿稍薄則不慮臃腫眠不脫衣則
臥不畏寒冷起不畏衣寒調養親體此爲要也又年

訓俗遺規

卷四 人生必讀書

未

高體弱之人足尤畏冷不問男女睡宜穿襪裝綿宜
厚若當仲冬極寒且加其綿衣厚其衾絮爐炭時加
毋令缺火此冬溫實際也屋低小者夏必炎蒸即屋
大而天井無蔽亦不免于炎蒸覆以涼棚庶可免于
炎熱或臭虫爲患有巢于四壁者以油灰塞之藏于
椅桌者以漆麵嵌之卧床之隙不可以塞嵌者則時
檢點而撲去之帳幙與枕衣時時展視有則去之獨
藏于簾帶者難去惟以蒲爲簾則無藏匿處矣至于
蚊蠅之患帳幙稍有隙縫蚊即從此而入雖終夜揮
扇旋去旋來困人莫甚惟去其隙縫則可安枕而卧

此夏清實際也凡古人所言皆尋常可行之事不可
視爲負絕之行舉此數事而餘可類推矣

人子一生大事莫如送終於此而不盡心則無復可
盡之心矣奈何以兄弟眾多彼此推諉使日久暴露
或草草完事致有日後之悔竊以爲諸子中儻裕者
宜爭先費用不必與衆較量卽力不及者亦須勉強
支持不宜推諉偏累一人豈不聞古之孝子遇親之
難爭先赴死以求相代者乎彼于生命尚可捨何區
區財物之足云也

顏光衷曰人子有大不孝而竟忘其爲不孝者有八
訓俗遺規 卷四 人生必讀書 未

焉父母愛惜之過甚常順適其性驟而拂之便違拘
不從甚或抵忤一也常先事勤勞聽子安佚遂謂父
母宜勤勞已宜安逸偶令代勞作事便多方推諉二
也父母常爲兒減口遂謂父母當少食已宜多食三
也諍言粗率慣父母前亦直意衝突行動無禮慣父
母前亦傲慢放弛四也見同輩則禮貌委和對雙親
則顏色阻滯待妻子則情意譌然伴二尊則胸懷鬱
悶有美食則反食妻子而不以養親有好衣則反衣
妻子而不以奉親五也財入吾手便爲己財而在父
母者又謂吾當有之也財足則忘親財乏則強求竊

取于親不得遂意則怨親親老不能自養而寄食于
吾則又厭親甚且單父隻子而爭財者有矣少長互
推而棄親不養者有矣不知身乃誰之身財乃誰之
財我乳哺無缺衣食無缺以至今日誰之恩乎六也
恣情聲色外誘日濃二更三鼓挑燈望歸不顧也遊
戲賭錢破湯財產雙親憂鬱成病不顧也七也父母
于兄弟姊妹或有私與乃怨親偏黨關防爭論無所
不至甚且成仇八也以上數者皆習成不孝竟爾相
忘苟不細思猛改則天地鬼神譴責之加必不能免
矣堂有雙親者每日將此八件反
己自問有則改之所全不少

訓俗遺規

卷四 人生必讀書

手

祖父母與父母服有三年期年之別然父死祖在者
諸孫必當代父行孝不得以孫自諉也長孫尤當盡
孝以有承重之責也晉李密乞養祖母一表千古皆
稱其孝有讀之垂淚者則知祖父母之當孝也蓋祖
父母其年必高高年之人苟無人盡心服事諸苦畢
集無處可告則其罪與不孝父母同

子弟不宜避賓客少年無才能正當於見客周旋進
退處學之若一味迴避必至如樵夫牧子毫不知禮
一見正人手足無措大爲人所輕鄙也

凡賢達子孫每從父母祖宗起見視公衆之事公衆

之室產必勝於已事已產也無良之子孫止知自爲
自利公衆之事公衆之室產毫不經營全不愛惜其
存心既私必無善報後日子孫盛衰可預卜也

何士明曰功名富貴固自讀書中來然其中有數非
人力所能爲苟人力可爲將盡人皆貴顯矣嘗見人
家子弟一讀書就以功名富貴爲急百計營求無所
不至求之愈急其品愈污緣此而辱身破家者多矣
至於身心德業所當求者反不能求真可惜也吾謂
讀書者當朝溫夕誦好問勤思功名富貴聽之天命
惟舉孝弟忠信時時勵勉苟能表帥鄉閭教導子姪
訓俗遺規

卷四 人生必讀書

手

有禮有恩上下和睦卽此便足尊貴何必入仕然後
謂之仕哉至于不能讀書者安心生理顧管家事能
幫給束修薪水之資使讀書者得以專心向學成就
一才德邁衆之人則合族有光卽此便是學問何必
登科及第然後謂之出人頭地也
凡人不幸而中年絃絕則後妻與前妻之子其中有
甚難處者妻非必不賢子非必不孝也而我猜疑之
心一生一言也言之者無心聽之者有意禮也失
之者無意見之者有心漸至失歡終成大恨爲父者
豈可聽不明之婦與童稚之子而不預爲之地乎平

居必早教其子曰言不可直遂也必以委婉出之事不可草率也必以周旋行之聲音笑貌貴有彌縫補救之意行于其間庶可得繼母之無怒又必早訓其婦曰已所親生尚多不孝况非已出者乎己之所生雖忤逆猶加慈愛非已子一言稍失便加棄絕亦非人情况子我之子也愛我子即是愛我不愛我子卽是棄我矣如是開誠訓誨庶可令子母和好不然未有不相疾相殘者也。

凡人立身斷不可做自了漢人生頂天立地萬物皆備於我范文正做秀才時便以天下爲己任便有辛

訓俗遺規 卷四 人生必讀書 垂

和氣象如今人豈能卽做宰相但設心行事有利人之意便是聖賢便是豪傑爲官可也爲士民亦可也無如人只要自己好總不知有他人一身之外皆爲胡越志既小安能成大事哉。

聖賢無他長只是見得已多未是所以孜孜悔過遷善而爲聖賢凶惡之所短只是見得自己是而人多不是所以刻刻忿物尤人而爲凶惡語云世人皆言人心難測而不知己之心更難測世人皆言人心不平而不知己之心更不平苟非細察安得知之

士君子處心行事須以利人爲上利人原不在大小

但以吾力量所能到處行方便之事卽是惠澤及人如路上一磚一石有碍于足去之卽是善事惟在久久勤行耳豈宜謂小善不足爲。

嚴君平雖賣卜與子言依于孝與臣言依于忠與弟言依于悌終日利物而無利物之名士君子有志于惠澤及人者不可不識此妙理。

施藥不如施方極善之言也貧窮之人嘗苦于無錢取藥聽其病死殊爲可傷余聞人言海上單方有不必費財得之易而有奇效者余每試之果驗如好義君子能各出所聞遍貼于人烟湊集之所則濟人陰

訓俗遺規 卷四 人生必讀書 垂

德比于施藥加十倍矣。

古人所以重俠烈者非無謂也人常危迫之際呼天不應呼地不應呼父母不應忽有人焉出力護持不及于難濟天地父母之不逮故知俠烈不可及也。

凡人之爲不善者造物未必卽以所爲不善之事報之而或別于一事報之別一事又未必大不善也而

禍甚酷此造物報應之機權也。

商人貪利無恥隨處必欲占小利而人亦畏之讓之獨怪終身所占小利必以一事盡喪之而更過其所占之數吉人守分循理不敢妄爲而人亦欺之悔之

故凡事受歉然冥冥之天必將以大福之事補之而
浮于其所受歉之數或及其身或及其子孫歷觀往
轍無不然者

暗箭射人者人不能防借刀殺人者已不費力自謂
巧矣而造物尤巧焉我善暗箭造物還之以明箭而
更不能防我善借刀造物還之以自刀而更不費力
然則巧于射人殺人者實巧于自射自殺耳

人情盛喜時必率畧于約信輕易于許人後日不能
踐言多至債事爲人輕鄙故喜極莫多言也盛怒時
與人言語顏色必變詞氣必粗知我者謂我因怒而

訓俗遺規

卷四 人生必讀書

書

氣暴不知我者謂我怒彼而發嗔啓人仇怨矣又人
怒時一語不合卽加遷怒甚且遷怒于毫無關涉之
人故怒極莫多言也盛醉時心氣昏迷不辨是非利
害舉生平最機密之事盡吐露于人醒時有茫然不
知者卽知而百計挽回終無濟也故醉極莫多言也
面贊人之長人雖心喜未必深感惟背地稱其長則
感有不可勝言者此常情也面責人之短人雖不悅
未必深恨惟背地言其短則恨有不可勝言者此亦
常情也夫人之與我苟無怨何必背地短之若與我
有怨雖短之而人不信何也以其出于仇人之口也

卽信矣不能代我而加之以禍在彼聞之益增其不
可解之怒是背地短人愚者不爲若背地稱人正忠
厚之事智者所不廢也

先賢云半句虛言折盡平生之福釋氏云說謊爲第
一罪過嘗見虛偽之人從幼穉時卽喜謊言及其長
也隨念所起造爲虛假之論空中樓閣雖無意害人
而適逢其害者多矣安得非罪過之大乎尤可惡者
其炫耀已之才能學行也則增一爲十矜誇粉飾以
爲人可欺也不知人皆厭聽也徒增已之醜耳

戲謔之言出於貧賤人之口受者不過心懷忿忿甚
訓俗遺規

卷四 人生必讀書

書

或口角是非而已若富貴之人其招禍也必大若我
貴矣雖戲言之而彼慮我爲實語也必畏懼恐慄輕
則多方防我重則先施毒手矣

人之過端得於傳聞者十有九僞安可故意快我談
鋒增加分數使其人小過成大負玷終身他日與人
有訟人卽據傳聞爲口實或官府聞之令其受殃是
我害之罪莫重矣故傳聞人過增加分數關係已之
陰陽尤大也

局外而訾人短長吹毛索垢不留些子餘地試以已
當其局未必能及其萬一薛敬軒曰在古人之後議

古人之失則易處古人之位爲古人之事則難

小人立心狠毒度量淺狹與人有怨卽以讒害中之我心雖快其如鬼神不悅何語云勸君莫要使暗箭射人至死無人見誰知鬼神代不平偏向空中還重箭念及此則人當度量寬宏不可以讒言害人也

富貴則人爭趨之蓋有故也彼有稱揚提拔之力有袒庇曲護人之勢又有加禍于人之權庸人不得不趨附之者勢也貧賤則人疎遠之亦有故焉一謂無所仰望于彼也二恐其來借貸也三恐其求我周恤也四慮與貧賤人往來減我體面也庸人不得不訓俗遺規 卷四 人生必讀書 美

疎遠者亦勢也乃知世態之厚薄親疎是理勢之所固有不必盡屬炎涼也明達者不當以此介意焉人生世間自幼至壯至老如意之事常少不如意之事常多雖大富貴人天下之所仰羨以爲神仙而其不如意事各自有之與貧賤者無異特所憂患之事異耳從無有足心滿意者故謂之缺陷世界能達此理而順受之則雖處患難中無異于樂境矣

早眠早起其家無有不興盛者夜間久坐膏火費繁日間早起則早膳之前已可經營諸事較之晏起者一日如雨晝焉晏起之人于緊要之事毋以日晏不

及爲而中止百事廢弛皆由於此又晏眠晚起則門戶失防管理無人竊物甚便家多隙漏衰敗之根也早眠早起勤理家務節省衣食使每歲留餘以備日後吉凶大事由湖馬弔之類樂習既久心志蕩佚奸人誘之必流賭博父母宜婉轉教諭子弟須深思猛省斬斷根苗勤葺屋宇器皿毋令大壞難修公眾器皿屋宇尤宜愛惜修治不分人我訟至危險小能變大爭財爭產得不償失非重大萬不得已之事勿輕易進詞均調茶飯遲早得宜不使下人忍飢懷怨妨工廢事往來禮儀量家貧富以爲豐儉訓俗遺規 卷四 人生必讀書 美

不可隨俗胡行待客宴客當因人數多寡新舊親疎以酌品物豐儉勤晒衣冠書畫穀粟不得霉蠹朽蛀勤關門戶遇吉凶諸事身體雖疲踴躍之時亦宜檢點潔淨室宇拂拭椅桌半在自已不可專靠他人訓誨婢僕安頓什物必令位置停當不使動作觸碍因而損傷完全器皿毋使一器分散數處致遺失毀壞紳衿富室子弟倘家計一落何妨親至畝畝督耕親率家人經紀切勿畏人輕笑輕笑者無知小人何足計較勤記賬冊毋令遺忘致有錯誤爐煤烟管宜勤拭刷燃燈過夜燐底必置水盆

幼童小婢寧令余絮溫厚勿致被內安爐烘燥被褥
稻草綿絮燈心安放處勿使火光相近保家要務
事在眼前行之甚易惟在一家大小人人將此事理
放心上也

齊家所以難于治國者有故也朝廷諸事皆有一定
之法度令民遵守家則不然細民之家不必言即紳
士之家禮法條款平日冬不講求即欲教子孫妻友
而無其具此家之所以不能齊也齊家之法宜摘取
經史中近情可行之禮及律例要款又歷代所傳嘉
言懿行班氏女戒陸氏新婦譜等篇集成二冊四季
訓俗遺規

卷四 人生必讀書

吳

請善講者在子講堂令男子依長幼坐于外女子依
長幼坐于內選以簾幕靜聽講解諸般義禮習聞既
久雖愚昧皆有所知桀傲者亦將漸變而循良矣每
歲須四季行之然行此不能無費講師之酬金講時
之飲食必令有所取資宜令設公田數畝以爲公產
取資于此庶可垂永久而不廢也

凡婢僕雖至賤亦當養其恥心惟有恥心方始可用
故雖有過不當數責不當頻罵數責頻罵雖辱不恥
廉耻既無不可用矣

凡置田地房屋不宜急驟須訪來歷明白然後受之

試言其故或母嬖而子不肖聽信奸人誑誘而賣產
或無子之產非應承繼之人賣者或相持之產未有
歸著者或與勢豪爭衡知力不敵而來投獻者皆能
致日後是非官訟也至于墳塋中木石與先賢墓堂
基址尤宜慎重不可受也

隣近利便之產而適欲賣于我宜增其價不可因無
人敢買而低折其價大傷陰陽

馮琢菴曰事之初起往往甚小因分人我而漸大因
爭小利而益大事已觀之又甚小故善處事者大事
當使之小

訓俗遺規

卷四 人生必讀書

吳

德盛者其心和平見人皆可交德薄者其心刻傲見
人皆可鄙觀人者看其口中所許可者多則知其德
之厚矣看其人口中所未滿者多則知其德之薄矣
凡人治家一切田野園圃之物不能不爲人盜竊但
不至太甚可耳慈湖先生曰先君嘗步至蔬圃謂園
丁曰吾蔬每爲人盜取何計防之園丁曰須排一分
與盜者乃可先君大是之嘆曰此園丁吾之師也爾
等不可不謹記

富貴居鄉被人侵侮每每有之然畢竟是我好處若
使人望影遠避無敢拾其田中一穗者則是快意然

其爲人可知矣

士人貧困時鄉人不知其後日尊貴不加敬重一旦榮達則視鄉人如仇讐以爲始輕慢我也殊不知鄉人中亦有後日尊貴者我何嘗知其日後尊貴而敬重之耶不知自反止責他人何皆謬也

張安世家僅數十人皆有技業虞仲治家亦使奴僕無遊手此紳宦之最有家法者也至于鄧禹身爲帝師位居侯王富貴極矣有子十三人讀書之外皆令各習一藝推鄧禹之心蓋欲拘束子孫身心不使其空閒放蕩卽或爵除祿去子孫亦有以資身不至飢寒潦倒其爲子孫謀何深遠也

訓俗遺規

卷四 人生必讀書

早

或問人生無事不需財故無不營營于利亦無不因財而壞品行有善處之法歟曰有之一在擇術不可因貧而竊賭誘人子弟也不可因炮火鷹犬以傷禽逐獸也不可貪口腹而椎牛屠狗也不可爲媒爲保而令人財物落空致入官訟也不可因商賈貿易串假偽之物以誑人也爲貧士者不可武斷鄉曲出入公門而平地生波也此必不可爲者也其有雖不可而不能禁人不爲者但當日夜思維吾力不能擇術而苟且爲此已非善行則當充無欲害人之心爲冊

書者不可飛酒錢糧損人利己也爲胥吏者不可搜尋弊竇誘官施行也不可得財枉法令人冤無伸雪也爲兩班者不可借勢居奇勒索不已也爲訟師者代人伸冤不可虛架大題令受者破身家令告者坐反誣也能如此亦無害矣至若貧賤者更當安命吾命當無妻子也雖終身營求必不能得妻子之奉養吾命當缺衣食也雖終身妄求必不能得梁肉綺羅之適體故知命已前定則一切因利造孽之事自然不作矣此貧賤者以義制利之法也

訓俗遺規

卷四 人生必讀書

早

富貴者之制財也其義有三一在知足我高堂大厦冬溫夏涼綺羅輕暖不脫于身肥甘膏粱不絕于口豈知有草房茅舍厨灶欄廐皆在一室者乎豈知有寒無綿被直卧于稻草中者乎一日三餐薄粥尚有飽者乎常以此自反于心自然知足矣二在明于道理我雖積財如山身既死則不能分毫帶去惟因財所造之孽反種種隨吾身也三當知子孫貧富有命彼命優我不遺之財而自然有之彼命薄雖以萬金與之亦終不能擔受不數年而敗去矣知此三者慎毋爭利而傷兄弟手足之天倫也毋爭利而令親戚朋友情誼乖絕也毋因人借貸押典而取過則之

息也。母因交易而斗斛權衡入重出輕也。母慳者太過而令諸禮盡廢也。母淡泊太過而令婢僕怨恨也。此富貴者以義制利之法也。

又問中等之家亦有法歟。曰。中等之家既不至於飢寒無良亦不至於因富造孽。農工商賈各安本務。凡事量入以爲出。每歲十分留二三以備不虞。毋爭虛體面而多開費。此中等之家理財之法也。

顏光衷曰。頃有富者貪利苛刻計及錙銖。平時一意吝嗇。不知禮義爲何物也。身死子孫不哀痛不治喪。羣相鬭訟。其處女亦蒙首執牒訴于公庭以爭嫁資。

訓俗遺規

卷四 人生必讀書

聖

爲鄉黨笑。其子孫自幼及長。惟知有利不知有義。故也。

慳吝與儉有大別。當于理之謂儉。吝于財之謂慳。寒不惜婢僕而令之無綿食。不惜婢僕而令之飢餓。剩肥餘菜不令婢僕沾唇。家財甚多而三族之極貧無告者有求不賔。利濟之事毫不肯爲。乞丐至門任彼呼號而顆粒不與。蓋儉者用財不過則之謂。非無畏殘忍只知有財而不用之謂也。願人深辨乎此也。世人用財貴明義理。加厚於根本。雖千金不爲妄費。浪用於無益。卽一金已屬奢侈。是以豐儉貴適其宜。

也。吾見有人其待兄弟親戚故舊也。絲毫必計不肯少假。錙銖及爭虛體面。爲無益之事。以炫耀俗人耳。目則不惜無窮浪費。此全不知本末輕重而豐儉倒施者也。人至於豐儉倒施。豈有善行足觀也哉。儉之一字。其益有三。安分於己。無求於人。可以養廉。減我身心之奉。以調極苦之人。可以廣德。忍不足於目前。留有餘於他日。可以福後。

訓俗遺規

卷四 人生必讀書

聖

王朗川言行彙纂

先生名之錄湖南湘陰人

宏謀按王君纂此書採錄嘉言善行可云
詳備于世教不無裨益凡關女德者已採入
教女遺規茲摘錄諒喪葬風水三則以補
各編所未備且以破近時流俗之惑

諒謀

養子弟如養芝蘭既種學以培之更須積善以潤之
人之教子飲食衣服之愛不可不均長幼尊卑之分
不可不嚴賢否是非之迹不可不辨示以均則長無
爭財之患責以嚴則長無悖逆之患教以分別則長
無匪類之患

訓俗遺規

卷四 言行彙纂

星

凡兒童少時須是蒙養有方衣冠整齊言動端莊識
得廉耻二字則自然有正大光明氣象

吾之一身尚有少不同壯壯不同老吾身之後焉有
子能肖父孫能肖祖所可盡者唯留好樣與兒孫耳
胡安國子弟或出宴集雖夜深不寢以候其歸驗其
醉否且問所集何客所論何事有益無益以是為常
林退齋臨終子孫長跪請訓先生曰無他言若等只
要學喫虧從古英雄只為不能喫虧害了多少事
泰和羅文莊公兄弟叔姪先後相繼咸登高第公由

家宰歸養庭訓甚嚴仲子謁選乞書帖當路圖仕南
方以便省問公曰數字不足惜惜認義命二字欠確
耳平生訓汝為何而有是言竟不與書

陸象山當家三年自謂於學有進此正可想施於有
政是亦為政全是孝友真切處莫徒作鹽米零雜細
碎觀也

羅一峰先生及第以書寄子弟所謂好子弟者非好
田宅好衣服好官爵一時誇閭里者也謂有好名節
與日月爭光與山嶽並重與霄壤同久足以安國家
足以風四維足以冀蒼生足以垂後世前史所載諸
訓俗遺規

卷四 言行彙纂

星

名臣是也若只求飽煖習勢利如前所云惡子弟非
好子弟也此等子弟在家足以辱祖宗殃子孫害身
家出仕足以汙朝廷禍天下負後世豈祖宗父母之
所願哉

陳眉公曰士君子盡心利濟使海內人少他不得則
天亦自然少他不得即此便是立命

李文節云每見士大夫一捐館舍其子弟往往向人
稱外侮人亦為之傷世態之炎涼歎人情之薄惡子
以為不然君子生則人敬死則人思彼寂寞於生前
而榮華於身後為人尸祝俎豆者何人哉人必自侮

而後人悔之向使恃位挾勢欺凌侵奪人無奈何直待其子孫方與覆筭此所謂悖出悖入出爾反爾而稱外侮非矣。

喪祭

人子送親最要緊者莫如棺木平日預備者少臨時營造者多勿忙昏憤之時諸務托之親友終非切已又或未經諳練倘不能如法一錯弗能再補板以四川花板爲上次卽婺源紫極木俱取木質結練入土不朽又次則湖廣福建水杉未免輕鬆枯脆其造作擇吉期必尋善做老手兩端不宜太灣恐不能載土訓俗遺規

卷四 言行彙纂

哭

日久陷圯其糊縫糖裏封口全要真正生漆則性黏易乾方能堅久棺外亦宜多加生漆爲妙釘以蘇木爲上熟鐵次之入殮之時舉家哭踊將棺內事務憑之僕婢失誤不小須緩盡哀慟之情必要親自鋪墊手足要安舒勿得拘曲衣履要周正勿令捲攢四圍多用石灰紙包摠塞緊密勿得虛鬆久而肉化灰鎔相成一塊枕宜低平兩耳襯貼宜緊實庶幾不致搖動若在旅邸治喪欲從水陸扶襯者絞布絲棉必不可少裁褐最生虫蟻切不可用掛線蓋棺全要中正否則將來山向

朝對不真

亡者以入土爲安攬屑乃一時權宜久則潮濕變蒸於內風日燥燥於外數年棺朽墓時另做新套轉換之間手足顛倒非其部位細小零落不復完全此攬屑之大病棺之坐向兼年庚姓氏內宜墓誌外宜勒石使日後子孫便於修葺并知宗派至於墳墓界址宜將圖形弓步勒於碑背以免墳丁侵竊盜賣之患喪家用僧道作齋或作水陸會寫經造像云爲死者減罪惡必生天堂受種種快樂不爲則入地獄溫公引唐李舟與妹書曰天堂無則已有則君子登地獄訓俗遺規

卷四 言行彙纂

哭

無則已有則小人人入世人親死而禱浮屠是不以其親爲君子而爲積惡有罪之小人也何待其親之薄哉就使積惡有罪豈昭浮屠所能免哉曰親有疾則禱於群祠君子或爲之豈以親死而忘之曰此亦人子無已之情悅親之意欲其親之生也今乃爲其死而免罪則異矣此事積習已久牢不可破細民無責也讀書知禮者乃亦相率而爲之豈不惑哉凡弔喪只攬分共奠或置素軸具牲酒食莫不必過費至親莫賻不妨稍厚若大盤靈樓綵錦旛幡人物樓閣像生飛走之類俱屬無益

春秋祭掃一歲兩行此蒸嘗鉅典也近見人家子孫於祖宗墳墓或輪流派值或糾分合行甚或一家有故彼此推諉或畏遠憚勞時日愆期至本身父母無可推託不過置草一盆了事且邀朋攜友借此遊玩不孝不敬甚矣獨不思祖父生我原爲身後之計如族衆貧乏我可支持卽應竭力措辦相邀拜掃使祖宗血食不缺村隣知爲某家之墳不敢縱畜作踐坐旁多栽樹木分其疆界以免侵佔祭享必用牲醴佐以時鮮蓋取薦新之義豈可苟且塞責若謂物力艱難試問一歲之中請客宴會趨炎附勢出分嬉遊不訓俗遺規

卷四 言行彙纂

哭

知浪費凡幾何獨祖宗面上吝此一歲兩次之禮獨不念今日享用乃係何人創立卽使祖父無遺當揣身從何來亦是祖宗積德所致吾願世之孝子順孫寧減己身之用度以豐祖宗之俎豆不可以享親大典視爲虛應故事至於富家大族墓旁多置祭田以遺子孫輪流執管以租設祭使子孫人人樂爲誠法善而意深者也

君子有終身之喪忌日是也君子有百世之表卽墓是也

今人廣朋宴會必務豐潔至窮水陸殊品然後爲敬

乃祖宗祭享多從苟簡甚者失時不舉晏然自安生而疎者結其歡死而親者忘其報此之謂不知類凡服官而春秋致祭朔望行香士庶之家敬神祀祖固曰禮在則然矣然而精誠不屬雖三牲五鼎登降拜跪徒爲具文神其爲我來格來享乎吾謂如奉神與祖也必思所以致敬於神與祖者何意又思我平日立心制行果可以告無愧於神與祖者幾何如祭山川社稷也以司其土者祀其神報本反始之義屬焉吾奉命以守此土果能又安保障爲衆神靈爽所憑式乎果能以生物爲心以養人爲事春秋報足訓俗遺規

卷四 言行彙纂

哭

以爲民請命乎如對先聖也則聖人爲萬世師表吾輩既在綱常名教中果能不忝居弟子之列而對越無慚乎如對闕聖也則忠肝義膽浩氣凜然吾果能節義自矢而不懼威靈之譴責乎如對城隍則彰善瘅惡昭鑒在茲吾果能正直是凜而不畏神目如電乎如對諸家佛像則色相慈悲善氣近人吾果能善根清淨而不淪於異孽乎至於吾祀吾祖則儼然愧然洋洋如在矣吾果能繼志述事以祖父之心爲心乎合族之兄弟子姪疎者則同始祖之一脉也稍親實則同高曾祖之子孫也至親者皆吾祖父之分形

同氣也。吾苟不能聯屬而親厚之。或漠不關情。視如陌路。甚至爭奪典詞。吾於對越之時。尚何面目見吾祖宗父母乎。以此思之。則告虔端拜之際。備物習儀者。未也。祇於一就位。一俯伏。直作神靈祖考。如在其上。吾以心相對。照求可以對神靈。而不愧。質祖考而無慚。卽此一時。發人深省多矣。吾願人撫心而自問也。

風水

卜其宅兆。葬之事也。葬。乘生氣。葬之理也。世乃溺於風水。可致富貴。而百計營求。甚至暴露其親。以俟善訓俗遺規

卷四 言行彙纂

辛

地。至終身不葬焉。殊不知人固有得地而發富貴者。苟非天與善人。或亦地遇其主。而然。蓋萬中之一也。若心慕富貴。而不加修焉。而崇謀人之地。思以致之。是欲以智力而竊奪造化之權。豈理也哉。

世人立宅營墓。交易婚嫁。以至動一椽一瓦。山行數百里。無不占方向。擇日辰。汲汲以趨吉避凶爲事。不知自己一箇元吉主人。却不料理慈湖先訓云。心吉則百事俱吉。古人於爲善者。命曰吉人。此人通體是吉。世間凶神惡煞。何處干犯得他。

人家新卜得葬地。將安厝。忽掘見棺木骨骸者。宜卽

與掩埋之。而權奉新柩爲草舍。或卽此稍遠。另卜穴。或竟去此另卜穴。亦無不可。蓋論已葬與未葬。則我尚可圖。論有主與無主。則彼爲可憫。寧須我費事。無遽攘泉下之人。使一旦流離失所也。安知不更有真地。不更有佳地。襲穴以葬。毋乃不吉乎。若營城在近原有墳塚者。但不逼近。亦自無妨。蓋生有隣人。死有隣鬼。其理一耳。

孫文祥自浦城歸。道經霍童鄉。日暮。忽見山旁有屋。遂投宿焉。夜半聞哭聲。問故。有夫婦曰。吾子不肖。鬻此屋。明旦當徙去。不禁悲傷耳。文祥曰。子雖不肖。吾

訓俗遺規

卷四 言行彙纂

壬

當爲汝謀之。至旦。視其處乃荒塚也。候至日午。果見衣敝袍者。同豪右僕從。持畚鍤至。文祥詰之。對曰。家貧。將祖墳遷葬。鬻地以延朝夕。文祥傾囊與之。不告姓名而去。後數夜。夢寄宿夫婦謝曰。向日厚恩。莫報。今幸獲二鳳雛。相謝遂孕二子。先後登第。噫。觀此。則毀人之塋。以葬其先。斷人之龍。以利乎己。人謀卽玉泉下人其肯瞑目乎。

春秋祭掃。非僅循拜墓虛文。必也剪荆棘。培松栢。塋頭加土。遇圍仔細相視。有無倒塌漏痕。鬆薄折縫之處。并狼窩獾洞。及惡樹根。茅蔓延勢。將侵繞穴地。應

修築應墳塞應斬除者。上緊料理。庶以安先靈於泉下而弗替也。

名公巨卿邱墓。內有墓誌。外有豐碑。再有華表人獸以及神道碑亭。至士庶之家。雖限於分。而誌石墓碑不在禁例。稍有力者。內誌以石。或記事功。或止勒亡者生庚故葬年月。山向四至。大概附埋塚內。上樹碑一通。不必過于高大。嫌于僭也。碑面照有無封贈職銜據實開刻。考某某之墓。旁書子某孫某敬立。碑陰仍將父母生庚故葬年月。并所葬坐山朝向及墳地四至丈尺。墓田畝數。明白刊刻。庶可以示久遠以防訓俗遺規。

卷四 言行彙纂

墓

侵佔墓遠鄉者。尤不可不急請也。

住宅墳塋。栽培樹木。如人衣冠齊整。令人望之起敬。每見樹木蒼鬱者。多昌盛之族。而斫伐蕭條。必家運陵替者也。族中貧富不等。富者自知愛護。貧者只顧目前。惟在富者量濟之。善勉之。使之保全。若漠不關心。不為善全之計。較斫伐之罪。薄乎云耳。

熊勉菴寶善堂不費錢功德例。先生名宏備江

南淮安人

宏謀按世俗好資冥福而忽人事。往往佞佛修齋。通神賽會。以為功德。雖費錢亦有所不惜。至於利物濟人。則又以無費為諉也。今語以如是之為眼前功德。而并不費錢。也有不翻然悔悟。羣思為之者乎。若夫纓舉斯世之人。臚列當為之事。則尤使人無貴賤高下。隨其身之所處。而皆足為功於世。積德於已也。所裨於訓俗不淺矣。故終焉有取於此。

鄉紳

訓俗遺規

卷四

不費錢功德例

垂

倡率義舉。正己化俗。有利地方事。盡心告白官長。有害地方事。極力挽回上官。民間大冤抑。公行表白。里隣口角。公道解紛。村衆逞兇。危言阻止。不說昧心人情。肯容人過。肯受逆耳之言。不評論女色。受謗不怨嗟。保護善良。公舉節孝。戒人忤逆。止人奸謀。扶持風化。主持公論。嚴禁子弟恃勢凌人。不許僕從倚勢生事。不偏護子弟。寬苦鄉隣。不開害人事端。不以財勢傲慢貧賤宗親。勸止人刻薄取財。貪緣功名。不侵占人田園。不謀買人產業。不攪搭低銀。

不薄本族而妄認同宗。感化人一家好善。不
包管戶外事。不隨淫朋遊戲。不借端害人。不
徇情寬人。不以喜怒作威福。止人不演淫戲。
不謀奪風水。暨欺壓隣傍風水損人。訓子孫甥姪
仁慈一體不怒不縱。不欺凌幼弟庶弟。乘危不
下石排擠人。不圖方圓適自已意妨人便利。鼓
勵人苦志讀書。勸人重義輕利。不損短人價值。
不因僕從言慢侮親友。論人和息詞訟。爲人
解冤釋結。不强借入財物。不强賒店貨。鋤强
扶弱。敬老恤貧。不多娶姬妾。不畜寵童。不
訓俗遺規 卷四 不費錢功德例 垂
貪重利。將婢配匪類殘廢人。奴婢婚配及時。不
壓良爲賤。
士人
忠主孝親。敬兄信友。以名節立身。以忠孝訓
俗。敬奉聖賢典籍。盡心啟發生徒。敬惜字紙。
謹修言行。誨門人言行並重。無故不曠功課。
不菲薄人爲不足教。耐心教訓貧家子弟。遇
聰明子弟教之誠實。遇富貴子弟教之禮義。講
鄉約律法。勸戒愚人。凡事涉閭閻者不輕言不落
筆。凡事屬陰私者不攻發不猜疑。不書誣揭。

不寫呈稟。不作離婚分別紙。不昧心黨護親朋。
不扛幫打降。不傳演邪淫小說。不加入譚名
歌詞。編輯利濟爲善書。不詆毀平人。不凌虐
鄉愚。不妄圈文字欺哄無知。不自負才高輕慢
同學。不譏笑人文字。不廢散人書籍。不恃衣
頂呈人。不作昧心干證。遇上智講性理學。見
愚人說因果書。勸止人不孝不睦諸事。引導愚
人敬宗睦族。傳人保益身命事。
農家
耕作以時。照顧蟲蟻。糞田不害物命。不阻斷
走路。填坑壑以使行人。不唆田主謀買取方田
地。不夥僕人盜賣主人穀粟。不藉主人勢縱放
六畜殘隣田禾苗。不詔奉主人耕占隣田溝心岸
界。不坪斷人墳墓左右前後風水。不耕占迷失
墳墓。不攬唆主人故意阻塞水道搶隣田錢財。
不私動主人種糧恐臨期移押欺。不忌隣田禾苗茂
盛妄生殘害。不借口隣田六畜殘毀禾苗唆主人
詐害。不做工懈怠荒人田畝。不以酒飯不厚工
錢短少遂生怠惰做假生活。填墳墓穴洞。愛惜
他人車具。驅牛猪羊食禾苗者不輕刺戳。犁車

牛路不圖超近踐人禾苗。不於戊日犁鋤田土。澆灌穢糞汚觸地祇山家以四季戊日皆有所犯也。

百工

雕畫不褻瀆聖像。造物必求堅實。不因主人酒飯簡慢輒生壞念。不作不吉利語。造作不苟且草率。不行魘魅法。不擅哄人興造。不傳播主東家常隱微。不造穢薄假物。不耽延捱工。不圖帶買受謝哄買假貨。不以裂破者混哄。不輕毀成物。不妄作淫污。不污損人衣物。不偷竊人材料。不輕費人材料。愛惜鋪墊遮蓋物件以上工匠訓俗遺規卷四 不費錢功德例 五

極端防壓人足。填塞極端洞恐陷人足急流中代篙代緯。擠塞中讓篙讓緯。不因措索多資羈遲急事人登岸。以上舟子

商賈

討價不欺哄鄉愚。不高擡柴米價。貧人買米。不虧升合。不賣假貨。出入不用輕重等秤。小大升斗。凡病人所需貨物。不措勒高價。穢餽饌。不可欺人不見。仍賣入用。不設計謀奪生意。不忌人生意茂盛。多方讒毀。交易公平。童叟無欺。一深夜買急需物者。不以寒冷不應。典舖輕減利息。

當銀錢是其等色。貧人錢數分數尤加寬恤。讀當少虧無補。諒情讓免。勿使不成。致恨沉沒。不齊行勒重價。貧人買夏帳棉衣被等。哀憐讓價。勿使不成。

醫家

施效驗良方。遇急病請致即行。遲速時刻。診脈不輕率任意。不因貴藥。輒減分數。不因錢少。遲滯其往。不因錯認病症下藥。委曲回護。不因邪寒暑雨。憚於遠赴。不因飲酒。讌樂。託辭不往。耐心替貧賤人診脈。遇貧病者。捐藥救治。不用反藥。訓俗遺規卷四 不費錢功德例 五

遲其痊愈。病本易治。故用反藥。遲延以圖厚謝。不用外科。尤甚壞良心。喪天理。不可不戒。不乘人重病險癘。措勒厚謝。不妄驚病家。不賣假藥。誤人病。不輕忽臨危病人。不厭惡穢惡病人。不與同道水火。誤及病人。不圖省便。以相反藥。同器浸漬。氣味相戾。不用墮胎藥。不忌時醫。輒生毀謗。認病不真。實必令邀醫會議。請不再邀。愈在。非釋者。刻不待時。遲行方便。不必與舟費人財物。不待藥資。然後發藥。公門書吏衙差之類

隨事方便。不勒討兒賣女錢。不唆人興訟。不

無中生有索詐 不撥指官長生事 不捺案 不妄引重律 牌票招詳字眼不改輕爲重 不騙詐鄉愚 不生枝節提人伺候一夫到案 不唆盜賊拔仇家 不輕口嘈雜人 不乘危索騙 不輕敗人體面 不受賈賂妄加鎖鑰 不假公造語陷人 不洗補字眼入人罪 入罪不下死煞字語筆下起 杖笞不聚人一處 不因無錢狠刑 不杖人腿灣 不浪費人茶飯 不破壞人婚姻 不叨往呈稟 不輕送籤牌標判 不濫差人動衆 不輕拘婦女 不重備刑具 不誣害良民 不索鋪堂訓俗遺規 卷四 不貴錢功德例 夷

不輕拿窩家 不輕寫票收人監舖 不輕票取人物 不通病人婦女到官 不使百工經紀折本 不壞人功名性命 不離人骨肉 不驚動隣佑 不獻惡法橫征酷比 不迎官意虐民 不使人飢餓 軫恤獄囚 矜原差誤 已赦罪犯勿復提起 已罰錢糧勿勒戒鎖 水旱請官早報災傷設法賑濟 批剋速請發 解到速請審 事屬曖昧或開閨閫稍可緩止切勿送命 前件未完勿掛後件使人伺候 多送正風俗興利除害告示 失節事無論貴賤離口擊必爲解解 節孝之名不論低微

雖傳聞必爲表揚 學役時常清潔聖殿兩廡 常請勸修整齊 常稱人節孝德行 不輕傳劣跡惡款

婦女

孝敬公姑 和睦妯娌 無子及子遲 不妒夫置妾 不凌虐婢妾 不殘害妾生子女 不攪分家 不揀拾美物 不嫌憎丈夫 不欺哄丈夫 不攬謀婚姻 前妻子女一樣看承 穢物穢器勿暴露神前及三光下 潔淨厨灶 愛惜燈火 不在公姑前搬鬧是非 不厭女淹溺 不入寺院燒香 不訓俗遺規 卷四 不貴錢功德例 夷

慣氣罵罵甚及丈夫父母 不忌伯叔富貴 不厭薄窮親戚 不笑妯娌貧乏 不倚父母家財勢以傲夫家 不挑唆妯娌不和 不恃父母愛欺凌哥嫂 不占強爭勝 不賣俏弄乖 不私留飲食 不暴殄衣飾 不毒口詈罵 不言人私情 嫡庶不相容 好言周全 家中口角嫌怨公言解釋 不恃寵戒正 嫡庶不造言讒毀 子女不私心偏向口不多言 身不出閭 常恤奴婢勞苦 看照奴婢衣食 常令奴婢愛惜子女 常令奴婢夫妻和好

士卒

無事勤習武藝。有事奮勇爭先。爲地方巡緝奸匪。過水火竊盜。爭先救捕。出師不妄殺平民。不淫人婦女。不搶擄財帛。不乘救火搶物。不因索財不遂。妄加毆殺。不拆毀人牆屋。不毀壞人家伙。不挖墳墓造鍋灶。不斫伐墳木。不擄掠子女。不勒買貨物。不欺嚇鄉愚。不强索酒食。不踐踏人禾苗。不硬使低假銀錢。不重利盤剝小民。征勦不剝人衣裳。路途不扯人負戴。

僧道

訓俗遺規

卷四 不費錢功德例

辛

謹守清規。嚴持戒律。不窺人婦女。不說戲謔語。不說污穢語。揭卷必先盥手。不使婦人入寺院。不賭博。不飲酒。不浪費施主銀錢。不荷簡神前香燭。不竊用神前油燭。祈禱必虔誠齋戒。募修壞橋窪路。募施冬夏茶湯。募施棺木。開養過路病人。掩埋無主枯骨。不可常往施主之家。神案整齊潔淨。不欹斜不置穢褻器物。僕婢工役。

小心謹慎。潔淨飯衾。不搬弄是非。致主人骨肉不和。不傳說主人隱事。不背主向客。不背地

咒怨主家。不誣主委託。不拋撇飲食。不糜費主人柴米物料。不霉爛主人衣服損壞器皿。不偷盜財物飲食。不倚主勢強買短價。不因仇恨激怒主人生事。不因主打罵妄生咒咀。不因主貧憐便生玩侮。不因衣食不敷萌二心。不同輩攬害。不尅落錢財。不欺哄幼主。不奸巧躲懶。不見利忘恩。不播揚主短。

大衆各種人俱在
內故曰大衆

父母前解一怒舒一憂。父母責怒順受。勸父母改一過遷一善。不暴親短。不令老親任勞。不訓俗遺規

卷四 不費錢功德例

辛

厭薄老病父母舉動。對親不疾聲厲色。友愛兄弟。聯屬親黨。存心依天理王法。作事畏天地鬼神。與人同事。不生異心。貧不思害富。富不可欺貧。不咬人離間骨肉。不輕以壞事疑人。不暴殄天物。用等出入公平。用秤不捺分量。不言人祖父卑微。不談人閨閫。不行使低假銀。不强買計買虧人命本。不恃乖愚拙。不毀人成功。全婦女貞節。延續人嗣。不妬富欺貧。不恃強凌弱。不挑唆搬闖。不下井落石。不訐人陰私。不因隙咒咀。不見財毒害。不妄起淫

心。不汙人名節。不逞志作威。不辱人求勝。
不口是心非。不彰人短。炫已長。勸人隣里親戚
和好。見漁獵屠戶。勸其改業。奴婢可怒。不怒且
善教之。傳說因果方術。傳布感應善書。息人
爭訟。不拋棄五穀。不播揚人惡。勸人不溺子
女。拾財寶還人。當欲可染不染。不用有字紙
張。見搗人過者止之。見揚人善者助之。見人
憂患。善爲勸慰。勸止人不嫖賭。不說欺誑語。
不說尖酸語。不負財物寄托。不欺殘疾愚痴。及
老幼病人。遇急病無人料理者。卽代請醫調治。
訓俗遺規 卷四 不貴錢功德例 奎

安貧守分。不生伎求。引過歸己。推善與人。交絕
不出惡聲。婚姻未成者。贊助之。伉儷將乖者。勸
和之。不忘人恩。不念人惡。不助人爲非。不
謗僧道。水流屍骸。稟官撈起掩埋。道路死人。倡
募棺木。地上遺骸。收聚掩埋。凡民有喪。匍匐救
之。指引迷路行人。扶瞽目殘疾人。過危橋險路。
指引涉水淺深。剪道旁荆棘。免刺人衣。除當
路瓦石。免蹶人足。濘泥中安石塊。斷絕處架木
板。黑暗中照人。一燈。雨中借人雨具。時時察
奴婢飢寒病暑。率鄉里平升斗等秤。禁幼小

女凌虐婢僕。不聽婦人言。疎殘骨肉。不窺人私
書。不沉滯人書信。興造顧隣人風水。受享知
慚愧。贊成人好事。申雪人冤枉。禁無故宰殺
不侮弄老幼殘廢人。行路不踐人禾稼。不埋
沒寄托子女姓氏。見人塚棺暴露。以土掩之。不
壞人義塚。不呵罵風雨。當與人財物。不遲時。
不以祖父骨骸頻遷。妄希富貴。不說傷風化語。
不乘火窺人婦女。不借救火携人物件。不傲慢
尊長。不離間骨肉。常將不如己者。強自寬解。
見諸聖像。瞻仰恭敬。不阻人爲善。不助人爲惡。
訓俗遺規 卷四 不貴錢功德例 奎

不毀禽獸巢穴。不取鳥卵。三春不打鳥。義
犬不賣屠家。不食耕牛犬肉。不措勒佃戶。見
有當救者。勉力必救。凡可從寬者。勉力必寬。不
沉匿借物。不因善人失意。自己貧困。遂退善念。
不見惡人富貴。遂疑報喪。糕餅藥餌。必先父母而
後兒孫。扶貧濟困。必先本宗而後外族。凡事肯
替別人想。凡物肯替別人惜。所欲必推。所惡勿
施。勿以善小而爲之。勿以惡小而爲之。

附錄家訓六則 照道光庚子浙江刻本增入

祭祀宜敬

人家無論貴賤貧富。每年之中。必有應行之節令。祭祀節令如新年端午中秋及生辰之類。祭祀如忌辰中元清明之類。鄉村窮民。每遇此等節令。無不竭力盡心。各備禮物。有出外者。必要趕歸。未出者。過此方出力。不能備物者。必以爲恥。必以爲愁。甚至有典借買賣而度此一節者。禮物雖不能豐。而敬謹之意有餘。曾記父親在日。每遇此等時祀。燈燭碗盞。茶酒桌案。掃地焚香。色色潔備。事事慎重。何等敬謹。常云。賤時不賤節。人窮莫慢神。卽此意也。由此推之。則今

訓俗遺規

卷四 附錄家訓

畜

日之物力。寬裕舉室團聚。豈可視節令祭祀爲可有可無。而毫無慎重敬謹之意耶。向後每遇節令祭祀。必須預日檢點。是日或早或晚。應備何物。如何行禮。款客幾桌。用何碗菜。一一商量預定。諄切分付經管之人。至日仍逐件檢視。不許將宿物生物。及不潔之器。搪塞。如有應行之禮。應穿之服。卽預先通知男婦人等。各早收拾。我輩衣帽。亦宜如法。如在官衙。務要緯帽靴子。及紅青褂。不可穿鞋。及雨縵帽。舊袍套也。有應穿補服者。亦宜照穿。不可任意隨便。尋常見一尊客。尙思新其衣帽。何況見吾不常見之。祖先耶。是日焚香擺供。務要吾輩一人親身料理。不可委之

奴僕輩。卽如請一尊客。尙須安席上茶。何況祖先耶。祖先何在。吾輩之心。念及祖先。卽祖先也。事事如法。上下盡禮。吾輩之心。安。卽祖先之心。亦安矣。朱高安師云。每值祭祀。便作今日見吾祖宗想。則上下自然起敬。不得勉強。吾輩時祭之日。不可不存此想。曾記吾父誠吾輩云。吾死之後。每遇節氣。必定夫婦睡到早飯。尙不燒香。今每念此語。不覺愧恨無地。嗣後卽平常之日。早晚香火前香燈。均宜親身料理。或男人有事。則女眷代之。似不宜視爲奴僕輩事也。香火爲一家之主。一家之內。常存敬謹之心。一日之內。常有香燈之事。便覺此家有主矣。

訓俗遺規

卷四 附錄家訓

畜

義利宜謹

財爲養命之源。有之則飽煖。則光榮。無之則飢寒。則羞澀。所以貧者必欲多得以養生。乃不貧者本可養生。又要多得以積聚。至富者貴者。更要多得以爲紛華靡麗。或廣置美產。多買古玩。以爲子孫百年之計。故天下人有學問無多。見識短淺。而便以自足者。未有肯以財利自足者也。然則財利豈可輕棄乎。人於財利。能禁其不多取而少取乎。孔子云。見利思義。難以望之人人。惟求於有財利之事。自己暗地將秤稱一秤。取一公平。如此事有十分之利。我應得五分。人得五分。則平矣。如我得七分。則人便止得三分。我再

多。人更少矣。我得多者。固覺遂意。人之少得。豈亦遂意乎。偶遇事勢順適。我或有多占一二分之處。原不必矯情立異。但多得之時。存此一審已多之心。而向後不必定要常常如此。不必定要事事如此。即偶有不及五分之時。亦當平心一想。則自己無過求之想。人無難受之處。而心中亦不致常懷不足矣。天下事。原不能皆有餘。有餘快活者。常該在我。而不足喫苦者。常該在人。無此理也。至於學問見識。則愈多愈當不足。此則竟要早晚存一事。事不如人之心。然後不至於自滿。不至於自是。不至於自暴自棄。天下道理無窮。時變不一。在學問深透閱歷多者。只好料得八

訓俗遺規

卷四 附錄家訓

癸

分其餘。尙不及半。更有所料全無者矣。更有所料雖全。而舛錯相反者矣。若就一時耳目所及。便執爲至是無非。在人者均不及我。我可置之勿論。更有一口咬定。只許我是。不許人是之態。此身此心。常在暗地中受虧損。久之成。一高傲偏狹之氣象。則百不可爲。悔恨無及矣。至於人各有情性。各有好惡。在我不能強同於人。猶之在人不能強同於我。所恃以持平者。理耳。切不可時存一厭棄人的模樣。人稍有不合於我。卽作厭棄模樣。倘我不合於人。人亦必厭棄於我矣。吾見世上人。自己時時事事。在可厭可棄之中。而尙且日日厭棄別人。旁觀者未嘗不笑之。止有自己

不覺耳。所以古人云。常把鏡子自己照照。此非照像貌也。因對鏡照像。而迴思鏡中之人如何。此心何心。此身所行何事。所待人如何。作事如何。如此一想。則凡事自己檢點。自然不肯丟去自己。專怪別人。藏了自己。專厭別人。日日如此。事事如此。必至於人果可怪可厭。亦不輕怪輕厭。還要設身處地。檢點自己。則心境自寬。學問見識日長。一日不必讀書。全然是道理中人矣。

日月宜惜

天地間。只有這箇日子。每日只有十二時辰。自晨至午。至夜。夜而又晨。天下人所共有。人不能爭。亦不必

訓俗遺規

卷四 附錄家訓

癸

爭者也。然其中有許多分別。如善人君子。這一日之內。做了多少好事。讀了多少好書。勤力農夫。這一日耕了多少地。栽了多少秧。戶約讀了多少水。割了多少禾。正經客商。這一日買了多少貨。趁了多少錢。以上三種人。俱不肯虛度一日。古語所云。一刻值千金。寸金難買寸光陰者也。至於懶惰之人。自早至晚。一無所事。不但虛度了這一日。且有嫌日長難過。而終日納悶。作玩戲之事。以圖消遣。此日者。豈不可惜。此一日乎。然此等不過無益而已。尙不至於爲害也。若爲非作歹。損人利己的小人。這一日之內。便造了多少惡孽。釀了多少罪過。害了多少人家。有一日半

日之所爲。而貽禍子孫。不能解免者。則千金難買之一日。豈不反成了一刻難當之一日耶。可見同這日子。只看人自己作爲。自己勉力。時常存一不可虛度。這一日之想。則自然有益矣。古人於每日上牀時。便自己默念云。我今日所作何事。何事合理。所接何人。說幾句話。有不是否。可以不空吃了這一日飯否。卽或不能有好處。可有幾事不好否。幾念不好否。如有之。則終夜不寢。自責自悔。次日則一事一念。亦不肯忽矣。此等作爲。恰似開店一般。每晚結一總帳。則是日或折本。或賺錢。自了然矣。有詩云。閑時檢點平生事。靜裏思量日所爲。正此意也。至於求益在己。到處

訓俗遺規

卷四 附錄家訓

矣

皆學。或遇朋友談說。就事質疑。或看看邸抄。官長禁令。知目前時務法度。有不明則不妨問。問而不明。亦不妨再問。今日積一知。明日積一解。久之自然識見開廣。如善積錢者。今日積一文。明日積一文。久久漸多。不怕不成一個小家當。況積錢有積處。還有用處。亦有人來爭取處。此則只許我積。不許我耗。人亦不能奪。豈不是有益無損之事耶。前歲曾言及此。而未得譬喻明白。今再及之。我近來家書多不暇寫。案卷多不卽清。纂書一事。刊匠停手以待。看這日子。真是千金難買一刻難借矣。

用度宜酌

署中有可省之費。而不可有硬減之價。如是物可以不用。則竟刪去。不令其買。既在必用。則價值不宜刪減。況所常用之物。價有一定。卽或價值比出外自買者稍浮。而我們既不能件件自買。時時出買。則買辦些須盈餘。亦當留之以爲若輩日夜奔走伺候。養活妻子之計。若我們管事者。稍有扣剋。尙當留心訪查。逐漸革去。不然。利歸家人。而刻薄扣剋之名。歸於我們矣。然此猶家人之事。在家人或有自己掩護。或此事尅短。而彼事暗留些須。使買辦不十分怨恨。若我們親自尅減。則家人必聲口洗清。衙以內先已埋怨。則某官某衙。尅扣剋削之名。從此起矣。況我們所減

訓俗遺規

卷四 附錄家訓

矣

之物。未必實在可減。而應減者。或不能盡減。若輩得便宜之物。則不肯言。失便宜之物。則一變爲十矣。然則竟聽其家人亂用。買辦亂開乎。是又不然。莫如就每日所買物件。逐日檢點。何者。可以不用。則竟省去。不用。無論價貴者不必買。卽價賤者亦不必買。較之逐件酌減者。所省多矣。如每日之間。萬不可減之物。則惟照常給價。或與他言定。每日如此。並不減他一文。倘係油米等整數字之物。市價時有低昂者。也要待久另定。其餘則不必日日更張。不但可以示寬。亦可以示信矣。至於買下之物。須不時留心查看。果否點滴歸於實用。倘貴價得來。而無故遭踏。固屬妄

費卽價賤得來而不歸實用亦屬暴殄如米飯菜鹽及收存之茶葉扁豆碗蓋等物亦須好好收拾點滴歸於實用如一物也其上好者則留以送人待客次則我們食用再其次則家下男女食用再其次則水火大食用再其次則給外來挑柴做工之苦賤人役食用如并不能食用則喂雞及猪狗無論貴賤每一物件作此數層打算然後棄之則不但省費亦惜福也家下人萬不能如此安頓亦不肯耐心打算須得吾輩做主人的隨時隨處留心指點方纔濟事省費在此惜福亦在此矣

語言宜慎

訓俗遺規

卷四 附錄家訓

五

人之說話道理本是一般對上人此理對平等人及下等人亦此理不宜變更雜亂至其出言之緩急順逆口氣之剛柔高下則又不可無別如對上等人乃尊於我者須要婉轉和緩如對平等人則稍稍切直然不宜爭執如對下等人則切直而稍帶嚴厲至於親屬中之卑幼雖卑於我然畢竟不同下人切直中便須帶有和藹不可肆意呵叱隨口笑罵令人無地自容面增紅赤卽本人迫於尊長憤而不覺旁人冷眼觀之不日卑幼習於下賤卽日我等恃勢凌辱矣此種弊病總爲平日習爲固然不曾檢點耳卽如作字寫書奏章與平等書札不同平等書札與諭帖不

同詳文又與行牌不同而

上諭詔誥又與牌文不同其不同者詞氣語句非理有不同也平日留心看看書稿小抄自然知之至於與某處人言卽學某處人土語毋論其學之不像令人恥笑卽學之而像亦似乎戲玩昔詩嘗見某某於卑幼前有此行徑然久已令人厭聞若以此施於平等尊長則斷斷不可試作局外冷眼而觀豈非戲弄人如孩兒耶至於引誘小兒言語雖係笑言亦當合理不合理之言小兒不知旁有長成之人則聞之矣況小兒今日不知久之亦心漸知日日聞此先入之言豈不壞了終身耶任一己之性取一時之快而不顧眾人之聽聞皆所宜戒至於言之似乎譏誚涉於尖酸無論內外上下均所不宜不可不時加檢點有則改之無則加勉其未言而先笑亦有時近於鄙薄戲玩之態其說事勸人當以理勝不當以氣勝尤不可信作我說的必是而人說的必非也要緊之事其是非亦於久後方見不必急於見長如不關緊要則是非可以存而不論尤不必爭矣必要當下討一箇勝著倘兩人皆存此見豈不因偶爾言談而逐日哄鬧如牧牛嶺上如鬧市場中如小兒打毬卽勝矣又有何益每說話時俱作此想亦處世之妙法而養德之一端矣

訓俗遺規

卷四 附錄家訓

五

早晚宜勤

一衙之內。上下內外。不下數十人。或數百人。賢愚不等。勤惰不等。而房屋不下數十間。各處安置什物。豈能件件如法。我偶因別事。信步一行。隨眼一看。便看出許多不如法之事。輒欲動氣。又念我原未曾分付如何安頓。又無總理家務之人。如何可以責之人人。因此又復忍氣不言。然方以爲少閒。當每日抽身往各處走走看看。不料日復一日。甚至年復一年。竟無暇抽身去看。今後光景。更不能遂此心願矣。望子弟於每日之間。各處行行看看。有不潔不妥之處。有安頓不宜之物。有應棄去不可存之物。有不如法之人。

訓俗遺規

卷四 附錄家訓

三

目之所及。經心一想。隨即分付指點。事之多而難者。則另派一人往辦。而庫房廚房中。更宜多走一二次。以防作踐食物。卽如晚間夜深。各處走走。則可以防下人賭博。不肖火燭等事。早些起來。各處走走。則家人不敢睡至早飯。大凡人家。無貪富貴賤。若上下男女。俱至日高方起。必不成人家。我因貪圖夜間稍靜。可以久坐看書。故睡遲。則斷斷不能早起。因此亦不能稽查別人之早起與否。此亦我知之而無可如何者也。人爲一家之主。必要精神心思。時刻照料一家之事。則凡事自然得理。所以謂之家主。不然。人身不過五尺。夜間睡去。房門外卽不能知。日間耳目所及。

不過面前一二丈。此外如何照料得來。卽如總督爲幾省之主。撫藩爲一省之主。亦不過此五尺之軀。而乃能照料數千里之外者。亦恃此精神心思。隨處周流。隨時運用。所以默居一室中。而隔遠之事。如在目前。此皆由我去想那事情。不是事情來尋我。若待事情來尋我。事不到前。則曰無事。誤事不少矣。近而居家。遠而治國。總屬一理。所以世間有一種怠惰怕事。心粗不耐煩之人。惟好省事。而事亦竟覺其省。有勤懇者。則可做之事甚多。可見事是板的。人是活的人。去想事。非事來尋人也。我嘗云。人有不費銀錢之體面。打掃收拾是也。人有不費施捨之陰德。良心公話。

訓俗遺規

卷四 附錄家訓

三

是也。人有不費束修。不煩交際。而可得良師益友。看書反己是也。人有不費爭論。而事皆得理。人皆順從。平心靜氣是也。

訓俗遺規卷之五

金溪後學華希閔編輯

邵文莊公手帖

公名實字國賢無錫人明成化甲辰進士官禮部尚書學者稱

二泉先生

希閔按吾鄉二泉先生續道南之緒開顧高之先品行學問文章並垂不朽所著容春堂集會因原板脫落重加校刊時有書買攜來文莊墨蹟係手書持身範世語緣集中無語錄一類可附藏弄廿年茲謹登之以公同好談理易夸反身難副願爲真士夫不願爲假道學

訓俗遺規

卷五 手帖

士品有二道德其上功名次之富貴不與既爲士人且須先知義利公私之辨及忠孝大節自漸次有立身在此心亦在此此是靜時之敬事在此心亦在此此是動時之敬

凡與人交必先觀其處父母兄弟妻子如何此而或薄交必不終吾師俞菴菴語也廿年來驗之尤信世俗葬親惑於術家之說以木華栗芽明朽骨之蔭豈知譬之碩果朽骨果之殼耳實而仁則在子孫苟腐壞其果實之仁而求蔭於殼惑亦甚矣

子弟小時志大言大固須裁抑但一味抑他亦壞人

材質只不宜一味獎譽全不課實 虛矯不成器子弟小時極難調養

凡利人濟物事獨爲之不如使人不爲之然事由心出則行之力須是以心感心豈能以心使心

吉凶由人中庸不曰禍福將至必先知之而緊關在善不善故非盡善不能得大吉大吉者盡善之徵

古人云娶婦當娶不如我家者嫁女當嫁勝吾家者

此語大有病外家貧薄爲累非止一端且婦女之性罕能自卑只如婢妾得寵目無正嫡不如我家何益

勝我之家姊妹必多富貴易以家勢相軋若爲所薄

訓俗遺規

卷五 手帖

二

則不能安矣勝我不如我相形爭之道也但擇儒素有家法者最善

小人不可與共事然猶揣量情理必有不利彼亦不爲惟愚人自以爲智智獲陷阱率率他人故勿親小

人尤當勿親愚人

能修身則六親宜之朋友敬之雖處薄俗無害能齊

家則上下有度衣食有節雖貧不困

福德報應之書每多膚淺常寓目亦使人多發善念君子不乘人於危還須濟人於危君子不計人之私

更須辭人之私

顧端文公示兒帖

公名憲成字叔時興寧人明萬曆庚辰進士官光祿寺少

卿學耆稱涇陽先生

世莫不厚其子弟而厚之適所以薄之涇陽先生似乎遠其子而遠之正所以親之父兄有能知此則子弟自安于義會而可與語上矣願勿視爲儒先之迂談而河漢諸

凡爲父母的莫不愛其子凡愛其子弟的莫不願其讀書進取目今府縣考童生汝弟方病瘵度未能赴且年尚幼正何須着急汝則長矣往年又曾經考過來而今豈能不重以得失爲念然吾終始不欲以汝

訓俗遺規

卷五示兒帖

三

姓名一聞於主者非忽然於汝也汝質儘可望進步吾又非棄汝而不屑也吾自有說耳何以言之就義理上看男兒七尺之軀頂天立地如何向人開口道個求字孟夫子齊人一章便是這箇字的行狀至今讀之尚爲汗顏不可作等閑認也就命上看人生窮達利鈍卽墮地一刻都已定下如何增損得些子眼前熙熙攘攘赴童生試的那箇不要做秀才赴秀才試的那箇不要做舉人赴舉人試的那箇不要做進士到底有箇數在若是貴的可以勢求富的可以力求那不會求的便沒有分造化亦炎涼矣就我分上

看我本薄劣無尺寸之長賴天之佑祖父之庇幸博

一第再仕再不效有邱山之罪猶然煖衣飽食安享太平在昔大聖大賢往往厄窮以老甚而有囚有竄流離顛沛不能自存者我何人斯不啻過分矣更爲汝干進耶是無厭也就汝分上看但在汝自家志向何如若肯刻苦讀書到得工夫透徹連舉人進士也自不難倘有於一秀才若又肯尋向上去要做箇人卽如吳康齋胡敬齋兩先生只是箇布衣都成了大儒至今說起兩先生誰不敬慕連舉人進士也無用處何有於一秀才汝試於此釋而思之余其忽然於汝也耶抑愛汝以德也耶余其棄汝而不屑也耶抑玉汝而進遠且大也耶此意本欲待汝自悟恐汝究竟不察謬生疑沮不得不分明道破汝能識得多少少閒心腸省多少閒氣力省多少閒悲喜便是一生真受用也記之記之無令吾言爲伯魯之簡

訓俗遺規

卷五示兒帖

四

高忠憲公家訓

公名攀龍字雲從無錫人明高

稱景逸

景逸先生之學其深入性命處非深於道者不能窺家訓則周綴詳密實精粗徹上下易知易從夫人可喻陳幾亭先生所謂直爲無窮不可見之子孫計又爲天下凡有子孫者通計也但能恪遵守之則上可入聖賢之門而下亦不失爲佳子弟矣。

吾人立身天地間只思量作得一箇人是第一義餘事都沒要緊作人的道理不必多言只看小學便是訓俗遺規

卷五家訓

五

依此作去豈有差失從古聰明處知聖賢豪傑只於此見得透下手早所以其人千古萬古不可磨滅聞此言不信便是凡愚所宜猛省

作好人眼前覺得不便宜總算來是大便宜作不好人眼前覺得便宜總算來是大便宜千古以來成敗昭然如何迷人尚不覺悟真是可哀吾爲子孫發此真切誠懇之語不可草草看過

吾儒學問主於經世故聖賢教人莫先窮理道理不明有不知不覺墮于小人之歸者可畏可畏窮理雖多要在讀書親賢小學近思錄四書五經周程張朱

語錄性理綱目所當讀之書也知人之要在其中矣取人要知道聖人取狂狷之意狂狷皆與世俗不相入然可以入道若憎惡此等人便不是好消息所與皆庸俗人已未有不入于庸俗者出而用世便與小人相暱與君子爲讐最是大利害處不可輕看吾見天下人坐此病甚多以此知聖人是萬世法眼

不可專取人之才當以忠信爲本自古君子爲小人所惑皆是取其才小人未有無其才者

以孝弟爲本以忠義爲主以廉潔爲先以誠實爲要臨事讓人一步自有餘地臨財放寬一分自有餘味

訓俗遺規

卷五家訓

六

善須是積今日積明日積積小便大一念之差一言之差一事之差有因而喪身亡家者豈可不畏也

愛人者人恒愛之敬人者人恒敬之我惡人亦惡我我慢人人亦慢我此感應自然之理切不可結怨於人結怨於人譬如服毒其毒日久必發但有大小遲速不同耳人家祖宗受人欺侮其子孫傳說不忘乘時避會終須報之彼我同然出爾反爾豈可不戒也

言語最要謹慎交遊最要審擇多說一句不如少說一句多識一人不如少識一人若是賢友愈多愈好

只恐人才難得知人實難耳。語云：要做好人，須尋好友。引辭若酸，那得甜酒？又云：人生喪家亡身，音語占了八分，皆格言也。

見過所以求福，反已所以免禍，常見已過，常向吉中行矣。自認爲是，人不好，再開口矣，非是爲橫逆之來，姑且自認不是，其實人非聖人，豈能盡善？人來加我，多是自取，但肯反求，道理自見。如此則吾心愈細密，臨事愈精詳。一番經歷，一番進益，省了幾多氣力，長了幾多識見。小人所以爲小人者，只見別人不是而已。

訓俗遺規

卷五 家訓

七

人家有體面，崖岸之說，大害事。家人惹事，直者置之，曲者治之而已。往往爲體面，立崖岸，曲護其短，力直其事。此乃自傷體面，自毀崖岸也。長小人之志，生不測之變，多由于此。

世間惟財色二者最惑人，最敗壞人，故自妻妾而外，皆爲非已之色。活人妻女，妻女惱人，天壽折福。歟！留子孫皆有明驗。顯報少年當竭力保守，視身如白玉，一失脚，卽成粉碎。視此事如鴻毛，一入口，卽立死。須臾堅忍，終身受用，一念之差，萬劫莫贖，可畏哉！可畏哉！古人甚禍非分之得，故貨悖而犬亦悖，而出吾

見世人非分得財，非得財也，得禍也。禍財愈多，積禍愈大。往往生出異常，不肖子孫，作出無限醜事。資人笑話，層見疊出於耳目之前，而不悟悲夫。吾試靜心思之，淨眼觀之，凡宮室飲食衣服器用，受用得有數，朴素些有何不好？簡淡些有何不好？人心但從欲如流，往而不返耳。轉念之間，每日當省不省者甚多，日減一日，豈不瀟灑快活？但力持勤儉兩字，終身不取一毫非分之財，泰然自得，衾影無愧，不勝于穆濁之富，百千萬倍耶。

訓俗遺規

卷五 家訓

八

人生爵位自是定分，非可營求。只看義命二字，透落得作個君子。不然，空污穢清淨世界，空玷辱清白家門。不如窮簷蔀屋，田夫牧子，老死而人不聞者，反免得出一番大醜也。

士大夫居間得財之醜，不減于室女踰牆從人之羞。流俗滔滔，恬不爲怪者，只是不曾立志要作人。若要作人，自知男女失節，總是一般。

人身頂天立地，爲綱常名教之脊。甚貴重，也不自知其貴重。少年比之匪人，爲賭博宿娼之事，清夜睨而自視，成何面目？若以爲無傷而不羞，便是人家下流子弟，甘心下流，又復何言？

捉人打人最是惡事。最是險事。未必便至于死。但一捉一打。或其人不幸。遭病死。或因別事死。便不能脫。然無累保身保家。戒此爲要。極不堪者。自有官法。自有公論。何苦自蹈危險耶。況自家人而外。鄉黨中與我平等。豈可以貴賤貧富強弱之故。妄凌辱人乎。家人違犯。必令人扑責。決不可拳打脚踢。暴怒之下。有失戒之戒之。

古語云。世間第一好事。莫如救難憐貧。人若不遭天禍。舍施能費幾文。故濟人不在大費。已財但以方便存心。殘羹剩飯。亦可救人之飢。敝衣敗絮。亦可救人之寒。酒筵省得一二品。餽贈省得一二器。少置衣服。

訓俗遺規

卷五 家訓

九

一二套。省去長物一二件。切切爲貧人算計。存些贏餘。以濟人急難。去無用。可成大用。積小惠。可成大德。此爲善中一大功課也。

少殺生命。最可養心。最可惜福。一般皮肉。一般痛苦。物但不能言耳。不知其刀俎之間。何等苦惱。我却以日用口腹。人事應酬。畧不爲彼思量。豈復有仁心乎。供客勿多。餽品兼用素菜。切切爲生命算計。稍可省者。便省之。省殺一命。於吾心有無限安處。積此仁心。慈念自有無限妙處。此又爲善中一大功課也。

有一種俗人。如傭書作中。作媒唱曲之類。其所知者。勢利所談者。聲色所就者。酒食而已。與之綢繆。一妨人讀書之功。一消人高明之意。一浸淫漸漬。引入于不善而不自知。所謂便辟側媚也。爲損不小。急宜警覺。

人失學不讀書者。但守太祖高皇帝聖諭六言。孝順父母。尊敬長上。和睦鄉里。教訓子孫。各安生理。毋作非爲。時時在心上轉一過。口中念一過。勝于誦經。自然生長善根。消沉罪過。在鄉里中。作個善人。子孫必有興者。各尋一生理。專專守而勿變。自各有遇於母。

訓俗遺規

卷五 家訓

十

作非爲。內尤要痛戒嫖賭告狀。此三者。不讀書人尤易犯。破家喪身尤速也。

或曰。高子學修入微。至作家訓。皆淺近語。何故龍正應曰。此文公著小學之心也。人少而能守小學之事。然後其長也。可以知大學之道。蓋有繩趨尺步。而不能窮神知化者矣。若早軼於繩尺。則垢穢滿身。何從而遊廣犬精微之奧乎。非愒愒而無依。必口耳而不實。斯訓也。援少壯于下流。亦坊老大於作僞。不曰遠以深乎。先生又慮世久族多。未必皆爲士類。鄙詞諺語。時或引

用士人觀此亦足助警省農工商賈聽此亦足保身家微僅爲可見子孫計直爲無窮不可見之子孫計又爲天下凡有子孫者通計也不曰遠以深乎

訓俗遺規

卷五 家訓

上

張文端公聰訓齋語 公名英字敦復桐城人康熙丁未進士官文華殿大

學士贈太子太傅諡文端奉旨崇祀賢良祠

桐城張文端公爲昭代名賢

聖朝碩輔所著篤素堂集世久已奉爲典謨其聰訓齋語尤於存心立身守家裕後之道真懇篤實深切著明語語可師此表不能盡登摘錄此十九條使人易於遵守亦以見公貽謀垂裕之一斑云

聖賢領要之語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危者嗜欲之心如隄之東水其潰甚易潰則不可復收微者禮義之心如帷之映燈若隱若現見之難而晦之易人心至靈至動不可過勞亦不可過逸惟讀書可以養之每見堪輿家平日用磁石養鍼書卷乃養心妙物閑適無事之人鎮日不觀書則起居出入身心無所栖泊耳目無所安頓勢必心意顛倒妄想生嗔處逆境不樂處順境亦不樂每見人栖栖皇皇舉動無不礙者此必不讀書之人也古人有言埽地焚香清福已具其有福者佐以讀書其無福者便生他相言哉斯言且從來拂意之事自不讀書者見之似爲我所獨遭極其難堪不知古人拂意之事有百倍于此者

訓俗遺規

卷五 聰訓齋語

上

誠一平心靜觀則人間拂意之事可以渙然冰釋若不讀書則但見我所遭甚苦而無窮怨尤嗔忿之心燒灼不寧其苦為何如耶且富盛之事古人亦有之炙手可熱轉眼皆空故讀書可以增長道心爲願養第一事也

居家最宜早起倘日高客至僮則垢面婢則蓬頭庭除未掃竈矣猶寒犬非雅事昔何文端公居京師同年詣之日晏未起久之乃出客問曰尊夫人亦未起取答曰然客曰日高如此內外家長皆未起一家奴僕其爲奸盜詐僞何所不至耶公瞿然自此至老不訓俗遺規

卷五 聰訓齋語

五

要起

人家僮僕最不宜多畜但有得力二三人訓諭有方使令得宜未嘗不得兼人之用太多則彼此相譏恩養必不能周教訓亦不能及反不得其力且此輩當家道盛則倚勢作非招尤結怨家道替則飛揚跋扈反唇賣主皆勢所必至予欲令家僕皆各治生業可省遊手遊食之弊不至於冗食爲非且僮僕甚無取乎黠慧者吾輩居家居官皆簡靜守理不爲閑昧之事至衙門政務皆自料理不煩幹僕巧權門之應對爲遠道之輪將打點機密奔走勢利所用者不過趨

踴躍墮負重徒步之事耳焉用聰明才智爲哉至於山中耕田勸圃之僕乃可爲寶其人無奢望無機智不爲主人斂怨彼縱不約束不過懶惰愚蠢之小過不必加意防閑豈不爲清閑之一助哉

昔人論致壽之道有四曰慈曰儉曰和曰靜人能慈心於物不爲一切害人之事卽一言有損於人亦不輕發推之戒殺生以惜物命慎窮伐以養天和無論真報不爽卽胸中一段吉祥愷悌之氣自然災沴不干而可以長齡矣人生福享皆有分數惜福之人福嘗有餘暴殄之人易至罄竭故老氏以儉爲寶不止

訓俗遺規

卷五 聰訓齋語

古

財用當儉而已一切事常思節儉之義方有餘地儉于飲食可以養脾胃儉於嗜慾可以聚精神儉於言語可以養氣息儉於交遊可以擇友寡過儉於醴醑可以養身息勞儉於夜坐可以安神舒體儉於飲酒可以清心養德儉於思慮可以蠲煩去擾凡事省得一分卽受一分之益大約天下事萬不得已者不過十之一二初見以爲不可已細算之亦非萬不可已如此逐漸省去但日見事之少白香山詩云我有一言君記取世間自取苦人多今試問勞擾煩苦之人此事果屬萬不可已者乎當必恍然自失矣人常

和悅則心氣冲而五臟安。昔人所謂養歡喜神。真定樂公每語人曰。日間辦理公事。每晚家居。必尋可喜笑之事。與客縱談。掀髯大笑。以發舒一日勞頓鬱結之氣。此真養生要訣。何文端公時曾有鄉人過百歲。公扣其術。答曰。子鄉村人。無所知。但一生只是喜歡。從不知憂惱。此豈名利中人所能哉。

人生於珍異之物。決不可好。昔姚端恪公言。士人於一研一琴。當得佳者。研可適用。琴能發音。其他皆屬無益。良然。磁器最不當好。磁佳者必脆薄。一蹴值數十金。僅僕捧持。易致不謹。過于矜束。反致失手。朋客訓俗遺規 卷五 聰訓齋語 五

歡譁亦鮮樂趣。此物在席。賓主皆有戒心。何道意之有。磁取厚而中等者。不至太粗。縱有傾跌。亦不甚惜。斯為得中之道也。名畫法書。及海內有名磁器。皆不可畜。從來賈禍招尤。可為龜鑑。購之不啻千金。貨之不值一文。且從來真贋難辨。變幻奇於鬼神。裝潢易於竊換。一軸得善價。繼至者遂不旋踵。以偽為真。以真為偽。互相訛笑。止可供噴飯。

子於歸田之後。誓不著緞。夫古人至貴。猶服三綈之衣。緞之為物。不可洗。不可染。而其價六七倍於湖州。縐紗與絲紗。佳者三四錢一尺。比於一定布之價。初

時華麗可觀。一沾灰油。便色改而不可辨。況子素性疎忽。於衣服不能整齊。最不受華麗之服。歸田後。惟著絨褐。山繭文布。糊紬期於適體養性。冬則羔裘。夏則焦葛。一切珍裘細縠。悉屏棄之。不使外物妨吾坐起也。

古人美王司徒之德。曰。門無雜賓。此最有味。大約門下奔走之客。有損無益。主人以清正高簡。安靜為美。於彼何利焉。可以啖之以利。可以動之以名。可以怵之以利害。則欣動其主人。主人不可動。則誘其子弟。誘其僮僕。外探無稽之言。以榮惑其視聽。內設機密。訓俗遺規 卷五 聰訓齋語 六

之語。以誇示其交遊。甚且以偽為真。將無作有。以微倖其語之或驗。則從中而取利焉。或居要津之位。或處權勢之地。尤當遠之。益遠也。又有挾術技以遊者。彼皆藉一藝以售其身。漸與仕宦相親密。而遂以乘機。造會其本念。決不在專售其技也。故此輩之機。謫迂鈍者。猶當慎其晉接。若狡黠便佞。好生事端。跡跡詭秘者。以不識其人。不知其姓名為善。勿曰我持正。彼安能惑我。我明察彼不能蔽我。悠久之自墮其術中。而不能出也。

子性不愛觀劇。在京師一席之費。動踰數十金。徒有

應酬之勞而無酣適之趣不若以其費濟困艱急爲人我利溥也予六旬之一期老妻禮佛時忽念誕日例當設梨園宴親友吾家既不爲此胡不將此費製綿衣袴百領以施道路飢寒之人乎次日爲余言笑而許之子意欲歸里時值陸梭山居家之法以一歲之費分爲十二股一月用一分每日於食用節省月晦之日則總一月之所餘別作一封以應貧寒之急能多作好事一兩件其樂適于日享大烹之奉多矣但在勉力而行之

論語云不知命無以爲君子考亭註不知命則見利訓俗遺規 卷五 聰訓齋語 七

必趨見害必避而無以爲君子予少奉教於姚端恪公服膺斯語每遇疑難躊躇之事輒依據此言稍有把握古人言居易以俟命又言行法以俟命人生禍福榮辱得喪自有一定命數確不可移審此則利可趨而有不必要趨之利害且避而有不能避之害利害之見既除而爲君子之道始出此爲字甚有力既知利害有一定則落得做好人也權勢之人豈必與之相抗以取害到難於相從處亦要內不失己果謙和以謝之宛轉以避之彼亦未必決能禍我此亦命數宜然又安知委曲從彼之禍不更烈於此也

人生適意之事有三曰貴曰富曰多子孫然是三者善處之則爲福不善處之則足爲累至爲累而求所謂福者不可見矣何則高位者責備之地忌嫉之門怨尤之府利害之關憂患之窟勞苦之藪謗訕之的攻擊之場古之智人往往望而卻步况有榮則必有辱有得則必有失有進則必有退有親則必有疎若但計邱山之得而不容銖兩之失天下安有此理但已身無大譴過而外來者平淡視之此處貴之道也佛家以貨財爲五項公共之物一曰國家二曰官吏三曰水火四曰盜賊五曰不肖子孫夫人厚積則必經營布置生息防守其勞不可勝言則必有親戚之請求貧窮之怨望僮僕之奸騙大而盜賊之劫取小而穿窬之鼠竊經商之虧折行路之失脫田禾之災傷攘奪之爭訟子弟之浪費種種之苦貧者不知惟富厚者兼而有之人能知富之爲累則取之當廉而不必厚積以招怨視之當淡而不必深恨以累心思我既有此財貨彼貧窮者不取我而取誰不怨我而怨誰平心息忿度不爲外物所累儉於居身而裕於待物薄於取利而謹於蓄藏此處富之道也至于孫之累尤多矣少小則有疾病之虞稍長則有功名之

訓俗遺規

卷五 聰訓齋語

七

處浮奢不善治家之慮。納交匪類之慮。離膝下則有道。路寒暑飢渴之慮。以至由子而孫。展轉無窮。更無底止。夫年壽既高。子息蕃衍。焉能保其無疾病痛楚之事。賢愚不齊。升沉各異。聚散無恒。憂樂自別。但當教之孝友。教之謙讓。教之立品。教之讀書。教之擇友。教之儉用。教之作家。其成敗利鈍。父母不必過爲榮心。聚散苦樂。父母不必憂念成疾。但視已無甚刻薄。後人當無悖出之患。已無大偏私。後人自無撓奪之患。已無甚貪婪。後人自當無蕩盡之患。至於天行之數。稟賦之愚。有才而不遇。無因而致。疾延良醫。慎訓俗遺規。

卷五 聰訓齋語 七

調治延良師謹教訓。父母之心盡矣。此處多子孫之道也。子每見世人處好境而鬱鬱不快。動多悔吝。憂戚必皆此三者之故。由不明斯理。是以心福見臨。未食其報。先受其苦。能盡體吾言。於擾擾之中。存榮榮之亮。豈非熱火坑中清涼散。苦海波中八寶筏哉。子之立訓。更無多言。止有四語。讀書者不賤守田者不飢。積德者不傾。擇交者不敗。嘗將四語律身。訓子。夫雖至寒苦之人。但能讀書爲文。必使人欽敬。不敢忽視。其人德性亦必溫和。行事決不顛倒。不在功名之得失。遇合之遲速也。守田之說。詳於恒產瑣言。積

德之說。六經語孟諸史百家。無非闡發此義。不須贅說。擇交之說。子目擊身歷。最爲深切。此輩毒人如鳩之入口。蛇之螫膚。斷斷不易。決無解排之說。尤四者之綱領也。

人必厚重沉靜。而後爲載福之器。王謝子弟。席豐履厚。田廬僕役。無一不具。且爲人所敬禮。無有輕忽之者。視寒賤之士。終年授讀。遠離家室。唇燥吻枯。僅博束修數金。仰事俯育。咸取諸此。應試則徒步而往。風雨泥淖。一步三歎。凡此情形。皆汝輩所習見。仕宦子弟。則乘輿驅肥。卽僮僕亦無徒行者。豈非福耶。乃與訓俗遺規。

卷五 聰訓齋語 八

寒士一體怨天尤人。爭較錙銖得失。寧非過耶。古人云。子之齒者。去其角。與之翼者。兩其足。天道造物。必無兩全。汝輩既享席豐履厚之福。又思事事周全。撓之天道。豈不誠難。惟有敦厚謙謹。慎言守禮。不可與寒士同一般。感慨歎歎。放言高論。怨天尤人。庶不爲造物見神所呵責也。况父祖經營多年。有田廬別業。身則勞於王事。不獲安享。爲子孫者。生而受其福。乃又不思安享。而妄想妄行。寧不大可惜耶。思盡人子之責。報父祖之恩。致鄉里之譽。貽後人之澤。唯有四事。一曰立品。二曰讀書。三曰養身。四曰儉用。世家子

弟原是貴重更得精金美玉之品言思可道行思可
法不驕盈不詐偽不刻薄不輕佻則人之欽重較三
公而更貴子行年六十有一生平未嘗送一人於捕
廳令其呵謫之更勿言咎責願吾子孫終守此戒勿
犯也不足則斷不可借債有餘則斷不可放債權子
母起家惟至寒之士稍可若富貴人家爲之歛怨養
姦得罪招尤莫此爲甚鄉里間荷擔負販及傭工小
人切不可取其便宜此種人所爭不過數文我輩視
之甚輕而彼之含怨甚重每有愚人見省得一文以
爲得計而不知此種人心忿口碑所損實大也待下
訓俗遺規

卷五 聰訓齋語

五

我一等之人言語辭氣最爲要緊此事甚不費錢然
彼人受之同於實惠只在精神照料得來不可憚煩
易所謂勞謙是也子深知此理然苦於性情疎懶憚
於趨承故我惟思退處山澤不見要人庶少斯過終
日慄慄耳讀書固所以取科名繼家聲然亦使人敬
重今見貧賤之士果胸中淹博筆下氣盈則自然進
退安雅言談有味即使迂腐不通方亦可以教學授
徒爲人師表至舉業乃朝廷取士之具三年開場大
比專視此爲優劣人若舉業高華秀美則人不敢輕
視每見仕宦顯赫之家其老者或退或故而其家索

然者其後無讀書之人也其家鬱然者其後有讀書
之人也山有猛獸則藜藿爲之不採家有子弟則強
暴爲之改容豈止撥青紫榮宗祏而已哉子嘗有言
曰讀書者不賤不專爲場屋進退而言也父母之愛
子第一望其康寧第二冀其成名第三願其保家語
曰父母惟其疾之憂夫子以此答武伯之問孝至哉
斯言安其身以安父母之心孝莫大焉養身之道一
在謹嗜慾一在慎飲食一在慎忿怒一在慎寒暑一
在慎思索一在慎煩勞有一於此足以致病以貽父
母之憂安得不時時謹凜也吾貽子孫不過瘠田數

訓俗遺規

卷五 聰訓齋語

五

處且甚荒蕪不治水旱多虞歲入之數僅足以免飢
寒而妻子而已一件見戲事做不得一件高興事做
不得生平最喜陸梭山過日治家之法以爲先得我
心誠做而行之取無嚮產蕩家之患子有言曰守田
者不飢此一語足以長世不在多言凡人少年德性
不定每見人厭之曰慳笑之曰齷謂之曰儉輒面發
熱不知此最是美名人肯以此謂之亦最是美事不
必避諱人生豪俠周客之名至不易副事事應之一
事不應遂生嫌怨人人周之一人不周便有形迹若
平素儉嗇見諒於人省無窮物力無窮嫌怨不亦至

便乎四者立身行己之道已有所岸而其關鍵切要則又在於擇友人生二十內外漸遠於師保之嚴未踰於成人之列此時知識大開性情未定父母之訓不能入卽妻子之言亦不聽惟朋友之言甘如醴而芳若蘭脫有一湍朋匪友闖入其側朝夕浸灌鮮有不爲其所移者從前四事遂蕩然而莫可收拾矣此予幼年時知之最切今親戚中倘有此等之人則踪跡常令疎遠不必親密若朋友則直以不識其顏面不知其姓名爲善比之毒草啞泉更當遠避芸圃有詩云於今道上揶揄鬼原是尊前嫵媚人蓋痛乎其訓俗遺規

卷五 聰訓齋語

三

言之矣擇友何以知其賢否亦卽前四件能行者爲良友不能行者爲非良友

法昭禪師偈云同氣連枝各自榮些些言語莫傷情一回相見一回老能得幾時爲弟兄詞意藹然足以啓人友于之愛然予嘗謂人倫有五而兄弟相處之日最長君臣之遇合朋友之會聚久速固難必也父之生子妻之配夫其早者皆以二十歲爲率惟兄弟或一二年或三四年相繼而生自竹馬遊戲以至鮎背鶴髮其相與周旋多者至七八十年之久若恩意浹洽猜間不生其樂豈有涯哉

治家之道謹肅爲要易經家人卦義理極完備其曰家人嗃嗃悔厲吉婦子嘻嘻終吝嗃嗃近於煩瑣然雖屬面終吉嘻嘻流於縱軼則始寬而終吝余欲于居室自書一額曰惟肅乃雍常以自警亦願吾子孫共守也

與人相交一言一事皆須有益于人便是善人余偶以忌辰著朝服出門巷口見一人遙呼曰今日是忌辰余急易之雖不識其人而心感之如此等事在彼無絲毫之損而於人爲有益每謂同一禽鳥也聞鸞鳳之名則喜聞鴟鵂之聲則惡以鸞鳳能爲人福而鴟鵂能爲人禍也同一草木也毒草則遠避之參苓則共寶之以毒草能鴟人而參苓能益人也人能處心積慮一言一動皆思益人而痛戒損人則人望之若鸞鳳寶之如參苓必爲天地之所佑鬼神之所服而享有多福矣此理之最易見者也

卷五 聰訓齋語

著

古稱仕宦之家如再實之木其根必傷害哉斯言可爲深鑒世家子弟其修行立名之難較寒士百倍何以故人之當面待之者莫不能如寒士之古道小有失檢誰肯面斥其非微有驕盈誰肯深規其過幼而驕慣爲親戚之所優容長而習成爲朋友之所諒恕

至於利交而誼相誘以爲非勢交而談相倚而作應者又無論矣人之背後稱之者萬不能如寒士之直道或偶舉其才品而慮人笑其逢迎或心賞其文章而妒人鄙其勢利甚且吹毛索癢指摘其過失而以爲名高批枝傷根訕笑其前人而以爲痛快至於求利不得而嫌隙易生于有無依勢不能而怨毒相形於榮悴者又無論矣故富貴子弟人之當面待之也恒恕而背後責之也恒深如此則何由知其過失而顯其名譽乎故世家子弟其謹飭如寒士其儉素如寒士其謙冲小心如寒士其讀書勤苦如寒士其樂訓俗遺規

卷五

訓齊語

五

聞規勸如寒士如此則自視亦已足矣而不知人之稱之者尚不能如寒士必也謹飭倍于寒士儉素倍于寒士謙冲小心倍于寒士讀書勤苦倍于寒士樂聞規勸倍于寒士然後人之視之也僅得與寒士等今人稍能謹飭儉素謙下勤苦人不見稱則曰世道不古世家子弟難倣此未深明於人情物理之故者也我願汝曹常以席豐履盛爲可危可慮難處難全之地勿以爲可喜可幸易安易逸之地人有非之責之者遇之不以禮者則平心和氣思所處之時勢彼之施於我者應如此原非過當卽我所行十分全

是無一毫非理彼尚在可恕况我豈能全是乎古人有言終身讓路不失尺寸老氏以讓爲寶左氏曰讓德之本也處里兩之間信世俗之言不過曰漸不可長不過曰後將更甚是大不然人孰無天理良心是非公道揆之天道有滿損虛益之義揆之鬼神有虧盈福謙之理自古祇聞忍與讓足以消無窮之災未聞忍與讓翻以釀後來之禍患也欲行忍讓之道先須從小事做起余曾署刑部事五十日見天下大訟大獄多從極小事起君子謹小慎微凡事只從小處了余行年五十餘生平未嘗多受小人之侮只有一

訓俗遺規

卷五

訓齊語

五

善策能轉禍爲早耳每思天下事受得小氣則不至於受大氣吃得小虧則不至於吃大虧此生平得力之處凡事最不可想占便宜子曰放於利而行多怨便宜者天下人之所共爭也我一人據之則怨萃於我矣我失便宜則衆怨消矣故終身失便宜乃終身得便宜也汝曹席前人之資不憂飢寒居有室廬使有減獲養有田疇讀書有精舍良不易得其有遊蕩非僻結交淫朋匪友以致傾家敗業路人指爲笑談親戚爲之浩嘆者汝曹見之聞之不待余言也其有立身醇謹老成儉樸擇人而友閉戶讀書名日美而業

日成鄉里指爲令器父兄期其遠大者汝曹見之聞
之不待余言也二者何去何從何得何失何芳如芝
蘭何臭如腐草何祥如麟鳳何妖如鸛鵲又豈俟子
言哉

座右箴

立品 讀書 養身 擇友

右四綱

戒嬉戲 慎威儀 謹言語 溫經書 精舉業

學楷字 謹起居 慎寒暑 節用度 謝醺應

省宴集 寡交遊

訓俗遺規 卷五 聰訓齋語

毛

右十二目

子弟自十七八以至二十三、四實爲學業成廢之關
蓋自初入學至十五六父師以童子視之稍知訓子
者斷不忍聽其廢業惟自十七八以後年漸長氣漸
驕漸有朋友漸有室家嗜慾漸開人事漸廣父母見
其長成師傳視爲儕輩德性未堅轉移最易學業未
就蒙昧非難幼年所習經書此時皆束高閣應交
遊侈然人雅博奕高會自詡名流轉盼二十五六歲
見女累多生計迫蹙蹉跎潦倒學殖荒落子見人家
子弟半途而廢者多在此五六年中棄幼學之功貽

終身之累蓋覆轍相踵也汝正當此時離父母之側
前言諸弊事事可慮爲龍爲蛇爲虎爲鼠分於一念
介在兩歧可不慎哉可不畏哉

易經一書言謙道最爲詳備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
變盈而流謙鬼神禍盈而福謙人情惡盈而好謙又
曰日中則昃月滿則虧天地不能常盈而況於人乎
況於鬼神乎於此理不啻反覆再三極譬罕喻書曰
滿招損謙受益古昔聖賢殆無異辭堯舜大聖人而
史稱之曰允恭克讓孔子甚聖德及門稱之曰恭儉
謙況乎中人之才能越斯義古云終身讓路不失尺
訓俗遺規 卷五 聰訓齋語

毛

寸言讓之有益無損也世俗譬談妄謂讓人則人欺
之甚至有尊長教其卑幼無多讓此極爲亂道以世
俗論富貴家子弟理不當爲人所侮稍有拂意便自
謂我何如人而彼敢如是以加我從傍人亦不知義
理用一二言挑逗之遂爾氣填胸臆奮不顧身全不
思富貴者衆射之的也羣妒之媒也諺曰一家溫飽
千家怨惟當撫躬自返我所得於天者已多彼同生
天壤或係親戚或同里閭而失意如此我不讓彼而
彼顧肯讓我不當持此心深明此理自然心平氣和
卽有拂意之事逆耳之言如浮雲行空與吾無涉姚

端恪公有言此乃成就我福德相愈加恭敬以遜謝之則橫逆之來蓋亦少矣願以此爲熱火世界一帖清涼散也

人生髮稚不離父母入塾則有嚴師傅督課願覺拘束逮十六七歲時父母漸視爲成人師傅亦漸不嚴憚此時知識初開嬉遊漸習則必視朋友爲性命雖父母師保之訓與妻孥之言皆可不聽而朋友之言則投若膠漆契若芳蘭所與正則隨之而正所與邪則隨之而邪此必然之理身驗之事也余鐫一圖章以示子弟曰保家莫如擇友蓋有所歎息痛恨懲艾訓俗遺規

卷五 聰訓齋語

无

華貞固先生家勸

公名際 諱字公禮自號貞固元未入行實具載省郡邑志中

希閱十一世伯祖貞固先生著有慮得集序先業之艱難述已志之勤勵誠子孫之守成更於朱子家禮中取其不悖于古而可行于今者爲一編其旨歸于積善以培後人吾宗蕃盛訖今多本諸此焉可忘也然家勸實非一家之私言而可通之斯世之凡有家者故附載之

伏念祖宗性皆慈善觀其所行一本於忠厚是以傳

訓俗遺規

卷五 家勸

无

世長久今自三一承事至栖碧處士凡九代一氣而生相傳孝弟忠信務農濟物並無不良者歷代賢德炳炳著聞族中或有不肖善道者遄遭咎患其驗甚明不可不鑒先公以此訓我矣至我爲第十代不幸早罹兵火產業荒廢然而自度盛衰之理豈有積而不散者乎固宜順之於數而已是以甘於貧賤不復希望富侈設使瞻足尤用儉約幸遇時康復居故里勉強成立其賢厚濟物之德愧未能企及祖宗而慈善之念儉素之行起敬起慕未嘗敢違忘猶慮不善之萌或生恐傷根本每用戰兢惕若惟恐負祖宗之

所傳授是以居常切切勸告於汝等汝與仁兄弟爲
第十一代源長兄弟爲第十二代竊冀此後尚或多
而且久也我願汝等繼承上世一氣所生慈善之性
純良之德務農濟物之道修之於躬復用勸告於子
子孫孫俾人人相守世世相傳篤信而力行之則根
本堅固枝葉自然長茂而可守其祠祀矣勉之勉之
愚見祖宗爲子孫慮者極深遠也既積德又積財田
廬產殖亦不爲少矣自兵火之後實業所存者幾何
而宗族之賢者愚者雖各分散均是子孫是知財不
足爲後世計德則可致後世綿遠也子孫誠能慎守
訓俗遺規

卷五 家勸

三

而培固之吾宗之嗣有未易量此吾所以不憂子孫
之乏財惟憂子孫之不德爾噫設或不賢雖貨充
積亦弗能有適足爲累身之具使其果賢則景行前
哲以義爲利衣食自當裕然豈可不以積德爲重哉
我華氏自宋南渡方著姓於鄉中世以農田爲業自
隆亭至墩陽邱隴相連雖更荒廢遺址尚存傳來久
矣惜乎上世譜牒未得其詳今特以三一承事爲第
一代而始耳其間有仕宋者不顯高祖於元初爲微
官卽休歸曾祖尤退讓不仕祖爲都功德使司都事
不滿秩而病卒祖母守節殊不喜言仕也考故布衣

終身不慕榮達自念上世出處既如此敢不自量乎
惟願子孫勤耕納賦守分養親力行德義以盡庶人
之道耳如果有才德能忠君愛民而忝祿命顯祖流
芳者亦何不可哉吾平生之志亦不在乎溫飽也成
童時讀小學大學日知其味有契於心弱冠侍膝下
周旋仰成常亦多過雖弗憚改深愧不貳之戒近乎
立年則志乎誠正修齊之學見賢則思齊見善則企
及故蒙先公特垂愛焉憶昔少時習學偶有一善可
稱先公則喜見於色賞我文房之具雖珍藏者弗惜
循循然惟欲誘我進於善嗚呼物雖不存而諄諄之
訓俗遺規

卷五 家勸

三

意終身不敢忘也故力學冀於成人達則忠君濟物
窮則以淑其身奈何才疎識卑時命蹇剝加之痼疾
乃無一遂亦由稟質柔弱過乎畏慎而然深省所蔽
凡臨事之所當爲者卽奮勵自強期以必克及乎進
也輒得其咎退也雖悔而無尤比比若是屢試屢驗
至今亦然尚不敢自棄自暴罔敢忘乎先訓抑自知
已之不逮於人不偶於事也如此蓋得夫節之初九
之象也碌碌無聞尚何言哉我自丙午丁未間戶役
之擾房貲罄盡飄泊異鄉貧困殆甚幸遇時平遂謀
築居之所先公語我曰無錫故鄉墳墓所在宗祀屬

汝宜還延祥而居。以圖活計。幸能有成。吾歿亦瞑目。但慮舊莊毀久。僅存荒基。旁無已田。可耕生理。爲之若何。我拱手卽對曰。敬依尊命。無慮艱難。倘藉祖宗餘蔭。終當遂願也。於是徑造無錫。遵例報籍。遂定居於此焉。回覆先公爲之大喜。執手撫我曰。吾願畢矣。仰事俯育之計。嗣祀保家之道。汝其勉之。洪武三年三月也。是秋始克構茅屋兩間。墾田數畝。明年免糧。生計尚疎。又明年。墾田頗加。鄉親見念者。許售別田互易爲業。七年冬。收頗豐。生計粗立。時先公有疾。未甚。竊欲預備送終之具。儲米而未行。來春則先公遂訓俗遺規

卷五 家勸

書

棄世矣。嗚呼。力不及養。抱恨終天。所儲之貲。適完棺殯之用。夫豈偶然哉。自是以來。治田爲生。或歉或給。迨乎爾輩稍長。爾母躬勤紡績。數年之間。漸成家業。雖無贏餘。而衣食則未嘗缺乏。十五年始營祠堂。及修葺所居之茅屋。兢兢自守。養生淡泊。罔敢過爲。惟恐有忘先訓。甘心下民之分所當然也。是後豈期厄病相尋。無有寧歲。所最恨者。奉母未能豐贍。祀先未能遂意。身不安耳。爾輩常宜體此而加勝之。是吾志也。我弗足慕。自當尋向上去。凡斯之言。誠知淺近。蓋爲之自我者。不過如此。書之于冊。無得而爲美觀。欲

使爾曹知之。念之。而有興感於心焉耳。今雖異爨。而心不可異。其各愈勤所務。爲兄爲弟。爲子爲孫。宜思孝弟忠信。力行禮義。以和順之。則福祉備膺矣。故曰。孝弟通神明。積善來百祥。此之謂也。令汝曹異爨者。因家用頗繁。我老且病。不能顧瞻。聽各力爲營計。且使知成立之所以難。稼穡之所以艱。念吾之所以不易得。賴祖宗之所以裕庇也。自茲以往。其生和氣。其隆恩愛。其習禮讓。毋懷私背公。毋聽讒尚詐。有薦於義。尙嫌乎獎之不同也。常棣斯干等詩。別書以示之。將切已事情。詳條于後。用爲規勸。吾亦因斯而自省焉。

卷五 家勸

書

稅糧公家正賦。民人所當効力者。宜擇上等精粹籽粒。至誠加敬。依期供納。不得計利較力。拖延規避。倘有留難。倍徵亦須順受。完辦慎勿形於詞色。設若遲欠。或致破家危身。此見多矣。尤宜慎之。及舟車脚力。工食鈔米。卽須隨例而與之。勿得靠損於人。該當差役。聽受趨赴。毋各毋忽。田地戶管。該科稅糧。須是從實。如荷推收。及時明白。過割。給憑存照。要在時常檢理之。及交易價物。卽當彼此完成。倘有稽誤。非陰險也。立契却須明

白

凡遇事務須要明白忝問其陳情實精思詳慮熟議可否擇善而行勿執己見勿恃己能勿遂己欲凡間問言是非先究何所從來卽時明白面問不得藏疑恐成積怨大抵間言不入於耳便無彼我之私而親誼自厚卽是共鑒要在常加省察苟能責己恕人不介胸中尤爲盛德

所種田地雖云分受其間如有彼此得便省力者能相交讓而不較則和氣自然日厚其或貪利而傷義者則不可

訓俗遺規

卷五 家勸

五

增拓田產置買諸物宜使兄弟通知轉合收售無力願讓方可獨爲切不可彼此瞞昧而務營私惟恐兄弟知而見分殊不思失其親親之懿縱多潛有無乃太慚乎最是此等之際操心極要端正明白專以骨肉爲重勿被旁言所移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亦此謂也念茲在茲式相于好毋相戾爲不善也設若私欲一萌後必有害試略言之夫得失往復物理之常今日兄能瞞弟他日弟亦瞞兄雖欲禁之末由也已在此賢者所當深思而自省也及眼妒彼有心憤已無因思所以

陰損之天道昭昭其害尤甚我少時嘗聞有故家兄弟不睦初則鼓收奪買後則爭貨致訟財產不爲已用而爲他人之利終弗覺悟可悲也夫此須克已改之爲貴

一切家務互相照管察其不備毋得坐視

取與之際寧喫人虧勿使人喫我虧

冠婚喪祭粗有成式蓋是遵今考古量事度力而爲之簡易者惟取寒家之所宜耳如更略之則古禮將不能復矣守之可也

凡婦懷孕必加保護胎教有訓然亦不宜過於安逸可令習勞以活其氣血爲是太用力又不可量

訓俗遺規

卷五 家勸

五

其稟受強弱而節之至于產育尤宜慎養切不可益生多而損棄也至戒至囑

凡屋舍床帳器用首飾衣衾等物苟完而已勿爲多製必尚朴素以圖堅久其侈靡違禁者並不許製留示以爲鑑

祠堂神主世次初焉欽遵祭禮庶民祭三代故自曾祖考妣祖考妣考妣及弟妹之無後者附焉近年欽頒教民榜內祀先祝文云告于高曾祖考之靈則是庶民亦許祭四代矣後俟世次滿乃遞遷

之親盡之主遷遷則祭告而藏於墓。

省墓一節世俗多以年代深遠者親盡而不祭於是置之度外可謂忘本夫親盡而不祭者乃祠堂之制限以世代不得不遷而遷之仍用歲祭于墓也墓則無親盡不祭之說蓋皆吾祖宗體魄之所藏也當念我身從何而有父也祖也曾高也推而上之皆是一氣而下及我誠爲親切豈可以年深而遂忘諸且祠堂既遷之矣至於墓祭焉可略也是故吾家歷代祖宗之有墓者必用周遍祭之先從隆平之報親及大墳次及塋陽之厚本冷村之

訓俗遺規

卷五 家勸

七

善慶羅村之壽山。是皆庵名次第而祭之春秋二祭四分輪當間歲一度吾心以爲久曠而弗安凡遇春祭我宜年年自備預爲辦完。一詣墓而祭之勿望於他必須力行毋吝毋後。

祭物肴饌稱家有無必用均壹物器俱要潔淨不可苟且勿被人先食及蟲畜所汚輩則俱棄素則俱素多則俱多少則俱少毋使遠者薄而近者厚務要一體是乃盡誠之道俗又有甚非者祭其父則豐祭其祖則簡或祭妻與子則尤加豐厚此何心而何顏哉設祭我以盛饌祭我父祖則非薄我

如何安享其祭乎以是推之理極明白子孫其示體之祭墓須用素服蓋非吉祭古者拜墓則哀泣耳。

古有祭后土氏之禮今皆不講我欲行而未遂汝曹辦祭墳時可兼設米食麪食各一碟有果尤佳酒行一獻以祭告之每墳皆然其祝文載于祭禮習目苟能行之亦爲慰我之心。

子孫宜力田治生不得克營更卒及爲僧道屠僧幹僕之類。

訓俗遺規

卷五 家勸

八

凡當軍者必用讀書習藝忠勤所事不得虜掠妄殺及一切不善之爲須以仁恕忠勤爲本。賭博飲酣荒佚之類吾見汝等不作宜始終一致也。

今之田產粗可以爲衣食歲供之資苟能勤儉守而弗失亦可以遺之子孫更不宜多求或貪而致悔且富者衆怨之所歸家計苟完則足矣踰分則甚非也墓虛名而取實禍切以爲戒如遇歉歲而吾稍贏則克已而推以濟人斯吾之素願汝曹其念之。

凡此皆家居之常事人家成敗必有其由爲善則成

爲惡則敗理之必然而無疑者凡合理者謂之善悖理者謂之惡又何難見也固不可以廢興歸之於數而忘爲善之心知命者則不立於巖墻之下勿囿於數斯可矣吾所以再三喋喋者誠以成立甚難覆墜甚易故也果能聞善必從知過速改見義勇爲則何善之不能行亦何惡之不能去哉成敗所由在人之所學習而已書傳所載甚多所見亦不爲少苟能習與性成則賢人君子之所同歸亦不外此使後世稱爲良善家之子孫不亦美乎勉之勉之勿以吾言爲迂。

訓俗遺規

卷五 家訓

堯

白公家訓 公名雲上號秋齋河南人武進上仕至濟標中軍副將

秋齋先生家訓格言其於治心修身事君澤民之道備矣非徒白氏子孫所當遵守勿失吾人見之皆當取以爲法安邑宋葆淳敬讀

孝弟通神明言行動天地日宜誦之省之

事君以忠居官莫務便於己凡事益於國不欺心不沽名則不愧於事君矣

事親以孝孝之端多矣總在體字上用心况境有順逆家有貧富親之發於言者始終遵守如不便於言者更宜仰而行之親在堂時竭力善事如已辭世又當想像親心未畢之事而曲全之既無愧於生前又

訓俗遺規

卷五 白公家訓附

早

無悔於身後盡力勉強問心若安則孝近矣莫謂大孝完人非聖人不能也

友爲五倫之一慎於擇交懼其損也道吾過者是吾師謗吾好者是吾賊近芝蘭則氣味日馨近惡臭則穢汙日增可不慎哉

有學問人如山蘊玉如淵藏珠雖不現出而精彩自然光潤從來成事業者未有不從學問中做出來也求功名人境遇不一如我家貧親老兄弟姊妹無依吾父居官兩袖清風明知職守一解自必艱於度日見親鬚髮有白者心如刀刺晝夜課練寒暑不懈一心以養親事志爲念竟於千辛萬苦中成此微名完

丁多少事今老矣迴想

皇恩

親訓涕泣感念不忘每思及此不覺心酸意痛汝

曹其勉之勉之

人生在世言行兩端無論賢否俱不能少到夜分靜中思之某句是某句非某事是某事歹總歸於善惡兩途善則積德惡則招災人不能無過省而改之則善多惡化心安理得矣

人之功名成否境之順逆不同生於書香世家延名師擇良友父兄飽學從而提命講解子弟資質聰明又好讀書自然直上雲霄乃順境也若父兄門外漢師傅卽隨便將就學生雖可教訓性不好學往往空

訓俗遺規

卷五 白公家訓附

聖

過歲月老大無成付之一歎而已然人貴自立爾等境遇非順亦非盡是逆境讀書二十餘年詩文亦可有望但當於非順非逆之間而自愛自惜不如意事暫且推開不得閒時於中求閒耐心耐煩畏光陰之迅速思科期之又到勉力進修體貼親心水到渠成入棘園而奪錦標如折枝之易耳

人生不愁無功名只要真工夫不患無福壽只要常積德報應循環之理絲毫不爽也

從來人家子弟登巍科居高官衆曰祖功宗德之報誠哉是言也官家子弟又不發達竟至落魄者何也大抵人居了官權柄到手紛華眩目外物奪去天良

軍也不知民也不顧受福享榮隨欲而安甚至貪淫敗行無所不爲辜負

君恩

背忘先德神鑒在茲而不知警聖人云爲善必昌爲

惡必滅報應之速而不知畏是以余兢兢業業戒吾後人祝聽言動時切慎重不可失錯一念之差卽入迷途莫可救矣其要在讀聖賢書近正道人受得苦耐得窮時存善心而已若出仕加民不以文武缺之好歹爲喜愠祇以盡職爲根本千萬不可計及解組無衣食子孫無產業吾家四世遊宦總以不要錢不妄費爲家法及退居林下不過清風兩袖耳條爾三五年後又有繼續而起者可知報

訓俗遺規

卷五 白公家訓附

聖

國孝親寘寘之中自有鑒察也子孫慎之勉旃

吾見財色兩端其快人也甚美其損人也不淺其害人也更甚不但庸夫俗子不能看開卽英雄豪傑亦不免受此苦累何以處之見財思義見色思報否則歷想貪財好色而受報應者亦可憐亦可痛又可嘆又可畏悖出悖入之禍宜刻刻在意耳

訓俗遺規跋語

國與天下者家之推家者身之推身則心為之主而必藉義理以為知覺運動者也孝弟忠信禮義廉恥起於人心成為風俗俗之成、於千萬人而必始于一二人不訓而行者賢人傑士之所能而非可以望之平等之人也舉世圓頂方趾大率多平等之人而賢人傑士間出無幾故自古迄

跋語一

今凡有人心世道之寄者類必諄、筆舌之不憚煩焉然而人不同方、不同世散在各家雖隨珠卞玉慮或拋棄而不珍矣桂林陳榕門先生居岳牧之班任周孔之寄撫循之餘手輯訓俗遺規四卷謂與其體恤於獄之既成何如化導於訟之未起用以仰副黼座刑期無刑之旨仁人之言其利溥矣

跋語二

閱得而讀之反復玩味竊自念多服父兄之訓長佩師友之箴而鈍根薄植對此每多慚色既歛自勉且曰以勉人乃謀重為刊布廣其訓行而復益以前明邵頤萬三先生遺訓暨本朝張文端公之語而末則附以先世家勸一冊其亦猶行榕門先生之志而庶不謬于目人推廣之義也夫樂聞善言非獨賢者有是心也願雖虛心求

益者勢不能聚數十賢人君子朝夕提撕于一室是編薈萃羣書千言萬語要期于感發人心風行俗美而止倘海內見是書者觸目警心悔過遷善不負榕門先生纂輯之勞則於國家造就人才之道化民成俗之方豈小補哉

乾隆丙寅冬日金匱後學華希閔文友氏謹跋於京邸之起齋

訓俗遺規五卷

江蘇巡撫
採進本

國朝陳宏謀編宏謀有大學衍義輯要已著錄此書
乃其爲江蘇按察使時以獄訟繁多因集古今名
言人人易曉者勒成四卷刊布宣諭後無錫華希
閔爲之重刻又益以邵寶手帖顧憲成示兒帖高
攀龍家訓及

國朝張英聰訓齋語及其先世惺韓所著家勸共爲
一編云